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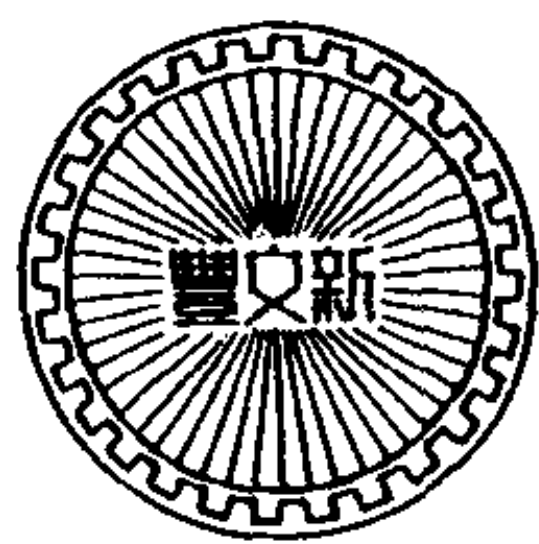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管邨文鈔內編三卷	清 萬言撰	四明	一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末一卷	清 邵廷采著	紹興先正	一一七
七療一卷	清 張潮著	檀几	四〇一
王石和文九卷	清 王晦著	山右	四〇七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	清 萬承勳撰	四明	四六九
陳司業遺書三卷	清 陳祖范撰	廣雅	五一五
掌錄二卷			五一七
經咫一卷			五五四
向惕齋先生集八卷	清 向璿著	留餘草堂	五七九
陳一齋先生文集六卷	清 陳梓著	張氏適園	六三九
青溪集十二卷	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六七五

從
管
邨
丈
鈔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昔讀周鄧山自序文引子輿氏論世知人之說又曰後之君子閱諸篇悲我志焉嗚呼當鼎革之後抱故國之思情不自禁流露於行間字裏騷人幽客其致同也管邨先生萬戶部之冢孫也其父斯年嘗受業錢忠介之門預於江上義師其撰母夫人傳所謂東江兵潰盡室避之奉化榆林轉徙顛沛家道喪失樵蘇不繼借米而炊昔之辛苦艱難既如此洎夫預修明史欲借文字以伸己意忍氣靦顏之下又復時時倔強以致直道不容

管邨文鈔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奸人深計改外未久即遭罪愆幾瀕於死多方拯救獲免後之困橫拂亂又如彼夫士不伸志於世又復因衣食憂患以廢日力做其精神學之所成往往不可得而管邨先生則所歷愈艱所蓄愈厚與諸同學講論經義衡斷得中序史表至謂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淡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於著書之數也其立論深切為何如哉且即以文論震川之古澹剡源之色澤黎洲許之者非虛諸父季野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推崇之者亦至顧沈淪於今未見刊本則何

也攷謝山表西郭墓有云其開雕管邨文集尚未畢也吾不知當時果有畢之者否又西郭先集告成文曰播遷散失篇多不全吾不知所謂不全者果盡由於散失者否今就其文觀之如交司馬公於絕島四方有事於某公與某公有事於四方云云皆不敢著其名則知其時文字之禁一切有所顧忌而其未畢者蓋不能畢其不全者蓋不敢全也非論其世烏乎知之余小子既得先生文鈔於童君虞年藏之久矣更得馮君孟顛收藏煙嶼樓舊鈔本手為校勘付諸梓論其世可知其人讀其文益悲其志誠有合於周鄧山所云者爰述所見質諸邦人君子是為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後學張壽鏞

管邨文鈔內編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貞一集序

余於里中最稱萬貞一之文幾二十年矣貞一少事大父父得傳家學復從諸叔父學於黎洲黃先生之門先生初爲余言貞一古文兼有剡源震川兩家之妙其才不易得余以是益自信余嘗謂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俱心師之謂悔菴先生之風格季野之學問貞一之文筆是也其後貞一文日高其名日益盛十年以來余所見一時當軸諸公所在虛左以候其名版之至改席易衣然後請見上公則重其典冊高文將軍亦愛其飛

管部文鈔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走檄而貞一之文遂爲當世所重雖然余竊爲貞一惜之使以貞一之才得保其十世故宅西皋墓田裁足給衣食即可杜門蔽竹仰對屋梁著書月積歲成豈復可量今乃爲飢火所驅使陸陸道上一造記席便當役我妙筆曲寫他人所欲言卽爾酬世之作亦復軼倫足使諸公心折而不知貞一所可傳固自有在也且文章之事至今日難言之矣余謂凡一切牋軸屏版應俗之文俱如置驛當衢供張候過客漿酒葷肉取足充具卽此人操觚亦未嘗自目爲古文思爭此一坐固不必復

論若夫得與文章之事確以作者自命斐然可觀其敝亦有二自弇州極媚歷下推爲西京兩司馬至近日華亭陳大樽諸君益傳之震川力追唐宋諸大家首斥弇州庸妄至近日豫章艾天備諸君益傳之然彼學兩漢者徒襲龍門蘭臺之詞固誠馬班之掾史也此學八家者徒襲廬陵南豐之詞則亦歐曾之掾史也此其敝謂謙而無本至所傳駢耦工麗之文祖構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義山亦足備文章之一體然其學事不必究其始終人不可考其本末碎句斷章首頭漢尾略取形肖

管部文鈔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吐詞華雖復味調於聚鱗而色爛於合組然其敝謂之側而不正若吾貞一之文則不然其學一本於通經一本於讀史服習聖賢貫串紀傳每有所作煥然而興無不發其識之所起縱其才之所至而止而自閤合於古人之法初未嘗取昌黎廬陵一大家之言爲之模範於前也吾每望見貞一文卽人馬辟易矣適貞一將客長安偶出其篋中所攜經余點定者一二卷先以問世當世詞家讀貞一之文必有歎服吟研十倍於余者余方與黎洲先生相視而笑曰諸君愛貞一之文固當但

後於吾兩人既二十年矣李文胤

此臬堂序言也臬堂更有與先生書並錄於首可以見先生學問淵源與夫老輩風流獎勉周摯之意云

壽鏞識

文胤頓首貞一萬兄足下僕聞古之學者莫重於得其師自夫子而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學轉相授受不絕至漢興專經之業亦必有所傳然後其學得立然一時學者能得其師之所傳固亦不易也方未得其師則有負笈相追躡屨千里之外者及既得其師則有願身為

晉邸文鈔內編序

三四明徽書約園刊本

都養求給灑掃之役者亦有及門而莫見其面三年而猶未入其室者蓋得其師而事之與既從師而能得其傳其難若此自貞一與其諸父及里中十餘君子同事姚江黎洲黃先生而萬氏與先生更為三世通家自貞一為童子時輒聞其大父父所教知先生為海內模楷奉以為師而吾鄉去姚江百里潮汐可通貞一時登先生之堂言侍從容極師弟子之樂而先生因授諸生以所傳戴山慎獨之學發古今說經諸書為世所未傳者點定西漢唐宋及先輩大家文鈔不煩探索而坐辯干

載是非較然明白以際古人前此得師之難與後此從師而得其所傳之難其為勞與逸相去幾何斯真諸君子之幸也然貞一之才更為先生□□□□每一下筆獨出冠時先生常稱其文謂有震川之古澹兼以剡源之色澤故每道貞一不容口若貞一由此而造於歐曾大家所去咫尺聞耳然貞一苦家貧自其年少輒已為人師藉其資以自給僕意貞一所以教其門人不過如世俗之師作誥訓章句工為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與其所得於師固判無一合者也夫貞一所傳於師

晉邸文鈔內編序

四四明徽書約園刊本

若此而其所授於門人若彼得無自背其學乎然貞一非以此教其門人即人不奉以為師不得更藉其資以自給僕謂以貞一之才但出其餘力即足以答諸生之問非必與亶亶終日也僕願貞一忘其身之為人師而謹守其師之傳常若身在弟子之列以學其所學而無反逐弟子之學徒相與共為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而自負其所傳之重此則僕所望於貞一者也頃者先生書來欲引僕與萬鄭陳范諸君子共與於文章之事使浙河以東斯文蔚起其所屬於貞一甚厚意先生

平日以此相勉固非朝夕而復以語僕亦謂僕與貞一其交殊不薄必當舉先生之言其相策勵使五經季興復續文章之統此真今日事也至先生於僕其引為忘年之交已二十餘年間辱先生之知以為可教然以眎貞一師弟子之傳固大不同也獨僕以蚤廢不知揣摩場屋之言人不以為師雖苦於夙疾猶彊從藥石之間稍著文章自娛間有合處為先生所許是僕雖不若貞一之得其師而猶幸其身之得不為人師也敢敬列君師之言陳諸左右惟勉力自勵幸甚

管邨文鈔內編序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一 寧波府志文苑傳

萬言字貞一鄞人泰之冢孫父斯年郡諸生從錢肅樂為制義肅樂死收其文為之立嗣言生而穎異特達與諸父斯選斯大斯同同學於黃宗義善古文豪邁精湛宗義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先儒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席康熙乙卯副浙榜貢入京師以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欽召纂脩授文林郎食翰林七品俸兼脩大清一統志在館五年多所撰著已授江南五河知縣縣瀕大河修築塘堰蓄洩以時又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允苞苴屏絕各院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游為釀金贖免所學弗竟其遠且大者人咸惜之

管邨文鈔內編傳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二 鄞縣志人物傳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萬承勳撰先府君墓志斯年子生而穎異特

達曹志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宗義浙江通志以古文名

斯國史附萬大傳宗義極賞之錢志謂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

谿鄭梁二人曹志斯同亦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

錢志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儒先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

席曹志康熙十四年中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需次知

縣墓志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曹志十九

年應召纂脩食翰林院七品俸兼脩盛京通志一統志

管邨文鈔內編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墓言在史館性鯁直不肯徇所干全祖望撰陳卜年墓志獨成崇

禎長編國史附傳楊嗣昌孫挾要津札乞於嗣昌傳少寬假

有運餉官以棄餉走死求入死事之列竝力格之以此

得罪貴人錢志二十七年授五河知縣墓志縣瀕大河修築

塘堰蓄洩以時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

允苞苴屏絕各院司皆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

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遊為贖金贖免曹志竟以憂憤病

廢文亦播遷多散失萬承勳先集告成祭文所學弗竟人咸惜之

曹子承勳有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卷一

與諸同學論尙書疑義書

易辨序

歷代史表序

先母周孺人傳

叔母陸氏孺人墓志

鄭濮州墓表

錢清溪先生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蟄庵記

古錢記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趙漢章詩序

李重明墓誌

張梅先墓誌銘

祭董母文

公奠顧母文

鄭禹梅制義序

送周公慎歸吳門遷居序

寶刀賦

清正觀免租碑記

育嬰會置田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重校資治通鑑序

何伯輝小傳

陳十園六十壽序

盛仲山六十壽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天木壽序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上總督李公書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卷二

北郊配位議

擬祭啟聖公文

四配贊

十哲贊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寶積錄序

憲宗本紀贊

孝宗本紀贊

神宗本紀贊

諸王世表敘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功臣世表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安方氏族譜序

辨徐妙錦事

答范生書

黃周星傳

田訓導家傳

方技傳敘

張松溪傳

黃孝子傳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劉端勤公傳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李侍講家傳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祭李映碧先生文

八景詩序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寒邨集序

漁洋山人續稿序

管邨文鈔內編 目錄

上張敦復掌院書

春秋災異之應

論漢初行夏時

論文帝除肉刑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驃騎將軍梅和劉公行狀

一畝居記

茶星閣記

萊竹廬詩草序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黔中雜記序

送汪舟次檢討册封琉球序

卷三

鄉飲酒禮

八蜡廟碑記

開古河議

與洪山至學博辭錦屏書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書經集解序

管邨文鈔內編 目錄

鄭義門詩序

尊經閣記

西來庵碑記

歐孝子傳

洪燕男字說

黃詮庵雙壽序

祭徐相國夫子文

祭徐司寇夫子文

相國徐公逸事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跋相國夫子感蝗賦後

與丁駿公太守書

平漠北頌

鄭母王孺人壽序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雪汀詩鈔序

登高集序

南山唱和詩序

觀海唱和詩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洪簡民闔戎壽序

董周池字說

九人圖序

贈俞君賓序

謝天愚先生詩序

文孝先生私諡議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陸公泉碑記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選小學論序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寇萊公祠堂記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清鄞縣萬言貞一撰

與諸同學論尚書疑義書

言自七歲受書學庸論孟既畢家大人即授以五經句讀稍長學舉業初治周易繼治禮記既復治尚書顧其解皆講章訓詁雖習其說意殊未愜嘗欲旁求諸家解經之書而貫通之自家叔輩與諸君設為講經之會言時客袁州聞之亟歸共業毛詩戴記追隨朔望遂得聞所未聞年來浪游南北講筵之上知已將訖尚書此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繫籍學宮之經而獨不獲負劍左右以為憾事因追思嚮時記問所及暨臆度所見者以商于諸君聊欲自釋其疑非敢謂有得于遺經也竊以讀尚書之法當先正其篇章之真偽而其間同異之說乃可得而考焉所謂篇章之真偽者今文古文是也所謂同異之說者如舜典之五刑揚州之三江商周之改正改時洪範九疇之非洛書周公之不殺管叔是也自秦滅六經伏生僅以二十八篇教齊魯間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生老不能行使最錯往受之而歸其字皆當世隸書故謂之今文治

西晉梅賾奏上孔壁尚書較伏書既多二十五篇又析伏書為三十三篇分堯典為舜典分臯陶謨為益稷分

之并書序一篇凡為篇者五十九而以孔安國得自魯壁承詔作傳遭巫蠱不復以聞之言為據緣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今按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今文詰屈聲牙至有不可讀者計伏生授經之時縱年九十有餘不應記其所難曉而忘其所易知且伏書四代之文各為體製截然不可相亂而孔壁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故朱子嘗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焉有數百年壁中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其可疑一也武帝表章六經孜孜不倦巫蠱雖興其獄始終不踰一歲經籍道息殊駭創聞就如所言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乎其可疑二也易有施孟梁丘詩有齊魯毛韓皆各專一家守其師說所學不同而同於存經使古文誠為夫子之傳則伏生雖毫忽善忘宇宙空闊當別有授受之人何至僅藉壞壁數簡以存此皇王大法耶其可疑三也朱子曰毛公傳詩何其高簡有疑即闕尚書孔傳却盡釋之收拾灰燼之餘與口傳

相似兼之小序無一篇得肯綮卽如堯典自是紀堯一代之治乃云將讓于舜作堯典推此之類其他皆然又曰安國序文婉麗近晉宋間人手筆向來語人皆不解惟陳同甫信之不疑朱子蚤有此說自九峯書傳之行沿襲既久今人但知小序之爲僞而不知古文之非真其可疑四也故雖學記表記緇衣諸篇多引用伊訓太甲說命君陳之語而杜預韋昭趙岐所注左傳國語孟子尙皆以逸書爲言及古文既出遂無字無句不有所本要而論之古書散佚其名言僞語時時爲人稱述有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者從而惜之牽合補綴使成完書蓋因有其語而後有古文之書非有其書而乃有所引之語也若舜典之首仿堯典而益以二十八字益稷篇與臯陶謨文義相接而不斷固其顯然可見無庸置辨者耳此言所謂篇章之當正者也舜典五刑之目自是因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制爲刑以齊之猶云五典之刑云爾故曰象以典刑言懸之國門以禁民背棄五典如天之垂象者然卽欲就經文求五刑之目則流宥一也鞭作官刑二也扑作教刑三也金作贖刑四也怙終賊刑五也本文明

明可據而後儒乃妄以墨劓刑宮辟當之殊不知五虐之法苗民所制以殺戮無辜帝舜旣哀矜憐問絕苗之世而復用其刑以教民祗德何異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曾謂虞廷之君臣而有是耶班固之志刑法旣引孫卿之言以說者謂治古無肉刑禹德之衰乃制肉刑誠當闡明此意推廣文帝除肉刑之仁以合于唐虞惟刑之恤之意也顧詆說者爲俗論使後世解經之家求其說不得相與附會其事以爲事有作于亂人而不能廢于聖世者肉刑是也則苗頑豈聖人之師而五虐之刑誠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爲五教之弼歟言嘗折衷論之德衰制肉刑之說亦止言其大概要自遏絕苗民其法廢而不用而其名尙在夏桀殷紂修而用之如炮烙之刑皆是夫後王不知守先世之法其謂之德衰也固宜吾觀武王之誥康叔亦以無或劓刑人爲戒則其時猶兢兢慎之本章非汝人恐其不衷于理也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恐其委柄于下也其解甚明後人誤移非汝封三字于下句又曰之下劓刑人之上以非汝封劓刑人作追穆王借五刑之名定五等之贖末世因仍弊法不但取肉刑之贖兼施肉刑之刑沿而用之以迄于漢非舜時五刑本有然

者斷斷如也禹貢三江既入系于震澤底定之上說者遂謂三江為震澤下流今既入海是以震澤得安寧而無撼也此與因陽鳥攸居系于彭蠡既瀦之下指謂番湖之洲渚既平而禽鳥得遂其居止之見何異夫禹紀九州大約以三四言括千里內事倘如說者所云亦可以兗州之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而謂雷夏為河水所鍾以雍州之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而謂涇渭諸水為弱水所注平彭蠡在揚上流震澤在揚下流巨浸各數百里為眾水所灌既瀦底定則其間小水不言可知來賓之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雁隨陽而南止于揚境不更過嶺而至閩粵今自南安贛州東至浙之溫處界以峻嶺如戶限然其處至霜降後所在棲雁無數而僅舉一彭蠡之洲渚為言隘矣江漢朝宗于海雖已明著于荊州然併漢言之未嘗獨舉江言之也揚州之江自南康至于海門直下千五百里無緣不為一及故余謂三江之一斷為大江而其二則吳淞江浙江國語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郭景純歸熙甫之解確不可易諸說紛紛當盡廢也就如說者必欲連其文于震澤則吳淞入海已足見具區之有所洩

又何必雜引東婁小派以為底定之徵耶夫以東江婁江為吳淞支港近在數十里內而禹必及之則北如登萊南如寧紹其川流與大海相通者不知凡幾何彼皆不及而此顧斤斤道之也伊訓篇本序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篇本序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後人所據以定商周改正不改時者也夫伊訓太甲諸篇本皆孔書不足深辨然即以其言觀之亦安見商之建丑為改朔不改時乎其曰十有二月乙丑特是月之乙丑日耳非指為建丑之月也其曰十有二月朔亦以月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所有之朔言非定為改正之朔日也則撰古文尙書之人亦不敢決于商之改正不改時而故影響其詞以疑後世矣夫國君踰年即位改元自是周禮尙文之制商道尙質事皆直行其意伊尹以天位不可久虛即于湯崩之年奉太甲即位何不可乎湯崩既葬主祔于廟喪祭既畢吉祭斯行祠先王而見嗣王適值其年之末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太甲徂桐克終允德乃伊尹所引領望之者其時三年之喪甫除服冕奉歸有不可一日俟矣又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夫既云改正不改時則必

以建丑爲正月然後可云改正如說者之正月仍寅而丑月仍爲十二月是正亦未嘗改也何以處夫爰革夏正之言乎于伊訓太甲則主張不改時之說于咸有一德則不能揜其革正之文爲孔書之學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曰商之改時與否本無明文可據第由秦以推之周由周以推之商建亥旣不沒其爲十月建子自當不沒其爲十一月建丑亦當不沒其爲十二月也是又不然今之據以言周不改時者謂幽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諸詩耳詎知幽風所陳皆后稷先公之事其時尙當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世安得逆舉周時十月刺王召亂發端日食何必泥于純陰之月況月當建酉雷始收聲而有震電之不寧正可見其爲異也四月惟夏六月徂暑家叔學禮質疑云卯爲首夏巳月宜漸暑矣而更若暑氣之已徂陽氣衰息此其所以爲刺幽王之作是已且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雜記孟獻子之言固足爲周正改時之確證而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左雖病誣必不併其時日而亦以己意參之也學者寧可舍一成

不易之經而遷就于兩可之說以妄生疑義乎彼秦紀歲首之冬十月當始皇時要亦竟與商丑周子同爲正月特其書定于漢代故用太初曆法追改以復于夏時固不得因此而疑周併因此而疑商也九疇之作自是禹疆理天下之餘有見于天人合一之理而發凡舉要撮其大端以爲萬世不易之常法傳者見其數以九紀適與洛書之數相符遂指此爲洛書夫聖人相度九土得民用之至急察君道之當先豈不能直抒胸臆自成一書而必待龜紋在背依仿爲之何其視聖人太小耶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之大傳明載孔子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言就使真有圖書之異亦爲八卦所憑以起無與九疇之事又不得而妄託也蓋自哀平之世緯書四出洛龜河馬競逞神奇撰孔書者旣因之以立傳作正義者更襲之以成疏自時厥後十數爲圖九數爲書之說旣由陳搏傳之種放種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以及于邵雍又有九數爲圖十數爲書之說亦由陳搏傳之種放種放傳之許堅許堅傳之范諤昂以及于劉牧朱元晦取堯夫之說作易本義朱子發取劉牧之說作漢上易

傳二家之淵源則同而流派迥異使其爭勝負立亦寧
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也故莫若就疇言疇不附益
以洛書九數之惑則王道得而人事備矣世之傳周公
殺管叔皆起于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及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數語夫弗辟云者言我若不避位
而去則心跡不明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居東二年正
其避位之事罪人斯得者公既遜位而東管叔知流言
不行挾殷以叛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周史恐
後人之疑故下既繼之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鴟鴞蓋鴟鴞有取子之言可知管叔之早以叛誅而
恩勤悲育子之閔尤可知周公之未嘗推刃也則不特
周公無戕兄之事卽謂得罪人主名者亦緣未察上下
文語意而爲是含餉之解矣世之言書者以破斧東山
有周公東征之句謂居東卽東征之日認弗辟_避爲弗
辟_關孔書蔡仲之序遂有周公位冢宰致辟管叔之言
嗟乎使周公卽爲庸鄙怙權之相亦無當謗讟繁興幼
君疑貳之際不顧形跡興師直前取其兄而殺之以爲
是足以暴其心之理也况其爲大聖人乎吾意當時設

使成王遣公公亦惟有遜謝以釋天下之謗而寧敢無
所稟命竟行其意也于是有爲不得已之辭者則謂被
謗爲一人之私討叛爲王室之公公雖欲以嫌自處而
誅亂賊以安王室固義所不容諉者故討管叔而殺之
王法也哀管叔而悲之私情也王法伸于上私情愴于
下破斧常棣之詩夫子所以竝存而不背焉公雖殺叔
庸何傷噫爲此說者祇見其滅倫廢紀而爲誣聖人之
尤耳聖人之心以仁爲質立言措行皆本于斯惟其不
與聞乎殺叔故原隰之求患難之急能悲號宛轉以曲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其情人亦從而信之也不然今日殺兄而明日哭之
如後世所稱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雖
極其裝綴發爲哀苦之言而語不由衷必不能動人于
千載之下如今之常棣八章使讀者一字一隕涕也然
則周公之不殺管叔而居東東征判然兩事可直據金
縢之文而斷之矣此言所謂同異之當考者也凡此大
倫大法爲明經者所必先言展轉于胸次亦既有年諸
君考據既博衡斷得中當有以豁我之蔽便中幸不靳
指示其他字句之可疑者甚多尙容執卷前席徐徐問

之也

易辨序

易書之所包廣大悉備凡古今上下之理莫不成載而究其大指無過天人二道後世言易之家雖極乎浩博微茫惟以發揮天道人道為事其主於天道者如京房之卦氣以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餘六十卦更直三百六十五日邵堯夫之皇極經世以諸卦配五行五音而乘乎元會運世胡仲申之卦運以六十四卦分統十二運乾坤否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為天地否泰之運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艮兌損咸十二卦統二千一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約園刊本

百六十年為男女交親之運大壯无妄需訟大畜遯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二年為陽晶守政之運觀升晉明夷萃臨六卦統一千有八年為陰翳權衡之運豫復師比剝謙六卦統九百三十六年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姤同人大有夬履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四年為造化符天之運解屯小過頤四卦統六百七十二年為剛中健至之運家人鼎中孚大過四卦統七百六十八年為羣愚位賢之運豐噬嗑歸妹隨節困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為德義順命之運渙井漸蠱旅賁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為惑妬留天之運蹇蒙二卦統三百三十六年為寡陽相搏之運睽革二卦統三百八十四年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載今其書失傳故備黃石齋之易象正以一卦值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值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是也其主於人道者則如王輔嗣之注孔穎達之正義陸希聲胡翼之程

正叔楊誠齋之傳朱子發之集傳朱元晦之本義楊慈

湖之己易吳幼清之纂言皆是也以人情度之天道難

知人道易曉而余獨以為不然言天道似難而實易也

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何以明之天道幽深邈遠其陰

陽災變不可測識人但牽合卦爻附會占象窮極其議

論之所至以勒為一書無論為真為妄有應有不應自

非上智大賢鮮有能剖析其當否者探之茫茫索之冥

冥亦相與河漢其言而無紀極已耳故曰言天道似難

而實易也人道則不然大之三綱五常之要小之一事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約園刊本

一物之微內之而窮理盡性殫其希聖之功外之而輔世長民抒其佐王之略皆易之所畢具也即皆人之所共見也使非本乎人情該乎物理會通乎經史之異同以發之為言則末學小儒皆得指瑕璽以議其後故曰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譬畫家以天神阿修羅為易繪而雞犬人物為難工誠以雞犬人物家戶所有稍有不類即競起指摘之而天神阿修羅則未經睹聞雖不類固無害也自非有卓識曠見而可輕以人道言易乎吾友浦潛夫自城步解組隱居吳之雁宕村垂三十年研

精覃思舍讀易之外無他事考索既久開悟益深舉三代以來下至漢唐宋明生民治亂休戚之故道統明晦絕續之幾皆于六十四卦中發之斯其言易之深切明暢固有如畫家之人物雞犬纖毫盡態者矣夫於難工者既如是工之無餘憾尙何有天神阿修羅變怪莫測之難狀乎由是探京黃之幽深極邵胡之秘奧使淺學之士復見易道之大全斯亦甚愉快之事矣余且拭目以俟

歷代史表序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遷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窮愁者通樂之對也人幸而處通且樂之境四體既安百用具備天下之物日進而攻取于前吾方寸之心肆應之猶不暇其得留餘地以自盡于文字者幾希矣窮愁者不然一身之外無可以役吾情則其志專一日之中無可以息吾體則其思苦專故所入者深苦故所遇者旨宜其透脫流露而悉併之楮墨之上也乃味者猶以我之所無羨彼之所有而不自重其所得焉何怪彼之鼓其空腹利舌以日加于我乎然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于時如賈

鼂董劉之輩既發爲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于以上爲德而下爲民矣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遺經作訓故授之其徒以傳之于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所爲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前聞蓋晉宋之季始漸盛焉彼其撫時觸事非不可以各見其志而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竟漠然其無與則雖積之至于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志乎大者其爲力難志乎小者其爲力易故一輩學人其陋者固惟程文是徇卽稍知撰述者不過鬪異于泉石之間爭新于投贈之際以自適已事而已吾甚慨乎古立言之目必非此輩足以當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罄此懷也先高祖中府府君向有有明經濟文錄一書分開國保治六部及兩京十三布政司四裔諸條而以列聖御製名臣章疏暨私家論說充之言因欲上溯宋唐迄于兩漢益以儒林講學之說而去其重複削其附會者以增于首簡又自秦漢逮明朝廟之樂章士大夫之歌詠有得于感發懲創之義者亦合爲一編分爲正變序而傳之其他游適自好之詩文則別爲外集以恣山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游士之取擇焉蓄之數年以授經去家作輟未就叔父季野先生幼嗜史學于二十一史之紀傳書志貫穿歷落可指諸掌間以暇日爲東漢三國後諸王大臣年表以補舊史之闕而尤詳于明自內閣九卿以至卿貳督撫并留都亦備列焉以謂異日史館中傳其行事欲求其封拜遷卒歲月一舉目輒得之而以某人治以某人亂因之可考也嗚乎叔父處于世亦窮矣八歲喪吾祖母九歲喪吾曾祖母十有八歲祖父舍之適吳又明年亡于粵二十八歲始受室不五年而又死計三十三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中六徙其家兩更大亂今贅居東城傅氏敝屋兩楹右爲臥房左爲客坐雞埭爨具雜然並陳壘敗瓦爲門賓至俯首而入質疑辨難如響應而莫窮既退復手一卷不輟雖三女號饑叔母病卧呼藥聲犁然勿郵也昌黎子曰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至今無疑也則此轍軻困抑固天所以驅叔父而成之學者乎言曾自詩云窮愁聊著書書成頗自樂支將千載富慰此一朝約則謂不以無窮之歡適輕去其且暮之寂寥者猶未爲著書有得

之言而吾叔姪固已日享太牢而奏九韶矣

先母周孀人傳

先母姓周氏諱嗣英字日完祖諱應洽湖廣按察司副使考諱元孚光祿寺大官署署丞世居鄞之新莊憲副始遷城西月湖故吾母生於月湖里第焉萬曆丁巳先曾祖解閩鎮歸與憲副公爲詩酒社日久先母以是歲六月十二生吾父以是月二十五生兩家生男女同月社中人爭置酒賀因相與約爲婚姻年二十來歸當是時吾祖以名士始登賢書文譽益駸駸盛所交盡一世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鉅公凡以使命過浙與諸致政省觀歸者必渡江見訪吾祖朝夕應接不暇一切中饋事悉聽之先祖母聞夫人夫人上侍陳太夫人下撫吾叔吾姑七八輩旁奉諸祖姑之返在室者而賓客雜遝到門杯盤肴核皆修飭合度佐之者惟吾母一人也每夜分客未散諸婢及乳媪悉倚屏風偃寐廳事後呼酒茗聲相屬祖母與吾母執火鑪中抱酒甕汲泉水置諸側承應不少緩俟客去相與滌諸器具秉燭前後料檢然後已明且復然一日祖母謂先祖曰使他日娶諸婦盡得如此吾家其昌乎

蓋我諸叔方年少未娶吾母以嫡長婦承事最久也後八年甲申北變聞又一年乙酉南都失守盡室避地五鄉其冬又避之光溪明年六月先祖母歿於旅舍是日報東江兵潰又盡室避之奉化榆林於是吾母年甫三十轉徙顛頓家道喪失曩時諸僮僕多逸去者而吾祖吾父時復往來城市榆林去郡中百三十里家中食指尚二十餘人樵蘇不繼多從民家借米而炊吾母以長婦持門戶柴水舂簸之事皆躬親之一病七月幾死者數次而曾祖母陳太夫人復以次年十一月薨明年山

管郡文鈔內編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亂隻身走西臯以旱故盡留其帑踰月盡燬於火郡邑下教速諸大家之竄處於外者吾母奉吾祖命先驅入城謂榆林之篋篋既喪其留邑中者尙可收合爲繕完計也比至則已於城降時爲饑民所掠掃地無餘矣破甑敗壁做幃穿榻非復向時之舊吾母顧而憂之鬱鬱成疾困卧三年迨癸巳七月初二日而卒吾母事先曾祖母先祖父母暨吾父俱克盡其道潔飲食時起居手箴紉佐讀其在親戚之老者猶能言之然非吾家所以盛衰故不詳方吾母病時言已十五歲應試郡邑歸

呈文先祖先祖頗稱之謂日後可望成立其言傳於吾母病爲之少間時適中秋節強起玩月庭中舉杯屬諸母曰未知明年再聚此否耳因泣數行下諸母皆泣疾亟起坐命侍婢啟衣箱閱視某帛製某郎綿衣某布製某郎綿袴速持就鄰媪縫之轉眼暑退涼生毋令我死後諸郎忍凍也今言輩俱已長大有授室舉子者而母則不在矣子四人長卽不肖次世培次世澤次世懋女一芝蚤殤子婦錢氏孫女孟芳

管郡文鈔內編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祖母以上十世俱膺誥命爲恭人或夫人暨先祖以文章起家祖母聞夫人所遭遂與前世一變然策名賢書其榮寵亦何讓焉獨吾父丁此喪亂遂失其官迄今猶以布衣教授而言輩碌碌無聞斯其負於吾母者深矣惟律以吾母之孝或未必遂多惡志也哀哉

叔母陸氏孺人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先王父昌一府君舉於鄉時邑中同舉之士八人有爲其子求婚於周明陸翁者翁罵之曰虎女豈與犬子配耶必以新貴人宜婚如萬君者乃可媒

氏以告先王父因以季父充宗請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幼喪母其弟在襁褓孺人卽能任養杖行男子禮哭泣拜跪賓族爲之出涕事繼母崔能得其歡一切家事皆任之翁故奇士痛先世食祿二百餘年國亡思以綿力強支一綫始奉忠介錢公於江干繼交司馬某公於絕島卒以島上事牽累而死當某公未敗時四方之有事於某公與某公之有事於四方者往來皆主翁家翁典衣廢產以供行李室中絲縷俱盡終不爲倦孺人悉翁意凡遇賓客雜選輒帕首紫袖措置諸供具不令翁有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飯十起之感而平時黽勉有亡聚醯醬擷蒿蕘百計爲不時備故賓客至陸氏遇翁不在與翁在無異饌然孺人故不以語人他日吾師德冰先生謂余曰子里陸周明近世朋友中不易得者吾嚮者至鄞更深抵城下時方用兵鈴柝嚴警倉卒投周明田舍周明他出其家飲食供帳如常時茲事吾迄今念之也言歸訊之叔母叔母始言曰我爲之也然此常事何足異戊戌孺人始歸季父是時先王父既喪吾家一切交游禮際力有不逮俱已謝絕室中酒漿穀核之事歲不數舉孺人一斂其

烹魚供饋之能而小心敬慎以周旋於上下間吾祖姑董夫人復返在室吾諸弟及諸妹皆賴其撫養孺人奉之無違言事無鉅細請而後行吾母及諸母多早亡孺人止及與五叔母董孺人七叔母李孺人八叔母莊孺人處其和好蓋烝烝如也吾家單傳十世至吾父輩生齒始盛今吾從兄弟男女凡九人孺人皆慈之若己出吾在諸猶子中爲最長朝夕以請業侍吾叔父因得侍叔母然丙舍湫隘書卷與鍼筐雜置十年中未嘗見叔母發齒一笑也吾叔父性剛直無所留隱少拂意輒怒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孺人必多方調劑使不至橫發於人叔父亦以孺人之言痛自省改遂和平多款曲故嘗謂言曰吾數年來不妄怒不得罪於人微室人相我不至此吾家家教頗嚴叔父止一子教之尤力始八歲讀四書尙書已成誦旁治他經及六書字義業稍怠輒痛箠之孺人不少護惜方陸翁之被逮也繫省獄者數月孺人出簪珥衣物促叔父至省營救其事竟得解翁竟脫械出獄而死死則與叔父葬之嗚呼使孺人移其事父者以待子則潔中饋佐賓客居然陶母之截髮剝薦而卒能令叔父脫其

父子冤獄則又淳于意之有緹縈也可不謂賢乎哉惜其不獲逮事吾王父王母而天又奪之年以死也哀哉孺人諱令嫺生三子一女存者一子經卒于丁未九月二十八日距生甲戌得年三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二日槨葬于西山應魯祖塋之側

鄭濮州墓表

嗚呼公之逝于今百五十年遺文散失故老淪亡余末學寡聞何能以表公也夫然余與公之孫梁生同學事同師何能以不表公也夫吾聞古人有言曰不知其人

管邵文鈔內編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視其友方公之舉弘治壬子鄉試也以儒士赴省布政劉忠宣大夏首拔入闈與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胡端敏世寧爲同年友泚河有四傑之目當是時劉公不敢以文士目之而端敏亦語人曰如鄭君者真今世偉人吾輩不能及也夫忠宣爲孝廟元臣而忠烈文成端敏其節義其文章其道德事功又已彪炳國史在千古耳目間則不知公者寧不可以信四公者信之乎鄭邑憲副陳公槐故與公以學行相磨切而文成公之擒宸濠也陳公以撫州知府爲前行及平思田復以右江兵備

推轂陳公陳公與公爲性命交而文成始終篤任之如此不又可以信陳公者信公平公幼喪父以孤童自奮于學與其兄鑿力耕養母一切聲利不以動于中焉其時羣從祖父子瑚以賢良徵德馨以明經顯其他諸兄鍾鐵鎔鉉兒子重或起上舍或著武功或以高第躋侍從一門之內文譽翕赫冠蓋相望親黨皆奔走恐後公視之漠如也及旣通仕籍家世貴盛當路不乏汲引之士又嚮所與同年三數公皆身都大官負海內重望公昔與雁行相齊名以故宦轍所到撫按監司不敢以州縣遇之而公竟以彬寧用事憤嫉不能堪旋得請以去矣以余所聞公之佚事如此要而論之公大都清操篤行樂善忘惡之君子也余嘗登公之堂榭梅巋然陸畝如畫梁開東閣待余其父平子翁諱溱于公爲七世孫出所作詩文相示歲晚風霜儻然行墨間時方暮春老樹森翳鳴禽上下酒酣推窗視之見赭山大江流峙左右彷彿公之靈爽往來可接焉公姓鄭氏諱滿字守謙號勉齋慈谿人歷官臨清州學正道州知州濮州知州所至皆有善政詳都御史李公堂誌中茲不更載墓在

管邵文鈔內編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邑李家畧

錢清溪先生傳

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自號也其先自宣城徙鄞入明有靜能者為韓王紀善始以節義著於永樂朝三傳至奐歷仕廣西左布政使為成化名臣奐之子瓚廣西按察副使瓚之子崑江西信豐知縣崑之子鳳午封禮部主事鳳午之子若選封南康府推官即先生父也世以清操醇德發聞當時至先生克紹厥緒而家聲益顯先生天性樸朗外不務為矜飾而其中湛然自幼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耽于經史不沾沾以舉業為事天啟辛酉登賢書崇禎改元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五年補江西撫州府推官七年陞刑部福建司主事差南直隸審決便道省覲明年丁內艱十二年冬服闋轉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十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嘗總計先生一生政績大約為其所當為而出於有識有膽始釋禍時值思陵新政誅崔魏之亂定為逆案以垂世戒先生上疏請復書院其略曰凡節義必從理學中出故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患難當前生

死不愧臣觀崔魏擅政一時乾兒義子黨邪害正無所

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頌德稱功侈鳴得意皆由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為何物故但知有奸邪不知有君父今妖氛盡掃清議凜然各直省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俾師徒聚講其中則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子之恨愈深疏入羣小側目諸君子特深喜之在南康主白鹿洞教事葺學舍簡生徒每月朔望雖甚風雨必至濂溪紫陽之學百年以來蕪沒于講章時藝中迄先生乃復闢其戶牖刻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答陽明傳習錄龍湖閒話虔言參同諸書示學者而學道所得施諸政事一皆井井囚之被繫者夏施糜藥冬給衣被其有輕繫則亟斷之無留獄復養濟院清贍產之隱沒者以佐其費郡自鼉沙至黃沙迤邐百丈江濤衝岸坍塌不時往來舟艦尤無所于泊商旅苦之先生施巨石為柱聯以鐵縷繫石瓮土每相去十丈即為橋以殺水勢蜿蜒湖濱狀若垂虹卧龍逮今尚蒙安瀾之福在郡四年謳歌盈路當事交章論薦而逆黨餘孽終以前疏嫉之坐勘建昌欠糧事後時鐫級然未幾即為

吏垣劉公大蓉吳公磊齋公疏所雪補任撫州則是時
正直之氣猶未盡絀于讒邪也及上刑曹疏陳八事其
間停新派惜人才獎清吏勸勞臣恤義烈諸條鑿鑿皆
思陵對症之藥惜其言未得盡行又他所論讞悉能以
平反爲主如陳公秋濤之諫宗室換授也湯公開遠之
請分別功罪也郭公昭封之因草廠失事也先後下獄
郭幾坐大辟陳與湯亦竝懼不測先生皆爭而出之夫
換授本思陵獨斷而陳公搜其逆鱗開遠爲總督盧公
所用武陵尼盧故先發於湯昭封則美命先生之子時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方欲修師門之怨苦不得萌芽而草廠事適中之在
世之智士于三人必瞻顧依迴若爲弗聞也者而先生
毅然不恤卒得持平斯非其尤難而尤偉者歟己卯庚
辰間山左游饑流殍載道先生方起儀曹北上目擊其
慘疏留漕米十萬石爲振後督學赴任塗次李家莊遇
賊數千睨刃欲下閱封緘知爲錢公相率羅拜而散蓋
中多受賜全活之民也先生念二東兵燹之餘士皆離
散失學必先以安輯乃可加之教誨故所至獎寒賤絕
薦剡專以矢公作士氣嘗行部至青適臨清有警各府

戒嚴先生曰吾雖以試事來豈可坐視此城之亡遂荷
戈登陣身先郡縣青之民賴以無恙其臨難不苟又如
此蓋先生家世簪黻九傳忠義之節得于門庭薰染者
固多而更以南臯先生爲之師念臺先生爲之友自其
戊辰筮仕卽與金正希朱震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
林任先諸公立爲千秋不朽會以相切磋其平日淵源
之正期待之高固非尋常苟祿者可及以故歷官所至
聲蹟煥然而要之不過盡其職所當爲而止是知士大
夫行事苟不本於學問而以識與膽自負鮮不僨人家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事也然吾聞先生里居之日築圃舍傍課僮僕更直
其中蒔松種豆皆有講究每謂子姪曰他人宦成必以
園亭花木爲樂吾今治此豈不遠勝於彼乎在昔武侯
有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言而宋人亦謂嚼得菜根牢
方可做大事則先生之藝菜固其澹泊自處之本也噫
過人遠矣

蟄庵記

大丈夫處世猶之龍也得志則天飛不得志則泥蟠況
其在滄解之日乎東里錢蟄庵先生余室之諸父行也

余自甲辰就婚其家與蟄庵比屋而居晨夕相過觴詠必偕一日謂余曰某向流寓海昌丙戌遭亂捲土歸來於今十數載矣不能捐軀從先人地下尙留視息於世吾滋愧焉其敢復出與時輩接乎薄田數十畝歲收糯稻鄰人善釀倩其力作酒數百甕每當斜日銜山邨煙四起吾攜一子一女開窗面太白峯引滿數十觴輒頽然而卧不知身在困阨中也吾於是蟄於酒先世以三百篇起家吾少好吟咏自謂頗得風人之致喪亂以來撫時感事觸物興懷雖不敢效杜老曲江之哭而離憂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奕何其盛也及夫退處海濱當兵燹之後頽垣破瓦彌望惻然無可與爲歡者間惟一二里胥田父話桑麻商畜牧濁醪邨芋爲歲時之會而已何其衰也然而橋邊野草巷口夕陽向之裘馬輕肥賓從絡繹者欲求其故處而已不可得計先生所遭惡風毒矢更有甚于他姓而匏瓜終繫碩果猶存卒自脫于網羅之外又何其幸也蘇子瞻云顛沛之餘愈自珍惜然則蟄之義于今日爲宜于先生爲尤宜哉或曰家參政遺老之稱謝信州依齋之號彼皆有列于朝故深自晦匿耳錢于一布衣卽浮湛俗間亦寧有物色之者而何以蟄爲余曰不然聚占德曜殞應少微吾黨之繫於天下也久矣彼視其身爲無足輕重於世者雖位兼將相吾目之猶奴隸等也蟄庵家世通顯少負重名使其出伍時流爭長一日正自未必後人顧能不以彼易此而一鋤一笠終老江潭此固人所未易爲者第恐龍性難馴一旦雷電晦冥躍然有拳雲欲上之感則余方以此爲蟄庵勗而謂其無所事蟄哉旣以告諸人遂書爲記以復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錢記

吾門曰公忠奇士也性狷介無時俗之好顧獨喜藏古錢聞某所有某錢某人得某錢輒多方購致之年十七遂致錢以數百種自秦漢迄先朝及遠方屬國其名號往往而備卧起與之俱行則衣袖間索索有聲余怪之因取視焉其文有小篆者有仿古籀者有隸與八分者有真楷者有行書者有行草八分兼者其色有紅若塗朱者有碧若糝綠者有蒼若漬藍抹青者有雜出乎朱綠青藍之間者其體製有輪廓周正者有無輪廓者有如刀而員其首者有方而稍長上連下分者有厚而于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式無損者有薄而爲土所蝕僅存其似者參錯斑駁光昭几席間雖余之素無是好者亦顧而樂之因笑謂呂生曰昔皇甫玄宴嗜書楮中散嗜琴陶靖節嗜酒米南宮嗜石之數子所嗜皆與世無爭故得安然而終其身今夫錢乃舉世所趨走如鶩者而獨封之以爲玩吾見其不安于子也呂生曰不然吾惡夫富人之私其錢以與世市也故一反其所爲而以玄宴之書中散之琴靖節之酒南宮之石視之則是化有用爲無用也而又何患乎且彼之所私者皆當代通行之貨正使得吾此錢

亦復斥爲糞土而等之乎書與琴酒與石已耳余曰雖然使彼有子之好則出其貲以購之所得當百倍于子是子終不得不出其下矣故必求所以異者試與子卽錢而論其世焉于半兩知始皇并天下盡隳聖人制度使太公圜法周公泉府之遺不復覩于今日是皆秦之罪也于五銖知漢世立法之善輕重適宜行之永遠而無弊也于常平知兩京近古之政其民無凍餒之患也于大黃布刀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泉貨泉布知莽之節古懷詐欺孤寡以移其社稷也于開通知文皇之起義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除暴亂致貞觀之治而文德有以左右于內也于乾元知明皇之不終縱林甫私祿山而啟其子于靈武也于太平至道知棄金匱之言而趙中令逢君以惡也于景德祥符慶曆嘉祐知澶淵不盡用寇準卒受欽若天書之愚而韓范富歐陽之得君爲難也于熙寧元祐紹聖宣和知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而安石始其難于前蔡京成其禍于後也于建炎迨咸淳知始誤于和而耽湖山以偏霸終隱其敗而迷詩酒以速亡也于洪武以下知芟刈羣雄再立人紀而日月之揭于中天者

三百年也于大定朝鮮知宋道之衰而三光分曜明德之盛而薄海來王也嗚呼當其鑄是錢時豈不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乃倏焉秦易而漢漢易而唐而宋而明其降年不永如三國六朝五代者欲求其錢且不可得然則子所握者又不特玩好之是供而實爲古今升降之大契券也彼有天下且然而況富人者敢以其貲與吾子角哉子惟不自多其有而益求其所未有光天厚地之下安知不有進于此者葉公好龍期年而真龍至吾又將爲子他日之賀也

舊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余少時往來母家猶及見楊次莊全二何兩先生二何爲吾外祖母仲弟皆次莊甥也次莊又與吾外祖光祿公同學相好故嘗相聚一處云次莊身不及中人嘗以乙科爲高唐州守旣老致仕家居病僂背隆隆然方巾布袍狀貌甚古質二何長身多髯音吐宏亮好服鮮衣高屐雄談就席所至傾其座人有時吾外祖爲主次莊二何爲客吾諸舅以次侍酒酣笑語謹譁吾方五六歲行過戶外次莊未嘗不抱置膝上食以果飴摩頂呼之

曰將種也而兩先生皆好爲詩次莊之詩工組練善考索一以嚴滄浪高國材之論爲宗二何之詩則天才橫溢縱筆直書光怪突兀有韓侍郎蘇學士風槩其時余舅氏虛舟年齒獨長英妙天成舉業之外間發爲詩歌與兩先生上下其議論更唱迭和角奇爭勝兩先生亦遂不敢以後進畜之每欲躋之朋友之列余時纔入小學竊聞外祖之評兩先生與兩先生之許吾舅氏則猶憶其如此也自嬰喪亂次莊老死嚴穴二何亦卒于金陵寓舍每過外家無復向時賓從之盛卽余亦忽忽不

舊邨文鈔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覺爲三十許人前年庚戌表兄翮雲自東甌歸較錄戲音集二十卷畢舅氏因以示余且曰四世甥舅之傳今屬于子矣幸爲我序其首余受而讀之其前數卷多與兩先生讌游酬和詩覺余童時牽衣受食之處歷歷在目退復自思考據典確對偶工緻吾不如次莊天姿豪邁涉筆成奇吾不如二何雅韻鏗鏘諸體畢具吾不如舅氏四世甥舅之傳亦何可易任也且楊氏當有明盛時鉅公竝起誠爲文獻大家二何隨學士游宦京邸祕府藏書中朝典故得之家學爲多未必盡由于次莊而

吾舅氏之學由外祖以邇之外曾祖督學公又爲吾見聞之所信獨余以拙味無似不能善承祖父之教方賴舅氏有以啟發我耳然自次莊以逮舅氏惟其不相爲授而山鳴谷應各以詩名此其甥舅之間所以爲足多也今世俗日敝一輩親朋相爲徵逐者惟服食貨貝而已其最上者亦無過舉業時文求如承平時前輩之風尙寧可復得哉故余序舅氏之詩不禁縷縷于此也次莊諱德周二何諱大震舅氏諱嗣昇字長孺晚歲自號虛舟而余則萬言貞一也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漢章詩序

歲丁未客游南溟于吾友楊步光坐上始識慈水趙漢章步光曰是能詩善飲館此間十餘年每一篇成輒把酒自賞頽然不知在驛旅中也余識之漢章又善余居停沈翁玉汝他日以沈翁壽詩至余拉之入室細詢其里居家世則在慈水南山下十九都而比部日乾先生其世父也因念余自昔受學姚江黃先生徒步百二十里下車廐岡行平疇中北臨大江南山羅立如屏風邨落數處皆峻宇雕牆遭亂多毀敗者最後近陸家步得

一所修竹蒙密晚煙裊然雖蕭索不減諸落而藍水出其右蜀山峙其陰其景物爲尤勝意其中有隱君子焉恨不卽而與之語故每過必爲之流連時刻然後去今日與漢章相對恍如身出其間日前江聲石邑歷歷在目始歎吾兩人相見之晚也漢章寓角里橋余寓鎮中相去六七里漢章時時就余譚論余輒爲之解愁既去則悒悒不自適一日置酒相招余造其室漢章因出詩稿索序余受而讀之大都以和平恬雅之音寫其羈旅無聊之况所謂怨而不怒得風人之旨者而尤長于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夜分劇飲既醉起行門外時方初夏新月欲沈桑陰覆地慨然各起故鄉之感因相與道喪亂以來事同行者已困卧余兩人復發火熬酒更酌漢章鼓琴三四曲爲侑比就寢則隔離已啞啞雞鳴矣嗟乎漢章方其與從子玄集讀書作文時固將出其所學爲國家定傾扶危豈意行年六十尙負書躡屨客授七百里外哉一旦玄集天死漢章形單影隻躑躅異鄉不復知其爲故家子然猶能彈琴賦詩飲酒以爲樂則漢章固有以自得者又不在乎人之知與不知也昔永嘉東渡其時大家著

姓類多轉死溝壑有能誦習大學者卽得以教授自給
今漢章擁鼻比橫經講說諸弟子滿前其言論風采足
以壓蒼東之士而下之以此見漢章之才無施不可而
承平時諸前輩教誨子孫之澤爲甚長也余旣書此復
漢章且因以自慨焉

李重明墓誌

余少習舉業弱冠出與郡中諸大家子爲文會于時會
者城南沈氏四人城東李氏九人月湖徐氏二人比閭
黃氏五人其他高氏葛氏傅氏水氏陳氏各一人及家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充宗允誠季野凡二十九輩皆年少勤學更十日或
十五日一會會試二義必劇飲盡歡而散郡中傳爲盛
事卽他邑多聞而效之者余獨念吾輩相慕而友豈僅
以文字爲事固宜敦氣誼重然諾如古書傳中所稱始
爲無負察其可語于斯者因以告之其人多心喜余言
凡余所指目多不爽蓋于李氏中得三子曰重明敬夫
平子乃踰年而敬夫死余輩爲之輟會者累月又五年
而重明死會遂罷又二年而平子亦死于是李氏之風
流幾盡矣豈歐陽公所謂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者果

信然耶重明諱胤丁祖某父文繩娶殷氏無子卒于癸
卯某月某日年二十七敬夫諱美繼于重明爲三從弟
祖某父文純未娶卒于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二平子
諱胤奇于重明爲再從兄俱出封都御史德先祖某父
文緒娶陳氏子三某某卒于丙午十一月某日年三
十四始家叔允誠爲李臬堂先生甥就婚其家臬堂買
道南大宅居之敬夫爲其再從子與家叔讀書大宅後
樓余時時起居家叔輒得與敬夫誦古今文章披露肝
鬲語相親厚如兄弟而重明之母全夫人吾母亦全出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以中表之雅得時入其卧內所居書閣下臨水列以
疏竹閣中極其修潔琴書圖畫皆備余過必相與痛飲
倚檻俯視行旅相歡笑以爲樂獨平子於余無所屬而
歡厚則視二子無間焉一日敬夫命余曰親老貧無以
養諸兄多失學所恃者某也君其視我文亦可倖得否
余笑謂有子之志卽文不佳且必酬況若此乎敬夫爲
之色解丙申中秋同人爲會于其室夜半酒酣眾方朋
耦爲戲有以言觸敬夫者敬夫拂袖而起余輩咸責此
友曰敬夫謹愿人必子言之激也此友亦謝過不遑其

爲人所推服如此重明爲人美容儀慎言語進止必斂
飭合度雖造次無所苟其爲文如其人世俗爲舉子業
者筆墨几案多草率取具獨重明所蓄皆楚楚有法旣
病五月其衾席猶無垢汙余三入問疾言笑如平時最
後舉手謝曰本與諸兄共驅中原今已矣言訖淚下余
輩皆不禁失聲其時平子同在也而不意繼其後者卽
平子平子故負氣人貌魁傑多髯然又善病前歲甲辰
睹邑學久廢集諸生共新之事已垂竣爲同事者所賣
乾沒其貲平子故不察也一日怨家發之平子以爲己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無所私而橫被詬惡因歎憤嘔血又室中有以積憾
緣飾他事誣其弟者而省試旣得復失於是病轉劇而
卒噫三子今死矣余適李氏每過臨河小樓倚徙牆外
若重明尙在呼之或出者稍轉而北見七十老翁扶杖
而來趨前問訊則兩耳俱廢蓋敬夫尊君而益加憊矣
須臾升堂有五六歲童子疏衰帶經而嬉笑于門傍察
之平子之孤也嗚呼余輩爲文會不及十三四年而已
有三子者奄然而逝豈天之生才升者顯者如其難
而沈者晦者如其易耶余深哀之以三子之未葬也

爰書以貽重明之弟長明他日刻諸其兄墓石使後之
知重明者卽有以知二子也悲夫

張梅先墓誌銘

嗚呼余不幸五年之中三哭其友而未有如今日梅先
之痛者辛亥夏董吳仲允璘死年三十有六癸丑冬錢
漢臣魯恭死年二十有七兩人吾黨之秀豈不甚痛然
皆奄奄牀簀間醫藥不效日漸困頓以至於死余猶得
與之永訣也今梅先一旦涉江而逝急訃乍來驚惋欲
絕余之痛尤無以自解則爲述其行事以誌之雖余文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必可傳顧其爲人好讀書無膏粱之習事繼母能盡
其道誠有足傳于後者亦聊以寄吾情已矣梅先姓張
氏諱九英郡庠生世爲鄞之大嵩所人曾祖某祖某贈
某官父翼壬辰進士仕至刑部郎中母李氏贈宜人傅
氏封宜人梅先李出也傅宜人以孤女嫁郎中郎中旣
貴宜人迎其母弟以居爲之買田娶婦以封殖之梅先
年方總角已能善承宜人之志而奉其舅甚恭余少嘗
交傅天敬欽吳爲言與其甥同事一先生爲制舉之學
凡衣服食飲必諄諄舅氏是先迄十數年如一日也郎

中既喪梅先卽去其郡城新居返于大嵩而躬耕以自給傅宜人憐其弟之難于從遷也獨留城居需饋養以及之焉每方春農事作梅先則挈其妻課耕于故居農事既登復攜之入城以視宜人之養大嵩去郡八十餘里越崇山峻嶺而後得賃舟以達計轉粟之勞一鍾僅致其半每歲人徒往返之費不與焉梅先不欲傷親之志約田畝所入不足于供則以教讀佐之未嘗有幾微倦怠之色郎中有故人居餘姚念梅先貧無以養屢書促之往見梅先雅不欲以菽水果人逡巡數年未果比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遭宜人之變襄事不舉往將爲麥舟之告而孰意竟以是捐其生也嗚呼梅先可謂之勤于孝者矣梅先自其貴盛時輒恂恂被服如素士惟日取諸經羣史之書與吾徒質疑問難以求得其指歸邇年以還窮巷短簷敝裘疏食老兵爭席市僧訾門極人生不堪之境猶自信不以彼易此也生于壬午正月口口日死于乙卯正月二十一日娶陳氏壬辰進士樓霞知縣月卿治官之女孕子適四月梅先泊郁家灣榜人夜驚舟覆溺焉再旬信至僕洪某行哭求之得之河姥江邊友人史及遠大

進買棺以殮而致之大嵩其夕大嵩有海寇之警梅先一妹被掠睨刃將及其婦婦延頸曰夫亡家破殺我甘之如飴志不辱人手也其人義而舍之始傅宜人之將屬纊也婦方自大嵩抵郡聞之不俟輿從徒步揮涕以入其姑卒視之而瞑卽此二事亦可以見梅先之道行于其妻也余既與同人聚哭江岸因以招魂之詞爲之銘曰

潮生汨汨兮朝夕相迎潮落湯湯兮如接君聲一僮旣去兮母乃伶仃魂兮歸來從祖父于先塋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閭沈湘兮殉國孤貞子安蹈海兮覲父遺形君今爲母兮殞此江汀魂兮歸來猶墓穴之未扃

骨肉復歸兮命也所應氣無不之兮莫滯滄溟魚蝦可侶兮鮫鱷猙獰魂兮歸來況戰伐其轟騰

有婦方娠兮鋒鏑幾嬰有妹未笄兮俘執奚勝山頭望夫兮海外思兄魂兮歸來寧忍然其無情

自君之出兮不聞告行君今雖沒兮尙睇還旌何以爲贈兮片石幽銘魂兮歸來其處我以傾聽

祭董母文

嗚呼交友之道登堂拜母歿而哀之視生爲壽今母之
亡倍焉心坎匪母之哀轉憶我友吾黨之游董氏四賢
辭挾高雲氣貫百川更能操行玉潔冰堅橫流砥柱繁
響孤絃何以臻斯庭闈之誥戶部公亡十三寒煖前惟
父訓後則母教歷歷于今至性可較負米爲養養必盡
歡北驅棧車南泛航船或旅天雄或客汝南近數百里
硤石丹山爾出我入以娛慈顏一子而在如竝膝前羣
婦羣孫佐餽團圍衣無常主爨無異煙胡爲吳仲返自
越中抱其所學遽掩泉扃如天四時獨去其冬如人四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學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智乃不充母也天只聲枯淚窮悲思所傷二豎浸攻
伯氏舉鄉嘶風之驥仲叔昂藏各懷利器重以聞孫峻
嶒拔地揆之人情可忘其季母意不然莫舒苑結科名
簪紱吾家故物孝友敦睦吾家恆節舉頭轉眼望此突
兀寧以所得置其所失嗚呼母今逝矣其何濟矣夜臺
吳仲尙能聚矣地上三子奚以慰矣祿不逮養恨靡既
矣某等同志爲歛歔矣瓣香告哀望素帷矣獨少一人
斬焉哀矣心母之心形諸詞矣

公奠顧母文

坤貞所尙無非無儀相夫而外教子是惟母德克修陶
孟兼資爰啟令子儒林白眉吾黨之交不同流俗任重
道遠別寄心目自進在瞻絕江而北有如言游道南是
囑劉子遺書人譜學言其于聖道先河祭川在瞻習之
得意忘詮日邁月征如遵路然亦有狂禪肆其瞽說金
溪建安竝加謗譎在瞻疑之雲斂霧釋斥若土苴視猶
鬼蜮崔嵬百尺雲在之樓元龍故墅過者凝眸在瞻假
館歲凡三周高吟苦思寒暑不休近世所攻時文活套
四子訓詁專經指要父以是期師以是教舍是之餘博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學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寡效在瞻不爾動曰古人羣經講席執卷逡巡旁及
諸家唐宋明文下筆纒纒時稱軼羣母聞色喜謂翁有
子翁曰余志勿讓永矢朝朝夕汝上下百里童子尺書
有誠無已翁從閩外母主中閨晝理征袍夜緝書帷九
熊和藥并寄兒齋佐之清苦以慰翁懷胡爲九月風高
霜冷萱叢不芳粧臺遽局偕老夙期中途分騁望子學
成心焉耿耿某等久通友籍未遂登堂或居郡下或滯
他邦後先聞訃盡焉同傷心在瞻心寓此哀章嗚呼死
兮本歸生兮本寄異鄉故土達人等睇有子才優寧翁

撫季母如恒化可以破涕

鄭禹梅制義序

吾師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東也甬之士從而游者數十人講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來未經表暴之文百餘家手爲批畫以授之吾黨而其間鄭子禹梅習之最敏嗟乎余輩何人輒敢哆口言理學哆口言詩古文但以人生宇宙既覲然自號讀書則其所當誦習必不止時文一帙說約衷旨數卷而止而又無識等輩粗涉大全小注一二行便欲高談性命偶記伊雒弟子一二氏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便欲遠附支流聖路榛蕪殆將無日用是請之先生以求證其旨乃望洋茫然方猶河伯之不見水端雖欲下筆爲文章而理不勝者氣不充徒相與三復遺編有志焉而未逮也不意悠悠之口遂以余輩欲立異同笑訕沓興有爲余輩惜者曰凡人之爲理學爲詩文者類不利于場屋諸子信多才亦何樂而爲此其與余輩仇者則曰豈惟不利于場屋行將寒餓之莫救起趨以終其身正復不足恤也雖吾黨之素稱傑然者往往因而疑之余嘗謂禹梅即使吾輩無志于此正未必遂躐科舉

遂脫饑窮然而目不識歐曾爲何物耳不聞性理爲何

語白首揣摩褻然一老生而止此其所得不知較今日何似禹梅知我未嘗不首肯余言也今歲三月余歸自豫章禹梅方與陳子夔獻讀書張氏別業遂攜書就之其時去闈期已不數月士方息影收聲鍵戶爲制舉文字禹梅則發黃晉卿莊定山唐荆川楊鏡川之文其讀之神解意遇以常情論之意必艱澀枯奧無當于今日制科之業也而每奏一義余與夔獻未嘗不歎其奇而服其捷于是禹梅果以制義售矣吾知惜禹梅者固不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敢信其言仇禹梅者亦遂將捫其舌不皆謂理學詩文無妨于場屋而禹梅之寒餓其自是可以獲免于吾觀禹梅方攻苦茹澹力追古人寧復志爲苟得以自同于流俗則其寒餓之得免與否固非愚所能知而有志讀書者於此可確然以自信也始禹梅不欲以其橐問世而余叔充宗與范子國雯亦竝沮之旣而徇坊人之請馳書索序于余余曰是亦讀書明道者之一助也爰書此以引其端

送周公慎歸吳門遷居序

今天下孰不可與言文哉三尺童子奉庸師愚父兄之教熟時文活套數十首挾四子一經講章各一編每遇私試輒指以鄙劣之解命以浮軟之詞以如題爲工繳不觸口爲入神始之稍有才識者猶出入常調之外經庸師愚父兄之點竄日削月削盡易其童時肺腸非鄙劣浮軟不復下筆一日出以示人宗族誇之里黨效之甚至司文衡者亦從而收之世之無識者徒見其可以恣取捷得以爲金針祕藏之果在於是也夫孰知此宗族里黨司文衡者皆其庸師愚父兄之所浸灌而出乎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嘗憂焉思得一心明識高破除邊幅之痕離脫訓詁之習以無法爲法者而抱質寡昧不能任意爲之徒以言之無聽倡之無和常有獨力難支之懼嗚呼今天下孰可與言文哉先友黃澤望先生嘗謂吏治不屬有司禪理不屬和尚時文不屬秀才誠非虛語也辛亥五月余辱知于都督李公俾誨其兩子以文始獲交周子公慎周子爲人行安而節和接物無忤與之言古今之事亶亶終日不厭也其爲文一洗近今之習蓋不染於庸師愚父兄之教而能破除邊幅離脫訓詁者余與之處

三年矣而今年爲更親余書室居府西偏周子居東偏相去三百餘武月相聚爲文者六每日出發二題未午周子已脫槩而嬉余尙呶呶几視間不日昃不能止也有時簿書酬答盈其前者數尺周子俄頃檢閱輕重高下分別以授侍人便伸紙拈題略無煩擾之意余一事無所關營營終日當其思之未得未嘗不神搖而氣阻也周子又善飲酒能多而不亂彈箏度曲宛轉席間雅有晉人風致余則銜杯引滿不及十三四行輒頽然其際矣班史載陳遵張竦博學贍文辭俱以列侯居長安而操行各異遵嘗謂竦足下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我而效子益病矣余嘗誦此言以周子況遵以竦自況周子笑而頷之以爲他日安得鉅筆如孟堅爲吾兩人合傳也嗟乎以周子之高才遠識曠襟偉度猶淹名太學頓躓不得一第坐視庸師愚父兄所教紆青被紫前後相望以去顧獨受辟書違邑養遠適蛟海之上從事於羽檄戎馬之間則余之困塞無聊又寧足悲乎然少陵有言文章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小技於道未爲尊都督公控制十一州軍旅芻糧周子皆與其籌畫而終歲不輕赴一宴不妄受一錢敝衣蔬食不改儒生之舊余賦性伉率橫口論議往往爲人所憎愕周子獨容而取之酒闌文罷罄吐靡所不至蓋自定交以來未有一語之不相契合者然則余之不逮周子又不獨在文章矣癸丑九月周子暫歸吳門以塵市之喧將遷於上津新居期余以一月之別爰書此爲贈周子其懸諸齋壁使世世子孫知吾兩人情好之篤且以得爲文之法焉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寶刀賦

歲紀重光序當中夏虎帳柝停鱣堂讀罷暗夕陽之在山快清風之入厦萬子方揜關獨坐都督李公太學周子相與款中庭而索話焉於是石欄竝倚茗椀再行揮晉人之塵尾卻唐代之歌聲論立身之大節惟報國以精誠爰有寶刀掣電其名出而其賞對之若驚恍吳門之匹練疑王屋之流星易水之白虹如在蜀山之積雪豈傾怪朗然而星漢倏風雨以交零乃絃歌之斗室亦霆擊與雷轟不然胡爲其飛空之爍爍而耀目之瑩瑩

者乎萬子肅揖而前曰噫我知之矣昔有仲謀劍名紫電歷世千年今茲再見余嘗溯公之事蹟蓋若與仲謀而合撰何以言之始公之開府維揚暨今者提戈兩浙非皆仲謀所牧之封疆乎始之使江防無夜犬之鳴今之俾海濱絕妖魎之舞非仲謀之北顧則老瞞奪氣西望則蜀漢斂兵者乎然而被服儒雅敦說詩書公之於仲謀固嘗過之而有餘也又何斯劍之稱號而不得與之相符周子曰子之說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一者矣子不聞江南秉鉞等曹彬之不戮一人關內停車同鄧禹之日降千數者非公之父耶又不聞定漁陽而收富平追大勳于耿弇撫百蠻而寧三楚比偉伐於士行者非公之兄耶公方受兵法於家庭答君恩以一劍而豈徒坐擁貔貅以自適其清宴故當其弱齡侍衛則出入禁闈以此刀聯一體之歡及其壯歲總戎則馳驟疆場以此刀寄九伐之權此固一生忠孝之所凝非若治金範鐵以資夫擊刺之能者也萬子於是竦然而退曰吾乃知此刀之重蓋猶衛公之帶而鄭公之笏也愚雖不文敢失其實爰記所聞以當珥筆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真觀免租碑記

仙釋之廬徧於域中而屢代明君賢相未嘗遏其興作者非縱之也生人之情好日滋慾攻利誘雖國法無如之何而有人焉以清靜寂滅之道提唱其間或亦可挽什一於千百則不得不就闖闖之中聽聚徒以倡其說夫既藉彼之說以補吾治之所不及而復使營營終日供賦給公其有不陽趨陰背輟所務以逐於生業者幾人乎此宇內寺觀之址自昔每多優復者所以為二氏亦所以為斯民也崑山清真觀在宋以前為放生池乾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初方士翟守真過其地見有蛇蟠龜伏之勢首建真武殿繼以玉皇閣而三清太乙諸宇環列焉七年御書立額賜觀基二十餘畝復其租迄明洪武二十四年清釐天下田畝觀基除籍如舊嘉靖中始命起科諸羽士遂有賦役之擾彼時當國者因其君嗣人之統方日夜導以自私自利之說無怪乎上行下效寸寸而稅之無復有所留餘以為方外者地也本朝康熙十七年巡撫慕公憫三吳賦役至重令所屬州縣清丈圩畝以甦影託之累而邑令曾君實董其役邑之好善者某某因稽

核城中寺觀其為畝若干條列始初賜復之弘施及季

世增租之弊政白之令而上於公清真觀之數十畝與焉任持某復從而申理其說公乃慨然允復厥初立取稅籍釐正之觀中百年莫挽之害始得甦息公可謂知所務矣嗟乎三神山在海中隨風上下可望不可至秦皇帝以尺寸所割之天下猶不靳使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生人日用之物無不備具以求之今以域中之臺觀稍似其處者顧不屑銖黍之錮而必於取盈古今何不相及乎公之毅然命除其租亦以體朝廷之德意而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務存其教也余寓居去觀甚近鐘磬之聲相聞他日得遠從疏傅近侶賀丞方將就方外有道之士求所為清靜寂滅者以滌其夙昔之煩囂焉游行至吳或得重來是觀則公之舉不第有裨於諸羽士而行且及余矣邑例凡賜復者舊名公占余病其不雅馴故因某之請直書免租以列之於碑

育嬰會置田疏

蓋聞牛猶舐犢虎且顧彪鳴鳩以在桑而致其均平鷺雀雖處堂而極夫娛樂相彼鳥矣咸自愛其所生矧伊

人兮乃至棄其所出惟茲忍心之一啟遂致薄俗之相
乘爭訟日繁等父兄於萍梗兵戎益起視君長爲仇讎
原其始皆迫于饑寒塞其流在予之衣食故吳郡育嬰
之曠舉實我友維世之殷懷自此隘巷陋中不睹棄兒
之泣空桑陌上惟聞流水之聲顧地屬通都趙氏之遺
孤非一而乳當三歲丙相之雇直奚窮向善者實繁有
徒好施者恐難爲繼或宦游遠道慮鴻便之無從且行
賈他方苦鞭長之莫及必圖一勞永逸之計始免有初
鮮終之譏用是博咨而廣詢謂宜釀金而置產在昔壽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常平之奏曾發公帑以備饑荒嗣後元晦社倉之條
亦斂私橐以謀存貯彼天災之流行莫定猶預爲賑恤
之方況稚子之飲歡有常當早規取給之策所願同心
善士慷慨樂輸慕義宰官踴躍從事務俾一易再易履
阡陌而雲連幸致斯倉斯箱穫稻梁以櫛比義田之莊
尙在可追文正遺踪胎養之粟不殞復睹孝章善政但
使廩多餘粟何憂野有棄兒况乎厚意所風將共敦孝
慈之俗義聲攸被且竝生仁愛之心此可見爲德之有
鄰抑以徵牖民之孔易良規聿著盛事永傳謹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代文學上人

黃金布地祇園肇建于西方白馬馱經梵寺聿興于中
土始借鴻臚之署繼煩將作之營其在六朝峙名藍者八
千餘所洎乎唐代披緇衲者十萬餘人畫棟丹楹要不
由於天降飯鐘粥鼓夫豈出於鬼輸念我葦山巨稱福
地三佛著誕生之異名擅寰中四窗擅山水之奇勝甲
天下所在有旃檀之集是處多參講之流惟茲海會一
區實當鄧西孔道自梅峯卓錫經始宋時暨中峯掛瓢
修治元世前拱趙王孫之墓石骨與石馬偕存后倚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政之墳好聲因華表更著鄭平章當國常頒戒牒千
章吳丞相握江遂枕腴田萬畝三百年之內迭廢迭
興二十葉以來旋傾旋復迨本朝鼎興之日賴陳氏聿
新之功法席崢嶸三十載克安龍象齋廚修潔千萬眾
曾給饗殮值今一世之方週迺邁大師之來泣派由臨
濟得見性成佛之真傳法受冰懷積搬柴運米之苦行
謂圖基於未毀爲力不勞而聚少以成多致功罔覺所
望檀那之普施得成金碧之巨觀斗粟寸絲俱爲善果
一椽片瓦皆見良緣自此兩峯之法乳如新快靚雨花

璀璨諸佛之金城永固共看貝葉稜層矣

重校資治通鑑序

立齋先生廬居無事得陽羨路氏資治通鑑版校而補之存為塾中讀本校既竟門人萬言請曰吾師頻歲之勤惡得無一言以先之先生曰余何言乎司馬公此書其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亂得失之故亦既甚詳且悉矣余何言乎顧聞昔人有云讀通鑑者須用一番記其人名更一番晰其地理此識記之法也每遇一事既備其始終條理而核之復取袁機仲紀事本末以相印

管鄆文鈔內編卷一

至三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證庶免脫漏之患此貫申之法也又於某時遇某事某人處某事既已得其緣起不當即為究竟姑揜卷靜思設使我遇其時當其任應作何等措置若何而成若何而敗先有定見於中然後以古人之行事合之則其所得與口耳誦說者必有異此練事之法也但上智絕少中材頗多縱使篤志好學而歷時既久每思遺忘又必如司馬公稽古錄黃東發歷史紀要等書每人每事擇其關要筆而錄之隨地隨時皆可緝閱振綱挈領寓目了然此又備忘之法也昔温公通鑑既成當時惟王勝

之曾起訖細閱一過他人讀未數卷已昏昏厭倦舍去

吾以為是皆讀之無術以至此使得吾數法將有朝斯

夕斯寢食於斯而莫之教者又何人不可為勝之而顧

以是貽司馬公差平然通鑑之所紀惟治亂而治亂之

所由惟人才他不具論即以漢晉隋唐一統者言之蕭

張見用赤社斯興王謝秉成典午勿墜以至蘇高贊謀

議於開皇之世房魏效仁義於貞觀之朝莫不倚畀元

臣恢弘盛業比其後也五侯十常侍之輩塗炭兩京王

國寶司馬元顯之儔破壞江左楊素之與裴矩其操術

管鄆文鈔內編卷一

至三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殊而逢君之惡則一李林甫之與田令孜其流品異而誤國之罪則同讀史至此固未有不歎息痛恨於其人者也吾黨誦法聖人抗言王道其于數千年中人品之賢否尤必加意致詳勸戒既明取舍一定庶幾坐而言起而行不失為善讀温公通鑑者哉言對曰吾師標舉讀史諸法詳盡無遺是即可以為序矣承命取金氏王氏所編綴於前後而書其言於首簡

何伯輝小傳

何連城字伯輝松江上海人也世以詩書昌其家君少

不樂爲舉子業塾師督課之往往棄去顧好誦黃帝岐伯書弱冠遂以醫名所至人爭延致之君扁舟布袍鬚髯灑然左倚書卷右列藥囊接人不喜作寒暄款熟語有求治者問切而外輒與藥令去貴與賤無二視焉嘗爲諸症丸散以施人乞之卽與不責一錢或詢其藥品君笑曰人有不一之病吾自有至一之藥子第求其效可也何問爲得其藥者頗多奇中而尤長于治目一日過崑山徐藝初之長子似患目眚已數月淚濡背合諸醫治之百方不效客謂藝初曰頃有髯醫從雲間來聆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言似有異子盍迎而試之藝初如指以請君睇視意曰公子之症以積溼壅脾清氣不上因母胎子遂致斯患法當治脾卽得平復矣傍有難之者曰聞之目系于肝肝病斯目病子以理脾爲說得無稍偏乎君曰未也吾且將計日而效于時邑中諸醫大譟至期俱造藝初所候視以爲不效則可哄堂揶揄之也倣晨起方附衣驚謂乳媪曰吾在黑暗中數月今何忽睹天明耶媪試以他物則皆辨一門傳呼謹然諸醫始歎詫而走蓋倣之瞳與珠本無所害而病在于脾目上下脾皆屬脾向

所用疏肝之劑非經藥之正徒使土濕久鬱而兩脾益閉君惟認症之真故期以七日而果愈也然君善治目而自苦于目睫垂眵細似乎昏眊者然或問之曰子胡不自治乎君曰吾年逾六十何以治爲且吾治人之目可使之辨黑白而別是非不治吾目睹人之營營攘攘逐于利而莫知止也識者知其有所蘊云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之于何君獨深信不疑卒收其效焉則惟其愛子之誠且迫也嗟嗟逐末之民安得如藝初者而一與之語哉

陳十園六十壽序

自余客崑山卽得與陳子十園游戊午夏復來陳子方適豫州時正其六十誕辰也比返則已仲冬其配徐夫人亦屆六旬子斑娛舉雙壽之觴崑之親朋皆相率前爲壽余雖交未久視陳子每有心託我亦將操文以獻而難于措辭蓋近世祝嘏之言每以依迴諛佞爲工恐

其任乎我則戾於陳子而合乎陳子又未必適乎我也於是姑過而相揖陳子曰子無以我生日爲言我受弔不受賀也余曰何以言之陳子曰子寧不知耶人之處世猶赴宴然使其宴而太牢九個清酒百壺樂奏鈞天客皆廣平則我與子固樂窮日夜之歡而不厭也今有是乎其肴核則雜以草具也其觴酌則取諸醋甕也其優伶則皆烏言而夷面也其賓友則多屠僧而販夫也吾亦何所戀於此席而子令我酣宴不去乎又曰世俗每以閏歲爲終具吾與室人皆六十而適當小閏將求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至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美櫃而沐之并吾二婢子爲四具焉室人曰如俗忌之爲奇不爲雙何吾謂是何難當更買一婢而成五則何所嫌也余聞之大笑曰是真可以有言矣夫陳子之憤世而不欲久居也猶爲崇志節尙退讓行古之道云爾

天下何者復能循古道哉居官者不問其君之用否而惟以得位爲榮干澤者不問其主之喜怒而惟以求賄爲事客授者不問其禮之厚薄而惟以得館爲樂卽飲酒者不問其席之誠僞而惟以與酌爲歡舉今之世豈復有一人知志節退讓者況生死大事子奚獨斤斤於

此亦既以赴宴爲譬余請子泛其杯酒鞭其樂人罵其坐客直斥其無下箸之處據案拍几叫呶不去必求爲平原十日之飲嗣宗六十日之醉而後已彼造物者無以耐子自將出其清歌佳釀以徐慰子之渴飢亦何爲當嘈雜紛拏時遽欲言去耶吾聞遠行者未買舟而先束裝卽羈絆不得行子之美櫃固適無何有之鄉之裝也顧乃先束之且并一夫人兩側室而其束之其故欲違禁蹈忌以使之皆不得行也亦已審矣方欲更買一婢以合於奇數而束裝子仁人也寧肯以六十老人妄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至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誤一少婦者殆將使之奉卮區調竿瑟以俟夫清歌之發佳釀之傾而快然自適也則子又明示我以不欲去之情而胡謾我爲於是陳子忻然命爵曰吾請獨受子賀如子言固當以今日爲赴宴之始乎

盛仲山六十壽序

丁巳

震川先生之壽陸思軒有云吳俗爲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文故文不必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余謂不然文章在世原非以供庸夫俗目之稱賞要使曠代絕識清流佳士泊

然與吾文相遭正不知我爲何人人落何許而心開神
旺意接情移有得於筆墨字句之外者而後可以爲文
也故微之不辨村校之訛之渙心識旗亭之唱而歐陽
子之序廖氏集亦以有待於後不汲汲今世爲言然則
震川特深慨乎潦倒而言之士爲文固當以知言者爲
鵠不可徒求免于悠悠羣飲之人也究竟震川他日賴
有壁間之文見賞文長展轉以得當于禮闈雖其所重
不在一第而吾黨寧可漫然以文字應人乎丁巳讀書
玉峯盛子玉臣以其父仲山翁六十序見屬玉臣固習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乎震川之言者其以余爲橫目二足之徒而概以命
之乎抑將別有所取而誤及于余也余困頓舉業不得
肆力於文詞平居自量無論不敢作古人堂奧之想卽
欲稍窺其藩籬猶茫乎未知所嚮海濤僻處妄承親友
之責遂以充祝嘏封兆之用其實毫無所發明也今也
游震川之鄉得與其門人子姓上下其議論正如河伯
東行方旋面而作望洋之歎區區涇流兩涘久矣自愧
其拘墟也而尙敢以有言耶吾聞仲山翁自幼恬澹不
樂仕進孝親慈子友其兄珍示白首無間言所居茅屋

數楹名花按節修竹插天日惟啜茗攤書爇香禮佛而
已暇則臨摹四體點染六法好事者持去輒相與寶之
翁殆可稱靜而好潔者歟世趨日下相習爲諭諭訛訛
之態凡官爵貨利所在雖泥塗腥穢不擇地而蹈之其
害中於人心有挽河決海莫可洗滌之勢於是啟齒落
筆卽有庸思庸句會萃其間父勉乎子師授諸弟今之
爲文章者皆是物也仲山翁清修粹德固已盡闢時下
之熟徑而日奉其身爲文士膏肓之砭矣余方挹取之
不少暇更以何說佐翁百歲觴哉願玉臣殷殷之請先
以醇叔申之雲章雖鄙陋何敢固讓姑舉學文之意答
之俟數十年後學于玉峯旣久得于震川者已深當翁
杖朝問室時徐爲釐祝之詞以獻未晚也

朱天木壽序

往歲戊申己酉家大人設教于桃源書院桃源書院者
宋慶曆中王說先生所講學處也王氏聚族而居迄今
六七百年煙火凡千餘家隔河有朱氏者亦不下數百
家衡宇相望世爲婚姻有古朱陳之風焉時從家大人
受業者王氏子弟居十之七朱氏子弟居一之三而朱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翁天木之子予先實在其中余客游袁筠歸間過書院
起居家大人予先邀余歸其家設雞黍具賓主之禮朱
翁長身多髯方巾布袍攜其幼子出而肅客飄然若神
仙中人後家大人去設教他所余亦浮沈世路與朱翁
絕不相聞今歲余自京邸歸見有朱子文開者來從家
大人講業于荒莊之上詢之則予先之弟天木翁向所
攜之幼子也頎然玉立質而有文蓋去予先款余時九
年于茲問朱翁已將拜六十矣近世父兄師友之教惟
以時藝速化爲工謂經史古文之書可以束而不觀而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大人立教之法務使之研窮乎經旨綜核乎史要沈
酣乎古文諸家之言而後發爲藝詞可望其聲實之俱
茂焉然一時場屋虛聲之士從之者如水赴壑而吾父
子書笈所至講坐殊落落然朱翁顧好頽侯芭嗜同屈
到始而命其長子繼而命其仲子殷勤受學歷久不渝
此其所見有大過人者天道雖遠正學必昌吾知狂飈
既息之後世之所尙斷乎在此不在彼也史遷有言物
賤極則反貴然則朱翁之課其子固爲趨時之勝算逢
年之善物乎獨是余也萍踪浪跡倏北倏南不得晨昏

家大人之側且以肆力墳典竟其所學而予先兄弟乃
能耕田讀書優游侍養以娛尊人之老揆之余心良足
深媿故因陳子士寧之請聊書一言以佐翁壽觴兼志
吾羨慕之情焉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余子遜庵輯其父吳野先生所選歷科程墨既成介潘
子次耕以問序於予予緝閱終卷不禁喟然曰嗟乎余
子亦知尊先生所以爲選之意乎夫古之以時文進者
其用功固不專於時文也必將萃六經羣史諸子百家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書爲之探其本原別其流派窮極其名數象物之異
同含英咀華伐毛易髓然後發爲文章以自列於科目
而其間立心正大之士復能以其誦讀之所得措之於
班朝治官而爲良有司爲名諫議爲賢公卿者皆於是
乎出其或有偏頗回適精其術而反用之者必不免凶
於而家害於而國焉然則士當程試既得之後其施爲
次第又不繫乎時文矣而世之昧者方謂有明一代之
魁人碩士莫不由時文以進舍是之外無可以享大名
顯當世者於是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日取程試偶合之

作沾沾焉口誦心維繩趨而尺步之凡古聖賢人著作之所遺皆塵封蠹積皮置不觀遂至前不知有古後不知有今馬牛其襟裾而欲以勦皇王之大業宜其出而用世惟知弊國股民以自私也可不謂大愚乎然而國家取士既以此爲程度士之欲有爲於世者非此無以自見故雖高才絕學不得不屈首而爲之譬諸陸行之馬水行之舟其行者人也而得如其意以達者馬與舟也涉遠者不可以既達而忘馬與舟之勞決科者亦不得以既遇而廢時文之學此吳野先生程墨一選所以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三百年來人士留斯鴻跡也予獨於茲有感焉明初之文淳而簡中葉之文昌而博季世之文圓密而浮麗其間升降雖不一途而大要不越此數者夫至於圓密浮麗而時文之弊極矣是以嘉隆以前君子小人未始不相爲起伏然猶無心於樹敵也故當國事糾紛之會有從而傾之者卽有從而正之者迨定陵末造其小人固營私植黨以自便其所圖而君子亦往往執而不化始而國本繼而三案終而疆場一勝一負互爲排抑喧豨未定而國命已隨之矣則夫士子心聲之所發卽爲

斯世氣運之所關而學無根據者其貽禍爲不淺也後之讀是編者其亦知所戒也夫其亦尙知所法也夫

上總督李公書

今之轄地千里統兵數萬人舉境內文武官吏皆其所屬每日晨衙鼓吹三作盛服坐中堂傳呼啟門發文書數十通其收文亦如之屬吏之請事者鞠躬屏息而入逡巡以次致詞爲之畫可否示意嚮揮之使退有大事則鳴騶至公所與諸大僚商略以行謂之會議不然復鼓吹三作而入與其賓友陳觴列優以嬉每遇節序或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空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壽日卽戒門下屬吏以饋獻至厚則納之其不及額輒斥去弗視而他日之黜陟卽據以定其高下如是者非督撫乎以如是之督撫而閣下在其間言甚爲閣下惜也然以千里之地數萬之兵與境內文武官吏皆屬于一人而惟是收發文書接對僚屬錙銖于饋獻之多寡已焉以如是之督撫而有閣下在其間言甚爲朝廷幸也夫閣下自甲寅以來貫甲冑冒矢石據危城之中與賊相撐拒幾及三年閣下之身亦殆矣峙芻糧繕器械皆倚辦于杭州千里外而伺敵間隙張機設謀以乘之

曾不得一夕安枕閣下之心亦苦矣卒能摧堅落鉅使賊不得過須江一步溯河西財賦之地賴以無虞閩人計盡力窮竟受約束閣下之勳又何其偉歟而侍衛稀簡追羊太傅之風供御儉素著李將軍之節無論吏之以例饋者畏縮不敢前即施恩于人亦不望報嘗見一縣令德閣下特薦貧不能具禮且知閣下不受禮手太平御覽文獻通考二書以獻閣下却之曰薦賢為國何用書哉即其他可知矣閣下之守又何其廉歟然而一品之秩雖崇三師之寵莫賁視嚴疆初任與中土坐鎮諸公反邈不相及凡我浙土之大夫士庶莫不扼腕歎望以為閣下勞苦功高如此而頒賞獨後于人閣下得無喟然思去而使吾此僑之民亦徬徨無所依也愚獨以為不然天下固有以賞為賞者亦有以不賞為賞者今巖疆之上方圖進取非先賞無以勸之而中土大吏能精於心計以佐軍與其進律也固當然使閣下遂與之同科人將謂朝廷之禮秩勞臣固漫無所分別也故且薄為賚錫以俟西南之底定而策勳胙土焉閣下寧不知天子之深意而遽以功大賞薄為嫌乎使閣下而

管子內編卷一

空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嫌於此則與錙銖饋獻之多寡者亦無以辨而謂閣下為之耶獨是閣下之得乎經史者熟閱于事理者深自漢末三分以來如東晉如六朝如五代東西龍戰南北虎爭無日不尋于干戈亦未有設科置例盡一切苟且取盈之法靡不舉而行之者今一逆臣妄逞其凶暴乃聚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謀之五年待其自斃而後稍得伸吾尺寸焉豈可謂謀國之有術歟夫前事既不可追而事後之圖所宜亟講閣下必有預定于中者言等事外者既不敢言彼錙銖饋獻之多寡者又不能言而清操偉伐老成見事如閣下者更以非其職而不欲言將使繞朝笑人以寂寂而謂我大清之無一人也故為今之計無寧使言之而不用必不可默之而并無其言閣下其有意於斯耶近世上交之詞一以諂諛為事未有能直陳其意者閣下非好諛之人言亦非獻諛之士遂不敢因仍流俗而以古道自處閣下倘能不齎過之則士風丕變又未必不在言之一言矣

管子內編卷一

空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嘗觀夫子之繫易於坤卦彖詞既贊之曰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而六三爻詞又贊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引而伸之妻之代夫有終臣之代君有終亦並有順承時行之義自經學不明世教日失求其克修代終之職者蓋鮮而閨門之內爲尤甚乃今於無錫顧宜人之狀得其順承有終者數端焉宜人華姓系出南齊孝子父某母嚴氏宜人年十七歸于封公封公事親孝待兄弟友律已清儉處親戚鄉黨有恩意教子最嚴宜人與之齊垂五十年一一能如其意以出之當于歸之日封公之父念田翁方主家政整

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卷一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肅有準則子婦非歲時承祭不得妄御羅綺饋食賓筵品物少不中度正色叱之無所假宜人資送甚盛入門卽善體阿翁意盡屏嫁衣椎髻布裙與諸娣從事遇享祀宴會之日雞鳴而起兢兢惟恐失墜每食上必使女奴伺翁顏色色喜乃敢卽安是其佐子職之修而代有終矣念田翁篤於同氣諸女弟久出閨節物饋遺之外猶時其有無以左右之宜人甞勉待命有所呼取應聲出無後時其有貧乏者迎歸視養衣服禮秩不敢甚亞於翁也封公之於姊妹也亦然宜人帥其初不稍變

刑于所漸更能自厚其同產周氏妹死不克葬宜人界之費其孤盡諸酒食再界之再盡宜人卒與其弟自葬之是其敦孔懷之好而代有終矣封公儉於口體勤於治家自得宜人一切米鹽瑣屑之事宜人皆躬爲簡括不復以關封公以故得恣意絃誦上下千古成其博洽之名晚歲以琴自娛客至四壁嚶吟宜人輒具肴核出酒茗以佐歡窮日夜不厭而自奉獨約每飯不過腐菜一器至身先操作晝夜紡績靡休則雖既貴之後猶不專諉諸婢妾也是其勵儉素之風而代有終矣從娣談

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卷一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衣食不給月必數過宜人禮待有加不以煩復少懈且語諸子婦曰是其貴盛時固勝汝家遠甚人生興替何常爾曹慎毋以驕致慢也姪貞女早孤不嫁矢志空門宜人撫若己出歲供其常餼不更有無告之嗟妹之夫孫廩兮幼失怙館諸家教之學旣成而後與婚消妹氏早世復撫兩幼甥如其父今皆能屬文有時名是其廣慈惠之德而代有終矣宜人有是四德固宜淑譽發聞翟衣被體上邀綸綍之光再享大郡之養子子孫孫蟬聯鵲起其弗祿之盛有加無已也彼世之託乎從夫從

子而罔或自樹於閭閻之中者其亦知以宜人為法歟
余與袁州有同籍之雅適應召入都舟過惠山袁州搏
穎請表其墓遂據實備書之封公諱某子五人長岱即袁
州次密次忞次崐王子舉人次嶽太學生其生卒歲月
與子孫婚嫁之詳具於諸石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卷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清鄞縣萬言貞一撰

北郊配位議

本朝稽古定制以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
北郊俱奉太祖太宗世祖三聖為配其配位之次南郊
太祖居西嚮第一位太宗居東嚮第一位世祖居西嚮
第二位而北郊亦如之太常徐元珙謂配位當一以正
位為準昊天之位南嚮則東為左而西為右三聖之配
位自無可疑地祇之位既北嚮矣而配位仍視南郊為
之序則由地祇視之是太祖居右而太宗反居左揆之
人情似為未安今當制作明備之時亟宜釐正以垂萬
世爰密疏請之皇上慎重大典下內閣翰林院諸臣考
古禮文斟酌以求至當臣某謹按自漢迄明其間天地
之祭分合不一大抵合祭者固以地從天而壇皆南嚮
即分祭者亦以地視天而壇仍南嚮求其祀地之壇北
郊北嚮如今制之得者惟宋之政和徽宗政和四年親
祭地祇于方澤以
藝祖配地祇位北暨明嘉靖以後耳
世宗嘉靖九年分
嚮太祖位東嚮皆以太祖配北郊地
祇北嚮太祖西嚮嘗考鄭康成之言禮記周禮以方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卷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丘泰折社皆為祀地之所而郊特性篇社與郊對舉尤為明悉其言社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其言郊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北於南郊就陽位也蓋言南郊之祭天為就陽則北郊之祭地為就陰可知言南嚮以祭地為答陰則北嚮以祭天為答陽可知古人互見之文往往如此奈何自政和乃發之嘉靖以後得大正其制至本朝始監觀盡善乎則地祇之當居北嚮此不煩再議者也至於配位則兩漢魏晉及南北朝多以太祖配天太祖之后配地迨

舊唐書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之中葉始以神堯太宗高宗並配郊壇而宋之藝祖太宗真宗即因之論者以唐高宗真未有配天之德於此不能無疵必如我太祖太宗世祖之肇造寰區功德魏煥斯足以當之而允協焉則三聖之並居配位亦不煩再議者也獨是配位之次就今日地壇而論則如元珙之說臣誠不能以無疑以古之合祭者言之漢元始五年天地皆南嚮高帝高后皆西嚮宋皇祐二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真宗皆西嚮紹興十三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皆西嚮明建文時奉太祖配天地于太祀

殿西嚮永樂中如之洪熙後益以太宗皆西嚮夫合地于天而正位南嚮配位西嚮則今地祇之正位北嚮者配位不當隨之東嚮乎以古之分祭者言之漢光武中元元年地祇位南嚮高后位西嚮此薄太后唐開元二十一年地祇南嚮神堯西嚮金大定十一年地祇南嚮太祖西嚮夫分地于天而正位南嚮配位亦西嚮則今地祇之正位北嚮者配位不又當隨之東嚮乎或者以宗廟有昭穆之位故郊壇配位緣之以與國初北郊之制坐太祖于東而坐太宗于西此其顯證也然臣考禮經昭穆之謂由廟中祫享太祖正東嚮之位三昭位北而嚮南取昭明之義故為昭三穆位南而嚮北取幽穆之義故為穆後以太祖之廟南嚮居中遂以其子孫之廟在左者目為昭在右者目為穆耳則是昭穆止可以左右言不可以東西言也今南郊之位天南嚮而太祖配其左居東太宗配其右居西則北郊之位地北嚮而太祖自應配其左居西太宗自應配其右居東矣顧乃左右互易如此則改而正之寧可以且夕緩乎但質之宋明之世其並配方位之可據者僅有藝祖太宗真宗並西

舊唐書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嚮之文而絕無昭穆分配之典此蓋以祖宗之于天地
皆有為主之義而不可同於廟中之昭穆將以為子孫
承祭之序者也皇上倘毅然斷之奉太祖配位居太宗
之南更奉世祖配位居太宗之北則適合乎隨地而左
之義若以明世地祇北嚮而太祖配位仍西嚮則禮法
後王即並奉三聖于地右亦無乎不可要之如前此太
祖位地右而太宗位地左則確然非禮之正也而推之
嶽鎮陵山海濱之從祀其下者其沿失亦可以是衡之

矣今北郊從祀列五嶽于右而承陵之啟運山福陵之天柱山及四海次之列五鎮于左而昭陵之隆業山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孝陵之昌瑞山及四瀆次之是承陵山反遜于昭陵山肅陵山反遜于孝陵山也時有聞臣之
說者作而曰然則南郊之配位亦何妨並奉三聖于昊
天之左乎此又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已謹議

擬祭啟聖公文

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瓊偉勇力聞於魯國皆道德所發
皇政事著於鄰邦悉文章所根柢篤生聖子代為帝師
寰宇崇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
傳茲值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世澤孰非厚德燕
貽撫七十葉之孫曾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

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
慶之無疆牲醴式陳格歆非遠以先賢顏氏無繇曾氏
子皙孔氏伯魚孟氏公宜配

四配贊

復聖顏子

伊誰好學不惰特稱四勿是凜三月以貞筆瓢陋巷墮
體黜明樂處斯在尋者其興

宗聖曾子

孝先百行曾得其傳明新止善忠恕達天省身無疚養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志斯全孜孜易簣猶見冰淵

述聖子思子

一堂師弟參以聞孫思誠之學獨扶天根位育其究戒
懼其門已百已千途轍可援

亞聖孟子

羞道桓文特崇仁義遊梁適齊放淫距詖承彼三聖陳
以二帝厥有本原知言養氣

十哲贊

閔子子騫

出蒹葭中被洙泗教內勵孝行外陳王道蘆絮猶溫旃
裘非耀抗志強家蕭然高蹈

冉子伯牛

嗟哉伯牛危言正行小物欲謹聖猶取鏡惡疾奚傷令
名莫竟自牖之言千古同聽

冉子仲弓

見賓承祭求仁之樞居敬行簡臨民所趨斯旨既立入
道有途誰謂主敬發於後儒

宰子子我

維德有言古無二道自進斯人始易其教近類斯取徧
聞則躁不辯而待殆以身詔

端木子子貢

瑚璉之器不揜茅茨分庭歷聘宜廓其施學無可息治
不任機終焉至道一以貫之

冉子子有

世推以藝已遜其力從政何有見道而畫一自問行加
之鞭策日就月將其究則獲

仲子季路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具臣之器兼人之能不恥緼袍克悔琴聲祭禮一試蒲
政三稱志輕死亡正命結纒

言子子游

生於吳會仕於武城學道為教絃歌發聲正適以經得
士於行吾道之南賴啟榛荆

卜子子夏

蓬戶而居彈琴以詠與皆賢已戰能自勝論達精微勇
戢暴橫詩教之傳於今為盛

顓孫子子張

始雖干祿終克書紳崇德辨惑致譽安身庶幾近裏奚
止取仁不媿十哲進以斯人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朕昔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四百里而近戒
舟命涉實利轉輸迺者奉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
深厯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馱載所致曠日為勞
厥惟創興海運斯足拯我民生爰命近臣往蒞其事酌
揆倉粟運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遼海篙師櫂卒并
力一心波濤不興天日清皎祥飈送帆樂如馳甫三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卽達盛京振給所暨徧於窮部兵歡於伍民躍於途
俾此京輔之邦相與遂生樂業則惟爾海神有靈克相
朕以綏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國有常祀而非常之
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
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鑒茲悃忱益加祐助豈
惟余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將盛京世世軍民咸得
邀神貺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
永久焉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天直厚清德本支世世篤生令喆之姿麟趾之振振
常華之韡韡風雅所載歷有其徵如和碩簡親王再世
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媿已先王於順治丁酉歲嘗至
大悲寺見大殿彫剝不治捐祿修之諸佛像設並莊嚴
一新夫佛固人之所望以福田利益也然使其無可自
庇又安能以福利及人先王之爲此舉其意豈無所在
乎厥後奉命專征自金陵而豫章自豫章而臨桂所至
本仁行義寓惠於威使民喜其來而惜其去有繡裳赤
舄之美焉蓋皆本此事佛之心而推之也今嗣王克篤

其烈於殿之儀觀多所增新其所以祝聖祚下成先
志者不更弘且遠乎昔漢東平王言爲善最樂齊竟陵
王喜招名僧講論史皆紀而傳之某職在史館樂今王
之能以仁厚守藩服而溥福利於無窮也爰承令而爲
之記

寶積錄序

釋氏之有古德猶吾黨之有先儒也先儒以語錄闡聖
人之遺經古德亦以語錄演如來之奧義雖標旨樹訓
未必克殫乎開宗不傳之祕要之因源以致流由本以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末不可謂非其附支餘派也卽以先儒言之自兩漢
毛鄭賈服諸家專門講經之外其他儒林之著作往往
有與六經相爲出入而周程張朱而降如太極通書正
蒙東西銘全書語類等書尤爲指不勝屈卒未聞有人
焉舉先儒之議論以類相從而附之聖人之經之後者
迨唐之正義明之大全始薈萃諸家而折衷之識者猶
或致譏以爲正義興而漢儒之學始絕大全作而宋儒
之學亦亡蓋其書割截採取以務合於一人之見則漢
宋諸儒之名雖存而僅成爲孔穎達所見之漢儒楊榮

所見之宋儒固不若各存一編者其人之面目既全而精神畢露能使後人讀之如接其髣髴而承其指授也嗚呼以孔穎達楊榮之學之才而猶不免於斯弊況與二子邈不相及者耶故余謂輯先儒之語錄者但當汰其重複附會以期得其人之真輯古德之語錄者惟在去其影響支離以獨存其人之是固不必推而列諸聖人之書系諸如來之下然後爲泗水的傳靈山正脈也西蜀獻堂督公幼讀儒書長通佛乘紹天童之法席得弘覺之真傳常奉詔住持善果爲北方參學所宗歸而

管子文鈔內編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瓢一衲與苦身持力者無以異使進之儒者之林其學識所至可以追宗仲達方鶴勉仁無疑也乃觀其所撰宗門寶積錄一書簡當精核使宋末元明以來諸老之聲音笑貌宛然如睹固可爲儒門著書之則寧僅有功古德已耶余故因其請序而縷縷述之用表其不妄作之意且敬告吾黨焉

憲宗本紀贊

贊曰憲宗泣祚日久當國家閒暇之時使其修明典章克弘太祖太宗未竟之緒則明成化之治雖與唐之開

元宋之嘉祐比烈可也顧乃昵比羣奄宗信左道棄商輅於野而日與劉吉萬安者居中旨傳陞曾無虛日軍功論授不擇何人間或天明時露如錢能李孜省輩不難視其服命而未久即召復之恐後焉說者以爲有內寵以爲之主故凡事皆屈而從之信乎女禍之移人非中智以上之君固莫能自斷乎然考之實錄萬妃生於宣德庚戌長帝十有七年生人之情色衰即愛弛帝獨終身是嬖至以悼亡殞其生宮寢之中有非常理所可測者吁亦異矣

管子文鈔內編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宗本紀贊

贊曰孝宗繼成化之後力行善政積弛之習釐然一新觀其起王恕馬文升進徐溥劉健謝遷則任賢能勿貳矣斥真人法王妖僧術士遠劉吉萬安則去邪能勿疑矣卻遠方珍禽奇獸之獻非其不寶遠物乎罷召番僧亟出龐泮劉紳等於獄非其從諫弗拂乎封銀坑停工作止織造撤元夕燈火罷督盜器中官非其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乎以至輟大同之兵而師不黷武雪張斌之枉而獄無冤民崇節義理學而士庶嚮風拯立哈密

而要荒募義跡其行事惟竄鄒智李文祥寵張延齡鶴齡兄弟與不肯廢絕東廠爲未合平君人之度耳而論者乃以嗣皇淫戲歸咎於詒謀之不臧然則太康之逸豫滅德夏當以爲帝啟愆昭王之不強政治周當以爲成康累而皆不聞焉則豈非善人百年之難遇而勝殘去殺之治實由世運非關人事乎嗚呼明代守文之主前則宣宗後惟弘治洵哉不可及矣

神宗本紀贊

贊曰臣觀於明神宗而益有慨乎子輿氏之言也子輿

神宗本紀贊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氏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使神宗當張居正既亡之後好學親賢力行善政則春秋既富國運方昌其光隆之業雖漢之明章唐之憲武非難至者乃溺於燕安耽於衽席三征既捷侈然自以天下莫加焉先之以國本繼之以礦稅終之用人行政無一事不煩多口之爭三十餘年朝講不至使簡任二輔之疏昨甫手批而今日不知其處此其怠忽之狀寧可使一日居天位乎宜乎身遭兵禍而憂危困迫以死也嗚呼神宗既庸主而居正以後諸人文皆庸相彼其初以爲

阿徇逢迎惟此足以便己豈知危不持而顛不扶其禍卒至此哉有國者鑒諸

諸王世表敘

昔之表宗室王侯者惟史漢唐宋四史然史漢諸王與王子侯離而不屬世次難明唐自玄宗後諸王以不出閣不分房子孫皆闕而不著則失之略宋史於太祖太宗魏王廷美之裔迄臨安亡國盡載之雖譜牒有稽而漫無限紀又失之繁茲綜四史之意所載至郡王而止以從史漢諸王王子侯之例又仿唐宋分房法繫各府

神宗本紀贊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郡王於親王下如小宗之從大宗者於是不禁喟然而歎曰高皇帝之眾建藩屏所以禦亂禁奸者何其備哉蓋設都金陵去塞甚遠緣邊用武之地非親子弟居之而委以重權其勢莫可久固以故封齊青州封遼遼東封寧大寧封燕北平封谷宣府封代大同封晉太原封秦西安封韓平涼封慶寧夏封肅蘭州封蜀成都封岷雲南封靖江桂林計洪武中剖符胙土先後二十五子而處極邊者十一處次邊者四他皆中土要地如魯如瀋如周如唐伊如楚鄂湘潭諸國盤互其間其護衛至

萬六千人牧馬各數千疋莫不有銷萌禦侮之資使其
克固封守上衛一人詩所稱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實在於此夫何文皇帝自以支子奪宗
深慮有襲迹而起者即位之後盡削諸王之權於護衛
損之又損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甚至棄三衛之地
改二王之封永樂中棄桑顏三衛地改封遼王於荊州寧王於南昌親以其身當
北塞衝謂可御內攘外永建厥家豈知諸侯不得自守
其地不得自用其民即天下之大尺寸當守以天子之
兵人人當食以天子之餉勢必至力分用絀邊徼空虛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成中原之潰亂甲申之禍未必非文皇帝貽謀之不
善積漸致然也向若仍太祖之制使近邊諸王得各出
其力以支吾戰守而立國內地者亦豫養兵威以懾奸
民於不敢肆則何有徵發如此之多俾亂賊得乘其弊
颺馳雲擾竟底覆亡耶然則太祖分封之典固未為失
策第患平日不能納之義方示以孝弟睦友子愛使之
有灾相恤有患相拯以成周道親親之治此則太祖之
所缺焉未講者也倘必以分封太侈為嫌將使治家者
疑其兄弟親屬足為吾子孫患害至欲去骨肉離族黨

以免子室漂搖之憂揆之人情有是乎彼成周之千八
百國盛則二公分陝衰猶晉鄭是依者又何以稱也獨

是世數日增宗支日盛祖訓錫名二十字當萬曆中葉

傳世方及其半祖訓東宮親王各賜錫名二十字

一字足之東宮擬名曰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

宜達吉師良善用晟秦府曰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謹存

輔嗣資廉直匡時永信棹晉府曰濟美鍾奇表知新慎

敏求審心成景慕述學繼前修燕府曰後為帝系曰高瞻

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澤昭恪廣登庸楚

功齊府曰賢能長可慶睿知實堪宗養性期淵雅貞思

復會通潭府曰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啟處詢從式

尊聞汝貴中魯府曰肇泰陽當健觀願壽以弘振舉希

兼達康莊遇本寧蜀府曰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禮
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湘府曰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
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代府曰遜士成聰俊充庭
爾鼎彝傳貽連秀郁炳耀壯洪基肅府曰瞻祿貢真恩
縉紳識烈忠曠暉富運凱諫處恆隆遠府曰貴豪恩
龍致憲術優尊儒雲仍祺保合操翰麗龍興慶府曰秩
邃真台肅倪仲師倬奇適完因巨衍際眷發需昆寧府
日磐奠觀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支庶闊作哲向親衷
岷從谷府曰賦質偉雄敵叢興福昌篤諸詢擇豫擴
貴昱禎祥韓府曰沖範徵借旭融謨開環遠直詔榆顯
造合緒介蕃維藩府曰信幼詮助胤恬理效迥皇源
諶哲暉圭璧澈澄昂安府曰斐序寶延賞疑覃滂社襄
恢嚴韻輯矩縝密廓程綱唐府曰瓊芝彌宇由碩器聿
琳瑯啟齡蒙頌體嘉曆協銘圖鄂府曰偉聞參望爽箴
誨準泉夔麟麟餘積兆奎穎曙璿璣伊府曰顯勉誕許
典褒可采鳳琛應晴頌胃選昆玉冠泉全靖江府曰贊
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帝系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熹宗莊烈二帝諱始及由字 而不億之孫子宗祿蚤已 其他王府亦多不出十字

大虧論事者遂有減歲祿限宮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

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

襲之例親王子例封郡王若以支屬嗣者自長子襲王 外餘子仍原封不得濫郡爵郡王無子兄弟子

不得請襲違者為冒封皆後制也以及名婚不時有屬禁本折互支無

常期崇禎間慶王上言本宗於崇禎六年始 給萬曆二十六年之祿是宗祿為虛設苛文密網

若惟恐天潢諸派消削之不速者總由聚處一城仰食

不給有司不深惟大計而徒事補苴遂使古聖王睦族

合宗之美意漸滅無餘其時諸親藩僅而能贍自郡王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逮中尉則斤斤焉日求口食之不暇尙何有餘力為

國家謀藩翰也耶夫前人立法有不當變者有必當變

者明代宗祿之制其變必不容緩苟以將軍為斷予以

封而停其祿責使力學決科其不能者則農工商賈惟

其所業而又盡捐越關諸禁以便之則一歲之中王府

省數十萬游手靡食之子即民間增數十萬勤身力作

之人雖非舊章素載固祖宗所心許也奈何閱二百餘

年重於變法而科舉換授直需之啟禎之世其時朝宁

紛爭中原潰敗始僅於宗室制度稍一更張胡能有濟

耶臣故表諸王之世而并及之使尙論者有考焉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奉天子而統治天下者宰相是也稟宰相而分治天下

者卿大夫是也故虞命九官要之以總揆周建六卿先

之以公孤蓋使宰相而任分治之事則不勝奔走之勞

矣卿大夫而任統治之事則不勝牽滯之患矣洪武之

初仍元舊制以中書省筭政務御史臺司糾察省領於

丞相而平章左右丞參知政事佐之臺領於御史大夫

而中丞佐之其時雖有六部不過奉省中成畫非得專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事也無何因胡惟庸之亂罷丞相不設升六部尙書

正二品使分掌諸大政於是政之無所統自洪武十三

年訖崇禎之亡未之有易焉夫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

周知天下之財賦洞悉天下之疆場熟諳天下之禮樂

刑章而伸縮進退高下在心任賢使能各當其位以匡

天子所不逮也唐張說為相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

刑禮房於政事堂後以周覽眾務李泌之告德宗亦曰

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事當共平章非如給事則有

兵過吏過舍人則有六押皆謂此爾太祖乃不擇其人

而析其官以爲吾之官治則得其人固可以興不得其人亦不至於敗曾不知連雞之不能伏卵多牧之適以亡羊也不亦誤乎厥後嗣王亦知其勢之不可久而憚於制之不敢違始置閣員繼崇諸殿而大學士之柄遂以漸而尊然職司批答委託既輕事在六官又積重而不可返故其賢者不過如高穀王文之在景泰僅免掣肘乎于王于謙馬文升韓文劉大夏之事武宗克借同心於劉謝劉健謝遷而已不賢者輒肆然授意指攬事權如嚴嵩張居正之所爲凌夷逮溫體仁而顯棄軍謀獨持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綸綍彼方喜白使其私而不知害已移於國矣然則殿閣大學士之設又何足以維分治之窮與且國家之事非其職任所關而窮智竭力知無不爲者惟中智以上乃能之下此不過循分守官以告無罪又其甚者則支吾旦夕之間冀爲遷轉而已萬曆以還兵戈旣動儲侍日供戶部欲核餉而不知兵兵部欲增兵而不顧餉銓司以官授人不問其地之宜與否司寇按律定罪不恤其事之易與難宗伯飭文教於兵戎將作鳩工程於匱乏及崇禎之末司馬欲遣偵卒而竟不辦一緡良由此

卸彼推視猶秦越分治之弊必至於此究之一部事壞并他部之未壞者亦以次從之使起太祖於甲申當亦悔統治之無人致天下事至於此極也臣嘗深病其失茲於敘內閣部院諸臣年表著之而以初制列首簡使觀者得有所考焉

功臣世表序

粵稽漢法非軍功不侯王制公侯伯子男之適子皆造於學蓋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此從古已然也竊觀於明代之勳爵其始封與繼世殆均有所失焉何以言之夫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爲天位祿爲天祿王者皆奉天以錫之而已不得有所與乃以徐常諸臣之輔成帝業而封以朱張諸臣之佐奪天位而亦封使之並論一堂其得失有顯然可見者降及中葉奪門徼幸之輩得與拒也先者比肩豹房嬖寵之儔得與倖眞鑄縛宸濠者齊列甚至貂璫者流榮施羣從昭武寧晉接踵剖符遂使泰安高平平涼鎮安以及寧國東安安平諸倖封猶據爲口實以竊命焉天啟間魏良卿魏良棟魏鵬翼諸誥文皆援寧晉伯劉聚爲例雖其間肅皇初載嘗紹四王之絕封停外戚之延世足以式勸勞臣而不能推

廣此心整覈功次使開國勳賢之裔落落如晨星不獲與靖難以後相比並識者終恨之此其始封之失也抑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此自陸賈以告漢祖後世之君莫不共喻故高皇以李文忠掌國學而載諸令甲公侯子孫必就司成肄業成材者始得入朝管事亦此意也使文昭而降繼體諸君能恪遵先訓俾功臣嗣世者卽襲封之歲循入學之規誦弦禮書教之九年而出學其賢者固強立不反足備化民成俗之選不賢者亦將繩趨尺步循循守禮以保其家夫然後考漢唐之制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試以庶司之分職視其勝任而漸進之自當有重慎而不敢肆者而乃甫離襁褓遽躡崇階彼富貴已莫加尙何所瞻顧而肯自愛乎宜其驕淫矜夸怙侈滅義日惟與奄人爲市以角勝於左班也嗟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聚數十百靡衣玉食之人使之逸居無事猶爲失策況乎身職環戎與聞大議而欲其無害於國胡可得哉莊烈之世以用人屢更而不效嘗臨朝而歎謂不如用我家世臣夫世臣非不可用也用世臣而不豫爲用之之計是無異驅市人而使之戰耳

卒之委李國禎以城守屬朱純臣以保儲迫賊臨闕下一不能令其所部而拱手就縛焉則不學之過也此繼世之失也茲敘次功臣世表旣區爲三卷以見開國之封正靖難之封私洪宣以後之封有當有不當復遵漢恩澤侯表例列戚臣幸臣自爲一卷使不得比於功臣之數且著其二失以冠於篇

遂安方氏族譜序

歐陽公著唐書創宰相世系表以唐承六代之遺士大夫猶尙氏族故推廣史漢將相公卿表而爲之夫宰相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佐一人下總百職其人之賢否非特一身一家所繫實關乎天下之安危表所以詳其房族綴以子姓語極繁而不殺將使後之學者遇賢相之世得以推考所自而褒崇功烈以爲是固當日君民之所倚重也而不然者惟有指笑之數責之已矣夫爲相者至使父祖子孫爲後世指笑數責之不已則此世系一編不可以動人臣翻然勃然之心而成其忠君愛國之美也乎自五季之亂名門大家譜牒多已散失後人不復能追而敘之以故宋元後爲史者無所徵據宰相世系因之不作余

承乏明史每用慨然吾浙遂安方氏當明之季世始有書田先生先生在天啟時以忤奄去位迨相思陵未一歲即因爭劉之鳳獄罷歸斯非所稱賢相者乎非論世君子所樂得而褒崇之者乎使有如歐陽公其人爲之遠溯世系當云方氏出周方叔漢黟縣侯儲有道術號方仙翁爲郎武帝時其兄儕弟儼皆有名位至唐方干派系始可考宋宣和中震四始遷遂安入明子善二子志恕志道各舉四子爲八大分散處城市鄉落迄明亡凡十四世族眾千餘人輔臣一人此其例也今蘭臺石

管子文鈔內編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渠之上既釋此不講使方宗累世之德淹沒弗彰不獲與唐之韋杜崔盧並垂琬琰何其不幸與然猶賴有賢子孫者合支派之遠近辨服屬之親疏絲牽繩聯輯成此譜使官爵字里展卷瞭然方氏又何甚幸與余友翰林編修象瑛爲書田先生聞孫憫其叔父太學生成郊修譜之瘁以弁言見屬於其歸書以貽之後有欲求明室輔臣世系者雖不能得其大全覽方氏之譜亦可以知詩書禮義之所啟爲不佞矣

辨徐妙錦事

弇州史乘考誤云今言載中山王謝夫人生四子四女一幼女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文皇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文皇曰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字人從佛氏爲尼於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考謝夫人以洪武二十年追封則已前死何得至仁孝崩時辭文皇幼女之聘中山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迨仁孝崩已二十三年何得有未字之女此女少出家爲尼或有之未必有命繼中宮事也言讀黃泰泉徐妙錦傳則以辭聘爲妙錦之事未嘗出謝夫人況其母賈姓非謝弇州夫人前死之疑可以釋然惟中山元勳不得有二十三歲未字之女揆之情理斯言未可盡非但謂此女少出家爲尼或有之天下安有賢者之女而聽其滅絕彝倫敗心異教者中山於諸元勳中爲何如人而謂其有是乎權衡兩者之間寧可信其愆期未嫁斷不敢信其自幼爲尼也泰泉之言得諸魏國勳衛徐天錫輝祖之口又證以陳璉所爲妙錦墓誌似爲可信且鳳陽府志所載妙錦事大略與泰泉同而更有燕兵入時建文當坐殿

管子文鈔內編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待之數語頗與晉蘇峻入臺城王導褚裒奉成帝登
太極前殿事相類尤為奇絕舟州未嘗見秦泉傳及陳
璉墓誌第就今言辨駁宜其所言如此君子與人為善
不得以尋常庸俗之見盡抹古人奇節言故傳妙錦於
列女以俟識者之鑒焉

答范生書

活化人名明徵

三復來書深見足下苦思力學於有明一代史事鑽研
甚久考訂甚詳辨駁之甚堅且確也世儒志於利祿科
舉時藝之外一不以經其心目足下處海濱僻遠之區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獨能留意史學發為議論洋洋灑灑動數千言此其
盱衡古今不欲以帖括自限之志誠足使人忻賞羨慕
有相見恨晚之歎願其間有為是非之最當者亦為褒
貶之過偏者僕迂疏無似承足下不遠二千里賜以尺
書之問又何敢以諛詞自外而不一竭其愚乎夫刑亂
國用重典在太祖當日或有此意然周禮此言亦謂於
犯律之人不當輕為寬縱益開斯民以玩弛耳豈如太
祖於勳臣則誅之於文士則誅之於富民則又誅之甚
至於一言一動一詩一字之觸犯無所不誅之而足下

尙欲推之為堯舜豈異世同揆不嫌以殘酷為仁厚耶
遜國諸臣不輔其君以休養生民而汲汲於變更制度
於此不為無失顧其道豈遂足以亡國太宗窺竊神器
假靖難舉兵諸臣不能為周公三監之征亞夫七國之
討而以一死殉之託於國亡與亡之義亦不得已焉耳
若如足下責之曰無係曰奚賴則後有臣子於君弑國
破之時必或逃或降而後無譏耶神宗初政賴江陵主
持之力使海內得享治安足下不沒其善誠可為君子
之用心然謂其奪情為是則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廷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杖遣戍以拒諫豈協中之刑禁衛鼓吹以歸葬豈見星
之奔耶至以新鄭與馮保並提而論其施報竊恐尊意
亦有所不安也島帥之戮雖與否至今各半而袁士孺
之為本朝所忌則實錄歷歷言之主南遷之議者在內
惟李忠文在外惟馮留仙李太虛以仕於國初而竄名
其中其實當時不與也凡此之類皆由足下未加深考
耳足下之所言者獨謂于忠肅之無罪而有功肅皇之
繼統卽繼嗣與熊芝岡之大聲莫應楊左之死於三案
而非死於中官此為千人所不易萬世所共見也至於

去拘牽絕兩可省責備正野史之謬破已成之見除推
避之習而本之國史以立根柢參之私記以盡異同準
之家乘以爲考證則僕於數者雖不敢自詡曰能度同
事諸公亦俱曉暢於斯與足下有同心耳其他一代之
事可議者尙多因足下未之及故僕亦無暇更數焉謹
復

黃周星傳

黃周星字九煙上元人生之夕乞養於鄰客湘潭周氏
故太學積分舉崇禎六年順天鄉試姓名皆周星十年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與其父識十三年成進士周父倦遊還楚子女已林
立然去家三十載田園多不可問踰年下世侵之者四
起星爲挺身應之支危補罅周宗以安始歸里奉其父
甲申國變卽南都除戶部主事具疏復姓更今名尙書
張有譽以周星書生會計非所長題掌章奏於時軍興
旁午戶部上事皆其所屬草自冬徂夏手不停批者二
十餘旬私居以莊烈皇帝喪惟著縞衣晨衙則徒步從
一僕攜冠服以行及門束帶入退復卷而昇之迨朝期
亦然都人遇之了不覺其郎署也丙戌之後授經維揚

四年繼之泗上繼之吳江又繼之崇德海寧最後老烏
程南潯鎮幅巾布袍日蹶蹶行於途或諷其非進士體
笑曰吾自南都已然況今日乎一時失職者多矜持名
節冀爲當世所禮重周星直行己意不少修飾所至取
給脩脯不妄造謁人其地有同年相好亦間過之高揖
雄譚傲然不異疇昔而旅舍湫窄率不能越三楹以艱
嗣攜妾而行旣截其一爲臥室其一間雞埒爨具與書
几客坐並陳諸同年羞之答禮遲簡輒移書告絕或形
之謠詠焉性好奇議論務不同於人而折之以理往往
輒爲首肯如李贄稱李斯之才力叔孫通之因時馮道
之吏隱丘濬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和議未必非之
類皆盛詞述之其言三案及敗禎朝事多祖劉振識大
編或告之曰振特爲涿州作君乃亦主此說耶周星懣
然自謝其失晚舉二子旣屬文成篇夜書於几曰嚮所
以不死爲先人嗣續計耳今始得從故主地下察家人
熟寢出沈於河而卒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二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訓導家傳

余年來謬與史局得觀明室禍敗之由蓋其事雖萌芽

於秦而實決裂於楚自穀城之役天以賊賜明而熊文
燦狃於言撫武陵聽之自誤因以誤國迨襄陽再陷屬
城盡屠自成得據為窟穴長驅向關夷秦掠晉天下之
大勢已去燕京孤懸絕塞亦何能為計甲申三月十九
日之難其去破襄陽纔一載耳然則襄郡封疆實為李
賊亡明根柢而當時撫治監軍先期鼠竄列城相望漠
然不以民社關心能死其官者獨有一宣城訓導陽城
田先生耳此余傳先生之事而不禁為之慘然也先是
賊攻樊城左良玉以兵勢不敵拔營而南撫治王永祚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倉皇出走報至先生率諸生詣邑令某請曰我輩讀
聖賢書成仁取義正在今日寧可玉碎必不能為瓦全
也令龜勉從之相與登陴為守計冒矢石忍饑渴者凡
十數晝夜竟以不支壬午十二月庚午先生歸學辭先
師廟北向拜君南向謝父母須臾賊至被執不屈遇害
嗟乎士大夫苟肯辦一死以殉厥職亦何事不可為彼
嗣昌文燦之飾功欺主良玉永祚之棄地奔逃祇由視
其身太重不欲輕以公家事殘之耳卒之或誅或縊或
轉側兵刃間究不免化為異物其視先生之死泰山鴻

毛果孰重而孰輕耶向使先生而當大任握重權以其
守義弗回之身而陷陣摧鋒與獻闖二賊相抗未必不
能少支旦夕以挽已去之天心顧迺抑之校官淹以微
祿俾其勁節孤忠無可自展而僅於杏壇壇席畢其之
死不貳之懷余又於先生而歎國之喪敗未有不由尊
卑倒置賢否混施以致之者然後知論科名循資序固
為亡天下之大端而莊烈之破格用人徒滋營私植利
之罔終不能得其實濟也先生諱世福字蔭遠世為山
西陽城人祖實堅父士珍母成氏先生以孤童奮於學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庠序應有司試者十有四舉不售以明經授平陸訓
導改補宣城未一載而難作其事寡母甘旨必親怡色
柔聲迄五十猶若孺子兄弟五人友愛純篤處朋友無
一言之欺蓋其謹信植於天性故能臨難不免如此余
與其子七善邂逅京師每道先生死事輒流涕不已今
年夏以司封副郎乞假歸屬余述其事而載之家乘余
惟元末松江之亂訓導胡君存道抗敵堅守死葬學紫
薇之下嘉靖中華亭王度為紫薇冢碑以表之則余之
傳先生固其例也其又何辭

方技傳敘

聞之戴記曰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而記事之家顧取巫醫占卜者流次之名公鉅卿鴻功駿烈之後豈非以事之吉凶人之壽夭萬有不齊王者不能家至戶說以悉躋斯民於仁壽而有人焉為之示以趨避決其從違亦足補王政所不及故必為論列而傳之歟明興滑壽戴元禮諸人皆以沈思粹學寓跡於醫踵其後者益不敢輕言方藥之事以故代有著人而張中袁廷玉皇甫仲和輩其占驗奇中人至今猶豔稱之茲以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雜藝自為一卷於前而不與醫者相混使後之覽者得易以考法焉亦猶龍門氏別傳倉扁而不夷於龜筮日者之列之意也然廷玉本據所授以立言非若道衍之顯為推戴而酒壚數語遂啟北平不終臣節之心則金川之役諸言禍福者不亦與有辜乎斯傳之作又不第以為法而亦以為戒也

張松溪傳

張松溪鄞縣人受內家拳於孫拾山遂以拳法擅天下內家拳者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為武當丹士徽宗召

之道梗不進夜夢真武授以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

餘始得達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為

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

傳於溫州弘正間孫拾山客溫州受其術以歸由是四

明始有內家拳法初天下言拳勇者皆推少林然主於

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惟內家拳以靜制動犯者應手輒

仆由是別稱少林為外家而內家始單行於世其法各

有名有長拳滾研分心十字擺肘過門迎風鐵扇棄物

投先推肘捕陰彎心杵肋舜子投井翦腕點節紅

霞貫日烏雲掩月猿猴獻果縮肘果靠仙人昭掌彎弓

大步兌換抱月左右揚鞭鐵門門柳穿魚滿腹疾連枝

箭一捉金雙筆架金剛跌雙推窗順牽其所擊各有穴

羊亂抽麻燕擡腮虎抱頭四把腰等名

有死穴啞穴暈穴咳穴膀胱蝦蟆猿跳

曲池鎖喉解頤合谷內關三里諸穴

鍊有鍊手之法三十五斫削科磕靠擲通抹及敲搖擺

耀兌換括起倒鍊步之法一十八盪步後盪步碾步冲

壓發插削鉤步坐馬步釣馬步連枝步仙人步步總攝於六路十段

身步翻身步追步逼步斜步絞花步錦之中各有歌訣相授

六路曰佑神通臂最為高斗門

撒出抱月不相鏡揚鞭左右人難及兼鏡衝擲兩翅搖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五不可傳為戒曰心險好關狂酒鍊之成熟不必顧

輕露骨柔質鈍

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逢肯綮松溪沈毅寡言

恂恂如儒者既得其傳於拾山絕不見圭角非遇甚迫則不發時有外家邊誠者與其徒袒裼扼腕噴目語難而松溪攝衣冠不露肘誠喜授受顯名當世而松溪嘗自匿人求見輒避去誠之弄技進退開闔各有緒而松溪法直截嘗曰一掌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髮髮閒事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松溪松溪匿不與接好事少年憇憑之僧遇迎鳳橋酒樓松溪與少年窺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搏而失晒僧覺遮之曰必欲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松溪孱然中人僧皆魁梧雄健熟視易之許為要松溪乃衣履袖手而坐一僧跳躍來蹴松溪稍側身舉手送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竟不肯曰吾盟於師者嚴不授非人也一日踏青郊外諸少年要諸路請試其技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門者毋入松溪閉之月城中羅拜曰此地無觀者願卒受教松溪不得已許之門多圍石可數百觔者命少年累之松溪稍支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

老人無他長為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於是側左

手劈之三石皆分為兩松溪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其法不輕授人必慎試再三知其誠信始許納贖負拳名五十年得其法者葉繼美一人而已繼美傳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思南傳王征南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國亡之際征南猶能以其技事錢僉院肅樂於江許支吾喪敗者近一年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為雲南大姚縣令崇禎癸未挈其室某氏從子儼三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鼎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之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不以動於中如是者七年順治辛卯冬聞王師平定湖南收兩廣滇黔有次平之勢孝子遂裹糧躡屩拜墓別妻子附舟而南道武林下信州由撫州達臨江涉袁州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自湘鄉絕江而西

上寶慶歷武岡之高沙過沅越靖至晃州更西三舍則
列柵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近柵者守
兵輒撞鐘致詰孝子既吳音加之短鬚窄袖致詰尤厲
良久啟柵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
時義王孫可望尙未歸順方迎致故藩改安隆所爲安
龍府以駐駕而自建王府於貴陽諸逆命者皆附之晃
爲入黔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浪
又明日宿焦溪踰雞鳴關宿鎮遠又踰紫岡油柞諸關
宿偏橋衛從新添龍里清平入平越再宿抵貴陽城卽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望所竊踞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計程凡一月餘時
已壬辰孟夏矣入城告驗王府前兵衛填咽日吁不得
前有新安程姓者爲指導之且覈大姚履歷相告於時
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甚喜自此從威清出平
壩經安順安莊逾關索嶺而下喘欲絕者數矣凡四十
三盤乃達山麓而安西兵適至愈業業然信宿次盤江
度鐵索橋上安南鴉關遇廣文錢君士驩於平彝衛錢
君鄴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官爲孝子言大姚
事甚悉且止宿於時孝子始知其父寓白鹽井則益喜

翼日宿霑益之交水城一程至曲靖又一程至小關嶺
歇楊林復四程至雲南省省故黔國世守處時雖受制
可望其營府舊制尙在焉並昆明驛趨安寧閱祿豐達
黑鹽井晤王君用賓大姚乙酉分校所得士也爲言彼
年撤棘後兵戎四起迤西道梗大姚渡滇海避晉寧一
月其冬返署被劫衣飾無一留丙戌攝姚安郡篆會兵
楚雄推爲武元監軍聞粵臺行取之命不克赴未幾滇
省被兵卽挂冠走外拍喇旋復避兵鐵索營歷更危難
幾不保何意今日復有骨肉之聚也孝子聞之且喜且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泣不自已厥明遣騎送之瓊井歷定遠陟諸葛嶺抵姚
安中宿至白鹽井亟覓其父寓及門見家所攜婢蓬首
兀坐熟眎連呼而入曰公子來矣公子來矣其母驚疑
未信則孝子已至堂上時方五月南方暑氣早亭午父
倦臥未醒聞急呼驚起欲問則孝子已至室中孝子且
哭且拜父母亦哭受之旣而撫其面目視其衣履顛頓
敝裂雖廝養之最下者不如則父母更感惻號慟不能
自止也儼三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卻立不敢進父呼
而語之故始驚喜入拜與孝子相持而泣焉白井邑里

固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大姚之子自吳中至莫不扶老攜幼趨觀於庭有謂孝子子身萬里乃無虎狼盜賊之害有謂孝子誠孝所積鬼神陰相之庸何傷有謂必是父乃坐是子非大姚之情修不能得孝子之至行也相與歎息咨嗟至有垂涕者居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長跪父母前以東歸請父曰吾不上先人丘壟且十年豈須與忘歸吳者顧吾受思陵末命宰此百里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故國尙存吾忍遽舍之他適乎且兒萬里孤行跡同乞食吾匹人淹恤於此徒藉門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僚友之饋幸免饑寒無論義不當歸即可歸將何濟之也已矣兒勿復言孝子幾諫再四終不得命計惟徧謁父諸門士俾之勸駕且可集資斧焉爰以六月初旬告行之南安謁鮑君一鯤語以故鮑曰某等寧不樂師留者但子以尋親遠來義不得辜此意子第還某等當有以處此之鶴慶謁孫君士勅其言亦如之已而之劍川謁嚴君佩祖之鄧川謁趙君珩其言悉如孫無殊指九月孝子還白井不數日諸門士皆以贖來登堂合詞而告曰師之不樂言歸忠也然已無官守歸固無害家

參政之故里亦何遜陳丞相之占城乎而不卒成孝子之志也大姚始尙猶豫終更豁然允行壬辰仲冬四日發白鹽井以籃輿舁二親孝子與儼三徒步從之仍取姚安故道崎嶇山谷間八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人之侵蜀者爲我師所殲而安西先所出兵亦以衡州桂林兩戰見忌可望斬其瓖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卒塞道而可望盛氣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親行馬足間七日慄慄無寧晷至威清益甚乃迂道出思南間行五十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八日而後抵寶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始舍陸從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之程凡二萬五千二百餘里云後十餘年浙有錢美恭者卽孝子所遇陽宗令子也嘗痛不得迎其父還里顧岩佚好與諸酒人游一日觀劇值汝州店逢母事作而曰使我安得有此乎時黃孝子事已盛傳好事者因刻尋親記以廣之坐上有謂美恭者曰子第不爲耳吳之黃某已間關萬里奉親而歸記中載與汝父相遇其言固歷然也美恭涕泣索觀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津焉其年遂入雲南而

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產二弟亦安之美
恭請偕還不可乃奉陽宗之殯以歸

論曰子歷觀史傳所載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
於交州呂向朝回忽逢其父路隋和敵始獲親喪之數
人者或求之不得或不求而得之或得之而終天抱痛
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如所懷者獨呂向耳然史皆豔稱
之以爲世勸況向堅之間關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
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卽有聞風興起如吾邑錢
生其人則夫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聲之和而世之人
猶恐以獨行違時畏而弗爲焉何也

晉書文鈔內編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於赫我皇削平僭亂旌忠之典報功並煥烈烈忠貞天
鑒所悅馬鬣加封龜趺式觀卓矣幽堂煌哉宸翰宸翰
之垂百禩用昭日星並朗岱嶽同高文石不泐芳名永
標易面何人偷生一朝揆之我公如鳳與梟惟公之存
賊懾其氣維公之亡賊震於義伏嶺失堅樓船獲濟實
賴公靈爲之翊衛臣道則然豈曰爲厲唐室真卿老陷
希烈明時孫燧殉濠逆節久暫雖殊靖獻則一千載有

公貞芳合轍豐碑峩峩過者心恍昔撫吾浙望見英姿
語不出口體不勝衣謂宜廊廟允稱羽儀臨難莫回蹈
死如飴摩挲鳳篆涕泗交頤

劉端勤公傳

公姓劉諱秉權字持平盛京廣寧人也性孝友少宅父
憂哀毀骨立禮逾成人事母無違節母性嚴肅督課至
丙夜不休公克副所期毅然以古豪傑忠勤之節自勵
處昆弟推有分甘始終無間宗戚之待以舉火者數十
家劉氏世爲廣寧右族祖世勳父毓英仕並至總兵官

晉書文鈔內編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弱冠以從龍授兵部主事陞刑部啟心郎裁缺左官
未幾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內國史院學士特恩進
階一品康熙七年簡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
十三年以軍興加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公四任中朝
未嘗一更外事比秉節粵東其所施爲老成練達雖久
習於吏治者無以過粵民自遷界以來海濱設椿爲限
皆用徑尺之木重栽密布狀如魚鱗波濤吞湧朝置夕
泛取諸民無虛日公至下令罷之後承檄展界招流民
十餘萬人墾田二千餘頃沿海棄斥之地蜿蜒千里不

數月煙火鬱然嗟課舊額數十萬遷界後不及其半吏
妄為科條派諸食鹽之戶公於時招復竈丁給以場舍
民困用舒而國賦始裕泊粵西荆南兵起額引不行則
又特疏請豁以甦商民之累焉屯糧舊例以三斗起科
視民租幾十倍而贏公請減為八升得俞旨屯丁歡若
更生新會先儒陳白沙先生墓為豪強所侵葬公諭令
遷復解俸修治封表煥然一新省治南門為文明之位
當府學正面自昔墊塞堪輿以有妨科第為言公曰狐
首牛眠雖不足信第有裨士子吾亦何靳一穿之且毋

雷邱文鈔內編卷二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使丘文莊久蒙其責也蓋粵東自瓊山更為南卷禮闈
入格者由此大減故公云然未幾果人文蔚起壬子鄉
試文武二榜皆以公所得士為首尤為殊驗其崇道育
才類如此甲寅之難孫耿二方同時並起粵東七郡介
在其中羣帥洶洶俱有殲戈響應之意公左備閩兵右
防桂道內以君臣大義相激發與平藩制府兩公密謀
深計馳書獎諭絡繹無虛日以故惠潮雷廉碣石瓊州
諸鎮皆束甲聽命粵東藉以安堵者半載迨積寇鄭金
以舟師至海口東韓兩山間多為其所煽動潮孤城無

倚而劉進忠之變始興初公督軍之勅未至不得即總
征討之事藩府與諸將帥兵環列義安城下攻數月不
拔公朝捧勅書暮擐甲冑以其年仲秋抵潮號令所施
旌旗壁壘為之變色不兩月間我師奪鳳凰洲石井南
北礮臺始得據形勝之地以規進取招回澄海潮陽揭
陽三縣兵民萬餘其遣人通款自效者復逾數萬軍聲
大振賊惴惴不自保潮郡且旦夕下蓋公以節制行師
所至之處能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故義聲遠播一時
脅從之軍莫不思去逆而從順也泊公以積勞致疾而

雷邱文鈔內編卷二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攻潮之事遂懈公既歿全粵之事益壞裂不可為矣訃
聞葬贈加等易名端勤嗚呼公之忠無所不著而公之
志則有所未伸也今雖版章反故職貢復修箕尾在天
可以少慰然使公而不亡固將有以防患未然禁奸將
發有以畏憚而不肆也茂陵徐福有言臣無逆亂誅滅
之嫌國無裂土出爵之賞亦何至反覆兩年使吾民重
困於鋒鏑而糜大農之供饋以億萬計哉公之在西曹
以平反著聲在內院以清勤獲眷其事皆有可傳而余
獨詳公撫粵勤事之勞者以見公一身之存亡其係於

封疆之輕重如此也世道喪失不復知有禮讓之事稍一崇貴卽驕誇自得以僕隸視其戚友而戚友亦安爲故然如蘇史君兆參以布衣交公二十五年公敷歷內外動息相咨詢事有不可嘗至厲聲頰色以諫公怡然受之輒改悔無所靳卽此一事觀之亦人之所不可及者

論曰近世言用人者類多取才望之恢張謂可以投艱遺鉅克勝其任也以余徵於端勤公居平恂恂樸實不以言論丰采自異及事變猝起慨然引爲己任規畫

舊邨文鈔內編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措置皆切中乎事幾雖歿身不竟其功而顯効之在潮者粵吏民至今能言之也彼素號恢張之士不免於臨事避縮甚者反屈首爲賊用士不取操守而取才望其說果可信者哉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公諱荃字貞蕤號釋堂別號充齋江南華亭人祖偉麟考紹曾皆以公貴贈如今官公順治九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國史院編修十三年夏遷分巡大梁道副使康熙六年冬內艱服闋補分巡通薊道副使明年調寧波

府同知未任特旨復正四品仍入翰林其年冬補翰林侍講十一年主浙江鄉試未還轉侍讀十二年冬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夏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冬進詹事府右少詹事仍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春晉詹事府詹事十九年夏加禮部侍郎自再入翰林之後賜貂裘者一賜朝衣者一賜宮緞表裏者再賜宴賜茶賜果賜膳賜魚者八賜石刻古帖者再賜御書扁額者四而命書命跋及其他繕錄進呈者至不可勝紀旣歿猶賜白金五百兩爲葬費云論者徒見公操翰入侍至尊恩數稠疊爲在廷諸臣所罕儷遂以公之獲受知眷惟在於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陳之明確實有以深徹聖聰者故特假遊戲翰墨之事以通君臣款洽之情耳而謂上僅以藝事取公公又僅藝事足以垂世耶方分巡大梁時巨寇董天祿牛光天嘯聚許下眾已數千鋒鏑及洧川長葛界民旦夕莫自保公簡勁兵親臨行陣不數日而平之禹州有竹園橫從千畝去城四十里而遙故羣盜所窟殺掠人無虛日公廉知之率吏士擒捕得盜十數然莫爲指證則就無竹所掘之入土纜尺餘僵尸

舊邨文鈔內編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纍纍盜嚇然吐實遂誅而揭諸園中有老儒畜妾有娠
傭竊之而逃盜窺其色殺傭而匿之至是為公所獲俾
謹厚獄卒視養俟生子召付老儒始正妾罪老儒流涕
拜謝曰使某先人得祀者公也巨豪王處凡奸猾橫一
方直指擒之以付有司有司不敢治輾轉三年牽引甚
眾至有死者而獄終未具公視臬篆立判杖殺之盡縱
諸無辜歡聲若雷比至通薊其治一如河南而嚴飭伍
保使逃盜無所容期年中諸屬緝逃之事凡數百章居
民一無連染則河南所未有也居成均請復積分之法

舊唐文鈔內編 卷二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鼓勵多士又言監生有年未數齡日無一字者雖嚴
以考誅奚益惟選拔一途得才最廣若以每科鄉試後
舉行則數年之間六館皆彬彬俊彥矣凡此皆近世太
學之政最為切要者及為宮端首上聖功在於豫養一
疏諄諄以明臣馬文升善擇輔導及霍韜聖功十三圖
為言繼復列出閣事宜與官僚職掌宜加詳訂者以請
舉朝稱為得職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時新例罪人當
流者俱徙實烏喇公謂此地沙漠不毛遷者必死重以
萬里勞凍豈聖人務全本心因面陳此例若停三日內

不雨臣願受欺誑之罰上為動容首肯諭法司罷之越
二日果大雨又言人所不敢言有以成吾君好生之德
也夫詹事為儲宮首佐凡廷推廷議皆與聞公自外服
返禁庭不十年遂登此選而參用入行政之大議於今
又將九年使非當守知之有素信之特深能如是其積
久不遺耶公貌清癯美髭髯丰采秀朗與人言响响如
恐有忤至坐廷中發謀決議則抗執不阿雖強諍者無
以過之余在太學三年承事公既久比入史館追隨於
東華左掖之間又八更寒暑以是得公於聲音笑貌最
詳公大都外和內剛守道不同之君子也公年六十有
一配莊氏累封淑人先公二年卒子存者二人宗敘宗
敬皆舉人

舊唐文鈔內編 卷二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曰公之遠祖學士公榮與其兄民則先生度並用文
翰官詞苑著聲洪宣間號為大小學士而公承其後同
邑董宗伯其昌以善於書畫為季明藝林之冠而公生
其鄉二三百年中風流儒雅照耀簡冊皆自公之一家
一鄉擅之公又亟承天寵極儒生稀有之榮宜乎學士
大夫皆豔稱其事要之公之典戎幹方謀王楨國其足

媿古大臣者甚多聲華既落而實行斯彰後有考者必有取於余言也夫

李侍講家傳

李公來泰字仲章別號石臺臨川人也父學旻以舉人歷官南國子學正公生學舍中幼卽穎異五歲就外傳坐客有以虎賁三千人屬對者應聲曰鵬搏九萬里一坐咸異之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期年署司事部有節慎庫以國書會計積籍多未核公慮歲久易湮固要同事者譯而著之爬梳剔抉銖

舊部文鈔內編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黍必詳後部有盜庫獄在曹者多緣簿書獲罪虞衡一司以公故獨晏然奸民張國紀疏言衢州廣信徽州三府萬山聯峙有大木可採誠得參游一劄卽不難身任其勞公曰果爾卽三郡無噍類矣宜重法以遏其奸上爲執付刑部十二年乙未以僉事督學上江行部至江寧謁廟則所生地也爲誓文告先師曰生於斯官於斯如其不職僂於斯迺飭學政十二章畀諸郡共守之終任三年徵特苞苴不行勢要之家亦無敢以竿牘入者十七年擢蘇常四府糧儲參議旣受事部檄改折所屬

漕米十三以給滇餉時已踰限三月而折價猶未定公爲請於漕督設約中之衡徵解以待奏報未兩月集事省四府羨耗二萬餘金明年遂準之爲例巡撫朱公滋不悅以誤餉糾之吳眾闕然曰此里民之咎願以累我公平牛車擔負輸納如流課更以稱最總督蔡公巡撫韓公並疏留行而公以久勞思憩扁舟去不顧越六年康熙丙午復起分守蘇常且兼領潯墅樵務公治民一如督儲時加親愛焉先是公去吳代者盧君致難百方及是盧適挂吏議屬公覆奏更爲陳析臺使怪之公曰

舊部文鈔內編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昔相代者有僚友之誼近乃相軋非古也且漕渠非人力所爲某素病之寧可以私怨摘人乎盧事竟賴公得白其年七月裁缺西歸十三年乙卯三叛並作撫州鄰閩再被殘掠公避地南昌之介崗以其間請兵至撫爲勦撲計丙辰四月忽接臺檄攝其家數十人繫獄公愕不解所謂比就理臬庭乃知撫守王君修怨詐爲君通賊書上之也初公督學時王方倅江寧扑一弟子員報除其籍公謂除名例必訊鞫未有以一紙書聽之者不許王銜甚至是欲因以傾之比較助手書按覆自省

抵府月日皆一無所驗總督董公為奏白其誣事乃得
 釋十七年戊午以博學鴻儒召己未春御試詩賦改授
 翰林侍講纂修明史明年奉旨甄別有以王守所揭事
 為疑欲斥之者總憲徐公方領史事爭之不能得引對
 時上忽注問徐公以在館勤職事具聞蒙恩允留舉朝
 並為色喜其年秋典試楚中踰年還朝不數月遂卒子
 仕徵仕崑以文學需次俱有名憶余少時讀公文見其
 持論之嚴取材之富知所得於班馬者獨深即欲從公
 究竟此事會公出持文柄為監司所泣皆鄙鄉近地以

舊部文鈔內編 卷二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嫌於援上二十年中曾不敢一伸把臂比歲謬膺薦拔
 執筆隨其後始克舉疇昔欲寫之衷且暮為公盡之公
 所作紀傳諸篇簡當不苟而更思沈神旺削簡獨多方
 欲待公共成此書而不意余之先傳公也因仕徵之請
 為流涕書之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嗚呼賢者處世以道為紀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軒冕泥
 途惟守其是臣節所存人極所持方公盛時許謨廟廊
 內司封駁外策疆場遠算無遺強諍自將使用公言奚

至覆亡楊熊表裏以撫自飾圖功實難掉敗則力倒持
 太阿拱手授賊公言既符公心滋戚中朝朋黨盛於甲
 兵依託名義以恣鬪爭公謂和衷世難可拯一嘆莫支
 大命卒傾爰有缺典建文之代帝后廟諡諸臣恤賚前
 請未行後疏終賴南渡諸政惟斯不悖揆厥所自家學
 是承官師宗伯源遠流澄亦越鄙郡五載明刑克勵霜
 操永擅冰聲及公既隱棲於丘壑朝藿暮鹽篤志史學
 國雖云亡史寧不作折衷是非以俟考索身不可見名
 乃愈彰鉅夫采訪天祐薦揚啟事每登泉石倉皇所賴

舊部文鈔內編 卷二

四十九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寬政克終首陽晚值聖世弘開史局監以偉人采及巖
 谷為公惜名不強以祿著書滿家遺吏就錄三垣劄記
 南都見聞禍端覆轍掌示縷陳公書既上公志允伸不
 出二載遂乘白雲嗚呼吳井鐵函嚴臺如意亡宋之淚
 百年猶瀆以公相方庶幾無媿一代完人萬口同喟嗟
 我海邦四紀於斯戴德銘仁一日未攜夫豈私公後莫
 繼之作此誄章以當穹碑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映碧先生文

代李貞孟贊善

嗚呼公其遽騎箕尾而上征邪方公之始仕也明山雨

水折獄慎刑五年化浹兩袖風清時則人頌為釋之定
國之平比公之入朝也梧掖沈沈霜簡稜稜三垣容與
百僚式矜時則人仰為仲淹道輔之誠使當時而克用
公言固可內以息朋黨之搆而外以彊討賊之兵夫孰
意知有己而不知有國者方隱飾於勦撫之間以肆其
欺妄膠固於同異之見以恣其爭衡遂使嘉謨之屏棄
而狂焰益張也及其言既驗而復思其人則已堤衝藩
決而莫救於大命之傾迨畫江伊始方共快舊人之圖
任而崇節儉習勤苦諄諄之誨曾不足以動藐藐之聽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猶以國可亡名不可不正為條列建文君臣之廟謚
以修三百年廢墜之章程卽至閉門祖臘之後所為朱
墨縱橫筆削無已者亦惟是崇正抑邪思以定國論而
闡幽貞故迄今天祿石渠之著作所以施褒貶於季世
半資夫督井之所函與敗壁之所籟嗚呼依齋卜易則
堂注經余幸以令嗣之契而得聞所學者未獲接其聲
今已矣其能不束芻絮酒為之對几筵而涕零

八景詩序

前歲癸亥十月二日為余友陳怡庭編修五十之辰余

未有以祝蓋疾夫世之為祝者大則屏帳小亦卷軸長
篇短章皆出長安游士販鬻之言必非怡庭所樂聞也
今年正月令嗣莘學偕鄭寒邨以會試來京師於其歸
當有以補之念余自七歲從家塾得交怡庭迄今四十
三年其間兵火播遷貧苦寒餓無一事為計料所及者
獨怡庭之才之學信其必遇於有司當為世所師法耳
嗟嗟以余與怡庭半生身計皆不能以豫期而獨稱壽
之辭效世人販鬻體格逆取數十年後未必然之事為
之鋪張揚厲陳說於其前縱使鏗鏘絢爛入耳而不煩
其為誕謾不已甚乎夫誕謾則不信不信則非交友之
道余在親知間雖造次諧謔未敢以飾詐為事茲於數
千里贈言願舉其素行而棄之無論非所以處怡庭亦
非所以自處也嘗觀詩人之義類多陳古以諷今而邵
子之前知止是用加一倍法則欲懸記乎怡庭五十年
以後之事莫若卽怡庭五十年以前之事觀之而在野
為名儒在朝為純臣者早有以信於素矣豈其年彌高
德彌劭反至以隳節敗行貽笑於吾邨也余不暇悉數
怡庭之生平聊就其與余共處且稍有關繫者列為八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目屬寒邨圖之各系以詩寄發怡庭一笑怡庭展冊之際迴思已往之年事事皆成陳迹而惟姚江請業經席辯論之時爲有益於身心性命焉則所以獨擅其千古者當必有在矣康熙乙丑立夏前二日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武昌濱大江自明季獻賊肆虐後江干白骨纍纍未有收瘞者康熙癸丑巡撫張公至而傷之捐金葺雲巖寺使住僧經始其事繼以黔蜀用兵地當孔道奔走供饋上下靡寧閱十年收瘞未畢鐵佛僧證聖爲之慨然爰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辛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走京師徧謁諸達官求所以竟其役者而請言於余余惟張公敷歷中外至爲大司馬秉鉞八州其於事之緩急寧不熟察而審計之顧乃先築室於瘞埋者亦謂欲勤其力不得不先安其身也詎意中更兵役勝果未終身既去官事遂中輟乎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鄉使黃鶴樓前白蘋洲畔無端集數百千人日夕謹歎於此長民者必將授甲登埤以備不虞不然而啼饑號寒宛轉野外亦鮮不施金設粥之恐後也今鬻饋縱橫盈千萬具青燐照夜垂數十年僅有一雲水衲

人哀鳴四嚮思欲終此畚鍤之事然則浮屠氏之平等貴賤齊視死生較儒者持世之道其起念不爲更勝耶吾觀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自秦以前固爲每歲令甲之所載必無遲之又久聽之方外者迨簿書徵調日有以牽繫有司之手足遂使明不及遠舉令甲所當爲者悉置之蓋由漢至今已非一日則茲者證聖之舉不第以務張其教庶幾補王政所不及乎禮失而求諸野吾又歎天下事之久廢不講者不獨收骸一節爲然也安得盡如證聖者而語之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辛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寒邨集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既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既有歐文而五季之文可廢也自余與寒邨學文於黃先生即持此說久矣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游士莫不家寶文選之書人挾溫李之冊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束之不觀心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腋溫李非五季之濫觴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者滾滾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
濟以實者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辭冀以誣世而取
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
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馴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
之列矧可汨其性靈工為妍悅以千萬載無窮之羞作
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瀾翻國語首被謫
官跼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趨時或反以賈禍飾譽亦
未必邀榮而徒使他日一抔之上塵土坐之無光狐狸
望而卻步良足歎已余與寒邨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先生之言銖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才力作為詩文以
垂之子孫質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
徒以此自了而生無濟於人沒無裨於後其視華辭希
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距楊墨
而為我兼愛之道依然尙存凡世之足己自衛者皆楊
氏也其忘己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為已熄者
歷二千年猶且炎炎如是韓歐之曰起曰振不過示以
畸重之勢耳今日寒灰再焰自其所宜獨是吾與寒邨
生韓歐之後學韓歐之文二子能變之淫哇競響之時

吾黨乃不能張之於大雅未亡之日高天厚地呼搶無
由此則所為相對黯然者爾夫文所以載道昌黎廬陵
之繫乎文統亦猶紫陽之繫乎道脈也世以二子為不
足悅人而置之則其沾沾述朱萬喙一轍其心或亦有
未必然者乎吾與寒邨第求其足悅心者以為為文之
根柢焉則茲集也庶幾無罪矣

漁洋山人續稿序

吾師少詹事新城王公編次其辛亥以後詩十有六卷
名曰漁洋山人續稿吳中好事者請而刻之既成寄其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於公公以示言而命之序言惟公之於詩既已寢息
乎三唐兩宋之間而凌轢六朝追蹤漢魏矣十餘年來
漁洋山人一集士之稱詩者莫不家有其書言何人更
敢以言先之然嘗聞之宋潛溪曰詩非易易也必天賦
超逸之才加以稽古之勤良師友琢磨之切朝吟夕課
以驗其淺深登山臨水以博其情趨五美云備然後可
以言詩今觀於公寧有一之或缺乎公秉資秀拔一切
鬼瑣解果之習不以屑於懷自幼承家庭之傳其於諸
經百家言窮日夜鑽研之雖饑渴之於飲食無以易也

所居琅琊渤海之鄉所遊北而燕趙南而吳楚之地猶以爲未極乎周覽則西泝黃河登二華縱目於劔閣棧道之險歷閩中蜀都浮江漢而下焉其經行之處必與魁人傑士班荆贈縞以上下其議論其間能詩之家若今總憲陳公說嚴編修汪君茗文及前臬使宋公荔裳侍讀施公愚山檢討陳君其年其尤著者蓋公自釋褐後二十七年於茲其吟咏之功遠思冥索未嘗以旦夕間而後能致此篇什之多也雖然今日長安貴人何限其爲負絕異之姿矜博洽之富者豈不可與公等比而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縱情飲博流連於親朋之坐者去其半蓄意遷轉伺候於公卿之門者又去其半方寸幾何其精神既有所注則思路發揮之處自不能遠勝於人此理勢之必然者言疇昔未習於公自公掌太學三四年見其趨朝入署之外未嘗出邸門一步捉鼻鼓膝時惟作嗚嗚聲無論一輩徵逐之事非其所好卽廷推已及而得與不得亦皆漠然聽之是公之刊落聲華律已於寧靜實有貫五美而爲之根柢者宜乎拔起流俗卓然成其爲一家之詩也然則士苟不以寧靜自處卽使五美如公猶未足

盡詩之能事况一無所操而欲與公並驅風雅庸有當乎言質本疏庸又處海濱廣斥之區無可以激發其志氣少雖學文於梨洲先生而未究其業輒棄之北出以公藝林宗匠幸獲灑掃其門乃黽勉公事之餘日惟嚮手以給食不暇從公竟學詩之願因讀公詩集俯仰今昔尤滋愧焉

上張敦復掌院書

言海濱腐生無所知識妄與史事得從詞苑諸先生之後然於其分所不得言與言所不當發者未嘗敢輕鼓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簧舌也卽以閣下喬梓言之自庚申得承顏禁邸嗣後於閣下之去不獲面送昨閣下之來不獲面迎惟通刺門者一識其嚮往之私而已七年以來與編修君接遇尤數惟獨見時稍致款曲眾見則一揖之外更無他言亦可見其非奔走王公大人之門思以口舌譁世而取寵者矣茲有事關於閣下知人之明而其人爲敝鄉賢者不得不披瀝言之竊惟古學一途自明季至今榛塞六十餘載賴聖天子倡明於上因之賢士大夫得講肄於下輦轂之內翕然取詩賦古文家誦而戶解之幾

二十年於此矣然而四方之庠序其為榛塞者如故也
乃有傲鄉石門祝生文彥者獨知為此學於四十年之
前是其當舉世不為時已能專思殫力以斯道自任矣
可不謂賢乎今以明經應試攜書北來其所為詞賦備
體者能窺見漢魏以來文人用意之處而不專尚乎華
詞所為聞見卮言者雖多瑣屑細事而皆有裨史學足
垂世戒之言所為青鏤雜筆則皆所作序記銘賦信手
觸緒無非咀經史之精華而出以矩矱者其他四書通
解理學就正諸卷美善未能盡述要而論之不特一時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舉業之士無以測其津涯卽當世之工詞章擅稱譽者
亦罕能窺其闔奧也且聞其在京師傲居窮巷寄食賣
漿者家通參勞君書升二十年同學相好又親為子婦
之兄而敦請再四莫或就之此其狷介自持又有過人
者矣伏惟閣下積學如淵海嗜古若饑渴祝生所著之
書諒已展視得其大概倘於廷試閱卷之時拔為第一
天下之士將謂篤志如祝生雖不能肆於科舉而終以
詩賦古文為當路鉅公所賞識遂相與勃然翻然共勵
其通經學古之業則舉庠序中黃茅白葦之習悉變為

菁莪芄棫之材皆自閣下之一拔祝生為之也不然者
眾人視之在祝生初無損益而天下原伯魯之流得託
之以自便竊恐庠序之榛塞當有更甚於往年者矣言
在浙時但聞祝生之名此來亦未見願偶從他所覽其
著作為之反覆終日不厭竊慕楊於陵之於李程韓退
之之於侯喜敢率陳其臆惟閣下垂察焉不宣

春秋災異之應

漢儒之言春秋一事必有一應故董子以其事在所譏
天必加以災害其事在所惡天必示以怪異言之今略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舉一二條以見其例如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以
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下卽繼之曰
秋大水桓以篡立而修好於鄭一失又以璧假許田而結成焉再失卽有大水之災定元年
九月立煬宮下卽繼之曰冬十月隕霜殺菽煬宮之廟久燬季氏
示譏卽有殺菽之災此所謂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
也如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下卽繼之曰
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齊侯於謹夫
人姜氏至自齊後桓公因姜氏通侯之故為齊侯所害則日食之異豈非為姜氏入魯之兆乎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下十八年卽繼之曰春

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桓自此

侯所害日食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下即為齊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昭公自此失國則鸚鵡此所謂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他如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

侯於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

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一年之間前後書

夫人中惟言災異感應之事星不見星隕既可見夫人

其兄為可惡大水無麥又可見莊公尤為大彰明較著

者矣不能防閑其母聽其適齊為可譏

管子文鈔內編 卷二 六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論漢初行夏時

夏之建寅亦非自夏始也夏受之虞虞受之唐蓋自軒
轅蓋天之作而建寅之曆頒之斯世為已久矣湯與伊
尹始有征誅之舉故不得不因上古地闢於丑之統以
新天下之耳目而武王周公之天統亦遂因之舍斯三
統之外皆為無本而不經矣秦不師古乃舉駟衍從所
不勝之說而有取乎水德焉夫言乎亥則為干之盡言
乎十月則為歲之終其於夏商周三統何所依託而敢
於冒然行之乎漢興固宜改之不旋踵易之恐後時而

賈生之請願謙讓而未遑必俟之四十二年之後而始
更定之乎蓋其時天地混茫之氣未開斯人智巧之端
未露而民間耕鑿之早晚占驗之遲速則自夏時遵古
成法而未之變焉宜其歷高文景武四朝而後為之焉
爾

論文帝除肉刑

某按文帝除肉刑之心其殆與二帝相為貫通矣乎蓋
唐虞之所云五刑者固謂即五教之不率者而以刑齊
之而未始有墨劓刑官辟之慘也墨劓刑官辟固自苗

管子文鈔內編 卷二 六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民祖蚩尤以為制而夏殷之季用之以肆其荼毒耳穆
王耄荒之日豔心取贖之資遂仍其名以為利歷乎春
秋戰國世日降而刑日繁逮漢初而猶未變耳使其為
唐虞古法穆王方欲憑此取民亦何妨直謂為二帝所
貽而顧託為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而又哀
矜懲創以申之曰爰始淫為劓刑椽黥也乎考自苗民
淫刑之後惟文考之請除炮烙武王之誥孟侯矜矜以
無或劓刑人再三言之耳穆王詰刑之書猶為稍知文
武之意穆王雖以罰緩為心猶知追惟文武故其言哀

矜庶戮清問下民心結唐虞者不但一詞而足豈意八
九百年之後有漢之文帝者一旦舉而易之景帝者又
從而滅之乎愚嘗讀書至呂刑之篇未嘗不恨解經者
誤以苗民之刑爲唐虞之事茲故於漢史易肉刑之事
明著其說以與後之祥刑者告焉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謹按天下方術之士挾左道以窺伺人主者無世不有
特人主不予以覺隙彼遂不得而乘之耳觀文帝之如
雍見五帝而新垣平卽以消陽五帝廟進武帝之如雍

齊郵文鈔內編卷二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祠五時而李少君卽以祠竈卻老進謬忌卽以祠太一
進信乎人主之意嚮不可有所偏有所偏卽奸人將因
以售其術矣夫竈者五祀之一老婦王之盛益尊瓶載
在禮典歲歲所祭何由有致物之應且黃金之於蓬萊
仙者之於封禪其事絕不相蒙而云能彼卽可以致此
此在愚者猶不之信而武帝顧從而聽之分天爲五帝
已是隨時之異名而又別立之名曰太一豈蒼蒼之際
既有上帝又有太一分域而治不必定於一尊乎五帝
之卽天天之卽太一要之有分名而無分體自道家神

其說以惑人不意武帝之亦爲所惑也武帝好兵好貨
好刑好拓地好土功所失甚多惟此尤爲誕妄諸儒臣
或有所希合以汲黯之忠直亦未嘗一言斥其非此曷
故哉

驃騎將軍協鎮山西節制太原汾潞澤蒲等處營

衛地方署都督僉事管副將事梅和劉公行狀

本貫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官籍今爲正紅旗人曾祖仁
前開原衛指揮使妣口氏封淑人祖太宗金海二州參
將妣口氏封夫人考應乾阿達哈哈番妣口氏封夫人

齊郵文鈔內編卷二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諱朝輔字梅和阿達君三子公爲長賦性忠孝自幼
技勇絕倫方太宗皇帝時北邊諸國並已服屬惟高麗
以僻處海東職貢未修阿達君奉命越海征之公慷慨
請從阿達君曰吾食祿於朝汗馬自其分內孺子無官
守之責無爲徒勞也公曰大人能爲忠臣兒獨不能爲
孝子耶阿達君無以難遂攜之而行旣入高麗境親矢
石冒鋒刃凡阿達君所至公必以身先之比退處行帳
則時其飲食候其煖寒晨昏溫清之節煦煦然與里居
無異也或過而稱之曰昔有岳家父子兵今得君橋梓

蕞爾國何足定乎公遜謝推之於父不敢以材武自居
比阿達君積勞成疾卒於軍中號涕奉骸骨隨凱旋之
師以歸論功注廢籍泣血三年毀瘠柴立不以得官為
喜而以失父為悲親舊唁之者未有不歎其居喪之善
也順治二年授真定撫標中軍遊擊時皇輿初定畿南
草竊尚多公率兵揜擊不兩年次第平盪之如贊皇屢
征未克之寇公一戰即殲其渠魁田家樓之役計日奏
功大為當事所稱賞此其尤著者迨疆域粗靖則定營
制備器械練兵士事皆務為可久不以傳舍視其官以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巡撫郝公于公先後皆薦為能將第一知公者以為
無溢美焉五年擢山海關參將此地有明時所司偵探
烽堠之事入本朝則以詰奸暴謹啟閉為功諸從舊京
往來者率多南陽勳故寬之則法壞急之則謗興公張
弛得中務有以兩全之而營政卒歸整整未幾召為京
城巡捕南營參將仍以其道行之有識之者曰此故山
海營劉公存心厚而用法嚴者也相戒莫犯其法閱四
載桴鼓不起上下皆恃以安十一年進宣大總督中軍
副將舊例督府軍儲皆軍司馬掌之假餽遺公費之名

扣剋以充其橐甚者虛伍不補隱冒至無可稽公勵志
湔除之士飽馬騰軍府氣色一變又自明季闖患來城
垣多傾圮未葺者公請於總督馬公願捐俸為郡邑倡
不期年緣邊列城悉臻完固十三年擢徐州營護漕防
河副將其職以捍堤趨運為事視鄉者牧圉之任特殊
公旦夕所汎河上水長輒馳告總河共為疏洩以防其
決或水涸則率先停蓄亦如之凡五更轉運呂梁飛雲
之間橈柁星馳不虞淹沮亦不病飄失皆公之綱繆未
兩者至也十七年加都督僉事管直隸山永副將事受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六十五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未幾即以註誤解營務論者以公年始服官仕將開
府一旦以非辜失位宜有不釋然者公寧澹自如願以
奉身而退為得策雖酒酣耳熱亦未聞其仰天鼓缶而
歌嗚嗚也居數年長子德弘念公之去無名力為陳辯
康熙九年遂蒙恩復官旋補今職時交城山寇作民無
寧居偏裨被檄而前相仗莫敢進公至即卷甲趨之賊
聞風膽落欲以請撫綴我師公白於主者謂撫可行於
亂年而不可行於平世但當用於敵國而不當用於叛
民從之賊計窮據險自固公率眾先登一晝夜竟掃滌

無餘而出所親謂公諸子曰爾父間籍十年一出即獲
奇捷庶幾馬伏波據鞍顧盼時矣然公未久即致其事
而歸公平生律身儉素不以誇耀爲能而宗戚中貧乏
者推解如恐不及延師課子尤極其隆禮以爲吾誠苟
未至士或不肯盡其道也嘗謂諸子曰儉爲廉本奢乃
貪基若不以澹泊居心而求其仕有懸魚之風吾見亦
罕矣諸子奉之弗違故所至之官俱能以廉辦自見公
生於癸丑年八月初一日寅時卒於康熙乙丑年八月
初八日巳時得年七十有三元配金氏子三人長卽德

舊部文鈔內編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弘山西雁平道布政司參議娶鮑氏繼娶金氏次德新
江西吉安府知府娶佟氏次德遠候補筆帖式娶熊氏
繼娶金氏再繼吳氏女一人婿直隸霸州知州吳鑑孫
七人燦焯烜烜七兒八兒孫女一人余不獲交公偶
從北方士大夫之口得公一二戰功而未悉德弘以余
謬附館列其言可爲異日史家所徵件系行事屬余同
官德公請狀於余余不敢辭遂次第其言以爲誌銘碑
版者先焉謹狀

一畝居記

繕部張君汝作築園於邸舍東偏旣成名之曰一畝居
集四方名賢之在京者飲而落之而屬余爲之記余辭
不獲命逡巡二載君旣以養母還津門乃克爲之聞之
禮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竇蓬戶
甕牖此張君一畝之義所由來乎夫張君有列於朝爲
司空上佐入止華屋出乘高軒宜無復有儒行之所云
在其意中者而亟亟乎以一畝名其園何歟噫此其所
以爲張君也蓋士大夫之身不妨與時爲進退而其心
則不可與位爲存亡故伊尹當相湯革夏之時猶之其
耕莘樂道之日太公當鷹揚變伐之會猶之其渭濱垂
釣之年苟使出處二心窮達殊致則方其在野而歎老
嗟卑及其在朝而徇利固寵營營終日隨地不能以自
舒亦寧能先之克裕夫謀王幹國之略繼之不爽其讀
書學道之初耶晉時諸葛長民迫於劉太尉嘗歎曰貧
賤則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
得哉余謂長民惟地尊望重一時氣不能下故終與宋
祖相抗爲其所屠耳使其甘心布衣略無顧戀則丹徒
之丘壑甚廣何在不可自容者而乃用是爲蹙乎推而

舊部文鈔內編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之楊惲南山之詩此其不能息志於一畝者也張禹日食之對此其不能決幾於一畝者也極之曹操之發壁取后司馬懿之閉城逞兵無非欲於此一畝而增廓之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也然則一畝之義不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張君身都簪紱而情寄煙霞所謂朝斯夕斯者惟此園居之是適吾知其寵利當前必能以一畝爲藥石道德在望必能以一畝爲耆龜蓋就斯園之命名而張君之進乎道可見矣宜乎未及三年而板輿東路奉母言旋皦然果自潔於埃壒之外也余邨居負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茶星閣記

吾友沈子融谷性嗜茶取范希文森然萬象裏夫豈無茶星之語名其書室曰茶星閣屬同人共賦之而命余以記余諾之經年未有以應今年夏沈子謁選得粵之來賓將行促記甚力遂書以送之曰按茶字之義自陸鴻漸著茶經始省茶字一畫爲之前此經傳未之有其

言茶者卽茶也第茶有數種爾雅釋草曰茶苦菜者此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禮記濡豚包苦之茶也又曰藟茗茶者此詩有女如荼國語夫差萬人爲方陳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之茶也又曰茶委葉者此詩以薺茶蓼之茶也皆不謂茶惟釋木檟苦茶之註有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其確爲茶無疑夫檟之爲苦茶明以其味類苦菜起義是今之言啜茗無異古之言茹茶也嗟乎世之人方其攘臂捷足爭利自私以祈得其樂沈子顧遠嶽獨往於苦茶乎嗜之又何怪其去國萬里遠適夫蠻煙蠻雨之鄉乎念吾與沈子自壬寅冬月相遇於倦圃曹公坐上定交踰二十年其間之攘臂捷足爭利自私者所識不知凡幾而旣睹其盛又閱其衰獨相對兩人依然故我今沈子不得已姑就太學釋褐爲縣令吾亦以副舉應薦可望一官其苦可云至矣豈乘除往復之理吾兩人稟受獨殊天又將以來賓苦吾沈子耶然吾觀永叔自適夷陵學乃益進東坡自徙惠州文始益奇昌黎子之稱子厚亦謂使其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以致必傳今沈子之縣卽在子厚守屬中其將別有取於斯如嚮者嗜茶之意乎彼世人所苦不足爲吾黨之苦而吾黨所樂實有過於世人之樂願與沈子共勉之而已康熙甲子七月生明日言謹記

萊竹廬詩草序

余故居在郡城廣濟坊諸大家沈氏黃氏張氏高氏皆比屋而處黃與張余高曾王母所自出故余叔姪於兩家尤習丙申丁酉之際世變粗定余叔姪集郡中俊彥爲文業之會比舍諸家子殆居其半每暑月將至父師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輟夜課輒乘風步月相聚劇譚非余叔姪過黃張諸子卽黃張諸子過余方是時余與兩家生計中落而猶席先人餘蔭不知饑寒爲何物雖以年齒俱少不敢高言性命要之所論非史書治亂卽古文歌辭以爲異日當各以所長自鳴其視世路賄利之事直如土芥一不置齒頰間不數年值大帥移鎮沈氏居以相國第壯麗首爲所奪余家居其西偏遂並在奪中余叔姪旣失故棲且有仰事俯育之計不得已四出謀食每歲莫一歸入城訪舊則黃張諸子之散者固多其處者亦營營朝

夕求如嚮之把酒論文爭奇競采了不可復得今年余在京師張子明之自廣陵赴津門便道見訪晤對之次相與理疇昔過從之況幾至流涕前此勿論卽己未至今余入都已踰六年而張黃十數子中僅與明之一接則過此以往不知復閱幾時始得更見一人悠悠客途無可與語其可語者相隔乃四千里而遙張子視我其何以爲心耶張子有詩名萊竹廬草屬爲刪定余披而讀之其命意措辭布格遣調多余輩所妄意講論學焉而未逮者張子於其時短髮覆眉齒居最後而積之二

管部文鈔內編 卷二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餘載顧能卓然自見如斯余又服其潛思篤學愧前此知之之不早也嗟乎自先鹿園公與令高祖甬川尙書暨黃致齋侍郎締交迄茲將二百年其間郡中之高官厚祿有列於朝者不下數十百人乃余近修明史其勛業炳耀如三公之可書竟不易多覲則知高官厚祿猶必有待而傳也吾與張子生時不偶雖不敢上比先人亦惟抱此遺編共爲勉之而已適張子有粵東之遊聊爲序其詩以送之便道過寧以余言質里中諸子共笑倔強猶昔也

黔中雜記序

去歲五月新安黃子涵齋以通守平遠出京余既送之城西歸而悒悒不能置念黃子自丁酉庚子再副鄉舉蚤當授官已又以太學掄擇分教旗塾諸生積勞既久復當授官蹉跎二十餘年未有所就近始因與纂實錄得一官以行而更離家萬里當苗蠻新造之邦值干戈甫定之會揆諸人情其為俯仰今昔興慨於不偶之遭或亦黃子所不免乎比今年甲子正月上俞撫臣請以水西幅員無幾不煩列四郡治之命改平遠黔西皆為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七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稍省苗民供億太守而下皆當赴京改授余意黃子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入秋黃子以補官至相見勞苦外亟為道改州之善使子得早遂北轅慰余離索之感黃子曰不然彼安氏爵為宣慰使當得太守臨之方足稍示彈壓今易以州官直視若弁髦矣吾方病廟堂失策子乃以私情為我幸耶余亦謂黃子一時大言未必出於衷曲未數日得所著黔中雜記則方其在任時留意於風俗人心土田賦役城郭官廨關嶺險塞者已久若欲驅束整齊亟化以中土禮義之教而豫杜百年之叛

亂其他選勝搜奇所及探躋窅阻窮極高深又若不欲遽去者嗟乎今人於天下事動必以我為質苟其於我無利則雖目前易舉之物亦將掉臂去之况仕宦所至本欲為乘堅刺肥之計而以其餘市田宅遺子孫者今黃子陟懸崖履仄徑歷鳥巢虎穴以入則一無所有惟椎髻勞面數十百犴獯之民而已此宜處之若逸去之惟恐不速而乃長慮卻願曲盡其當為之策又以暇日登臨嘯傲悠然若有閒情則黃子而內處丞弼外作屏藩其能卓然有以自見固可信也余於此又歎人才之難得得矣而不克盡其用為可慨也余輩身處京華褒衣坦道從事翰墨間獨以索米之難而戚戚不能以終日讀黃子是編能無心慙乎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七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汪舟次檢討册封琉球序

康熙壬戌之春上以中山王世子尙貞請封命廷臣推擇堪使其國者九卿詹事科道具以檢討臣楫中書臣麟焜對時上方謁陵詣舊京驛書報可於是二臣承制假節被一品之服乘傳而南行且有日矣在廷之與二子善者競為歌詩以寵之言雖未列朝位而於檢討有

史館之舊誼不容以無言言觀諸公之作莫不以銜命絕域奉揚國威爲儒者希有之榮相與誇過家之盛事羨跨海之壯遊發爲鴻章登諸鉅冊旣已管絃可被而金石可宣矣亦曾以海南之近事爲檢討告乎閩中自去歲有勦臺灣之請選兵聚糧八郡爲之驛騷追春風方作而艤艦戰艦已徧列海涯矣逡巡五六月歷夏入秋未聞有戎捷之獻豈所稱兵不過時者耶夫鄭逆盤踞海中今再世矣其下之知兵善戰者死亡略盡不過鼉鼉魚鼈之民爲之羽翼以天兵臨之固可滅此而朝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七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也則在彼有必敗之理賊桂白頭舉事煽動三方中原省會爲之震動賴廟謨指付將帥協心六年之間羣兇授首今以屢勝之氣加彈丸黑子之區亦何敵不摧何城不克乎則在我又有必勝之機然猶曰用之中土者或不可試之海上也言爲浙產固嘗習聞勦海之事順治八年金固山礪攻舟山再旬而破十三年春宜將軍爾德攻舟山未旬而破卽近歲金門廈門之恢復亦因賊兵之退一鼓乘之固未有曠日持久若今茲臺灣之師者豈昔之賊勢弱而今之賊勢反強昔之兵謀工

而今之兵謀顧拙歟蓋國法侵餉有誅通洋有禁諸將方倚征海之謀坐糜大農儲侍而別爲加派以給樓櫓器械之需且得恣其番舶之往來任其漁捕之出入而無從加以譏察也故淹延時日以用兵爲名以營私爲實此其意殆惟恐鄭逆之亡而無所用其侵蝕耳違肯速成功以甦民困耶言聞春秋之法大夫出疆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皆得而專之檢討今爲正使其職得專安利之謀澎湖乃臺灣門戶爲使舟所必經誠舉節麾之把其頓兵擅利之私計而勉以奉天伐叛之奇功吾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七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臺灣之下固可以指顧期之者史稱漢武帝時河內被火千餘家汲黯奉命往視以爲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憂貧人傷水旱者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倉粟振貸比還歸節伏罪上顧賢之宋紹興末海陵南侵王權旣敗李顯忠代之未至軍適虞允文以犒師抵采石敵數百艘絕江來戰允文率諸將結陣迎之或謂允文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無緣任他人之咎允文不聽卒敗海陵兵古純臣精心爲國其出疆專命往往如此檢討過澎湖能爲此舉卽可遠濟長孺近偶彬甫使諸將

知中朝有人嚇然膽落不敢復萌其欺飾之心也豈不
快哉吾聞閩之士有李世熊元仲者好奇討善古文年
九十餘尚無恙君試往求其集且以吾言問之當不至
驚猶河漢也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清鄞縣萬言貞一撰

鄉飲酒禮

余少入郡學見鄉飲酒時賓主介僕之坐皆列於四隅
心識其非因與家叔充宗先生考據三禮注疏而得其
說所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
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者皆在其方而正席絕
非斜坐相對如今時也戊辰至五河次年正月脩舉墜
典因以考定之說行之歌詩合樂鐘磬鏗然禮成邑之
人士莫不忻忻以為得見古禮惜先叔早已下世不得
一臨正之也諸生請載之誌中永示彝則遂列其坐次
為圖併備悉儀節如左其考據論辨之詳則先叔學禮
質疑行世已久茲不復載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既望四
明萬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鄉飲酒圖

賓坐

主坐

介坐

僕坐

是日午前主人與僕先至明倫堂視諸席具肅待賓至相禮者趨告主人與僕出迎賓於大門外主人僕先揖賓答揖介從而揖賓與主人相讓入大門介僕以下從之至儀門如大門禮及階亦如之升堂賓主人拜席設東西階上介席在賓西僕席在主人東皆後一席地行四拜禮拜畢凝立仗鼓三聲讀誥者出立東楣柱下展誥讀之賓主以下皆跪讀誥畢乃起讀律者出立於西楣柱下展律讀之賓主人以下皆跪讀律畢乃起贊者贊就席主人揖賓就西北南嚮之席賓答主人於東南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嚮之席僕揖介就西南東嚮之席介答僕於東北西嚮之席坐定獻茶茶畢相者設一案於楹間北嚮司正出就揚觶位揖賓主以下皆起揖相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觶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畢司正舉觶揚之飲訖授解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復位贊禮者贊主人獻賓主人趨賓席獻又贊賓酢主人賓趨主人席酢贊者又贊僕獻介僕趨介席獻

又贊介酢僕介趨僕席酢贊者又贊眾主人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獻又贊眾賓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酢畢皆坐贊者贊行酒司酒者酌酒又贊請酒賓主以下皆飲酒贊者贊供饌司饌者設饌又贊請饌賓主以下皆食饌贊者贊供湯司湯者進湯又贊請湯賓主以下皆飲湯贊者贊供麵司食者設麵又贊請麵賓主以下皆用麵贊者贊升歌三終歌者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三章每歌一章節以一磬歌畢節以一鐘又贊笙入三終堂下吹笙管三次以當南陔白華華黍每笙一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節以一磬笙畢節以一鐘贊者贊主人再獻賓主人趨賓席再獻又贊賓再酢主人賓趨主人席再酢贊者贊僕獻介僕趨介席獻又贊介再酢僕介趨僕席再酢贊者贊眾主人再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再獻又贊眾賓再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酢畢皆坐贊者贊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人以下飲酒食饌飲湯食麵皆如初贊者贊間歌三終歌者歌魚麗堂下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庚歌者歌南有嘉魚堂下吹笙管

一次以當崇丘歌者歌南山有臺堂下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儀每歌一次笙一次各節以一磬一終畢節以一鐘贊者贊主人三獻賓主人趨賓席三獻又贊賓三酢主人賓趨主人席三酢贊者贊僕三獻介僕趨介席三獻又贊介三酢僕介趨僕席三酢贊者贊眾主人三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三獻又贊眾賓三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三酢贊者贊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以下飲酒食饌歡湯食麵又皆如初贊者贊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樂三終歌者歌關雎葛覃卷耳三章堂下笙管與歌並發歌一章畢笙管一止以當鵲巢采芣采蘋每歌笙一終節以一磬一鐘三終止歌之居首者告樂備相者以告於賓主人而使之出贊者贊旅酬賓主人以下皆起遂撤饌賓主人以下對立於堂上賓酬主人主人酬賓介酬僕僕酬介眾主人司正以下至相者贊者司酒司饌司湯司麵並相酬畢相者設高案於堂下北嚮燃香燭賓主人以下望闕三跪九叩頭謝恩賓主以下仍升堂四拜言謝贊者贊送賓賓主人揖讓如前至大門

一揖而別

八蜡廟碑記

五河當淮泗之交曾經二帝三王之治故其民俗所尚多有近古者而獨於八蜡之祀僅存其名則由世遠而失其傳而修明之無人也余以戊辰六月蒞五其時淮澮並漲彌望汪洋低下之地無不在巨浸中進紳士詢之僉謂下流壅塞淮水之所洩者微一遇霖潦輒有此患此比歲皆然無足怪也余聞而疑焉淮水之受遏固自有由而愆陽伏陰無一定之候亦何至歲為陽侯虐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比仲秋八月舉行彝祭之禮西南兩壇後次及於蜡則見八蜡之主寓設南城樓上其品物僅彘首雞魚其儀節僅前後兩拜耳問諸贊者曰此蝗蟲廟也賢侯禮如是足矣余乃歎五河北歲淮水之害其故皆在乎此也夫雇傭作而遣之使為供力役効奔走及其成功而復於主猶且設魚肉酤酒漿撫其背慰酬之期於極歡而後止以茲邑之藉力明神自于耜至同稼歲不知凡幾而羹羹觴酒豆肉簡率其禮以為報亦何異乎齊東之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其五穀蕃熟穰穰滿

家乎況又昧經義而夷之於蝗而神其有不吐之乎爰命工胥就縣倉西南隙地架屋三楹明年己巳仲春廟成上戊之日遂遷主於南樓而祀之正其位次一如郊特牲所載首先嗇以其爲神農也次司嗇以其爲后稷也后稷乃上古后稷之官非周始祖次百種以其爲百穀之神也次農以其能自力於百穀也次郵表啜坊與水庸以其能爲功於百穀也次貓虎以其能除害於百穀也記所載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或者蝗蟲之說所由訛乎凡牲帛粢盛之數拜跪祝嘏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一視社稷無殊其年夏水如故至秋有穫及今年夏秋並有穫或進而諗於余曰君之虞祀蜡神既獲順成之效矣但以神農后稷而顧與貓虎並祀終不得其解也余曰禮不已云乎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者堯也以貓虎而得配食於神農后稷余誠不得其解但以聖人如堯千古莫京矣堯既爲之而況於後人乎余惟有法堯之所爲而已餘何知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八月望前三日邑長萬言記

開古河議

該職博采士民之眾論廣詢牧令之條陳古河開塞其有關於鳳陽一府河道民生之利害誠非淺鮮者查鳳屬十八州縣瀕淮者居其大半二十餘年以來當天旱水涸淮水安流無異猶不見古河有必當開之勢一遇霖雨連旬自豫省桐柏山以下七十二道山河之水併萃長淮奔騰洶湧歷千餘里東注洪澤一湖而湖之所賴以宣洩者僅清口帶綫之路今清口東北河身漸高即使洪澤不受暴水其所積猶未能盡瀉況加以源遠派多連雨怒漲之橫流何可望其旦夕遠去乎於是洪澤之所洩日不能十分而一而洪澤之所受日且將十分而九下流壅塞積水逆行泗州之城爲沮澤田爲滄池業已共聞共見繼之盱眙之西北境五河之東南西境臨淮之北境及懷遠以西州縣夾淮之地凡其形勢稍窪者莫不蕩析漂流春水至而夏麥盡淹夏水至而秋禾並沒秋水至而歷冬及春併來年之種且不得播也墊溺之民向因清口以北之去路無可爲計故強者祇率而逃亡弱者卽坐而困斃耳今幸聖主賢臣存已饑已渴之心切一家一人之視欲開浚禹王古河以爲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洩淮流計此真千載一時萬世永賴職巨睹淮患甚久亦何忍不仰贊而樂成之乎所當乘茲良會亟就鴻圖仗一人之大猷復神禹之舊蹟誠爲旋乾轉坤成天平地昭代諸善政中經久不易之要著也至若古河既開則可就此通漕而自六合達之白洋河俾南四省運道所經永無水涸之患抑可盡廢從前漕道而自瓜洲以至清口省百餘萬歲修所費長享清宴之休更可盡閉高寶一帶減水壩而下河七州縣沈溺田土無事專官開治並收種藝之利一舉而三善備計又莫善於此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倘慮淮既入江清水之力弱無以敵黃水之力強或致倒灌以滋衝決則現今河身襯墊日高於其洩乾之後當就天如閘左右橫築重隄黃水未有不順其自然之性退聽而北向者凡此種種議論皆足以仰佐各憲成謨顧非職境內之事未便暢引其說是惟在深計者節取而兼用之耳緣係奉文博訪輿情不敢不併述以資採擇

與洪山志學博辭錦屏書

弟與門下共事此地半載矣清脩好學爲近世司鐸者

所罕觀弟方倖得同心資爲模範何意俯仰紳士欲有錦屏之舉耶此有不可者五在禮文甚明願門下爲弟徧致之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又次之今五河何時乎雨澤愆期亢陽日甚諸種未植麥穗將焦弟與諸君匍匐禱祠非以爲名也一旦釋饑饉之憂而講侈靡之節則奔走羣望皆虛文矣卽日期日未至露雨方興然旱災或除民志初定他務未舉遽示以不急之爲是猶當雲漢之時而崇烏革翬飛之飾其不爲周宣詩人所笑者幾希矣此揆之於時其不可者一也孟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今之縣令非無享水陸之珍極瑰異之奉者然旣處富厚之地凡此起居服食皆天所以優之也故雖過於豐美總非罪愆若弟之所處乃五河也天下聲色貨利之事皆非本分中所有惟攻苦茹澹斯爲合天今諸君乃剪絲泥金進之以逆天之物豈愛我者乎此揆之於順而不可者二也弟自從做業師講明鼓山慎獨之學於今二十餘年一切意見皆與世俗迥別雖不敢謂德性堅定而就其所至未始不自具一體段也倘以力守諸空山麋鹿之羣者而輕棄之

淮北朝市之上諸君亦安取此人而宗主之乎此揆之於體而不可者三也此邦向迎新令有與徒百二十金弟去夏赴官縣人分此爲二一投於京邸一投於宿州道中弟封識如初置之篋笥受事之日集十五里士民而還之諸君諒所記憶比及冬盡吏復循例以旗蓋幃褥爲請余笑而不應迄今猶斑然諸舊物也乃於彼則卻之而於此則受之得毋前後易心異於書傳所稱始終一節者乎此揆之於宜而不可者四也署中客坐三間深廣二席椽用細竹苦用雜茅以故紙爲承塵僅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覆一几地皆碎磚所砌類於亂石溪灘於此之中而忽張錦屏以爲樂是何異茅茨土階之上而進以舞女歌童甕牖繩樞之間而饋以三牲五鼎也使此中稍有未淨便當踵事增華易茅屋爲華堂更華門爲繡戶玉杯象箸迭進不休璧帶銀璫求多未已哀我窮黎其堪此旦且而徵之乎此揆之以稱而不可者五也抑又聞之書吏諸君將舉而歸諸家父寒門自先鹿園公標澹泊寧靜四字於座側子孫恪守其教迄五世勿忘家父留意眞脩歷三十載之久人世綺麗之好一不以關懷自

不肖入官再遇覃恩以命服進未嘗一日御之也日者侍食敬述諸君之意家父微笑曰使吾尙需此物昨就養南來當以章綵入署矣多謝諸君所求與汝相成者不在乎此也家父之言又如此門下知我特深爲鑒其愚而卒阻之幸甚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觀人之爲政者不待乎班朝治官出身加民而後知之也其人而處已儉約必不至奪民之財其人而宅心簡要必不至擾民以事固有卽其生平而可以相信者人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不能細察耳吾與陸子處九年矣性警敏讀書過目不忘與之論義理他家所扞格不入者輒迎意以解無少留滯平居被服儒雅氣恂恂如不欲勝人人苟以驕橫加之必毅然而起雖稠人廣坐務直其辭而後止少失怙恃育於吾師總憲公所去令祖母太夫人可一里許旦夕起居膝下依戀不忍捨語次及兩尊人淚未嘗不簌簌下也夫能親其親者必能仁其民而不畏強禦者推之必能不侮鰥寡率是以往息之人其有瘳乎往歲有官子劉子之鄉者余與陸子釀而爲餞酒既酣余

舉杯屬之曰郡南古小學子劉子講道之所也君到部一月署置既定集紳士而釋菜焉此其先務矣坐客有不然余言者謂子當命以即日乃亦俟一月後耶夫上之人貴示民以趨嚮子劉子之謁雖即日不爲過余恐時賢未信特緩言之而語未脫口遽遭譏訕豈自式問封墓以還一部十七史所載古昔聖賢豪傑皆好爲無益之舉耶其時余曰陸子質之陸子爲之搖首太息至於再三未已則今者陸子宰息之政其必能知所重無疑矣獨是陸子生長高門不習乎人世誅求之苦一旦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威加害忱倉猝未定所裁者有之茲行過故鄉停騶十日試求湯先生行事而審察之焉凡先生所不責於州縣與州縣所不敢聞於先生者皆令長職業不關之事陸子以是爲衡持之以精力雖波搖浪撼固可悠閒處之有餘也可否在心旁無所牽掣吾師所不得行於天下者陸子乃於一邑效之使人謂何無忌酷似其舅不亦美乎

書經集解序

舍弟授一隨叔父充宗先生讀書武林因受室焉歲癸

亥叔父既喪弟謀所以爲生者余時因纂脩留兩館寓書京師以選時文輯講章二事爲問謂宜何從余答之曰選時文純乎蹈虛輯講章猶爲近實弟不如輯講章爲宜何以言之今之選家大率皆兔園常士也迫於饑寒無館授之地撮錄一二房稿雜以贗文向坊賈合本求售其詞哀其禮遜不啻施於所尊敬者迨所刻行世則更爲歷科程墨之選盡載中朝大老得意諸篇以爲堪與唐之韓李宋之歐蘇相頡頏諸大老不知其底裏而樂於頌己也亦遂借以聲譽甚至爲成就其科名於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選家之自視其所刻竟如昭明太子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呂伯恭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趾高氣揚偃然天下莫已若矣嗟乎使吾弟而爲此態不幾失祖父崇實黜浮之教而爲家門之敗類乎故莫如編纂講章集儒先注解之說爲之探賾索隱窮高極深以折衷於至當雖其事不脫訓詁而溯流以得其原其於遺經之正旨猶爲不昧而叔父往年偕諸同志及余聚講五經之意亦庶幾不失也故曰講章近實也弟得書欣然先爲四書集解梓行之道已巳易書詩三經以次成書

余既出宰五河遂挾書下闕

鄭義門詩序

吾嘗患世人真氣日漓無一事不出於矯飾不揣綿力思有以挽之故四年來承乏五邑周旋上下間惟以任真為主雖緣此受侮弗卹也今歲兒子承勳歸應歲考攜鄭生義門詩一卷來為言其人真樸無他嗜好義之所在奮前不復回撓其為詩如其為人吾閱之果然因念吾之抱樸以行於世屢為人所凌鄙顧影自憐有倡子和誰之歎乃今忽得之於義門夫義門為吾執友寒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邨之子吾嘗許以女字之則固丈人行也於屬為最近十三年不相見吾不知義門作何狀顧能彼此不謀情孚意浹同出於任真如此千里比肩百世接踵天壤間有我復有義門則真氣又何嘗一日漓乎嘗慨俗下人情當其困頓為諸生義理滿口日以古人自期迨漸亨於遇卽漸遠於道苟至都崇顯亨豐溢則澌滅盡矣若夫華貴游之子其耽於聲色貨利蓋自少至老無一日易也義門方孩提之齡寒邨卽鬱起為孝廉接副使公之後以文章重海內近歲陟上第讀書玉堂名譽尤

足譽人於此稍不知自愛鮮有不為俗情所搖者而義門識彌高操彌謹敝衣疏屨揭揭於灌浦西壩之間見之者幾忘其為貴公子焉則任真難而義門之任真不尤難耶雖然學無止境不進卽退吾行天下三十年見有初為奇士而卒蹈恆蹊者矣有始附清流而終歸庸劣者矣用是齒越始衰猶兢兢日憂失墜義門今猶未壯其憤無以前之任真為可恃始信與吾有同心也夫夫氣足者詞自充吾雖未及言詩而所以為詩之道不外是已義門其勉之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經閣記

掌教呂君秋崖重建尊經閣成余適署虹至謀所以稱其名者余曰經者天下之大本達道所從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尊則治否則亂亦尊其合於聖賢而已以全經言之如唐初之十三經注疏此其合於聖賢者也明初之五經大全此其不合於聖賢者也以專經言之如程正叔之易傳呂伯恭之讀詩記金仁山之通鑑前編湖而上之以及王肅之傳三禮趙岐之注春秋凡若此類皆其合於聖賢者也輔慶源之詩童子問陳君舉

之周禮說程沙隨之春秋解極而下之以至陳紫峯之
易經通典申瑤泉之尚書彙編凡若此類皆其不合於
聖賢者也然則經之所當尊者蓋可知矣其他史傳百
家之言莫不以是爲斷要其足以翼經者則存之其不
足翼經者則去之將見斯閣之上玉軸富於李侯青箱
多於王氏夏丘之士其自是有進矣乎嘗試與君憑閣
而眺大都楚漢之遺蹟爲多焉北則睢寧卽項羽破漢
兵彭城西而睢水爲之不流者也其東南馬藏港傳所
稱羽追漢王急墮枯井中馬伏厓下自蔽兵退垂繯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引之而出者其西爲陰陵羽夜走迷失道之所也虞姬
墓尙存與霸王祠相對峙夫當其大風揚沙白日晝晦
五諸侯之兵力摧敗於一人之手而無餘何其壯也獨
身遁逃委命晉井四百年其主子焉惟一馬之爲儔何
其悲也然而轉戰五年勝負迥異一身莫保虞兮奈何
高陵歸然延祚四百固千古仁暴之龜鑑也夫劉項不
讀書初不知經爲何物然而一心之仁是卽經之所許
也一心之暴是卽經之所惡也諸士其可曰帝王之業
非下士所敢擬不爲環顧而一悚然乎自今以往務與

諸士平恕而行不設驕悍加人之意使一心之內不爲
項而爲劉則以仁易暴斯爲有得乎經之旨斯爲可與
窮經之人其於呂君建閣之意庶幾有合也夫

西來庵碑記

以儒與釋較儒主持世釋主出世出世者一身而外絲
粟非其所有持世者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舉天下之務
莫不受其開成然則以儒者而興事將必意念所嚮百
爲聽命指麾顧盼攜取自如以釋者而興事或至左右
之無人展施之無地子子然哀號於中野莫之聽而止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焉乃以吾所見則往往有相反者何也卽以虹縣言之
其大者如潼城小曲南四北四赤山西二六里之田畝
沈水中十有餘年縣大夫之隲此者亦已七八輩矣其
賢者不過出於下策爲請除租賦之計曾未有躬荷畚
鍤率先吾民溝而出之使寸土悉歸種藝者小則如五
門之城樓歷本朝來四十六年不加葺治任其摧頽以
至象魏失觀行道興歎一至於此也而釋者傳聖自康
熙初年芟舍西郊關侯廟其時破瓦頽垣茫無憑藉傳
聖苦力修持感動城邑因其爲佛會聚資以佐之十年

而成大殿五楹裝金像奉其中又七年復成前殿楹如大殿之數奉關侯以崇所始更八年而東西廊悉就凡廚庫漏浴之所無不備具且買護庵田地一十八契以所入給來往行僧又分地爲義冢瘞貧無以葬者去年二月傳聖下世嗣孫演寬繼之克守其志弗替益虔斯固諸會士好善之功尤傳聖師徒篤志不移所致也嗚呼令以一縣之力中更數人不能爲所當爲終於廢墜傳聖空然一身把草蓋頭經營垂三十載便能金碧輝煌成此鉅構豈非專與不專久與不久之故歟夫郡縣

管鄆文鈔內編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任之說自漢以來皆知其益而旋行旋止不能終收其效有志之士格於令甲不獲自伸真屬無可奈何之事然專心致志則我可自主也奈何上官之彌縫分之世路之酬應分之妻子之靡衣美食便好田宅又分之使方寸之間無暇更思其職業至於門庭傾壞田里汚萊猶曰此非吾在任事吾聽之無害也然則必手決水而瀆民之田手焚火而焚民之舍乃可爲罪歟何自待出傳聖下也悠悠斯世同心者希吾縱隊長三尺無可與道此語今日因演寬之請記發之亦足以見余之潦

倒也

歐孝子傳

歐德耀五河諸生也父友范以鄉貢筮仕得柳州上林縣尹順治八年臘月抵任明年七月李定國破柳州諭守令降者皆復官友范不屈繫別將常姓營中已攜之賓州又攜之南寧府卒遇害時德耀未十齡奉其母家居既長爲諸生頗有文譽康熙辛未余泣五已三年矣每朔望集諸生於學講書論文且理其詞訟七月之朔德耀直講適至篤信好學章且講且流涕講畢余問故

管鄆文鈔內編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耀前對其父死官事且言今四十年尙未歸葬以是觸於心不禁歔歔明府前也余謂子誠欲迎喪則吾同年俞君寅方尹上林宜莫如此時矣德耀聞之喜甚越月請移文南行明年春始達柳州至上林則已四月俞公爲詢歐尹事一城無復知者最後得諸生盧大勳邑紳韋泰運於遠鄉兩人年皆七十餘嘗及歐尹門言歐尹事甚悉曰歐仕上林而不死上林今何從得其喪耶德耀悲慟欲絕次日辭俞趨賓州俞以十緡佐其資斧至賓徧訪無所得又至南寧其無可訪一如賓蓋歐尹

篤於殉義不欲以姓名自白而營中直與俘囚等棄之
誰復識爲令君死者生以是悲鬱染疾卒於肇慶舟中
邑人悲生之志上其事學臺許公汝霖爲表閭曰至性
可憫祀之鄉賢祠

洪燕男字說

掌教洪君山至名其長子曰遴而問字於余余惟名必
以法古爲尙前代之遴其名者如霸州王恭肅公或可
爲令子廣厥志乎當余拘幽此地君遣子從受尙書此
與王公締姻於椒山正命之際亦何以異君家自經綸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以來三陪鳳閣四上鸞坡而尊府谷一先生方謝秦
衡未久則王公之起家甲科以邊功正位大司馬又君
家世所時有也史臣之贊恭肅曰若遴者可稱燕國男
子矣夫燕爲天子所都士之才德苟能邁出其間則其
於天下也何有哉字遴燕男君其許諸

黃詮庵雙壽序

詮庵明府參廬陵軍事十有三年辛未秋稍遷爲虹縣
尹與之遊者以爲詮庵抑首二千石之前亦已多載今
得剖符百里南面專城雖其地濱泗接淮不足爲江南

善處而詮庵承其祖若父詩禮之教夙與伯兄式九以
詩文書畫擅名藝林一旦同時鵠起式九揚鑣於川西
詮庵奮翼於淮北亦足以揚眉吐氣發舒其胸中之奇
無愧爲五桂黃門之苗裔也乃未及一年輒請於兩臺
致其縣政而去咸相與詫而異之余謂廬陵之在宋有
歐陽少師周益公文信公諸先生在明有解大紳羅念
庵鄒南臯諸先生固詩書禮義之鄉也詮庵與其門人
子弟講論周旋既久則其於虹自有格格乎不相入者
況加以巨浸之久稽十九里中潼城赤山等六里之地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無可徵上無可貸功令何如而可不速去以自遠於
罪戾乎雖然士大夫讀書學道於天下事幾可否之數
亦何難見之明而判之決然或移於左右或格於裏言
者往往有之故龐德公惟化行於其室乃能借隱鹿門
而東坡之傳方山子必言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詮庵往客京師元配陳夫人主持門戶公有賦稅私有
烝嘗一不以攫旅人之懷比年任江右向平婚嫁間歲
有之而夫人及期東還竣事仍溯流西上往返三千里
若在庭戶詮庵未嘗一日知有兒女之累余故於去虹

之舉不特多詮庵之能斷尤善夫人之善舍也今年四月夫人花甲屆旦與詮庵坐對稽山舉借老之觴諸子諸孫及諸外孫拜起上壽共三四十人其間能以文鳴者已五六輩可謂極天倫之樂事以視世之知進而不知退日迫促於沸鼎之中者其得失爲何如耶爰書以貽詮庵爲壽筵加爵之鼓吹知必掀髯一笑而許之也

祭徐相國夫子文

維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正月辛亥朔越二十日庚午江南鳳陽府五河縣待罪知縣受業門人萬言遣子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浙江寧波府儒學生員門下晚學生萬承勳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奠於皇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兼掌翰林院事徐老夫子之靈曰嗚呼痛哉夫子之亡於今半載矣言猶未得炙雞絮酒哭於靈几之下言豈無心肝者耶念自初夏以來刺事者靡日不至造謗者靡日不增曾不以言爲拙修之人五河爲瘠小之邑而少貸之甚至接一吳語之賓曰此東海之抽豐者也留一吳語之僕曰此東海之索債者也興波浪於盆池點汚泥於尺素上作而下應之必欲文致其罪以爲

快以是彌縫支柱心力俱疲卒至於先挂失察之章繼罹計處之法言願得因此屏營息慮蟻伏羈管中道惟夫子之德而濡筆以寓其哀也嗚呼痛哉憶自丙辰入都見夫子於斜街邸第退而服夫子之清修貞志心儀爲可師閱數日承以制使郎公哀詞見屬其時制使在征聞戎行言爲戮力疆場死於勤事之詞以進夫子謂非俗下應酬所有遂於武闈受事之日招言就館而後入焉自是斜日深更布簾香几凡有所撰著言必侍坐晰疑辨異至茶傾燭跋不厭此夫子之知言於文章者也後三年夫子方服闋當補官遽奉監修明史之命時言館夫子新園適武定公總師太末誤耳賤名馳書見召言辭不獲命遂自吳趨衢議者以制府易於見長而翰苑止沾沾文藝制府聲勢赫奕而翰苑惟清素相依此行必留不返乃言當夫子信使抵蔑卽力請於武定公而還夫子以是重言行誼定薦引之意至京後不告於親朋不謀於骨肉密以言姓名上聞投疏還邸始語言曰吾本緣公義薦子若預以相告則子有陳乞之迹吾有市醫之私故不爲耳此夫子之知言於行誼者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十年史館飽聆訓詞三載五河益凜冰雪夫子嘗貽書曰始以子修飾時譽近託可信者核之果能以實心發爲實政攻苦茹淡經月不名一錢臨別所期斯爲不媿比夫子罷相還吳小兒上謁謂曰吾今病中世事總不關懷耿耿不忘者獨乃父清節未暴耳此夫子之知言於政事者也嗚呼夫子今亡矣世之知言者更有幾人言之抑鬱莫舒者更當誰訴是卽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猶無以易此恨也況其在窮愁困踣奪職待譴之際耶天高地厚崩圻無端石爛海枯摧痛何極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繼自今惟有不以得喪易心不以榮辱改節尊聞行知冀無負夫子於冥冥之中已矣嗚呼痛哉尙饗

祭徐司寇夫子文

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孝友之誼篤自性成生事葬祭纖悉靡憾仲叔季弟教愛竝周夫子之德行則旣醇而無疵矣取材百家探源六籍含英咀華洞微抉奧遂用名世一匡藝林夫子之文章則旣法而且奇矣正色相臺豺狼斂迹制中邦禁狴無冤舉朝憚之芒寒氣肅夫子之政事則旣剛大而無所依迴矣以是始

則賜博學明辨之額繼復有光燄萬丈之題雖在廷之忤忌日眾而當宁之進用不爲止雖左右之讚毀日甚而帝心之眷顧不少衰世方其期以臯夔稷契而躋斯民於皞皞熙熙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然此就夫子之繫乎世者言之而未及小子言之躬被明施也憶自乙卯受知官允夫子獲充上舍之選宮允夫子爲夫子所指授則猶夫子之提撕也洎乎丙辰受知相國夫子獲與後車之載相國夫子惟夫子爲折衷則猶夫子之攜持也自是奏爲史職進之志館凡一著作一論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竝許參以隙照之小知此豈小子能有當乎夫子要惟虛懷雅量如廣谷大川之無所弗受故不擇乎牛溲馬溲而皆有以容之小子方左鞭弭右櫜日追隨夫子之後以立斯道之坊維胡善作者不必善成遽中道棄我而如遺然此猶就小子之平日言之未及乎邇歲之仗救拔脫顛危者也小子菲材下位妄意天下之事抑揚品目妬嫉日滋遂以孤立之身嬰不測之禍文致周内重辟是懼使非夫子之疾呼奮臂則在朝之師友何由能趨義而恐後在外之親朋何由能感憤而奔集

在秦諸未謀面未通名之賢哲何由能協心援手而致
致又況仇刃橫加箭痕若粟夫子此際正卧薪嘗膽而
靡支而乃專使賫藥數千緡開關啟憲留此已墜之命
於如絲嗚呼痛哉何夫子知爲小子求生而不能自延
一日之算何小子徒向夫子乞活而不能祈夫且夕
之稽耶夢魂長繞追呼莫前萬感填膺一語未訴此小
子所由號涕百踊上爲天下慟而下哭其私也自今以
往痛寧有已時耶嗚呼痛哉尙饗

相國徐公逸事狀

管郡文鈔內編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師相國徐公薨後三載言始脫罪南還哭於黃土橋
墓下於時窆石久封豐碑已立凡所以不朽公者亦既
明且備矣明年春再至崑山嗣子樹聲樹本出公年譜
見示有爲狀誌碑銘所未及者爰采錄其事并韓學士
焚前所爲狀寄梨洲先生祈爲立傳又明年丙子言在
京師樹本以傳至相與流涕讀之公平日之守正直屏
奸邪者蓋至是始可無憾也願言侍公久飲食起居朝
夕不離公側自丙辰訖戊辰垂十有一年所習公行事
至多雖史法無盡載一生行事之體而君子之行事有

可傳或亦有不必要之公則一生皆其可傳者言受
知至深易簣前一月猶語言子以耿耿未忘者惟而翁
一人言獨何心忍使公有一事之不傳於後也用仿柳
州段太尉逸事狀記言所親得於公者以補狀誌碑銘
及今傳所未載焉公及第後世祖章皇帝嘗攜公幸近
郊看花捕魚無所不在一日獵於南苑公承命得騎馬
入圍場故事凡從駕與獵者馬相去各二尺許使鱗次
相比自爲首至最殿一人馬與馬相銜而止其圍之大
小以從駕者之多寡爲率其人皆俛身外向各以其鞭
拂馬足口俱作嘖嘖聲以防獸之逸而出也公在圍獨
按轡立馬身凝然不偏口亦不出一聲章皇帝行圍適
過之顧而喜曰爾徐某是也儒臣本賜觀圍未嘗令打
圍耳同列在者皆有愧色史館開經年上偶問明史若
何公卽以所定太祖朝本紀列傳裝寫進覽書至閣中
稽踰月未上公異而訪之則當事者恐以本紀丞相胡
惟庸伏誅一語啟當寧殺戮大臣之心故躊躇未能決
須明坐以謀反乃可耳公曰惟庸誠有逆謀願其誅由
不引見安南貢使起反事在旣誅後十餘年始露此見

管郡文鈔內編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大誥及昭示奸黨錄諸篇爲太祖御製可據史當傳
信吾寧可凌奪前後以希相公遠慮之私耶當事者無
以應卒進之越有阮武舉廷遴者居京師前門梅市街
以居積起家司坊惡其倚納弁自大不修歲時之節使
人誣以命案上諸巡城番校之提嚇四至阮無以自明
請越胥居間奉城院滿洲漢軍各三千金漢人則細其
一金旣內矣客或以告公公曰有是哉留其人共飲夜
使親信者核其事而遣之厥明入院飯畢語滿憲長郭
公曰吾不得久侍公矣郭問何謂公曰聞中城以誣命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嚇人取八千金上聰明耳目甚遠不久當坐失察寧未
之知耶郭曰吾與公在此寧有是公舉某人某事某居
間某受金若干某受幣若干益以房券歷歷甚悉郭始
蹶然而起趨臺掾馳召之三御史知其事洩亟反所內
金而後復命阮獄竟得解壬戌癸亥間臺灣內附朱宗
之歸命者竝安插湖廣江西賜地開墾以贍其生其時
甘涼邊郡有發故肅王墓者法吏僅坐爲首一人以聞
上曰是故親王明高帝遺體寧可以常律拘乃不分首
從皆重辟故趙府宗子繇松此趙簡王高燧八世孫非
福王常洵子立於江南者

聞而泣曰上德至矣彼久匿海表者猶給地養之豈吾
率先效順忍奪之食哉澤及二百年枯骨即現存舊族
可知矣時徐中丞旭齡方撫山東將以各府豪強侵隱
之地求其清給而額公爲之主公曰王孫誠可哀然此
事一行山東六郡且大擾某在臺其可因一人而使顛
連至數百千戶耶於是趙宗清地事寢不敢復舉部院
之弊胥吏有不得志於漢人者必嗾滿人力持之由司
而堂務當其欲而後已公長刑部僅七日胥吏之得售
於滿司者五事呈堂畫可以爲漢公必無如我何也公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二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稿視之則與情律多不協乃對眾昌言悉爲更定始
下滿司寇懼於理噤不敢出一語旣改戶部禁胥吏新
歲不得爲宴會覈其老於司廨爲諸人窟穴者皆汰逐
之約束諸司自今滿漢必同時說堂商定畫行以省彼
此互異大書揭庭柱曰十四司胥吏敢仍前受賕與十
四省之人敢仍前納賕胥吏者必上聞處死一日公偶
不入部滿司輒以事請於堂而試之謂急不能待滿司
農曰果爾則當造徐公宅請之耳其人慚沮而退自臘
月訖首夏屬司及諸胥吏惴惴無一人敢撓法者迨公

入閣諸被逐胥吏方至中途竝忻然返轡而北之數端者非關公立身之節卽係公恤民之仁言寧敢以位卑才下未見重於世而不爲公留其梗概耶至其他一言一動自無意中出之亦莫不可爲世法長洲韓文學藉琬以醫寓公邸除夕病卒殯諸西軒爲罷守歲之宴及春凍解賃舟車具資斧而後遣之言邑陳明經赤衷容授歿朝貴家方謀出諸外舍始議殮送之具公至哭之哀其人感動遂卽書室行事公外艱服闋還朝有吾浙在言路者適與公鄰比日招其所知爲文酒之會諸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飲酣舉外吏書問爲言某十緡某二十緡殊未愜人意公曰吏受賕一兩以上律文卽富抵罪彼冒法內交於君尙嫌其少耶何御史元英在坐以公言當情而準法歎息爲不可及公一日與言期闕下欲令傳語史館中當以次日集諸公議史事言趨候良久見公朝衣冠嚴氣正色若移山嶽而出言畏憚未敢前旣至午門則怡然而解又如引我於春風化日中也今一輩師友訛訛翕翕日以計算榮利爲事復求言論丰采似公之足爲舉朝倚重者烏可得哉烏可得哉

跋相國夫子感蝗賦後

嘗讀蘇子瞻遺蝗入地應千尺之句以爲雪之所至蝗當泯跡每歲輒於積雪處標而識之比改歲及夏其地之患蝗如故則是蝗之生天固不能爲之力也又大田之次章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往歲督民捕蝗能以一石至者予值百文多寡以是差之每四日一周境中納蝗者扶老幼而至於近川之地積薪焚而棄之五六七三月間月無慮數百千石而蝗之種終不絕則是蝗之生人又無所施其功也迺邇年以來方春舉趾天子卽使行蝗使者下敕郡邑吏責民覆土掩之以絕其孳生根本仁民之心一動舉齊魯淮徐荆豫之壤天人所不能除者一旦遂殄滅之無遺育豈爲民蠹賊之似蝗者顧不可以天子之力迅掃而族驅之歟抑或有爲之左右爲之掩護者使奸回得冒忠直之名而爲誅黜所不及歟此公感蝗一賦之本指也吾願在位者無論大吏與庶司各書此賦於座右以其傲夫蝗之在此而不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彼可乎

與丁駿公太守書

昨拜賜稠疊已卽日買舟回杭北行矣深謝深謝某客
徽八日稍與此中士大夫往來采聽異聞惟紫陽書院
奉祀一節爲目前最不平之事夫紫陽天下之紫陽也
金溪無陸子靜建安無朱晦庵先儒固已言之凡讀朱
子之書者皆爲朱子之弟子皆當護持朱子之後人乃
聞紫陽書院向係學役奉祀後屬本山道士兼管道士
乘機奉三清像於院中爲潛移默奪之計適去年甲戌
祭酒吳公請御書扁額懸之書院堂前郡中士大夫因
此遂延五經博士朱君坤議將黜縣朱族文公嫡派東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房十六世孫棟詳府申院批奉紫陽書院香火以杜道
士攘竊私心誠善後要著也詎有非族朱邦璠者計窺
書院祀田十六畝先以朱棟爲假冒鳴之署府蔣君繼
見閣下洩微喉令黜縣西房朱某許朱棟爲僞裔且指
博士所具結狀爲僞結已蒙行發嚴訊博士君以財力
不敵漸有不肯認結之意夫朱子當日已身嬰韓侂胄
輩僞學之禁今其後人更於五百年後受外族僞裔僞
結之誣奸人所爲何其前後相符若此自非閣下以大
儒秉正論夫誰肯扶棟而植之者某自七歲受書卽知

崇仰朱子曰者幸遊其地得與其門人子弟交目睹其
後人受枉顧遇閣下崇正嫉邪夙與朱子比竝而不爲
一陳其曲折朱子有靈必不能忘情於某矣此間士大
夫以邦璠險惡敢怒而不敢言伏祈閣下兼聽博採召
闔郡士大夫而面詢之其是非果否斷不能泯某本外
省人且已遠去非有所囑託有所偏黨而爲此言總以
儒門一脈不能默默耳閣下幸垂察焉

平漠北頌 并序

康熙三十有五年丙子皇上以厄魯特噶爾丹侵擾屬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喀爾喀久據其地招之不從諭之不去抗命無上罪
不可宥爰興師伐之二月吉日命臣費揚古爲撫遠大
將軍偕臣舒恕臣孫思克由西路陝西某處進師又命
臣于成龍總理糧餉臣李鈞臣喻成龍協理其事由某
口某口分路而出皇上親統大軍由中路古北口以先
之前一日告廟禡牙以迓神貺至期師出郊坰微雨載
途纖塵不起悠悠旌旆非疾非徐節適以時無或勞止
於是大駕遂以三月某日出口維時車乘之整肅駝馬
之充肥盜甲器仗之精利凡近邊諸國以師來會者莫

不震懾頌美以軍容之盛爲近古出師所未有噶爾丹
夸誕一方乃欲張其角距以抗天威亦可謂不知分量
者矣征行之際前驅報瀚海將臨道傍有碑厥惟漢字
須臾至某處果得明文帝親征漠北時立石其詞曰瀚
海爲鐔天山爲鏑淨埽胡塵永清沙漠大書深刻若豫
爲今日之徵者厥明安驅渡漠君臣交慶又數日師次
拖林則五月之朔矣謀傳噶爾丹兵駐黑盧倫河聞天
兵自東而來費將軍又從西奄至皇遠宵遁不復以顧
惜輜重爲心自此大駕所嚮五日之中無非執訊獲醜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事迨至拖諾山之麓費將軍果以昭曆多之捷聞爰
命臣馬思哈爲平北將軍統兵西邁用代窮追兩軍夾
攻必期盡敵臣竊觀自古聖王之兵皆以不得已而後
用今皇上以噶爾丹之不可赦而興師又旋以噶爾丹
之必可滅而迴馭慮周事後知炳幾先自出塞九十五
日以來若有以豫定其機宜而次第出之罔或違越者
其視虞帝之征有苗必待舞干而方格周王之伐玁狁
僅至太原而卽還固有大相逕庭者矣臣才識謏弱不
獲荷戈戎行身與奏凱之列謹撰上平漠北頌十二章

以附饒歌鼓吹之後其詞曰

於鑠王師出自古北有翼有嚴不僭不忒堅莫可搖深
莫可測天子在中凝然民極

於鑠王師臨於北荒戎車擘擘旂旄央央莫不震疊四
國是皇皇曰毋然安爾戎行

於鑠王師涉此大漠劣不崇朝淖當與躍東版以濟如
行邸閣日皎風清天子之樂

於鑠王師甘苦是同一飯再飯無或歉豐已臨賊境惟
急軍供士飽氣騰宜奏膚功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鑠王師先聲震賊如熊如羆時萬時億彼小醜者昧
無知識亦旣覩止形潛影匿

於鑠王師采入其阻不見其人但得其所獲兮有幾筐
兮有精迫不敢停棄之鳥舉

於鑠王師追亡振落始克勤河終於拖諾五日候移六
軍氣綽王者之兵祇令敵卻

於鑠王師有征無戰但求敵盡何須身擅爰命馬帥錫
之三箭爾與西師夾追無倦

於鑠王師西捷果聞昨昭曆多自晡迄曠追三十里馘

二千人婦孺羊馬數何足云

於鑠王師如雷如霆前驅鋒接後隊旗與圍牌一舉萬馬齊驚欲逃何處鹿角從橫

於鑠王師闐闐振旅克宣其威不究其武瀚海一泓天山抔土宸翰勒銘長垂萬古

於鑠王師始終以律刁斗維嚴偵伺必實誅之禽獮釋之風逸後舞前歌獻功宗室

鄭母王孺人壽序

吾友鄭寒村太守以詩古文名天下其清真峭拔之氣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使一家皆化而從之自余甲辰定交時其弟漢莊已如鸞鵠停峙子義門已如瑤環瑜珥見之者蓋不待今日日出作霖雨而早知寒村之為高山深林也一時品目鶴浦者舍宋氏之郊邨蘇氏之軾輟無以為比謂漢莊必當與其兄聯鑣而起乃無何而漢莊忽赴玉樓之召寒村困頓公車隻輪單翼每以孤子自傷而漢莊之配王孺人奮興室中毅然有以自立聞其風槩幾于起漢莊而生之夫淑女以四德自修無過針縷酒漿克供婦職豈能如男子之懷鉛握槩乘時自建以成鍾鼎旂常

之業然而邑姜治內既克與周召太公諸臣之疏附後

先奔走禦侮同稱十亂則婦人之能以德御其才主持內政者安見其不學士大夫若也以是寒村委之代養

得暫時遠出必期逋負盡清方作菽水承歡之計不然義門雖善體父意不使王父母有倚門倚閭之嗟乎向

者隻輪單翼之感寒村當亦久為及之必不忍其外而營心於醫藥內而俯首於旨甘矣今歲某月值孺人五

十設悅之辰義門思所以為祝先期過我曰家君方日望庶母舉一弟為叔母之嗣若某豫祝其文章科第則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嫌以門地自誇至脯脩棗栗則叔母日夕經營之物某雖極水陸之珍列之方丈仍是叔母自壽於猶子之禮無與故不得不請丈人之文以觴吾叔母丈人之文傳庶幾叔母亦藉以不朽矣余與漢莊三十餘年之交所不敢辭願向在館中曾分繕列女傳於鶴浦鄭氏得四列女其明室三百年中事也本朝之興方五十載而孺人之節視四人殆過之無不及也則孺人已能自有千古又何待余言乎義門其檢前此四傳以待他日之珥筆者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陽明先生之格物以天所與我之物言之而非今日格此物明日格彼物之謂哉山先生之誠意以意爲心之所存主言之而非心之所發有善有惡之謂二先生寧漫然與先儒立異耶學至正心誠意步步鞭辟近裏使於格致所在而必向外尋求則豈天命之性爲空然一無所具又使意爲所發而果善惡並著則必天之所與有兩歧而非一致吾師梨洲先生日舉二先生之說爲吾黨提撕亦謂此皆備於我之物本至善而無惡發卽發此所存之意非有二道焉以雜之也自言偕諸父諸友以此爲學三十載於茲廓然闢其戶庭已如去重雲而親白日無如工力不到習見難除胸膈之間隱隱覺舊說新知不妨兩存者有之惟叔父從受教以來潛思力行於二先生所言實無俄頃少懈去歲八月見棄後言奔喪湖上由淮南返五河旣承唯一西泔兩戴君馳書以遺集爲詢冬歸接晤先公喪舟之次復敦促不已爰取舍弟世祺妹婿王錫仁所藏諸稿哀爲六卷反覆尋繹淵哉叔父之學其於二先生格物誠意之旨體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深而發之暢信有如吾師所撰墓銘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妮古說不隨時徒之言也獨是言也資下悟遲固不敢望叔父之果銳而同奉一先生之教亦欲稍自樹立不失爲陽明蔽山學派下人乃以出處動靜之殊日就荒落揆諸叔父所造奚啻瞠乎其後也兩窗卒業爲泫然者久之

雪汀詩鈔序

人生天地間要在有奇節可以自見耳官位之崇卑年數之修短亦何足論哉然徵奇於班朝涖民之時易而徵奇於閒居需次之時難張君雪汀內未嘗一日立朝廷外未嘗一日居州縣而最其生平之奇蓋有三焉士人平居讀書無論賢愚邪正之人皆得與之遊處一旦獲第大都嗜利之意濃而嗜理之心澹儉人伎士窺其意嚮所在皆思有以中之孟子所謂讒諂面諛之人至職此之由自此正言莊論者奉身以退而立朝之節槩居官之操守漸因以墮矣張君不然其爲諸生時所交讀書學道之士親戚中止陳夔獻和仲朋友中止范國耳旣雋之後乃有陳非園同亮介眉董在中兄弟王文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兄弟及余叔姪輩在其坐間即詩中所見之慈谿鄭禹梅姚江黃圭一亦其登第後延為子師也今世且以非園同亮介眉禹梅諸董諸王及余輩為何如人乎則張君可知矣此一奇也今人之有事於書特為取科第計固非曰堯舜禹湯文武以後諸君臣之治法皆在習此則達可兼善天下也又非曰孔顏曾孟以後諸師儒之心法皆在習此則窮可獨善其身也故其所蓄不過四書一經訓詁與近科行墨卷以圖一日苟得耳張君未第之先早知場屋舉業不足以囿吾才智凡講章制

管子文鈔內編卷三

四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藝而外有關經史之書皆畢收之迨後所收益廣士大夫仕宦未成而架有十三經二十一史通典通志通考諸編及唐宋大家文集實自張君始乘未選之暇發而讀之與余輩從事講經之會彼此辨難務得其解而後止此又一奇也時風眾尚溺於勢位凡鄉國里黨之富貴貧賤莫不其為咀嚼而豔羨非笑之即己之高曾祖考猶以是為差等苟其名位卑微人或稱道偶及輒歉然有愧色若將浼焉者張之先有味芹先生仕止汀郡學博而行潔學純歸築味芹堂以自勵君少與其父振

寰府君兄天因以光復祖業為志比生計稍贏於先生故所居地構屋仍以味芹名求梨洲先生為記與吾黨觴咏落之數十年以來祖孫父子兄弟晨夕絃誦於此至今琴韻書聲聞於牆外人之過之者僉謂先生德澤之綿風流之遠比之柴桑五柳之宅司馬獨樂之園此更一奇也嗟乎張君負此三奇使天假之年內之必能以諫諍殉職外之必能以循良發聞今顧僅有詩鈔一編留此鴻跡則豈直一家之不幸斯世斯民固與有同痛也雖然言者心之聲也古者太師陳詩可以得其治亂即一身一家亦然張君漸漬於唐宋諸家既發為和平之音其遺韻所在能使一門和雍而甫田華屋修整如故莊周所云凡雖亡不足以喪吾存楚雖存不能以存存者莫是過也然則張君之亡其不亡者自在瓊瑰二子失父之悲其亦可以少慰矣乎

管子文鈔內編卷三

四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登高什序

自余叔姪與里中諸公為講經之會其時寒邨尚未第自溪上偕盡仲來與臬堂先生為之領袖蛟川瞻在侍御在京師貽書飭其子弟當並入郡聽講一時少長咸

集尊卑齊契可謂極人生朋友之樂既而左春心友非
園在中寒邨先雋筆山怡庭滄柱相繼騰達諸末第者
各以事去經席遂而中輟余流轉中外十有八年茲幸
脫網而歸顧盼同心夔獻旦復在中非園美上巽子怡
庭心友吳仲與先叔公擇充宗既作古人而筆山寒邨
出守閩粵家叔允誠季野客燕山黃海文三依其兄館
河西在里者惟同亮候選貳州滄柱改葬假歸蓋仲俟
真鈔俟錫衮尙滯文學與余及各家子弟耳俯仰今昔
不禁聚散存歿之感乃臬堂之子寅伯寒邨之子義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在之從子漢倬哀然競以詩鳴標新領異排鼻邊幅
之外以勳兒之駑下亦許問業其間去歲寅伯義門與
勳兒有疊青什之刻寒邨已爲之序今秋寅伯義門與
漢倬以九日山遊復有登高什之刻適余歸屬爲序之
夫詩以聲病對偶爲事視經學爲較易然本于性情各
言其所蘊結不可謂非三百篇之支流餘裔也士人登
進多途莫不逞其捷足冀得一官以爲漁取之計而諸
子顧蕭疎物外登山臨水爲人所不肯爲豈非疇昔經
席之上仁漸義摩者甚深故其好尙有出於此而不出

於彼者歟宋元來經學未見之書吳中成刻已久余方
將求之以歸與諸子辨論商榷所得當有異於前日者
爾時質之瞻在寒邨知不以陳廢外我也管邨遺老萬
言謹序

南山唱和詩序

余一生憂患從未有歡樂之日姑以逢十之歲言之方
十齡丙戌淞東兵潰王母卒沙港旅舍王父奉曾王母
竄奉化榆林山中言輩幼穉皆從二十歲先母之喪除
哭泣甫住父客燕前去王父又做裝南行一家中無復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撫我恤我者三十歲時受室方載餘而贅居東臯爲
外家支拄門戶耳目所接非其族之桀黠卽縣隸里胥
也四十歲副薦入京時介眉初第襍被從之生朝爲余
陳饋八簋余視其于窘中竭蹶食之甚不安五十歲在
館修史與菱湖孫少司空共居其日適司空出治下河
走二十里送之反而移居搬書作寵薄暮始市肉沽酒
治麵食之笑謂僕曰餽餽與壽宴皆并于是矣昨歲六
十走馬向豫章是日在恩縣早起同行者車馬盡發乃
拜答上蒼受一僕之禮而行何意今隔歲之春諸君乃

復提此事且有吾勳兒在側乎夫人生所爲歡樂者必以笑語飲燕優樂滿前爲極盛而余皆無之至若沈酣書本而精思獨遊警句忽來則又余所自得而不可以告人卽告之而人亦罕有知其解者則人雖樂而人斷不許之爲樂也今此它山之勝固吾州山水之交石窗雪竇過雲樊榭皆從此發足則歡樂有其地矣諸子浸淫六籍貫串乎羣史百家凡吾所言皆能得其意旨所在則歡樂有其人矣入春方二日而冰凍全消梅花初放四山煙靄之氣已蒸蒸生動則歡樂又值其時矣余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歲元日語勳兒曰梨洲先生有祝人詩其落句云一筆句消七十年吾一生無善狀亦當句此六十歲中事以今日爲濫觴也諸君未嘗聞此語而忽其會山樓賞花琢句則憂去福來安知歡樂不從此兆乎詩旣成戲書之簡端以爲他日證

觀海唱和詩序

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于山川所在足未嘗經目未嘗睹而能發洞壑之幽深探峯巒之峭拔垂之後人使得暢其遊陟如謝康樂之鑿山通道柳子厚之斫

莽焚茅是也今人則不然行不出方隅識不越柴水圍聰錮明欲稍拓以稀聞異見而不可得姑以其大言之求周堂秦觀諸奇于齊魯之士訪祝融天柱諸勝于吳楚之人以至豫洛之少室雪亭關陝之蓮花仙掌雲代之石窟玉華什鮮有克舉一二者而況其他乎吾郡之去普陀水行不過三百而近以其隔在海外自唐初梵僧仰瞻菩薩神變以來迄今千有餘歲百人中或一人至其地然皆求福田利益而行非有意于山水之觀也余少習儒書于菩薩感應之說未暇深考又自長大後遷界已久無緣問津昨斥廢旋里則定海新縣已建立十四載矣值鎮府藍公愛士好文具舟遣人相迎遂與同人泛海至普陀由舟山信宿而歸往來十二日中共得詩如千首蓋皆登臨之作不敢妄襲禪語以蹈學佛知儒之誚焉同遊八人商君玉少洪君簡民俱漳浦人李君楚楊海澄人童子正成仁和人余與李子寅伯胡子受齋戎子旌夫皆鄞人三人詩先成錄之于左丁丑歲閏三月管邨萬言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漳海左都督藍公本儒家子以不得志於時用武略自見其在澎湖時與左都督今廣東潮鎮薛公奮勇先登以必取臺灣爲誓薛公張大纛黃蓋立其下指部眾急攻爲賊所識聚取之中礮已仆暝眩輿歸明日旣醒復纛蓋而前如故藍公以破溫州復長泰屯灌口龍江攻觀音山諸奇捷威名久著海上至是大揭藍字於帆檻乘風直前賊素怖公聚眾自救飛礮及腹腸見公不顧裹瘡復前賊困於兩公無可爲計卒舉臺灣以降然薛公竟以是屢遷至今官藍公亢直不善委蛇反被劾久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得職迨康熙丁卯之夏遇上於暢春園道中溫旨詢其功次召見賜宴始得由副將再遷以宣府之節移駐定海定海故名舟山當順治末年遷界時久棄海外後臺灣旣平海氛盡熄上從督撫之議使與閩廣諸近海地皆內屬賜舟山名定海山已建爲縣卽以定海名之而易故定海縣爲鎮海公旣至鎮屬天下承平無復軍旅之事凡鎮帥所得爲與所不必爲者悉總而任之如築城建營軫恤兵民惠商下士不伐軍功此公職所當爲者也墾荒禱旱振饑施衣施樽復補陀此公職所不

必爲者也而公遭際盛世長才莫展率行不怠皆底有成此在他人得其一節足以自鳴公顧全而收之爲士大夫歌誦勿諛猶且謙謙終日必欲更以封疆之功勒鐘鼎而傳冊書適康熙丙子秋噶爾丹以敗亡之餘噉息河外謀傳尙未解甲天子乃自臨河西以壓之驛書傳於浙公卽挺身上奏請徵福建廣東浙江三省鳥鎗藤牌及弓弩手率之效力塞下滅此朝食蓋公之在鎮雖安常履順平而厲兵秣馬無日不如向者澎湖對敵時故一聞邊報其忠誠之心便欲奮發以身出其間也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上以歲暮還京未卽從公徵兵之舉要之向者彭臺殊績不妨需之歲月以行其酬庸之典今此之遲留上不又有深意存其間以爲公效力之地乎爰書此附同里諸君之後以爲他日左券

洪簡民闢戎壽序

漳浦洪君簡民少習諸生業以能文著庠序間比長值閩中多故則更習弓馬思以材武自見澎湖之役今定鎮都督藍公以前茅先進君仗劍從之戰艦中左右指顧最得其力臺灣平督府列其名以上得都司僉書候

選去歲自滄洲入吾郡與東門寅君意合結爲婚姻偶
遊眺江岸樂包家道之勝因築室其間以便往來將自
閩移家定居焉適東門與里中同人有補陀之興簡民
忻然任爲東道主今春聞余旋里因拏來踐約招東門
余及胡受齋戎旌夫偕往過鎮海拉謝漢倬不果從遂
放舟由外洋直道達補陀前寺後寺俱以遇雨經再宿
其詳具余輩觀海唱和詩中簡民攜荷蘭酒而行東門
不能飲亦攜自製藥酒佐之余力不辦攜資二子以自
給每日齋堂早膳畢私就宿處飲少許出遊歸則各寫

管鄧文鈔內編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日所得詩相質先完者就掌酒僕人酌飲先睡余每
據牀鼾臥聲震比舍定僧及覺二子尚苦吟未休必余
起爲快讀歎賞其飲方止息歸舟泊定海入謁藍公公
徧覓海錯出新成閩樂觴之越二日辭還簡民又觴余
輩於私室所列諸方物盛漆器零雜中器與物光交映
几席酒半起行檐牖間見牌棍二事森然架其傍余笑
謂簡民君必善此幸爲我演之簡民謝惶空卽抽棍至
中庭盤旋數四晴空皎日若繞電光而下也深院層牆
若引潛蚪而下也旣已左持藤牌右掣利劍舞庭下兩

周飛奔堂上若將取余者余心懾趨戶後避之在坐諸
君皆大笑而止吾觀晉文謀帥卻穀以敦詩說禮得之
漢祭遵在征虜營中亦投壺雅歌不輟今洪君能詩若
彼精武藝又若此朝廷方急於選將豈久與吾儕留山
水間者耶會返郡君江干新居成九月某日又值君四
十懸弧之旦東門謂同人將以是日爲壽且其發此室
焉屬余一言余南遊不得與會聊述數行爲諸君先君
當與諸君復爲我一軒渠也

董周池字說

管鄧文鈔內編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董子原名孫籛字周柱缶堂先生所命也先生旣歿免
喪薄遊杭州遇歲試杭例客籍者皆得與董子以未試
郡邑用胡駿名入院補郡學弟子員念已孤不更名之
義怒然有不安色以學籍無可爲欲仍其字以見志過
余商之余謂柱之字於駿義未合若更柱爲池字之音
雖異字之母則同先生固將許之況余爲先生老友稱
遺命而更曰周池亦何不可董子因請其說夫駿之見
於經傳者惟周穆王八駿爲最古彼享國百年齒耄而
志侈得驂騑駉之乘去宗廟荒政事使造父爲御馳

騁至於西極與西王母宴瑤池之上其事本無足法然
本朝以馬上得天下超羣逸足之材大抵皆入天廐無
或有鹽車終困伏櫪悲鳴者董子年方壯氣方銳荷逞
其驥足當奔奏禦侮之任鞭撻遠人拓地萬里外使崑
崙西極之地皆爲國家疆域固非異人事也則爲董子
廣其名之義舍周王之瑤池何之乎然吾聞之養馬者
且且而飼之雖青芻豐粟祇足爲癡肥蹄嚙之資鮮有
能發其神駿者必也勤以千里之勞重以五七日之餒
使其夙昔顧羣戀棧庸庸之意都盡而後子之豌豆飲
之流泉則神旺骨堅所向無不如意摧鋒陷陣殺敵致
果皆可於馬力決之也豈僅區區萬八千里之迴還爲
足極其所長乎哉董子幸勉之

九人圖序

李子寅伯篤學好古集同業於笑讀居月爲一會相與
講道論文以承臬堂先生之志去年仲秋集者九人陳
子克諧在焉因爲之圖以傳適予自淮北歸命爲序之
余謂當世士大夫皆逐逐聲利之事無暇以閒適相聚
其聚者亦不過商捐輸謀鑽刺而已今寅伯與諸子泊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所營夷然相對於城隅寥寂之地非古聖賢人之書
不讀非性命道德之語不陳亦何可多得乎願諸子皆
當世英傑年方盛志方遠聚散無常行當竝以勳業自
見非屑屑終淹里下者斯圖不過一時鴻跡耳然余昔
在史館與施愚山高遠山倪閣公陳其年范秋涓李涓
清黃俞邵諸公輪番上直以禹鴻臚尙基筆妙期令爲
同直圖傳寫值尙基伴送安南貢使至粵俟其歸方爲
之則在館者止遺山涓清俞邵及余四人矣克諧之及
時圖此余不能不爲之幸也吾觀世之圖形像者在晉
豈惟竹林七賢在唐豈惟香山九老在宋豈惟洛社耆
英然而竹林香山洛社特嘖嘖人口則以風流弘長德
業醇茂爲足以法今而傳後也今諸子之才氣上之將
希踪洛社次亦不失爲香山竹林然非可安坐致之其
必能相師相勉以有成可知也獨余以迂戇無識見嫉
當途幸蒙寬恩得返故里向與臬堂先生暨范鄭張諸
子之尊人晨夕砥礪今升者雍容芸閣沈者寂莫泉臺
握手惟二陶一人耳撫卷不禁爲之慨然

贈俞君賓序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記聲成文謂之音論語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詩亦文也夫人皆有聲人皆有道則人皆有文人皆得稱文人可知自用人必由科目科目必由文章於是文人之稱其上者止在貴位次者止在學宮而山林技藝之士遂盡割之鴻溝以外若不得與乎文章之事矣噫嘻既以文人自命吾意其所讀者必五經二十一史之書所師者必司馬遷揚雄班固范曄韓愈歐陽修之輩所作者必三都兩京上林子虛諸賦之文而後可以曠古今邁等夷而不愧也乃問之以典故而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試之以經綸而莫任其所沾沾自喜者惟試牘墨卷行稿三數帙而已蒙存淺達之講章三數册而已幸而崛起貴位則漁取民間之膏血而擁之以自雄不幸久滯學宮相與奔走乎州縣之庭依息乎胥吏之側竊其餘潤以資衣食以是而號爲文人吾恐不滿乎技藝之士之一笑也世運流轉天下之利柄專歸太史無論學宮一輩無從奔走依息爲衣食之計卽凡在貴位者欲稍肆其漁取而有所不能不若技藝之士率其故常鬻所操之技用以仰事而俯育翻寬然無所不足焉以

此知天下之理有往必有復有岐必有平士苟善勵其所長固不必以技藝自少而視貴位爲足多也吾里俞翁君賓少習舉業有聲里黨中一時學校之士未能或之先者數奇不得志於有司間以其所學發於山水人物花鳥輒精絕爲人所稱其於文沈唐仇雖未必過之無不及也以翁而言視近世蒙存淺達試牘墨卷行稿之文人其優劣爲何如與翁今年八十步履如飛與人言明晰能貫其始終聞親友一行之善獎勵之不吝口所居郭西偏蒔花種竹饒有林藪之致膝下一子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讀書之餘皆令世其業以自給諸人世儂巧之習一不使有所染也計翁五福之中所遜者惟富耳然量入爲出歲計嘗充卽世之富者莫過焉吾州西郭爲入京通衢凡畫錦而來者率取道於此翁八十載間有一過者未幾而傳其望於東議矣有再過三過者未幾而又傳其溺於文網矣翁顧筆花璀璨墨淋漓往往有倩翁之點綴以留於代者翁殆所云不軒冕而榮不鍾釜而祿者與翁之門人陳子克諧乞余言爲作爰書此引翁一觴且以愧世之貌爲文人者焉

謝天愚先生詩序

天愚先生先王父之同年友也家江海之交自幼與兄若弟讀書城北僧舍朝旭迎眸夜濤撼耳風雲之變幻霜月之淒清日相易於其前而盡收之濡墨吮毫之內故能出而占上第宰專城平三百年盤古洞倔強不服之寇使之馴擾無貳先生之才洵可謂無所不具矣乃措施未能什一而鐘石變聲一斂其經文緯武之用於耕山漁水中徒以感時觸物寫其胸中所蘊結此如生龍活虎盡屈其拏雲嘯風之長技而困伏重淵拘攣密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檻惟有呻吟跳跟鳴其不得自由而已嗟乎先生何不幸而有此詩文一編也然一輩遺逸之士類多不安於寂寞而因緣朝紳通納賂賄冀爲死灰復然捲土重來之地卽不然彈冠無望故侯猶存假此遊歷江湖款門乞貸歸營三徑以自託於採薇種瓜者往往有之而先生行李不越濤江杖屨僅環甬水自三五退人宿老而外絕無與爲歡者先生又何幸而尙有此詩文一編也猶憶四十餘載之前干戈滿眼城門有時晝閉先生每數數過我其與先王父所言皆王霸大略無一語及米

鹽瑣屑事蓋標致如此曾幾何時而學士大夫相聚或內而父兄子弟或外而親戚朋友所爲交臂接席刺刺不休者非東鄰之市利三倍卽西舍之稼取十千也夫言而筆之於書卽爲詩文詩文而發之於口卽爲言會言之不雅馴而猶望其爲詩文可以信今而傳後乎則先生此編雖不足以見一生之大全而端爲今日所稀有宜其子孫視之猶天球河圖之不敢褻矣今年正月余至蛟川先生之孫子梧奉其叔父之命申幣於言請爲選定序之於是乎書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文孝先生私諡議

先生旣卒之明年小祥邁矣其孤百家以謝弔至寧門人二十有五人聚於言舍援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例謀所以私諡先生者董允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可知士不當諡矣吾黨以此加先生不幾誣乎萬斯備曰先生嘗以副憲從亡景炎祥興之除拜至今正史猶遵之先生所仕雖偏隅之主夫寧得竟泯其迹乎副憲三品當諡先生之諡無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

當諡爲文先生淵源六籍貫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
論性則三品俱細以此爲諡其庶幾乎裘璉曰自宋以
前諡多一字今之典制必取兼美先生袖錐北闕以刺
父仇承歡箭山以康耄母文而加孝斯爲允宜仇兆鰲
曰不然孝者一身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抗蹈海之
踪而高不事之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字內正
氣之宗有明三百年綱常所繫也諡以文節乃不失先
生之大全矣言於是與馮政仇雲蛟陸壑李開高宇亮
高宇隆陳寅衷陳之璿毛文強王錫庸李暉鄭性張錫
琨張錫璜張錫璵陳汝登王錫仁董胡駿董孫籥萬世
標折衷眾論而斷之曰道德博聞先生之文不待言矣
顧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抑惟先生之節
愈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生之制行固直而
彰言孝而先生之立心尤深且遠也爰取諡法秉德不
回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更取好廉自克曰節之義
而以文節擬陪共就先生像前決之得文孝二字先生
之靈殆欲自昭其起意之苦心歟於是退記其語以傳
於門人之去靈者門人萬言百拜謹識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今之稱文者吾知之矣其一曰練格其一曰修詞修詞
則必求如六朝練格則必求如唐宋諸家然吾非謂格
之不必練詞之不必修也彼六朝唐宋諸家之文要亦
自其沈酣乎六經研極乎秦漢以來諸史諸子之後聚
精會神含英咀華灑然抒其胸中所得而發之爲文故
能無意於練格而格自成焉無意於修詞而詞自麗焉
假使其先立一練格修詞之見而曰吾之爲文必斲合
乎某篇之格必斲敵乎某人之詞則其情識所趨早已
踴人陳迹寧復能潛思冥搜而使其天機之自運天聲
之自和乎吾嘗主此意以論文世之文人非不其相然
許而當其伸紙落筆終不免脫胎捨筏之爲趨此無他
胸無古今難於自度故不得不依人牆壁以覆蓋其庸
劣也乃吾今日始得之於仙湖趙公公之言曰自吾始
爲諸生每遇解試歲當七月初誦時文尤勝者不十日
可得千篇加以涵泳之工一月卽闈中取用無所不具
其他皆學古時也以是用工不甚苦而遇於時最早今
之學者自十五六至五六十率鑽研於一舉之內倖而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輒棄去之不倖不得則有沒身焉爾矣又何有暇日以肆志典籍乎又曰吾所居遠隔中土既無士大夫詩壇文社之交亦無服食器用奇巧之物誘奪其耳目未第時固惟書卷之爲事卽通籍後之所處食息不能舍此更有他端也以是相習既久漸至與之相忘其於讀書固猶之乎處事其於處事亦猶之乎讀書前此無論十數年以來於浙則靖裁兵開塞河人以爲吾撫浙之政而吾不過以讀書視之於吳則咨利病正風俗人以爲吾撫吳之政而吾依然以讀書行之被召以來八年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此進而銓署退而養堂不敢有一日之自遠於書固往來士大夫所共信今之學者以科名爲彼岸以書策爲津梁得度卽休無復繫戀其所日夕營幹者惟陞遷貨賄而已公曾有一於是乎今年丙子言在京師以舊民進謁門下公不以爲無似進而示之以文且命爲序言竊惟陸士衡之言文怵他人之我先夫經史百家孰非先我而言者今日怵之則凡他人所已言必不使有一語之或襲矣韓退之之言文惟陳言之務去夫退之起衰八代豈復塵羹塗飯之是虞其所爲務去者大都

欲使一字一句皆未經人道過耳至他日以師其意不師其詞爲訓則又了無障蔽示千古以爲文之極則矣嗚呼如吾趙公之文乃可爲得昌黎師意不師詞之傳而推陳出新遺世獨立者耶言謝廢何敢更言文而公以爲非余言莫能明公爲文之心也爰泚筆書之四明萬言謹述

陸公泉碑記

陸公諱瓚浙衢龍游人明嘉靖間進士以部郎出守雷州陸任去官雷之人不忍舍相與追送之者數千萬人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可二十里至山下公停車慰勞曰吾無德於雷何敢煩若輩遠送耶若輩其抑情而返可也公且言且泣下雷之民竝攀轅長號淚與聲俱轟然震林木時方秋旱水澤枯涸忽有泉汨汨從路傍石罅發若於公與民垂別之淚相應然者嗚呼此豈人爲之也哉蓋公之不能忘情於民民之不能忘於公固將山川竝其久長日月同其明晦而當朝命際臨則有不能不懸割而去者天故發爲此泉使公旣盡之淚得有以續之而雷民之見此泉卽如挹公之淚庶幾公與民不盡之情長與斯泉

縈迴於雷陽之郊北而未育已也其視召伯南國之棠
勿剪而勿拜者又寧有所殊耶入本朝康熙三十年仲夏
季吾郡左都督徐公星垣以協鎮之節來蒞是邦睹道
右之清泚泓然撫泉上短碑未泐念與公同爲浙產爰
啟行橐創爲精廬自夏徂春始歌落止凡禮佛延賓庫
寵漏浴之具無不畢備又於其右偏南嚮之地祀陸公
之主以主之示不昧所自焉然則陸公之泉固當與雷
之社稷其其不朽而徐公之泉亭又當與陸公之泉同
其不湮而皆出於吾浙斯以爲奇也又明年余適過其

管郡文鈔內編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徐公與郡邑諸賢迎饒備道其始末并囑記之越四
月自海南北旋遂書以復

合選小學論序

古者小學之教男子生七歲而後日肄以洒掃應對進
退諸事其有餘暇則惟詩書六藝之文是力故其時幼
學之輩循循謹飭爲能化其氣質而軌於義理迨至十
五入大學時獲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訓其聰明日
開而學問日進加以父兄之所涵育師友之所漸摩日
就月將勉勉勿怠平居遊於黨庠術序之際粹然皆爲

良士爲端人一旦班朝蒞官自不至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也自秦棄禮義先王教士之法盡亡漢興雖嘗求遺
經而立學校而小學教人規條歷魏晉六代以迄唐竟
未之講陵夷至於五季益無可言幸紫陽朱子崛起宋
世中葉因呂氏舊本定爲小學一編士大夫之嗜學好
古者忻然共傳習之迄今五百一十餘年而聖朝遂用
以取士蓋其示民以所重之意深矣夫少成若天性習
慣成自然幼學爲士人立身始基先儒之諄諄致戒者
不一而足然前此功令未頒家自爲學其賢者自知嚴

管郡文鈔內編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弟之教使不至長傲遂非以輕薄子取謂當世中材
以下往往因循玩愒視爲無關重輕而膜外視之甚且
爲之設謀運術以求其速成今既定使童試次藝於此
命題得與大中論孟相爲比竝天下縱有不嗜學不好
古之人亦寧有不從庠序而能自獻者則相與扼首小
學論文一吐其胸中之奇由以達於鄉闈達於禮部固
猶入室者之必由戶也儒者動謂三代不可復今豈非
旦暮間事耶順德翁君績學善文以名孝廉掌教肇郡
聞命下之日卽徧購諸家小學論選合刪爲一集問世

屬余爲序余方艤舟欲返羊城爲疾書小學始末復之
至其論之新穎合度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爲之贊也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嗚呼神之降鑒於言久矣言被罪以來七載於今日
乃得叩首廟下一披此衷曲也憶言前在史館違養十
年冀得近父以截留謁選果值五河近浙之地寧敢更
萌非望故至五之日卽謀築壩障淮以除民害明年壩
成其費皆言典衣鎔酒器而辦所煩民者特力役三日
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未逾年壩圯於水其地水勢直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瀉形家言不利縣民因爲建橋以連屬之橋木六十餘
杉半出言俸半借叔父公擇淮城脩脯足之迄今叔父
已逝而木價未償此非可以爲言罪也庚午淮濱大旱
言自郡會禳而還沿流東下鄰邑臨淮積蝗如牆北蜚
入境者蔽日言不敢入署遣人告父齋宿城隍廟中期
必得雨方歸縣例祈雨拈香自城隍及關壯繆祠真武
殿龍王堂觀音庵五處而已言謂旱乾水溢有變置社
稷之舉山川有出雲致雨之責風雲雷雨亦歲享邑中
舜祀爰與屬吏從城隍廟步至西郊社稷壇又自社稷

壇步至南郊山川壇風雲雷雨壇各致虔禱始徧於前
五神止焉初日如常次日陰霾四布又次日甘雨滂沱
四郊霑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迨及辛未歲首當議一
年經費前令定以每兩四錢言至減爲三錢其年以里
胥乾沒令圖民老成者自掌之又易銀爲錢減其二十
歲當編審從前多因以爲利言則盡削無田窮戶使田
多丁少者均任之窮民候審四散歡騰此亦非可以爲
言罪也他如課士則逢朔望而會文除蝗則計斗斛而
給直凶荒以勸分行振春秋以勸勞勵農至使大盜自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空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縛羣醜移家三載之中不聞案留一牘此又吏職所當
自盡而非可以爲言罪也顧言欲稍盡其職而必毅然
沮尼之言罪無一可以坐死而必婉轉傳致之此神之
奉行天討者所爲不得其平而於壬申六月望日覆審
時轟轟蕪湖臬院之棟脊乎嗚呼小吏非誣人則不能
以媚人大吏非殺人則不能以自免從古已然夫何足
怪況當日所以致毒於言者本非爲言之身今其人已
死言以師友高義醜顏尙存爲曲爲直復何容辨獨神
於冥冥之中皎然不昧臬堂一震上下其驚所不可不

播之當時傳之後世使殺人媚人者知天不可欺而當有所警懼也此言之所以入廟而爲此訴也尙享

寇萊公祠堂記

寇賊侵軼之事國家之大患也能攘而却之鮮不以爲不世功者而小人則必從而破壞之邪妄矯誣之說朝廷之所甚慮也必黜而正之斯能有以立世教防者而小人則必起而倡導之何則小人心非甚遠於人也亦知奇功有足慕而力有所不能建則惟破壞之而其位乃可攘亦知邪說爲當遠而量有所不能恢則惟倡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導之而其妄乃得肆如宋真宗時之王欽若是也夫博者之孤注以博本將盡故悉出所有注之以庶幾一振耳今宋室全盛未嘗損尺寸於契丹帝戎駕渡河六軍皆呼萬歲契丹諸營爲之氣奪此豈孤注者之所能乎且當時準之成畫固將堅壁老敵於情歸擊之邀使稱臣獻幽州地而後和爲百年久遠計也帝自厭兵以爲後當有扞禦之者遂遣利用成約罷兵乃於臨事則不從準計事後顧內慚不競竟信夫邪妄而以爲得符瑞行封禪爲揜飾誇耀之具耶卒之寇相三貶皆非真宗

意至問歲餘何不見寇而不知其揭劍馬首追令自裁而自若其君之憤憤宜乎小人之得縱其奸而無所不至至使寇相之竄死雷州而不恤也然小人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下闕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附錄

先集告成祭文 雍正壬子

嗚呼吾父一生理學經濟概見于文鈔奈作史釀為禍
階乘外出傾陷蒙恩得生卒以憂憤病廢文亦播遷多
散失不肖于東雙橋僦屋固請吾父訂定蹇澀拘攣不
能用心力淚曰汝異日能訂則訂之後二十七年孫敷
前奉稟至磁署見其母死後不肖老病日增亟促從事
未幾敷前亦死俯視三四歲兩曾孫未有成立彌自震
恐顧篇多不全又素用鉛粉塗改難遽辨自去冬至今

筆部文鈔內編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夏偷閒案牘廢食寢力疾校補得一百有八篇定曰管
邨先生文鈔內編擇今吉慶告不肖姿學卑淺妄意揣
測誠恐有誤千秋惟吾父靈在日星河嶽不憚夢寐通
之哀哉尙享男承勳

田心復堂文集

思復堂文集序

念魯先生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嗟乎此先生是編之所以作也今世之善古文詞者類皆習於淫靡務於美觀工於奔競而其性情汨沒焉先生恥之一洗庸碌鉛槧之羞起衰救弊先生之功偉焉先生性恬退不求聞達當道縉紳爭羅致之爭交譽之先生勿顧焉故以諸生老其文章高古樸茂雅與身相等世必有識之者余可無論也先生與余為忘年友其卒於鄉也余適在京師今讀其文稿一為泣然而序之如此康熙壬辰二月穀旦山陰王揆祇如氏頓首撰

文集序目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原序

邵子念魯刻其思復堂文集前集後集成而未有序友人過而詢之念魯曰吾難其人也吾山人也不敢以乞縉紳先生之言又或學術偏謬持其是而不肯折衷賢聖是序適為爭府吾累也且吾所以不揣而刻此者懼混師友祖父之淵源私襲以置諸笥抑未必能子孫之守我也生無耀于時沒亦已焉耳烏用序為友人曰君不觀夫馬之走千里者乎馬之走千里者方其初行或前或卻步緩而視徐人與凡馬等相也及其一日而果畢千里則王良造父爭延譽矣士固有絀于近而行遠者昔杜甫晚歲以舟為家蘇長公由儋耳歸浮

江東下當其時釜生魚甌生塵天下之人不能出二子于何

陳二子者負其行能亦幾不以自信然到于今稱二子則其人之行遠而所以久者可信也若乃布衣之文亦有之矣梁鴻矢五噫之歌臯羽述西臺之記下逮貝清江高季迪亦以能詩訓後進本朝魏禧屈大均侯方域並居蓬戶光助文明士大夫不聞以其卑賤而遺之然則士果卒為山人其文豈不重歟人生于地上百事瞬息耳瞬息于文與瞬息于貨財聲色也孰異而立言之重與立功立德同科且君嘗為余言行文貴有原本內無所窺于心性外之不關家國天下之務徒敝精神窮日夜以求其似雖成亦何所用不如所云畧

文集序目

越中徐氏重刊

觀大意雖非其至性情之地微有存焉余喜稱斯語以戒子弟之嚮于文文之中有德有功則可謂之立言是兩者君兼盡之其本原心性經濟大畧見于書院傳記先賢諸傳小之出為酬用亦不輒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是亦可以信其行遠矣念魯曰吾于立言之道未有講也抑稱引布衣諸高士仰止之丕彌用為愧子謂我序之則請子序之山陰劉士林序時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卷一傳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

王門弟子所知傳

劉門弟子傳序

姚江書院傳

陳恭介公傳

羅文懿公傳

黃忠端公傳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卷二傳

明戶部尙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文集序目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明副都御史諡忠介施公傳

附周鼎軒公傳

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

余陳陳三公傳

少師恒嶽朱公傳

督師白谷孫公傳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瑞麥里二高士傳

貞孝先生傳

余金二公傳

翼明劉先生小傳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宦者王永壽傳

卷三傳

姚江孫氏世傳

甯波萬氏世傳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文集序目

四 越中徐氏重刊

東池董无休先生傳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光祿卿仁和龔公傳

缺

盛將軍傳

驃騎將軍敬齋周公傳

何侍御傳

暨陽陳氏譜傳

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

宋遺民所知傳

明遺民所知傳

襍傳 缺

襍錄 缺

卷四 記

重修文雅臺記

重修舜江樓記

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

重修湖州德清縣學記 缺

和平縣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

餘姚縣廣濟禪寺碑記 缺

盱眙縣丞周橋廳壁記 缺

文集序目

五 越中徐氏重刊

邵氏玉田縣莊記

孫子社廟記

姚江書院記

姚江書院後記

黃忠宣公祠堂記

陶先生退園記

蘇廣言歸觀記

祭忠臺慟哭記

田居記

辛巳移榻始末

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

卷五 序 壽序

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州序

送虞廷宗叔令西川序

送兄我園令儀隴序

送田濱過之番禺序

送周凱三靈親松潘序

贈陶克幾先生序

贈會稽胡謹菴先生序

贈膠州龔大夫序

文集序目

六 越中徐氏重刊

贈表叔孫晚仙先生序

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贈祕湖山人張五臯序

贈陸卜甌序

贈陳滙萬序

贈越椽序

壽河南巡撫王公序

壽萊州署守高公序

壽萊州太守陳公序 缺

壽萊州府司馬梁公序

子志劉先生七十序

劉子敬六十序

宗晏如六十序

卷六 缺

全氏譜序

全氏譜後序

孝友堂集序

徠服軒詩集序

探珠集詩序

章氏宗社詩序

文集序目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陶子清圖書序

宗訓序

師訓序

友誼序

易數序

文藝序

治平畧自序

卷七 書啟

上江蘇宋撫軍書

謝陳執齋先生書

謁毛西河先生書

候毛西河先生書

答蠡縣李恕谷書

宋中遺吳門友人書

答陶聖水書

與人索米書

與門人書

復友人書

復龔侍御書

請建蕺山書院公啟

文集序目

八

越中徐氏重刊

代歸德胡明府徵文啟

前上慈溪方明府啟

後上慈溪方明府啟

復韋明府啟

卷八 論

正統論一 天人

正統論二 漢唐明秦隋

正統論三 晉宋

正統論四 南北五代

學校論上

學校論下

史論 歷年 開國 功臣 名臣 兵畧 仗節
從亡 列傳一 列傳二 列傳三

叟論

李園殺黃歇論上

李園殺黃歇論下

交趾議

卷九 畧

田賦畧

戶役畧

國計畧

文集序目

九 越中徐氏重刊

農政畧

倉貯畧

水利畧

鹽法畧

錢幣畧

關市畧

刑律畧

弭盜畧

河防畧

史畧一 治體

史畧二 兵制

史畧三 宗藩

史畧四 宦侍

史畧五 海防

史畧六 太學州郡

卷十 墓碣 墓表 墓志 行畧 傳 雜著

明保定府通判丹冶陳公墓碣

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

承德郎江南寧國府通判前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及

菴陶公墓表

文集序目

十 越中徐氏重刊

陳執齋先生墓表

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

叔父母合葬壙志

陶母章孺人墓志銘

五世行畧上

五世行畧下

祖姑孫孺人傳畧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丁母章太孺人傳

劉雍言配王孺人傳

書會稽宋陵始末

書思陵始末

讀馬伏波傳

讀寇萊公傳

讀趙丞相傳

讀李文忠傳

姚江書院訓約

詩經兒課小引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文集序目

士

越中徐氏重刊

擬徵啟禎遺書謝表

題蘭亭劉生喜容

登州觀德亭記跋

紀養說

後蒙說

閱史提要

讀書管見 缺

史測 缺

詩學 缺

遺命

附邵母貞懿翁太孺人傳 會稽謝孔淵無可撰

附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餘姚陳祖法執齋撰

附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餘姚張五臯祕湖撰

附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餘姚姜垚蒼崖撰

附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上虞范蘭石書撰

附得愚叔祖論文書

文集序目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卷一

餘姚邵廷采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講學于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少有才名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七年改武選主事湛若水爲庶常一見定交相期倡明聖學門人始進正德元年劉瑾掌司禮監放逐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南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合六科十三道公疏請黜奸回留碩輔以安社稷緹騎逮問先生抗疏銑等職司諫如其善自宜嘉納卽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未善亦宜包容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臣恐自茲以往豈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况天時寒沍萬一遣去官按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有殺諫臣名關係國體不淺矣伏願追收前詔俾各供職如故以弘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疏入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尾之急懼不免乃託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附海舟至閩入武夷山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龍場在萬山中蛇虺蠱蟲所居從者皆病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鑿石椁待盡諸苗伐木爲室以居先生明年提學御史席書聘主貴陽書院率諸生問學始論知行合一水西安

氏慕先生致餽且咨及減驛事復書論以朝廷成制言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使君之先自漢

唐迄今麻傳千百年久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使朝廷下方尺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之檄委使君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又書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旣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問之于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其或坐觀逗留徐議可否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

羣公乃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赴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常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橙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揚此言于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氏得書悚息卒定阿賈之難居

龍場三年動忍增益中夜得致知格物之旨默證五經無不合著五經臆說四年瑾誅陞廬陵知縣其冬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始論晦菴象山之學七年陞考功郎其冬陞南京太僕少卿分署滁州從遊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閑天理人欲之分九年陞南京鴻臚卿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王思輿語季本日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日何以知之日吾觸之不動矣初陳金俞諫等討華林桃源羣盜多所招撫賊未大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泗泗不安數年間轉復嘯聚于是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據南安橫水桶岡

文集一

四

越中徐氏重刊

諸寨池大鬣據漳州荆頭諸寨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數千里皆亂兵部尙書王瓊知先生才特薦用之先生以爲兵不素練而徒恃機謀不能力戰一時偶幸成功非萬全策且客兵一萬不如鄉勇一千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餉不費民苦兵甚苦寇以故盜賊旋滅旋起乃令四省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中選曉果有膽力者縣千人優其廩餼最者拔爲將領原額官軍汰老弱三之一專守城隘而以新募精兵隨方出奇由是戰無不勝首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兵旣足用上疏請申明賞罰以厲士氣願假便宜臨陣誅賞不限以時唯成功是責王瓊請上卽與先生兵符改提督軍務

先討橫水左溪之賊獲謝志山乘勝進攻桶岡其帥鍾景綱
歎而橫水左溪奔入者持不可先生遣使至鎖匙籠促降而
別遣邢珣伍文定等冒雨入賊方聚議未決兵已奪險猝震
愕急奔入內隘阻水爲陣珣麾兵渡水張戢衝其右文定又
自戢右緣厓繞出賊旁賊敗奔十八磊唐瀆先至嚴陣迎擊
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合戰邢珣先破桶岡大巢俘
斬甚眾湖廣兵亦至餘賊遁入山谷遣諸將分道捕之于是
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藍天鳳等皆就擒凡出師兩月平
賊巢八十四設安遠縣控制三省晉右副都御史十三年正
月進討涇頭先是征橫水桶岡時慮涇頭乘虛出擾使人招

文集一

五 越中徐氏重刊

降羈縻之池大鬢不從及橫水破大鬢懼遣弟池仲安以二
百人叩軍門降陰覘虛實先生令從別哨遠其歸路召近涇
頭被賊者各授方畧遣歸及桶岡破大鬢益懼先生遣使至
涇頭賜牛酒賊嚴備詭曰龍川新民盧珂恐兄襲故備非官
兵虞也盧珂者抗賊不被脅賊讐之先生佯信其言檄龍川
廉珂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謝無勞官兵
當自防禦比兵還珂來告變先生佯怒珂收縛將斬之曰大
鬢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十二月至贛州大享將士下
令橫水桶岡旣平涇頭歸順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軍
使歸農而遣仲安歸報以盧珂被繫令其兄勿撤備防珂黨

掩襲大鬢意大安乃購其所親欵賊官意良厚何可不一往
謝大鬢謂其下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走觀之至則見軍
門無用兵形珂等在獄意益安先生夜解珂使歸發兵官屬
以次設牛酒宴犒緩大鬢歸度兵已大集乃延犒伏甲引大
鬢等入悉擒之而促諸路兵同抵賊巢親兵由龍南冷水徑
直搗下涇諸路兵皆入三涇賊久弛備官兵驟集驚悸悉其
精銳千餘倚險設伏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
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會推官危壽兵至鼓譟
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遠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涇大巢餘賊
尙入百人屯九連山四面險絕設礮石滾木官兵莫敢前

文集一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先生令軍人衣賊衣暮若敗奔者上山賊見果相招呼得度
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闖入退走潰出四路皆遇
伏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納之相視險隘設和平
縣南顧自此無盜兵力精鍊用之以義文武官吏並能敵愾
功成厄除而無跋扈幾復古者井田養兵遺制焉師還至贛
立社學舉鄉約修濂溪書院刻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所
至會講明倫武夫介士執兵環立蹠蹠擔鐙之夫千里遠至
長揖上坐一言開寤終身誠服風教四被訖于江表嶺嶠千
四年六月盪王宸濠反起兵吉安討之先生久知宸濠且反
慮南贛未平得與羣盜通益不可制及盜平而先生已爲提

督鎮上游濠乃起事王瓊言于朝曰王伯安在何患不出兩
月捷疏至矣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作亂瓊謂主事應典進
貴事不足煩守仁可假此便宜與勅書待他變乃命先生出
勘福建亂軍甫至豐城反狀聞幾爲濠迫所及匿漁舟潛走
臨江知府戴德孺迎入城調度先生以臨江要衝通省會不
可駐兵乃反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召邢珣等遣謀四出
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
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遲回半月始出攻南康九
江安慶則官兵大集矣又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若
有約內應者宸濠搜得書內相猜士實勸去安慶趨南京否

文集一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徑出蕪黃趨京師皆不從七月癸卯先生自吉安起師會于
樟樹鎮知府戴德孺自臨江徐璉自袁州邢珣自贛州通判
胡堯元童琦自瑞州及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
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己酉至豐城議所
向或欲勿攻南昌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先生曰
不然我越南昌而趨江上安慶之眾僅能自保豈能援我中
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合勢乘之是腹背
受敵也不如先攻南昌蓋王久困堅城精銳皆出守禦必單
我兵新集氣銳可克蓋王聞之解圍還救暨來已失南昌彼
則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兵十三哨哨三千人各攻

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蓋王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遣
知縣劉守緒夜襲破之二十日昧爽至南昌令曰一鼓附城
再鼓登三鼓不登誅遂援梯登城中倒戈門有不閉者師入
擒居守宜春王拱樛及萬銳等千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焚死
散遺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掠取不盡者籍封
之城始定宸濠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自以大軍繼之眾
請堅守待四方援先生曰不然蓋王兵力雖強所至徒恃焚
掠劫眾以威未嘗逢大敵誘惑其下以事成封爵富貴今遇
一城不能克而南昌失據眾心已離我乘銳邀之將不戰自
潰遂進遇于黃家渡賊乘風鼓譟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卻
致之賊爭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
文定思還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兵夾攻賊大潰追奔十餘里
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
府曾與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遭槐攻九江璉攻南康宸
濠盡發兩郡兵厚賞將士丙辰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
文定急斬先卻者以殉身立銃砲間火燎其鬚不移足士殊
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
文定等爲火攻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四
伏火舉兵合丁巳遂破賊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僞丞
相元帥等官斬首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衣甲財物

文集一

八 越中徐氏重刊

與浮尸積聚橫亘如洲餘賊數百艘四逸潰逃遣兵追擊破之樵舍又破之吳城擒斬畧盡曾瑛陳槐亦收服九江南康餘黨悉平宸濠檻車入南昌軍民聚觀歡聲動天地仰見先生呼曰吾欲盡削護衛降爲庶人可乎先生曰有國法在遂俯首不言以婁妃嘗諫濠求葬其尸凡交通中外大小臣僚手籍悉焚之前是先生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載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尙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靈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陛下宜痛自克

文集一

九 越中徐氏重刊

責易轍改絃罷絀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帥京邊驍卒數萬假親征南遊至良鄉捷書至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請回鑿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先生慮沿途奸黨潛代欲自獻俘闕下是月發南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以數千人浮江而上抵江西先生乃俘宸濠取道浙河以進忠泰使人要之廣信弗聽時太監張永已至錢塘先生夜見永頌其誅劉瑾功永悅因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吾出爲羣小在側欲左右默輔聖躬

非爲掩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乃以濠付永身至京口欲謁駕江彬等誣先生初附濠度勢敗乃擒之爲功張永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爲國今欲以此害之異時朝廷有事何以復使人乃見上具道

狀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誣先生將反試召之必不來先生聞召卽奔命至龍江忠等又阻之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日坐草庵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寧有反乎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奉內降討宸濠餘黨根搜羅織京邊軍萬餘駐省城五閱月糜費繁浩公私騷然北軍旦暮呼先生名嫚罵或衝道啟毀先生畧不爲動先令市人移家鄉落以老稚應門給示內

文集一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輓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酌酒北人無不思家泣下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乃強先生先生故不得已應之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日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先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先生不敢發先生沉機曲算內賊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厲將士日夜如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忌先生以提督專制討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居南昌求錄陸

象山子孫集門人于白鹿洞世宗卽位封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詔至直父華生日
奉觴爲壽嘉靖元年二月丁外艱居越弟子益進黃綰薦先
生才可入相而他疏刺譏揚一清故與輔臣齟齬而其鄉人
之忌者至誣之史詆其講學收召朋徒共爲名高屐形奏牘
上亦不能無疑也服闋不召不與鐵券歲錄勤王諸臣唯伍
文定得副都御史餘並閒廢先生上疏辭爵論白諸有功者
竟格不行廷推本兵三邊團營皆不用二年南宮策士問心
學陰闢先生門人徐珊不對而出三年八月宴門人天泉橋
四年會龍泉山中天閣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六年起總

文集一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至南浦民歡迎夾道講大學
於明倫堂諸生擁蔽多不得聞唐堯臣代獻茶者上堂旁聽
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師至田州開示恩信盧蘇王
受等自縛來歸衷甲受杖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況外捍交
陞縱克之而置流官餉窮兵弱必生他變岑氏世有功因其
俗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以岑猛子邦相爲判官蘇受爲巡
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上皆從焉師旋以蘇受爲先鋒
合永順保靖兵討斷藤峽諸盜進勦入寨徭賊悉平之方欲
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而病作疏乞骸骨十二月度大庾
疾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所以託姜維乎大用擁

兵護衛且敦匠事舟次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問何遺言
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卒年五十八官屬師生士民遠近遮
道自輓送襯至會城哭聲震地屬路不絕桂萼等因言先生
攻南昌日紀律不肅奏捷誇揚而學術僻狂足壞士習宜削
官爵上憐先生功不許田州之出萼與張璉薦之萼本不善
先生以聰強之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諷先生取安南先生
不應以故構隙再論先生離職及處田州失當下公卿議停
卹典世襲詔禁僞學隆慶初始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祭子
正億得嗣伯萬厯中從祀孔子廟庭正億卒子承勳嗣承勳
卒子先通嗣自宋世理學昌明程朱大儒擇精語詳有國者

文集一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至以五經四書制科取士可謂盛矣然人人崇用朱傳而不
知反驗之身心口之所能言筆之所能書顧茫然也先生思
振其衰弊以爲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而作
聖之功不廢學慮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本
體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學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
曲推而極之畢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而非有加
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謂良知之遠且難也會
子曰仁以爲己任任重道遠不得謂致良知之近且易也良
知卽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良知焉盡之矣故謂象山爲尊德性而墮于禪學之空虛

非尊德性也謂晦菴爲道問學而失于俗學之支離非道問學也非存心無以致知後人自分而晦菴象山自合耳顧晦菴之學已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詞章帖括之習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陸二賢者天姿頗異途徑微分而同底于聖道則一其在夫子之門視如由賜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碣之于美玉奚爲也至于四無之說流失在龍溪而天泉夜論其師不以爲不然故滋後人口實然其中正有可詳求者陽明之所爲四無固異於龍溪之所爲四無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蕩而失歸恍惚者託之矣故其後爲海門爲石梁而密雲悟之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禪入焉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蕺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統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循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雖卓立喟嘆之顏子不能出其範圍固當以緒山之所守爲正矣致良知實功唯爲善去惡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異于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并攝入格致中舉存心致知不分爲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本旨也善乎鄭端簡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譏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靈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萬曆十二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等疏曰前御史詹事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下九卿科道官議諸臣不能深惟德意雜舉多端或且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

文集一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又命廷議歸一具奏仰惟王上重道崇儒德旨屢下深切著明今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謂之僞學伯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范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

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子欲無言日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相成並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旣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哀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痾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

文集一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眾議所歸亦宜并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後先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眾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制日可康熙某年湯斌答陸隴其書日手教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思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戶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獨謂弟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弟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然無

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聖道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尙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眾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日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

文集一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深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未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日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竊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息邪說開先聖之道若

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于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論云陽明嘗比朱子于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于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

文集一

二十七

越中徐氏重刊

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弟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日能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弟之所敢信也弟年已衰暮而學不加進惟願自體勤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斌號潛菴睢州

人孫徵君鍾元門人

論曰道固一貫其流則萬析焉既精支離是患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為驗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當行事孟子游事梁齊濶其言弗用漢董賈宋周程張邵朱諸賢未得大展所為陽明遭際運會值昏亂之朝而能以勳名完立卓然為一代安國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謫龍場亦有一紙書剪安之烈使天下見儒者經綸無施不可蓋皆其學之厚積有以發之思者願從而指為偽甚矣石齋黃公稱先生氣象類孟子明道而出處建功之跡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

明儒劉子戡山先生傳

文集一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父秦臺公坡死五月而先生生因念父號念臺居貧依外祖父文章公穎章公儒者趨步繩尺常為開說忠孝以是少成而莊卓犖有聖賢志度辛丑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內艱為聖室容膝日夜哭其中陶文簡望齡來弔日教衰禮壞久矣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先生翼上母節於朝詣郡陳乞哀動左右仁和陳植槐感其誼言於德清許敬菴孚遠而見之遂納贊焉自嘉靖中葉以後學陽明之學者多失其真唯敬菴恪宗程朱居敬窮理言動皆有矩準長興丁元薦從之遊先生侍杖屨纔月餘終身守師說不變三十三年筮仕行人沈一貫當國給事錢夢阜朋邪

亂政楚獄妖書械起縉紳重足先生將論劾念大父年老厲
聲自呵日身非我有何得乃爾遂假終養歸四十年大父服
闋起原官充副使封益王親見宗藩困敝因使竣獻六議末
日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
春秋鼎盛講席不設託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
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亦厭之也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
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狎之也時鄭貴妃危太子而神宗
久不視朝故疏及之不報先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以激
揚名教爲任朝野翕然龜著其言而用事者不便思中傷之
會淮撫李三才豪墨敗憲成惜其才遣書朝貴爲疏解黨議

文集一

七九

越中徐氏重刊

門戶自此始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所謂崑宣黨也以不
謹中考功法諸附崑宣者並黜其徒積不平值熊廷弼督學
南畿逢賓尹意庇諸生之濬者與巡方荆養喬相訐養喬不
勝讒人聚蚊坐東林主使欲碑姦黨平憾崑宣先生憂國是
上疏畧曰東林云者先臣憲成倡道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
也何至被以黨名且攻東林可黨崑宣不可憲成學朱子者
也世日尙奇朱子以平世日尙圓朱子以方合方與平和之
至也夫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爲佛老頑鈍
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爲申韓慘刻
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虞廷授

受日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南臺
孫光裕論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袒養喬同邑某謂先生曰
慎毋及時事且晚吏部矣先生不聽明年以病免歸光宗立
遣書首輔葉向高言宰相職進賢退不肖始閣下參政姑用
調停釀成二十年叢勝之禍願以前事爲鑒辛酉天啟元年
起禮部儀制主事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爲對食用中旨
關通先生受事九日抗疏日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
阿保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
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三
諫臣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宮人成拒諫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
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
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
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鷹犬狗馬以蕩陛
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
者無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
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敕或興鈞黨之獄生殺子
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
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忠賢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
忠賢也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忠賢也陛下清

明在躬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一等所誤豈不深可惜哉有
旨廷杖向高力救免時上書者多言客氏而忠賢之糾自先
生始遼薊餉詘議輸金補諸生先生揭上禮部尙書孫慎行
謂學校人才自出天下費序皆賈豎子豈能濟緩急因條上
祖制七事慎行不能用左都御史鄒元標僉都馮從吾以關
門戒嚴人心崩潰率同志講學首善書院都下士大夫興起
先生與太常少卿高攀龍實左右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
少卿見客魏焰張衣冠之禍將作固請告歸四年起右通政
使時高邑趙南星爲吏部尙書特重先生將推入閣而知其
難進因有是命日俟其入朝用未晚也比部檄至浙而楊漣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等已被逐國事大變向高致仕去南星攀龍尋亦罷先生拜
疏辭竟革職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居里中與諸生會
講葢山痛言世道之害釀於人心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
日亟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而國害於而家
楊左六君子死先生作賦哀正直陳邪惡高攀龍寄語曰此
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惟杜門謝客爲正先生然
之輟講遁跡惠世揚被逮詞連先生御史王業浩救得免已
逮黃尊素過郡先生餞於郊灑涕與別返謂門人吾常自信
於生死關無動今利害當前猶爾怛怛知向者乃依傍也因
獨契濂溪主靜立極之說存省交用詣力益進烈皇帝卽位

客魏伏誅戎長崇禎元年十一月起先生順天府尹二年九
月受事上疏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
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以陛下厲精求治宵
旰靡寧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
利而慕近功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邊事乎誠得在事
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
月必有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竭天下
之力以奉驕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兵以博一戰而戰無日
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
心民瘼惻然恫瘝而輒以司農告匱講求培克聚斂之政水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旱災傷一切不問條例紛紜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陛下誅賊吏坐
者十餘人輔臣劉鴻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終爲揆地
惜厥庫諸臣勅問既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此而置之重典
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習爲頑鈍矯飾以欺陛下度豈能
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爲未得賢人君
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
用之心臣下自以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譏者因而問之猜
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
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

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
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
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
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
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
功利功利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不
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
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
之則隨吾心所發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
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由朝廷達於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末引漢宣帝唐德
宗宋神宗爲鑒上憚其直且謂所學迂心不然之先生疏古
者京尹主治貴戚誅豪右漢張趙宋包歐是也國朝加設撫
按又設五城御史京尹事權乃輕臣雖不才請自今考課或
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
漓一一問臣坐臣罪以稱古京兆之職不報先生曰雖未奉
俞旨吾惟設誠行之令下豪貴斂跡奸吏屏息都人慶喜謂
百年來京尹所未有冬十月我師由大安口入京師戒嚴遠
近避難者廬至煤米踊貴京軍饑疲謗騰先生曰吾官守土
當以民生內憂爲急奏發內帑二萬捐門稅以通煤米出太

倉粟平價豫給軍人月糧一月亟運通倉抵之遵化失守難
民叩都門主者恐有變將插之郊關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
城守此京兆事無庸諸君過慮乃嚴保甲籍名居編入徧置
粥廠僱仆者火室溫之道殫瘁之勸民貧富相卹人自爲養
十一月我師攻德勝門敗袁崇煥移營南海子中旨辦布囊
八百廷臣各進馬騾先生頓足曰是將遷幸耶乘輿出大事
去矣跪午門力陳利害請上御皇極門調度方畧俯伏至暮
傳旨始退復造閣門揖輔臣曰上輟朝二旬中外輓跪閣下
可不力爲之所先生見上下解體不勝憤乃大會官屬民士
於城隍廟爲文告于謙召父老述高皇帝開造功德列聖休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養詞淚俱湧眾皆環哭人有固志崇煥下獄上任滿桂爲總
理統援兵大學士錢龍錫等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
署數人益疑羣臣謀國不忠用奄人提督京營刑賞皆亂先
生抗言上不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禍無已時且軍旅重任
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故委之武臣致祖大壽以
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率多潰散則桂果能
孤軍取勝乎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戴罪若滿
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文武之途旣盡勢不得不與一二內臣
同患難曾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魚朝恩童貫千古明鑒諸
帥竟不受桂節度桂敗會除夕我師拔營由灤永去先生瘞

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蘆溝埋骨三萬標以柳榆拜疏言
兵必再至請除詔獄蠲新餉以祈天永命戒閣臣勿驅除異
已終朋黨之禍阿人主富强釀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
而惡之因先生辭職遂予告凡守京兆一載每坐堂皇奄人
闕入言事或出語詬諄治事如故奄人反笑而謝曰公執拗
人如是無怪也武清伯奴子爭道毆諸生使吏入武清家捕
之武清及門言謝拒不見曰奴辱士罪在主將上告天子卒
棒奴何校武清門外初至卽焚司禮監樂器於通衢盡驅倡
優出境輦下震烈單丁窮戶周其情隱是以重遭兵革民不
疲乏比出都都人罷市而哭守門奄者見行李蕭然顧嘆曰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眞清官也吾輩死且服矣五年冬會推通政使體仁格不用
八年上念置相不得人親試大小九卿詹翰於廷命吏部并
推在籍者及先生陶石梁夷齡送之日願先生安其身而後
動易其心而後語使天下實受其福九年正月召對文華殿
問用人足餉平寇之策先生言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
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畏罪飾非莫
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
而不能馭兵有兵而不能擊敵臣請盡改前所爲天下方有
太平之望至於流寇本皆赤子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急
務在收拾人心先寬有司之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致民生

失所盜賊日起又問東事對不稱旨遂相林鈺用先生工部
左侍郎上封事曰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
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遑求
論得其要領於是首屬意於恢遠而賊臣以五年蕩平之說
進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
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雜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
天下事遂日壞而不可救天曠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
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
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
一文震孟而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下獄矣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
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
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念祖宗監古之統而不至輕言
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
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
更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捐循以收天下渙散之人心而
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費正儒帥以失律之
誅杜後世藩鎮之費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費
於是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敵之由與今日不忍輕
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以招其無罪而流亡

者陳師扼險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折一矢而畢此役又奚煩觀兵爲而日勤聖慮哉內劇上多過切上覽之大怒傳諭內閣重擬手先生疏繙數過起周行久之得解時山陵城築郊壇工作並與太僕缺馬溫體仁朱純臣倡爲義輸又議罷明年朝覲聽輸路貲先生諫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今國步艱難瑣瑣進奉何當報稱且輯瑞何典而以入貲報罷儻遂行之辱國滋甚上不悅然察其忠鯁可寄大政意欲遂相先生體仁大懼募會稽許瑚上疏頌先生才諳不足道學有餘上疑瑚同邑知之必真遂不果用七月先生移疾歸次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天津會我師破昌平州焚皇陵先生謂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浙時乃入津城佐巡撫賀世壽設守越月兵退始南行至德州念上欲求治而爲體仁所蔽荷殊絕之知潔身去國所不忍也復上疏日皇上注意邊防無日不疇咨側席而邦畿震蕩禍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誤國者哀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槩坐以煥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外廷浸疏則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

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入縣藉敵飽殿而朝臣之纍纍若若者充位如故又何以謝韓嶺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小人昔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同已相庇乎語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此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天下卽甚乏才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寄重任乃者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同之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總督率天下而奔走中官夫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時有御史金光宸起而爭之竟以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無如成德申紹芳鄭鄭數事此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知之於乎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疏入中官大恚共擠之上前而體仁指理成德等偏黨再革職爲民體仁既去後相薛國觀復以罪賜死上念先生久之十四年會推少

宰上意不屬臨朝而嘆罷朝傳諭吏部用先生再疏辭不許時先生病瘥故不欲出明年五月忽聞我師破松杏靈錦流寇陷歸德進圍開封驟然起曰此何時豈臣子言病日乎遂襪被上道行至淮安拜疏陳三事一日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行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此慎獨之說也雖聖如堯舜不廢精一執中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

文集一

无

越中徐氏重刊

治効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走受成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其知人之道猶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哀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合眾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譏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君仁育萬民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化天下自朝廷始請百僚

有犯悉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厥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由是化羣臣以化兆民乘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悉蠲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溫旨嘉納然終見爲迂濶不能施用在道晉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陛見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都察院職正己以正百僚其次責成巡方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安出集諸御史中飭復列風紀六事上一日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崇祀馮從吾爲替宗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復天下社學選明德老成爲師聚彥士教之二曰貞法守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從三法司聽斷不得下詔獄其有不法五城御史覺察之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三曰崇國體著令大臣三品而上有犯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詳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四曰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縱跡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臣衙門以白簡從事五日懲官邪官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六曰飭吏

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天下事事宜歸愷大獨於風憲受賍之律毫不可訛且亟罷滅俸行取行久任之法上是先生議亦未能盡行也周延儒再相修託名譽然性故妬冒士大夫遂以爲眞能遷改因相契結每朝畢輒就屏語惟先生兀然孤峙見者皆慙而止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行賄於先生先生糾之且自劾上革二人職法司逮問百僚肅然亡何上惡給事中姜燦言行人司副熊開元又因召對面劾首輔延儒俱下詔獄先生言於朝曰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時我師由界嶺黃崖諸口入甚急閏十一月己未上御中左門議督撫去留羣臣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皆侯於廷有密旨下錦衣衛賜採開元死先生曰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官今日宜空署爭之不者何顏立交戟之下眾許諾奏事畢御史楊若僑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先生進而叱之以爲用兵之道太上仁義其次節制近來邊臣於安攘屯戰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制人人亦用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數十年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又作爲奇巧撓惑軍政乞放還本國永絕異教上不悅先生又請正大帥跋扈援師逗留罪言范志完身督靈薊關門三協皆其汎轄既

無先防又借援南下致關門無阻處分當自志完始上曰志完固難辭咎但入援乃奉詔何便坐彼先生曰十五年來由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乃不改絃易轍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苴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對曰亟選將練兵擇賢督撫尤在東兵二部得人斯技能畢出捍禦疆圉不難然宋臣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日用人之弊在狗才望不求操守徒以機辨恢張相尙故鮮實效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曰當於才局中審有操守者如志完操守不謹總兵偏裨無不得賄補授所以三軍解體士莫用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命上色解曰已知勅先生起於是戶部尙書傅淑訓論救採開元上不納先生進曰陛下聖度淵遠如臣愚累寬鉄鑽黃道周亦被譴召還羣臣敢復請二臣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顧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用置之卽有罪合付法司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官朕處一二言官何至遂傷國體假有欺君訛法終不可問乎先生曰掌衛刑者多膏梁子弟未必讀書知義者也每聽寺人頤指勢不容於不私矣卽上欲問欺君訛法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命刑部擬罪閣臣周延儒

蔣德璟尙書林欲揖侍郎馮元颺勳臣吳遵周等申救僉都御史金光宸言尤力德璟引述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言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等語未畢上遽曰太宗才朕不如至閨門內行亦不效太宗所爲德璟曰陛下安肯效太宗第太宗巧於取名上曰何爲德璟曰人主納直言則名歸於君太宗優容徵祇以成己名耳上意頗回延儒等復以先生年老婉解乃免擬罪再革職光宸亦謫外先生在院六十八日正色率屬光宸嚴介操望相亞一時偕去朝野惜之然上自是亦遂不置採開元於死卒改刑部各杖戍先生以未解嚴不忍竟去止城外蕭寺士大夫交送於途張璋吳麟徵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祁彪佳劉理順金鉉陳龍正董標及舉人祝淵諸生憚日初歲來問學時彪佳被命掌河南道先生謂之曰道祇在事君當官問此外他求妄也君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所學標關中人故遊馮從吾門時官南城兵馬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作心意十問相叩質淵試南宮疏理先生下部擬罪淵畧不懼遂納費時李邦華代先生未至吏部尙書鄭三俊請留先生戴罪計吏先生遂行淵留京邸欲上書掎擊用事者先生挽之南歸先生歷神懷朝凡三革職爲民雖家居戀戀日以國存亡爲念紹興推官陳子龍行取入京過別先生纒屐出迎曰僕有一言告公南北多事京師坐困屢矣萬一

有變外援不至都城必破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亦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公至與當事者籌之十七年四月間李自成逼居庸移書巡撫黃鳴俊請發兵勤王五月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徒跣號慟荷戈渡錢塘趣鳴俊發喪出師諸生門人從者數百人鳴俊曰事未審少鎮定以安眾心先生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當枕戈泣血以倡同仇反藉口安民作全軀計乎杭人洵洵環館舍先生指謂鳴俊曰人心如此禮有常有變九廟淪喪臣子豈容食稻衣錦公卽疑凶問亦當行哭廟禮是月甲午行禮祐聖觀先生尺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鳴俊終不出兵先生與前吏部給事中章正宸戶給事中熊汝霖淮揚巡撫朱大典募義旅將出會福王立南京詔至乃解先生起原官稱先朝罪人當歸死司寇不敢受職詔慰趣上道六月行至杭州拜疏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次第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鐵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
倡之逃也於是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
法臨陳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重撫臣
事權責以彈壓鎮臣無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日慎爵賞以
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無失或濫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
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
臣旣封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
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
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亟宜分別定罪至於僞命南下排
徊順逆之間或陰陽詭祕爲賊行間尤宜明示誅絕又追論

文集一

壹

越中徐氏重刊

督撫不赴援致賊長驅犯闕及新朝旣立不急出兵北伐中
外諸臣謀國不忠不職罪時馬士英專定策功當國與李汭
劉孔昭等結爲死黨出吏部尙書張愼言而薦逆案阮大鍼
知兵召陛見群陰翩翩且起先生次丹陽寄子洵書曰時下
邪正尙在相持吾有疏論事行吾言則進不然則義難入朝
士英及四鎮深銜先生言其上書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
示不臣會黃鳴俊入朝至鎮江其兵與防江兵鬪南都傳言
先生與鳴俊入清君側士英大恐稱詔止鳴俊兵傑澤清遣
刺客數輩詣丹陽見先生危坐僧舍竟日無情容太息而去
政府患廷臣交攻無已擬上傳兩慰解之先生不得已乃拜

命首疏請肅風紀曰願陛下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
之百官則而象之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擅權六部而
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冑而與
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姦朝臣而交結近侍
爲罔上行私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在臺一月諸所條奏無不
深切時弊而君臣傳沓戲豫並寢不用已授阮大鍼爲兵部
右侍郎復設厥衛詔獄紹述崔魏之政先生言大鍼進退繫
江左興亡爭之不得請告歸里出都門都人揮涕曰劉公去
吾輩無死所矣自聞北變遂蔬食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輒
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旣歸杜門有問學者止

文集一

壹

越中徐氏重刊

之日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吾輩擁臯比
從容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明年五月南都潰
馬士英擁太后奔浙撫按郊迎先生憤曰士英實亡南國今
棄天子挾母后而逃此國賊恨不手刃迎之耶潞王監國
杭州復約正宸汝霖赴難又勸守道于穎保越江之險穎不
能用六月丙寅聞會城降慟不食餘姚諸生張應燁呂滋進
日先生係天下之望今浙東尙有魯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
華璫聞黃石齋越在近郊誠擇諸王賢者與石齋問道走閩
檄鄭帥以海師直擣南都浙中不攻自定轉危行奇願先生
更慮之先生日向累請于公城守衺如充耳今大勢去亦何

及余老矣力不能勝有一死正命而已戊辰出居郭外水心
菴遣人訪道周趣正宸汝霖食少糜以俟庚午通判張榛渡
江降先生復不食聞門人王毓著沉柳橋曰元此死吾尙何
滯滯哉丈夫秦祖軾爲書稱江萬里身爲宰相義不苟免先
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閔故事在先生詳論不可義係之辭曰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
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丙子辭墓赴西
洋港久不得溺旁人扶之出是日我大清將軍以禮來聘復
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
生已絕粒經旬正在彌留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日授荒迷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終言不再付使者并來書不啟封自是勺水不進戊寅就祖
軾於楊枋王毓芝入呼之曰嗟紫眉當以道相成勿作兒
女子態語及毓著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日吟
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
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曰偶然耳既而曰
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
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又日日來靜坐小菴渾無事浩然與天地同流又曰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
明乎此於道也幾矣訓子約日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

天理自存人欲自去屬之日死後葬我下蔣碑日有明秦臺
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淚下日生平
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又日胸中有萬
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閔六月朔辛巳謂毓芝日吾
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日甚正雖聖賢處此無以加張應鰲
侍側攜其手日學問未成全賴諸子復厲聲日爾曹勉之應
鰲進日先生今日與高先生事相類高先生日心如太虛本
無死生先生日微不同非本無死生君親之念重耳丁亥閔
祁彪佳殉舉手者再已不能言指几上筆書一魯字蓋念魯
王戊子先生考終前後絕粒二十餘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年六十八魯藩贈某官謚忠端唐藩贈某官謚忠正學者稱
戴山先生先生篤實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慎獨與朱不合日
意者心之存主所謂道心惟微卽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木也
獨體在是慎者慎此而已然未發之中下不得个靜字延平
教人靜觀氣象終落偏枯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
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時俗學宗傳註王
學宗四無先生說出多未服惟濮州葉廷秀餘姚史孝咸孝
復兄弟遺書往復相叩學者漸知歸向袁黃功過冊有做爲
遷改格者善與過對先生日是功利之學有意爲善皆惡也
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功夫則先事後得直無善有惡耳於是

作人譜專紀過始獨知次七情九容五倫百行日行此知道不遠人矣其論方希古曰先生稟絕世之姿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驅犀獸而見三王既而時命不偶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誠不愧千秋正學論吳聘君曰先生涵養性情安貧克己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齊醕乎醕論王文成曰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誥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日致良知良知為知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行不滯

文集一

堯

越中徐氏重刊

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天假以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先生之學出許敬菴已入東林首善書院博取精研歸於自得專用慎獨從嚴毅清厲中發為光霽粹然集宋明理學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所著書數十種載文集子約自有傳論曰有夷之清而不絕物有干之忠而克全歸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若先生仁者也告君必陳堯舜由執中慎獨引而合之時務一一可立施行微獨世主未寤至後學亦尙有憚其說者豈功利之没人哉於乎道之行不行豈獨一代之存亡乎

伯繩先生著其先人戴山先生年譜詳慎有體實能見先生之學所以發先儒所未發者末又綴生平細行別為編其先生之小德川流乎事太夫人筋力致養柴水之事靡不躬親祖兼峯公病抱持卧起身為薦席居喪歆粥闔門蔬食次女患痢醫用黃雞為藥勿許也三世七喪淺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資之百金謝曰百金之愧其所取義

文集一

罕

越中徐氏重刊

乎不義乎僕所未了者止有先人一事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為念御史不敢復言事女兄如母赴官聞其不豫輕舸徑返卒則養其子子卒又養其孫日以終事母之念耳叔母朱無子迎養已而朱欲異爨自艾曰古多數世同居一叔母不能安何古今人不相及耶再從弟宗祐流落閩中尋歸冬月製衣家人與之布見而恚曰弟衣布兄能安於帛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禮先生立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錢穀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質成宗長未聽而踈於官者罪之置義田百畝定郵例一郵賢二郵鰥

三郵娶四郵孤五郵喪六助婚罪人與醮婦不郵終養歸
聞許敬菴先生喪於途不至家而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
卒每過必哭崇禎八年十年越城饑募米遺諸生分賑活
數萬人十三年又饑亦如之郡邑下教每方積米二百石
需明年平糶先生謂非本計卽所居昌安坊立社倉分三
等行賑一坊遂無饑者鄉黨有冤結必爲平理姦吏跼踖
惟恐先生之知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家居強半授
經帷榻飯竈不改舊士夫多毀衣入見偶服紫花布袍價
爲頓高飯客不過數器享先生者亦遂以寒漿乾飯未嘗
不心知其僞也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歎

文集一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日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尋怨於
東林士諤時爲考功日劉大行清修人所不堪此諤之親
見也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掃軌
耀託倪鴻寶爲介日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
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而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
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泗再拜自
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覺喜絕而悲也金壇周仲馭謁
先生留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若何杯盤大小若何爲
一生未有之榮郎官秦祖襄入京止宿逆旅騶從紛沓主
人俱應不給周視同旅一人幅巾危坐童子侍側問之日

劉都御史也皇恐避去其爲世所欣慕畏憚如此先生門
牆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雖君子亦望崖而返周延儒
使其客薦誠先生不答後有爲馬士英言者日所貴大君
子以能化小人爲君子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亦不答
黃漳浦祭告禹陵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日際此亂朝豈大
臣徜徉山水之日漳浦聞之卽行先生德日慎小心日謹
微官行人時夢遷衛經歷覺而自責日終有不忘榮進意
在待罪中左門時憚日初欲上書留先生經筵先生問之
日僕自反必名利心不盡有聲音笑貌爲人所見至使同
人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闐然一闕不易過也世之言先
生者蔽以節義又或謂其學之粹勿以節義當之此皆惑
於或說推其弊禪宗之寂武俠之剛兩託之矣不知先生
敬義並立內直外方養獨體於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生
死晝夜胥一以貫泊乎垂革猶爭儒佛之渺茫於彌留呼
吸間信乎擇中庸而能其不可能者與至於朱王之學聚
訟且百餘年小儒老衲番休更勝卒以翳蔽人心爲世大
厲惟先生直以得之心者正諸儒之異同如懸日月於終
古之天光景常見綜其大旨由慎獨誠意該之於乎衷於
先生之人與書彼邪說淫辭其亦庶乎有所底也與
倪子新先生日五朝之事德功言三不朽之人萃於一傳

文集一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文不可殺宋史李忠定公傳亦至三十餘頁讀者不以詞繁難竟苦之也

朱夏夫先生曰倦倦不忍去國之意千載發人歌泣思陵雖迂濶先生每飯不忘北變時流傳有蒙塵之說先生慟哭曰上必殉社稷不幸末造君臣之間固稱知己

張敬可先生曰先師於及門最愛先君子出入兩都無不隨侍南都嘗命作中興金鑑欲上不果簡時方冠幸獲耳

承緒論六十年來夢寐飲泣民生於三其敢或忘今見此傳語言馨咳恍如復侍先師乃知私淑之與親炙此心此理自相接也作者許大精神紹揚聖學豈當徒作史傳觀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王門弟子所知傳

周室既衰治教分統文武以前有王者必有名世相與裁成輔相天地以興治平其後匹夫當素王亦有門弟子講聞切究明先聖之道以覺後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遊揚謨訓大義不乖戰國時莊列申韓異同堅白三鄒子之學可謂勢亂矣然及秦沒漢初百家皆息而孔子之道獨明以有顏曾子貢游夏思孟之家法世世傳守弗衰也孟子之門有師無弟設爲問答纂著七篇大闡仁義王伯之辨其教與孔子之引而不發殊矣所以然者以無顏曾子貢游夏諸賢親與鈞陶成就不得已存語言文字俟後之君子以心相

接越千百年稱爲絕學以知道有統會學有師承蓋非自天鍾生五百年隆運相須以起不可多邁哉漢董子大儒門人未有著錄馬融鄭玄傳經絳帳何與開繼王通河汾之教殆其庶幾自是至有宋程朱宮牆號稱多士程有尹楊游謝朱有輔蔡黃饒覃及金華東陽亦能敬守所聞開明治之盛由此言之道之不行而得明不可謂非從游有助也陽明之世門士多矣其師實能開誘吟風立雪浴沂詠雩灑然窺孔顏樂處時雖有僞學之禁而信道彌堅後稍麗雜隆極而微持盈砥柱之功可不謹哉故擇其有功傳習徐愛錢德洪鄒守益若而人而審別其未醱者若夫澤遠志勤識操純確則亦附之私淑以見聖道之大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固前哲所樂引也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徐愛字曰仁號橫山正德戊辰進士初娶文成女弟及文成歸自龍場納贄稱弟子喟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文成遷南太僕愛亦自祁州調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首作傳習錄性深純開徹善發師門旨意在南都時同門雲集輒令愛分接之文成出撫南贛愛亦請告約歸陽明之麓以究竟百世之業日朝聞道夕死可矣年三十一而卒文成哭之哀擬于慟顏子焉在祁直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餘姚錢寬字德洪以字行號緒山文成倡明絕學人多未信

德洪與同郡王畿首奮然從之及論無善無惡宗旨天下多歸錢之篤實而嘗王爲近禪嘉靖壬戌成進士終師喪三年而後出累陞刑部員外以論郭勛失入下獄會御史楊爵都督趙卿亦在獄中請曰箕子明夷文王羨里先生今日也昔黃霸夏侯勝受尙書今請受易德洪爲闢其義久之乃出隆慶初復官年七十九卒先後主講席二十年

泰和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正德辛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何耶積疑于懷比謁文成虔臺渙然冰釋從討宸濠與奏凱往來留越文成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

文集一

望

越中徐氏重刊

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以議大禮謫判廣德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良講學興禮風動鄰郡陞南主客郎中文成卒于師服心喪奔哭存撫孤子聚同門講學天真書院始與呂柟湛若水後與徐階羅洪先相切劘陞南祭酒因九廟災自陳疏中寓交倣意解官歸壬戌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侍郎諡文莊嘗言士之通病在于局量狹而學力匱官職貨賄小小便眩奪技藝事功小小輒滿假古人明明德于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子善孫德涵德溥能世其學會稽季本字明德號彭山弱冠舉于鄉丁父母憂家居十二載于書無不讀已師事文成翻然悔其舊學一意六經懼學

者驚于空虛思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精考索務實踐從游常數百人時論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爲龍惕說以反之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及爲御史以言事謫終長沙知府

吉水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自幼慕羅一峯之爲人年十五聞文成講學虔臺心向往遂昇視舉子業常歛目靜坐傳習錄出探讀至忘寢餐嘉靖八年以進士第一官修撰外艱致毀三年不內處會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覺身在太虛忽自省曰無乃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守益相劘切改左春坊贊善疏請豫定東宮朝議罷爲民家居凡應酬儀

文集一

巽

越中徐氏重刊

節一裁古禮親賢問道未嘗以言詞先人贛江水漲寓宿田家巡撫馬森以洪先嘗卻臺省餽坊銀數千金檄縣取爲構室竟辭之同榜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借出時相亦遣書道欵並婉書以謝其後順之雖禦倭海上有功卒罹清議晚歲謝客能前知曰此偶然不足道疾作子世光就省試謂家人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卒年六十一文成之學得洪先難進易退之節以立堤坊雖私淑猶顏曾也其所見出入二氏而不雜越于黜邪扶正尤有力云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諡文恭

涇南南大吉字元善嘉靖初部郎出守紹興初至若不諳事

理既三月召諸吏抱案立剖數十條且數其某事欺詭狀郡
驚爲神時文成里居講學納贄稱弟子葺稽山書院創尊經
閣收八邑才士講習其中四方雲集庖廩相繼大吉左右之
也政尙風威喜任事諸與除民賴其利以大計去

海寧董濛字蘿石以能詩名江湖間已遊會稽謁文成山中
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咨其年六十八矣語連日夜乃
廢其詩卷北面納拜留數月欣然忘歸故時爲詩社者或招
之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濛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
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
從吾道人文成爲之記子穀士知漢陽府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山陰朱節字守忠與徐愛蔡希顏同舉于鄉受學文成始立
師弟之道後第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按山東統兵勦劉六劉
七等卒于師文成哭之哀贈光祿少卿

餘姚徐珊字汝珮嘉靖壬午舉人從文成學癸未會試策士
以心學問陰聞文成珊嘆曰烏能昧吾之所得以幸時好乎
不對而出聞者高之日尹彥明後一人錢德洪亦不第與珊
俱歸文成喜曰聖學從此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
眞是者珊深然之後官辰州同知

餘姚夏涇字惟初事後母極孝從文成學嘉靖戊子舉于鄉
時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涇曰天根天機一物二名云靜

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曰靜養天根動察天機岐動靜而
兩之是所執有端矣非所以語性也人服其精官思明同知
立社學以禮教爲急

餘姚胡瀚字川甫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師學孔孟以
何入門師異之其從父支湖召語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
以不欺爲主乃著心箴圖就正文成文成曰吾小友也王畿
錢德洪皆與交會講天真書院時主朱學者疑陽明宗王學
者論考亭瀚爲指別其補偏起敝之故同學皆服

餘姚范引年字兆期文成弟子講學青田從游日進青田人
建文成祠以引年之主配食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柴鳳字後愚翰林廣敬孫文成弟子主教天真書院衙
嚴之從學者甚眾

餘姚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嘉靖己丑進士文成撫江西歸
率同縣之士七十餘人往師之由是鄉閭教澤浹行爲禮科
彈劾宰汪鉉廷杖幾斃鉉竟以此不安其位去轉江西參政
宦江右者莫不禮嚴嵩門應奎獨不往累陞右副都御史總
理河道踰年歸家居三十年紹講良知之學年八十三卒
餘姚聞人銓字邦正嘉靖丙戌進士以文成表第執贄知寶
應縣擢御史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廷杖後視南京學政以士
無實學較刻五經舊唐書隨與錢德洪等定陽明文錄世宗

嘗幸承天行宮尙存人心憂其再巡詮上疏撤之自湖廣副使告歸

餘姚趙錦字元朴號麟陽嘉靖甲戌進士知江陰縣擢御史巡按江蘇因元旦日食疏引春秋之義日食爲陰盛陽微由閣臣嚴嵩怙寵納賄害民凶國所致削籍穆宗卽位起河南道御史後巡撫貴州宣示德威苗蠻俱就約束萬曆初歷南禮吏尙書張居正柄國屢言朝政得失被劾去復起左都御史議文廟從祀謂白沙陽明當與其列改兵部尙書內艱歸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姚江自文成後大臣以剛正著者趙端肅錦孫清簡饒陳恭介有年皆能以身明道至施

文集一

兗

越中徐氏重刊

忠介邦曜孫碩膚嘉績學文成之學而生死大節同國休戚存亡與夫世之口說良知者相萬也饒有年邦曜嘉績自有傳熊汝霖入劉門弟子傳沈國樸管宗聖史孝咸孝復入姚江書院傳於乎王劉道同也弟子豈各分門戶哉然而致知誠意因時指授取其篤信不必定宗一家也

山陰張元休字子蓋號陽和性篤孝父天復爲雲南副使擊武定畔者有功讒人文致逮訊扶父萬里赴滇就理復馳京師頌冤一歲三返始得辨釋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隆慶辛未進士第一官修撰故事詞林惟清茗元沐獨講求世務人才學宗文成摘考亭論著與文成意符者祛世

儒之惑初出張居政門不詭不亢歷左諭德卒年五十一時越中先後有三鼎元諸大綬羅萬化及元休皆修身潔行著忠孝節大綬爲講官六年以哭穆宗升遐而卒念生母例不得封哀請于朝報可人臣之得封生母自大綬始也萬化與元休讀書龍山謂近世講良知者率言自然沿二王之習務崇躬行砥實踐而元休更多發明見舊志王門弟子惟立徐愛季本傳疑未備然終不敢以己意輒增其用心之慎如此萬化傳見後

文集一

辛

越中徐氏重刊

嘉靖癸未舉南宮不就廷試卒業師門文成舉四語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謂心意知物止是一事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于是四無之說興而天下漸以禪寂爲師門病矣然畿爲人卓犖多大節聞師喪不赴廷試與德洪迎襯廣信三年服畢始入都除南職方主事六科疏薦畿學有淵源宜備顧問夏言票旨詆爲僞學罷薦首吏部給事戚賢官又忤考功薛應旂以考察去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泰州王良字汝止號心齋子璧字宗順號東崖父子布衣不

求仕進文成在贛州有自江西來安豐者聞良說論語語曰此絕類巡撫王公說也良大喜造軍門以賓禮見論證數日納贊下拜曰先生之學得諸心者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文成卒始受徒淮南當是時泰州有良紹與有王畿皆揚良知之說以倡道東南者其弟子幾徧京邑人稱爲二王之學良最早出而畿之末年授羅汝芳又稱二溪之學壁少奇雋師事王畿錢德洪嗣父主講席良門人著者同郡林春子仁起家進士以質行稱

越中之學宗龍溪者爲周汝登及陶望齡爽齡兄弟汝登號海門嵎縣進士親贊龍溪篤信四無之教其言曰子云我有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知乎哉無知也移良知而歸之無知去性善之說遠矣德清許孚遠恪宗程朱設九誦示學者汝登作九解折之然居官廉慎循績可稱終戶部侍郎崇禎九年卒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進士南宮第一廷試第三人越中古文推陽明石簣冠絕有明陽明灑然自德性流溢石簣鎔鑄周漢入家歸之冲淡其爲人高簡不受滋垢沈一貫欲假妖書殺正人率同類以大義折止之其學與海門同時嘗言吾自悅禪從此得力何能顧人非議耶人稱其不欺官終國子祭酒爽齡字君夷號石梁以舉人終肇慶知府啟禎之際與戴山劉子分席而講悅禪者皆從陶然戴山稱其門人多求自得石梁作遷

改格教人爲善去惡戴山更作人譜曰道不遠人論本體有善無惡工夫直有惡無善耳于是以念過爲事其同異如此江西之學宗龍溪者爲羅汝芳再傳歸善楊起元汝芳號近溪南城進士官雲南副使張居正惡其收召朋徒講學喉言者劾免之歸復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闕廣益務張皇不爲龍惕而爲龍亢論者惜焉起元號復所官編修冊封崇藩還道盱江執贊汝芳曰乃今如客得歸矣戊子較士入闈試策大發所學官終吏部右侍郎

劉門弟子傳序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先人有言世之論王子者概之以事功不知其事功由學而出王子之事功斯真事功斯真學也論劉子者概之以節義不知其節義本學而成劉子之節義斯真節義真節義斯真學也士之生各隨其世故孔孟皇皇游聘程朱亦事科舉王劉二賢並起進士爲時名臣願王子當明世之隆爲其弟子者遵遺教謹取與進退而已劉子際末流守死善道未當事任亦審大義皎然與星漢爭光蓋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之爲能真知而實踐也劉子嘗有言曰此乾坤何等時猶堪吾輩從容擁皋比講學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而陳洪綬亦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余錄劉門取其死

義者得若干人其次張莫夫憚仲升諸君子皆能兀守故廬不交當世之權貴亦足多矣至其纂言提要發誠意慎獨之旨則梨洲黃氏與有力焉是以次而列之

傳未成

姚江書院傳 癸未

昔南宋之世儒者盛於東南國統中微斯文彌烈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傳四書詩易修通鑑綱目老佛之流息孔子之道著猶窮河源者溯崑崙沿江漢者放東海到於今五百餘歲未有跨而越之者良由體大而思精力全而用博也然當其時金谿之陸永康之陳已自侈談經濟喜言覺悟遂有鷲湖鹿洞之派一再傳何王饒輔頗傷詞費沿及於明用經義

文集一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取士浸以性理開利祿之門人心苟趨科目不以修身體道爲事庠序之設雖賒先賢餘澤衰矣浙東承金華數君子後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際道統萃於陽明陽明氣象類孟子明道至出處就功之跡知覺先民之意則往往近於伊尹閔學者久奉文義特本原性善開迪良知加以致必有事焉曾子弘毅任重固曰死而後已顏子欲從末由猶云未見其止然則先難之功畢生不輟道心之發一日可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陽明祖述孔孟直示以萬物皆備人皆可爲堯舜之本曲成誘人於是爲至其與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然當是時

禪宗盛行門人不能謹持師說每以禪宗所得舉歸之師而

墨守朱傳者則悉以聖人之精微讓之佛氏又陽明天資踴

絕高明者自聞其說輒不喜爲積累集義之學矯枉則直必

過固當爲後人受其咎也若夫攻禪者反戈攻王而卽以攻

王爲衛朱則兩背也象山稱元晦太山喬嶽陽明功勳節義

卓爲一代宗臣此見於行事之實其揆固一經生家舍己之

田蕪穢不治而越其疆畔以疵求前哲空復何施至於本遠

原分微言大義各有流極固賴學者補偏起敝以振興之昔

石渠虎觀諸儒講文煩密遂啟老莊糟粕六經之說陽明自

天泉論大學亦貽二谿二王之弊使仲尼復生文行忠信兼

文集一

聖

越中徐氏重刊

以爲教靈有斯失哉崇禎末沈管史諸公特起姚江書院講陽明之學其人皆能嚴立志節循理處善世以輩金許之於朱雖未涉崑崙之顛傾雲漢之波要亦涉其末流不至於溺焉者後之人放尋遺緒固於此有取爾也惜其文章語錄久多湮落又師資所承頗眾不能詳載特著其關世教裨聖路者見於篇

沈求如先生諱國模字叔則餘姚人憤舉業陷溺天下之人

不知聖學奮然棄諸生倡明之初入岷見周海門汝登旣與

念臺劉子會講證人社歸而建義學於半霖同志者管先生

霞標史先生拙修退修兄弟其學以求仁爲宗教人當下察

取本心擴充克治遇有向道者泥首鼓勸雖在齟齬提耳訓
告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焉崇禎末築室石浪
屏居聞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
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
順治十三年卒於石浪年八十二始山陰祁忠敏彪佳與先
生善忠敏巡按三吳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
告先生字呼曰世培亦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乎
後忠敏嘗謂人吾每臨讞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差慙此
友也

文集一

墓

越中徐氏重刊

管霞標先生諱宗聖字允中餘姚人曾祖見廣東參政先生
爲人孝友忠亮強氣自克謂人心不正在學術不明於是與
沈史三先生會講陽明之學以躬行實踐爲則一言一動必
準乎禮邑中後生先達皆化之孫少保鑛揚中翰文煥葉臬
使憲祖與先生詩文山水和遊旣以聖學相勉少保病中向
信益篤嘗復先生曰此理深非造次可答向嗜讀左國秦漢
百家等書今先生爲我洗盡矣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祁
忠敏嘗薦之於朝特徵不起號曰徵君崇祀鄉賢後不疑趙
公貞請史拙修先生碑志徵君稱徵君淵海之學山嶽之行
水鑑之識金玉之品今日郭有道拙修先生因其說爲傳無
所加

史拙修先生諱孝咸字子虛宋太傅浩之後也父元熙江南
按察僉事自陽明倡良知之教天下學者尊姚江徐愛首作
傳習錄推揚師說及王畿以心意知物俱歸無善無惡錢德
洪不然之後人稱徐錢爲王門功臣崇禎中沈管史諸公特
起講學於半霖時人頗共迂怪沈先生識行超卓教人當下
識取良知故議者有禪學之目及見拙修先生衣冠言動一
準儒者醜潔之士徐稍歸之然劉子稱求如之斬截霞標之
篤實子虛之明快一時共相伯仲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書
院先生和平光霽以名教爲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嘗
謂良知非致不眞證人改過則聖吾輩頭頂儒冠家畜妻子

文集一

墓

越中徐氏重刊

學宗孔孟教遵先哲何至借徑於禪令學者鞭辟近裏以立
誠爲第一步曰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
之地又曰空談易對境難但將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深佩而力行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門人稱其博學工
文章要歸於道潛隱高節有陶潛金履祥之風焉子起曾字
尊聞能守家學安貧蹈道弟孝復字子復號退修志行淵密
洒然和樂人以此南州孺子劉子舉慎獨誠意之說謂意爲
心之主宰卽道心惟微存發一機功夫專在未發處用致知
不先主誠意必有知非所知之病門人葉廷秀董標等競相
質問退修最先言之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卒學者並稱二史

先生

韓遣韓先生諱孔當字仁父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其學以致知為宗求友改過為輔久之自得兀然忘言正已率人狂愚俱革教學者援上蔡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脚處及敬軒舉孟子告景春大丈夫之說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康熙八年主院事十年卒年七十三自沈史兩先生沒書院較講竟十年先生挽其墜緒舊人新進翕然咸來問學弟子至七十餘人持論較師說亦頗濶恪遵濂洛兼綜羣儒以名教經世指勗學者每臨講席默對良久乃始發語咸共內作至於沾汗曰此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其教人

文集一

卷

越中徐氏重刊

感切如此早歲學於禪知禪之害曰佛氏與聖人異大端在君父上又曰佛氏意主了生死陽明子所謂自私自利也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學者無自狹小其居貧長約做衣齋粥終身不改無向人稱貸事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延僧道盛宴會鼓樂風俗既敝財力亦空日志聖人之學須從立身處家始不節用則取與進退造次妄投何處尚有學問因出陸梭山居家四則命各書一通日能做此亦自足用不必出見紛華而悅也又曰否泰剝復乃天行消息知易者惟仁山白雲病亟謂門人曰吾於文成宗旨夢醒覺有新得努力察識擴充此心簡點形迹終無受用門人最著者同里徐景范文亦

有學識純潛和正光采動人康熙丙午舉於鄉都門士大夫爭欲屈致與交輒謝弗往文亦既沒姚江人士風靡雖先賢餘教猶存興起者少矣

金如王公諱朝式山陰人為諸生常有憂世之志崇禎初奉母司馬氏隱居四明山從沈求如先生學亦學於念臺劉子與王毓著秦弘佑等侍講證人社劉子主誠意而公篤守致知日學不從致良知入門有誠非所誠之弊由是會者多異同十年入嵎賑饑全濟四萬二千一百二十口又同禹氏蘇公奠維鄭公營立姚江義學順母意首倡捐田學會大盛已喟然曰流寇延蔓必危宗社吾徒雍容談道欲以何為將走四方求奇傑以謀時難十三年卒年三十八劉子祭以文稱其有超世之識不必印之於古有過人之才不必韜之以靜有隨處傾倒之肝膽不必出之以養時謂定論

文集一

卷

越中徐氏重刊

禹氏諱元璞父萬傑雲南左布政使奠維諱錫立皆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自義學始建迄書院之成多一人力禹氏有容孝德承父志喜任郵李賊陷京師倡勤王議事雖不行論者韙之奠維舉義倉隆崇祀謂良知之教陽明子欲人直下承當徹始徹終莫作光景看過如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者能事斯語置良知不談可也同門邵振詔卓識士也以奠維之言為然

長孺邵公諱元長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爲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嘗稱古之學者爲己今無此實心雖云談道實長浮競終身長自暴墮可惜也值外氏風沸與遺韓先生力扶正學消邪說諸狂誕者皆避色去陽明子之道復明歎曰先儒之學爲此鬼怪輩害事進門人較量志行商確取與日此外更無學久而益熟自有異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淺薄在能者自取之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沈先生高弟有安元邵公資仁嗣主石浪鄉黨稱善人梅天呂公滋禹銘錢公九鼎蜀菴陳公正衍葉臣吳公楸並杜門編書求志以遺民終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吾之俞公諱長民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書院之立延公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沈史兩先生沒諸高弟弟子張容卿蘇玄度邵以貫等相繼逝姚江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輒往濟宗門下爭習道學而仇視儒者同人或不能自守議論往往出入釋氏惟韓布衣孔當邵文學元長屹然爲儒宗主齋競潛息遂復書院之舊布衣沒公承之嗣舉月會以文章號召門士多歸者每語今之霖問昔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爲董薛房魏其人乎爲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刻陽明王子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無子抗言高志人顧思之

王父魯公先生諱曾可字子唯在娠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曾子養志之節迨除母喪沒齒素食饗殮纔具而惠于三黨師友宗之賢者交之貧者里之昏喪無告者無不假也不責其償下至傭夫莊戶並感其義少時頗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語卽渙然釋去篤向聖學時書院初立姚中有道學之目家人咸以爲疑先生厲色曰不如是便虛此生徑往從之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成見殆同紛訟先生獨正襟欵容如不能言退而書所答問近思精擇期於動息有合諸先生喟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端厚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比也於是皆愧服焉初年功專主敬後乃深詣致知曰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俱質質盈科後行思以魯得之故自號魯公日成吾學者魯也教二子讀儒書近高賢持身渾樸莫漫馳思經濟家孫幼授陽明客座私祝康節詩句朱子家禮語之以必爲聖人道行於家交遊信之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一先生居平不見喜怒之色不服閭不登危稱道不亂好禮不變善善惡惡同其清汗門無雜賓鄉黨儀式與遺韓先生交篤勤受規諍事拙修先生無方就養且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餘因亦困病同門躬行充實以先生爲首至於身沒之後雖平時詆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詆者轉深詆

好服其純誠到今懷思多貯明儒書敬軒康齋白沙陽明以下日仁緒山東郭南野坐卧北樓手鈎玄要常爲後生開說提撕本原及院會請益教言稽古質疑等蠹餘隻字力闢師傳無或謬缺其後修姚江書院志畧皆出先生遺笥所留云贊曰一邑之教千聖之文卜氏西河王通龍門德性問學其流孰分洋洋優優以待其人懷此先哲敘我彛倫

吳逸芳先生曰八傳首尾聯絡不可移撥藹然嚴師尊祖之思

吳次張先生曰傲范史逸民循吏諸傳格論只疏別王學源流不更牽朱陸特識

文集一

空

越中徐氏重刊

陶及甫先生曰後人無學無識各持同異無論矣即意中右其所尊亦復崇古替今尙存朱朱王王之見不知二子登孔子廟庭位次斷在七十二子上則朱曾王孟無疑也假令從旁進講夫子必不左都右佛傳序直能道孔子意中欲言數百年來有功聖門之文叔祖培風先生曰少時見家魯公先生同門諸前輩講良知之學者皆篤行君子也今則搦管爲時文家夫人談朱稱陸矣此傳出直可鍼膏肓起廢疾顧涇陽以來已憂良知病道東林正人門戶然持論太深其一大辨序有云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今且兼而踞之朱

子復起憂更何如須搗其窠巢始得因指無善無惡心之體句摭入根搜不知致良知功夫全在爲善去惡宗旨四語特本其寂感一機體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關係哉山劉子洗刷最精吾輩當虛心諦觀庶洛蜀本是一家無容閭牆見譏外人矣 自記

陳恭介公傳

公名有年字登之紹興餘姚人父克宅正德九年進士知嘉定以清丈革豪右詭酒治行爲吳中第一嘉靖初召拜御史劾太監劉允取佛烏思藏惑眾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直聲震中外出按貴州河南備兵四川勅兵賊叛番諸番

文集一

空

越中徐氏重刊

無敢犯者歷湖廣左布政使楚中連年潦旱重以大工採辦百方裁量民賴以甦陞副都御史巡撫松潘圍賊負險久逆命乘雪夜令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一鼓克之改應天巡撫方移任而餘孽復叛有以爲言罷歸公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累遷驗封郎中萬曆二年冬成國公朱希忠薨其弟希孝請贈王爵時希孝席世勳位太傅掌錦衣衛費用事閭臣張居正司禮監太監馮保仗爲腹心王篆攝部承居正指遂欲予贈公上疏曰高皇帝約非奇功大勳無贈王故徐氏王者唯中山一人張士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趾又死土木此于例宜贈也蓋陽在正德中逢迎射獵與彬蓋近狎武廟

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後假平曹欽不爲無名伏見成國公太師希忠恭誠寅畏奉御三朝爲國元臣然遭荷承平非有統軍臨敵汗馬之勞何奇功大勳而贈王之在希孝誠出孝子悌弟之心而越違舊章處以非分亦非所以褒崇其兄也故臣以爲越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非法篆欲削牘固爭不可以原疏上居正不悅中旨用寧陽王張懋例贈定襄王公卽日乞病歸迨居正敗篆亦削籍謫馮保而沒其家財卒奪懋希忠贈王上追思公議起考功文選郎中拜疏請召還海瑞中外相慶二十一年代孫鑑爲吏部尙書明年以會推閣員予告歸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文集一 卷三 越中徐氏重刊

王錫爵王家屏先後疏請建儲家屏持之獨堅上心害之禮科李獻可以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科道鍾羽正等並降謫孟養浩至杖一百爲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許之至是會推列家屏及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上見其名大怒降處選郎顧憲成等公奏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舊輔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恐將來開私竇無已時因乞歸疏十餘上命馳驛回籍遂用沈一貫陳于陞入閣而正士日退矣初陸光祖亦以執奏趙志臯張位密薦入閣事忤申時行去位嗣是孫鑑用京察不徇王錫爵去光祖平湖人鑑公同縣時人稱浙中三賢太宰浙人榮之公一生嚴正

乘難進易退之節銓郎時以成國封典乞休或言其硜硜曰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是吾分也及因廷推歸又訊其旣爲大臣何不能忍小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屏杜中貴請託復國初銓臣體陛除不關內閣中外交不便之立朝居鄉所相從往來無數人然培護善類言官有錮謫必爲之請務于得允平心恕物家素寒清自奉陋約常服角巾紫花布衣攜一僮開視郊原遇之者不知其爲冢宰二十六年三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

文集一

卷三

越中徐氏重刊

邵廷采日采母陳蜀菴先生女先生守布衣之節終身不試博覽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馬遷史記旁及昭明文選窮竭殊墨以致自娛與兄儀一先生帛冠奉祠言及祖德國恩涕泗交下至于廢酒撤席不能答語甚哉其傳家忠孝保世之遠也少侍講席得聞恭介公家居軼事以其頗涉纖細不載然茲傳所約亦可以想見其大槩矣陳氏世牒出于宋中興賢相并松潘公支系具保定公墓碣不更入羅文懿公傳

公諱萬化字一甫號康洲紹興會稽人其先以勤穡忠厚啟基至東溪先生靈有陰德再傳爲皇考拱璧以孝聞公生而神度端凝與同郡張元怵讀書卧龍山講王文成之學務爲

眞知實踐曰以此克治異日將舉而措之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舉于鄉隆慶二年戊辰成進士御試制問以外攘內安之道公對曰臣聞帝王之泄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收天下之實功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是二者誠有國之先圖不可以後時而偏廢者也然非明以燭之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日慕平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莫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紓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奮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效之而謀猷以宣力者竭左右勳贊之誠然後君臣

文集一

奎 越中徐氏重刊

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邦理中國可安四荒可攘內可順治外可威嚴久安長治之功可垂拱而竣矣欽惟皇帝陛下躬大聖之德膺歷數之歸至誠享帝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拭目跂伫維新之化而陛下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乃特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倦倦乎安內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徒悚懼焉雖然陛下之設此舉蓋將采而行之非虛循古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矧今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民所以鈞陶而涵育之者其責恒寄之

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歷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樽節以盡物之利皆所以興化而致理也然語其政之大者則唯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昔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心觀仰之時也惟周公殷殷告戒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蓋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卒之禱人成功而明昭之烈于前有光守在四裔而重譯之朝靡遠

文集一

奎 越中徐氏重刊

勿屆此古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輔理之功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籍田有諭諄諄乎重農之意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切切乎逐末之戒而又作祖訓一書兢兢于選將練兵之事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足兵食而成民信者已周詳而曲盡故民皆樂業而太和在宇宙夷來貢琛而王享及雕題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無不威嚴誠上追成周之盛而啟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矣伏惟陛下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南郊屢勅邊吏慎固封守博求制外之長策謂宜農無不足之貯國無不寧之宇也乃窮陬僻壤猶有啼饑號寒之眾寇賊奸宄且有潢池弄兵之形厘我

皇上宵旰不遑暇逸者何也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歸農者少此生之所以不眾而用之所以不舒也陛下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我國家罪有折墮鹽有飛輓其初非不貴也後以國用不支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橋人之功漸輕矣何怪其趨末而去本也哉故臣願貴五穀賤金玉使曉然知稼穡之重如晁錯屯田徙塞下之議焉則激勸倡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若夫屯政之善鹽法之理祖宗之制具在也修而復之以利天下之商厚天下之農在一推行間耳孰謂其有不可哉以兵言

文集一

李

越中徐氏重刊

之方今邊疆之地羣醜匪茹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國之所以不固也陛下誠欲嚴天下之備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惟重將帥而已我國家總兵有官參將有職其初非不重也後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督以統之而文法之拘加密矣安責其臨敵而制勝也哉故臣願重其權專其任使屹然當一面之寄如充國湟中守便宜之事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若夫精練驍果罷調客兵將帥之畧固在也控而操之以奮天下之武安天下之民亦一運用間耳孰謂其有不能哉雖然爲之有本末施之有先後其具在方冊而其用則在于陛下之明

與斷而已伏讀聖諭有曰朕日夜圖維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與臣以爲天下事未有行之而無效者陛下特未實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願陛下致精明之氣勵明作之功穀所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牽于權算之謀將所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于優柔之論賢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則臣終其事上作其氣則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心于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何患游民之不歸農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國無不振之威而何憂遠人之不率服哉是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荒者斯兼舉而立效周成王之治不專美于前而我二祖列宗之盛業將由此式廓而光大之矣抑臣又有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則明有時而皆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范氏曰君心惟在所養故臣願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大其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乎一慮之發則曰我其忘戎兵之

文集一

李

越中徐氏重刊

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以全明斷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惟陛下少垂察焉穆宗御極援遺詔悉反嘉靖之政竄誅方士起用舊人褒錄建言死事諸家夢想名儒以資啟沃是科殿試親禱于天閣公對至君心惟在所養亟加嗟異遂賜及第第一傳臚之日拜舞進趨如舊相習大學士華亭徐階見而器之授翰林院修撰甲戌陞侍讀終張居正當國居六品官十年不遷居正卒累陞春坊諭德國子祭酒丙戌丁外艱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爲吏部左侍郎佐太宰平湖陸光祖掌內計光祖行代者餘姚孫繼未至公攝部三月宿弊一清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時皇后未

文集一

堯 越中徐氏重刊

有子王恭妃生皇長子宜立儲及鄭貴妃生皇三子而貴妃寵上意未定羣臣皆執奏以皇嗣不可久虛上益厭之前太學士申時行等屢請冊立于慎行李長春先後爲秩宗爭之不得各引去公繼長春後伏閣上疏日前下明詔期以今春二十一年恭行建儲兼舉封王定國本廣藩屏甚盛典也此奉聖諭忽更成命云思遵祖訓立嫡之條少遲冊立竝封三王以待皇后生子臣等深惟大計有不能不爲皇上一敬陳者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出而必待嫡之謂也臣考本朝故事太祖以洪武元年成祖以永樂二年英宗以天順元年憲宗以成化十一年

孝宗以弘治五年世宗以嘉靖十八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並因時豫建惟我皇上正位東宮卽當先帝御極二年今天下仰聖明之御宇莫不追先帝之遠猷豈非近事明效哉茲皇后高禩之兆歲久未彰皇長子睿齡日茂時當出閣況前此屢奉明旨中外臣民望切雲霓而復援立嫡之經從封王之典將使觀瞻靡定疑慮叢生失大信于天下此臣等之所爲私憂過計也且皇后母儀天下眾子孰非其子與虛東宮以待嫡不若立長以安天下伏願俯賜采擇仍勅臣部以冊立皇長子與冊封皇三子皇五子同日具儀舉行則七賢有歸維城永固天下幸甚先是並封之旨下閣王錫爵持之不

文集一

卓 越中徐氏重刊

堅在廷因歸告曰此錫爵密進者工部郎中岳元聲等數十人面詰錫爵于朝房日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古之賢豪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且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有壞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嘆然曰諸公嗚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于是公復上疏

日伏見皇長子始生皇上布告覃恩明示天下主器之重今
睿齡十有二矣已及加冠之期未幾且當大婚之吉蒙養匪
豫則趨向靡端情竇一開則攝調不易故一日冊立之典未
具卽一日出講之儀不行此宗社大計皇上豈不心明之而
行之寡斷者豈猶有格于中而無由自決耶夫上意之微涉
或有不能喻之于下下言之委曲容有不敢畢之于上皇上
深居九重臣等末由瞻望顏色假借而陳竊念今廷臣倚信
莫如王錫爵請特御便殿親賜召問使考古證今速定大禮
懇中外臣民之望夫人情所在卽天意所在也方皇上覽臺
臣之疏明旨下部朝野懽聲雷動誠內結于心忠愛之至也

文集一

圭

越中徐氏重刊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則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臣司禮言禮安上定民由禮則治我朝禮制定自
高皇列聖嗣守二百年內無凌替之憂外絕覬覦之萌者本
此豫建太子禮素定也皇上奈何忽更之借待嫡之虛詞違
立長之成憲欲以紹述祖考計安宗社不亦遠哉伏見皇上
篤親親之誼親王而下歲一遣使冊封今四月又屆期矣臣
等循故事以請悉得奉明詔舉行乃獨于元良之建舉朝奏
議一切留中不報陛下試思青宮之與藩服孰重孰輕立儲
之與封藩孰緩孰急古人早建豫教在敦敘九族之先而陛
下易之此臣所謂外也日本爲東患數年矣然譬之人身朝

鮮之被侵猶四肢也太子天下本則腹心也舍腹心而肢體
之是憂臣所未解也昔人謂君之聰明少蔽則司耳目之
官均受其罰臣忝秩宗爲陛下股肱耳目而令大禮久闕中
外狐疑臣之罪實深是以不憚補贖昧死上言惟陛下垂鑒
章入上卒未得請公廢不寐食念留侯本招四皓有呂后爲
主今皇長子非后出故不足恃惟有使戚夫人自請以鄭用
鄭覺悟上聰事乃得諧會儀制司郎中鍾化民主事李茂春
與公交密而鄭妃從子順天府諸生某嘗出入化民所公令
二人論鄭生使說貴妃母入告貴妃聞陳奪儲禍福貴妃初
聞之悲後乃漸移乘間特請于上而錫爵又密陳皇上縱欲

文集一

圭

越中徐氏重刊

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命明年二月皇長
子出閣就學長幼序明國本遂定然其謀本出于公外廷莫
知也公于是念太夫人老累疏請終養馳驛歸覲時憂勞疾
成在道卒于寶應舟中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公早
勵名節庚辰分較禮闈江陵子豫請題日不答既得第猶載
重贄稱門生終卻之及掌邦禮臺諫以建儲章奏碎激獨鎮
之以和靜與二王申許諸相國不立異同潛移默運卒襄大
謀盜夏之役議召苗兵公謂不可是示苗弱也賊倚西人爲
援第乘其未至先破西人賊奔獸耳已而果驗其知兵勢又
如此日本關白請封本兵石星主之封使旣出復發勦使公

謂封已誤勘再誤王言無反汗若國體何已而沈惟敬等充
詔使議久不決比關白死行長等乃撤歸時論以公之才得
在相位大業當更可觀而兩經枚卜不用蓋忌者阻之也其
鄉邦孝友惇睦故老皆能道之子光鼎由廕監官刑部郎中
有廉直聲王子孫元賓舉順天鄉試天啟二年復疏陳建儲
事援于慎行趙用賢卹廢例得請以讓其弟元賢是科元賓
成進士歷任河南道御史陞操江都御史自有傳

論曰嘉隆之季言理學者人人殊方由師承漸遠高識之士
挾其靈明游于恍惚邇厥由來咎有攸歸而康洲先生以純
誠之德淵衍之量見之立朝任事不阿不峻確有本末所與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交鄒南臯耿楚侗許敬菴鄧定宇諸人皆篤行君子也越中
龍溪之後接以海門駸駸乎如程朱之有慈湖焉激極因衰
願涇陽矯之以名節遂啟東漢黨錮之禍嘻亦甚矣先生鑒
末俗之流失憫人心之澆漓務砥實功省議論以自守唯淡
泊寧靜未造文成堂室其言曰君子修身立命則存順而沒
寧忍性動心則德崇而業廣勉乎哉學而已矣於乎世徒以
科名重先生者其志識何如也

黃忠端公傳

公名尊素字真長號白安紹興餘姚人性嚴介諸生時以
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苟同萬曆四十四年成

進士除寧國府推官能治強宗以廉直稱天啟三年擢御史
時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爲對食專竊朝權用王體乾李
實崔呈秀等爲腹心阮大鍼曹欽程楊維垣等司搏擊許顯
純田爾耕等任爪牙又聽大學士沈淮謀大開內操震驚宮
廷四年三月公因星變指陳時政十失末云阿保重于趙媿
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伏莽毫末不戒將尋斧柯奉
旨責其疏中有天下誰之天下語奪俸三月未幾而汪文言
之獄起文言者徽人本名守太以武學不第納監入王安暮
邵輔忠論劾下刑部徒三年更今名仍入監遇纂修實錄授
中書往來諸大老門頗驕蹇顧慷慨曉大義僉都御史左光

文集一

越中徐氏重刊

斗吏都給事魏大中皆與遊時逆奄久欲傾陷君子授意刑
科阮大鍼造謀大鍼乃遺吏部尙書趙南星書吏部陞轉請
告者率引人相代有頂首之謠南星不知墮其欺毅然以爲
前弊當革上疏日吏部四司惟稽勳一人餘皆二人以稽勳
事少故然今日之稽勳實備文選考功用如就近量推不拘
資及卽一省二人亦可引陸光祖調呂坤黃克念同邑同司
例爲言上從之遂調職方郎中鄒維漣爲稽勳管外察而維
漣與原任主事吳羽文並江西籍于是刑科傅櫬論南星違
制并及光斗大中狎文言下文言詔獄其後因之延蔓羅織
櫬與大鍼始禍也大中片紙求救于忠端公日事急矣勿殺

義士公卽至北鎮撫司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文言因此得
寬忠賢怒以他事削僑用許顯仁代之六月左副都御史楊
漣論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欲結輔臣韓爌爲地曠嚴拒遂令
魏廣微條旨切責漣而溫慰忠賢自廣微顧秉謙入閣葉向
高強半註籍午門杖殺郎中萬燦又逮御史林汝翥汝翥恐
先斃羣奄手亡走詣遵化獄羣奄疑汝翥聞人向高匿之直
入邸寓媢罵坐索向高奏之亦置不問文言竟杖一百爲民
于是向高奏數十年不行之廷杖用之旬日實傷國體且自
楊漣首劾舉朝聞然皇上誠欲保全忠賢莫若聽其自請且
歸私第遠勢避嫌其于轉禍爲福直俄頃耳內操一事祖宗
朝所無聚數千兵甲于宮廷肘腋間終屬隱憂不聽向高曠
子告去漣光斗皆削籍先是公繼漣上疏言小人爲惡至于
情見勢極先時臺諫折之不足後恐干戈取之亦難及萬燦
杖死又言廷杖之弊爲廷杖者必曰祖制亦思彼行之者何
人耶二正之朝行之者王振劉瑾也嘉靖時行之者嚴嵩也
萬曆時行之者張居正也曾見二祖宣孝之世有此事耶公
深沈謀斷處羣小能不爲己甚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此
小人之包羞者也大中不聽廣微遂決與正人敵忠賢知劉
僑寬汪文言之獄其謀出公尤忌之五年二月遂與周宗建
李應昇等同削籍去而復逮汪文言秋七月逮漣光斗大中

文集一

臺 越中徐氏重刊

下鎮撫司脇文言證其受熊廷弼賂文言不肯承顯仁乃自
爲爰書織入定罪追贓酷掠皆死于獄六年三月復逮高攀
龍周順昌及公先是五年冬三吳訛言翻案以公爲主用蘇
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誅逆奄逆聞之大懼刺事至江
南四輩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日事
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
名皆指爲吳人而不知公越人也攀龍拜疏坐園池正命吳
人因順昌毆殺緹騎而緹騎之逮公者方泊胥門誅求供應
榜笞驛官義士許爾成偏袒一呼眾叢擊焚其舟沈其輻重
于水有司擁護出境抵杭關失駕帖竟不內去撫按逮公赴
京與李應昇同就詔獄考身無完膚再考及公公仰首願顯
純曰吾忍見李君負病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閏六月卒
于獄前一日獄吏告以內傳欲斃公公有語亟書寄家卽于
三木上賦詩南北向拜謝君親不及他事先後死瑞難者十
有七人名列兩朝忠烈祠碑而中書汪文言吳懷賢不與焉
莊烈帝登極贈公太僕寺卿諡忠端予祭葬廕子宗義入監
而封其父曰中如其官妻姚氏封淑人鄉黨榮之日中號鯤
溟通易春秋與人言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于
途鯤溟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
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市民公投

文集一

臺 越中徐氏重刊

以治生帖伍百叩頭請死令亦從此不敢近伍伯逆案尙書
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日吾非杖汝聊以寄
汝主耳其疾惡如此姚淑人上虞人從忠端公在京楊左諸
公多夜過邸寓商論時事燭累見菱管勾茶錯酒罍無失候
魏大中尤數過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客去輒迎謂公
得無又有歎息事耶獄急上書求代每哭公至暈絕諸子前
相慰解日無庸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蓋鯤溟公于諸孫出
入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于壁諸子受教慟哭淑
人亦哭一生經荷艱危後三十年益遭亂離播遷無定居每
以舊國存亡係念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七子五人宗義宗

文集一

毛

越中徐氏重刊

炎宗會宗轅宗葵宗義自有傳

贊日黃氏之系出于潁州漢相慶元不屈厥支是延仕爲慶元通判

者金人破慶元死之三子分地東發殿宋震宋末茂卿啟明

避兵一居定海爲東發始祖從學草廬以大其聲吳草廬主教于鄉吳草廬主教于鄉

忠天造多奇翻與叛同賦詩爲臣眞欲效全忠豈伯川有詩

小野亟嘆東河撫孤不先一飯伯川舉天順壬午主考陝西

散開遠素卷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孤子孤忠節之後斯文

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

之傳知孫必昌慰我對川公大三品及封七品死節始疑不

符終乃券合公言三品封社後以御史七同文之獄孰非錦

歸天壽其翁善養不違死受封兩朝忠烈碑峙孤山六忠

祠祀越城具瞻我遵竹浦潮赫斯怒宛在其中英英白露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邵氏道一公之族登進士者始自白竹公月湖公月湖公第

四子梅墩公復以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舉鄉薦明年戊辰成

進士由是亞六房孟氏蒸蒸盛矣白竹諱憲容官刑部主事

月湖諱憲久知邵武府二公同父考日菊莊公文達文達考

日守原公珉珉考則傳二公悌思也自梅墩公上溯傳二公

爲世四自傳二公溯福一公宗一公至道一公爲世三余五

世祖海州公與梅墩公同出傳二公爲高祖兄弟其仕也同

在萬曆初年故因近宗爲立傳焉梅墩公諱陞字世忠凡通

籍二十四載由庶吉士爲御史三出巡按閱臺資終一星及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則以便道歸省直月湖公

之艱而不泄任服除起家巡撫湖廣累陞左僉都左副都協

理院事者二年轉刑部右左侍郎理部事又一年有浮言求

多于公因乞身歸歸之歲萬曆二十一年也後二年病終于

家年六十贈太子少保刑部尙書先是隆慶四年爲江西道

御史上疏請行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

俱赴京營提督教習騎射輶畧并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

之穎出者淬勵以儲將材從之時有買珠之役李都諫爭之

甚力忤繫公特疏都商破產哀號狀請上躬行損節并釋諫

文集一

毛

越中徐氏重刊

臣已而念母恭人心動告歸萬歷元年內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出按蘇松首疏寬四郡宿逋時張居正當國專用催科考成持下甚急公獨以博大寬厚紓恤民力松江吳某者嘗爲邵武推官故下石月湖公公至則出其子于重繫日朝廷繡衣豈吾修邳地乎有直道在亦不以沽直焉爾四年再按鳳淮江北故患水比歲潦甚將爲祖陵漕河梗公根脈之創築泗堤濬海口具疏改折留賑蠲恤數事民賴以蘇六年移按江西有旨查革書院公請存白鹿縉紳翕然以爲公故陽明同里能明輔道術裨政化也土產赫蹏額有輪俗不理機杼額又有輪公疏減紙直而裁絲絹之半以輕齋供焉九年

文集一

堯

越中徐氏重刊

辛巳報命會當京察留掌河南道以公慎稱其巡撫湖廣也在萬歷十六年歲稔飢民白晝焚掠都市公梟狗首掠多方賑發以安集之賊劉汝國出沒太宿蕪黃間飢民多從之勢披猖公設堡哨遏賊衝移應天府撫操下流犄角賊負固堅壘不出公檄播兵先進而身督師黃州徑抵其巢賊倉皇焚巢走迫斬俘獲甚眾汝國旋就縛是年郎陽兵譟圍撫治李材軍門材逃走襄樊久之乃定人謂公得先幾威惠兼克在楚一年轉左回院協理初潞王之國有以景邸莊田啖之者王請之頗溢故額濫及民間世業公瀕代慨然曰奈何心知目視其事而忍不言乃列見田實課以聞且議徵輸歸州縣

毋滋官校擾其爲屬境慮長久如此陳太宰有年稱公閎達有用世才終始法官常依于慈厚早歲以孝弟聞月湖公有子八人歸自邵武時悒悒公燕進曰大人慮諸兒乎伯兄蒙大人之教魁鄉薦矣仲善爲生叔簿太湖兒雖謏然而諸生哉當強自力不腆先世之遺與大人節縮二千石餘祿請畢分殤弟之嫠及三弱弟者月湖公嘉其義已卒如約諸凡咸無異辭焉其後母弟圭舉于鄉庶弟皆立公祿入輒分遺均給及宗戚朋舊賢貧者世父曰竹公素奇公公第白竹公方捐館祭祀必迎主並薦保植其子孫公之大德可知也立朝不阿權要掌河南道時南督學缺時相以書致殷勤言此席

文集一

卒

越中徐氏重刊

當屬公公力辭己卯監江西試策問更議考成或言不虞忤首輔耶公曰士君子安有以字句逢人趙用賢劾居正奪情都御史用他事論罷之公語同列曰都臺從蒲團中度半生今日乃爾哉或以語都臺公亦不顧已而晉江王司寇時爲戶部郎疏論都臺得罪去交遊無敢送者公獨具贖祖道立交戟之下務修實事不以意氣封彈自公沒十餘年而東林黨議興臺諫之門戶與國事終矣於平時爲之與人爲之與公葵壁玉山子二欽順欽馴明之末年欽順孫不倫聚兵四明山被獲不屈死之不倫兄子曰進字大赤有文名于時

思復堂文集一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文集一

全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邵廷采

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一字鴻寶紹興上虞人父贈尚書涑徙郡城涑有經國才隆慶辛未試南宮對策指陳時政得失下第甲戌成進士官南工部郎定船政軍衛皆便之江陵相居正攸其直出之知撫州歷守撫淮荆瓊四郡所至有循吏聲公勿承幃庭講聞忠孝大節居身矜重才氣絕世天啟二年成進士充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授編修首輔葉向高特器公曰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何處得此風采然是時璫焰遂熾向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高未幾罷相五年公奉使封德王使竣即乞假省太夫人尋召還京魏忠賢已進爵上公至配享孔子公典試江西命題譏切忠賢大愾會熹廟崩思陵登極誅忠賢公乃得免於禍崇禎始政天下清明而逆黨阮大鍼楊維垣等猶在班列所刊三朝要典背顛公論羣小陰持其說以動搖國常楊左眾君子死士氣未復莫幸小安莫能盡言公以為此邪正之幾治亂之本遂不謀同列獨上疏曰臣頃見邸報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並稱邪黨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彈忠賢糾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抵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

非中行則可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靈涉假借而不

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寔近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自

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

義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

且嵩呼乃從寬之日無可奈何嗟乎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

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

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天祚明德陛下龍飛出諸臣鼎

鑊之中恩綸酌用凡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而

猶堅執方隅深虞報復夫曩年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

無可施報復之端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疏末請亟召用韓爌文震孟而復天下講學書院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上方深思未即納用而維垣起爭公疏甚力公復上疏曰觀臺臣維垣所奏事事與君子為仇言言與明詔相背明詔戒諸臣無立同異天下為公而維垣論列輒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動分門戶持此彌堅陛下當陽皎日既出而維垣猶舞魍魎於容光臨照之下欲起地下諸奸而更生之取正人灰燼重加燔炙乃快其願臣竊以為計過矣維垣怪臣盛稱東林意東林子李三才而緩熊廷弼也然當時議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特未即西

市之刑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未爲失論失刑也若維垣之稱魏忠賢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之寬廷弼者乎韓爌清忠有執天語煌煌卽條旨廷弼僅免一臬未嘗赦之今舍其抗疏抵瑞之言而加以關說莫須有之事廷弼行賄瑞口假以污讒諸賢追賊酷掠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侔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王紀清正因參沈淮作瑞而斥文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震孟薦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僻袍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斯榮辱因之若當日則忠賢之刑賞而已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榮誰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相率爲生祠頌德呼公呼父而不顧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鄒元標始則峭直後則寬和正其暮年進德鄰門講學扶正人心爲益非細而今詆之爲婪取多藏且逆璫逐元標而毀書院者正以箝學士大夫之論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排而逆璫遂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書之史官貽後世笑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

崔魏時人皆任眞率性罔辨頑廉使有一人矯激假借猶足以立朝野之坊若東林已故諸賢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而外又有若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周起元其人造成謫放有若趙南星其人臣不敢臆名以僣薦舉之職其爲理學清節要何可疑存沒不同並歸眞品豈有所矯激假借其間而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若維垣持論之悖者謂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夫待小人惡稔天下事已壞矣殺天下正人亦已盡矣思攻而去之不嗟何及乎崔魏惡稔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又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璫解嘲脫一旦舞蹈稱臣挺戈弑

文集二

四 越中徐氏重刊

逆亦託之無可奈何乎又言忠良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今日亂賊非崔魏而誰王安石非眞小人而附安石者皆眞小人豈崔魏眞亂賊而附崔魏者反非眞亂賊以維垣之邪說護亂賊之崔魏孔孟復生爲世道懼必有甚於前日矣夫古今惟意見不同議論偶異如宋臣蘇軾程頤互相訶詆均不失爲正人本朝大禮之爭折衷未平皆主於愛君尊祖若品節大閑豈有兩是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無間其爲東林與非東林也總之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鬱不可不宣清議不可不畏臣前疏論列本爲維垣不斥其名意使之聞而愧恨面熱發頰而食不下咽不意其怙終遂惡乃至於

是且猶揚揚以正人自負語言首鼠豈能上逃睿鑒書曰作
偽心勞日拙臣願維垣之熟思之也書奏上嘉嘆公於是請
毀三朝要典畧曰伏見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始自清流當事
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
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再變於
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至魏
忠賢竊命始假三案以殺人而求富貴者萬日和之既又編
立私書名爲要典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
父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聖神
御世誅罰既行則於此書唯毀之而已假奄豎之權役史官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
當毀二矯誣先帝僞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
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
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
願勅部立將要典焚毀明詔廷臣章奏無得漫舉向時點將
之謠選佛之說一切市語妖言以塵聽覽舊染汙俗咸與更
新昭陛下寬簡蕩平之治天下幸甚上從之時公已遷侍講
屢上書言事海內傳其奏牘希望光儀同郡大學士來宗道
曰渠何事多言我詞林故事唯有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
相公復與其兄御史元琪追論前大學士魏廣微顧秉謙例

籍詔以廣微實爲禍首持國柄授璫毒徧宇內以先朝焦芳
例除名爲民于是御史毛羽健劾阮大鍼御史鄒肩祚劾楊
維垣御史高弘圖劾劉應選梁夢環劉詔給事中顏繼祖劾
李魯生李蕃霍維華旬月之間魏忠賢之黨以次盡去上親
定逆案分七等錮之終身皆公三疏敢之也四年遷右中允
自袁崇煥敗後罷大學士韓爌錢龍錫劉鴻訓而相溫體仁
周延儒史堃等謀借封疆翻逆案日夜汲汲龍錫下獄論戍
上益疑廷臣朋黨無狗國心會大凌河久圍復遣中官督戰
公嘆曰此觀軍容之漸也外廷無人使主上不得已出此是
時前右中允黃道周以救龍錫謫外公上疏願以己官讓道

文集二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周道周行清絕俗奧深經史精識時宜天爲陛下生此一人
非臣等所及請用道周出臣猶棄魚目碣碣得隋和又前順
天府尹劉宗周清恬剛介正與道周相類宜召還京師風厲
臣節不報四乞歸省政府以公人望藉容致殷勤慰留喻以
美遷公辭焉謂所知日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
內今石齋九一旣去而我獨留有觀而日詩其謂我哉引退
益力上不許六年遷左諭德充日講官七年陞右庶子掌坊
事上制實制虛各八策制實者成敗得失見於行事之實制
虛則本之心運之廟堂以虛應實可包百世利子孫黎民無
遠勿屆內規執政論吏部侍郎張捷薦呂純如事又請盡撤

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上置公書御榻時時省覽焉八年正月
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公上疏以爲寇禍非常
祖宗大辱人心所在思亂賊據南北衝事變未可知請上
下詔罪已悉蠲崇禎七年以前逋賦并東南雜解改折發弊
追贖勿或根搜溝濫并寬有司參罰使官民咸得安枕以祈
天永命十月上遊居武英殿撤樂減膳布袍視事命臣工其
加修省務存寬恤時禮部侍郎陳子壯亦條蠲租清獄宥罪
使過省工東兵改折豁贖恤宗寬驛旌敘事例十二事與公
疏俱下部而溫體仁每事拂抑率以名塞未能盡行也是年
陞國子祭酒上疏禮王制選造三升然後論辨授官簡不率

文集二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則有郊遂之移請做其意分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援納
拔萃改正流與貢選同科黜貢選不才退處閏流比郊遂又
遵祖制六堂遞升所教崇德行明經術講求兵農水利律歷
間嫻騎射備公卿將帥之用最下使讀律令稍通治民毋致
牆面博訪品端學正多聞儒者充六堂司教官不拘甲科久
任教成特與優擢天下府州縣有通三經尤卓者撫按送部
奏請廷試發進肄業仿高皇帝遺制國子生習讀春秋以明
大義斷世事學成按洪武間張唯蔣學等授編修給事中餘
御史部曹方面如此則太學養士可與周治比隆次亦有光
漢宋明倫之教始不徒設又請勸舊子弟十四以上三十以

下入監教習如古胄子漢四姓小侯法不由監咨不得承襲
上可其奏體仁久知上意嚮公慮一旦進用且奪其位力謀
去公而臺省無可論意一日上手書公名授內閣命以履歷
進體仁大恐喉誠意伯劉孔昭許公冒封典事擬旨削籍上
察其誣改命予告歸里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以母老辭有詔敦促已聞京師被兵徵四方兵入援
矍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遂散家財募義
從得敢死數百人持滿夾趨衝險出濟明年正月抵阜城時
王師深入自良涿亘山左連營九百里游騎四出裨較請暫
止觀變公正色曰吾三千里赴召豈復顧身且北兵日南進

文集二

八

越中徐氏重刊

退等危耳遂進十日達京師京師城門盡閉行旅斷絕援兵
皆不能前聞公至皆驚即日陛見密陳虛實條守禦之策亡
何叛帥劉超就擒敘功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
注意相公而陳演欲攘首揆旣因延儒視師搆成其罪又慮
公柄用詭入告曰天下匈匈患兵農不得人今使元璠爲司
農元璠爲司馬事濟矣上不察演意以爲推轂即日拜公戶
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馮元璠兵部尙書召對論曰國家艱
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
卿其有以報朕公引浙人不得爲戶部力辭上不聽論曰朕
知卿久矣卿忠誠敏練義不辭難勉爲朕分憂至以高皇帝

用宋濂劉基成大業比說公乃拜命疏陳生節要義以爲天下才賦什九咸耗於兵耗於將之虛冒請用戶部官行兵部事或臨操煩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至於軍興以來正賦之外有遼餉有新餉比復議抽練邊兵驍果捕賊又加練餉其實有抽無練復匿全鎮原伍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非因抽練而兵精乃因抽練而兵寡自今請罷抽練悉還原伍又一兵兼食三餉一民兼供三餉名項紛然吏緣爲奸額設民運屯糧督撫徵收徑餽行間者邊帥每置不言而唯責京運部欠藉口債事江河漏卮莫知所底請著令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項正賦萬世常經

文集二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兵餉事平賜復庶歸畫一民知所守又條上恤車戶改雜折省弁職數事上皆從之京倉僅支二月上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大家豪賈並深藏居奇米價驟貴公計不如收漕於天津歲運關盜餉亦三百萬石內扣五十萬石輸京倉用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米石入錢大倉得米而邊軍喜得金上下便利諸所變通悉此類公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稅政少釐而度支終告緝保定巡撫徐標奏請復商屯之制可省漕運強西北事下部公議先於都城開引十萬未及舉行會有以開鑿鈔法動上者陳演附贊其說言利之人益紛紛進措施俱拂人心當是時天下苦於兵多將驕上不能御將將獨以

索餉爲事上意益專措餉括膏血以奉冗軍哈庸將而不得一戰盜賊因之以招垂盡之命則嗟然從風靡植固旣敗李自成兵不留行公仰屋夜思請上詔秦晉二王悉輸所有餉軍無齎盜糧自成已入潼關陷西安秦累世府庫盡爲賊有矣成敗頃刻諸爲民條奏與除俱不得施設上雖虛中任公然責餉嚴陳演魏藻德等猶固寵專位十二月二十四日萬壽節上不舉漏下十刻與宰相咨求長策涕泣感發藻德承間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上默然徐日計臣實心任事顧時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方岳貢其言公清操練事在廷無出其右不可易藻德日代之誠難

文集二

十

越中徐氏重刊

顧軍國事大幸聖主熟思其人上竟惑德藻言十七年正月傳諭講臣元璠專供講職仍視部事候代二月廿九日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筭計務公解部事先是正刻晦上諭公措餉百萬時部帑留貯不滿二千公奏外解未至道路阻梗且陳許都之變東南震動上滋不悅是日上怒蔣德璟條旨言練餉事有聚斂小人語詰問德璟不屈公以鈔餉戶部職掌引咎上乃稍霽命起德璟出又補疏極言練餉之失且求退詰且論裁練餉是月命李建泰督師西討自成公奏言黃河亘千百里處處可渡兵力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爲防量度要口築砲臺大軍得專辦賊赦今年川

租半使人有固志又免軍籍爲民立可致千萬不聽二月自成渡河陷太原至黎城他賊陷臨晉建泰間山西陷家破遂巡畿內兵竟不進是月上猶遣中官王坤及科臣辜朝薦等四出催餉并周延儒吳昌時賊罰朱大典贖錢公上言賊贖重大完何容易勢必波蕩遷延民不聊生挺思走險亂人乘之恐遂無浙乃罷遣坤三月賊長驅向宣府犯保定所在迎降公上言賊勢披猖皆自人心離渙請急降溫旨問畿民疾苦分別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悉與肆赦祖宗兩都並設原有深心正爲今日宜重留都事體外引鳳淮以通南北之路事急又密疏請命東宮撫軍南出不報公嘆曰今無

文集二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明而一敗塗地者第此來聽言用人定封行賞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唯有七尺耳丁未都城陷公將致命門人金廷策進曰公何不效文信國出外募兵以圖興復乃輕自擲公曰吾誠信國罪人然事勢無及祇辱天下事非一人所爲以待能者吾姑順受其正語及太夫人淚下曰老母年八十四矣日食飲幸如初復何憾冠帶出廳事北謝闕南謝太夫人畢援筆題棗几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又謂家人曰上必殉社稷俟大行殮方收吾屍遂南面坐引帛自經而絕賊入則見公

如生驚雜拜庭下嘆息呼忠臣去頃之僞兵政榜戕騷擾家人乃得治歛南都贈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順治九年郵明季殉難忠臣十五人公爲首諭祭賜地命有司春秋致祭

論曰崇禎之世天下非無人患用之後時與齟齬之不得達其用如倪文正公之掌計意務收拾人心竟與人主背馳及盜入關門中外土崩向所養百萬之兵勞身焦思以籌足食者曾無一人御敵事勢已去乃議悔過罪已恩威俱不足以感畏其民親臣世臣稽首賊廷乘三百年之主如敵旌其哉臣民之心不可失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也吳偉業嘗稱公與馮元飈分部實共事元飈數被病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

文集二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得瘳公首并三餉清邊兵支吾匱誦多非其意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竭狗馬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孫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飈雅不欲速戰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旣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上坐便閣喜甚召元飈日傳庭乘勝賊滅亾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飈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愛上默然良久因罷去無何敗書聞廷采草就公傳復拮拾无功先生先德五譜中逸事爲後序公才性奇敏五六歲屬對射覆出語驚座嘗戲作牡丹賦父雨川公見之喜告曹太夫人曰二郎他年公輔才也

其爲詩文經義灑然逸倫旁涉翰墨丹青圖篆無不深妙
四方名士請者公未嘗辭然內明嚴爲詹翰時有以楚紙
乞肇策書者楮筆精良得意疾揮忽問紙所時來則中貴
所屬請耳公遽閣筆請續竟不許客懷楮去數之得十字
曰一蕭尙可名齋十字容渠不閣乎因以名樓曰十閣崇
禎十四年田太保弘遇以貴妃父奉詔禮普陀過越冠紳
傳冊徵詩報以二絕竟不交而罷尤慎于取予進退一
縣令求草制致束帛受而展之中有黃金不悅日以禮求
文事本光大何爲翰祕以成曖昧讓還一緘反其金焉爲
大司農定差規門可羅雀有故例向供餼沐公不取一錢

文集二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吳昌時橫經公門壬午將賓興逍遙湖上酒脯召客欲屬
公甥徐某卷于內簾徐喜渡江走告公公愠曰士當先行
節後科名今出門輒圖苟且異時何望豎立且來之志廣
才疏吾方慮其遺宜與憂又可就其轍乎及周吳敗戚思
公言八年枚卜召翰林尙書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公
引疾方杜門政府香山吾騶兩使至謂上意久屬公卽召
無偃蹇理文公震孟亦勸駕公曰請公誠愛我然我屢疏
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卽此面目何以對君親况置相
大典自當旁求良弼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得亦不
光遂堅卧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札使平章之及

宜麻唯文公入閣文亦以病卧不赴乃益歎服謂年友曰
鴻寶每事高我一籌公美鬚容能笑語和光接人司成歸
憇雅歌投壺以意創爲百官鐸釐正銓法設五筵之享招
客閩人涂仲吉亦與酒行忽哽咽流涕言方今中外多事
士君子致命守身之道不可不講須于平日設身當境處
之不然鮮不墜喪名節諸生王毓著等咸在坐聞公言無
不感動終後毓著沈柳橋卒如公教蕺山劉先生亦言公
任戶部知不支管懷一幌于袖中日時至卽行或稱公徒
以一死報國談何容易哉方公戊辰三疏天下稱爲鳳鳴
朝陽可當公行事世最忠白黑不明邪正混淆若宋時熙

文集二

七

越中徐氏重刊

豐諸君子或主調停馴至大壞公之建言立節與烈皇帝
相終始始同擊璫終殉社稷此亦未造明良之會非偶然
也公識度超遠意主于成天下之事與人寬夷守禮自信
人亦卒不以非道相疑壬午赴召經涿州時馮銓助守州
城獲全聞公至郊迎供帳公欲往從吏叩頭諫公曰非汝
所知遂往一茗而起或請其故公曰國家多難庶功賞一
途可奔走羣力涿鹿所覲不過擊帶拒之故深且南北走
今日軍國爲重倘疑開端翻案明主持之自堅霍呂其前
事矣周延儒賜死朝士無敢言者公曰往綸扉巨公羣思
剗刃吾腹宜與獨以文章容我昔蔡邕變顏于董卓昨固

素服于崔浩明主厲法察采伸情何嫌何疑上竟不問所
至汲引人才在司農侵暮歸邸必延接文士咨詢僚屬畧
無倦容政府有以拒客明介者公笑曰宰相以用人濟世
而乃避人避世乎其風流幹畧與戴山劉先生不同同歸
于道末啟時戴山直聲已震天下而同里士大夫未有以
眞儒相推者公每向人言念臺今之考亭及崇禎五六年
又言劉先生當今第一人物又數年謂此老眞大賢戔止
信爲清孤今乃知其無所不有公之深思樂道好學善下
如此諸凡持論必與君德時政相依切論學術曰孔孟之
道自能刑人殺人不須學申韓少正卯之誅原情按法天

文集二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下稱平今有亂國重典加一等之論則時有申韓無孔孟
此等生心發政最是害事論良知曰平天下之道不過用
人理財好君子惡小人無智愚皆然是所謂不慮而知者
今乃爲之說曰君子無術或亦誤事小人有才不妨姑試
則是作聰明非良知矣思陵之受蔽公兩言盡之故事講
義撰自講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
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中書往復數四公持不可曰啟沃
自講官事此後峭急有甚此者必爾吾當自陳求罷體仁
銜之時上意向公進講無不前席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
罔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拂然以手抵書盡

几端印首上視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濟容受焉賊勢
已逼上猶御經筵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公諷刺詰曰今國
計益艱生眾爲疾何所措手公對聖明經權互川臣書生
止知因民之情藏富于國退亦不引謝翌日上謂閣臣曰
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疇昔之言是朕過也公司計
凡十閱月解部事未二十日卽國變著書數十種代言奏
牘講編兒易尤行于世兒易者分內外二儀外儀墨守先
儒有因無創內儀尊仲尼以兼三聖又分之以兩編以者
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厯明時
全卦皆歸厯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因而重之卦占一

文集二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辭取易所固有爲之箋釋自敘曰漢人說經舌本彊樞似
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
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子
雲九歲兒也或以古文兒倪通用因以姓稱倪易誤矣
潘文水先生曰老健周匝具徵筆力體裁懸之國門直
是增減不得
孟蓼村曰三疏提撥貫串得班掾家法後敘自創一體
細大不遺風神駘宕兼有蔚宗永叔之長
單楚林曰竊見先生成此傳時晝夜咄咄手易稿凡數
十過幾至嘔血日以備文正家乘耳國史自當謹嚴不

得乃爾延蔓也讀者豈可忘此苦心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公名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父建舉人南刑部主事公生而孝友不苟訾笑爲諸生時同縣先輩鄒元標勗以萬物一體之學萬歷三十二年成進士謁南太宰邦人曾同享與極論古今典故人才吏治得失曰吾老矣以此贊國在吾子初知涇縣行取山東道御史章數十上首輔葉向高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吾不知李懋明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請給田足四萬頃而後行部科禁不敢言公爭之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向高亦上疏極言事得寢巡按兩浙當慮囚就輿中

文集二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閱冊默記以次決遣數百人吏民驚爲神熹宗初備兵分守易州入爲光祿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漕任明日妖賊攻陷景州鎮兵盡東出城虛飛騎檄東師還遮擊復選步兵千人躡賊後各戒道里日時比合戰兩軍猶不相聞腹背奮擊賊賊大敗俘斬四千有奇敘功加一級而眞定督撫攘錦衣世職遷兵部右侍郎避魏忠賢移疾歸竟與周順昌林枝喬同削職爲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尙書踰年中旨罷歸尋起南兵部尙書參贊軍務議定營制汰虛卒察水陸形勢繪爲圖以進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置屯滁和全椒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

如守上江請介池太閭開府采石修治舟車以固咽喉又請

宿重兵設總督于徐州兵部畏縮不敢覆疏以外艱去服除

起南右都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代劉宗周時崇禎十

五年也初奉南院命以衰老辭俄聞邊警投袂起曰豈臣子

辭官耶爲文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是時左良玉

缺餉東下所過焚掠留都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

色公舟至湖口爲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

勤王討逆仰望貴鎮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

京震驚何輕舉若此我朝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且

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厲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

文集二

七

越中徐氏重刊

誤功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旁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汙清史智者不爲也宜卽日嚴戢將士疏通江路尅期還鎮本部院當力爲貴鎮濟此飢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良玉奉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盜開陳禍福大感悟乃飛書皖撫發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玉膝首鞞握刀插矢俯立迎鶴首公辭改用師弟子禮見因坐樓船大閱引勞諸將徧訪姓名爲公斬淫殺者四人殉於軍放還男女四千餘人漕鹽艘五百臨別至牽衣號慟公入朝上迎勞日東南半壁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

起立溫語如家人然國勢已潰庸相宦官更用事公雖知無不言卒不能有所施爲甲申三月賊逼眞保上臨朝對羣臣而泣公痛憤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畧曰臣去年入都卽請勅畿輔急修城守秦督扼關別遣重臣防河諸臣泄泄不戒以致今日皇上爲陵廟生民主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意周平宋高之遷幸非所宜聞但賊烽火已徹山東恐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伏見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早合歷試諸艱請做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爲之輔導便宜飛輓率南師以顧燕雲賊驕而無律急檄吳三桂引關寧兵迎擊勅襄城伯李國楨簡京

文集二

九

越中徐氏重刊

營精銳佐之臣等力當守城之事逆賊之首可懸藁街更望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以餉戰士無齎盜糧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爲欽若堯叟之圖臣誓以身許國卽委臣南疆臣不敢任越日又疏請定永二王出封江南烈皇帝袖公兩疏遶殿行密諭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泄其語既而言南遷者益眾光時亨等羣譁排上惑轉恚竟寢不行及昌平陷亟請登陴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行曰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爲內監所拒慟哭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且內城陷奔大內不得入歸館正冠衣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鄉邦後學邦華當死國難請從

先生九原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移席正坐投綬絕年七十一臨絕顧家人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勿污賊手不得上問無殮吾尸賊入呼忠臣下拜而去越三日乃殮四月賊退返櫬葬鰲山釣魚臺南都贈少保吏部尙書諡忠文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祚延者忠厚之德貽之者長勇戰之臣持之者眾也夫遷誠下策然能奔走保其社稷若燎旁之火未可卒灰必有扶義同力者出于其間故孟子告滕文未嘗不言遷周五遷而興楚三遷而後亡其明效也顧迫于強勢而避遷者不可忘舊都周與晉宋惟竟忘之迄以不振唐累出奔然能用兵返取舊都夫與其坐而斃不如出奔而後之佞人假靈武以細分封監國之說蓋規知主心多忤也計安宗社而忤起于父子其暮氣之欲歸抑聳官之罕斷乎雖然至德號稱光復以民心未離至抱太子馬足不得行崇禎之季則民心亡矣不圖之早而臨危議遷恐其出而滋辱未可以成敗事後擬也余

哀烈皇帝之義故具述之附于李忠文公傳焉

明副都御史諡忠介施公傳

附周巢軒公傳

公諱邦曜字爾韜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博士歷工部營繕主事魏忠賢擅政威脅諸曹無不附者公獨兀立忠賢怒傳詔監毀北堂將以侵損加罪會暴風起堂壞得免稍遷屯田郎中中官涂文輔監督二部恥爲之下乞郡知漳州漳民關通海寇官不能捕公至則先知其主名窟穴有發輒獲李魁奇爲亂多議撫公謂巡撫鄒惟璉必思長策養虎終食人劉香橫海外繫其母誘解其徒卒授首在郡八年威化大行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鄭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芝龍始降餽用密珀爲盆作果樹榴橘中丞嘆賞乃再進公獨卻已上十七帖皆金葉復還之芝龍愧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去崇禎十一年入爲光祿卿遷通政使諸生涂仲吉頌黃道周冤公故道周同學恐因以益上怒判仲吉疏尾存此論可也不爲封進仲吉氣盛劾通政阻言路上親閱疏見疏尾大怒勒歸里十六年起南通政使陞辭言事稱旨出都三日遣中使追還日南京無事留此佐朕推刑部右侍郎上日與左副都御史那曜清執可任風憲公自以特立受主知乃條具職事巡按古直指職察吏道治忽請後考察官吏必而覈勤懦廉頑各以輕重立行陟罰毋第取一二單寒塗塞明詔

又言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卽去一民賊上深然

之李自成逼眞保公屢趣兵部尙書張縉彥勅厲守戰速徵天下勤王兵漫不應惋憤叱罵而去上旣殉難在東長安門慟哭問僕日倪尙書安在日自經矣遽投纆僕解之厲聲曰若輩安知大義時賊騎充斥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縉居人皆麾出之飲砒酒而卒南都贈太子少保諡忠介我朝諡忠愍一子尋卒無嗣夫人寄食壻家淺土一坏烝嘗間然姚人哀之公學信王文成與同邑沈國模史孝咸建姚江書院刻文成集要三編自起孤童至大僚不改寒窶之舊叢山劉先生推其善信克實幾於無愧學者稱四明先生同郡北都殉義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者戶部尙書倪公元璐別有傳左庶子周公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爲人和正寡言笑楊嗣昌薛國觀用事罷斥黃道周諸君子公司業南京與同志草疏連署入奏權幸側目顧其立身嚴無以中之南雍久弛率以費入殿最公力湔前習靈璧侯嘗辱士公具疏劾侯徒跪謝乃已遷左論德日元良國本三代與秦享國長短在此吾不可以不敬寇陷秦晉軍餉益急征及倡優之屬公具議今日事勢在急收拾人心豈宜重剝百姓國帑甚盈何爲守之以資寇倪公元璐見公議嘆息時賊已迫郊畿羣臣憚上威嚴竟未有及發帑者都城陷傳言車駕南巡旁皇一晝夜已知上崩內祀

號慟拜書南告辭父母投纒死之日兒幸不降辱以遺大人
憂也公知人能作士癸未南宮分較出門下者嘉定黃瀆耀
晉江郭符甲東莞張家玉先後皆殉節海內以爲師門之榮
號巢軒諡文節贈某官

論曰謝孔淵稱公授業王生述公出守時夫人虞率服青藍
布每用爲慨以是知生平無須于人矣其一介不取有以也
而高第陳天恕嘗見廷采執手曰先生疏奏遺文存笥有日
此千載事將以屬君余唯唯不敢當是時先生年八十矣不
時付越一年而沒往搜公稿不可得嗚咽者久之然夫子稱
見利思義而公有介見危授命而公有忠行信當時聲流後

文集二

重

越中徐氏重刊

後世公之文既蔚炳矣哉

金赤霞曰附周傳于施傳末此用後漢書體非左周右施
也文簡質不爲鉛飾亦在陳范二史間

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

公諱彪佳字虎子號世培紹興山陰人天啟二年進士除興
化推官定亂卒有能名崇禎四年入爲御史諫內侍知京營
操巡按蘇松就問老父條利病捶殺少年拳勇無賴管內懾
伏宜興陳氏家奴播虐怨家刑牲焚廬發塚公捕奴正法盡
追還所佔男女田房奏奪陳氏父子官遂治怨家之亂者吳
中稱爲神君公美皙而頰頰如玉人每出土女列觀而畏其

英毅莫敢犯竟用奏陳氏忤周延儒下考烈皇帝知公政訖

俸免歸受學戴山劉先生劉門弟子日進十四年起河南道
御史會王師畧山東或說公緩行公奮然曰君父有急義當
奔赴况受命掌計豈得觀望至都首疏留戴山及金光寶又
叱吳昌時于朝摧挫之餘正氣復振尋命刷卷南京明年京
師陷福王監國遂議卽位公抗言暮監國而朝卽位示富天
下且羣帥勸進表未至古人忠如陶侃猶恥不與定策况其
他乎弗聽時三吳不逞多託勤王尋怨朝議以公威望在吳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入丹陽斬亂民三人以狗所至設
烈皇帝位率眾哭沿衢張榜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人心

文集二

重

越中徐氏重刊

乃安蘇民以鄉官項煜從賊剽其家常熟亦焚時敏宅公捕
爲首者斬之嘉定華生家奴客爲亂踞坐縛主杖之所在數
萬同時起公捕斬數人餘悉掩獄今日有爲原主保者貫其
死于是諸奴皆膝行搏顙乞原主赦免乃募人爲蒼頭軍親
教戰與平伯高傑麾下搜丹陽市錢浙兵勤王者不平鬪而
傷城門晝闔公率蒼頭軍馳斬傑兵傑大恚聲言移屯丹陽
牒止之與約就會瓜洲傑意公文吏必不至及期風作傑笑
曰祁撫有辭矣頃之南岸帆起頃刻破浪到傳呼曰祁都堂
至搥鼓入傑聞大駭衷甲迎公角巾單衣從隸胥各一傑愧
服大喜手揮兵去勞且拜坐語良久起指日公在傑敢踰尺

寸以溷公者有如大江乃約四鎮同獎帝室撫吳六月城守
兵食咸有成緒四方謀議忠志之士羣造幕府而馬士英憾
戴山劾已疑公屬彙嗾御史張孫振追論前阻監國正位爲
潞王地公不辨但辭定策功所陞右副都御史竟歸越在都
諫履衛詔獄廷杖三事本朝弊政不可紹述國門傳誦其疏
明年南都亡馬士英逃至杭州假太后命復召公戴山勸之
行潞王監國黃道周請急設蘇松督撫經畧浙西吏部侍郎
王志道述吳中士民萬口惜彪佳早解兵柄第得彪佳至數
萬眾可立集就拜公兵部侍郎總督蘇松會王師壓北新關
不果閏六月四日貝勒聘使至越公語兄駿佳曰此吾授命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時矣自雲門別家人還抵寓園望南山喟然曰鬱鬱山川今
猶昔也入池水端坐死留書几上言殉節易圖功難以難者
俟後賢唐王贈少傅兵部尙書諡忠敏

論曰家傳言吳門院署有池久淤起工濬之謂其兄曰若事
不濟妻子則歸于此嗚呼公之英才亮志陳康伯虞允文儔
也獨南都無宋高其君耳自忠敏罷歸王師平行收浙無復
牽顧而江陰民擁典史閣應元爲城主堅守三月乃克然則
吳人思得忠敏信矣

叔戒三先生曰越州明末饒名臣而實能濟時救世首推
公故傳亦勃勃有生氣

章刻華曰論詞纏綿悱惻眞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余陳陳三公傳

余公諱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啟二年進士及第第一累
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筵管
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公疏陳本末
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公獨不往魯王泚越
起戶部侍郎禮部尙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英賣官課主
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爲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尙
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鄭遵謙爭餉蹀血
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今行朝之官特綴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公見越事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
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
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
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
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公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
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遊逃自出東郭
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寧郡邑不戮一人

陳公諱潛夫字玄倩紹興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
推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撫河南陞見陳恢復策
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公前在道私謁無人臣

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汀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小瀝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公諱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色事著述日與客沈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悞國搯擊談至夜分嚙酒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筮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王泄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朝出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闔詔至浙眾議開讀獨公與熊汝霖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公密疏請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入郡傲矣諸軍猶誅糧無厭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壹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有勸魯王嬰城者公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亡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公不抵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徧書別友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繯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

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旣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旣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園吾西臺也蓋以謝朝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何玉羽曰文章節義非鄉黨自好所能摹寫寒山精神尤露

王介三日謹嚴修潔是陳史手筆

金冢臣日讀余疏諸臣請乞處當時才識如此時事何復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可爲

少師恒嶽朱公傳

公名燮元字懋和號恒嶽紹興山陰人爲人沉毅有大畧讀精實有用之書不爲浮文激苛進退以禮萬歷二十年成進士歷大理評事守蘇州廣東提學副使家居養親者十年喪母服除起陝西按察使二年陞四川右布政使天啟元年晉左布政使其秋奢崇明反初洪武中阿奇以猱獮率眾歸附命爲永寧宣撫使世守蘭州萬歷中征都都夷宣撫奢效忠有功遂雄長諸司迨崇明以族人承襲益務謬爲恭順故事土司不入會城崇明荷優遇獨得入見王府壯麗密使工圖

繪參將周敦吉此之曰番醜便敢爾子寅更凶猛勇力絕人
延接逋逃時方調川兵東援檄下父子蹶起請提兵三萬往
然故遲遲行日夜造軍器俟諸路兵盡出境乃遣心腹將樊
龍樊虎統兵赴重慶劉訓入成都協謀九月十三日崇明起
永盜十七日巡撫徐可求閱蔣卒倍調額一人前應唱名程
子也可求訝之樊龍厲聲曰嫌小乎卽抽刀斬之其黨張彤
等萬眾齊上遂殺可求及道府以下文武官一十七人據重
慶反當是時公以輯瑞方去成都蜀王率士民出國東門遮
道留曰公去則誰與守公慷慨曰義不辭難見危授命吾事
也遂與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宰巡按薛敷政會謀著等以

文集二

无

越中徐氏重刊

王令共推公權行巡撫事檄召石柱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
昌諸土漢兵募白徒集士民上城塞各水洞悉斂二百里內
米粟甲仗金鐵麻桌硝磺油炭之屬分督所產州縣凡二十
餘日守禦粗備而崇明父子發永寧分四道至使樊龍出兵
扼瞿塘遏東援人心洶懼有詣公馬前告城不可守者手劍
誅之誓眾必死十月賊陷內江所過州縣三十七皆望風下
棹木龍泉守隘諸將悉奔潰十六日賊至龍泉瞿英雷安庶
袁中繡列陣大戰力竭死公亟歛四門屯兵登陴至次日北
門尙未扃賊已奄至奢寅徑營城北時我兵應檄至者纔七
千賊眾十萬令周著守西門林宰守南門學使胡承詔守東

門公自屯北門當逆寅薛敷政爲游徼是夜城外火光燭天
十八日賊樹竹梯穴城焚門凡三晝夜公先遣人決都江堰
水至濠滿賊治橋得少息募健卒五十人夜縋城分出趣外
兵行重慶檄何守中守要隘保益道周道直扼萬縣樊虎初
欲下夔門遂不敢往蜀王時遣人間勞發帑募兵日一授餐
竹屑木頭取給蜀府汶川太平東鄉宗室咸出漿肉餉守者
賊反計久奸人刺客彌布城內少年又輸情于賊爲耳目事
泄前後受誅者二百人捕得劉訓及其黨懸首示賊賊氣奪
人情稍定十一月朔賊設雲樓窺瞭城中公度賊必出四掠
中虛可搆夜二鼓令劉養繼等率敢死五百人侵晨突出誠

文集二

手

越中徐氏重刊

勿取級賊果不備斬二頭目以歸焚其雲樓賊又樹陽橋俟
近城問將尾之入數千人喊譟鞭牛上題筆橋城中人有驚
死者吳三省等用巨銃以鐵彈擊牛中當軛旁牛多斷繫走
幾獲奢寅十九日松潘雅黎戛眉兵俱到城下與賊大戰突
圍而入軍聲頗振十二月城中夜無犬吠雞豚鹽菜俱空接
圍積以濟眾飢賊黨馮宜欲擾川北安岳令翟學程以秦民
屏之兵破走之宜率數萬眾就奢寅屯城北賊勢益盛劉養
繼告公寇深矣有被脅諸生范祖文使人來約賊將羅乾象
欲內附亟招之夜縋乾象父子上乾象自負材勇意驕甚卒
宴見公體貌神氣頓首曰公天人敢不効命賊旦夕滅矣賊

驍將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中彈死乾象歸正賊舉動無不
知公又使牙將周斯盛詭內應潛出盟質其來崇明果自至
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譟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
城中氣百倍簡州諸生王廷弼爲老丐泣于城下懸之上搜
得創亂揭數十通標兵數十人俱受賊劊士民競食其肉奢
寅見廷弼等頭高懸意甚內忌多用鞭撻眾心益攜是月順
慶推官郭象儀率羅網壩譚正通譚正修譚大孝遇賊漢州
斬馘甚眾賊懼成都軍民飢咸思決戰商人李從龍等自製
軍仗率家丁助力二年正月朔大颺兵城上日日出戰戰無
不利羅乾象來報賊意專在旱船破之則無慮矣已而旱船
薄西門用合抱柱四寸板轉掉用牛二百周著以大銃并七
稍砲十三架更番擊之凡八日夜盡裂象儀收威茂入援之
眾擊賊陴縣兩戰皆勝追奔三十里崇明父子俱受創及石
柱女將秦良玉兵至新都城中聞之踴躍公造水牌二百投
江中順流下豫令所在沈舟斷橋守隘以待賊逸二十八日
大開四門衝賊營賊接戰不利歛營固守其日良玉與弟民
屏姪翼明擊賊于新都大戰鄧懋官將援遼還兵及七知縣
之兵皆會賊舉火走還營夜分賊營四而火起乾象欲擒斬
寅父子獻寅覺父子策馬走乾象及范祖文來歸比明圍城
者始知並狼狽遁所棄婦女萬餘多跳河死三十日比落縛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送逸賊公坐北門橋上凡係猓獯程永寧人斬三百人餘縱
遣之前陷州縣僞守僞將相繼奔潰江路始通凡百有二日
而解成都之圍詔以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二月水西
安邦彥挾其宣慰使安位反圍貴陽先是奢崇明既敗遁走
困飢奪民牀渡瀘河崇明徑歸永寧寅留屯茜草壩收潰黨
得萬人僞相何若海詭諸裔云已入成都且輦金帛遺之邦
彥遂起兵犯黔與奢氏解仇合好諸裔響應內地從亂之民
乘時飽掠渡河蟻附亦且數萬于是奢氏之勢復振成都城
中方括借援軍糧犒秦良玉又與譚氏有嫌推官胡平表解
之旬日乃定以故綏追逸賊重慶之陷也平表時爲忠州判
官總城徑走石砬以大義激女將良玉及同知陳思虞俱感
動總兵速發十月十七日戰于重慶斬張彤一弟賊始膽落
次日忽互爭放舟俱下公聞之急與薛敷政檄良玉赴援成
都思虞仍還重慶竟藉良玉解成都圍公之部分審也朝命
張我續爲總督以三月三日入保寧公命良玉東會總兵杜
文煥攻重慶四月公發成都經畧川南總兵楊愈懋先至敘
州建議江安不先取不能復三瀘遣將士與劉養鯤羅乾象
等同縣令陳達道夜分直抵城下斬其僞將一鼓而登遂復
江安賊合諸苗七八萬攻圍長寧長寧糧虛守將龔萬祿殺
二妾出走五月公在平羌聞報疾走戎城賊前騎已至七星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山得險將士俱無固志副使李仙品知府劉澤大列柵守江
遣兵迎戰集諸僧結寨兩山頭水陸扼險十四日大戰于城
南三十里來佛渡賊氣甚銳吳民望曹虎等去衣甲渡河而
聞蔣達射崇明落馬偽將焦之仁挺身當前眾殺之仁遂失
崇明後數日天大雷雨賊奇兵俱札小澗水忽高數十丈淹
沒無算乃俱奔逃萬祿乘勝復建武愈懋追至長寧軍威大
震初崇明父子分道寅自統五萬由陸周鼎二萬由水道江
津往援樊龍前騎至玉蟾山遇薛來衍馮高奮擊殺賊六百
餘人寅怒正欲再鬪崇明敗歟乃舍重慶徑歸而拜偽大
將宋武屯茜草壩以爲聲援舉人胡纘與劉養鯤用間招賊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復納谿宋武張令亦納款酒間縛何若海來獻是時上東道
徐如珂督指揮馮世修義軍將金富廉墊江知縣劉國藩合
邑梅平茶石耶西陽之兵以二月進戰奪據佛圖閣中賊聞
三土司與遵義馬湖兵相殺潰退秦良玉善病亦欲歸民屏
力勸進兵三月至鳳白市大戰奪據二郎關四月杜文煥至
自白崖與監軍副使邱志充楊述程督西兵毛兵與賊連戰
二日賊馮高設伏我師雖銳未得利翌日西兵毛兵當先秦
兵繼之諸官兵在左三土司兵在右合戰賊大披靡直抵重
慶城楚將薛總兵亦至五月遂分兵爲六接戰文煥先得利
民屏率奇兵遠出其後賊驚敗斬殺鮮有脫者周鼎逃至合

江民舍爲義兵所縛城中聞鼎敗寅不至始垂首喪氣張我
續進駐合州水陸斷絕賊糧盡人多絕城而下西陽冉天胤
與秦民屏遣數十人夜登城燒其營屋數十間後無繼者乃
退金富廉力勸進兵張形石永高出見諸監軍道縱之回次
日樊龍自出三土司爭而殺之軍遂大闖入城壯卒沈應龍
在亂軍中識張形斬其頭送富廉餘賊盡殲賊據重慶凡九
閱月而復官兵于是得專意川南七月總兵楊愈懋兵敗于
江門遵義再陷愈懋聞杜文煥議加宮保拍案怒氣蹶張竟
趨永寧先是松潘道副使李忠臣本臨潼人家永寧陷于賊
屢密信欲合死士從中起候大軍事覺遇害賊賂其僮質妻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子夜出請如夙約愈懋信之郭象儀泣諫不聽軍人有阻者
立鞭之至江門營絕地賊先攻譚大孝營大孝壯卒俱私歸
雇瀘納人充數愈懋又傳令各營自固切勿出救大孝不能
支奪路走徐永武戰死象儀遂以身殉諸軍皆潰賊徑趨總
鎮營標兵方出柵戰賊突起柵後草間斫營徑入愈懋度不
免拔劍在手遣親信負印馳出獨指揮馬繩祖數人在側逼
之上船船沉遂自刎其日副使李仙品適到納谿收督潰卒
結壘南岸賊不敢衝公飛騎撤瀘州范繼道建武襲萬祿入
保萬祿強項竟中賊誘父子死戰不得脫遇害遵義城中無
兵食賊合水西七八萬人盡湧至推官馮鳳雛義不受辱投

城死公亟請杜文煥鎮納谿一月後方至輒稱疾去楚兵先期盡撤張我績奉詔援黔賊勢復熾公于孤危下鎮以靜慎乃四路設險因材授方使馬湖知府鄭朝棟及胡平表守長寧建武參政閔夢得及李仙品守納谿下南道王世仁上東道徐如珂同守合江又使道臣吳國仕進真綏趙邦清進綦江盧安世出桃竹壩徑道知府余新民等主運八月公督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半年之間轉戰數百計勝負相當卒不得要領三年二月詔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于是列營納谿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二十五日戰于麻塘坎大勝盡燒賊營二十六日戰于瀘州衛拔洞中避難者百餘家四月進壁青山崖乘霧奪險石砦兵亦會窮歷三洞擒僞相章守位閔夢得抵馬克橋遣劉養鯤等破橫山入甲三溪獲僞將柳元儒于是四面守隘之賊盡遁我師合爲一路進次土地坎賊結大陣厚募敢死決戰總兵李維新麾眾進多不肯應李仙品厲聲曰有進無退有尙方在僉事劉可訓謂諸將曰若等欲走直須走達成都眼前一轉足復有生

文集二

筆

越中徐氏重刊

馬盛儀仗官軍并力取之遂得逸取既敗水西人飽掠先走二逆見大勢去乃于永城四面舉火遁走紅崖山官軍入永寧賊棄子女鞍仗以逗追兵鄭朝棟攻天台固苗目羅甫率兵數千出降獻僞僭冠服羅乾象譚正修破白崖楠木青岡諸固五月二日破銅鼓坪降苗裔萬家水西分二道來援一趨永寧行至新寨見官軍陣整不戰而退二逆親率數萬人直衝古蘭王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大孝等列陣待相持兩日其黨魯仲賢就執懼死誑軍人曰我奢寅也爭而殺之我軍雲集蘭州燒其九鳳樓蕩清其巢二逆走龍場匿客仲壩水蘭界也公檄鎮道分平裔落降者數萬會夏秋之交疫作鎮道將卒皆病十月賊復借水西兵及都都夷入犯永寧城中米僅支四日有議退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厲聲曰今日是吾輩死所復何言力疾掖登城手利刃督戰將士無不感泣李維新悉眾出火砲齊發賊敗遁秦翼明兄弟及諸將剿都夷斬獲五百餘人餘遁入芒部盡焚其房舍得糧數千石造船製盤車逆流挽運軍中始不飢賊轉入深箐五路之師俱進侯良柱先到獲崇明妻安氏及劇賊奢崇輝蔡金貴等數十人公懸賞格募二賊二賊覺走匿水西莫德家去蘭四日莫德與同走火勻李維新遣林兆鼎入大方范繼道出赤水衛集四十餘洞義民朱三鳳等登進捕賊十二月

文集二

筆

越中徐氏重刊

公率僉事胡平表入永寧林兆鼎自大方還言黔撫期正月三日共攻火勻公檄李維新李仙品復發重兵至畢節賊皆避入老林四年二月乃旋師是時永蘭已定拓地千里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封賞公計深山密箐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請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磽瘠分給降將俾各守土保塞二道走遁窮巖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時月當懸首藁街會黔撫王三善師覆于大方總督楊述中以罪去公出師遵義爲黔聲援晉兵部尙書移撫貴州節制貴州湖雲廣西五省軍務公復重購降人阿友阿引等伴得罪叛去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造弓弩住邊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徬徨益疑其下考掠阿友備五毒以刀穿其左足一晝夜友抵死不承釋之寅痛飲臥帳中阿引等乘睡砍其胸身死腸出稱官兵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蘭州首亂起寅寅誅崇明遂無能爲苗漢人告復業者踵至川南禍本永絕公一意討水西無何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代總督尋公前議以戰爲撫貴陽抵大方路險用兵宜從永寧始賊恃畢節一路外通須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不果用黔事益壞莊烈帝卽位錄平蘭功加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

黔周觀形勢上狀曰黔中山林深阻苗民錯居惟上下六衛一道經通逆苗標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拊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于茲矣算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衝決爵秩太易則眾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勞此而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坐得致敵之術曩者諸將校坐糜廩食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戮降人報功次失蠻裔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爲墾耕若殺不當罪是驅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用奇迭出期于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于是大簡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崇禎二年六月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軍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安邦彥日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昇奢氏取建武六縣以昇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邦彥從之以歹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鮮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號元帥而邦彥號四裔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先抵赤水公授意守將許成名伴北誘賊深入薄永寧城謀知賊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入誘卽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主師四合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約永將侯良柱鄧圯夾攻賊圯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夾擊賊不支大驚潰自壓擠死者數萬崇明邦彥莫德皆受創漢兵斬其首羣苗震讐各鳥獸散會良柱以爭級拔營先歸遂得稍稍逸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位豎子不能決其羣目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拒命公會諸將授方畧戒之曰水西地山險深味陰雲霧瘴莫辨昏朝林多猛獸蝮蛇卽不戰鬪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浮舟餉無由達我深入其阻陷賊伏中率以此敗

文集二

堯 越中徐氏重刊

日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裔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墜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臣于沿河要害築城三十六所近者控扼裔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較聯不絕賊必不敢卒入爲寇也鳴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賦水田二十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卽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苗漢相安便一地益懇闢聚落日繁經界旣正苗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錢勞諸將不足以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于國無損便四旣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揚旗河上使賊日備我備七願耕者給地一從其便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業便九上可其奏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修邦彥功加少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獾火烘

文集二

早 越中徐氏重刊

五洞拔苗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
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雲南沐氏土
舍普名聲爲亂移兵討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食橫公劫
其不法狀良柱倚朝貴援且因永寧爭級事修郗于公遂以
龍場地界謂公曲庇安氏龍場壩者實水西地異時水苗仇
殺爭此地時屬苗時屬水其後結盟假崇明居之去大方七
十里永寧六百里山菁不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
廣公上奏曰臣聞御裔之法治以不治旣來則安不專在攻
取也今水西旣已納款殘苗安敢負固惟常明定疆界使諸
裔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爲數世利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龍場陡臨裔穴四面孤
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指有用以事無
用且內激苗夷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非
國之福書上詔詰責數回公持前說及推勘坐誣卒如公議
安位死無嗣朝議復欲用兵郡縣其地公力持不可諸苗感
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遂上奏曰水西恃其險遠向阻聲教
今安位殄絕疏族異支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
遐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于道臣惟水西有宜慰之士
有各日之士宜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界分守籍其
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向同于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

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不振國威永消反側夫西南之境皆
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苗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
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
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
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渠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
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
南遂底定焉十一年春公薨于黔年七十三黔蜀番漢軍民
咸罷市巷哭制服立祠比于漢之馬伏波將軍諸葛忠武侯
焉計開天子震悼賜祭九壇遣官視塋禮也蕺山劉先生銘
其墓曰跡公前後條奏眞得古王者御裔之策動可爲萬世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法當羣議沸騰貪功喜事致天子不難鑄一官謝黔人而公
則大猷是經始終操執不以毀譽利害奪所守其器識淵遠
自學古之日得之用兵必先定謀矢石之交神氣愈開指揮
不亂御蠻徼一以恩信未嘗妄殺一人故所至附懷死而哀
思初在隴西行經首陽山遇老人談世事載歸受奇門遁甲
六壬遂長占候而內江隱者牟康民精數學亦預卜兩川有
事定之者朱公頃者中外交訖海內用兵幾三十年欲求公
一戰一墨守一勦一撫不可得當是時惜不及進用公竟委
之西南一隅以老然猶幸公專制西南使縣官得并力中原
而公之以一身用舍係天下安危抑豈其微哉爲大理寺慮

囚山西有囚某以睚眦殺七人輦金京師爲請寄公至晉首
按其事曰奉命恤刑非一切縱解也殺人而失出若死者冤
何竟論辟如律知蘇州時屬邑賦例輸郡帑者邑先爲羨贏
資吏乾沒公立法使邑自封識不關吏手由是羨贏遂絕督
學粵東巡按御史某累牘薦士卻之後竟以二十人檄藩司
應試棘院公卒不許曰侵官非法榜其姓名于市某恚甚誣
指公他事朝論竟直公右轄四川直殿門工興採木于蜀蜀
木凡奇材生深山絕險遠斬伐置大壑候暴漲出集涪州吏
緣爲奸不願竣役類言不中如是二十年費工部數十萬官
吏坐逮繫沈命者累積公疑其事立駕至涪第其上下簡料
之凡五日而贏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繫囚而不及
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使達京師蜀田沿永樂中故籍歲關
而賦不科豪戶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徧料蜀田正經
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水西
底定卽其地築城堡設公署開荒屯種諸役皆身自經營犁
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沈深韜晦
家居不入城府坐卧擁書稀接賓客故末由知公竊嘗論公
剛毅如忠獻純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畧
大類趙營平本朝自新建而後大業未有及公者蓋天祚國
家川岳儲精而篤生公也華亭陳子龍稱公體貌奇偉望若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天神食常兼數十人室無姬媵堂無玩好性介潔不苟取鎮
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緩不下數十萬籍于公帑服用節嗇
又多才能應羽書旁午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出已手用
法嚴誅不避親賞不遺賤故人樂爲之死當熹宗朝奏凱不
歸功奄寺以此失侯天下尤重焉

論曰余于恒嶽朱公傳而嘆明世非無才大抵壞于文法議
論耳當萬變初起文法不及掣肘議論不及牽制以故才無
小大咸得展布郭象儀推官也首用三譚兵摧賊鋒後死于
楊愈懋之信牒范祖文鄒蔚然諸生也于俘囚中陰結降將
志存本朝胡平表判官也能縋城發秦氏兵又調和文武士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司使軍政不亂薛來衍大理知府子也道阻不能歸以二千
人破周鼎奢寅兵數萬宋世第貢士也議龔萬祿子稠人推
立爲將使守建武其他周著林宰閔夢得李仙品鄭朝棟劉
可訓皆有大功者至若指揮馮世修旣死不殊復與郡人金
富廉等起兵上東道徐如珂自吳門來聞變不避直走墊江
擊賊並卓犖樹古人奇行公倉卒器用盡其才節何舉世歎
乏才黔蜀之間顧多才若此哉以其時知人任使之識休休
有容之量雖出于公而公獨當危事無齟齬公者公于是始
得措施爾在易之萃物相遇而後聚諸人之遇公當亦一方
貞元之會也及危窳傾定乃以龍場地界羣起相牙仍受文

法議論之牽掣由斯以觀縱有薦公當三邊本兵之任公豈
得一展所爲哉公之不爵于憲宗宜也不爵與謚于莊烈之
世遇而不遇也其遇則西南之福其遇而不遇則中原之不
幸非公之不幸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公當之無愧矣

康熙初年平水西置威靈

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

督師白谷孫公傳
公名傳庭字伯雅號白谷代州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
士知永城商丘縣有循卓聲天啟五年擢吏部主事避魏忠
賢之禍請假歸崇禎初天下亂有澄清中外之志講安邊弭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盜大畧慷慨義形于色八年秋起司封郎中尋超拜順天府
丞是時官軍逐流寇入漢中賊困于車廂陝督陳奇瑜狂
永靈關之捷負威名謂賊可旦夕平驟聽賊降賊得出險遂
延縱殺監護官五十人眾至二十萬其最强者闖王高迎祥
番漢降丁驍騎多歸之宿將曹文詔敗死真寔詔革奇瑜職
先後解陝撫李喬甘學潤職特用公巡撫陝西專圖闖王既
泄任簡募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九年七月進討高迎祥賊
出漢中取黑水峪犯西安公度賊道遠人馬疲路險雨濼乃
度渭迎擊大敗之夜總督洪承疇馳至明日會師蓋屋合戰
捕得迎祥于陣獻俘闕下餘賊散走蝎子塊拓養坤在鳳翔

聞之請降公馳至鳳翔致其副賊張文耀養坤降意乃決莽
年復叛去片檄追討授首公名震關右秦兵向驕畏公律嚴
許忠劉世傑等劫眾據藍田叛公標無一兵乃下令清屯每
健丁一子用百畝免其租課得九千餘人復歲得餉銀十四
萬米麥二萬遂獲叛將上命諸撫以秦爲法兵部尙書楊嗣

文集二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昌任熊文燦總理合十撫兵十二萬馬三步七加勦餉至二
百八十萬刻期百日盡賊公移書謂兵忌多不精功亦難猝
就步卒善蹶民不堪重餉但選關隘精銳馬軍八千人自足
破賊嗣昌大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直商雒路兵萬人餉
二十萬公辭以臣自有屯糧贍兵無須餉復總覈各郡帑積
餘發撫屬贖餒使副將鄭家棟王根子市馬于番募兵于邊
糗具自辦不煩戶部一縉得勝兵六千人騎四步二過天星
混天王等眾數十萬犯涇陽三原擊之于楊家嶺黃龍山大
破之俘斬二千餘降散近萬人賊北走延安公度延地荒賊
不能留欲扼之澄郃山水間賊果南返引避公疾趨而西一
日夜行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伏敗復走寶雞再中伏折而
走隴州關山道又敗遂盡解甲降無遁免者闖將李自成援
絕以二十騎踰秦嶺逃入河南秦賊遂平而豫賊曹操混十
萬老回回十三家屯聚嶠函熊文燦尾其後佯請降要挾過
當公投袂起日賊盡于此此賊亡則天下遂無一賊機不可

失與總理夾擊乃出潼關迎賊闕鄉貫其營而東復自東貫而西無敢當者賊大懼以總理手諭馳上公呵之曰降卽解甲來不者吾且復進兵行未數里得總理檄若飭有司者招撫已就無妬吾功害成公不得已快快歸賊竟去移窺商雒從關內發兵馳禦賊南折八于楚當是時勦撫兩不成嗣昌文燦心愧公反布浮言謂公逗撓軍計上偏信惑之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及公統三邊陝西兵五萬入衛改承疇薊遼總督公督保定嗣昌欲盡留秦兵宿薊公爭秦兵家口在秦豈肯舍之東去此非譁則逃是驅兵從賊也嗣昌不從公不勝憤悒耳病大作嗣昌謀文致公聞其病廢稍解

文集二

哭 越中徐氏重刊

趣之保督任以失聰乞骸骨上怒薛國觀等復擠之遂逮繫在獄二年疆事大壞文燦論死嗣昌自請出師而張獻忠叛于穀城還陷襄陽襄王遇害十四年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上于是追思公而周延儒再相亦每稱公卽獄中召拜兵部侍郎親御文華殿賜燾沐間除殘殄寇之道公涕漣陳畫矢不以賊遺君父上嘉悅使將京營兵援開封公見京營敝嘆曰吾思用秦人先是秦督傅宗龍秦撫汪喬年先後入河南敗沒上惡賀人龍不救將殺之而憚其強乃改公督秦軍十五年夏四月公至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皆以兵來會公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

下而殺之日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謀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柳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舉尙方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軍政始立六月命侯恂會公援開封督師丁啟睿敗績于朱仙鎮奔汝寧九月河決開封李自成羅汝才西迎公軍公至南陽設三覆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家棟將右成虎佯北致賊還鬪勦家棟左右橫擊高傑以中軍與董學禮翼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三十里及于邳縣賊棄軍資甲仗餌官軍官軍露遂潰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是役也天雨糧車不進採青柿爲食人謂之柿園之敗公上書

文集二

哭 越中徐氏重刊

自劾整旅登封還至西安收斬逃帥軍威復振于是自成再陷南陽還屯開封十一月陷汝寧殺保督楊文岳遂南陷荆襄十六年春陷承天德安黃州渡湖陷常德有眾百萬并左金王賀一龍羅汝才之兵自襄陽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公遣高傑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督七省兵公念官軍久無闕志賊勢已成非大舉不可出乃練兵西安步騎五六萬人懲柿園飢作火車二萬兩載輜重戰可拒馬止則環之工作窮日夜半載七月庚子發潼關戈甲耀日旌旗數十里爲二十年來軍容所未有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爲前鋒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總兵王定官

撫民率綏夏二鎮兵爲後勁檄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維左
夏玉自九江赴汝寧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會洛陽下池
塞八月辛未次閩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俱會河南步賊沿
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先驅千餘
北渡總兵劉洪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丑成虎率諸將前
驅遇賊于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孤軍無繼
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公次汝州僞都尉李養純降進圍寶豐
自成輕兵來援傑廣恩光祖迎戰卻之癸卯再戰破其騎兵
公謂寶豐不卽下則腹背受敵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
州牧陳可新遂以太兵擣唐縣盡殺賊家口賊馳救不及滿

文集二

晃

越中徐氏重刊

營痛哭會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道溲未至士馬飢或
勸退舍就委輸不聽下令破邾縣就食縣俱窮民割騾羊數
百頭噉立盡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公軍賊步騎萬餘迎
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逃亡者相屬時
前鋒盡收左革故部皆致死于賊而傑統降人悉賊中曲折
三破李過兵自成懼奔襄城築牆自守官軍屢勝輕敵日馳
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旣深入屠馬煮弩食食輒病丙子
賊投巨牌刻日會戰大雨連十日壬子後軍謀于汝州降盜
李際遇陰通賊賊大至公會諸將問計廣恩請駐師分據要
害步步爲營以薄賊公從傑計決戰廣恩不擇引所部八千

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紅白黑各七千二百人薄官軍官
軍入賊伏賊乘之大敗陷溇死者數千人

一云賊置陣五重
力戰破其三至老

營而賊死關官
軍陣動遂敗

傑立嶺上呼曰不可支矣麾眾退壯士推火

車者輓輅脫傾軛塞路馬兵之奔者皆往軸賊騎凌騰之步
賊手白楮遮擊盛腦俱裂賊空壁追躡一日夜輪四百里官

軍死亡踰四萬喪軍資器械合數十萬

一云公分兵爲三令
廣恩禦大路已與傑

問道迎糧永福閉營候糧至勿動
未發而永福兵先行遮斬之不止

公與傑收潰兵數千騎度

垣曲走河北賊別將克汝州戊午自成向潼關廣恩擊破之

公亦還至潼關眾尙四萬十月壬戌李過陷閩鄉疾走至潼

關獲督師大纛以給守者乘間突入潼關陷自成問道緣山

文集二

辛

越中徐氏重刊

厓出關後夾攻官軍大潰李過陷華陰公與廣恩退屯渭南
賊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公揮刀躍馬入陣死之公旣歿而西
安淪陷賊西畧三邊每至城下輒用公名宣言曰尙有善兵
如孫督師者乎何恃以不降由是秦晉崩解賊建國稱王鼓
行東竟大河以北皆爲賊境高傑南奔揚州踰年死于徐而
廣恩永福並降賊封五等伯明空無人不能一戰以亡天下
論曰公季子世盜嘗爲會稽丞錢忠節錄有華陰王山史傳
公稱公嚴重有威儀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
巖關持久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厭苦屯牧弗善也累檄趣之
戰不得已出以霖雨糧絕師大潰殉節時從騎俱散不能得

其屍遂有傳公未死者於乎姚平仲之入青城好事者爲之耳孰謂公肯蹈此哉公臨出屢顧夫人張然無一言張曰相公第報國無憂我降將張文耀願以死奉夫人間道歸晉張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他也比城陷率二女三妾沉井世盜方八歲揮之去踰垣墜于民舍有老翁衣食之越二年長子世瑞重跣入秦出夫人屍面如生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家國之難至公甚矣而忠節孝義萃于一門何其盛也夫家國可亡而莊烈之爲君傳庭之爲臣固凜凜有生氣事之不成天也自宋以來禍敗之迹未始不由于和與撫而將卒之潰逃與梁唐晉漢周五氏相類當文燦總理公求戰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而不能迨七省會師欲不戰而不可發言盈庭以事外之人而撓成算所賴有人主制其命耳自成之勢烈於湟中自谷之成不如充國而莊烈之任遠于漢宣不可謂盡非人事乃淫雨二旬人謂逆運之昌符豈知將來之隆瑞哉公參佐定襄喬元柱以明經奏用爲監軍道潼關罵賊伏劍而死其後戰守死者榆林有尤世威諸將靈武有周遇吉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公諱正宸字羽侯號格菴紹興會稽人少受學戴山劉先生門崇禎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溫體仁當國朝士爭附公惟旅見一揖體仁銜之出爲禮科給事中奏言願陛下師周孔

之仁義黜管商之富強上方求治急不能從巴縣王應熊緣戚畹田弘遇入相公抗疏應熊小才飾短小辨濟貪陛下何取而大用之使壤土風排正類下詔獄馬世奇王邵過應熊日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應熊日上英斷人安敢爲潞公色艷然廷臣疏救免歸應熊敗起戶科上言方今大臣揣摩官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恬默取容轉圜迎合知護一身陛下孤寄臣民之上臣竊寒心其言多爲溫體仁發後臺省攻體仁益力始罷相十一年論熒惑之變火于五德爲禮糾諸臣褻禮數事又言西廠雖革而其實故存曩時主西廠之人故在宮省中且迷惑天聽况直省府州縣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稍奪遷吏科都給事中論治道隆衰關言路通塞臣忝六垣長苟一垣不言皆臣咎上召對厲日言官須設身處地無得妄指沽名公對朝廷設言官本言豈可令退避爲立仗馬靈言之不當幸皇上勿生厭薄厚延儒再相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內監使者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欣想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介節公故延儒門下謂同官日當夾持相公以弘大業無徒將順爲美疾延儒欲以門生江禹緒推宣大總督公持不可延儒之起由馮銓圖假守涿功復銓冠帶又與金光宸孫晉格止之且致賤願師相積誠格主用成匡弼紆時難延儒雖甚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恨終公在位未得恣意十五年會推閣員有無名子效東林
點將錄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流言吏部尙書李日宣河南
道張瑄及公有私上以爲然指所推房可壯宋致張三誤爲
罪戍公均州延儒復賄敗上思公再召而國難作弘光立起
原官疏陳政事一日勤學二日辨官三日正人心四日肅紀
綱請稿素帥師親臨淮甸使天下知朝廷無偏安江左之心
則將士敵愾以一當百馬士英欲起阮大鍼舉朝不可乃先
以中旨起張有譽爲戶部尙書公封還詔書言臣于有譽非
爭其人爭其事也中旨傳陞非所以待君子有譽賢者未必
受是用有譽所以斥有譽也竟用安遠侯柳祚昌薦起大鍼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公解官歸魯王澈越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江上敗遂行遜
後十年有僧至稱山驟登其家樓家人驚叫子婦曰必吾舅
侍郎也肅筭出謁已持鉢去有傳其在廬山嵩嶽又十年始
爲制服耐廟

論曰明世士大夫矜負廉節所絀者才然民心士俗綿延幾
三百年醇厚者廉節維之也余初至會稽道墟登格菴先生
之堂及其子若孫遊宗黨往往談述格菴里居事衣大布葛
巾寬帶家門上城還返兩舍率單步不由舟楫府縣歲試童
子無尺素爲後進通其標尙如此遜荒以後邈焉高蹈使人
溯洄宛在其人賢矣哉

孟孔木曰忠節之士全身禪悅自明末始謝臯羽鄭思肖
無此風也公更潛埋姓氏天地間有此種人物正復使人
不敢罵僧

先格菴立朝建議終始屹如山嶽在故明時吾宗藉爲後
勁今則固當奉爲前型得 先生傳毛髮皆動使後人不
勝流連仰止 韋錡洲雜識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號遂東紹興山陰人宋愍節公倫之裔孫
五六歲時有言其二十必貴貴當棄母啼曰天若祚母者幸
無使兒貴也及長博通文籍經義絕出當世名公羅汝芳呂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坤黃洪憲等爭其延譽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除知興
平調富平果丁母憂服闋補當塗大璫邢隆開礦橫山公抗
言橫山高皇帝鼎湖三百里內卽樵蘇無入開採誰敢者隆
氣塞退稅璫疏立關采石復以計寢之出大辟與盜之枉者
操江都御史耿如杞稱曰使人人議獄如當塗天下何冤民
乎陞南刑部主事再左遷袁州推官父老終養歸魏忠賢擅
政使佯走語卿可得也一通手板者公笑不應飲伴以醕酒
比過常州孫宗伯慎行留公信宿日季重智人也崇禎二年
補松江教授明年陞國子助教駙馬鞏永固襄城伯李守錡
奉旨聽講諸博士遜讓莫前公唱明孔曾授受微指名理圓

楊祭酒林鈞司業陳仁錫皆下席謝教以所講作擘窠書榜之圍橋幕寫傳誦一時翕然陞南工部主事晉屯田郎中備兵九江募驍果五百人教之擊刺教之習射教之沒水易防江守湖法奸盜屏跡大姓柯陳眾殆十萬逼居瑞昌巡撫解學龍憂之公曰吾知所柔之矣密疏請下學使廣二姓弟子員額洞長崩角謝有不軌縛軍門正法英山賊破鳳陽轉寇黃梅黃梅人前大同巡撫石崑玉以淚和墨請救將吏多言越界勦寇非便學龍猶豫公奮然曰此何言並朝廷疆域何分江楚先人有奪人之氣必援之眾仍不欲公自遣一牌去自潯陽統兵萬往黃州所過安堵乃入見學龍屏左右語曰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諸人賈豎何足與謀黃梅生齒百萬豈得坐視且賊破梅乘勝旦夕至孔隴救梅正自救也學龍意寤許詰明出師眾且譁公大言曰賊走矣謀言其掠馬羸意不在江也明日遣把總慈谿袁斌領統兵北渡公駐池口爲應梅人有修怨石氏者陰通賊斌捕得斬之夜二鼓賊騎數千達北門斌令俟以寂賊首闖天星攻甚急斌用百子銃啟門突擊賊奔相蹂官軍從暗中追斬百六十餘級生擒闖天星越三日賊自井亭將趨麻城公疾遣人至廬山得射虎耕戈二十伏大道賊馬至蹋血僵斃無守者以爲神蓋威武莊法也于是賊盡返英山已再破潛山將復黃梅之怨公名掛京察已納節學龍躬

造請勉視事賊聞卽解去梅人祀學龍及公北門請以邑隸九江公飄然歸乙酉夏王師下南京馬士英聲言護太后遁走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人情洶洶公上疏太后暴數士英罪請斬之畧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實生賊臣馬士英傾我宗社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治滌上耽音則貢鮑優上好玩則奉古董君臣唯事荒嬉而以疆場重憂盡推史可法又從中多方撓制忌其成功每一出朝賣官鬻爵文選職方巡撫總督罔不以賄爲市及乎聞警風鶴先逃請立斬士英傳首省郡爲覆國欺君戒亟下哀痛罪己之詔以示悔禍則人心國勢猶可復振又與士英書曰閣下氣驕腹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滿但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志節之士尙爾相原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翳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晉謁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愧憤不能答魯藩蒞越由翰林院提督太常寺館卿晉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屢疏極言官亂兵亂民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嘆曰江上之事不職矣未幾失守屏家依祖墓于鳳林構草亭顏之曰孤竹

菴巡按御史王應昌請拜新命復書曰不忠思任年七十有二且晚就木鳩盤茶免使賣笑過生我矣親黨多以利害相勸陸生曾濬獨言不可公笑謝之自是遂不飲食垂革拖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目猶不瞑及孤竹菴乃瞑時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自神宗朝卽以文章氣韻妙天下歷五十年更閱五朝卒致命效節不負所學雅性不羈好酒及客善手談戈法青鳥握槩之術教學者稽求典故九經二十一史本朝會典律例鹽關屯按邊徼厄塞人才高下具宜條究精思又言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驛遞乃窮人養濟院奈何廢之其後闖獻二寇並以驛卒首禍逆如公料又素剛負氣中經三黜不以少自貶損終始孤立幽思寄深得風人之致云論曰董先生場有言公全歸在余公煌後後此有趙公汝諱余公增遠爲一類又有姜公琛爲一類章公正宸林公增志熊公開元爲一類各行其志跡之不同勿論也公諳吏事尤見兵勢俊逸之氣往往發爲諧辭隱辨解紛微中莊士每畏苦之然徐沁贊探薇子像云公以詼諧放達而自稱爲諱又慮憤世嫉邪而諱悔其虐孰知嬉笑怒罵聊寄託于文章慷慨從容終根柢于正學斯言得公矣

吳紹文曰才畧氣節寫得精神逼露

姜介三曰先生大節在拒討馬士英書表文章足以扶國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運厲士氣厥功不小也其終始孤立處更賴表徵

瑞麥里二高士傳

禮義所以爲國也廉恥所以立身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四維備而天之消息盈虛應之時有亢而道唯潛其唯君子乎揚雄擬易者也而其亢也至于投閣嚴光林逋可出出之時而無出君子猶尙焉何也爲其身名充也若涉亂世之末流一以處爲則而已明初太祖以禮義開國士大夫以廉恥敬身葬祀福壽余闕遺危素北庭旋凱命元臣無得舉賀所以培裕國基至厚也故靖難之際死節者彪炳前世又有若雪菴補鍋其人追首陽之芳踪景遜荒之高躅自是而後士以難進易退爲操武宗之南狩世宗之議禮與於廷杖者天下爭榮之而惟時伏居林草非力不食歌耕樵釣以陶性情迄無悲憫亦多有焉蓋世網之及也所在皆是漢時楚王英之獄株連名士累百千人正當永平建初之際也至於鈞黨之禍考逮蔓天下又無論已有明一代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川事介溪江陵烏程之柄政立于朝而能免者蓋亦鮮也况夫趙孤蹈海楚懷入關炎午生祭于前修竹拾骸於後其爲遣人逋客更何可勝言至若一姓之中絕庶不反先後相嗣尤足喜者雖榮悴各塗心跡異趣於消息盈虛之運竝有取焉吾於山陰朱氏得二人天順成化間有隴

文集二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儒純順治康熙間有固亭用調作瑞麥里二高士傳

臞儒姓朱氏名純山陰瑞麥里人家世業農而純體羸瘦自號臞儒臞儒者臞於儒也故又號識字農里中無幼長以識字農呼之則忭喜或叩農曰君自謂識字識得天下幾字農曰吾向識忠孝字今而知忠非吾職也志諸心而已孝吾亦不能為吾以農繼之故吾農識字亦止識農字也農性悅學飯牛牧豕手一編誦習久之博覽無不通教授於鄉與同縣羅頤張嵩結鑑湖詩社知府浮梁戴琥深加禮敬嘗造其廬後行鄉射禮請農農雖勉赴終憚于繩束屬郡庠兩生代肄琥亦不强之居常杜門或扶杖屐簪肩行道上豪吟又聞嶮

文集二

堯 越中徐氏重刊

多佳山水數往遊焉好事者聞其至載酒以俟夜醉嶠江興作舍舟上青楓嶺掛巾折竹如意擊石浩歌有五子力農間字共具餐飯時擁諸孫膝前誦幽風農侶持樹藝書及娶嫁葬日就問輒按述歷告生永樂戊戌及弘治辛丑而卒自作識字農傳比於無懷葛天之民

固亭名用調字子葵臞儒第桐七世孫也性好古學恬於勢利崇禎十七年國變悉焚棄其所為時文廢跡山水時年十三歲其後諸從昆弟稍出應舉翁有文譽泊然不以屑意陳老蓮世授嘗就之宿引為忘年友時從奚童出舍北沿海道南行登塗山嶺東望涕泗曼聲長歌歌曰曉登塗山頭沈寥

海氣秋天雞啼不歇月落潮聲流聞有神仙宅金宮白玉樓星槎會有便乘此恣遊遊聞者壯悲其志焉既而有中以奇禍者事解家益落乃日課園夫溉花培樹養魚馴鷗以自娛好劇飲不能多得酒釀熟則呼羣季共飲盡之初任天放晚更簡晦號固亭最厲然性終介直鄉里或相憚疾尋亦服其無宅自入國朝四十三年堅守一行嘗謂諸子曰先少師平鎮黔蜀幾二十載不妄戮無辜一人後當有盛者在汝輩乎然非吾望也國寵不可忘金吾公為是賁志以沒語畢泣下遺命以故冠衣歛曰吾得見先人宗寢配孺人祁氏忠敏公猶子考諱熊佳象孟光德曜處家有法固亭全隱高節祁有

文集二

李 越中徐氏重刊

助焉

論曰古之傳高士有矣要於守真履道能全其天非是散誕之徒弗貴也余向讀陽明別三子序其一為餘姚徐曰仁其二為山陰白洋之朱守忠蔡希顏今按府誌守忠諱節以進士監察御史巡按山東統兵勦賊卒於師即臞儒之孫固知其有自來矣固亭自承忠孝非隱者也而卒以高士著德之不孤乃必有偶其是之謂乎

祁慎原曰傳兩人直本一代風教使人不敢下筆

貞孝先生傳 丁丑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洵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

忠正公宗周發慎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懷報五朝犯顏
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戴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
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盞視膳家畜老
僕罷癯嘗令典謁遇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
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
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眾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
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字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一先
生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
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
採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易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

文集二

空

越中徐氏重刊

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
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既從公入南都見弘光政亂
力贊公歸里我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
藩魯藩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爲
利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得已
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爲愧既葬遂
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子咸來設奠副使王爾祿
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哭俱弗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
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爲我辭大夫若
違先訓墮初志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

鳳翔千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其坐卧戴山一
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憚仲升數輩外希復
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生復舉講會遂
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
子曰大父支千古聖學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巽遺命
葬下蔣水土淺薄有力可擇高阜改葬都御史贈蔭前堅辭
不獲則三世木主遺像並當題易國恩不可忘也若等第遵
人譜記憶大父絕粒無應舉無就吏安貧讀書養教子孫又
日生平操厲惟恐墮喪名節今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
吾終天痛葬大父墓道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居閩

文集二

空

越中徐氏重刊

聞未嘗有情容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
謁少年做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佛曰奈何爲此矜
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費約以時酬會徐
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後人無所得以
歸其婿曰爲我告徐君家故友某償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
文像託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卽負之登
絕巔如是一年無片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沒齒卧榻故假祁
氏病篤命起扶易曰豈可終于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
同門私諡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
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湯公斌屏

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嘆息而去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竝嘆嘉之然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唱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哉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亨而為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自比箕子之貞長採夷齊之蕨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張敬可先生曰當革命之日而先師父子致命守身天下稱山陰劉氏此氣運之盛也作者具君父心乃有此文
余金二公傳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余公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紹興會稽人兵部尚書煌之弟也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府縣公投版棄官歸魯藩莅越授禮部儀制主事遷郎中王師渡浙江尚書死義公避兵山中府縣逼令入見乃與疾城南待齊斧久之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且則乘耒與老農雜作海道同年生王天錫欲與話舊辭以疾天錫屏從者披帷突入公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為禮天錫執手勞苦方出門遽與婢子擔糞溉瓜嘆息而去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身不離城南一步疾革不藥日身二十年前死矣今何為哉遺令諸子裸葬吾分姑聽

汝曹志用松杉裁蔽形坎土令容棺勿求文士為銘狀康熙己酉年卒年六十五

金公諱廷韶字二如號越石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弘光立除知贛縣時南北岌岌而贛當五嶺衝民疲調繁公臨政一以保安百姓為急巡道于鉉守備許榮祖虐贛兵兵譁巡撫李永茂使監軍道劉廣胤慰諭至屈膝不聽公聞單騎至父老觀者以賢令君來爭其解息軍士亦雅敬令君遂罷去留都失守江西望風靡迎前南昌衛指揮鄒希賢賞招降文將達永茂廣胤公捕得痛杖之斷其足希賢曰大兵且至盍少寬公厲色罵曰負國賊汝何寬且使金廷韶為若賊得

文集二 越中徐氏重刊

豈復望生哉因請永茂必梟希賢首贛之迎否視此舉也永茂怯不從會隆武建號永茂憂去而翰林楊廷麟總制萬元吉聚兵於贛獲我朝招撫制使董作梅公并縛希賢送廷麟悉斬之廷麟元吉由此義公任以事先是廣西轉運五萬至贛為左良玉標官所要公欸宴諸標官而遣人舁鞘入庫至義帥起悉以五萬金出給餉由是兵食漸集守戰有緒而遠以爭張安事革職去張安者贛劇盜本姓名陳丹眾近萬號閩王總時隆武將出贛軍單盍都會應遼市安圖大用使二子奉表盛稱安淮陰諸葛也使得備宿衛前盜賊名必效死力於是授安副總兵號其兵隆武新營起應遼兵部左侍郎

監安軍二子授主事既而新營兵淫虐民日號哭奔告公公與應遴書日頃閣下建撫議欲假之以威敵不意養之以噍民也且張安辭色禮貌俱極猥鄙盜復可任緩急今民避難城中者既多又值糴貴保無激成他變閣下縱不惜民如國家何曾銜之又致書廷麟廷麟雖善其言不能禁於是眾皆怨曾氏圍其署應遴踰垣走而斃新營兵在城者百數十人安逞怒攻城公率民堅守至二十餘日始解已報陞吏部主事而應遴以喉民毆大臣殺禁軍馳奏竟革職時歲丙戌三月也都御史田闢守道彭期生及萬元吉皆上疏留不報民老幼扶道左號送塑像凡數十處公命毀之去頓後四月而

文集二

奎

越中徐氏重刊

閩事敗其冬十月王師克贛州廷麟元吉等死節而所謂隆武新營張安者兵竟潰叛去公聞南向泣日使臣言驗國之不幸也公事父至孝比頓歸父沒數旬錢塘之師亦潰於是痛傷家國嘔血羸尫麻冠大布去廬父塚歲時望朔先帝忌日必正冠服哭拜後遂披髮頭陀憔悴行吟家人縱跡多在海畔或時至城南與同年友余若水敘道舊故已復棄去著史論百餘篇題日不忠不孝覲顏天地爲大罪人因更號耻廬康熙丁巳年卒年五十四公年未三十鬚眉皓白兩目盲俚又二十餘年鬚盡枯斷海內高其風節與若水並稱日越中余金二先生焉

論日余金二公之幽貞苦節尙矣余公聞然滅其聲光而金公之蹟一見於令頓若伊人者誠濟變才非獨保民之賢令幸也以唐藩之恭德求賢士楊廷麟之開誠收眾思而未盡其用豈主臣朋友之相遇固若是難哉抑末流之運使然與外王父蜀菴陳先生嘗爲余道上虞徐漢官之義漢官名復儀亦崇禎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矢志奔躄山頭夜不抵舍父恐其爲豺虎所食每使人尋招不獲一日竟投空谷以死至性孤往風踈雲上使人夢寐之際往往相見徐君求死而得死與余金之求死而不即死其趨一也斯並所謂豪傑之士狂狷之選哉

文集二

奎

越中徐氏重刊

朱穎倩日起伏題繳俱合子長遺法論末聯綴徐君是蔚宗書中得意處

胡載歌日敘張安事絕勝通篇注意在此

翼明劉先生小傳 庚午

先生諱光世以字行紹興山陰人少有絕力恥言勢利初受知於于瀛長先生瀝及劉威北穆既受知於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尙書張煌言穆字公岸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尙書史可法知其才檄補應天副將時穎知紹興府見天下大亂東南必不免兵革募豪傑有氣節者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及先生爲之

魁轉運南都以三人從比歸薦先生及伯玉於誠意伯劉孔昭孔昭眾人遇也糧用乏絕念故人相善者乃往依穆穆雖為將家貧推食食先生且餉其友南都敗穆歸里與穎及鄭遵謙等謀守浙東慮紹興單弱不濟聞方國安有見兵數萬自盪國廣德東來令穆道諸暨迎之國安未至遵謙已起郡中署守通判張愮會稽令彭萬里皆死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王師不得渡魯藩監國以穎為都御史巡撫紹靈穆威北將軍伯爵受王之仁節度明年進威北侯穆用先生左軍都督先生在軍與士同甘苦營無餘糧戰必先登諸營兵不敢與威北左營兵抗方國安每欲誘

文集二

卷 越中徐氏重刊

致先生先生不肯穆子九短而悍有胆義父守上海時大盜畢崑陽繫獄崑陽徽人也善用鎗世傳畢家鎗無敵九慕之日賂守者飯崑陽一年不怠崑陽出遂授九鎗法九嘗與父較鎗父不及也先生在南都九以私錢給先生及兵起戰於清風岡死焉先生憤渡江無期致賤於穎陳時事得失江上敗穎歸金壇穆及遵謙入海遵謙尋為鄭彩所殺穆病死先生晦跡家居明年王翊起四明聞其宿將具禮來聘辭不赴翊募死士纂取先生友人為質先生往以母老力辭其後張名振張煌言以鄭森兵入舟山浮海往見江上之役名振雅敬先生煌言前募兵平岡亦善先生至是名振沒煌言固欲

留之先生歸杜門教授年八十二終於家煌言死杭州從者顧水羅子木

跋曰重山董先生為余言越中忠義果敢之士至崇禎之末尤盛餘姚則有邵應斗朱坦之皆以胆力聞見稱於于瀛長穎後應斗為熊司馬參將戰喬司有功坦之好結客傾貲財兩人並與翼明交雄武相向也府治石獅子累千鈞坦之手兩曳之以行卒以被誣死俗吏瀛長聞坦之下獄趣吏印玉以信牌召之起晨至昏躡蹻走二百里叩姚江城入坦之已死玉大恨瀛長下教切責令比兵起玉帥掾史壯士數十人投劉穆及穆子九同死于清風岡

文集二

卷 越中徐氏重刊

李恕谷日一傳并綴數人賓主歷然結尾津津於子木印玉是史家微意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閻應元字麗亨其先紹興人四世祖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而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江盜百艘乘潮闖入將薄城會知縣去攝旁邑篆丞簿選悞男女竄奔應元帶弓韃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從者千人苦無械又持竹行呼曰事急矣從我人假一竿於是出列江岸堵牆林立應元往來馳射發矢輒殪賊賊連斃三氣滿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微

巡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行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
廣東英德縣主簿陳明遇代爲尉應元母病未行會國變將
家僑縣東砂山乙酉五月豫王入南京分遣貝勒及他將畧
定府州縣守臣或降或走旬月之間下京口以南名城大縣
百數閩六月朔江陰諸生許用德縣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
拜哭聚者萬人欲奉陳明遇爲城主死守辭曰吾智勇不如
閩君請從閩君夜遣騎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
夜馳入城時城中戶纔及萬兵不滿千應元料尺籍治樓櫓
令戶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魯化龍所製火藥
器貯堞樓勸輸富人出金粟布帛他物皆聽國子上舍程璧
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膺集于是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九
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縑粟麥豆萬石宅酒醋
鹽鐵芻藁稱是乃分門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
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守北門總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
圍合大軍傅城下者十萬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
上人城上人發礮礮機弩傷大軍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城垣
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階垣
北城穿于城內加築堅壘一夜而就又乘月黑束藁爲人持
炬立陣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呼譟若將縋城聲大軍驚矢
發雨注比旦獲矢數萬又遣壯士夜出砍營縱火大軍相蹂

文集二

堯

越中徐氏重刊

踐自殺死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劉良佐擁騎至城下
呼曰吾與閩君雅故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遙語弘光已走
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余明朝一典史尙知大
義將軍爵五等膺重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士民乎
良佐慙無言應元顧身面蒼微髡用軍倉卒嚴明犯法輒貫
耳鞭笞然厚賞子親爲傷者裹創死視殮醢醢稱軍人曰好
弟兄不呼名陳明遇善附循每巡城相勞苦至流涕以故兩
人名位卑輕而率一城士庶共犯國難至死不貳貝勒連破
蘇松益兵來攻江陰而縛降將跪城下涕泗說降應元罵而
麾之又令斬四門首事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第斬吾頭
何事多言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許用
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謳者曼聲歌之與刁斗笳吹相雜竟
三夜罷貝勒覘知無意降募死士重鎧梯衝急攻礮震百里
城中巷哭應元登陴慷慨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午有紅光如
綫起土橋射城西大軍從煙霧中騰而登城遂陷應元率死
士百人馳突出入巷戰所當殺傷百千及門閉度不免踴
身赴前湖水不沒頂被禽劉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
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一死耳見貝勒兀立不
屈刺其脛踏地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已
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

文集二

辛

越中徐氏重刊

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亦五六萬屍枕籍街巷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遇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重創手握刀僵立壁旁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余弱冠卽聞闔典史比讀家子湘傳使人脫然忘死生子湘得狀于江陰黃唏唏坐其父毓祺兄弟四人並收沒爲奴鄉人斂金贖出之行丐南歸家口盡亡以通經授徒毘陵年七十餘幅巾白布袍終身旣狀應元又作先府君行畧惜未之見毓祺字介之諸生立名崇禎間甲申聞國變痛心嘔血遂類中風狂走結客蹈海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

文集二

主

越中徐氏重刊

遺民與石頭之句後變姓名轉側江淮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以是得禍死獄中毓祺旣江陰人宜與應元同在圍城者于湘傳唏妻黃烈婦周氏牽連書及不直敘毓祺唏事因有忌諱隱約其文不知遺民之頑自古有之今不啻三紀矣會當發忠義之幽光况如應元者非守土而殉義一典史酬三百年愛民養士之恩令翩翩科舉出身都重祿者當之俯首含愧不復能仰視固與王所亟賞也仁和馮山公以睢陽擬江陰而進陳明遇之義于許遠其里字不載蓋狀中闕云

宦者王永壽傳

會稽董先生有宦者王永壽傳意不在永壽也其傳曰永壽

燕人天啟中不附魏忠賢懿安張皇后嘗問外庭事以楊璉左光斗等死狀告后爲之不豫者累月熹宗崩議所立后意屬信王甚堅命永壽宣于朝帝旣卽位誅忠賢斥諸宦官在內者永壽亦引退崇禎五六年宦官復稍稍用永壽得事帝京師陷傳旨後宮自裁皇后周氏以下使宮監還報謝恩如禮獨長公主幼未奉詔帝怒手砍其臂折仆地而永壽方從張皇后宮至跪白曰懿安皇后亦縊崩矣帝喜徑走煤山先是忠賢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熹宗爲貴妃至是賊入日吾天啟張皇后也賊不敢犯及賊敗任挾宮中寶賄偕一少年出都歲餘費其所挾空悲語于人遂聞于官傳送京師京師

文集二

主

越中徐氏重刊

人謂張皇后不死驚惋聚觀永壽適在眾中見曰此任貴妃何爲者手指之喃喃不止妃亦識永壽泣下面頰閉目不語言永壽去爲僧往來西山中邵廷采曰古寺人緜衣之職周官冢宰統治之其人固有良有不良自秦二世委轡至東漢及唐禍烈矣然漢有呂強唐有張承業宋有羅鏡明有金英王安而終之以王承恩之死節不必盡杜勳社之秩也嘗讀唐書德宗母后沈氏以東都再沒失其所在德宗立而求之其時高力士之女自詭爲后迎入大內力士子辨其非德宗勿罪曰吾寧受百圍冀得一眞竟不得舊史載莊烈之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令自裁倉卒不得達及兩宮

崩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今見
永壽傳始知后殉義不在周后下國雖亡一代之名教完矣
任事與高類而任罪太后之在熹宗朝其賢明何如者豈其
臨難不決至失身流落閭里蒙垢哉當時永壽不致辨蓋不
忍見遺妃淪沒而身對簿染流俗之污議也其往來西山與
陵寢相近志亦足悲矣施自西爲盱眙丞時語余有故太監
某者年九十餘逸其姓僧服守祖陵旁月日展掃堂墀焚紙
錢叩頭鳴哀亦永壽風節云董先生名瑒字叔迪號無休手
輯蕺山先生文錄劉門誠意慎獨之學多所發明焉

文集二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二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姚江孫氏世傳

餘姚人物之盛自憲孝武三朝始其著姓多莫盛于孫王謝而孫氏尤盛孫氏自燧及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茂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為當代宗臣燧字德成號一川其先業農居梅川鄉弘治六年燧第進士入居縣城初仕刑部主事累陞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時寧王宸濠久蓄異志外結羣盜內通權佞冀移天祚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用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嘆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攜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二僮入南昌南昌已洶洶巡撫紀綱之僕皆藩邸伏奸胡世盜揭濠逮詔獄下江撫覆奏力為滯雪不死燧潛謀默慮託禦他寇城進賢南康瑞州奏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州犄角九江當湖衝請重兵備權兼顧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窳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督六縣又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濠黨凌十

一閱廿四等流劫鄱陽燧與按察使許達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走匿濠林墓中濠恐致書陸完請急去燧燧亦言濠必反疏七上盡為中途邀截屢疏自劾乞休不允積憂累瘁

髭髮盡白正德十四年六月濠生日置宴次日各官入謝濠

立露臺大言曰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燧憤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事已至此我往南京汝當從駕燧張目直視大罵武士縛燧以銅錐折其臂許達奮起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燧顧達曰恨不從公言先發今乃受制于人然賊滅自不久吾臂可折吾目亦可抉也與達俱就害惠民門外然賊竟以燧先備速敗起時大索城中兵器弗得又所在多有官司遙應者禁不發其後餘賊走安義守兵遮擊盡獲湖廣浙江則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王文成謂諸將曰吾輩徼國家靈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寵告廟飲至寧可忘孫公成勞遣吏護其喪歸越子堪墀陞聞報挺戈赴難道遇露布乃迎喪廣信會上親征駐南京文成親檻宸濠取道浙河東下檻車與燧靈車先後相比堪兄弟幾欲手斧濠濠仰首謂監者曰孫都御史視亦至此耶左右對孫都堂三子徒跣奔走在近不審何為濠謂監者速掉舟無以我故傷孝子心壞朝廷法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祠祀江西敘堪錦衣千戶世襲堪第武進士第一歷官都督子孫世籍京衛墀尚寶司卿墀孫如游天啟初大學士陸字志高號季泉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累官編修國子祭酒禮吏二部侍郎終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恪為

人孝友純篤痛父死國終身勿治家慶手不書空字不爲人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或偶不怡輒伏跪不起事伯兄如父事無巨細咨稟而行坐必侍側沒身不衰爲文宗兩漢詩宗工部必關倫教每以民生水旱盜賊形之詩歌風當事者勅諸子以剛方名節尤篤友生同年韓修撰應龍早卒撫保其孤華州王官諭惟禎死于地震收其文序而鑄之生平無嗜好一介之細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初出嚴嵩門嵩專政特自吏部乞徙而南天下高其風節云五子鑰銜錄鑛惟少者爲貢士逸其名鑰字文中嘉靖丙辰進士官兵部主事世宗齋居近習頗預政鑰抗疏引趙高林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靈素爲戒大學士徐階見而悸曰是禍且烈不在一人乃移疾歸隆慶初歷光祿卿張居正奪情留相耻與同朝復請告萬曆二十年爲吏部尙書明年以京察罷先是京察去留先白閣臣鑰及考功郎中趙南星力矯其弊王錫爵不悅于是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稽勳員外虞滄熙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劾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鑰奏言滄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廷任西事有功尙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味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而南星竟調外滄熙等並罷鑰乞休

不許復奏日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舉朝論救皆被謫明年吏部尙書陳有年又以會推閣臣列舊輔王家屏名失上意去位錫爵語顧憲成曰當今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憲成斥歸講學于東林天下趨之沈一貫繼

文集三

四

越中徐氏重刊

相以才名自負持權求勝政府清議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方正之不容自鑰爲吏部掌京察始也先鑰長吏部者平湖陸光祖代鑰者有年鑰同縣士並以不得其職去由是浙江三賢太宰之名震天下鑰三子如法如洵銜字文和嘉靖己酉鄉試第一癸丑進士庶吉士直經筵講違弼之義上爲之前席聳聽累官國子祭酒禮部侍郎銜于兄弟中最警敏畢讀中祕書尤精易義年四十一而卒祿用未竟士林嗟之子如江銜字文秉隆慶戊辰進士由長垣知縣召拜御史督學廣東歷江西河南按察布政使終太僕卿性行質良所至多惠政鑰字文融號月峯萬曆甲戌南宮第一授職方主事調考

功癸未掌選拔鄒元標于戍所甲申晉太常卿以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大軍時援朝鮮與日本鏖戰海外自登萊轉餉不
絕進防海圖言闕白翼緩我帥請封請貢堂堂天朝豈宜示
弱小腆臣與參末議主戰不主和無墮賊謀乃可威鎮百蠻
晉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議留倭使小西飛與本兵石星忤又
督大帥董一元乘雪搗倭巢勦戮叛卒斬妖人劉天緒等先
幾制變風威大行終南京兵部尙書生平研慮盡注古詩文
文祖北地李夢陽心追左馬而力不至韓歐以根底六經稍
遜于古人蓋其時荊州遵巖之大家何李王李之秦漢兩宗
迭興迭廢而月峯推揚餘瀾選言紀事歸于百鍊精卓實爲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學古楷式其後宦成退居月山數年乃與同縣葉六桐憲祖
管徵士宗聖賦詩談道徵士徐進以致知慎獨之說月峯喜
復書曰此理深非造次可答向嗜讀左國史漢百家等書今
先生爲我洗盡矣其晚年游息進德如此如法號俟居萬曆
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皇三子生神宗欲封其母鄭氏爲貴
妃而皇長子之母王恭妃位號不進如法抗疏不封恭妃必
不可先封鄭妃請亟立皇太子以定國本然後再議二妃之
封貶潮陽典史光宗嗣位子有聞赴闕頌贈光祿卿如游字
景賢萬曆乙未進士累陞禮部尙書光宗卽位遵遺詔欲封
貴妃鄭氏爲皇后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
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
聞倡議于生前而顧傳詔于崩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
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聖躬恩典尙爾有待而顧令不屬毛
離異者得毋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
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將爲盛代典禮之
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
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
奉命從之又論封李選侍爲貴妃上不豫大臣候御榻前選
侍要挾太子欲封皇后如游諾以次第舉行尋大漸未得再

文集三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命而止熹宗立晉東閣大學士在位未久聲名稍減于前卒
贈太子太保諡文恭如証字一之萬曆辛卯舉人歷仕壽昌
教諭萬州知州鞏昌同知少負雋才傲睨一世流風逸韻鄉
黨多有傳道之者四子仲應楫惟舟質行好學收麥于薊直
大兵至楊村死焉應楫子復乾流寓通州有二子在通州如
洵號木山萬曆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疑獄釋殊死二十
餘人晉員外郎決意終養母年踰百歲致毀廬墓有雙鶴巢
其塚補工部出守池州訟者以情理曉譬民多格化親督驍
健獲江盜盛長等威惠大著遷山東副使陞叅政備兵濟寧
爲人純誠質行年七十七終于家嘉績字碩膚文恭公之孫

崇禎丁丑進士授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執不可因侍上觀德殿閱軍器讒之下獄學士黃道周時亦下獄襍被藥裹俱不得入嘉績推服用奉之甚謹且從受易會諸生徐仲吉上書頌道周上益怒察諸臣與道周通者同獄文震亨等各詞辨嘉績獨曰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美之何足諱乎清獄詔下因刑部尙書徐石麒得出起九江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王師渡浙江郡邑望風降附嘉績置酒觴其族人泣曰吾族受累朝厚恩寧忍違背之耶卽以是日招鄉市得數百人西赴錢江而同縣熊汝霖甯波錢肅樂亦至故臣遺士稍稍來集歷官左僉都御

文集三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史東閣大學士從亾海外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於舟山臨絕謂汝霖曰吾恨幸全要領不獲從文山往死柴市初葬張信墓道南後四十年其孫訥渡海起襯反葬燭湖邵廷采曰采太母孫諸生惟舟君女述孫氏家世小大畢詳忠烈殉難三子奉母夫人極歡惟枕席入內則痛裂涕泗一日召舞師演宸濠新劇命悉情狀無隱嫌至武士出帳銅錐拆臂母夫人痛而入舉家皆哭已出廳事縛優孟宸濠者榜之四十而錫以金錢於乎忠烈之爲忠三子之爲孝至矣宜其大啟後昆與國咸休奕代若斯之炳蔚也侯執蒲譏月峯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余觀月峯督遼疏稿籌畫邊計事後當

成敗皆驗好事之論盡可憑哉碩膚不辭螳臂超然成敗利鈍之表假若宋史之存二王之人也陸張比烈宜不虛也甯波萬氏世傳

浙河東有世臣曰甯波萬氏始家鄞由武毅將軍鍾鍾之父明威將軍斌定遠人從明高皇帝起濠梁克滁和眞三城守滁從定中原與副將軍常遇春出塞死渾河鍾累立功西南世襲靈波衛指揮僉事拒靖難師復死之子武嗣好經史永樂六年從征交趾戰沒檀江舍無子弟及射龍將軍文率舟師禦倭次桃渚雙炬漸逼發矢落其一炬颺作將軍溺焉土人神之號曰射龍武年二十三文二十二文沒後五月而生

文集三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子全母吳與姑曹如陳咸弱歲保孤而文之女兄義顯亦終身不嫁共持門戶當是時家無壯男四忠統祚幾中絕靈人靡不憐矜而奇其三節一義日後宜大昌全長果特立養盡孝祭盡哀作宗譜明世系一平閩括三破烏夷講切經史不衰傳子僖僖傳椿恪共先職皆好經史竝稱儒將椿生表字民望少孤至孝以世職中正德庚辰武進士晉都指揮累任運漕叅將廣西副總兵淮安總兵僉書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再督漕興革利病賑饑民釐營伍絕饑守中官之干請懲魏國悍弁之干紀者風采肅然嘉靖中倭人內侵東南騷動時在告謂必誘斬汪直寇可平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其後胡

宗憲卒用洲致直在浙閩時倭猝犯杭州撫臣巡海無備亟
選僧兵數百使女夫吳指揮懋宣統以出大破之及僉書中
府蘇松告急散家財募兵進猝遇賊于婁門身中流矢裹創
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斗餘與子書曰家世戰功死
王事獨身持文墨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生平
與龍溪緒山荆川念菴東郭心齋講文成之學所至士大夫
問者無不意滿去稱鹿園先生萬氏之大自鹿園始年五十
九自是子達甫年七十三孫邦孚七十五代有壽者亦自鹿
園始達甫偕庶長兄謙甫厲志問學受業龍溪緒山累官廣
州參將軍民畏懷邦孚號瑞巖運漕有功僉書山東都司督
踐更入衛直三殿災傳旨毀五鳳樓保承運庫力持樓國家
象魏不可毀請撤小屋塗大屋卒兩得全倭薄釜山拜游擊
將軍率龍江營水師赴援守鴨綠江轉餉不絕大軍須以全
濟累陞狼山副總兵會改通州城爲大塚瘞散骨州人感泣
總兵福建一稟前戚少保約束島民失風入境者撫軍欲掠
以爲賊持不可悉遣之暮年歸與鄉耆俊雅歌荖枰以壽終
生梅菴先生諱泰字履安崇禎丙子舉人與陸文虎黃梨洲
晦木劉瑞當王玄趾同學于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
及文虎自甬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無不倒屣傾接東江之
役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

文集三

九 越中徐氏重刊

至于甯郡勸司分削皆避勞怨則獨任之大兵渡浙皆改易
頭面其故爲舉人者起赴公車先生獨不行臥病三載炊烟
坐絕猶能以奇計出朋友于厄事具世紀自丙戌謝棄文字
凡廟堂著作坊瓦摹勒一不以寄目有傳吳霞舟遺稿來自
海外者漫漶漏奪則摩挲諦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過異
時經遊之地荒臺天末傍徨不能去其標尙如此順治十四
年度嶺歸舟下南安同年生毛汧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
爲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遂病竟以其冬十月卒年
六十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斯年字祖繩從錢忠介公
學爲制義忠介死海外收其文爲之立嗣晚從道士郎堯生
遊悅其立門運氣之術自謂有得年七十七終于五河子言
官舍斯大字充宗精經學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
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無由悟傳註之失其論
歷法日商周改月改時子丑寅皆陽月春月三正迭用並爲
年始然敬授人時終不若建寅爲正孔子欲行夏時呂不韋
亦知此意見周已滅亡俟天下一統將用夏正秦政得志遂
因月令更正朔時月一從夏時之舊但以十月爲年始非不
韋本意夫建亥純陰冬先乎春且于三正之義何取也商周
之書分至皆不繫時夫分至者四時之中如堯典殷仲春正
仲夏是也若以周正紀則二至當在春秋二分當在冬夏聖

文集三

十 越中徐氏重刊

人第以干支物候著令于民使赴功趨事而不綴以春秋分
冬夏至之文見正朔雖更分至啟閉之序固不可紊也漢武
造太初歷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
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論郊社曰郊唯日至一禮
祈穀不名郊魯僭日至之郊故孟獻子啟螿而郊之言爲國
諱僭託于祈穀以輕其事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夫周
正孟春夏十一月也此僭日至之郊之證也郊大報天主日
社祭土主陰氣主月別有春朝秋夕王宮夜明之禮以祭日
月此禮之同而異者也春秋傳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掩
日則日食社爲陰而主月故伐鼓以責之此祭地主月之證

文集三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公子太廟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祀周公則不追所自
出也謂魯禘文王誣矣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
與曰魯雖僭禮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
制亦有諸侯禘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指魯禘非謂周禘然
也他言宗法喪服昭穆皆糾闡前人未發初輯春秋二百四
十卷燼于火復輯絕筆于昭公臨沒以季武子立後一事未
定爲念其嗜學乃爾自周衰百家放言遺秦焚書漢武始立
博士治後石渠虎觀各以家法誦說授受莫能歸一宋儒繼
起欲以精微之理該洽典文入明以來科舉之學盛守一先
生箋傳但有講章而無經術荒蕪蔽聖人本指充宗潛思強力
綜覽精貫不索異不守同必衷至當于是大經之義晦久復
明旣承先澤守身完璞攜一子教授浙河東西二十年宿儒
名公爭來就質其爲人剛毅見有不可義形于色匍匐急難
悉其心力如葬張蒼水于南屏陸文虎兩世大棺皆人所不
能爲者事具遺民傳年五十一斯同字季野有史才詔修明
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嘗補二十一史世表五十四卷朝
士奇之兄子言字貞一先在史館七年出知五河季野踵其
事子父一手橐本粗定儒林寶貴焉

文集三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論曰浙東以文章忠孝保國之寵者無盛于姚江之孫而碩
膚先生以死繼之其次則盛于甬中之萬而悔菴先生以隱

承之雖迹行不同歸于不忘君祖可謂無忝所生矣衛所之制井田府兵遺意也古者公卿卽爲將帥晉文謀帥亦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後世任武力則背違老成修儒雅則濶迂經濟絳灌隨陸之不相合并也久矣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萬氏起軍衛而理學志節醞釀三百年之長文武不異其趨而晦見各伸其用故爲世家宜哉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先生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濂洛證本六經不爲詞章訓詁漸溺

文集三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居父母喪兄弟結廬塚旁六年巡按御史上其事旌馮家貧卻餽一日與忠節講學向晡蒼頭始持豆麵作羹泊如也天啟中魏忠賢用事黨禍大作故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被逮時忠節贊大學士高陽孫承宗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樞敢望逢一介善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

下平孫公覽書卽具疏請入朝而陳軍事將爲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懼夜遶御床而泣馳詔止之時光斗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酷追無以應光斗故爲三輔屯田使督學畿內有遺愛多門下生先生因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行義助垂集三人相繼拷死當是時京城衢巷皆邏按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戶先生殊慷慨靡顧身家經紀喪殮禍亦卒弗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臺諫交章推舉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兵部尙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秦晉已陷李自成將

文集三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通都城先生攜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峰姻宗門士依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面擾攘獨山中弦歌俎豆恩教洋溢寇賊莫敢犯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餘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蘇門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兼山堂觀玩易象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其所詣傾懷提告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鄉耕夫攸人亦知崇敬釀成花放鄰村爭遣車驢相迎兒童歡喜曰我先生也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士大夫弔哭屬路耕市哀廢督學檄府縣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子孫

甥壻數十人俱遵教誨進止揖讓著有成度孫淦壬戌進士
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先生學以慎獨爲宗于人倫日用體
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
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唯騰
口說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多爲世之紛曉爭朱王者下砭也
著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
見海內稱孫徵君或稱夏峰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聲苑解齊上人爲禪坐二十二遇
遠道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喜讀龍溪語錄及
張子節論語頌諸書泊癸丑客嘉興侍施約菴先生爲言河

文集三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北孫徵君當代眞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
識儒佛之分伏而讀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爲支離故陽明
當藥之以虛陽明之後流爲佛老在今日當藥之以實損益
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北方學者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
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污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
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踪王氏河
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竊怪學人訾論陽明干口傳合甚乃薄
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論世道厲於乎其自顧何如
也彭方濂修撰湯潛菴語類一編其中扶擁文成不遺餘
力蓋得于徵君之澤居多云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
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竝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
交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蕺山劉子
誠意慎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爲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
諸生而忠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
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得賜葬
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
而爲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
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

文集三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濠親王戮社例以錐錐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
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筆
所頭年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
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
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
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
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
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
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鍼起
欲用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亡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啟蕺山書深研默究以爲世知蕺山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日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卽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一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所發孰

文集三

七

越中徐氏重刊

爲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卻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日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歛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中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日

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卽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卽意意非念也氣卽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節要握先生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爲學不名一家苦身焦思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家仇

文集三

六

越中徐氏重刊

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蕺山然竟崇禎世一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蕺山夢奠擔簦避寇匿影憂讒海陲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歷句股壬遁夙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嘏諛楛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臯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兩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鹽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前上爲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本蕺山先生倡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薦固辭老病有司

承詔取所論著資稗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爲生墳于先公墓畔論以死後次日昇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七七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幡槩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

文集三

九 越中徐氏重刊

門人鑿張超谷置屍于中人入視其顛骨重于常人尙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爲其子者從之與曰奚爲其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鑿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

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肯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來格來享欺僞雜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尙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于做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葬化安山朔鄭寒邨先生文立石捧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歷待訪錄宋史補遺冬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青川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慟哭記汰存錄思舊錄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腳錄姚江文畧姚江遺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假如回回歷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約置壙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錢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蒙難封太僕卿鯤溟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敦匠事冒暑重趺道諸暨購美檀歸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教迄于成立崇禎庚辰充解南糧連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黃巖告羅值遇禁嚴謀于王巖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

寅晦木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
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
祭戴家山闔門爲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
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葆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潛居
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黃氏他
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
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絕著述文
章大者羽翼經傳細述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
度象數等書望而不敢卽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海而理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學宗蕺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
遭運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
典墳洎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辟徵迄不爲名所累
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
歸不用棺槨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
謂其毀滅喪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
焉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史先生諱標字顯臣餘姚人求如沈先生弟子也沈先生紹
陽明之學高明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悟欲羅致之沈先

生不肯日吾是儒者戶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
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不敢強乃歸與管霞標史子虛子
復三先生建姚江書院于半霖從遊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
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同縣張廷賓
客卿深契其旨而顯臣先生英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請
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丙戌
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
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詣沈史諸先生既沒嗣主書院者
仁甫韓子吾之俞子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二子相繼逝舊人
淪散于是同里後學邵廷采及先生門人合同同志連名奏箋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
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
者翕然庚午之春安邑康侯如璉宰餘姚親詣書院講學先
生稱說宗旨大闡文成之教尋尼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
榻前來問津津提告神氣愈勃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
排耶譬操舟入海但將舵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時癸酉十一月也學識超邁而言動守規矩居家
應事不隨不激引遇後進一以純誠于書院創承始終畢力
順治初與莫維鄭子共肩營立之勞洎乎末年遂主院會談
于利欲勇于任道流風餘澤姚人士至今思之

東池董無休先生傳

先生諱瑞生字叔迪更諱瑒號無休其先自廣川徙高郵明初董旺以軍功除紹興衛守禦遂為紹興會稽人十傳至考諱用時字公權載郡志理學傳兄期生崇禎癸酉舉人官淮安知府先生五歲而孤輒痛父卻飲食七歲畢讀五經十歲能文自幼厲志不慕華衣膏膳母喪勺水不入口五日隔內斷暈致毀篤疾三年其友諸九徵稱曰叔迪今之孝子也已出後從叔父存養沒葬祭一視所生三黨咸歎為人後者有如是乎陳臥子司理紹興見先生文以為絕倫時許都始亂東陽錢江騷動先生研極兵事讀有用之書與陸章之錢仲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匡劉翼明為生死交既國變遂棄舉子業斷髮假緇衣簪錄戴山劉子全書誡其子學在居敬能守曲禮由是而之程朱之門不遠矣作記日書念過與人譜一編表裏自戴山完節後證人之會不舉者二十年先生謂道不可一日不明後生今日不幸失先民餘教出處輕而議論薄由學會之廢也善繼述戴山志事者亟舉學會復請戴山高第弟子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諸前輩集古小學敷揚程朱王劉家法于是餘姚黃梨洲晦木華亭蔣大鴻蕭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值督學使者按越下縣會者近千人越中士習復蒸蒸起矣向學之情老而彌篤告學者以體解必全守身經世

西棹金陵訪王元倬孝廉南度嶺則順德陳元孝南海屈大均莫不束芻投紵往來惠好而義烏金公絢為平南王掾與焉每相與語未嘗不至夜分也萊陽姜實節葬其父如農給諫宣城守墓在近時過先生司寇蔚州魏庸齋將以先生名與關西李中孚同薦知其不可致乃止晚歲迎翼明館于家徜徉蘭亭禹穴間課授諸孫步趨唯諾舉有禮度所居郡城東池學者稱東池先生年七十八考終子二人良櫛武進士副總兵良挺諸生奉命蹤故人淮上歸途聞訃沿道哭泣勺水不進比到家門卒于舟中聞者哀之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世獨董先生伏守故廬殘書歛硯心喪疏食殷殷以佑啟後賢為意康熙甲寅避寇入郡始謁先生詔以既宗戴山之人不可不知戴山之學後數年負笈喜讀全書見其楷書詳注條分眉列惟恐有失師門之真其莊慎如此兵事向宗俞戚俞師閩人趙本學余得本學陣圖二卷來自先生此可以儒者成轍拘哉今先生亡未二十年欲訪王劉道源同異及甲申乙酉間逸事而越中耆老無復存者東池修竹之澗令人每念而涕零也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乙酉夏讀書會稽龍眉山許子巨山客留郡城能仁

寺闕一載矣余生平未之識也一日介余友劉君子志委作尊人藩臺公家傳將溯流從余山中時繁暑子志爲余辭以仲秋相見而聞巨山期余甚迫余心亦未嘗一日忘巨山比八月下旬尋子志約則日巨山先一日死矣余馳而走之野哭之慟於乎巨山吾死友也死友之孝思不可負况公遺愛在越其靈爽異于他賢不以余布衣之言鄙遺因感慨欲獻拜成公傳惜不及巨山生時示之面咨公居常細大事以爲恨余終負巨山也夫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公諱弘勳字元功其先鳳陽五河人明洪武中始祖諱定以軍功授指揮使守遼陽遂爲遼陽人終明世襲指揮職而公王父諱惟曾折節學問爲博士弟子考諱爾顯字耀寰官至都督同知初從平南王尙可喜攻取五島航海歸命陞一等阿思哈哈番從攻中後前屯二城加拖沙喇哈番又從征廣東功陞精奇尼哈番子孫世襲都督爲將善機變有威重當李定國陷桂林定南王死節其兵疾如風雨柳州守將全節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走廣東定國進陷柳州平樂梧州胡一青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出自山谷環應定國定國北敗敬謹親王于衡州明年遂至肇慶時都督守肇慶內外隔絕定國泄城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爲牆置木

柵挨牌藏鳥鎗以拒內兵陰穴地道城中洶懼都督亦墜濠城中以待縋城奔梯隨方拒禦會郝尙久反潮州東西擾亂靖南王耿繼茂分兵屯三水備尙久而可喜救肇慶閱月定國解圍去事平論功都督爲最都督生五子其三即公公性平恕喜讀書懷經世大畧循理處善不事細苛十三歲爲諸生甲辰康熙三年以父廕授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平反斬盜之誣服者三十餘人力請之尙書盡得宥釋乙巳陞兵部車駕司郎中定勳合則注明時地遠近支發夫騎多寡之數宿弊革清戊申陞知順寧府順寧窮邊無縣郭外皆獯獯堡寨性嗜鬪殺公至宣布威恩簡刑清政以善化導持月之間吏相向勸曰使君兒女撫我又雲南藩下人依威凌橫民無控告公上白藩府請如律便宜收案由是稍戢戾成都督疾終廣東奔喪民遮道扶攜送公癸丑服闋補紹興府始到解去前政繁密專務寧息日與客登卧龍山亭飲酒種花明年耿精忠反福州浙東羣盜並起延及紹界其年七月諸暨嵎縣之盜合數萬眾直犯郡城公聞賊且至去太守冠服服短褐持尺刀周視城垣亟毀負郭民房撤濠中木筏列砲石城上塞東南稽山門防賊闖入乃挑保甲鑄戟劍立什伍親教止齊步伐婦女聽出入毋過人有定志賊至則挺身先上麗譙民競持仗不呼而集亦且數萬公命紳士分門登陴絡繹警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察乃歷巡各塚均給餐飯人人歡呼咸願死守賊至稽山門
知有備轉攻常禧門何守備戰于班竹菴不利而退賊遂圍
城時鎮將玩寇方合婚置酒張樂公毅然曰古太守任兼文
武我當受難乃出家丁及民壯合數百人分兩道而出斬首
百餘級賊益蜂集勢危甚公身督戰臨矢石眾爭進塵賊賊
屍橫野移柵五雲門縱火燒民舍烟焰迷日奸宄有謀以城
應遂欲劫掠富室公命戶選壯者拔刀操門晝則與賊夜難
炬止行者違禁突出用賊謀論羣黨因不得逞而是時城門
驟閉米價頓貴乃命殷戶各卽本坊行賑更發帑金市米減
價平糴城中賴以全活次日賊雲梯攻五雲門幾入公率壯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士啟門出戰賊矛如蝟砲雷震公率藤牌陳勝等左右翼擊
自辰至未凡數合賊披靡追至五里舖而還賊猶收餘眾攻
圍公連日接戰寢飯俱廢者四晝夜十七日會城援兵至始
解圍遁而援兵宣言賊已入城欲放掠公力爭不可日紹民
爲朝廷城守盡忠城中安得賊窺殺太守勿負吾民也至長
跪以百口爲一郡請命且出家財椎犒竟得盜釋民老幼號
泣日始出我于寇旣出我于兵我父母也立保越碑紀公德
八月郡兵束討上虞餘姚擣大嵐山公慮破賊日山民橫罹
鋒似乃隨軍親行先遣人持榜曉賊賊亦感泣日罪死不赦
必明府親至乃敢降軍吏羣自止公公弗聽從二僮單騎抵

賊營反覆開臂大嵐之絕頂日石窗日過雲過雲之巔有雲
南雲北寺日杖錫飛鳥望崖而返賊憑之爲老巢公皆歷之
其渠長羅拜獻漿飯公南向坐食飽則出賊相顧心折明府
神人也不往乃非我盡燒營皆領眾隨出師未踰月大嵐以
平遂經營新嵎之寇冬月偕滿參將由仙巖取道進攻長嶺
連破長樂太平開原蔡灣諸砦賊勢大衰至挂門山班師計
陣斬及生致僞文武官各數十人賊首數千級獲軍資刀械
無算公輒慨赤子蹈水火列榜招諭降其餘眾萬餘新嵎悉
平而前所遺僚屬分將西擊蕭諸羣寇者亦皆克捷入邑奏
靈宇焉是時武定相國李公芝芳開府衢州總制閩浙上公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翦寇恤民恩積乙卯陞浙江按察副使分守紹寧公以四境
粗定民冀休安治以無事乃修濬亭池種花如故而李公調
公軍前籌措兵食處以賓友之禮公感其誼知無不爲時收
復台處溫金旁邑婦女離散或爲亂兵所掠牽號顛踣千里
相望公請于李公爲出官俸求贖尋其父夫具符傳遣之又
設粥廠數十區分賑流餓及于明年春麥耕者復業民乃得
濟又軍興行五凌鑿民庶動以通賊爲辭守把以下斬級積
勞多見遺抑公悉爲白請制府嚴敕詳錄李公恩化大行已
未奔祖母丁太夫人喪廣東迎殯紹興郭外遂寓家于紹積
書至數萬卷分數十麓牙籤展校每至丙夜然惟講求古今

人物治亂典章承革師其大意要于時務可行汲汲論交無
間門地舊治有請以客禮見者灑屣迎之未嘗辭也最喜劉
生士林子志曰君當勉卒景行毋墮戴山貞孝兩先生遺教
癸亥補福建按察副使分巡延建上游四郡率墾山爲田無
畝分號數貧粥田者不能除籍代富家輸糧當役莫之伸理
公至下其事于縣悉行更正又建灘舟中流劫求盜不獲捕
城至省會數百里時被其害公謂盜必勾通船戶著令船必
編號明註船戶居籍小票客子姓名及雇船時日所到地界
牙家清簿繳覆建灘遂無盜警甲子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總
理糧儲鹽驛諸務驛路清治糴米四十餘萬石草料一百餘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萬束並蠲除耗贈均一支收秦中稱其廉平丁卯陞雲南按
察使滇中前受藩下人威虐吳氏旣沒怨家乘時報復詞案
堆盈多告逆孽漏脫公更爲原反審定籍業散歸農伍人情
始安又以夜捕營卒之謀不軌者慘其渠逆餘不窮竟凡寬
嚴得中皆此類辛未九月陞河南布政使聞豫省大饑舍車
乘騎疾驅而進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比到脾胃皆脫遂篤疾
以明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卒于藩署年五十歲豫人哀哭
訃至紹興民袒免降食如喪其父劉子志曰吾侍公久而見
公之事親孝體國忠與士大夫恭信有禮下逮寒士苟善一
蕤無不容接急其厄而憫其災王父母父母忌辰垂涕洟鳴

咽奉饋豈告居喪斷暈肉屏婦御絕音樂以三年常其遇諸
父昆弟喜戚與共有陷過差怡氣規導恩教兼至在官視其
事之繁簡易劇時之常變以爲勤逸伏枕興寐惟念民艱胸
無留事座無留牘三十年通籍無數畝寸椽之業以庇子孫
垂沒搯其手告以所展設弗究意念深矣如公者誠可謂具
剛柔之則全禮智之量鄙人所見未得其匹余聞子志言追
維公曩者臨越之事無不然公巨容儀秀鬚髯洪鍾聲自奉
約廉與人無競恂恂如不能語及決大疑議引經據律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工楷篆通諸家書法拊琴圍碁几窗容與
想見風采焉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論曰昔蔣琬龐士元皆非百里才陶魯爲縣佐不治後遭事
會俱建功業若公之仁心浹于黎庶動止一遵彛教所謂儒
者之器又非特如魯比也守越時修復朱王諸書院先正毛
忠襄孫忠烈張陽和陶石簣等每過其祠必拜雍容被服與
民敦行古禮皆以身率使得竟其志用庶幾乎周漢之風俗
可與天奪之速惜哉

盛將軍傳 己卯

盛將軍諱國政字寰宇紹興山陰人其先文肅公度居臨安
八世祖順明天順初都御史以忤曹石落職孫應期弘治中
進士官河南按察山東布政使巡撫四川江西進副都御史

治河應期孫瀧始家蕭山亦第進士知南寧府名廉吏後又
遷山陰桑瀆四傳得將軍軍虎項駢脅方面修身八尺
洪鍾聲日曉有光兒時渡瓜瀝湖溺水數鷓鴣銜其衣出之
里有狐祥將軍過宿遂不復怪咸以爲異二十歲走京師出
居庸歷宣鎮西至大同瞰覽險要見守禦單弱米滿貴而邊
軍月餉不足侃然思上章陳言不果乃益發憤讀陰符祕冊
俞戚二將軍圖陣練兵實紀擊劍騎射崇禎三年由遼陽籍
中武舉庚辰成進士廷對第三人沮忌者除福撫後營守備
初至直大閱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見其軍容鮮整旌旗甲仗
頓易識將軍才題參將守延平諸營久弛賈人子宜名籍有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伍無將軍精訓練強代冒人反苦令嚴羣稽首於將軍之父
馬前父以爲言將軍跪謝曰非敢違大人兵不備寇猝至是
以帥與城子敵也他日出輒又聚而謀斬四人由此軍政始
肅十七年自閩安移鎮杉關汀州大帽山簾子洞賊閩王猪
婆等倡獮靈化知縣于華玉倡招撫賊益橫汀境西通安賴
南接惠潮多複嶺產鐵山無賦稅民隱田自占婚嫁不與外
通不畏官府而聽里之魁率性獷好鬪專攻剽以殺人爲戲
百餘年來官不能討設千戶所星碁防禦寇鈔如故其俗少
時煉桐子油塗足歲久重趺履竹木蒺藜繫囊沙而跳坡以
故登山涉澗趨捷如猿猴又善傅藥矢伏機弩中人獸止斃

戈鋌利精官軍至則伐大樹摧崖石塞道或蔽叢篁灌莽射
之入者迷不能出又有石洞如屋延數里窟其中實金帛子
女肯堂檄將軍往討并移會江西軍襲其背湖之軍邀其南
遁將軍請假便宜按兵與汀人來者講肆進取賊出沒所山
林深扼道里回遠咸得實乃多具牛酒召村父老宜恩信村
與一鼓一旗賊至則入收保鳴鼓舉烽他村應之其有旗之
聚皆爲良民兵毋得入約定將軍乃親率百人夜犯一村村
鳴鼓舉烽頃刻百里傳警皆徧知民可用乃拔壁起賊恃險
不虞民鋤棒爭先師乘銳入燒其二砦猪婆紅帔首出搏戰
將軍乘高自射殺之令投刀者勿死轉相呼招賊大解散又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羣佛郎機從南安絕嶺橫擊洞石糜碎聲震天地餘賊悸莫
敢出數日縛閩王以獻遂平簾子籍其金帛充通稅悉遣婦
女還家罷兩省兵師還老幼迎送乞黃石齋先生文紀功德
晉福靈總兵乙酉帥所部兵赴留都馬士英以不先謁已沮
弗達蘇松巡撫祁彪佳爲言於朝右遣歸秋唐王入閩將稱
帝將軍抗議謂當稱監國俟出關正位卒建號而將軍爵不
進及議戰守請出徯信以號召三吳江右若畫地而守自仙
霞分水杉關二渡關外不膏百處非一丸泥可封備多眾分
一關疎虞各屯俱潰無事則無諸王湖偏安之策有變卽礪
州厓山之覆矣眾不聽文議計見兵義團召募約二十萬

人月給銀一兩待明春進取今年秋冬更需餉百萬尙不足此爲坐而自盡况北軍乘勝遠鬪其來不緩豈容姑待又不聽見鄭芝龍專國方策安平鎮擬那塢實無心戰守乃退歎曰時事不可爲即日決去隱於醫後三十年而終葬於建寧之白鶴山方貝勒之入閩也重將軍名遣浦城副將招之不應去之西鄉鑄鍋爲業金固山礪其先越種也貽書風以利害譬曉百端復書曰僕所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上有七旬之老父自吾祖吾父三世獨子無期功強近可依僕死無以慰吾父且膝下甫呱呱一子將轉溝瘠并斬吾祖後矣昔文山思黃冠歸里登山斬爲大元頑民區區之衷竊自恕希此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耳必若不已相迫豈以僕爲真不能死哉固山知不可奪言於貝勒而陰護之竟免於難將軍故儒將凡天官奇遁歷代陣法九邊海防皆有圖注尤深好大學衍義衍義補手錄辨訂四十卷每誠後進先忠孝後文藝自以勝國孤臣恥伐舊績或偶舉一端或言未竟不樂而罷閩都督王進功故麾下嘗被同安惠安漳浦龍巖沿海居民以問將軍曰君行令臣行意盍馳騎潛令內徙令而不聽兩不恨矣進功如誠全活甚眾聞人到令稱之流涕

贊曰明世繼武一代無功迄於南渡益煽其風跋扈者降忠良遜荒王師乘之踰載而亡視彼宋高韓岳吳劉賊檜議和

百六春秋非和之能繫戰之力賢奸竝庸文武互翼孰如明季獨賞惟奸襲盜而公專兵阻賢發言盈庭多庸無識虎臣悲憤備保匿跡求仁何怨之死不辱蘇張百端我守初服芝城之山白鶴之陽公靈在斯公返故鄉

驃騎將軍敬齋周公傳

將軍諱國奎字燦然號敬齋紹興山陰人濂溪先生仲子肅之後也燕自宋建炎南渡遷諸暨又自諸暨分山陰東浦凡二十三世至將軍父徵崖公諱應聘僑居天津以拔貢尹山東郊城有廉平聲蹟暮年卒官士民投金相賻歸櫬于天津葛沽葬焉太夫人陳繼逝家業中微會伯兄國璧與修實錄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除昌平州同知及仲兄國振偕往依之時將軍方弱冠備儻有器識伯兄每歎季弟必興吾宗顧今日天下軍興文事不振弟自度當于古人何比將軍笑曰傅介子班超立功絕域識時務者爲俊傑耳伯兄甚異之居亡何賊薄州城知州臺人李公豐聞將軍雄畧請計事將軍借箸曰賊亂而不整易與也且無長慮夜必散掠若挑精勇多張旗幟隨所向襲擊彼謂京兵大出必遁如其言而賊敗李公以兄女女將軍後伯兄奉督餉檄出天津運毛帥餉餒作而覆仲兄倚片板漂入朝鮮比歸心槍去爲僧李公亦罷官歸亳州將軍乃決策從戎順治五年故人張承恩補鎮江協鎮請將軍俱行承恩

陸總兵與譚太周山南度仙霞入福建用將軍前部抵羅陽
圍其城城中人得外人砲反擊固山營多傷或言守砲爲承
恩麾下固山疑有貳退軍三十里依險自固承恩患之將軍
進日寇交壘而內相虞害莫大焉然非可口舌明也惟有獨
進攻城城拔疑自破矣既而城中齊出將軍率私屬勇士橫
衝其陣所向披靡鎭兵夾攻大破之揮軍奪門遂入羅陽固
山大喜上將軍功第一承恩起拜日今日兩軍無猜安和克
敵皆君力也進攻寧德當西北隅敵樓極險峻處負重創既
解甲敵兵突至取邪幅束甲左脇中砲忍痛疾戰血濡甲表
鉛嵌邪幅原裹白金上餘洞甲葉傷及脇肋由是屢挫敵鋒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坐懸受矢形若虫蛀人呼破蕪將軍寧德既下抵福安時劉
忠藻守福安別遣兵出城沿河列柵與城內爲犄角我兵營
于河東距五十里侵暮天微雨將軍告承恩兵尙神速盍乘
雨夜趨出不意渡河柵可破柵破城可圖也軍將行雨益甚
承恩難之趣日昔李愬雪夜擒元濟少遲彼得爲備福安城
小而堅忠藻長于應變誠恐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公必悔之
夜三鼓勒兵及河發屋爲筏柵內始覺倉卒矢砲濕將軍引
數十人徑渡河兄子文芳持巨斧砍柵大軍繼進敵軍大崩
遂奪其險進師城下忠藻悉機拒守三閱月援絕乃飲鴆死
將軍謂承恩臨危不避丈夫也必殮殯如禮師入屠城復請

全活甚眾進下福寧州將軍謂承恩謀曰銅山去此不遠聞
吾軍聲膽落可遂乘勝夜抵銅山守將果捐城逃以將軍守
之今日敵未創而先逃避吾銳耳今聞鎮帥在福寧城中兵
少必復來爭宜豫爲備果圍城東南又去城五里依林爲營
將軍望而哂之弁目見敵盛議塞城門堅守待援將軍佯應
日塞城門自絕歸路也惟西北臨河塞之可耳乃密下令縛
草爲人集木板及諸引火物敵投書招降約盡三日許日諾
盡三日暮風起出草人蒙甲列城上潛鑿土塞兩門使善沒
者以搭鈎渡河候隘處再昇板傍河順流不一時鈎木成橋
兵盡過河銜枚走四里許逼敵營縱火風盛敵奪路竄死相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枕籍城中鼓譟以應圍者還見老營火起亦驚遁追至百五
十里而還七年春陳倉鐵羅漢等帥眾二萬聲言復銅山之
怨圍城三周將軍使突圍告急承恩自統兵一晝夜馳至力
戰入城見敵勢重欲棄銅山將軍諫曰敵不知謀所恃一鐵
羅漢猶夫耳但計誅羅漢二萬人蕻捲矣明日陳倉撤圍布
兵河西出三千人渡河請戰將軍偵知敵情告承恩曰彼兵
多而以少來戰必用鐵羅漢伏河許叢葦間而分兵東南繞
吾歸路俟我戰勝迫奔伏起夾攻首尾受敵勢必南走又遇
東南兵獲生望矣請鎮公親帥馬兵嚴陣當敵且勿與戰潛
分兵繞出東南敵背職引步兵千餘直衝河許彼既視誘戰

之兵進退必不虞吾猝至乘其猝可遂破既破鐵羅漢乘勢
渡河陳倉之兵不戰自潰其繞過東南者吾兵反出其後亦
必望風靡矣時鐵羅漢善用被陣用紅布畫虎豹漬水左右
短兵翼以長鎗步卒四人開闔卷舒鎗矢不入馬亦驚怖常
以此取勝將軍令人製鈎鑷木耙明立賞罰疾奔河岸鐵羅
漢與左右各擁被出狀如列翅銳甚將軍親用鈎鑷注視鐵
羅漢鈎定滾被長鎗皆爲木耙所制鎗矢齊發立殺鐵羅漢
餘眾俱潰于是揮兵渡河直衝陳倉大陣承恩合戰敵屍遍
野擠入河不可勝計陳倉自縛乞降而所遣往東南兵亦大
捷承恩拜榮日君智勇兼具趙雲一身是瞻何足傲乎制府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李公題延平副將旨既下而將軍以苦戰致疾力乞休承恩
移鎮台溫從至溫久之返紹興長子文英登庚戌進士尋值
三藩之變命英日汝談兵紙上以拾科名不如親歷吾志業
未竟勉之將行又謂之日聞事在吾毅中矣耿氏起家軍伍
逃死關東三世爲王一旦負恩違叛勢既不順又不能收東
南蜂起之眾直走金陵坐閉福州私快名號其人豚鼠耳入
聞承平尙須協濟况數戰兵疲重科民困將不堪命又鄭經
已入漳泉兩虎同穴何暇經畧嶺北持久內崩我師攻其前
鄭經襲其後耿繁鄭亦隨亡此卞莊刺虎之日也後王師平
閩迄如將軍言將軍以康熙十五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五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英從軍功服闋授登州遊擊改守潼關二十七年陞延綏神
木副將復立互市致書焚日令民租種邊地西人賴以全生
丁丑上親征噶爾旦駐蹕五原英朝見行在所浹日三接後
五日簡鎮川西歷官皆迎養太夫人閱歲太夫人李氏卒于
松潘年七十四次子文林郎文傑護喪歸葬而總戎公以書
來屬采爲傳傳成授其弟子開捷使上公裁定復爲之贊曰
周氏之先出于營道登是南邦建炎新造始遷諸暨大啟山
陰如蔓斯延瓜瓞繩振文能附武克威敵一張一弛經緯
妙易適迹自身今有將軍止也爲山動也爲雲於皇時清墮
山喬嶽入聞既庭歸全巖壑張公涓德日既居公曰無庸
吾有舊廬君之宗之以適東浦某鈞某遊憫焉思古伯仲之
間倚馬萬言絳灌隨陸並驅後先命于帝庭輒發山左既歷
諸艱今逃西土輯和椿落金石登受臣拜稽首天子萬壽將
軍之澤以及子孫不虧不崩盟府具存我懷其人功德惟岷
石泯名在于載如見

王志宣日敘戰功如畫將軍長才短駁眞爲可惜故以論
聞事一唱三嘆終之此史家言外傳神處

何侍御傳 癸未

公諱嘉祐字子受紹興山陰人何氏世有文武才明正嘉間
六世祖石湖公父子兩世爲尙書曾祖泰寧公任江西大參

世父書臺公監察御史皆著聲蹟公繼之公生而秀挺妙語
言工文字自少立忠孝節當王師始下浙江奉贈公潛匿遇
方國安潰兵東掠刃揮贈公公承以膊號而求代贈公竟免
遂攜家隱上虞山侍贈公間歸展墓贈公病偕一僮治湯藥
視洩便再刲股終不起時居貧流播治木必美具具辦太宜
人偕諸子女始自山中來奔鄉黨皆謂公孝子順治甲午選
貢辟雍丁酉舉順天副榜就江南撫軍辟當機割斷撫軍風
威大行甲辰授知江西奉新自金聲桓後亂者相踵奉新控
江楚要衝他縣盜時時闖入公到漸盜帖乃度山津易險分
建四部鈎連屯障使共聲警有急發鼓舉燧盜望風駭徙縣

文集三

堯

越中徐氏重刊

界遂安于是嚴抑豪右清占田招流亡貧者給牛種親載漿
飯停勞不一二年戶口殷集丙午旱饑力請蠲租民困特甚
歎曰平日志何志學何學身任人守而可云救荒無策乎自
出貲俸以賑全活萬計又以邑田下下穀食本不贍特相土
宜購良種樹麻桑桐漆栽溉皆著成書刊示鄉遠用所樹多
寡定徭重輕民歡欣爭務境無曠土漸成富饒故例漕輸縣
倉報滿統解省奉轄十二鄉近省遠縣勞費過倍公著令里
各置倉趣徑解省不迂由縣民大利惠政爲兩江表在職五
年督撫交薦遂行取己酉擢戶部主事廣東司監督寶泉局
癸丑京察一等兼理江南司案牘明捷小大精理白尚書奏

免民欠一百餘萬尚書梁公清標素奇公才其冬資詔撤平
南王因請俱行先是朝議久欲撤三藩而平南首疏請平南
王尚可喜年老矣念歸遼又安廣東世子奄筮性越急王慮
其爲變故有歸老之請以世子嗣封留粵實兩利之度滇閩
一體事未必行而已苟得其名上因而遂許之滇逆惡平南
首破成局而奄筮耿氏增知閩謀恃東西援故蓄異志詔使
至廣辭疾弗出上念王勤勞久毫不忍令父子異處加世子
祿秩視王奉車而北朝夕寢膳王拜詔且逡巡尚書宣諭畢
以婉言諷曉之時甲寅正月三日也次日王又見乃議遣世
子先發而王以三月十六日行奄筮遂攘袂大言曰急亦作

文集三

罕

越中徐氏重刊

鄭國姓耳何以行爲詔使頗聞其語竝遑迫而嶺南細民多
雇藩下錢爲業至是誅負狼籍又諸將家出什具變賣填塞
城市泥馬首不行省下羹沸五日夜午尚書卧客館聞外過
鼓急披衣起則督撫提鎮交至滇南告變矣召官屬共議眾
未發語尚書獨顧公曰事奈何公曰制倉卒勿辱軍國責在
公設守衛俾他日不橫決則封疆有主者今日獨可使緩發
以需朝命尚書俯首良久曰更爲我詳思公曰此無容思須
速斷遲則便爲人制卽起爇燭草疏詰明平南王從數百人
擐甲入兩階夾戈刃坐定尚書遽對眾言曰王無爲行計且
具疏留王非王孰可使挂演逆者王愕然曰僕不識尚書所

謂何也尚書揣懷間日疏已具努力答上恩厚義不辭難王
氣頓緩手疏傳示諸將皆相顧散奄筮亦出見事遂定當是
時尚書自謂左右手倚公微公禍發漏刻公復白尚書令官
私船封纜備藩下裝載者卽于是日盡解縱內外始知王未
行歡若更生越七日後詔至粵閩果停撤而閩變已先作不
及閩大臣皆被拘繫粵獨完公輔尚書機畫悉符詔指使還
獨乘小舸唯出都時所持衣被士女沿道走識以爲何使君
舟云秋奄筮終叛王悲恨卒而以先有備亟伏誅並如公始
計上嘉粵使功用尚書薦陞公本部員外郎監蕪湖鈔關晉
郎中歲終舉劾再薦改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壬戌權鹽河東卒官年五十九公識幾有心思達國體爲人
謀傾瀝腔血人急痛如在身平生無他嗜學獨單心時務凡
兵刑農穀地理官制有用之事靡不周暢施用未竟議者惋
之二子借載

贊曰夫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爲上宗族稱孝者次
焉若公之行也根于孝而使命適于變抑可謂全體全用矣
昔王維植稱靈庶人之叛胡公發其謀孫公死其難王公平
其亂一事而三人始終之以公方古人何如也兩漢而後儒
者類有以經術泄世務然如公歷官強職謀斷咸盡天下稱
其廉幹可多得哉

毛西河老師曰碑敘事別有三味左史班孟後唯陳范
二史俱有其法下此雖韓退之全然不懂但生撰字句而
日不出廬陵頗傑而眉山失之甚遠有明以來具文而已
念魯論理議事之文俱本經術而於傳志紀述又登堂入
室才大如此何患不傳爲之稱快不已

陶士偉曰敘奉新事嚴謹可續東漢循吏傳使粵事則詳
盡機情雄健流暢直兼盲腐兩史之長巨觀也

暨陽陳氏譜傳

膺山公諱彥字少澤號膺山良菴公第三子鴻臚公之孫而
方伯公曾孫也爲人沉敏端厚幼承家學博涉經史講嫻忠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孝大節庭幃中恂恂懇懇兄弟析箸推腴均肥宗黨曾無間
言乙酉丙戌間方國安屯江上以需餉爲名乘時鈔掠指良
菴公累世貴仕富盛遭凶黨數十人直入第宅竄去公時年
三十獨在側號泣奔侍國安百端凌辱皆以身代畧無惶悸
亦無激憤人見之多爲揮涕餉半入家垂破而王師渡江得
解奉親還里遂棄諸生以教子勿墮先業爲事厚幣膳延名
師禮敬踰等晨夕義方稱說孝悌忠信曰此立家之本願爾
曹世世恪遵也二子皆入庠序孫奕文奕磐同登康熙戊子
科浙閩賢書平生好義務施約身裕物尤篤于三黨故舊靡
不罄力同患相恤咸謂公之餘澤宜未有艾云姚江邵廷采

日余於截江之役不勝三嘆聞當時議方王爲正兵派五郡
正供餉方則已擅浙東財賦三之二矣猶然蠶目豺心誅搜
無厭致民貧富不有盜居北望王師有後子之怨其後竟以
反覆詐諉父子駢戮今其子孫無子存者而膺山公履尾蹈
沙脫親歸養遂昌厥後天之報施于忠孝之際豈或爽哉余
故於膺山傳并及方氏一以明爲人臣不忠之戒一以示爲
人子篤孝者之勸

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

修竹先生者宋之遺臣也名英孫字才翁姓王氏山陰人祖
川亨贈少保保康軍節度使考克謙端明殿學士先生以父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任補承務郎累遷將作監簿致仕入元遂不出仁宗皇慶元
年年七十五壽終于家其號修竹者營修竹書院于山中樂
之而因以自命者也先是度宗咸淳三年歲在丁卯賈似道
大治甲第于紹興里閉王氏相比請旁壤焉噉以利祿先生
不爲動曰世遺也尺寸不可得吾寧謝官拂衣杜門不交當
世者六年庚午稍轉宣義郎平反於潛疑獄出辟囚民稱不
寃甲戌知慶元府慈谿縣饑盜縱橫帥守以罪去先生至
亟蠲貸廉粟民既全悅乃練丁壯肅保甲以捕備盜賊殲其
渠而遣其徒旬月間悉還爲良民常平黃震字東發上其事
轉承議郎其制書日常平使者言爾敏而有才惠威兼濟救

定海瀕若汝余嘉陟官一列尙書王應麟文山之詞也尋以

籍田通判慶元府提轄市舶攝事半載鎮以寧靜民便安之
陳景行薦先生除將作監簿命下知時事去決計歸歸之月
德祐二年二月其五月少帝北遷又三年而厓山覆宋亡先
生惋念先烈形于歌嘯與遺民謝翱臯羽鄭宗仁樸翁林景
熙齊山唐珏玉潛爲詩酒交遂瘞宋陵傳者不知爲先生居
平勇赴人之急細及療疾施藥棄孩無養輒收哺長而父母
存者衣橐遺歸仍歲潦饑省節和糴以拯鄰戚士貧者亦賴
舉火迄于身沒猶足以繫邦人思也嘗築精舍于陶山麓旁
祠晉高士陶貞白景宋左丞陸農師佃待制陸放翁游當東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州衣冠淵謝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梅山放情山水丘園翳
跡垂四十年越中矜式風範稱二王先生焉陶山者本得自
放翁後後爲修竹書院農師少受學王荆公熙寧中不附新
法名列黨碑退休茲山結樓著書墓在支峯下自山歸王而
二陸之祀世世勿絕并祀貞白者不忘山所自名報始也
論曰古之遺民莫盛于宋宋季得人之盛多出文文山門夫
人才處豐泰則發而爲政事爲文章際屯蒙則激而爲清風
爲幽節此可以盛衰成敗死生論哉文山之敗猶成則臯羽
炎午所南之生固死也余據徐天祐王修竹墓志不及宋陵
事天祐山陰賢者與修竹同年生山處明晦亦畧同居元時

爲友隱自宜爾入明趙子常託張孟兼博訪疑是修竹始大
奇詫然其說已早白于黃文獻乃知果有高節之行宇宙之
大自有知者元史不載此史筆之慎未可厚非又二百餘年
季長沙張諭德爲窮辨陵事乃得真後人重修續綱目宜入
修竹于唐林上因歎千古夫傳之事如斯類者不少也嗟乎
六陵之役與匪山空坑等耳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庸行非
奇行也特世人不爲而修竹等爲之耳宋恤民養士三百年
未嘗有大無道而乃至是豈非天耶忠志之士不順天修竹
之行是已

宋遺民所知傳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易稱否剝之際與時消息天不能違而况人乎剝盡而坤固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然黃中通理美在其中風流百世人
亦有自爲時者焉是以逢萌梅福鴻冥於前申屠管邴龍龔
於後或遭再造而蒙當代之褒榮或際末流而作前朝之遺
獻是人也不求名而名不可磨滅焉所恃者人心非必其天
道也兩漢而下忠義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配之以易方王
安石之驟用姤也呂惠卿章惇等相繼進遜也二帝之北轍
否也建炎營立猶有傾否之喜焉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於
義爲觀比蒙古克襄陽下臨安剝膚之會當其時文天祥
以一書生提市井新合不宿戰之旅崎嶇傲嶠百死不回而

竟授命象爲碩果不食更百有餘年劉基方孝孺等並以動
節自奮復之一陽其卽剝之上陽乎天祥之世仁人烈士雲
蒸霞蔚是爲相遇之萃萃而不升其上者蹈白刃赴水火次
乃亡形江海隱跡深林終身肥遯晦明正志不見是而無悶
範不陳於新主心甘剖於明廷此則天運非人力可及焉是
以遷洛之頑經三紀而不變輔橫之客羣一死以如飴六七
王之澤不可忘赤帝子之炎莫能逼也宋史忠義傳有劉子
俊趙時賞杜澣鄒鳳數十人而從之燕市如張千載生祭丞
相如王炎午等未登姓字豈避諱固多載筆者有不得伸其
志與至宋濂傳謝翱而不列之元史則又何說元史無贊論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此從來史體所未見若五代史之立唐六臣傳宋史之作周
三臣傳雖揚貶各殊其例固可倣也抑綱目載管寧卒于魏
晉徵士陶潛卒雖易代後猶特書之余故頗輯軼事見于他
書者自翱以下得八人爲宋遺民所知傳而闕所不知者補
宋元二史之未備惜其人終始考究弗竟亦可以想見其大
致矣於乎以翱等之情才操行不得與嚴光高鳳同爲盛世
之逸民而乃以遺民著豈其志也夫然亦豈非其猶幸也夫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不仕性至孝
通春秋翔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偶儻有大節
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參軍天祥轉戰

潮陽被執歸匪民家流離久之聞天祥死悲不能禁隻影行
浙水東逢山川池樹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號相
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壘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
翊挾酒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
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
歸兮關水黑化爲朱烏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傷
之然其志汗漫超越視世事無足當意獨嗜佳山水雁山鼎
湖蛟門候濤沃川天姥楚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幽窮秘
所至造游錄持以誇人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
尋隱者方鳳韶卿吳思齊子善晝夜吟嘯其詩直溯盛唐而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上不作近代語文尤嶄拔峭勅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
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日用志不分鬼神
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
世祖三十一年去家武林西湖上宋氏遺老尙多存者咸詫見晚乙
未成宗元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必以吾骨及文授之已
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燕馮桂芳翁登翁衡葬翺子陵臺
南以文彙殉表曰粵謝翺墓始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
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
墓右以卒翺志翺無子其徒吳貴祀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

袴慕川平託遠遊自號啼髮子初抵會稽與故將作監簿王
英孫交望哭宋諸陵及唐玉林景熙等收遺蛻音退翺爲之畫
策故有冬青引贈珥日冬青樹山南陞九日靈禽居上枝知
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
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
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英孫景熙等和而
歌之遂結社稽山名其會所云汐社取晚而信也所著唐補
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
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
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餘做

文集三

望

越中徐氏重刊

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並未其詩文列
墓有副傳于時宋濂贊曰翺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于朝徒
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
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
橫不降漢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
先是作文述天祥死者有王炎午
王炎午廬陵人太學生其生祭天祥文畧曰於乎大丞相可
死矣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闔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
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
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尙

欲脫去耶尙欲有所爲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園今以亡
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
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
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其君大臣固無恙耳臣子之
于君父臨大難仗大節當以呆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
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
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
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
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揚行密之業遺其家于廣
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

文集三

晃

越中徐氏重刊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
乃反爲禍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從伶人景進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懼哉今舊主正坐
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景之疑景
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爲忠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
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
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
少年狂子持斐臙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
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于前一得之愚敢默
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

丞相父母邦乎昔太祖語孟昶母曰勿賊賊行遣汝歸蜀昶
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
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
寺無使我爲此地鬼也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
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
鄉不肯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
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廡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
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
傳矣舊主故老死于降耶宋亾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
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帶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

文集三

晃

越中徐氏重刊

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太山而或遺
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
無鐵噬臍盍有口乎於乎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
訃則哭及天祥死哭之曰於乎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
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
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雨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
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
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霜雪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
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精光山河
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于將莫邪或

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
非公也耶炎午竟固初志以遺民終

張千載字毅父廬陵人文天祥故人也天祥費用時屢以官
辟不就及國亡天祥由廣還過吉州來見請偕行既至燕窩
子囚所旁舍日具美饌餽竟三年且潛製一槓以藏天祥之
元復訪求其妻歐陽氏于伊中俾出焚屍遂負遺骨與所函
首檣南歸付天祥家葬之時有鄧光薦亦廬陵人從蹕厓山
爲禮部侍郎宋亡以義行著賦鷓鴣詩日行不得也哥哥瘦
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
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贊天祥像日煌煌矜疎星曉寒

文集三

至

越中徐氏重刊

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於乎誰
謂斯人不在世間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授
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父老言廬陵竟元世無仕者光薦一名刻字中齋

鄭思肖字所南初名某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辭科剛介有志操元兵南下伏闕上疏犯新禁眾爭目之由
是變今名宋亡隱處吳中坐必南向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
返誓不交朔客或廣坐見語音異輒令引去人亦諒其狷狹
弗怪也工畫墨蘭邑宰請之不得聞其有田三十畝欲以賦
役脅取怒曰頭可碎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題曰盡

君子也無一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書塾版但除君父
外不受一人恩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明崇禎間吳人
游井得鐵匣外斷陳漆甚固發之則思肖書名日心史紀德
祐景炎祥興五年事爲二卷內辨文天祥無黃冠故鄉語乃
留夢炎等誣之耳又自作字名說思肖故思趙以南爲所見
者莫不憐其意焉是時瘞宋陵骨者王英孫唐珪林景熙鄭
宗仁四人

王英孫字才翁號修竹山陰人父克謙宋端明殿學士英孫
博通經史少樹忠勁節以父任歷官將作監簿賈似道治第
越城將益宮于王氏啗以利祿不爲奪德祐二年春知時事

文集三

至

越中徐氏重刊

去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同月解官歸會郡大饑傾困全賑
爲衣冠避亂者所宗閩人謝翺東甌林景熙鄭宗仁皆主其
家共結汝社同里唐珪與焉及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英孫痛
憤出白金屬珪等結少年入山收遺蛻造石函六刻紀年一
字爲號使景熙收高孝二陵珪及諸人收餘四陵或背竹籬
爲丐者或持草囊採藥夜事幾覺有踰垣折肱者竟易眞骨
以出瘞之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識其上遇寒食私祭之故
翺詩曰白衣人拜樹下起指寒食之祭也英孫家世隆定謀
時珪及景熙當其咎事平名亦歸珪景熙退居四十年倏然
遺世天下仰之若高木扶疎清風披拂頭顱興起焉卒于仁

宗皇慶王子元年年七十五茂孫字景周號梅山有經畧當世
之志致仕時年三十二載酒放歌恒野服往來湖山先其兄
二十四年卒浙東稱王氏比太丘兩方面操尙不慙過之茂
孫後盛世居郡城而英孫裔徙四明遂微

唐珪字玉潛號雷門會稽人家貧聚徒授經養寡母至元二
十二年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上言宋陵王氣盛請發之
至斷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莽間珪時年三十二泣
涕賣家具并行貸召里中少年數十人狎坐轟飲酒酣少年
起請曰君儒者乃若是將何爲珪慘然告以故坐皆髮指中
一少年日卽收骸易耳第彼勢張甚事露死不避奈不得終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志何珪日吾已籌之矣今四原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者
因徧拜眾皆答拜珪豫斲文本爲置黃紬爲囊各署日某某
陵乃散遣諸人爲文告諸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詰旦來
集出餘金酌而酌之若行賞飲至然越七日眞伽下令哀陵
竹移杭故宮築塔杭人仰視悲哀不知骨之眞故存也眞伽
旣敗始有籍籍傳珪事者明年珪病夢黃衣人降揖日謝君
掩骸報以故國公女爲婦田頃四子男三珪寤不以屑意亡
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珪授子經問問日吾渡江聞有唐
氏瘞陵骨豈君宗耶坐有指珪者俊大愕納頭下拜叩知其
家貧惻然憐矜唐先生寒吾當振之不數月向夢所諸事俱

愜人固奇唐而又高袁日二公眞義士珪後子珙爲名儒累
世貴盛初謝翱入會稽契珪定交旣瘞陵作冬青引贈珪珪
亦自作冬青詩記歲月續綱繫于帝昷祥興元年據翱詩種
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津寅也雲溪羅有開始作珪傳而先
有越中義士傳義士與作者並不著名氏自故相馬廷鸞下
題其後者十數公至正末浦江張孟兼註冬青引以贈珪定
義士爲珪而探有開語重傳珪明嘉靖初與林景熙同祀雙
義祠文徵明記之日論者以唐林二公方豫讓讓受國士知
而二公會不霑一命讓不足以方也漢唐易世後陵寢被發
不知當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藥裡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其人而不見記載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及萬曆中論德張
元怵修郡志云珪事固與景熙協謀而王英孫與知之以景
熙答翱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詩證焉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温州平陽人宋咸淳中太學釋褐除
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出與同縣鄭宗仁
去客山陰王孫英家會楊璉眞伽發宋陵英孫使客收其棄
骨景熙故爲丐者背竹籬手竹夾道遇物輒以夾夾投籬內
人莫之測乃鑄銀爲小牌百十繫腰帶取賄西番僧奴日願
得高家孝家骨他不敢望果得兩函託言佛經與唐珪所收
者合于蘭亭瘞焉有夢中作詩一章日一坏未築珠宮土雙

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二章曰
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三章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
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蓋疑與珏所收先後骨之
是否未定也當是時景熙風動江表每布席王氏園亭舉酒
和歌聲振林木園碁大博爲金谷之罰隨作記言英孫父故
少保莊簡公歸憩茲園後天下而樂今余與修竹不能挽維
世運登之泰康徒覩顏倫安山水是同公之樂而不能同公
之所以樂也其刻厲如此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卒于家年六
十九所居白石巷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抵悽愴故國與謝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翔相表裏翺詩奇崛景熙幽宛並爲宋季名家遂昌鄭元祐
述景熙事載輟耕錄

鄭宗仁字樸翁平陽人咸淳中太學上舍釋褐福州教授陞
國子學正宋陵被發與林景熙同入山景熙故爲丐者而宗
仁採藥以草囊拾散骨各有所得旣而歸隱蕪山瀑中王英
孫延致教授家塾二十餘年成宗大德六年壬寅五月卒于
家年六十三始宗仁與謝翺俱以布衣應文天祥辟天祥沒
二人相遇所至輒哭其後卒有收骨之舉故楊維禎咏冬青
詩曰文山老客智且勇蓋指翺與宗仁也溫州志稱宗仁景
熙生同里學同方老同出處惓惓故君精術填海爲重可悲

景熙詩文爛然名時而宗仁質勝守儒者禮法以故後人傳
道者少惟英孫許以死友久要不渝故世或稱王鄭嘉靖二
十六年紹興建雙義祠于攢宮專祀唐林而王鄭未有座或
曰二人者固逃名士或曰亦要終始修竹在雷門霽山上云
論曰般有三仁國不亡矣然猶興王表墓分珪式閭之所及
也首陽片石百世高仰其風若非大公稱義人于前孔子嘆
仁賢於後安能聲流不絕彌遠哉秦漢而下如犍爲任永馮
信託爲青盲以拒公孫述卓卓表奇行光武詔徵之會尋病
終其名則已著于本朝矣他孤忠自完有若宋之謝翺唐王
明之雪菴補鍋諸人皆爲當代所不榮獨志古嗜幽之士歛
歛而考贊之方鳳之葬翺西臺與臯伯通之葬鴻鄰要離墓
何以異哉張千載之義後先樂布朱陽王炎午作文生祭可
謂能輔仁矣抑其知天祥猶在鄭思肖之後乎要三人皆與
天祥終始者也余又感宋陵事從成化中華亭彭璋引宋濂
書穆陵遺骼斷其巖爲乙酉尙有可疑者理宗陵發以八月
而高孝諸陵以十一月相距幾一時則易而瘞之亦有先後
前者事露後者益難不知唐玉林景熙之役果同時耶二時
耶高孝旣稱俱蛻骨而景熙所收者又何骨耶豈唐方起謀
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或林之所得正唐所易之骨耶論
者止辨年之異同收之分合而不惟月之先後斯案終未可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定也景熙詩不知真帖落誰家則當時同事固已疑之矣後世祭宋陵仍就攢宮得禮經遺意杭之白塔殆有舊陵在中故珥有雷震白塔詩悲哉表章修竹始有黃潛中以孔希普趙子常而集成于季彭山常年主瘞陵而不居名蓋明哲保身者唐林等愛修竹亦爲之諱不以居名爲嫌其處君友之義兩盡如此羅陵使合與張承業同傳豈得彼哉外之特附之陵事始末俾凡爲臣子感厲而興起焉

久欲集此傳丁亥客都昌始獲周草窗陶九成二書朱君約傳雅有同志其門人王受禛修竹弟梅山齋師生二人徧搜越中書肆博訪故家得手抄殘缺十餘頁合前賢詩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詞碑述倦倦郵寄因於病餘屬草名目所知傳愧聞見陋狹外此遺漏者固多也

自記

明遺民所知傳

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日節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游巖谷竟十餘年無強之出者其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菴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爲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機僞名實鮮真

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爲僧而保初服吾尤尙之於乎黃冠故鄉後人誣文山語耳若以方外備顧問管幼安陶元亮將笑人矣緇猶黃也斯言其竟有蹈之者乎名曰明遺民所知傳言所不知者多掛漏之罪吾寧受之也天下大矣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天命誠移人性皆善忠志之士未可以吾之所知盡之也

會稽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給事禮科論王應熊罷官再起戶科陞吏科都給事中因論熒惑之變彈宦官攻溫體仁頗回上聽初出周延儒門比延儒一再相始終不肯依附延儒內憚未得恣意以十五年會推閣員

文集三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中譏人言謫戍北都陷從其師劉宗周荷戈浮浙江赴難金陵起原官又與馬士英阮大鍼忤解而歸紹興授吏部侍郎後行遊爲僧莫知所終

格菴先生立身如山岳當官正色遇變嶄然遜于僧而并沒其名與地夫惟乾確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亢而能潛遜世無悶可謂全德君子矣道隱爲名所動自不如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崇禎中由進士官行人司副嘗于上前請屏人密奏周延儒過失上怒其詭私與姜採同日下詔獄廷杖欲寘之死劉宗周金光宸等論救得改刑部至十七年二月始出獄戍杭州衛入閩爲大學士時不次擢諸生鎮江

錢邦芭御史爭之不得邦芭論開元開元引退受法于靈岳
繼公號藥菴和尚

侯官張利民字能因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懋忠攻縣
城引佩刀折矢誓將士悉力拒賊黃得功救至乃今在縣三
年治行推天下第一入爲戶科給事中晚稱田中和尙時遭
民爲僧者不可殫紀武進薛宗知開封府號米堆和尚永嘉
林增志翰林編修號法幢和尚平湖沈中柱知吉水縣僧名
行然號無淨往來靈隱金粟間三人皆進士著聲蹟

山陰劉灼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每携灼
自隨能承其學及宗周絕粒灼但伏庭下悲泣坐臥叢山小
樓終二十年父時門生屬吏有宦紹興者餽遺俱不受至于
講學之會縉紳禮請亦辭勿往教誡四子無應科舉並能易
厲康熙二年卒同門私謚貞孝先生

文集三

堯

越中徐氏重刊

長洲徐枋字昭法崇禎壬午舉人少詹事汧子也汧死國難
枋僧服隱吳門山康熙中巡撫都御史睢州湯斌屏輿從詣
山求見竟拒不納繞行山廬嘆息而去時吳越孝廉多守志
而始終裹足不入城府者嘉興李天植巢鳴盛及枋三人枋
沒最晚故名尤重云

古稱求忠臣必孝子之門今得孝子于忠臣之門夫移孝
爲忠時順而易體忠爲孝勢逆而難也二君與王哀諸葛

覩事雖不同其猶蓼我之志也夫

萊陽姜琛字如農父馮里諸生崇禎十五年大兵破縣城抗
節死馮琛由辛未進士累知密雲儀真縣陞禮部主事禮科
給事中言事廷杖戍宣城出獄上道未四十日而京師陷琛
哭泣不食有勸之歸里義不肯臨沒語子安節實節曰敬亭
吾戍所也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死必埋吾戍所二
子遵教乃葬宣城第琛字如須庚辰進士官行人入署見題
名碑並載崔呈秀阮大鍼魏大中特疏大中忠節褒卹之臣
豈宜與奸黨同列詔可其議兄琛下詔獄號呼扶救得不死
晚歲流寓天台吳門與兄共隱鹿州鶴市之間三吳學者翁
然從風卒葬西山竺塢吳人爲建二姜先生祠于虎丘

文集三

辛

越中徐氏重刊

仁和金堡字道隱庚辰進士知臨青州紹興上書闕中不稱
臣堡力爭被逐歷事西粵有強諫聲與袁彭年李元胤劉湘
客蒙正發等並稱五虎幸臣驕將皆側目之陷梧州獄杖戍
清浪未之戍桂林已失乃爲僧更字澹歸自稱清浪戍卒瞿
式耜在桂林獄堡時與往來賦詩復和式耜死上書定南王
請收葬會已葬不果上海內高其義隱于韶州丹霞山康熙
中三叛作堡猶存終後死平湖

姜琛之尊君自稱宣州老兵上之上者也金堡作平南王
年譜君子或譏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火轉

園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整屋李爾字中孚山居求志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駕西巡入關諭意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朝廷嘉其意勿強賜以御書扁額有疏陳謝督撫笑其文詞踈拙竟以自全年八十餘終于家子孫力耕自給無習時文應舉者學者稱二曲先生

順德縣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以諸生起兵死清遠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寧乃復名能隱先痛終身不出好古博學以文章自見康熙中粵東有大家三惟恭尹立名為真父子忠孝無隕家世焉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宜興楊湛露字燕侯甲申年四十棄諸生教授已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或行郊原則慟哭返拜先墓必伏地哭失聲康熙中府州縣講學令造請再三不往詔賜民年八十以上米帛首及燕侯堅辭之年九十餘考終其鄉人稱周延儒再相使所親道意致殷勤燕侯竟不一詣楊廷麟以虛象昇喪至奇燕侯文徵見不可比廷麟死事則泣然日士重知己極不忌耳為位而哭盡哀縣人李三綱赴義湖南歿于榔拊其子如子至成立其立名節如此與休寧汪寶臯同縣史夏隆友善年並八十餘風被鄉黨武進邵衡作傳稱為隱君又舉人謝遜亦宜興人兵後晦迹種菜一畦不入城府陳維崧寄以

詩苦鞋一兩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會稽余增遠字謙貞號若水崇禎癸未進士任寶應知縣以劉澤清開鎮棄官歸事越為禮部郎中兄煌死義增遠避兵山中事平聚徒城南授三字經與老農雜作衣破百結糠粃續食故人希復接而同年生王天錫為海道牽車勤訪託疾弗為禮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二十年遺令勿求文士為銘狀越中稱故老者推為第一

上虞徐復義字漢官亦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負負環山行竟廢餐寢投崖落深谷死鄉閭哀之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張廷賓字客卿天啟甲子舉人六上公車不第受鄞縣教諭南都除望江令未之官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惟廷賓兀守數椽事平稍復來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忽不忘故都乃之四明山雪竇為僧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架上雜陳離騷楚些二十一史宗鏡指月錄等書僧徒莫測其涯際稱道嚴禪師康熙壬戌卒年八十八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古通文綜左國秦漢唐宋諸家而清氣獨運不屑屑規撫歎曰吾先人受三朝隆恩吾今學成亦無所用矣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日之事未嘗不閣筆掩卷太息流涕也冬服毡巾夏或散髮名其

藏書之室蓼園曰余集于蓼孰謂茶苦者改輯周興嗣千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誦抄之早歲契台州陳函輝函輝殉節有告北園文比謝翺之哭西臺云

嘉興施博號約菴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長服儒冠以知明處當爲慎獨切要工夫與餘姚黃宗羲有往復論學書而心服孫鍾元徵君之爲人于師承不肯苟附曰叢山吾師乎然未嘗親贊叢山也暮年講學于放鶴洲烟雨樓引接後進海內稱施先生

余自康熙癸丑謁施先生始識龍溪四無之近禪先生之于學勤矣其故國之意則耿耿也偶舉成弘名臣諸奏疏

文集三

奎

越中徐氏重刊

請正納頭便拜曰樸愚衰老幸兄厚自愛爲世道留意追踪前賢噫今乃有先生乎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莊烈皇帝殉社稷卽閉戶哭泣不能止母兄私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同也若之何不痛後讀書器學日進以時文舉業授徒代食終不應舉沈篤廢疾神明愈厲竟五十年大布之衣儒巾方鳥時人嗤笑中不撓惑遇事揣勢動有竅理卒友人私諡之貞安

諸暨陳洪綬字章侯工于畫畫獨有奇氣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衣面垢膩不洗惟筆墨精良日作

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卽不復閱作午餘飲酒放豪醉輒罵當事人第聞劉叢山先生語音則縮頸咋舌卻步而先生顧喜與語謂章侯聊復飲乎先生旣沒朝夕仰禮遺像題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題生像云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公不死不忠不孝晚歲在田雄坐嘗使酒大罵雄錯愕而已喜着僧服稱老蓮天下因稱陳老蓮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爲宣慰使崇禎二年入援立功山海關宣樂諸城旣復正經上鏡歌十曲上嘉其聲詞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爲太古聲稱爲過于師襄官以太常賜之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琴入匿淮陰作爲

文集三

齋

越中徐氏重刊

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楚遺士聞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轉徙兵火中有濟南李氏購之以歸正經歲逢先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玉座拜奠如禮會南海扁大均亦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哀槍林葉隄落驚風颼颼聽者皆泣下正經時爲僧布衲芒屨踰月別去大均爲作御琴記

宜興陳貞慧字定生都御史于庭子也性謹孝無疾言遽容于庭喪其良子貞貽不樂顧貞慧乃復慰同縣周延儒爲相修睚眦之怨于于庭遺孤而貞慧才思豐溢知不可屈轉爲

好語慰藉貞慧待之如平常先是溫體仁當國以禁錮東林爲事薛國觀等祖述之黃道周在獄事益急三吳好奇計者謂不如援彼黨一人爲兩家騎郵冀稍紓禍謀于延儒延儒心嚙阮大鍼大鍼遂帖囁耳語苟得改事諸君生死肉骨也因置酒張博吳昌時以某謀告周鍾鍾持不可沈壽民及貞慧吳應箕等復先後疏揭攻大鍼大鍼不悅及延儒再相猶望汲用曰廢籍馬士英鍼之化身也必以鍼不符公論者請起士英士英于是得督鳳陽南都定策遂引大鍼用事首殺鍾應箕壽民亡命貞慧亦被縛至鎮撫國亡乃解貞慧日觀故時山水所至號悲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故人時

文集三

奎 越中徐氏重刊

過陽羨勞問生死順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世號定生處士黃宗羲銘其墓曰於乎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其推隆如此子維崧字其年

宣城沈壽民字眉生性矜孤少言笑以文章雄視江左東鄉艾南英高重之崇禎九年復保舉應天巡撫張國維舉壽民時流寇延橫楊嗣昌奪情爲兵部尙書任熊文燦主撫掩匿敗問壽民詣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正風俗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卽嗣昌迫君命無安枕京畿理又言文燦以二十萬眾食二百八十萬餉卽令賊渠而縛猶應宣布皇威寧有按兵講款如兒嬉戲將來養亂未知胡底嗣昌皇恐待罪然

上方倚信疏遂留中侍講學士黃道周嘆曰此何事在朝不言而野言之吾輩愧死矣于是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劾嗣昌忘親誤國道周至與嗣昌詰于上前皆降調壽民啟之也壽民歸棄舉子業借金壇周鍾仲馭隱茅山與貴池吳應箕芑山張自烈歸德侯方域宛上梅珏山蕪湖沈崑銅餘姚黃宗羲如臯冒辟疆共持清議裁量公卿阮大鍼在留都以新聲高會收召黨與利天下有事而行其裨闔壽民劾嗣昌疏尾及之陳貞慧顧杲等推壽民之意出南都防亂揭連海內名士攻之諸名士舉金陵廣業社酒酣連席咀嚼大鍼以爲笑樂旣積隙而京師陷大鍼南都柄用周鍾降賊草僞詔乃洋洋喜曰彼東林也鍾鍾兄弟曩者逆案我此乃眞逆案矣遂拘鍾考死獄中廣前揭中姓氏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而壽民貞慧爲首下鎮撫黨禍大作陳名夏亡命投止壽民名夏北走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益入窮山採藿自給郡守朱元錫寄千金置壁中三年未嘗發視名夏旣相遺書將薦壽民壽民對使焚書寄語龔勝謝枋得非誑于龍丘所南也多此物色耳幸謝故人無煩相念遜遜十載始返宣城自稱才疎意廣而天下高其義康熙十四年卒年五十九

文集三

奎 越中徐氏重刊

陳沈二君皆名士及馬阮亂南都而東林復社之氣盡矣

然則黨議固與國是相終始也

嘉興巢鳴盛字端明崇禎丙子舉人乙酉後不入城市時羣盜四起鏐鐵銀鏤之器無得留者于是遷屋種匏小大十餘種杯杓之外室內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傳效構李匏樽乃名海內自爲長歌咏之時上元王潢元倬亦丙子舉人著南陔集過江左者必造其廬惟主盟焉

黃岡王一翥字子雲崇禎中舉人乙酉後遷居武昌縣西寒山寺時寄寓宿食寺臨大江山崖有猴兒洞人足罕至每于月明潭澄獨往洞中大哭有漁舟過其下跡之子雲也順治間竟天年終時同縣志節士有杜詔先林之華字果存

文集三

李

越中徐氏重刊

王師至楚祝髮爲僧居于南嶽晚年而歸著鎖鑰易韋鍾藻爲之集註詔先字于皇崇禎己卯副榜乙酉更名濬往來揚越間晚刻茶村近詩五律百首遂號茶村又作一盃嘆以自喻至興化縣悅陸廷倫懸圃二人皆善詩文于皇好遊而縣圃掉舟不出境性行不同于皇卒于康熙某年葬金陵吳江包捷崇禎壬午舉人乙酉避地穹窿山灌園自給孫孝廉兆奎死內橋捷往哭之進士吳易屯兵太湖被殺捷往收其屍吳人以捷爲樂布朱瑒之節焉

仁和邵泰清字以規崇禎癸酉舉人出武進王忠烈公章之門章死國難泰清斲木爲主朔望歲時酌酒再拜或伏地哭

失聲居常鞅鞅曰吾先朝老孝廉不早從王先生地下自甲申後箝冠布袍屏跡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或語以時事默不應臨沒勅其子無乞志銘年七十八所著有忠孝見聞錄雪樵吟人比之西臺謝翱

錢塘汪灝字魏美崇禎己卯舉人乙酉奉母避兵天台還居湖上時湖上有三高士皆舉人不就公車者灝爲其一監司嘗遇之僧舍問汪孝廉何在灝應聲曰適在此今去矣監司載酒湖船請以世外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灝獨不至已知在孤山流船從之灝竟排牆遁去所居敗書數帙或鍵戶出不返然夜觀乾象書習王遁耿耿者猶未下黃宗羲過訪灝

文集三

李

越中徐氏重刊

送至清波門矢不入郭臨沒焚其詩文無一存者金堡爲之立傳

錢塘鄭鉉字玄子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最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江浩虞宗政馮悰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政孝友悰深沉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宗會沈壽民等流連西湖步入深林久而不出大叫尋求以爲嘔噓月下泛小舟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聞聲拂水蕩舟沾服淨慈釋三峯亦從之游王師下浙江諸社名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更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子淵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匡山之亡謝翱不返于汐社

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鉉在上柏山中踪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蹈海往來上柏宗義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字元澄因病父縱酒而卒士林哀之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竹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淫于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

文集三

卷

越中徐氏重刊

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海寧談遷字孺木自幼讀書不屑場屋舉子業獨好觀古今治亂注意明代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尙不見其裏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載筆者皆宜逆奄之舍人至思陵十七年憂勤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實錄搜崇禎邸報補其闕遺書成名曰國權時新經喪亂人士多欲追敘緣因思竊遷書憑藉爲己有而遷家徒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遷喟然曰吾手尙在靈遂已

平從嘉善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弘圖皆以遷爲奇士折節下之在南都虛史館待遷不果亾何二公相繼野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于陽城未至而卒是歲順治十三年也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而遷于君臣朋友問天性篤至其著書皆徵實覆覈不矜奇闕文以作者自居故爲儒林所宗追配荀悅漢紀焉

張談二君宜入儒林而列之遺民以其故國之思厚也

文集三

卷

越中徐氏重刊

西安府刑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陞按察副使分巡靈紹道間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保定王正中字仲爲武靈伯之仁從子也爲人強力好讀實用之書登第後游高唐州會大兵圍州州守以轉運銀缸出賂大帥求免一城生靈正中與其議事平論死給事中李靖理出之知長興乙酉避地紹興以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時兵興公私掠奪府縣莫敢問正中設兵彈壓各營收餉必使經縣不者盜賊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鄉聚遣兵會鄉衆擊殺之張園柱自定海西上列船江涯入城牢搜者二

千人徐給資糧開臂引去用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檣蔽江
並俯首帖息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
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東江海得通正中力也事後伏居
鑑湖佃田五畝醫卜佐食與史孝威黃宗羲呂章成邵曾可
交好幅巾寬袖時時往來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厝山陰陳
常堰子三捷亦能守布衣終身

自少聞義興起事時符召瀛長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
倉卒未有軍仗瀛長卽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五百
棉當甲以扼江其得民心如此遭遇廢興潛居無咎未可
以不死訾議也仲馮先生余之所見常宿家樓與大父語
至夜分貌侵不及中人而敢于斷事雖以武靈羣從得不
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播遷之餘而守令咸
若是其亦可倚重與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魏縣劉承錫崇禎丙子舉人以長洲教諭攝崇明縣事庭無
留獄兵後有大吏強之仕袒襦疾視曰吾中原男子年二十
渡漳河登大徑羅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欲見辱耶
取掛劍欲自刎門下士抱持得解沒時妻子飢死俱盡弟子
徐晟陳三島葬之虎丘山塘

華陰王弘撰字山史父侍郎兵部死難讀書華陰山以博學
宏詞徵逃家之江南八年始歸年七十五終于家始山史與

李因篤天生同學趣好甚密後因篤就徵遂絕絕問關西爲
之謠曰天阜山高生沈史標

黃岡魏公韓字小韓由進士知句容縣累陞寶坻巡撫國變
未之官隱居縣西鄉湖中漁臺築圃聚宗焉圃北築問青樓
朔望上樓北面九拜年六十餘髮脫不除草鍾藻有過問青
樓詩青天不答累相問皓首終隨漢臘歸蓋知其志也

上元張遺字瑤星終身孝巾素服時寓雨花臺之松風閣徵
君鄧元錫嘗著南史遺日夕讀之或泣或歌風動江左

含山張不二逸其名王師下含山諸生羣約哭先師死泮池
眾環池立推年之最高者先入有年七十者奮身而沒眾悉

文集三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掩面還走不二怒大聲云若觀張某死法遂歸小樓絕食飲
七日妻使女奉盞父前跪而牽衣號取盡之則參湯也自是
距戶勺水不入口凡四十日其友致書欲與同死復書責以
母老須養作詩云忒煞便宜兒女輩不須馬革走沙場又云
人生只有些兒氣我氣如何者樣長和州含山文俗人俱能
述之死時年三十餘

山陰朱兆殷字夏夫與張蒼水司馬相善其詣紹興知府于
穎勸穎招募材勇東南當有反者未幾許都果反東陽郡以
有備得不動講業駝峯收船江上先後與蒼水俱嘗從至沙
埕而還甲辰蒼水死會城葬南屏山兆殷隻雞絮酒歲時哭

莫年八十餘壽終于家

餘姚朱之璵字楚嶼浙東敗浮海爲黃虎痴記室虎痴被刺之璵之日本乞師長崎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璵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而陳方畧會已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縣人張五臯如長崎島還傳其事以來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卒不肯復康熙十三年後尙在日本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人勒從官放仗而入故人無寸兵辛丑七月過河飲水盟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文臣鄧居詔武臣馬吉翔內監李國泰以下共四十二人惟黔國公沐天波出袖中流星錐殺數十人而後死王惟恭小子來安引襪中小刀刺殺一人而死凱時爲都督同知先數月爲吉翔所擊傷足不能渡河得免還入雲南昆明州普照寺爲僧作也是錄述緬時事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崇禎庚辰進上授翰林院檢討入粵西返里止南京高座寺爲僧名弘智字無可號藥地和尙與魏禧侯方域等諸名士交有盛稱于時余友劉子志出其祖忠正公所較北都僞命錄有方密之名蓋其時不

能爲范李倪施諸公之引決卽爲密之耳雖晚蓋何益姑附于此以見人之立身有本末尙論者當慎于取也

鄞縣萬斯大字充宗父泰崇禎丙子舉人丙戌後絕公車徵斯大承父志不事科舉之學精研五經尤邃春秋三禮其宗法八篇師黃梨洲嘆爲超前軼論至性質剛疾惡好義常如不及嘗遊陽明書院見旁廡主列張某怒立投之地舉足折之大聲顧守者官府問誰折此主可曰四明萬斯大也環觀者皆愕指曰此明朝大司馬賣國爲闖賊官後爲此間方伯者也父友同縣陸符文虎無子暴棺淺土三十餘年致書諸故人釀金葬之張蒼水死會城葬荒山復釀金兆南屏作

文集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封樹歲上已重九日必裹雞絮酒拉同志聚哭之兩兄窮老而蹶輒對子經歎歎出涕謂我父子饘粥稍充便當歸里不出奉此二老爲楊延壽司馬伯康矣其篤于友愛如此康熙二十年卒年五十一

長洲顧炎武字寧人乙酉後高尙其事乃去大江以南徙家淮豫燕晉屯田耕牧尋訪舊人哀意至則讀書讀竟輒哭或不能竟讀每年登天壽山謁諸陵有十四陵長歌名問海內奉爲宗師焉

遺民風節播遠者無過寧人蓋其性摯而才足以發之宜乎後人瞻望而興起也越人則多沈鬱亦山川之氣凝聚

使然與

常熟嚴璋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為祁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事敗攜家隱獾人洞嘗一覲母還里竟入獾人洞不知所終

山陰葉振名字介韜家貧奉母至孝嘗娶婦婦死即不續居壞室藉鄰火煨柏葉代茗餽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屏枯心喪謝客實無喪也壁柱率書大約以死為樂擇死之最者首迅雷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蒼水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顛哭祭為文六千五百餘言天下聞其風而高之又致書姚督緩攻語多潤迂不可行年六十八

文集三

墓

越中徐氏重刊

無子友人王某為之殮葬

盩都魏禧字叔子兄曰伯子弟曰季子世稱易堂三魏而叔子之風最高易堂築城西南山四面壁立百仞紆縈鳥道賓友過訪者嘆嗟奇絕當金王之亂以此自全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辭不赴撫道敦迫強請入舟在道竟稱病返與南昌彭躬菴林確齋為松石交躬菴名士望確齋本西江宗室避人更名二人皆有文章操尚然莫不推轂叔子叔子為文宗尚簡淡不至摹古家法能人咀含尤杜口絕講學人以此多之餘姚張五臯游廬山南至盩都特過叔子見若舊識謂之日凡君所為我極喜願吾不能為君所為耳五臯返痛自

折節許叔子之知我也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自宜武門出至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留其二子清涼山麓遂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昌字石耕石耕因痛父四十不娶從人寄食與一琴居處然所善南昌王于一金陵龔柴丈關中王築夫亦未聞石耕嘗鼓琴也辛丑秋于秀水鍾廣漢坐上送屈大均歸番禺為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冬病卒耕良乞貸以殮同志多為誄詞挽詩哀之

文集三

墓

越中徐氏重刊

臨幼孤從江陰黃介子毓祺學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門人起兵竹塘應之使大臨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用官印印所往來書為人告變捕入金陵獄獄急以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大臨坐脫而去戮其尸大臨號泣守喪鋒刃中贖身首縫紉棺殮送歸有漢陽匡風已為道士過走江湖從甬東還達餘姚訪黃梨洲萬山中雙瀑院甲辰梨洲過虞山大臨導之訪熊魚山于烏目李膺公于赤岸返棹送至城西涕泗而別遂不復見侏僚死崑山顧景范作鄧丹丘傳屬梨洲銘墓

定海謝泰臻字時禪父渭四川按察使泰臻少從父宦蜀與

平水蘭父卒官將喪歸知天下將亂益揣練兵勢時挾弓矢出郊角射乙酉之亂東平侯劉澤清潰兵航海破定關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北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僵尸號哭屬路獨謝氏門宗三百餘口安全木主不移其倉卒制變如此既而故社遂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焚巾服于庭援壁上琴彈之不成聲推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忽出留書几上曰兒曹無苦追我從吾志家人跡之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剪髮爲頭陀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所著書加項登深崖絕巘發讀探鳥啄生啖之如是四五年庚寅八月蹈海死年四十九後八年始具衣冠殯葬泰階字時符幼不隨父之蜀一日見孤鶴翔塔頂曼聲天末不自知淚下曰何父計至國變滅影躬耕松江徐字遠張子退避地海濱就泰階于柴樓指畫大勢繼以痛哭時兵荒交迫斗米三百錢流寓頓路節縮擔石公其飢飽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槩焉孑遠從亾泰階亦避山寇徙郡城名士萬泰董守諭等爭就結識丁亥冬滄師闢入雨之好事者多死以計脫執友范兆芝于禍臨卒悉焚所著撰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墨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泰階死在泰臻前數月明年辛卯滄洲破相國張肯堂殉節雪交亭從死者骸骨撐柱泰階子歸昌渡海招拾聚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

文集三

老

越中徐氏重刊

歸告于父祠下東海稱之

山陰戴易字莪仲號南枝順治中樂虎丘山水葺茅倚居與徐枋昭法過從爲昭法預營塋地得水東三畝昭法罄室中器用賣得二十金遽卒遂以爲殮易思必成其志乃粥書街衢隸古一幅博百錢溽暑揮汗至五百餘幅約字五萬餘完買山之直而止其年年七十六也長于昭法一歲受寡婦孤孫之託既失水東偕太倉王鐘探梅鄧尉卽立得珍珠塢遂結券焉而易自埋骨蓮花峯距珠丘二十里日後死可相望地下也汪學鏡作賣字行贈易吳門遺士多和之

文集三

亥

越中徐氏重刊

介之難烈皇御極刺血頌冤姚希孟指其疏有語忌又刺舌改書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尙書呂純如賜死難家皆迫封三代自茂蘭疏發之家貧塋三世之喪畢弟妹八人娶嫁皆有條度乙酉避兵倉皇失其誥軸越歲大兵從閩還有軍人叩門呼忠臣周氏家捧誥軸還之茂蘭大喜拜受問其人姓名不答竟去吳日生之案牽連殺文相國之子乘周壻也茂蘭迎妹撫孤成立亾何弟又涉禍獄急會陳名夏當國爲子求婚茂蘭茂蘭涕泗曰豈惜以一女易一弟乎弟乃得出晚年與學佛徒遊又遇道人授養生術過午不食年八十二終于家天啟瑞禍死者常熟顧大章子麟生玉

書江陰李應昇子遜之庸公餘姚黃尊素子宗羲大冲宗炎
晦木及茂蘭皆終身守名節不出惟嘉善魏大中子學濂子
一以約唐通兵興復遲死清議憐之宗羲自有傳
贊曰易六十四陰陽各半開屯者亨傾否合渙迄于剝極豈
能逆算洛有多士三紀不亂似蘭斯馨如金斯斷千載同心
我思不遠

思復堂文集三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文集三

表

越中徐氏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重修文雅臺記 乙丑

臺在歸德府治東南梁孝王建世傳夫子習禮大樹
下卽此萬歷中知府鄭三俊立碑順治中知府正
策摹石像祀夫子今知府胡公國佐商正知縣趙公
申喬重修

三韓胡公知歸德五年既修象賢祠祀微子明年又偕商正
令趙公重修文雅臺而祀先師焉客有謂其記室邵廷采曰
是臺之作非爲先師也按顧况記云梁客司馬鄒枚嚴忌宴

文集四

越中徐氏重刊

處唱和是有文雅之臺而先師習禮出世俗所傳圖志莫能
紀實故鄭公立碑竟未有所營治至於因臺鐫像二者并而
爲一則丘公之誤耳且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苗裔之守在闕
里學宮文廟之祀接於邊徼何有於一臺文雅之役謂當且
已乎采曰不然夫祭川者必先河封山者亦益壤粵自契爲
唐虞司徒造商伊尹式商受命微子再封宋木金父去宋適
魯六世而孔子習禮於此億萬世人倫之教實惟有商啟之
則學宮之祀孔子也天下之公也斯臺之祀孔子也般人之
私也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今雖古烈云微宋之文獻猶
爲天下最余愛其俗不喜浮屠老氏教道宮梵觀之設頗簡

陋而荒墟野墅聖賢名蹟往往獲存如商正之祀闕伯穀孰
之祀伊尹郡城之祀微子其尤著者而范文正公書院則自
鄭公再創以來七十年至於今不廢又上丁釋奠一切樂舞

授器俎豆邊籩樽爵簠簋之屬亦惟歸獨備學官從弟子臨
祭升降俯仰雍容以莊觀者嘆息是皆宋之先世賢士大夫
於遺經殘碣中討求掌故而刺史守宰又能乘簿書之暇修
舉典禮以與吏民從事雖功令所不急要其有裨於教化者

大矣且夫文雅之地實爲一郡名勝延表數畝迤城而南清
池環之水光接天殆若聖澤淵遠藉手孝王以貽後人者就
令大樹遺址傳疑失真卽因藝文之場爲道德之圃考古者

文集四

越中徐氏重刊

以爲知變譚禮者以爲合經丘公之事猶鄭公之志爾庸爲
誤乎我胡公來守是邦吏載其清靜民安其業次趙公輔之
百里之內戶不夜閉嘉樹列道被野桑禾弦歌四聞乃增崇
是臺旁治亭榭以爲高明游息之具政成事節而民不罷勞
非興制立教之盡善者與夫章先王之蹟以風起人心并以
勸後之良司牧斯實政體翳賴又烏可已肅客而退旣落成
因請記茲臺壁備考郡志者之採擇

毛西河師曰夫子哀二年過宋則在宋地宜有其蹟文具
根柢故枝葉扶蘇轉見茂實
金赤蓮曰言言衛道比之歐曾學記亦其亞也

重建舜江樓記

舜江樓者故承宣亭址也元皇慶間鄞人州判葉君恒始建樓云按邑志亭樓之以舜江名有二其一曰舜江亭在治西南五十步平地負城面江以迎候客舫後更名迴淵亭其一曰舜江樓在齊政門東五十步城上瞰臨通濟橋望之隆然爲縣之巽峯開納文明方葉君時餘姚爲州而君至直大火後乃作譙門製刻漏又崇是樓陶學士安曾爲之歌詩有曰凭欄出樹杪振衣在天半諸峯繞城邑萬室夾江岸鯨濤息狂沸龍泉入清玩畧足盡樓之勝槩矣有明姚人物甲天下迨嘉靖之季年樓毀少替談者因以是樓規衰盛萬歷中新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蔡馬君從龍爲令復理新之縣入職方科目益衰會康熙初年樓又災談者益以爲驗四十二年秋通判吳公來攝縣篆咨政所宜先遂首重建舜江樓悉復舊制置鐘其上與士大夫集而登焉周視千山環列鳥擔客星橫貫樓中下長橋狀如伏龍晨鐘一鳴萬籟俱起美哉前三百年人文之盛當與此樓俱振微獨巍科高爵接武如曩日也余惟古名世佐大業者多出刺史牧相出乎一方以施天下凡有興革擘畫動可爲世法式數代之間指不多屈卽如舜江樓之建僅公繼葉君馬君而三葉君名蹟見陳旅海堤記而馬君落成是樓則邑前輩翁大司馬見海公記之今余文不逮陳翁而濫承

公命且書詞謙挹謂未竟所設施度公斯心欲相厚加福于吾民豈有量哉繼今姚人勿忘先澤博聞敦善行以前修自勗日相業如文正理學勳烈如文成就義如忠襄忠烈古學如文恪強諫如忠端銓政如清簡恭介餘各以類求其倫則登斯樓也有慨然而興念昔先民頑廉儒立者矣若夫朝挹南山之輝夕覽東海之潮低昂眎眺極目千里騷人詞客或有得于斯樓者非我公所望于邦人之志也公以余言爲是記而碑之警姚人焉

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

文集四

四

越中徐氏重刊

三原北城故有東嶽廟傳曰山嶽配天嶽于帝爲臣而俗尊嶽或稱帝蓋若古牧伯各主方嶽然竟以東岱主之雍以西華主之西人宜祀華不宜祀岱而岱之祀徧天下卽西人無不祀岱者甚矣岱之尤尊也考舊志西嶽廟在縣西北留坊里唐貞觀中建意其時因衛公靖禱于華神建封開國故靈而祀之而東嶽之祀所始不詳時代康熙四十二年原之賢士大夫梁公愾廟貌未稱特出官祿率商私錢共八百金賫自天津遺書大令李君三山願假士民錙銖佐之不讓土壤卒成岱高李君屬余爲記余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方祀祭境內山川故周時泰山惟周魯得祭雖魯之大夫季氏莫敢僭焉然舜典歲二月東巡及七十二封禪皆

爲壇隨望秩若今之屋像而家祀無乃疑于瀆余推其說而得其所以然今夫天地日星風雷水火河嶽之事亦如日用飲食之在前不可離也然其神則人卒弗之見至於君父袞冕之尊嚴宗廟百官之美富茂弗見焉聖人因之以敬敬曰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天神地祇之情狀與其居處飲食嗜樂殆亦若人矣禮緣人情制則屋而像焉誰曰不宜且夫祭必備物其禮至大今之牽牲酌醴于泰山特比于村原土穀之祀非所云祭也凡事有行于古而不可沿于今者古天子廟制七自是以減此可行于封建之世耳後世公卿大夫之子不襲爲公卿大夫則此五廟三廟二廟者將安所用之故千

文集四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丁之家必爲宗祠以合食聚數十代之祖宗子姓併入其中非是則尊祖睦族衰矣若此類聖人復起皆以爲窮于無可如何不厭變而何疑嶽之爲廟乎然則東嶽之祀三原也何居曰東方物始生西方成熟天地之位西爲上而出入之戶溯震抵兌正秋之氣萬物所說岱之功收于華是西人祀岱之指也與李君曰君言是遂碑傳之

酌經準今可補入祭統祭法諸書

第壹遠識

和平縣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

庚辰

明儒從祀孔子者有四而新建伯文成王公實集孔孟以後諸儒之成公之以兵底定南土也曰撫贛曰擒濠曰征思田

日計斷藤而撫贛之功則平泖頭爲最其贛時新設之縣有三日漳之平和韶之崇義惠之和平而和平處四邑之中當三省之會其規模措置爲尤大文廟之祀公以道而和邑之祀公以功以恩道與功與恩同宜百世祀矣自池仲容據和峒三泖僭王號假官屬江廣閩爲不寧者二十餘年公一旦設方畧羈仲容於帳下而督兵四面齊進獸角而草薙之乃疆乃畝乃城乃濠乃集流亾乃立室家乃興學校矜其勞費舍征弛禁使狼奔豕突之俗一變爲敦詩講藝之鄉後之守者感公斯意愛吾民如赤子保護斯土如護元氣更百數十年風俗日以益登雖由循吏之勤民性之易與爲善要皆公之遺教有以及之也叔祖恕菴先生爲和平宰初至卽構新文成祠堂而使屬采曰此和人所欲君三世守陽明書知其政蹟其爲我勒茲碑采惟祀典法施於民以勞定國有其舉之俱莫敢廢公始設和平仿古者殊井授廛移郊興學諸法爲萬世慮非秦漢以下苟簡小利苴補之謀昔箕子封朝鮮能以文明開絕徼近世沐氏嗣守滇南六詔荒陋浸淫齊於中夏和平之事比之昔賢又何多讓而經生者流不求論公持身經世本末猥沿桂尊說嘗其學術不已至并議其事功夫公之事功如日月之麗天容光皆照和平經歲久遠野老童豎罔不謳吟思慕文成歲時奔走祠下喟然瞻拜非得

文集四

六

越中徐氏重刊

旭氣之先者與夫庶民之心淳古經生之見雕薄庶民與斯邪愿息處士議橫致有坑儒焚書之禍吾烏知今日之所流而以和人士之廟公碑公正舉世之爲經生者雖未獲造公斯祠竊喜爲之記述先人所聞敢自謂知公之學耶先生姓邵名大成號恕菴餘姚人嘗粵屬旱聽民鹽米貿遷須全活已飭公祠別爲堂祀前令有功澤者和人慕今令君請并建賢侯書院於祠之右意以風勸後來廣公之道於天下吾知茲地教化蒸蒸日上進將有起而發陽明之學者於是焉在先生特修斯祠以待其人非徒爲閭閻申春秋禱祀報賽之義已也

文集四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高則之曰是論祀典不是論學術是和平廟碑不是他處

廟碑

黃主一日南宋以後學術苦支離文成倡明易簡然後人
人知有作聖之路蓋振古重開日月手也彼訾議之者如
蚍蜉撼大樹豈足與辨乎允兄深探原本反覆證議而詞
旨無失和平使人競心沐釋粹然儒者之文

盱眙縣丞周橋應壁記 己卯

淮自南陽胎簪經汝蔡麻江納之廬鳳而下東至於臨淮又
東北折百二十里道盱眙合清和靈壁桃源以與黃河會清
桃盱泗山陽之間有湖曰洪澤全淮正道也以受河衝反退

鬱而爲湖漫衍數百里東西一堤由盱眙蜿蜒而來至武家
墩北折就河其堤之同塗而各名曰高家堰曰高良澗曰周
家橋號稱險工巨石壘築風濤怒來木石并去人馬顛墜往
往而是春秋潦降土田不可辨識猶餘洪澤村廬數十浮沉
於洪濤中堰一瀉決則高寶興鹽江都通泰七屬皆爲巨浸
棄之不可遷之不能力以一堤兼障兩瀆竭海內半賦官民
全力委之泥沙有司吏河淮間者其佐貳率委其職事聽長
吏勾攝身奉大府檄奔走河上相度緩急修塞傳呼勞問不
絕道路或至親負土石日晏不食其艱且勞如此周橋故有
盱眙主簿一人近詔減去移丞駐而山陰施君自西適承其

文集四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後君嘗因余窮易義意趣濶遠不屑屑爲章句業既從其先
君子走四方求利病習吏事能鞍馬劍弓馳捕盜偷其再仕
直茲土則獨跳身堤上而并孥盱署己卯冬余過周橋訪之
見其斬茅爲庭旁二室室可容膝服食寢處與客俱庭無公
座吏抱牘白階下立語剖去庭距堤以遠纔數十武風水徐
泊聲如球鐘客旅無事則二五手譚或時吟誦其內而君率
味早跨騎周巡工築比晚歸以爲度余喜其強敏惠下謂眞
用世人而困於一堤不能去君歛手曰小子將妄言以是堤
爲基始矣夜向午忽有聲如萬雷從西北來驚起引衣詰曉
登堤平望則湖冰重重山立狀龍虎豹虬起伏萬千風凜不

可留遂書於庭壁策馬舍之東去

俞康先日以史作記全力盡注一堤兼障兩瀆一段

史華青日留心世事絕不苟且作文字觀

邵氏玉田縣莊記

邵氏之有玉田莊自隆慶四年始按地志玉田古無終國屬
薊州而直隸順天府多水田種稻籽粒長美上供太官縣以
是得名而先人遺記云海州公為仲子靖州公北試因于玉
田置二官莊一區土名窩洛沽延袤八十頃恒患潦而莊戶
醵悍勢力稍詘輒用莊田投獻動費萬歷十年海州公卒官
長子欽以窩洛沽業歸梅墩公越六年靖州公登賢書梅墩

文集四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公尋卒窩洛沽復來歸靖州公乃謀之從叔再立公主圭親
至玉田揆相形勢反日地可棄也勿棄則如攜眷屯牧君能
為馬伏波初年所為乎應日能二十四年遂借楊宜人北行
增築塢室闢萊蕪正侵占種秫麥明年益置水田于是玉田
城南北五十里並有邵氏莊其新莊之地日小泉日袁家日
鴻橋日白家日暖泉凡經營八年而就楊宜人卒于玉田復
娶諸宜人比解靖州徑往寓家公之得以淡于宦情兩麻教
職一任遠州克承清白遂初志者以有玉田業也是時承平
二十載神宗倦于政事久不視朝遠荒乘息萌芽時拜父子
首亂盜夏日本平秀吉攻陷朝鮮而楊應龍桀鶩播州大將

李如松劉綎麻貴等東西奔命臺省館閣方務紛曉益為恬

嬉公以為物大必散致至必危越中風氣文弱而燕趙慷慨

其田足耕易業意令諸子分處南北世亂猶有所全遺書長

子慶令盡室北行繼令易菴公主各莊皆不果最後以少子

襄為寄聘縣中大姓李氏日使就婚則安土不遷然未幾而

公沒沒之歲杜松劉綎死于邊天啟初密雲玉田等為牧場

羽書催發日數至諸宜人挈襄扶藪南歸玉田業遂荒矣三

年家人廷美尙南來輸租崇禎七年襄就婚玉田各莊稍復

安業不十年甲申禍作襄瀕于危百死一存順治乙酉川玉

田籍領鄉薦踰年而卒因遂埋骨傳日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文集四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可悼也夫自襄亡嗣殤其後餘姚邵氏無復至玉田問津者
或日田入旗軍世屯也或日家奴莊戶乘亂而分竊於乎五
德迭運六合之宇時有廢興况我邵氏一莊而余徒區區依
望而難舍者以吾先三世歌哭聚族于是靖州公魂魄猶安
樂之故畧次其終始為記俾後人有志強力者俟機會而還
訪焉李氏字培初縣令培初之祖官南刑部郎號容齋順治
中容齋裔孫有持斧衣緇衣巡按南浙者
叔子異日作家園記而原本國事廢興何等布置
孫子社廟記
孫子贖戰國權詐之士也師事鬼谷名與吳起先後而昌之

人祀之于社者何哉蓋膾常有德于齊百姓矣能救韓救趙以立齊齊國安則民與受其利社所以報功祀之當也抑膾功在社稷宜配享享齊太廟迨齊亡廟遷而食于其封邑竟百世祀故國之功臣宜祀如膾者多矣卒與國同廢膾可謂非幸耶豈當日有區區之邑克拊愛子其民如孟嘗收債于薛之所爲不竭取于生前因得以享于身後耶家之與國勢異要之民心其本也田氏之先以此攘人國而子孫亦以此殖其家膾少成習見智願不及此哉雖然以智自喜者常限于智之所易足膾之世術軼方橫于秦而下兵先近攻魏膾能以救韓趙者救魏魏不失西河地則山東之勢強而秦可

文集四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圖惟再勝而喜足于爲齊而踈于謀天下此其器之所限也膾行師非有管仲父之節制也徒以計力決機兩陣間自其先十三篇而外先王軍政槩乎無所聞者豈其有天下之慮仲以器小輔齊而不能西畧明識之士早已料之矣何望于膾膾差愈軼以其未嘗禍齊身沒而人或懷之若軼之矯國革俗是師仲而失其道者怨叢于身禍延百姓至逃死無所始知爲法之弊也以此言之昌之人祀膾社廟適稱其器非有過矣昌邑領社九十而瓦城故春秋紀鄆邑在治西北三十里又二十里至海岸商舶之自天津者皆泊焉其祀孫子不詳所始摩舊碑宋熙寧四年重修順治十七年道人孫守

德又修之廟三重墼做門廡堂寢皆備楹左右立鐵馬牛神相莊梧旁不設老佛二氏像庶幾古沒而祀于社之意今社人王姓者復盡賣其口分田加墜塗環築立鐘樓大門東壯一社之形勝方召工有海大魚乘漲入獲其骨爲窗櫺四咸謂瑞異神能威福人禱無不應耕歛疫疴蝗蝻皆禱常有人聞見神車音騶從出入則社內必有慶堂寢之交有奇槐雙木東西對樹怪若虬豹空幹而茂枝爲昌境八景之一或曰槐在建祠前或日在其後

叔虞廷日不肯假借古人處是文家自立處

姚江書院記

丙子

文集四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采少時侍王父魯公先生講學城南始識所謂姚江書院者先是正德嘉靖間新建伯文成王公倡明正學高達之士風趨景從而邑中徐日仁錢緒山兩先生實羽翼先後文成沒弟子所在爲立書院按陽明書院之在宇內者七十二而浙中踞其六餘姚則龍泉有中天閣故爲緒山講學之所而書院未有聞者豈傳之近且眞有其實固不必事其名與崇禎中沈聘君國模管徵君宗聖史隱君孝咸文學孝復篤志聖學捐其舉業從事于此因雙雁里半霖沈氏宅肇營義學悉邑中士有志節者寢食其中月季小大會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俊彥咸在日擊心喻直從文成溯洙泗逮濂洛未陸異同

竝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義學之制前爲堂奉先師孔子洎四配後爲樓奉文成洎同里親炙私淑諸賢易像爲主尊世宗之祀典也不徧奉先賢先儒宗其近黨塾不敢並文廟也其諸門廡講舍一切草創則時與力有不暇務作人明道而不汲汲于觀美粉飾用俟後之人增長而光大之始建歲在己卯越二十年丁酉重修乃額名姚江書院云初郡城載山劉子石梁陶公會講證人社姚江時起往復相和天下學者稱越中證人祀和靖姚江祀文成皆其地講學之祖推揚餘徽郡邑人士斐然各有成就劉子旣殉國而四先生亦守肥遯隱然金華處士之風嗚呼運會有晦明道之在其人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豈不偉與四先生沒繼之者韓氏孔常邵氏元長俞氏長民史氏標韓氏弟子徐君景范康熙己酉間韓氏講學城隅士氣大振自是少降矣近年院屋多圯舊人盡亡後生希見當年教澤之盛可嘆也歲庚午安邑康侯來宰餘姚旣大新學宮復募完葺書院侯出其祿修先師堂月吉親詣縉紳大夫濟濟蒸蒸小子譽髦歌趨以和耆人聚觀莫不愴泣方迎新主鳩工度後樓秋大潦饑工輟會明年侯去知晉州院弟子請於浙令冀更修之竟未有緒也有撓其議者曰旣作泮宮書院宜後夫書院輔學校宋以來有之自帖括義興學校之設名隆實微若夫求論幾深徵覈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

其人其學多出書院書院得人皆學校光夫成已成物紹往哲開來者不在上則在下不在父兄先生在其子弟當仁不讓此吾黨責也况諸先生經始養士之意其又何可沒因感慨獻款爲志其興替如是聘君字叔則徵君字霞標隱君字子虛文學字子復合韓氏孔當王氏朝式爲六子會稽董氏瑒作六子傳朝式山陰人書院之創有勞焉出縉多者蘇方伯萬傑及子元璞董役者鄭氏錫玄輯志畧者韓氏弟子邵廷采院田屋圖籍載俞氏徵畧康侯庚戌進士名如璉

姚江書院後記 壬午

文集四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治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振取諸風育取諸山山風位乖則取諸蠱蠱必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以觀物大中正下觀而化煥然更始民物一新雖天行豈不待其人哉康熙辛未黃岡韋公來宰餘姚大開義學延邑中士稽論文藝月季親詣臨之簡不率者而登其率者邑人 史孝廉在官邵孝廉焜蘇進士滋怵偕同志數十輩進而請曰是藝也必求諸道道成而上上而爲陽明爲朱爲程爲孔顏曾孟陽明故姚江前哲特有書院祠焉其前堂仍奉孔子四配如學宮例教大居正一統不得有同異也沈管史諸先生于此擇焉已精典養作人精神不可埋沒今明府以樂正四

術之教迪我人士盍卽并移義學于書院斯實守先待後可垂百世公日書院在城南濕下旁居人稠處木朽且折吾聞承敝者利用革幹父者戒用裕欲更書院于城中爽塏何如皆應日願如公命於是公捐兩歲俸買角聲苑出佛像遷主有日而公用事解篆去羣議多惜公已而共慨然曰此一事足公不朽矣公不以去留易意手書輒趣院事時邵蘇二子已相繼歿其子弟及司院者亟董成之四方來襄役者甚眾請于新明府楊公日非公不能成章公之志楊公敦厲多士噓姚江之蘊火而復燃遂奉先師神主至陽明迄于同門私淑肇營前院者咸入角聲苑改題角聲苑爲姚江書院乃大

文集四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召工起前庭廊後樓旁立學舍致其故瓦棟椽檻之量可裁用者而益市買其新者角聲苑直新城東南門夾右巽水比注學宮地當文明以儒易墨嘉運參會合于先甲三日之義自此姚江人士既有其地當講其學務追千聖一傳磨砥躬行無徒剽騰良知口說爲也夫學者天下爲公哲愚同歸自生民以來未有奇詭非一邑之事一先生私授矣章公在杭州聞其事而心怡之遺書楊公拜成而命采爲記是歲壬午康熙四十一年其遷日十月乙酉也

朱約傳日用易義直起較前記特開一境讓善二公極有體制至末戒以無騰良知口說驚湖鹿洞聚訟紛紜得此

斬斷

黃忠宣公祠堂記

余少時勤錄明事每一朝輒記其良臣聲蹟所遭際厚薄見金川殉難則氣塞哭不能止比讀至永樂洪熙紀慨然太息日方鐵鋤其時人才無出三楊蹇夏矣微若臣生民其遂盡乎成祖之世吾取其全德無憾者四人日太保忠宣黃公福日戶部尙書夏公原吉日少傅大學士楊公溥日英國公張公輔其餘若顧佐周忱况鍾李時勉輩各能其職又有數人由前所云有關天地之運者也今年余客昌邑按圖數典祀則忠宣公祠首列焉春秋上丁釋奠之明日令長學官及鄉

文集四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先生率弟子致禮祠下祠在縣治南千武門西向主像南向右壁勒正統五年皇帝諭祭文前小碑紀建祠始末言爲宦者所忌至成化中始得贈諡墓在縣西三里有楊士奇奉勅撰神道碑文而縣志不載余惟治道之盛莫大于恩澤教化若懷新附之民化不教之俗非仁者不能遠之箕子之立朝鮮太伯之邑勾吳近之西靈侯沐英之鎮雲南皆是道也交趾在漢唐郡縣宋氏不競淪于蠻徼成祖赫然因天平失國遣兵誅篡逆帥守得人三叛而三定之廟堂謀國無長慮微還張輔又參以馬騏之貪虐是以不旋軫而亂迨以陳洽代公而事益變比因洽請始命公與柳升同出升才既不逮輔

而黎利之勢已熾洽死勇戰公亦不免魚服賊黨見公如見
父母流涕伏拜其護出境嗟乎公之及升借敗非公之罪其
不與洽借死則公之仁也公在交趾十八年深恩厚澤入人
之至至于不忍加害使輔更出而佐之以公黎利既平長鎮
交趾豈不復漢唐之舊而公名不與西靈黔國比烈哉乃公
有箕子太伯之仁而交人不獲成朝鮮勾吳之俗懷古者所
以追憾于公之遇而不遇爲有關天地之運非獨公一身之
事而已吾又感于君臣相與之際以宣宗誼辟厥公持正出
之南京升遐未幾遂致振豎之禍使其時有如呂端韓琦之
早斷承太后怒而詠振否亦待以遺繼恩守忠之法何至馴

文集四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釀土木以知惟有重臣持正然後可植遺腹朝委裘三楊之
賢器不到此惜哉公一生忘家憂國屢上疏陳時務宣德五
年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
屯田積穀以省漕運此其卓卓議可行之大者身沒之日惟
餘橐金三十兩方長戶部贊南京機務時也公壽七十洪武
十七年舉人以龍江衛經歷言事超拜兵部侍郎累陞工刑
戶三部尙書

陶先生退園記

會稽有望宗曰陶陶有隱君子曰退園先生者余外舅子良
公六世同祖兄也其言曰天道虧進而與退朝也進則夕也

退矣夕也進則朝也退矣使朝夕知進而不知退則一朝夕
焉盡矣彼朝夕不以其力爭其所不能爭而况寄於朝夕之
間瞬息寐寤如斯人者乎故知朝夕之自有其不盡焉者知
退之爲退矣斯道也吾涉世久彌歷年而得之將用此老焉
勿以告諸人也所居室數堵橫縱地三丈手植六松千竹其
下閱三十年本無園顏之退園以爲園則不足以爲退則有
餘園南塘薄宗祠先人衣冠典則猶在終吾生愧焉退焉弗
及也茲退園所以名也春秋晴暇杖屐往觀南湖其西鑑峯
秦望雲天隱沒咫尺萬變其東則白塔之梁如七星貫吾日
中緩步旣舒退而仍入吾園蘭菊在堦經籍在几拚謝謝客

文集四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一床偃息當其時并不知退之爲退也不工詩顧喜作詩竹
筠花徑吟咏幾徧好我者便搖筆展紙贈之自負能飲飲不
罄一壺語及祖宗祠墓輒憤結抗聲伸張大義已還顧咨油
油以和其爲人生平都類此今年八十髦矣於世復何事姑
益治吾退園康熙丙戌七月日姚江邵廷采被命詮次爲記
先生諱必昌字補侯以退園號莊敏公諧五世孫自少友恭
同母兄年九十餘猶嚴督過先生祇受之或每跪持而泣宗
黨以爲難晚年交益稀族弟克幾亡後偶過從贈詩者廷采
及上虞范子石書蘭

蘇庵言歸櫬記

庚辰

同里蘇廣言第康熙甲戌科進士庚辰春除西川眉州丹稜令蘇氏世間餘姚曾祖平觀先生諱萬傑者以舉人累秩至雲南左布政使而第進士自廢言始其得丹稜也或曰蘇系故眉山若江之源於岷也江自蜀走澗萬里不能反之蜀眉山蘇文章氣節震天下遠宦轉徙傳宋元明迄今更數十世而子孫無失厥序復從東澗之渚起家進士筮仕眉山其除令是其歸也蘇氏之遺澤長矣然廣言給由後渡易水西去踰太行將循秦嶺入蜀始至順德卽咳血濺衣及靴皆朱殷顧負其盛年飲啖自如且觀優於陵川有勸之姑東歸須後命不決六月炎暑輿疾進比渡蒲津抵三原終於旅舍嗟乎

文集四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廣言以祿養之急瀕死不顧目算手營料天下事而不能料其身之生死此余於南明鬼神之感重有感也人之身遡祖父及始祖及始祖之自出遠數百年或百年恃其心追祖宗而從之設廣言得至丹邑必求遠祖祠墓於荒榛野莽尋族譜亭墓其碑記烏知明允長公黃門數君子之靈匪翩然來下而以姚江之蘇重起眉山令耆老嘆觀史氏頌美曰江水西注與岷山合人誠有之豈不信哉胡爲歸者卒不得至流者卒不得返蘇氏既盛於東遂不復種美於西意造物者妬之而顛倒爲是也廣言既道喪幾不能殮其友諸作山從京邸偕行沿途視其湯藥卒之日猶跨馬馳涇陽買葭以救關

西工匠拙又爲親教之棺制購工畫者圖其容道遠陸行是虞仿大殮禮用重綿三十兩繞臂指束骸骨使無動皆作山手自爲之卒以兩騾載其棺出萬山中越陝洛中途獷僕盜篋走追獲之襄城獨與一僮扶輓歸浙至杭關哭曰吾爲君心力竭矣而不能起君子生何以見君母若子弟見者皆慟作山非獨義人乃其才亦不可及也舒文陳先生精醫學識廣言必死強與俱西卒偕護其喪以歸蓋亦古人云

許子敬先生曰不獨作記兼可作傳深情達識綿邈動人祭忠臺慟哭記 丙子

宋謝臯羽西臺慟哭記讀之嗚咽彼有不能言者冀後人

文集四

辛 越中徐氏重刊

之知余今哭祭忠臺非敢做先生也先生爲天下而哭有可以釋先生憂者其責在天下余哭爲一身一家既莫解其憂又慮後人無解余憂憂雖可言固難且倍於先生也於乎慎思其難厥惟賢子孫厥惟賢子孫哉

姚江城環龍泉山諸名賢以次祠山上山之巔有石曰祭忠臺四面俯瞰百里過客必尋是山而眺姚江之勝余僑會稽近二十年中夜涕泗每正月祠祀寒食上塚一再至故里獨登祭忠臺而哭於乎余之有待以歸也思安集妻孥供先人伏臘今竟二十年而鬢且霜老矣歲丙子冬攜十五歲息承瀛歸正宗祠父子抱書擁被讀讀竟嚙其臂出血而告之日

汝知痛乎知痛則知學矣學非止痛者也將有樂焉吾非無
樂乎此而吾痛轉深固不暇以樂乎此也人之生一本也天
無所之而不覆也祖無所之而不附也然其神則有主焉吾
之祖與吾之天主于姚矣往漢都關中魂魄猶樂思沛作邑
以新豐名朱文公居建陽故稱新安一本之誼也雖野夫弱
妾戀戀悲故鄉况持書卷論學問者乎冬至烝祭畢乃登龍
泉尋祭忠臺日濂爾來前汝自臺東指三十里而近望之秀
出若架屬勾章而實為姚江祇柱者龍山耶汝五世祖靖州
公在焉汝舊年與弟越嶺拜墓道者也自玉出返葬茲山七
十餘年矣汝諦視之濂伏地拜采慟又前日濂自龍山迤西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稍北二里背湖面原神再棲之竝廟而東不百武有松翼然
覆其穴汝高祖易菴先生所也先生年二十四而終植遺腹
以迄於今微翁太君有吾與汝耶今土人耽耽將毀不可支
若之何濂又伏地拜采慟起謂濂日海州公前三世及始祖
奉化公墓柳鼻者支庶盛拜奠成禮惟余考鶴開公後微抑
魯公先生孫孺人在白山之原地患墊松楸未樹余精且消
亡汝兄弟幼寤寐恒悼肝腸斷裂能免余于罪是吾子也濂
亦泣下於平文信國文山有云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
一氣也斯言非知道哉人情鮮不愛其子孫逆而上之斯孝
于斯仁人矣無遠乎天是謂本天無遠乎親是謂本祖此人

道之極也念之復之

毛姬漢日悲痛之言不忍卒讀

章宗之日哀音轉楚字帶血痕突過謝公西臺記

田居記

仁和衛圃先生從其父光祿公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及官駕
部推關粵海入為御史又二十年歸而無屋以居乃尋幽于
武林門之左南湖之上得曠地焉名曰張童園張童者張駝
也嘗種瓜鋤菜于此地遺忘身世以全其天先生得之則大
喜日我幸奉身為張駝役矣以意畫宮起楹數椽不容旋車
日吾承先人之志事不足也吾視先人之無居愧過之矣乃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名之為田居而顏其堂曰學稼植園以竹穿池養魚課僮種
瓜鋤菜如駝時題其後之臥室曰逸我居謂先人終身勞園
事不得逸而我得逸又踰父兄也何德處之右之書室曰放
漁軒居于田而放于漁蓋以放而全其天也嘗為詩經時靴
不着即景杖頻拖先生其有駝之意乎昔陳太宰有年記三
種菜日種禾以食種桑以衣種德以不辱余嘗希慕其人于
田居亦云

辛巳移榻始末

辛巳

康熙辛巳余饑驅將適廣東已辦裝病作卧郡江橋香城僧
舍沈謙三來視請移館其家為親和湯藥竟五十日未愈又

欲南走魯仲虞安貞高則之章泰占丁洪園皆阻余陶容士
言尤切吾過矣離羣索居至是此意乃息也可愧也夫在易
需蹇二卦有險在前一則剛健而不陷一則見險而能止夫
不陷者內乾也乾剛健故不陷能止者內艮也艮篤實故能
止兼斯兩者是爲大畜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天下事當有險無善於需見險能止蹇乃得解斯理之必然
數之不爽者至若進德之途非日新卽日退余之退未有涯
以質靡而不剛健名浮而不篤實消磨剗削幾至迷復如隕
深淵則思呼號求助於朋友剛健者吾不得見願得篤實者
友之事之需之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蹇之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九五亦曰大蹇朋來此聖人所以轉人事之窮濟天行之厄
傾不反剝爲生民立命也由是言之病在此不在彼七月陶
子手將余赴曹山爲榻酬梅閣日以是間山水藥君嗜山水
爲主人耶余爲客耶余爲主山水客耶遊人去而山自止也
我師不遠矣遺民高宜卿時釣山頭年八十載酒問余投竿
於池巨魚躍出病遂愈

言易

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 代白觀察

萊登郡城皆瀕海往

有閣曰蓬萊海上三山吞吐隱見而萊東南羅山神山則起
文昌閣與相對峙朝夕晦明雲物幻變離合萬千登以無爲
有萊以有爲無並極北海巨觀按史記文昌六星載天官書
而靈均九歌有少司命之作獨化書稱神張姓出道家言要
其福善禍淫匡扶文教與聖人之道相經緯願聖道無爲泊
然而文昌操利祿冥算之權風勸天下則奔走祠祀者衆有
與漢壽像設稱文武二星者漢壽人也而神道尊之文昌神
也而人道親之洋洋乎鬼神合其吉凶盛矣哉閣防于萬厯
四十年災于天啟元年至四年復建前記述大守龍君文明
肇閣後萊之科名日以益盛其理固然今年春郡司馬咸陽

文集四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梁君倡謀于余以舊制未稱宜加恢廓又萊人承大歎士俗
積頽幸春秋兩稅比登流亡歸復民欣欣有樂生氣不可無
創建以一洗作新之誼筮既同乃徧告七屬良牧並喜曰固
闔郡文運所繫也畢竭官俸不三月工竣君偕今署守高君
復請余文落成余惟古先哲之士率自命以先民憂後民樂
爲憂樂苟有興作必關世教非然有其廢之則莫敢舉粵若
本朝開國六十餘載名臣良相瑰璋卓特以迄近司喉舌遠
統戎兵爲國家安邊靖衆者大抵多出東州而萊之屬實當
其半蓋得于岱宗盤鬱之積鄒魯先澤之遺樹木既深而星
分故居奎壁天地之美萃焉產是邦者輔以仙才靈氣誠易

爲力又六星上將次將主武事唐廣明中嘗護乘輿入蜀而
宋咸平明正德則兩感神應討平蜀盜今值聖人御世海隅
率俾神無所効其威武惟以導宣文德相協舉場銓注爲務
凡所予奪與人間選舉賞罰靡不符合道隆則從而隆不其
然乎不其然乎梁君因屢豐兆謀動關世教余幸藉手戎事
偕眾君子行禮斯閣立巽離兩峯顧而樂之其亦後民而樂
樂之見于一端與茲役也服人之數若干爲日若干良材堅
蟻之庀丹漆之用若干統計錢之緡若干費皆官給注簿紳
士及秀民間來襄事者聽不欲勿強也

寫文昌身分是儒者立言本色 弟夏時識

文集四

三五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四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思復堂文集卷五

餘姚邵廷采

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州序 癸亥

侯名彩字素菴三韓人後復補遵義通判卒於官

今天子卽位之二十二年三叛旣平天下大定西南諸宣撫
宣慰安撫長官皆賴類釋壘遣使請吏上加意柔懷謹選守
牧雖僻州下邑亦必以股肱親賢勳德之舊處之於是紹興
通判楊侯以廉能報最擢守粵西之上思采按圖志上思於
府爲南寧道爲左江其地南接交趾西通滇地遠在嶺表數
千里外實西南之衝也昔在勝國永樂時英國公張輔三定

文集五

越中徐氏重刊

交趾執黎季犛父子凱還歸朝皆由上思取道思明以入而
西寧侯沐晟亦自雲南統兵來會張輔於安南象郡以寧交
人歌之則上思爲滇交要害此明驗矣又左江與右江接壤
右江思恩田州猺獞雜處最號難馴從來羈縻弗絕上思幸
無土官夷人之擾而民性頑悍瘠貧薄陋風俗相近非得賢
長吏通經術明大體者寬一切之法以待之其勢不可爲治
周公曰平易近人民必歸之諸葛武鄉之處南中賈刺史之
鎮交趾王文成之平盧蘇王受皆是道也楊侯判紹興七年
平易之政紀有成效往牧上思夫豈易此今天下苦貧縉紳
家尤甚一行作吏百口仰食隨任轉徙雖廉吏不能不取資

百姓楊侯不薄上思邊遠又念是州夷傷新起民困於征輸
者至今未復乃悉返其孳於北獨從家僮四五人登車就道
卽其志意足以究其所設施上思之人可瀝酒而相慶矣

金赤蓮先生曰學歐卻大肖昌黎可以識文字之有源流
矣

黃咸士先生曰古今利弊較若指掌如此方是有關世道
之文

送虞廷宗叔令西川序

蜀于虞夏荒服而嘗佐周秦之典司馬相如唐蒙通夜郎
邛
笮南置四郡攘闢千里漢唐建都長安則蜀爲內地唐宰相

文集五

越中徐氏重刊

休沐多節度西川而宋世知益州亦往往入爲兩省中朝之
視巴蜀特尊異不與他道等以其高壤天府重關峽江嶺南
北之項人物土貢並甲天下故非勳望隆著才秀絕出者不
輕畀以斯土之任明永樂初遷北平蜀之貢道乃與帝都遠
然獻王封國與皇祚相終始三百年玉燭休養蕃息宗藩稱
賢而饒樂者以蜀爲最至萬厯崇禎間而蜀之全盛極矣平
陂盈景城復而圯致有僞西之亂遂靡子遺則今日起塗炭
措衽席亦唯蜀爲急其事必與良二千石賢令長共之而選
人率患兩川空耗比之唐宋時嶺外若編置然迫除日然後
行夫光天之下本無分土胡爲獨忍此一方民哉族叔虞廷

先生以高才妙齡四試南宮不第雙然日經術以經世務余不及年富理民事久守此佔畢爲會新令有舉人除四川邊縣例卽起應之掣籤者八十人得四川者十四人而叔與焉旣陞見來別其兄昌邑公執采手曰君老矣余又遠役其贈余言采日無以贈言也先生以親疾故不靳斯其指其肯願愛毛髮以無恤川蜀之民乎哉夫親與民一本一也親生我者也而民我生者也我生者我之子我生之視生我者固親之孫今先生旣祿養爾親不逮矣往顧復爾親之孫焉猶逮親矣以此指爲志可也先生歔歔曰吾指尙留七從君言請投劑于西土報我二人昌邑公願筆硯書第其語之先後而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錢之

末獨入割股一節唱嘆中具有規諍意纏綿懇惻吾師與人交類如是 弟之旭識

送兄我園令儀隴序 乙亥

兄我園教諭滄安十載去知儀隴行萬里愛兄者皆憚其遠兄意甚逸束書冊往也古者王事無易難東西譯鞦唯所命之自世降而人心漓吏部選授每一缺出必竊議彼有善有不善其能以爲吾民興利除弊望之斯人哉且蜀人需循吏日月以幾矣自賊獻父子啟殺運竟千里靡子遺而儀隴隸順慶介兩川寇之奔逸軍之征討竝經斯地今爲朝廷耕土

輸賦供長吏在庭趨走者多秦楚新募之人也土客相雜而蠻苗諸司參處其中爲長吏者愛其民若拊子而接蠻苗也使如立嚴師側毋敢怨亦無犯焉乃各有濟乎昔錦江侯楊展以嘉定一州綏懷全蜀通商惠工課農禮士竝有謨算遠近避亂者依之聲施到今豈非有功德於民固不朽者與兄往矣發京口泝江陵乘風西上見瞿塘三峽湍險怪激良可喜也過此入東川矣踰重慶逼西充則兄之治儀邑相距密邇也儀之部人垂髫黃髮率扶東拜舫前唯兄顧之謀所以導迎嘉祥全蜀將觀政於儀而暇以萬里之行爲遠且憚乎哉采迫饑病弗獲偕兄行願自念稽古不成志猶未已方將

文集五

四 越中徐氏重刊

讀蜀都及長楊上林諸賦近逮升菴大洲著述題其高下而揣其世變俟兄報最還家與談西土勸來安集之勤耕桑絃誦之盛上思載筆從兄紀之并搜甲申乙酉間逸事詢諸父老傳聞異詞者以慰山人貪多務得之望補稗史所未備兄行固弟行也兄知道者也經世不朽之途出處無異視矣陶克幾先生曰勉以吏治點入數十年時事風俗波瀾絕勝

俞康先先生曰原本起用不朽二字照應落套卽妙手止得中駟不如渾然而此意自在故芟之

送田濱遇之番馬序 辛巳

粵東天下之才藪也田君濱遇將往遊焉夫以田君之才適
粵東粵東才士宜有悅慕與之交者然才有真有僞懼田君
之爲名所動而不審其實也田君徧交天下士尙以爲未足
思一度大庾浮珠江經九真日南遇海外之豪雋以發其文
章卽象犀珠玉鍾乳石青丹砂榧楠諸物產於粵者意勿屑
也田君可謂廣矣僕未嘗粵遊於其人才無所交好姑與言
曩昔所識知者正於田君屈生名大均者今代知名士爲文
任俠吾樂交其人聞今已沒其立名之眞與否吾未之辨也
士固有聲動四方不可以飾鄉之人君往爲我咨焉又有明
之季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三人者粵中之三忠也善道以

文集五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死遭變不貳與余闕福壽爭光日月其名之眞尙何疑君往
爲我輯其遺文求其子孫與交志氣宜益上焉若更以爲未
足則弘正之際有與新建伯文成王公交如增城湛原明名
若水其人又有原明之師陳白沙名獻章其人是一第一師
者理學之標榜也其於名且大而宏矣然哉山劉子評次諸
儒謂白沙猶激聲名遜於康齋之醇乎醇夫白沙非好名而
哉山無苛論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
惟聖者能是白沙當日固未及此嗟夫不成乎名聖矣哉田
君知名之累於學而潛討哉山之論持是以覈古今人眞僞
與其所造百不失一番禺南海間以君爲月旦爭共淬磨當

自此始昔人稱蘇文忠遊儋耳後其文飄忽震蕩益饒奇氣
田君茲行許遺余香布粵物重以文章且多書粵人士名孰
爲眞孰爲僞者以搜余隱伏而起余怠廢余雖不出戶庭如
集古今人與居遊不啻手鞭鼓棹而同君往也已

范石書曰如此乃可謂之贈言 名之一字是古今天下
人通病尤爲時下南浙人錮病 嘗痛勝國之凶名士與
小人分半就中名士之半則南浙人居大半矣讀 允翁
作使當受者側耳者一時悚慄
陶子千日送粵行卽用粵人貫串而歸於無好僞名用意
布格俱加人一等

文集五

六

越中徐氏重刊

送周凱三靈親松潘序

周子凱三靈親松潘將行請贈言于余余曰孝弟仁恕之道
君家家法也無所事余言衰年懦夫壯心未歇輒喜談兵事
凱三日兵事若何日子適川吾言川川之內附始秦氏漢高
昭烈用之以開一統扶末造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
珍莫不水阻瞿塘陸閉劍閣抗衡于天下興王勘定四方蜀
必後平西川安富昔人稱宰相翱翔之地其錦江春色沃野
天府足喜也然自岷山西南永靈松茂壤比西域與大夏身
毒諸國相接中土有蜀以來邊寇之患無甚于唐吐蕃逼其
西蒙氏掣其南贊普驃信數出驍騎侵掠西道而皆從松茂

入當其時前後守者有高崇文嚴武李德裕諸人而恩信最著文武並用惟籌邊長策莫如德裕牛僧儒仗德裕縛送悉怛謀阻從善之心長寇賊之氣謀之不臧迄今猶惜之也夫用兵之道太上以德撫其次乘機相時于禦蕃尤亟偽西之亂蜀之遺民殺且盡獨不及松茂岷山以西完保無恙也遭值聖神御世討平畔逆萬里之間不驚烽燧而將軍領方鎮之重臨之以天子之威命其勢更順松潘民彘雜居互市馴而擾之則若鳥獸收而懷之則猶父子彼雖彘而稟天地之性蔑不可以德化間有一二獷悍輕去來者其亦無能爲也已雖然不可以不嚴也亂端嘗起于不意而防患宜制于未

文集五

七 越中徐氏重刊

然惟紀律嚴明而車甲素練遠斥埃廣屯種慎封界急收保邊隙無自而開子往觀世父總戎公威畧知處太平爲大將之才局與決機臨陣頗異更從尊公昕夕受書史揣度彘情蒐詰軍實務使坐而誦習可立施行西邊之形勢明而天下之大勢俱悉他日勒勳銘績爲國家安固疆圉何異人任之有昔俞大猷受陣圖于趙本學卒爲儒將君才足大猷而余慙本學如霍票姚所云何至學古陣圖則余無以應也序其語爲贈

敘西事千年如見眞留心世道開論詳切無一字粉飾是

先生長者之言 弟何榮識

贈陶克幾先生序

康熙甲寅余讀書陶氏之南湖羣從燕集聞其宗有以哭思陵皇帝爲鄉里所嗤者心竊異之亟欲走見而阻之者多不果後二年過无休董先生從容謂曰陶氏有克幾密識之乎是向爲里人所嗤者也是文章氣節足以繼其先人而石簣石梁兩夫子後言理學者獨是人不誣也陶氏世爲名卿流風餘教足以漸潤其子孫則幽憤忠鬱之士生焉甲申之事吾師劉先生荷戈而出躡踊徒跣責當事以起兵赴難吾從先生後一一識之是時克幾年十一二耳方從塾師講經義聞變頓足日帝后殉難普天同憤誰無人理而忍斯痛距戶

文集五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哭累月自是絕意進取希入城市雅病喜專坐見者苦其寂寞然博覽典籍留心當世之務揣論微中窾會雖志滿氣矜之夫咸屈服去余自國變後同門友或殉義或散之四方歸隱故廬余亦放廢老矣顧晚交克幾服食居處泊然有同余喜得克幾而堅克幾亦謂依余以自信其出處之不悖也夫割愛世之情以伸志節違宗黨之議以立君親文足以順取榮譽而不爭于名病易以偃息晏安而不衰于學其爲人何如也采因董先生言三往叩焉旣見退而嘆曰明末越中處士知大義者先生及潘子翔先生二人而已然儒者之論猶謂子翔可以無死而先生之所處實無過情在昔永樂時龔

安節以城門一慟終身不出先生庶幾無愧歟夫運關興廢之際雖上聖不能以力爭而生死進退之大閑則匹夫之志要自不可以奪越中風氣近雖不振然後起之士猶知重名節而矜忠孝亦賴諸君子守貞履道以倡之于前陶氏之有克幾不可謂非碩果之存也幸辱先生交後久而益習盡得出其所著治原民本等數十篇伏而深思於乎宜乎俗之人豈知我先生也

贈會稽胡謹菴先生序

會稽有潛德篤學爲鄉黨師式待 朝廷憲老乞言曰胡先生者名嶽字峻宗號謹菴其言曰峻以謹成庶幾矜而不爭

文集五

九 越中徐氏重刊

中立不倚之道乎行在中庸子臣弟友功惟克已視聽言動吾未之逮也吾有志焉爾程朱吾師乎吾師之言具在傲而行之一日十二子相配朝考夕計數滿六十無時暇逸以迄終身是爲克家之子象賢之裔吾忘富貴賤矣平居事親孝承伯兄恭接子弟以莊接通家之子弟以誠以和歲時朔望集男女小大揖拜宗祖用簾帷分內外坐定命其子延輔廷贊等講禮詳說內則少儀鄰人瞻視傳胡氏軌範焉性安恬澹遇婢僕如子女未嘗輕怒寒不圍爐間操節杖倚祥山水間隨意指勘以當法戒蓋一舉足一出言無非教也初侍太公任曲沃與謀堂政多所裨益甲申春以隨養在京師知

大勢去力主南歸先數日王茂遠過先生曰余進止不能自專吾兄則惟以二人爲重尙可俟耶先生既內斷於心乃遂擊舟行行未二百里而長安不守矣其資學明達識權遭變事如是歸而又傳茂遠之言清議於是稍恕焉先生之處朋友之際又何如哉自南歸兩採芹十應浙闈鄉試輒報罷時論蔑不爲先生惜先生歆然曰恨吾學未充遲速時也吾先世之澤當有昌者其在子孫乎猶吾受之矣廷贊以篤學至孝屢試進上舍孫國楷年未弱冠登賢書時論又蔑不爲先生慶先生復歆然曰恨吾德未充茲先澤特藉若等爲兆爾吾及見有餘媿矣蓋先生之一生好學不倦好禮不怠耄期稱道不亂少時顏如玉人顧目不旁囑勒非禮勿動四字於坐隅物交無自而乘廷贊未生有神錫此嘉名故字之曰夢錫以彰先生不邇邪之報也然其事祕卽戚友莫知先生燕閒終未嘗偶及也采辱與夢錫交比寄家郡城益近先生若耶里雖搏土攻木俚俗之夫莫不欣欣交口誦夢錫之事親婉容承侍今古罕有此又以見先生之身教也歲庚寅年八十有八耳目心思強飯有加焉手六藝不停披咏歌先王曰授廷贊著十三經二十一史明倫錄要歸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爲基本復以百字聯粘壁戒曰收攝精神陶涵氣質分陰務惜寸陰纔弗怠荒細行悉矜萬行方能純粹於乎此特

文集五

十 越中徐氏重刊

胡氏之家法哉論者以萬石家奮建擬先生夫萬石宗黃老而先生祖程朱殆未足以方也意先生之宗其先有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齋者或可相伯仲乎延陵周蓉湖中丞有大年昌後匾額府縣及兩序又有醕德維風之額丁亥冬遂聘爲鄉飲大賓越人言鄉飲之典至先生始不虛云

贈膠州龔大夫序

杭有有道樸菴龔先生仕于今非今之仕人也其仁心足以招孤山之鶴而惠政足以起渤海之憤去年冬來自膠西道都昌與主人揖語畢卽走西齋顧采采廢放久矣或遇達官名士往往頽然不能自攝至先生不敢顧念曩時師友畧盡

文集五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每支枕太息安得有置身千仞引百丈竿挽我崖壑而上之以此行游南北竟未一得豈氣運日漓士之鍾生者特少耶抑其前本無師承雖有才性伏而不出耶則又念古人交友尙賢貴貴上下統謂之義宋洛社耆英主之者文富兩公而處士堯夫與焉當時以爲非得此不光今去此世非遠也人猶古也布衣之徒求士于布衣公卿大夫之賢論交于公卿大夫而外是輒掉頭去不顧其何以盡天地生才之境而罄忠益之途皆所謂狹也非僅道德不彰而聲譽不流之謂也今布衣之交采畧已歷之矣不能無意于公卿問請質之先生以爲容有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彼林宗孺子常柄柄也雖

無所假援于氣勢標幟于聲名猶將束生芻提墊巾而往焉或負其崇高以公禮相格則有退屏祕圖之石行歌樵逕之風與麋豕長逐已耳夙奉教于先人違昔賢未同而言之戒又有所不敢也采未測先生知余之淺深而所獲于先生抑不可謂之淺今年春自臺兒莊歸復過都昌歡言攬余手是行也得一登泰山之巔還適魯謁仲尼廟堂林墓以爲快嗜先生其已盡天下之大觀無憾乎能引我摩磴道盤虛空叩聖人之宮牆升堂而人室乎慮先生無言自芳而其或鮑魚我也于其去書以問焉

以東漢北宋君子自命勝退之謁當時諸公書

弟履嘉識

文集五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贈表叔孫晚仙先生序

戊寅

采生六月失恃兩歲從曾大母翁太君肩輿山通濟橋入邑城謁孫氏祖姑東門蔣氏之園祖姑撫采日兒忝母良苦然爾余母家曾孫也宜端慧可爲後命表叔晚仙先生取一卮壽外大母太君歡甚侵暮乃歸山海事盛祖姑攜家返上林里太君卒采方四歲漸有知識跪問太母孫孺人乃知太君二子長祖姑次王父祖姑早寡而依鞠子居卽先生也先生系出蒙泉公蒙泉公當世宗朝以彈權者汪鏐受廷杖聲震天下其學本陽明有燕詒錄孫氏世守之先生則敦古禮崇孝讓能嗣其家法先王父魯公夫子亦講陽明之學用朱子

家法理家笑嘖不似先生每過必整容侍立分雖甥舅而師生道合性情容止久而益類先王父沒先君去遊浙河西采學曠廢先生見必動色相戒嗣後兩家家道喪失先生外給公賦內迫艱食而奉祖姑曲盡孝養凡定省溫清抑搔扶持棗栗滌滌柔色以溫之類內則所載學士習以爲常談弗行者先生則躬蹈之蓋自采生五十一年以來所見儒者直義溫潤兩美并具不資榮祿而畢竭親歡終身孺慕化感僮婢小大外內罔不夙莫承志吾王父魯公夫子而外獨有先生而已祖姑卽世先生負土爲墳旣葬終喪始出授經采中而采值歲試病采中幾殆念旅次無親黨遣人刺舟迎先生先

文集五

七

越中徐氏重刊

生夢翁大君扶其首日廷采在難爾往一視比覺而迎者至采病尋起爲道前夢乃相顧泣先生有二子一孫皆卒愛先生者疑天不可問先生處之怡然方輯家乘續孫氏世考錄撫庶弟教其三子祖德不可變也婢直之思老而益篤嘗以書抵采曰君不培其本專事文藝吾舅氏不以文藝重也君六七歲時隨入姚江書院授陽明客座私祝老師前輩每願君稱許靈憶之乎君今雖嗜古執勤所讀書多枝葉交遊朋濫介節不立匪金玉是守而喜怒哀任情詒遠近疵厲鄉舉若行君必見遺夫言行樞機千里遠應榮辱之主皆不徒然不可咎人又君安家會稽背離祠冢吾每入邑過舅氏舊廬而

泣其若之何明年春謁先生于上林則執手喜曰君教子尙持義方此事足恃舅氏之澤不於君身於君諸子君必勉之采拜起泫然書前後之語以具志不忘

姑夫孫德遠先生日推揚先美不遺餘力所謂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古者同姓之盟周室尤篤召公姬姓史不言其自出要其爲姜嫄后稷之裔無可疑者後與周公分陝並稱周召其元子出封燕魯而王畿內世有周公召公至厲王居彘宣王未立賴周公召公總政共和周是以不墜復能中興則明德懿親

文集五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之效也故旅葵之訓日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篤宗盟也雅詩伐木之篇則日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兄弟無遠周以齊申二姜爲舅氏魯衛晉蔡曹滕爲叔氏故書曰王日父義和詩曰王日叔父建爾元子春秋傳曰叔父若能光裕大德周公康叔太姬之子武王母弟其稱叔父固當若成王唐叔十二世而至平王文侯于族疏矣乃敬其名從其字而以尊屬諸父稱之沿及于襄以此稱文公以是知周之親親前代所不及故東遷依晉鄭首止定世子雖有外患內憂而國家固于磐石也卿大夫以往何獨不然三代而下井田封建壞民無分土定居漢遷齊諸田楚屈昭景諸豪族于關中自

是凡建國立都莫不徙民以實其地又士大夫以官給養工
商趨利皆去本土晉宋渡江中州之從而南者益多如吾邵
氏之自燕而洛而蜀究也聚居于姚有自姚西徙會稽徙會
城又有籍于順天者余高祖靖州公北耕玉川返葬餘姚幼
子六佐公以玉川籍登順天賢書是時姚宗先輩有作舟公
以儒俠遊京師六佐公往來出入與偕悌好甚篤余十餘歲
時見六佐公寄大父魯公先生書言其故始識作舟公作舟
公之少子贈公定居都門余叔父上由先生館于其家于是
又識贈公贈公今大啟其世三公竝以文學科第著稱當時
其長子柯亭先生今令昌邑余自乙卯閱順天鄉試題名錄

文集五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喜識先生其後宗人自北來南道先生之懿修雅量悵未之
見去年夏五先生因弟坡兼三惠書曰吾與君五十年秦越
也今而知君先子固吾兄吾子乃君弟矣請以吾子爲託見
握手如舊識待之無異友生余至之明月先生遺季弟返葬
周太君櫬于姚之舊阡作舟公配也日以終吾先人志後二
十年吾將南歸老焉性薄嗜好獨喜爲詩文車中馬前疾書
得意余戲謂先生曰小子姑以文章當政事叔有政事奈何
欲游神翰墨如侯執蒲譏孫月峯之所爲乎先生則謂余曰
君不見孫仲謀教吳下阿蒙說耶吾豈苟治經生業者且孟
德父子在軍中奮髯橫槊而歌吐哺天下莫當君亦將止之

乎一日余驟病尙手抄宋史先生過視有愠容謂曰古所云
好學不倦耄期強力者止于是耶余默然無以應也凡先生
之與人忠信慈惠類如是其居官有大畧吏不束而嚴民不
鈐而肅當東省大無之後殫心施賑窮鄉女戶單丁無不身
到均給比行編審戶口不求增益使各從其舊而已人庶蒸
蒸興于禮讓有武城言游氏之聲化焉

龔樸菴先生曰溫深爾雅絕不鋪敘而才情吏績自見此
古人羣從中真相知文字

贈秘湖山人張五臯序

壬戌

采近覽明紀至史彬等二十二人從亾逸事未嘗不撫卷太

文集五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息以爲六合之大千載之內烈丈夫瑰磊奇行殆愈變而愈
出世俗之士目之曰奇君子曰平不有斯人天地胡亦因嘆
士有負經世之畧不幸如二十二人終其身資志以沒何可
勝道又嘆此二十二人雖不幸不見用猶幸而名光天壤登
于竹帛若雪菴補鍋者流後人固有過而弔焉者或其變之
愈甚則有數之奇如二十二人風之高如二十二人心之苦
必不欲爲二十二人而功未必足以幸成名磨滅而不表于
後者遭遇抑又可悲也世之人愛之敬之而至于不敢與之
交知其人而不敢誦其名與字出其幽思時爲詩歌足與屈
之騷陶之辭相追然以其事之不傳而文亦或不傳者斷斷

如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采少侍祖父至姚江書院及見長老諸先生與聞大義既長讀書頗以經世自負久而益困困復振勵以爲卽未得君而事亦當求友而交意欲涉江淮湖大河徧觀中原沿漢東下庶幾一遇天下奇士然而斯願又莫之遂辛酉春始遇祕湖山人于會稽之樊江大喜謂天下之鉅人當在乎是且得以徧詢所與游而知四方之奇士亦不在遠也雖未盡接其人一識其面而幸而得交山人卽已得交其人于是向之沈鬱幽憂油然以起日吾雖未得君而事今已得友而交徒以有山人也退而深念曰吾筋力不足以任事文采不足以耀俗雅量不足以服物徒以抱其區區

文集五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之意以冀奉教于長者之側吾何操哉夫藥囊之物牛溲馬渤惟良醫調劑而進退之無所不可往者樊江之會夫子語吾發瓊山海外諸書是又欲進牛溲馬渤而參苓之因山人之不鄙遺予用以自堅而信山人之才不終爲雪菴補鍋也今年冬山人將西行予送之郡城書斯語爲謝而別且以廣其思焉

贈陸卜甌序

昔王半山以周禮啟靖康之亂行堅言辯士君子莫能與爭其時陸農師先生佃安石門人也不阿其師說入都極陳新法書患終列元祐黨碑山陰之陸以此名聞天下康熙己丑

春余歸自燕臺伏病郡城能仁寺董生思靖時來問訊引良友陸卜甌飲余湯劑詢其宗則農師苗裔蓋久病捨去舉子業寄于醫以養親活人盛年卓然有立人也余竊慨近世百家灑漓凡所謂文章義節理學事功下逮農蠶工販絲麻米粟楮墨之出一切苟且牽就眞僞相亂醫家者流輒以獨子貞婦名宰相苦書生腑臟姑試其粗明而未成之術不幸厥疾弗救雖仁人孝子痛其親之甚亦罕有尤之者今卜甌之言曰醫之道與理天下通善醫天下者當護元氣非然攻固銷骨補或導邪邪宋之禍基安石接以呂惠卿章惇京亦彼有病之家善之吾祖視其旁而不得一引手下疋焉迨宣仁相

文集五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司馬羣邪尙多在側諸君子或爲調停之說卒以不勝則元氣已壞于熙豐不可終復也夫醫之衛人何以異是余味其言忽憶壬戌癸亥甲子間吾友黃咸士嘗攜尊酒登快閣痛飲放翁先生主前因共寓宿明年余適雪苑咸士就辟之京師客死不還冉冉今二十六載矣余衰老猶視息人世抱書苦吟喜得放翁賢嗣如下甌者護其元氣以延余年感念其人又何如也

贈陳滙萬序

康熙己丑清和余燕遊南旋挈舟于濟寧有南昌劉君德廣字公居者共舟晨夕公居登辛酉賢書授珠厓屬令而引見

解職以去者也有學識通知古今爲言西江山水權削所出
人物率多質行與江左風華韶秀迥不侔俾風利送帆不數
日已達邗音寒溝悵然言別到家每憶其人本許作序贈之未
得其會嘉平之月遇其鄉陳君滙萬郡城貌古而恭言訥訥
不出口若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蓋全真歸璞質行長者也公
居之言驗矣君青島之學盛行以其不欺李君天山至比之
郭璞君未必果璞也而世之爲璞者未逮君之璞也越人夙
稱風華而乃知重君質行爲詩壽君屬余弁言憶公居維揚
臨別時遣僕復詣余舟道殷勤夫公居共舟纔六七日卽如
今者余之于君止一再遇耳而意中戀戀如是則夫人世父
子兄弟夫婦之相聚至數十年或百年其情之蘊結又何如
也然彼莊生者流且以爲齊生死一彭殤則此六七日及一
再遇固當視之爲百年數十年之久長不忍忽也余故輒以
贈陳君者使歸遇公居道殷勤不忘維揚臨別之言卽公居
與陳君永不相值而余之戀戀于公居之意固已達也

贈越掾序

范蠡大夫種計然後庸古忠智勇傑士並產越越山澤之秀
甲東南於位爲巽爲福德爲文明禹廟宛委藏書在焉生其
士者類有強直不屈之氣善觀時變見機勢一二人激于不
平則從而解紛難者輒有數千百人其剛崛之性并而爲義

文集五

九

越中徐氏重刊

烈狙詐之情奮而爲忠孝往往扶植綱常之事不得越之人
不能成焉陳卧子詩曰越國山川出霸才蓋不虛也梁陳間
王琳虞寄以奇節著宋明正人輩接風流日上至萬厯以後
而先澤漸微乃多雜出于辟書從事之間豈地脈之升降使
然哉余於此重有感焉夫士之生出與處二道然拘學抱咫
尺之義久孤于世如太史公所稱季次原憲云者其人亦有
真有僞惟才足度務而淡忘榮利斯至貴耳乃如末俗尙機
任智名在儒俠之間負其藝能不肯窮老巖穴當世亦賴其
川固有足多者昔兩漢之治敦崇廉善士大夫強半拔出諸
曹掾吏卽近代圖况鍾之賢光照史冊非一世也庶人在
官列詔祿之末掾誠得人上而公卿大夫士皆當其理而宇
內肅清掾其無自菲薄又得長六官者正已率僚以風及其
吏胥斯世不被掾之害而蒙掾之利又胡可少哉抑吾勸越
中靈氣之士以爲掾之才返事于功勳烈義何所任而不勝
乃蚩蚩徒艷于長安之華衣膏食棄禮樂逃詩書盡歸于掾
日吾將爲圖爲况鍾以晚蓋也於乎其人果况鍾也耶苟
其不然猶吾所不取也感某掾之義書以贈焉
壽河南巡撫王公序 乙丑代湯唯州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吏亦隨屬車揚解以爲我公壽顧公明德在豫衢歌塗誦溢于河南北猶未足以愜民謳思先生爲孫徵君門下雅志伊洛之學洛中父老願得先生一言其弗可辭余惟古之建大業者其立身也尙嚴其御人也尙寬嚴以致寬則理達而政成民畏懷之然後慶流苗裔而永終天祿昔叔向稱范武子之德以爲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若是者其立身可謂嚴矣至于御人之寬則因勢順謀與時變化鄭侯之載其清靜武侯之用法嚴峻要于成治各不相襲今聖神御世威德被於八荒湛恩加乎殊俗海隅出日含生蠕動之物莫不內向思慕四方旣平陔念中土建茲明德屬于我公豫州

文集五

主 越中徐氏重刊

固中原四面之會南臨襄漢北距太行東引淮濟西控關輔天下之所視以安危四方觀瞻以爲禮樂教化之自出而公蔚焉儒宗司兩京留守補敝起廢興養立學因其無事與民休息去武侯之嚴峻用鄭侯之清靜豫州之民農不雜刀劍之佩兵不聞庚癸之諾門不施胥吏之席俗不沿靡曼之曲士氓安業官吏樂職以仰副我皇上分陝保釐之意右文更化之心雖古風雅所詠史傳所贊何以加茲夫士不深經術而尚務功名則擊斷自喜必有欲速之弊際公斯時由公斯道始中士以播之滇黔越川培 清室元和之運于萬斯年則今日之壽公固非特卜洛都人士之幸而實爲邦家之

光是公之願而天下士亦以此祝于公也余前備員史館濫隨班末雅悉公立身之嚴及公來撫兩河又幸得依大賢宇下而服公御人之寬茲余待罪三吳三吳人士無不樂道公居第之德可效可師于是益信公之道行于朝廷達于畿省而終于鄉黨宗族之間又如此士大夫論華亭人物前有存齋今有我公其言良是使者幸以此語復諸太守并質之洛中耆老用以壽公當不以吾言爲阿所好

范石書曰豈得規模起而詞更洵鍊

壽萊州署守高公序 代張昌邑

尙書東郊之命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易稱通變使民不倦

文集五

主 越中徐氏重刊

是以或寬或猛各隨其世因時相濟政乃歸平我東省前大無皇上發帑金截漕艘遣大臣親臣水陸輸賑又徧詔楚豫江浙諸省有畧賣山東饑民者聽首實送守土官發還本土招徠安集除其徭賦行之數歲穀比有登于是山東之民得父子夫婦相保如他日未幾民之飽者且醉而嬉殍而蘇者暴而剛梟鼓乍鳴獄訟繁滋制府趙公日民蚩無知吾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慢則少糾以猛其在斯時乎今年六月萊府員缺檄濟南司馬三韓高公來淮都篆至之日竊攘他徙構籬棄投馬就轡銜羊無補半校序罷士籍籍傳公之在武鄉申飭劣衿也而屏不戶出矣訟者

質于庭無匿情曰公神明前在廣州理事如是搏擊奸猾無
避豪貴日公行之省會二年矣公乃進七屬司牧而告之曰
政如是止仍濟以寬且余承乏于茲攝也攝不可以暫弛民
之事必無怠而天之職必無曠藉眾君子襄余有成其命案
留獄之及限者令速給報徵解以錢法未定須時爲酌便利
開徵又令日前饑時富人多買僮僮故良人子也上不忍民
之離散流入他省者尙令護歸今本土旣安而不思天屬傷
父子恩贖而免者近千人萊人飲食祝日願得公滿歲爲眞
萊其厚幸乎八月初吉值公獄生請余一言稱觥余于公爲
年通家又與公仲季父同官于朝故知公文武家世名德最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詳太翁先生總師征楚勳畧紀旂常仲父諱璜季父諱瑄皆
今上庚戌科賜進士文章衣被天下官侍從及吏部子弟出
仕郡縣並有聲而公尤熟二十一史藻義風發故臨民明決
有兼才當聖天子知人翁受進用正未有量今于萊其爲兆
之一端耳韜縉未止此也謹拜手爲序

切時事講寬猛末又補入署篆移用他處不得

壽萊州府司馬梁公序

代

士君子出而以文學政事之具致用當代澤加于百姓聲薦
于大賢上以荷聖天子之寵命得此三者亦榮矣大夫梁公
兩仕于湖之北初令孝感值兵氛甫靖瘴疢凋瘵而更生

之迨居內艱再補公安公安之百姓戴之如孝感由是制府
郭公上其績于朝天子喟然曰若而臣而才毋使驟貴聞古
之育才者必積試諸艱知民力之勞瘁然後可濟大用以福
我子孫黎民其改令吳往撫朕東南師至吳未一年今冢宰
商丘宋公時撫軍江蘇又以其績上天子曰俞若汝余嘉其
摧守粵西之上思內綏左江外招南交毋謂一州余其重寄
越四年上思政成又賜璽書同簽書東萊郡事蓋自癸丑第
進士甲科以來三爲大縣一守劇州而今晉山左凡三奉溫
旨褒勞上之遇公不可謂不至其磨厲在位使知守令爲親
民吏不敢輕數外任仁心及民不可謂不厚也朝廷有知人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明督撫大臣有責實之效然後我公得以其才徜徉施設
于齊楚吳粵間蒞之以威嚴而民不惴惴焉惕持之以清靜
而民亦不沾沾焉喜蓋惟知戴君恩求民困而忘其文之高
學之茂議論政事之敏且傑身通藉三十載猶佐郡于之罘
昭如海瀕也昔趙宋全盛時聞中鮮于子駿起進士爲利州
路轉運判官見知神宗用其議以均定役法右遷京東西路
進議河書上復嘉納諍召對擢知揚州夫以神宗之知子駿
寵命三錫而不遽用之兩府三館至元祐初再轉運京東凍
水文正公言于朝日以旆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凋
敝已甚須旆往救之安得如旆百輩布列天下乎後遂陞太

常晉修撰待制福星一路者轉而爲福天下我公今日之遇
無乃類此公之在孝感也請丈量除去無疇米蠲百世之累
又建書院于西湖烝邑髦士講業其中及牧上思憫蠻方固
知禮義作鐸言申告俾三老爲行嫁娶有任延錫光風績今
東土游饑之後望思尤切公至則流亾始復商舶始來民有
靈居而盜賊他徙戶聞絃誦半年之內遂應屢豐公之所以
爲福天下于我萊不益信哉咸陽冠帶甲關內而公嗣其文
武猷畧以見諸躬教子若孫斐然皆發聞于世區區祝嘏誦
誦何足以壽公惟是本公之實心雅淡于民以及于天者遣
七屬人士使藉稱觥以希當公德于萬一慰萊人之思焉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叔柯亭先生日空中結構言外皆寓感慨司馬嘆其澄泓
踈古名爲天籟不虛也

子志劉先生七十序

子志劉先生經世人也筮易得遞以之終身天下有山居叢
山之陽俯瞰越郡海內士大夫高望其風無知不知以慈孫
孝子稱之皆曰忠正公之孫貞孝君之子固難爲也如先生
可無負矣先生當乙酉丙戌間方六七歲親見忠正之正命
遂承貞孝君意屏去制科文不以寄目迄今己丑年七十處
家立事無背先訓並可覆驗獨與伯兄叔季弟手讐先籍凡
兵屯馬政錢糧天文輿圖銓注河防邊備之屬皆有專書居

常太息以爲天下事得人則理人不可無學慮數十年後人
才鈍敝成法盡亡師古者無所取資乃窮日夜殫思籌運常
世之務若有職位任責然者筆禿楮穿腕脫以此爲樂不厭
或西出往來大江南求問遺民稍涉聲氣則避恐不速人或
謂先生涼先生自若也自忠正公時家故貧迨其身貧益甚
處之恬如願謂諸子惟天惟祖父所以愛玉我者在此汝曹
苟稟先訓但守吾貧無或失足乘所之巨公名卿身禮敦迫
則與之接然酬唱之下語不及時亦未嘗對知交偶及其人
以此見先生之志也孟冬之吉值其懸弧令子與女夫朱君
約傳以余契先生深請一言爲壽因拾所見聞得者付之要

文集五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烏足以盡先生哉

壽序惟此篇不負或疑近傳體者非也 自記

劉子敬六十序

越中名臣之後有一門兄弟偕隱力承先德不希聞達海內
交推稱者日戴山劉忠正公孫四人其叔則子敬先生也先
生杜門著述非先輩有道弗與識交間出其舉子業之文以
就後進輒往往拔于有司浙東學者風趨之顧獨不出旅試
或怪以爲問則笑不答固問之日吾偶寓意所好不留此耳
采所見名公鉅人賢嗣多矣顧六十年以來向之所名爲隱
身屠釣守志不降者內不能忍其寒餓外粗矜負其才畧爭

出而投當世之好當世所其榮已則從而榮之非然即行由
夷才管葛亦幾不以自信也若四人者陶然篳陋有以自信
久而不變而先生舉業之文又足以榮世而不用以趨時好
是誠不以世之所榮爲榮而能守其至榮以游于世之外久
之而世之人雖不能棄其所共榮亦羣知感發寤嘆以先生
之榮爲榮于以見人性之善名教之尊先生之所獲于其先
者孰多而抱此以自樂者良亦足也采又稔先生門內率稱
先生推多均乏因心友悌天性濶畧不屑米鹽有五世祖茅
山公風行其與人平易不解末世有機變事則又大類高祖
兼峯公劉氏自遂安孝子以來積善累仁二百年及于忠正

文集五

三七 越中徐氏重刊

公而理學節義世莫與匹貞孝公養志事死如存先生兄弟
四人者又承之以隱德天之所以厚劉氏宜綿綿其未有艾
而况先生之孝友忠信孚于家庭稱述鄉閭無間言者又數
十年如一日乎今年某月日爲先生六袞初度郡中縉紳名
士謀所以壽先生先生聞而止之且泫然曰是非某所宜也
某生之歲爲前丙戌其先一歲爲乙酉吾祖忠正公實以是
年六月終焉迄于今乙酉六十一年矣吾不及見吾祖而全
書遺命具緘篋笥其訓先君子教以但遵人譖謹身修行先
君子是以奉之終身罔敢失墜小子不敏冉冉云邁至甲子
週見遺于世久矣惴惴焉阻越先人之訓是懼其敢當祝嘏

之事以滋辰采聞先生言既嘉其賢孝又以愧夫世之忝所
生而慢以稱壽爲者卽以是言介其長君使持以侑觴而系
之詩五章詩曰

高山仰止蔽山惟祖翹余望之詒謀繩武 卓哉貞孝繼體
象賢奉公遺書窮乃益堅 四時之氣備我同父叔也偕臧
如石斯固 嗣音思媚靜好齊年宜爾振振雲采爛然 自
祖及孫曰做好德以莫不承來者無極

仁和王百朋曰偕隱不出以繼志事此之謂眞世家浙東
大有人首望在先生一門也讀此序使我三嘆祖自十世
遂安公純孝開家六世茅山公五世兼峯公承以醕樸古

文集五

三六 越中徐氏重刊

茂之德高祖妣章太夫人奇節發聞至曾祖忠正公忠貞
宗晏如六十序

古之爲壽者或足以壽一鄉或足以壽一國或足以壽天下
稱其量之大小非可誣也匹夫而化鄉人往往稱之然而有
說焉古之人有名不越閭里足不跨戶庭而游思天下之大
生嶺嶠者未歷龍門積石之險涉登長河岱山之高深以爲
憾而長燕代者又希得一探禹穴望閩海以爲奇人情固然
乃宋景濂有云端木之歷游何若顏淵之閉卷抑卑之姑未
高論仰視人世巨宦者遠賈者吏趨走在官者士從辟書投

人幕者莫不汲汲逐如鷲至于搢精勞形終吾生無憇時而
獨某之宗有人焉作息自得擊壤含飴自厥初生迄于今蓋
閱三百六十有甲子矣而希入城市未嘗一見郡邑之長車
牛輸稅常最諸鄉有宅有田饒桑麻畜之業親戚至則擊鮮
烹葵與寫情話名子若孫出肅客少長有禮客無不喟然歎
息動士之居于鄉而若此斯爲太平之幸人也哉視彼歷龍
門下長河俯岱宗東觀闔海搜禹穴發宛委之勝者所獲孰
多夫止于木不過一枝飲于河不過滿腹生與世相遭其取
之也固已廉矣廉故嗇嗇故腴腴故壽考自其所也百年日
期而有道者以百世爲壽久暫等耳蓋復區區鄉國天下之
衡廣狹乎哉斯說也經生之常談然其人不見得也吾宗之
晏如翁是已翁六十初度宗之人聚而爲壽因書其語以進

思復堂文集五

文集五

三九

越中徐氏重刊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全氏譜序 壬午

有宋外戚世家山陰全氏爲最興廢之跡與理度恭三帝相終始歷元明兩世不仕而詩書禮樂之澤固有存者裔孫聞生考其祖系余索而觀之按譜記古姓無全漢諫大夫王崇子恒德始更全姓後遂爲錢塘右族全琮父子知名孫吳之世迨宋光宗時全衡自錢塘徙山陰實山陰始祖衡孫義精財能散勇於任郵季子大節產慈憲夫人育理宗皇帝于民間又一傳大中女孫明順皇后配體度宗兩世后戚當是時

文集六

越中徐氏重刊

全氏之寵貴甲天下沒贈王爵生享榮祿羣從子弟並出入禁闥更直宿衛嗚呼何其盛也余覽宋史感於太祖太宗之際授受不得其正禍延靖康厥罰彌烈韓岳百戰捧江左之士以奉臨安卒不克保其似續皇天陰相佑啟德芳德昭之後繼續各延三世故全氏以一保長潛毓聖嗣理宗享國獨久五主傳祚共六十年斯蓋天之所與承家開國豈繫人力無平不陂春榮之後受以秋落數理固然其何足怪而全氏始居盛隆已能公勤廉約同時賈貴妃弟似道恃寵專政怙侈滅義獨明順之族不聞以戚晚貴驕稱本無壯趾之凶頗達剝牀之戒是以晚際陵夷大辱不及與他宗特異造物者

虧盈益謙之報固已徵矣今其譜凡例曰正昭穆嚴合食詳葬地通賀弔後外姓必告遷居必錄脫遺者闕之麻盛衰勿之有改是孝弟之道爲譜之良法也余嘉開生之意異夫世之矜貴胄蓋寒士矯託傅合以續其宗祖者故爲之序聞生名焯接始祖衡凡十八世康熙四十一年識之東浦年七十五矣

吳洵仲日作一譜序而關一代興亡何等立意

劉信侯日從大處起議論體氣似東漢人

全氏譜後序 壬午

全之始姓爲王舊云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之後漢諫大夫王

文集六

越中徐氏重刊

崇字全節子恒德以避葬禍因父字改稱全氏之有全自此始後尙書丞全柔遭董卓之亂歸隱錢塘其子琮有功于吳尙大帝公主封錢塘侯四子口奇日憚日端日尙並有聲稱又吳志琮長子緒以東關之役與丁奉建議破魏軍封一子亭侯譜軼不載又尙子紀奉詔討孫綝事敗偕公主家屬徙豫章全氏起恒德迄琮祖孫傳漢三國並以清亮忠節嗣其家世入趙宋有錢塘全衡始渡浙家山陰之寶盆其孫義建望烟樓好務賑施三子大節爲保長女贊宗室希璠生與苒與苒與苒入繼大統是爲理宗與苒封福王福王生度宗而大節仲兄大中女孫爲度宗皇后以皇后貴加恩全氏追封

義爲越王大中爲和正后父昭孫前死事於淮西封昌王理
宗立年封外祖父大節爲太師越國公二子官少師節度五
世三王兩公一總管二節度三承事四解元餘觀察殿機督
幹將仕架閣等不可勝紀可謂極一時之榮遇其後伯顏師
臯亭謝太后遣使奉表納土明順太后隨其子德祐帝之
燕終于尼寺社鼎旣遷賢良重祿亦以播離楊璉眞伽南發
六陵理宗且不保其顛骨丹書盟券空復何用哀哉貴寵之
不能久居體同休戚人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者可爲明鑒全氏再世后族又能以文章自見取高科
持盈防溢凡此皆可書西湖志則言元明宗善嘉國公取其

文集六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子爲後卽順帝故俗傳明順之裔世主沙漠此事頗涉僂誕
非所宜載以俟後之通國體管史局者東浦里第賜自理宗
朝元初流散十二世始復歸浦一子遣戍括蒼後爲處州人
與浦分宗者山陰璪璫柘林別居鄞者日光溪居仁利者日
蘭橋紹靈杭三郡皆有全氏而東浦爲大宗其遺趾府基鵝
池馬院今尙存

王克安日與前序參看詳畧俱得史體

先生故懷感慨是作更多沉鬱沉鬱之極乃爲平淡非麻

古今盛衰無此識力 弟宣猷識

孝友堂集序 壬午

孝友堂集者餘姚陳執齋先生及兄寒松君柳津弟比書君
秋涓所爲作也同父母八人已分炊飲食俱共閉門化之師
友取足其家考疑問奇融然相樂順治三年王師始渡浙江
卽以八月集諸生會城舉鄉試故事先生願守舊廬備田自
活已而吏呼催科急又數爲無賴侵辱不能忍乃起中辛卯
鄉試由石門教諭麻知祁齊東眞定府晉州先生之學在詩
與古文惜雜於佛經義亦峭質不爲靡細之響肖其爲人致
政歸年滿七十起寅及午持譯內典午則受之以至於昏手
校抄姚中先正疏奏畧無盜暇采以先君世好子行承聞頗
言謝日君當卒成儒者肩荷名教吾業放跡喜釋家言不復

文集六

四

越中徐氏重刊

自諱亦不省憊病也旣愧先生厚又自顧行業不厲聽之沾
汗已出所著文累百篇使定取之諸妄點竄一字不易其全
芟去應時燒毀錄成命子听烈日世父寒松菴八叔父比書
樓當合刻吾稟誓不獨存所烈跪受教寒松君爲文章博而
贍雄諸弟講貫宗先秦亦稍涉江左能忘其貧至老益力
比書君質性雋孤不阿時詩文經義具有法度中康熙丙午
鄉試早失怙恃長育配娶悉先生經紀沒又無嗣以第三子
繼其後禮不使齊本生異夫世之爲人後者二君皆善先君
先君亡寒松君逢采道中必爲之泣先君客石門嘗酌明倫
堂心痛起去主人留采還席復飲先生厲聲日君父疾忍竟

酒坐客皆惕乃罷先生在時命采總跋二集久不上見輒志
索曰重君文用相屬故慳苦我耶今先生奄沒八年矣荒齋
伏病追念曩人夜半忽憶此事且起咄書雖言之非工不敢
廢先生命也先生自顏古處齋并寒松北書凡若干篇所烈
鬻產走石門購良工爲梓留其板石門來取備十年償之猶
未足未綴竹香居集者同邑管君襄指文君高節亦無子與
孝友堂交篤推其誼遂爲之刻名諸琴父宗賢伯宗聖御史
見之孫

毛西河師曰文以零散見屬續此是古法

徠服軒詩集序

文集六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徠服軒集詩四十一篇山陰朱固亭先生所焚棄時其夫人
祁私拾之以藏于笥越四十有六年嗣子伯孫約傳二君出
而命余爲序序曰萬物有成必有毀生人有生必有終而不
泯沒于天地間者精神而已惟精也故能藏天下之志惟神
也故能通天下之感見于文章爲修辭立誠詩之爲道修辭
之大者今三百篇夫子所刪而存皆立誠之辭其中一朝不
過數人一人不過數詩至于小大變雅所稱怨誹不亂者大
抵立其朝憂其時感其事而作也若父師麥秀之歌義人采
薇之句風雅頌概不登若曰此般人殷詩置之存而不論之
列可耳今有哭其夫者于東隣之室而實明器于華錦之庭

則人必挺劍而起矣詩可以怨而怨非其時何以異是家父
凡伯之爲南山板屈平之爲騷皆憂時感事非所施于易代
之後也陶元亮詩多在易代故其辭不怨後之冬青引西臺
記怨矣然無一語及時故能保其身而禍亦不蔓于世此善
處否遜立誠而辭有體要者也吾又以謂潛之用怨也或深
于翔菊與酒兩者與人無爭與天無憾也潛詩每及之而人
以爲樂天其名潛在劉氏之代乎不得乎潛則爲亢亢不能
返于淵固亭先生淵亢而返于淵矣其先人之烈與元亮同
知其身可廢而世不可以不保也故返于淵而復爲潛在易
乾之履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能惕則猶龍以龍之惕
履虎尾轉龍戰之亢而元吉有慶吾于先生之焚詩得惕道
焉今所存四十一篇者惕之餘也坤五黃裳而文在中祁夫
人當之矣吾又感越中士氣在先生世猶盛魏伯陽絕于張
儉而祁氏奕喜兄弟爲孔文舉當諸人結詩社時天下名士
爭集徠服軒迨伯陽死奕喜放曩時同社多出希當世之聞
達以詩名家而先生竟儼然窮餓守先人故廬不去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於乎其可謂信者與信以完友而忠孝
以承其家是則先生精神之不泯沒于天地間者也

探珠集詩序

山陰劉氏多才士而戒謀自少以詩豪名唐劉夢得禹錫嘗

文集六

六

越中徐氏重刊

稱詩豪矣故人別戒謀曰小詩豪豈夢得苗裔邪抑其後身邪吾謂戒謀自有其詩豪者不在乎與夢得爭並驅于千年間也國初以來六十餘載士大夫敦尚古學詩文之作莫盛于今日下逮鄉國庠序之內競相酬和在紹興則有詩巢諸子各以其技鳴皆自成家雅健清絕可喜而余所見戒謀之詩獨多戒謀爲詩不肯依傍門戶於獨出神韻中自與古會近體效溫李五言古直追蘇陸而骨格閒似昌黎故田子易堂序其詩曰笥山擅才長人具法戒謀以情勝易堂之知戒謀可謂深矣余非知戒謀者而猥以詩屬之序又見其勤思善下能博取于諸家以成其品也人之爲學也喜於變而彌

文集六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上戒謀十餘歲見推詩宗二十餘卽有集行世今三十三歲耳四方鉅公名士無不知越中詩巢有劉戒謀者其詩其人可謂早成而戒謀方悔詩之遂同魏晉乃盡燬壞其前所鏤板特爲今詩寫其靈緒猝然得之觴詠有人之心思所不能造者雖戒謀亦自疑以爲神授非人力也戒謀祖樓名探珠故其詩有探珠集夫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此非白太傅之見歷夢得而罷唱者乎然則有劉氏戒謀夢得爲不孤矣戒謀曩曾顏其集曰宛委宛委者禹藏金簡玉書處也今而名探珠大禹之覆其待發於戒謀矣乎雖然以戒謀之才情發之宛委者發之戴山家有藏珠不可斛計焉又唯是詩家驪

珠之探云爾哉

金素亭先生曰觸手靈妙亦如盤珠

祁舜可先生曰戒兄詩辭妙東浙氣誼亦自今古先生非

苟作者其爲此序不獨以其詩也

章氏宗社詩序

余向不學詩聞高適五十始學詩心艷慕之西河毛先生曰人可不學詩詩不列於經會稽章泰占者年弱冠便爲詩詩卽工嘗與余論詩其言曰陶淵明清而不麗陳思王麗而不清江以西情寡而理繁江東情勝于理兼斯二者猶苦氣弱不振卽麗與清且奈何哉又言山陰朱天南之詩長於言情

文集六

八

越中徐氏重刊

未善體物體物者心有造化注手而成猶畫家之於竹非葉而爲之節節而累之也泰占之說詩可謂精矣康熙壬午正月偕其宗人十輩爲道墟十八咏而書來使余序凡五絕一百二十六章各爲圖乃以詩綴輞川遺意也諸君皆有高世之思乎其誠善於體物乎迨惟庚戌辛亥間余年二十二讀書章氏與因培芬木昆弟遊因培少余纔一歲芬木三歲持弟子禮祝撰彌謹余愧退則謝曰齒讓久不立願先生因而示之此時泰占尙未生也無何於今三十二年矣余子同因培芬木皓首一經無所獲而泰占年氣方盛九人者亦多與泰占同時先後生乃能磨光砥垢大起古學於其先人

登遊吟嘯之地作爲歌詞以紀其事嗚呼其可感也已章氏世居道墟當併山之陽澥水阻其北所爲十八咏者曰齋臺曰第一泉曰柴塢曰南陽坂曰鏡日麻園曰籟適樓曰裡港曰東市曰江山環秀樓曰果園曰杜浦曰黃艸瀝曰楮木灣曰浴鶴泉曰海岬曰兩山洞天曰宜嘉尖越絕云齋臺越王齋戒臺也在稷山環秀則西軒御史宅而籟適爲格菴先生讀書處其他皆余嘗遊厥地絕勝章氏多傑人余夢依格菴先生曾爲述傳以致因培泰占附登家乘格菴誠雪菴之亞流風餘教興起頑懦今十君者之詩推揚先業其傳於後自可貴重又窻特如輞川使人臥遊忘倦而已余固非知詩者

文集六

九 越中徐氏重刊

而辱以詩示因爲道其世好頌其祖宗知章氏之先犯顏仗節所以光照東海而啟翼其宗裔者非一朝夕之積也然則余之感於是詩也深矣

陶子清圖書序

鑄篆家之宗秦漢也右古也古者每事尙質民風士行吏治皆質也何獨一鑄篆顧曾不可以力造有天焉吾烏知古人生今日能復返於當日之質耶後人往往有過前人乃以巧勝功勝則法離神乎法而意與古會則其天者全僚之九秋

之奔公孫之劍由基之射造父之御韓王孫之兵司馬遷之文皆是也李廣見石以爲虎也射而入之他日射焉終不能入矣何者前射之天全而後射之天不全也文字立而蝌蚪鳥跡興自李斯刻璽後若鐘鼎史籀秦篆漢隸勒之金石至唐宋刻朱文其法大備然後人悉巧竭法以規摩秦漢終莫能逮者豈其天固已遠古巧勝法密而意反不足與會稽陶子子清工圖書爲余仲子承明鑄思復堂一章文理端嚴腕力勁厲余就訪焉乃得飲觀其生平所集刻知其思深而學博屏卻外好富於年而能甘貧賤未嘗以其技干耀於士大夫授徒養祖母不爲阿世舉子業庶幾乎古人之概者故其

文集六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天全而心手所遇通邇秦漢近代王趙文何未知何如也余嘗謂經之以畫用者莫如易而書之以易用者莫如圖章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龍蛇蟲獸之怪鬼神之情狀盡之矣李斯說其君以焚六經獨不焚易斯蓋頗有得於畫之川者惜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以是也乃知文字之功聖人之精意存焉雖經秦之世而莫之敢壞陶子毋謂一藝哉與天地比壽可也

家訓序

家自五世祖鑑水府君至先君子鶴問府君代以孝友忠厚傳家鑑水府君泊高祖廓源府君兩世爲清白吏曾祖易菴

府君蚤卒而貞懿翁孺人以淑德成就孤子魯公府君更振之以理學侃侃著孝義之節鶴間府君詩文爾雅文采耀于前人生其後者愧難爲繼也述家訓

師訓序

自幼九歲從魯公府君至城南姚江書院及見求如沈先生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尙書沈先生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府君呼采拜受至今憶焉是時并見子虛史先生史先生卒從府君往與弔亦至今憶之年十七始受業先師韓夫子之門講陽明之學韓夫子所以責望采者甚厚自夫子沒而志益荒行益隳然不敢忘也述師訓

文集六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友誼序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友者所以磨礪道德通有無共生死者也吾于餘姚得一人焉曰徐文亦于會稽得一人焉曰陶子千于石門得一人焉曰陳聲大嗟乎難言哉文亦聲大並以公義相許若勸善不倦施惠不怠存沒可信以要于成唯子千而已族弟開甫執義侃侃語不他泄眞愛我者而惜也其已死矣述友誼

易數序

曾輅有言善易者不言易故京房郭璞不免殺身以此思數數可知矣然數本乎理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

謀及乃心謀及卜筮稽疑之學君子亦有取焉桐鄉李氏善推易數子喜其不滯于理得聖人屢遷之義述易數

文藝序

予少時不善讀書喜涉獵八九歲從王父魯公府君受陽明客坐私祝府君卽欲教以聖賢之學非儒者之書勿使見是年始記周程張邵朱及白沙陽明日仁緒山心齋東郭諸君子姓名年十一從府君受先正制義府君卒明年先君鶴間公去之石門庭訓曠廢乃從外祖陳蜀菴先生學蜀菴先生性嗜佛往往爲談說禪學然受左氏春秋及司馬遷史記則自蜀菴先生始庚子辛丑學時文所聞見不進癸卯至石門

文集六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隨先君讀書見皇明通紀悅而錄之又明年在家無師始私啟先君篋縱觀古今書籍然不精專訖無所得緣是不能爲古詩文有媿先人家學焉述文藝

萬授一先生曰讀念魯小序知念魯用心之所存而祖父師友淵源亦畧見于此矣

治平畧自序

仁和章士裴洪上訂補豫章朱健子強治平畧爲三十五卷學該而力勤于明事尤核長洲蔡方炳九霞先有是書然措意止在舉業而明事不具余思取章先生書輯之惜其目錄太繁文亦少鎔鍊如望滄海迷三山漫不得要領乃轉尋已

意以貫串古事半存舊文手抄三月得文十二篇皆時所當
先者不欲仿蘇氏直入議論仍名之曰畧蓋政與世移旬月
之間情勢萬變吾之所論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難行又未
必不可施于後故每兩存其說令識時務者會心而自擇取
之不然書陳陳充棟如不能用何益嗟乎吾曩者有意天下
之事今老矣此十二篇中亦多雷同勦說然致用豈在高奇
何必黃石之書爲祕而老生常談爲濶乎受業弟之旭及龔
生培學請鏤板省傳鈔余笑曰是又將爲舉業用耶之旭曰
舉業固以經世務先生無輕量天下士次其語簡端付梓人

文集六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六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思復堂文集卷七

餘姚邵廷采

上江蘇宋撫軍書

往者新建伯文成王公撫贛州時有泰州布衣心齋王良叩
閣求見文成納之敘賓主禮心齋抗論不讓良久乃始下階
成拜卒為高第又泰和楊茂口不能言耳不能聽而心聆文
成為今之賢聖襟于稠人觀聽中進求提示得文成數語大
快距躍而去此事也於今百六十七年矣廷采布衣伏處于
越濱海雅志濂洛之學得其師于書尚未得其師于人行年
五十有二鬚眉皓然而當世未有知者所愧不如心齋以其
猶事舉場不能超然捨去比之于茂又多其能言能聽以是
側聞先生之為大賢不揣賤陋而亟候見焉惟先生察其詞
原其志而進退之

謝陳執齋先生書 癸酉

頃謁晤先生如見先君兩世得附傳志喜不夜寐但贊語憐
其祖父而過噓枯其孫子云行止一稟先訓父沒二十年語
及輒流涕至性盎然者實非能如此也直以遭運陵夷萬斛
血淚遇祖父之執不覺湧出非逢人便然伏念坎愧僭更走
西方爰當世名賢八字亦非自謂其能如此特意此事較前
所云稍易行耳實亦不顧其學行之薄才用之陋而輒為此

文集七

一 越中徐氏重刊

言也重辱大誨以為是涉聲氣崇實黜浮毫釐千里呼適粵

之北轅而反之南受讀拜泣亟繙前贊定從原本俾夢寐之
下服膺斯意要於有終且令愛采者得執此以嚴稽其過惡
為畢生息壤左證皆先生玉我也託黎洲先生評語誠係奸
名逐外凡此隱微咸願洗滌十餘年前嘗以讀史百則呈正
黃先生後又蒙授行朝一編殷勤提命難忘是思立名真偽
學術異同海內後賢自有定論吾黨不任其責至於隨事得
師虛心廣見何所不宜傳日高下在心瑾瑜匿瑕若近梨洲
門庭者便誇晚邨依晚邨門庭者專毀梨洲且非詆陽明以
和之先生以其人為何如人也癸丑寄讀禾城獲侍約巷施

文集七

二 越中徐氏重刊

先生前後二十載則侍先師遺韓韓先生采所師事惟二師
耳今皆即世一二十年矣道喪文敝風俗人心澌密無餘天
下皆奉時文為經傳以講學為聲名穢污垢鄙不可祓濯比
年以來并是兩者未之或見矜其捷足明明奔走於苟得之
途非先生峻厲之氣真慙之衷孰能挹而清之扶而正之顧
涇陽先生云世日尚圓朱子獨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世日
尚奇朱子獨平平則一毫簸弄不得蕺山劉子每舉斯語以
示學者今先生之教實與顧劉兩先生後先合符更若恢弘
大度翁受兼聽使慕義而來者易知易從非先生誰望耶
胡導九日是韓蘇據按咄書文字卻無一字不古雅

謁毛西河先生書 已卯

廷采敬啟西河先生門下采生五十有二年矣五六歲時稟
祖父之訓教以孝弟忠信爲人之方稍長讀書從入姚江書
院及見沈求如史子虛二先生二先生私淑文成王子遭變
信道不出而沈先生在當時頗有禪學之目惟史先生粹然
醇儒姚中人士興起並知談說濂洛惟本洙泗深衣幅巾我
我可觀采祖父及父皆二先生高弟以是幼年聞見不惑先
哲既亡雅有記憶二十二爲諸生從事舉業以爲非向上功
夫此意扞格久不進益性喜抄閱明史然無師指授空自勞
攘而本性一道幸侍先師韓子月季再會重續沈史之席先
師怡然退然中懷無事大類李延平及門高弟則徐文亦景
范其最著者庚戌歲先師告逝皇皇無有依歸癸丑遇施約
菴先生於嘉興濫蒙獎許勉以經世事業此後意願漸廣交
遊道雜勇俠輕非之士漫相標重久乃自悔先人醇厚之轍
豈宜頓易退與樸茂者居處十年以來重理初志竊欲肆力
于史草茅饑凍不能自振一代浩繁茫無措手躊躇瞻顧見
馮再來先生隨筆云己未上勅史館奉有福唐魯桂四王許
附懷宗紀年之命因遂不揣輯西南紀事一卷中間抱病又
迫生徒課業未得一心編錄丁丑戊寅假榻東池兩水亭復
輯東南紀事一卷手較未竟故疾大作今年己卯被放益慨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窮達有命不可力爭而壯心未衰不能與古人潛德遯世者

同甘淪沒輒欲繕寫是書呈當世之高賢以考鏡其是非推

求其心術伏惟先生今世之韓歐班馬也康熙七年六月初

吉望見光顏于古小學此時蕺山高弟如張莫夫徐澤蘊趙

禹功諸先輩咸在講座而先生抗言高論出入百子融貫諸

儒采時雖無所識知己私心儀而日注之迫十三年避寇入

郡始得先生之文集于重山董先生所伏讀深思不能名狀

但驚其雄博無涯涘考核精嚴諸體具備厯觀當今作者本

原之大未有過于先生先生負當代之望爲名教之主推崇

陽明排斥異議後進之士倚一言爲太山北斗采也不才忝

爲同里子弟向慕越三十載未一進謁左右其爲鄙陋也甚

矣無所私請不欲託于不知我者之言引重輒自懷刺伏叩

門下求見守寓待命

姜汝高先生曰祖父師友淵源厯敘井井直而不偏固足

感人

李剛主曰議論沈鬱學術精醇故是南州雅士

候毛西河先生書

伏惟先生耄期敬學精神日益加進凡所著述皆從身厯中

來廷采濫厠門牆恨色力早衰以不適用之身又迫家人艱

食進退狼狽不能抉揚微輿有負師門前所責劉傳依託陽

春

文集七

四 越中徐氏重刊

明句竊自恕指言者末流之失非及文成也謂借此阿時干進無此肺腸矣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謂察識于此而擴充之直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俗儒認作石火電光所以曲議橫生而腳踏兩頭船者又川調停以爲姑諱此三字如吾師直標宗旨卽今無第二人向見潛庵先生答陸稼翁札與吾師有同契也蕺山不沿良知而揭愼獨謂獨是未發處不是已發處功夫專在未發處川獨體下不得个動字未發下不得个靜字其暗共聞自有不暗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少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故曰不遠

文集七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蕺山之所謂獨蓋卽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號令作士氣耳少時入姚江書院見淺學紛紛讀得致良知三字滑遂成骨董其賢者固不高論禪宗去先賢曾幾何時流弊若此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靈明興衰起墜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後先固一也至于羽兩階一語勸君修德未嘗欲偃兵蕺山論時務皆切當世之用已已守禦京城及屬胥子論南遷非迂濶者吾師集中有此尙求酌定又宋儒排抑漢唐推尊本朝過甚陳同父謂天地常運而人心常不息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

人開眼卽是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目皆盲二三儒者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盡距一世之人於戶外夫子惟教人爲聖人子夏分出一門而謂之儒儒者傳先民成說守規矩繩墨而後學有所持循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學者當學爲人不當專學爲儒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哉同父持論甚平非徒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而已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若程朱當崖山淪覆度必爲陸秀夫所爲而當時定大變濟實事者若寇萊公韓忠獻李忠定虞允文履善皆不

文集七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出于講學之人然此數人者程朱之門多不稱道以此疑諸儒將宇宙大事業私占自家門戶而其用處亦每受道理拘縛鮮所變通恐其行之或礙三代而上獨不用詐謀詭計至于機權所以成天下之務禹湯文武伊周太公皆有之孔子見南子欲赴佛肸之召孟子對好色好貨及三宿出晝之濡滯果有道濟天下之心似非可以孤立行意者又元人修宋史于儒林外別立道學傳此後遂爲定名專家似當去之吾道一貫孰非道學中事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同父所以謂人不當專學爲儒正爲此也同父惜未見之行事使其任事定當有一番規模外此若陳東歐陽澈之以諸生布衣死諫

洪皓之流遞冷山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豈非真道學而呂好問涉張邦昌之嫌顯趾出否以救國事其本原雖與狄梁公小大不同均為聖賢所取後之論者滿頌梁公而微彈好問此亦忽邇貴遠與耳食無異之一微矣充其刻論至謂陽明私結宦寺又何怪乎嘗讀逸書吳興老生沈仲固有言道學之末流至寶祐開慶間幾不可問見治財賦者則日為聚斂開闢者則日為蘧才讀書作文者則日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日為俗吏所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數種不為其說即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置之格外其在朝惟以敝冠衣端跬步為事求如正公之規折

文集七

七 越中徐氏重刊

枝文公之斥和議則無之矣賈似道利其結舌寒蟬不致掣己之肘故用之列布津要禍不在典午清談下采始詫仲周言今而不能無疑蓋崇性命薄事功矯揉偏重其弊乃至于是由是言之陽明數傳而後士喜言覺悟漸流禪定使天下以良知為諱亦容有固然矣天下有千萬人普譽不足輕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議陽明及東莞陳建之異幟是也獨怪顧涇陽東林君子之首而攻排王學仇王者至今依歸然以陽明視涇陽直支子耳涇陽崇直節而孔孟之道不止于直節也又其于朱子之學未之全見止以墨守扞邊圍為術朱見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為涉于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為涉

于陳敬從而為之說曰今有人兼象山永康而具之朱子復起憂更何如於乎象山豈異端乎永康豈蘇張范蔡乎是何異游夏洛蜀之門人相譏而藉者佛以卞莊刺虎之會也故采嘗妄謂學陽明者毋反而議朱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之學固曾子子夏也至綱目一書則直繼春秋而懼亂賊陽明子所未暇作也昔鄭端簡成吾學編而尊王茅鹿門文士也知尊王此兩人皆非專于講學至涇陽始大興講學天下之正人相遇類聚矣而持說乃與陽明或然同時如鄒南阜馮少墟高景逸皆不左陽明劉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庵皆

文集七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為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于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為左朱右王者有矣抑言蕺山之學近朱攻王者轉而揚蕺山此亦僅得其廉隅節義千百之大畧至所謂誠意慎獨之說與朱小異而純粹以精之至者曾有所窺及乎采受恩深隆一日未死尚欲闢崇師說竊念守先傳後百世之公無犯無隱事師之誼昔人稱心齋王氏不肯輕服陽明心向往之是以不避狂瞽極思明辨務于解去生平之惑使天下後世

曉然知聖道昭垂殊途一致則王門見知聞知之任非吾師誰屬伏惟吾師恤其荒迷而救其沒溺幸甚

答蠡吾李恕谷書

姚江末學邵廷采頓首恕谷李兄足下手教從西河先生所蒙用學問事虚心相質齷齪七百言並自道其得力無一厄詞伏讀數四不敢空言抵復遂五六年於今未獲報命罪甚罪甚足下學問得之趨庭自幼卽有必爲聖賢之志後又從遊習齋力驅佛老講求兵農書數禮律諸務綜古者小學大學之教以治其身體全用具凡所言行直本孔孟舉後世之所爲程朱爲陸王紛紛角異如衣敗絮行荆棘中者慨置勿

文集七

九 越中徐氏重刊

顧于聖人之道真有廓清摧陷之功用工之勇且實未有過于足下者若弟因循蹉跎日復一日行墮學裂視足下眞愧且畏也第有一言從足下就正者足下之所爲戒謹恐懼存養交進自旣明其善而加之存養乎抑惟堅守其心篤實其行不受外物之搖悔而遂以爲得聖人之精微渺忽乎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孟子曰其中非爾力則聖學固以致知爲終始故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見始之終之時中之詣一以知爲鵠而已矣設聖學不統于知則孝悌力田皆得與聞一貫鄉黨謹愿躋於狂狷之上矣胡爲聖門呼唯乃俟其人抑與彼不與

此又何也由是言之陽明致知之教誠不可議矣顧猶有說焉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于約禮之內始學卽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世而不能相合也至蕺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慎獨爲致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補格致于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于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至其爲承千聖絕學尙罕有知之者尙讀孫徵君理學正傳一編寫蕺山纔百餘字弟是以不揣蒐輯

文集九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公傳于誠意慎獨之要畧爲梳櫛合之黃黎洲惲仲升兩先生節要行狀可窺半豹弟於明儒心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雖使前輩向慕不同且從所好至於于羽平賊不過爲修德來遠之徵文以足言似不當毛舉疵議前哲觀其徒跣號慟挺戈赴難豈欲呼當日之舞師替工題于羽兩階者房瑄車戰後世猶笑其迂可以此加之蕺山乎夫論學當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處若博聞強記講求刺刺窮年勞攘總歸喪失昔孟子論井田封建止述大畧此之謂善於師古知時務之要後此苟淑不爲章句淵明不求甚解外期經世內養性情兩賢雖未達聖功要爲窺見體用弟見今之儒者討論

太劇徵實太多未免如謝上蔡所云玩物喪志之戒自顧精力既衰不能搜羅詳核惟有省心省事期無悖乎先聖先師之意早夜之間惟有存住如是而已要之談何容易程子見後生靜坐便嘆其善學此意可思又湯潛庵先生答陸稼翁有云從來講學未有如今日之直以肆口嫚罵爲能事者蓋其人置身功過之外也久矣言之不悖則爲之難有二三作俑以爲逢世捷徑後生渺無知識奉其譏評用當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乳臭者能開陽明自詡沾沾並爲聖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足下南宮三試策間有議及陽明從祀之語不對而出卓

文集七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然傑者如此舉動古今之內復有幾人弟已增入此事于前序中無論世之以我爲狂不以我爲狂也夫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之後惟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能守師傳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辭亦自附于王學而斯時密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固知裁正輒混儒佛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後不肯稱說良知是實因衰激極補偏起廢之道正可謂之王門功臣未嘗相左故愚于蕺山傳端有嘉靖中葉以後禪學毒天下大旨依託陽明三語謂是當時實錄西河師頗不然其言吾兄寬中精學故以爲商取鄙述姚江書院傳記推崇陽明者前後覆勘意旨殊絕否弟

于師門無所阿好惟慮用心稍疎出語有謬開罪先正實所不敢他如西河五經諸解尤服春秋傳魯不僭郊禘以一陽來復十一月爲春皆先儒所未發仲尼尊王無臣子改本朝正朔之理亦不當有此曲筆而郊禘非禮禮經多出傳會禘爲吉禘郊爲祈穀此傳出可正從前繆戾矣太極先天本於釋者則不敢臆爲之說河圖洛書孔子明舉之而歐陽公乃稱其妄是皆未可據故子原舛遺議尙有疑焉夫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原聖人作經皆以發揮心性易道陰陽易簡書記政事詩別勸懲好惡禮順秩敘樂滌邪穢而蕩渣滓春秋辨是非今于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

文集七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人之心于是乎逐事物溯源流求同異解愈繁而經愈晦譏朱子末流之弊其弊乃甚于朱子也故先賢不可苟訾必歸之心得訾朱子與訾陽明其失也均豈惟不可苟訾誠樂先賢之道而體先賢之心并不可過爲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卽過於護先賢者亦非故習齋先生謂學術至宋儒而岐誠闢論非苛論也何也宋儒謂靜觀未發氣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中體落于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矣而所云問學又止于誦讀訓詁凡禮樂兵屯經世實用一切蔑畧動而輒括故終宋之世競議論而罕成功當南北橫裂未有出一技以相加遺者其已見之行事爲兆者前韓范富歐陽後則李

綱宗澤而皆不列之儒者之林伊川有一蘇長公不能容而
晦菴亦力排陳永康爲功利之學且多推本朝人物而與抑
漢亦下諸賢謂自孟子沒宋儒出而始接其統千年架漏百
世聖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若孟子之論則不然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雖
不得與集大成之聖同科乃儼然相提並論然則孟子而在
今日則諸葛忠武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李宗岳鵬舉必得
與于夷尹惠之倫矣夫設一格以名儒者距千百世之英傑
于理學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蓋爲此也若此類豈
敢爲宋儒諱又何獨爲陽明護乎夫諸葛忠武嚴光諸人處
身經世未始不合中庸之道所以遜乎時中者正以其知之
未至耳足下云中庸之道不可能一語已盡千聖學脈而又
加以戒謹恐懼之功知及之仁必能守之海宇雖乏人得如
兄足以幸聖學之有承矣弟非能承聖學者今所述答半騰
塗說話次不倫自知狂惑終無長進又年齒衰落日髮盈首
多爲家道薄俗所沈汨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今親麻之
夙慕岱宗闕里鄒魯遺躅思一履躡其地此願十年竟未之
逮無篋瓢之儲而不能樂其所樂我生長途未知胡底惟道
兄篤切匡之救之不宣

王維四先生曰折衷孔孟立說平心審理故無一言阿媚

文集七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先賢

宋中道吳門友人書 乙丑

光相一別荏苒三年時從左壁咸士魯侯詢候近履知長兄
久滯吳中二三故人零落如昔而人情猶復依戀去年先大
母卽世本意負緘相從以滌煩穢其秋八月歸德胡明府書
幣至家人嗷嗷待哺遂於冬十一月合葬反虞赴宋其日迂
舟過左兄齋頭邀之入城江橋話別先一日平明躡霜出水
偏門得小舟渡塹至跨湖橋起咸兄於寢告以將行會壘兄
亦至言其尊大人之恙黯然神變不遑早食遂與俱起自後
南北聲息絕不相聞十二日人定後過閭門乘月移泊虎丘
夜半急棹西上咫尺不得相見今在宋署委蛇混俗非僕好
也東平故人惠寄二書僕意學道之士入山唯恐不深不爾
遊覽山川發抒志氣亦古人窮愁著書一助若左圖右史雍
容養高慮非所以自廣前過徐州遙望山東躊躇伫立今糜
唯陽距彼六日竟多牽制不能渡河乃知千里負笈脫然高
舉良未易也間暇無事輒與陶子千俯仰憑弔從左壁咸士
徧搜長兄詩文讀之竊謂詩品人品自當與陶徵士並傳陶
詩已傳而長兄之詩猶有所待命也如何咸士頗號知人頃
謂長兄踈於接物恐長兄不負人人負長兄方在論交此非
細故願兄採訥其言西湖風景聞車駕東幸桃柳徧栽佳麗

文集七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匹於其舊僕恨不且往一遊而遽北走久事筆硯倦於章句又不能就幕爲當代名公鉅卿掌書記有遨遊之志而不能如兄擺落家計意欲附吳中勝友選刻制義冀少有酬以爲小兒蠟糲之資既不受生徒籠絡則得以其暇擺脫從四方長者游益近大賢斯僕所願此事爲名則不可明爲衣食之慮固亦無害古人博徒賣漿何所不爲顧其用心何如耳朋友相保永終食難咸士疊侯曾以公義微不相服比吳歸後坦懷無間此由長兄雅量調護包容不如是何以使吾黨負氣之士傾倒歸義廬山絕頂足以位置疊侯難與攀躋至於辭受取與之際應有由然斯管仲所以致嘆於鮑叔也往在

文集七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姚中億有厭薄道學之說長兄眞道學人能爲此語然自是關氣運衰盛由漢而下治不復古皆因苟就功利逢迎時務鄒侯留侯將無應受其責凡事極盛自難爲繼六經既明而有美新四書既出而有訓詁經義制科而有講章道學實繁而有名士今之修飾邊幅號主講席者皆名士也若并惡道學則不可矣區區曲見誠不敢阿所好知有當於權度否也僕於癸亥九月客病幾死嘉禾髭髮咸白不意近者渡淮以北反覺精力可用間亦試之鞍騎與北方之果菽黍麥猶足相勝唯恨氣質未清神采勿暢不足以稱其胸中之意必若去其固陋錄其惻歎自非大賢其孰能勿遺之家世行畧狀

求大加削正僕自度未能立身揚名恐先人遺訓將遂湮沒又晚得弱息微天之幸萬一得遂長育且不及記祖宗之事病餘支枕稍爲譏述亦以見僕之早邁凶閔極之報私恨無窮也握手無日幸惟自愛

黃黎洲先生曰逐段零星文氣自貫章法從楚昭王復國篇來

姜公綸曰此先生痛心之友故無贋言隱情

答陶聖水書 甲戌

來書漫以史事見推且欲執費黎洲求師天下自周秦漢唐宋明古文源流正變一一詳詢無以塞其惠問之意誠

文集七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哉學然後知不足也

廷采頓首聖水陶君足下君志古進取不安於時欲從當世之賢人君子遊意甚厚言必稱父師仁孝之情邑邑何已僕求友於里中豪俊有志行者而難其人也今乃得之則何敢匿其蕪蕪之千慮不一出以求正僕少違父祖教訓學問未加氣質卒難磨礱兼以遭際迍邐乍進乍退奄忽四十七載迄以無就至於文章一道夙罕專宗老師宿儒羅布天下不克負笈往事卽如梨洲先生託處同邑亦未執費年來益復放廢知交零落無所切劘得過日多自分永棄鄉黨不意辱承惠問過相推重私心疑足下之誑我何獨背流俗之所謂

清議而有取于此抑氣類所感取舍自持僕內愧雖非其人不敢不因吾子之望勉進于善吾子之賜于僕豈淺鮮哉僕十六歲從先君讀書禦兒卽私取馬氏通紀戲爲編次立甲山開平曹國諸傳先君視微哂若爲弗知而不之責後遂貪閱綱目史記暨吾學從信憲章等書自覺性與史近十八十九兩歲抄錄明史無晝夜顧率俗儒間見低牾應試蔑以自堅先君卽世後學業益廢辛亥在偃山做史漢論贊著讀史百則友人見而戲曰未作紀傳而先論贊才方古人遠矣僕重爲慙慙歸正遺韓先師忽又萎沒同門徐文亦夢先師日允斯文理全未全未且教之讀易且日發遺書得采所業

文集七

七

越中徐氏重刊

編成大驚詫遂自閣筆以至于今夫文章有本有原况於史事尤非易至才如馬班亦賴家有賜書祿賜充斥交遊豪俊到處逢迎籍書之手賓從滿座且猶父子再世弟姪繼出僅乃卒業今或不自度量取此自程學識未充形勢又逆雖勤奚濟唐宋大家惟歐陽公嘗爲史韓吏部順宗實錄外未見有作論者以年壽之不永傷之然韓公他文已自起衰絕俗蔚爲唐宋諸儒首誠以其左右六經本原甚大故從祀兩廡天下宗師若蘇氏父子以文爲道舉孟氏所云浩然之氣者專歸之文不免從橫權術之雜惟其心術忠謹治體通達與從橫家相去千萬是以後先輝映光照藝林近世錢虞山侯

商王行已旣已可疑矢日下筆故多旁皇瞻顧文雖成家無得于身味旨淺薄立言之難從古如此梨洲尙有文案一編爲四方所傳寫于文字之正變源流蓋已畧備近傳江蘇宋撫軍先生聘毘陵邵君子湘輯有明三百年文錄訪遺鉤萃便可告成此君大江以南人望必能精于取舍可垂法式不須如僕寡聞渺見卦一漏萬批筆碌碌爲此也足下旣志古不安于時務追古之立言者體則根于道學用則擬諸世務雖未卽實見之行事亦必能口誦而心運之然後發之於文精微而弘博剴切而開明今來教所云高自位置及強作解事者其人大抵厭薄道學簡遺世務者也氣運之不復久矣

文集七

七

越中徐氏重刊

四十年以來後生不獲接先民矩矱恥爲瘠樸競爲輕剽佛老之後將復繼以申商之禍蕪山劉子嘗言之流鄙厭今益驗其一二老成尙在者倦於荒耄轉習圓熟以取容時俊傲慕無自議論俱空舉世皆然何獨一鄉一邑有志之士以潤憂世道爲意不足屑屑與之較量但使舊人遺老搯尺寸之柄示以趨尙十年之內此習又將自變且吾越中自文成王子倡明絕學橫山縉山龍谿彭山講述茲土泊于劉子集諸儒之成流風餘思至今未歇以故後生稍有知識尙多激發孟子稱私淑諸人其人不必過於後人要其綿綿延延尋已墜之緒于千百之什一不可謂之無功而天未喪文應有傑

者起當斯任庸可高自位置不急引進事固有前不必承之
禮父受之師後不能私之子若孫出而求之弟子若一人而
前後之責交迫則其樂誠大焉然古人于此不以爲樂而方
以爲憂憂夫吾之行未成德未立終其身兢兢若無所歸無
與則前後之望而以傳之師者發之弟子也是二樂者兩遇
兩失之其可乎足下能自得師無以求師之篤而漫于執費
顏子陶然陋巷與太史公周行天下所得孰多古人曉而著
書非關世道決不苟作故凡內之不足而假于外道之不勤
而爭于文此在先哲行以爲恥者不可與文士言也僕欲足
下不以文士自限又懼無以答足下之意故敬述向之間于
師者爲足下告要之於僕之身固無所得足下得無笑其言
之失實已乎

文集七

十九 越中徐氏重刊

開闔甚大如長河巨江滔滔混混而來 第咸甫識

倪載屏曰八家之文

與人索米書 甲戌

僕幸附邑里行微能薄以誦讀爲耕農無少休舍家無四壁
寄孥戚黨歲入不足以贍朝夕少遭凶閔未艾而衰四子皆
幼正在就傅自顧頗與世俗不相宜而心希古人好效顰其
著述坐是日益困落計其家資豐年猶長歎也比又爲先塋
凌削赴控慈水者一年不克訟而歸逋含羞祖宗姚中諸賢

皆以此事爲僕恨伏惟某君仁心爲質引義慨雖潛居里
門實能佐當事者推惠窮困姚中兩歲大水稻蠲不遺賴前
郡侯李公呼號拯救古汲長孺之義何以加茲公之於越也
不啻父生而師教也其於吾姚也繫起死人肉白骨也俗薄
風漓不樂道人之善當事者愛養如此猶或愛憎各立而清
議在天下私恩在姚與越之民豈有誣焉當此時君曾捐于
金通羅與邑之貧者其於李公不可謂無助而於姚民不可
謂無德古人之所難而君能之去冬又聞遣紀綱航海至甌
買米遇風漂沒數百石則君之汲汲於賑貧卹饑眞不倦者
僕神宇未暢言論風采不足以動人然胸中頗含蓄留意古

文集七

二十 越中徐氏重刊

今之事擬之於先民誠不足比數若猶自近時而論此亦姚
中所希矣而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戶孰可貧不可賤之說而
不以告情於賢豪長者之前亦見其果於自賊薄於與人諒
而不可爲也古之童子尙有滅燹更炊因熱爲恥僕豈不明
斯義顧維天生才常困於所限如僕者有營當世之志而內
不能贍其一身一家大爲侏儒所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
知己君誠未嘗知僕僕不可不謂之知君則亦知己之一道
矣昔曹正生嘗謂季布以爲得黃金百不如得布一諾僕與
足下皆楚人合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距僕之
深也布喜延入厚禮之今君之賢不過季布而僕之才不如

曹王惟是大節所關不苟依附至于推揚義問三年之內寤寐跂伫未之有忘若必三及門而不通嚴于見距道路之口必有疑足下好義第爲豪舉名高而簡遺朴諒之士未免爲大德之一累豈不惜哉古者設取予然諾急人之厄乃至魏其灌仲孺之徒皆爭禮士士在己之左愈貧賤愈益加敬雖非聖賢至中之軌要與當世之齷齪安飽自足者相去千萬以足下虛心高識宜何所取舍也

陶穎叔曰烹經鍊史出其胸中可聚米爲山乃不免

索米耶滿釜泉清游魚勿笑

屈強排冢處不讓韓公 弟越先

文集七

越中徐氏重刊

與門人書

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好行小慧終累大德是以朝廷之上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下逮寒士何獨不然况足下天性本自沉厚江村同堂二載私心歎羨以爲吾所不如期許過望此時逸乎其容觸之不動雖復鶴立雞羣微有執滯之病三載以來文藝大加于舊器識稍減于前病又似不在執滯而在游移矣吾所爲欲亟進一言者此也夫沉痾久則藥石莫前習氣深則忠良難進立談之頃未可責人以正言泛應之時亦當力求其有主謂宜亟返初服豫養公輔之威儀日近端人復就聖賢之規矩一切馳馬試劍六博蹴鞠等事雖係游藝

之末終非吾黨所宜勿或與世浮沈從流忘反留碩果之實開風會之先深山窮谷之中自有聲應氣求之侶大開着眼緊立腳步一言一動必以尊公爲師失之自鮮矣又飲酒溫克昔人所難日角輕颺最易敗德賓筵抑戒之詩一日之中不可不什伯思也未俗奢靡裘馬之麗無復加勝後生習見以爲當然老儒驟驚自覺慚赧不知饑饉流離田廬漂沒寡婦泣墓孤子號天日者自揚之徐七百餘里道路之間大略如是加以催科鞭朴一部鼓吹之下百姓何求不得平時弗知稼穡艱難異日何以驟居民上此誠立身成敗之本家運滄薄之基不可不審也

文集七

越中徐氏重刊

復友人書

病寢寤神生死事大功夫覺有進處而凡俗情喃喃滿紙難了適亂人意非益我也劉傳教正出于虛公然事關學術不得不辨天下最患是非黑白喜從蒙混以致人心不正世道不平如近世之三教紹聖之調停南宋之和議中于心術而治亂從之陽明之學爲二溪周陶相沿多弊佛氏遂入而鼓其幟今之攻陽明者無得于中專籍先賢標榜取勝固非天下真學人乃餘人猶沿流守舊妄以心意知物四無爲宗上而所爲真陽明者夫矣足下之好陽明得無葉公之畫龍矣乎哉山之世教衰學微雖其門人亦罕獨信天下或以陽明

爲佛氏或以佛氏爲陽明故如蕺山忠憤正直而于深辨學
術處則獨承之以謙守之以平使其義明其旨不失而我無
過于先賢斯已矣要之明儒雖眾必推王劉爲一代程朱王
近明道劉近晦菴而功勳節義過之朱王之學得劉而流弊
始清精微乃見兄不見蕺山全書未識其學之醇乎醜而集
大成者是以極言而公辨之

復龔侍御書

伏讀手教獎借過情小兒又蒙施禮鄙人何以克安自分衰
慵永絕人世今遇先生勃勃復有生氣感能以道義成我也
遺民傳尙未刻新正又續寄六篇歸皆非酬應者大約後刻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先完而前刻仍須自出資耳脫忘米桶爲此駭事知友皆笑
狂愚獨先生不然內省病根祇緣壯心未已名心未除是一
生痼疾昔宗中先輩曾下頂門針云凡有好高立異之念皆
自生障礙究竟成一好名之士于真正學問全然不得力此
話迄三十年不能出其範圍陽明後身爲包姓省會盛傳較
當年應自削薄多矣吾生六十載尙遙遙千萬重况陽明距
今百六七十年其間情好泯沒人事遷流求如當日之光明
澄徹豈可得乎此雖近二氏家言然從古聖賢憂勤惕厲正
自爲此可勝悼慄無本之文明知當棄未能超然捨去亦差
愈于市廛白望諸人耳正恐彼營實利此驚浮名相誚還無

已也雖然金銀銅鐵總出山隈要在良冶分別而均鎔之則
鐵猶金也今日爲采良冶者非先生其誰小敘奉贈愧不成
文取其不作世情語節之又節欲更增入一二事不可得博
高齋一晒存之竹垞先生書露函籍覽卽祈封致是祝
請建蕺山書院公啓

伏見郡城蕺山劉先生者性成忠孝學述孔曾立朝則犯顏
直諫臨難則仗節死義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詣力
精邃揭愼獨之旨養未發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論事必根誠
意固晦菴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若其正命而終尤見全歸
之善死非傷勇何從容慷慨真易難道集大成總玉振金聲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俱條貫海內稱之曰子來者仰之如山特其全書藏在子孫
未經刊布知其學者絕少撮其語者無多若不大爲表章何
以罄茲微奧又越中人才蔚起皆藉先賢講學之功宋時和
靖新安先後昌明斯地自有明一朝而論始則天泉之倡和
卒有蕺山之信從洛閩以來于斯爲盛後生口喙時復津津
餘韻猶存流風未泯前郡侯李公鐸曾重修五雲陽明書院
奉安朱王二賢神主而蕺山未有專祠且古小學舊爲證人
講所今堂宇圯壞學會不舉豪強占侵人心伊鬱恭遇某公
潛心聖學緬想曩賢引見遺裔徵求卷籍俯仰憑眺綽有餘
情議毀洛祠更建書院誠千秋之盛業闔郡之崇觀于功令

所不講之條急教化所必先之務按之典禮咸謂允宜敬請
願日召工經始營度俾夷齊片石特表西山叔子高蹤並碑
峴首卽落成之日啟講學之期大振儒風弘獎來學豈特文
翁始蜀辟陋改觀安定教湖弟子日進已哉

代歸德胡明府徵文啟

蓋聞洛水流符爰錫龜文之寶汾河效鼎重修虎觀之書聚
五星于奎瓿知非人力發二酉之祕笈驚奉天章文運必百
年而興人才匪異代之借故夜光寶氣雖什襲以作名山之
藏而天女支機亦乘槎而達人間之市維茲宋郡舊號平臺
上應心分大火煥文明之象西隣嵩嶽降神生王國之福元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鳥至而天乙長祥六鷁飛而茲父啟瑞旗回榮惑舞徹桑林
傳考父之銘孔氏之斯文弗替讀相如之賦孝王之遺獻猶
存燦然經術之林邈矣諸家之學桓少傅之尙書章句世乎
焉典鸞椰丁將軍之大易微言授之梁邱施孟十三而得

之瑞江郎藻六代之花四歲而知神氣之殊蔡子命典宗
之於今爲盛振古如斯某承乏守臣得交國士擬梁園之
秀敢私桃李于公門萃洛下之英慮暈芝蘭于芳渚麻七年
之課試旣彈琴而見高山知平日之揣摩益引商而雜流徵
倒黃河之水足斷韓潮挹芒碭之雲皆成龍采凡茲高等共
啟巾箱籍手校讐媿比汝南之月且賞心剗剗貪看冀兆之

駢駢懸諸國門期一字之不易上諸天祿定三載以爲期謹
啟

張夢符先生日典核難移陳言務去

前生慈谿方明府啟

癸酉

公諱允猷
福建舉人

竊采世貫姚江先人塋慈家紫紉郡寄籍桐邑在并二十五
年矣足未登長吏之庭日記數千百言口講嚆當事之間上
無寸椽下無塊土窮年坐讀曾祖以下僅有同祀兩弟今去
其一四世二身貧而兼病零丁不堪妻孥旅棲會稽先人時
祀未有所屬憂心如焚寤寐涕泗食日十餘獨藉硯田一日
卧病十日無依所葬治下太平湖陽係采曾祖年二十四早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校刊

歿曾祖母翁毀形壞面植遺腹以迄於成立祖父及祖母到
股活親節孝並烈炳載邑乘山共六畝四契田其二畝二契
祖父兩世渾厚素封烝豚而祭拜莫成禮洎於采身流離遷
播不獲時至墓下清明日遺弟以一盂麥飯泣洒墓碣雙雞
勺酒尙不能具以是積爲鄉人所欺耽耽而視冀吞穴道庚
午冬某等伺采試不利肆伐墳西巨蔭二百餘株值前貢師
臺去任未經讞結某等復抗法慘掘山岡盡赤子父男女舉
家劇病迭起迭卧卒殞弟命今年癸酉某等囑采試又不利
稔采怯懦竟用妻棺盜厝率眾大詐墳東陸木直至開牆驚
拜墓下咽淚吞聲行道傷嗟鬼神號慟爲人孫子誰無祖宗

而至斯極用是去謀生之路決萬死之途冒雨戴星躬負襍
被搏類奔控師臺一視同仁憐其先人而澤及朽骨采自今
以往至死之年皆出師臺之賜也若日功令歲終例宜停訟
此不過用上細事耳則奸宄之徒將乘寬政而益橫采死本
不足惜其如九原之下魂魄何依師臺眾人之母也寧忍使
赤子離母之懷而訴其哀楚于祖父母哉到慈來會使節在
郡伏候至今斧資告竭欲返姚肆業上無以對祖宗欲羈守
臺前下無以活妻孥伏祈師臺俯念哀情嚴拘立獄如非孥
室義甘反坐得于旬日賜勘使先塋護保孰孤息肩不勝幸
甚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萬授一日立髮摧肝有聲有淚

後上慈谿方明府啟 甲戌

去年月日以盜塋盜蔭事具控某等到臺上爲百年遺骨下
關一家生命情窮理極呼天呼父萬不得已顧此柔靡豈能
健訟重蒙師臺培造諭以尙宜讀書感激涕泣血與淚并星
夜負擔往來靈紹二郡凡四閱月進無懷資之利退有焚次
之危所有左右墳隣兩廟僧道及管山人悉某等三姓宗戚
處心積慮非朝伊夕姚越親朋爲采涕泣宗族爲采飲恨然
皆以郡界懸遠未能裹糧跋涉就親師臺座下爲采一言師
臺至廉且平仁聲冠於浙東寒廬下士敬守功令無論力所

不能斷不欲以左右之先容縉紳之賤賸上塵大賢之聽下
際一身之守是以惡勢紛紜講張爲幻日甚一日雖效包胥
之哭卒無同袍之師某月日大庭質對某手出僞契捏造鍾
文魁鬼名在順治十三年賣出采曾祖墳塋原契係鍾繼陞
賣出在天啟七年前後越三十載何緣墳西蔭木與穴上者
合抱無異某向前盜蔭已將木本盡掘冀滅其迹盜無青山
一片可驗况原賣與邵氏者爲鍾爲邵氏管山者亦鍾僞契
私相授受者亦鍾一姓串挽線索在手指亂塊以爲埋石飾
土穴以爲留墳熒惑道路動搖清議而某某凶狡尤甚指揮
決勝不可億逞幸蒙師臺而諭卽勘誠哉冤憐非勘不明但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采子身到慈妻孥在越並無昆弟親戚資糧相餉臨審之夕
卽與首證張朱振沂流西上意欲呼號稱貸以爲登山騶從
之槁蹇遭奇歎百無一應病妻弱子牽衣涕泣告以待哺滿
日蒼涼流離載道當事急長孺之義里老倦黔敖之呼內顧
家人淋漓涕下憂愁卧病相知就視或謂仇不戴天裏創復
戰雖死不休或謂量力揆時知難而退左次无咎呻吟涕泣
伏枕而思祖墓自此告辭家門因之遂壞采半生苦吟未曾
聞達年四十七鬚髮盡白駭人間見人情貴少賤老雖抱區
區樸誠豈能自達長子十三始學制義其餘幼小益未可待
回望姚江桑梓已爲客寓先塚遠在甬中魂氣若無不之祇

餘夢寐可接伏卧淹久未能赴勘惡黨高枕稱快必有以坐
誣懼罪歸逋自竄爲言者所恃師臺作主天地父母矜其孤
弱卹其疲病使奸宄之徒少知斂戢不敢平毀墓道采身雖
死亦可以告先人于九原倘惠邀大德不卽殞命得埋頭經
史以延書香一綫令頭童齒豁者肩揚氣吐少收桑榆之效
以蓋東隅之失十年之內留此面目復上先人上墓與左右
墳鄰歡然相見世世子孫保守無害必不以睚眦相加皇天
后土可爲明鑒若其邵宗遂殄天道後還淚洒碧松入土不
化死爲厲鬼亦當殺賊昔郭汾陽身兼將相功在社稷尙不
能保其先塋至如采者又何足道顧士庶人之孝與有土卿

文集七

无

越中徐氏重刊

相不同彼其所係有重于祖宗者忘身忘親反經合道若未
膺一命則由身以推本所生豈容怠忽古者仇有輕重成敗
利鈍雖不可料要之匪躬盡瘁必以死繼或不報於身則於
子孫故齊侯復九世之仇春秋義之今采雖內苦糞獨外迫
饑僅加以未老而病然尙有子可教先人口澤未亡潛德猶
在所葬曾祖母翁固大司馬見海公之孫存孤亮節與程嬰
杵臼爲伍者也天苟欲存節孝雖其曾孫不類當或扶持而
安全之某等能洩地脉豈能遂逆天意哉采幼遭不造坎珂
未遇然生平自命不肯後人尙思專意爲古文詞遠窺班馬
之堂近探韓歐之室師臺不以葑菲擯之門牆之外使得隨

陪閣謙翻卷卧聽未必不少有裨益倘更關邦家典禮
考究亦欲虛心諏度集成一編以附稗史之末血氣稍平匄
匍就勘又值農忙停訟不敢固請惟冀師臺無忘教以讀書
之訓始終培溉召見內署少解大庭威嚴使采得盡向隅之
泣斯實厚幸若以形迹爲嫌師生道隔則乞於呈詞內稟秋
成勘審起死肉骨卹感無極如使百年遺殖發于采身穴胸
斷頭死不足贖此後子孫不敢到山更無見天之日臨啟無
任戰慄待命之至

王子如日鄒陽辨謗李密陳情堪與並讀

復韋明府啟

諱鍾藻黃岡人丁巳舉人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伏以天開聖學循良隆文教之修地近賢關黨塾佐上庠之
養事不妨於分任道有貴於振興仁沐弦歌想聞風采恭惟
師臺門下鳳翔麟步玉粹金剛傾江漢之洪波流清蕙水移
赤岡之明月照映祕圖武傳合肥之威文有元成之器自貴
臨于姚邑乃方值乎無年如慈母以哺流離更神君而懲盜
賊德刑兼用時應和風養教並施心儀前哲經義治事遠宗
安定之齋理學功名今溯陽明之室風流被于新典館餐爰
訪舊人廷采願履違時才難稱志自謂迂踈其甚未登謁于
公庭名讀聖賢之書常有慙于獨寐惟是近居接世耳食天
泉傳習諸編寐寢興餐思復姚江書院之地願教化之行自

上如風草之相迎而道學之盛有時想濂伊之當日不謂大
賢之至遽崇作聖之功舉棟楠杞梓之在門悉棧樸薪酒之
近澤學以講重宜復季會月會之期性待少成兼循小學大
學之日總之師惟希聖何紛紛朱陸之異同道在證人詎僅
僅文章之工拙經史子集淹貫惟今喪祭冠婚典型由古凡
士習民風之大並人心天理之微要歸當事之施行盍止書
生之空論愧一得無芻蕘之獻深負門牆而先容非左右之
人難忘知遇自砥所學指衾影以爲期共觀厥成如蘭芝之
俱化

文集七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七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正統論一 天人

盜都魏叔子著正統論以歐陽蘇鄭三家者言皆近理而有蔽其過歐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得誰屬乎而其與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此歐陽氏之蔽也過蘇曰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為其臣子而謂之君猶舅以妾為妻而親為其子婦謂之姑可也至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為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

文集八

一 越中徐氏重刊

不畏身後之誅以為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其進曹魏朱梁以為無其實而得其名聖人亦以名予之此蘇氏之蔽也過鄭曰所南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典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黜唐夫以為不正而得國宋篡實也唐禪名也唐有救民除暴之功安得以其名之禪而沒之此鄭氏之蔽也叔子之論辨而正吾因其說而益以二言曰有天行之統有人心之統是兩者萬世而不亡叔子所謂正統絕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歸之竊統者天之所在人不能違也綱目既以甲子絕之矣吾則謂存竊統而終不使附偏統存偏統而終不

與于正統者人之所在天亦不能違也孔子曰其義則丘有

罪焉爾故為正統之說者一衷于春秋綱目而定餘紛紛可

無議也蘇子生朱子之前不知尊蜀漢所南尊蜀漢故知景

炎祥興之統不可亡而其激也乃至子黜唐君子之持論無

取激激則必拂乎天人拂乎天天無心容可違拂乎天將有

受其責者即一家之似續一國之世及不可以輕而况乎正

統之大乎

正統論二 漢唐明秦隋

三代而下以兵取天下為正而假受禪之名不與焉其開地大而享國長久守之以仁義吾取漢唐及明而已昔者商鞅

文集八

二 越中徐氏重刊

變法謀弱六國天下血戰二百年卒并于強虎狼之秦當是時先王遺法盡而生民亦盡矣蓋乾坤肇造至此遂屯否也漢興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高祖之寬大平暴亂文景之恭儉幾刑措武帝之雄才疆四荒而修六經至風俗之美士節之厲未有越于東漢四百餘載英誼之君六七作是以大漢之名到于今中外稱之雖治體雜王霸之間規模氣象遠矣此漢繼周後斷然居正統之首也自新莽始篡因仍千百年及于趙宋唐除隋暴天下歸心即不立有豈不遂定長安取羣雄哉而見小速成拘牽積俗忽自蹈于不義蓋非太宗末謀亦起晉陽時馮籍父資寢門之諫不能奪裴寂等之庸陋

後之君子讀書至唐之受禪特累歎而深原之以爲隋惡稔矣篡臣賊子萃于一家苟有正而聲其罪卽蕭銑建德皆可與也而况以太宗之賢一統致治如此之盛乎夫得之者逆則取之者爲非逆所南之言既有定論奈何尊宋而反非唐非唐則無以爲宋地唐之所以不及于漢正以其多此一禪也明起草澤取天下乘天地之義氣以嚴立國迨其亡也有殉社稷之君一代之名教比于漢唐殆超過之於乎吾子三代而下取其足當正統者僅有漢唐及明而唐又以可已而不已之禪使吾餘憾于千年以上天爲之人爲之耶秦隋之統一天下也天心厭亂適會其時分之久必暫合合而不予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其所則必復分然後求有德者而歸焉漢唐之德不如三代之什一也以其承太無道之後民饑渴之易飲食孟子所云事半而功倍也自古國家喪亡之日必有忠臣義士赴其難而同死之後之稽古懷道之士或相與太息而追憐之世未有憐秦隋者以是知人心之不與也夫不與是其天之正也叔子歸竊統於秦隋與吾天人之說有相合也

正統論三 晉宋

世稱漢唐宋久矣今乃夷宋于晉何也其取之不以正也何言乎取之不以正周世宗三代以後之賢君也世宗不死天下歸周其氣運當什倍于宋不幸享國不永餘教遺法固可

以翼後嗣使宋祖無二心則范質王溥李筠符彥卿輩猶足內外夾輔賢世宗不得不重罪宋所謂取之不以正也或曰宋祚三百年五里聚奎賢人君子盛矣三代而下忠厚罕有如宋者晉烏得比之而烏得不進之日不然宋之君如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誠足以培裕國基然譬之家入子孫賢孝爲量減其祖父之罪可耳舉而盡捐之是厲王可以宣王而改諡晉繇可以舜禹而易名彼無罪者其誰肯服孔子作春秋不以公子鮑之賢昭公之無道而不書宋弑其君不以宣孟之忠不書趙盾弑其君彼其人身爲惡而前後有善則并錄其善以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勸而已是春秋之斷例也

文集八

四 越中徐氏重刊

不然藝祖亦三代以後之賢君也其仁心爲質而愛民禮賢容有過于漢唐之太宗者而吾于宋乎何深尤之夫是非出于宋人之言六百餘載矣其時爲君親諱理固宜然今易世而猶錮于成說曰宋之代周天與也非晉比也於乎是爲書愚而已矣或曰叔子與東晉而不與西晉排北宋而顧與南宋其故何也曰此繼世之說也天之待繼世寬矣人心亦猶是也君臣分定親爲其臣子而父祖被其澤不得不戴之爲本朝使王哀諸葛靚之裔執司馬師昭之罪以讐簡文韓通之子孫追討太祖太宗而逮于眞仁英哲天下羣起而賊之矣楚平王殺蔓成然其子乘昭王之敗將復之其見止之日

君命天也父死君命將誰仇其後昭王復國而行賞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知此可以明東晉南宋之爲正統矣故有不以子孫之善貸其祖宗之不善者西晉北宋非正統之說也有不以祖宗之不善累其子孫之善者東晉南宋皆正統之說也君子于正統之說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則當日之修晉宋史也宜何如日是非隔世然後明唐修晉書繼漢書不以己之承隋尊北統而黜晉此萬世之公也宋史修于至正諸君子力持公論然降宋于史而後遼金容有未易處者惟時會稽楊維禎以正統未有所歸作辨上之大要謂元承宋統不承遼金厓山舟覆之年乃皇元正統之

文集八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始會三史已成未及納用陶九成見而嘆曰此百世定論後之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其後彭時商輅等果用其說立言之功大矣哉然或者推維禎之意遂欲改修宋書而以遼金爲載紀則于理未安也何也遼傳七主二百一十有五年金傳九主一百一十有七年設官養民創制立度迨于其亡有忠義之士與之同斃其規模麻數非偶然者安得以其史爲載紀而夷于十六國十六國爲載紀而附晉書晉未嘗書幣稱臣于劉石符姚慕容元氏也然則若何爲正日修宋書而附遼金史于末爲正使宋之遇遼金如遇元魏北齊後周氏焉則安矣元魏北齊後周氏比肩于宋齊梁陳南國而

遼金不使比肩于宋如是而宋之爲正統之義明

正統論四 南北五代

南北之所以爲南北其劉裕之罪乎然吾何敢罪劉裕裕之不能致天下于一統亦天也君子尙論不原其世之終始而徒以事後觀成敗古人可作其誰吾服裕之時拓跋方盛雖守關中必不能兼河北河北不兼則關中不能守其地勢然也又有劉勃勃之猛鷲隨伺吾後逆計裕之必歸安有關中裕積苦百戰而精已消亡劉穆之死內事無託倉皇解而東出雖其子不能顧又望其整旆更西以圖復長安公家墳墓乎裕不享年則無與抗拓跋而南北之形成加之魏孝文修

文集八

六 越中徐氏重刊

禮紀政改姓遷都中國之氣胥聚于北而南無人矣天無常歸歸于有德其不以先北于南君子之不得已也人心爲之也逆天者也夫逆天者亦天之正也唐末之亂朱溫篡逆有甚于前之南北者矣修史者以五代名而歸紀年于北則以其時吳越荆潭爭修職貢奉正朔而北因得苟竊其名然歷年彌促豈足言帝王之統得之不義又無論已周世宗其傑然者而天不佑以年於乎晉統亡而乃有南北唐統絕而乃有梁唐晉漢周世遞降而至是果天爲之人爲之耶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知未濟而後知統之有時絕知統之有時絕而後可與論統矣

學校論上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于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于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于司徒遞升其秀以上于學而又爲之小胥大胥小學正大學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抑讓仰俯之容洒掃進退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血氣所以教之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于學爲國家天下之理

文集八

七

越中徐氏重刊

無不由于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于一周衰先王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牘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爲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爲之說日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爲之師者莊荀而爲之具者陰符韜畧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洗洋遊談于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黃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其具亡而已宋熙寧初王安石

欲變科舉與學校蘇軾議以爲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厥雖聖人不能復慶厯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唯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爲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于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爲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則止爲爲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爲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尙而不意人心之僞卽流伏于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岐爲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濁有馬弔游湖混江諸戲賢愚者幼百唱于羣視晉宋六朝清談塵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想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身名幾與甘陵南部黨人踵繼彼漢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歲兩人傑然各爲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爲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

文集八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學而務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虛譽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真品而治化可與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取謂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日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爲是言無乃戾于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爲講學者有爲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瞬有養息有存之功于已耳今本無是心也

文集八

九

越中徐氏重刊

無是功也譬則斲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于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將亂則人必尙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尙行故治理清明元成後則尙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于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篡宋眞仁英時皆尙行至安石行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尙言二代者其明徵也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質質以由而可安于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爲由哉學者循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

舜至湯湯至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之內見知聞知間得數人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之事非使人知之之事其教顏曾中人以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唯老佛之爲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逃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怪矣蕩焉泯焉守其空無以爲忠信傳奕韓愈歐陽修諸人嘗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本欲窮其彌近理而大亂眞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于幽深愴怳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旆以逼吾之中壘于是高明之士爭務于知而憚苦于由始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辨嘵嘵以迄于今不可解矣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黃道周亦教學者先讀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早讀宋儒書啟助長揠苗之病是卽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今之講學者患在喜于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疎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科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于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靡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

文集八

十

越中徐氏重刊

田孝秀徵辟舉察諸科期于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卽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爲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漸漸于朱陸之間紛拏于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爲去名而實存也哉

史論 歷年

開闢以來起江南取北方統一天下自明太祖始天地無常勢聖人無常用鬼神無常主唯能養民致賢修德以俟天命則九州之內夫地而可王也豈必關中河內哉蓋自太祖稱吳國公傳十二世十六主六服中外罔不臣貢其後寄命

文集八

主

越中徐氏重刊

臣民懷其舊未忍離叛尙十有餘年德澤之結人心如此是以漢之亡也以巴蜀宋之亡也以閩粵明之亡也以滇黔天命所在荒陬殊域莫不竭忠殫節俗化之厚同于鄒魯要其創業垂統則居可見已故有天下者務教化以道民不以刑罰深仁以澤民不以小惠祗席以安民不以兵革太祖始承元敝用重典以悚息天下齊同風俗使民知三綱五常行之三十年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讓于是始革荒陋之俗復先王之教久之因而不改當是謀國大臣深思長慮者皆以爲疑然惟其立法之本則一于愛民而嚴于核吏吏知畏死故不敢貪墨嗣主遵會典守成律三

百年間際天地之休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未嘗勤大兵士有廩官有廩民有業下及鰥寡孤獨廢疾驛站有養民輸糧者幸以入分得免無隔年之征其里長無笞撻之辱士大夫重廉恥家居冠帛冠衣大布有致仕買田地至數百畝者鄉黨以爲羞民生其間熙熙然安于樂生送死不知外事是以懷禮義之心崇退讓之行識上下之節明貞邪之分篤父母髮膚之愛當崇禎崩陷帝后升遐君臣夫婦同死社稷至賊敗西走小民多撤戶扉連車衝塞道發瓦石以驅賊雖禍形于墮武而德洽于崇文政以義成帝王之世如秋夏豈非太祖之謂哉

文集八

主

越中徐氏重刊

萬授一先生日暮寫盛隆之化十未得一然已若神農虞夏矣

史論 開國

昔周之至德三分有二猶服事殷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此于墓式商容閭重民喪祭賓及三恪天下歸仁明興雖以征伐定天下然任德不貳服人以信懷人以義褒善容慝顯忠遂良迹其起自濠濱總師江左始奉滁陽以戮力後尊龍鳳以終身可謂法堯舜之公心行湯文之盛節者矣洎乎初下金陵禮葬福壽繼得安慶廟祀余闕危素有和州之謫劉炳受勿賀之命是以一時士習蒸蒸典起吳漢方彊成敗未定

然且莫不守君臣之分重去就之職韓成烈于紀信汪河北
于洪皓花雲勇于秀實永安久于眞卿其餘致命遂志之士
張子明于光王禪之徒不可勝紀自三代以來新造之國忠
臣義士未有若斯之眾者也至其禮遇降者恩澤尤厚歸德
歸義並全宗族伯昇思齊祿廩終年君弼未至則歸其母以
開誠國珍請降亦還其孥以示信斯則宣昭義問廣布德心
過于漢唐之祖遠矣他若元都飲至特免獻俘崇禮有封海
西進爵聖人御世一視同仁豈尋常因利乘便雄畧之辟可
及乎

壽佳峯曰太祖重開乾坤上天篤生誠非漢唐之祖所及

文集八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跡其行事皆有指實非故阿所好也

史論 功臣

漢明二祖皆以天授之畧際秦元之末整旅東南不階尺土
而有天下旁求俊乂與之立功維時用人擇將爲急韓彭徐
常並起隨畝得遭運會奉天明命建不世之勳成一統之尊
偉哉非宋唐之所及也然而漢業垂成功臣蒞臨明威已立
勳舊咸封揆厥由來見于用兵之始已秦載其暴豪傑并力
海內同仇獨夫受誅西楚肆虐空國而闢成敗爲速非得信
越畧不世出之士不能出奇制勝轉戰千里收成功于五載
之間故漢興用人不次子奪自我天下已定而異姓俱起高

帝日不暇給矣元制區夏兵德兼用百年之間民未愁怨政
衰盜起久而後亡將無章邯之能敵非項羽之強太祖守江
南布德修政養民後用得寸則寸以次攻取一時名將莫非
純臣而跡弛詐力之士希焉是以徐常循循卒伍積勞累日
始爲上將雍容弔伐式遵成筭師克在和功成而安洵千載
一時哉

理富詞清而一種渾穆之氣非承祚諸人所能到

塔蔣中

史論 名臣

鄭曉稱高帝武功創業顧喜接者儒既入太平始得陶安兵

文集八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行所至息馬論道陳遇聘于應天秦從龍起于鎮江戎簡來
自句容至金華開郡學延經術之士與相討議一時賢士彬
彬至矣浙東人才于是爲盛帝夢想賢傑徵書四出大將胡
李加意名德折節交薦謀畧則劉基章溢文學則宋濂詹同
循吏則方克勤吳履死事則許瑗葉琛奉使則王禕吳雲議
禮則陶凱協律則冷謙至洪武之末而方孝孺以學行進葉
伯巨鄭士利以直言顯其他若鮑恂余銓力辭王命黃某鄭
湜惇行家庭察其由來所漸摩者漸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宋受命泊于明興凡四百載中
國之氣萃于東南宋氏雖亡餘教未替二三遺老守滌洛關

閩之緒相與講授高踪嘉遯終身不仕方將紹明禮樂推德
三代著一王之符明聖統之尊應時而出生此王國王戴吳
宋並出金華隋有河汾元有金許皆儲才于易世之後而收
其用豈非天所以資大一統之君者乎

沈謙三日人才自古爲難上帝生之太祖成之遂開一代
之盛中指出金許諸君子講授之功更爲特識但俯仰今
昔繼者何人不能不于此三歎

史論 兵畧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其出援永平也非爲永平
也以誘景隆而疲之城下也其畧大同也非爲大同也以誘

文集八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景隆而疲之道路也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敵不知所備
也欲致吳傑則下令散軍士敵不知所趨也縱南軍之降者
使還或潛九地攻心爲上也遣輕騎掠濟沛焚軍糧而南京
大震或動九天彭越反梁地也直趨南京使鐵鈔等無所用
其守也一出一入之間已成奇正分合之勢故其言曰兵出
在外奇變隨用又曰野戰易攻城難百里之外勢不相及蓋
其驍捷似唐太宗而履敗不挫漢高帝以下不及也夫善戰
者之握兵猶蛟龍之得雲雨騰躍變化不可方物敵逸能勞
之而已常逸敵合能分之而已常合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
必取之所謂決機兩陣之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成祖之謂

也然則成祖之用兵與太祖同乎曰太祖用正者也成祖用
奇者也其才不同其勢亦不同太祖之時羣雄角立當深根
固本以圖進取其勢不得不正成祖以親王素有威望起事
易而名爲逆知人心之不與也幸于速勝其勢不得不奇蓋
善戰之才過其父而規模不及遠矣卽位以後三征漠北所
任者特一將之事而經國大業委之太子雖有萬里戰勝之
威而近棄大窰固不如高皇之設險善守也迨安南之役不
思善後三遣張輔而三召卒棄交趾視沐英之留鎮雲南處
置得宜竟何如也吾故曰成祖決機兩陣之間是爲雄耳若
夫天下大計謀國經久之猷不及太祖遠矣

文集八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孫南屏曰取材於武子十三篇而以之論成祖確而當轉
入太祖用駘宕筆如無縫天衣較才度勢抉出所以用正
用奇之故前揚後抑非特論體當然而所短實有鑿鑿可
指非苛論也

史論 伏節

嘗讀遜國臣記未嘗不太息流涕也曰嗟乎秦政坑儒而後
士君子之禍未有烈于此時者也古之取國者或鄰敵或藩
鎮或盜賊猶能褒錄忠義爲百年自樹之計成祖起自親王
未至易姓而斬刈殺伐殆徧天下禍延十族戮及祖宗舉太
祖所不行于勝國者加之宗國三十年殺運何爲至此極也

噫有以知明運之不競矣明之亡于崇禎十七年天也蓋承
太祖開國之烈繼以仁宣不然成祖而歿必有揭竿而起者
矣然自是以後主威過亢厥衛詔獄廷杖行爲臣子者亦遂
不自愛其名節而士氣幾盡由成祖之作法涼也當王振之
用事人未有不爲王文者也幸而間有爲劉球者必死矣嚴
嵩之獨相人未有不爲懋卿文華者也幸而間有爲沈鍊楊
繼盛者必死矣魏忠賢之亂政人未有不爲廣微呈秀者也
幸而間有爲楊璉左光斗者必死矣夫人才者生之自天養
之自朝廷曠世而一盛者也明興興養立教三十年來名臣
良士幾復兩宋之舊一旦猝經內難並能臨大節而不挫使

文集八

越中徐氏重刊

成祖念太祖作人之非易慰存矜恤以唐太宗之待王魏者
待諸臣其不爲王魏者聽其安于田野不强之仕如是則保
全元氣者多而永樂二十年間之所用且取之不盡矣甚矣
其不思也漢黨禁唐清流宋同文之獄大抵多在末造未有
開代之始空善類而絕其本根若斯之酷者後之人何恃守
國庇我子孫黎民且身爲天子與諸臣送一日之忿爭而忘
大計豈帝王之度耶宜一代之國勢人才遠不古若而其後
迭有哲王則天地之氣運所留不拘于系類而輕奪繼世亦
于此驗也

史論 從亡

史彬等二十二人有程嬰之才而不能爲程嬰之事天耶人
耶日天人之際程濟知之矣當燕師未起濟卽上奏不死而
因必欲與天爭功仁者不爲也且古有以一成一旅中典者
惠宗非其人也社稷有奉生民有主主宗廟者猶太祖之後
則守吾義奉吾君而已且方孝孺諸人亦非有必死之志特
迫于不得不死之勢而死非傷勇也以天下之大義言之惠
宗可以無國二十二人可以無家而天地之間必不可以無
君臣既不欲從方孝孺等而死又不欲從楊士奇等而生而
節愈高心愈明道愈坦矣骸骨可歸不必拔鐵鉉之鼎也婦
節可完不必入象奴之室也鄉黨宗族可幸無累不必極爪

文集八

越中徐氏重刊

莫之抄也彼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聚天下之正士而殲之而
若臣乃製衣履攜方物躡躑擔囊于荒烟魑魅之鄉出入萬
里更閱三世卒致其君還大內返西山優游以善生藏死可
謂非人所爲可謂非天所爲哉余嘗慨有明氏之天與前代
異者有二惠宗之遜荒也英宗之復國也前此未之有也此
其天亦可謂奇矣二君者豈逆知之故奪門之役石亨楊善
貪天功者也順天而不貪功斯二十二人已矣

朱用輝曰天地有一日此文存一日余生平極服此二十
二人曾爲之歌詞

陶及甫曰二十二人之中謹侍左右者三人往來道路給

辦資糧者六人其餘或散或亡總之君爾忘身則一也必欲究其不能匡主中興持論未嘗不正然惠宗非其人也一句已斷定二十二人心事餘波作結持論正而筆有微詞

或有力駁此事之誣并無程濟其人不知何據惜不得起亡者訂正今依吾學編信史存此論自記

史論 列傳

帝王要道莫先至明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信哉太祖以信義撫方夏功伐巍然繼於三代三十年之間作禮樂定律例興學校易服色正官制卓然垂一代之良法然足已自用闕

文集八

元 越中徐氏重刊

于任人定爵則先李善長而後劉基御將則厚藍玉而薄傅友德命相則用汪廣洋胡惟庸求言則繫葉伯巨輸鄭士利受遺用齊泰黃子澄此其所短也昔在漢時高平諸呂實遺平勃文克七國乃留亞夫孝武屬霍光而燕蓋誅昭烈相諸葛而吳魏譚託孤之際得人尤不易哉

仁宗三代之賢君也其天資之美過于漢文宋仁誠得儒者之相開陳聖學以成其德治業所就當越漢唐遠矣惜斯時大臣皆不知學術立朝議事隨世苟就建文之後氣節之士已盡况儒者乎於乎聖學不明而求王道之行吾未之前聞也以仁宗之賢而不過王佐天復奪以年豈非斯民之不幸

哉

宣宗英武明決博通治道有唐太宗之風而守法平恕本于實心不事紛更則仁宗之令予也先儒論貞觀之治以爲無雕麟之意故不若三代宣宗承二祖積威之後講武休兵慎選守令省官節用專務養民吏多得人明治之盛稱仁宣焉又能收養人才易世之後遺教未墜賢能爲用是以遭國大變猶得蒙業而安父子僅以十年未觀厥成百世而下尙有餘憾蓋古治日常少信哉

文集八

元 越中徐氏重刊

上哉若英宗待袁彬反薄于王振沙漠一載南宮七年行事猶舊可謂迷復天順之際侍有李賢方成朝廷而譴責屢加未稱明良君子以是知英宗之不英也

史論 列傳

明自太祖誕膺成命三十餘年旋經遜國之禍又四十年潰師土木而中外莫安以仁宣之澤在人而委任賢能消患非常則景帝功也景奉天順成化三世與民休息間窳樂至於孝宗邊陲無事號稱全盛帝以恭儉慈孝之德體承列聖力行三年之喪論道親儒不遜聲色優接臣下致其歡欣萬安劉吉既去前所擯遂無不登用中正滿朝而言遜容其時

腹心股肱如劉大夏戴珊等造膝密陳惟以軍民多不獲所
天下未卽太平爲念仁心發于至誠非有所希做古昔而然
比于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治象似遠過之惜歷年不永儲宮
冲逸豫教未成升遐之後遭劉瑾宸濠江彬諸變而海內不
搖謚爲敬皇固可以遠紹唐虞三代之心法乎

明室之盛至神宗而極而亂亡之本實基之此其當漢元成
唐開元時乎自英憲孝武以來外攘內救日不暇給世宗時
倭人屢犯東南俺答吉囊大爲邊患至王崇古封貢之說行
而單于保塞加以戚繼光李成梁禦侮多才九邊之間數十
年無事中原殷富盜賊不起神宗適承其運西平靈夏南甯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遵義兵威所及不勞餘力遂志衰氣倚高拱深居貪吏作于
下而君不知直言陳于下而上不覺政權壅蔽武備日弛自
古未有罷朝三十餘年君臣隔絕如此者也于是耄期黷貨
曠使四出所在紛擾民心愁怨甚于青苗公田之害朝無正
臣東林諸君子爭勵名節憤而爲激漢之亡也黨禁烈而張
角之亂興明之亡也三案爭而徐鴻儒王好賢之妖術乘之
以起禍本相尋古今一轍崇極而圯固神宗蓄成之哉

光宗居東宮夙有令聞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觀其卽位以後
不怨鄭妃蓋孝友天性然也顧以質稟孱弱講學日淺未明
于帝王大節當外寇方張內憂彌痛不能枕戈泣血憂墨從

戎而內寵蠱惑竟在諒諳之際遂隕厥命嗣主冲齡太阿下
移雖天之亡明亦帝有以自取之矣

思陵沈毅有斷不遜聲色當魏忠賢謀移國祚幾不免禍帝
以潛德克處其間踐位之日恭默而平大慈天下稱明焉遭
值神熹離渙之後國氣未復天災人害于斯迭作卒死社稷
得古今之正漢唐以來未有憂勤亡國若斯之不幸也然性
頗褊忌賢奸雜進無所倚向直言忤聽主勢日孤練兵權食
處置乖舛迄無成效及大盜已逼唯令內侍分守九門諸臣
盡亡國之臣其如不能奪宦官之信何哉嘗覽李自成移檄
未嘗不爲之酸鼻傳曰無于水鑑當于人鑑有天下者取鑑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于敵其得失亦較然矣

李天山曰上下兩篇徵實發揮其筆似班孟堅

史論列傳

王禕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其明與一人乎三百年國祚
基于此矣觀詩書三代之際大臣告誡未嘗不以享國長久
奉天道順人心爲言禕推見至隱欲太祖遠法周漢省刑薄
賦可爲愛君之至所見者大方帝新立虛懷聽受雖未能盡
用禕言固嘉納之踐位日久浸違其初矣葉居昇所奏猶夫
禕也然竟以得罪悲哉

論者方武靈于韓信夫信奇才耳武靈王者之將也信之用

兵以奇勝歷下之戰使漢負不義名於天下武靈全師所至
義聲先路自破鎮江入蘇州平大都民皆不知有兵仁人無
敵雖湯武之師何加焉陳建言三代以後唯漢明得天下爲
正然漢未得全爲順者非獨二祖諱正不同亦由所任之人
忠信詐力異也武靈首建屯田不極兵力深得大臣爲國之
體又軍中械送德濟明爲人臣不敢專誅雖天性忠謹亦其
學道之力有過人者勞謙君子有終武靈當之無媿矣
常遇春傅友德膽畧絕世稱二虎將志不苟用委身眞主其
器識深矣世稱遇春率多其勇悍善戰夫遇春表薦任亮善
釋升堅樂於聽謀有國士之風功業未終天奪之速惜哉

文集八

越中徐氏重刊

何眞保眾東筦起事以正信明義立遂雄粵東遭值明漢之
爭江南多事眞不效任器教尉佗之策顧從竇融歸漢之誠
列爵盟府身名俱榮可謂智士歸國之後胡藍黨獄功臣危
矣然眞且雍容朝右二十一年敬共明威於平賢哉
正統之末于謙治內郭登治外景帝不惑羣議委任二人天
下之不亡誰之力哉栲栳山之戰登以少擊眾倉卒不備有
尹繼倫之風故能以孤軍力守危疆爲國長城其所施設論
奏終明之世前後諸將未有能過之者才大任小竟不得盡
其志固時爲之也
薛公處天順初其勢不容不去不去則岳季方之禍必移於

公矣自金履祥許謙以後七十餘載聖學失傳公奮起三晉
守官守道確乎不易以出處去就實其所知所以河東之學
傳之二百年不滋諸儒日實則爲一代從祀之首宜哉此則係臨

終前一
日改正

馬文升稱明家賢相商公第一楊士奇李賢皆不及焉噫使
公少委蛇于汪萬之間如李東陽得留不去於國家豈不陰
有所補哉而公不以彼易此者此可以見其去就矣觀其對
懷恩之言義勇奮發諸奏疏侃侃有大節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商公當之矣

文集八

越中徐氏重刊

夏商之名宰相也雖不以相實有相業當劉健李東陽謝遷
備員論道號稱明良然皆庸庸未有奇勳而大夏之名爛焉
戴珊清慎卒死此官彼其依日月之光結主知不啻家人豈
不以忠哉使二人而受遺輔武宗雖韓魏公歐陽修之風何
有加焉

梁儲力扶亂主依依不去因勢合變犯君之顏幾死者數矣
然卒以見聽社稷危而復安當此時儲豈知有身哉以嚴嵩
之得君擅威權而徐階以不卑不亢之身隱處其間卒扼其
吭而仆之消患于頃刻應機斷斯足多矣在世宗時用其
愚在穆宗時用其智賴以克濟得老氏之精其天資詳審沈

密蓋有過人者與

楊連以一給事有安國功明世受遺定策未有如連之可觀者使得假生殺之權兼治宮府宦官不足慮也惜光宗識連于眾人之中而不能重用連感先帝之一顧義無引避值忠賢猖狂危及社稷其勢不得不力爭連既死而國亦從之矣夫定國是者唯才與忠乃克有濟連之才節並於于謙毋與庸碌者流同類而輕議之也

諸卓山日其節短其致曲其氣疎以蒼神司馬而非貌司

馬

叟論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舜之天下堯與之乎日非堯與之天與之乎日非天與之然則孰與之日瞽瞍與之也曷言乎瞽瞍與之日非瞽瞍不能與之有說乎日有孟子稱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然禹非匹夫也世爲崇伯矣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鯀之罪在方命圯族墮洪水逆其性而已九載績用弗成可謂之無成不可謂之無勞于天下也國語日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禹之父非瞽比也故邁迹自身起側微受天下獨有舜舜之德無以加于孝而成舜之孝者瞽也十二州之內其爲孝子亦多矣遽以孝子而昇天下則人之心有所不服惟舜則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四岳九官十二牧交口稱道無異詞以及朝覲訟

獄謳歌之歸咸日國有大孝眞吾君矣堯孝者也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百姓昭明萬邦協和是其孝之光四表格上下也故倦勤之日亟欲得孝子而受終禪天下焉舜生知之聖由仁義行凡其自升聞後陟位總師竟五十載極于地平天成風風儀舞之化非有所爲而致獨以不順于父母不可爲人爲已憂耳至盡事親之道而瞽底豫瞽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則和氣充塞四方風動三苗分比矣其敷文德而來有苗也由瞽之允若始也觀益贊于禹而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則知瞽之允若有難于格苗者惟天下之人羣以苗視舜父而舜則以聖視其父小弁之詩日何辜于天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我罪伊何其卽舜于田號泣之心乎天下未有無父之人可以君天下者周之東遷復四五百年如纒不絕賴宜白傅一詩爲之定其位而延其祚舜至孝而非瞽天下蔑由見其孝文王至忠而非受天下蔑由見其忠聖人之忠孝豈因所值加損然而天下羣見之者則不幸有以成之也昌黎之操日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舜之于瞽也亦若是已矣抑余又有說焉春秋傳日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卽四岳之薦止稱父頑頑者冥頑不靈凝滯于物非色養如舜難以得其歡心耳所謂無違命前史當有據而云然則盛德必百世祀固舜與瞽共之也象之傲亦止狎于不順習與性成非必有忍殺其

兄之大惡後封有庠而君國子民與朱之虞賓在位同在帝
舜光天之下則二人之傲固非有播惡于朝野如其工驩堯
爲者不然使象不安其兄而與朱協意或出于後世祿父管
蔡之悖則舜詎不能以義割恩而第云明德懿親負文祖神
宗付託之重哉後世以孝而得天下鮮矣以不孝而失天下
往往是焉漢昌邑宋光宗之廢是也知不孝之所以失則知
孝之所以得而大孝受命不舜若者無瞍之父以成之也故
非瞍不能以天下與舜吾說果不誣也

李園殺黃歇論上

黃歇之死禍由已作歇爲楚相而以有娠之妾進王則欺君

文集八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也嗟哉君則雖欺未知天之不可欺而歇之得禍在此矣當
日李園使其妹說于歇前日王老而又乏嗣妾則有娠而人
莫知若以妾進于王幸而生子則君之子爲王矣園言至此
歇則邪心頓起而貪子之爲王未知子爲王而乃及于身
矣園恐歇言之不謹而致事露頓立梟心刺殺歇于棘門之
下而盡滅其家嗟嗟亡楚國者園也滅黃歇者亦園也斷以
三尺法寸磔以謝楚之先王亦不爲過至黃歇受人託孤寄
命爲國重臣早能裁以大義雖百李園鼠輩何足爲患歇既
包藏禍心傾移國祚則其罪百倍于園不死國法而卽死園
手天固巧于報之以泄其毒萬世清議歸獄于歇園又不足

論也

李園殺黃歇論下

黃歇之被死于李園孽由自作蓋歇爲重臣知王老而無嗣
不廣選良家女備嬪嬙以求嗣續而以己妾進王固已瀆矣
况又知其任身而故進之乎當園之使妹說歇園自爲富貴
計非爲歇計也迨園之富貴成而計遂則于歇之身家乎何
有園何險而歇何愚也夫身居相位託孤寄命大節不奪軍
國重事一切皆裁之以義園之陰謀焉能至于我前哉惟歇
向包藏禍心欲篡楚國此意早爲小人女子所窺故妾之言
得至歇前正合歇夙心耳嗟嗟歇欲盡得楚國乃至反失其
身盡赤其族實有鬼神指使其間被殺棘門固天之巧于報
亂臣若歇之大義正則園之逆謀不行然則園又何足論哉
交趾議

文集八

六

越中徐氏重刊

交趾之議孰爲是日張輔之議爲是交趾自漢唐以來世爲
郡縣皆有名臣治之非如雲南至元始入中國其不可棄者
一也宋氏不競始封安南特因其舊非已得而復棄今設官
分牧垂三十年棄之適足損威不足示德其不可棄者二也
楚莊王討夏徵舒復封陳是時罪在徵舒陳自有後今陳氏
子孫已盡因交人之情復郡縣之制原非利其土地若云興
滅繼絕不應封植黎利以自欺其不可棄者三也小醜陸梁

兵迎不解非兵不足用而賊不可滅也咎在將非其人張輔
三平交阯已有明效及黎利之起則不遣輔而用他將所以
屢敗柳升既死輔固在朝非無將也使輔復出則必能辦黎
利其不可棄者四也勞三朝二十年之經營廢于一旦王者
舉事爲而無成何以示後其不可棄者五也堂堂天朝喪師
失將而甘爲城下之盟貽笑蠻方其不可棄者六也楊士奇
楊榮之言曰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此尤爲不知變
者必若邇而論之則太伯始立勾吳兩粵甌閩至漢武時乃
闢自有天地風氣漸開聖王教化何爲獨遺此一方民其不
可棄者七也光武謝西域亦謂不開邊隙非隳已成之功漢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棄珠厓唐棄維州皆末世事不足爲法其不可棄者八也噫
交阯初定之日張輔良將而黃福良吏也使輔得世守交阯
死于正統十四年而佐以福漢唐之盛可復也若之何輔既
不用福亦召還成祖既失之于初宣宗復成之于後棄中國
士大夫于異域而君臣自鳴盛德則二楊諸人之過矣

萬授一日俱有處分非空空論理之詞

金赤蓮日似漢人議馮奉世諸篇

思復堂文集八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文集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餘姚邵廷采

田賦畧

粟米之征出于田力役之征從乎人井田不可復久矣但進什一之意以取賦酌公甸之法以徵役今猶古也 租庸調三代以後之夏法也楊炎變為兩稅其救弊非不善會朱泚之亂貨輕錢重賦不加而民增困或以咎炎天下所以無任事之人也 賦役二也合而征之民不堪今南北異宜丁并于田北弗便也南胥便之然而田之累滋矣 漢武之不為秦皇也以霍光承其後也霍光師文景者也 唐之分崩離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析也由宇文融括羨田逃戶始也至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民安所措手足乎會昌大中間買賣田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依富戶為奴客于是逃亡日眾咸通中所在盜起半屬逃戶黃巢王仙芝煽之以傾中原而唐遂亡矣 奪富人之田輸官與貧民父不能以得諸子君安能以令諸民乎使民與吏通財而欲無鞭笞培克難矣故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不可行也 重農之外無生財其本在節易卦六十四有師節馬水入土中則田腴滙為澤則不溢節自上先不傷財不害民貧國可富弱國可強雖楊行密之于淮南也嘗用之矣 將亡之國必更制賈似道之公田

是也注意財者恒失民身于何有而况財乎度其後也自悔

之悔之何嗟及矣 天地之不能安于質也充貢織文青貢

松石徐貢蠙珠揚貢包柚君人者安坐而有之易樂也堯舜

五采作服天下文明允執其中如水之流而得節成湯接之

不邇不殖亦以建中于民故夏商之治號為忠質歷戰國至

漢而做化奢麗以蕩陵德其時董仲舒請損周文致用夏忠

夫用忠師禹之克儉儉節道也能節則天地之氣留然後可

以賦民役民而非厲痛乎蘇軾之言曰臣至村落訪問父老

云豐年不如凶年凶年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債積欠

求死不得每以夏麥既熟流民不敢歸鄉為人上者可不念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此乎 明初有魚鱗圖黃冊圖以田為主遣使者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書主名四至如魚鱗相比為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傳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又掄版戶糧丁多者為糧長部運至京往往得召見對稱旨或擢用其恤民寬課深厚之意如此然憤張士誠久不下遷怒吳民籍豪族田沒官而按其家私簿為稅額遂為三百年遺厲嘉靖中歐陽鐸撫南畿督十郡糧儲曰吾獨虞蘇松常蘇賦當天下半即不充如國計何既而曰昔周文襄忱據田以行法吾當權法以補田乃計畝均徵比其輕重殊絕者稍以耗損益推

移之請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命民歲以田
出緡錢雇役裁省郵遞濫費名徵一法于是糧雖不減而得
均於乎法井也人牧也舍牧而去井故在爾安得長留如忱
如鐸爲蘇撫隨方澄汲王明並受其福也哉苟有聖君賢相
奮然除去重課俾數郡之民與他省均被覆載豈惟上感天
心亦明高廟神靈所亟悔而待其人補救者也萬曆七年張
居正請蠲免帶徵錢糧報可八年又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
田詔曰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時府州
縣以丈量殿最清強忠愛之吏竭心奉職諸方田法令明具
人習步算而畝稅均而貪墨罷軟假手吏胥苟以報完爲事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亦不少又養交沽譽多饒貴勢苛貧弱山谷湖蕩之田歲收
不下槩以一則均之求其能奉明旨導恩意者什不一二焉
迄崇禎末兵革困棘縣加三餉民逃亡爲盜賊東南財力旣
盡而山東西河南北之地雖欲征無可征者變時忠國之士
蒿目言之而止不寤也長國家者鑒于唐與明之亡其亦惕
然知天命人心所依無事聚斂以剝民自取剝牀之害也哉
戶役畧

古者井田之世死徙不出鄉是以風俗淳樸上下親安自井
田制壞始無定居六國旣滅海內悉爲郡縣民由此大遷秦
戍長城漢徙豪傑實關中其後水旱踏流盜賊越鈔元元點

然喪其所依惟刺史縣令賢則戶口倍增故曰民猶水也得
土則安君爲之土民不移矣 其使之也有道春秋非時而
作必書周禮使民任老事食壯食公旬豐年無過三日父母
待養復其子孫蓋于用民之際慎矣哉 漢制算更二賦及
口錢武帝時役民歲三日受役者年不出五十雖征伐四荒
猶爲輕平自長安王莽赤眉之禍重以涼州董卓催汎天下
分崩民生其間無所鳩屬三國甫定迄于典午而大亂晉元
遷國江表民之從而南者謂之僑人並取舊壤之名僑立州
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多爲王公貴人左右佃客率無課役
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

文集九

四 越中徐氏重刊

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時役使無節率曳離遷人人易處
方鎮去官皆調兵仗爲送多者至千餘家乃入私門復資官
廩布兵役旣竭枉抑良人以相充補故以十六爲全丁十三
爲半丁咸備成人之役後義熙中劉裕亦表依界土斷流寓
多被并省元嘉時至課米人六十斛及蕭齊初民避力役生
不長髮便謂道人抱子并居竟不編戶公違土斷流亡不歸
永明北伐瀕仍揚徐皆丁三取二遠州悉令上米準行人五
十斛而就役如故民生之困未有甚于六朝者 唐制民年
二十爲丁十六爲中六十爲老太宗生聚至永徽垂三十年
戶口纔三百八十萬又百年天寶始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

戶百四十四萬什失其八又自開元政玩死逸戌者貫籍不除王鏐以其隱課按籍責三十年租庸至德後富人丁多者多方規避獨貧人丁在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地著者而不四五楊炎并租庸調爲兩稅庸錢已在稅中至宣宗大中九年復立差役簿是旣稅之又役之民挺走險其何足怪宋制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督租賦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治平中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寒餓遂自縊而死又江南有嫁其祖母與母柝居避役者又有粥田減戶等者神宗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逾年不得歸重傷之王安石倡

文集九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議古者歛民賦以祿在田民不苦役而官得人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役均今鄉戶憚差不願保用畝一夫執役舉家失業品官家皆得賜復而細民重困宜總州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貴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爲水旱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卽弛然退自力于爲生吏無所施其巧舞其法便詔行之令下之日聞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相慶第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斂三分備吏祿水旱之用有司乘

此措克羣臣每以爲言元祐初司馬光爲相欲罷其法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爲奸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復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以農民出錢難予出力著令定差不願身充者聽自雇代而衙前重難如舊剋期五日而免役之法竟罷迨章惇作相復行免役馴至南渡差雇雜用役愈不均 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

文集九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費可三十萬自實其費三等差定役籍畧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于眾而進退之歲三月眾畢會擊羊醜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名之日義役約成頗爲有司所詩灌任以爲必可行竟三十年俗大歡洽時葉適爲令愧之日民誠義吾有司之不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差役如故朱熹亦謂義役固善恐踵之者不能皆善人則豪強把權役戶反不得以安其業矣然則法無全善存乎其人卽戶役一事可見也 明初人戶以籍爲定戶三等日民日軍日匠民兄弟出分及贅婿養子歸宗

聽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年十六日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日雜泛凡役法以一里百戶分十戶各值一歲承徭役又五年充里長甲首其明年爲經催後遂用爲糧長皆起于役與田賦不相及祇應禁子弓兵等俱以市民僉充不役富人凡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已而法中弛專論丁糧通計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自極大至極小造鼠尾冊按丁糧多寡以次填編不論里而單下戶得寬其後公私百費官不能辦乃復計直年里甲戶丁分爲十二總按月祇應曰值月府州縣官下至簿尉各

文集九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以坊長值其衙凡官司外出賓旅經由夫馬供帳飲食畢取給百姓于是里甲與十甲均病矣其均徭部解上供金銀庫倉戶收支皆有留難本境有驛站水夫馬匹而均徭病矣糧長充糧本色有斛面折色有火耗初值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匹鋪張餘吏胥需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病矣于是議行一條鞭法以爲輪甲十年一差出多易困不如條鞭每年續辦出少易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中民如限輸錢訖諸部運上金銀庫倉戶斗給糧長秤頭斛而凡百役所供及諸遞運夫馬俱官自支辦畧仿宋免役意嘉靖末都御史龐尙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

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以上制可之乃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總合用銀派之名四差輸銀于官官給銀募人法初行民釋重負行之十餘年而法又弊前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其籍故在里長之值年經催之部運實有不可已者其初法嚴令具時上下約齊精神振勵後稍怠矣銀錢入官非篤廉之吏不無消蝕卒有部派軍興必且陰陽其術別爲名項又山谷之民畏官憚事雖條鞭行坊里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爲值日爾萬歷十年後里甲廢業與嘉靖中葉無異益以礦使四出閭里騷然西北窮民依食驛站崇禎初裁之以致盜起節小費而釀大患雖禍敗之原不盡由是然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其始也節所不當節其究也自增所不當增事勢各殊而歸于歛財悖入之章同以知通達國體難矣固諸臣謀國之不詳亦不能爲賢主諱也

文集九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國計畧
漢初接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田租十五稅一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屢赦天下田租三十稅一武帝患幣之輕

始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算舟車告緡錢費用無制昭帝詔郡國舉賢良父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于是乃僅罷榷酤元帝用貢禹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予貧民罷角抵諸戲量減宮衛以寬徭役免諸官奴婢廩食乘塞代關東戍卒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然俗靡侈不以蓄聚爲意至于哀平百姓貴富雖不及文景戶口滋盛矣光武有見于昆陽之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故官以簡而當有徵于新莽之碎故賦以薄而贍當軍興艱費之後而身致富庶明帝卽位民無橫徭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如飛龍章和惠養相仍壤土日闢及至桓靈營作盛于內西羌畔于外阿母常侍賞賜不貲遂開西邸賣官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養商賈服從宴飲爲樂昭烈入蜀約事定府庫百物悉與士眾及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請鑄大錢令吏爲官市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晉武不節物流倉庫女德無厭服玩相輝于是王武子石崇等役財夸尙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嘉初蜀中尙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蕩陰返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獻用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元帝渡江

文集九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兵難屢作蘇峻旣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粥之不售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裂練帛中單人士競服練遂頓貴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乏空如此宋齊梁陳開國皆務省膏隋文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江南初定給復十年又均田土立義倉海內皆饒于財楊廣反之民乃重困盜賊雲起然所在倉庫猶大充仍吏懼法莫肯出賑李密食洛口之粟以圍東都而長安永豐適爲唐興鉅橋之散在德厚薄不在貧富如隋者可以鑒矣

文集九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尺兵其後妃御承恩賞賜無限視金帛如糞壤命姚思藝檢校進食一殮珍羞費中人十家之產由是祿山首畔京室空矣肅宗行幸貸籍富商右族十取其一諸道亦稅商賈贍軍第五琦請于江淮置租庸使凡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裴冕建議給空名告身召人納錢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詔能賑貧乏者寵爵秩故事財賦歸左藏而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可禁琦爲度支請皆歸大盈庫主以中官是時天下之財爲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量多少德宗時天下戶口什亡七八所在宿重兵費廣悉倚辦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

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眾務在得人必擇通敏廉善之器司之具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出一言其官屬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前無敢嬉給又以爲丁口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端見不稔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由是人戶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季

文集九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年乃三百餘萬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借尙茶算之令出晏亦爲炎所譖害議者寃焉德宗初年厲精楊炎請出大盈內庫歸有司即日下詔從之生日不受四方貢獻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悉歸之度支天下欣然迨後轉務吝刻涇原兵反倉卒幸奉天猶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請盡出賜有功散小儲而成大儲不能用也及朱泚既平益屬意聚歛竟進裴延齡退贄末年至爲宮市置白望終唐之世民窮歛繁馴至亡國宋祖懲方鎮私擅財賦詔諸州金帛送闕下以文臣通判州

事益置諸路轉運使利歸公上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初承吳蜀江南南漢平附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用度給足後戶口歲增兵吏倍多百姓亦稍糴侈上下始困于財祥符天書一出宮觀賞資無厭宋政于是少怠仁宗明恕節道家之奉省土木之役約已以先天下西邊兵起議裁冗費首自掖庭減皇后及宗婦郊祀半賜罷左藏月進一千二百緡會元昊稱臣屈意撫納歲賜綉茶及增契丹歲遺共至八十萬乃稍徙邊兵還內地命包拯行河北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范鎮上言古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是以天下事卒不可爲願令中書樞

文集九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宗嗣位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言救災節用當始貴近可從王安石引常袞辭堂饌折之以爲國用不足未得善理財者耳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周置泉府之官以均變天下之財後世惟桑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並作號爲新法古陂廢堰悉務修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增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司多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天下騷然而安石持家宰掌邦計

之說一以周禮行新法與三司分權凡歲賦常貢方歸三司其摘山煎海坑冶權貨戶絕沒入之財皆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間常賦酒稅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運入京師更立庫貯之三司不得與焉于是天下之財始分爲二建炎軍興東南歲入不滿千萬呂頤浩始創經制錢孟庾又創總制錢未勝非增月椿錢又有板帳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糶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半歸內藏而于時兩浙福建苦板帳江湖苦月椿葉適條奏痛言其弊迄于宋亡曾莫之改於乎鹽鐵取之山澤酒酤均輸舟車取之商賈稍奪以助經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賦亦貴農摧末遺意後世既各設名額取之是紛紛者復何爲哉然則安石之法固桑羊劉晏所不道而月椿經制又安石所不道使剝民奉君汗吏利其便已也而不去其籍曰吾有所受之也是誰階厲也

有明宗祿養兵廩子之費最鉅至郊資歲幣視宋省矣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祿米萬石嘉靖中至八十萬石他藩可知也初時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中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八倍之文職又可知也昔太祖闔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用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成祖仁宣躬儉德用有餘至英宗邊

患漸興用兵南方疲耗中國內帑故儲金十審爲邊備景泰頗事浮浪以金荳金錢擲賜近侍取其闕笑英宗居南內聞之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往觀則金具存唯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成化中太監梁芳章興用事十審俱罄上以責二豎已而不悅起日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言也孝宗初立馬文升首疏言愛民節用必自內廷始請罷營造裁冗食革濫賜以蘇民困上躬親庶務勤于講學優接下之禮戶部尚書韓文悉心釐盡湔除成化敝政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縣實在官民田土共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戶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丁口五千三百三十三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自古罕盛焉正德逆瑾用事政由賄成其後佞倖益雜增造軍器加織蘇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之飾窮極工麗又偏置皇莊跨州連邑于是中原盜起村落巨墟自出師賞犒費太倉銀二百餘萬而上巡游無度不以國事爲意戶口賦稅由此減耗孝宗之業衰矣世宗繼統天下拭目觀新政然喜崇道教宮觀齋醮費出無經重以北備俺答南拒倭人時宰貪措虛凋日甚穆宗卽位問戶部京帑貯金幾何足備幾何年尙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見存糧支二年請崇儉約復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

文集九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四百萬供京師以北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可供一歲用後因邊庭多事一變有客兵年例再變有土兵年例累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通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昔而所費幾倍於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前而所出幾倍于舊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請乘朝覲廣集眾思條議經久之策報可乃遣御史分行直省清查糧課御史亦無所施為惟將各省官儲悉行催解致天下庫藏空竭荒饑無備徒滋搜擾大學士張居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先耗矣昔漢昭承奢敝之後與民休息行之數年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

文集九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節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敦崇儉樸為天下先勅吏部慎選守令牧養小民以守身端潔實心愛民者為考成最才能幹局為中而殿其貪污暴著者追駐發邊使自行輸非獨懲貪亦實邊之一助也又天下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虐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各部寺在官錢糧漫無稽考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亟期釐正所遣御史宜令回京屯鹽之務但責成撫按以後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自居正沒後政歸叢脞礦稅之使四出風俗日益靡壞邊兵額增驕惰不任戰于是初加遼餉又加練

餉上下困敝崇禎末年為戶部者束手無策以至於敗農政畧

甚貧之國可使富甚奢之俗可使儉甚貪之夫可使廉貴五穀而賤金玉則三者均得之有君天下之權在于示天下以意貴粟之道在以粟為賞罰以粟賞罰則人知上意矣秦之強也以耕戰也隋之富也以倉庾也未聞金玉可以富者梁臺城之餓可鑒已故五穀能致金玉金玉不能致五穀文景之富以勸農蠲租庶王政之遺意乎孝武之大畧其于恭儉非不能也多欲累之也汲黯二言決之矣迨其悔也封丞相為富民侯則人知上意矣彼秦隋者瞠乎後矣趙

文集九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過為搜粟都尉令民為代田一畝三畦歲代其處得穀常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從受之又教民無牛者以人輓犁自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皆便代田用力少而致穀多任延得其意教民牛耕以開九真之田龔遂為渤海黃霸為潁川召信臣杜詩守南陽皆治陂田課耕牧養雞豚種樹非蠶寡貧窮獨孤皆有養塾此士君子之道行于一國者也王丹者家居好施與周人之急歲時察其強力多收者攜酒從從勞之其隋者耻不能致丹無不力耕此行于一鄉者也建安初關中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全盛企望思歸

無以自業衛凱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給歸者勤耕積穀于是關中豐實黃初中京兆太守顏斐以民無車牛令閒月取車材轉相教匠養猪投賣以買牛後皇甫隆爲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墜乃教之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 江南多水田宜杭稻也江北多高田宜菽麥粟也五種之入各有土矣宋太宗詔民雜殖以防水旱爲利周矣 置農師襄農事本務也苟非其人徒滋擾矣宇文融亦勸農使也 早稻之種來自占城宋祥符四年始也穗長而無芒粒差小而不擇地而生今其利且徧于荆揚與日

文集九

七

越中徐氏重刊

本之木棉同爲萬世賴眞宗愛民之心所致與 仁宗詔諸州旬上雨雪民流亡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自復亦如之後世朝耕尺籍募籍催科則愚者不來矣嘉祐中欲廢唐州爲縣州守趙尙寬力爭言土曠可闢民稀可招而州不可廢得召信臣陂跡修復之溉田數萬頃盡爲膏腴假牛犁種食以勞來歲餘流民自歸時患守令數易察有實課者增秩再任尙寬應詔爲天下倡高斌繼之亦以能勸課留再任焉 南宋立國百五十年高孝之澤也紹興招集農民歸業除其租立守令墾田殿最格縣具歸業民數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

以考之孝宗尤加意勸農蠲課光寧以後衰矣 明享國三百年高成仁宜重農寬賦功也仁皇后之恤民女中堯舜未是有矣自成化中置皇莊至正德而極則中官勦戚之爲也皇有莊示天下私也天子藏富于民者也孝宗抑私情而不予壽寧侯河開田有令名也夫 太祖設營田司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多者倍之洪武二年春躬祀先農遂耕籍田于南郊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自是歲以爲常三年夏久不雨素服草履請山川壇禱晝暴于日夜卧于地皇太子捧盞進農家食凡三日大雨沾足四年興廣西水利修馬援所築興安故渠溉田萬頃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用古者狹鄉得遷寬鄉意詔山西澤潞無田民就耕河北荒田杭湖台溫蘇松諸郡無田民就耕淮南北滁和閑田皆蠲科繇給鈔備農具二十七年課百姓種桑棗每里百戶種秧二畝三燒三耕乃種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違者謫戍邊以湖廣辰永寶衡之地宜桑而種者少命于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其民大修天下農田水利陂塘湖堰可蓄泄者悉修治亦毋得妄興工役疲民二十八年命天下鄉置鼓遇農月晨擊鼓聚會及時服田月且召京師父老諭以孝弟敦行其勤政如此仁宗監國時屢發官粟賑民

文集九

二

越中徐氏重刊

及卽位詔州縣水旱缺食卽檢實蠲濟其流離田荒者爲常
除召別佃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時四方奏報
雨澤疏故貯通政司司官有欲送科者上曰祖宗所以令奏
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爾今貯科中是欲上之人
終不知也如此則徒勞州縣何益哉自今其亟封進資朕親
覽嘗誦聶夷中鋤田日當午詩以教宣宗宣德五年張太后
謁陵民老稚滿車下太后顧謂上曰國家宜輕徭薄賦以存
恤爲務自古帝王保有天下傳之子孫者惟能安民爾過道
旁民家召老婦問所業安否應對質樸如家人喜賜之鈔帛
有進蔬食酒漿者親嘗之以示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既

文集九

十九

越中徐氏重刊

還自陵道見耕者帝以數騎往視從容咨稼穡事因取所執
耒三推顧謂左右朕三舉已不勝勞况常事此耶耕者初不
知爲帝旣而驚怖羅拜呼萬歲命從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又
念農民得所在賢守令諭吏部謹擇嘉靖初用科臣夏言奏
皇莊稅均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赴闕關領禁
中官宦僕母得私出收受于是前弊盡革九年建先蠶壇于
北郊十年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召學士翟鸞等觀西苑收穫
特建無逸殿書周公無逸篇于壁神宗十三年春久不雨屏
帝詣郊壇躬禱論輔臣曰亢旱爲災雖朕不德亦以天下有
司多貪暴爲民害上于天和耳自今慎選無忽復步還宮淡

旬大雨蓋萬厯初政勤民省己尙有可觀焉 屯之名自晁

錯議募民屯田徙塞下始也天下有不耕之田而始有屯趙
充國之屯金城也以屯爲戰者也棗祗任峻之屯許下也以
屯供戰者也充國其近于王乎王者不言戰伯國不慮貧

敵有人焉未可以戰則且屯且守以俟時鄧艾羊祜之于吳
蜀也自是而後籌軍食者無不講屯政矣民屯須授之以力

旣而奪其田不可也兵屯須授之以時亟而呼之戰不可也
商屯善之善者也以其時與力來而田常在官明開中之法

其矣葉淇庸士也變爲改折豈屯之意乎屯者貴得粟不貴
得金漕東南之粟以餉西北不終日之計也一夫橫于江淮

文集九

二十

越中徐氏重刊

斯大勢去矣商屯不可恃經遠謀國莫如兵民屯

倉貯畧

管子曰守國者守穀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
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聖人知天地之反先爲之備周禮三
十年之通制用常有十年之蓄天子諸侯春秋補助下至公
卿有祿咸取陳食農人不待饑而後糴賑自巡狩述職廢井
田壞天下之民聽其自生自死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
其田雖蠲租賜復而貧弱不與有心者無運世之柄第可隨
時補救則積貯爲急平糶之法起李愷糶甚貴傷民甚賤傷
農使民無傷而農益勸莫如平糶所謂任地力是也常平倉

之法由耿壽昌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自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後世用之義倉之法自長孫平隋開皇中平奏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秋成量上中下戶勸輸粟麥委社司收支歲饑以給社人取之民薄給之民近有常平以平價而又有義倉以行賑唐貞觀中戴胄亦請行之廣惠倉之法始于宋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無粥沒入戶絕田而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王安石用事以常平廣惠之糴本爲青苗錢蘇轍爭之司馬光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安石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皆不聽社倉之法詳于宋乾道四年時建安饑浙東提舉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每年歛散取十二之息積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六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受息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亦行之明洪武元年詔天下府州縣立預備倉永樂宣德中南直巡撫周忱置濟農倉蘇松常各貯米三十萬石會是年夏旱盡出以賑猶不足忱與蘇州知府况鍾等謀三府故運糧百萬石貯南京倉給北京軍職月俸率六斗致一石獨不可使彼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節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具聞于朝從之明年又旱大發濟農米賑貸忱之力也弘治中都御

史林俊請募民輸贖入粟補散官贖罪爲常平本又募民各以私立義倉義學義塚爲三義詔州縣儲粟三年必周一年之餘計里積穀吏以其事最殿嘉靖中以州縣積穀無濟實用有欲罷之者或以不可輕議變法爲辭乃詔減其額然州縣大者猶數萬石小者數千石所在取盈有司作威生事反失濟民初意又歛散失時多至紅朽及當行賑非奏請不敢擅發隆慶初戶部奏免積穀不如額葭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六人吏部以非正賦宜差別輕重持之甚力于是官民並以積穀爲厲而積貯之政不可爲矣斬學顏深計士也隆慶五年巡撫山西上疏曰國家建都于燕北極窮邊更無郡縣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守在強鄰雖有東齊西秦勢不相及自京師南至江淮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所恃爲股肱腹心者惟河南山東江北畿內入府之人一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入府過荒則走山東山東過荒則走江北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弭之術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而已自故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唐以前有洛口諸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隨地貯穀不專在京師今徐臨德州雖有官倉止爲寄囤原無存積唐義倉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

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準正稅額二十分取一以爲社中款賑極貧以次及中戶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請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官土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根本在此今之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而泉貨代之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時不能用論者惜焉

水利畧

天地之物能生人者皆能殺人穀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過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飽斯殺人矣玉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粥于市斯殺人矣火生人者也田而焚焉則殺木生人者也折而崩焉則殺由是言之天下之全利少矣禹之行水也歸之海而天下永寧禹行所無事也去其害則利興有其功則患作井可廢也田不可廢水利之事詳焉水利湮患不獨及于田川先受之有天下者天下爲利有一國者一國爲利記曰無曲防則天子之禁也 導山導川并于西北川之一方也亦然決九川距海階畝滄距川天地之氣脈通矣聖人之于水也臂指使之耳是以齊桓用管子請除五害先置水官西門不仁不引漳水以灌鄴旁秦鑿涇渠關中富強白公繼之首起谷口尾

入懷陽召信臣之守南陽也立均水約溉田至二萬頃鄧晨守汝南用許揚爲都水掾築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登至若王景之在廬江修芍陂馬臻之爲會稽開鏡湖百世賴之漢之興水利者猶近古也自古言陂之利者有矣未有言陂之害者也晉咸寧三年大霖雨潁川襄城特甚杜預上疏以爲民食不贍當恃魚菜螺蚌宜大壞宛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不出境內而且暮野食此近益也水去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又明年益也往東南草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陂塌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樹木立枯皆陂之害陂多則土薄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水淺潦不下潤水雨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人心所見不同願勿撓羣議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修繕積水自魏氏以來造立盡決懸之比凍澗當補塞者皆尋求微跡如漢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其功朝廷從之及平吳後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址激用濁渭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號曰杜父又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控南北之全勢焉 杭東南大都會也瀕海水鹹不可食自唐以前居人鮮

少李泌白居易嗣爲刺史穿六井以引西湖之水入城中南
築江堤拒錢塘之湖民乃輻輳羣飲湖水矣蘇軾守杭又募
民種菱于湖以去葑湖流益泄六井之源不竭乃再築長堤
開架六橋栽柳桃堤上延亘三十里望之如畫圖人耽其樂
而忘其勞軾之風流嘉政爾也水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淮
堰之壞聲聞數百里則以水殺人矣梁惠王之不仁也

鹽法畧

錢取之山者也鹽取之澤者也山澤通氣錢鹽表裏故齊桓
有官府之利漢帝置鹽鐵之官 天一生水潤下作鹹而鹽
出矣鹽生于水而能生物一日不食鹽則不下實 其戒之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也以火有曝鹽焉日火之尤烈者也水溢則患無鹽母之壯
者子不蕃 銅金也其母土也坤爲土寄于艮是生金故銅
多在山母不妬與不得火不成鎔而後成質天地之美具焉
是物也饑不可以爲食然而化居通貨利溥矣 聖人制爲
鹽以佐民之食而用在焉制爲錢以佐民之用而食亦在焉
其佐之者也非主之者也主之者日穀得五行之尅而生食
之則仁壽而康寧 聖人無事不惠民也曷有錢鐵之禁利
不可散在下也散在下則民爭轄在上則民靈聖人之治鹽
鐵也非私其利于己也以靈民而衣食之也 善鹽者其劉
晏乎商受鹽任其所之而不問也悉奏罷諸道榷鹽錢去鹽

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值商之絕減價以糶利歸官而
民不知貴名日常平鹽晏之初年鹽利歲四十萬緡季年乃
六百餘萬緡世不以聚斂之名尤晏其智優也有恤民之心

鹽院之設第五琦始也禁粥私鹽也東郭咸陽孔僅始也

自賢良文學數十人對策不能奪御史大夫之議而鹽禁遂
與古今終始矣雖以孝昭霍光爲主臣與民休息而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也勢也 鹽之品有四刮于地而得其味苦

謂之苦鹽熬其波而出其質散謂之散鹽風其水而成其味
甘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形似虎築于人謂之形鹽祭祀之
加用苦鹽賓客之加用形鹽王后世子之膳羞用飴鹽形鹽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與舊歌同用其用尊矣 鹽之有開中也邊政之大者也以
鹽爲穀矣屯于邊而輸穀民不能也而商又樂之商之大者
耦數百人小亦數十人車馬牛器械稱是皆足以資戰守也
其扞邊也扞其身家于商之在邊率數萬人不費糧爲天子
守禦焉葉淇變爲改折是鹽而已矣明成化中始也葉淇長
戶部者也 牟盆之制有二一日鐵盆一日竹盆鐵盆之鹽
常不及竹盆甘苦異焉本曲直作酸酸之轉也爲甘金從革
作辛辛之轉也爲苦其要歸于鹹水不變也 利不可使不
在商利不可使獨在商私販橫則利不在商引之阻也上受
之故禁強徒不禁老少老少天民之無告者也悉其所取而

力徵弛以惠焉若是者不可使獨在商 以鹽課均入兩稅
中輸官而弛禁周世宗之仁也河北之人請之世宗許之故
宋初河北不榷鹽慶厯中張方平引其事以告仁宗也時余
靖亦言臣嘗痛幽薊之地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
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條不煩故也今榷之鹽必驟
騰民怨矣其後章惇領三司而榷鹽遂爲河北患蘇軾爭之
不得也 蘇軾言臣在餘杭時見兩浙以鹽獲罪者歲至萬
七千人盜販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羣吏士不敢近今東
北之人悍于淮浙一旦榷鹽恐禍未涯然則強徒亦何可強
禁乎 解州有二池廣袤數十里得南風水化而鹽熟名曰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類鹽周官所謂鹽鹽也宋世令商人運解鹽于陝西沿邊而
禁民食蕃部青鹽重邊防也商運則價廉青鹽之禁行小人
知其一也請改爲官粥民冒法與蕃市矣徒使青鹽得行而
以爲彼利也防自此弛矣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未
有如明世者也憲孝武三朝其甚者也奏討莊田而民病矣
奏討鹽窩而商病矣鹽窩者一名賈窩中商處之以屯于邊
招遊民懇荒土築墩臺立保伍皆商財也其令甲始于永樂
迄天順成化間三邊粟石直銀纔二錢邊備大盈自動威權
倖占窩商人藉手中納費多而利分屯之氣愈矣葉淇乘息
氣者也壞法則貴近始也 孝宗納李東陽之說禁占窩勅

巡撫糧儲官毋阿徇正德改元遂大放決 有貧窳之困有
商人之困有小商之困有食戶之困有窳戶之困餘鹽有總催
之私鹽 隆冬波海酷暑熬盆墨而灰頭人形盡變窮窳半
菽無復生氣此貧窳之困也 洪武中每引納銀八分永樂
中每引輸邊粟二斗五升自罷邊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累
增至八錢五分并餘費約用銀二兩有奇法一引鹽二百五
十觔賄場官私加至三百觔其後納銀于官聽買窳戶餘鹽
通五百五十觔嘉靖末復嚴夾帶割沒之令歲上割沒課銀
多至百萬此商人之困也 商力不能徧致小賈買引代行
至批驗所鹽院不以時掣必俟商舟齊至有守半年不得掣
者輕重不如冊以盜販夾帶論此小商之困也 初年命運
司以掣下餘鹽分給州縣人戶計口納鈔其後鹽不復給鈔
仍不錫又行鹽之方去鹽鄉或千里水陸回遠勢不能待
官鹽後食而官司所在微察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
其近而價輕者山谷貧敝之區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食戶
之困也 窳田于鹽者也給之鹵地與草場猶口分世業也
令甲以官鈔收餘鹽比之農夫辛苦餘粒今禁其餘鹽使不
得賣則有窮而死爾總催之氣力足以役諸窳諸窳總催之
家購而已矣場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總催饒厚甚有
羅窮窳之餘鹽爲己鹽而罔利故近場私鹽多出總催窮窳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餘鹽乃以私鹽抑之總惟之私鹽公與官鹽賣之非恤貧
弱鋤豪姦義也必弛窳戶餘鹽之禁嚴總催私鹽之禁則出
鹽之地清矣 至若商人之私鹽其弊也何商中鹽者也販
私鹽者即商也自鹽院自運司以至于場官皆督鹽官也縱
私鹽者即官也官之取于商者厚則商不得不販私鹽土之
責于官者以羨餘則官不得不縱私鹽官與商交以私籠受
而法不得行矣故峻法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心 省官則
省吏矣省心則省利矣省利則天下之利出矣故日利之權
不可不在上也利之心不可不在上也 嚴私鹽之罰自富
商始救窮商之敝亦自禁富商私鹽始蓋富商與窮商其勢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常相低昂富商行賂場官鹽多溢額入江又買私鹽而行所
過輒賂關津不照引截角往復再三以前引影射私鹽行則
額鹽愈塞而窮商困此所謂商人之私鹽也 弘治初鹽法
阻壞勅刑部郎彭韶往兩淮清理還奏繪瀕海窮民淋煎負
戴折閱朋債之苦各爲圖詩以獻時祭酒章懋亦疏鹽弊五
端末言游手無賴什伍爲羣以小舟載私鹽多置篙楫沿江
上下而強買之伺間推搡跳身疾掉瞬息不可跡唐末之王
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出鹽徒願勅巡江嚴固江防嘉
靖初尙書梁材僞事霍韜主事李夢陽等具言兩淮鹽課歲
辦小引七十萬有奇除正額外產鹽猶餘三百萬有奇今正

額不得多取餘鹽又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此
爲官自蔽其耳目徒令私鹽橫溢而國恩不下逮也且淮鹽
之行西達荆湖鄧東盡海墻地方數千里丁口億百萬獨
仰給七十萬引之鹽果足食乎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
見法淮安豪猾數千室並海負險多招亡命專販私鹽良兵
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爲伍行則鳥飛至則狼踞官司熟視莫
敢誰何此橫不除必貽大患今淮安官兵受利而護之出境
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充食矣形兆既萌可不爲寒心哉
按有明諸臣之言通國體究時變本爲鹽發不止于鹽即以
當賈董之疏對可也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錢幣畧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貨以懋遷有無而錢爲重穀猶可
以升斗離也布不可以寸尺而裂也故言專用布穀者潤矣
井田封建之世民不遠徙農人可用布穀若商旅必變輕貨
是以九府圖法不可廢也錢之爲制也外圓兩方文鐫年號
其兼天地君三者之道乎然常有壅而不行輕重失宜司市
不爲平物價壅一矣錢自上流不能反歸于上民以此輸課
官弗收也壅二矣方行而銅質寶源寶泉之出不可繼以乏
而輒成壅三矣止收私鑄京局之制錢不能卽布小民朝夕
望食則以私鑄錢三當京錢一尙不肯受而食貨交壅四矣

有古人權以濟時不可式者昭烈之直百錢是也六朝之符葉鵝眼繩纒薄小濫惡隨出隨壞此衰運亡足論矣若夫吳淠之卽山鑄錢是天子與諸侯共操柄也鄧通以鑄錢財過王公與嬖臣共操柄也錢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故人主之操柄不可共漢一賈之言至矣 其出銅也當奈何再鑄歷山湯鑄莊山之金皆自山出之者也顧獨不見葉宗留之事乎齊太公桓公煮海鑄山豪民大俠私暱中貴莫敢與焉明萬歷之礦使生厲階也 聚數萬人于空山而出銅可虞也聚數萬人于海壖而作鹽可虞也聚數十萬人于河淮之衝而築隄可虞也利百而害一明者不爲 聖主知其然也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故陶匏以爲器不用金銀銅飾則民無敢僭矣從薄葬不以錢槩納墳民無敢濫矣屏棄老佛之教更像爲主或斲木搏土去金民不以無用毀有用矣三者非爲錢謀也錢之源裕于此矣 後世巧僞滋萌也諸鈔關以銅筋解京者就京採買省運京師遂有銷錢爲銅規利者本欲益錢反以耗錢誠責督撫驗明起解而五城巡坊察銷錢之奸民痛其罰使銅必自外省輸京師而銅裕十五矣 劉秩言銅以爲兵不如鐵以爲器不加漆宜令民間銅器一切禁絕悉送舊器應毀者詣官稍厚其直收之銅裕計久矣周世宗言銅像豈所謂佛無以毀佛爲疑此亦裕銅之一端也 其鑄之也不惜銅

不愛工仿漢五銖唐開元通寶之制則輕重均而可久行其致遠也實難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走四方合券取償名曰飛錢宋時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遠齎使爲券貿易謂之交子後貲衰不能償負蜀以多訟官爲交子務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官卽唐飛錢之制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也紹興初造關子召商入中以給軍而商人執關子詣權貨務請錢止日輸三分之一道路嗟怨至元人用鈔而法愈敝此錢之窮也錢爲母鈔爲子則行鈔爲母錢爲子則不行 錢尙有窮而况鈔乎明洪武初用鈔鈔爲主而佐以錢收受艱滯終廢不行而天下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皆用白金國家經賦獨受花文銀并錢法亦且輕矣銀實也鈔虛也質虛不如質實銀約也錢奢也操約易于操奢至于銀錢并用上下遠近齊同以致百物以并輕任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錢銀各有得失畧相等焉銅性融液月鏤歲化此錢之失也鑄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鎔之易滑而難行此銀之失也二者散之則流通藏之皆無用梁臺城之圍以銀錢易布穀不得矣隋東都之圍至以布易穀亦不得矣聖人去食而存信則本計也 隆慶初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夫錢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今惟欲布之下而不聽

輸之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紀年亦有壅而
不通之患請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
專督其事所鑄錢卽以備明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每
制錢十文直銀一分俱以國號通寶爲識期可行萬世從前
制錢及先代錢悉從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
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
糧罪贖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錢爲便雖欲
強其用銀不可矣從之萬曆初行天下直省一體開局鼓鑄
與在所舊錢兼行且嚴私鑄之禁頒錢式每百文重十有三
兩每文錢有三分擇銅必精選工必良輪郭周正文字深明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使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于是民間鼓舞爭用錢銀入錢
出銀出錢入銀錢互相子母上下交爲灌輸明世錢政之善
萬曆稱最焉 漢武帝始鑄白金時征伐四出工作煩浩議
更錢幣以贖用而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于是有司言古
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
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取鎔錢轉薄而
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
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又造銀錫爲白
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
一日白選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日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楸音安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
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盜鑄白金者不可
勝數又以三銖輕易姦詐乃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合不可
磨取鎔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
死者數十萬人 議革鼓鑄錢法始自貢禹元帝時禹言古
者不以金錢爲幣今漢鑄錢及諸鐵官攻山取銅鐵一歲功
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
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
未必不由此自五銖錢起以來民坐盜鑄被刑者眾而富人
積錢滿室猶無厭足商賈各用巧智東西南北冀什二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人掉草把土已奉穀租又出豪稅故民棄本
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
惑于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勿販賣
租稅祿賜皆用布帛穀使百姓一意于農桑便議者以爲交
易待錢後通禹雖志古近本然膠而難行魏黃初二年採禹
議罷五銖以穀帛爲市至明帝時錢廢而民競濕穀以充貨
作薄絹以抵貴嚴刑不能禁本重穀帛適以輕之乃更立五
銖漢之五銖晉世猶用之也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關市畧
使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者井地之均也使天下無甚貴甚

賤之貨者關市之平也自井制湮民去一富矣關市苛民又去一富矣迨富民盡而貧民亦并盡天下事尙忍言哉夫自有生民其不能不趨于兼併者勢也雖以聖人爲之君相無可如何在上者封建併于郡縣在下者入家之世業併于豪強雖皆上之失道致然然而此固自然之理也故封建非聖人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分郡縣亦豈秦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合孟子曰天下定于一此時封建未盡亡已知天下之不歸于郡縣而不止矣然郡縣之利不能復公之爲列國豪強之利有時還散之于貧民以其地近體親緩急資賴故明王常養富民有餘之力以及貧民此政之平也易曰重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門擊析以待暴客古之爲關者如是止耳聚天下之民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古之爲市者如是止耳固未嘗設一格以困商也或稍示抑末之權則如漢初禁市井子孫無得仕宦爲吏迨其末世禁罔愈煩征商彌甚而所謂抑末之意則無矣自開西邸賣官沿而行之謂之事例爲吏者多市井子孫以故富商驕侈氣陵公卿非平日果周于德鮮不爲邪世所亂而稽古考文之下亦遂沾沾焉轉有市心是朝而市士而商也庸獨咎商人兼併農人乎夫取民稅政莫刻于元封之告緡莫陋于貞元之白望若事例之開則避告緡之名用告緡之實直令天下斗粟尺帛皆聚于人主之內府驅一世農

民學士羣習爲商賈之行吾見貧民賤而富商皆貴貧商空而富商亦空欲民之不窮而盜人心稍知有耻而不爲者決無此也是以氣節盡則苟或賈詡之徒出矣風俗狂則夷甫平叔之誕崇矣此古今升降之機雖不盡由關市而關市亦揚波舖糟之一端也昔唐天后時鳳閣舍人崔融有言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關市不安天下之心搖故以秦政之雄圖捨而不用漢武之伯器棄而勿取彼誠審於大勢不欲禁末流規細利也然則今之制關市而資國課使貨無甚貴甚賤之憂則奈何曰師古者懋遷有無而參以唐劉晏之術周知四方物價而制食貨輕重之權無多設官峻法以滋紛擾庶幾猶三代養民遺意也哉夫晏之才非軌于道要亦救時之良吏也若乃賤買貴賣人主自爲商賈而牟利放錢收息人主自爲豪強以貧民是武帝之所悔而章惇蔡京之爭于護法以取靖康之禍者也奈何而不鑒于此也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刑律畧

刑刑之意尙書舜典禹臯謨盡之矣其法之不與世輕重者曰象以典刑典刑五刑也五刑內刑也象之云者所謂明罰勅法禁於未然之謂豫若天之垂象示人俾人人仰見之而不犯也至於昏愚頑暴禁之不可而故犯則有不得已而用刑者矣然聖人猶進刑官咨嗟告誡致其欽恤在易中孚之

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言用刑不可不誠也心誠於好生雖有當死之獄而議緩其死也賁旅之象日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用刑貴於明明不及遠則無敢折獄及遠而得情乃可不留獄然猶用之以慎以此見明之不可恃也文王大聖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卽唐虞欽恤之心也至于刑有一定之法有法外之意流宥五刑法外意也五刑之疑者則從輕而流宥之故民得以紓其死而並生于聖世記曰刑者側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欽恤而矜疑盡心之事乎若夫鞭朴官府學校之刑則在內刑之外皆輕刑也漢去內刑加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刑

答廢五刑而專用鞭朴死者益多名雖輕而實重金作贖刑止贖鞭朴而五刑無贖穆王移之以贖五刑法之變自此始此固其耄荒之一徵也由此以觀穆王之於內刑用金贖漢文之除內刑從加答皆以輕壞不以重壞聖人之象刑其可廢乎自是以後開國之主並惓惓矜恤如唐宗禁鞭背宋祖歎網密皆垂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吏胥上下滋弊明太祖吳元年臺察既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貪吏得藉手爲奸則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

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爲減去煩重頒行死罪二曰斬曰絞斬者殊死絞死而不殊流罪三自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徒罪五自一年至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罪五自六十遞加十至一百笞罪五五十以外無加焉參用金贖不及死罪而本周官八議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可謂至平且慎矣以今之五刑擬昔之五刑其笞杖卽鞭朴徒流卽流宥而死罪絞斬大辟則內刑固在其中盜有墨刺但去剗刺宮三刑耳今欲全復內刑則行之已久人情必驚

文集九

三

越中徐氏重刑

惟貴體刑期無刑之心以致其中孚明慎于五者之中無深文苛鍊附致重典則幾于與聖人不悖矣漢之于張唐之徐杜阜陶之徒也漢之靈邳唐之來周三苗之派也又有患者律之外有所爲例其初亦本議親議貴罪疑惟輕之說而後乃遂黃緣上下其間是例本輔律而反因之析律開奸吏亂法之漸固亦聖人之所禁也孝宗時例繁刑官奏言律條前世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于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國初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列聖因時推廣而有例例雖非律所該實不大遠于律自巧法吏引便已意律寢格不用于是命尙書白昂會九卿大

臣刪定畫一班示中外世宗時屢興大獄刑部尙書鄭曉以其職與嚴嵩爭嵩不能奪然曉由是去位訖於熹宗經撫之獄訖於外三案之訟聚于內烈皇繼統首清大憝諸條次黨人輕重法稱倫要矣然性嚴威法司多比附重例時倪元璐侍經筵講孟子臣始至于境畢進曰皇上好生治民惟刑之恤近又恭承恩詔釋理冤滯薄海歡呼然臣見向者所司不循正律每有比例加等之議臣心竊有未安雖律無正條何以但聞比重不聞比輕若云法可意變何又但聞加等不聞減等三代之制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獄一而已今兩獄並設俱各填積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伏望聖慈深加軫

文集九

堯

越中徐氏重刊

念撤除詔獄則自無冤民矜原註誤則自無滯獄時不能用蓋太祖初年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鍾山之陰命曰貫城言當如貫索之中虛然重贖吏之罪作大誥申誠命國子生讀律令見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齊威聞錦衣衛非法刑具是時天下講誦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遺還之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爲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恩念深矣靖難初多殺忠義方孝孺等至滅十族于是始立東廠用內官刺小大事情成化中復設西廠刺事而錦衣衛東西廠並爲詔獄是三法司外天子有私獄也自古人君欲其

法之必行始用重刑以束之有所疑畏則任酷吏以訶察之人臣竊權而志于篡君移國於是作爲威福必用重刑始皇李斯欲其法之必行者也故參夷之禍烈焉唐武曌明成祖有所疑畏者也故周興來俊臣紀綱用焉曹節王甫魏忠賢劉瑾竊權而志於篡君移國者也故北寺廠衛詔獄崇焉國頽亡法之儆者不肯易阮大鍼在南都猶用詔獄以陷陳貞慧吳應箕諸名士其後徙倚西南者亦莫之寤也故省刑薄斂天命人心之所繫前事不遠此賈誼賈山路溫舒之論所爲惋憤而太息也 漢建安初百姓刑弊生刑不足以懲惡自名儒大才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古肉刑少府孔融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議以爲古者滄厯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夫百姓有罪皆其自取故肉刑行焉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昔糾斬朝涉之脛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君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趨惡之徒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雖行肉刑不能止人遂爲非適足絕人還爲善耳後曹操以問紀子羣羣復申父議惟鍾繇與羣同餘皆以爲未可復竟罷議曲禮父之仇弗與其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曰寢苫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 唐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韜所殺殺師韜而束身歸罪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爲令後柳宗元駁之以爲旌與誅不得並若元慶之父不陷公罪師韜獨以私怨奮吏氣州牧不加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

文集九

望 越中徐氏重刊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孰而誅之所以正刑典而又何旌焉今元慶不忘讐不逃刑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豈其以王法爲敵讐哉請下臣議凡斷斯獄者不宜以前令從事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寔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意將使

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臣愚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明弘治十一年蕭山知縣鄒魯以湘湖事誣前御史何舜賓在戍所逃篡取重囚一罪杖之四十解赴原戍廣西慶遠衛查理在道置之死圍捕家屬舜賓子競逃匿父友常熟

文集九

望 越中徐氏重刊

王鼎家桃匏卧棘寢未嘗寐妻虞有身生子踰年魯遷山西按察僉事已禪印競返匿族父何寧家伏競而飲故人酒言及舜賓皆流涕競躍出再拜願復父仇眾從之魯詣省取憑競手鐵尺伺道揪魯仆與眾二十人杖齊下矐魯日剔其髮須競拔佩刀斫其左股與魯並項鏢預令何澤二赴闕訟寃鎮監御史會質不得決獨布政使楊峻具由謂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五品以上官減之減矣今鄒魯已禪印非本管也何競與母各出詞守巡所兩造而已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爭者讐不讐耳上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雜治擬魯故屏

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歐本屬長官篤疾俱絞競不服其母朱
世鼓院拋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同本縣知
縣就揭檟驗競號呼嚙指血漉骨驗其真觀者皆哭解人任
觀慷慨吐實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眾伏左驗無異改
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
年其助魯爲惡當充軍擺站贖徒贖杖有差刑部尙書閱珪
議魯罪當獨競宜做唐孝子梁悅例充軍於是辟魯戍競福
建福寧衛正德改元赦歸服衰終其身 萬曆九年武義孝
子王世名復父仇世名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
死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價封識俊有餽亦伴受之錙銖無不登記私給父像自帶刀
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劍銘之報警字母妻不知也服闋
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
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俊飲於鄰醉歸乃迎而
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直赴邑請死
邑令欲白上官曲宥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
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
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赴弔者載道

弭盜畧

豐歲無盜者其食用充也治國無盜者其紀綱立也善人之

鄉無盜者其教化漸也豐歲不時得善人不恒有弭盜之畧
不如立紀綱子產之治鄭義也子太叔一不忍而菑苻之辟
愈煩人之才分若是其不可及與凡開國之初境內少盜以
其時知恤民而飭刑迨其衰也鮮不以弛民寒饑而莫之問
則適以資賢者爲驅除難秦隋元之末路是已有散兵不用
而盜解者龔遂遣還渤海郡兵下教持鉏鉤田器者爲良民
吏無得尙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皆罷于
是選吏牧民課之畊斂郡內完富獄訟衰息有明設賞格而
盜止者張敞爲膠東相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有功上
名尙書補縣令國中遂平有置五正長不得舍游民而盜清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者韓延壽行之潁川而奸人莫敢入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
輒聞知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
之有赦盜不誅還使察盜者建武二年車駕西征隗囂潁川
盜起邾縣賊延褒攻圍縣舍令馮魴力戰矢盡城陷乃去上
還按行飭向闕處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自詣
上請死詔以還魴魴釋不殺聽各反農業爲令作耳目後每
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有設三科募壯士以平盜者虞詡爲
朝歌長令掾史各舉所知攻剽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
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以掠伏
兵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

縱其祿爲識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漢世太守統郡兵令長皆得自督盜賊無所牽束而吏士習技擊盜發但遣郡兵不遠調客戍是以一方有警天下不搖此其節制之近古也王莽苛細民愁嘯聚山澤州郡不得擅發兵賊由是不可制時田况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于賊莽不聽遣廉丹王匡討赤眉而敗卒如况言其後靈帝時黃巾大亂賴皇甫嵩朱儁爲將不一年而蕩定漢之得以不亡于黃巾嵩儁之功而敗于董卓則嵩儁之情也自漢以後綱紀益墮軍政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不修郡縣之任輕而武臣貪功養寇廟堂不務恤民惟務徵兵不務練兵惟務搜餉民窮無控盡起爲盜迨翟讓歸于李密仙芝合于黃巢羅汝才并于李自成而後知闔東都入長安者卽民也秦二世諱東方之叛則其臣皆以鼠竊爲言情楊廣顧多人而詭則其後益以斬刈爲事亂亡之形古今一轍悲夫至若盜之變而爲流始自唐乾符而極于明明以盜亡始終招撫誤之然正德之宜亡而不亡以主雖荒而民不疲也崇禎之徒存而致亡以主雖勤而民則疲也勤主御疲民且猶不存而况荒主乎漢之季年郡國皆有兵大將用兵以制故盜賊破散皆不旋踵惟常侍擅命奸雄乘隙傾移國

祚其亡自上不自下明之季年府州縣無兵諸督鎮之兵雖多不能用之以制將無英雄之才唯知跋扈至于國命愈蹙征歛愈繁閭閻之間俱鳥獸散其亡自上不自上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祈天永命以民岩爲本也宋建炎紹興之際亦多盜矣而不以盜亡則有韓岳爲將先靖內氛而禦外侮盜之來降轉爲精兵而其桀驁如李成孔彥舟者則北走而歸金歸于金斯不爲盜以金之紀綱立也至正之末方國珍首亂而不能討益以爵祿糜之于張士誠亦猶爾也故明祖謂元之失馭以縱非以寬得之矣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凡弭盜有弭盜於未發之圖先有弭盜於既發之後散穀賑饑其要領也宋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日日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糴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反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謂粥告齊

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
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願
擅之罪此弼盜於未發之先者也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破
象山入剡中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之時兵穀少而式所
至輒開倉廩以賑用吐蕃回紇配管內者數百人爲騎兵遂
以平賊諸將請日給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日賊聚穀以
誘饑人我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
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日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
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
給兵何也日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死則賊至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不知矣皆拜日非所及也此弼盜於旣發之後者也有除土
盜之畧有除流盜之畧除土盜之畧絕其往來道路使不得
合外寇平其險阻窟穴使不得復嘯聚馬文升項忠之擒滿
四而毀石城是也除流盜之畧遏而防之使不得越度蹙而
闔之使不得逸出若李自成之脫車廂張獻忠之跳開歸則
主兵者之無謀而不以律也老佛之教流爲盜賊大方五斗
紅巾聞香何代無之故律有禁止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以防
盜也流民不可不急懷撫也秦符姚氏之盛以流民歸之者
多也數萬人流亡而有李特兄弟雄桀者在焉則閉劍閣而
紀元建國與中朝爲敵矣明祖之失慮也命邵愈討定耶陽

不立州縣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後饑民徙入不可禁卒
釀寇患自圭項忠前後剋勦致多殺人時祭酒周洪謨著流
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僞置松滋縣于荆
江之南雍州之民流聚襄陽僞置南雍州于襄西之側其後
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今誠聽流民于附近州
縣著籍遠者加設州縣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令安生
理則流民皆齊民也北城兵馬吏日文會亦言荆襄古用武
地自劉千斤石和尚李鬚子繼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盡緝
今河南歲荒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
三事一日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

文集九

聖

越中徐氏重刊

田土新附籍者領田土力畊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二日
流民潛處出沒無常乞選良有司爲之撫綏軍衛官爲之守
禦三日荆襄上流下通吳楚必于總隘之地加設府衛州縣
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其民自
趨于善上均採二人言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始開設湖廣鄖
陽府割湖廣河南陝西交屬地分置七縣使僞寓士著錯居
立都司衛于耶陽以保控之都御史原傑蒞其事深山窮谷
無不親至宣布德意問民苦樂父老皆欣然願附版籍籍流
民得戶十三萬三千餘府州縣並選比境循吏習知其事者
爲之薦御史吳道宏代已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傑勞勤成疾

遣卒驛舍其後正德中新建伯王守仁討平南贛之盜亦奏
設安遠和平二縣以爲縣治立則民依守令以安獷悍者不
得穴其中矣是緩懷久遠之道也其用兵一以節制請無調
狼達兵虐百姓卽于諸縣弩手打手機快中縣選驍勇千人
厚餼精練以次拔長部隊原額官軍汰三之一專守城隘用
所募新兵分奇正進戰卽以知府伍文定邢珣徐連戴德孺
等爲將帥權以濟事其實經也蓋古者兵民不分文武固合
主兵者盡如明陽天下之亂何從而起乎若夫遠斥候謹烽
燧畫郊圻固封守前人行事所見殆畧同矣元魏李崇爲兗
州刺史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者始聞

文集九

晁 越中徐氏重刊

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餞傾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
要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明正德中許進知樂陵縣時
流賊橫行河北進修城濬隄使民家築牆高踰屋簷開牆如
圭僅容一人俯入家令一壯丁俟于竇餘就伍聽視鼓旗號
令乃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齊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
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 康熙十三年間難作紹
興羣盜四起諸暨嵊縣之寇直薄郡城知府許公弘勳練鄉
勇出禦四日夜不解甲賊乃退時傳有內應城中海懼公令
戶難齊炬當衛一力士執刀斧守門達旦市販如故內應者
不得發又令般戶各卽木坊行賑民乃大安二十九年大水

餘姚尤甚裂山谷破塚墓漂沒千餘家城不沒者二版知府
李公鐸率知縣康公如連勸于撫軍之前請具題蠲正賦徧
勸郡中紳士富室出見糧及買溫州米以賑有至千金者設
賑法佐貳教職官分詣各鄉親給民無遠哺吏無中漁行賑
官皆自炊不沾里長半菽凡三賑人受米一石五斗轉徙者
沿道爲粥以餉之民乃全蓋是歲也人以爲微公悉心安集
羣走大嵐山爲盜矣大嵐西連會稽當紹靈二郡上岡公之
救荒人知之而公之弭盜人隱受其福而未必知也以越人
稱越事此其可紀者也

河防畧

文集九

李 越中徐氏重刊

周太子晉日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
氣陂塘汚庠以鍾其美是以水不可遏也古之善策河未有
主遏者漢賈讓謂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非不
遽止死可立待故欲徙冀州當水衝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行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溢期月
自定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
民得溉田分殺水勢東西列張水門興利除害支數百歲猶
爲中策若乃歲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而數逢其害則
下策也宋歐陽修謂河本泥沙無不淤之之理而其淤常先
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速必自上流低處而決此其常也夫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智者舉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惟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後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明丘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五代北漢後自西而北而東宋迄今則自西而東又之南矣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言獨以其獨入於海也今以一淮受大黃河之全是合二瀆爲一並河州縣其何以支况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同歸於淮也哉元人雖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一淮受眾水歸無涓滴之漏且漕東南粟入幽燕不

文集九

至 越中徐氏重刊

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漕渠乾涸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古今治水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會其奔放之衝此其準則也賈讓三策甚備然歷代所用不出其下策往往違水性而與水爭利非徒無益反取其害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前代止治河今兼治淮前代止欲除其害今且兼資其用朱子有云禹之治水止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夫禹之故益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勤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使重臣沿河流相地形於下

流迤東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水勢自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又委任得人因時制法積以歲月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右三人皆博古識時君子也從其近今則丘氏之論尤可用焉余草茅眇見以爲欲河之平當使河自歸河淮自歸淮是卽大禹疏濬賈讓多穿渠作水門之意也當使河自爲河漕自爲漕是卽禹貢逾於洛至於南河之

文集九

至 越中徐氏重刊

蹟也夫以一河奔流兗冀不能當而况益之以淮是故必欲離之也以一河南北之奔突不可制而况累之以漕是故必欲岐之也夫引河而漕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嘉靖中都御史劉天和嘗言之故壘其漕汶不敢引河其次則壘引沁之爲愈若築斷清口置倉場南北岸以車牛舉輦而過則黃流淤沙不至日積於淮揚兩郡之地矣河流既北淮流漸平如是而稍通周家橋高家堰故道以分淮勢而使全淮下於安東海州回徐邳之河稍北讓淮淮壘而河不得淮之助引入衛河以達于臨清天津行賈讓之中策於滄景德棣東昌兗州曹沛諸地多穿渠列水門以時蓄洩務與河相距二三十

里使冰來紆餘游漫不至迫溢細則引之溉田大則放之入河又令民間增修畝澮仿古溝洫之制合萬夫之力各治已用愈於集十萬之夫叢治河堤夫河流無常勢惟下之趨所以日徙而南者趨下也第令北方之人咸願盡力溝洫北藉水之利而南去水之害安知其徙而南者不還徙而北乎故謂故道必不可復亦非通論在順水勢之所趨排而出之而已明世治河奏績者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然有貞之治張秋也主於分季馴之治淮揚也主於合有貞作治水開疏水渠起張秋金堤西數百里至漕淵接河沁凡河流旁有不順者堰之架溝柵木實之石而鍵以鐵日合土木火金平水性

文集九

五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也又作放水開於東昌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入海得賈讓上中二策遺意季馴當萬歷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遂決高家堰議者謂諸決日當毋塞惟開支河殺水濬海口以通之季馴以爲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淤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河未易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不分決水入地益深力強而赴海疾則治防卽以導河也其立意如是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流沙日壅清口日淤實基泗陵水患賈讓所謂勞費無已而數逢其害者此策是也今世治河大抵宗季馴而不敢師有真是以無數年之安人情憚於謀始一顧漕二惜地三苦於清口數十里陸運漕丁

商旅均以爲不便然欲建數百年之長策斷而行之宜有大功而吾更有不忍言者易曰山澤通氣古者庖犧氏畫圖時已位艮於西北位兌於東南矣以今河淮合流之勢觀之數百年之後恐人力不勝天行將有不至并入於江而不止者是四瀆爲一雖神禹復生當亦無如之何也於乎不知者以吾爲老生之私憂故計而吾固亦未之見者也

史畧 治體

建武重名節建隆崇儒術庶乎離違功利之習明太祖承元後參用刑辟以輔德禮其時文學諸臣進以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上稽首受昌言曰吾以救世也內斷於心持之三

文集九

五四

越中徐氏重刊

十年然後人紀肇修藝倫攸敘歷世相沿遂成治體成祖世宗師其遺意用壹威權萬歷初年張居正作相天下清明邊陲乂安由其力修實政屏卻空文以嚴爲治前後相業未有能越之者自後朝綱叢弊委任貂璫遂養光熹之禍思陵謀振之以英勵而紬于知人之明所用非養大君孤立賢親無輔遂以隕祚此後王不能率由之過非作法之有失也然則秦人之與明人用心殊而收效大異者一主于德禮一極夫刑名也明祖鑄刑書之子產也然而猶有遺愛也斯意也孔子表之矣

史畧 兵制

三代寓兵於農故文武不分兵取諸八家之民將取諸公田之卿大夫士凡封建學校財賦役法兵車器用無一不於井田取之民生八歲入小學卽教以射御上自天子之子下及民之俊秀皆可爲將是當時教法未嘗分文武也又春秋用獵講武三年大閱選造之法以次升於司馬是當時未嘗有武科也所以戢戈囊矢之後勿復用兵天下未嘗無武備洎乎春秋齊作內政寄軍令晉用六卿爲將佐斯則兵農合一之明效及至後代廢井田開召募田與兵二一日不給餉而天下遂無兵文臣不擅軍功學校不兼射御學與武二一日不選練而天下遂無將故古之兵可去今之兵不可去使不能善兵制蕃將才而徒慕先王之偃武是晉武唐穆之失策非明乎天下之勢者也明初定天下州縣邊鎮各設衛所屯戰兼修府兵遺意在京師者有五軍都督府在宮中者有錦衣衛川湖雲貴廣西則置安撫宜慰宜撫長官諸司以統之承平既久不以兵革爲意衛所將士日卽弛惰而軍復爲民矣自成祖用錦衣衛詞察內外專捕機密其後每有大臣獲罪輒遣緹騎四出而錦衣將吏僅代一獄卒矣漢唐有事南軍神策軍嘗出平外難而明錦衣衛皆勳貴子弟肉食統務騎不可用未聞出城當敵唯都督府改十五團營自于謙以後多重臣功臣提督項忠趙輔嘗將之以平蠻寇至京軍

文集九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情而邊卒始橫江彬等四外家幾致大變於是大同殺主帥遼東逐巡撫跋扈極于仇鸞而邊卒又壞俺答入京師莫之能禁矣京軍衛所皆不足用乃召狼兵召川兵召土兵小醜猝發徬徨四顧威繼光始用南兵于北而紀效練兵盛難爲繼魏忠賢內操震驚宮闕外患內寇乘虛馳突而兵柄且握于宦官之手武夫悍將拱手環視而莫之救此不重將權之過將無威以令其三軍雖有奇傑異能銷沮就盡一進士授爲御史出邊則坐統數十萬人之雄鎮俯首以聽其尙方之及總兵參副平時稱走狗于督撫經畧之前而臨事緩急又安復有將之可恃也哉

文集九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史畧 宗藩

自古同姓之封周制爲善漢晉失之過而唐宋明則不及焉周之封建地不過百里兵不過三萬諸侯得自治其國而征伐之權出之天子雖有四夷犬牙相制勢不得入漢高懲秦孤立割千里以王吳楚終召七國之亂及主父偃推恩之令行而同姓又患太弱然漢之所以復興者以子孫散在四方不專食祿于宗人也故至東漢之末劉虞在幽劉表在荆劉焉在益猶能分據方面而先主卒賴其資以延四十年未灰之燼自周以來獲同姓之助者唯漢耳唐太宗忌建成之黨宋太宗因德昭之事刻爲禁防宗室遂弱明興太祖分王諸

子秦晉齊燕周盜楚蜀皆據要害論者徒見靖難之禍遂謂封建太過不知王府之國天子使吏代治財賦軍民俱不得擅三護衛僅足自守不足當周漢什一惠宗優柔遇燕王百戰之銳與崛起者比自是以後諸侯帖息高煦之叛嬰城坐縛靈王招集羣盜謀之十年然後起事不兩月而滅皆非以分地太過之故諸宗人但許食祿不得立朝任事比于異姓雖有才畧無所自效是以養成驕閹終不可用至崇禎之末秦晉福楚皆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費閉門束手揖讓而延大盜使宗藩苟有智勇收召豪傑以忠義自奮秦王守潼關蜀王閉劍閣晉王塞臨晉襄王扼江漢百萬之眾可立募于

文集九

卷

越中徐氏重刊

帳下或朝廷遣一介之使明詔諸王自開幕府徵辟僚佐相與合從討伐納襄王于周邸起元帝于江東天下事或可爲也處積輕之勢不能自振奈之何哉竊謂諸藩食祿于宗人府者當令習騎射諳韜畧通經術親民事才可爲郡守大將者卽以舉之其願爲諸生則就試于其省聽與異姓同應科目在國家可以省秩祿之煩而又無弱而不振之患庶于帝王親親之誼強幹之形兩得之矣

史畧 宦侍

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亡人國者然國亡而身亦不免焉如漢唐之季是已蘇氏論宦官不可擊余謂擊亦亡不擊亦亡

擊之或早滅于國亡之前不擊則國亡而宦者獨不與其禍太祖祖訓首嚴內侍之戒慮患獨深自成祖遺鄭和下西洋而開英宗委任兵柄之漸馬騏驎交趾而開神宗委任方面之漸大臣無人以宦官攻宦官而其類終不可絕張永擊之而勝瑾死宦官居其功王安擊之而不勝安死而魏忠賢之勢遂熾竟以亡國及王師迫都城李自成入畿輔當盡誅宦官以謝天下而竟莫起而擊之者內無袁紹之強外無全忠之逼宦官安坐而肆其害有漢唐之橫而不受漢唐之慘於乎烈矣思陵既誅忠賢謂廢置自我恃其駕馭遂輕朝士于是專任左右用固維城然而市主者皆腹心之臣清宮者號知命之士向之所用適以爲賊聞而速自斃躬蹈覆轍殆又甚焉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終有國家者禍豈在大也哉

史畧 海防

文集九

卷

越中徐氏重刊

天下之事多故矣昔之邊備西北今之邊兼備東南倭患之烈近古未嘗有焉從來待日本者策二漢唐宋不通貢使得上策我太祖置市舶司制其出入得中策元傾中國以事海外單舸不返爲無策矣明既通貢邊民熟海倭使來廷山川土俗益習東南之患自此始也自世宗輕變祖法罷市舶司而倭患始亟殺朱統弛海禁而倭患再亟地連數省召土司狼兵以番戍而西南騷動當是時西北邊方困于兵東南之

兵數十年而不解延而于萬厯自倭事起將才一變征蠻乘障之士皆不足以備東南于是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徒奮其材力因事以見才之升降亦運會然歟

史畧 太學州郡

三代以後太學之制唯東漢兩宋爲得太學諸生爭厲名節國家有失則上書言事李固劉陶陳東其最著者當理宗之末丁大全逐董槐陳宜中等六人劾全皆謫遠州天下號爲六君子亦可見當時教法之善矣明之國子監多任子廕補士之廢業不錄于州郡者輒輸金爲監生故太學人才最劣當姦相擅權宦官亂政世宗神宗大禮大爭未聞有監生上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言以抒公憤者至熹宗時而請祠魏忠賢于太學者有之矣以化民成俗之地爲賣恩藏垢之區宜乎士風日以壞也漢唐時太守領郡兵郡中偏裨皆隸太守麾下猝有盜賊郡兵足以制之李固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是也安祿山反顏真卿以平原許遠以睢陽張巡以真源令皆能起兵討賊宋自南渡知府亦當方面之任明專以知府理民事郡縣之兵遂弱崇禎之末大盜長驅未聞有知府將兵入衛勤王者郡縣兵皆不足自守于是設兵備設提督設總督官愈多民愈煩權愈分而事愈不辦致亂之由實基于此郡縣兵權誠不可不重也

思復堂文集九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文集九

越中徐氏重刊

卅

思復堂文集卷十

餘姚邵廷采

明保定府通判丹治陳公墓碣

公諱本鎔字君陶號丹治姓陳氏其先弋陽人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從駕道餘姚之馬渚聞鐘聲樂之命次子祥家焉三傳至寶一徙今壩頭又數傳巨理以孝聞生右副都御史克宅號省齋學于章楓山懋嘗巡撫松潘省齋公四子長有勳光祿寺正次有濟諸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次有年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而有字二子長啟和公父也公兄弟三人伯兄本欽以舉人知定南縣而公屢試不上第最後

文集十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貢試順天又不售天啟四年通判成都監松潘軍餉松潘羌地洪武初御史大夫丁玉討平建衛環山密箐為西徼要害仰餉他府是時以奢崇明之變餉久不至奸弁陳閩等因煽亂一軍脫巾聲言將屠城城中人死鬪斬閩餘黨尙洶洶兩月未定公至召軍頭責以大義朝廷飽餉若等非一日今饑暫耳若觀富強如播跳梁如奢有在者乎且我來決不令若等獨死我獨生聞者感公至誠已見末滅其黨但遣戍乃大宣布政司迫軍興終不時給公憂甚日川事堪再壞耶此豈可久空言糜則以刺集四省商謂日軍皆有宿負在爾今且死誰爾償者盍更貸諸軍軍生亦商利商如教自後餉訓頗

以此法酌紓之先是官此土者出入張軍容盛驕從動行軍法公雅儉單隸圍或不能具炊至備食行縣無持蓋亦不以屑意由是邊人和輯番漢懷服其年冬東路者多番遮道行剽主者議姑集熟番以調馭之公獨立議主勦夜擣巢焚其積儲者多出不意大困縛首亂以降或欲乘勝遂攻甘燕爬城番公曰彼有備未能窮討也然業小創宜就約數日果來喜不加兵則競相埋奴埋奴者番法以殺人之人生埋其處土歷肩使自殪示悔罪松人知公長兵畧愈益畏蕩縉紳追憶省齋公整飭松潘時殲橫梁威伐噴噴公繼先業乃建二陳公祠紀世勳焉公司獄平不以生殺狗情而上官憎其強

文集十

二 越中徐氏重刊

項巡撫朱公熒元特心重之明年外艱歸崇禎元年補保定通判復司懷來衛軍餉釐剔宿弊苞苴卻絕總督王象乾巡按葉成章有疑事咸就取決方欲舉卓異會得疾卒居常修肅牀第無私語訓諸子以立身承家惟在力孝第培元氣又言我行蹟遠不逮先人幸清白家聲無墮耳汝曹當念我此意元配倪孺人生一女適徐宏業繼配葛孺人生一女適邵邦樛男子四正行正衍正衛正衡年六十七葬上虞竹橋之塔崗山
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
采生八歲始從僕負攜至外大父陳蜀菴先生之家時采母

卽世已八年矣外大母撫余流涕日是外孫也生而哀越日
直太夫人諸葛八十置宴設鐘鼓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捧觴
上壽跪拜之數甚恭以久諸父肅進宗人外家以次致敬畢
太夫人登坐命工歌奏梁太素故事越旬又直丹治公諱日
則兄弟皆白衣冠孺子泣而臨祭卒事童稚不諱采時方爭
啖棗栗見外大父家門如此亦垂泣知念母氏後四年從先
生學經義遂受左國馬班文康熙辛亥先生年六十四自石
門授經吳氏歸疾終于家竟無嗣於乎可悼也夫按行實日
余負忝之裔漢廣陵郡公準余遠祖也宋魯國文正公康伯
余始祖也國朝副都御史省齋公克宅余高祖也文正從高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祖南渡攜其次子祥節公過姚墟遂家焉請于朝而作譜始
自廣陵公自廣陵公至于余五十四世矣文正公至于余一
十七世矣省齋公至于余五世矣省齋公生郡丞安愚公治
中龍邨公家宰心毅公龍邨公者余曾王父也生庠士致菴
公致菴公者余王父也生別駕丹治公丹治公者余父也伯
考日邑宰曙空公叔考日庠生鑑空公丹治公有子四人女
二人伯姊適徐子六超倪安人出也安人編修小野公宗正
孫女也仲姊適邵子文燦及正行正衍正衛正衢皆諸葛安
人出也安人御史東軒公或孫女也衍爲仲子字嘉仲性好
梵夾喜禪悅問涉書史自號日止止山人家在菁江之曲日

菁江笠翁蕙水之陽日蕙水愚翁其日勾山男子隸于姚也
東海布衣濱于海也東野逸人遜于野也姚治之東有客星
山者亦日陳山陳山漢嚴陵先生故址也昔司馬氏慕相如
而以相如名員疑之慕伍員而以伍員姓余本陳人欣慕先
生遂自稱陳山人陳山人云陳山人之爲人也于慮而無一
得其涉世也百拙而無一能故又日抱一子拙益子嘗東出
普陀西瞻曲阜量黃河之大測滄海之深浮汶泗涉江淮回
望金陵登北固陟虎丘窮武林諸峯之勝探禹穴之奇遊樵
風之涇泛若耶之溪弔稚川之磯往來羅巖白石東山烟水
問自呼日止爾忘止止乎自是百慮頓息惘然若有所會心

文集十

四

越中徐氏重刊

生平私淑者念臺劉先生石梁陶先生四明施先生霞標管
先生金如王先生也親炙者求如沈先生子虛史先生晴澗
黃夫子瀛槎吳夫子也又與天童山峯雪竇石奇雲巖空林
爲方外遊若邵子安元蘇子玄度韓子仁父鄭子奠維吳子
斐臣則所稱道義交也周子伯維秦子汝翼徐子漢官呂子
裁之邵子長庚則所稱文字知也至積之邵翁以及孫子卿
雲邵子魯公朱子孝若兄日含真弟日在子姪日玉嗣僧日
破愚則姻盟也宗誼也師弟賓主之情也配諸葛氏母氏兄
子也舅日宇黃先生諸葛氏有三女二男女長適邵立夫仲
適邵筠卿季適徐子振堉皆名家子而外孫邵廷采長女出

也大兒日章三歲見飛且鳴于天者而歌所受詩聞者器焉
次兒日愷日授魏晉詩三四章亦輒成誦並以痘殤昔人謂
天乎無罪余何敢擬此於乎天地萬物皆有盡也壽夭達窮
一歸也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人間事矣昔陶淵明作輓歌而
程大中自志其墓余皆不若之顧念守先人口澤寤寐不忘
先朝與師友之傳習冀有知者或鑿余衷先生之自撰云爾
居常大德在家庭侍伯兄如侍丹治公行已直方能面折人
過亦殷受規諍爲文好孫月峯今文選獨宗周漢以百鍊句
字爲工痛飲說曩時遺事輒潛焉涕下衣冠漢儀至五十餘
假服釋氏巾其時文舉業大有原本門人經指授多用取進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士上第潛心性命之學然于諸儒堂室未有入也晚號蜀菴
因無嗣亦合于慎獨止止良背不獲其身之義云外大母諸
葛氏後先生十六年卒合葬并治公墓側

承德郎江南監國府通判前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及菴陶

公墓表 壬午

論語稱孔氏之門厥有四科雖未盡接聞一貫之微言要莫
不深明大義七十子之徒並守四者尊聞行知理身經世卓
卓可紀述嗣是以降中行益罕才性各流傳循吏者不必風
雅揚文苑者別於儒林惟統以德行則四者齊同蓋仲尼時
聖教昌行四科之傑本出于一戰國後百家殊方取舍異趣

則違德行而爭名實言語政事文學並起而爲患天下蘇張
申商南華參同此其明戒是故四者并具學術純美生心施
政並受其福嗚乎艱哉陶公及菴先生德行人也不在言語
之科文學政事亦畧遇用于世春秋經義爲東浙所推管論
春秋日雋不疑斷方遂之獄其引經非也其用經之法是也
董江都正次王王次春以後刑尙忠之意指明更化合乎體
元居正道之大原如繁露諸篇濫觴災異下及子政洪範五
行雖亦六經支流去聖人本指遠矣其生平誦說一本程朱
其自樞密官屬出判監國值海氛內侵逼據郡邑之後反側
內疑人情悸驚談笑而磨定之詔以無虞引老致政兀酒窗

文集十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几炷香專坐怡然退然不假足于外詠歌彈琴有以自娛年
八十識其楹日衛武九十五好學日警國人無以老耄舍我
今幸更假我紀半之工是我師矣然則先生之一生殆可謂
不變不倦稱道不亂厯有存者余向怪俗儒銘志動言吏治
日龔黃召杜文藝日馬班向歆彼其人于斗室陋巷間精神
瞬息不能自攝何取談天拔地不可稽詰之頌爲哉孔子稱
好學日不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是以操筆與瓢聲出金石
蔚爲四配之首官不必蒲菑文不必游夏彼安然羣爲之下
而信其有以兼之更若文饒性度太丘道廣所在聲蹟並以
德行從化觀于先生古人居可知矣先生諱秉禮字在魯及

菴其號會稽人山崇禎己卯科舉人歷順治己丑就嘉興府嘉興縣學教諭遷國子監助教己亥轉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以明年調外得江南寧國府通判視事凡八年康熙三年甲辰解官歸十四年乙卯年八十三考終于家其孫鉅生銓生以采序從女孫夫屬表墓道采惟古之布衣遺士類嘗表賢人達官之墓况于先生我姻我師至其承家孝友之勤居官臨政之實編摩紀注之盛似續裕後之隆已入家傳銘狀者鄉邦久稱聞之故不復綴

倪元功先生曰議論自行不填實事大旨歸于好學不倦詞味醇腴兼有兩漢氣調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陳執齋先生墓表

丁丑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其初服惟有愛民循職苟可以免清議若沒沒貴富入而不返更數十年而日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遞荒之盛超軼前代如方密之熊魚山諸君子皆託于浮屠至于章格菴之徒既逃其跡旋掩其名下逮繩樞甕牖抱遺經不試窮老無悶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門戶爲重遭俗蜩沸寇攘肆橫不得已紆節以應新朝遂辟泊乎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得蒙更生之澤當塗猶見儒者之功因時順流爲福匪細詎謂金仁山謝臯羽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於後哉執齋陳先

生以孝友諒直之性挺然介立丙戌後割棄舉業專精古詩文已而有所迫出應試輒爲羅者所得人賀之則愀然曰家有老母慙負初志耳教諭石門十載擢知祁陽遷齊東知晉州皆有循吏聲實卒以墨敗天下士不以此爲先生寃先生亦不以自愧怡然解官歸修先人之廬而擁書其中朝夕一編吟批詮錄曰吾故書生耳得同志者願虛衷焉故人之子邵廷采執其業請益語及祖父流涕先生凝眸久之曰邵氏有嗣矣教之日君子古文詞能爲大家必傳之業慎勿近名近名者名亡邑有宿儒嘗從受史料先生遺書曰某君文藝位當高置而足下津津道譽似不僅服膺其文者吾所不

文集十

八 越中徐氏重刊

取足下着筆宜爲將來徵信而是非倒置可怪也其持論如是先生豈今之人哉先生自分不能爲臯羽仁山而世之慕仁山慕臯羽者先生固亦弗之屑也乙亥七月廷采走謁先生爲道三世之交且恤其貧病以爲力不能振嘆曰吾晚而知子恐且暮先入地則子誰可與語者甫一月而先生告終矣采赴哭伏地不能起仲子所烈請洞鄉朱聲始先生爲墓志而屬余書碣後於乎先生之恩澤被于州邑文采載于詩文孝義決于鄉黨名德信于交遊志已詳之矣特爲原其出處舉其持論以見先生之不苟同于俗古人無愧有心者自知先生先生不求人知也夫不求人知茲其所以爲先生也

與茲其所以爲先生也與

馬錢侯日以出處持論四字關鎖不苟下一語是真知先生者

陳芹溪日命意慨惻詞旨和平有儒家氣象

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

蔣節婦童孺人以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告終於內寢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年七十矣彌留命其子申日吾爲汝家婦未能勸夫勗子以揚先烈惟是未亡人三十年之內茹荼紡緯無廢烝嘗禱祠者乃道之庸汝其無乞志銘貽泉壤羞申頓首受命既三月將葬哀號請於余日惟申母之幽光

文集十

九 越中徐氏重刊

潛德不爲希名惟先生之秉道立言不爲諛墓雖遵治命庸得已乎余悲申之意重嘉孺人之賢乃爲之志日孺人姓童氏餘姚人考諱可成字集生起家國學同知廬州府事孺人自居童卽以孝聞迨歸于蔣而先姑已沒晨夜悲思旣廟見成婦舅虛受公舉管鑰授孺人孺人視其倉米不盈斛怡然承之無怯容小大內外具有綱紀琴瑟靜好雖離肅肅此一

時也孺人之象爲春其氣安以和治虛受公喪必誠必信旣成婚九年而旋哭其夫吧孫公吧孫公倚孺人之助曾不問家人生產事公沒而家道益荒孺人獨撫六歲子申四歲子坤三歲女窻以養以教用十指縫紉紅作代食而盡遺謝故

僕夫婦之執爨操井者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夏其氣舒以

莊蔣氏自太常公再傳贈參政公三世獨子至虛受公乃生二子其長諱煜字吧孫卽孺人夫子也吧孫之弟期孫悅于禪而不娶吧孫生申與坤坤未聘卒故虛受公之子及孫亦以獨子傳申娶邵氏七年而失厥配中間鰥處者又七年孺人輒撫申而號日四世之傳在汝吾年踰六十尙未抱孫天乎人乎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秋其氣悄以肅丙戌之秋申繼室于潘孺人始有婦矣越一年生女孫且弄孫矣又二年舉長孫申始有子孺人顧之喜可知也申夫婦能事母姑俞諾婉婉敬從家雖貧而和致祥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冬其

文集十

十 越中徐氏重刊

氣專以翁於乎天有四時孺人之氣俱備矣盈虛消息七十年之內皆身歷之天且不違而况人乎此孺人所以于垂革之日自信其後之必有昌而誠申等以益勉進其前業也孺人生二子其存者獨申申前妻余女也後娶潘君聖生女女嫁太學生張燦皆同縣孺人以康熙某年登邑乘中憲李公題其匾額日苦節可嘉今考終而事益定三黨咸服奉爲禮宗雖申等未有聞達而守身事親能體先人之志有子考無咎其亦可以安于地下矣某年月日葬某山原銘日

孺人之孝五世而遙孺人之貞三紀風高兀然而立者明山之秀隆然而伏者姚江之均窻窻定茲于千萬年奉其春秋

組豆于不祧

叔父母合葬墳志 庚辰

女巫有駕鬼者喉間噤喑彷彿人語遠數十年近數年召死者無不至響應聲如面譚自名鬼僊吳越間尤崇此術云叔父上由先生以康熙癸亥之江西蓋山陰商姓者爲小吏於饒之樂平識先生京師先生擔囊往焉去半年間不至家之人遣信附賈人賀磁者寄饒踰年春大母終垂革叫先生再四家之人又以爲古人嚙指心動饒去姚纔十數日許宜有夢怪自必歸至冬十月得樂平來函開視則商君札遲先生一年不至忽接邵氏家報若其人在做署然者大爲詫愕謹

文集十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將原書致還閱罷長嗣弟廷英季弟廷俊慟絕仆地嗚呼先生死矣死何日死何所死何狀痛哉且大母以其年正月終先生以前年七月往往一年而商君問至則先生之死在大母前決矣死者與死者宜有知不以告豈沒靈固然不關生人哀樂事乎然猶日望先生歸成黨爲好語相慰日是必他往援某某往事證余亦姑因慰叔母日叔誠他往歸有日痛之而不能言入十二年甲戌叔母孫病故叔母省女石堰卒於女家與先生殊近遠皆客死在古人達生者日魂氣無不之骨肉歸復唯所在可也然是絕可痛也而廷俊又先叔母一年卒於若叔母痛廷俊且心知先生死內嗚咽終未忍發

哀以故病不起余向讀鹿門茅君趙氏客遊述輒爲酸鼻趙

氏雲南人萬里出滇二十年不返其子徒跣傳乞于路榜背尋親神感其意遇之江南及傳奇禠說如斯類孝子不可勝紀今廷英獨子才弱不能爲古人所爲百死莫償余小子廷采猶子也又限于勢力未由探先生死期消息是則絕可痛也然宗人有適江西者曾屬之踪跡起西陵沿富春掠溇安泝椒江而止至于祁門緣饒抵樂平舟輿旅舍例有日記註簿徧覽無先生姓字而叔母厝石堰兩山之峽風車輪轉寒侵骨七年於茲矣廷英每念遷厝且招先生魂合葬庚辰九月有巫作先生言呼英名號日英余與爾母同在中樓久矣

文集十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前年爾爲余主里人還越始附以歸余死所江西新淦也因上船頭小遺隕水而逝滔滔之流我能盡乎余生之日卽余死日汝其記之已叔母又號日吾苦風風凜不可禦也然汝知無力出我矣聲訖而去巫自言不知所云英以斯言告于采而號采日是巫也非巫也抑巫女也又烏知新淦者父母告爾矣且微巫言爾不將終葬乎遂以其冬十二月二日庚申啟叔母厝至四明石洞英刺血斬石具先生諱字生卒合葬於石孝子碑下銘日是我叔父之室魄雖不存魂其來合於斯萬年如縷無絕新淦者臨江屬邑隸湖西道距樂平西南又六七百里云先生卒所莫解何由意他往者其說近是

巫之術吾所不道以志極痛附于階卜筮審物變之一義云爾

吳逸若日借巫言寫沉痛通篇波瀾起伏在此未只一語掃去日巫之術吾所不道是占地步處

陶母章孺人墓志銘 戊辰

誌人之墓而期于信而有徵雖古人以爲難也有其不信者且并疑其所信夫揚人之善于身歿之後而不能信其文以及于可傳見之者東勿覽而立言者亦自以爲酬用之作不足留集中藁甫成而輒削之然則近世之所爲銘狀如此不亦舉可廢與余之誌陶母章孺人不然孺人之夫子於余爲

文集十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執友其二子嘗授經義而余之妻於孺人又爲侄兩家欣戚與其余之知孺人也宜悉而爲我友誌其內也宜不敢以卽于欺丙寅冬余客雪苑陶子寓書日吾妻亡吾入而闔門之內失一友焉惟吾子誌之余嘉孺人之名德又陶子所以交余者孺人之輔爲多其何忍以不文辭孺人姓章氏考諱綿祚諸生世爲會稽人孺人少溫慎動止有則事父母以孝聞比歸陶能相其姑主內政迄于今孺人亡之年門以內之事陶子不知也陶子日吾今而然後知吾妻也孺人奉舅姑孝與姊妹和撫僕御有恩宗黨稱之無閒言自甲寅陶子館余于家始至入門增除洒掃拭如也登其庭器具咸備以次列

進詣二子之席則執經穆然坐雖垂髫容如宿儒已而授餐

饌飲畢精以旨餉核尊簋自陶子家者率絕出其族人爾時

竊嘆異日此豈陶子自爲蓋所得于室家之遇者固已盛矣

是年南中方用兵革陶子慷慨談功名與余聯榻卧稀入內

問家事無細巨悉陶子之父太公總成于上而孺人受之

以代終陶子時泛南湖招友論今古而已然余館其家六七

歲未嘗聞孺人言語聲息既婚于陶以甥禮請見孺人守禮

終不出陶子好客容望風千里至者皆孺人手調羹具無

倦容容安之以陶子之家爲家丁卯余自雪苑歸詣陶子則

孺人之櫬僂然在寢矣陶子爲垂涕執余手而言日吾今而

文集十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然後知吾妻也吾事父母節目踈濶賴吾妻彌逢其間今節益濶矣吾性卞急妻嘗佐之以寬俾小大咸不我怨今怨矣吾于交友雖至篤好易見人過或致嫌隙吾妻必擇人之善者稱之短者覆之俾吾朋友相保以無忘始終今卽不致隙過日見矣吾教子孫無序吾妻慈惠而栗然出入必稽必面今離塾師之側無嚴者矣吾與子契好二十年不爲不久矣然子好我而已未悉我之短也見我之外而已未覩我之隱也若吾妻者可謂知我者也噫此我之所以悲也余聞其言而黯然孺人生于明崇禎某年月日卒于今康熙某年月日年四十七子二長文煥娶王氏生四子一女次嗣娶沈氏生

二子居喪能準古禮見者感動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所銘

日
坤之爲道惟順與貞孺人具之漠不聞聲克寬克勤以相夫子
子濫焉云亡永錫令嗣

任左壁日章法似空向左氏墓志

陶式南日誌婦德從夫子口中敘出是永叔家法

五世行畧上

維邵之先出姬姓康穆

召康公穆公

之後功在周室紀于甘棠及漢青州守休加邑爲邵代有名字世邈難譜宋河南新安伯

康節先生以樂天知易齊德周程孫徽猷閣待制溥冠蹕南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渡家臨安溥玄孫新昌令溥自臨安徙會稽溥曾孫揚州都

巡忠復自會稽遷餘姚通德門之清風里于是餘姚始有邵

氏邵氏之在餘姚不能與孫王謝三姓次而科甲之日獨盛

于明浙東明經取高第者以邵氏爲最邵氏文章勳節不甚

傳而吏多清白子孫慎守經術以儉爲師雖累世貴宦而族

無富室此其家風之可稱述者也徵邇闕遠自仁率親起禰

祖會高逆數五世自海州公作五世行畧

海州公諱遠更諱甄字世昭號鑑水父日東野公憲聰東野

公父日寅八公文誼寅八公父日奎六公弼湖弼始奉化公

七世奉化公氏亞六生昌一公浩棠浩棠生道一公德懋德

懋生宗一公宗周宗周生福一公復生復生生傳二公係思

悌思四子伯珍仲珉叔珅季珂珉生文達文達生憲容憲久

並登科第憲容任刑部主事憲久知邵武府憲久子陞官刑

部左侍郎而弼之後三世海州公始以嘉靖壬子舉孝廉由

汝寧光州固始縣知縣陞知海州卒于官海州公之學出凡

芑泉公芑泉公諱培字世德以禮記爲經生師江以南言禮

記者推餘姚邵氏而芑泉公經義傾縣自江南溟道昆輩皆

千里脩贖門人用其業起家十數顧獨芑泉公不得第海州

公與南溟同齒師事芑泉公不以家人母弟假借師弟禮既

登賢書講業金陵廣陵間奇氣素豪入上公車不利益縱詩

文集十

其

越中徐氏重刊

酒任俠天放南溟見而規之遂歛息博覽典故習通政事萬

曆二年南溟佐邦政公猶試南宮勸公就選得固始淮西之

俗民性鷙悍公蒞政威惠兼著在縣七年境無奸盜百廢修

舉稍遷海州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

人也吾將以吏治興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安吾義命

奈之何哉州城壞吏白圈牛取土公曰不可是奪民耕也捐

俸市牛使贖錢更受版築會饑饉民羣就築食不踰月城完

全活復萬人故令歲運必由海入河患盜出沒又有牧馬累

潦則收場盡荏葦異產輒死公創折馬價輸太僕糧價輸戶

部更開水利業民屯種多儲常平積穀諸典除恭用古法人

以爲便再越歲方有成緒而公卒時十年七月七日州人哀思之侍郎陞狀公儒則閎儒吏則循吏而行已本孝友丁外艱家人計出後叔氏可應試公頓足曰誰非人子而作此語芑泉公死杭州自金陵來奔時倭人內犯沿道充塞兼程徑進無所避育三孤若已子人言質行似齊魯諸儒此其較著者也公沒七年仲子靖州公舉應天又三年請南溟爲墓誌葬縣東北十里柳家山配孺人項恭儉淳德後公十年卒五子長欽訓次靖州公項孺人出次欽詔欽試欽調金孺人出靖州公諱欽論更諱伯棠字克良號廓原高才睿思默通大意爲文善然冰解海州公任固始出禮記一編留授日經學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之傳當在汝由是宗黨間知名萬曆十六年舉應天五上計借不第三十二年始就安肅教諭越七年陞國子助教明年出知靖州又三年而罷官性薄世資善處豐約之際其在安肅常乏食遺家人書曰吾今啜小米粥有餘飽被疏布衣有餘溫迎送棲止有餘適真見人生事事分定無入而不自得方爲居易俟命之君子也三十五年復應公車徵卷屬同縣都諫廉厓陳公房旣雋以避形嫌割去陳素嚴介同試咸爲嘆惜公殊不櫻情助教北雍同官或歲滿當遷代之出外乃得靖州州交貴州廣西界民謠錯居不可純以禮義法度制說公屏去察政專用清靜緩稅均徭弛禁蠲贖犴獄皆樂業

治無能名巡按御史廉其蹟將上最而公雅澗彌縫有諧者遂落職洒然曰吾故不諧俗于一官何有將歸隱玉田之莊老焉玉田莊者海州公所置其田延袤八十頃直窩洛沽海州公沒嘗挈家耕玉田八年及解靖州徑往玉田不之家益種秣且屯且牧穿池養魚以自周贍晚好老子閉精藏息又知天下將亂欲令諸子分處南北冀圖遺種四十七年年六十四竟終玉田遺令勿作佛事請銘狀便埋北方延陵季子梁伯鸞事可法也諸子終不忍奉喪還南葬慈谿二十都龍山元配宜人楊生三子洪慶洪褒洪化繼配宜人諸生一子洪襄並稱孝弟恭讓長者采聞之宗黨曰公少時走馬宗

文集十

六

越中徐氏重刊

中道上猝遇宗老不及下旁無賴輒假宗老意手擊公公端立謝父兄教感奮力學讀漢疏禮書常至夜分一老持鷺羹漿飯夜詣讀所餉曰無廢先業聊用相問拜飲盡歡去生平禮數安簡不修苛節几窗明暇與知交薄飲清談友孝篤誠不以俗情長幼倫次離隔恩愛家事稟受伯兄母孺人積歲病孿抑搔扶持靡有衰倦竟享年七十二又樂施務義人有請乞畧無難色嘗言吾力有限而心無窮其天性仁恕明達類然也兩任教職一試遠州恥爲俗吏唯勤治稼穡託于非力不食之義遺書諸子三載守靖未嘗輕擬一辟念留不盡以遺汝曹勉之孫少保鑛稱公用世有本處家有紀寡欲自

足生死失得之際絕塵而奔天下人才如公湮廢者當復不少幸備員公卿司用人權以此爲恨陳太宰有年亦雅相禮敬云

易菴公諱洪化字品生靖州公第三子也九歲從之玉川習樂北方性行慷慨靖州公奇愛之以爲類已遂與玉川莊田勸令務學日幸登第則出若川供王父祀事萬曆三十六年夏上府應學使試大雨試屢皆飛感疾尋卒時年二十四知交無不悼惋者配孺人翁氏亦二十四任身方七月躡踊決身殉日吾惟之節弗如烈久矣况舅姑在北弱寡婦何恃能守宗老殿鳴公使告之日歸烈婦無子死可也新婦見有身

文集十

十九 越中徐氏重刊

關嗣續至期生非子死不後至期生魯公公乃不死魯公公勿多病百端調護伯仲念其寡孤令無均值宗祠則執議日先夫固有子不可霞標管先生孺人祖尙書見海公外孫也

有學德禮之于塾教孤飲食言語居止悉規視先生以故魯公公少成而莊德性深厚弱冠卽具儒者家法顧孺人亦多病魯公公方藥周篤旁及醫學稍起復病病劇輒愈亦若有鬼神陰相之竟至六十七歲而卒卒之歲孺人有曾孫四年矣明農黃先生葆素謚之日貞懿而拙修史先生孝威志其墓明農謂邵母一日之年皆其子一日之所留不然將以烈聞不以貞聞已忠孝節義不同同歸于善善者人之長而世

之師也能邁越世數而特立不爲流俗汚世所沈沒倘以光遠而彌有耀其未可知而可知之者也拙修謂烈者一朝貞者終身下宮無程趙孤誰存干鈞之系一髮之微考績要歸公孫則易會稽吾隱子謝無可孔淵以鄒汝功持狀爲傳則日孺人撫教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如一日誠賢有才者今日士大夫棄故君脫屣或死而無救禍敗視孺人踴厲風發完孤全節寧不定傾持運烈丈夫也哉陳孝廉祖則傳日邵氏之黨羣稱孺人稟性剛稜忠亮明著推天誠以待人或挾詐來則矜憐日當非本心出不得已耳遇僕婢爲小偷輒先引避恐驚之追遠奉先時久愈殷忌辰月正面靖州公

文集十

二十 越中徐氏重刊

及楊宜人像而鳴哀焉諸宜人病叩神乞身代殿鳴公配張氏同齒奉之如姑日吾不逮事先姑敢忘先姑之歎乎自稱未亡斷葷長齋念楞嚴究竟堅固四字未嘗近精廬女冠也時召尋夫宗賢節窮無歸告均給衣食風示閨範焉

魯公公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傷易菴公之既沒而始生也每展墓悲鳴攀樹號日靈何往乎哀勤行路事翁孺人作嬰兒啼笑以娛樂焉用母意周惠三黨賑遺饑困沒身不廢一姊早寡奉如奉母配孺人孫氏亦時時迎姊所欲以順適姑意姊歸寧好談說古今閨範異烈事旁及內典常夜向午孫孺人共伏持聽雖甚倦不敢先卽寢其家

法如此孫孺人來歸年十三明年姑病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竟兩歲姑性喜與邵宗媵媪相對飲食爲設牀褥延致燕坐常數人每歲穀登有所施散一唯姑命從聽事太姑諸宜人恩孝隆至太姑喜姑亦喜日吾兒後不衰矣然公終不以內賢明吝預家政其學出沈管史三先生故牀第之際無私言出語朋友無隱情伯叔兄弟推多均少之外無餘財及南都多故從沈史兩師避隱三溪石浪出與世父積之公賣田積穀以供軍興既而浙東潰奉翁孺人入居甘溪山中事窳返家翁孺人後六年終公于是感慨歎歎謂二子曰吾生而無父四十餘年微吾母豈至今日不圖經過家國之變視息此世又何求哉承吾志者古今寬廣可自得師勿徒作沾沾舉業爲也公卒在順治十五年年五十一同人祭以文稱其不服闈不登危如臨如履守身爲大人無長幼罔敢或慢事無大小罔或弗虔至于好學之篤前無所承矚然不搖流俗嘗議尤難及云

文集十

主 越中徐氏重刊

鶴問公諱貞顯字立夫魯公公長子也少讀書姚江書院師友皆宿學名德長者講求古嘉言懿行忠孝大節公輒向往神志超上日益詣進諸老先生咸器之乙酉元年始冠有哭劉忠正公百韻遂絕舉場一意爲古詩文詩祖空同信陽文祖鹿門震川尤好王晉江爲人直義效忠敦質務存大體屏

去機利之事唯篤孝行奉母孫孺人先意承慈弟欲異居不忍割炊每對嗚咽既弗能止終不及財產腴瘠多寡嘗謂廷采日孝吾家本也利不可近近利則商賈心世家降爲氓隸其故在此吾猶及崇禎時士人重廉恥羞諱爭細今三歲童子知務侵牟若等必以爲戒勿患胃疾體貌枯侵須髮先白康熙九年卒年四十五而卒臨沒執廷采手日先人經學不可廢吾遭亂離舊業未卒所錄宋明諸儒王文成書魯公先生遺教行業具矣餘先正古文詩左國史記評節月峯今文選等抄出自吾意雖亦學之支流要當存之母用覆瓿若更自求向上非吾所及也廷采涕泣跪牀下拜受元配陳氏舉廷采繼配章氏舉行正廷采六月失恃及長弗能狀母之形容也哭而問諸父父謂之日汝母奉姑孝鷄初鳴盥沐立寢門外敬問安否日中視膳如之昏定又如之其容笑言而無以出于中人而溫恭淑順之氣承舅姑而宜室家者竊以爲雖古賢哲不必過也大母則告采日丙戌夏西陵失守吾家避兵山中翁孺人匍匐吾與汝母兩掖之以行抵一舍始得肩輿吾二人徒從道遇親戚輒面之哭不能止三日乃達蔣舉盜晝剽掠時顛連流寓困躓萬狀能不失婦姑內外之禮吾以是知汝母之賢也然遂用憊病致隕其孕又二年生汝轉劇汝之所以不克育乃兄與依乃母則職丙戌之由又日汝

文集十

主 越中徐氏重刊

母之彌留也瞪目視我者三日新婦不能事姑矣欲絕已疑
眸還顧若有所囑余意領召保母立汝于前翹首日以累姑
言終而卒年二十一耳吾之撫爾以至于今未有成則汝母
之哀不忍沒也汝繼母之歸汝甫三歲繼母之奉吾如汝母
其撫汝也如吾及汝弟舉而汝父之愛汝不衰服食居處雖
出自吾汝常得豐汝母亦曰吾子何敢與陳氏婦子比家人
翁然賢之汝繼母之亡亦止二十七歲汝時十一歲汝第三
歲耳汝當已有知識或能憶之汝弟不復憶也於乎二母之
行事彷彿得于大母之告廷采者如此自廷采生六月而先
母陳孺人卒越三年先君繼受室于章又八年章孺人卒卒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明日先祖魯公府君卒又明日啟殯祖載致楹于舅又入
年行正以痘殤又四年先君告終自先君之亡至于今年甲
子又十五年而大母孫孺人卒祖父母父母兄弟無一人在
者大母之亡撫柩躡踊形影單子回念二人手澤猶新曼卿
之喪未歸瀟岡之阡難表日月如馳冉冉將暮傷如之何痛
寐無爲斯以知談性命爲虛誣而慕功名爲夸誕大本不立
志節奚伸故藝莠有鮮民之痛小宛抱所生之恨以古况今
其悲殆一恐後生無聞故畧敘先人行事著其內痛之自具
于篇

朱約傳曰合觀後篇家學世德器具無休董先生評云非

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誠然

劉序思日第五章一手注寫血淚從腕中迸出真不讓瀧
岡阡表

五世行畧下

易菴公同母兄二人庠賓公文學公後母弟一人孝廉公庠
賓公諱洪慶字積之志存仁儉約已利物靖州公楊宜訊之
玉田公與仲弟喪守家偕妻顧入四明山結廬石洞力耕積
穀手植竹果數年成林既有儲蓄特置高曾以下祀田三黨
鰥寡獨孤喪婚嫁讀皆有助先世舊業則頗推諸叔從弟曰
吾父意本爾又善于勸勞歲出陳贍耕人感其至誠咸不欺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負軍興徵發率先急義上自有司下及田父樵牧皆道其賢
順治十一年年八十一卒子邦楫邦華邦泰並先沒有繼孫
三治喪文學公諱洪褒字迺衡承伯兄意撫孤姪有恩後母
宜人諸從玉田歸齒少于公十餘歲公與伯兄蒲伏拜謁歲
時伏臘慶賀宴享皆拜宜人坐而受之見者以爲難季弟襄
初年奢麗近狎客公順母志勿苦禁宜人卒喪在京師公親
視其筐篋就加封議一無所取俟襄歸完付其資性恭愛如
此崇禎十年年六十三卒配陳端毅守禮生三子邦鑑超羣
兆昌孝廉公諱洪襄字六佐九歲而孤才性旁溢諸度曲鑄
金石投壺調琴彌不精工已就婚李氏于玉田常往來京師

益遘亂離嘗悉情僞畢改少時浮華之習遺魯公公書曰今東西用兵當枕戈待旦以效同仇君父猶從事帖括非男子也又書曰北方游饑三餉竝歛天下事可知至甲申國變如公言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未幾卒葬玉田十六年從弟洪庚官濟寧同知迎李氏至濟寧一子尋卒無嗣附靖州公祠祭

邵氏海州公之宗皆重廉恥謹取與然諸有萬石醕厚家風而從事講學則自魯公公始翁孺人禮聘霞標管先生因引見求如沈先生子虛子復二史先生爲發濂洛關建姚江諸子之學由是志識開廣操詣日新族人嘉孺人貞德成日易

文集十

美 越中徐氏重刊

菴公宜有後後之嗣者能每事不忘孺人與魯公公毋致蹉跌使宗族鄉黨間稱孝稱弟則何必通籍乃爲立身行道哉采六月失恃育于大母孫孺人十易保母乃得乳比長教之甚嚴故不識俗語及詈人十三四時曾一蹴鞠孺人召之泣曰若祖父能薄不任蹴鞠若今才過祖父矣采頓首出血謝孺人五世祖爲忠烈公燧高祖文恪公陞曾祖宗伯公鏗父文學君應科字維舟鞏昌同知如汪仲子也少警慧能悉其家世嘗舉以教子及孫曰孫氏立朝大節吾婦人也何能言然吾嘗習孫氏之家法矣吾曾祖與伯兄清簡公韓出也太僕卿大司馬楊出也楊夫人率其二子受經業于二兄稱弟

子二兄之奉後母也朝夕立寢門外定省拜跪出反必告面如禮楊夫人朝後宮皇后及妃主以下咸欽女範取則焉自吾歸汝家見吾姑翁孺人之教亦然吾僅能守此以無忘遺訓也采乎立身貴早要于孝喜怒必以類要于和且平留意保身以承先祀勗哉孺人性明肅夫婦居室相對如畏友其功以內無不嚴服細及女紅中饋之事嘉旨精妙人人自以爲不如初于歸卽以孝聞大父止一女兄歸孫公應奎之曾孫藉洵親敬亞于事姑子字其子爲之聘婦采妻父龔公邵出從甥也待之如孫氏甥故龔公指廷采而言曰舅母賢而惠我而教孫也有義方是兒率謹必能成立甫六歲卽以女氏焉龔氏亡遺一女又撫之采贅陶氏于會稽不能歸念之至沒了卯秋陶氏歸孺人亡四年痛先人之不逮事而家法無所稟式也乃垂淚而書其槩先君奉大父教甚謹晨夕動定每事稟承嘗泣謂孤采日吾父訓子嚴若汝父之訓汝不逮遠矣吾嘗自愧不盡子道今視汝之事吾又不逮吾事吾父也顧吾家世以孝謹相遺汝父德薄汝宜效汝祖勿效汝父塾課首重經義日此起家之本當念先人九原相待無泛迂稽誤時日若立身揚名光大前業更有進于此者每閱大父書嘆曰汝質本厚可與向學惜汝祖早世所以至此又謂汝近日非不能作道學語止欠

文集十

美 越中徐氏重刊

一誠守耳采或稱說偶當喜日吾亦知汝持論頗正但踐履不可不實

從先君出旱門觀潮僕婦自江北渡南岸舟蕩婦懼采援之上先君怒日雖僕婦固女子也而執其手以登乎

陳執齋先生先君執友也與兄柳津弟友上秋淵在石門唱和友上云某出制義質尊公委備分別封識完固擲還竟二年無偶泄者於此服尊公厚德而知其他立心待物無不然也執齋亦嘆息先君忠厚爾不及尊公多矣自惟輕薄悼喪生平泣然書之

外祖陳蜀菴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性行忠孝每宴集說崇補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甲申事輒俯首淚岑岑下一坐爲罷酒朔望詣家廟申飭宗法舉子弟非孝者罪祭祀齊衰行禮終身不改故時衣冠兄弟燕見蜀菴先生必拱手待命之坐乃坐或遭督過則斂容立聽父丹治公川撫省齋公會孫也仕通判歸舊廬纔蔽風雨而已唯藏書數篋以教子孫采過母家時時見儀一先生親手警校嘆息日先世自松潘以來所遺盡是今老矣遭世亂離以耕代食又擁此書不爲不足矣但未知子孫能明吾志否耳言已又輒泣蜀菴先生先卒無子儀一先生命其子養叔母終年即采外祖母也外祖母諸葛氏上虞人采少年失爲人凡之理正第三歲喪母半依外祖母于甘谿

七八歲時卽令獨宿老僕王五妻爲持被周蓋乃去然早識孝弟爲道母氏輒慄然變色余失意私過越城弟徧走兩城求余暮歸告叔母日阿兄出門未嘗持金此時不知泊何所矣因泣下稍長曉世務從甘谿來泣謂余舅氏怒我嘗持鐵椎推我以我他姓子也余持之而泣弟沒先君自石門歸責采爾弟將死而爾不知是爾性不至也因述蜀漢車騎將軍張飛爲帳下所殺持其首奔吳帝聞飛營都督有表卽頓足日噫飛死矣古人天性篤至誠自生明今爾不知爾弟之死必平生孝友之意衰也采無詞以對後有兄弟者當以我爲戒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零零碎碎有類雜俎而詞氣溫淳真覺言不盡意使人不能急讀 弟元榮識

祖姑孫孺人傳畧 癸未

表叔孫晚仙先生奉其母祖姑孺人之行實而命采爲傳越十年掩闕於語溪沈氏之南雅堂出而卒讀泣然日忘此是忘余先祖也孺人姓邵氏曾王父易菴公女貞懿翁太君出太君年二十四而寡孺人方三歲又三月而王父魯公先生生孺人幼閉貞淑及長歸孫公縱葦親黨咸嘆息日庶見禮宗繁太君賴孫氏自蒙泉都御來以來家世饒盛孺人侍兒盈十願事其姑太君奉匱沃膳不以藉手罄躬承睫弗敢遂

專尋而姑沒夫亦傷逝孺人時年三十與伯姒各撫一孤恪
持門戶內外罔有間言其教孤不忍叱咤有不率則潛焉淚
下不語終日孤寤跪謝乃復飲食泊兩孤婚娶各畢始就分
異諭其孤曰慎無懷私小傷大本自求成立故田取磽者慮
敝者僮癯者器窳朽者薛包故事在汝則也學于佛識華嚴
壇經之祕自孫公亡後洗梳疏布沒齒素食日未亡人宜爾
敢踰儒家女誠乎子婦姜亦賢孝克盡色養閨閣之內不聞
聲語以故孺人於家事一無所問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十
日年七十四垂革悉屏醫藥日吾得正命安以草木之滋爲
哉但起薰盥端坐而逝二子長先棊卽晚仙次先棊賸出棊

文集十

元 越中徐氏重刊

三子竝早世棊二子采叔母孫祖姑女也漸母教事大母孫
孺人禮孝恭謹俞諾進退定省操作舉以法嗚呼繼之者難
矣

叔父天章先生日節孝相傳家法具備可入小學外篇人
家後生知得如此一二分方能受益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明餘姚邵洪化妻翁氏南京兵部尙書翁大立孫女也年二
十四而寡孝事後姑撫孤成立一日病篤遺男曾可與婦孫
氏同日封臂宗黨咸謂節孝萃一門云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清會稽王氏庠生陶儒彥妻明節婦吳氏兒婦也年二十九
夫歿無子氏欲以身殉其姑勸止奉姑曲盡孝敬甘貧苦節
六十年壽八十有八人美一門雙貞云

丁母章太孺人傳 壬午

余與丁子淇園若蘭忘齒交閱四年得聞其大母太孺人之
行節而屬余爲傳太孺人姓章氏會稽道墟里人幼有亮志
叔父午垣公奇愛之請于父爾範公而子畜之許字于丁未
歸及午垣公爲天津遊擊將軍迎壻昏焉丁君幼孤宿疾太
孺人娠三月而君病不起毀不欲生公強劫之曰爾欲斬丁
後那姑忍死待其年九月嗣君生太孺人乃不死公改職令

文集一

辛 越中徐氏重刊

歷城從之官崇禎十七年流寇圍歷城城將陷嗣君方三歲
太孺人度不免乃紉兒所著內衣納以金錢乾糲教之姓名
父母年歲里居令成誦日記此告免爾者頃之庭中驚亂太
孺人挾嗣君走前至井顧泣曰母死此兒自免嗣君方牽衣
號有老人急呼曰無爲徒死賊退久矣賊果退不死時猶未
解嚴乃率僮婦求得厥後枯井更鑿爲閭匿計賊進攻城下
匿井中三日夜糧盡嗣君啼饑聲徹聞益惶急已而賊竟去
章皇帝定鼎京師南下三齊公去官歸市屨僕御散走山東
連歲饑人相食米石錢萬太孺人食糠覈竟十餘年備針帶
養父母及嗣君率漏四鼓猶事刀尺十指血殷比嗣君從師

文藝成能走京師乃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于是有衣食矣
公夫妻流寓山東月致米肉千里餉之迄于其亡思孝不怠
嘗謂子孫日本歸丁氏無家依父母居夫子早卽世中更亂
危吾之餘年有子及孫念不到此宗人在南當不知乃公有
後若等幸思我苦辛迫昔先人壽七十三康熙二十八年終
于天津以嗣君當受官例贈爲太孺人嗣君尋亦亡越四年
而孫若蘭遵其父遺令負遺書返會稽娶於郡城因遂家焉
若蘭泣而告其宗人曰太孺人始有家也

贊曰余曾祖母翁太君尙書公大立孫歸曾祖易菴先生娠
三月而先生終忍百死以立邵孤延及于今四世矣幾得以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如綫不絕太君澤也今淇園所載太孺人事一何相類太孺
人不卽死以二老待養幼孤待長卒幸違險阻就安和非天
主之人主之矣范氏後漢書存孝女三其已嫁者健爲叔先
雄酒泉龐娥餘並以節烈聞自有父子夫婦以來此義也未
之改也于太孺人何異以淇園爲人純質不苟阿好是以信
而登之夫匹夫之紀述與朝廷之表闕封墓權義均也余文
附太孺人以傳其兩不朽矣哉

每用淡筆着意是先生長技贊語自占極高使人知立言
之不苟小儒望而咋舌 陶德齋識

劉雍言配王孺人傳 壬午

山陰劉雍言配王孺人者陝西榆林人也榆林勇義甲天下
而王氏世爲總戎孺人父官介休令而雍言父知陽曲兩家
比郡寅好因結婚焉歸時年十七識古今孝烈事善女紅奉
姑章手竭針黹曰此何足展婦職盡我敬心耳姑於諸婦中
加愛曰是識度類我必與我宗願謙厚未嘗以賢智先伯叔
姻尤不喜聞人過有道長短于前者正色辭之乃至竟卅兀
對無一言化行閭閻下迄僮御靡不離肅又勇於施義夫之
知友假貸與貧不舉殮葬者輒勸賙之獨不佞老佛之徒以
爲錢財當用之窮急何事空奉巫祝又才性高秀中饋餘暇
手談清茗超然有遺出塵俗意謂富貴貧賤歿壽一切若駒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過隙惟士厲學女厲行乃人生實事念尊章在都勸夫盍親
日立身須早况數千里外省定久缺何心懷安以故雍言北
行而孺人病卒于家不及視含襚前數日豫知死期力疾起
謝姑上環瑱管鑰以不得終婦道爲罪見者皆泣下孺人容
色自若宗黨咸歎異焉二子均堪

論曰古之傳列女不專一操或以節表或以才揚苟取之不
慎則載筆者爲後世嗤矣然雞鳴士女名逸而其詩猶列之
國風况姓氏之章章者與夫家之思賢妻與國之思良相感
于事後則益怡以深昔人所以多悼亡之作也余之傳王孺
人以此

呂遠思曰彼閭閻無脂粉氣酷似范蔚宗史筆

書會稽宋陵始末

元以西僧楊連真伽有軍功命總統江南釋教遂播惡江浙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使僧嗣占妙高上言請毀宋會稽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于是盡發陵之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將哀陵骨築浮屠于杭故宋將作監簿山陰王英孫出家財具羊豕使客唐珪林景熙鄭宗仁等以己意召會豪少謂之曰吾輩皆宋人不忍陵蛻之暴露當取他骨易歸此于載愧痛事書儒不足謀非君等義烈士不可累感諾遂分路入山夜收遺骨

文集十

卷

越中徐氏重刊

蕤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樹爲識惟理宗頭不得先爲真伽取去截其頂爲飲器矣後數日真伽取散骨渡江卽宋故宮策白塔雜牛馬枯骸共穴名曰鎮南杭人悲咽不忍仰視其後塔三經雷震焚其金裹瓠壺蓋諸人易骨時倉皇零佚有仍入塔中者所以能動天若此二十五年從桑哥真伽奏毀宋故宮殿郊壇太廟悉爲佛寺又患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憐欲徙之京師旣而不果二十八年桑哥敗真伽下獄籍其家飲器遂入于官以賜帝師諱出真伽還所籍三十年復明其子暗普江浙行省左丞已聞江南民怨真伽不已罷之及順帝至正十九年張士誠第士信守杭壤白塔幾結制又

城二十八年元亡距發陵八十二年矣明洪武元年戊申正

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韓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于西僧汝納以理宗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啟瘞南歸藏諸舊陵護葬者禮部尙書崔亮紹興府知府張士敏勒碑記年月其後越入好義者立雙義祠于會稽縣學名宦祠之左祀唐林二公嘉靖二十六年知縣南充張鑑更建祠陵旁歲祀六陵以次及祠與陵相從四十年彭山先生季本言謝朝唐珪林景熙鄭宗仁皆王英孫客王氏故宋勳

文集十

卷

越中徐氏重刊

賊胄富而好施收骨之事實始倡謀不然唐一寒士而鄭林謝遠客僑人安能動捐不貲以圖成哉又元明之際張丁趙子常皆以瘞骨歸英孫丁之說得于傅藻傅藻得于其師黃文獻潛而子常跋冬青引云注中言是王修竹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辦霽山集中有鄭樸翁而楊維植云翺有陰移冥轉之功則此數人共功一體今攢陵專祀唐林而不及謝王鄭亦司風教者闕典也季本字明德陽明門人世或稱長沙公其爲此論定于晚年宜可據云

楊連真伽發陵事首禍于杭天長寺僧聞天長者故魏憲靖王墓寺也聞阿真伽以寺獻旋發王塚多得金玉因遂思發

會稽攢宮演福寺僧澤力贊之授意會稽泰寧寺僧宗允宗
愷使控揚侍郎汪安撫侵寺地乙酉八月發寧宗理宗度宗
及揚后四陵取其寶器理宗永穆陵藏尤多啟棺有白氣亘
天穆陵面如生藉以錦下承竹絲金織細簞擲地有聲或言
含珠有夜明遂倒懸其屍于樹瀝取水銀凡三日夜竟失其
首或云西番回回以得帝王髑髏可厭勝故盜去先發時有
中官陵使羅銑者抗爭澤痛箠脅以刃擁而逐之銑力不勝
猶據地大哭事竟製棺衣殮慟絕路旁人相向哀是夕四山
皆有哭聲如是旬餘十一月又發徽高孝光四帝孟章那吳
謝五后陵徽陵無一物高骨髮俱化餘端硯一孝陵存頂骨
片餘及玉瓶爐古銅鬲音力曲皆為澤所取光宗與諸后儼
若生存銑並棺斂火化陵中金錢累萬為尸氣所蝕如敗銅
諸凶棄不取多為村民所得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一翁
從孟后陵得碧髻長六尺貫金釵虔祠之佛堂已而得金錢
家非死即病翁恐亟送龍洞中後為富人徽之返概也君臣
咸意其非真入境即承以棹納袞冕翠衣焉不改殮故曠中
空無有金世宗葬欽宗于鞏洛之原宋固未嘗求之也有以
徽欽並言者誤以邢后陵為欽耳方移穆陵屍時澤在旁以
足蹴其首示無畏足輒爛數年墮指死聞得志驕蕩多奪人
財後為怨家圍而屠之道問宗愷與真伽分財不平杖死惟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宗允以財豪一方越人怨之刺骨

案曰宋陵之發傳聞異辭周密齊人也號草窗仕于宋宋亡
不出所居杭癸辛巷有癸辛雜識云楊髡發陵在乙酉至元
二十二年之八月及十一月陶九成台臨海人也名宗儀仕
于元退耕吳門有輟耕錄紀元事終于集慶兵起書成次年
洪武建元其紀發陵則在至元戊寅密見之親而宗儀聞之
悉猶異同若此然後人多據謝翹詩以戊寅為正商文毅等
修續綱目因之是知翹之可據而不知密之亦可據也翹詩
種年星在尾或別有說不可臆推但戊寅為元至元十五年
寶宋祥興元年少主尚猶踣崖山東西蟻起之眾所在皆是
以元君臣之鷲謀沈力寧不慮人心動搖而驟為此幽慘代
施田單反間計耶抑文山被拘入燕沿道悲吟詎漠不聞斯
禍而無一語痛及獨齋山詩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
香來似為杭亡次年事然題本日夢中亦未可指實去年二
字為案也說者又謂丙子元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
已定法令已明安得有此惟戊寅距丙子纔二年庶事草創
西僧或得乘間以行其惡斯言何已恕而不達情理之甚耶
夫元悉毀宋宮廟郊壇欲遷其宗室何恤于陵元時碑史避
諱至宋景濂始發其事于乙酉 文莊更昌言之云真伽之
罪雖不容誅然世祖因其奏請而從則是以帝王而焚崇溫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輟行也於乎劉向封事深陳山陵之戒向沒未三十年而其
言遂驗班固傳楊王孫獨載裸葬一事彼親有見于赤眉之
禍若向之先識其不可及乎理宗之末鄰強境蹙亡形成矣
而藏尤厚蓋以度宗之庸愚而內主之以謝后外輔之以似
道忍令君父之首至于倒垂而飲器然也明祖御世首命北
手西僧歸理宗項骨遣大臣護瘞故陵然後宋帝泉壤之寃
得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藉以伸豈直禮葬福壽廟祀余
闕比哉於乎後之有天下者行事之得失可無鑒于茲乎
書思陵始末

武進邵衡文集有書趙一桂事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

文集十

卷

越中徐氏重刊

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日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
申州畧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徽昌平州
官吏卽勅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
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
僞禮政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
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
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
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
祭器設石案一懸萬年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
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衣衾皆貯以木筒左旁石牀一

牀上疊氈毳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
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
厝其上其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蓆棚陳豬羊金銀紙鏹
祭器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
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田
妃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以田妃槨用之梓宮前
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
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
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
奇本朝定鼎勅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

文集十

卷

越中徐氏重刊

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
祉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
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
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
三百四十千於乎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
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
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
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
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
哭其高義盡出唐珪林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璵康熙初客京

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躬殉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偽禮政府屬偽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墓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卽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訛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讀馬伏波傳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後漢伏波將軍馬公義烈士能擇君矣而不能度時蓋君之幘坐迎我而開心見誠者以其時天下未定游士固能重輕也當公孫稱帝關以西之勢在隗囂迨寶融歟而公效誠一丸泥封關之計不得行矣昔七國處士橫議儀秦鞅斯並以立談取卿相而四公子之客皆至三千人豈其時王公誠能下賢哉以爲是諸人者定天下不足而撓天下有餘吾不收之將轉爲他人用協而我謀也迨天下既定人之謀計橫溢而不能制大則取葑蘓之禍小則受請室之辱而欲保全功臣之世者則使之以列侯就國第不任吏職此亦天下之勢宜然漢唐宋明開代皆如此非可徒咎其君之薄而已公定交

陞有大勳至武陵五溪蠢動一偏裨任耳矧帝已厭兵卻滅馬之言而謝西域公年踰耳順猶復壯心不已卽無慧質之謗梁松之搆其能免于疑嫉哉帝之褒周黨而重嚴光亦明示天下以意也後人徒尙光之高光武之量而不窺其深識大慮猶爲未知光與帝者易日後天而奉天時光之出處特爲後天奉時所以千百世下仰先生之風而嘆其山高水長也感伏波之事因以志焉

讀寇萊公傳

文集十

四

越中徐氏重刊

而聽種蠡之成吳竟沼矣宋澶淵之役微寇萊公景德其遂爲靖康乎公主戰者也惜其君不能行公之意金縉歲益沿至于金元兄之弟之伯之叔之臣之帝之權常在入而命制于敵雖有至勇極謀之士能善其後乎寧都魏禧評兩宋人才公爲上上蓋公之意與一代之邊計皆相謬者也當其時使王旦還守京師且請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帝前且日十日不捷當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日立太子旦乃馳去惜夫眞宗有種蠡之臣而不能用也重臣當國大事如且準者蓋其少哉宋二聖之不還也以講失也明太上之還也以不講得也於乎此主之者于謙而不可謂景帝之無功也

讀趙丞相傳

趙丞相廢光立寧可與權矣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也惜不能燭幾未萌旋失侂冑抑猶患于心之有所恃乎人臣有功不居可以律已不可以責人况侂冑何人也朱晦菴及羅點葉適皆儒者也其見理過于汝愚遠矣雖然三代以下善處廢立臨大事而斷者前霍光而後汝愚光受武帝之託而汝愚未膺壽皇之命則汝愚尤不可及哉光有張安世田延年韓增趙充國諸人為之先後而汝愚黨解權去而不知茲所以敗也王允行董卓之誅而不能靖亂無亦志滿慮疎夫履傷恃不知天下禍患出智計之不及料者正多也允才十倍汝愚而乃有此敗則持盈定傾功名遂而身退唯伊尹一人也與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讀李文忠傳

嘗讀宋史岳飛破金一日奉十二金牌召還百姓遮道慟哭飛泣論之日我義不得復留未嘗不仰天椎心泣血也及觀國史至李文忠搆應昌獲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宮人并歷代金寶玉冊以歸又嘆日人之生世固有幸不幸哉當金元之盛也以韓世忠劉琦諸將奔命而不足及其衰也以劉福通關先生諸盜馳騁而有餘故金之亡孟瑛入蔡州元之亡徐達平大都至應昌捷而彼運始盡矣前此文忠有

大同之捷常遇春有上都之捷徐達有太原定西之捷後馮勝有金山之捷計其戰功亦僅半于宋乃宋竟不支何也豈自屈者無勝圖得天者有偉畧歟文忠之忠勇不後于飛飛遇宋高抱痛以死文忠遇太祖而成吉甫方叔之功自石晉賂德光以來遼金元世守四百年之地得復見漢官威儀伯顏渡江六宮北徙粘罕入汴二帝東遷和尚完普夢叶于文忠之三十二年於乎盛哉

姚江書院訓約 甲戌

廷采生質固陋制行拙迂幼幸從祖父入姚江書院與聞沈史諸先生緒論復受業韓夫子朝夕面命數十年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來頑鈍猶昔茲遇黃岡章明府來蒞吾邑育材興學猥辟廷采濫充斯席自愧業不精行不立無所挾持與姚中君子相周旋敬述所聞於師條次訓約十則務期諸君恪遵砥礪以無負作人盛典記日敦學半於廷采有深幸焉

一日立意宜誠

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蕺山劉子揭慎獨為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以立誠為第一步一念虛假

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卽今諸生讀書是真讀書做人是真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淺深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說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辦此志向方得

二日勘理宜精

人情物理事勢皆聖人之學故曰道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

文集十

望 越中徐氏重刊

義之義行堅言辯亦謂之誠可乎拙脩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

三日倫紀宜敦

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之本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未膺民社晨夕出入但有愛親敬長兩事此處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卽今視然人而坐擁書史友朋相對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

四日威儀宜攝

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

請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功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惰慢不設乃恟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傲而長輩愈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之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

五日識量宜弘

世間多少難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較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具此氣概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文集十

望 越中徐氏重刊

兼此兩者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不以天地爲心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俱要掃除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安得道聽日傳坐論他人是非同異坦懷相遇平心觀理何彼何此會見萬物皆備于我

六日取與宜嚴

韓夫子每述師訓言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窳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爲本于剛一介一切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

豈容私小陷溺當務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
正是自家監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傲而
行之

七日學術宜端

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
汙世採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
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叢山劉子改了几功過格爲
人譜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
主事君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
須卓然信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移風易俗誠吾輩分內事

八日讀書宜進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
收放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既閒身心俱
軼迨乎應務動獲窒碍談性命則入于空虛慕功名則流
于夸大離道器爲二明德新民大學之功俱無安頓處迨
後專習舉業終其身敝精神於無用之文是以人材遠不
如古茲姑無甚高論卽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
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
家古文分爲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百古文五六頁約

年可一週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釋傳註
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于斯恍有涖泊及至下筆
汨汨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

九日舉業宜醕

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良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
此何得僅視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
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是生
法氣是生才氣貴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
平才貴橫不貴巧四者同出一原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
法才氣一時俱到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爲大雅家長孺
先生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與日逐看語錄同一心思而調
度各別既是文章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要分外出奇而
又不必苦苦着意求之艱難只是看題扼要段段見作意
耳若胸無根柢而動言歸唐金陳耳食何異

十日功課宜勤

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辟廢學
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閱毋進銳

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
云氣之疎密心之存否卽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
相觀而善要各各豎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弔博奕傳奇
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固當耻而不爲安石圍碁
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

右十條非託空言務期實踐廷采旣叨末席意欲嚴
以致和更望諸君道義相成忠告善道虛公相與毋
立私交自愛愛人補廷采所未逮廷采有過亦祈無
犯無隱從容規切當虛心以改姚江固陽明夫子闕
里也去世未遠近居亦甚賢才蔚興將在今日心乎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愛矣跂予望之

詩經兒課小引

辛未冬余讀書陶氏之鏡佩樓時病纔起頗事制舉業間取
架上詩傳授長子承濂承濂亦病纔起輒又病不能竟讀或
半日一讀一輟陶君笑謂余曰吾子與先生子才頗相當年
與病又不相下業專易矣且兼詩懼不勝盍節畧以爲易受
地乎余曰唯唯古未有取聖人旣刪之經更其篇次意爲去
取者然亦有說明經將以致用漢儒一生第窮一經立朝服
官大節皆取足其中今人不唯其用之爲徒貪多務得思搜
取詞藻雷同勦說而已才力薄而見聞漁獵之富或反過乎

古人乃如之人盡身通六藝者也可謂之明經乎夫紀事必
提其要纂言必鈎其玄斯道也有行之矣其分門摘類脫落
掛漏專事節畧而忘全經斯撰取勦說之尤甚余小子又烏
乎敢陶君以爲然請卒成之于是晨夕講誦隨手抄錄月而
積之得幽風幽雅幽頌爲一帙鄉飲酒升歌鹿鳴至合樂關
雎爲一帙郊廟樂章爲一帙戎祀燕享之類爲一帙周自后
稷迄于文武先後世系爲一帙宣王中興之詩爲一帙衛武
公三詩爲一帙十五國風正變爲一帙變雅爲一帙魯頌商
頌又自爲一帙凡十卷得三百篇三之二焉善學者讀全經
之文而參覽于是編不無足以相發者錄成授承濂及陶君

文集一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子金鐸使私藏之日爲爾輩設母令人見謂余穉且狂也十
月旣望姚江邵廷采記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庚午

采承先人付託之重圖取書院往蹟勒成一書久而未能已
已冬偕同人請无休董隱君爲諸先生立傳隱君曰書院之
立所重惟學諸先生之學余聞之夙矣抑其制行之卓語言
之妙子其哀次以佐余討論所未悉采因于笥中出大父魯
公先生所手輯義學緣起院規請益教言稽古數十則并吾
之俞先生學要徵畧呈隱君隱君乃卽舊本所載合之劉子
全書洎于譜志及諸門人之稱述諸先生者博採而慎收之

凡匝月中成大傳六小傳十七復爲之記并條次諸先生所著序言紀事等篇爲上下二卷總名之日書院志畧已隱君猶未厭意命采入姚江再蒐之同人無以應采仍繙先人存稿復得沈管史韓四先生遺大父書及趙不疑先生與家安元先生欲爲沈管兩先生立傳書學會質疑數紙既又得孫少保楊中翰與管史兩先生唱和詩札家得魯先生與鄭奠維先生始創義倉緣起隱君復增訂之于以起文成之絕脈并闡蕺山之微言蓋是書非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書抑非一時之書千百世之書也采竊心喜以爲祖父所欲成而未及爲二十年圖之不遂者一旦得受成書于隱君何幸如之既

文集十

完

越中徐氏重刊

又念大父財明儒書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日仁緒山東郭南野及蒙泉燕詒之錄靡不鈎串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儒語共相問答當采讀四子書時便欲提撕本原出入教以孝弟忠信語之以必爲聖人所隨舉語多詳經而畧史屢告以客座私祝先康節詩句與朱子家禮勿示以縱橫詭道文門無襍賓所與居皆義學侶也大父之于學勤矣王子有言日程朱沒後師友道亡夫師友之道亡則學亡祖父之澤亡則師友亦亡世有念師友而思祖父者諒不以是編謂余小子擅也畧之云者隱君日此亦因所見而粗集其梗概耳其請未備冀有心院事而深契諸先生之猶昔者爲加詳焉

萬授一日民生有三事之如一邵子茲刻其有親有師矣講學明善以正人心則事君之義無不在是也邵子茲刻其有功三事豈不偉哉

擬徵啟禎遺書謝表

伏以筆削紀前朝賞罰出大君之命是非明異代文章持萬世之公事慮久而漸湮徵求宜豫道與天而均重編次非輕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業後世眾傳分成于眾手至以崇卑而監其官馬遷分散數家刊落猶多未盡范氏淹通後傳條例且虞過煩晉書經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宋史費歐陽之百萬言而尤雜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以時固欲自成一家之體然述一事而先後不同敘一人而彼此不同遂至踵襲百代之書又况周臣不立韓通國嫌宜慎唐錄難私張說公道誰明魏則爲王蜀則爲寇名儒且與陳壽同譏按之入地揚之上天何物敢與魏收作色總之本朝自尊其人物多稱賢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後王追定其權衡當討大夫而并及天子恭惟 皇帝陛下志在春秋書成律例謂有明歷年三百載得統紹漢唐之隆傳世十六王致治追殷夏之烈母儀咸備祀宋曹高祖訓集成同周損益特其文網太盛關雎麟趾之意終有忝于二南綜核過嚴濶達忠厚之風似難符乎七制是皆太祖詒謀之未善更遇文

皇繼序之非經靖難之爭大禮之爭三案之爭士氣衰而愈憤門戶之臺諫與流寇之轉戰俱亡詔獄之弊厥衛之弊廷杖之弊官常毀而無餘閭寺之刑威瀝諸賢之碧膏誠痛宣孝短祚世神永年皆爲氣運之薄徐李推誠于王再造並流天地之名蓋始也高帝之肇規模懲寬獨嚴墨吏究也思陵之殉社稷升遐尙念蒼生一代無奇功故百姓蒙其休養累朝多教澤故縉紳皆重廉隅第正嘉以前之書足徵文獻啟禎以後之事半散冰灰伯喈之逸才恐其亡形江海所南之心史亦虞緘龔金函若不及此蒐羅何以終其條貫紀表志得當如班掾之精嚴毋仍應泰紀事之體予奪貶褒願學文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公之平恕勿等李贊續書之偏臣等向未窺中祕之藏早留心于著作今幸值承明之選反汗面于編摩因思作史之難非獨其文不易以昌黎之強直尙避譏彈如廬陵之博通猶辭參閱所以野史得行其獨見而素心難證于同修宜開忌諱之門大肆專家之學伏願除俗弊而布寬政若明祖之聽劉基無欲速以致太平法孝宗之用大夏復建文之號不必別立革朝之名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國之例封周子南君以備賓恪禮嘉客于淫威置守陵之吏以護寢園感百神而垂泣

題蘭亭劉生喜容

鏡之而畫之影其幻一也天之昇形於我與我之託形於鏡與畫亦豈或異安知鏡與畫之非真我之非幻乎我故爲幻而責真于鏡與畫亦見其惑也余怪世人好圖小影顏之日喜容夫情有七而喜特其一容有九而喜之容又特其一曷獨以喜名容曰喜天地之仁氣也春生爲仁仁統四端根心生色施于四體惟仁者其容舒乃克有喜焉喜不借而七情九容舉不忒焉矣顧置一鏡一畫于此閱歲視更熟視之每不相似則又以疑鏡之爲真畫之爲幻也然而世且圖之者以真將藉幻以留也抑感洪範二五事一日貌而言視聽從之其本則起于思思之幾有聖有狂貌言視聽隨所思而變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我之真其在斯乎不歸其真而徒執其向所圖之容曰我固坐是立是山水環我花石繞我魚鳥依我我則儼然君是畫者也彼山水花石有知毋乃笑此蚩蚩者之非故我與劉生弱冠而圖喜容卽之若真有喜者余則謂生方盛顏能愷其思以進于日強莊敬泊乎耄年而鏡中之劉生與畫中之劉生恒似而不相其爲喜也乃更多矣是則余之所羨于生者也

登州觀德亭記跋

仁和王公繪登州圖作觀德亭記余披覽伏讀凡海氣之吞見日月之沉升蒼庚之貯積財圃之習禮雖未至登一一如

賜諸日甚哉公之圖與文曲寫公之心也登故官山府海國
下逮趙宋坡公出守時尙稱全盛未至如公文所云凋敝以
是知地有升降政由俗革卽一登而他郡可知天下可知已
然惟山川壤性終古不移至于郭屋建置民戶充蕃物產土
俗之豐腴窳秀固皆可以人力復旋而轉之存乎其時登與
遊之金復海蓋一航相望隋唐征高麗舟師皆自登出明萬
厯授朝鮮問使轉運取道沙門島迨天啟初加設防撫重以
東江吳橋之役兵連不解太守令長往往僑治鄉聚今海隅
日出竝爲一家烽火晏然民安枕樂生六十餘載矣公當歎
歲後至正己恤屬輕徭平賦四年之間元氣漸紓流民之圖
可無繪令後世志風俗者以斯文爲失實孰知旋而轉之者
之存乎公也公云射以觀德未有不正身而可居人上者凡
司牧其各寫一通銘之座前乎

紀養說

昌邑之尉有司養焉以前熬微失遺主人譴責雖無一言主
人包轉辨使益前問其姓曰紀氏問其名曰年長矣不知名
更問則顧而嘻曰吾司養卽以養名可乎余曰曷謂養無知
養有知也合于古者命名以事之義矣按春秋傳魯莊公元
年齊使遷紀邾邾部部在昌邑蓋齊將滅紀遷三邑之民而
取其地是山部遷非如縣志所云遷于部也然則養之先以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是年彼遷入齊而養今在此者豈其世遠遞傳復轉徙而至
此耶抑天心好還滅紀之後二百餘年齊亦旋奪紀子孫沐
田氏之寬政得以返其初服耶春秋大復仇雖以齊襄荒暴
不斥其滅紀之罪而書紀侯大去其國又書紀季以鄆入于
齊紀侯者知其先之深有怨于齊齊不我釋而已之力不足
以抗也故委國于季而去季亦不惜屈己以延廟祀其後紀
侯卒夫人姬氏不以存亡易意不魯是歸而鄆是歸卒而葬
焉是以紀亡而書紀叔姬文繁不殺固深嘉姬之守義而亦
兼予齊之能以禮處紀也吾于是而有感于德怨之際人性
之本亦天理之平戰爭土地之隙微而祖宗被讒烹慘之變
大九世以內尙如此矧父母兄弟舉宗俘辱已晏然南而衰
冕有天下之半乃覲顏稽顙臣事仇讐錮箝天下之口以護
奸邪屠殺忠義之臣以怡敵國果人性乎天理乎張子有言
太虛不能不聚而爲氣氣不能不聚而爲物物不能不散而
爲太虛夫聚而爲物則有性有性則有喜怒哀樂得其節而
處之以禮仍散而爲太虛怨仇者哀與怒之發也不發則滅
性發而非以禮節則害虛如雷之起無聲而仍復于無聲復
于禮也此其節也不然物之撓震擊而得傷者豈少哉曹操
之復仇雷之失其節者也是無禮之尤也齊紀之事庶幾乎
得平是以夫子交不貶也抑邇齊師遷紀之年迄于今養鼓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刀以養之年二千六七百歲其間日之爲甲子者以萬計爲世者以數百計天下之變遷淪毀何可勝道而紀之苗裔尙有存者豈其先固嘗有功德于朝又其能善處亡不忍鬪其民以僥幸于難可成之勝故當時固不殄其祀而百世亦竟得保其嗣耶然而凡此者養皆不知也夫不知非其愚之罪也養之天也姜與紀交惡于當年而今比處于邑中而不偏蓋怨毒之散也久矣聚而爲氣散而爲虛天之所爲無心也養之無知其天也

叔昆珍日本正蒙立言拈禮字發先儒未發方不是老莊佛之旨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後蒙說

采十一歲從先大父受書爲作蒙說今年辛未采四十四歲伯子承濂纔十歲仲子承明甫七歲質性下愚視采尤甚自愧無以教之回憶大父曩時爲之淚下口授鄙語名曰後蒙說聊志不忘先子之意云爾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故聖人也故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傳者何傳道也欲傳聖人之道不可以不知聖人之學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謂之五帝禹湯文武謂之三王

夏商周謂之三代天下之主謂之天子一國之主謂之諸侯諸侯有五等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 孔子魯人也生于春秋之世不得行其道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爲萬世師 詩書禮樂周易春秋是爲六經易書詩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是爲十三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爲四書論語孔子門人所述也大學曾子門人所述也聖經一章則孔子之言也中庸孔子孫子思所述也孟子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卽名爲孟子蓋孟子鄒人生於戰國之世去魏適齊道終不行因追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學萬世以後尊孟子爲亞聖大賢以其功業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雖不見于當時負荷道統而學在也所謂學者學賢人學聖人必以孔子孟子爲師孔孟之道孝悌而已矣仁義而已矣不愛親非孝也不敬長非悌也居心殘忍非仁也處事失宜非義也非孝非悌非仁非義非人也所謂學者學爲人而已矣小子識之

欲學爲人須識人倫人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之性生來有此五者所以異於禽獸而爲人也庶民去之斯爲禽獸君子存之斯爲聖賢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此五者之性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此五者之經也親義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誠

故誠於事父卽孝子矣誠於事君卽忠臣矣誠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此而已矣老佛二家離卻經綸大經高言立本知化所以都無根蒂全屬虛假先儒言其用誤者其體未有不差又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聖賢之真傳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卽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當用之于忠孝節義不當用之于詞章藻繪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王宋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宋之施全明之補鍋匠東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鞠躬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爲武侯也克復二京夷險一節汾陽之所以爲汾陽也全師歸朝恪共君命忠武之所以爲忠武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文山之所以爲文山也是數人者之豐功烈行與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彼文家之司馬相如揚雄詩家之沈佺期宋之問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而世方以才人情人目之亦見其惑也有志之士靈樸無華思力返其天真不苟同于時好毋爲世之稱才情者所惑庶幾養一身之元氣以培祖宗之元氣且合天地之元氣盡性至命之學何必不在是乎易曰保合太和此之謂也

諸葛亮謚武侯佐後漢昭烈皇帝其出師表有云臣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郭子儀封汾陽王安祿山反陷東京洛陽西京長安子儀佐唐肅宗收復之西京卽今陝西西安府東京卽今河南河南府也岳飛謚忠武王佐宋高宗破金兵于朱仙鎮奸臣秦檜主和議一日發十二金牌召還下獄死文天祥號文山事宋恭宗端宗兵敗爲元兵所執宋亡元世祖殺天祥其告先太師墓文有曰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施全宋高宗時軍士欲殺秦檜爲檜所殺明成祖入南京惠宗遜去有東湖樵夫聞皇帝崩大擲投水而死又有忠臣埋姓名爲補鍋匠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人生天地間焉可不知上天下地天之所以爲天吾不得而面見矣其形而下者則有四時有五行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春爲木爲東方於易之八卦爲震夏爲火爲南方於易之八卦爲離秋爲金爲西方於易之八卦爲兌冬爲水爲北方於易之八卦爲坎四時之季爲土爲中央於易之八卦爲坤日月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天三百六十五日退而復與天會月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退而復與天會月行一月不及天十三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退而復與天會月行一月計歲以日計其間氣盈朔虛有縮有盈則爲之置閏書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協時月正日

蓋謂此也 至於星辰之數二十八宿不動爲經五星交錯於其間常動爲緯辰水也熒惑火也歲木也太白金也鎮土也是謂緯星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嘴參北方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謂經星惟經星與天河不動故因此以知天行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又曰七月流火蓋謂此也 至于南至牽牛爲冬至北至東井爲夏至東至角爲春分西至婁爲秋分日行亦以經星爲節日月交會之度爲辰每月一會故一歲十二辰 日食非晦則朔月食必于望月掩日而日爲之奪則日食退而自掩則月食皆陰盛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陽微伐鼓救變所以扶陽抑陰學者不可不知此意也若夫節宣陰陽範圍天地令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存乎聖人之致中和而贊化育下此恐懼修省念用庶徵君子固有所不廢焉 地有九州而高下因焉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多山東南爲大海大海南接廣東瓊州自廣東而東南爲福建自福建而北東爲浙江又北東爲南京之地又正東爲山東自山東而北爲遼東之金復海蓋與朝鮮相接自廣東至于朝鮮綿亘萬里外皆爲海故曰地不滿東南易之圓圖兌居東南其此意也 西北之山起崑崙黃河之源在焉書曰漢河積石

至于龍門以崑崙尙在西域去中國遠故漢河自龍門積石始龍門積石在雍州之域今陝西延安界也長江之源爲岷山在今四川漢水之源爲嶓冢在今陝西之漢中皆古梁州域內淮水之源爲桐栢在今河南之南陽古豫州域內濟水之源爲王屋在今山西之平陽古冀州域內江淮河濟號稱四瀆而皆發源于西北諸山易之圓圖艮居西北其此意也 山之最尊者爲五嶽而發源之山不在列中岳嵩山在豫州今河南南陽境南岳衡山在荊州今湖廣衡州境東岳泰山在兗州今山東濟南境西岳華山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境北岳恒山在冀州今北直真定境中岳建天地之中而其餘

文集十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四岳則古者天子巡狩朝會諸侯必於此焉禮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蓋山川之大者天子之待之其隆禮如此至禹貢九州之域長江以南止有荆揚二州荆今之湖廣江西是也揚今南京浙江是也若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名爲五嶺以南不列五服職方內惟堯典有宅南交記稱舜崩於蒼梧則南極交趾粵西矣要皆羈縻弗絕非必盡登貢賦如今日之盛長江以北七州青兗皆今山東徐爲淮徐豫則今河南五府而河北三府屬冀冀州所轄最廣今山西北直皆是陝西四川當天下之半是爲雍梁舜時分青爲營製冀爲幽并始有十二州之名所謂封十有二山者一州以

爲鎮越之南鎮卽揚州之鎮山舜所封也 至九州封國上
應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後儒雖多附會其理與數亦不能盡
明要之大端不爽俟年紀長成能讀漢書地理志當自知之
聖人之學在躬行讀書其一端也然欲發明心理知古今識
事變濟時行道揚名顯親自非讀書皆無由致故程子曰進
學在致知朱子曰讀書起家之本古人亦有託于農畝高尙
其事者諸葛武侯之躬耕南陽陶靖節徵士之東軒嘯傲其
人固讀書人也若不讀而耕則農夫而已矣况祖宗世以讀
書傳家荒其業而嬉是爲不孝舍其舊而他途是謀是爲無
恥奚可哉奚可哉 讀書之序四書讀畢一年而習經五年

文集十

李

越中徐氏重刊

年可畢五經經學既通以及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
傳始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宜多讀漢儒董
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嚴謹賈誼司馬
遷相如班固要當成誦此外可勿問也唐宋大家韓歐最上
卓然傳經紀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讀朱子謂其易令後生
氣促三蘇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聖當黜能不惑于從前
習見方爲有識之士他如十三經二十一史及宋以後文隨
精神識力所能加而多方採擇之非可預講也 三皇之書
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易之八卦謂之八索九州圖
籍謂之九丘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

此也

易始伏羲初有畫既有卦卒有圖是謂無文之易其後夏連
山首良商歸藏首坤周乾坤首乾則皆有文之易謂之三易
今序卦上下經之次第自乾至于未濟終焉者周易也四聖
人之意總以易冒天下之道使人得以遷善改過趨吉避凶
而懼以終始不失乎天理之正而已程傳自發義理朱子推
明本義本義云者以伏羲還伏羲以文王還文王以周公還
周公以孔子還孔子讀四聖人之書前後不必相顧然後不
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之趣相叩而益出焉知是意也易可勝
用哉 書記虞夏商周四代之政事西山蔡氏序書傳言欲

文集十

李

越中徐氏重刊

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道當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心與程
子論周官法度而推本闢雝麟趾之意大畧相似 詩有六
義比興賦風雅頌風者民間之詩天子巡狩太師陳之雅頌
則朝廟之樂章皆公卿所作其體不同其用亦異故學詩之
益典觀羣怨事父事君鳥獸草木無所不可而其爲教之本
則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人能止邪于未形不爲物交牽引
于詩道也庶幾矣 春秋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
年周室東遷王迹熄而雅詩亡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當一王
之行事隱公之後爲桓公次莊公次閔公次僖公次文公次
宣公次成公次襄公次昭公次定公次哀公終春秋十二公

二百四十二年絕筆于哀公之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者左氏非丘明司馬遷謂左丘失明爰著國語者誤也晉杜預注左氏春秋最爲詳密宋林堯叟推廣其說後人比而刻之謂之杜林合註讀春秋當從杜林合註始至于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漢人表章六經並立公羊穀梁傳而左氏不列於學官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以此爲言自胡文定作傳以後記事者必推左而談理者專尊胡雖聖人作不能易矣 讀禮之法以儀禮周禮爲經大戴小戴爲註儀禮周禮作于周公而戴記多出漢儒傳會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乎能擇于三禮之中者其于古書之正僞昭然白黑分也

文集十

卷三

越中徐氏重刊

復何有哉

讀論語者須先識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方也克己復禮既竭吾才顏子之勇於仁也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曾子之弘且毅于仁也此顏曾二子所以得聖學之傳而仲弓子貢以下諸賢莫能及也 博施濟眾不欲無加終身可行夫子三答子貢皆教以強恕求仁教仲弓亦如此 千聖之學人心惟危四言盡之矣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持人心之危也其曰性善則所以明道心之微也後世商鞅之變法李斯之助虐王莽之肇篡楊雄王安石之僭經蔑聖皆由一念人心之危而熾堯舜三代

之治功濂洛關閩之學術亦由一念道心之微而開吁可畏哉

讀學庸者須先識誠誠者天道也人必學天方盡人道故曰無所爲而爲之爲天理有所爲而爲之爲人欲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合天人而貫之者其誠乎未發之中誠之復也中節之和誠之通也天命之不已隱然行于喜怒哀樂間人自日用而不知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是誠之體也君子知其在我而畏天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其中以生和氣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求誠之功皆于未發處實用其力未發一差見于七情動于九容施於百行無不差者故曰天下

文集十

卷四

越中徐氏重刊

之大本也所謂獨也慎者慎此而已蕺山劉子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雖與朱子異然按之經文印之先儒其說皆合于聖萬聖從事之途未有不從立大本起者若以所發言而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其途之相去不亦萬里乎行文當從傳註然劉子此論實精且正發明先聖之微言後生不可不知

先儒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知顏子所好何學夫子自言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不改其樂自言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爲好學孔顏同爲此學即同有此樂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樂園是學問盡頭曾點已見大意是見及此顏
子直詣及此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篤志從事乎此者
亦尙在好之界上然功夫切實點或反遜于開觀其屢以哂
由爲疑是自家信不及處 畢竟如何好學曰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之謂好學更約其實則一
言以蔽之曰主忠信而已矣必有忠信如丘而不能主所以
不免爲鄉人而主忠信者可以爲聖人也忠信卽誠也天之
道也主忠信卽思誠也人之道也忠信卽道心惟微也不主
忠信則物交牽引必有非所主者卽所謂人心惟危也何以
主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精以主之篤行之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是一以主之
七篇之中歷敘道統者三幾希章言人禽之關吾心存亡之
所由繫也好辯章言治亂之運世道存亡之所由繫也未章
見知聞知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後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矣
要之此道非知不開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能覺則能存此幾希始見惟人萬物之靈
有以異于禽獸彼庶民去之直不知不覺唯然與鳥獸伍耳
然業以先覺自居則此身便與世道相關故伊尹幡然應湯
伐夏救民禹抑洪水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討亂賊孟
子距楊墨皆是此意旋乾轉坤功業從幾希中做出卽從此

知中開出方是聖賢之出處有體有用之學萬物一體生來
原是如此不容絲毫虧欠此之謂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
贊化育參天地

古之封建唐虞夏之時約萬國商時三千周初千八百國至
于春秋國之見于經傳者一百六十有五而戰國之時七國
秦最強大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在山東六國合兵以伐秦名
爲合從六國出幣以事秦名爲連橫蘇秦言從張儀言橫惟
孟子言王道 春秋之齊太公之後也姜姓戰國之齊陳公
子完之子孫舜之後也田姓完奔齊爲齊桓公工正及陳文
子而大至陳成子弑簡公成子之孫田和遷篡齊卽齊宣王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之祖也 七國惟秦楚燕仍春秋之舊其餘皆非舊國田氏
篡齊而太公之齊亡韓趙魏分晉名爲三晉而唐叔之晉亡
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春秋之變爲戰國
也政逮大夫之極也 春秋之時天下之所擯者唯楚以其
僭王猶夏也戰國之時天下之所擯者惟秦以其蠶食六國
也春秋之時天下猶有禮教戰國之時天下惟知戰爭封建
井田學校凡先王所以治天下之具皆亡于戰國 六國吞
并小國秦又滅六國而封建廢封建廢則爲今日之郡縣矣
商鞅相秦孝公始變法開阡陌而井田廢井田廢則民無恒
產而失其養矣輕仁義之士重遊說之徒而學校廢學校廢

則處士橫議而教益衰矣先王治天下之具特封建井田學校以爲綱維三者既亡雖有良法美意皆無所施後世之民所以不得沐唐虞三代之化自戰國始 孟子答北宮錡封建之制也答滕文公學校井田之制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必以仁義爲本而復井田學校此孟子之大畧觀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及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之說其不欲遂廢封建可知具此懷抱還有管仲晏子在其意中否又何論公孫衍張儀

凡講書都要從天命之謂性句看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德與民皆受于天故能盡其性則人性物性合下俱在

文集十

卷七

越中徐氏重刊

內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不得分明德爲內新民爲外修己以敬卽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自是歇手不得性至善不離乎氣而實不雜乎氣純乎天理而無人欲故明明德新民皆當求盡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孟子願學孔子不安于具體而微諸賢以其明明德之未止于至善也治不若唐虞三代而僅如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宣孝新民之未止于至善也故止于至善者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而天矣

一切學問功夫都不論未事臨事總無可間斷以存心之功而言靜時存養動時又要省察以致知之功而言平時考究

臨事又當研審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可見

問一事必有一理逐物而格之不已勞乎日不勞理皆本于心合下是一以貫之朱子謂非存心無以致知須要心作得主宰若俗儒詞章訓詁之學一切向外馳求不思用心于內卽浩博如馬班其歸無益此則不勝勞耳先儒以讀書爲玩物喪志正指此病言聖門格物之功豈慮有此

身所以載此明德者也耳司聽目司視鼻司臭口司言語飲食手足司運用動容周旋皆合禮是謂身修然心爲身之大體耳目手足口鼻爲小體小體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故修身必先正心至于意者動

文集十

卷七

越中徐氏重刊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而無動發如未發凡好善惡皆依其天率其性以出方謂之誠但知未致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昔漳州布衣陳真晟謂誠意爲大學鐵門關致知二字乃其玉鑰匙最說得好知卽吾心本然之知所爲虛靈不昧者也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盡格物之功漸漸積累會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謂物格知至知至之後自誠意以下節節有功夫一一有事業其功不可闕而序不可紊聖賢學問要在知行並進格物窮理如此乎致知以修身則察之無不盡誠意正心如此乎力行以修身則山之無不盡舉吾身之察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

國天下則知之無不明舉吾身之由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
國天下則處之無不當知明處當是之謂齊是之謂治是之
謂平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三綱領中既指出本末終
始復於八條日中指出本末厚薄使人知求端用力之方乃
知管仲之器小庸太宗之仁義皆其本亂而薄于父子夫婦
兄弟之間者欲坐奏治平無由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虛
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靈也且晝精亡後平日之氣其好
惡仍自與人相近雖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休惕惻
隱之心嗉爾蹴爾之食乞人亦不屑受是不昧也合虛靈不
昧而此理常存乃見明德明之者格物致知明以明之誠意

文集十

卷九

越中徐氏重刊

正心修身誠以明之用力之久久人欲淨盡氣稟俱化無聲無
臭至矣

氣稟有厚薄清濁有生之初便有此累在天地亦無如何然
天地亦有氣質之累凡日月過四時或冬有愆陽夏有伏陰
皆氣質爲之但有至誠參贊則於穆不已之命自然流行其
中人則便不能如天地多受其桎梏而不化聚數人一堂或
粗猛或重滯或明決或拘謹不出高明沉潛二途如聖門問
間侃侃行行諸賢各由學問陶鎔乃有此等氣象下此鮮不
拘于氣質由也不得其死終是氣質變化未盡此則致知格
物之功有虧以致心意之間必信必果多有正非所正誠非

所誠者故夫子告由于致知之功再三致意 韓文公原道
足羽翼聖經而不及致知先儒議之大學之所謂知止合定
靜安慮得而言非異端虛無頓悟之謂也

人欲所蔽是有生之後如江河之日下不可返然亦有生
之初氣質中帶來人有氣始有身有身便有欲日子味日子
色耳于聲鼻于臭四肢於安佚此人之情亦謂之性書曰人
心惟危又曰惟天生民有欲正謂此也道心甚微人欲熾則
道心爲其所蔽故惟精惟一能擇能守庶其天全而明德之
在我者不失矣

文集十

卷九

越中徐氏重刊

新民止欲民其明其明德故下云欲明明德于天下剛柔緩
急民之氣稟異矣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聖人制禮樂刑
政以平其氣稟節其嗜欲人心風俗歷久必敝如琴瑟之不
調必解而更張之其大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於世變風
移教化浹而王道成則新民之明效也

學文以明其理修行以踐其實主忠信以立其誠心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一是夫子之教 文是言語文章明道之事非求工
于言語文章者所能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其大者也孝弟忠信一一體諸身而盡其精微之蘊爲法天
下可傳後世是爲躬行君子行道之事也
小有才之人鮮不驕吝其故只是不學顏子唯好學故願無

伐善無施勞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大禹周公之盛德一也夫子與桓魋是善惡之對待魋與夫子俱不能違天卽至善之流行

偶教濂兒小成卦畫問畫卦自下始乎日然天下事無不從實地起者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行遠自邇下學上達皆是此意其職則子臣弟友庸德也其功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也如此方是中庸之學無聲無臭至矣此之謂下學上達

六藝之數不小矣知數者其知易乎數蓋自一始也一爲奇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分而爲二爲偶純奇純偶爲乾坤主乎奇爲震坎艮主乎偶爲巽離兌以綜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一地二以至於十推而極于千萬胥是一矣書同律度量衡皆以黃鍾之宮爲本其卦爲復所謂一之日也識得一字小德川流大德教化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皆在于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此見曾子之深于易畫從一起圖從中起故學貴知本

讀易須先識圖河圖洛書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伏羲五圖文王二圖聖人有心而無爲者也伏羲之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

中一二三四五生數居內六七八九成數居外奇偶皆兩相配所謂對待之體也大禹之時神龜負書而出於洛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自一至九而無十偶統于奇陽用事也河圖五十居中而一三七九四奇分處四方之正二四六八四偶退處四隅之偏貴陽賤陰之義也然洛書雖無十而九與一八與二七與三六與四橫視之皆有十在焉所謂流行之用與圖相經緯者也

問伏羲取一二三四定四象之位取六七八九定四象之數又取中宮之五十爲大衍之數圖不出易將不作乎日易作於聖人非從河圖起也聖人洗心藏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已具全易之德矣顧其神明旁達百物不廢于天地間名象無不博取兼收况於河圖啟天地之祕而洩造化之藏者乎夫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畫卦之本也若圖之出適與作易相會聖人亦遂則之以明其成變化而行鬼神之功先天而天不違此固其一端耳洛書出于作易之後而其理通于易禹因之作九疇箕子傳之夫子以洪範入周書明其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亦莫非易之川也妄意洪範九疇安知非因洛書以演易卽所稱夏之述山大禹或別有全書在乎箕子之學識其大者其詳當不止于是學者不可不知地有九州井有九區皆象洛書之

數冀州之爲帝都九百畝之中爲公田卽五皇極之意

九疇以五行爲準以敬用五事統下八條爲人道用力處而

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終之條目最密蓋能敬用五事則入

五福不然便入六極開此二門以待人自趨自避而念用庶

徵又敬用功夫研密處乃天人交合之幾

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顏子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舜

也顏子見得善惡分明舜則渾然皆善微有先後生熟之別

三人行必有我師要識主善爲師意劉子人譜云無善而至

善心之體也師者師此而已故曰獨知主之擇字下便着從

改字此是慎獨實際此是致良知實際

文集十

圭 越中徐氏重刊

五行得土而和五事得思而通五色得黃而尊五聲得宮而

君元亨利貞得乾而運仁義禮智根于心故曰乾元亨利貞

漢書每立一傳必先本其所治之經而終身服官行事因之

如王式以詩諫昌邑王夏侯勝以洪範占廢立董仲舒以春

秋對策是也其後劉歆輩附會王莽誦六藝以文好言故文

中子謂漢人解經經亡非指石渠虎觀諸儒也

作文如用兵練意練格練詞皆在平日平日不辦何以應猝

故將與敵習臨敵易將是無將也士與將習兵不識將是無

兵也馬與士習臨陣易馬是無馬也凡人于題必有所短西

北之人短于舟楫東南之人短于騎射善用兵者避吾所短

用吾所長則前無堅敵矣又必能正而後用奇魏延請問道

出斜谷取長安當時用其言或可大勝然不勝則大敗陳史

譏武侯短于將畧非知兵之正者也雖然亦有不持寸刃御

不習之卒遇大敵而輒克者忠義之氣勝也郭汾陽以敵卒

卒二十抗吐蕃數十萬眾虞允文以一書生而成江中之功

皆是道也故知見性者又作文之本也

童慎樞曰陡然下作文如用兵句已扼全勢正寫作文之

法止十字下則暢論用兵而一結兜轉作文筆意高妙

閱史提要

六經中之尙書春秋經而史也自春秋後宋司馬溫公採十

七史編資治通鑑朱子因之作綱目起周威烈王初命晉大

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訖五代周恭帝禪位于宋史而經

矣明商文毅公補宋元二代爲續綱目能不失朱子之意讀

史者當閱綱目然後是非審而條例明童子始學則先記時

代之前後更識歷年之長短而以次求之上下古今日積而

多可以開廣聰明拓充志氣斷從孔子刪書之法自唐虞始

唐 帝堯伊耆姓高辛氏帝嚳之子代兄摯而有天下都平

陽在位一百載禪於舜

虞 帝舜媽姓黃帝昌意之後替子受堯禪而有天下都蒲

坂五十二載陟方乃死禪於禹

文集十

圭 越中徐氏重刊

夏 大禹姒姓崇伯鯀之子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至相

為羿所篡少康中興至桀而亡傳世十七凡四百四十

歲

商 成湯子姓契之後放桀而有天下都亳屢經河患遷殷

高宗中興至受而亡傳世三十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武王姬姓稷之後文王之子伐受而有天下都鎬是為

西周厲王暴虐流於虢子宣王中興幽王復為犬戎所

滅子平王東遷洛邑遂棄西周之地是為東周至赧王

而亡傳世三十有八歷年八百七十有四

秦 伯益之後始皇嬴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吞二周滅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六國而有天下都長安始建號稱皇帝廢封建置郡縣

築長城以備匈奴焚書坑儒任法律之吏而唐虞三代

之遺法掃地盡矣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

立胡亥陳涉項籍等起兵高弒胡亥立子嬰漢高帝兵

至出降項籍殺子嬰得閏統四世而亡凡四十四年

漢 高帝劉姓沛人晉士會子孫堯之後起于布衣除秦滅

項而有天下仍周秦之舊都長安是為西漢至平帝為

王莽所篡光武中興都洛陽是為東漢至獻帝又為曹

丕所篡昭烈退守巴蜀都成都興魏曹丕吳孫權三分

天下是為三國及子後主禪而亡漢得正統傳二十七

帝凡四百五十年魏都許西漢二百十年外加王莽僭

號稱新十五年更始一年共二百二十六年東漢一百

九十六年蜀漢四十四年

晉 武帝司馬炎懿之孫昭之子篡魏滅吳而有天下都洛

陽徙長安是為西晉愍帝為劉聰所滅元帝退守江東

實姓牛氏棄中原都建業是為東晉是時五姓迭亂前

後南北共十六國至恭帝而亡得閏統傳十五主凡一

百五十五年

文集十

越中徐氏重刊

宋國號齊五主二十四年蕭衍篡齊國號梁傳四主五

十六年陳霸先篡梁國號陳傳五主三十三年宋齊梁

陳皆都建業共一百七十三年 北朝自拓跋珪并諸

國國號魏都平城至孝文帝弘改姓元氏用中國禮樂

徙洛陽後遭爾朱榮之亂分東西魏高歡篡東魏國號

齊都鄴宇文泰篡西魏國號周都長安周高祖宇文邕

滅齊盡有元魏之地為楊堅所篡而亡南北朝之際天

下無統故綱目用列國例以甲子紀年而分註年號于

下蓋世道之大變也然猶先南後北取易中國圖天地

隋文帝楊堅漢楊震之後忠之子篡周滅陳而有天下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至恭帝而亡得閏統傳三主凡三十八年

唐高祖李淵隴西人西涼王暠之後以子世民起兵滅羣雄受隋禪而有天下仍周隋之舊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天寶末安祿山反陷兩京元宗奔蜀肅宗卽位靈武用郭子儀李光弼爲將收復之唐自是遂失河北世有藩鎮之亂其後朱泚黃巢再陷長安至昭宣帝爲朱溫所篡而亡唐得正統傳二十帝凡二百九十年中經武氏僭號稱周二十年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五代朱溫從黃巢爲盜篡唐稱梁李存勗滅梁自立稱唐石敬瑭以契丹滅唐稱晉復爲契丹所滅劉知遠入自晉陽稱漢郭威篡漢稱周知遠之弟崇保晉陽稱北漢五代之際多以養子承祧君臣朝暮易位傳八姓十三主共五十四年大江以南僭國不一率奉表通貢于北貪冒無耻眞天地否閉之時也其爲無統視南北朝又甚焉抑石敬瑭以山後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宋氏不競遂不能復周柴世宗聰明神武有混一南北之勢而天不祚以年豈非世運之大升降哉夫諸葛亮死而後有司馬氏之晉五姓之亂晉實階之柴世宗死而後有

趙氏之宋遼金元之盛宋實啟之讀史者綜前後而相觀知其所由來漸矣

梁唐都洛陽晉漢周都大梁

宋太祖趙姓受周禪并諸國而有天下都大梁太宗滅北漢稱一統然歲輸契丹金縉有南北朝兄弟之號金滅遼虜徽欽高宗徙都臨安遂棄中原是爲南宋理宗時會元兵滅金孫恭宗降元至帝昺覆舟厓山而亡宋得正統傳十八帝凡三百二十年

元世祖奇渥溫忽必烈鐵木眞之後誅金滅宋并西夏而有天下都大梁至順帝遜于沙漠而亡入承大統傳九主凡八十有九年

文集十

末

越中徐氏重刊

明太祖朱姓其先句容人徙泗州起布衣滅羣雄取元都而有天下都金陵成祖徙順天以金陵爲南京得正統傳十六帝凡二百七十七年

自唐堯元載甲辰起至明崇禎末年甲申止共四千零一歲

司馬溫公全史釋例

天子稱崩諸侯稱薨 帝后稱殂王公稱卒 帝王未卽位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師列國日還某都 凡新君卽位必曰某宗後皆曰上太上皇止稱上皇 皇后太子日立改封曰徙

諸侯

有國邑日封無日賜爵 節度使赴鎮日爲使相日充遂授
日領 高其土日封 彼自歸服日下兵威服人日下 以
善去日罷以罪去日免 誅得愆日有罪 凡師有鐘鼓日
伐無鐘鼓而掩其不備日襲 春秋和而不盟日平 民逃
其上日潰 犯順日寇逆上日反爭強日亂

二十一史作者姓名

史記 西漢司馬遷 前漢書 東漢班固 後漢書 劉宋范曄

三國志 蜀晉陳壽 晉書 唐太宗 南宋書 梁沈約

南齊書 梁蕭子顯 南梁書 隋姚思廉 南陳書 姚思廉

北魏書 北齊魏收 北齊書 隋李德林 北周書 隋令狐德棻

南史 唐李延壽 北史 李延壽 隋書 唐魏徵

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 五代史 歐陽修 宋史 元歐陽玄揭傒斯

遼史 歐陽玄揭傒斯 金史 歐陽玄揭傒斯 元史 明宋濂王禕

遺命 辛卯

余本有清明之質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向是聖門
路上人後值家勢艱難因循叢穽日削歲剝喪厥生平今
歸期就近復覩此心恍還故我作遺命以誡四子
憶先五世祖海州公年不滿六十靖州公六十四易菴公二
十四大父魯公先生年五十一考鶴間先生四十五自慙何
德乃過先人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

文集十 卷 越中徐氏重刊

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產亡適當試時不應者一又以授
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於舉業亦嘗悉心殫力研
磨豈非行薄不獲蒙當世之榮味乎然吾本意初不在此此
意亦難與外人言既身爲此事又說不欲人以我非迂則誣
所以不欲而仍業此久不割棄無非念祖宗門戶遂爾姑試
十擲其擲去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張至今日則日天之所以
至我者在此不在彼也外人不知其以是言謂我病狂喪心
矣乎汝曹則決不可爲此言設此想擲必命中亟須修行祖
宗卽天念祖宗卽念天修行卽念祖宗汝父行薄無令吾之
遺厲延及汝曹重獲罪於天易菴公臨沒時尙無子翁太君
植遺腹以迄於今又四世此事極不可忘魯公先生纔二子
其季余叔父後惟實公鶴間先生兩子止留一爲余余哀念
無兄弟恐一旦不可諱而斬先人後故兢兢保守於衽席間
尤慎汝曹修行當厚於待兄弟慎無懷挾私小天壤寬廣富
貴功名學問皆可自取莫之禁抑無向自家井底中紛紜爾
我量少計多曾見好貨財私妻子於父母兄弟刻薄者家事
展拓有幾若肯抱頭痛哭大家圖書祖宗諸事便爲幹蠱之
子吾又自度虛生於世雖不取榮不至大辱被人譏彈有之
尙未交手唾面及遭刑戮固感上天祐憐亦由我懷刑蒙垢
始終戒畏太抵謙恭下人高可集福次亦寡怨消尤易日崇效

壹(〇)冊 125

天卑法地書曰謙受益滿招損聖謨洋洋教人立身處世之道胡不勉之冬冬語承張云吾不以兒子待汝直以祖宗待汝斯言痛絕又寄承明云時事未定天命可畏八字聖賢心法亦千古定形知時事未定可絕无妄之求知子孫卽祖宗則愛非私恩孝可不念遠哉至於卜居一事死必首丘內斷於心不以二三婦人言易吾先人祠墓欲留會稽者任自謀之不汝禁也吾爲祖宗之意無窮靖州公易菴公六佐公三主廟食須六十金大父父兩世布衣不可開此變例須耐食小宗或子孫能封三代則時至義起更可恢廓規模東野公海州公各須增祭田此皆不欲託之空言者吾已老廢汝曹

文集十

全 越中徐氏重刊

能續吾心乎汝行之卽吾行之矣又吾生六月失恃賴大母孫孺人鞠育成長後就婚汝母三十餘年來撫壚汝曹一女四子皆外祖母王太君之德欲於陶祠附田數畝長佐案盛汝曹亦必識之吾日內多病忽忽感念生平十七歲時病於石洞林屋吾父以肩輿入山昇余歸邑泣禱石洞之神三命三吉病痊復躡躡四十里走四明隻雞稍謝此一事也未之能酬也况於授經董行之大者乎癸亥病禾城病沉已不知人自念必死不得歸見大母爲恨幸不死次年甲子奉大母終踰年出游歸德歸德閱三年丁卯而歸歸輒病於外第陶士偉嘗室其病之况加癸亥 辛未又 大病幾殆荷陶君

一體醫護以生厥後或一年或四三年靡不病病多在夏秋之際自丁卯四十歲在歸德郡塾至今辛卯六十有四視息此世又二十五年矣善病莫如余屢病而獲存愛我者咸歎且咤爲奇異余曰此非余小子之能存乃曾祖母翁太君行節與吾祖吾父之孝友至誠感神保我後生天故未絕余小子爲不忍于絕節孝之後以使當世之無風教也昔趙清獻公畫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于帝不可告者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他過人但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耳余之所爲不可以告于帝對人言者多矣古人知非而化猶云寡過未能況余小子乎吾之不獲已而刻思復堂一編誠以師

文集十

全 越中徐氏重刊

友之傳習在是且推揚魯公先生爲後進所忌吾實非阿其祖先賢先師之靈可質告也身旣被放故藉此以表先人懿德冀當世有推挽者此編幸而獲留亦邵氏一家之事也吾豈敢希千載之遇於吾子孫哉惟幸不毀固藏此板便爲善養吾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勉旃各自愛早克樹立無貽畢生後悔令妻孥啼號之憾與歲月并也系之句日我年配易數慚與昔賢同文章經世業天地共虛空

思復堂文集十

終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文集十

全

越中徐氏重刊

刊

壹久)月

思復堂文集

附錄

謝孔淵邵母貞懿翁太孺人傳

姚江鄒汝功以邵子曾可母翁太君狀來屬為傳余受讀之
蓋太君二十四稱未亡又四十三年完節是固足以傳也太
君父時宣寧遠衛經歷母徐氏祖大立南京兵部尚書太君
生而穎慧女紅針紉不教而能長端淑嫻禮法王父以下咸
愛異稱為女士十八歸邵易菴公洪化公靖州守伯棠子海
州守甄孫也自太君歸而做孝義勉詩書相莊如賓者六春
秋而公即世太君拊膺號慟誓不獨生無能論止者宗老嚴

文集附錄

一 越中徐氏重刊

鳴翁使謂之日若任娠者數月幸若身存得雄夫死亦生不
幸若身死殄若祀則真死而夫矣盍忍死待乎繇是太君乃
忍不死及期曾可生而善病瀕死者數太君百方調護比
長就塾諸奉師者躬昧乃進教以義方弗孤兒姑息以故曾
可為人行端而守確志孔孟之學交遊信之而太君因是益
名隆邵宗太君奉先孝分至伏臘敬共嘉旨後姑諸宜人歸
自燕齒少于太君事之甚謹日向尊章宦遊曾未致孝養心
慙爾今幸得奉宜人敢不恭恪其待人寬以周御下有則饑
寒勞疾恤之唯恐後始秉家政訖曾可有成立大白婚嫁祭
賓細及米鹽靡不一身營辦宗黨咸謂能母婦者莫太君若

也晚年崇禮佛氏顧足未嘗涉蘭若日非婦人所宜其自律

始終若此嗚呼若太君者撫教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
如一日誠賢有才者是洵足以傳矣抑余有概焉今世士大
夫讀書知禮義束髮從君取高爵厚祿如寄其平昔志意豈
太君殊而雲委波靡忍死偷生者比比甚不惜讐其主以為
已功名地曾不若太君一女子凜凜有氣節念不忘其夫以
彼眎此寧不顏汗頸赤自容無地耶太君生萬歷酒卒今
辛卯年六十有七逢喪亂不克旌世以為恨余則謂太君自
有其不朽者旌不旌何論焉太君一子即曾可一女適孫籍
洵少寡而貞淑如其母蓋稟于太君而又益以觀感焉者也

文集附錄

二 越中徐氏重刊

故為傳媿不貞者以風激夫效貞者

昔隱子曰太君以貞教而其子婦咸刲股以療療而病死復
生者二十年比再病再到股而病卒不可療蓋天欲以其完
者復其夫地下而不得更生于曾可夫婦之孝也雖然太君
之貞曾可夫婦之孝厚其樹者豐其報天必使邵氏子孫食
德于祖母與父而永為世教豈其為德而嗟今世之不效哉
陳執齋先生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邵子魯公亡二十七年始與其配孫孺人合葬于白山之南
原越十年余歸自晉州其孫廷采遵其父遺命號哭來告曰
大江以南能以立德實其言傳人之先人者莫如先生孤等

實陋且微不能揚先人潛德願藉一言以發其光余固束髮交君又君于余妻中表兄及余教論石門君長子立夫來訪詩酒酬和惠好甚密遂不辭爲志銘志曰君姓邵氏世爲餘姚人初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靖州知州廓原公叔子易菴公子也在娠七月而孤以篤學至孝嗣親成立母翁太君病借配孫孺人羹股進復享年十七八對夫婦出接賓友冠佩方正唯于母前作兒啼笑承歡無兄弟止一姊亦早寡奉如母少受業霞標管先生屏絕嗜好一意孔孟之學姚江書院初建亟往襄事諸先生喟然嘆君之躬行無闕以風勵其學人乙酉東南被兵求如沈先生拙修史先

文集附錄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生輟講晦跡聞蕺山劉子正命卽山中爲位而哭君時年三十八風敦志節每入山省視兩師歸護翁太君使不知亂離後七年辛卯太君終遂捐世費以教子勿墮先業爲事孫廷采甫六七歲率詣書院繙示先儒書曰小子今未能讀異日庶沉思靜觀之戊戌攜課皇山省拙修先生病于半霖心喪致毀直軍輿旁午供億冬自皇山扶病歸遂篤其友韓仁父等祭以文稱君依依孺慕數十年如一日敬以守身慈以惠物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人亦卒莫或先之咸謂君定評云孫孺人系出忠烈公燧父曰維舟君應楫年十五于歸賢聲溢于邵宗明年姑病兩歲衣不解帶多設牀褥飲食

迎致賢節以奉姑言笑事太姑諸宜人恭謹宜人垂革執其

手授以筐鑰告以玉卣先人之遺莊手澤也每念太姑及靖

州公潛焉涕下余妻常至外祖家見孺人縫衣裳供甘旨洒

飭庭除粧篋靡不詳嚴竊心斃之未能逮焉廷采則告余曰

大母女宗文獻也能述邵氏孫氏之前烈誠我後人曰祖宗

傳家者唯孝而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是之謂逆吾少受孝經

先君子僅免于逆期子孫世世恪持是心崇禎二年維舟君

死楊村出簪珥佐兄迎喪既而孫氏微流寄通州歲遣子孫

以雞黍紙幣詣客星山上維舟君塚早歲失恃半依外祖父

文集附錄

四 越中徐氏重刊

呂氏呂氏故貴公子豪華心弗善也故迄終身自奉薄獨明

大義篤任卹遇大父之執友脫佩贈報致館饋殮尤潔豐菜

盛敬共祠祭堂事室事罔不夙戒自質明至日盱身未嘗食

姚江院會親滌盞豆以餉先生長者其育廷采寢食服用並

有恒節自大父亡家計日衰康熙九年廷采丁外艱益闕侍

養戊午反自舉場孺人迎泣曰吾忍死待汝成立今老矣度

不能更待門戶將復何持豈小子不內念祖宗因循歲月以

至此采伏地哭不能起癸亥患病常閉目不能登樓越歲卒

後大父之亡二十七年齒少大父三年前五十年當盛隆然

自勤勞無卽安時後二十四年遭際陵夷經歷變化哭三女

一子一孫一孫婦七十垂暮抱曾女孫獨至出外孫婦久贅不歸曾孫生三年未面並爲遺恨大父故厝柳舉祖塋旁采父在時歲請堪輿家度地未得迄大母亡采哭泣至白山漢漢祖祠下沿河千武得今墓所北面客星右龜左蛇水環其南東會于江在邑南城東門之外五里其葬日甲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據狀君生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十月二十三日終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五十一孺人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十八日年七十四子二長貞顯卽立夫先孺人十五年卒次貞顯壬戌燕遊還至江南無確音女三長適翁年觀次適孫浚次適徐南有皆先孺人卒貞顯娶家都御史省齋公裔孫嘉仲君女生廷采繼娶章氏生行正君沒之前一日章氏以疾終行正年十三殤貞顯娶君姊女孫氏生廷英廷俊一女適王夢熊廷采娶龔氏無子繼娶陶氏生承濂承明承張承朱廷英娶毛氏生承泗廷俊未聘死湖州於乎君雖不遇于時而能立身以孝信道自隱教其子孫以守先人經籍夫又何求孺人晚景雖奇然至孝之行正身範家之道餘光在人藉彰表而榮如君夫婦者可無憾矣銘曰

先生其尹彥明後一人也哉彥明出伊川之門而先生出沈史之門抑彥明之配未有聞而共德孝德相其夫以善養獨

文集附錄

五 越中徐氏重刊

邵氏之定祥自孫白山之域炎劉之精如火烈烈發其後昆張五臯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康熙庚申秋余與邵子念魯始遇于會稽之樊江兩人同縣同補博士弟子員其意趣同交遊聲氣所讀書無勿同數以文相往來駁正顧閱二十年竟未識面旣見通名則各訝曰不圖今日獲我故人己而稱及尊人先生輒涕泗哽咽聲淚交下曩者吾友每道其先人則痛哭今于念魯再見之因拜詢先生遺狀復涕泗日先大人之生逮事曾大母翁太君二十餘年太君喜得元孫護視勤至若捧盈執玉日吾兒志意超遠幸登科第持門戶彌望于汝迨甲申乙酉受大父魯公府君命不應試則又摩慰日吾向者之言彼一時也今汝能不出吾復何求其奉魯公府君也祇帥父德乃爲克類盍止誦經籍守舊聞而已受業沈史諸先生敦禮棄利不解機權啟日無俗情及弟上由公析產惟取硤礪奉母孫孺人一舉足一出言未之有忘竟十二年假館石門歸省輒依依牽衣如孺子教廷采遺事遺韓先師日入于薄則忍人而不可爲也習于利則市人而不可爲也爲古詩文奉月峯今文選科律勅稱元秦日唐宋者學文之階梯耳其根底在經勿肆口說文章高下于時俊奉呂秋厓黃梨洲日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藏書貯閣上每歸見牙細繙動則召廷采而之怒旣乃

文集附錄

六 越中徐氏重刊

太息曰先人口澤止此吾今成壤當由汝矣因垂涕引起又曰先大人貌侵身長不及中人而志意寬廣恥言贏縮遠斥市價每戒廷采以祖宗風氣不可變孝弟之道不可闕翁太君魯公府君先緒不可歎詩筒函札具饒酬應願潛身著述曾無佐書授幕之想足不越禦兒構李以西誠古之能守有道者余肅然起拜曰先生之風烈尙矣美矣愧余浪遊南北邑有模楷而識之遲也敢問先孺人懿行何如念魯則又大勸曰采六月失恃何知吾母身祖母留也祖母爲言采母之亡止二十一歲丙戌避兵入山重跣歸而憊病越年生汝汝生之年汝母死之歲也汝諦志之入歲省外大父樹菴先生

文集附錄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于陳引謁陳氏宗祠則對神主而言省齋都御史余高祖也冢宰恭介余叔曾祖也通判丹治公余考也家世忠孝清德延及子孫故汝母雖女子亦漸遺教少而性成恭順爲汝家婦理事太姑與姑姑政嚴肅家人願指罕當獨汝母能敬奉恨短祚未及五年不終侍養又以汝累姑此吾女臨歿所不瞑也采哭泣歸以斯語告孫孺人後母孺人章出慈谿縣十入都之甘溪外大父申甫公耕讀守家當避兵時入姚城因定皆焉申甫公樸而忠每入城省女攜山中果芋未嘗不垂顧歛歎母于歸之二年生弟孝孝三年殤又三年行正生又二年母弱疾終自庚寅來迄于戊戌執婦道者竟九年家人

小大內外無異詞得嫗事太姑纔一年其撫采也無異已生病耳恒失聰先大人念前母不永年願遇孺人時時彌縫其闕康熙七年戊申行正殤廷采哭告母主曰正之不延天也采固母子也母其有靈無以前後易意夢寐涕泗則呼母者輒以再曰兒有兩母其敢一呼後母之亡先大人年三十三自是不娶蓋先生兩孺人之行蹟與其遭遇得于念魯之口述如此余忍不銘先生姓邵氏餘姚人諱貞顯字立夫號鶴聞父曰魯公先生儒者以孝聞生天啟六年丙寅十二月廿九日卒康熙九年庚戌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五陳孺人生崇禎元年戊辰十二月九日卒順治五年戊子六月廿九日年

文集附錄

八

越中徐氏重刊

二十一章孺人生崇禎五年壬申五月十八日卒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廿一日年二十七子二行中行正行正年十三殤行中更今名廷采卽念魯娶龔氏同縣侍郎輝之裔孫執卿君女能奉祭祀承侍太姑孫孺人曲順有先姑風于歸十二年而終茹荼旨蓄生一女嫁蔣申繼娶陶氏會稽人考日子良君生四子承謙承明承張承朱一女嫁陶原達承濂娶鄭氏同縣彥補君女生一子先鼎三女未字承明娶母孺人從兄玉君女陶氏卽原達妹次承張承朱未聘先生初厝柳縣祖塋莊康熙十三年甲寅冬十二月始合葬兩孺人舊攢在六世祖贈奉直大夫東野公塋左距陳孺人亡二十七

年矣啟殯改觀念魯痛不能視踊不成拜也自言獨子弱貧
又時山寇薄邑有類棄葬冀子孫昌大更卜吉域其意可哀
也已銘曰

先生之孝孺人之懿既立厥配胡不慙遺先生之文孺人之
德黃耳鼎象以承先澤屈者一生信者無窮修短何論古有
賈終爰及苗裔杯捲手泣柳山之東碑我鴻烈

以上傳志三首舊附集後今仍之

姜垚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周官王會採于八百國之風統之柱下史列國亦皆自採其
風俗以待輶軒所以維綱常重名教盛世大業也春秋之後

文集附錄

九 國中徐氏重刊

秦漢遞降合者分分省合甚至江之南北山之前後各自爲
史採錄之難百倍于古蓋起居注多揚美隱惡而稗史又家
異記載此是彼非故修前代史易修近代史難以其事涉傳
訛語多避諱非考核詳慎心手光明未克勝此司馬子長爲
史家祖後人譏其尙未博雅且有謗書之目若陳壽不以昭
烈爲正統名義乖實抑又無論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
書甚哉史之難也吾謂舉其大畧其細存其號位恕其成敗
庶乎無難况殷頑民周嘉客匡山未覆歸命未來較不庭後
誅相去懸絕大哉王言加惠明季特詔福唐魯桂四王附懷
宗末年紀事旁搜野史禮徵遺獻示天下以是是非非之大

義虛公寬大毫無忌禁前古所未有也吾友邵子念魯幼遵

庭訓究理學長而志盛謂事業可立期忽忽五十鬚髮如雪

乃潛思著述先成宋元明紀事一種屢易其稿心良苦矣大

約取資于馮司寇見聞錄毛太史後鑿錄黃徵君行朝錄益

以董隱君之口述綱舉目張可稱信史悲夫申酉之時何時

耶大厦已傾瑣尾中纔存餘喘而爭門別戶立黨招權如燕

雀喧呼于爨室觸蠻奮勇于蝸角方且剝脂膏行賄賂聲色

歌舞是娛致緬人擲揄厭憎束身投械駢首就戮豈天奪之

魄雖有智者亦莫能善其後耶但其時不乏忠義之士不以

小朝廷亂其志操視死如歸執義侃侃氣冲霄漢名並天壤

文集附錄

十 國中徐氏重刊

國史行將採登以磨勵濯盥斯世金黃門上定南書有云開

國之功臣與亡國之志臣皆受命于天天下無功臣則世道

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斯編若存亦人心之一助也

而村學究畏縮忌諱不敢明言顛末致後生無從聞見猥陋

實甚若卓爾大雅君子搜揚遺節憑弔昔賢當有取于此

童慎樞曰忠孝大節如日星河岳炳諸天壤豈齷齪者流

所能埋沒然表章不朽端賴有心人集採爲名山之藏耳

讀此令我太息

范蘭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辛巳

江以南州郡介山瀕海而處者延袤萬餘里而廣州爲之會

其地東連吳越西控交桂極於滇南海舶乘風而下上者瞬息以千計而水陸之貨象犀珠貝之珍莫富於廣州而外錯島夷內連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余友邵子念魯姚江之篤行士也博學嗜古嘗自稱曰士不得志則覽名山川退耕且釣志韓愈之志業司馬之業耳矣所至以筆墨自隨而尤汲汲以蒐羅勝國之遺爲已事顧文日有名而困於省試且老矣今年夏告余有廣州之遊余謂今遊士之客食於州郡不憚車馬舟楫之勞險者相望也而以吾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遊則有異以邵子之才之學之志夷然以諸生自處世亦僅以諸生愛尚之卽客食州郡時相遭於車馬舟楫之

文集附錄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問者問別而笑以爲彼亦不過投吾之所往而不知其中之有以爲也夫廣州數省風物之要會而勝國之事所嘗經遺湮積之區也邵子歷其江山旅宿其廛市宴游其士夫僚吏而又以時雜採童謠里諺與夫番商海賈之傳聞豈繫猶夫人之得而歸也歟雖然天下承平五十餘年矣邵子試登越王臺西望而嘯故老有存焉者乎遊士之客食者既如余所言海舶之乘風來集者知以利爲市卽數十百郡之流聚而能言者各自道其州土之豐樂斯已矣吾又不知邵子之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邵子與其無加於邵子與吾又以懼能當邵子意者之無何而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無也

所從來久矣

得思叔祖論文書

細讀記序明潤雅暢意近歐蘇傳志幾入班范快甚老人抱鬱弭口不說文字者久矣裨益不尠吾邑自孫司馬本厯下瑯琊倡明古學先君子與桐栢先生實或承之咕嚕家始知有秦漢之文厥後不專于文而勤于討論則姜重海先生欵緒風而規隨勿失獨呂秋崖耳愚幼失學常聞長老先生言文貴鍊鍊則潔而峭而簡味腴而氣厚譬如金銀出礦必經火鍛而後寶色璀璨非然雖材勿工又言不讀尙書左傳不曉鍊法鍊篇鍊調鍊句鍊字慎思勿措久而入妙吾嘗讀禹

文集附錄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貢敘述九州山川田土水道貢賦產植後人充棟未了不千餘字而眉目較然斯何道與吾輩爲文病于好繁而不能簡秦漢長文如屈原離騷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誼治安策累數千言繁矣然而無句不簡以簡用繁斯多多益善也卽如鍊兵必自一人始以至于千百步伐止齊仍一人耳鞭子玉之三百乘錯綜王翦之六十萬則茅勤如一五花八門無不可矣不然其不爲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者幾希子曰辭達而已矣吾輩爲文每患勿達複詞叠句以求達終勿盡達易曰修詞立其誠詞之勿達要亦誠之不立乎古人才稟英靈胸中具有一篇大文字指作發揮淵泉波折匠心裁古自

然可傳今人得題始尋議論摭拾典故且以書生心眼時文
聲調招綴成篇護惜疵瑕好自矜詡享敝帚以千金龔臧硤
而拱壁修詞如此誠乎否耶歐公就文輒粘壁間往來呻吟
塗乙往往原稿不留一字環滁皆山也凡數日而得此一句
畫錦堂記既呈韓公急索歸于首二句各增一而字韓公大
服歐陽公猶精密如此古云文以氣爲主然吾謂必以識爲
先蓋識高則奇想曠雋不落常徑發言樹論本經術合聖理
足垂世教且識高則品卓他不悉數卽近代空同大復于麟
諸公皆風骨矯矯不苟逢世以之操觚豎議卽文弗盡佳猶
以人貴况迥出莛林俯視人表者乎近日錢虞山則又人以

文集附錄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文存未可槩論吾輩文過蒙叟可也若立品則當以古人有
志節者自期由此言之非特文貴鍊人益當鍊耳嗟乎兵戈
饑饉垂五十年儒者不坑而靡卷籍不燒而盡先賢之文采
風流漸滅莫問至今日而沾沾于蓬蓽破甕問抵掌而談舊
學豈非痴絕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念魯足下本從祖父
爲儒者之學今又沈浸千古不欲苟以經生自處宜子文之
日進而不能量其所至也余年往知足下晚旣喜得宗賢冀
足下之光遠有耀亟以鍊之一言爲足下告足下高識更有
進于此者亦我告無吝甲戌七月以發白

以上書三首舊附集後今仍之

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仁和龔翔麟撰

餘姚有篤行君子邵念魯先生耳其名未之識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始識之昌邑遂訂交越三年辛卯先生來訪余田居爲先公立傳又作田居記未幾疾作渡江歸別纔十日間先生病且殆以文一編語其孤曰能傳吾文者龔侍御也及卒其孤泣以告將葬復持行實來乞銘麟與先生爲有道交且其文其行爲海內推重敢不諾而序諸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先生五世祖甄領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領萬厯中鄉薦官靖州刺史曾祖洪化祖曾可父貞顯皆儒者先生生六月失恃大

文集末

一 越中徐氏重刊

母孫撫之長沉潛穎敏卽向往陽明戴山及姚江書院諸先生年十五通易詩書并左氏春秋喜讀朱子綱目一日閱馬晝初通紀卽仿立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各傳見者奇之年二十游學在外於經史諸義有所得輒手抄口誦無停晷而尤究心史學著史論復訪求宋元以來遺民軼事爲記傳以傳之所爲各體文皆具古法然頗自矜負不肯妄作嘗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卽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其持論如此講學則宗陽明謂孩提之不學不慮卽堯舜之不思不勉性至孝幼侍父于石門惟大母是念中年旅居會稽不忘歸老餘姚依先人祠墓彌留誠子書諄諄

以家廟神食增祭田叮嚀至再嗚呼先生誠篤行君子也先生貌甚豐髯早白衣冠類古言動有禮所著有思復堂前後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畧等書先生生于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熙辛卯五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四宗黨暨從游學者私謚之文孝先生初娶龔氏一女適蔣申後娶陶氏生嗣君承濂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達今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于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文集末

二 越中徐氏重刊

似勤學日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之凡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湯湯依其先世以成其志用垂後人勿替此謚

理學邵念魯先生墓表

會稽陶思淵撰

三代以後惟兩漢儒者各有稟承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故夫淵源密切本領闔深其守之也堅其成之也大而其傳之也久而不敝自窮鄉無師獨學無友又才質淺薄不克奮然傑出自比於古豪傑之士始猶遠巡決廢寡涉陋簡卒乃顛倒替亂出入竄伏譬若門第之無宗譜者卽昭穆猶不可尋矧其始之祖乎夫賈董馬鄭輩終身守一師而不變皇皇汲汲網羅補苴不過三代聖王政治之粗迹與六藝之緒餘非有若孟子所謂守先待後經正民興者也顧以方夫

根抵亡而枝葉具徒以其謬悠無所稟承之學據爲尺寸柄將以砥柱一世相去則亦以違矣姚江邵允斯先生少隨其父立夫公受讀書爲人之法而其祖魯公公勤道繼學敦善行不怠先生念之弗忘故又改字念魯當是時先生方弱冠耳厚重嚴懋已卓然不肯墜其家規比長出就外傅韓遺韓遺韓故姚江老宿淑艾于王文成公者示以入門梯級謂聖人可學而至先生則益私心向往有志於性命宗旨往時余從先生游先生執余手娓娓道文成天泉夜論時光景及橫山緒山相繼之統曰人心不死端賴斯脉昔遺韓師教我如是言訖淚琅琅下夫王門師弟之功過在先生原未嘗偏執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依附于其間特以衛孔孟者攻二氏衛君父者攻楊墨王門非二氏楊墨比則吾亦第有謹持師說以體驗於毫釐而已若夫執兩用中聖人復起自有歸宿故夫後之人有能指陽明無善無惡之教推尋以至于朱子之不偏不倚又推尋之至于孔孟門庭講其是而去其非隆隆然無纖絲繫障不可謂非先生之蘊火有以發之也先生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而獨不雜于神仙浮圖蠱魚小說其他則皆發爲文章顧尤覃精史事嘗自謂生平頭白汗青西清東觀差堪以老布衣與聞掌故自先生沒後豈惟東南道學一傳景響頓絕卽欲求三百年遺案與夫勝

國軼事而訛外隱諱亦無從徵信于萬一已勝朝作者如歸震川茅鹿門錢虞山本朝如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古文碑版滿天下惟肆其力于文詞故工力所到遂亦行遠今先生之文未知于之數子後先何如抑傳不傳亦有命焉惟是百十年餘學者聞風興起慨然欲從金華四君子以追閩洛因而求先生之文以溯洞陽明遺緒則先生固抱祭器之家子也數小宗大宗者其必由是矣然則如先生姚江書院等文烏在其不傳傳亦遠在歸茅數子以上無疑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生當科舉盛熾之時獨以其所得于父祖師友者服膺弗失

文集末

四

越中徐氏重刊

迄白首寒餓而不改柯若張子厚之欲自爲井田經營試驗于一方心彌苦矣空言何補然而先生自五世祖暨其後嗣綿綿延延有完行而無闕德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明不行已矣若其立身行已進退取予始終本末別自有傳余第揭其大者著之于阡以答先生以告學者云

念魯先生本傳

餘姚邵國麟撰

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允斯儒者諱曾可孫也曾可服膺良知學師事管宗聖宗聖謂曾子之道以魯聞隨字之日魯公先生思紹其祖因自號日念魯生六月而喪母陳其王母十易保母視之嘗奉王母命入菜塢驅鳥先生整冠束帶左手

竿右手出懷中漢書儒林傳三復之薄暮歸王母得其狀大喜悅康熙初姚江講學諸儒若沈史韓輩期望集書院先生均師之一日問韓孔當日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將無同孔當笑日子知良知矣己酉父授經嘉禾先生往省觀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顧先生不屑屑習制舉業篤志聖學旁及唐宋韓歐家撰古文詞是時陳祖法論石門先生屢往質問所業益進尋謁禾城施博論名臣奏疏博稱善且勗之厚自愛隨治史學著聞髦俊間凡宋元以來軼事悉糾其徵信者表之同郡薦紳敬其人多委贄以教子弟甲戌餘姚邑大夫韋具書幣請授經義學故事邑大夫同博士

文集未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臨塾師率弟子出門迓之而先生以師道尊嚴令弟子出而自立講堂階上舉手揖入邑大夫與司諭司訓博士並坐先生獨坐南向北向鄉大夫及諸生序齒並坐受業弟子侍坐皆東北西向三擊雲石司讀弟子起立西陔讀凡上大學始開講堂上肅然無譁己巳大夫顧博士日真先生時麟亦在弟子列也明年率其令嗣擁被讀宗祠東寢讀竟囁令嗣臂出血而呼日汝知痛耶知痛則必知學稍怠引其兒而祖位跪使自訟令嗣學業倍進是冬烝祭徹率長子承濂登龍泉山立祭忠臺上遙指累世墳塋濂伏地稽首而先生大慟爰作祭忠臺慟哭記丁亥臘月五日先生春秋六十攬揆之

旦謂之惟然燈燕香俯伏而號日嗟乎小子廷采生之歲吾母死之年也其誰死吾母乎而尙生爲晚歲遊齊魯燕趙不偶幡然來歸日天之所以玉我者在是矣遂隱禹穴著書不復出先生贅于會稽陶氏甥館歲必返姚江省壻瑣勿衰訓其嗣日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惟家庭不可不孝友書不可不讀不孝友見惡于父兄何況踈者不讀書見鄙于州里何況遠者乃書承先惟孝友昌後在詩書十言誠日子孫錫名其準諸此辛卯夏病彌留大聲呼中子承明操筆日授改訂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日吾恐長後起君子訾議也其生平篤志聖學至死不苟類如是思復堂文集詩經見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畧行於世論日麟讀先生傳死義諸臣簡而有體文而辨知先生殆經世之學而先生爲陽明辨心體爲蕺山證慎獨則知先生非徒文士蓋取舍宗平孔孟議論擇其精微者也先生樹品師大父魯公公多聞識古文詞師徵君黃宗義翁山屈大均竟以肆力古學負病而亡天也夫命也夫

文集未

六

越中徐氏重刊

理學邵念魯先生傳

前江萬經撰

先生姓邵氏諱行中字允斯更諱廷采號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五世祖甄嘉靖壬子舉人知海州高祖欽諭萬厯戊子舉人知靖州稱廉平曾祖易菴公洪化祖魯公

公會可父鶴間公貞顯皆姚江書院中高第九歲隨魯公公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國模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十一歲從魯公公講業於皇山翁氏莊書課制義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阜訓以孝弟忠信夜則共卧寬嚴得中誦說有法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輩韓孔當孔當教以靜坐月赴小會歸治經書竟日閉樓默不出聲或家事勞瘁則走讀四明山樓越溪渡岡不以爲疲一日孔當問曰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盡夫子尙言未能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說云何先生對孩提之不學不慮卽堯舜之不思不勉否孔當怡然悅曰良知宗旨被汝一

文集末

七 越中徐氏重刊

語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彌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歸而求之真有餘師矣時孫元儒舉克復義解重克己先生進曰須先識禮譬如破竹禮爲主則視聽言動迎刃而解故曰存天理之本然孔當首肯曰先儒微旨已啣不過二十二遊邑庠以爲舉業非向上工夫乃讀周易左史及朱子綱目陽明文集叢山全書辛未纂詩經兒課甲戌黃岡章孝廉來宰餘姚辟先生主書院先生條次訓約十則榜堂楣一日立意宜誠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鈍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眞屢謂誠意是大

學鉄門關哉山劉子揭慎獨爲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卽今諸生讀書是眞讀書做人是眞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深淺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甌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辦此志向方得二日助理宜精人情物理事勢皆聖賢之學故日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辨可

文集末

八 越中徐氏重刊

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工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三日倫紀宜敦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晨夕出入倘於愛親敬長兩事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卽今覩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四曰威儀宜攝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請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工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情慢不設乃恂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也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

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
眞實用工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傲而長輩
愈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
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五日識量宜弘世間多少難
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計較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
具此氣概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乃能覆
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
不以天地爲心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耳
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
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都要掃除六月

文集末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取與宜嚴韓仁父夫子述師訓言人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
窒智爲昏變思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
貪爲本于駟一介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
容私小陷溺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
監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做而行之七日學
術宜端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
教皆汗世採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
習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劉子改袁黃功過格爲人譜
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主事君
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卓然信

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移風易俗誠
吾輩分內事八日讀書宜進古者八歲入小學習洒掃應對
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收放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
不行手足既閑身心俱軼迨乎應務動獲窒碍是以人材遠
不如古茲姑無甚高論卽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
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家
古文分爲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古文五六頁約三年
可一周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釋傳註或問
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於斯恍有湊泊及至下筆汨汨然
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每日靜坐半日讀書

文集末

十 越中徐氏重刊

原非割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九日舉業宜醅自制科取
士以來名臣良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此何得僅視
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
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自生法氣自生才氣貴
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平才貴橫不貴巧四
者同出一源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
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不傷氣法不掙才斯爲大
雅姜赤書師言入股須自出手眼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分
外出奇若胸無根柢動言歸黃金陳耳食何異十日功課宜
勤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僻廢學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母因循毋凌亂泛閱毋進銳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疎密心之存否卽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要各各豎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吊博奕傳奇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皆當恥而不爲安石圍碁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丁丑戊寅之間著明儒戴山劉子傳癸未著姚江書院傳甲申如山陰之石泗遺書仲子承明日汝力作中須節勞無令頓憊東漢諸君子有傭賃數日讀書數日後來多至公卿近者士人名爲讀書實皆游惰人才從此

文集末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吾生平心血多耗此最足貴者勿漫示人汝貯存之先生孝友爲學恥言勢利少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苟同讀書尊經右史一切稗編小乘不屑寓日講學宗陽明自桂文襄倡誡後目良知爲禪宗垂百八十年先生以砥柱自任作姚江書院傳大意謂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與聖人不思不勉之本體同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以致之陽明之致良知卽孔子之欲仁仁至孟子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旨存心致知功夫並到非空虛無事者也良知卽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焉盡之矣爲善去惡正致良知實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異於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攝入格致中耳至於四無之言流失在龍溪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戴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蓋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以後惟錢緒山鄒東廓歐陽南野能守師訓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於王學而斯時密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輒混儒佛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戴山承其後不稱良知而第言誠意慎獨謂意者心之存主所云道心惟微卽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獨體在是功夫全在未發處用慎者慎此而已獨

文集末

十二

越中徐氏重刊

體下不得個動字未發下不得個靜字其暗其間自有不暗
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日妄復則不妄矣不妄
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稍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
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
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哉山篤
實類朱子其所謂獨卽實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
文成殊特改換名目以作士氣故戴山嘗曰文成王先生承
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
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知不囿於聞見致
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上卽下無之不一以教學者友離
眩驚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
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天假以年盡
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
不待言矣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戴山恐學者荒忽於靈
明補偏起廢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先後固一也
且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卽審端一貫朱
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
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
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

世而不能相合也至戴山專主誠意以慎獨爲致知歸宿擇
執并至而不過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
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於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
多傳其節義而其承于聖絕學尙罕有知之者吾於明儒心
服陽明外獨有戴山耳其持論如此生平嘗欲復封建行井
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
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
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其論井田曰欲得封建先
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卽塞然

文集末

四 越中徐氏重刊

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
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
彼與此勢將生亂余謂做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
之間乘除消息無往不復此天道也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
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
歲貢如經藝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
試可也又云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
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又嘗謂朝廷開史館
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
用季漢書又元人修宋史於儒林外別立道學傳先生欲并

道學入儒林日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以此立儒
家標幟乎又惜韓范富歐陽李綱宗澤岳鵬舉不列儒者之
林孟子論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與集大成之聖相提並論
原非一格假孟子尚在則若諸葛若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
富歐陽李宗岳輩必得列於夷尹惠之倫矣宋儒講說每畧
事功先生恒多不滿其訓嗣子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
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汝曹當守祖父規模以誦讀爲生涯
以忠信爲根本以孝悌爲家風以禮義爲甲冑時尋祖父執
友詢起居受教誨令此心有所嚴憚則志氣日莊邪僻無從
入先生狀貌魁梧衣冠眞率不登閣不登危如臨如履以守

文集末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其身晚年割棄舉子業專精古文詞所至以筆墨自隨汲汲
蒐羅遺民孤臣之軼事後進造請接引不倦學者稱文孝先
生歲壬辰古澗孝廉命公卿擢守紹興爲先生立傳載郡志
所著有思復堂文集四子師濂承明繼雲繩朱

論曰先生其傑士也哉讀先生五世年譜知先生生六月失
恃又十年繼母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
痘殤又四年考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
人卒其遇亦窮矣然先生堅苦刻厲學日益篤行日益修表
章先賢潛德推揚文成良知海內學者皆知姚江之有先生
也彌留誠子書頗類稽顙家訓家無儲粟而以宗祠耐食

祭田叮嚀至再足以見孝思之不匱矣其本原心性經濟大
槩見於書院等傳治平畧諸篇小之出爲酬用亦不輒以一
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與議者多以不獲一
第致憾於與善無微而余不謂然誠使登賢書享萬鍾極一
時之烏奕而祖父師友之範圍缺焉勿遵較其所得孰多孰
少而况玉瓚黃流理有必然邵氏之發祥流慶也又日可俟
乎然則天之報施殆亦不僭矣夫於乎世徒以文章重先生
者其志識何如也

國史儒林傳彙

邵廷采浙江餘姚人餘姚自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

文集末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甚眾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頗異師說而餘姚傳其學者
有徐愛聞人詮胡瀚錢德洪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
邵曾可曾可傳其子貞顯貞顯生廷采廷采爲諸生與徐景
范皆從孔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
讀劉宗周人語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蠡縣李塨貽廷采
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
而後願學戴山孝感熊賜履以關王學爲己任廷采曰是不
足辯顧在力行耳又私念師友淵源及身而絕思託著述以
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戴山功主慎獨忠清節
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鉉

祁彪佳張兆菴黃宗羲等能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
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
篇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集族孫
晉涵

邵念魯先生墓表 大興朱筠撰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
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
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
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
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

文集末

越中徐氏重刊

邵曾可魯公會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
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巋然
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
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
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
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
謁筠於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
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
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
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

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
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
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
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
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

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巖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
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日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
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
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
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而讀劉宗周

文集末

越中徐氏重刊

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
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
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
日陳梵誦經營窳窳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
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
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
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守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
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縱馬彭
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歎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
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白哀不暇

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
明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
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
李塔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
後顧學戴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
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關王氏學爲已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
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
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
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
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厯將軍施琅振旅臺

文集末

九

越中徐氏重刊

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瓊奇之請與俱北謝
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
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
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
巳知黃岡章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
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嚴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
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階階知縣升階
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
出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
於階童子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

哉先生哉旣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
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
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
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
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
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
弟廷英數喜言硯蠶之術固乞先生東脯所入行賈輒喪之
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於柵間邵先生過數止
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
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
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
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
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
不敏先生旣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卽
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淪功微金許言絕於鏤文
成立德以揭大任良知曰伊孟出蠢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
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戴山懋功祇悔
而復藥羣髡狂謚靈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戴山劉子傳綿綿
姚江浙東以醜江西以正良畿躋雜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
戒慧定圖梨折築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義纂言死復生不
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
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
葬於斯作未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
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
霖有甓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尙是遊
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
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
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
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畧四卷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間從宗義間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
臯從海外芟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
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
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
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
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
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
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
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
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

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
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
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巧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爽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
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
守先正正一髮引鈞颯斯郡土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小改
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邪

文孝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慈溪萬經撰

陽明先生里有古處士曰念魯先生篤學至孝屏居禹穴未
嘗與羣士爭名然大江以南已隱然知其姓氏少穎敏有大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志勿事舉子業專精古文辭余心艷之而未面也後余入都
謁許宗伯讀先生洛陽鑑湖著述多揚忠孝節烈由是仰山
之心益切歲戊子先生年六十一遊京華訪余余飲之酒酒
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先生曰吁古人年四十文章妙
當世功業濟蒼生如某者自惟賦質不後恒人又承祖父教
育師友皆賢良本是聖門之徒卒以家勢艱難因循叢曠日
削歲剝喪厥生平遂成天壤廢人余曰不然山左誠子書請
詣以宗祠祀食增祭用叮嚀至再先生之孝可謂至矣至於
書院記傳治平諸篇皆本原心性經世大畧庶幾乎古之無
苟立言者歟昔人云文以人傳先生之謂也明年先生南歸

請先生爲先子立傳又明年先生爲寒氏世傳寄余反覆閱讀感與慚并竊謂文章與天地相終始嘗考其源流東漢至六朝文蔓矣昌黎起而救之以六經之文宋初未能更五代之習文卑矣廬陵起而救之以馬遷韓愈之文洎乎有明文成王子勳名理學直接宋氏而其文更冠冕一代嗣後繼起者鮮今先生不以被放逐時好而趨勢利而乃刻意於古以追踪前人可謂有志之士矣先生之在京師也館於余同館宋山言家士大夫皆願與之遊樂誦其文余亦幸得與先生交朝夕聆名論未幾出春明門去此古人所以致漢於良友之不常聚爲可惜也自其南歸之三年先生以肆力古學遽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爾捐館悲夫爲人恬靜修潔不苟言笑其弟子漸漬正學多有取科第爲郡守者先生生於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熙辛卯五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同人祭以文諡之日文孝念魯其號姓邵氏諱行中更諱廷采字允斯宋儒康節之後明奉直大夫淮安海州刺史諱甄六世孫也湖廣靖州太守諱伯棠高祖也曾祖諱洪化早卒祖諱曾可孝義理學著姚江父諱曾顯有詩文名母陳氏一子卽先生繼母章氏一子名行正邵氏世爲河南右族南渡遷紹興之餘姚今爲餘姚人自其曾祖祖父以來素以家費賑宗黨貧乏多貯書以招延理學之士元配龔氏子女二子殤女適蔣中繼配會

稽陶氏五子長亦殤次承濂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達所著有思復堂文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五世年譜姚江書院志畧等書按狀先生生六月失恃又十年繼母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痘殤又四年考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人卒其間喪其配龔有子連喪其二又喪其長女及其身歿家無餘資客棧會稽不能歸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後二年癸巳冬十二月四子奉先生暨元配龔葬慈谿二十都太平湖龍山廟左附先塋之右將埋其孤偕門人陶峒陶德燾徐宗枚沈梁序受業弟向榮等稽首來告曰先生德行願太史誌之余不敢以不文辭遂誌之并系之銘曰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傳記先賢文足以垂也津梁後學澤有所施也先生之孝邦之儀也俾其後之人安以爲遺也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十月望日慈水萬經頓首拜撰

右思復堂文集十卷餘姚邵念魯先生著先生爲魯公先生
冢孫又習見沈國模管霞標史拙修虛修諸先生而從韓孔
當施約菴先生游與黃黎洲董无休劉子志子良毛西河五
先生並禮修相見譬欬有接故所學審於王門遺緒明季舊
聞集中諸作昭融忠士證嚮道統聞見大小識知有域而文
筆亦明潤雅暢動合古範觀王祇如先生述先生言曰文章
無關世道者可以下作有關世道者不可不作卽文采未極
亦不妨作後蒙說曰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
宜多讀漢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
謹嚴賈誼司馬遷相如班固外可弗問也可以知其本矣雍

文集跋

十 越中徐氏重刊

乾之際甬上全氏謝山私淑南雷與先生涂轍不謀而合而
矜張時地吳言相折斥爲不知而作如吳農祥今考全氏所
舉若熊汝霖王思任林霽山鄭樸翁數科其所根核本書詳
也陳潛夫以下則傳聞有譌如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依徐
嶺村倪文正年譜跋則徐與陶菴先生同撰而非谷以金求
其藏書凡若此者要在後賢理而董之亦無庸過爲非議徐
珊一傳箸其不對而出以明衛道而不詳墨敗深得春秋諱
賢之旨答毛西河先生書謂宋儒講學無一死節亦適不啻
其時易地以量不爲刻酷語而謝山醜惡毛氏并及先生懲
羹吹壑非篤論矣先生之失莫顯於陳定生傳末綴子維崧

字其年六字夫其年以康熙鴻詞科授檢討既不肯元澄之
縱酒復不等季野之謝官先生載之頗乖義法而謝山未之
登焉善乎章實齋先生之論曰謝山生諸老之後淵源既深
通籍館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爲宏濶而乃
嗤念魯先生爲迂陋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先生
之後承其學者爲族孫二雲先生二雲先生沒而南江之文
獻亡矣友蘭尤歎吾郡百餘年來志乘湮沫者舊徂謝中更
兵事益復無徵而並世學子局促帖括詢以王劉遺事輒茫
然謝不敏無能爲先生學者矧其細乎爲亟刊是集以震董
之而附辨謝山之論焉光緒二十年七月會稽徐友蘭識

文集跋

一一 越中徐氏重刊

七

療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海陵 黃 雲 仙裳校

七療

天都張湖心齋著

燕園主人抱悲憤鬱懣之疾。形容慘澹。情思消阻。目無淚而神傷。口不哀而憶苦。坐則悠悠。忽忽行則涼涼。踽踽。借喉雁作朋儕。共啼鴉為伴侶。是蓋藥餌所不可治。針砭亦莫能去者也。客有舌辨先生者。過而

檀几叢書

七療

卷三十二

一

震舉堂

憫焉。謂之曰。子之貌。亦若碎矣。吾將為子植銷恨之花樹。忘憂之卉。子其為我坐而聽之。幸毋怒而罪之也。其亦可乎。主人曰。唯唯。

客曰。憂莫貴於能忘。愁莫妙於能釋。吾將為子招善戲之朋。名不羈之客。几布瓊璣。籌堆皂白。桃花塢。葉子精工。專諸術。散瓊華。澤朱提。則遠其粹美。孔方亦足其阡陌。於是爭把握。共摩挲。此馬弔。彼猪窩。圍獵則鷹犬並縱。錦標則甲乙殊科。三子豹。腰自分夫。籠細百官鐸。人且聽其寡多。爾乃笑語喧闐。歡呼威猛。

指臂爭雄。手口交警。決勝負於須臾。定成敗於俄頃。得則誇弁冕於同儕。失亦期恢復而再騁。此陸博之豪也。其可以療子之疾。疾乎。主人曰。呼盧角弔。王章所禁。唯我嚴君。戒予特甚。其何可違我君父之訓。而甘食烏喙。誤飲毒鴆乎。况鄙人性耽幽寂。不耐誼呼。生平所惡。唯此博徒。方且去之若寇。豈能效其撈捕。是誠未可圖也。

客曰。春日。馘陽和風初轉。芳草蒙茸。香塵細軟。吾將為子駕驂騑。控騾駟。乘上駟。策山子。攜繁弱之弓。挾

檀几叢書

七療

卷三十二

二

震舉堂

肅慎之矢。望彼東郊。于焉至止。爾乃植征鵠。樹布侯。酌遠近。調剛柔。伏決拾。聯朋儕。無勞鉦鼓。罔藉兜鍪。弓如月滿。矢似星流。風神豪邁。態度優游。於是鳴鏑先驅。僕姑繼響。一發中的。風流自賞。此方意得。彼且技癢。雖不逮夫古人。頗足誇於吾黨。既而發弓躍馬。釋矢揚鞭。迴環驅騁。縱逸盤旋。捷同鷲鳥。速比飛仙。蹄無聲兮。躡躡。人有影兮。翩翩。此騎射之豪也。其可以療子而痊乎。主人曰。僕弱不勝衣。靜如處女。手老縛雞之力。氣懾食牛之侶。望馳驟而怔忡。負弩矢而

難舉是固僕之所不能許也。

客曰。方今海宇又安。治具畢張。求賢若渴。雲路康莊。野無才而不舉。士無美而不揚。子曷不望京師。以行適謁。蒙宰於堂皇。分銅符之半綬。展翠蓋於一方。于斯時也。子且坐高臺。擁百雉。逆謀謫。據經濟。署文卷。徵賦稅。一喜則士民如春。一怒則行徒咸畏。自公退食。爰有餘閒。招我髦士。暨乎學官。論文講藝。研墨磨丹。臚次第於甲乙。別優劣於俊頑。又或五馬勸農。雙旌問俗。越陌度阡。踰山歷谷。察民境於隱微。訪遺賢。檀凡叢書 卷三十一 霞舉堂

於幽獨。閱數載之勤勞。登上考之除目。此功名之會也。其可以療之而心足乎。主人曰。人各有能力。不可強有其寶。而懷之快也。無其才而試之。矣也。子試觀今之為吏者。或以盜賊招尤。或以逋逃獲譴。或以訟獄而謫。或以錢穀而免。其墨乎吏議者。蓋不勝其舛也。而子顧欲我踐之乎。客曰。是則然矣。顧吾聞之。古人有言。三者不朽。功德與言同。其悠久則曷不約同志之倫。會能文之友。角藝詞壇。爭雄文藪。於是選中山之毫。列羅紋之石。裁

薛濤之箋。研廷珪之墨。香焚海外之奇。茗淪雨前之碧。競分題而闡韻。各授几而布席。校工則作賦聽之。十年欲速。則揮毫程之。片刻莫不矚妍。抽秘索隱。探奇聯朱。偶白剪錦。裁珪酌其今古。色澤嚴夫濃淡。權其輕重。銖兩慎於毫釐。又或集字成詩。倚聲製曲。溢簡盈牋。連篇累牘。紋喜則花鳥助其歡娛。言愁則鬼神資其痛哭。奮其長調。固隻字而莫剛。接以短兵。亦片語之難續。此翰墨之娛也。其始可以療之。而得霍然之福乎。主人曰。學問無窮。天資有限。勞我精神。邀檀凡叢書 卷三十一 霞舉堂

誰顧盼。方其脫稿。頗足自喜。甫經一宿。陳腐可鄙。如見大巫氣索而已。僕何敢厠砒砒於圭璧。雜麻枲於羅綺乎。客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佳名歡伯。雅號瓊漿。矧子性耽拍浮。夙好飛觴。雖非便腹。頗有別腸。吾請為子。黃醇醪。酷麴蘖。酌梨花。傾竹葉。大斗浮。巨觥設。破除萬事。屏棄一切。其為酒也。則或來自夔州。或產于秦。邛泉酒。斟惠山之液。潞酒。馳上黨之轡。姑蘇。騰三白之譽。鳩茲。湯四美之休。狀元紅。購吳趨之里。秋露白。

之譽。鳩茲。湯四美之休。狀元紅。購吳趨之里。秋露白。

海陵之舟。於是百楫齊陳。千帆競獻。嘗其旨否。遂其美善。劈無腸之公子。啞嫩乳之嬌媛。羹鼈藉與鵝掌。滌玉板與金片。合山珍兮海錯。極水陸兮為饌。去肥膩而不存。進馨香而獨擅。逮佳節之既徹。復牙盤之更薦。觴政雅而不苛。酒徒樸而無倦。北飲酒之樂也。是始可以療子之瞑眩乎。主人曰。僕自去夏以來。量既半減於前。興亦大慙於昔。臨羽觴而躊躇對飽。梅高跋踏。苟食多以痛飲。懼填胸而加疾。是亦未可。以破予之戚戚也。

檀几叢書

卷三十一

七

靈泉堂

客曰。吾子坐一室之中。值傷心之事。足不親岳瀆之奇。目不攬高曠之致。固宜其身同木偶。而胸如蝟刺也。吾請為子駕遠遊之車。鼓乘風之柁。可乎。天下名山數難更僕。大略舉之。亦有其目。五岳之首。車維岱宗。衡恒泰華。中鎮以嵩。此外則有武夷。武當。天姥。天竺。牛首。峨嵋。熊耳。雞足。蓮花。四九。巫峰。二六。大別。匡廬。小有。玉屋。勾漏。九華。崆峒。羣玉。雁宕。天台。龍門。鬼谷。九疑。石耳。八公。天目。虎丘。臥龍。牛渚。抱犢。白岳。黃山。碧雞。金粟。梁父。雙龍。麻姑。獨鹿。北固。金焦。終南。光

福諸如此者。不一而足。子且陟危巔而長嘯。登高峰而慟哭。寧不足以洩半生之哀。忽而展雙符之靈。蹙乎土人曰。遊遊有時。濟勝有具。如子所言。儘足以吐一時之抑鬱。而不足以博終身之逸豫也。請更為我慮之。

客曰。信如子言。則是舉天下娛心之事。不足以博子之歡愉。極目前快意之端。不足以解子之煩惱矣。吾請為子訪仙子於十洲。謁神人於三島。發淮南之八公。約商山之四皓。採瑤池之上藥。摘蓬萊之異草。佳

檀几叢書

卷三十一

七

靈泉堂

碧藕兮倍蟠桃。篚交梨兮龍火棗。稍親其味。則枯骨立為失顏。略挹其香。則朽腐還為姣好。子且請蒞里登北中。破青塚。啓黃腸。逆神丹。飲天漿。刀圭入口。精爽回光。忽返魂於冥路。竟起死於成鄉。未作他生之眷屬。仍借今世之鴛鴦。言未既。燕園主人鼓掌而笑。色稱科舞。耳目發皇。不知疾之已去。

昔者頤始造文字而鬼為夜哭。鬼何苦於文字哉。蓋悲後世之文人才子。因文字而日夜孳孳。思極慮焦。心枯腸竭。食俱廢。遂成文癖。雖有良工。莫能療治。是以哭也。今讀心齋先生清淚痕五十一律。及茲七瘳。則又不然。第覺世間文人才子。情痴甚于文癖。其夜孳孳。殫思。極慮。焦心。枯腸。寢食俱

房不... 知情癖真癖也文章之癖乃療此情癖之藥石也
先生七療之作其曰為神立國乎療之卒章其
對症之藥石乎噫非世間之文人才子不能療此情癖其
情癖非世間之文人才子亦不能療此情癖其
癖愈淡而療此情癖之文才愈出愈奇而不可思
議不知者以為此空中樓閣知者以為此真藥也
石也先生之善自為療也不寧惟是死者無知則
已死者有知讀斯文也直可作返魂香草之
先生之自為療而已哉同里程未能原評
還魂之事雖見于小說傳奇而以理斷之則世間
必無是事今山翁欲指此為三年之艾非不知其
萬不可得其意蓋謂此疾心不能療耳然至誠之
極可貫金石可格鬼神則理之所本無者又安知
非事之所或存者乎即不然而以此一段癡性
結來生因果亦未為不可耳貫原評

王
石
和
文

天下有先讀其文而繼見其人者見其人益重其文也有既見其人而復讀其
文者讀其文益思其人也予少爲科舉之學常搜閱前代作者及本朝諸名人
之文以爲舉業科律已乃得太史山西玉韞輝先生四書文稿讀之清新俊逸
獨出心裁是能不受前人牢籠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因手抄口誦三復不忘
願一晤其人爲慰而山川間阻無緣得見繼又聞先生賦遂初退居林下冥鴻
高舉瞻望天末遂以爲生平嚮慕之衷將終自比於私淑之儔也雍正十三年
秋予有山西巡察之役甫入境聞先生掌教會城書院至則喜而趨謁親其道
範朗然如明月之鑒懷也冷然如清風之滌煩暑也爰進諸生於堂下高誦予
所夙識先生文開明切示爲諸生得師慶當是時數十年積慕之衷一旦見之
而私心大慰且信向之所童而習者眞有道之言也先生官京師時馳奔競銜
戶讀書同僚咸敬憚之比告歸益砥礪實學以朴醇範鄉邦與人言恂恂如不
出諸口予別去益心儀弗能置乾隆六年予方家居時坊人以先生時文久贈
予石和文

黃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矣於海內而古文集僅傳播北地乃於先生季弟灑溪令署中覓得先生文集
欲重梓之以公四方介友屬予爲序予展而讀之其議論上下千古論事必持
其要論人必當其衡合忝之四書文而體用大備願予向所見先生之爲人恂
恂如不出諸口者至是覺昌言正論罔所滯匿談是非成敗之理若決江河而
下則又嘆賢者固不可測而予向之所以重先生者爲尙未盡其底蘊也見其
人而重其文讀其文而思其人予於先生中心藏之矣先生字韞輝石和其別
號先生自有說見集中乾隆六年仲夏江西新城後學黃祐書

評非出一人手故不注姓氏不敢問世故不求序不問世曷爲梓欲問後世耳
問世且不敢况後世欲與後人語也豈必後世之是之哉後世是吾文則吾得
與後人語後世非吾文吾亦得與後人語後人可語今人不可語乎夫今之人
固已語之矣求序是欲今人是之也吾文無是者又何求若世之君子有不深
謬其文而惠之序者則吾亦不敢知已雍正己酉四月上旬王 璉題

王石和文

小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立詞傳

後學劉贊撰 進士 甲戌

王先生琦字韞輝號石和孟縣人生而穎異至性天成甫七歲祖烈病故抱屍痛絕日不進飲食人皆奇之成童時讀朱子遺書慨然曰學人非徒習爲詞章必做誠意正心工夫始爲無愧時人頗議其以理學自居因益加省察恐涉浮誇一言一行求合古人日所行之事至夜靜坐自思稍有不合終夕不寐其讀書有識每讀一書必推究根柢論古今是非得失透徹入微登康熙乙酉鄉薦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學養深醇爲名公卿所推重與人接溫厚和平對之如坐春風以推薦充三朝國史館纂脩官旋以親老乞終養歸隱依膝下服勤竭力無異爲諸生時親期頤病歿哀毀骨立嘔血數次每忌辰輒涕泣終日至壬戌冬病已危劇值母忌日猶令人扶起望塋稽顙號泣孺慕之誠蓋終身如一日云每鄉居數十年敦重品行德望大著鄉人王某與王某因地互控忽自相謂曰我輩與詞到案官法可受獨何面目見韞輝先生乎因彼

玉石和文

三立詞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悉俱釋其鄉素稱多訟每在日鄉人化於禮讓無訟事遠近稱爲禮義之鄉尤善引掖後學先德行而後文藝人稱其有安定之遺徽焉其爲文自出性靈時文古文自成一家有韞輝真稿石和古文行世雍正二年各憲重璫學行延爲晉陽書院山長從遊者百餘人俱因材造就敦崇實行勤修正學其講貫訓迪諄諄以立身行己爲學者讀書根本由是以發之於文則言爲有物科名直易易事耳掌教十餘年從遊者日益衆多至數千百人月中批改文藝至二千餘首無不殫心訓示自丙午至乙卯丙辰之間登甲乙科者百餘人及膺疾辭帳諸生樹教澤碑三立閣下並鐫其數人條規以詔來許自後肄業書院者咸聞風私淑以未及親炙爲恨先是乾隆戊午沈提學以品端學邃訓迪有方繕摺具奏奉旨該部知道壬戌年若干歲卒合省士子皆有梁木之痛癸酉公呈請祀三立閣 又配享晉陽朱子祀

論曰先生掌教晉陽書院植書院頽廢之後當事振興之得先生以實學爲化

導十餘年人文蔚起科第聯翩不足異也先生歿後數十年書院士子猶能言其丰度稱其教澤不衰先生之道德生民之蒙秉俱見於斯嗚乎先生可以不朽矣

玉石和文

三立詞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目錄

卷一

微子抱器歸周辨

有子避席辨

壽說

降服說

石和說

貧解

文情

文氣

兵間

生民之欲

王石和文目錄

福善論

卷二

王荊公論

楊子雲論

嚴子陵論

郭巨論

燕丹論

漂母論

何信論

鴻門論

鴻溝論

王景略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鄧伯道論

郭汾陽王論

蓋禹論

文信公論

湯武論

卷三

魏不受衛鞅

漢昭烈不取荊州

淮陰侯取趙

晁錯居守

直不疑償金

北漢主報宋太祖

王石和文目錄

岳武穆班師

丙吉問牛喘

卷四

讀出師表書後

讀王荊公周公論書後

讀老泉書論書後

讀韓非說難書後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書後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書後

讀古史疑

讀古史疑二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卷五

靜觀

山河日月喻

泰伯三讓

遊術

智昏原

君子之報

申君子報

施杏樹戈地文

卷六

關帝廟碑記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王石和文 目錄

周遇吉節錄補聞

書田子方廟壁

重修雲閣舞樓記

培風室記

遊六師嶂記

遊芝角山記

藏山石床記

長池怪松記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七

釋諱

趙受韓上黨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滿相如完壁

蜀漢戰守之形

從術

關壯穆絕吳

唐肅宗

辨桐葉封弟

三多族譜記

紫栢歸根記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新建文明閣碑記

修孟城碑記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王石和文 目錄

宋東京考序

石樓縣志序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壽馮兆公母賈孺人

祭許茹其文

卷八

論繼母之服

讀王荊公伯夷論

象入舜宮疑

惜分齋說

書院文是序

唐宋九家古文序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關帝廟碑記

昭文樓碑記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彥明王先生墓表

董貞女序

張碩備墓表

讀家語疑

卷九

增修芝角山廟記

用兵

臧哀伯諫郟鼎

翼毅齋墓表

金石和文 目錄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謁獄廟神像疑

名論

王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後序

家祠碑記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王石和文卷之一

山右叢書初編

王 璠著

微子抱器歸周辨 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爲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勉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駸駸故商人之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有商之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於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恩也後世安祿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清甘以殷先王重器惟周封爵是求乎夫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蘄堯後祝舜後陳禹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其獨應不獲一昨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况當周之未與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其說之誣也

有子避席辨

史記稱孔子沒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畢不兩商瞿生

子之事有若細於辨乃撤其座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爲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若也豈不以爲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人之座若果妄尸聖人之座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然爲諸聖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師道矣聖人無不知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之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之事古來察往者讀詩而嘗試之也今有若誠知乎此豈遂足爲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之知聖之深者豈尙不知有若之不足爲孔子至此而後知之有若豈尙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吾如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若之賢亦斷斷不肯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也曾子既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壽說

天地間孰能壽於人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又孰能壽於今日之人蓋鳥獸草木之物蠢然無知不可以壽言則所貴乎人之壽者不過謂其耳可聽目可視手足可持行口可言事理常否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家國天下之大皆可以求盡其所當爲而下逮日用飲食之細樂也可歌悲也可泣凡山巔水涯亦皆可以隨其身之所處而求遂其意之所欲致非是則前之千古非壽後之萬年非壽也何者自有天地以來其年不知凡幾而腐漸滅息與鳥獸草木同盡於不知凡幾之年者其人又不知凡幾即魁梧奇傑富貴豪華之

子亦隨衆人生死於其中而我獨能以無往不可之身隨所處而求盡其所當
爲與意之所欲致則甚矣古之人皆天而我至壽也彭祖至今猶以壽稱是遊
何說哉何謂壽有斯壽何謂夭無則夭有者何可見可聞是也無者何莫知莫
覺是也古之人有悟於見聞之不常而知覺之不可再也故往往托之不朽以
傳於後俾後世讀其書慨然想見其人亦巧以不壽爲壽之一術也然今日我
知有古人古人已不復知有我矣况後人之渺茫不可指數者其於今又何知
嗟乎古人不能自知也後人未及有知也乃於古人既往後人未生之日幸而
適然有我且適然有我之今日則莫久於今而前後爲至暫莫久於今之一刻
而千古萬年爲至速也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物
安能不變其觀者自不變即觀者亦安能不變以其有不及觀之時而當其及
觀固不變不變而觀物之不變不變也以觀物之變亦不變也變與不
變不變於觀而觀者之爲壽大矣斯壽也何壽也是堯舜之不能留孔孟之不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能待蘇秦張儀之不能以詐取而秦皇項籍之不能以勢奪也其易得也哉得
之不易則承之亦非輕輕以承之而不求無負於所生則生爲虛虛生與不壽
同

降服說 丁未十一月
月初七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情有時屈於義則不得不奪情以就義而又不使人之絕
其情故情重於所生而義重於所後自漢以來論爲人後之禮者無不求詳於
情義特爲後者事有不同則因事立議遂或踰於情或踰於義而不能得其畫
一之理歐陽子之論深爲宋人所非歐陽子固未嘗滅義而獨解爲其父母報
有失儀禮之旨彼謂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夫其父母云者乃儀禮推原之
詞非以爲後者遂據而父母之也故疏曰報之爲言使同本疎往來相報之法
若既親於所後之父母復親於所生之父母是兩父也果親於所生之父母而
報以降服之期則父母無期服之禮是薄於所親也故以謂父母之名不可改

則服亦必不可降服既可降則亦不得而仍父母之名矣使謂禮不沒其文者
便如其稱則禮固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夫
所後者父也固不得以禮沒其文遂不父母之而但稱之爲所後也且爲後者
於所後之親屬若子則於所生之親屬不得若子也不若子則不若父也蓋聖
人不諱人之所後故重之以三年亦不諱人之所生故報之以降服禮大宗得
收族自期及緦麻緦麻之外而爲後者固有矣然不以不服之輕而有減亦不
以本服之重而有增明乎降服自爲其父母報並非期大功小功緦麻緦麻之
外所得而增減之也斯報之盡也若又無改於父母何以別其爲人後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父母其所期而期於所父母名與寔違不
可爲事甚矣宋人之持義甚嚴歐陽子欲慎參乎情故借禮文以自伸其說夫
欲自伸其說而因事輕重其議猶不失一時之權若曲解禮文俾禮之本旨不
明於天下而天下後世俱僣焉無所依以定情義之準則歐陽子之失言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石和說 琦也丙申八月
月二十三

石何以和石不石觀也不石觀何以言石石之爲言不可易而加以和石其姓
和其名也予既借和之名以和石遂借石以石予即借石之和以石和予予以
石爲名石以予爲姓也石於天地間爲性最介芝山之麓大石踰出蟠結深固
其爲介也甚矣然東數路之衝往來行人至則坐臥石上雜踏狎玩磨之整然
如鑑口射之光可耀數里雖欲不名之以和其可得乎夫石之性從無取於和
而茲獨命以和則石爲不同即和之情從無取於石而茲獨繫諸石則和亦爲
不同不同故有取也使石非和吾惡取於石和非石之和吾又惡取於和石與
和不相謀而適相合之適足勵予予行欲端鑑石之性予言戒戾鑑石之情
不端而戾則對石未嘗不發愧而羞其見故我也昔柳子厚之愚其溪也溪以
子厚重故溪之名從子厚予不足以重石而有學於石故予之名從石溪與石
彼此取重之義不類其有所愛而名之則一矣獨是予愛之石常在而愛石之

予不常在則石之見愛於予者又將轉而見愛於人欲如子厚之名從已發而俾天下後世之莫與爭其溪也能乎雖然石之名自予和之則石自予專之予之外固不復有石也不復有石石不石觀矣石不石觀者予不予觀也則予安知予之非石而石又安知石之非予乎予在則石予去則予石後之人有愛石者即所以愛予倘有愛予者石寧不當之怡然呼而欲應也哉

貧解 丁巳明齋集解題

夫人樂莫樂於爲天所厚憂莫憂於爲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爲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爲罍則罍貴適爲甕則甕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爲樂亦遂一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愛之在是耳誠愛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各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爲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爲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

金石和文

卷之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爲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爲憂何論貧賤蓋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吾以樂歸貧賤爲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爲貧解

文情 丙申

喜怒哀樂之情一動則不自知其所至是非成敗富貴貧賤老少死生之故鬱乎中而達於文若歌若泣若狂夫之呼號若細語一一與喜怒哀樂之情相發無情之人未有能工於文也若當喜樂之時而爲哀怒之文當哀怒之時而爲喜樂之文則不能肖雖同屬喜怒哀樂之情而此時之所爲文易一時而復爲之則亦不能肖夫一人之情一人之文其心之所能思而口之所能言非遂相什伯也而不當其時遂不可以強而肖况欲借古人之言以舒今人之情豈非並欲借古人之情乎古人之情不可借也縱極語言藻績之妙亦止道古人之

金石和文

卷之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情之所有于已乎何與且自有文以來其情之有而人所欲言者亦概見于古人矣後之人窮思慮慮偶自喜其言之不同及觀古人已先我而言之而我之所言乃其餘也于是恨其生之晚不能與古人同時當古人未發言即奉一義以自鳴胸中之奇又恨古人言之太盡不肯稍留餘地以待後人令後人復出一詞頡而抗之遂使後人無往不出古人下也恨此不暇而又襲之以自陋哉秦漢而後能文之士不絕於世有相學而無相襲彼其所學者在神來氣往之際至喜怒哀樂之情則莊列不能告之馬班馬班不能告之韓柳歐蘇雖其情不無過中失正而能自言其情之所得故其言皆可以不朽非如後之所號剽竊家冥頑而不情爲可陋也文中子之著述擬諸論語其理非不粹後人讀之若不敢以爲文中子之文也彼所以動乎其情微有問焉爾理範于同而情生于獨獨之所生固未可強而同也世有工畫者寫一人鬚眉神態罔不畢肖好事者竊而摸之復持以贈一人則彼一人者見之固不知其爲已寫也遂不以

爲工今世爲文之士不求工於畫而欲竊其畫之工豈非不情之甚也與

文氣

山水草木之生皆可通諸文尤愛松之挺然鬱然動而爲韻則笙簧交作鼓鐘磬之喧於空中而聽者不測其聲之所際也神乎韻乎挺然之質老於雪霜鬱然之色沃於雨露韻獨動於風風無形而有聲而文之韻又動於氣氣並無聲而有力雖極天下之重無不舉極天下之堅無不透故能發於文之先充於文之中溢於文之外或振之而高或幽之奧以曲或縱之而放乎不可遏抑或節制之則訕然以止其爲氣也非同而養之皆必有道矣孟子之氣養於理戰國策之氣養於世故莊列之氣養於虛史遷之氣養於憂患及名山大川唐宋以來之氣多養於讀書入之深則心有定心有定則氣盛氣盛則能直達其意之所欲言油然沛然隨其言之所至曲折赴之而靡不宜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今誠不敢望是然獨不曰志豈則動氣乎今之學者志不足以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帥氣嗜欲昏於中取舍亂於外其觀古人之書是非喜怒泊然一無所動則其心渺不與古人相浹吾未見古人之氣可粹然借之爲我有也昔庖丁解牛心悚然爲戒慎乎其養氣也推之百家衆技造其精莫不由於養氣而況於文乎文者心之聲也五色辨諸目五味悅諸口而五聲之動起於人心入人最深彼其所以感人亦有運乎聲之中者矣運乎聲者氣也以無聲聲則人莫窮其聲之所自來而莫定其聲之所自往往來之所以入於環中環轉者無窮故文章之氣通諸松而極於樂

兵間

丙午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操其七也

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至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何特謂此一專足以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至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遂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爲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即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借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用已知彼發於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參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生民之欲

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生民無欲則不可以治聖人導之以欲使天下羣趨於是而爲之各遂其求所求既遂則趨之者益甚而其情遂肆出於天下雖聖人無以禁其後衣食人之大欲也使必繼而後衣耕而後食則人之不耕不織者何所賴天下又不可無

不耕不織之人乃人有求於耕織而耕織無求於人則欲不能相通而天下何以治聖人於是有權以通之而以金銀珠玉爲之易其衣食使天下之人知金銀珠玉之可用甚於菽粟而金銀珠玉之權始重於天下夫金銀珠玉始非可重也重之自聖人始使聖人不重金銀珠玉則金銀珠玉與石無異使石爲聖人之所重則亦未嘗不金銀珠玉也然而石之必不可重者以其多也聖人導天下必擇物之少者而用之然後人知所私私故重重之而惟恐不得於是相逐相爭以至於相盜而卒無有所止斯時雖執天下之人而理喻之曰金銀必不可欲珠玉必不可欲彼肯從吾言而易其逐之爭之盜之之情耶天下將有逐之爭之盜之而必不可易者無怪也以欲導之而以理勝之理固不可得而勝也有術焉仍勝之以欲使金銀珠玉無重於用而惟以菽粟爲重則天下之欲固將羣趨於菽粟天下羣趨於菽粟則逐之爭之盜之之情未必不復施於菽粟然菽粟積之不能久藏之不能多不多不久則不甚私不甚私則人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趨之者必不如金銀珠玉也果其至如金銀珠玉而後復以金銀珠玉通之則亦聖人疏節天下之人情使其欲有所間歇不至於流而無極也

福善論 丙午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勸善不善之自值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

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無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亡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况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况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今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王石和文卷之一終

王石和文卷之二

王 璣著

王荊公論 丁未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為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為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為小人如宋之王荊公可惜也荊公恥其君不為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柢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為君子則以君學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為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已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荊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為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荊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荊公遂激而一出於不改此荊公不能容當時士大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夫當時士大夫亦不能容荊公過不獨在荊公也不然司馬溫公亦嘗作相矣欲改顧役為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如公取容何如少年蓋附安石以速富貴溫公深謝之然卒不易其議夫顧役荊公之法也今既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溫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己亦人情之常溫公未嘗不同荊公但溫公能謝蘇范言而荊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卒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荊公不幸以志成其劫有志則患無才而荊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患不得用而荊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與才夫古之真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為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為君子者固有矣荊而公獨不幸不得為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慎也哉

楊子雲論 甲辰七月 二十二日

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後之儒者理不足千萬世而其言乃使一世不可知楊子著法言太元而太元尤極意故其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吾謂其薄當時而厚於後之人也後世亦世之積耳知文者無擇於時未必不在當世一世無知亦難信後世之必有知也子雲後四十載而法言大行於世太元至今罕有傳者亦安在後世之必好之哉唐時始得一韓子韓子固以子雲自負矣然韓子之才亦非千百年所可待也千百年有韓子亦或千百年不能有韓子設世終無韓子又誰知子雲之文之足好者即宋之程子亦以其書為無益朱子又謂支離不成物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程朱非其人與程朱不以為好不知子雲之書其於世安用也子雲之書一擬之易今其方州部家為隱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六十四卦之文固未若八十一首之晦澁而不可讀也子雲方欲以發明易理為事而不可讀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乃過於易其又何取况易之為書精於理而奧於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寓焉子雲當新莽之亂不能去於幾先乃以劉棻之問奇字投天祿閣幾斃已則不閱而欲使後世之士奉其書以為修悖趨避之道恐愚者不敢為信矣然則韓子之所取於太元母亦惟其文之好而非謂其理數之果足與易上下也夫子雲之書不及易而其言必使一世不可讀如易者直當終天地無讀可也然後之學者讀易而不及子雲之書何哉子雲之書非不高也願易之為易至矣不容後之聖人復有作也子雲非聖人而欲奮一己之心思囊括羣聖人之奧故其言高而不可讀然不可讀者聖人不以為高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者也

嚴子陵論 壬寅

嚴子陵可謂高士矣雖然光武不與子陵必不隱子陵之所學非隱也子陵既與光武同學意其建謀發策必足發光武所未至而有可施於當世之務子陵

而果於隱光武亦不與之友矣光武既與固子陵可以有爲之日也而願矯之曰士各有志則奈何志與學之相違若是吾嘗以是求子陵之心而竊意其有未大也蓋子陵之視光武不過忘年友耳其年長於光武而所學又過於光武以素所重己而已不甚重之人一旦貴爲天子統萬國而臣妾奔走之子陵亦王臣安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偃蹇之懷遂不能爲光武下也觀足加帝腹之事可見矣夫人即善傲亦何必放誕至於此極哉彼其心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見天子之不足貴而鳴已不臣天子之節故由今憶昔隱隱有一故人天子在不能自遣於是挾之自傲而不覺其頽然放也乃或者不察而曰光武召之不以道也又曰度光武不足大有爲而懼言計之不行也夫物色旁求非不知子陵者子陵學無其具則可有其具遇此明信中興之主尙不肯相與有成其將何待而可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士生三代後輒謂非堯舜之君必不可與共治此亦學無足適於用而徒見其論之高爲不可近也故即令光武言聽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計從以大盡子陵之學迹其偃蹇之態所學或不出黃老家亦未必遽有伊周之業興治扶化度越漢廷諸臣十百倍也其又安知光武之負子陵彼子陵之被徵年已六十餘矣計其所生當在元成之代歷哀平不隱新莽不隱而獨披裘釣澤變姓名於光武之世是光武之世不及哀平新莽也蓋子陵有軼天下之才而無容天下之量則天下遂不可以容其身一激而入於隱也隱豈其本心哉雖然高矣

郭巨論 中版六月二十五日

郭巨埋子養母載孝義乘今庸夫孺子皆能言其事以爲孝至尾於大舜閔子諸人嗟乎如郭巨者固當治以殺子之罪也惡得爲孝哉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孔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郭巨之故殺其子而絕先祖祀其所毀傷豈但身體髮膚之不謹而已乎孝子之事親其事隨分可盡郭巨有母而不能養已則不孝豈一子之爲累而顧不能聽其自爲饑寒

如途人肥瘠之不相關而必計致之死而後快子即死其母未必遂甘旨也且甘旨又何足以養母巨其以母爲賢耶不賢耶不賢徒以重其慘刻之過賢則呼號悲切傷骨肉之相殘而食不下咽也何養之能爲古之君子寧以善養不以祿養取非其有以奉二人猶謂之不孝况殺其子者乎孝慈一理也不孝必不慈未有不慈而孝者也郭巨忍於殺其子必忍於棄其母而猶曰孝之孝之云者亦僞而已矣世乃謂掘地得金天所以賜孝子其誣天尤甚天雖仁愛斷不加愛於殺子之人其得金也安知非郭巨自藏之而自掘之乎蓋其時以孝舉人故欲殺子以成孝名又託得金以成孝可格天之名使埋子即可以得金則天下之埋子者益衆埋子者衆則天下之孝子皆不能有其子郭巨之父母蚤欲以孝名豈復有郭巨哉五倫一人情也自古矯情干名者多出於詭異奇譎之士至愚者慕其事而不得遂逞其心之不仁不難絕性以欺世而世之愚者不察又轉相稱譽以是爲當然致生人之類竟不幸而爲人子而天地好生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心絕矣此五倫之賊也抑吾又巨既得金則子固可以不埋金果巨自藏則巨固意子之不即埋也而世反傳其埋子以爲孝吾故不論金之得不得而深論其埋子之罪使知矯情絕姓之事必不可以欺後世而後世之稱其孝者適所以與於不孝而徒見其識之愚爲可笑也

燕丹論 戊申十一月十八日

嘗讀燕世家未嘗不悲太子丹之義而燕君臣不自強奮忍殺所愛以媚秦爲苟延之計可恨也秦之爲暴烈矣諸國之待亡不可且夕億使丹之謀得遂則非徒燕國安諸國賴之俱安今觀其舉動固燕之人所不能爲雖齊楚韓趙魏之人亦盡不敢爲至韓亡數年始見一張子房耳丹之謀與子房合子房幸而不死丹不幸而死後人多以此壯子房而罪丹之輕謀取禍則狂於成敗之見也不知天下之敗謀善乘之每足以成功彼秦人之自視制天下如僕妾一旦幾斃匹夫之手即天下視秦質子割邑奔命之弗遑尙有人焉探虎狼之穴而

欲制其命雖無成實秦之所心慄而天下之心所大奮也使燕知其終爲秦滅而以國授丹一聽丹之所爲則丹必能得燕人之死力燕人知戰亦亡不戰亦亡必出死力以抗秦隨遣一介以利害切動諸國則齊楚魏必幸燕之首先効死合力以與秦從事而韓趙之已滅者如張子房輩必能收合餘燼爲燕甘死於秦此一役也燕可以造觀子房擊秦不中後陳勝吳廣皆得乘之起事而謂諸國獨無意哉燕不知出此而殺丹以謝秦夫秦欲得燕耳豈徒丹死之是快丹死而燕卒滅於秦齊楚韓趙魏無丹之謀而亦未嘗不滅於秦可知足以存燕者丹之謀不遂而燕滅非丹之罪也丹與子房之謀同出無聊耳爲兩人者其所得施於秦固惟有此而已矣豈料其萬全也哉然子房之不死其勢可以死也擊不中宜死擊中亦宜死非若丹有可乘之勢丹惟知慮於行刺之先而未慮及於刺不能行之後此其智之所以不如子房使子房處丹之時則亦可以不死獨是丹不死於秦而死於燕固尤丹之所深恨也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漂母論

丙午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豈意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無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尙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報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默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

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快快不自城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淮陰不能爲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界之高祖豈真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絕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非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爲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爲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何信論

己亥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爲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爲不義然吾以爲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爲淮陰而勢固已蹙矣安有陳絳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不赴約徒觀望遲回以自貽戚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制其賊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蓋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

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當高帝征穉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給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粵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勳臣久矣當信登壇受拜高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使信使君疑且畏而尙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夫不救信則亦已矣豈必附呂以給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呂附呂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鴻門論 辛丑

主石和文 卷之二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知天之不可爲而猶欲以人爭之斯真能有爲者矣其卒不可爲天也沛公入咸陽范增疑沛公有天子氣鴻門之役數目羽殺沛公羽不果後之論者咸病增謂沛公既有天子氣天子安也可殺且增于羽之請暴不諫而獨勸殺沛公故不能佐羽成王業卒亡垓下甚矣其論之陋也使羽早聽增殺沛公安有垓下之亡哉其亡于垓下固增既去時也所謂天之不可爲者也當楚漢之爭勢不兩立羽不殺沛公沛公必殺羽增既委身事羽則必望羽之取天下望羽之取天下則不得不殺沛公使逆意沛公之爲天子而不敢謀加刃焉則是爲人臣懷二心而甘以主之天下默授于人也豈事君之義哉况羽之攻入關也其心未嘗須臾忘沛公鴻門一會楚漢得失之機如反掌增早夜焦思而幸得此機此機一失大事遂去增方自恨其人謀之未遂而乃以增之不能順天爲非是乎且君子之欲盡人以爭天也亦以所謂天者原在揣度疑似之間非如人事之確然而可據者也故增之疑沛公有天子氣亦在揣度疑似之間耳彼沛

公素嘗以天子自疑良暗諸臣亦何嘗不以此疑沛公如是則鴻門之會豈不可恃以無恐而一時君臣相顧失措幾不自保夫增之識沛公爲天子亦未必過于沛公之自識與張良之識沛公也以沛公之自識而畏羽之殺以良之識沛公而畏沛公之見殺則是羽竟可以殺沛公而增之謀殺沛公固未嘗爲不可也夫即使沛公果不可殺在增爲臣之心亦所不願况其在揣度疑似之間哉至于羽之請暴不諫吾亦不能無憾于增然增朝夕親羽亦未必不諫或諫之而不聽亦未可知如鴻門之勸殺沛公而羽不聽是也蓋不可爲者天增之所盡者人也厥後鴻門之約良勸沛公負約擊楚羽乃亡垓下嗟乎觀沛公之不肯釋羽愈知羽釋沛公之疎也故范增之謀與良同良幸而增不幸耳

鴻門論 庚子十二

楚漢既割鴻門以盟已而漢負約擊楚楚卒以亡後儒乃責漢之不義而以子房救之擊者爲非是隱過矣君子之論人也必揆之于時度之以勢兼究其人

主石和文 卷之二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初心之所存與夫德之能至與否不得以迂濶難行者概論而刻繩之也漢高乘廣勝之變以泗上亭長呼衆起事苦于戰者七八年其初心不過欲得天下以圖富貴非真有憫于秦政之暴痛生民之塗炭如商湯周武之師爲不得已而興者也一旦時與心逢天授我以可得之機而又曰姑舍勿取將以鳴信義於諸侯則其違情失時與宋襄公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何以異哉夫楚漢之不兩立不待智者而知漢之不能與楚敵又漢高自知之也彼自興兵以來得與楚相持不下者僅見有此爾以漢之勢至能與楚相持不下其勢即終能下楚故目前之安雖漢之所貪而將來之勢漢之所必爭也暫欲引還未幾必自悔悔必乘間復出關以有事于楚然至復有事于楚而勝敗之勢又不可知矣况漢即無事于楚楚必有事于漢其與漢盟楚之不得已也當是時成阜失利兵罷食盡姑許盟以爲息肩之計不旋踵必且選精簡銳悉甲以來而暗啜叱咤之師度漢能當之乎不然義帝嘗有約矣先入定關中者王及漢高入咸

陽羽怒提兵攻函谷關一舉而拔鴻門之役漢高僅以身免彼既不顧義帝之約又何恤于漢高之約既不難以銳師拔函谷又何難以全師逼鴻溝豈以子房之智不能早見及此而肯舍之勿擊以自遺患哉昔武王東征至孟津諸侯會者八百僉曰紂可伐矣武王復歸此聖人養晦順天之意若使當牧野之役壁壘相對商主忽下割地之詔恐武王聞之亦疑且懼未必肯俯首聽命耳退慮故國也漢高之于武王其德為何如楚置太公祖上漢遺之書曰若其烹分我一杯羹是豈做賊天下竊負而逃之義乎以武王之未必行者而責于分羹之主欲其顧名思義一切成敗利鈍置之不問固已難矣

王景畧論 丁未四月初九

秦王景畧之終也屬秦勿以普爲圖後人以景畧始終爲普列於張子房之不忘韓狄懷英之不忘唐過論也夫景畧之心不同於兩人而景畧之勢亦不同於兩人彼韓非漢之敵故在漢得以爲韓唐亦未嘗與周爲敵故在周得以爲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唐也若秦晉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儼然一大敵國矣景畧身在秦尙安得而爲晉使其果爲晉景畧亦不忠景畧於晉非有必不可逃之義也子房韓之世臣忠漢而非寔仕於漢懷英雖仕周而猶當唐祚未絕之時寔唐之舊臣也景畧則晉人而未仕晉固非晉臣也未仕晉而仕秦固秦臣也人之爲義其重孰與於臣官人之官祿人之祿而乃身秦心晉陰爲固存之計則爲人臣有携心是子房懷英之所羞道也且苻堅之遇景畧不爲不厚矣諫行言聽極後代人君用賢之道而景畧經營國中輔君成富強之業固亦非不賢而能之也厚則君有不可忘之義而賢則不敢忘其君忘君以利敵中士之所不屑而謂賢者爲之也哉使景畧之心誠在於晉宜必不仕秦當桓溫之伐秦也景畧披褐談世務溫已署爲軍中祭酒彼溫雖跋扈非遂王敦之比會稽王尙能義沮武昌之移況以景畧之才而得左右其間俾之竭力王室復晉中原故所失地未必非溫之能不然即舍溫歸晉制溫覬覦之謀亦未必非景畧之能乃不從溫南

旋則知其心亦非以晉爲必當事既而事秦則其心非以秦爲必不當事亦可知也景畧蓋功名經濟之士思得一君而事之以自吐其胸中之奇晉則晉秦則秦非真有得於聖賢出處之道必擇而後進者也及晉不知而秦知士爲知己者用景畧之心如是而已觀晉之伐燕景畧勸秦救燕破晉師於譙此得謂之爲晉謀者乎不謀於生時而反欲謀之於死後難矣然則其終之語何爲曰爲秦耳誠知晉不可乘而恐秦之自取敗也厥後秦果敗於晉益信景畧之非爲晉謀若曰景畧不謀晉則誠有之

鄧伯道論 己亥九月初七

晉沒於石勒僕射鄧伯道挈子侄以行恐遇賊不能兩全乃棄子留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鄧伯道無兒天道無知嗟乎此天之所以有知也伯道之棄子於理爲不安於情爲不順逆理而違情雖欲不謂之欺天不可得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已之於子父子弟之於其子亦父子全弟父子之倫而賊已父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之性伯道信以爲人之親其子果不當如其姪乎即自揣其愛姪之切果勝於愛其子乎吾不知棄子時子若何戀戀於伯道而伯道此時竟何以爲情也今設有兩途人呼號望救於我其望生之情均其可死之勢亦均而我必殺一人以生一人仁者固有所不爲伯道之視其子其親途人爲何如而忍爲之乎况伯道當日原非處必不兩全之勢也使處必不兩全之勢賊手刃而脅之曰殺爾子則存任殺爾任則存子伯道念己身之尙在痛亡弟之一息不得已而捨其子亦強義者之所爲然君子猶謂其情之難也乃初與賊遇時已掠其牛馬而去則此後不復遇賊亦未可知遇賊而賊不害其子亦未可知安有預懸一或然之想而曰度不能兩全遂棄之以去哉則賊之殺子猶未定而伯道之殺子早已決也且當日之賊未有定所伯道雖棄其子安知棄子之後不復遇賊遇賊而安知賊不復害其侄是侄之存亡並不繫乎子之棄與不棄欲存一未必生之侄而先棄一不必死之子蓋徒以全存侄之名爾而又自言曰幸而

能存我後當有子嗟乎伯道既以棄子之事矯人復欲以存任之事邀天乎使
天早語伯道曰爾後當無子則伯道之棄子或未必若是忍且決也古人云爲
善無近名夫求名於人且不可况責報於天乎今果冥冥之中有定伯道之案
者其從全任之例乎其從殺子之例乎不知何以引斷也昔第五倫於兄子病
一夜十起退而安寢於子病不一省視而竟夕不眠彼雖自謂有私然第五倫
之私在人情之中伯道之公在人情之外所謂非人情不可近者也易牙之烹
子啖君與此事清濁雖異而其心之忍則一也使天下慕伯道之所爲吾恐刻
薄之夫皆矯情于名欲以僥倖於天而父子天性之愛幾何不絕於人世哉吁
天道其知之矣

郭汾陽王論 甲辰

大臣之得固於君也不以循用術則自疑而疑君疑君則君亦疑用之不善則
君之疑立形用之善則無可疑之隙而有不信之心疑固待時而動也史稱郭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儀窮奢極欲方正學以爲子儀狗衆人之爲而使君知己不足疑保身之智
也余曰非也賢者固有所不足此子儀之不足爾不得以爲智以此爲智則子
儀亦不善用其術矣君子之事君也必其心一於君而又使君子能知其心故
上下之交不疑子儀之心果一於君矣不宜又狗衆人耳目之欲以自開其可
疑之端也天下之可疑者孰有大於欲臣之所望於君與君之所惟恐不能厭
其望者皆是物耳安有裨將牙官森列堂下服食器用之好一擬諸天子而欲
使人主之不疑謂情也哉而不疑者則以唐太宗保全功臣絕於往代數傳之
後遺意猶存僕固懷恩之叛則全其母李懷光之叛則念其子况子儀之功倍
蓰此兩人者乎而子儀又能不以利害芥於胸詔書一至即日就道當時之君
有深亮其心者矣非亮窮奢極欲也觀相州之敗則諱留京師以李光弼代盜
發子儀父塚入朝之日上下洵洵然是當日之疑子儀者固有也曷嘗盡以窮
奢極欲免哉厥後楊綰作相子儀減去聲色五之四可知子儀之心亦自知難

隱非燕臣所宜特以大節無愧小小者無事矯飾姑狂於性之所好而不能自
克非果求免於窮奢極欲也使其功成身退日隨二三羸僕雖然山水間無復
耽樂富貴之見豈遂不能自免豈必窮奢極欲而後足明其心之無可疑耶如
此而使人主不疑者幸矣非子儀心一於君而又能使君之知其心何以全之
昔王翦將秦兵六十萬伐楚臨行請美田宅翦之意以爲空國之兵在已恐君
疑之而中掣其肘則功不能成故以是堅君之志非徒欲保其家也翦以是行
於關外而謂子儀欲用爲終身自全之計恐子儀之智不肯用於此也子儀有
再造之功奢欲何足累子儀然不如無之爲愈也指子儀之所不必有而以爲
美則適足掩子儀之賢而令天下後世功高震主者相率而入於驕也

蓋寓論 乙巳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特入朝蓋寓止之胡致
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蓋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爲克用慮至深
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
之時強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
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闈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寧居爲禍
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徒以誅誅茂正之故強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
聞之洵洵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卽入
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
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
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既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
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
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居其中固儼然一叛臣耳其何以自免哉
不幸而敗天下誰爲克用諒之此蓋寓所爲深慮者也抑又有可慮者朱全忠

之欲篡唐非一日矣不以茂正故也茂正不誅全忠藉口於茂正克用誅茂正全忠又將藉口於克用蓋唐時之人徒畏藩鎮之禍而不辨其誰爲忠邪假令得誅茂正之後強兵之名震天下此固朝之君子所疑而小人所忌也疑且忌於內而宋全忠遂得以兵僞聲克用之罪內外交攻其時克用能自安乎全忠之兵不解勢又必罷克用以謝全忠所謂雖誅茂正而猶有可慮者此也蓋當豈不慮及此哉及後茂正再犯闕克用發兵入援不果似爲失策然朱全忠甚仇克用入援全忠必襲其後此又蓋與克用之隱慮後人或不得而知也嗟乎茂正全忠各結內臣以爲聲援而克用無之此所以不得近乎天子而卒困於晉陽歟然其得守晉陽而終唐之世無失臣節未必不自蓋寓此一言基之也蓋寓可謂知大體矣

文信公論 乙巳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爲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爲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尙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蓋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僞乎曰奚爲不僞信公尙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頓州烏合之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生誠欲有爲也及元兵壓城下猶議背城一戰真州之脫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爲而遂不爲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口口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死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甘與元之君若臣覩然而目共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

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遜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即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于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夢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夢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湯武論 己亥九月 初八日

堯舜之聖幸而揖讓湯武之聖不幸而征誅湯武心非利天下不得已而出於征誅而後之言征誅者必自湯武始以是嘆湯武之所遇爲不幸論者不察徒求諸古人揚厲之詞曰纘禹舊服曰于湯有光遂以爲聖人之仁至義盡者於是乎在嗟乎聖人卽不以此損盛德奈何指其所不幸而以爲美哉此如周公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誅管蔡孟子論爲過之宜若遂指此爲公之德之盛則固公之痛心疾首而不敢自安也蓋人倫之所遭有常有變聖人人倫之至良以聖人能盡其道謂人倫必不變於聖人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以湯武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以周公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兄弟皆極天時人事之慘聖人亦受顛倒於氣數之內而其心幾無以白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不幸也孔子刪書雖無非於南巢牧野之事而魯論一書常有微詞故朱子曰文王泰伯同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微之者何以其稱讓爲至德則不讓者之非至德可知稱服事爲至德則不服事者之德之非至又可知若徒稱文王泰伯而美爲德之至固不可言微也至其論才則又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此雖聖人盛周之才而周才之所不及唐虞亦概可想矣蓋際者指讓之會也周非揖讓不得爲殷周之際而又安從借才於異代乎向使十亂得與武王從小心翼翼之聖偕殷三仁比肩事主都喻吁咈於一堂之上縱其才不盡如五人而以二三人當一人其優絀

正不敢臆斷而聖人之所以論定者又不知其何如乃不獲有此而卒以變伐大商成太自懸旂之績聖人才難之嘆倘未必不寓此乎記者會聖人之意而先之曰治曰亂戡亂之才其不可與致治同年而語豈顧問哉昔成湯放桀而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吁聖人之慮來世亦至矣使成湯生於來世親見放伐之事正恐憂切於中而食不下咽也豈但虛懸此心而慮得失於萬一也乎至武王行之而不慚成湯先之也武王以成湯爲先而天下後世遂以湯武王爲先夫求揖讓於三代之後堯舜未必能行則征誅固天運之不得不然以不得不然者而湯武先之先之者不幸也蘇子曰武王非聖人其論爲過余謂武王特聖人之不幸者爾而文王深遠矣

王石和文卷之三

王 璠著

魏不受衛鞅 戊申十月三十日

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也而亦可以存人國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用於將亡之國則存秦孝公用衛鞅而秦強秦之亡即亡於恃強故曰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秦強而六國亡使六國用之則亦強彼其所以致強之道不過刑名法術而已終亦必亡然必不亡於初強之時故用於將亡之國則存鞅初在魏公叔座勸魏用之不果卒走秦夫不用鞅未為魏失也彼鞅者誠不可用而獨縱之入秦則魏之亡形兆矣後秦東向制諸侯魏之受患最先魏自貽戚耳孝公死秦人怨鞅將殺之鞅亡入魏於此不用則魏之大失也何者秦固鞅之所必報也小人之心安樂則暴而憂患則深鞅以得罪幸脫之身求全於魏則將悉力自効其所經營於魏者當不同於用秦之日更不同於公叔座初欲用魏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必且憤發雄勇大作魏人之氣而深合五國之交併力為秦患非但若合從之士鼓簧於口舌徒幸無事而不旋踵以取敗也蓋從謀之敗以無可恃果有魏以為諸國之恃則不敗矣觀田文合韓魏之兵攻秦直入函谷關以文之怨在秦也幸而鞅怨在秦則魏不得復仇鞅昔管仲齊桓公之仇也用之以霸鞅之才誠不及管仲獨不可與文輩比論乎魏不師桓公而反納之秦以幸秦且夕之無侵夫秦之侵魏徒有鞅在耳秦知用鞅以侵魏魏不知用鞅以撓秦則奈何暗於利害之機哉雖然鞅之暴大矣魏用鞅則鞅不殺於秦以鞅之暴而得其所死豈天之所以報小人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即能自亡也

漢昭烈不取荊州 甲辰

天下有大勢惟勇者能據之乘天下之勢有大機惟智者能得之機之所關間不容髮其機一失後雖百其謀力以追之而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若昭烈之不取荊州可謂失機矣荊州天下之大勢也扼南北之喉得之可

以制吳魏故壯穆因之北向而魏人不敢當其鋒然當南北之衝為吳魏之所必爭故壯穆方北向而吳人遂已襲其後則荊州之得之重而守之難亦概可見矣余嘗論荊州之守非壯穆所難守所借之荊州是以難耳三國時吳魏皆有憑藉蜀君臣無尺土之階以白手定大業則蜀之人才固過于吳魏劉表不能以荊州再世信非昭烈之輩孰能長據而有哉使乘表之讓獲有荊州魏雖強必不能臨江橫禦而吳人亦絕不敢以非分之想萌覬覦于荊州也乃姑息猶豫坐失此機既失已而始百謀力以取之取之于魏而又名借之于吳物之固有于己者人非甚強不敢奪而物之偶借于人者人雖甚弱不忍棄荊州之借吳之所不忍棄也吳之不忍棄則昭烈之所不能奪也蓋借則于勢不安借而不還則于理不直以不安之勢重之以不直之理故雖壯穆之智且勇不能以此折吳人之心而吳君臣早作夜思得之則榮失之則辱不能一刻甘心于荊州者亦職由此也彼曹操者知荊州之不可復得遂舍之為餌以搆兩國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覺而兩國六七年間往來爭辨使不絕于道曉曉然今日議分明日議還卒之仇怨相尋至于毀敗荊州之亡實亡于不取荊州之日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此言聖人心理之極非所語于干戈擾攘之際也成一時之小諒失天下之大計鄉黨自好之士為之豈取天下者所宜出哉況不取荊州而取益州武侯蓋逆知荊州之借未可久安故不得已復事于西以為自安之計其實早取荊州以坐觀益州之變則益州終可取而致其取之亦必有道矣可不至如當日之急遽而無序也或曰表甚私其後妻之子琰未必實以荊州讓昭烈夫表非曹敵也當操舉兵壓境表實不能無懼心况其將死而孱弱之劉琰豈足支大顛表誠知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委之昭烈而令其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則為昭烈者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取之已而令表之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取其地而全其子固亦義之可通者矣比益州之取不猶愈乎故昭烈不取荊州于是乎失機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營至井陘道憑吊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奈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微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不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劫莫秘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尚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為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既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况井陘之地既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井陘若墜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蓋先有間伺於趙凡左車子之為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已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既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為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入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既過喜形於色蓋喜己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蘇子曰錯使天子自將而居守欲為自全之計乃所以自禍夫謂為自禍是也而以為自全非也錯非欲自全者也錯之謀即如寇準澶淵之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其心不能不忌有天子錯使天子自將以中七國之所忌則彼師為無名而三軍之氣奪矣錯欲以此速已天下之亂不幸計沮身滅初非因欲自全而然也自全之說蘇子特因袁盎之讒而究其弊於居守其實錯之心有斷斷不至是者也錯之所以得死者有三而不在欲自全當文帝時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尚遲回不肯用錯乃謀削七國無故發不世之難固已險矣當是時方捍患之不暇猶暇借是傾袁盎則適足發盎之讒鋒而自將之議又犯天子之不順何也七國之削非獨錯謀實景帝之深欲也削之而反則帝之所不料也反出於帝之不料則已不能無悔於錯謀而又重之以所不順雖使從錯之議率六軍之衆親冒矢石獲成功而還為居守者將何以堪之彼澶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淵之役寇準身與行間王欽若猶有孤注之譏真宗卒以此疎寇準况錯之居守者乎夫人臣為國家發不世之難遺天子以情之所不順而先施啟奸讒之口如是者無一不可危則錯之濱於死數矣而特不意死之若彼速也蓋人好為欲速之謀者其取禍亦速而險於謀天下之事往往自中其身錯惟銳於削國而算弗先定一旦變出非常其急切之心遂不能少待使少待而以一二大將奉天子之命出兵制吳楚則吳楚亦必敗觀錯誅而吳楚不退卒成功周亞夫固知無待於天子之將也惟天子自將則試險而成功速吾觀錯之謀漢與其所以自敗始終無出險與速蓋識有餘而氣不足不能自養其鋒驟用之以至於敗故其父謂錯曰劉氏安晁氏危惟不知自全之道使然耳不自全卒亦無濟於天下之事此天下之所為惜也蘇子固曰天下惜錯之以忠而受禍使果欲自全則不忠而可誅矣又何惜

直不疑償金 甲辰六月二十二日

道不疑買金以償同舍世稱爲長者蘇子獨謂之求名有以哉或曰不疑償金弗令人知也何名之求余曰此不疑之所以求此不求名之名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若漢以來士之好名者與孟子之時又遠矣能讓簞食豆羹千乘之國或未必然也不疑償金是直簞食豆羹之義耳其以金償同舍固以名自償也彼謂金可以得名而所謂盜金者卽終可以得不盜金之名並可以得不辭盜金之名故不辨之而償償之而復不辨若隱隱以償金之名寄之同舍待同舍之悞持金者告歸而必返返而必不味其金然後情事彰而其名遂取之如左券也孰謂其果以盜金自污哉盜金者小人之事而償金君子中之盜也君子之處世也不敢邀君子之名亦不敢邀小人之名無故而甘居小人之名則其情必有甚貪而於名將重有所不能忘古之人爲君受過爲親愛過有時冒天下之不韙而不必自明其心彼其心誠有不得已不疑之償金其大小爲何如豈不簞食豆羹之不若乎且不

疑亦烏能充其償金之心設使所亡之金多而至於力之不能辦不疑將何以償或同舍者貪不疑之償易一時而再以亡金告不疑將何以償夫人必有不視千駟萬鍾之識而後能平情於一介若不疑之區區於薄物細故其不平也甚矣安能充之以至於大而無往行之不得也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不疑償金難爲受金者地矣不疑而非君子不疑而君子也能不恥哉

北漢主報宋太祖乙巳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主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荆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歷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混一海內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細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憚漢來降日爾何因此一方民其詞

浮而驕鈞之報宋則曰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哉言乎心之不欺氣之不侮力之足以奮發而有爲俱於是乎在亡國之君未聞有此言也誠念高皇帝如綫之祚傳於渺身身既負荷先業於宋非臣非叛尺可之地義不當予人宋卽貪漢之土地人民欲興無名之師北踰太行向能死社稷之君以決勝負問鼎於城下吾知不欺必能結民不侮必能馭衆奮發有爲必能得士卒之力將背城一戰出死力以抗宋師宋能必其有濟乎故宋祖知無濟而不爲非果有哀於漢也不然南唐之滅李煜一門臣妾請成其可哀視漢爲何如乃宋祖則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何不忍於漢而獨忍於唐且李繼勳之攻漢在鈞死之未踰月獨不念漢氏之不血食乎以此知宋祖之非真有哀於漢也宋祖嘗雪夜至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深阻之而又張其詞曰諸國既平彈丸安逃蓋一時君臣當大業甫定之餘欲侈服遠之略不肯以言示人弱概如此也其實太原之不能驟取宋祖與普固已相喻於無言矣其不能

驟取者以有鈞之辭在耳觀鈞死之後繼勳帥師攻漢竟不能克至太宗之四年乃下益知生前所以爲此辭實有自固之算其知彼知己非出于倉猝也太祖之服豈徒以辭而已乎然則鈞固非但能辭也

岳武穆班師壬寅

學者不設身處古人之地而談可否於事外則甚易况執事後之成敗以定可否無怪其言之多中也岳武穆朱仙之役功垂成而班師卒去天下事說者曰公當違詔以進行其成功然後以身請罪則身亦可免嗟乎公之所處固萬無可進之勢也卽進亦無成功之理爲此說者徒見其易於事外之談而亦不中於事後之見其弗思已耳宋之和議非但秦檜所深持亦高宗之所便也金牌之詔一日十二公安能抗不奉命哉兵法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言偶爾攻守之事非所語於公之所處也當檜以和議沮公公之得與檜格者獨有戰功乃和之苟安已形而戰之成功未見以金之強豈得銳師壓之果遂如與諸

將之約飲黃龍府可計日而待哉夫公之成功檜之大忌也忌功之成者刻不容待而公之成功尙必需之時日則此時日之內檜必百計中公越一日不歸再必變法以詔越數日不歸必數變其法以詔不但如金牌十二已矣甚或責以阻悞國是之罪奪之職而收其兵符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又或遣一臣親旨天子之意曰舉朝甚憂將軍跋扈天子獨嘉乃忠謂將軍其必還以執朝臣之口用昭天子用人不貳之德不然即請血使臣頸以明將軍之果不臣也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使不奉命則真叛矣如是以求成功則功固不可成用兵之道作氣爲先身負叛名三軍之士咸有進退維谷之懼師未動而氣先沮喪矣以沮喪之師深入重地聲援不至金且以重兵襲其後孤軍久老於外焉有不敗乎小敗則檜得以喪師按公罪大敗則以公假手於金夫人臣欲忠於國而徒抗天子之明詔奮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僥倖成功固已舛矣况功之無成卒悞國家事而亦無以自明其心跡公之智勇其何取於此蓋公之班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師經也以公之班師爲失計欲公之行權也然無功不可以爲權公之心固非

一二事外者之見所能測識也

丙吉問牛喘

甲辰

丙吉爲相出見羣鬪殺人橫道不問曰京兆之事見牛喘下車問之曰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謂其知大體甚哉丙吉之好爲大言也然其細已甚彼以宰相之體安在哉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理萬民俾百姓安樂壽考靡有不得其所是則體之大者矣若區區一牛之喘不過物類氣息之偶然未必有關陰陽之事且陰陽之在牛與在人孰重百姓不親而後物失其性不推其本於人而遽於物是問吾未見陰陽之大果一牛所能轉移而調劑之也京兆任百姓而宰相反任一牛則京兆之職固大於宰相矣夫宰相百官之率也兵農禮樂錢穀刑罰之務不必身任其勞而無不心籌其成若一切謝之非已事則天下事莫不有官官莫不有司各委其事於所司而宰相其何事哉周官之制自

冢宰以至司獸皆有事殺人則曰京兆之事牛喘獨不可曰司獸之事乎若必以牛爲陰陽所兆則天地間固不獨一牛草之黃木之枯風之鳴條雨之破塊莫非陰陽之所兆而欲執是以理陰陽雖聖人不能况丙吉乎吾恐牛卽有陰陽之理亦非不問鬪殺之丙吉所能問也昔文帝問錢穀刑獄之數於周勃勃不能對問陳平平以宰相調陰陽非其職吾謂平實不知故欲此以塞其責非實知之而以爲不當言也然亦未至如丙吉之混輕重而失序若此之甚也蓋丙吉者是不問錢穀而問耗鼠不問刑獄而問鬪蟻曰將以調陰陽也不亦細乎古之君子仁民而後愛物其愛之也亦必實有所及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譏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然固已及之矣吾不知丙吉問牛之後其恩之及於牛者又安在竟有何術焉可以已牛喘也嗟乎彼固以陰陽之事非人所能推詰也哉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三終

王石和文卷之四

王 璣著

讀出師表書後 乙巳

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人不可學非言之不可學其所以不得已者不可學也蓋其不得已之言初非有學於人也三代已後之文章莫盛於兩漢而出師表冠絕彼其忠愛悱惻皆出於心之不得已雖董賈未之到也何論後世能文之士蘇子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謂知言矣然今論兩漢之士其鑽經研傳博極古人之書者或不屈指武侯武侯固未嘗以書爲事也豈獨武侯即伊尹傳說當時無多可讀之書亦未嘗以書爲事也使三人者屑屑焉日以書爲事而勞於誦讀如後世操觚家求工聲音句調之間以自鳴其能文而已焉雖其言未必不勝於後人然欲如是之卓然千載而與日月爭光不可得也蓋言者所以徵理而發事也當其理明事切得之心而注之手不自知其非古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也又何知有古人之書凡知有古人之書而爲言則皆得已得已則言皆可學而至而非其言之至也自武侯以來宇宙之書不啻倍於古讀書爲文之士宜亦倍於古而古之作者反不概見非其才不及與功之未加也蓋其書既煩擇而不精於書之深者概遇以淺而其淺者咀之而易竭閱之而難解學之者不識其易而徒驚於所難字梳句櫛數卷之書窮歲而莫盡及盡彼則無餘而我亦無所得故其耳目昏耗而文章之不逮於古職是之由學者蓋不知也古人云書智者之作耳智者不讀也夫吾謂不讀書則無以開其智惟智者始可以讀書智者之讀書能無書也武侯嘯吟隆中時於書想無不讀當流涕入告不過自抒其不得已之言豈復有所謂古人之書在其意中哉史稱武侯讀書略觀大意夫大意得矣尙何略然則武侯之略即武侯之所以能深也夫

讀王荊公周論書後 乙巳

周公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餘人欲言而請畢

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載周公之言也王荊公曰甚哉荀子之好妄也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余謂見士固宰相之事縱其事未必有其道非不可行不得以爲妄且周公之見士不必其一日也使一日而見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勢誠不可給若合終身而計之十人三十人固少而百千餘人固未爲多也公將於不賢之中而取其賢於賢之中而又取其大賢安有南海北海之士人各一才才各一具渺然不一識其面而風聞懸度遂謂苟取一二人而已足耶且士之見公何爲也哉公方制禮作樂凡周官三百六十之選所在皆需人汲汲然求當世之士如不及故士以此得見於公非如戰國諸公子竊養士之名欲以士之言語權詐傾動諸侯王而行若毛遂侯嬴之徒固無由一至公門望公之接引而禮遇之也不得以孟嘗春申比至謂周公但宜立學校之法而不必勞其身以見天下之士者其言尤不備學校之設其詳於周矣考周之太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民之俊秀皆與焉五年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而後可知類通達亦已遲矣若使待教行化洽舉公輔庶司之器無不取給於學校則非遲之數十年不能也將數十年之前何所取以爲治夫天下之才原不能盡於學校也當日者呂散天括之才幸皆用於文武之世設使其未用此數人者能必盡歸之學校乎不盡歸之學校而周公遇之能無執贊以見乎後荊公當國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周張程邵非出於荊公之學校然則學校之立原以養天下之才而未必能盡天下之才欲以此廢彼固不可爲訓矣荊公乃謂荀子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而惑於亂世之俗夫見士豈亂世哉蓋亦狂於先王學校之法謂可以易天下而不知見賢立學之義聖人固並行而不悖也周公非小而荊公小之荀子於是乎不妄

讀老泉書論後書 丙午

窮者變之基也變之窮每至無所復入萬物之情不能安於無入也於是復起

而變之以求通於所入而脫然自出於窮之外不窮則不變寒之不窮則不炎之不窮則不寒使當夏之初而思入於秋冬之半而思入於春雖天地之大無所用其變故窮者變之基而天地聖人所以乘也聖人雖有善變之才而不適值夫窮則亦固於變之中任天下之所變而卒不可以變天下蘇子謂忠實可變而爲文不能復變而爲忠實以周之制不容爲其後者計也嗟乎豈知不容爲後計者正後之所容以計哉食之太牢矣不可復茹其菽豈其習於夏之炎矣不可復入於秋之爽乎極乎夏固秋之所乘而太牢之厭固即菽之所乘也故忠之後可變爲質質之後可變爲文文之後復可變而爲忠實秦人乘可變之勢而不善用其變嚴刑暴斂以困天下所謂以炎夏之第一變而入於冬也漢乘秦之傲而亦未得聖人以爲之變故不純不備終不足以語於先王之道夫先王之道豈遂絕於天下後世哉帝可變而王王可變而霸其勢易也霸變而爲王其勢難而非理之必不可者也人之變變於運運之變亦變於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人有爲而運無爲雖一日之間可觀矣初盛擬諸早極盛之時擬於午過則辰辰之不可變而爲午固也然有時氣朗風清固不啻午也夏商之季昏暴淫虐豈非狂風戾雨之發作於日中乎故一日之時先後不變而氣之陰陽無不可變古今之運先後不變而政之盛衰無不可變變者所以救其窮也古先王立制原無不窮之理後之變者乘其窮而矯之太過則不久亦窮窮復變故其變速若變而折乎大正久之始窮窮而後變故其變遲此善變者但變於所窮而無盡失乎彼先王立制之意其所以立制之時原未至於窮也窮而後不得不待變於聖人聖人者能乘變之窮者也

讀韓非說難書後

甲辰七月二十六

史稱韓非著說難甚具而悲其以說卒死於秦嗟乎豈其知之而不能行哉惟其行之是以不免於死非之死固即死於著說難也君子之說君也合則留不合則止兩言決耳其又何難焉彼非者虛難之端無不至則用說之術亦無不

至蓋必欲其君之從而後已也今夫濟川者無必於濟測津梁之淺深審風波之險夷可斯濟否則已焉有老於操舟之子挾必濟之心而巧施其無不濟之術未有不覆者也非之著說難可謂老於操舟矣且所以用其說者亦不過戰國狙詐之謀以利害傾動人主東迫之使無不然耳不必其說之能用以正而有得於古大臣事君之道也事君之道太上格心其次格行心與行正然後上下之交固一合而不可離若徒以非道之言而嘗試於所交疏將悅於利利之既得而終疑悚於害害之既去而終畏吾未見權謀狙詐之朝疑畏日積而上下能相與有成也若是者說難行而必危又何論其不行夫說者以言進於人固必問其人爲何如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苟不可雖一言已過豈待多端謀之求合耶秦政之亂賢人君子避之若浼非以韓說諸公子入使於秦不能爲韓計而又以計求合於秦其擇主之智已謬區區虛說之難不亦未乎彼非之慮亦少疎矣人主之心必有所信李斯者秦之所尊信而姚賈又秦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所親信也非羈旅之臣未因於所信欲肆百中之口立談間回人主意而奪其所親信則尊信者聞之安得不忌兩信交謀而非安得不死非之說秦其揣情料勢當亦靡所不至而乃獨昧於此乎由是言之非之著說難亦容有未具也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己亥

蘇子范增論文詞宕逸甚可愛獨惜其責增者太過而不能使增之心折於地下也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恨其不早耳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也嗟乎獨不思增之初心爲何如而謂肯去於此時哉增少好奇計留心當世成敗之務其欲有所攀附以就功名者已非一日行年七十而後遇羽增固恨其遇之晚也廣勝之舉可以代秦天下者惟劉與項而項強於劉增初未遇劉而先遇項原未嘗以項爲非其主也即勸項梁立義帝亦不過爲項氏計彼卿子冠軍義帝偶用之人趙之役實庸而驕羽殺之救趙做秦諸侯震懾不敢仰視新天下

之業從此定矣增知佐羽定天下何惜一卿子冠軍增之於項氏當歸梁時已有君臣之分至羽既誅卿子冠軍而君臣之分遂定入關後始識沛公有天子氣豈能舍項羽而中道事之乎當時從龍之士雲附沛公其自項歸劉者有矣而增獨能事羽不變增固有人臣之義也蓋增之於項成則俱成敗則俱敗雖明識羽之不足謀大事而猶欲竭己之才以濟羽之強庶成東西中分之業迨陳平間行羽疑增不能用不得已去至彭城疽發背死則知增之初心未遂而其戀戀於羽者固未有已矣若於殺卿子冠軍時便去之以明進退之義則增徒沒沒老耳後世安知有增易曰知幾其神乎此聖賢之所以難進而易退也豈可以律豪傑功名之士然增不去禍終及己故不得已而去之以全其身亦不可謂不知幾也增去羽遂亡則增之去就係羽者固甚大而謂可輕也哉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甲辰

魏鄭公以諫誨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曾子固以此嘆鄭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之賢書於傳後一篇之中反覆嗟惜其有味乎言之也雖然鄭公誠賢矣其所以觀理之識於此得毋有未至乎人臣之事君也善則稱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復知吾之善也若曰某政善以吾諫之而行某政不善以吾諫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與君並其善也自予則私前則不讓雖在朋儕之中猶不能無惡於意而况君也哉曾子固乃謂不如此將使後之君臣謂往代無諫諍之事或啟其怠且忌矣夫人臣幸遇納諫之主則當導其機無寒其流皇皇焉致吾君於堯舜之不暇舍此不計而徒爲後世之爲君爲臣者計乎若鄭公以此逢君之怒而後亦不敢深有所論說可謂自樂其流矣且使後世聞之咸曰納諫如太宗敢諫如鄭公猶不能保始終之無間將諫者誰不懼而自怠哉子固又曰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存之於書未嘗掩焉固也然伊尹周公之所以諫亦其史官自爲書非必伊尹周公之自付之也且其書刪於聖人其所言者皆祈天永命之道若鄭公之逐日而言逐事而

言其言未必盡可見於後世宜太宗之聞之而怒也與成王之命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成王不忘此於臣下而謂太宗獨無望於鄭公乎或曰納諫非不美世固以此傳太宗之賢矣余曰里人有暮夜之慝吾言之而彼改之則其改過之名非不美然使自吾告於人曰彼方作慝賴吾言止則其人聞之固未有不怒者也故諫諍之事自天下傳之則可太宗自付之史官則可自鄭公付之則大不可也夫以鄭公之賢絕非欲沽直於後世也不過以遭時遇主其一時相得之雅知無不言言無不受爲往代君臣所未有庶垂之青汗播於無窮使天下後世知吾君有納諫之美且使太宗知人君之一言一動不能泯於天下後世益謹小慎微以求至乎其治之至也詎料以此失始終之義哉以此而失固鄭公自取之也厥後遼東之敗太宗猶恨鄭公不在則知太宗之心終未嘗不亮鄭公而鄭公平日之所以敢諫其君由太宗納諫使然耳賢不獨在鄭公也嗟乎太宗誠賢矣哉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後

甲辰七月十七日

余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而竊謂文章之係於所知重也嗟乎文章之知難矣爲文而爲世所知則文未必至若世盡不知又何取於文之至哉韓子非不欲世之知世無能知韓子故與馮宿有激乎言之也使其果有知韓子者不至如當日之大慚大好大怪韓子豈樂俟後世之知韓子之俟知於後世韓子之不得已也顧韓子之文誠不易知不謂當日之士何竟出今之士之識之下也今韓子之所謂慚者誠不可尋讀其得傳於世爲士之心慕手追而不敢必其有至者固必韓子之深思極慮大稱意而自以爲好者也乃今讀之亦但覺其好而不以爲可怪何哉雖然使今之士生韓子之時驟讀其文之淵然蒼然而惶惑萬狀者亦未必不以爲可怪而怪韓子者得生今時從容讀韓子之文亦必以爲好而翕然稱之無異詞也士固疑於目而言於耳何必唐之人爲然

此韓子之所以無慚於不知而一意望知於後世非果不欲當世之知之也况非韓子者直當以不知為慚耳韓子之文不易得好非韓子之文亦不易得怪非韓子而得怪則安知怪之者非適出知文之人而已之所好乃足慚也此不得以韓子之不慚不知為解矣且韓子之文亦非世盡無知也其不知者人人之為見至若孟郊張籍李翱數子皆高明深識而篤嗜於韓子不可謂不知韓子之文也使並無數子之知將其文湮沒佚散不必留於後而亦難望後世之必有知矣後世之知韓子以數子為之發端也然則韓子之文尚不能不託之於當世而士敢謂世人之不必有知乎但不必人人之知耳人人知之固必有深知者焉以為不足知若求人人之知則又人人之所為不足知也

讀古史疑 戊申

三皇氏世系年紀遠矣荒略難信故學者獨詳五帝以來事其所傳聞異詞亦往往不能無疑史記顓頊才子八愷帝嚳才子八元至舜皆得用而虞書不列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人安知非四岳九官十二牧諸人而異名耶然以年考之則八愷不當用於舜世而索隱以八愷主后土為禹八元敷五教為契禹明為鯀之子夏紀鯀為顓頊子以禹列愷不可為據甚矣獨孔安國傳書以皋陶名庭堅曹大家註列女傳以伯益為皋陶子庭堅八愷之一則益顓頊孫也秦紀又以益為大業子豈大業即皋陶然推大業為女修子女修為顓頊之裔孫又何以稱且皋陶雖少亦當生於顓頊之末年越帝嚳在位七十年帝堯在位七十二年至帝舜在位六十年讓禹位時皋陶猶以邁種聞則皋陶不下二百餘歲鯀殛於舜當亦不下二百歲自黃帝來人率百歲而兩人之壽獨久如是哉乃顓頊紀又云駘明生駘駘明顓頊子也漢書律曆志又以鯀為顓頊五代孫由前說則皋陶鯀當與帝嚳同為黃帝曾孫而帝嚳之子堯與禹益為四從兄弟由後說則禹為堯之姪或曾孫而益又加遠也一人而祖孫之互易其代將何所據而是或謂古之一姓不避名皋陶之庭堅非即八愷如少昊名摯帝嚳之子亦名摯然固

不敢應矣帝嚳四妃生稷契摯則稷契為兄弟契之十四世孫為湯稷之十五世孫為文王後儒又疑湯文不當隔六百年為叔姪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之言也蔡氏亦以太甲繼仲壬後而大紀論湯伊尹無舍嫡立弟之理然考商世固多立弟太甲弗明厥德伊尹敢放於後獨不可奪於前但湯崩丁未太甲即位戊申則又無外丙仲壬曆數凡此者其果足信乎夫有所信則不能不有所疑守其所信則疑者固可棄也而未知棄者之果不足信也以信棄疑不若以疑存信故寧疑

讀古史疑二 戊申

女媧氏之治天下煉石補天甚誕而羿射十日事何為猶附堯紀孔子刪書弗載固不可信獨元鳥生民詩至今學者稱焉以為聖人之瑞不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耳能聽目能明心思能容哲天之所以生聖人亦不過以聰明睿哲足為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倫之極而已矣豈必弗出於人而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後貴哉蓋天地之性人為貴為其形生神發能得天地之正氣而聖人尤人中之最貴者果如二詩所云則聖人之生亦不正而怪甚矣事之怪者鮮不為不祥今若以人而育物世必共指為不祥况育於物乎奈之何又不育於物也維天篤生聖人其安所取於此禘祭之義應推始祖所自出若仍祀自出之祖則非其父為瀆若儼戶一元鳥巨人跡而駿奔俎豆之被之詩歌揚厲無窮之功德頌之乎侮也後秦之於大業亦神其瑞於元鳥蓋慕商周事而附會之也夫始皇得天下出自呂姓則元鳥之瑞固不能及於始皇凡若此者直可見於齊諧鄉衍之書不當列於正史以滋天下萬世之惑也或曰元鳥巨人跡朱子固以之註詩矣余曰此朱子因史記之言而未及改正者也然史記之言出於列子列子好奇之士其言豈足為典乎其與補天射日何以異也有謂補天為贊天之所不足以元鳥始至之日祠高媒祈子為元鳥降生從帝高辛行為履帝武其說近之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四終

玉石和文卷之五

王 璣 著

靜觀 戊申十二月十五日

靜居一室之中將且悠然會天地古今之形聲而形聲無有也無形故形無聲故聲聲使入於彥聲之中其爲形聲也幾何登山者不可謂見山涉海者不可謂見海遠而望之則見然見其所望而不見其所不望惟以心望之則無不見矣天下事入乎中者必不能見其外閑離婁於戶中間以戶外之事與啓者無其好惡之情炎於心而成敗利害攻取之事接於目雖智者處之不能以無失况愚乎然愚者立乎外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見也今夫以我觀人其耳目口鼻鬚眉之神態無不見以我觀我則不見以人觀我則又無不見無他人處我之外我處人之外也處乎外者無我也苟無我則我亦爲人故亦可以觀我我遊心於千古則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無不有我我遊心於六合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不有我千古六合有我而今之所有固非我也我以觀千古六合者觀我而觀我者固非我也非我故能觀我能觀我則無不觀觀不以我則仍一無所觀一無所觀者靜也善乎蘇子之言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見知爲智者之事不言智而言靜以智者亦有時而不靜也平旦之時固無不靜善觀者能常守此靜而不失雖謂人人之皆智也可

山山日月喻 戊申十二月十七日

山河天下之奇觀也取石於山取水於河以作山河於都邑之內蓋之成峯缺之成嶼匯之而池衍之而流磯激之而湍瀾然固不如山河之大且深也主人自奇而觀者羨焉遞而竊於畫爲峯爲嶼爲池爲流爲激湍一一與山河相肖然又不如山河之可登而涉也而觀者聚而嘆美主人益自奇嗟乎彼之所爲山河固皆象天下之所有非天下之所無使果所無則又不足奇也乃不奇其有之真而反挾所象之假者以爲貴何哉蓋真者天下之所公不得私而有也

玉石和文 卷之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假則可私愈私則愈貴甚矣人情之好私也道德天下之公理而或假之以炫世文章發道德之蘊亦天下之公器而或假之以傲物然當其炫之傲之固知其非道德文章也道德文章無可炫與傲也炫而傲之者私之也日月照天下夜光之珠照不及尋丈世或千萬金易之而不可得夫世有愛而欲易之千萬金者吾不問而知其非日月也日月非愛之者所得私也故天下之好私者每不愛日月山河而愛珠愛畫愛所作之水石彼所作之水石與畫與珠皆一無適於用挾而私之不過炫與傲耳而不謂從而羨之者豈其未見日月山河哉然不有羨之者則彼亦何從而私之爲炫與傲也惟私故小吾於無私而見日月山河之大於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鎮地而見道德文章之大士之慕道德文章者亦衆矣其無若珠若畫若水石之作而爲也

秦伯三讓 巳亥

或問孔子稱秦伯三以天下讓爲至德讓周乎讓商乎曰讓商何以知其爲讓

玉石和文 卷之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商曰即於孔子之稱至德知之也魯論稱至德者二曰秦伯曰文王朱子曰孔子論武王而及文王之德且與秦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蓋文王讓商者也同文王於秦伯則秦伯亦讓商者也但使讓周孔子未必以至德稱之矣即稱之而曷謂其旨之微哉微之者何但言讓之爲至而不言不讓之非至也以成湯之聖而不能讓於前武王之聖而不能讓於後成湯武王之德非有議於天下無議於天下則不得竟指其德之非至而但稱秦伯文王爲德之至則聖人之意之所重固獨有在於讓也夫君臣之際前後聖人所至慎也生民以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義大於兄弟秦伯力行夫義之大而不敢自明其心故後人不知讓之何屬然聖人之稱至德固必於其至大者稱之矣或謂秦伯果讓商則當留其身以自靖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彼太王實始翦商欲以天下及文王其不得遽及者徒有秦伯在耳伯去而翦商之謀遂成後武王克商有天下未嘗不始於秦伯曰此文王不能得之於武王者也而謂秦

伯能得之於太王乎且太王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天之祚明德久矣虞之後有夏夏之後有商商之後不能不有周故周之代商雖泰伯亦知其不得不然也事有可以爲又不得不爲而特不自我爲之庶其心之對天地而無愧質鬼神而不慚也泰伯之心如是則已矣故太王武王可以取而取也泰伯文王可以取而不取也取之行天下之大權不取守天下之大經君臣天地之經也聖人於太王武王而外固不欲天下後世之行權矣乃權又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不行聖人亦知天下後世之不能不行而獨贊泰伯文王之不行者以立君臣之義若曰權固無繫於德而德之至者卒在此而不在彼也信乎泰伯之讓非商無以爲德之至孔子稱泰伯之讓非商無以見其旨之微而朱子之所以闡幽發隱合泰伯文王而一之者意在斯乎或者不推其義之無大於此而徒以爲兄弟之讓小矣夫伯夷叔齊兄弟之讓者也孔子但曰古之賢人而不稱以至德何哉

王石和文 卷之五

遊術 癸卯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吾友孔貫原爲余言某園天下之幽麗處也奇花瑤草曲流怪石軒榭之勝都極人世罕有一方士大夫稱遊觀之美者於是爲最主人既貴顯日出入黃閣紫扉之中無因至其地某歲暫歸居園者一日親朋故舊之謁無虛畧其所爲幽麗者卒不得而寓目焉吾嘗攜壺至園中十日而返園之勝盡有於目中矣今猶彷彿能一一言之也余曰有是哉子得遊之術矣主人承闕闕之舊葺石引澗積數世而後成子有之於十日何易以數世之勞而居者一日子反有十日之樂何久則安知子之非主人而一日居者之非逆旅客耶蓋人之求適己者非以己適也適物之接乎己者也陳奇淫玩好之物於市聚而觀者靡不稱快觀者快耳不問其人也推之人有錦繡可以悅吾之目人有管絃可以悅吾之耳何必據而有哉苟其悅之又何必非有也然則吾之所有者固大矣彼園之花孰與大塊之文章園之水孰與江河之大且深園之山孰與武夷會稽泰

華此乾父坤母遺之爲我不醫之產極天下之有財者莫能藏有力者莫能奪而惟知其樂者能有之吾樂天地之有彼人之所樂不過分天地之有則亦不過分吾之有彼分吾之有則彼固無有也而吾又羨彼之有則吾亦無有也吾非無有無於有人之有吾無人之有故有有則有不有吾並無吾之有故無不有則以爲吾有之可也以爲人有之亦可也以爲人與吾同有之可也以爲人與吾同無有可也同有而人無有故吾獨有同無而人有有故吾獨無不有無不有故無不遊蓋吾之遊也以心吾於子得遊之術矣

智昏原 甲辰八月 初四日

天以書開天下之智李斯焚書天之厭智也上世之人智於書後世之人昏於書天厭智天亦厭昏厭昏者天心之常而厭智則天之變也蓋智與昏不相治有高於人之智而人感受治焉故治一國者必一國無復同其智治天下者必天下無復同其智使天下之人各逞其智而大智照如神小智察如鬼昏天下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人皆鬼神而天下何以治倉頡造字鬼爲夜哭畏天下之趨於智也鬼猶畏之而況於人乎流至戰國人心之智險而無所復入矣彼李斯者一舉書而火之天下之人昏昏如也漢興除挾書之律天下漸多智然固不如書未焚時自是著作愈紛邪妄庸靡之書皆行於世而人之智又不如書既焚時夫書非能昏人其書本自不智古人之書如源泉探之而深推之而廣後人之書行潦也擾之斯濁耳理不足發天人之奧情不足狀事之物精學者久於其中而神氣汨矣幾何不爲倉頡之鬼所笑乎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書之善者何時蔑有惡夫邪妄庸靡之亂真也有能別其真偽而審擇禁毀之固人心由昏而智之一大機也昔書焚於秦而六經獨不滅可知天亦甚護理之正者今其所亡百家之書不可考想其理固不如六經而後世之邪妄庸靡想又不如所亡之書而天之厭昏又甚於厭智則其書固不待如書契之興至秦時之久當必有人焉審擇而禁毀之也然非大聖人莫能任其事天厭智必假手於大惡

之人及其厭昏必假手於大聖之人非聖人而爲之則又昏矣

君子之報 壬寅

天之於眞君子必報於眞小人必報其可善可惡混處於君子小人之中者則每聽其自爲富貴自爲貧賤於其間此如草木同生偶值時地之異則榮枯自爲不同而非必天之有心位置之也天之所用心蓋在眞君子與眞小人矣乃嘗求諸古君子之報而竊嘆天之用心有所不可知何哉或君子不得君子之報或君子而得小人之報甚或不如小人之報此懷忠履潔之士每欲翹首問天而天高無言不知天固有以報之矣今夫富貴安樂爲天所愛不輕予人才德顯名尤爲天所愛尤不輕予人彼既得天之厚能自拔非常有以顯當時而傳後世則華於身與華於心孰榮榮於一時與榮於萬年孰久其得報之輕重大小豈可以尋常計哉而猶必欲天之富貴而安樂之竊謂其望於天亦過也且夫盡古今之君子而悉與之富貴安樂雖天亦有時而窮何也人之爲君子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或近乎仁或近乎義其所取原自不同也近仁者渾然而溫如春夏之能生近義者毅然而肅如秋冬之能殺秋冬之際意肅氣寒即以天所甚愛之物而欲暢茂滋榮以助其生恐造物之才固有所止矣語云太剛必折夫折不折君子無懼然其理不可易也故吾謂古今之爲君子者不獨所遭有幸不幸而所稟亦有幸不幸焉君子而近仁君子之幸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夫愷悌仁之謂也人而愷悌則和平之福有不操券而至者乎君子知其然故持己謙接人恕其養德也如春

申君子報 壬寅

人知天之惡僞君子也甚於惡小人乎僞君子猶得君子之半也惡君子之半豈其怨小人之全然自天視之固全小人也而又得君子之半則更險於小人小人不知有善僞君子不忘有惡僞君子與小人同一惡而多一僞僞非惡乎是惡之中又倍其惡也倍惡不惡天亦不聽且小人者固無待於天之惡僞君

子則非天不能惡之也彼小人者鄉邦非之行路謗之其於不善之報亦略相當矣僞君子獨儼然於身世之間居之不疑人既不之知而又不欲天之知豈

天之昭昭在上而肯受其欺罔乎蓋名者天之所恃以償君子也人世便益巧利之事天亦不能助君子之人使出其才以與小人爭而獨留身後之名以待古今來孤忠苦孝強仁慕義者之所爲若並此而亦竊之其何以償君子嘗論域中之權有三曰利曰勢曰名而名之權大天方操此權以待君子而僞君子乃竊之以自予則天之權去矣孔子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小人盜財僞君子盜名盜財者盜於人盜名者盜乎天既盜之矣猶欲主人不之知反奉以廉讓之名而酬其德豈情也哉然則天下之爲君子者豈必皆安而行之而勉強於善者非乎曰僞者反乎眞而爲言非反乎安而爲言君子之僞卽小人之眞也卽吾所謂小人者亦不過指庸劣貪鄙者言之非有寬於天下之巨奸大慝若巨奸大慝則天之惡之也固甚於僞君子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施杏樹文 壬寅

余家杏樹文地稱沃大人受自祖先以授於梅梅業之以爲重非徒地之謂謂是先世之遺澤所存也祖若宗之間晴課雨而親履其畝者也衣之食之數世於茲矣村之巽隅新建文昌帝君閣成余奉大人意獻之作香火計或曰此地子之所重也當令世守之不如以他地易余曰此正余之所以重此地也念閣經始於家大人與族之諸父兄余輩奔走之以襄其事鄉人士之所敬而祀也今思所以獻神於必擇物之素重而又可以垂諸久遠者爲稱夫人心有所敬不得不假於物假於物而不將其所重與心有所重之物而謀所以位置之處不將於所敬二者皆失也吾敬神豈敢有愛於地吾重地固不敢有斬於神矣斬於神而徒委之農夫野老歲計升斗之獲守也與棄等且亦安知後世子孫之必能長有此地乎人世盈虛消息之數是惟無來來則必去故一切糜麗之物固不隨時俱盡惟地之縱橫於西疇南畝者歷古今莫之變然地雖不變管

數而不能不變其主地之人則以主地之人視地雖謂地亦有時而去可也余思行田野詢荷鋤之父老或曰某地已易主也或曰某地易主而又易也問有轉十年不變者乎十無四五矣歷百年而不變蓋十無一二也用是慨然太息二彼祖先世朝拮夕据辛苦遺子孫當繼毫不肯施捨而子孫承之僅如萍水之轉相鬻數世之後欲弔爲誰氏之有而杳不可識甚無謂哉茲祖父相承三百年以至於余而不變誠恐余一旦先地而去而將來地之存亡又不可知則人與地俱盡其視世之轉相鬻而不識爲誰之有者何異嗟夫余悲世人重地而反輕也故以是羞諸神神在則地不去地在則人亦不去後之人易其畝遡厥所由以爲某地某氏之所施庶知區區之忱來自祖父非瑋今日之所敢德色也雖更閱數百年誰有過而問其直者哉故時之人無如余之善守祖地也後之子孫讀吾文知神明之不可慢而祖宗之所遺者雖一物不可輕棄其謀所以保之難如此則余之重地固非以地重也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六

關帝廟碑記

王 海著

神之祀遍天下與尼山文昌祀尼山以德祀文昌以福神兼以威宜祀神者尤衆惟神之德以白手佐昭烈成帝業君臣之義始終無間鎮撫荊襄上下倚之其福利於國家甚大一時吳魏之人懾其威懾不敢仰視使身不即死必能席卷許昌指顧復高皇帝大統漢業之興不止三分而已也每讀史至樊之役未嘗不嘆呂蒙之失計智出魯肅下也肅初以荊州假蜀豈其忘荊哉亦以荊州蜀則不能據之以抗魏蓋三國並爭吳蜀之所患皆在於魏魏之所患則不在吳而在蜀而蜀之最足爲魏患者尤在神吳不知合蜀以爲外固而反詭計襲荊襄而吳亦不振徒禍蜀而資魏之逞魏既張兩國遂不可爲卒乃致後之滅蜀平吳爲司馬氏階者以此此神之所死不瞑目也忠漢之心不遂而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充塞於萬世故大義於今爲烈譏蜀君臣事者猶凜凜有生氣上自王公大人以及窮鄉荒壤之牧豎走卒商賈負販之流慕其德慨然而憑弔冀福者雖疾痛未嘗不呼神佑至亂臣賊子過廟泚顏或逡巡起於門之外而畏不敢入拜也其威亦靈矣哉夫天下之人情不過爲慕爲畏而三者並得施於神故通天下無不祀神固巷孟郊外之僻里也舊有關帝君廟且壤里人奮輸財力修之聿新三情固不忘於僻里哉亦因是多里人之好義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事之忠且苦者不報於身必報於子若孫否則精魂英魄之無所洩往往鬱而爲神趙氏世忠於晉下宮之變何其苦也况公孫程兩侯以他孤出文子於難先後繼以死其忠苦之載在史者令人不可卒讀及趙後稱雄列國雖始封之燕齊魯衛莫與較大可不謂忠苦之報與然兩侯之裔竟未大顯於世何哉且韓魏未有斯苦而亦與趙烈土君國則知趙自爲神明之後此未必天之所以

報下宮也故數人之忠苦鬱而未伸團結於一時而光怪於異代遂憑奇岩峭石絕壑之間發之爲風雲蒸之爲雨露搏盪之爲雷走電掣以感動乎人而廟食於土理無足怪獨是神之靈滿宇宙而式憑之者願獨親於孟以孟故爲藏孤處十五年匿山中其精神胥萃於山與孟人死相狎而依者二千年於茲矣故孟人之敬神尤切神日歆黍稷之薦而膏澤之以酬下民之勤如響應神固猶是人情其靈之團結光怪而必不容掩遏者固有然也已亥秋八月山水暴作廟幾圯珥懼忠苦者之不祀也倡謀於邑侯孔君擇董事者六人且遍告鄉人士咸鼓舞從事輸財力以後至爲恥工作之勞閱三四歲罔間當是時四方以歉告哀鴻之聲延數百里孟歲獨無恙落成日殿榭墀階大易厥規棟梁榱桷之飾完以華歲益大熟父老走相譁以爲是神之靈爭入山奉馨香無絕嗟乎茲役也顯慰斯人求澤之願而隱忠苦者血食之報其關於農桑人心風俗之故非細豈盡人哉倘有神焉陰相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周遇吉節錄補聞 王 頁

明總兵周遇吉守寧武關死甚烈雜見書傳中世多能言其事然與余所聞頗不類余得之太原馬守備馬故公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詳當李自成將寇太原公時在代州旦夕巡城上忽一騎飛報母舅至郊廳附公耳語左右不知語何但聞公厲聲云何來尋死舅爲明副總兵已降於賊蓋賊遣之說公也騎飛馳去移時復來附公耳語公厲聲云將頭取來遂遣健卒數人去舅勇甚兩卒出不意抱之伸身卒皆仆地廳壁亦催旁一卒恐速刃其胸須臾持頭血淋漓至公哭命棺葬之後數日聞賊攻太原公提兵往援至忻州地頗遠巡余又聞之楊故老嘗賊之攻太原也巡撫蔡懋德曾飛文檄公與大同總兵姜瓖公至忻州待姜不至此與馬遠巡之說相合當是時公欲援未及賊之前鋒已至公戰大捷賊勢益集遂退代州出奇兵奮擊復大捷會食盡公恐寧武有失於是移守寧武關賊至公開門連戰皆捷賊性欲引之去有偽書生教之復戰公

復欲戰王兵備不可令土塞其門公曰如此是爲死城矣賊累日夜攻城益急城上不能支將陷賊揚言曰獻周遇吉一城無死公謂左右曰遇吉生不能報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衆可獻我兵民環泣不肯公曰死耳無泣可速獻衆遂以繩繫公下公時將巾布衣有兩賊掖之去公既下馬等隨報公夫人某氏曰公且降可無虞氏曰安有降賊將軍哉必死矣言未訖賊紛攀衝牆上氏命馬等射之退又命人運草馬等會意趨出甫出火大起呼號之聲慘不可聞氏與家屬盡死於火中賊既陷寧武恨其久不下屠殺一盡血流成波有聲以數門土塞不可走故也兵備亦自殺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櫟之公死後三日有壯士伏公屍哭訖觸石死壯士失姓名嘗盜公馬公壯其人釋之給馬故來爲公死至今寧武演武廳天陰則石有血痕壯士血耶公血耶

王璣曰公死無愧張睢陽矣然睢陽死後三日而救兵至故十日賊亡公死誰至者蓋僅一壯士耳卒之身死國亦滅於以悲公之不幸雖然公死則明爲有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臣至今父老皆能言公事何爲不幸哉

書田子方廟壁 戊申

介之仙臺有所謂好蚡廟土人俎豆之維度每歲五六月交禾虫有作父老紛走廟下奉黍稷以告哀籲之聲相聞於道如是環十數村而遙虫卒不爲災其亦靈矣余偶經其地有紳士語曰此田子方廟也異哉奚爲乎天下有名實之相違如此者乎遍索碑記則近人所爲無復言子方事惟門額有三賢字其字跡斷落僅可尋泐乘載子方與卜子夏段干木號三賢想昔之好義者建祠於茲後人不覈徒以子方與好蚡音相合而又冠以田遂置子夏干木不道而子方之名獨以訛顯今廟象尙三其加冕而旒則後人附會而新之也嘻果好蚡奪子方之位耶抑子方竊好蚡之祀耶我不敢知獨念好蚡禮諸祀族次先籍矣亦何地不可居歎而實逼處此以與後之君子爭有數椽也不已陵乎而子方者義至高生不苟合當世豈其千百年後忽改行易德區區一祀之愛取

非其有而腹是果常士猶將恥焉敢謂子方其不吐乎然今之享祀者伊誰哉其又誰爲福民而利賴之也蓋古之聖賢生有殊功德死則以風雲雨露之澤庇厥庶民子方賢人不辜下民之請爲之捍災禦患俾弗嫉於螽斯用克有年亦理之可信而特不能自言其非好蚡也民曰受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敢墜亦遂不知其爲子方也夫吾謂子方之得祀於土宜矣其祀宜在士大夫乃士大夫不祀而獨祀於農夫野老農夫野老祀之又不知爲子方而士大夫又不爲之辨其非將跪而祝之曰好蚡坐而受之則子方也穀士女而降之康者子方也頌神功而矯舉之則又曰好蚡名與實違人祀之非實神享之非名非名則冒非實則濫濫與冒也弗光祀典爲告鄉人曰先生姓田名子方魏文侯時人文侯下焉與卜子夏段干木著於春秋之季祀不可闕也名不可假也

重修雲閣之舞樓記 丙午

烏川之大觀在雲閣插漢凌霄之狀環繞數百里未有也居人李友梅募衆修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舞樓於閣之前走余求記因錄古碣文以示按萬曆十一年記唐勳遺尉避敬德復造則知唐以上固有年又云自漢以後漸圯則知漢以上固有年嗟乎考閣之由來其使人懷古之情深也余惟秦周之際列國日以干戈相尋絳宇紫廬之盛罕有聞者意其在兩漢時年豐物阜都人士安樂壽考而烏川沃壤數十里山川之所鍾毓必有縉紳大夫卓識之士出其間遂相羣山之透翠左右二水之灤流婉蟻噴激胥極於茲地故建閣束其隘以寓扶偏起勝之意此有心者所經營豈偶然耶魏晉而降應亦興廢相間無絕以是至唐猶有遺址唐既受命有天下推老子爲姓所自出崇祀躋上帝故今其閣奉三教烏川徑可通塞外地敬德生朔漠初事劉武周歸唐想其生平橫戈立戰功其往來攻襲之地或多經於是因不忘也哉吾因更有感矣敬德於貞觀間得圖形凌煙閣後數年至高宗時遣官復圖者七人而敬德已不與况今千年後雖欲過凌煙馮弔往事於斷碑殘碣之中覓其姓氏而查不可得不謂茲閣猶留之也獨是

碑既述漢唐而漢唐舊文未見豈土人徒得之傳聞抑歲久爲風雨所剝蝕余向偶經其地亦未及考他日有好義者廣厥貲力完茲閣益新余將遍索古碑摩讀之以識顛末前賦雲物山水之美則舞樓之修其小焉者也或又曰馬氏曾於西南隅重修漢壯榭廟今復環之方丈數楹以增茲閣之勝若是亦宜率連得記

培風室記 甲辰九月二十二日

余作室於松山之半名曰培風室其地多風故取諸風然不培則風之積不厚而無以行遠莊子曰而後乃今培風言風之可以行遠也蓋物之能入微而行遠者無過風與水水障之則絕風則動於呼吸之間放乎無極舒之非有卷之非無孰障之而孰絕之無可絕故行遠嘗偃臥室中以聽山之風聲搖山巔韻動林內一旋繞於室之左右始聽以耳而噫如而噓如小者颯颯大者颯颯既聽以心若詞章之鼓吹爲文風若抱德者之質大而聲宏爲道風若坐明堂出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今若大將之號萬軍若忠臣義士感時憂事呼晤而寫怨也爲治風而古人得之以培蓋天地間無非是氣氣之所積莫不有風風皆可培培於天則爲溫爲肅培於人則有文章道德政治堯舜培之其風也動孔孟培之其風也流荀楊培道義之風而未醇程朱培之漢唐以後諸名臣各培事業之風左史韓柳歐蘇之徒培諸文章培之厚故行之遠大哉風乎播於六合之外被乎百世之下而實藏之於一心之中今而知心之可以生風也與天地通矣吾以天地之風聽古人而以古人之風聽天地心不能生風也而未嘗不心乎風心無風但以風名室無風而心乎風遂以風名室而勗之培

遊六師嶂記 己卯

六師嶂最奇勝名與藏山埒甲戌夏同志者偕遊余後至不甚悉然其勝彷彿於意中歷三四年未嘗忘也既張頌備約余讀書山中意在藏山六嶂兩境云於是先尋六嶂嶂出衆山之上崖削如屏故遊客名爲碧屏山而土人則仍謂

之六師嶂也傳有六羽士化於山之洞內今其洞極邃好事者束燎照之入或

一二里不能窮往往燎滅而返有廟構於嶂之腰頗壯麗非六師也門從裂石而入廟後倚深巖巖內池水幽黑深不可測以小石激之碧光閃動若有龍神之出沒悚然不敢逼視出巖斷橋橫木而南得茅屋數間即可休息讀書處也一白髮山人作柏屑香卽之言弗顧坐移時將歸乃曰有徑至藏山三里許一路景不減是行焉果得奇嶽數狀皆可繪北折踰嶺而東已迷藏山故徑矣行及數里林木漸茂有斧斤之餘孽置路蓋樵夫所僅至也余若有駭欲返頌備曰樵夫至之矣不可疾行數里山益高林益密有斧斤之大木當徑蓋伐木者所僅至也兩人均駭頌備欲返余念已至此返艱因曰伐木者至之矣不可行之益疾越數嶺迴非人徑蒙雜蔽空鳥鵲亂喧嘗聞山中人言鵲喧必有虎駭甚又越數嶺日將沉林中暮色蒼然而來蕭颯之聲四起茫然不知所出欲陟嶺以待且至則萬山叢峙不辨南北東西之向而隱隱風送對山樵歌大聲呼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不應而山下別有應聲急就之惡林如櫛尺寸不能視忽山斷石分下絕萬仞緣之而行上下壁立中不能旋足此時亦不知應者之果在否也良久乃下其人已陟對山之半遙揖而問曰此非藏山道所由乎曰此去藏山絕遠久號虎穴以手遙指其路復疾行至劉氏庄昏黑久矣急向一門扣之主人閉扉納連扣不已方肅之入問曰何來余曰迷藏山而來也主人曰嘻來何暮此非藏山道久號虎穴樵夫收斂莫敢至者來幸矣余兩人且喜且駭越宿乃行後二日囊書復至藏山

遊芝角山記 癸卯

山之生於天地有幸不幸焉或幸而名擅古今之勝或不幸而歷古今無聞知彼其實非甚相讓也而名之顯晦頓異豈非所遇不同輕重之惟人使然哉余少讀柳子永州山水記私怪造物之秀豈其獨鍾於是州及讀歐陽永叔記除州者乃知永之外固復有除往歲至除尋醉翁豐樂二序遺跡求當年諸峯林

壑之美未見獨跨吾芝山也又訪於永來人親見穹谷巖巖之狀或不如子厚所記云倘見者雖遇其勝而未及搜耶然則山之有勝而未經人搜固不乏也吾負遊山之癖每携朋入芝山松之大者千霄小者櫛密林外得夷石如几可環坐飲有泉盈流石徑作細大鳴與松韻相間引觴滿酌頽然成醉不知永除之足樂視此爲何如獨惜吾山不得生於永除以邀二公之遊又嘆二公獨不謫吾鄉得前後遊是山爲之窮奇而挾秀也故山雖具有永除之勝而見是山者猶獨羨永除此山之所以不遇也雖然永除之山自開闢至唐宋千萬年而始遇二公當未遇之時荒寂何遠不若吾山則吾山千萬年後安知不有二公其人者發之俾赫然擅名字內如永除也未可終以爲不遇矣獨是開闢至今千萬年既無有一知之者則後世雖更歷千萬年之久何不可終無一知之者又未可以爲必遇也嗟乎山與天地無窮極其知不知無所謂後世也自吾不及見山之知遂不得不俟知於後世後世知之而吾不見吾憾吾不見而後世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或終不能知憾更甚天下之山之美者衆矣如永除之見知者有幾豈獨吾山也哉吾以山推之抑又不獨山也

藏山石床記

癸卯

攀磴至藏山之中嶂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木雜積狼輿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因與張碩儒余弟荊澗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熏灼午仄壁陰下陳簞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曾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壺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佳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回憶當時併力之人碩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荊澗在耳願余再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如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

前人之斧鑿而愛斯石者不知閱幾百年而後發於余余今日欲問其人而已杳不可得後之漸而積踏者又不知幾百年其有愛而發之同余情者又不知幾百年欲問余今日之爲誰而又必不可得也夫幾百年則已遠年之幾百與幾百相積而遠遂不可窮人於無窮之內前不能待於後後不及望乎前獨石以不欣不戚之質逆旅古今人而閱其死生往來之變人爲萬物之靈而不能與萬物爭天壽類如此石可歎也今日者徘徊眷戀於石之上醉而歌歌而悲以泣怪造物者胡不竟石余而俾無今古之感其不足樂乎然余果石而又安知石之樂也余其如此石何也

蕺池怪松記

癸卯

桂之焚漆之割松栢梗楠之伐皆以材賤有不材者腐漸岩阿往往爲世所新則亦哉蕺池西落趙文子行祠內植蒼松二株右者倚徙飛插如鳳舞其左類龍形皆松之弗戕於材者也而類龍者最古身雖曲不五六尺兩幹交紉爲一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橫拖南北觀之莫測首尾其粗倍於身有半旁數枝既舒復迴亦紐幹成環皮骨悉入幹內無迹故其幹乍細乍粗屈突夭矯如老龍之橫偃舒放於空中雖不爲世所材而其材固已奇矣非果如世之不材者株守而自腐也夫材戕於人之所貴松不材故人不貴不材戕於人之所賤松非真不材故人不致賤伸之縮之縱之橫之無往不得其爲松矣忽有好事者嫌其長枝碍簷爲之削其杪其果以材戕乎不得而知也其果以不材戕乎亦不得而知也然則削之者自陋耳爾松何過焉雖然松亦有自取者矣爾既偃蹇於世不爲匠石之睨則當厚爲斂戢不得恃其無用疎蕩自任而伸之縮之縱之橫之不復顧流俗中亦有好惡爲也瓦礫當徑行者擲焉惡其無用也非惡瓦礫之無用惡其無用而碍人之用也彼流俗者既以爲弗材又病其有碍一旦好惡出於心從而戕之若擲瓦礫又何怪乎雖於松無其傷而好惡之情則可懼矣大抵物之在世有用則險無用則腐而自恃其無用則肆險與腐定自天肆成於人爾松無

患於天矣慎無自肆焉以爲當世之所侮也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考府君王姓諱繼先字接武山西太原府今隸平定州孟縣北鄉永寧都芝角人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生明崇正丙子享年九十三歲其卒雍正六年正月十六日也後先妣李氏五十日先妣爲明四川遵義府知府諱應龍孫女邑庠生諱廷薦女勅封孺人生明崇正戊寅卒於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歲今以三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祖塋之次不孝海泣而誌之誌與史相表裏史館之徵實者三一取諸墓誌銘以故世之子孫欲揚其親者必求當代顯官大人之言爲榮而顯官大人重其子孫之請遂不惜浮摭美善以張厥生平又溢美及子孫此於作誌之道無取夫譽非其實則與誌他人無異而美及子孫固非所以誌其親也昔人重一字之褒奈何以浮且溢者掩親之實行爲人子者懼焉按太原王姓世系載於史甚遠自十二世祖諱仁美來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茲士以耕讀世其業越數世人無不橫經後族漸繁始間有易儒而業者然青衿之士益衆取科名宦遊者相望曾祖太原郡庠生諱汲用少孤力學卓然不苟一介士林推爲古君子生祖待贈公諱烈尤謹飭於物無失色蓋自曾祖祖歷府君三世無隻字入公門云祖生子二長伯父太原郡庠生諱繹先次即府君府君幼穎悟甫爲文即能屈其儕輩從祖丙戌經魁素負才少許可見府君文未有不擊節以蚤失祖妣太孺人史氏遂輟帖括不治然居常益自憤因爲兒輩延師督課至夕爲之講貫兒輩誦聲不歇府君從不寐至康熙乙酉海始倅鄉薦丙戌成進士兄弟子住登賢書者連六七科無虛榜一門頗得側於文事而極固陋如海文亦過邀士大夫口謬爲海內操觚家所傳誦不知其源多出於府君而不逮府君遠也府君未試於位無赫赫之績然靜而有議論古今事輒中退讓不敢以氣加人自言橫逆之來忍於未發則易待既發之後恐彼此難收尤研倚伏之理常訓子孫曰盛衰相環與其過衰寧弗盛吾不願子孫

富貴但世世爲讀書人足矣若時富貴來逼當存不富貴之心故終其身約於

自奉甘粗垢弗厭惟營兒輩筆墨之費則殫厥心罔惜吾家稍席前世之豐妣孺人出巨門益不習貧中年困鞠育之計日典簪珥佐府君教子力業惟恐兒輩以貧故驟進取迨兒輩次第叨科名才劣不克致通顯以養父母致始終甘旨弗充此不孝海所推心自訟而莫容也孺人之附身極非切囑勿易之華附府君身尤非甚府君顧慙然以爲過有慰之曰是於封君之分固歎府君曰情分二字須明非謂過分窮子之情竭矣嗟乎兒輩既以窮累父母乃父母獨甘窮憐憐兒輩至死弗能已今檢箚篋所遺藏一器一物靡不做垢不孝海有深痛焉然則兒輩之不肖其負我父母之德固多矣惟府君之德謙而能忍孺人則順而好義府君之終自捫其胸曰吾生平無一味心事倘聞前小貿易保無有一二銅錢之不如值者嗟乎即此固未必有府君檢點至此此古人之所以謹屋漏海泣誠其言用告後世子孫不知省察者府君長孺人二歲孺人以十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歲歸府君齊眉七十三年生男五長甲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璣生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錫信庠生錫穀次待封文林郎珩生辛卯科舉人揀選知縣錫馨錫章錫冕三現生錫繁四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三朝國史館纂修官珩生甲午科舉人四川叙州府隆昌縣知縣錫光葆光幼五戊子科副榜癸巳科舉人揀選縣璠生錫榮幼女三皆適名族諸子孫所娶及孫女之適人者省文不載念海嘗濫竽史局追陪諸君子之後府君又嘗顧海於長安得接一時名公卿及四方文學之士故今之望人亦多知府君今非不能邀一言之華衰特以府君積行惟恐人知不敢以是違夙志而不孝海撮述遺行亦不敢片詞假借使後世疑其文而反有不能得於府君則不孝之罪於焉滋大執筆荒述中寧野且略也銘曰
惟我府君謙和守常孺人相之恭順而良天眷乃德俾壽且康雖康而壽壽弗山長有原山腹不窳不傷室廬未遠生死相望歷千秋而百代仰古槐蒼松之

鬱然者知吾父吾母之藏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六終

王石和文卷之七

王 璣

釋諱 庚子 丁巳

天下惟事之常者不必諱而至常莫如死惟人甚惡死故其諱死也為獨甚偶言之則以為不祥聞之者亦以為不祥嗟乎彼固以死為重事耶重則愈不可忘於言古之人當樂而悲每痛心於死生之大誠有以達乎其理矣蓋死者人品事業學問之一大課程也謂生平之程至是焉始定過此以往雖上智無所用力矣此古今來聖賢君子所為朝乾夕惕畢力以爭此一刻求其死之無憾而後即安而不敢有諱其事也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知不死而已者且慮乎其不可以死也豈其諱之而以為非已事哉且諱之亦何嘗免於死富貴貧賤人生有經有不經惟死則無不經無不經者常乎變乎經之反以為常而言之反以為變可笑也晝必死於夜朔必死於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趙受韓上黨 壬子

秦昭襄四十七年攻韓上黨郡守馮亭以上黨十七城都市入趙趙受之卒有

長平之敗論者咸以受罪平原君夫吾謂趙之所以失者在當受之時不知所懼而但以得地為喜既受之後不知自保而徒以會地為能其失不盡在受也秦之蠶食諸侯久矣趙為秦之勁敵秦何嘗一日忘趙自趙成侯高安戰後於肅侯則戰於武靈王則戰於孝惠王則戰於孝成王則戰豈其以受上黨哉夫秦之與趙越韓千里而干戈相尋如是况拔上黨而實逼處此則固朝發而夕至也趙何以待之故其取上黨滅韓之兆也滅韓亡趙之漸也馮亭以地入趙非真有忘於韓實欲親趙以抗秦使趙之君臣得地而懼早作夜思生聚訓練以固其內設險置戍以防其外增十七城之賦役合韓西向秦則秦趙勝敗之形未可知也此一役也趙可以強戰國之時兵連禍結誰非土地人民是利其誰肯得地而舍之轉以滋大國也豈必定料其有長平之敗哉且長平之敗固成於趙括何者秦即因上黨之故而伐趙豈能必勝趙即因上黨之故而敗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蔣相如完璧 壬子

秦趙戰爭之國也相抗以勢勢之所在不得示人以弱示弱則人得乘間求逞

於我而我愈不可以振蘭相如之完璧歸趙也其事甚壯奮軍使之威折虎狼之秦用是不辱其國此豈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哉揚龜山謂相如不當輕身以重璧區區一璧與之可也嗟乎璧之在趙璧耳挾之入秦則國勢之所爲重輕也苟爲國勢重輕之所係雖瓦缶不當以讓秦六國時韓魏賂於秦而趙獨否至長平敗後始欲割六城爲媾而虞卿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大欲於趙與趙之所深患於秦而惟恐不能以自保者皆不係乎賂也蓋秦之視韓魏若弄掌耳有所求則伐得所求則舍擒縱之惟意而趙不如是也譬如兩虎相捋爪牙威力皆足以相角稍退則反爲所噬彼秦愛趙璧而必以十五城爲易秦固不敢以韓魏視趙也故趙雖畏秦之強而許其璧猶必欲得十五城之易以爲名若城與璧兩失則徒爲笑於天下而趙其不競且夫無故貪人之寶而欲取爲己有此其情已不遜雖以十五城爲約實要以不得不從之勢安知非借是窺趙而欲試其侵侮之端其意不專在璧也况璧入而又而悔其約此市井反覆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雖匹夫尙當以受給爲恥而謂趙甘之乎夫趙果畏秦而不敢愛其璧則當與於求璧之初今既申明二國之約而選國之不辱君命者以從事相如慷慨受君之命捧璧而西漫無所得徒拱手奉之於秦則趙君臣之任相如何意而相如復何面目以歸於趙故於此時爲相如計惟有與璧存亡而已矣蓋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與曲在趙入璧而秦不與城曲在秦雖恐璧之壞而按圖示復與既先欺趙則曲亦終不在趙况秦終必不與城此相如所以決意使之懷歸而無疑也璧既歸趙則相如之事已畢死之生之惟秦是聽而尙何懼哉然秦既不得璧必不殺相如此又相如之所能料秦於十九者也後涇池之會相如從趙王入秦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以劫秦王於五步之內信如龜山言則鼓瑟之細雖趙王獨爲之以媚大國何害乃相如尙不肯以此仲秦屈趙而况璧乎

蜀漢戰守之形 壬子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迨荊州既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而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絕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荊襄不連西蜀亦僅可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峽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荊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尙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強直可鞭箠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擊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亡惟唐高祖則約詞謝密使東縱王世充之兵而徑搗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舉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溫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與楚惟居可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陝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陝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荊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荊州則爲宋祖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

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從術 壬子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強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弗違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兩持天下之勢以欲動人主奉卒用橫併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喝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橫之間故曰縱之難蓋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別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利害一有不和而已不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路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且夕亡己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尙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強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戰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呼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強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心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

可自強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強其國秦伐韓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况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路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關壯繆絕吳 壬子十一月

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言天下固不可得也若人臣佐主取天下則義主於必得而非有可得不可得之義然其心又不忍以不義取則當其不行不義時而其必取天下之計已大定於心矣壯繆絕吳婚卒失利於吳說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謂公激於一時之意氣不屑與吳國通好雖終不得天下亦有所不顧故心與事不及相謀此實不足以知公義之至也漢吳之勢何嘗一日忘於公心公之心固不以天下全歸之漢不已者也欲以天下歸漢則不得不取吳其不遽取者以有魏在耳若滅魏之後不吳是取而焉取哉公固曰吾方籍爾之土地人民滅此而後朝食而與爾爲婚媾乎許之而終不取則以兒女之私緣忘國家之大計許之而終取則包藏禍心以圖人之國反歟危險非公之所以爲心蓋漢與吳終不能和公與吳人皆知之公即與吳爲婚媾亦終負公而公必不能負吳然公又終不能不取吳故與其失信於後毋寧絕之於始也昔下邳之變公嘗羈旅於曹而未嘗自諱其歸劉之意此公之不欺曹也公之不許吳婚亦公之不欺吳也曹吳公之讎奚爲不欺蓋公忠漢之心根極於天性光天地而昭日月雖讎敵之前無所容其隱忍之詞夫忠於漢類守義者所能不欺曹吳以忠漢非義之至者不能公固以絕吳之言決其取吳之志所謂得天下而

不行不義者也其終不得天下乃天耳非公之所悔不然吳國之大亦何辱於公公之智勇豈不念及於天下之事而徒悍然出之於口者哉

唐肅宗論 戊申

理用之於常而勢用之於變苟為勢所不得不然而有可以濟於天下勢得理亦未嘗不得也世皆言唐肅宗之即位於靈武為逼不子而元宗傳寶於肅宗為縱不父信斯言也是使唐之天下不至於亡而固不足以快其論理之心也夫理之至莫不通乎勢勢之所在失之則不及為撓之則為適足以生變彼其論肅宗也既有以失天下之大勢而其論元宗也又撓以勢之所必不能行守一時之諒而甘以父之天下讓於賊姑置其所以討賊者而與吾子校當立不當立之義是豈勢之可通者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推聖人仁孝之極其實賢聖果罹於法舜亦未必肯棄堯所受之天下况肅宗棄天下則實害於孝而不即位則天下又萬不可得何者當時之天下已不知唐有天子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矣雖明告以天子在蜀而賊見據長安乃徒遜奉一傳聞不可知之天子則天下之心不固又安知奸諛之臣不窺伺兩宮而各懷向背於父子也如是則唐之天下亂不獨在賊矣故為此時之元宗肅宗計皆當以天下為心元宗心天下不必天下之自己取肅宗心天下不必天下不自己取之也此雖元宗無命猶當行天下之大權以繫中外之望况軍駐馬嵬時元宗固曾以天下授之肅宗其即位靈武猶是遵馬嵬之命也即位而元宗復命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不知馬嵬之命已行也知之而即傳寶於靈武猶是行馬嵬之命也吾見父子之間心安理得惡有所謂逼與縱哉或者曰肅宗請之而後即位則無失嗟乎是乃與於失之甚者也古今來安有自請為天下者乎請之而從則是肅宗非復奉馬嵬之命元宗不能不疑肅宗請之而不從則是元宗自悔其馬嵬之命肅宗不能不疑元宗父子相疑而天下之大勢去矣其失孰大於是然則肅宗一無失乎曰有之肅宗之失在平賊之後而不在即位之初今有人奪父之物必

拱手讓父之取而已不敢先於父與既取之而以為是取於人非取於父而遂欲據之為己有二者皆夫也故為肅宗者但當退居儲位固迎上皇率天下臣民而上之璽一而不獲至再再而不獲至三必求元宗之受而後已使元宗必不受不得已而居之則亦無憾矣惜乎元宗元之所以辭與肅宗之所以請今皆不知其心何如然其事固可無惡於天下夫事之無惡於天下者雖聖人不絕也

辨桐葉封弟 辛亥

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曰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遂封於唐柳子曰如此是教王遂過也必非周公之所為余則謂王之弟當封者也當封而封之非過其何遂武王克商大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小弱以天子之弟而不獲一許土其於親親之道實闕此雖成王無戲公猶當以時人告於王况王言及之故公因而成之非果以事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行者但執天子無戲之義而勉強迫束俾無自食其言而已也凡人君之言當論其是與非是不當問其戲與非戲果非是雖勃出而夕更之不為過即如柳子所云設王不幸以桐葉戲婦寺公亦將舉而從之乎果是則惟是之行是則不得謂之為戲也在王出之為戲在周公聽之為正夫人臣之事君能因事納諫獎順其君之美使戲者亦無不歸於正斯其用意深矣若必沾沾曰是戲也必不可行待其戲既寢而又曰是必不可不行則凡事之行止前後惟臣意之所變而天子不得自行其意此徒足重君心之難而事之得相與有成者不亦寡乎夫持責難之義危言讜論而不以戲淪開君心之漸此三代以後正色立朝者之所為大聖人之轉移君心者正不必如是且戲原非天子之所宜遇事之當為者而勸其無戲則王知己之動出為令雖一嘖笑之不可苟而謹小慎微以自善其後是適足以杜王之過而非所以為遂也周公之意豈不然乎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夫成之自史佚與非史佚今不得而知而其事要非

周公之所必不可爲也况公方負屨治天下無鉅細取決於己乃以封國之大典聽諸史佚而已不與亦未必然矣

三多族譜記 辛亥十一月十四日誌

余畏友端木氏梓叟其族之人咸挺身而持多壽多男而又多君子上世分司五行之職宣令於東方而天下順之禹受命有天下以勳進爲春官長而封諸國中得與勾龍氏之位相次越商周千餘年無顯者至秦始皇帝東封泰山叟家爲東道主人賜爵大夫由此遂以大夫世其族蔓延於天下然其家抗直孤厲不屑中風塵之物色故多隱於深岩大谷之中余邑僻在萬山傍山而家者數十族皆大夫苗裔其家於北山之麓者爲衆宗派蕃衍多男子大夫長若然眉壽世之祝年者雖公卿大人未嘗不具書禮請大夫彼武陵武功之族世所稱著氏然時輒靡謝獨大夫家節勁心堅卓然有君子之風自秦以來通籍者率在春官裏行後代良材輩出懷奇利用之士亦往往出入冬官門下惟族於

玉石和文

卷之七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茲者雖衛大夫之號而抱樸如處士其或老其材以待用或以無用爲有用大夫家進退有義余不得而識也余嘗載酒爲大夫長壽至則萬石君之胄未嘗不在余時抗坐不爲讓至大夫家之環而侍者雖諸幼輩亦不敢俯視其家風喜絲竹每奏之冷然而善而則慷慨奮發如驚濤駭瀾淒風寒雨之驟至余悚然不敢爲聽辭去數十武音猶在耳一日邀余賦詩借官子文同往子文脫冕樹同故曰吾毛屬於大夫凡吾之縱橫藝林者皆大夫子餘香願余粗操翰墨亦通有家之誼遂與往來不絕無一二日不相見故其族之祖孫父子昆弟無不與余善因丐余譜其族余惟自大夫長而下爲子爲孫爲耳孫爲雲孫蓋數十世於茲矣而大夫長猶得拊愛之如同室豈不盛哉爰爲之次乃家世俾後之覽者無忘大夫典型且知多壽多男多君子如大夫家而獨肯引余爲同調固亦余之幸也

紫栢歸根記

辛亥

達幽明之理識鬼神之情狀者無怪雖怪亦常也芝角山有龍神祠世傳爲紫栢樹能作雲雨以潤於民鄉人至今俎豆焉而語之則猶疑以爲怪雖然祭法固言之矣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曰神神固不必盡古之人爲也其於紫栢何疑之與有但事信於目而疑於耳九州六合之內外不乏幻杳奇譎之事以至誕妄不可詰而文人筆之異錄無慮十億數後之君子讀其書終以爲疑紫栢雖非其理之無而世遠年湮未得於目之所親見則事之有無固不能使人之不疑也丙申夏禱雨龍廟掘得栢根於院中絳色虬形刺之得液如生紫栢之說於是焉可信時里人士或議毀以龍非栢或議藏以栢卽龍先君子持之曰藏是栢非龍也而或爲龍之所憑憑之久則亦龍矣石言於魏榆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龍之爲靈出沒不可方物往往憑於幽岩絕谷古木而呈其煙霧變化之狀其與栢固將合同而化何必是龍而栢之非且龍必有死而神則不死其神安知不在栢也龍祠始於封禪書三代弗秩

玉石和文

卷之七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典而栢之得樹東社則已久矣鄭早有事於桑山斬木遂不雨董仲舒謂春早令民以水日禱社稷山澤無伐山木是雲雨之作未嘗不通其理於木鄉人但見作雲雨而不能指爲何神遂概謂之龍其實神之所以靈未必鱗甲鬚爪而行空者也今像神於廟而栢是毀木之與泥矣擇焉夫天之生物莫靈於人古聖賢盡性至命以極經天緯地既歿則歸魂於天而彌綸於宇宙之內不在縈然衣冠之藏也然過墟者罔不敬矣栢雖植物既歿下民之饗倘亦有其魂之所彌綸而根其故我彼河圖洛書之理何與龜馬設世有得遺骨於河洛之間者必不以爲可棄况紫栢歷千百不可知之年而其根猶生則又安知非千百年內山之精靈鍾是其靈不沒故其根不死也瞻之者用是有戒心豈其曰毀其如周禮埋祭山林之義不亦順乎人士避先君子之言藏於岩下西北之邃以石塞其口蓋聞海栢根曾化爲石藏之既久行與石化將與雲致雨必有膚寸而合游揚光怪於岩之際者是紫栢之所歸根也記之俾後人無迷其處

且無以其事爲怪而不信云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壬子

太史公謂韓獻子紹趙氏孤以成公孫程兩人之義爲天下之陰德宜與趙魏終爲諸侯嗟乎周衰同異姓諸國殘滅十無一二韓以侯國之卿崛起有疆宇得與趙魏同君國子民合土地兵甲之強半天下守其緒至十餘世其爲明德之報遠矣而迺祖先父功德乃權與紹趙孤一事哉亦可知此事之造福於趙甚大而自叔帶以下血食皆拜獻子之賜蓋趙自成子從文公定伯業世有勳於晉及下宮難作獻子義沮屠岸賈弗獲告趙趙亡趙莊子義弗肯曰有子必不絕趙祀獻子爲諸後晉景公十七年疾卜得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獻子因以趙孤言而文子得復趙田邑如故獻子用以此誌其言獨念復趙孤於成者獻子也而出趙孤於難者孫公程也假令不得公孫程兩人之義獻子雖欲不食其言而坐俟成敗於十數年之後固無能爲矣不知獻子當日竟何恃以諾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莊子蓋獻子之存趙祀也不在景公十七年當時屠岸賈之威擅晉國國之諸將半司其耳目使非有閹闕共謀之士周旋彌縫其間兩人何以出入晉宮而十五年匿山中亦未必無風聞洩於外而敢必趙祀之爲不絕也則趙孤頭角未露之日固獻子所早夜以籌而幸龜策有告遂乘之以立故史遷曰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武韓厥知之也觀趙氏被害時獻子稱疾不出則趙氏始終之計已大定於胸中而或者不察以爲獻子至是始功於趙淺矣夫人固有發策定謀濟天下難成之事而不必使人識其心者獻子身爲晉卿使人得識其爲趙之心則晉君臣必疑而將不利於趙故公孫以存趙之孤而死於前程以趙孤之存而死於後獻子則不死而委曲全趙孤於前後之際此三人者迹不必同而其心皆可以對天地而不愧質鬼神而無慙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今孟山故趙地以得藏文子故而秩成信侯忠智侯祀乃獨獻子是道則其典實有闕揆諸文子之崇德報功爲不稱毒故揭賁祠命僧寂玉營地於中嶂之

絕壁下像祀韓獻子適龐牲之石弗具有金代舊碣魯鼓其陰遂附鐫紀事而又顏於祠曰不絕人祀以見獻子晉賢大夫行業多可書其得祀於藏山趙文子廟者獨有取諸此也且毒嘗過梁山故老言山之九卽峯有藏趙氏孤處倘其時索孤未已必不敢十五年株處一山而或旋移之以爲避然詩傳謂梁山韓之鎮其地固爲獻子采卽是亦可推獻子之與知藏孤事得與諸公同廟食於茲山宜哉

新建文明閣碑記 辛丑

聖人以善教人而天下之好善惡不善者定乃天下之人不能無冀於福而爲善無懼於禍而不爲不善好惡之情遂不足以勝其爲不爲之念而聖人教人爲善之道且窮夫聖人之教原非使天下自悖其福而徒驅於禍之中也其善不善共行乎禍福之途福雖不必與善爲緣而亦未嘗故與善相避如是則爲善之心亦可以定矣而聖人之教固可信於天下然人之所冀於福又不但如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是而其教人爲善之道遂不得不窮蓋小人以不善倖福君子以善卽爲福而中人以善求福天下之中人固衆矣有道焉期天下以君子而一狗中人之情以大綱小人而俾不得逞志於禍福之途則惟納禍福於善不善之中而使天下求福於善懲禍於不善而爲之而不爲之庶有以神乎教之用而通其權於聖人之所不及此文昌帝君之膺世其功謂與孔子配可也孔子有教而天下不肯爲不善帝君有教而天下不敢爲不善天下之自然而不肯爲不善者幾人哉使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者無感焉何者彼誠無所冀而懼也人惟冀與懼之念交於中而一意之萌惕然如不可以對鬼神此原與世之堅僻盜名者異力而行之亦聖門之所謂強恕而行也惡害於道哉一念強之強而至念念人無不善之念此其人爲何如人一人強之至人人皆強世無不善之人此其世爲何如世念與念相積人與人相化久之但知善之可樂不善之可恥則亦無所用

其翼與懼矣雖聖人教人為善之初心又何以加諸此也歲壬午八月二十九日族中諸父兄以士子攻舉業者屢躓場屋感堪興之理議建關於村之巽隅迄乙酉歲六月二十四日告成海適以是歲登鄉薦後歷數科無虛榜今誠不敢謂獲雋者果能善然愛慕青雲之士或因是罔肯玩愒奮發自勵於文行亦不可謂非帝君誘人為善之權之所寄而堪與家所謂巽隅振文明固有徵而未敢深恃也不然何地無巽各祠一神而事之豈必皆有利焉後生勉哉果能砥行學文以力於為善是乃所以事帝君也其將福汝若果能力於為善而並不惟福是求則其能事帝君也益大帝君之福人又豈必區區專於富貴利達哉

修孟城碑記 庚戌

今上御極之七年海內登上理鴻綱織目之張舉者弗可億數一時親民賢吏遂各相山川風土所宜恪恭興事成久安長治無疆之業我孟則於是以修城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告孟城四阻於山而小然從未罹於兵國初土寇薄城下幾危卒殲其醜於城之西門外至今問其遺事而父老尙有言之色動者則以城雖小其完有可恃以為存也後因循不葺漸即頽圯往來如履坦官民熟睨以為常蓋天下太平久矣富庶安樂室家婦子相歡聚身不經干戈戎馬之擾其望烽警燧或至白首不聞其事因不思設險自固而然也顧吏柄境之興革惟境大事是講城盛也所以滋豐保大值時和民豫之年而障隍罔飭司土者於政實有關非徒為寇之出入與非常聊以固吾圉焉而已也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邑侯閻公煊甫蒞任卽心營其事期年政治民孚乃以意喻諸人而邑之糾紛黎庶爭輸財力者且夕雲集城下環垣而理其長五百五十八丈五尺為高三丈或基稍崇則減之尺者二為闊八尺或址稍隘則增之尺者二而女牆飾以甍則修堞臺所憑以為禦則修西門視三門獨弗堅則修數十年來孟邑之工蓋未有煩且大於此者乃問所費則不過一千七百緡問其時則起於己酉三

月三日迄七月之晦不過五閱月用力少而成功多侯何幸得此於民則以聖天子過化存神速於風雷而各大寮為之勤宣德意侯用是承厥風旨凡有施為動合機宜愛民力故民不辭勞惜民財故民不知費其鼓舞從事而奔走之恐後者洵有自來非偶然也茲役也侯亦嘗自愧其乏不能廣施以為民先然使侯果有囊可解雖不惜千萬金以成此功將多財好施者類能之而考風者實嘉且惜謂其財保無賸於民且民也徒委其事於上逡巡雉堞之下袖手不一執其弊是吾民終事之心不興而上之所以感動乎民者或未有道也然則侯之寡施而能致民不亦賢乎至其董事奔勞捐輸人名已紀之別石不復及焉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庚戌

春秋城築不絕書重病民也閻侯既理內城而竣復踵事於東關途之人以為難謂民之財力幸用於前矣不可以復嘻是而其未知前之役夫前之財固未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嘗費而力固未嘗勞也雖數興之何病且永以為利蓋東關之與城勢為輔車居民煙火萬家冠蓋之族如雲塵邸市肆交錯於內幣帛財賄米粟之所積商賈往來者之所福輳治內繁華之區於是稱最倘障堞之弗完好究者日伺焉或有不逞大懼為我居民病侯於是比初籍而校酌之俾財焉勿淫汰其浮之一二工焉勿濫汰其浮之二三心畫悉定然後屬之紳士民以董瞻亮陶事矣人是察瞻諸石事確人是糾瞻格灰事燬人是課各處乃事惟懼稍不緻堅致有隕越於邑大造事訖計費與侯始之所畫一一相符於時窮鄉僻野之民羣來走覩城下相告語以為吾侯何術之施而成之無難也若是夫吾以為事之難易何嘗惟視舉事之人茲關成於明嘉靖中日久頽廢當事者非槩無墜於心奈工費多寡之弗省輒噤不言其事間有銳事者甫興作而費耗紛然四出亦遂畏之中止以故官民蒿目因循百七八十年卒無有人焉敢起而任之者無怪途之人以為難也若侯今日之舉則固無難矣蓋今日之所費不過官俸

之餘與紳士民之所樂輸其役不過公費之所雇財力既無與於民其誰謂我難不然城之役大矣有司不善設法而閭閻是問雖其道終主於佚民而難與圖始者且執非常莫殫之慮以撓我有司有司遂能有喻焉故於修城見侯之功而於不勞民見侯之德且於寡費見侯立法之善孟人感侯之功德而又良其法爲紀諸石曰關西因內城爲垣東南北環之如制其長蓋六百丈高三丈闊七尺間增減之近是禦敵之臺六門於東者二南北各一新建崇樓於東門之上工頗不減於內城而約費僅得五百一十四緡有奇量材程工計備存之於籍悉可法後之有事於城者其如侯法從事慎無畏其難且無病我民也侯諱焯字言揚直隸南宮人以庚子科鄉薦任孟縣事克勤於民多惠政云

宋東京考序 辛亥六月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流關梁之營置以至一闕一墓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遺蹟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歌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悞字爲快夫人情何快於悞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然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爲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墟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洪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爲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輿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中而烽燧之餘蹂躪燼毀問其故老而杳無後有存者斯東京之徵信爲倍難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豈非

地勢之遭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載於史風俗載於志其繁簡質文之爛然青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攷惟是境遇之遷移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魯帝席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從而正之周子維宗客大梁數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耆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信則仍參之稗官野史以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城郭宮室園苑渠流關梁闕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纖悉臚列而東京一百七十年間遂炯然若目前事雖問及於前不過適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意總求數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攷也誠得其沿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之謂國家之固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固以德而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險則雖以此書爲得失之林可也

石樓縣志序 辛亥十月

吾友袁子梅谷纂修石樓志既成繕爲八帙都諸志而三其藝文志獨居五甚矣袁子之湛於文而嗜也夫志猶諸史無亦惟是詳搜核討求得往昔遺事聞賢人君子之幽傳信而可傳以不沒於後世則亦已矣豈其擷藻摭績而文是爲將天下寵其文而究何得於古之人與事也雖然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彼其所言之事不能按真肖曲而其人始終本末適掩於固陋睥散之詞後世安所據而信之古之所稱良史獨司馬子長絕冠惟其以曠代之才縱橫上下古今之林每傳一人吞吐駟頓曲寫乎事之所難明假令移其人與事而屬班范以下爲之其同不同固未可知故當時之人物事蹟得託於子長之文不可謂非遭逢之幸文亦何累於道哉且其所謂文原非徒競於詞而以擷藻摭績爲足以當之也禹貢一書不遺壤植墳壘以至籒籛簡牘龜蠃齒革羽毛之屬罔

弗悉具而周官職方所載其瑣羅織列往往近是此皆無意於文而爲天下後世能文之士所莫及子長惟有得於此故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蔚宗乃自謂體大思精誠雄其文之甚然似著書自爲文者之言非所例於左右史之記言動其於禹貢周職方之意爲問矣知此意者可與論志史之文也袁子以名進士起家文章擅海內來令石樓起殘敝徵循政次第舉而獨於文教之興三致意焉誠念石邑僻在萬山叢數被於兵不沐以詩書之化民將野健而逞悍然弗率長上之教故立學課藝之暇復有事於志之役今閱所志星野津梁戶口鄉村風俗之最瑣細者亦莫不燦然有文可誦而藝文所載則又不過表揚忠孝節義爲百姓疾苦請命期無失悅安強教之意而已焉而未嘗徒以文自鳴則吾所取於袁子之文者固在此也昔文翁治蜀導其俗從事於文而蜀士習爲之大振今石士之興起者豈不駸駸漸澤於雅乎邈之數十年後行且家絃戶誦有文章命世之英接踵繼出炳焉得儕於兩漢之選者知必自袁子今日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始然則學不通於治信不足爲文故吏如袁子可與言治士如袁子可與言文夫志之文猶諸史也吾請以茲志之序質諸袁子而繼今與之言史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辛亥

昔未有而今有之則始園有於昔何爲始不知則非有也既有何以不知以園固富貴者之所有吾以貧賤辱園不園觀故不知園之有也今非富貴何以知蓋歷觀富貴之園而竊喜喜之不貧賤也富貴者厭於甘食美衣崇樹不足則繼之罄石引澗而爲園故能爲園者率稱富貴之尤然當其爲之也窮工極巧不惜繪天下山川雲物以求兗肖一有不肖則引爲憾及退觀吾園適爲彼之繪本彼求肖吾園吾園不求肖彼也園出芝山之麓西背松嶺結室於上有澗從嶺之絕谷而來兩渠則奔流委匯於室之前林木上下蔭翳環池掩映厥樹揪檀榆柳白楊厥果梨棗杏桃李山花之不培而榮鳥之飛鳴而啼陰暎晴者不可品識其負戴馳驅喧踏於林之外者爲行人迤素曳翠隱現變幻於林之

間者爲遠山與川霧每攜觴坐石遙極萬類風自東來則園林唱而嶺松和如波濤西來則嶺松唱而園林和如琴瑟於時得之耳成聲得之目成色得之心則聲色俱入於化舉人世之窮工極巧靡費數千萬金求彷彿泉石之奧而不可得吾獨得之雖不美於衣食軒謝而世之所稱尤富貴者其樂固在此而不在于彼也且吾與富貴同其樂而樂亦不同彼富貴者志滿意適求罔不遂聊借是以逞豪華未必其心專一於是而實有味乎枕石漱流之趣也吾惟無所得於彼故專樂於此蓋其枯槁沉抑無與當世之寵榮惟窮而思息以深究其清幽淡泊之味誠非如古之君子實有足樂於中而適然遇諸山水花木之間也然是數者富貴人得之以爲華吾幸得之而又能深究其味則亦未嘗不樂樂而後知吾之果未嘗不富貴也嗟乎造物之富貴原非有斬於人也人誠明乎富貴之義則何地無園誠明乎園之義則何時無富貴吾向者惟知富貴之園而不知園之富貴故富貴者日得挾所有以傲吾園吾園亦遂黯淡無色甘爲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庸夫孺子之所共棄是吾以憂貧賤而失園之富貴久矣園而有知當笑我之無知也而後乃今知之則吾之有園固自今日始雖謂吾之有富貴自今日始可也因名其園曰始園

壽馮兆公母賈孺人 乙卯七月

詩三百篇中詠婦人女子之事蓋詳采蘋卷耳桃夭鷦鳴皆見風謠而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後世法然未聞著爲母儀也且其所詠率化行俗美宜室宜家士女相警戒之詞而無一言及於壽即言壽者終雅頌之什累牘矣而壽母僅見於魯頌閔宮豈造物之錫壽易於男子而難於婦人婦人之賢者宜於爲婦而

也馮子兆公慧於文業工詩賦古文詞書畫素問公卿大夫多引致之爲重而一時求字問疾者紛集於戶無虛畧人既爭重兆公因益重兆公之母制錦稱祝以申錫純介淑之意是陶王二子之所難而三百篇中絕無而僅有者兆公何幸得此於母哉古之議婚必擇婦婦之關於門戶甚大吾聞馮之先世有隱德天將大馮氏之門因爲生明經公績學砥行卽以孺人作之配益講明於修身教家之道故兆公之文學多得於幼儀而孺人遂以賢母稱其八秩昃辰在明年之正月乙卯秋同人以余適寓會城預爲請序或曰大比在卽當待兆公之貴也余曰兆公成進士孺人不過爲進士之母官翰林不過爲翰林之母其賢而壽有以加乎且世之富貴而不能壽其母者何限兆公遂以貧賤歎耶始余得兆公於三立書院在乙巳丙午之交把手論文兩人青以純方十餘年而兆公僅得慈侍余雖欲着斑斕之衣承歡菽水豈可得哉蓋余同兆公之貧賤而以不肖不能及時娛親重有羨於兆公也今推猶親之誼稱觴數百里外兆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跪進余觴孺人其鬢顏加一匕箸也當是時兆公之樂何如

祭許茹其文 丁巳四月

嗚呼士惟文字性命之交歷久而難忘雖不相見而相思思之至於風雨晦明溯洄無從又每恨於不相見况乎駒走梭擲石火電焜其幽明之睽阻者不徒天之南地之北而竟成今古之茫茫則低徊往事感念夙誼安能不臨風悵望而涕泗之交滂壬辰之歲迪來先生來自江西晤余帝鄉腹咏口誦唯津津乎公之道德與文章余之願交於公實於是焉心藏後余解組訪公金陵杯酒論文氣沉神揚而益信迪來之告我非荒唐迪來作吏石樓把袂太原兩人離言不及公而續滿遷處道公之里其與公叙懷而談心者想亦念余而徬徨三人蹤跡參商從未聚于一堂而晤此則思彼晤彼則思此異跡而同思者蓋越二十餘年而如常前歲公致余書言隨往處州又冀余偶以他事南下或邂逅處州之署而意若幾幾乎不敢望孰意言猶在耳蓋焉長逝遂修文地下而爲郎

嗟呼公之品行遼瀛與閩公之翰藻學歐與韓展其底蘊固足齟齬廟廊否則折一枝之桂亦何難決勝於科場顧乃白首衡門羈旅異境而遊魂於處山之巖巖釣水之汪汪有心者求其故不得欲向高高而問彼蒼嗟呼一時之屈後世之光公之著述久膾炙於人口所選房行闡牘咸不脛而走四方且有令子克嗣縹緲世之顯而達者非一以此較其所得未孰得短而孰長雖然公於此誠可以無憾而朋友之私故舊之情不能無痛於公之不第而爲下荆山之淚者數行念余文之困陋望作者而未遑獨公與迪來之不棄手自鈔黃而加詳天下有不深謬余文者或不河漢公評余獨何心能無讀遺言有斷腸願余之謫劣不能發公於萬一今所得致於公者七百字之哀言塗荒紙而一張誠有愧乎迪來之交全終始而棺槨衣食之附於公者罔有不嗟嗟乎自古迄今靡不有死富貴貧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爲彭與爲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強所爭唯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于公半世蘭情僅識一而而一朝千古如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薤之露而草之霜可知人生知己不但聚會爲難雖求常爲一世之士而不可得則奈何以非金非石之質忘人壽之無幾勞焉妄逐乎兔迅與烏忙嗟呼公則已矣余與迪來異地同聲哭公於數千里之外以爲是昔所稱同調之士也而今則云亡尙饜

王石和文卷之七終

王石和文卷之八

論繼母之服 丁巳八月十五

王 璣

禮之制繼母服也有權焉天人參焉者也民之初生無禮而有情聖人緣情制禮故禮生於情有人情所不及者聖人爲之禮以範之使其情必至於是而後已故情又生於禮禮生於情者天之自然情生於禮者人之當然天下日習於當然之道而久不自知其非自然也則禮教之權微矣繼母之服三年此聖人愛天下之父子而爲之教其母以慈教其子以孝也繼母之於生母其情不同可知也而比之以服其何以報親母說者謂子之所以重父也夫重父則祖父母爲父所自生而降以期服伯叔爲父所同生而降以期服降於所自生同生而獨重於所配先王制禮之意恐未必盡於是故知此爲聖人之所以致慈而教孝也何者服降於祖父母而天下未嘗不知祖父母服降於伯叔而天下未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嘗不知伯叔降服於繼母而天下幾不知爲母矣五倫之中有天合有人合繼母之於子其初固途人也途人而一旦名之爲母子其情已不能無疑而又降之服天下將愈疑曰果也其非母子也積疑生忌積忌生殘忌殘交相起於門內勢必有因母子而賊父子之恩者人倫之變孰大於是聖人故爲之同其服明示於天下曰此固爾之母子也天下亦皆曰此固吾之母也非吾母而吾何以服之三年又皆曰此固吾之子也非吾子而何以爲吾服三年夫天下有吾服之三年爲吾服三年而尙欲加之忌殘者固人情之所大不順也而孝慈之天於是動矣然聖人當日又非以理之所本無而徒爲之禮以強天下也使以理之所本無者強天下則天下亦未必從執途人而責以三年之服雖加之刑其可得乎子之於繼母始雖途人今固父之婦而夫之子矣爲吾父也婦而吾不以爲母吾何以爲人子爲吾夫也子而吾不以爲子吾何以爲人婦是雖禮之未制而孝慈之理固亦不能無動於心也聖人因而制之爲禮使其情一無

不及焉則情禮相生而天人合天人合而後母子之分定天下之爲父子者愈無不定此聖人制禮之微權也

讀王荊公伯夷論 丁巳七月二十一日

事有出於諸子百家苟其理不可信不得已恭聖賢之意以爲斷若非不可信而聖賢意又無明指必欲強釋之以就己意則徒足掩他書而自失其事之所據斯尙論之者過也史記稱武王伐紂伯夷恥食周粟王荊公非之以謂紂至不仁武王至仁伯夷必不避武王而不事至引孔子不念舊惡求仁得仁餓於首陽之下孟子不立惡人之朝非其君不事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爲證吾謂此數書者固未足證伯夷之必不恥食周粟也彼荊公之所謂不念以爲不念紂耶則紂惡未嘗舊與惡不仁之意悖以爲不念武王則武王非惡也是其言已自齟齬矣且伯夷固不立惡人之朝豈遂欲立武王之朝殷之三仁何嘗無惡於紂今讀書所載其痛心於宗社之亡者最至伯夷誼誠不同三仁亦何至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竟欲滅商之祀而翹首待武王哉夫伯夷所待於天下之清原不在周紂或悛心而改過武庚或繼紂而中興庶冀得其君而事之以延有商六百祀之基非其君不事伯夷固當以武王爲非其君也荊公又謂伯夷太公爲天下大老春秋已高或欲歸而死於北海抑來而死於道抑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以死太公相武王而成之二人之心豈有異耶是又不然二人同爲天下大老太公可及武王而相伯夷獨不可及武王而餓乎安知非欲歸而文王已死不果歸或至文王之都而武王已立遂避之而不屑就也蓋伯夷太公同思文王一則行天下之權一則守天下之經各行其所是而已伯夷之所是乃天下人之所不共是惟不共以爲是獨能守之至死不變其是乃在萬世亘天地而不滅也武王伐紂來會者八百國若伯夷而亦宗周是八百國人人之見耳何以爲伯夷太王欲窮商而泰伯不從文王服事殷而武王伐之彼祖孫父子之間已不能不各有所是伯夷之與太公又何必同觀於始居北海而終餓首陽此

必為恥食周粟而然若以遜國之故而至餓以死則亦憤而怨矣孔子何為乎
賢孔子之賢伯夷蓋指遜國一事而孟子謂聖之清則統始終而言之也夫以
武王之聖而伯夷不能容非清之至者孰與於斯普乎呂果萊曰武王得無君
之罪天下獲有君之幸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可謂知伯夷之心矣由是而言史
記稱伯夷恥食周粟而餓於首陽非不可信也

象入舜宮疑

甲辰六月十九日
丁巳八月初九日

孟子之書有經門人問其有無而辨其無者如百里奚食牛伊尹割烹要湯是
也有門人未及問其有無而但就事論理者如象入舜宮而欲使二嫂治棧是
也然則象入舜宮之事無乎曰未必有也何以知其無有曰吾必之於象必之
於堯必之於舜而皆知其無有也象雖傲傲傲於兄必不敢傲於天子二嫂固
天子之女也象何敢使治棧且象傲耳非遂愚也觀其有殺兄之謀而必假父
母以為名豈能無懼於天子當堯之妻舜也九男事之百官牛羊倉廩備其愛

王右和文 卷之八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惜而隆禮之如此以天子之所愛惜而隆禮者一旦致之死而處其室謂不懼
百官之譁於下九男之從而發其事哉夫抑思堯之時何時乎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固天下大治之時也使舜果死而象入舜宮而有舜之所有異日者堯進
四岳而咨之問其所以試舜者曰已死矣問二女曰適他人矣九男百官各皆
走散矣此何如之世也雖大亂者不至此堯何以君天下堯之為君必不容象
有此事故事象亦斷斷不敢為此也况四岳之薦舜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於是釐降二女於媯汭是舜之升聞固以其
能孝親而不格姦也完廩浚井之謀縱有之亦當在一女未降之先若既降而
復有此事不格姦者如是乎所稱克諧以孝又何也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夫底豫即書所論克諧而不格姦之時也當是時天下既已化而有弟不克
悛心竟同異類者之所為則傷風敗俗自家始矣何化之有當必不然然則孟
子何以不辨其非曰孟子就事論理以明聖人待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暇辨

也戰國好事之流敢為異說者固多何可盡信故吾發其私心之疑如此若帖
括家應舉業者則一以孟子之書為斷可矣

惜分齋說 戊午七月
二十七日

陶士行曰大禹聖人嘗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嗟乎是何言分之易惜分
之說不當為衆人言也蓋分之為義大矣禹惟惜分而至寸非惜寸而遺分也
自有天地以來一分之細積之可成萬年而萬年之遠析之不外一分日月以
之而盈虧山河以之而陵谷城郭人民以之而今古其間賢愚貴賤之相錯成
敗興亡治亂之相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相周旋恩怨之相尋喜怒哀
愉愛惡取舍至紛然不可紀極而當境之實而受用者無過於分人欲無虛此
當境其實而可以致力者亦無過於分若越此分而至彼分至彼分而留此分
雖天地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以堯舜之執中湯之敬躋文武之緝熙執競孔孟
之不厭不倦操存舍亡子思之慎獨所爭皆分也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不為不

王右和文 卷之八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久然自既載盡口以迄四海會同無非歷分而成故天地間惟分為至重人知
百年之有用而不知呼吸為至久也莫迅於呼吸當呼並不可為吸當吸已不
能為呼是惟呼吸之時乃為有用而呼吸之前呼吸之後皆虛而不可致力者
也危乎微乎自非大聖人安能惜之至於此極乎聖人惟期之遠故所惜愈近
衆人惟狃於近故所惜反遠惜尺之陰則虛寸惜丈之陰則虛尺惜百年則虛
一生至一生皆虛而歷百年不啻無一分也惜分之說豈可望於衆人哉雖然
謂衆人不惜則可謂衆人無分則不可謂衆人有分而不可惜尤不可蓋衆人
之才固萬不逮聖人也衆人惜之百不足當聖人惜之一聖人不惜不得為聖
衆人不惜並不得為衆人矣彼士行之言分雖易而其望衆人也不已至乎我衆
人也幸天不置我於分之外即未嘗不與聖人同在可惜之中因顧而自警曰
分中人分中人惡可以不惜遂書之而頌於齋

書院文是序 乙卯

古今之文章惟其是是非者天下之公心而韓昌黎獨謂大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之徒不爲當時所怪必無後世之傳此不過以文自樹立之道教劉正夫其實數子在當日未必人盡怪而非之也即昌黎之文亦未必當日人盡怪而非之也其怪而非之者固皆不知文之人文章之是非必問於知文者而不知文者何論不知文者謬以是爲非猶知文者不以非爲是彼此各自爲是非而卒之是非天下之公心其是而是之者固常且衆也惟楊子雲以好奇頗不理於時乃後世自昌黎而外卽程子朱子蘇氏父子未聞有是詞焉恐亦不可謂爲後世之傳矣然則求文章之是豈必定如子雲彼昌黎三試禮部而不中歐陽永叔知貢舉大爲時所謗時承六朝五代是非汨亂之後雖不必人人非而偶爲越雪之驚猶宜若當今文明化成之世聖天子光軒照堯丕正文體文章之是非如揭日月於中天士生今日但患其文之不是不患是有司之誣非之也夫所謂文之是者原非但不謬於理必意刻詞警而氣足以相輔古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號能文者惟有得於此故其文不必盡中聖人之理靡不卓然自立而爲法於天下後世况帖括代理賢語其理原無容岐果能立意立詞隨詞出氣行則其理自無不顯而天下翕然稱之無所容其異同之見無惑也山右密邇神機沐菁莪棧樸之化又得諸賢大僚鼓舞振作而宗匠者爲之督學使故操觚之家駭曰澤於雅余因得於書院課業中擇其合者付諸剞劂以爲是之嚆矢而未敢信其果是也蓋求是有道雖意氣詞互用而氣爲難然舍詞意又別無用氣之法誠寢食沐浴於古人之詞而深得其命意之所在俾我之喜怒哀樂與古人浹洽無間則真氣動矣氣動則辭無不達意無不愜而談理無格格不吐之病所謂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也士能於此求文章之是行將與古作者爲徒豈其齟齬於一第直探囊取之可也

唐宋九家古文序 已未

六經爲文字之祖而操觚家不敢以爲文孟子生當晚周異學爭鳴能依六經

之旨以爲言歷秦漢迄唐宋惟孟子文章最盛故唐宋諸君子莫不祖六經而宗孟氏後世學者轉相效法亦遂非唐宋之文不道也夫唐宋以上非無文章自韓昌黎衰起八代而諸君子先後倡和率變先秦兩漢之體貌而未嘗不挾其精人情欣於所邇宜其學唐宋者尤衆明之中葉高才績學間軼唐宋而步秦漢然未見其能秦漢也或則蹶焉有遜志唐宋者則接足曾王之門矣有志者嚮往尙友之而不敢奉以爲宗此唐宋之文所以膾炙人口而亘千古莫之變也可謂盛矣自古文章之盛變而不變不變則蹈常襲故附會雷同而不可以爲文變則論譎支離此之所見問之彼而不以爲可一二人之所可質之天下人而枘鑿不相入如是又安取以文爲也文以明道而道非一人之所獨故古聖賢之文其理不過愚夫愚婦之所知能苟爲愚夫愚婦之所知能固天下人人意中之所欲出也然欲望出於天下之人人則固不能今夫日用飲食山川草木之顯而易見莫不有理人人皆知其故或遂執途人而授之筆弟往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能造一語惟能文者爲之探奧鉤元縱橫變化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彼實有得於中非強而言之亦明矣蓋文與道相表裏道足者文自至不然亦志於道而知足以及之者也韓歐之文因文見道朱文公體道爲文其他柳蘇曾王所見雖不必同要其筆之所至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苟於道有所見皆能親切言之而曲盡其所以然不如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名後世是九家之所以不變也何必九家是乃秦漢以來諸子之所不能變質之孟子而一原者也故尚論九家之文可合爲一家夫九家非有意於一而造其是不能不一學者誠欲造其是惟會其所以能一之故則執筆爲文亦不過自寫其意之所欲出雖九家並不必有一家而後九家可學也然非深於讀九家安能無九家非靜熟於人情物理出入諸子百家之書則亦不能讀九家嗟乎學者至能讀九家之文而其於文章得所宗矣宗九家所以宗孟子也

關帝廟碑記 已未四月初十日

天地何爲而覆載日月何爲而照臨山川何爲而流峙氣爲之也非氣則不能無絕續於今古晦朔陵谷變運之際而天地日月山川不可以終古况人稟天地之理而肖形於日月山川之內非氣愈無以爲生故生莫非氣氣必有理而得乎義之理者其氣爲最盛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生可以死生則爲聖爲賢而死則爲神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誠有以探乎氣之本也然集義者聖賢存養省察之事若神之義又非有待于集而後能蓋其本乎天而成于性不徒求合于事事隨其所遇以行其心之所安遂莫非全體之流露而自極盛大流行之趣雖神亦不自知其氣之何以來而何以往人又烏從而知之不可知故神世之論者不測神義之所以至而徒曰扶炎漢義也忠不忘昭烈桓侯義也信封魏武之金義也節此固未始非義然皆忠臣義士分內之事有不必待神而能者矣且使神之義可以一二指數則有至有不至未必能充塞宇宙浹洽人心而天下後世尊之以至于今凜凜有生氣如是也惟其如是故非義之至者不能夫天下事造其至者雖匹夫匹婦一節皆可見天地之心况大聖大賢之所爲乎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良以清和之能造其至耳惟神固義之造其至也豈不謂聖之義者乎義至于聖則其義無以加而浩然之氣亦遂不能有所絕續于生死之際此神之所以參天兩地炳日月鎮山川血食于天下後世而令天下後世尊之至今如是凜凜有生氣無疑也彼施民勸事定國禦災捍患之祀各秩于典而神之所以爲神尚不必區區例諸此矣何也氣爲之也陽曲大孟鎮舊有關帝廟肇于萬曆二十八年越康熙十年而脩之者有榮君某某今越數十年又得榮君某踵而修之然則榮氏之慕義者亦多矣

昭文樓碑記 己未八月

國家以文章爵人仍不大離古仁義忠信之意抑亦三代以後其法不得不出於此也故文章之事每與世運隆污而爲天心所甚重陰以司其籙者統天下之文人學士而爲之甲乙進退于其間此士之以文章進者莫不競言天而有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志者或懼焉以爲文章人心所自出徒諉於天將能文之士何恃然竊思人同此心而能文者何以不概生於世生之而又或有顯有不顯何哉蓋兩間文明之氣必有所鍾往往發於名山大川而英偉奇傑之士遂得應氣而生以顯燦於當世其山川之高下向背或不無古今變遷有心者所爲相厥地勢施補偏救敝之功固亦非其理之不可信也晉舊文獻大邦古聖帝名王之所產而陽邑首隸會城文章事業之汗青簡者代不乏人厥後科名漸減於往代癸丑春閩邑之紳士民增修文昌閣於巽隅因福建進士沉公一葵令陽時與孝廉劉君璋所建舊閣而巍巖其樓祀奎星於樓之絕上近矚遠瞻萬類畢現一方文明之氣於焉大會乙卯夏落成李君琦適以是歲登賢書後鄉會獲雋者相繼一時翹首青雲之士幾莫定其功之所歸將歸於人彼其人率生於數十年前前願必有所待而後發則不得不歸於地而地豈能爲功於無文之人仍不得不歸於天然天實陰察天下文人學士之高下而甲乙進退之究非有所私於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也蓋天之愛斯文甚矣歸功於天天心之所不樂也故善承天者不恃天人事盡而天之命屬地之氣凝天地人相得益彰而人之權爲重維紳固日高高在上以鑒此邦士之所修於人事何如也多士勉哉是役也工鉅而人和當其爲之以後爲羞及工成勒名以先爲耻吾見彼此交相讓而不樂以功自與也故文內俱不載姓氏而紀於碑之陰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己未七月十六日

嗟乎甚矣舊事之難忘也雖山川草木道途旅舍及微逐遊戲笑語之處一再經過往往流連不忍去况生平誦習之書而又爲良友所手贈如之何其使人無感於心也余少與故友張碩備述窓事筆硯碩備案頭有山曉閣唐宋八家選余借觀之一夕碩備窺余燈下知余頗有味乎其書也日子愛讀是書請以爲附願無負贈者之意當是時余陋處窮鄉不獲聞當世大人先生之緒論竊意世所稱高才能時文者其構思取氣想亦無能出於八家因逐日程誦不敢

稍後於時文然不過移聲襲調借爲時文之助絕非專心致志而於古人之精神義理有深相浹洽者也後成進士官翰林歸家作汗漫遊東西南北經涉萬里未嘗不以自隨其得閱卷而讀者究時無十一於千百也前既徒讀而不能專後雖得專而又不能讀此余所以有負良友之贈而常抱歉於是書也今余老矣其得致力於是書者愈無歲時偶檢敝篋如晤當年寒燈風雨之况而良友夜分持贈丁寧告語之情宛然如在目前不覺掩卷神傷而涕爲之潸然下也嗟乎顧備既不得見是書余幸得見之而又不能終讀回念書之與余相習已五十年今裝帙其本不知得相習者又幾年若善藏之其得後余而存者或不下百年也夫八家之精神義理存於世無終極余徒寄思本頭而計存亡於百年之後不亦淺乎雖然余誠不能與此書共存亡本存則余之思存而得托之以百年本亡而余之思未嘗不存所托又不止百年夫人生固罕得百年者日勞勞於富貴貧賤之途炎於中而動於外幾不自知其壽之所終迨忽焉以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盡而雲飛煙散乃不能與一紙爭壽一紙之可懷豈不勝於富貴貧賤然則此書之發余舊懷深矣撫今追昔余固不知舊之爲書也果何心也哉

彥明王先生墓表

己未十一月十五日

先生王姓諱焯字彥明邑庠增廣生爲處士諱希尹之仲子於族爲海祖輩以帖括教授里中三十年族子弟之業儒者盡出先生門下間有他姓縉紳慕而致之西席族子弟往往負笈以從故族之頗復振於文事也自先生始吾族在順治中青衿之士甚衆罕得自奮於青雲後歲仍饑饉人困於衣食之計益廢舉子業不治而文章是非利病講究之法絕口十數年訖後生無聞先生孤寒士獨奮發詩書於衆所棄置不爲之時召收族之雋而有志者爲之肄業講貫數年之後採芹者接踵相繼最後明經鄉會兩科及宦遊之人益衆非先生之門人卽門人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而先生獨不幸窮以死矣其死在晦登賢書歲之冬凡後晦而進取者先生皆未之見也先生立身有法度取予不苟一介

而色溫氣下於童叟一無所忤故族之爲士者重先生之文而爲民者重先生之行歷先生之生迄死後三十餘年凡後生之見先生與未及見先生者每言及先生未嘗不知先生之爲善人而能文也嗟乎天道福善而善人必有後先生文可式靡而獨艱於一第行足範俗而反不能自貽其子孫凡經先生之口授講說與其所私淑食稽古之報光門戶者比相望而先生竟無尺土片瓦之存豈天之福善人者果遲而有待抑福善禍淫之理雖古之君子不能無失什一於千百固有如此也先生不過古之君子耳又何怪雖然吾不能不憶先生之生平而悲先生長子汝霖博學能文早饒於岸前先生卒次子汝梅後卒有孫運生亦卒次口生曾孫甲成先是占者謂其葬地不善衆門人議改之而未果今門人之不存者過半而孫又不能爲主其事或遂已晦大懼先生之文行久而愈湮故立石几識其處而又爲之敘述始末將刻諸碣以景先生之風而志小子之思焉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董貞女序

己未七月二十日

忻州貞女李暹之妻曰董氏既爲婦也妻胡女以其尙未妻故女之也女已胡妻妻之以見終爲婦妻也女在抱其父國學生董某許字暹將屆婚而暹亡女自矢靡他以意白母其父走聞暹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蓋王氏年二十已故其夫暹之父克顯撫孤暹一十三載以節著於里女既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錄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晦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爲可謂難矣風詩之詠婦事者最詳而節婦自共姜以外無聞說者謂婦女之節而在下或不工詠歌不盡達於輶軒若是宜莫詳列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備采野聞之秀而列於傳者僅十有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信乎節之難也雖其節或死或不死君子第論其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

與死孰難程曰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違難易之分乃公孫甘擇其易而以難遺程亦慨然自任其難而不以生愧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備嘗而後得復趙氏於故始信二公之言絕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董氏痛舅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夫天下事有不可不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以爲人盡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禍夫亡別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訥於世乃氏獨深痛於心而有不能自已者假使氏處共姜以下諸人之地以死以生必能不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而處正不知能爲氏之所爲否故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是更有爲氏難者禮夫死稱未亡人其意蓋皇皇以待亡也今氏之所待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而節完其持固已久矣氏即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節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張碩儒墓表

己未八月
初四日

乾隆四年秋故友張碩儒之仲子請表其父於墓夫余實陋於文不足發吾死友之懿顧念獲交於公最久深知公之言行意氣文章公之知余亦最深以知己之人而又爲己所知之人徒以陋斲於詞俾轉求能文而不相知者爲焉其何以慰吾思友之心而死友之目恐亦不瞑於地下也公性果敢有爲羞一切齷齪之行平居議論風生若決江河而下往往以論屈其座人雖聞不無過中失正而心坦直可原其有戾於理者固寡故人亦不能復其詞以相抗使其遺時得志居喉舌之位必能元直喜事敢道當世之所難言而惜其未達死矣死而無傳於人也公家饒於貲好著古今書樂交一時翰墨之士遇急難輒恤雖處遠鄉而邑中士大夫莫不知重公其爲文爽切頗與意氣類而不喜藻績粉飾至累躓於場屋故雖知重公者亦不知重公文而余固知之也公之祖庠生諱謙端飭有守余初爲之表於墓後公考諱光文之歿也余又爲之表今又表

公嗟乎余年長公二歲而公家若祖若父若孫皆得見余文文無足論而余之衰且老何以堪也憶余與公定交時皆未弱冠風雨連窓誦讀晨夕無間誦讀之外有得未嘗不勸失未嘗不規規之而未嘗不惕然省怡然無忤於意時携酒登臨興深則論古今成敗及當世文章之得失是非有不合者雖劇言恣辨卒未嘗不歸於一可謂一時意氣之隆而忽焉長逝杳成今昔之不相及然則人之於世幸而耳聞目見得開口論說自吐胸中之所有於知己之前爲時幾何也生哭其死生又哭其生死生之相距又幾何時願役焉做精粹神較錙銖毫末於人世而忘其身之寄世爲有盡欲何爲也公諱彥字碩儒太原府庠生生子二長雲翔國學生次雲翔庠生享年若干距余今之表也又若干年

讀家語疑

己未十月
十六日

世疑家語非孔氏之書夫家語明載孔子言行與羣弟子之問答何自而知其非且其書見於禮記見於左氏春秋又見中庸恭之論語孟子亦有合者何自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知其非但其記事間涉隱怪則疑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如少正卯兩觀之事久疑於心及讀朱子舜典象刑說所疑益不禁疑之發也夫孔子之以周道治魯也非即堯舜之道乎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今爲政七日他務未遑不言而殺一大夫如刈草芥揆諸聖人欽恤之心其用刑恐不若是之輕也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必使死者知非生者知警今少正卯之誅果誰與乎國君不知朝臣不知國之人亦不知雖少正卯亦不自知其罪之何以至此極也徒以子貢之問而後知其有五大惡是當時之人固但知其誅魯之聞人而不知其誅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也其何以信天下將使後世之當國柄者威福自擅一切莫須有之事皆得借之爲口實也豈小患哉恐聖人用刑斷不若是之隱也哉謂魯國君弱臣強孔子欲借少正卯以威三家是又不然昔宰我對社而孔子非其說朱子謂是時三家僭亂惟禮可以已之少正卯既爲魯大夫必爲三家之所素用不告而殺

其所用則三家之心必疑且懼而謀所以去聖人不終日也尙何魯國之爲且
權不施於三家而反誅他人以示意則其意何以對少正卯而使少正卯之無
負冤於地下乎彼共工離兜之罪雖不及誅而堯之惡共工也曰靜言庸違象
恭禹曰何憂乎離兜是二人者當時固明知之而明言之矣非吾少正卯之不
言而誅誅而復不言而絕無知於人也彼子貢尙不知何況他人朱子曰少正
卯之事予嘗竊疑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
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有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
以誇其權耳由是言之則家語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不可盡信
若以少正卯之誅爲可信必其所載子貢之問當贅也

王石和文卷之九

王 璣

增修芝角山廟記

廟之經修也匪一率以補救卒事自己丑歲始置常住而宏厥規越今近二十載又以重修告蓋踵事而增之華也廟而山而通背廟北營山門依門環之垣垣外闊基二丈餘東西長倍以半從基廉俯視斗削成崖於垣內依東岩構室引澗水暗度室中潛行外基地北出噴薄於崖之半雨後觀之懸瀑飛流激射可愛又穿北院室前後其戶以寶溫爽與東室配先是欽泉當東室基礎之平為井淨然於闕右井之表南為西岩岩洞頗邃洞泉黝而寒冽群碑於洞口盛夏泉水盈瀉潺湲鳴磬際自洞透而北不十數武石壁峭立聳峙有泉涵壁趾益激而甘醇泉起樓臨壁上曰聽松樓每風動松巔鼓吹雲間登樓聽之栩栩然立塵外茲役也工不侈而致幽董事者蓋於此乎有匠心也按芝角村北枕山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為村主幃歷修多同韓氏豈韓之先曾有寓居於此者今弗可考但前既與韓氏同修後之修者何必外韓氏况祀神公典也我子姓用不敢私匪徒使人謂我能修睦於他氏誠恐釋松漸盛後世子孫有專而利之者其若山靈何是以不義貽後人也故莫若互察而守俾永無壞後之子孫非事於廟其誰敢問山木之值以遠先德而取怨悵於神明也

用兵 壬戌三月二十四日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惜宋襄陳餘用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既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為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通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為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

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已而實有

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慮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未以武侯為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詐其至於顛倒覆敗固宜而尚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誣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暗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知有傷股之殲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為誠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嗟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臧哀伯諫郕鼎 壬戌四月十八日

君子之事君也擇而後事非事而後擇既事矣而猶心逆之曰是當與言以成其善是當不與言以長其惡日導之縱欲敗度以至於陷溺死亡而後已此雖庸劣之鄙夫恐不設是心也顧反責賢智者以為之且深責其不能為以為非是無以全臣子之節而不知已滅臣子之義夫無義又安得有節臧哀伯世仕於魯羽父弑隱公而立桓公則羽父桓公皆哀伯不同天之仇也春秋之義臣弑君子弑父在官者得殺無赦哀伯為魯之世臣既不能討又不能逃而有觀面目甘心立於仇人之朝哀伯之失節固難以自謝矣然君子之罪哀伯也在

弑隱之初而不在事桓之後桓弑隱則桓爲哀伯之仇哀伯事桓則桓爲哀伯之君哀伯以郤鼎諫其君而呂東萊不之是也曰所言者是所與言者非謂不當發忠言以補亂人之闕夫君之有臣所以已亂也况哀伯爲魯之世臣而隱桓皆惠公之子哀伯既奉桓而君之則當盡其爲臣之義昭德塞違納君於無過之地用保厥宗社俾十二公之血食無委於草莽是亦爲世臣之道而可告無愧於惠公者也而必曰是仇也仇之何如勿事前忘隱而事桓既不忠於隱後事桓而戕桓復不忠於桓將使哀伯生平前後無一不出於亂也何疎於爲哀伯計哉齊桓公殺公子糾而管仲相桓公孔子無非焉唐太宗殺建成而王珪魏徵爲太宗名臣夫三子之所以取重於天下後世非重其爲桓公太宗臣而重其能盡忠於桓公太宗之世也假令管仲懷檻車之辱王魏不忘六月七日之變各包藏禍心以亂人家國事則天下後世其以三子爲何如人吾不知東萊於此將從而取之乎其必不取也然則哀伯之與羽父其不可同年而語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亦明矣東萊欲正名定罪不肯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不已其乎厥後桓不能聽哀伯諫動不以禮卒致彭生之禍吾方憾哀伯之所以格君心者有未盡而其功不如管仲激言敢諫爲不如王魏也而東萊轉若以彭生之禍爲哀伯之所宜幸不識哀伯又何幸於此嗟乎東萊罪哀伯於事桓之後無怪其責之多過也

冀毅齋墓表

辛酉九月十五日

平遙翼子諱魯字毅齋從余學於晉陽書院余既旋里復負笈于孟告別歸省至家卽亡距別余之時僅五日踰月余始聞信而哭又踰月其叔君聘來求表於墓余大哭死生人之常余所以痛毅齋者以毅齋固孝友人也其生平氣誼經濟文章無一之當死而卒以篤孝故致死死猶若以英魂出奇令余追念其生平之氣誼經濟文章不禁西望出涕於無窮也毅齋爲武孝廉諱君錫子孝廉善事其父諱儼處士公撫諸弟其學命毅齋與其叔君聘同學於余友愛相

得無間竊意能友者必能孝此毅齋爲人之大節與人交然諾不欺無賢愚不肯以色忤而不奪其胸中黑白之辨有時談天下事及論古今成敗津津出諸口予嘗高其誼而逆其才之有以用知非章句迂書生所能爲之一二彷彿也少嗜翰墨偶應武童子試冠一軍督學使見其文而奇之惜不當以鴻才角技勇歸卽詣學博告棄去就余問舉業初閱其文汗漫無歸不可繩以舉子業尺度數月淘汰漸淨乙卯歲大比以國學生入闈文爲司衡者所識賞既以微疵見放益自奮涵肆於前輩大家而得其高明果毅之氣同儕交讓爲不可及擬其必捷乃於辛酉六月廿六日忽以父病召歸星馳未及家三十里於鄉人得孝廉凶信痛墮馬下入門一哭卽絕絕復甦閱三日死既死而兩目視家人多端撫祝如故叔君聘爲取族子立嗣乃慨然每至夜分大聲呼苦於院家人與之語不應止復呼蓋孝廉主翼氏宗祀所生止毅齋而又無子自恨其所負未展於世一抒其顯親揚名之意俾孝廉之宗祀得所托以傳於後世故目雖隳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心未隳憂虞憤懣之氣不得伸於人間至鬱爲苦痛大發於厥聲有悽絕也余嘗疑人死之無知讀傳載荀偃以不復嗣事於齊卒不瞑爲奇今觀毅齋事其奇同而竟悲聲顯聞於人如生爲奇絕可知古今來有心人深慮家國之事至死不變有如是也至是乃不敢不以人死之知爲有嗟乎毅齋之友愛以及氣誼經濟文章余知於生前而篤孝乃得於死後然惟其孝之篤益信其友愛非誣而氣誼經濟文章皆有所根非徒矯情飾貌博浮名於世好而已也君聘歸讀余文於墓復爲余告毅齋之靈曰子之文章何難取一第天靳不得用而徒抱其氣誼經濟以死然天能死子而不能死子之孝子死於孝而子之文章固自在也其氣誼經濟亦得托之以不沒於人口毅齋其無恨毅齋又喜音律善琴工真草書法臨懷素大草有得在孟時嘗爲余寫芝角山廟碑記端楷可愛而未鐫毅齋名余方別磨碑以待毅齋書而毅齋竟亡

謁嶽廟神像疑

辛酉十月十三日

形神俱也形在斯神在天之形高明故其神無不覆地之形廣厚故其神無不載嶽瀆之形巖然巍然浩浩蕩蕩故其神無不鎮而潤人鍾嶽瀆之氣而成形於天地之間得爲萬物之靈其寔人固非靈於嶽瀆也使嶽瀆反借靈於人而屑屑焉欲變其形而惟人之是肖則亦小之乎爲嶽而而罔以成其鎮物潤物之功洪荒以前無祀法孔子刪書而堯典尙闕其文至舜受命始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望者望其地以祭未嘗有廟也後世禮儀漸備祭法所載天地社稷山川皆有祭然園邱方澤壇壝之制至今著爲令亦未嘗有廟也故韓魏公北嶽廟記云廟而祭非古也廟祭已非古況從而人之乎古之秩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三公諸侯爵耳視之者視其爵以差犧牲玉帛之數非遂從而人之也已則必有祖宗子孫居里姓氏今嶽之祖宗子孫爲誰而居里又安在也其姓氏果屬於何族而命自何代哉或曰紀於封神傳夫封神傳不經之書豈足爲典且封之爲義不過使之配食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句龍后稷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原非社稷也今若舉社稷而人之爲句龍后稷固社稷之所不受矣吾不知今之人而祀者果爲嶽乎抑爲配嶽者乎大抵封告山川之事出於中古以後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而山川生於天地則人未生而嶽之爲靈固已久矣此亦何待於人而像其形以爲重形神俱也非其形則非其神然則今之所祀者固人耳非嶽也何以得神之所在吾故以爲天地山川之祀皆當神之以位而不必像之以人蓋祀典之舉於官者沿革皆有自或沿或未及革若愚庶無知遂任意繪飾罔有忌憚竟若不知天地山川之非人者往往冕旒上帝而冠之以姓夫上帝主宰兩儀即無極太極之理而徒曰人也哉

名論

庚申十二月二十日

德人所自立也而天之報德者有富有貴有名乃人之慕名每不如其慕富貴而得富貴之難又未至難於得名則天之所以報人者名固重於富貴且富貴亦不能無借於名也極富貴者之所衣不過滿體所食不過滿腹此亦無以甚

異於人然而富貴之異於人者以人之爭榮乎富貴也假令理金玉於深谷匿公卿於荒野人無可以知富貴富貴又何榮况吾所謂名又非苟榮於富貴者之所能必得也彼世之富而不仁貴而不義者固有矣乘富貴之勢以逞其恣睢暴戾穢行在一時而惡聲留後世如是之富貴往往與名相反縱欲名之是借而又烏可得哉雖然反乎名者非天之所以爲報也報者報其人之所應得仁善義之徒憑機任運以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此並非出於天之所予而又何報之有使如斯以爲報天固不應以穢行惡聲爲仁愛斯人之具也然則天之所以報人無論富貴貧賤固不惟德是視德修於己而名施於世貧賤則獨善其身富貴則兼善天下富貴出於天而得名與貧賤同與貧賤同者出於天而實不徒恃乎天不徒恃天者正天之所深欲報也蓋人之生於天也原有清濁厚薄之異因所稟之異而名而富貴之以成其厚名而貧賤之以成其清惟厚與清皆天之所以篤愛有德故報罔不惟德是視而富貴之報亦統歸於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無名疾無德也

王氏族譜序

辛酉八月十五日

譜系不明則將有親疎罔辨近遠無別休戚不相關慶弔不相通以一父母之生而漸淪於秦越人之漠不識其誰何無怪焉是大可痛也昔人謂宗法立斯譜系明然自卿大夫不世其官而宗法不得行於世苟譜系之克明則人知念一父母之生而宗誼固未嘗不宛然在抱也魏晉及唐雅重族姓顧公卿大夫以門閥相高也意不在叙宗故考所自出率帝王公侯之後夫天下之生民衆矣九州四海之大豈盡帝王公侯數族數族而外豈盡無所生以留於後而留於後者豈盡無貴而顯爲公卿大夫者也是未敢以爲然也漢初之功而侯者罕能與國相終始四五世則絕絕則散爲黎庶迄唐之代雖其後裔欲迴厥始封而往往不可得彼唐虞三代年世益遠經秦氏之暴焚書坑儒文獻之徵漸滅殆盡而尙欲叙次如章正庶昭穆之無謬固亦難矣乃世之纂譜者猶多蒙

唐也不思闕疑考信動引帝王公侯爲遠祖夫即使果出帝王公侯而傳聞疑信之間亦甚不可爲據况源流一失而已斷強續移乙注甲奈之何不誣前人以誣後人也故誣而失亂則有孫祖其祖祖溷爲孫之誣誣而失僞則有謂他人父謂他人祖之嫌以水源木本之誼而徒爲矯誣誇世之具適足增有家之羞而已復何謂哉吾家系出太原太原之王自周秦以來爲有姓今太原土著已莫識正庶昭穆之次而吾遷祖從太原歷常山而來孟並不識遷祖所自出又安問自出已上之祖故吾之譜吾族也自遷祖始遷祖至余纔十二世爾二三世單傳共祖厥後宗支繁衍四出聚族而居者蓋十無七八也其間或流落異地而無所稽則難書或義養隨母而有所碍則難書茲譜之緝惟謹吾正祖所自出於四世但記祖之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五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而不及其孫六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若孫而不及孫之子至吾太高祖以下始詳而盡書焉是非譜之有畧於族也紛然者既不可易爲書惟以兄弟子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孫發其派俾承其派者各自爲叙親則易知簡則易核諸派清而一源可溯萃而觀之固完譜也嗟乎譜之爲義重矣上以敬祖而下以睦族非導之睦何以致敬非教之善何以敦睦而善之教也即寓乎譜之作蓋列於譜者其初共一父母其後固共一父母之所生也善則族之人共以爲榮而惡則共以爲辱誠知榮辱之於族是關也而凜凜焉以不克齒於族爲懼將樸者耕秀者讀其有貴而顯無矜己以傲族亦勿護族以虐人是乃族人士之所共榮也而其於宗也可亢故宗以明譜之法而譜以廣宗之義

王氏族譜後序

辛酉八月二十日

作譜之病莫大於失真余前序已言之而又爲之申其義曰譜之作也通於史不知者無妄紀知者無遺錄如是而已矣然史明書善惡以爲懲勸而天下後世讀之動其爲善去惡之心譜則不能然也不過別其世序第其昭穆使人明收族之義而親者無失其爲親善惡固非所及是其與史不同爾故史以昭天

下之大法而譜以屬天下之至情情視乎服服盡則親盡親盡而猶不能不用吾情斷不至相視途人若也假執途人而祖宗奉之雖愚者亦以爲情之不順而世之混譜者何其不情也其風始於魏尙衣冠之族以盧崔鄭及太原之王四姓下司州吏部勿充狼官沿至唐命儒臣纂姓氏錄一時譜牒所上唐虞夏商周之裔姓且遍天下獨不思古天子命姓諸侯命氏爾時林林總總之衆不爲所命者今果安在哉且姓氏之紛而入於淆非一日矣姓別爲望望別爲房或一姓而數望或一望而數房房望多而姓益亂欲合天下之姓而支分派析雖遷史共以爲難遷約世本以作世家覈姓氏所由來而娶未若後之詳且盡也後之作者吾不知何所考信取驗而能詳盡若是眉山蘇氏族譜遠及高陽而始於蘇味道乃其譜則以高祖止非徒謂親盡高祖彼以高祖而上不可知不可知者固無所致吾情也寧闕其疑今吾之爲譜也直而迥之不極其遠但始於遷祖橫而推之不極其廣但詳於太高祖高祖以上行實概從省文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吾曾祖諱汲用懷芳履正士林推爲古君子得於吾之所親聞吾祖諱烈言信行謹終身未曾一觀官吏得於吾之所親見吾父諱繼先誠朴而慧思守忍字爲家法娶吾母李氏賢有器識佐吾父教諸子子孫之登鄉會榜者雖多人而才思器識固未有以逮之也節其梗概附見譜序中而不敢詳及以失序譜之體夫譜爲吾族而作乃族名多未具然善讀之則端委可尋而法戒可推譜及祖之兄弟則兄弟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譜及兄弟之子孫則兄弟子孫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而太高祖以下子孫無不有所感夫今日之子孫固又異日之祖宗也世以傳世前後相望某某祖爲人若何而某某爲之子孫某某子孫爲人若何而某某爲之祖上思不愧於祖宗而下亦不貽子孫之羞讀斯譜也得無悚然爲戒而油然而興乎苟能戒且興也則懲勸之道未始不於是在雖謂與史通可也

家祠碑記 壬戌六月九日

繼別大宗法不得疑議於下卽五世之小宗亦歷千百年罕行者非理不當行勢不可也勢不可而強行之適足長亂而於理爲病故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多緣分立家廟而家廟之制於今爲昭王制祭法廟制頗異自大夫迄官師皆有廟惟庶士庶人無廟而寢薦官師固周諸侯之中下士以此知有職者宜廟廟無隆降而廟數有隆降大夫三適士二不及曾高官師一不及祖乃程子則曰今人不祭高祖甚非朱子本周禮而酌乎時宜以定爲四親廟與程子意同皆溢於古大夫之數何也朱子固嘗云廟規制甚大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蓋廟有廟夾有序墻有寢爲唐爲陳爲枋甚具一室則諸不擬於廟制而高祖在五服內獨斬乃情而俾不得伸非先生孝治天下之意卽如今世之祠堂往往合族之先後尊卑而混祀一室之中雖不可爲典亦未嘗以溢乎其數爲僭也况古大夫之數實合祖廟而三大夫不得祖諸侯初爲大夫者別立爲祖廟而四親廟內無祖廟故得通於上下祖始也若後世非始遷始封及始爲官者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廟弗稱祖余家自始遷以來宗族繁衍其分行於吾支者至吾考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公於制爲可今立廟而仍合祀高曾祖於內迨親盡遞遷則吾考常祀自吾以後所出恐勢難拘四親數略如世俗之祠堂而小變其義已附罔遷惟不混於附凡廟中告祝主祭不問長幼論爵之有無有爵則序貴賤爵同仍序長幼雖青衿亦與而白衣則隨祭執事而不主祭歿亦不得附倘子得主祭而父方隨祭則父代然非有職及科甲之父未封而終應封者雖代祭弗附夫祀事之設所以教孝弟也不議親而議貴謂孝弟何第念孝弟非讀書明理不可概於衆人之中而問孝弟誰爲不孝弟故不得已取諸讀書概於讀書之中而問明理誰爲不明理故不得已取諸爵誠以有爵之人或從讀書明理來而立身行道光前裕後之事庶幾其終有望焉若使衣冠其身而禽獸其心處不齒於鄉論出有玷乎官箴雖伴主廟祀而問心內慚正恐頹泄之欲下也既無以對祖宗又何以服同宗無爵者之心然則膺是任者豈不難而宜慎也哉

余不自揆稽之於古以禮祀其祖宗而慮之於後以義迪其子孫禮有常儀義無定法守其儀而變通其法爲余家私祀之權禮非敢以是爲通禮也若通禮則有紫陽之家制在焉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庚辛

近治城百數十武絕河而西八蜡文子廟相比建然其廟各垣而環以故祭祀各以時舉廟之興廢亦各從鄉人士之向背以爲盛衰而蜡廟乃漸卽於頽不治蓋蜡神之祀通宇宙而藏山舊爲文子藏跡處故孟人俎豆文子尤虔要其規制卑隘皆不足以展犧牲之陳周趨踰之節且廟門俯瞰於河河水潄其趾甚急不修且壞乾隆某歲紳士民群協於謀復有事文子廟敝厥地基易腐增缺壯麗輝煌一侈前觀并修蜡廟如制遂毀垣而合之以祀於通院合之何義乎曰是皆加惠於民而有利社稷者也按社土神祀配勾龍稷穀神祀配后稷八蜡肇伊耆氏其祀先嗇以下及坊庸咸與嗇主稼穡義通乎稷坊隄也厝溝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義通乎社故曰蜡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文子以賢大夫生定社稷沒而能作風雲雨露以廟食於茲土固宜與先嗇諸祀前後相配矣古之論祀法者皆有功烈於民及民所瞻仰與財用所自出非此族不在祀典八蜡與文子其族從合而祀之誰曰不可况八蠟次社稷通立國里有司蒞土者例得從事廟下其敬率在官而文子膏雨境內鄉人之望歲者里戶戶祝童叟皆以爲靈敬率在民今合之而祀則同祀罔異官民修則同修亦無偏修偏廢之舉以取怨悵於神明也用是協神道而宜人情俾時和年豐百穀順成其造休於神人固大工詒孝廉石君士璠求記余惟廟之修屢矣紀於碑林立而合之自今始春秋書始事故余之作記也獨於合修三致意善始也

王石和文卷之九終



千之第十堂

文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西郭先生序黃時敘詩文曰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共爭不朽此固萬萬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嗚呼傷矣夫士不幸無所見於功名僅僅以文字鳴固已可哀乃併此而埋沒於荒野蔓草中歷二百餘年而無人為之表襮造物忌才無乃太甚然精神之所寄譬諸寶玉韞藏於地自有不忍泯泯者在故吾謂不能者而可能不必者而可必如西郭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生之詩文是也西郭為管邨先生之子管邨遭史案幾死西郭奔走求救幸得脫難其後見父書必哭見母所種樹值花開必哭人稱為萬孝子而困心橫慮之餘默坐萬卷樓頭感憤激越又復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寄懷吟嘯所謂以黃河華嶽諸名勝發洩仁人孝子之思先生有焉若第目為郊寒島瘦中人豈知先生者哉余得先生文鈔凡四十二篇雜著五篇於童柘叟校以伏跗室藏勉力堂煙嶼樓本付諸梓俾不至如電光石火閃爍而無覩當亦先生所深快者也是為序後學張壽

鐫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縣志傳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父言以修明史出令五河罷官

論死全祖望撰墓志獄急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贖例言之

故人哀金五千以與承勳言得贖免死承勳年少胥吏

欺之侵蝕其半未之上也言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

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全祖望撰陳年墓志無以為計將自承

匿金罪幸代父死其友陳坊奮然挾之行望門求援崑

山徐乾學素重言為代輸其半諸父友復贖金輸其半

錢志○秦國朝詩鈔小傳作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為完帑項微異事得寢走馬中原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喜墮牀

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母前母且泣且笑曰兒即

築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俄雙親俱逝詩鈔承勳見父

遺書必哭母所種樹植花時必哭里中稱為萬孝子雍

正五年舉賢良方正入京錢志奉特旨授磁州知府傳小以

慈惠稱或不得已而用刑每對之流涕傳將泣事三年大

吏秦課以最入覲上將用為方面承勳固辭乃命之回

任墓志值河隄潰水浸淫及城下日登城督民操畚鍤從

事竟以勞瘁感疾暴卒蔣傳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目錄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借鄭性謝緒章公奠李太母文 乙酉

書先正時文讀本後 丙戌

六月二日鎮海館中自責記 丙戌

送董周池之京師序 丙戌

送陳山學之漳浦序 丙戌

祭戎午庭先生文 丙戌

餘姚黃時敘丈詩文序 己丑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剡公先生墓誌銘 癸巳

祠堂三遷始末 乙未

恭壽堂藏書記 丙申

澧州彭涪東先生山海吟序 丙申

李東門續刻四明四友詩序 丙申

送地師鄭明暹序 丁酉

千之集自序 丁酉

餘姚黃證孫詩序 戊戌

苔山陽戴曉夫書 己亥

寄李澄百郡丞書 己亥

送郡掌教褚先生遷清河令赴京序 己亥

哭新昌熊又寧文 己亥

哭親家傅迴千文 己亥

慈谿鄭氏塾中示諸子 庚子

先府君墓誌 庚子

寄俞良一書 辛丑

山陽戴母傳 辛丑

戴補章七十壽序 辛丑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陰王公儒先生詩序 再壬寅

長洲何石鼎詩序 再壬寅

寄浦江司訓曾梅廳書 再壬寅

郡丞趙公詩序 再壬寅

高安朱太母八十壽文 雍正癸卯

錢塘符幼魯詩序 甲辰

答前郡丞趙公元度書 乙巳

常山王司訓八十壽序 丙午

御製朋黨論擬跋 丁未

勅修兩浙鹽法志進呈擬序 丁未

賀中丞李公晉總督序 丁未

族叔直亭先生湖山客草序 丁未

祭親家張述庭文 丁未

謝荀庭秋齋軒詩序 戊申

二思堂跋 戊申

陳行六近體詩序 戊申

李孟兼一樂軒序 戊申

雜著 附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貓猷 康熙戊辰

宋宮師爵銘 癸巳

潔硯銘 癸巳

西郭子飲則 癸巳

西郭二戒 甲午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清郵縣萬承勳開遠撰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嗚呼不孝方不欲為人何惜此區區之詩然不忍沒吾母之教也康熙己未父入京預修明史家徒壁立母遵王父命辛苦延師督兼嚴父戊辰王父就養父五河縣治擊不孝母子行父見十歲兒今搖筆為文入勞母母曰兒尙能詩然爾時不孝實不知詩也辛未父遭白簡鍛鍊成獄三四年中母命行乞海內釀金告贖當是時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父困縲縲母疲橐篋隻影躑躅悲號淚盡而詩出矣至甲戌父母生還覆巢完卵艱不得食辛巳復嚴追贖緩秋風落日中牀上別父竈下別母踉蹌出門而詩境愈慘至京師曩時仗義如東海徐大司寇者零落殆盡思自投西安獄入關父門生李耀州再力救之得脫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歸時小除夜半大呼叩門而入父驚喜墮牀下母聞從者異鄉音恐捕者偕來也手摸索帳後不得出痛既定出行篋所有誦之母前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奈吾母以十

日九病之軀前後熬煎湯火中間喪我王父兼殤我一妹兩男二女疾病死亡靡歲不有昨方幸萬死一生生男復天父得風患母聞不孝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歎為不祥甫及春而母歿歿無一語嗚呼今棄不孝十閱月矣痛念吾母精神命脈全在不孝一身不孝無寸長半生茶苦其精神命脈全在冰雪一集倘是詩不存則吾母二十餘年以前教不孝讀書識字一片苦心如電光石火無跡可尋矣不孝其忍乎哉爰就總帳下自序而錄之集名冰雪者夜寒甚硯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冰出視之戶外雪滿遂以名焉

周非熊曰蒼涼淒斷一字一句皆有血淚開遠詩月關蹊徑即此自序亦從來詩人所未有
金壑門曰如寫家書有一句說一句入情入理自成宇宙至文蓬萊可清淺此文不可磨滅

偕鄭性謝緒章公奠李太母文 康熙乙酉

嗚呼太母以副使公愛女為儀部公家婦為臬堂先生令妻為寅伯壽母人之弗如者多矣何為逮其歿而寅伯哭之過哀性輩且為寅伯哀之不已也性輩三人與

寅伯交惟章爲最晚性與勳幼隨家大人後謁臬堂先生卽命入閣拜見太母于太母生長閱兩家全盛之勢不及見而東邨砌里鹿車對挽情景歷歷可指迨先生下世見寅伯奉養太母深居簡出一切家政不以煩及老懷三十年蔗境實較前爲更逸年來性輩與寅伯爲詩各就其所居戲爲東西南北四友不時倡和往來輒起居太母嘗見太母負暄坐窗下寅伯跪抱太母膝爲孩童啼笑狀太母摩其頂以爲樂一日寅伯分饌臧獲持送失序寅伯斥之還首上太母而後已勳偶貽一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餅寅伯劃爲三中奉太母邊及生母然後敢自食以此觀之寅伯之事太母概可知已然觀寅伯之意猶有歉然不自足者寅伯嘗謂性輩曰吾食先人舊德老母衣食粗具非吾力也庶幾得一日祿養稍自慰乎故極寅伯放達不羈之性可以山水風月中老矣而有試必與每逢賓興之會意氣勃發被放則憂形於色不可解蓋有所爲而然也不然母年八十內外子孫男女數十人具有輕煖柔滑之奉亦可謂極康寧之福者矣卽就四友而論章旣弱冠失恃勳亦比年哭母年齒俱遠不

及太母長抱終天之痛性雖具慶父病纏綿母子戚戚相對欲效寅伯爲安然一日之養而不可得寅伯之於太母又何所不足而生若抱無以爲養之悲歿且爲孺子之泣乎是寅伯之所歉然者方且爲性輩三人之所未暇而孝思之無窮惟性輩深知之不禁哀痛而陳辭也嗚呼尙享

周非熊曰簡淡真樸之氣直逼震川其瑣碎描畫處更爲神似也

書先正時文讀本後 康熙丙戌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康熙戊辰先君子知五河招邑中士子數十人入署與不孝會文月凡再舉有佳者輒付剗劄當是時少年剛銳視文字科名都非難事己已遇汪武曹於崑山見其與陶子師極論俗下時文之變余聽之心煩以爲是區區者亦安用戀戀爲哉迄於今十有八年矣先君子罷官後余之閱歷于憂患也東西南北之身苟全性命卽以爲幸茲京師兩楊生邀余讀書蛟川披覽武曹先正讀本乃始服其論文之細也因錄其尤者爲三十一體附以管見回念五邑諸同志或在或亡有不可知者子

師沒於官爲名宦武曹受知特達所論文與所爲文膾炙一時而余生養死葬本行有虧猶欲以草土餘生搆摹佔畢亦倒行逆施之計也已後生可畏春晝方長用敷位士兄弟其勉之哉

謝漢倬曰俯仰情深淒涼慷慨

六月二日鎮海館中自責記 康熙丙戌

授徒所居斗室而面西前簷尺許不敷武偪於屋後不通一隙午後日色從窗戶入及室之半西郭子當六月行坐俱困乃晝寢如尸搥牀而歎曰吾未死而殯乎既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蹶然曰爾惜爾身爾不念爾父乎爾父少時讀二十一史方盛夏晝蠅夜蚊手一卷不輟終以此受知天子然修史則寒暑編摹牧民則旱蝗憔悴旣而直道不容橫罹湯火幸網開一面無力葬王父母依人煙瘴之地致風染半身歸臥環堵夏日手不能扇窗隙風又閉不敢納迨昨不幸棄捐殯於西山之麓禿然抔土松楸未植暴日何堪爾母又殯西郊借蔭鄰墓冥冥有知思與父魂魄相依而山郭閒之與在日南北分離父詩所云一生孤宿獨躑妻者曾不之異至爾雖苦熱欲一見妻

子乘潮頃刻可至乃獲罪不知反以爲怨乎且爾之呼號奔走於炎熱中多矣寧安而忘危耶雖天爲爾父功德在民之死而復生之終以此抑鬱而沒爾仇固在也行年三十七歲一無樹立而乃談笑論文圖書跌宕爾生乎爾死也久矣奚爲而不殯哉孔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夫夏之熱夏當止於熱也爾顧咆哮怨望而不已是不靜也不靜由於不定不定由於不知止不知止則思出其位妄想朋從將有無所不至者異日果死而殯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哉於是通身汗如水齒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頰寒顛肅衣冠而起襟裾日色不啻晨霜冬月之襲人也

陳漢倬曰是血性流露之文亦是思學得力之語南

雷一瓣香固知非開遠不能承當也敬服敬服

送董周池之京師序 康熙丙戌

余十九歲以前父官京師王父與母教余讀書爲人愛若處子不令出門交友故雖董子周池其王父司農公父缶堂先生與曾王父悔菴公而下三世論交而余思一識其面不可得也二十四歲癸酉始定交於會城崔

家巷時董子初除外服負米倉皇余被難奔馳無暇及
養親事然酒闌興發輒共訂走京師求所以顯其親者
迄今丙戌年踰一紀兩人皆餬口蹉跎而余之再被難
也父母且不幸相繼下世茲董子為聞學使掌坊沈公
名函德從漳浦延之入京便道歸里念舊訂促余偕行
清人余曰子有母七十而童顏日坐知年堂中對諸子若孫
健飯歡笑所少者祿養子乘時而進在此行矣至余之
於親在昔納橐賂醫皆賴朋友扶持之力視子負米而
養無求於人者已相去懸甚而今尙何求哉吾惟固守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曩者王父與母不令出門交友之意以處子終老已耳
既不能如子之及時行孝忍附驥尾求名為妻子温飽
計哉獨余追憶京師當先君子著作承明與薦紳先生
沈公輩載筆討論極一時人文之盛者既以幼不及侍
迨前後舍冤闕下三歷寒暑以淚盡繼血之餘往來交
接至今思之無可豔慕而但增悽惻董子乃得負青箱
世業與公卿士大夫揖讓進退以自顯其文章應世之
才將一日名動京師致身通顯榮親於未老何其幸也
子勉之時不可失

謝漢倬曰抑揚反覆淒婉動人

送陳山學之漳浦序 康熙丙戌

余以先君子患難疾病告急於人顛頓狼狽甚於乞丐
自去夏後絕足不事干謁嘗語陳子山學曰仰不足以
事父母求之於人俯不足以畜妻子又求之於人是父
母妻子無差等也可乎哉山學曰善吾與子勉之山學
與余生同年月後一日異姓兄弟也今年春其從兄漳
浦令莘學招之屢易期七月六日始得行憶山學嘗語
余曰吾之漳浦者再始為吾父在也繼為喪偶力不能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續也吾兄無同懷弟視吾猶己其可以妻子衣食累兄
廉吏哉故居於家者六年於茲矣山學此行是亦不可
以已乎然山學自少好學年近強仕既不若少年子弟
富貴可誘其兄又賢者長吏之官蕭然不異環堵無膏
梁文繡可以誘其弟之心分兄之俸亦非干於人者比
也山學豈遂以此行變其心哉獨余數年以來每當仰
屋無聊山學屢空而委曲援救不以爲渴歡今余之仰
屋無聊不減於前而迂拙加甚於前山學去而余危矣
幸自語乃兄曰吾視異姓之兄猶兄也不可以久留也

莘學寓書於余謂寧洋李坦菴大尹望余之至煩山學并語乃兄以余之前說語之

謝漢倬曰寫心曲事只如說話而頓挫段落純是大家法度絕妙絕妙

張志呂曰結構段落曲折高古而字字復真摯如話正非徒講史漢波瀾者所能到也

祭戎午庭先生文

康熙丁亥

嗚呼公平公之待勳何如者殯於西郊草再三宿矣今始將薄奠勳豈無心肝者哉初安溪喪歸走哭海會寺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有主人也今職方公方賄補倉差事畢從京師奔喪至耳嗚呼公平勳父子蒙難以來受海內士大夫之恩多矣或以力援或以財濟往往救我之急予之千金百鎰公未嘗援我於難所推贈亦不甚豐然於彼謂之恩於此謂之知己何哉公所以待勳者非憫其困而助之非見其焚溺而救拯之其親愛如家人父子而尊禮誠敬不啻對古聖賢人夫是以云然也生平於公凡三見先君子羈留五河公從汝陽迂道過之責先君子曰君史官是非天下今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奈何不從吾語

而求外出耶呼勳出欲坐勳而拜之曰吾不奇子之才而服子之行也出手中銀二兩命多置酒自曰是痛飲歡呼至明日日昃而別時有署篆某同知以舊識謁公勳父子方畏某追捕甚公斤某坐杯盤狼籍中指勳而目之曰此豪傑士也亦知之乎有某某附公舟同在席者觴政至醉不能飲公戒勿睡竟鼾睡公抱墻下石重數十斤者欲向兩睡者頭上下先君子力阻不聽抱公腰使不得前怒益震勳徐進曰人至飲酒且不能其值吾一擊哉遂笑而止公之補選安溪而歸也念勳貧無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養將攜之往適先母病不得行公則欲告貸給勳一主僕自往閩中費或謂之曰萬開遠窮奇構杌之人也有且不必與况公自乏其爲此不急之務耶公叱之以告貸不應無可與謂李寅伯曰吾甚有歉於開遠公故有朱博士贈琴在盧心萬家勳乞之以詩公讀至豈有廊廟志山澤聊自淑但恐楚明光所宜非豔俗作而曰子之詩亦如此絕乎立束盧屬自往取勳負琴趨歸西皋中堂設几啟其囊撥絃三兩聲先母驚出曰兒果得琴耶兒詩佳矣手弄徽軫復摩勳面上欣欣然入使公

不予琴焉能博吾母之歡至此迨勳至安溪傾囊得三

十兩出贈殊有慚色顧李修仁曰此非所以待吾開遠

者幸後日正長耳公平乎寧知此一見之後遂不可

復得也哉嗚呼公之待勳誠不在此貨財餽遺之間即

以此論與人以物而不自矜足矣有如公之與之而惟

見其不足者乎見人之賢不嫉忌而樂道之亦已難矣

有委曲鼓厲足堅修士之心如公者乎公於先君子之

被論逢人訴其屈而不以天下人之毀譽為毀譽於勳

之不肖逢人頌其賢而不以一人之毀譽為毀譽今公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亡矣而勳之自立日益堅惟長守此區區者充實而光

大之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期不負乎先君子

是非天下之心他日可以見公於地下而已矣嗚呼公

乎郊原春老紅雨亂落酒澆墳土知乎否乎隨筆記憶

恍惚覲面公固知我無一字之欺也昔鍾子期死伯牙

為之絕絃子期知牙之音而公直知勳之心憶安溪時

公問琴學如何勳曰方欲學之於謝漢倬別後四年李

耀州澄百為先君子代償贖緩募此琴勳以得之自知

已者復贈之於知己今不復存矣使琴而尚在勳猶忍

彈之耶嗚呼尚饗

謝漢倬曰錯落敘來情景活現且有浩氣貫之不覺

其繁如此真摯文字豈有摹仿古人在其意中耶

黃時敘文詩文序 康熙己丑

余初為餘姚黃氏瑁徧謁其族之長者見一文岸幘有

奇氣大不類山中人詢之乃忠端公孫南雷先生猶子

時敘丈也先君子少受業先生於化安山丈為同社友

酒酣擊劍不可一世山賊起脅至軍中間試一令出沒

神鬼賊知才不可留欲殺之一小卒忽作神語曰吾方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汝事今謀害某當先禍汝賊叩頭惶恐不敢加束縛

因乘閒得脫當事用文計誘賊賊就擒丈亦竟窮老荒

山無復有用之者近年大嵐山哨聚官兵往勦不利余

欲以丈名上之開府丈不可而止一日出詩文稟談若

于卷并先君子所贈詩序屬余序之越歲餘未有以應

昨夜過黃竹浦復侵曉來索余歸促乘醉登舟丈坐浦

口橋不去潮退急余強與之別行十餘里酒醒念丈情

回望蜀山流涕既而舟移車廐經越王將臺勾江經夏

黃公墓乃破涕而笑恍然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

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
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者其爭不朽此固萬萬
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文既無志於功名獨戀戀詩文
何為者也還以質之於丈

王剡公先生墓誌銘 康熙癸巳

剡公先生諱應玘鄞南邨曲樹下王氏其先著於宋先
生生明之季性忠孝懸直初為諸生客同里張少司馬
軍中署巢縣令七日司馬死慟哭入山為僧後師天童
哲公名元月亦曰等月字印千及師歿擲其衣鉢歸築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粟穎獨居中奉先人旁列圖史獨不及藏經語錄日訪
求異書纂錄無暇晷入夜一燈熒然光射水際閒彈琴
弄笛度一曲舟過其下疑若神仙中人不知其甚於哭
也詩逼漢魏書畫絕工士大夫兼金求之不與每為邨
中人取去有所入盡給宗人貧乏忘其身之凍餓修宗
譜嚴族規台葬累世旁及伯叔自題曰太古方琴以朋
友為性命始難於合台則終身不舍晚年有意食肉人
笑其為和尚不了嗚呼豈知先生正以不了了之乎生
於崇禎甲戌十月二十八日今康熙癸巳八月二十三

日歿於天童年八十其孤斗南於十月初九日奉葬祖
塋側友人萬承勳為誌銘姪顯吉鐫石皆先生治命也
銘曰 下闕

祠堂三遷始末 康熙乙未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高祖武鎮坊第奉歷代
神主於後樓南嚮康熙癸卯圈為提督府王父奉主出
居西郊高祖墓舍十世清白無遺產又喪亂破家父奉
王父養同懷弟三人三十年不異爨不蓄私財雖食祿
十有四年營室無資宗廟缺焉迫失職家居悲四百年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神主寄於原祠王父所隱痛今齋志歿時時流涕語不
肖原祠者高祖以始祖與祖若父三代墓在滁杭屬子
孫先設祭於此而後拜掃已墓非歷代神主所宜入也
庚辰貸親友金僦居北城東雙橋乃設西樓三龕祖廟
居中 始祖至高祖 廟右 高曾 廟左 始祖以上所知
代 之父凡七世 廟左 之親二世暨歷
無後者 顧同居凡四姓非南嚮專祠病且革猶以為
憾歿後五年庚寅卜居南城月湖西矮屋五間中奉三
廟如舊上漏旁穿又即此為廳事先靈未妥宗廟凡三
播遷愁遺不肖且垂垂老矣念自始祖至吾父十二世

為大宗忠節開於前理學經史著於後世登仕版有功
德逮民不應因不肖無似并吾兒弗克繼此志也茲病
寓錢塘晨起照鑑雙瞳有蝕恐遂成廢人子孫無所遵
式爰敘祠堂三遷始末泣寄十一歲兒數前康熙五十
四年歲次乙未十月既望定遠遷鄞萬氏十三世宗子
承勳謹識

恭壽堂藏書記 康熙丙申

吾先世忠節傳家惟教子孫讀書明大義不以治生為
急故三百年世祿有明無恆產而多遺書桑海之交吾

千之章彙編年文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祖奉曾祖避亂奉化山中爨火不繼載書以行時初見
唐荆川史記漢書選本喜與師錢忠介所傳吻合晨夕
參互考證伊吾聲達林谷曾祖曰爾所為招賊者也賊
果盡劫書綿其甲後吾父與季野從祖日不飽一粥毅
然磨厲史學從雲在樓陳氏借二十一史入夜無油就
星月光讀之光盡則相背誦達旦其艱於致書何如已
不肖幼時見吾祖冬夏手一卷丹鉛不輟每值督學使
者按郡書買至吾母必請所欲得書需價幾許典衣飾
購之吾祖指不肖謂吾母曰汝質衣為我我買書為此

兒兒雙眸炯炯類曾祖後日必能讀吾書爰補其破損
訂其訛謬批注圈點務極其精而藏焉迨就養五河治
吾父求覽一書必限以時日及期索還謂不肖曰恐汝
父事多遺忘為人取去或鼠傷汝將來即缺此一書也
吾父初留史館十載不肖方幼書之存於家者舉為一
族父散失故在五河時藏弄甚嚴每夜燭治官書訖必
簡點架上書乃就寢不幸遭難回家吾祖初歿父子奔
走喪葬饑寒未暇理歸篋兩世辛苦藏書多竊賣者二
十年以來不肖生計枯槁一硯一墨斥賣俱盡又秉性

千之章彙編年文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素寬有長物輒喜分與所親愛者然獨不敢及遺書痛
念吾父在日用一篆石記書首版曰吾存寧可食吾肉
吾亡寧可發吾槨子子孫孫永無鬻熟此自可供饘粥
蓋吾父之心吾祖之心也吾祖宗歷世相傳之心也惜
不肖多患早衰昔之炯炯者今已茫茫矣然不肖有書
而不能讀譬如田不自耕猶望農之子恆為農耳忍以
祖遺父遺之良田自我而廢哉梅雨中書屋傾圮與數
兒發視為揮涕述之作恭壽堂藏書記

彭涿東先生山海吟序 康熙丙申

前奉化大尹澧州彭公於交余之明年示以山海吟其
自序曰於山見太白之高於水見南海之深於人見萬
開遠之大余自維開遠何人與太白南海並稱哉人莫
不有山川人物之興而為貧病患難所奪余弱冠遭難
奔走中原於齊魯不及登岱宗望渤海燕趙不及見威
慨悲歌之士故所至吟咏而名勝點染絕少強年無事
浪游湖北上大別山縱觀江漢恨楚材不見一人但醉
歌黃鶴樓笑崔顥壓倒李白襄陽秋望恍見諸葛武侯
出三顧門而惜其三分之不能一統過王粲依人杜甫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避亂舊址悲古來才人傑士不得志於時如此二十年
為詩眼界從此空闊奈何多患早衰既乏濟勝之具又
乏杖頭之資玲瓏巖太白山頂梵音洞南海近在吾几席反
讓公先我入詩耶即以兩人論余入楚失公公初至越
亦失余去官十年忽以難再至訂交余在難中不但人
物并不能肆志於山川公乃以文書驛遞之身空囊羞
澀病骨支離舉太白南海萬開遠旬日之間盡歸行篋
公何幸乎余前失公而今復得公抑亦不可謂非余不
幸中之幸也讀公全集居官時憫農勸士語多謹飭自

歸去客粵東沈雄悲壯宛似蘇子瞻謫嶺海詩嘗語余
曰今檄我來此是天特惠我名山大川與君其不朽也
觀是吟良信而特恐歸期近矣山靈海若其偕余挽留
之乎

黃傳書曰寫山川人物患難貧病如五花八門不可
捉摸筆端具有神龍變化宜涔東先生與山川並稱
也

李東門續刻四明四友詩序 康熙丙申

往東門拉余與鄭南谿謝北溟為四明四友詩之刻寒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邨先生敘之詳矣茲復集其近歲所作屬余選定刻之
為續四友詩之倡人見其汲汲於詩謂生平所樂在此
余以悲東門之才不遇於時而有此詩也東門始生周
其面如耳者八九雙目五色左額青紅色母夫人驚欲
棄之臬堂先生以四十舉子乃用髮繫去如耳者畜之
稍長授讀經書不好欲與一牛東邨學稼窺其篋則藏
通鑑及曹孟德陶謝諸詩先生閒集後進能詩者糊名
易書試之東門竄其中每列高等余自幼知其能詩願
為從祖母弟吾母三從妹夫又長余九歲未敢與之友

熟聞其喪父後部署家政有法捍禦外侮多奇計聞船入寧訪有澎湖臺灣諸將士喜與劇談戰功椎牛而飲居常益奇其才迨余歸自淮北東門見難後諸詩謂他日必成作手徧告里中名宿及四方往來士大夫挈之訂交南谿並酷好爲詩從慈水入郡非偕余過東門卽偕東門過余每會必成一詩未幾北溟亦從蛟川至相與窮日夜倡和東門才望日著游宦諸名流爭詣如登龍門香鑪茗椀飄然世外而洞達古今時務叩之輒應據胡牀雄辨鬚鬢磔立如蝟目炯炯度出眶外分許雖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面肆應時吟哦不輟然余終不敢以詩人目之瞬息二十餘年幼者早見二毛長者白且盡矣以余之不才瓠落時或自鳴其不平東門顧笑傲於友朋山水閒經營臺榭平章風月一惟以詩自娛嘗與余走馬北上不枉見一人但暢遊西山北平掉頭南還若無意於時者豈知其閱盡江河之世故太行之人情胸中目中畫然如水火之不可相入而後乃吐棄一切全體沈埋於詩之中而不自惜也有相者遇東門云是海外阿羅漢化身嘗衣番僧衣踏山市中婦女兒童駭以爲鬼物或竊

其畫像懸之中堂爲鍾馗辟邪夫以東門有用之才至窮無所試一無可表見於世而徒仗狀貌異人博愚夫愚婦之所驚奇而訕笑亦安怪其左拍郊肩右把島袖甘以詩人自老也哉然吾觀古今來才人傑士不得志於時其面目流落人間類皆色昏氣沮日就稿瘠東門廣額豐頤老而益壯興發看山訪友頃刻命千百里駕凌寒觸暑早起晏眠其曩時蓬蓬勃勃之氣固自在也夫誰能捉摸之其詩之卓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已詳之寒邨先生閒閒閣序中余恐涉標榜不敢妄加評隲第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余已往所知概敘其爲人爲他年人物表中留一粉本不知南谿北溟不哂余饒舌否也

黃傳書曰若待敘事畢然後發議論便是唐以後人手筆文妙在錯落敘事卽錯落議論以詩爲經以貌爲緯以才爲線索開闔變化不可捉摸而法度天然自合司馬子長後惟韓退之有此魄力宜陳山學稱爲至文盧心萬見之肆中購之而歸也

送地師鄭明暹序

康熙丁酉

余窮不能自存父母無葬地王父母雖葬而地不善杭

友吳滄濱亟稱鄭子明暹淳安名師也今春聞汝國延之至寧所閱舊墓莫不中休咎數月中爲人得吉地無算形家服之如神而忌者日眾夫山川一也人目一也曷分知不知此固授受有美惡亦由所行有道與術之分也人無私心然後當於理自吾儒之治天下下逮農工商賈未有心不公而事得正者今人無童叟愚智皆以術相欺罔故道高一家則一家之人忌之道高一鄉則一鄉之人忌之鄭子果以道自任豈能免於忌哉乃其服之者奈何人卽至愚極陋其是非之良心必有燿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如火不熄者此上天下地自開闢撐拄到今不爲楊墨佛老缺陷頽塌者也擴充是心可以保四海固閉之則臟腑內潰其耳目口鼻四肢必有不保且暮者而暇排擠他人乎宜鄭子曰與余哀之而不校也抑又有進焉者鄭子行其道不流於術二三知交外寧與其貧而無告者不與其席寵驕淫市井勢利者是則可以爲難矣然施仁有決擇以熱腸概之於無告之人吾之道必有所窮人固有貧不能葬其父母而傾險不足培植者其可概施之乎幸留此隻眼爲我兩世先人葬勿輕以

其道嘗試於紛紛用術之時也於其歸特爲文以送之兼寄一通質之滄濱

陳山學曰卽堪輿一道觀破世風之薄人情之險有關名教之文至其道勁蒼古深於大家者自能賞之
于之集自序 康熙丁酉

今之爲民者六農工商老佛守其道以專其業士之名冠於五民之上實則無之卽舉業一途皆欲藉此以出身亦復因循蹈襲不肯實心砥淬遠不如農工商老佛猶爲實稱乎其名吾甚恥焉少時祖父庭訓先理學經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旁及史漢唐宋諸大家爲詩古文詞以其暇兼攻舉業自先君子難後懼再嬰世網專心致志於詩者二十一年顧家無一畝之產生養死葬缺然同祖兄弟近且有鬻子而食者吾忝爲宗子奈何嘯歌終老不努力爲出身計耶甲午冬選錄前明成弘正嘉朝文佐以隆萬凡數百十篇拔其尤者數十每篇讀以千過丙申夏試筆不復往時艱澀狀丁酉假館湖東張氏日構一二藝吾友陳汝登張奉璋黃千秋張炯文之徒或謂合於古人可以出而應世督學使者汪公錄遺亦邀賞識大比歸

晨夕校錄稿本名干之集非敢遂以爲是蓋自道其爲
文之氣候得力於苦讀而取證於中庸人一己百人十
已干之義也昔聞之同里張先生英曰舉業在多作尤
在多讀讀不在多篇而在多遍余經先達指授讀文必
以干計而後文有氣機聯捷成進士先生幼負神童之
目書一覽成誦而詩文以苦讀見效如此名之得不得
聽之於天功之成不成決之於己凡民爲一事無五年
十年之功欲得其利益難矣獨求名者無其功而欲得
之得之其倖也而反謂功之可以不勞苟其不得則非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誘之於命卽歸咎於主司之不知夫主司亦何不幸而
爲空疎鄙陋有名無實之士子任其咎也吾年近艾吾
志未衰嚮者爲詩固嘗以生平之全力赴之至於二十
年之久今移此全力專攻舉業不亦可乎吾友鄭性崇
尙實學無志科名吾恐其道之無以達也將貽此序誘
之

陳山學曰極得聖賢下學爲己心法讀此序者當錄

一通以爲座銘

餘姚黃證孫詩序

康熙戊戌

余二十歲學詩於證孫之仲父直方先生余之外舅也
錢飲光姜西溟兩先生見之稱先大人有子大人弗善
余以爲詩未工耳再學之三年有憂患一一寄之於詩
二十五歲歸自淮北見稱於證孫之王父梨洲夫子大
人又弗善曰人而爲詩人可恥也余茫然無以解發經
史諸子書日夕研磨以爲文大人又弗善曰人而爲文
人可恥也余益茫然迨四十三歲北上至清淮河工有
衝決而余不知所以治至京師御史招撫海賊康熙壬辰十月
監察御史陳公汝成疏請親往海洋招賊首陳尙義推薦人才余不能操術以往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因自念身當強仕之年倘受知聖天子試以實用非可
但以詩文應也清夜悚然而起曰昔吾大人所以歷歷
弗善者蓋爲此哉是時證孫亦在京師詩文外天文曆
律勾股算法之學靡不習當事欲薦之朝問於余余謂
少年當努力藏用以待大任何輕試乃爾耶證孫畫然
而止五六年來余里居閉戶屏棄舊習有干以詩文者
皆不應茲證孫以詩見質將於旬日內之關中旣重於
違命定其甲乙得可存者若干首復鼓之曰子何技癢
於此不斂華歸實爲天下用耶國家承平日久聖天子

安不忘危憂勤宵旰猶且邊陲患疥水土告警士大夫顧以焦勞屬之君父而談詩論文自標風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證孫之關中從兄趾予方以哈密軍功授渭南令證孫獨不可做而爲之乎憶趾予與吾兩人邂逅京師倡和之間往往談經濟甚悉愧余年近服官未能一試也

陳山學曰語語自勉實以勉人句句自媿實以媿世是欲旋乾轉坤以維國運者非好作腐儒話也至其結構之精針線之密直逼歐曾非於此道中曾三折

千之輩黨編年文鈔

王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肱者請勿妄讀斯文

答山陽戴曉夫書 康熙己亥

五年失於候問實以多病疏懶之至念之心疚去年閏八月初二三日頭風眩暈幾斃鄭義門見資生無策代具資斧初冬薄游江右垂橐而返過常玉山復中寒幾斃臘盡到家聞先生手教先至漏下二鼓展視歡躍不已勳自癸巳京師病歸境愈困迂拙愈甚平時往來跡密者多棄之如土自念幸承家學出與賢士大夫交索居則尚友古人取資不盡於凡盜竊名譽浸淫勢利

之徒卽老死不相往來亦復何恨惟是濟人利物之念切切於中兼之愛才若渴喜屈己以獎人視人之不善如衣冠坐於塗炭又不忍望望然去之人但見和光柔屈不知其接引苦心輒指爲僞學不可近安得二千里外別去五六年存問殷篤如先生者哉憶癸巳奉訪過承獎借有先從祖氣象竊自喜得見賞於君子益加磨厲思以仰慰屬望今去從祖歿時年紀少十五六歲而顏色枯槁鬢髮盡白較從祖老狀百倍此亦可以驗道力之不足矣心欲奮飛淮上問先生當年得力於從祖

千之輩黨編年文鈔

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何在以自補其末照奈出門萬難歷久未果茲錢在德舅氏赴淮適以清明祭祀倉卒報書不恭不備然對此陽春煙景與知己恍若覩面茫茫俱集肺腑盡露亦自無假於修飾也委作太夫人傳非敢忘之因行述外尚須訪問逸事有爲先生口中所不能及而勳可詳及之者此非面請不能成文故遲遲到今耳炭資殊不敢當愧謝愧謝二月十五日

陳山學曰胸懷磊落光明盡露毫端

寄李澄百郡丞書 康熙己亥

自乙未冬欲赴兄登州署蹉跎到今每念兄答母舅書至見開遠如見吾師一語輒自愧不自無地可容去冬舅母病走候廣信郡守郭閣山傳令姪開府山左後兄卽飄然引去名山著述從此大暢生平但不知三年來仍寓居完縣抑已歸內城故宅念甚念甚弟不孝不能葬親先母殯西郊十有七載地高燥塗色如故左右逼於他姓墓無兩棺可葬先君殯西山山田卑窪寒濕今殯宮黑而且陷從拆處手探之和頭已敗爛不堪每夢先君臥地上舉首撞不孝或抱持寒顛大呼救我十五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夢象率皆如此奈不孝自癸巳京師落魄病歸拂逆狼狽祭祀饗殮之計舉累及二三好友其一即義門安得積累數十金買地又數十金完葬乎傅公孝述兄左州署中論及弟葬親事嘗稱家之有無夫豈知弟之家只見無不見有何從稱得耶茲家姊夫鄭義門游北嶽弟送之曰吾所爲嶽者不在恆山在完縣十九年懸望不知何時得慰義門曰爾盍附一書我爲爾并往猶堪慰李先生於萬一也爰倉猝作此以自明其來見之難與不得見之苦亦深見先君有此子不如無子而兄之思見

開遠其亦不足見也已義門詩文得祖父師友傳授卓然名家凡兄著述欲示弟者盡示之屬選定作序其明確當勝於弟萬萬也諸惟鑒察不盡已亥二月二十六日

陳山學曰蘇東坡贈章季明詩云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鄉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西郭貧未葬親其日夜之耿仄容顏之消滅亦復爾爾嘗讀其行過路并羞窺影坐向疇人畏出聲句吾輒爲之泫然今誰實哀之如郭元振柳仲塗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馨資相助耶世風不古宜其向知己披瀝苦衷不禁辭婉轉而音淒切也

送郡掌教褚先生赴京序 康熙己亥

郡掌教烏程褚先生年八十有七遷清河令赴京師客有慮之者曰用實年入告恐不利於官應據履歷所填稱五十餘歲勳止之曰不可先生一生任天而動其接人應事靡不出於至誠故揭諸座右曰居心自信無城府在室常思有鬼神曰但求一無愧何妨百不能人孰尊於君父事孰大於仕進而謂可隱其年齒恐先生不

肯爲亦不屑聞也客曰今之人欺天罔人以博取顯名厚實先生計不出此蹉跎至老子尙欲益之以迂乎曰是非爾所知也欺天罔人之人全體皆僞肆行無忌其心目中無所爲天也天故縱之以發其奸亦象之以盡其福福盡禍卽隨之若立誠之士論是非不論休咎吾心獨知之天視爲明明照臨之天念不苟萌手足不苟動謂圓蓋之所以不傾方輿之所以不爛皆於吾誠焉是賴一有不立則支架不住憂之切不得不守之嚴劉伯繩曰近日撐拄天地者在一二山林樵魯之人樵魯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也曰山林明士大夫不能也曰一二明能之者寡也吾黨方幸先生以士大夫撐拄天地而欲陷之於欺罔平語云理直氣壯理曲辭窮以吾愛君敬君之念入而陸見敬則自然出之以小心愛則自然出之以利氣叩之而應高下疾徐中度可知也若一心見至尊一心作誑語於理不直於氣不壯勢必有失言失色之虞我皇上聰明睿知凡見文武大小臣工無微不照於老成練達者恩意尤加優渥先生此時而五十餘歲雖目明耳聰步履如飛無足異惟八十七而能如此是熙朝之人

瑞也州縣有司之碩果也皇上必將奉爲國老委之以大任而何有於縣令哉同舍生陳汝登曰子之論客以爲迂實先生所樂聞也因請而序之

陳山學曰語語是慎獨要領深得戴山宗旨證人堂前席當拱手羣讓也

吳新昌熊又寧文

康熙己亥

嗚呼哀哉又寧爲各方之人結同心之友無竟日之聚作長夜之游歿不及視舍歸不及執紼吾何心哉吾尙可以見吾又寧也哉君生江右我生浙東相去二三千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去春吾歸自杭州徐弘度道君愛吾詩慕吾之爲人顧在海關使者幕中吾見今之幕客其賢者助人爲私家利己之謀其不賢者欺主人爲自私自利之計絕不知有國有民以經濟相劇切竊恐又寧之不免也不敢通謁夏且仲君介石首閱雪洲至適吾家有事一茶而出送過尙書橋歷賀祕監祠至雪洲所寓關壯繆祠前作別後數日雪洲邀吾至寓君先至相對半日穆如清風不妄發一語然論及貪污官吏與土豪助之爲虐者痛心疾首如身在水火中亟稱吾今之古人當不以

初終窮達易轍索所爲文袖之去錄之以寄大中丞朱
公公爲君同里好友至戚平日論公知人能得士旣識
吾不自私也士君子身不見用流落江湖救死惟恐不
贍乃倦倦於天下人才與民生疾苦如此夫豈有所利
而爲之者乎君與吾患頭風甚同病益相憐惜吾初冬
欲葬先人力疾游江右君首贖銀四兩歸時遇之於途
知垂橐返悒悒不樂恐以此頭風增劇終不能葬先人
也先是君詣杭還至甬上述中丞公雅愛屬吾八月往
謁欲預屬監司劉公寓書江右廣信郡守郭公助吾葬

千之章堂楊年文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費又欲延爲數文書院師吾不可乃止公清介壁立萬
仞天下士鮮足當其意獨於吾臘月入謁傾倒家世理
學經史之傳冠於海內謙光下逮切切問防海諸務與
吏胥盜賊不以吾爲老生迂闊無用今春且延訓其子
嗚呼又寧吾何以得此於公哉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君分我以
財教我以善又欲中丞公得人於我使君而宰相天下
則爲國爲民求賢好士我輩何至以資格困頓至老坐
視鄉鄰之鬪而莫之救哉獨惜君自不知醫遂爲庸醫

所誤吾謂陳山學醫學有原本酷似其兄莘學廷尉君
但慕其人往拜不延治病嘗見君飲生薑湯駭問之云
自患頭風代茶已久其剋伐元氣可知矣吾易以金銀
花饋之卒不用是豈君之剛愎而然與語云禍來神昧
君其味矣乎早春因君慕蛟川謝漢倬適謝至招君一
飯箸屢舉不能下顏色黧黑語言氣不接續故仲春欲
詣杭吾再三戒勿行越數日見過謂病已瘥且未行窺
君之意似惟恐吾堅止之者送之門數舉足將步輒復
退凡病而步履倒退者必死吾固知又寧之不復見也

千之章堂楊年文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中途遇范宗垣傳君病四月初李寅伯詣杭附劄
候訊不十日而省報傳凶信寅伯亦隨反謂十四日至
君寓猶未斂也今中丞公已遣人歸喪矣嗚呼哀哉又
寧君填胸經濟名登史館未嘗小試旅食二十年家計
惟日不足昨夜旁皇令妻之病家人久不至疑其已
死今旅櫬忽然而歸不益之病耶令子零丁孤苦誰爲
教養者吾與君定交相隔如陌路人吾尙可以見吾又
寧也哉今出吾之門君別時竚立處也往來橋上如握
手見影入澄湖過關壯繆祠恍然初晤時君在右吾與

雪洲以次在左每念幽明異塗今昔異境痛不能復行一步交不久而別何如不交別不久而死何為輕別自今以後再會何時其夢寐乎再會何地其泉下乎吾既與君同病又年相若今君已下世吾獨能久於人世耶吾若倖而未死誓必至君墓向宿草痛哭焉序君詩辭刻之傳於世以踐宿諾然君以天地之正氣古人之操修而鬱鬱不得志以至於死亦何有於詩文而名心未斷也哉吾今恨不及古人不能磨鏡而來隨哭隨憶造次成文屬漢倬書之侑以香楮之儀上瀆中丞公轉發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靈几嗚呼哀哉又寧其知之否乎

陳山學曰如寫家書瑣屑無不備陳而以為國為民作一篇主腦中有主腦不嫌其詞之零碎但覺其力大如山氣大如海耳至其淒楚之音哀痛之句即未與又寧交者一再讀過亦為之淚下

哭親家傅迴干文
康熙己亥

嗚呼哀哉吾兩人為兒女至戚道合而心同又令子坦公視予猶父不比尋常師弟之過從何緣慳於聚晤面三會焉而君即終憶十二年前吾與坦公登候濤山而

觀海適君墓祭望見音容坦公曰此某之生父也班荆敘款山花映紅時坦公據文壇而稱飛將氣盛於釜上之蓬蓬吾進之以大道斂翮藏鋒乃思扶搖直上以顯榮父母走京師而病集於躬吾挈之南下卒乎舟中停櫬報訃過吾忽忽勉君善視諸孫曲解伯氏不覺抱頭大哭而怨及蒼穹嗚呼此其再見也固疑色昏氣沮君將日就乎龍鍾迨櫬歸故里吾方祀事於寒宗匝歲逢其忌日登堂訪其殯宮見君之侍伯氏也怡怡白首酒食必恭既男勤而女作亦儉樸而可風爰因孔李而為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秦晉愧吾見之非叔寶異日仰冰清於樂公五年彈指老病交攻君固字疏於題鳳吾亦門阻於登龍冀一兩年內吾兒授室得與君伯仲潮汐相通以吾為洛社之君實擬君為醉鄉之無功何一朝長逝如鴻泥之歛沒無復可計乎西東嗚呼哀哉君讀書不得志田雖力而年未逢耿耿不下咄咄書空盼春光之莫至長閉塞而成冬膝前之婚嫁不了巢內之羽毛未豐反增憂於伯氏存與歿而心恫嗚呼已矣君今見坦公於地下道吾艾而愈窮君家且不能以歲至何有乎體恤其幼沖但

頭雖半白而心尚全雄天若假之以年或猶堪竭盡綿力扶持其老親稚子其成乎馬鬣之封緒長辭短奠薄情濃君其無忘世好神相接而鑒此愚衷哀哉尙享

陳山學曰題是乃翁脈在令子節短聲鏗淒楚之至
○結構綿密情致斐然總是韓歐手筆非敷衍韻語者可望其肩背

慈谿鄭氏塾中示諸子 康熙庚子

道不可枉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往教則枉道矣今之師枉已徇人既始進之不正而其所以爲師者訓蒙不

干之菴堂編年文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句讀授經不過時文弟子之爲人與禽不問也更有賤丈夫者以教學爲壘斷揣摹其家之好惡習尙取悅於弟子逢迎於內外上下以爲得計宜其有教書匠之稱而延師無異於雇工也殊不知此輩爲師巧令鮮仁弟子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自然日流汚下釀成亂階大則弑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忘其身以及其親無所不至矣吾行年四十始知聖賢大學之道亦何敢爲人師主人念其椎魯強之再三不能固卻然世俗所謂關書終辭不受者誠不欲墮世俗師之惡習亦隱寓

可則留不可則去之意也茲立塾規五條就汝等今日切近示之非無掛漏而易於下手然爲之有二戒一曰浮一曰僞浮者面從心違所謂說而不釋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也僞者自欺欺人捨不善而著善久之不善路熟善念全無極重難返矣戒之哉其痛除積習虛受而力行之

事親第一

塾中所學學爲人也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二字所包者廣天明地察民胞物與皆事親內事也弟子之功行

干之菴堂編年文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自邇登高自卑則自一本之親始自父母而上至所知之親生事祭葬皆是自父母而外期功以至九族凡所愛愛之所惡惡之皆是而事親必期於悅親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舜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是自怨其不悅於親也負罪引慝是自以爲反身不誠也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是明乎善而誠其身也夫難悅之親莫如瞽瞍終能悅之何也總不見親之不是只見己之不是也又不像申生待烹匡章出妻屏子徒以自苦了事孳孳然

用鐵杵磨鍼之法致吾親於允若全其天倫之樂其斯以為舜乎汝曹處易悅之親而不得悅親之道何以爲子何以爲人古人云臣弑君子弑父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省之省之

見尊長行禮第二

日見尊長行禮此人道之別於牛馬也今人上朝必拜謁上官必揖獨家庭之內缺然毋乃其心之但知有國威而不知有天性但知有勢利而不知有義理乎今每日清晨本家學生先詣尊長前揖附學者先嚮尊長遙揖而後序立揖師晚揖亦然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敬第三

爲學莫要於主敬敬者何戒懼慎獨也合言之總是一懼字人心之喜怒哀樂以懼爲主宰猶之木火金水之以土爲主宰東南西北之以中央爲主宰春夏秋冬之以中央土爲主宰也不懼即不敬不敬則有人心無道心汨沒其性而不能復日流爲行險徼倖無忌憚之小人近而禍及一身遠而禍及家國天下矣曲禮曰毋不敬吾今教汝曹且晝則學立

每清晨各背書訖師南面立弟子東面立鞠躬垂手

日不游揚學行每膳後拱手斂容徐學坐每下午拱手膳至乃已學行三百步師殿其後學坐斂容屏棄一切聞見東面侍坐隨師提醒限點兩夜則學臥論語曰枝線香時候倦者用竹版扑其肩背夜則學臥論語曰寢不尸又曰寢不言臥後側著身子凝神定氣只管去臥醒則考驗昨日所爲之得失即打點本日且晝之所爲飲食則學飲食飲食則專心於食鄉黨篇曰食不語服佩則學服佩儒有儒服貴樸雅莊嚴勿爲執袴驕奢以備用笏可搢紳可書此皆有神於實學一切聲色荒淫游畋馳騁及角勇鬪狠諸物悉屏絕之立行坐臥飲食服佩隨時檢點便是主敬下手工夫孔子所謂操則存也

厲廉恥第四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廉者廉隅也器無廉隅則骯敝而不成其爲器人無廉隅則頹廢而不成其爲人矣恥者由心而生者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生於憤憤生於恥人苟鮮恥則必寡廉寡廉鮮恥是爲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爲鄉人則近於禽獸爲舜始全其爲人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有不爲知所恥也不爲鄉人乃可以爲舜體之以仁約之以禮自雞鳴而起孳孳爲善那得有寡廉鮮恥

之事

虛心自反第五

人必自反而後能進德亦必虛心而後能自反苗民逆命而脩文德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所求乎子臣弟友曰止未能人加我以橫逆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聖賢血脈路頭全在反求諸己人能反求則正己而不求於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即此便是無我即此便是孔顏樂處一生受用不盡今人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遇事必有一我橫塞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胸中其心不虛憑你甚麼人叫他不轉喚他不醒那得有長進日子那得有快活日子汝曹非甚下愚習染亦未久及早正可挽回

先府君墓誌

康熙庚子 石欵石友人李啟贈長
九寸五分廣一尺三寸十六行行十

字七

先考萬氏諱言字貞一號管邨鄞縣人奉化縣學生康熙乙卯科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庚申欽召纂修明史授文林郎食翰林院七品俸兼修大清盛京一統志性剛直觸史館監修怒戊辰選江南鳳陽

府五河縣知縣辛未計與陷之死士大夫冤之捐貲贖歸主於前崇禎丁丑歲七月初六日未時卒於康熙乙酉歲四月十六日子時先妣勅封孺人錢氏南雷黃先生稱孺人德行實佐萬氏中興生於順治乙酉歲九月初八日丑時卒於康熙癸未歲二月初四日丑時於康熙庚子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合葬於鄞縣南郊祝家岸子承勳奉遺命謹誌子培慈谿鄭性書丹

寄俞良一書

康熙辛丑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掌教褚先生入都寄札忽忽又三年矣大暑中清風北來如接吾兄聲款但不知何時得一見叩首稱謝也向以褚先生相託為其高年清宦恐一時緩急無措故為導引締交於賢豪耳豈知其疾病死喪祖孫相繼累兄始終其事竟至此耶弟受知褚先生實深且久自不能効一臂轉煩吾兄相為如此其徹是弟可以藉吾兄對褚先生於地下矣然弟何以代褚先生報吾兄於生前也哉近晤傅梅南謂兄施德而不求報類如此嗚呼兄溷跡燕臺一無憑藉當此物力艱難之日濟人利物為有力者所不肯為為人則忠矣為己得毋窘乎杭友

吳紹登亦篤於爲善弟嘗題其小影曰剛亦不如柔亦
不吐今吳階升古仲山甫身隱於市使我心苦其爲人
大概彷彿吾兄而困於家累援救人往往不如其所願
今日望救於人不可得弟亦累及而不能報者也兄何
以獨無家累多受人之累而不至疲憊耶弟苦衰善病
與妻子斷壘畫粥度日然滿懷利濟者三十年心血與
年華空付諸逝水今同宗落落數口有鬻子而食有鬻
祭田盜祖祠墓舍輒瓦木石而食弟不肖無似力不能
救奉札吾兄及此爲之痛哭投筆辛丑六月二十五日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盧心萬曰胸中有峻嶒不可抑塞磨滅氣概方可落
筆作書讀韓柳諸文皆是也蓋以書之一體作韻語
峭語寒溫鋪敘語阿誰不辨此是文有無數曲折波
瀾一結尤高老沈鬱特恐世眼如豆不識吾老友高
老沈鬱處并不識異時能作廣廈千間萬間耳
金壑門曰西郭先生利濟之懷久而未遂偶於此書
發之今年逾服官得志行道端在斯時寧徒託空談
者也埴師其人法其文久矣相閱七載重晤於月湖
者兩月頗行獲誦斯篇知爲天壤有數文字三復低

徇俯首至地康熙再壬寅八月二十五日

山陽戴母傳 康熙辛丑

戴母邱氏父諱遜孫山陽縣諸生謂母生有異徵必昌
大其家年十八歸同邑太學生某某父諱某萬歷乙卯
舉人奉父至耄耋未仕以歿母不及事舅姑金氏無所
出見母事之盡孝拊其背勞日多福多男太學生母趙
氏每盛怒太學母恐致老人疾跪請至終日不敢起嘗
病至半年侍湯藥不離頃刻喜日若事我至誠願若子
事若如若事我姊妙加以無禮閉戶若不聞太學歸問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炎天戶何以閉佯答曰兒女小畏暑終不令太學知撫
諸側室體恤無低昂俾各相親愛諸子視猶己出天性
寬和獨嚴於自律語笑不苟衣食有度相太學治生家
日饒太學慷慨好施與濟人生死緩急母贊襄無間復
彌縫其缺自是太學益譽滿鄉國與太學游者多富豪
任俠大率及身家落惟太學以母搏節獨全太學下世
治家訓子恪守舉人太學家法諸子不安於嫡庶妄構
禍釁母垂涕泣諭之以道與其子曾晟綱紀調護姻婭
里黨加惠周浹安然故家門第如太學在時命曾晟擇

交當世名士延四明萬處士余五叔祖公擇先生於家講明蔽山

南雷慎獨之學身體而力行之母前後苦心戮力六十

八年卒昌戴氏門風孝友淳謹身備五福猶檢制常恐

不及曾知縣屆期念母老終身不謁選晨於母在不敢

適百里之外終年八十有五子孫曾玄男女凡百有十

六人

萬承勳曰故大學士崑山徐公諱元總裁明史表餘姚

黃太夫人姚先夫子南雷先生母入列女傳太夫人為忠端公稱

未亡人無奇節公謂其節不可奪大書特書蓋今人但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一時激烈之難不知孤輪隻翼多歷年所事境繁變

精力耗敝欲守無才為德之分曲全於人情物理中此

大難也戴氏當太學初沒內鬻外侮交訐百端母危石

春冰數十易草木莫安無恙不振家聲可不謂難乎哉

後之史官其徵信於斯文

潘百為曰謹嚴更饒事外遠致此班史之妙蔚宗所

歉為未能者也

盧心萬曰用史法作女傳無一字不核實嚴密極有

翦裁結構之文

戴黼章七十壽序康熙辛丑

余弱冠與黼章令叔六吉為同舍友因識黼章後僑居

杭城遇吾友漢九暨其族叔吉輝漢九一生授徒為業

黼章授徒兼善形家兩人久於杭往來跡密漢九嘗為

余語黼章王父從周先生篤於儒行傳家教子有法黼

章受敬倩先生庭訓稟承肄業先行後文不專務時文

荒速之學父嘗抱病不能起每夜分告天請以己年益

父未壯父歿痛不欲生既而曰吾不克事父其益學祖

若父為人以慰父於地下乎故其人誠樸淳謹不染時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蹊也今自郡邑以至山邨競豔心於富貴名譽所為率

浮而不實戴氏槎湖甲第黼章為同胞四進士後人乃

不汲汲於彼而力培根本上溯淳風其砥行淵源固在

於家學然苟非立志矯然雖堯舜不能得之於朱均也

夫吾鄉故家遺俗敦說詩禮者豈少賢父兄哉余僥倖

釋褐留館閣十餘年黼章歲至杭必枉問寒舍近余黔

中歸酒罌茶椀忻接如昨惟恨漢九與六吉前後下世

顧吾兩人已抱孫行年六七十吉輝亦幸無恙團團白

首事豈偶然正當及時行樂耳今年四月二十日為黼

章古稀初度余欲爲文稱祝則黯然不樂既乃知其七
歲喪母終身負痛也親友固請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
饗母百歲然後爲稱觴之舉蓋其天性仁孝乃爾顧余
私心猶有望於黼章者黼章與余姪開遠交爲開遠擇
善地葬父余交黼章獨不爲余生墳計乎聞令子躬耕
以養幸爲我告令子今後多種秫釀美酒歲歲生朝余
當拉吉輝過乃翁泥飲

潘百爲曰離奇天矯宛若龍行大手筆固無尋常題
也此文不朽此翁亦垂不朽

千之重堂編年文鈔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盧心萬曰前此十數行雖序黼章未見其壽黼章也
至吾兩人行年六七十正當及時行樂機勢潑潑動
現矣卽以形家論所謂穿帳過峽也所謂嫩枝接幹
也不粘不脫直入本題方知前此十數行歷溯戴族
之老友數人存亡聚散如輔從橈棹無非爲壽黼章
而設者正序但以三五行包裹卽點出七歲喪母終
身負痛未卽稱觴意氣脈聯貫顧祖顧宗文至此乃
團聚結穴後又將擇地一事分明證應真處處得手
法也少時愛讀歸震川魏叔子壽文謂其取境甚寬

意不窘偈能多多益善也閱此文未嘗不用此法稱
量印合之

山陰王公儒先生詩序 康熙再王寅

人必爲詩而詩亡詩必爲唐而唐詩亡唐承漢魏六朝
鑿山通道之後任其馳騁莫非坦坦周行人以爲中正
和平之響不知其風氣使然也宋元雖多鄙俚然不效
贗西子面目自在惟明人始終摹倣唐人貌似神不似
一望神廟中鹵薄輝煌無生氣而唐之三昧熄矣詩天
籟也如鳥之在春風之在秋自然而鳴今則率意而作

千之重堂編年文鈔

四五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脅制於人而作甚以父母精血爲人羔雁塗脂傅粉矯
揉百出是隆冬而思反舌盛夏而想金風以其所本無
強其所必有也詩道不從此絕乎壬辰癸巳間與王子
可久論詩燕臺彌目皆酬應逢迎之作因笑今人有肉
無骨有人無己可久出篋中小帙試之余驚曰法律王
右丞而氣局超邁無依傍煙火中安得此神仙乎再三
問知爲尊甫公儒先生所撰先生亦今人也抱璞守真
性安澹泊窮且老樂與人爲善不倦惺惺於青天白日
光風霽月之中宜其聲出金石無非天籟也候至則籟

發候不至則籟收一順乎陰陽翕闔之機行所無事鴻濛之混沌雖鑿先生之混沌不鑿此千巖萬壑一片元氣團結而成夫豈偶然者哉時可久即求作序南還不果丁酉復寄原本來索蹉跎至壬寅計先生已壽開百表人日無事焚香一鑪酬此夙願乘梅花盛開駕一葉舟載美酒至錢清登堂再拜致之爲可久慶

陳山學曰氣骨蒼古詞句遒勁是先秦兩漢文

盧心萬曰一起已定一篇之局包一篇之勢後分兩段照應一段云唐詩所以亡一段云詩所以亡入題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後分三段照應一段云唐詩所以不亡一段云詩所以不亡一段云詩所以不亡即唐詩所以不亡蓋一片元氣團結而成者乃所謂中正和平之響雖三段亦只兩段也未用餘波吟韻作結全格緊嚴矜慎仍能直達胸中所見無柔媚俗態無吞吐弱筆文之小心兼放膽者矣

長洲何石鼎詩序

康熙再壬寅

少學詩曰挾漢魏三唐選本規規然求詩於古人殊無生氣繼游三吳見鉅公才子敲金戛玉誇多鬪靡窮極

工巧因求詩於今人而機愈窒迨反首葦舍於燕齊秦晉之區天真流露而所爲多感慨悲歌於詩人溫柔敦厚之教尚未有得後奔走半天下閱歷世故三十年涉躡書史數千百卷不求合今人亦不求強合古人開眼合眼無一而非詩乃恍然於工夫之在詩外也何子石鼎之爲詩受教於吾友李聞堯叟力追風雅自弱冠已有時名於四方賢士大夫之至必虛心就正昨秋余過吳閶款留談詩三日夜甲乙其所作性情學問具見原本顧謬愛余所談欲延至虎丘罄所未及余笑曰虎丘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佳乎哉講堂劔池尋丈天地豈若西湖號稱明聖高仰插天之峰清俯六橋之水淡妝濃抹煙景萬狀爲苑囿所絕無而僅有耶然試與子越鐵甕上金山東望大海西望長江南北以此中分蛟龍從而出沒其廣狹大小必有可辨之者詩之歷境無窮也猶是哉抑嘗聞千人石上一夕五色光燭天僧疑爲佛即之一人中坐曰吾有樓臺影落長洲苑句經今數年忽觸景成對曰簫鼓聲來短簿祠夫一時氣機溘泊佳句現此五色光可知詩之工夫果不在詩以內石鼎其於源頭活水自尋三

昧乎

陳山學曰針線綿密中又極排蕩雄放骨力超唐宋而上之○通篇不妄下一褒語極占地步子長本領亦被斯文說盡

盧心萬曰作詩敘而與之極論用工苦心於詩道者有先後所得之深淺廣狹歷境無窮乃文之正面也然有正面即有側面側面者恐正意猶有所不盡而與之觸類旁通罕譬而喻使之恍然於心目此論詩三昧亦即為行文三昧文境至此直而忽曲平而忽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峭斷而復續如游山者每於迴環映帶中備覺其峰巒起伏之奇煙雲滅沒之趣所謂引人入勝也是文之勝處在游虎正西湖金山一段當細心分別觀之後段若再作敷衍溢幅斷斷不已非冗即贅正面與側面俱難著筆矣此卻用一故實略作指點了而不了又如國手高棋大局已定只閒閒用數著聯絡便收全勝皆作者似不經意處正是最經意處也西郭先生研精經史淵原有自故其文大段沈雄厚樸卓然有以自守一家即吾浙西湖澄潭凝碧猶不足以

擬之況虎正為拳石盆池也耶

寄曾司訓書

名安世嘉興秀水人今任
浦江縣學 康熙再壬寅

庚子授徒慈谿力疾督課又遭北溟謝漢倬之戚嘔血四

閱月至秋季奉札時尙未全愈而先大人臘月葬期已

通費無所指南谿鄭義門於初夏那六十金買葬地後又

陸續四十金朋友之誼可謂至矣其如夙負未清所入

不足償所出計無復之賣所居屋地於閩估廖氏受價

一百六十金半償急債半以完葬及典月湖東韓氏屋

屋價尙未足八十金不得移居而催出屋者如火又從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効力河工借用庫銀部行本籍變產其實無片瓦寸地本縣行查宗房勳為宗子具有結狀一從叔為土豪指使先之以匿名揭帖繼之以府縣首告誣陷勳冒房長自去年六七月匍匐訟庭至今未結雖賴縣父母公明或可倖免無罪而屈抑狼狽為先大人落難時所未經今日夜心跳頭暈腹漲腳軟較戊戌冬奉訪更衰白不堪惟是金渾玉璞之道龍飛虎變之文雖貧老顛沛不肯讓人獨到蓋從前猶看得文行是兩事今確然見天地萬物可以自我而立上下四旁本無處不均齊方

正苟落筆一用意見矯揉造作便仰愧屋漏俯慚衾影
故別來所爲古文雖未必可傳要亦與年俱進詩則嫌
後生效尤多不務本業戒不復作無可請教去冬接七
月廿二日書囑細述近況兼寄近詩故一一及之別來
三四歲歲想撥冗一月半月工夫再詣浦序詳叩先
生學力行誼補我桑榆且海內助先人葬費如先主者
不過四五人而先生實始之既葬且久不告終事於先
生有是理乎奈日在死中求活必不能脫身并無暇寄
一札寤想先生在寧八日八過吾廬今契闊動經數載

于之章書編年文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旣爲吾兩人作合寧不當始終玉成合并一處耶書
來憤遲作答然愛之如獲異寶昨書日珍藏案頭篋中
凡憶及便出一覽憶浦序橋梓園燈深夜款坐終朝所
談皆名世大業對此尺幅欣然成獨笑憶吾寧寓夜偕
北溟三人痛飲高談歷敘古今人物毅然有所法戒則
淚泫泫下斑痕紙上嗣後吾兩人相遇遇一人當作遇
兩人觀卽如北溟在內益勳旣感由北溟交契於先生
尤念天壤之大如北溟爾我真實無妄樂與人爲善一
團渾淪元氣實亦前古後今可三不可四也我輩交情

如影之依形噓之通吸豈以幽明遠近間乎春日遲遲
鶯花爛熳惟願我老友多方自玉年高德劭惠教無窮
也勳不揣無似鄉鄰有鬪作被髮櫻冠之想然非得知
己一人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不敢以身試賦性復多廉
恥年五十有三羞澀如處女不但不能枉己徇人卽有
因至前亦且逡巡畏縮故三年來撫軍朱公延訓其次
子制府滿公以詩文事見招江北藩司李公欲刪訂所
爲詩屬所親延致皆未能遽往天生窮骨又多病成懶
偏勞苦半世無了期重遠心胸銷磨耗散每當精神魄

于之章書編年文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不及一時興盡至嗒然不欲爲人及痛念門衰祚薄
三黨困窮復豎起脊梁盡其在我爲死而後已之計嗟
乎士不能兼善天下僅欲援其族黨亦已悲矣何至宗
族不親睦如前所云云哉自反幽獨實難以對先生今
但看屋價有無訟事遲速倘夏秋間得脫去火坑必趨
至浦序求一劑清涼散耳適金華黃司訓家人之便附
書問候心曲爲之一傾康熙再壬寅三月初二日

盧心萬曰見地分明皆有關世道之文但卻是直達
所見原非有意於工文也凡文之不求工而自工者

當有深造自得之妙姑無論今人雖古來大家林立亦不肯輕於有所雷同因襲其謹嚴持擇如此卽作者自命何如惟古於詞必已出蓋近來壇坫諸公固數數舉似斯語吾友西郭能繼起壇坫者實聞之有素矣

郡丞趙公詩序

康熙再壬寅

世人論廊廟山林詩格判殊所謂廊廟者以金玉稱其輝煌所謂山林者以泉石文其固陋如是止耳勳以爲非真知詩格者也士大夫身任天下事上畏天命下視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傷則必憂形於色情見乎辭夫是之爲真廊廟寧第堂皇富麗表摺笏垂神之度乎如必以此爲貴則今有人於此尺土未封一民未與宜其見之於詩者不過啼饑號寒蛙鳴蚓竅而乃志不在溫飽切切然以天下饑溺爲流露其將謂山林中必不當有此人物耶白山趙公無斃又字元度生長喬木世臣之家英華卓犖自其八九歲爲文輒壓倒流輩未弱冠佐郡寧波上臺重其才器俾署篆樞關無虛日故莅任十年率賢勞於外昨冬始以兼攝海關還至本任謬采勳知詩先施下問勳觀其

所忽自視常欲然如不足及徧觀所爲詩於敦本務實中抗懷長嘯寄託深遠或議公英年貴顯何以悲歌慷慨乃爾不知其世業青箱加以老師宿儒誨戒於國有綢繆未雨之思於家有盛滿難居之念於持躬守官有捧盈執玉冕石履冰之懼則其與會所至雖欲與山林閒散之士爭一隙之吟弄風月而不可得也公蓋不欲以富貴中人自居抑且不欲以詩人自命者乎十年詩積數千百首兩冬來自刪幾盡勳固請得數十首爲敘而刻之昔人云古今作者雖多必推韓文杜詩者有物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乎其間也勳第恐今之世未必能盡識韓文杜詩也讀公之詩者其知之否

盧心萬曰凡作真文章未有不從獨闕見解得之非可落筆有所瞻顧嘖嘖也趙公以妙齡登籍繼其祖父鐘鼎旂常功闕通守吾郡正新發於硯之時乃自公餘暇能留心篇章翰墨所謂以人重其詩者不當以詩重其人矣惟先生此序直寫得恁地闊大端嚴真稱其地望與才華也歎服歎服

高安朱太母八十壽文

雍正癸卯

雍正元年七月八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高安朱公太母冷太夫人八十壽旦上於三月特恩加封一品太夫人賜帑金一千兩五月特晉公太子太保給假歸祝賜額曰淑範崇年聯曰柏府清風貽令子萱堂暉日慶遐齡詩扇五柄人參九斤緞子九疋香珠一掛香一餅御擇五月十八日面諭起程某向屬公治下受公知佩服太夫人令德久竊幸天之報施於是爲不爽也吾聞公王父封都憲公積德累仁敦善行不怠里中人被其澤無不願朱氏蔚興者太夫人篤生公自幼

千之章纂編年文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詔以祖德公立志必榮及前人願舊業以好施中落封公讀書明大義不事家人產太夫人辛勤仰事俯育延師教子斥奩具躬紡績以支日用又稟質素弱雖在盛夏衣被不能去綿力疾經營未嘗自言其瘁公幸早掇巍科上第由庶常改縣令人謂板輿迎養太夫人可以少安乃公令潛江則上官疾其強項視學三秦爲不供所司例金中傷幾落職仰賴聖祖仁皇帝聖明超拔卿貳卽開府浙中褒封及於三代而累任冰蘖自持未聞通一錢寸絲之賄爲私家溫飽計太夫人奉封公家食

始終拮据使公敷歷中外二十餘年無內顧憂則公之以身許國以道事君一切身家之念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搖固其天姿學力純乎古大臣風度乎亦未始非太夫人之卻還蚶鮓不以甘旨累其心者益堅其操而厲其節也願公退食之餘切切以太夫人起居爲念每家報平安猶恐其非實殊不知太夫人之劬勞無可卻病而有德自以延年卽今壽登八秩方長而未艾也惟是聖天子卽位勵精圖治公心膺大臣頃刻不能離左右縱請歸祝恐未必得行乃蒙特恩眷注寵錫再三先

千之章纂編年文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期兩月給假又命在家二十日俾得榮君之賜與家人婦子從容上壽以爲樂則太夫人令德之所仰承夫豈易量者歟太夫人但知盡瘁於家公但知盡瘁於國循吾分之所當爲竭吾力之所能爲非求福報而然乃報之以壽又隆之以福壽亦人所常有而福之隆則太夫人與公初願皆不及此故曰天也今而後公奉太夫人至京師仰賜第之崇高被上方之珍繡一飲一饌盡屬君恩公出則賡歌喜起入則戲綵承歡太夫人其自毫而毫而期頤優游化日坐享康寧乎然吾觀公任浙中

屢迎養太夫人不一至則知年高德劭貽謀更深且遠
公儀禮節略一書太夫人固未嘗不恪守三從之義遵
而行之今方欲以昔之教公者遞而授之孫曾寧遽以
祿養違其素志耶抑聞公客歲假歸其衣布尺不及十
錢穉子有食肉稍過者輒飭之客至子弟以次侍立不
命之退不敢退令子三人授田不及百畝屋僅容二竈
劃廳事一角以均之可見公一生實學坐言起行確然
不欺其幽獨故其得君行道欲使風俗再淳必示儉示
禮由身以達之家由家以達之天下其所以壽國壽民

于重堂編年文鈔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靡有窮盡則天於太夫人之壽亦當為公多方默佑
永錫難老無疑也謹就某之所見聞質言其實為太夫
人進無疆之祝云

錢塘符幼魯詩序 雍正甲辰

符子幼魯以詩文名浙中擅才子之目久矣詩為查查
田太史所序深見推獎顧歎棗之嗜復問序於余憶曩
者符子以梅花詩見示今投全集又并咏梅於首試與
子言梅花可乎夫梅之得氣在三冬之先而吐花居百
卉之上其清標逸韻夫人而愛之矣奈人情善偽至鑿

其智於梅花五方風土不齊北方無梅固不足為憾好
事者必強無而使之有極舟車任載之勞苑囿滋培之
力不能生活一樹則於冬月裝點盆盎烘之密室未及
春而曲檻迴廊香光四射夫欲供人之玩好而枝枝節
節求之窮極工巧有色澤而無性靈又何怪乎竊怪大
江以南徧地皆梅亦皆好盆盎中春色且假土石為山
窪其地為池塘縱橫錯置以為暗香疎影在是是何見
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也間有高談風格放情於
游覽者如聞吾杭有西溪河渚之勝則往焉如聞吳中

于重堂編年文鈔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玄墓包山之勝則往焉即還至庾嶺羅浮亦將駭然
一往自快其所聞此又以耳為目徇人好尚而已無主
宰一病也求迹象於聞見之中不求精神於迹象之外
二病也火食未斷欲與梅為友其不稱也宜矣若果以
梅花為性命則方寸之地先之以霜水指磨繼之以雪
汁洗澡夫然後廣覽洞天深入窅奧於園林半樹離落
橫枝見一花一太極焉於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見萬花
一太極焉色聲香味研其精疏密瘦肥盡其致開謝離
合會其神風雨晦明歷其變則東籬採菊悠然可見南

山又豈必清泉白石之間終日勞勞矻矻乃是梅花主人乎符子聞之而喜曰甚哉子之言先得我心也不言詩而詩道備矣請即書此以爲序

答前郡丞趙公元度書 雍正乙巳

前郡大夫趙公閣下別去經年未遑詣老夫人杭寓一問消息仲冬辱手書兼示陛見始末殊慰懸望惟聞老夫人食用窘乏去任兩難恨不能効一臂二月望前往候已先期北歸前那用清明祭掃銀不能償還爲路費深用負疚今重聞安否何似弄璋在何時公費浩繁作

于章堂編年文鈔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措辦昨晤經歷張君述其家人目擊公在京狀坐臥益爲之不寧承問近狀遲久未答今乘別駕斬公之便縷述前後其倡隨如廡下賓父子若公西友公所知名者今猶昔也其徑有蓬蒿游無二仲止酒輟吟迴異疇昔此公所不知者也至餽口之事則饑饉連年流亡載道較公在任時尤慘士大夫貧富有無不相往來見則富有者愁歎先發自令箝口結舌其黠者握手擗蹙極論時人薄道然諾宛轉相助比叩門訊問經時疲斃終歸於烏有益宗族戚友之素相投契者莫不皆然勳嘗謂

五倫至今日惟君臣一倫呼應獨靈於凶年驗之益信皇上軫念民饑發帑銀買米平糶每運至吾寧貯城郭三四所府縣屬吏與學官監糶而權操於戶糧房販子告糶者穿千萬人腕脇開跨牆穴檻投銀而出多日中候至夜分不得老弱之夫垂橐累日以待唱及姓名騫問都圖銀數件數錯一字又不得給勳父子廢晨昏冒風雨寒暑持升斗以歸無柴舉爨用粗糠火煨粥小缸延活殘喘自去年二月至今年三月以爲常惟逢先世忌日平旦炊煙特起長物止經史子集四五廚草花八

于章堂編年文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本霉水二三十瓨公別時所贈硯石字幅亦入典肆中四月後二麥繼登早禾漸熟米價得減民始有起色而勳家八口仍枵腹於年豐一城四顧自仕宦貴人家大族以至士民老佛靡不智勇交困勳不才多患老且病而致瘠餒夫復何憾痛四百年宗祏凶荒殺禮祠堂丙舍聽同祖諸弟拆毀殆盡今行乞抄化無所不爲不能沾漑涓滴實難爲萬氏宗子居常對明鏡而悲白髮無窮志願欲盡俟之弱息顧此子每食不飽菜色槁項實不忍過責乃自先君子被難於今三十五年家中

無一事喜慶忽今夏此子受知學院彭公附入府學鄰里鄉黨輒指點史官門第蹶而復興又去夏出閣女婿曰張之祐彭公盛稱其文以冠鄞邑童子公向欲吾子成就慮吾女無以嫁故并悉以慰公若勳三十八年諸生未能博一第去年五十六歲方由增廣補入廩膳公聞之能不悲乎勳少侍先王父讀書長從先君子仕宦固嘗講貫於古今人品學術吏治民風盛衰得失以上承十二世忠節名臣理學經史之遺緒及身為覆卵濱九死而丐生轍跡半宇內亦所至留心人物訪求經濟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六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書冀後日一當世用奈迂方成性與物多忤以貧困累天下人貲財多知己而無禮以詩文受天下人物色又買積而還珠嗚呼此越石父所以欲絕交於晏相而卞和氏甘別足於荆山也天下士尙可爲哉公通守吾郡八年始以詩造訪亦目勳郊寒島瘦中人耳既見以爲賢致敬盡禮三年而不倦時有饋遺猶恨力薄不濟勳之窮嘗見勳不赴大比誘之卜親蕭衣冠侍立畫卦得賁之彖辭卜者謂孔子筮終身得此往不利終典衣裘趣之公之尊賢育才好成人之美如此使公而當用

人之任勳不且利見於天下哉別來踽踽涼涼形贈影答默坐萬卷樓頭追數壯盛以來海內先後進知交存亡顯晦音信斷絕公獨於四千里外多事之秋諄諄注念及之不禁感憤激越因述近狀而罄露生平也惟公爲親受過孝而益忠夙興夜寐深自省惕以俟黍谷回春重霑雨露始終爲交游光寵送別詩承命改第二首三四句第四首末二句今錄上兒子試牘并寄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六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山學曰滿腔子不合時宜畢現毫端總由氣大物與之俱浮故不嫌其瑣碎此等文章起昌黎問之恐亦不能不退避三舍耳○字法古句法古段落古尤妙在有段落而無段落

常山王司訓八十壽序

雍正丙午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爲常山司訓遺安王先生八十弧旦諸戚友將詣常稱祝傅子公孝京來偕謝子巖英屬余一言蓋公孝嘗受業於先生京來則先生快壻巖英乃諸甥也當此秋高氣清橘綠橙黃之候諸君子不憚三江九壩千數百里爲介壽計古道何可幾及然吾謂

先生之得此於諸君子者不第親情友誼有以致之也
憶康熙初年先太史兄弟叔姪偕諸先輩倡明經史之
學於郡中蛟川則薛五玉先生與同邑諸先輩貫穿十
三經二十一史學有原本百里間應求聲氣與潮汐互
相往還一時成就人文之盛輝映朝市山林大江以南
推論理學文章首屈一指者必吾寧波吾寧波屬邑首
屈一指者必吾鎮海先生以魯閻先生家學為五玉高
弟奉父師傳授嘉惠後進桑梓多被其澤三十年風流
雲散始之講舍變為騷壇再變而專攻時藝一切詩古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辭棄之無用今并揣摹場屋之學荒速不堪蓋士品
至三變而不可問矣諸君子仍一心道腴可味縮遠道
為几席酒樽茗椀上下古今不可謂非經史之源遠流
長餘韻未歇也顧先生弱冠為諸生未踰年廩於二十
人之中學問經濟負鄉國盛名數十載齒登耄耋僅博
儒官其屈抑自不待言然行道於天下與明道於一方
何分贏縮即以余一身較論少壯受父兄師友之益約
略與先生相似而二十年文學侍從徒日耗太倉之粟
衡文校士亦不過就一日短長寓其激厲裁抑曾何補

於教化固不若先生之從容庠序日程月課得悉心造
就人才為朝野久遠計也爰想常序羣英方上壽時見
諸君子跋涉而至必欣然揖讓進退共祝堯夫之青天
白日茂叔之躋月光風方長未艾耳是為序

陳山學曰一切絳帳傳經蘇湖造士浮詞盡為擺脫
唯將先代倡明經學慨歎成文既得大頭腦尤與己
身關涉洵昌黎的派末段明道一方亦得古人勉勵
意

御製朋黨論跋 雍正丁未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讀朋黨論仰見我皇上俯燭朋黨情弊明察秋毫而
屬望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去黨竭忠至忠且厚為伏而
歎曰臣子當未仕之時與鄉國天下士交即當羣而不
黨況委質登朝乎既以身許國務當同寅協恭不當同
而不和况躬逢聖天子無偏無黨繼述於聖祖仁皇帝
久道化成之後更為千載一時其可植黨營私自菲薄
乎上下漢唐宋元明之世其君類多賢聖有志於古帝
王之治迨其治定功成風俗氣象終不及虞夏商周湯
平正直者非盡其君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也大抵為臣

者無禹皋伊旦之學各執其意見樹立門戶君子以此自別於小人小人不爲其所容遂顯然自背於君子作好作惡黨同伐異其命意不過欲伸一日之報復取快目前不知皇皇於此即不能汲汲於彼宜乎國事罔恤日致情竅踈漏元氣耗散而植黨營私者往往終於兩敗不利於國究且不利於己人臣亦何樂而爲此乎臣究其弊之緣起語云爭名者於朝猶其後焉者也自其草茅誦讀先自私自利無爲國爲民之心與人交一有不合即樹黨相爭又其所爲學不能融會貫通歸萬殊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六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一本黨蜀則攻洛黨陸則攻朱及叩其底蘊所爲蜀與陸者且茫然莫辨洛與朱更無論已士爲諸生時坐此二病入朝事主即安得不用其故智上負人主下負僚友耶若夫既仕之後動爲朋黨則由於不識君父其心蓋曰吾得君則富貴可恃非謂當一其心於君矢公忠毋二三也又曰吾得君人亦得君則權勢分而顯榮非所獨擅故始焉樹其黨攻人之黨繼焉攻其黨如攻人之黨黨禍相尋不可究詰固皆其積習爲之也我皇上坐照如神無事鑄鼎而魑魅莫逃既詳言以示戒復

婉言以示勸天地父母之心無所不至在位者顧不思洗心滌慮與吾君同其好惡之公以爲修己治人之本其尙得謂之人臣乎哉至歐陽修以君子自命但當贊之於心耳乃因夏竦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修與范仲淹杜衍爲黨人即上朋黨一論居已於君子處人於小人斤斤辯之則是孔子當辨叔孫武叔之毀周公當辨三叔之流言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我皇上闢而論之實開萬世之聾瞶矣臣某謹跋

勅修兩浙鹽法志進呈序

雍正丁未代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六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某奉勅纂修兩浙鹽法志進呈御覽兼請欽賜序文奉旨依部議命臣撰文爲序臣自分愚陋前者修志凜遵現行事例上體皇仁下察民隱條分緒晰總爲一十六門於一切程式典章課額經費詳載會典者不致妄參臆見略有異同惴惴然恐編纂未合重獲愆戾何敢遽爲序文聞命之下悚惶彌切伏思我皇上聖神文武德盛化隆天呈台璧之光地獻河清之瑞巷舞衢歌靡不安居樂業而聖天子視民如傷凡事關經制必使其中利弊瞭如指掌以爲天下臣民法戒如鹽爲八政食

貨之一部定天下鹽法考久已奉為權輿茲因長蘆使臣之請命直省管理鹽法衙門一體纂輯志書垂之永久聖人之勞心誠無所不至也蓋我朝鹽法自章皇帝洞鑒明末加派厲商妨民止照萬曆間舊額按引徵課仁皇帝英年繼統萬幾無逸尤念鹽課關係國課為最要任事必得廉能之人不專用監察御史六十年加惠商民至詳且慎我皇上甫登大寶即於元日諭及各省鹽道令其顧名思義於八月諭各省鹽院令其崇尚節儉睿慮已出至周復於次年特諭歸併督撫令實心奉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李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勿以兼理有負付託具見我朝聖聖相承經制盡善我皇上聰明睿智親炙仁皇帝久道化成覃精繼述寓神明於規矩之中即鹽法一事而立政任人全體皆見覽斯志者首睹煌煌詔令如日月之明天地之大以實心行實政其孰不感動而激厲乎抑考前明舊志創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曆甲寅雖詒體未嘗不具要皆董是役者撫拾舊聞自為編纂耳如斯志之啟自聖明因革損益盡由渙汗洵從來所未有也臣忝任封疆職司兼理夙夜省思力圖報稱惟有恪奉恩綸矢公矢慎以期

徹底澄清仰副聖天子卹商惠民至意其各官吏陋規與諸商濫費不敢壅於上聞者伏蒙我皇上至仁至明悉從寬典命下以來大法小廉益自悚惕諸甲商則以去其雜派又免其積逋歡聲雷動輸國課唯恐後期更請設立鹽義倉積穀以備民食大學平天下章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觀之浙中臣民愈見古經傳之言為不謬其浙西之鹽向用差役巡緝以致奸弊叢生今請改用武職松江各場場員多力不能制今請用府佐為場大使他如設立歸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李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戶之法俾商名皆有稽考以懲奸惡而培善良飭商人平值公平貿易禁竈戶煎鹽不得和灰土以病民此皆仰體聖心以次籌畫為進呈凡例所未入者理合并書臣某謹序

賀李大中丞特授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兼祝壽且

序
雍正丁未

皇帝御極之四年欽命大中丞彭城李公巡撫兩浙節鎮以來官方整肅百廢具興十一郡士習民風翕然知所法戒余從父老後親炙公政教號令皆恪遵仁皇帝

聖諭我皇上廣訓十六條至意於陸辭所請聖訓實心奉行盡美盡善以上副心膂股肱之寄俗泯風愆瑞徵嘉穀治行上之朝天下封疆大臣無出其右既命兼理鹽鹺及浙海關杭州南北兩關諸權務復於今冬特授浙江總督晉少司馬官屬士民歡聲雷動謂大丈夫腰懸斗大黃金印已自得志於時公統理三院諸務為浙中開府從來所未有此宜如何稱慶者不知公少習青箱輒澹泊明志毅然以天下為己任壯盛馭歷部曹督礦山左賑濟山右關中所至國賦充饒民氣和樂聖天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李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知公為先帝所器重簡任滇中鹽法旋授旬宣仍兼督鹽筴礦務夙通積弊釐然一清會苗民逆命且勦且撫不踰時奏格蓋公德量無所不備才猷無所不通上之任公者愈繁公受任者愈敏知公者愈大公受知者愈慎夫是以望重兩朝恩霑四國自未開府以前已印纍纍而綬若若公則邀榮席寵依然儒素平生非惟特恩異數無矜伐之心即臣心似水飲冰茹蘗猶且清畏人知不願令聞廣譽之施於身吾父老子弟感戴聖天子知人善任為浙中造福今得飲和挾纘其登仁壽夫

孰知公之仰體我皇上勵精圖治莅浙後焦勞夙夜晷石履冰俾官吏大法小廉士民革心向化邀致天地回春恩施洋溢者其用心固有獨瘁者乎余幸居宇下知公最深竊窺公之位彌高而謙彌下今榮膺制府之命固與褻膺開府之心同一恬淡也適新春元日為公四十二初度不揣蕪辭賀以兼祝嘗聞彭城為錢鏐舊里傳稱其德長諸侯號為大彭公篤生斯里中甫強年盛德大業焜耀天下夫豈偶然者哉

族叔直亭先生湖山客草序

雍正丁未

千之章堂編年文鈔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人為詩但求之於字句不求之於格律而不知非詩也即如五七言近體少陵詩中之聖議者謂其七言格過高不甚合律格高者猶不合則卑者無論已永嘉四靈謂五言律幸止四十字如再多一字則末如之何矣四靈宗派王孟宋人中所僅有其矜慎如此可見詩自有中正和平之矩一切才情腹笥舉無可自用此曹鄴入風詩楚雖大曾不得並列於十五國也余持此論三十年踪跡半天下斤斤語人率多面從自歎艾者蟋蟀已入牀下動股振羽何為哉今來武林見族叔直亭先

生湖山客草就避暑所至寄懷嘯咏適成近體若干首
未嘗不暢所欲言而嚴於體製精細推敲復饒事外遠
致由一斑而窺全豹知俗下嘔啞固不足洩其性情也
論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官麗水服闋即當赴補亦何暇
爲詩乃爲後令糾纏羈旅吳山歷三年之久柴桑甕乏
勾漏丹空人情在所難堪願樂耽風月處有事如無事
其襟懷可知已他日勞形案牘熟處難忘得毋如孟東
野宦溧陽搜索襟蔭中乎幸多寄郵筒勿忘吾宗老孫
子也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親家張述庭文

雍正丁未

嗚呼情莫切於垂暮之友況吾之於兄尤友之最先者
而忍於永別哉吾未成童時先王父延師課舉子業師
皆代作爲固館計先老伯見陳腐不堪疑非真本囑先
王父逢五十兩日招兄與能文者會課每半月從城中
徐氏館歸必一視文之妍醜以示裁激吾始知自作文
之苦久乃知文固以自作而甘也丁卯大比先老伯赴
省寄兄於吾塾先王父視之如孫一夜風大作兄并入
吾牀貼背臥自是非吾過雍睦堂即兄過逸老堂必送

之渡候登岸彼此遙揖不見影而止一黃犬熟識兄至
必環繞衣裾去則先詣渡口以爲常如是者五六載吾
隨先王父赴先君子任所與兄別一年先老伯逝世吾
庚午大比後哭奠南郊宿草兩人俱失聲比甲戌吾奉
先君子歸自淮北先王父觀至兄盤桓總帳不忍去嗣
後館穀邗上幾三十年初學稚子各漸以成翁非遇歲
科試及年終不得歸而兩人之跡疏矣吾念先老伯教
誨恩深吾兩人異姓弟兄情切以吾女字兄長子前歲
畢姻次年幸即入學能讀祖父書吾方爲兄稱慶期兄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日蔗境無窮吾兩人暮年當再圖合併如先老伯先
王父督率子孫兼及通家子弟豈知不兩年而兄長棄
我哉走哭經年今始致薄奠敘次前後以當面談爲憶
曩時吾家會課畢先王父歟驚論文語必及理學經史
兄家南牆下波稜菜熟先老伯必拉吾一飽談笑中時
寓警醒吾與兄會意以目中間存亡聚散之感末後婚
嫁情形兩人往來疏密今於學問成就可慰先人者何
如於朋友一道所謂切切偲偲相與有成者何如兄在
泉下亦當有靈焉神傷者吾隻影塌然獨存何以爲懷

又吾一生多病兄惟恐吾年不永豈知反以哭兄耶嗚呼哀哉尙享

謝荀庭秋霽軒詩序 雍正戊申

余盛年歸自淮北念先君子直道不容遂灰心仕進以詩自豪困窮日甚閒游閩粵徒離違膝下不足以奉甘旨三十歲外兩大人瘠餒而歿時欲薙髮入山以自罰其不孝四十五歲京師病歸重理舉子業將補失於桑榆竟先人未了之事奈精力銷耗非復爲詩時神旺氣足既自恨不可挽回每見後生良士有具慶拈弄風月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七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必諄切告以前車之鑒如謝子荀庭其一也去臘武林還里荀庭手一卷求批閱謂平日守文戒不作詩井不出游冀成名以圖祿養今吾名未就吾父客萬里外吾安得不出出則岷岵瞻望詩安得不作語畢垂以淚嗟乎哉子少年烏衣子弟生長錦繡珠玉車馬中未嘗一遭顛仆乃翁富春秋賢主人方逢迎倒屣家業亦未至衰落顧痛自猛省不日啟行務必返乃翁於家身爲負米計及時行孝其視老夫以覆巢完卵寄懷吟嘯致奉養不周抱憾至老者相去何如也甲乙既定如其語

以表其心詩則自幼得之家先生指授又薰染於外祖范太史雙雲堂及南雷師詩古文辭固已不患其不工若果能原本至性以虛受人自後歷覽中原以黃河華嶽諸名勝發洩其仁人孝子之思吾知胸中筆下當更有精進不已者此秋霽軒一編九苞片羽豈足概其究竟也哉

陳南皋曰潑河淡蕩又有鮮豔煙雲直追廬陵手筆

二思堂跋 雍正戊申

雍正五年春中憲大夫武威太史孫公蒞吾郡勸方授

于之章堂編年文鈔

七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徒省會家編修叔從里中至盛稱公實心實政寬嚴並濟後勳旋里仁聲所播六縣如出一口仲秋隨祝文廟聽宣講御製訓飭士子文於明倫堂講畢公復詳諭諸生自五鼓抵日出不倦每朔望會同文武上官僚屬宣講聖諭廣訓用昭法守瀕海士民人人踴躍不一年庭無訟士野無冤民勳固知公之盡心報國有忠無過也此勳謬辱薦舉考驗入謁見中懸二思堂扁額竊惟公以大儒出佐太平不以官分內外異其忠盡日勞心於合郡刑名錢穀農田水利之事入夜猶身冒寒暑巡視

城郭民得安枕而臥更有何事不盡其忠尙須補救哉
後數日延款入座極言爲政之難必無愧於心而後無
愧於民無愧於民而後無愧於君父於步履進退隨地
省思非惟不自居於忠且若救過不暇抑抑乎有蘧大
夫欲寡未能之風焉至二思取義孝經爲人臣之極則
若兼取晏平仲之言平仲當日有孔子而不用至僅以
君顯斤斤一狐裘四十年豚肩不掩豆自標清節則公
所爲忠者固非平仲之忠過亦非平仲之過也蓋公爲
關西靈氣所鍾自少稟承家學修己治人務期爲本朝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壬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一流人物通籍以來上受兩朝眷注益自奮厲琢磨
夙夜匪懈所以治一州一州奏效治一郡一郡奏效政
績上聞舉朝共慶得人虛左以待公則日皇皇於忠過
之間不見其克盡祇見其未補深恐以負愧吾民者負
愧吾君在公退食有二地無二心也勳非才薄植不自
量度異日倘獲一命亦思奉此語兢兢進退以爲事上
臨民之本則公之二思及於人者廣矣家叔爲公作八
分書二思堂三字公出自記并諸君子題咏示勳謹彙
成一卷跋而歸之時雍正六年戊申初夏

陳行六近體詩序 雍正戊申

康熙庚申辛酉間陳子行六過余白雲莊爲先王父作
隸書余詢知乃其緒先生仲子當是時陳子世父子遜
檢討以博學宏詞科入翰林家世貴盛博科第易於反
掌乃無志應舉好布衣芒屨從林下先生長者游其風
標可想已數年後余歸自淮北與難兄克生文字往來
仍未納交陳子迨移居北城疊遭死喪舊難又作餽餽
無所逃命陳子願汲汲問詩於余率皆五古類陶靖節
家數每經時挾卷至其勤學好問較曩昔尤密在苒二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壬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餘年彼此餬口四方不暇聚風月近歲復挾一卷求
序余方以老病窮不得食斷絕吟咏殊無心寓目到此
茲謬膺徵辟將北上陳子不得序若喪失其生平情詞
迫切因念陳子年七十有四兄弟六人磨折殆盡一子
又天喜賀季真高尚宅在光溪上歲跋涉此地訓蒙自
活身愈健詩興愈高長余十五齡語入詩中三昧愈抑
抑自下其全體沈埋於詩實亦不可泯沒謹於頻行前
數日出其卷窮日夜選定則五古依然如昔而五七言
近體漸近自然不落宋人窠臼蓋尙友王右丞私淑於

李杲堂董缶堂兩先輩近日吾鄉作者林立求近體獨擅其長可以傳之不朽者吾友張志呂董次歐外陳子一人而已目前風氣自薦紳士大夫以至農工商賈類多涉獵爲詩弋取名譽名譽卒不可竊蓋上之不能有天地萬物胸襟下之又不能博資今古專致其事割計功謀利之分陰寸陰爲之掛一漏萬左支右絀客固不能奪主也陳子世家大族聞見闊遠加以壇坫所詣確然不離其宗數十年矻矻於是宜其老而益精必傳後世無疑也其生平所與談詩者海內則嘉定趙文饒進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澧州彭涔東大尹同郡則宗正菴處士周證山進士范筆山太守徐遜三范稼軒秀才周仁伯范希聲兩孝廉與慈谿裴殷玉庶常奉化舒義仲董韋躬兩明經陳子於詩中益友念念不忘故并及之雍正六年戊申四月朔日同里萬承勳

李孟兼一樂軒詩序

雍正戊申

詩固貴自然不矯揉造作然所謂自然者非於詩求之有存乎其先者矣五行於智屬水世人鑿其智爲人於有源之水盡力錮蔽欲搏之過類激之在山一往無非

室礙况詩本性情豈容矯飾故才人挾天姿爲造作學士挾腹笥爲造作烘染位置儼然三唐兩宋殊不知全體呈露不誠無物有識者早窺見其易涸也李子孟兼以杲堂先生爲之祖東門爲之父固已學有原本乃虛心集益雖以迂闊如余於其兒童時所指示一一奉爲標準三十年孝友於兄弟施於家邦闡然寧拙毋巧以其暇爲詩詩如其人又酷好余冰雪集嘗於病中語余吾飲食夢寐無非西郭之詩昔吾友北溟欲爲序不幸下世余去冬自武林歸孟兼母夫人初歿余以先母五

干之章堂編年文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妹盛德類先母又愛余特甚不覺哭之慟過孟兼病榻外聞孺子泣聲恐入問益傷其心越數日數十日視之無不泣其爲人如此卽其詩可知已茲恐余入京留滯請代北溟序之且爲選定其近體家數劉文房五言古肖其家先生七古追跡太白十年病後所作較前更爲精進余服其本行實錄數語兼以勸作詩者行所無事勿使水逆行也

雜著附

貓讞
康熙戊辰時十九歲
在大人五河縣署

署中有兔二雌雄黑色有貓三一黑色一黃白色一純黃色余愛兔籠之書齋小竹旁日令小奴量食給之或投以果餌或飼以芻水已而漸馴稍放之出傍晚則自係其籠而休焉余時坐齋頭來膝前作牽衣狀必再三乃去蓋五地荒陋署中僅茅屋數楹餘俱叢箐沙礫無異山野况味此既兔性之所宜而余勤勤飲之食之雖小物亦知感與貓之賊鼠余素所不喜以其護架上書故畜之三貓者其始瘦甚漸而肥大鋸牙鉤爪眼如懸鈴余固知二兔之不敵夫三貓也或謂兔善走貓不能

于之草堂編年文鈔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害然兔之視貓非其族類往往疾驅之其不知者以爲鹿死誰手其知者以爲絕物太甚兔乎將不免於後患冬且季一兔孕春初得三小兔色俱類其父母一日母兔適他所不踰時至而小兔皆斃蓋黑色與黃白色二貓嘗其旨否也及母兔痛而與之角鬪彼一貓者并助此二貓奮擊之而母兔復斃或擬所以罪之者余謂主謀者死二貓亦復何辭抑吾聞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有飛廉惡來而紂惡愈烈故君子歎息痛恨於助紂爲虐者也然則純黃色者宜速殺矣不然區區鰥兔

不亦危乎

萬子曰二兔尙有一存者而三貓則俱死矣蓋貓之有賊心也適足以自隕其生也雖然天下之貪殘者不一吾願兔之豫防之也

周非熊曰胸中有一段抑塞不平處遇物抒寫之敘述二兔三貓如星列碁布各極生動之致至論贊則駸駸乎龍門廬陵矣

崑山朱雪鴻先生曰兩日因有俗事尊作草草讀過然命意不凡居然作者氣概姚江有人將來定屬之

于之草堂編年文鈔

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開遠爲之狂喜者累日此後多佳篇乞覓便賜教望之望之

戊辰九月先王父擊勳至五河授以手註史記及南雷師評點唐宋八家文先君子公餘有所作必命勳朗誦再三有不合卽爲指出竊不自揣試筆爲此次年質之雪鴻先生謬承獎借後四年被難號救徐健菴果亭兩師果亭師留款先生謂飲啖豐美非少年憂患者所宜拉歸已家晨夕提醒每夜半聞中庭泣聲聞起伺之蓋先生叩首呼天欲脫勳父子於難也

勳自是咬定牙根立定腳根為人恨薄植老無成就
檢錄舊作列此文於雜著卷首存先生批尾數語不
敢忘所自也雍正六年戊申仲春日自記

宋宮師爵銘

皇帝五十二年六十萬壽致仕冢宰八十臣舉朝丹墀
手賜御酒晉秩少師銘諸爵子子孫孫永保之

潔硯銘

石產沅州潔溪同里陳
廷尉莘學使楚簡寄

第著墨毋污白廷尉擇交如擇石

附錄 潔溪在沅州明山去沅城北五里綠者肖龍
尾紫者肖端溪王介甫詩玉堂新樣世爭傳况是巒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溪綠石鑄本朝始開
者沅州協鎮韓琪也

西郭子飲則

獨酌五與人酌十寒倍之得句亦倍之

康熙壬辰癸巳間西郭子在京師寓意於酒或為之
謠曰無酒尋酒有酒必醉每醉必狂聞而自艾製此
則終身佩之

西郭二戒

康熙甲午

一戒為入干謁

不肖身負萬金之債家無甌石之儲然二十年硜硜自
守不敢妄見一人妄求一錢至當事者治我之人也如

我身自犯法亦當詣法堂聽其責辱無預先通謁私求
解免之理近者親友致訟欲以此相強不肖苦無排解
之才又無逢迎之術卽有時當事下訪詩文執刺往答
仰面與臺阜隸恥同鑽穴至求死不得夫我既尙志不
事王侯而為他人失身於輿臺阜隸此愚者所不為也
奈何以吾輩受人牽制哉誓後概不從命

一戒與婚姻事

不肖幼奉母訓勿與人婚姻事廿七八歲時一二親族
長輩強之與議迄今尤悔交至蓋今世父母之於男女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不能教訓其男女平日浸淫於浮薄氣習富貴者長
成驕奢貧賤者長成頑鈍至老死不可救藥無怪其配
合之後夫綱不整婦道缺然至於二姓相尤辱及媒妁
也嗣後誓不再與與則不肖死其母矣不孝孰甚焉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陳 頤 齋

司 書

業 三

光緒十七年四月
廣雅書局校刊

掌錄序

掌錄者國子司業陳公之所撰也公多識畜德強學行同義流略尤長於經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偶讀一書偶聞一事單辭有微片語微會隨用寫記時備觀省左思之滄澗著筆李賀之奚囊貯詩語其專勤未或過也歲月既多匡篋斯滿少所盡力老不忍棄兼欲垂示子孫少資觀記故於暮年手自裒輯分為上下兩卷名曰掌錄亦猶進笏書思便於省覽循珠記事得免遺忘者矣其中語雜雅俗義兼大小總其大要說經為多隨時採掇故不繫于事類事資溫故非務矜於奧僻若夫辨是非考同異核名實證今故則公之好學深思可概見焉哲人云葵遺書未布公之長子明經道光載誦清芬永言手澤重

掌錄序

廣雅書局

加校勘刻于集後其間脫訛願主事鎮湯進士愈並嘗是正以今歲次甲申月建癸酉劄劄告竣實公歿後之十年也齊壽夙預問奇深慚牆面幸因讎字少窺涯略前疑舊滯事等發蒙超識篤論義深實獲衰病日積雕朽何施蠶酌廷撞敢裁茲序亦願後之學者觀公積累之精純纂集之勤至悟為山之不辭覆簣知成裘之必因集腋勉求多聞各愛日力其則不遠可忽乎哉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望日

受業邵齊燾謹序

掌錄目錄

卷上

- 四書 經
- 經義 經學
- 經說 鄭學之紕謬
- 傳注別名 六藝
- 三史 大學古本
- 洪範訂本 九鼎
- 七書 古書雜亂
- 贗書 古文小學
- 隸古 隸書
- 正統 族譜
- 姓氏宗族望房 九族三族
- 六親 母以子貴
-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父命冠母命嫁
- 婚禮用羊 贄
- 官銜 科目科甲
- 出身 入仕
- 教官 縉紳
- 禮服 衰經
- 喪拜 借吉
- 割股 吳俗告喪

掌錄目錄

廣雅書局

慕祭

遊諱

婦人名

慶壽

六朝暨唐

天地之祭

廟號

廟像東向

東面

孔子世家

崇禮孔子

關壯繆

道學性理

內外

朱陸異同

朱子著述

上書式

文集式

文體

坊刻

書院

草堂

掌錄目錄

二

高齋十學士

大庠十才子

宋九詩僧

宏治七子

嘉靖七子

柳枝詞

西崑體

江西詩派

和詩

詩家用字

西洋算法

老先生大和尚

居士處士

二十四氣之名

古今分地

國號不地

吳城八門

華山仙掌

佃戶

俚語

顛倒

符球

七七

三官

神誕

斷屠行香

釋道

西方

南北宗

佛學畫派

佛典見儒書

龍

卷下

尚書敘錄云

吳草廬

羣雅

周行三訓

鄂不韡韡

飲酒溫克

三江

跋脞說

春秋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

掌錄目錄

三

春秋書弒君

書妃匹

書魯女

書祭祀

書王室

春秋繁露

左傳發凡

公羊傳

禮記史載筆

筵席几

尊彝舟鬯

八佾舞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反坫

佩

端

鞞

儒派

道號

稱謂

稱遠祖

二名

史書天文

三代以後改朔

五六天地之中合

三皇五帝

歷代統系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年表體格

年號

紀日

數目字

文字音聲

周子太極圖

人身先天後天之序

東坡用事

韓文

穀山于慎行云

栢梁詩

射禮名物

放生池

牲牢

初喪代哭

墓誌

掌錄目錄

四

塑像

紙錢

世醫

贈官

車兩馬匹

勸學之最著者

吳越田賦

雲夢

行書

脫白

乾坤鑿度

忝同異

公府移文稱牒

古語訂訛 共三十二條

俗語討源

共七十六條

海虞陳祖范撰

四書 論語尚矣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十二家首論語古二十

一篇出孔壁中有兩子張故多于今一篇也大學中庸本列

禮記二程子表章之朱子更定大學章次然漢藝文志禮家

有中庸說一篇劉宋戴顓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

庸講疏一卷中庸單行久矣孟子書初夷于諸子韓文公始

別異之以為陷乎陷楊綰疏請以孟子與論語孝經兼為一

經以試士皮日休議學科應黜莊列而登孟子皆不果行至

宋神宗始以孟子配享孔子用其書試士王安石之力也四

書並行不復得而增減定于朱子之傳注其遵用朱子章句

集傳始於洪武甲子科

經 六經之稱始於禮記經解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者益以孝

經為七經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是也緯書

起于成哀之間附此七經以造偽謂之內學歷代禁遏其書

至唐而後熄除樂無書益以周禮儀禮論語是為九經唐制

明經科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

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此十一

經也加孟子爾雅為十三經十三經之數起於近代耳莊子

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荒唐之詞不可為典要

經義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分甲乙丙次

第射策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

劣與對策不同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各對之而觀其

文詞以定高下大抵由博士者用射策由州郡舉者用對策

此試士緣起也唐進士科試詩賦策論論以經語為題明經

科專帖墨義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凡帖以得

其上下文或偏取隱僻難記者大槩如兒童挑誦之法以記

誦為能不必兼通其義至王荆公令士子就經文作大義是

為經義之始非復帖括之舊矣今日帖括者從其朔也俗下

四股八講之名日知錄言之甚詳以為嘉靖後文體日變儒

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經學 明初科舉之詔易用程傳朱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

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

澹集說不知何時盡廢其餘獨守朱蔡胡陳之傳義也又永

樂間胡廣奉詔鈔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竄易其名易

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春秋則汪克寬王阮亭載李

默續孤樹云爾又按胡氏傳者為經筵進講箴砭國論

之書明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以其尊君父討亂

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非專求褒貶於一字

謂義當如是也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宗左氏以通經以

其說授之東山趙汭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

惜其所為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也

經說 易言乾坤終以未濟謂无疆者也尚書獨載堯以來史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遷謂百家言黃帝不雅馴而難言故也終秦誓隱然代周而興也詩周樂也以周為主故幽殿風商殿頌逆而上異乎書之順而下也由邦國達朝廷由朝廷薦郊廟風雅頌之先後也商獨無風雅乎殆有而亡之非聖人刪之也虞夏未嘗無詩帝臯之賡歌五子之歌書載之矣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之解舊說謂時無所詠指陳靈以後無詩朱子云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將國風不得稱詩乎作蓋著作之作非作始之作也春秋之作始與絕筆獲麟之故杜氏之說近之歐陽子直付之不知以為孔子著書隨其所得而刪修之書詩春秋皆然學者無所用心乎此亦太不求甚解矣儀禮由冠昏迄喪祭人之始終也禮記集於漢人篇次本無條貫其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首曲禮蓋使人謹小慎微下學而上達以造動容周旋中禮之詣也此則五經之始終也

鄭學之紕謬者六天郊邱祖禘之說以緯亂經好取漢制以證經又強改經文以合己意朱注之未厭人意者盡斥詩序也易之卦變也二儒在當時皆不免于疵議虞翻謂鄭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王肅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之虞王之書惜不傳後朱子不惟象山陸氏與之抵牾東萊呂氏亦復盡各陳君舉有詩說朱子欲觀之陳不肯出貽書云長者前有長樂之事後有臨川之辨永康往還劬數千言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其本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觀其言當日之不

皆信從可知然自唐詔孔穎達等為義疏毛詩三禮一宗鄭氏而他家悉廢明以來經義取士專用朱注而鄭孔之學又悉度闕矣

傳注別名 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注毛詩曰箋者或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元是郡人故以為敬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也趙岐為孟子章句章者明也總義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朱子于論語孟子曰集註于大學中庸曰章句者并校定其章次也漢書藝文志有曰故者通其指義也有曰微者釋其微指也有曰說者說其旨義也又曰通如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劉知幾史通韓滉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春秋通先已有注復逐條疏解之者曰疏亦曰正義序有別名題辭者趙岐孟子題辭張鎰云岐尚異故不謂之序也

六藝 所指有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莊子天運篇史記伯夷傳漢書藝文志所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史記前後漢書也三史之名由來已久三國志注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又吳錄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所謂三史史記及前後漢史書耳今似以諸史之中三家尤長而得名失之遠矣

大學古本 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下接所

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無所不用其極下接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下接所謂修身以後無異 李安溪云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為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于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安溪以此謂知之至也已上為第一章此謂之本已上為第二章後四章如今分段共六章

洪範訂本 金仁山于五曰厯數之下繫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為五紀之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即繫以無偏無陂

掌錄卷上

五

古書雜亂

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為天下王為箕子傳詞高明柔克下即接七稽疑蒙恆風若下即接九五福而以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繫焉為五福之傳文六極六曰弱下以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繫焉為五福六極之總傳

九鼎 古器莫著於九鼎禹之鑄武王之遷皆見左傳楚莊王問其大小重輕戰國齊秦皆覬覦焉顏率極言其重大以止齊王之欲張儀說秦伐韓以臨周則九鼎寶器必出所謂貪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九鼎之為衰周禍甚矣威烈王時九鼎震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入於秦一飛入泗水始皇二十年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飛入泗水之說甚怪然

能震即能飛二千餘年之物神靈式憑何所不可或疑周人以其害己而投諸水非果飛也然投則俱投止投其一禍根終未絕且是時周儕于匹夫何敢誑秦以速滅亡耶其入秦八鼎向後寂然無聞曾不如祖龍玉璽漢武承露金人岐陽石鼓尚有遷移傳滅可考將銷鑄金人耶沒者尚欲出之豈在者反銷之若毀干項羽之火耶史莫載何也

七書 宋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神宗時復置元豐中頒七書于武學司馬法三略上中六韜文武龍虎豹犬孫武子吳子尉繚子李衛公問對

掌錄卷上

六

古書雜亂

古書雜亂 顏氏家訓云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郡常山奉高真定等郡縣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李斯所造而有漢兼天下云云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子欽作頌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嫫是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宋潛溪謂素問傳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于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也

曆書 曆書有作於前代而世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有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有撥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

喜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鵬冠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或飯牛而相經著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有憚于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類有恥于自名而偽者和凝香奩之類有襲取于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有假重于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有惡其人而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有惡其人而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鑿度及諸緯書之類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

掌錄卷上

七 廣雅書局采

炫魯史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公屬草未成後人偽

補行世見朱子語錄有本無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

漢成徵古尚書張霸偽造舜典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

易劉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後事發霸幾死而炫竟抵

罪 明姚士粦叔祥偽撰於陵子豐坊偽撰子貢詩傳箕子

朝鮮本尚書徐市倭國本尚書王逢原偽撰黃憲天祿閣外

史鄭昂偽撰蘇注杜詩陳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

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偽撰逸嘗以草示奉常

公云

古文小學 二者皆有異義尚書今文古文之分文字之文謂

點畫形象也對時下之文而言者篇章之文史記五帝紀贊

不離古文者近是世表贊古文咸不同年表贊為成學治古文要刪焉蓋謂三代以上之文也後人摹古為文亦謂古文韓昌黎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也唐文粹另立古文一條以統雜著殊為未妥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故凡字書謂之小學漢書藝文志小學三十五篇是也朱子編小學書而其名屬于洒掃應對之節矣

隸古 孔壁所出之書皆古文孔安國變而為隸以隸存古謂之隸古

隸書 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自

掌錄卷上

八 廣雅書局采

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

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

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蓋自不能分也

正統 正統之說無聞於古自王猛符融諫苻堅伐晉有此說

歐陽修始立論以明之謂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東晉後

魏之際五代之際而斷為正統有絕有續章氏又有霸統之

別蘇子瞻辨章說之非以全歐陽之說而謂歐陽之論猶有

異乎己者歐陽子重與之己輕與之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

下云爾不為聖人之盛節雖舉而加之篡君不為過夫既不

為聖人之盛節則亦何必立此名而論之而辨之哉此蘇氏

言外之意也儲同人亦云輕與之不若并其所標之名而去

之蓋統分正否是必窮之論也但可曰偏全耳

族譜 族譜有名者稱歐陽氏蘇氏歐譜詢生通自通三世生
珠為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
保全珠以下譜亡自珠八世生萬為安福令公于安福為九
世孫以時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珠
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為十八世恐無是理歐
陽氏無他族混淆尚腕誤如此蘇氏自高祖以上世次俱不
可考眉山有蘇由于長史味道譜尚闕之顧遠追陸終昆吾
茫渺難稽之世可謂無聊之甚矣

姓氏宗族望房 三代時有姓氏宗族之別天子因生以賜姓

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

掌錄卷上

九

廣雅書局宋

嬴妣姚媽姑妣之類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或氏于國則齊
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
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事
則巫卜匠陶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又可謂之族左傳羽父
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是也然族無不同氏氏有不
同族如八元八愷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
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
謂之七族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
也宗有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其繼別子者也有五世則遷之
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也一人之身有五宗大宗一也宗其繼
高祖者二也繼曾祖者三也繼祖者四也繼禰者五也大宗

之所統廣族又其支分故叔向曰盼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

在而已姓以系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為氏之
所萃聚宗則所以綱維而聯絡之氏族近而易考姓遠而難
稽故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三代而下無復氏族
之分通謂之姓而已魏立中正品第人物上品無寒門下品
無世胄晉宋尤重門第有甲乙丙丁四姓用官爵為差于是
郡望著焉如琅邪王隴西李彭城劉之類也望別而為房猶
氏之別而為族云爾歐氏譜系世經人緣用史家年表
式蘇氏系聯派屬用禮家宗圖式

九族三族 古尚書說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鄭元注禮云三

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此純以父族言所謂親親以三

掌錄卷上

十

廣雅書局宋

妻族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注左傳親其九族又純指
外親言秦有夷三族之刑以三黨為三族經說不畫一枉死
幾許人矣
六親 賈誼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
昆弟也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母以子貴 此公羊傳文也穀梁則以為妾母子子祭于孫止
考仲子之宮疏云公羊左氏妾子為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
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
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也鄭元云公子公之庶子是貴賤之序適庶全別安得庶子
為君即同適夫人乎按穀梁是也公羊非也然母以子貴自

春秋已來奉爲定制矣考禮所生母服公子當父在時則練冠云云父卒得服大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亡得申至三年士之庶子雖父在爲母皆如眾人所以不同者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故公子爲所厭降士卑則無厭也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則公子而繼統雖父歿亦不得服其母大功而惟服總也後世喪服無復厭降及爲後之別貴賤一體唐太宗加母服三年不論父存歿明又易齊爲斬與父全同唐末加生母慈母服明洪武七年孫貴妃薨無子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敕凡庶子爲母服三年眾子爲庶母皆期自是生母與君母一矣

掌錄卷上

十一

廣雅書局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宋楊傑誌劉之道輝墓云祖夫人卒之道以適孫乞解官承重服府尹王贊留之曰按著令凡適孫爲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子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重喪何遽哀號杖而後起乎之道曰輝聞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重正適而尊祖考也國朝封爵令文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豈有處貴者之後則封爵先于適孫在凶喪之際則重服止諸叔父耶下禮官議以輝爲然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自輝始輝卽劉畿爲太學蒞體之文見黜于歐陽公而改名得第者也

父命冠母命嫁孟子約略之辭實無確據儀禮士冠不著父命之文但有賓三加之祝辭及字辭醴辭父不親命而出于賓

之口所謂古者不親教子也女子之嫁按士昏禮父醴女而侯迎者西面戒之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施衿結帨母命之庶母又施盤申父母之命父固亦命其女矣 婚禮用羊 晉書禮志云鄭氏婚物贊云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未始也 聘婦稱茶禮者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

贊 相見用贊古禮平敵之贊不受士相見禮賓稱贊主辭而後受見畢仍還之若士見于大夫則終辭其贊以將不親荅也卑見于尊者之贊受而食之周官司士掌擯士者膳其贊鄭注謂王食其所執羔雁之贊也童子于師長婦于舅姑當亦受而食之矣童子之贊悉用束脩婦人之贊皆取其名以

掌錄卷上

十二

廣雅書局

示敬栗取戰栗棗取早起脩取自脩榛聲近虔取虔于事今婚姻禮物名聲假借吉祥善事蓋本於此

官銜 亦云頭銜王阮亭云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云銜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于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卽其義也此臆說無所據 拜官曰除筆談云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易曰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目下而上亦更除之義

科目科甲 科目之稱以其有目也唐凡八十餘目其中有道

俾伊呂科臨難不顧殉節置邦科之類舉者與應舉者亦難矣哉漢武帝時分甲科乙科丙科今無乙丙而統謂之甲以一二三區其等宋登科錄朱紫陽紹興十八年文信國寶祐四年兩榜皆有四甲五甲朱子居五甲第九十名科名之前後不足計較亦可知矣

出身 出身之名不見前史明始有進士出身之賜夫以出身區流品之清濁高下拘墟之見也兩漢儒生掾史官察俱出一途文翁化蜀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還歸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後武帝興太學爲博士官置弟子其選舉補官之法約仿文翁初意元帝置五經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百石卒史兩漢名公卿多從郡縣吏起家非若後世學校與衙門判分兩種人物也

入仕 吳梅村文云唐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又出身後常十年不得官惟宋之榜額數倍于唐即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輒近沿其制明由初祀以迄末造凡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

教官 宋景濂云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隸朝廷也其命於朝廷自熙寧中始

縉紳 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摺之于腰帶所謂縉紳之士摺笏而垂紳帶也亦曰縉紳禮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以

備遺忘而已後乃執以爲禮唐元宗設笏囊不復摺之帶間禮服 在首者別之爲冕弁冠通謂之冠冕制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布衣之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

寸三分故取其儗而謂之冕爵弁制大同惟爲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爲冕而其等於冕凡用布升數冠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衣裳之制虞十二章衣裳各六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旌減爲九章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于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于裳九者備謂之衮衣衮者言龍形卷曲也自華蟲以下凡七章謂之鷩衣自宗彝以下登藻粉米于衣而裳惟黼黻凡五章謂之毳衣衣粉米裳黼黻凡三章謂之絺衣衣無文裳惟刺黻一章而已謂之元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衣公之服自衮而下侯伯自鷩而下子男自毳而下孤自絺而下卿大夫元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衮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旒所垂之玉數如其旒皆降殺以兩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衣之有元端其色則元其幅則端用正幅不斜裁在衣爲端在裳爲帷皆有襜褕而無殺縫私居之深衣及裳則殺之凡衣與冠同色自衮衣下至元端章甫其色無非元者衣正色裳間色裳與鞢屨同色婦人則衣裳同色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爲視朝之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 天子祭以冕諸侯朝天子以冕助祭以冕自祭用元冕大夫助祭亦冕

而自祭用朝服士自祭用元端助祭用爵弁親迎之用爵弁
所謂攝盛也

衰經 布八十縷為一升升言登也登者成也凡織經之法縷
縷相登上乃成縷布朝服十五升千二百縷也斬衰三升齊
衰五升斬衰不緝齊則緝之大功衰者加鍛治之功但麤治
而已小功衰是用功細小者也總衰者布細而疏謂之總治
其縷如小功而升數少于小功總麻衰者縷之細如絲升數
如朝服而縷數減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也錫衰者麻之
滑易者也升縷同總但治布不治縷所謂有事其布無事其
縷也疑衰者比朝服十五升減一而已言擬於吉也衰之為
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義廣四寸長六寸綴之于心經之

掌錄卷上

五

廣雅書局

為言實也表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經象頰項要經象大帶有
苴經麻之有子者其色苴惡有牡麻經象麻無子者也象是
好色

喪拜 周禮大祝辨九擗五曰吉擗六曰凶擗注疏云吉拜拜
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般之凶拜周以其拜先作
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為之其拜體與頓首相近
故謂之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是喪拜無不稽
顙但以喪之重輕為拜之先後至于稽首為臣見君之拜雖
俱作稽留而首與顙各別不可混為喪拜吳下喪帖稱子稽
顙拜孫稽首拜亦失考矣準古禮孫當拜稽顙耳又有專書
稽顙者是比于未為後故不成拜也亦屬無謂喪服小記大

夫弔之雖總必稽顙謂先稽顙而後拜也凡禮文稱稽顙皆
是先稽顙者

借吉 吳俗謂之乘凶按唐書張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
可成禮帝許之右拾遺蔣乂諫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
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而嫁
不聞男冒凶而娶是則乘凶之謬其來已久然未有男乘凶
而娶者也

割股 唐書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
疾自是民間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

吳俗告喪親年在七十上下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
之見也范甯注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于

掌錄卷上

共

廣雅書局

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
而曰不祿者臣子之于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
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
俚俗之惑

墓祭 墓祭非古然禮記曾子問篇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
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則
禮固有祭於墓者矣至漢明帝時朝原陵而墓祭益為
常典若周官冢人職所謂祭墓為尸此謂有故而禱于土神
非祭其先也

避諱 聞名心瞿孝子之思也過當之為如唐人良可怪異高
錯知貢舉裴皇之子德融登科而人以為大感以錯姓犯其

家諱也崔龜從之子殷夢知舉歸仁滿屬其弟殷夢遂欲辭
官以其姓犯家諱也李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物論紛然韓
公若辯正之反目爲紕繆劉昫作傳亦以斥愈蓋當時以爲
禮教固然矣宋人劉溫叟父名岳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不
御石器二者甚難人稍稍譏之至今日而家諱之避全不講
矣觀過知仁古人不可輕笑

婦人名 古婦人亦有名禮記內諱不出門孔子母名徵在後
世子孫稱其妣但言某姓不言姓某氏若卽以氏爲名而諱
之者然蓋原於春秋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依左傳隱公母
也爲公故曰君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又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皆以氏字作鄭重用故子孫不敢稱也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慶壽 古隨時可爲壽無以生辰者唐明皇置千秋節後每帝
皆以生辰立節風被臣庶其慶壽之造端歟至宋孝宗爲壽
皇壽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因有增年冒
恩者臺臣論列嚴保任之制其時貴賤上下通重慶壽可知
矣自是以來壽詩壽文投贈稠疊饋遺筵宴煩費不啻施報
往來奔走不暇若立爲限制私家六十歲起十年一慶在官
不得行此禮亦省事寧人之一端也

六朝暨唐文體多用裝頭顏黃門所謂博士賣鹽書券三紙未
有驢字令人氣塞者也張伯玉屬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前多
鋪敘張不愜意自爲之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

經也歐陽公醉翁亭記先述勝境至于累幅後一掃去曰環
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皆翦截浮沈不用裝頭之
法柳子厚議韓昌黎平淮西碑以爲若我爲之使用興師伐
叛說起此又失之過當文章自有原委蒙頭蓋面固不可輕
率徑突亦非宜韓文固無可議也

天地之祭宜合宜分祭地與社是一是二千古紛紛不決請以
召誥之文斷之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烏得二
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
別于祭地明甚謂社卽祭地者據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
分祭者據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自漢不若準尙書之爲的
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當亦兼祭地在內豈有攝位而不並告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天地又豈可以望于山川卽當祭地若云召誥之文乃因事
告祭而非正祭正祭宜從大司樂卽如其說亦見或合或分
原無不可不必執一而廢一矣

廟號 尙書舜格于文祖受命于神宗歸格于藝祖此卽廟號
也商有三宗見于無逸篇周不立號文武世室便是不祧之
宗漢二祖四宗和安順桓先亦稱宗後爲有司奏罷之魏三
祖晉三祖六宗祖宗之稱始濫矣唐宋自太祖而下固不稱
宗漢光武除新莽中興故號世祖明文皇以革除而稱祖又
奚爲者要之開創稱祖守成稱宗祖有數而宗無數有德則
宗之非謂宗遜乎祖必稱祖而後致崇極也

廟像東向 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尸几筵在西祭者西

向漢晉春秋載章帝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意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非神道尙右之意矣古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按元楊奐煥然論祠堂石室謂五廟七廟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無所見朱文公中庸或問中所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韓文及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所在奐于長安觀杜岐公家廟于汴梁考太廟制度凡石室並皆西壁此可見神道尙右尸主石室皆坐西向東矣朱文公家禮圖說石室在北架即開元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遷神南面之義元制始以太祖居中而謂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

東面 古惟人君聽治之位南面餘皆以東面為尊廟主必坐西向東鴻門之宴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說苑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西面等禮相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可見東面最為驕倨北面最為卑屈坐東向南乃是主位與今日正相反也

孔子世家 萬曆己卯山東鄉試對策辨史記孔子世家之抵

悟者數條其不覈理者有五焉圍成不克也父已葬而疑其墓處也母歿而殯之衢也為高子家臣以通于景公也要盟無適衛而遂適衛也其辨圍成曰左傳定公十二年魯墮郕墮費而史記以為十三年史記誤也史記年表書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不書月孔子世家又以為定公十四年去魯是自為矛盾矣借曰非史記誤也則定公十三年衛靈公之三十六年也衛世家書孔子來祿之如魯安得謂十四年始去魯也孔子之去殆圍成之前也何者定公十二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于是仲孫何忌協謀墮郕與費三月政行齊人懼遺女樂沮之孔子有去志適值十月上辛魯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迨十二月而後有圍成之舉則孔子既去魯矣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不得以不量事勢嘗試為之以致輕發頓威疑大聖人舉動也適齊而臣高昭子以通景公無論脂韋希合聖人而為之異日何以折王孫賈而卻彌子瑕且魯昭之二十年齊景公晏嬰不嘗問禮夫子乎公大悅而嬰與夫子深結矣夫子誠去魯適齊彼其君臣固日望焉而得夫子恨晚者也胡用由高子而通也衛靈毫而昏毋足與計適之矣為及厄于蒲而弟子公良孺者勇而疾鬪蒲人懼矣即無盟可脫身行矣蒲可無盟也衛可無適也而必且背盟以適之何也作春秋而魯叛盟則書鄭逃盟則書聖人之惡負盟若此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訓天下至于少孤不知父墓或云母為誰之夫母奚為而誰也然猶可諉曰童也微在之歿是時孔子年十六或

曰二十四矣猶俟夫耶曼父之母告之而後得合空焉解者曰蓋其憤也則胡不先徵在之未歿而謀之也徵在存而孔子不以問孔子長矣而徵在不以告皆理之不可解者也小司馬氏曲傳其說曰徵在嫌于少寡紇之葬徵在不知也吁何誕也殯而暴之衢幸或告之耳設無復之而告也則客喪之辱安歸哉耶人之母之說又胡以必其確然而無疑也此五者遷之不覈事理而輕信之失也又有不覈年者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或二十一年十一月或十月蓋公羊穀梁賈逵服虔社預司馬貞所互執者也當其適周問禮南宮适年才十歲安能從也畏匡之時甯武子老且卒矣安得藉之以脫圍也不試故藝蓋精乎技矣乃年六十而後學琴師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襄此何以云也夫年苟不覈則孔子贊臧紇似鼠之對才二歲耳贊子產侵小之對才三歲耳贊邱成子反璧孫林父擊鐘樂喜哀介夫與夫南牆西潦諸事皆不滿十歲耳可遂據以為當日事耶雖然書傳所載一覈其年則可疑者甚多矣顏子不生於魯昭公之二十一年蓋二十九年也如二十一年其算當不若是之促也子思年六十二而前及與孔子相問答後及為魯繆公師是壽蓋九十餘也孟子年八十四然譜謂終於赧王二十六年逆推之至安王十七年又九十七歲也非皆可疑者乎太抵春秋左傳可憑者什之九家語十之五他若荀況孔叢子呂覽諸書多不可為典要此潘氏通紀季本氏圖譜及編年所以交互考訂以補前人之紕繆者

也

崇禮孔子 漢高帝以太牢祀曲阜是時即故宅為廟他無廟也成帝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以繼殷後非專為孔子也元魏以孔子後為崇聖大夫始官聖裔唐武德年國子監始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皆有廟太宗罷周公祀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學校始專祀孔子又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此從祀之始元宗改顏淵諸從祀者為坐像內出袞冕服衣之又詔門弟子皆從祀列于左邱明諸人之上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宋真宗追封孔子父母妻仁宗改封孔氏世為衍聖公神宗升孟子侑坐徽宗以子思從祀度宗以顏曾思孟並配升子張于十哲四配十哲于是乎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定元武宗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文宗封叔梁紇為啟聖公顏子復聖公會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明太祖命去封爵諡號直稱至聖先師孔子肅宗用張璠議立啟聖祠祀叔梁紇以四配之父從祀焉 本朝雍正年加封五代尊崇之典大備無以復加矣

關壯繆 漢壽亭侯者羽解白馬之圍曹操所表封也壯繆侯者後主所追諡也忠武王宋宗時封號也帝君者明神宗封福藩時有靈應而尊崇之也宜稱漢前將軍壯繆侯為正侯之廟食美西漢集中備言之云侯之祠在當陽者始于陳光大中唐正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遺廟董挺記之相傳為其寺伽藍則因緣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

銘所爲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爲宋大中祥符時建此二廟特其生歿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賜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命立廟唐順之記謂侯廟盛于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當嘉靖前大江以南尙未有祀公者矣今聞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姜之文云爾雍正年命府州縣皆立廟春秋有司祭以太牢禮秩幾與孔子相埒神之顯晦其亦有時乎

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在萬曆四十二年至天啟四年始詔海內遵行

道學性理 道學二字見于大學非後來所稱之義後來所稱乃出于宋孝宗時鄭丙陳賈上疏標此名以詆訾朱子猶之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朋黨云爾豈可以讒邪謗誹之名爲正名而史家特立道學傳乎且二字文義亦欠順學道則當矣道學何謂耶性卽理也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而明永樂時脩性理大全一書何爲者且性理無所不包字義與乾坤六合相似可得云大全乎以此名書良亦慎矣

內外 如云外本內末內中國而外四夷是重輕崇抑之分也餘若莊子所謂內聖外王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漢時人以緯書爲內學釋氏以梵夾爲內典諸子多于一書而自分爲內篇外篇者大抵以內爲精微外爲粗顯內爲本體外爲作用內爲心性外爲形迹內爲正業外爲緒餘自內外分而道始裂作違家云迹非吾心也迹可以無所不至而不病乎其心

矣漢學者云有體而無用也用可以出于體而體爲無用之物矣請正以子思之言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不曰內外而曰外內見其無可區分也張子云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吾以爲聖人亦不言內外言內外諸子之陋也

朱陸異同 王陽明著朱子晚年定論發源于趙東山訪對江右六君子策謂朱子答項平甫有反身用力去短集長之語陸子靜祭呂伯恭有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豈鷺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暮歲則其精義微言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蓋意料未定之辭陽明遂鑿定時日以牽合其始異終同之說然其答羅整庵書云中問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

年者亦已自露敗闕矣陳清瀾學部通辯糾正最密

朱子 史載唐仲友與呂祖謙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主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游天台狎營妓嚴蕊屬仲友爲脫籍仲友問蕊汝從陳秀才能忍飢乎蕊不果脫亮大恨請于熹言仲友誚之熹爲提舉撫拾仲友事言其與蕊爲濫逮蕊實之蕊備受箠楚獄吏誘之承蕊云縱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于一再受杖人皆重之史事果信則朱子亦有德于妓言矣阮亭雜錄載艾集之言曰王安石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極詆蘇文忠謂得行其志禍更甚于安石于安石則末滅其已著之罪于文忠則巧索其未形之釅不特此也秦檜之奸乃稱其有骨力岳忠

武之死乃譏之為橫夫朱子所以甘心于蘇氏者以蜀洛之黨也并斥蘇門秦觀李廌浮誕輕佻不齒士類以為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惠卿不取秦少游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而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友誼可謂無偏黨之私心乎再遷父章齋先生之葬又安其母祝夫人于他處地理是信亦為可議云

朱子著述 其成書先後家禮成於四十一歲通鑑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成于四十三歲論孟集註周易本義詩傳成于四十八歲易學啟蒙孝經刊誤成于五十七歲小學成于五十八歲序大學中庸章句在六十歲楚辭集註成于六十六歲韓文考異成于六十八歲作書傳未竟口授蔡沈足成之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宋

在六十九歲至七十一歲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是年卒

上書式 秦漢人臣上書天子云昧死云死罪蓋緣觀禮三享事畢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註云右肉袒者刑施于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肉袒請罪為臣下觀君之常儀則其稱死罪宜矣後代去此稱以其不祥也

文集式 劉禹錫序呂溫文集云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荀卿亦後其賦故予先後視一書今刻集先詩賦未知此義

文體 昔人語文體以時地而異有可為前車之鑒者癸辛雜志云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道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

乾道體人才清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于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為變體奇詭浮豔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以至于亡又元虞伯生敘南昌劉應文文稿云江西之境山奇秀水清寫人文能脫略鄙朴之質振作靡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于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為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突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宋

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嗚呼此何為者哉大抵其人于學無所聞于德無所畜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惟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右兩論俱足聳聽又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厯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坊刻 筆談云印板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慶厯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時文之有坊刻楊彝子常謂十八房之刻自萬厯壬辰鈞元錄始

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曰房稿曰行卷曰社稿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建于朝省非士子肄業之所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宋初宋城富人曹誠者首捐私錢建書院即成同文舊居為之學規曲盡人情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府書院由此書院寢盛所謂四大書院者睢陽石鼓岳麓白鹿洞是也白鹿洞本唐李渤讀書處南唐即其地為學朱子為郡斥而大之來學之盛出他書院右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明東林標黨時曾遭禁毀至 國朝雍正年奉 詔開建乾隆 詔又比諸古侯國之學焉

掌錄卷上

毛

廣雅書局

草堂 文選注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然則杜工部草堂亦以在蜀故納名焉非漫然者高齋十學士 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爍約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

大庾十才子 王阮亭云十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湓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及皆不可知

宋元詩僧 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洲簡長壽城惟鳳江東宇昭我媚懷古淮南惠崇見六一詩話周輝清波雜誌

宏治七子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正卿王廷相邊貢嘉靖七子 謝榛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榛而進吳國倫又益以俞曰德張佳胤是為後七子

柳枝詞 柳枝詞白樂天為妾小蠻而作託意于詠柳屬和者只詠柳而已竹枝詞始于劉禹錫本是建平里中兒歌名禹錫病其儉儻不可分故更其詞止言風土與竹枝全無涉小杜云吳姬爭唱竹枝歌張籍江南行云夜唱竹枝留北客竹

掌錄卷上

天

廣雅書局

枝之流韻廣矣楊廉夫有西湖竹枝詞王漁洋云前人亦有 一二專咏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 橘枝詞

西崑體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江西詩派 劉後村江西詩派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哀詔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

詩存者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父王父身均父二謝無 幼二林子來真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

和詩 古詩有倡和有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

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唱之韻然不以次始有次韻一如其韻之次級自元白微之所謂戲韻別構新辭蓋欲以難相挑耳後皮陸踵其體天下從之然止用之律詩也東坡則古詩輒次韻矣追和陶詩亦次其韻矣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聯句起自柏梁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輓轡體

詩家用字 錢飲光云凡一字異音而異義者詩家用字當音與義合不得假借然古人亦有假借者即如一中字中興之中平聲中酒之中去聲杜詩百年垂死中興時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卻作去聲用錢氏因之謂本當作去聲然而杜

掌錄卷上

元

廣雅書局

詩他處如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漢業中興主韋經亞相傳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四中字未嘗不平聲用也中酒應去聲而唐詩氣味如中酒東坡詩臣今時復一中之皆作平聲用錢氏亦云中酒之中宜作平聲恐未然也殆是詩家假借用之耳清濁之清杜詩每以對黑白等何況本同此字而不得相拘矣又如刺史諸侯貴官列宿應以感應之應作平聲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以患難之難為平聲到此應當循相留可判年義與縱飲久判人其醉先判一飲醉如泥同義而作判斷之去聲用俱假借而謬於義者也

西洋算法 陸 西學有幾何用法見崇正厯書中蓋詳

論勾股之法也嘉慶孫中丞火東更為詳註推衍極其精妙火東與徐光啟李之藻稱利瑪竇三大弟子遠西則蘇會士羅雅谷撰算一卷 姚江黃宗義曰勾股之學其精為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功之遺術六藝之一也自後學者不講方技家遂私之緣飾以為神人指授吾儒一切冒之以理反為所笑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星西洋改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八線割圓為三角中土人讓之為獨絕闕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數百年來精於其學者元李治之測圓海鏡明顧憲成之弧矢算術周雲淵之神道大論唐荆川之數論不過數人而已 宣城諸生梅文鼎字定九著中西算學通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

掌錄卷上

辛

廣雅書局

老先生大和尚 老先生之稱始見于賈誼傳陳止齋云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王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老先生之不易承當如此不知何時為進士詞林之通號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大和尚之名亦未易當也今沙門一坐方丈即泰然自居二者正相類

居士處士 禮記玉藻居士錦帶鄭元解為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鄉射禮徵惟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以其未仕有德自處故名處士君子唐杜牧送詩處士序云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國也居士處士名何容易世俗以居士為在

家修行之稱處士為無位者之通號僭矣

二十四氣之名古矣汲冢周書時訓解先雨水後驚蟄漢律麻志驚蟄在雨水前後改置雨水後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交春則水氣流行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也清明風為八風之一此風屬巽巽曰潔齋清明有潔齋之義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讀為上聲者非四月中小滿小如小往大來之小謂陰也四月為乾一陰初萌而曰滿者防微杜漸之戒也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為忙種為去聲者非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暑氣將止也讀作去非白露寒露秋屬金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宋

氣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也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小寒大寒由幽風一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先風寒後氣寒也

古今分地曰州曰服曰畿曰國曰郡曰縣曰道曰路曰府曰軍曰司曰省唐虞五服周十二畿其輿地畧同州分于黃帝虞十有二周復為九漢以刺史部州舉六條察郡三國至南朝州漸增置然皆在郡之上隋改州為郡唐州郡兼稱刺史與太守同明升州為府其隸府之州秩反居太守下此古今州制之變更也春秋以前郡屬於縣戰國以後縣屬於郡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郡與國錯置宋以來不復有郡稱漢司馬相如論蜀檄云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唐分道以

領州郡初止十道後益增多明以御史糾察十三道為科道之道外有司道之道分轄府州皆原于唐也路之名惟宋有之府之名始于唐置都督府分統諸州宋凡有藩封及巡幸之地乃升為府自明以來幾無不府之州矣省以元建行中書省而名軍以駐軍而名明設十三布政使司應名為司而省之號相沿以熟至今不改

國號不地元從劉秉宗之議也議云為秦為漢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陋習為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得毋少貶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

吳城八門 八門之名不同越絕書閭婁平蛇巫胥齊匠吳地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宋

記閭胥盤蛇婁匠齊下續經盤蛇閭胥婁葑將匠齊閭門象天通閭闔風也又名破楚門楚在西北也胥門取姑胥山為名或云抉子胥目懸此門故名按懸目東門而此門在西且門名皆子胥所命其說非也盤門亦作蟠門嘗刻木為蟠龍以厭越也以水陸縈迴屈曲改字為盤葑門以門外瀕水多葑田也亦曰封門取故永安縣封禺山為名亦曰鱗解門婁門以直秦婁縣而名別作嚠齊門為齊女望齊處平門一名巫門吳伐齊從此出軍因號平門一云巫咸所葬平巫聲相近故混又有赤門在盤葑之間以南面屬火得名

華山仙掌 巨靈高掌遠跡以流河曲見于張平子西京賦唐獨孤及仙掌銘極其形容王涯著論辨之謂峯有五崖

破崑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耳元王履遊記謂滄尚得于傳聞未嘗目見或遠望而未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片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寧有比壘破崑而列哉又嶽廟南崗大跡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鑄巨靈足三字力能擘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載其形乎且東峯掌形自峯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大手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耶觀履之記可知山川靈異之跡大抵影響無事實祇可供文墨士爲談助耳

佃戶 井田之制民十六受田六十歸田匹夫編戶皆上所養也天下宜無無田之人矣然而周禮以九職任萬民未嘗無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

間民無常職者國語云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是故有無田而佃人之田者也是故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

俚語 十翼有文言周公作爾雅文雅之由來尙矣馬遷史法必擇其言尤雅者間有直書本音如夥涉爲王沈沈臣期期不奉詔之類欲曲肖其人聲口非語當如是也揚雄方言自爲一書不參他用晉以後小說家有載俚語如寧馨阿儂咄咄怪事詩詞家多承用之終非莊語宋世大儒忽行一派道學俗語有所謂常惺惺活潑潑地腔子裏尋向上去黑窣窣地太極圈兒者不可枚舉高宗時陳公輔疏論世尙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鄙言

怪語非此類乎魏了翁答張洽書云惺惺如語錄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世俗語銘詞用此稍乖經雅欲易作存存嗚呼語錄行而文雅寒流弊至今時文用入孔孟口中矣

顛倒 識見之顛倒者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曾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莽合無不可之義邱瓊山謂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富鄭公以馮道爲大人王舒王以馮道爲伊尹蘇子瞻以程頤爲好考官白樂天宰相以爲不公考官歐陽修進士以爲不公行事之顛倒者三國時孫吳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宋宣和中敷沙門著冠爲道士南漢羣臣先爲宦官符融鎮燕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范甯守豫章起學臺爲刺史王凝之所糾元祐焚史記于國子尹天民爲教授取史記至歐陽集焚講堂下政和間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

符錄 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符籙之法其來已久不始于張道陵寇謙之也國語楚靈王拒諫者曰子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鬼中者鬼身也殤宮者小兒魂也此卽今樟柳人耳報法之所爲矣

七七 唐楊垂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于佛寺以申追福李翱病其傷禮論而去之喪之有七其來久矣明代載之會典校蠡海錄云七七之名蓋取十千循流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

日遇午為沖一至丑至七日遇未為沖餘倣此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亦此義也

三官 張魯為五斗米道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若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三官之名昉于此

神誕 廣海錄云神明乃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推擴則可以

通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于三月三日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岳生于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于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數也九天生于六月二十四日者六為陰數四六二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印

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始為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在生真年月也
斷屠行香 隋高祖仁壽二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皇帝后斷屠斷屠始見于此西溪叢語云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之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梁以祝壽行香石晉以國忌行香宋因之

釋道 佛經自漢明帝時西域攝摩騰等白馬馱來止于官寺

即寺立精舍處之故佛廬禱寺時楚王英首學其法竟以叛

諱魏黃初中中國人始有依佛戒剃髮為僧者晉明帝聽民

出家僧尼始眾劉宋始令沙門拜人主唐太宗始詔僧道拜

父母僧稱釋始于釋道安從釋迦之姓也釋迦二十八世為

達摩當蕭梁時自南天竺來止少林寺始開禪教稱初祖五

傳而南能北秀分頓漸兩宗度牒始給于唐明皇唐世世奉

佛僧懷義至為大總管僧不空爵國公御仗中有僧唐詩所

謂僧引百花間也黃老之學行于漢初而無道名張魯用其

祖道陵法以作賊至元魏太武奉道士寇謙之符籙始立天

師道場宋徽宗置道士級給以俸宋以前道士尚蓄妻孥太

宗始禁之真宗賜道陵後先生號元封道陵為天師明太祖

革之止曰真人古來人主奉道則絀佛魏太武誅沙門唐武

掌錄卷上

廣雅書局印

宗毀佛寺宋宣和年敕沙門為道士是也奉佛亦絀道高齊以道士為沙門元世祖焚毀道書是也佛道並黜者止見于

宇文周及唐武德時

西方 神仙傳云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

遂往流沙之西列仙傳云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流沙之西豈即佛氏西方極樂國歟東海有一神山反居水

下南越有建德國愈往而不知所窮西極之國有化人能易

人心慮與所謂往流沙之西者皆文士好事者之寓言而流

為丹青惑感之可歎也

南北宗 釋家有南北宗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為神秀是名漸

宗南為慧能是名頓宗後南分五宗臨濟最盛而北宗轉衰

畫家亦有南北宗南宗以王摩詰荆洪谷為祖開文人筆墨
游戲法元四大家皆宗之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為祖
極工整麗密之致南宋劉李夏馬四家明仇唐二家宗之亦
南盛而北微

佛學畫派 葉水心書楊文公眞筆遺教經後云自禪教既分
學者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略經教而求所
謂禪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夫學佛不由
持戒而欲至定慧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掃
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也王阮亭雜錄有云六朝人畫多
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註疏多詳于制
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義廢註疏而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

專言義理也合觀二條儒釋道藝風氣遷移同是由平實而
入高元自積累而變直捷若夫朱陸之分其猶禪宗之有南
北乎朱漸而陸頓者也

佛典見儒書 崔斯張吹景集云佛典中本師二字見史記樂
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管寧
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春屬見史記樊噲傳本作卷長老見
漢書宰官見郭象莊子註某甲見周禮鄭元註及應劭漢官
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稽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幢
字見方言西京東都一賦前字見釋名

龍 癸辛雜志云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零謂東方七宿為蒼龍
蛇乘龍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

又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
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虞
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也今按
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為太歲今
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余以為東
方蒼帝其精為龍盛德在木名雖三而其義同原耳龍星左
角為天田所謂農祥國語農祥辰正立春日也漢高祖合郡
國立靈星祠即祭天田之神以為民所穀也雍正年設龍王
廟祭以上春意亦本此是龍星之龍與行雨之龍無涉

掌錄卷上

三

廣雅書局

掌錄上終

尚書敘錄云聖人之書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詞格致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摹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鄭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吳草廬澄于尚書不信古文于詩宗朱子而斥小序謂訾毀周官者為愚陋以儀禮十七篇為正經居首小戴記中取二篇大戴記中取三篇鄭氏注內取三篇凡八篇為逸經奔喪也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刊

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投壺也公冠等三篇也儀禮傳十篇冠義也昏義也鄉飲酒義也射義也燕義也聘義也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不以入記射義一篇雜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劉原父所補覲禮之義闕然用大戴朝事一篇備其義而共為傳十篇焉小戴記除大學中庸不論投壺奔喪為逸經與冠昏等義為儀禮傳其外猶有三十六篇分為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雖駢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焉

羣雅 上林賦掄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困學紀聞云未出閣百詩云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男凡三十一篇以篇數言也

周行三訓 置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襄十五年左傳引詩云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解與卷耳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刊

同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無傳箋亦作列位言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齋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朱子繫訓為大道于鹿鳴義順于小東淺而少味既往既來與行彼語復至卷耳直以后妃為采桑婦豈左傳亦誤解乎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耐鄂足也鄂足猶華之光明則韡韡盛疏云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從來皆用箋解于兄弟相關朱子獨用傳說

飲酒溫克 箋云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疏云包裹曰蘊藉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作溫古字通用內則柔色以溫之鄭亦

以為藉諱

三江 國語子胥諫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曰環之則非松婁東三江可知矣故章註為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跋勝說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記春無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紀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予按孟子所謂秋陽以暴之亦夏時之夏也

春秋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

掌錄卷下

三

廣雅書局

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七等者州國字人名氏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皆見公羊傳疏

春秋書弒君 三十條除為內諱實弒而書卒者三襄七年十

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子駟使賊弒之而以瘧疾

赴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實為圍所弒 哀十年三月

戊辰齊侯陽生卒魯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卒 書盜殺者一哀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國弒者四文十八

年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

蒲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定十有三年冬薛弒其君比書國人弒者二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白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書妃匹 隱公已上娶于宋桓莊僖文宣成娶于齊襄娶于胡昭娶于吳定哀不著所娶歸貽考宮為妾僭適之始然稱名未假借也禘太廟致夫人由僖公尊妾母成風始後敬嬴定姒諡號儼然小君矣惟哀公母卒于哀公未立之前不得僭夫人耳母以子貴由來已久與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義正相反桓夫人淫亂賊夫莊公不懲復娶母黨丹楹刻桷極其媚悅連致篡弒之禍文夫人出姜子弒身歸宣夫人穆姜幾踵哀姜之轍徙居東宮何齊女之多不淑也僖娶齊襄

掌錄卷下

四

廣雅書局

娶胡昭娶吳不載其始定哀并不著所娶

書魯女 魯女之見于春秋者紀伯姬甫卒而國亡葬于魯國紀叔姬依叔于鄫完節可憫伯姬歸宋三國來勝季孫往致最為鄭重竟以災卒守禮不下堂得諡為共宜矣歸杞之伯姬朝子求婦辛勤結託可謂老婆心切歸齊之子叔姬子弒身執歸杞之叔姬見出而卒他如莒慶來迎叔姬宋蕩伯姬來逆婦郊伯姬來歸齊高固來迎子叔姬或嫁國君或嫁大夫無關大義遇防之季姬或以為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恐無是理左氏云來寧公怒節子不朝故遇防使朝其說近是僖九年秋伯姬卒文十二年春子叔姬卒不繫所適蓋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許嫁也左傳以叔姬為適杞見出故不

繫祀 欽定本辨其非書法或稱子或不稱子無成例女繫所適之國紀伯姬宋伯姬是也妾繫于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繫于子僖公成風是也

書祭祀 卜不從而不郊者三牛傷與死而不郊者二牛傷改卜牛而郊者二何魯郊之多故也豈非上帝不歆其僭而屢示警告乎常事不書書必有故書大雩者十一見旱也

書王室 自平至敬十二王書崩者九兼書葬者五而已此來告則書不來告則否往赴則書不赴則否之明證也歸賵二會葬二錫命三歸服一來聘八周之加禮于魯勤矣魯止兩朝于王所一如京師再遣使如京師而已子頹奸位子帶召狄王室大故也皆不見經出居于鄭書出而不書其入惟王

掌錄卷下

五

廣雅書局

孟子朝之事備書若非憑告而書胡以詳畧若此

春秋繁露 大司樂注引董仲舒語賈疏云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也

左傳發凡 左傳發凡以言例有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

公羊傳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時壽乃其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一門之內更五傳而後有書其先皆以意傳說耳故傳稱高為子公羊子注公易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由口授也穀梁又後出想亦非赤之所自為漢為公穀立博士而反紕左氏傳真不可解

禮記史載筆 國策為秦刀筆注云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是也非即以刀為筆謂蒙恬造筆者始用兔毫也筆之由來久矣

筵席几 敷陳曰筵即席之著地一重藉之曰席有再重三重設以憑者曰几長三尺高二尺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天子之位左右玉几其他則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尊彝舟鼎 灌用彝獻用尊舟是彝下臺若後世承盤尊有巽亦然 黃山谷語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八佾舞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杜注八八諸侯用六六大夫四人十六士二四夫舞

掌錄卷下

六

廣雅書局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宋太常傳隆議云舞以節八音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特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按照服虔注傳與隆同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八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毛鄭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朱子從之孔疏駁其說謂萬舞為干戚舞不兼羽籥以春秋萬人去籥為證然觀左傳將萬而問羽數則羽亦名萬矣總名之說為長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相去遠舞人多也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相去近舞人少也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禮記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聽

之周禮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禮朝廷不歷位與言
不踰階相揖而此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者通指相遇偕朝
班行未就時也 諸侯之上大夫卿以上大夫為卿也春秋
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周禮序官惟書卿
無上大夫則以上大夫為卿王朝亦然非特諸侯也天子六
卿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
空兼司寇下大夫五人司徒司空各二大夫司馬事省闕一
大夫此註疏說也方靈臯云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
小宗人小司寇也左傳夏父弗忌為宗伯司寇則臧紇嘗為
之不言小僭也冢宰職尊任重常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
夫故魯人稱季氏為冢宰鄭具六卿有冢宰僭也方說未知

掌錄卷下

七

廣雅書局

何據其在魯國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夫子
嘗為司寇其下大夫之小司寇歟

反坫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註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為之
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鄉飲酒是
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之間燕禮燕己之臣尊于東楹之間
奠爵于篚皆無坫兩君相敵則尊于兩楹間蓋與賓主夾之
也其他又有奠玉之坫明堂位崇坫康圭是也有皮食之坫
內則士於坫是也爾雅坳謂之坫郭注坳堂隅坫端也士冠
禮爵弁皮弁緇皮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禮工遷
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此皆堂隅
之坫也

佩 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
左宮羽佩玉有衝牙是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蓋謙不佩玉故
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也事佩者左紛悅右玦捍之類左五
右六左小右大也臣于君所必設佩齋則結其佩惟喪不
佩

端 正幅為端元端服即緇衣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諸
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之
制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修三尺三寸 六冕皆正幅
故亦名端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也以十五升布為
之是麻衣也惟冕服是緇衣五冕之色俱元故總稱元冕

掌錄卷下

八

廣雅書局

漬 韞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鞞鞞亦作芾君朱大夫素士
爵章皆象其裳之色其形下廣一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儒派 前代史傳經學家列儒林工詞章者為文苑宋濂王禕
修元史始合經學詞章總標之為儒林黃宗羲之論曰學問
之事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
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
技于是分文苑于外不以亂儒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
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防其流也未幾
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
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欲極其精
乎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所讀之書

不過經生之章句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猶且說同道
異自附于所謂道學者豈非迷之愈巧乎其論善矣

道號 黃東發云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于仕進者則

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理也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

尊其師也伊川則門人不敢指其師面以其地稱之也六一

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浩翁則罪謫中自託于

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謂張南軒朱
晦菴呂東萊近

世始多慕用之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

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一崑十洲等號

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

或為之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

雲陽君等之說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當今聖

世亦復有此怪事甚至可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

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東發名震慈溪人因人

以慈溪稱之故答書云爾古者生而命名五十始以伯仲稱

而有字按冠而字之以敬其名二十已有字矣人稱之則待

五十也俗下問人之字謙答云年幼蓋本此義自有號而僅

俗向人云大號大應是道聲之混耳一代之興則建大號此

豈可假借耶

稱謂 稱謂必盡沉于古違俗難行然不可不曉其本來如伯

父叔父天子以稱同姓諸侯不必是父之親兄弟有單稱父

者平王呼晉文侯曰父義和疏廣受一朝父子去歸其鄉是

六十四百八十五

也單稱伯叔者施于等夷詩叔兮伯兮侯王侯伯自伯之東

是也世俗重呼父遂止稱伯叔宋人講稱濮安懿王為皇伯

宜乎見笑于歐陽子矣兄弟之子猶子也姪乃對姑之稱左

傳姪其從姑是男姪諸侯娶夫人以娣姪從是女姪里俗伯

姪叔姪之稱不與之甚者也對兄言曰弟對先生長者言曰

弟子今師弟子省文曰師弟非宜也先生之稱通乎親疏親

則父兄疏則泛及于年高有德者其尤泛者或單稱先單稱

生今長者自稱亦曰生爾汝為賤簡之呼然周公告先王頻

呼爾對成王亦汝之祭廟告神亦汝之此蓋至敬無文不可

行于後世者也

稱遠祖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韋孟賁詩稱豕韋大彭見于

詩詞無足怪若竟以為頭銜如錢氏之自稱錢後人亦稚子

氣矣蓋做宋錢希白希白為吳越王裔吳越以彭祖為祖者

也唐祖老子加以元元皇帝之號宋偽造趙元朗而祖之謂

即司命真君避諱改元為真真武真宗皆以此也又何怪吳

越之祖彭祖而沿及于文章之士哉錢氏題吉州先世遺冊

云遊臨海謁先廟觀周成王享彭祖三喜鼎鼎足象東澗二

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故有此款識因自號

東澗遺老以誌之其果然歟否歟

二名 公羊昭六年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王莽禁二名東漢人無二名者非必遵莽

制從古禮也後來有名與字同者有名二而字反一者有父

學錄卷下

廣雅書局

子名字相類如兄弟者至于字外復有號宋潛溪云昉于晉流于唐極于宋至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且不一其號焉

史書天文 宋志云凡經星常宿中外宮前史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齊書仍其例甚得體要唐修晉書既詳載天體儀象等條隋書五代志又復載之徒充卷帙耳後漢書帝紀中書祥瑞之法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實則書見于某處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則書某處上言三代以後改朔者秦以十月爲歲首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唐武后建子肅宗上元二年亦建子

掌錄卷下

十一

廣雅書局

五六天地之中合人第求之于易繫辭傳終不得其解今溫漢書麻律乃明志云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陽氣施種于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以黃色名元氣著宮聲故曰黃鐘然則五六天地之中合蓋指五聲六律而言即黃鐘爲萬事根本之義也

三皇五帝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意所謂三皇也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小司馬補史記又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秦去古未遠博士之說爲近史記以黃帝顛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據世本大戴禮

大戴禮

也以少昊顛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宋胡五聖繫辭大傳也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元金仁山綱目前編從之又皇帝之號雖始秦始皇而甫刑已有之

歷代統系溫公通鑑秦自昭襄王五十二年繼周漢自高祖元年繼秦晉自泰始元年繼魏唐自武德元年繼隋朱子綱目秦始于始皇并六國之後漢始于滅楚之後晉始于平吳之後唐始于平羣盜之後隋則綱目與通鑑同起于開皇元年平陳之後

掌錄卷下

十二

廣雅書局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見于衛宏漢儀注晉灼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顏師古謂談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位之公報任安書云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則位丞相上之說尤疑非是明于慎行筆塵以爲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如唐宋螭頭記注之制在人主左右居丞相之上以記言動耳不見于百官表而見于儀注可以推矣此論足解千古之疑

年表體格 王僧孺被使撰譜訪劉杳以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爲得所未聞

年號 盤古以後所傳名氏無由徵信自伏羲至帝堯間有世系年數由堯甲辰始有甲子紀年改元之說託于尙書武成九年大統未集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自是魏

大戴禮

惠王有後元年見于竹書漢文惑方士曰卻復中之說更上七年為後元年景帝三元尙未有號年號始于武帝之建元十一代中一千五百三十年間一百二十三主改至三百餘元其不改者數君而已自明以來始不復改

紀日 古以干支紀日不以紀年其以月之盈虧紀日獨見于尙書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厥四月哉生明既生魄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六月庚午朏餘篇則否想一時史筆如此

數目字 文海披沙云今文書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叁字

掌錄卷下

廣雅書月五

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字亦無其字按東哲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黍娥之房黍即古七字太元七政亦作黍政何不作黍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文字音聲 泛言之則相通切言之則各別文為母字為子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字者滋也滋生如母之孕字其子也象形指事為文會意諧聲轉注為字假借則文字俱也四聲之分在齊梁間已前但辨五音聲為經縱調之音為緯橫調之單出為聲成文為音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漢魏以上之書無言韻者韻起于晉宋以下即古之所謂均也反切之學自西域來用三十六字母組攝盤旋于牙唇喉舌齒

聞括定抄忽不差忒于是聲病之說起而韻學益嚴以急焉嗜古者謂古之字寡聲多相通鄭氏箋注但云讀若某而已若據沈約韻而反改古音以就之是倒也古之字寡而形體極嚴後之字繁而形體惟尙便捷任意加減以悅目為工不復問六書之旨故韓退之有士大夫宜畧識字之請杜子美歎識字用心苦蘇子瞻每出必攜字書而明初徐維禔謙云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誠要言也

周子太極圖學者奉之侔于經矣田藝蘅留青日札有一則可備參詳者曰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凝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陰陽當以上下分不當以左右判動靜當以生中含不當以極後復其言甚為可參但曰雖曰未曰至此似有兩層時候又添

掌錄卷下

廣雅書月五

出語病來 人身先天後天之序 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蹻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張翕各有經紀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此先天也大戴禮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眇音田目貌家語作微照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焉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暗合音音照目童子精家語作暗合然

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情家語陰窮反陽故陰以陽

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訖二

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訖二七而化此後天之序也

東坡用事前人摘其誤處梅花絕句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

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陳後主張麗

華事而作齊東昏侯潘淑妃用之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

史記飲上池是扁鵲又云俄令司馬能鑿石柰有中郎解摸

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邱中郎摸金校尉又云市區收罷

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

彌陀也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與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

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以其時考之二

掌錄卷下

五

廣雅書局印

疏去位三人尙無恙也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輝而序點者

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韓文 文至昌黎人所不敢議孔子廟碑張文潛議之恐昌黎

亦無以應也予謂送孟東野序綜練變化章法初闢但其中

包羅廣大義脉有不相照顧者不得其平是全篇之主皇陶

禹伊周之鳴豈不得其平乎孔子之徒之鳴孟荀以道鳴皆

難言不得其平也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奚所不平乎惟

自鳴其不幸乃是不得其平耳列唐文章家未必是定論以

孟張繼禹皇諸鳴之後其亦諺云大話小結果矣

穀山于慎行云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

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

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一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詞不相蒙有擬

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

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短篇饒歌漢之黃

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元雲黃雀鈞竿四

篇辭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製饒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

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

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敘其開勛功德與漢曲本辭絕

不相蒙體製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

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饒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

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之後

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矣近

掌錄卷下

五

廣雅書局印

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摹擬詞旨典奧

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

橫以為奇僻古人有作當為見哂耳

柏梁詩 錢曾敏求記云淳熙年刊古文苑卷中載柏梁詩每

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字有姓有名者惟郭舍人東方朔耳

世所行註本古文苑于每句下各增名姓如周建德壺充國

王溫舒李成信所居官次俱與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時不相

符值古詩註仍其謬而不知也人以官次不相符之故幾疑

詩亦偽作知註書之關係不小

射禮名物 射侯之義禮記考工記皆於諸侯取意明齋王氏

云侯者言矢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也

其諸侯與侯字則皆從人而諧疾聲人在上作彖為諸侯
字人在旁作候為侯候字前人不識古文為射中得為諸侯
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其論甚高侯之的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侯道五十弓之制六尺量侯道以狸步五武成步中人
之武尺有二寸五武則六尺矣名狸步者狸之伺物正視遠
近發必中也今步弓之名昉于此承矢器曰楅亦曰箛其蓋
曰冰貯算器曰中射者立足處以丹墨畫之一縱一橫曰物
侯躬兩邊之直出者曰舌持舌繩繫侯于植者曰綱唱獲者
禦矢之物以革為之曰乏言矢于此匱乏不能去也亦曰容
言可以容身也象骨為之著于右巨指以鈎弦而開之曰遂
朱韋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曰拾亦曰射韋用朱韋韜于二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三四指以放弦使指不痛曰極韜三指故曰朱極三弓頭刻
而差邪似簫曰簫中央手把處曰附弓末以象骨飾之曰弭
金鏃翦羽去疾而必其入者曰鏃骨鏃不翦羽去舒而不傷
物者曰志謂君子志于中而不志于殺也

放生池始于唐肅宗乾元二年詔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
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東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
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
卿有碑銘 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
吳越有之是爾時天下尚不皆祀城隍神也

牲牢 牛羊豕三者兼謂之太牢羊豕二者謂之少牢止用一
牛謂之特牲其牲用犢天子以祭天諸侯以饗天子禮最重

所謂以少為貴也止一豕謂之特豚既卜吉謂之牲色純為
犧體全為牲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牲禘郊之事則有全豕
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半解其體升之于
房房大俎也體解節折之謂之折俎用之燕禮體薦用之饗
禮饗禮不食不飲立而不坐體最嚴肅折俎亦謂之殺烝以
飲酒為主食禮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為主饗食在廟燕在寢
初喪代哭 于禮有之儀禮士喪篇代哭不以官注云孝子始
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
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南史王秀之卒遺令世人以
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消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
靈吾當笑之此由相沿之過禮未始無助哭者也但應女喪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用女男喪用男男喪而用女犯敬姜內人行哭失聲之嫌矣
墓誌 吳均齊春秋云王儉謂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
之為王琳石誌然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碑文非石誌乎蓋
已盛于東漢時矣文詞之古推韓昌黎昌黎作張圓墓碣銘
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別無銘辭而曰是為銘盧東美襄
陽盧承李楚金三篇亦然然則不必誌自誌銘自銘而二者
備也銘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或長短句俱可用韻或換
或不換或隔句或全不用韻或為騷體或前敘交情而事迹
反見于銘要無定格若夫婦同時葬篇題止稱夫無及妻者
東坡于墓誌最嚴其祭張文定公云賦于天下未嘗誌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高于昌黎之說墓矣

塑像 或以佛教入中國而後有塑像非也國語越王以良金
寫范蠡之狀即裝塑之制矣至于畫像殷高宗以形旁求傅
說恐或用此范辭招魂像設君室即影堂之制矣

紙錢 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以紙寓錢為鬼事防
于唐元宗時王嶼以祠解中帝意而為之亦明器之遺也

世醫 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解三世為父子相承是
慎物調劑也今云世醫用此又一說三世者黃帝針灸神農

本草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宋景濂
以後說為是元至元中立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之廟以醫者

主其享祀亦取三世書之義易去素女至今醫家沿之
贈官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莊公元年

掌錄卷下

九 廣雅書局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後世懸綸密印之始也何休范甯
據禮緯含文嘉引九錫為注穀梁氏論之曰生服之死行之
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至于贈先代蓋本追王
上祀之義唐以上無此禮宋始有之其封贈大父母降父母
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以來一如本身不遞降殺人
子之心益遂矣但似宜以子孫所居之爵不當并贈以所任
之職

車兩馬匹 文心雕龍云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為用
蓋車貳佐乘馬僂駝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
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幣帛之數以四丈帛從兩
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五

匹為束得二十丈所謂束帛也

蜀學之最著者文翁常袞文翁守蜀選開敏小吏受學京師還
署右職以次察舉諸生出入閭閻傳教令從行縣吏民見而
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于是司馬王揚之倫出焉唐時閩越
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人皆為本州州佐縣令不肯北宦自常
袞為觀察禮秀民之能文辭者與為賓主游宴以矜耀之于
是俗相勸仕而舉進士自歐陽詹始三代以下所謂興文教
育人才大抵不外乎利誘而所得之才亦畧可觀矣

吳越田賦 五代史云剽剽弗堪吳越其尤楊士奇江氏桂巖
集序云錢氏奄有吳越習俗侈靡其賦稅加數倍錢之歸朝
也使其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沈諸河

掌錄卷下

三 廣雅書局

而自劾太宗怒欲殺之已而舍之後命王永均吳越田稅錢
氏舊稅五斗永更定為一斗江王二公之德大矣哉永之曾
孫珪

雲夢 高唐賦楚襄王夢見神女朝為行雲云云王阮亭批閱
文選謂從雲夢起意此說未經人道破小說家託言造事必
有所因宋玉開其端矣

行書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亦謂之秋卷
取其夏課而秋投之為來年春試之地其有前投不効而再
投者謂之溫卷柳子厚有上權補溫卷啟今之舉人與唐之
舉子異而舉人窗課謂之行書進士則謂之房書

脫白 宋太宗寵進士命于殿前釋褐著青袍始去重戴脫白

衣脫白之稱由此

乾坤鑿度託黃帝而為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為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下篇坤鑿度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之度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皆矯孔子而為言

泰同契漢世上虞人魏伯陽造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方士煉丹之書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晦翁與之游因為校正

公府移文稱牒 牒之名已見左傳王子朝之亂晉侯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肖晉士文伯折之乃受牒而歸

古語訂訛

掌錄卷下

三

廣雅書局

讀書 俗謂居喪為讀禮本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

禮也去喪祭字則與三年不為禮之義有礙夫喪三年不祭而讀祭禮者指喪中三虞二祥及禫之祭孝子所當盡心非宗廟之祭也廟祭吉禮也居喪廢業業是簞簞上版廢業不作樂也非請業請益之業故樂正司業唐歸崇敬云祭酒司

業之名非學官所宜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其說似拘實精考覈

形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于名實者耳寫作刑法之刑其訛久

矣

側室 左傳卿置側室又趙氏有側室曰穿謂支庶也稱子非稱母今移為妾之稱

納采 禮文是采擇之義采擇然後問 今於行幣稱納采訛為采色之采行幣乃古之納徵也

廟見 昏之明日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大夫以上禮多饗婦或在見婦之明日今所謂三朝也若舅姑已歿乃奠菜于廟未廟見而婦亡歸葬于女氏之黨今以三朝為廟見非本義也

一唱三歎 一人唱三人從而歎詠之非自唱自歎如三疊陽關之調也

密勿 本是黽勉之義今作宥密用非密勿從事不敢告勞之謂矣

掌錄卷下

三

廣雅書局

誕辰 詩誕彌厥月誕降嘉種諸誕字朱註為發語聲亦訓大書誕敷文德誕告萬方是也初無生義稱生日為誕辰失自唐人

椿萱 俗謂父為椿庭母為萱堂按莊子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非以比父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亦非以擬母背為北堂婦人所居以稱母尚可椿則無義矣今用如父子之為喬梓不知雅俗不同也

嚶鳴 嚶是鳴聲唐人作嚶字用早鶯出谷登第謂之遷鶯不知何以假借若此

景仰 景行大道也遠高山對俗言以景連仰不知何義時文

家慣用冰兢可笑正相類

叢脞 本是煩碎意惟元首叢脞下行臣職則股肱惰而萬事

墮今移情以解叢脞誤矣

作法於涼 左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涼是廉省不貪多非刻

薄之謂今誤解

高弟 漢書高弟弟子裁去弟字不成語矣對兄言為弟對師

長言為弟子師弟之稱俗誤也

完璧 世俗卻人饋物曰完璧曰歸趙所用事乃自不肯與仍

持而歸且非佳語應用左傳僂負羈饋重耳盤餐置璧受餐

反璧庶為近之若始皇本紀江神反璧又失之遠矣

鑿枘 習用鑿枘不相入不知枘本入鑿之物惟方枘納圓鑿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乃不可入耳此省文之難通者

搗染 出儀禮搗从手不從水以手取物而辨染之也音乳韓

文耳搗目染今訛從水旁

薪傳 莊子之意即釋氏輪迴所祖火傳于薪薪盡而火未始

盡人之生死似之今訛作道脈心傳如佛家傳燈之謂失之

遠矣

濫觴 家語江發岷山源可濫觴言始初微小後乃大也非波

漫之謂

盼響 上林賦盼響布寫師古曰盼響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

飛盼然響赴也所以云蟲飛者以說文云響知聲蟲也李善

注羽獵賦響如神云響如疾也響同響習同忽響本蟲名

以其羣飛有聲故義通于響今時文家訛混盼響失之愈遠

齊眉 孟光高舉食案齊己之眉所以敬禮其夫也今訛為偕

老比肩之意

烹鮮 老子治大國者如烹小鮮謂當順其自然惟恐傷之正

是敬慎之意與割雞之喻不同今訛作容易不值事解之

省試 宋時所謂省試者試于南省今之會試也其試于本地

謂之漕試轉運使主之元設行中書省于諸路故有省名明

已改為布政司矣今呼鄉試為省試入場為踏省門誤

帖括 帖經墨義掩其上下文止取中間一言半辭試其記誦

而不必兼通其義此唐試明經科法也自王安石為經義而

帖括廢矣謂經義為帖括非也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沈郎腰瘦 本隱侯自述衰老不堪之狀今訛作少年風月多

情用

潘輿 潘岳陷母刑戮反以板輿為養親盛事非

一麾出守 顏延之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是麾斥之麾

杜牧之詩手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為旌麾之麾

起復 臣有親喪不聽終服即起任職謂之起復非服滿為官

之稱

白頭如新 言相交到老終不相知也非久而敬之之義

諱名 名終則諱事在死後今問生人以尊諱悞

贈策 繞朝贈策方策也訛作鞭策

三門 佛地論云三解脱門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今寺院是

求至滄黎人居之故由三門入也俗訛為山門莫知其非

錚錚佼佼 光武稱赤眉降人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只是差勝他人之意今訛作絕色贊語

俗語討源

利市 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左傳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客作 今人謂傭工者為客作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

飽食而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曰

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不耐煩 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親家公 隋宇文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以私怨構李暉反

狀左驗明白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得全

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

人道我 鄒風願言則噫鄭箋云我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

如是我則噫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什物 後漢書注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

生之具為什物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 見宋書庾炳之傳

無萬 史記秦二世刻石文自太古始世無萬數漢書成帝紀

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胡者坐

殺更 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汪元量詩亂點連籌殺六

更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石敢當 史游急就篇擬設姓名中有石敢當

一佛出世 釋迦前有七佛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抱佛腳 孟東野詩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

老師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最為老師

大宗師 莊子內篇名

操刺 契丹耶律德光指劉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今謂勇猛

爽快者為操刺本此

養瘦馬 俗謂畜女妓為養瘦馬出白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

教小妓女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換一

主

居間 史記游俠傳洛陽人有相讐者邑中賢家居間者以十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數終不聽

寵君 國策復塗偵謂衛君曰臣夢見寵君

心狠 國語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盲湯 煎茶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故俗以未滾者曰盲湯

馬頭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勢注附岸

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兩榜 元仁宗從李孟之請始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

試分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今謂進士為

兩榜想由于此

點心 唐書鄭修之夫人顧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屬狗 公羊傳呼癸而屬之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其聲屬

屬由來久矣

馬 今戲具稱馬子本于禮記投壺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

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想象 韓非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

巧詐不如拙誠 遠水不救近火 俱出韓非子

小底 晉公談錄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有心力

渠們 史通渠們底個江右彼此之稱渠強思切漢書渠有其人乎唐書渠老一儒哉吳人呼彼之稱們音悶北人稱我們

咱們

掌錄卷下

老

廣雅書局

半子 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

弟今為半子也

令弟 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曾是自

美其弟非呼人弟

步頭 柳文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今俗有步頭錢

案酒 儀禮注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大大 孔叢子以少少之眾立大大之功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天殺 吳俗罵人曰天殺出莊子人間世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謂靈公太子

編曲 莊子大宗師篇或編曲或鼓琴今俗云編曲子

不肖切 漢書儒林傳趙賓為易云受于孟喜賓死喜因不肖

切

多謝 漢書趙尹列傳多謝問趙君注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道地 史記酷吏傳欲為道地言為之經營也

面白齟齬 出廣韻齟去聲

上頭 玉臺新詠今春半上頭

牢石 漢書佞倖傳牢耶石耶印何疊疊綬若若耶吳語厭惡

其人嗔之曰牢石意本于此

嚇我 桑柔詩既之陰女反子來赫箋口距人曰赫又莊子鴟

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哉

掌錄卷下

末

廣雅書局

開門授徒 見漢書儒林傳

飛黃騰踏 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瞻蛛

鑿糟 晉灼注漢書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鑿糟

五色無主 新序葉公好龍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 先見呂覽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

無主

鰕生 吳語譏人品卑瑣為鰕鰕小魚也史記漢王曰鰕生說

我拒關

不中用 秦始皇本紀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焚之外戚傳擇宮

人不中者斥歸之

相首尾 江表傳周瑜曰質子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

制中 禮記喪有四制為父以恩制君以義制又以節制以禮
制俗因謂居喪為制中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每借書于齊倉曹家徒步執

陸姨夫師受

弟婦 王詢祖曰惟覺妹夫疏於弟婦

彭亨 詩魚然于中國註魚然彭亨韓詩豕腹漲彭亨

溫暾 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王建詩新晴草色暖溫暾

茶禮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用茶而稱

茶禮

掌錄卷下

廣雅書局

筆脚 劉詩柳家新樣元和脚筆脚之稱本此

女客 高唐賦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女客

本此

牛班頭 今俗謂宦家大紀綱為牛班頭蓋嚴世蕃家奴名信

者也

短見 呂覽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風信 呂覽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華不盛花信風本此

容易 二字相連殊為少義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談何容易蓋

易字單讀何容二字連讀

太子細 北魏史源懷恒語人曰為政固當舉綱何必須太子

細

掌錄下終

掌錄卷下

三

廣雅書局

序

乾隆歲甲戌海虞陳見復先生年七十九以疾卒越二年其子
益函先生所著經咫屬余為序先生與余同舉經學而並受司
業

恩命者也憶余巾角時酷嗜經籍中間幸成進士旋即放廢以
其餘日著書乃以□□年之功著春秋大事表又七八年著毛
詩訂詁俱曾經進

御府仰塵

乙覽顧卷帙繁重頗費筆墨今讀先生之書僅五十餘葉而論
孟中庸及五經精蘊咸備中間附論七首胥稟情酌理準古宜
今所謂亡於經者之經甚矣先生之深於經學也先生說經率

經咫序

廣雅書局

其見所獨到雖紫陽之說亦不盡從於易不喜康節先天之學
謂朱子以方圓縱橫四圖列於卷首及變卦之說為非是於書
疑禹謨泰誓多罅漏謂瞽瞍難化甚於苗民非伯益口中語□
□謂朱傳不免淺俗粗直桑中三篇相期送一處非情理所有
於論語謂泰伯不從剪商以太王與曹瞞司馬懿同譏甯武子
有道無道只云有事無事與史魚蘧伯玉一例文公與武子無
涉執圭非諸侯之命圭此皆余平日隱隱致疑而未敢質言者
得先生發之為拊掌稱快獨以金勝之弗辟為致辟居東即東
征此則朱子已經辨過而經咫猶執前說惜不能起先生於九
原而質之也噫海內留心經學余相識不過數人桐城方望溪
武進楊農先蔣東葵長洲楊文叔暨先生俱老死盡矣今僅存

者惟□□符倉與元和惠定宇而踪跡皆落落難合併因序
先生是書而并及之

丙子二月錫山年弟顧棟高拜撰

經咫序

廣雅書局

年丈陳見復先生既歿十餘年其子道光始彙刻其遺書蓋先生之經已采諸國門矣至是盡出其詩古文及所爲掌錄者開雕以行世而問序于余余固陋無似安能序先生之集哉雖然有不可辭者昔先生序余曾王父白雲公詩備述兩家世講之誼而猶惓惓于吾祖太僕公陶鑿策勵之益余生也晚當先生問業吾祖之時而文周旋未及參與迨後爲諸生同館于蕭氏朝夕聚首所以勸余述祖德振家學者甚至因以稍窺曩時講授之淵源私心服膺殊自幸也癸卯南宮忝附同榜之末余遂釋褐爲吏奔走南北垂三十載先生以足疾不與廷試退居水村山郭之閒學益進望益高著述日益富時方開設書院四方大吏走書幣虛講席以迎延者遠近踵至先生辭

經咫序

廣雅書局

不獲已而赴之不久卽謝歸出處殊途踪跡遂疏闊矣

聖天子尊重儒術搜揚海內窮經積學懷道抱德之士俾廷臣各舉所知衆論所尤推服者四人先生褒然爲舉首念其耄老不復徵詣尙書給筆札試家法取其所著書上呈

睿覽繕寫而藏之祕府而以原本歸其家

特授先生國子司業而不煩以職千古儒生之榮遇于是爲極而先生欲然不自足所撰詩文削浮滌濫決擇精當皆可傳之作而以未定名其稿不遽出也今得嗣君爲之彙布流傳用慰四方延頸拭目之望余適乞假里居得綴一語於簡末蓋欲籍是以申其雅素亦猶先生之緒言云爾安得以固陋爲辭乎獨念吾祖父訂金蘭之譜與者十數人後裔多寥落惟兩家克繼

舊好庶幾先人遺緒不致墜地有厚望焉因序先生之集而并以勗諸道光之子若弟也時乾隆甲申七月既望年眷世姪嚴有禧拜撰

經咫序

一

廣雅書局

經咫目錄

易 七條

書 十二條

詩 七條

春秋 十三條

禮 六條

妾服議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讀昏禮述

學仕解

祭物論

經咫目錄

論語 十三條

中庸 二條

孟子 十條

廣雅書局印

經咫目錄終

海虞陳祖范撰

易

孔子贊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數句魯穆姜已引之雜卦傳句法類春秋傳筮辭屯固比入皆昔有之語歐陽氏遂謂繫辭非孔子作不知聖人善與人同樂取諸人豈若後代文章家以蹈襲為戒必言自己出乃為能事乎

經分上下謂以簡冊多大之故非必有意者非也穿鑿附會其居上居下之故者尤非聖人序卦言之已明何必更煩曲解乾坤坎離四正卦網絡上經乾坤為易之門坎離為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啟下咸恆二卦男女少相感而長相恆也水火之既濟

經說

廣雅書局印

未濟猶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也否泰為世運樞關損益為人

事樞關皆居上下之第十一第十二乾坤下六卦連有坎先歷險後平夷也此大端之可指者
兩卦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水天需天水訟也地水師水地比也地天泰天地否也天火同人火天大有也火地晉地火明夷也水火既濟水火未濟也爻畫變換而相連者十有二純陽為乾純陰為坤也二五兩陽為坎兩陰為離也初上兩陽為頤兩陰為大過也三四兩陰為中孚兩陽為小過也初四五三陽為隨二陰為蠱也初二四三陰為漸二陽為歸妹也其餘止以全卦倒轉而為一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明文亦謂聖人神智啟自造物

而已非必真按圖書卦龍馬是伏羲本師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亦大傳明文也易嘗專視龍馬背文乎邵氏始著伏羲先天之圖朱子遵之解數往者順為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為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牽聖言以為圖之注脚其果然歟帝出乎震云云邵氏所謂文王後天之卦卦位顯然于朱子乃云未詳其義何也

經說

廣雅書局印

兩儀四象而八卦易已全矣重之為六十四隨手搓來一齊撒出不假位置自然停停當當烏有此自彼來若朱子卦變之說乎程傳解隨剛來而下柔賁柔來而文剛等處只用乾坤二卦直截了當而朱義不勝其煩擾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於否之初六云初之患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於師之上六云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於遯亨小利貞云小謂陰柔小人也小人則利於守正如此則不幾為小人謀乎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隕災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魏王輔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并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突興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方圓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為秘妙黃東發有義書以上晚添祖父之讖歸熙甫有車書既造更求轉蓬鳥迹之比可為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為卜筮而作

故釋占專以益得爲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亦疑之曾聞一
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個以字要言不煩極合
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
毋勞而寡效乎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書

舜典亡篇首二十八字合於堯典爲一篇此今文家說也然孟
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不曰舜典而曰堯典可見本無
別出舜典並非遭秦火而亡失首章大學引書亦通謂帝典而
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一帝必釐爲兩紀若不
著舜典嫌於抹殺舜代也禹謨以下皆夏之史臣所記故左傳
所引謂之夏書而無虞書之目

古文之取信於人以他書所引具見其中也然參攷而其偽轉
著黃黎洲摘凡我造邦五句國語稱文武之教古文則在湯誥
左傳引夏書辰不集於房爲日食正陽之月之證古文乃在季
秋月朔明是誤襲子觀禹謨泰誓罅漏尤多請疏之析論語堯

經咫

四

廣雅書局

曰一節作三處插入以符合於舜亦以命禹舜往于田七句孟
子兩處分引今總見於征苗益贊苗民逆命忽言及帝之家庭
已覺不倫謂父頑難於感格有若神明神明尙可以誠感何有
於苗頑是苗頑猶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難化甚於苗民也語病
豈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詞排義復幾似九錫文譽臣語官占
云云一兩言可竟乃如此稠疊誓師云云通套常談爾泰誓受
有臣億萬云云與受有億兆夷人云云一義而再見既曰戎商
必克又曰受克予曰靈執非敵臨敵誓師豈宜口持兩端尤可
怪者孟子引無畏靈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文從而
義順請以古文較其句讀豈成文義耶今朕必往一墓湯誥之
語乃汝世讎罔顧六七作之賢聖君此皆可疑者口相傳以熟

不加詳察爾前儒之議古文在文詞之難易格制之平弱未及於義理苟義理無疵如施誥說命旅獒周官等篇何必以不類伏龜口傳而疑之哉

古文有熟用句法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詞調一律譬喻疊出說命最多若金若濟巨川若歲大旱若藥若跖若作酒醴若作和羹凡七見用惟字文法惟天聰明以下凡人見此皆文詞之可疑者至其精微之義危微精一禹謨之言心也上帝降衷湯誥之言性也孫志時敏說命之言學也協於克一伊訓之言理也皆純粹以精非秦漢以下人能道但覺有經生氣味耳

經咫

五

廣雅書局

湯誓數桀之惡無多語其曰夏罪其如台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時毫眾尙有不願往者意者紂罪浮於桀而桀無道未若紂之甚然則湯有慚德而武之於湯信有光矣乎子曰固也然湯以自歉慚德之心數桀之惡必有難出諸口者故湯誥一篇其聲光遠不逮武王之壯盛更六百餘年而風會不同聖王之氣象亦謹與肆不同讀者所當於言外領之事之傳乎異說義皆可從而莫適誰主者以其人其地揆而度之而已矣管蔡流言之事謂周公避位居東者譖言則退待罪私室敬俟明主之察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謂致辟東征者主幼國疑擲業日淺安危存亡變係呼吸身受新陟王之託則宗社重而一己之名義猶輕利害更不足計矣是貴戚臣公忠體國

之極致非聖人不能盡也異姓大臣而行貴戚臣與國爲體之事則悍且犯以叔父託孤而僅僅守異姓大臣事君之常法急全一己之名義奉身而退不顧孺子孤立於上不計身去而後來事何所底止是豈聖人之行乎且所貴乎聖人者能行人所不能行之事也如聖人而僅異於不知利害不顧名義貪冒繼位者之所爲則亦無所見聖人矣此吾以其人其地揆之而斷弗辟卽致辟居東卽東征爲得其實也

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韓退之以爲此大臣宰相之事乎曰成王於是失言矣人臣讓善於君誼固當然特不宜出自君之口也君而明以詔臣下是導諛也是與下爭名也美既攘之

經咫

六

廣雅書局

失必誘之臣下窺上意旨皆將蓋失數美凡刑賞予奪之先付廷議者將曲留餘地故爲出入重輕以待恩威一歸於上此勢所必至也聖王以蕩平正直之道御天下何用啟此周旋瞻顧之風哉雖然君臣之際難言非一日矣不密有失身之戒造辟言而說辭出露章易爲封事諫草避人而焚之畏謹之甚溫室樹且不言雖復明良相遇亦有出於不得不然者不可以太上之事望於後代也

武王伐殷有紂之惡迹可數至於武庚之叛國亡父僂情理皆可原憫實無罪之可聲况有骨肉至親啟釁乎骨肉之釁不便明誥於有眾周公於此措辭甚難大誥篇中言卜不可違前後七見假於鬼神以拒眾論而堅士卒心師直爲壯不直則氣不

揚其愚苦而其言艱且費雖聖人不能免也

召誥起二月既望洛誥訖十有二月蓋一歲事也著月與日未

著其年於篇終倒點此史筆詳密處蔡傳乃以為雷洛七年而

薨按竹書七年周公復政於王八年遷庶殷於魯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

是十一年命周平公君陳周公子治東都至二十一年周公薨

於豐蔡云治洛七年而薨不知何據命公後之後注疏以為命

立公後於魯然伯禽封魯前乎此矣蔡傳以為雷後之後微可

疑者小子其退即辟於周之下接命公後句當面曰命詞氣欠

遜順若作記詞則下文即成王語又似命立公後為得之

黃東發云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

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孫季和主薛士龍之說謂攷以

經咫

七

廣雅書局

地理羿距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

洪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於洛汭不在舊邦不

為羿所立明矣是以太康失國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

相遷於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

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子御其母以從合

武王伐紂在十有三年以為上蒙文王受命之九年者二孔相

沿之成說也歐陽氏辭而闕之廓如矣成說之由來泥於大戴

記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止十四歲文王世子云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

三歲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也合之史

記伯夷傳父死不葬爰及干戈顯是初喪不容嗣立十有三年

父尙未葬又適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湊合相符故其說承用

難破至宋儒概置大戴禮記史記之文而一斷以理元金仁山

綱目前編舉要文王六十二歲生武王武王三十五歲文王薨

嗣立十三年而伐商十九年而崩年五十五歲成王年纔十歲

若武王九十三而終不應八十歲外始舉元子尙有邗晉應韓

為武之穆也至於九年大統未集之年數蔡傳從紂命文王為

西伯數起蓋本沈約竹書紀年注竹書云武王立十一年始伐

殷可據以息紛紛之說矣

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正月朔旦受命

於神宗皆不知其何帝祖宗廟號於古有之祖一而宗無定數

殷三宗漢四宗光武之稱世祖以中興也明成祖以子繼父而

經咫

八

廣雅書局

稱祖適彰其革除之逆迹非所以尊之也且有功德者則宗之

宗亦何遜於祖哉漢宣元二帝先亦稱宗臣下得引義削去之

古道猶存自後世無代不宗於是覺宗非極隆之號必祖之而

後安實不必也又古之人君間有別號殷未有諡而湯稱武王

周武王又稱靈王厲王亦稱汾王觀此等則周頌之成康召南

之平王齊侯或當時原有是活用名目不必定屬諡與國未可

知

周書顧命篇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以受顧命見諸侯蘇氏

力詆其失引冠禮及叔向辭諸侯之大夫以幣見新君為斷議

則正矣然未達乎時宜也夫冠子者一身一家之事不及他人

故有喪即可喪服而冠若夫受顧命臨羣臣義關乎天下而非

一身一家之私事聖人何敢以己之喪掩天下之公而繫然表
經以與天下正始乎他國之大夫來會葬不見闕君無害也君
亡世子立而不急正其君臣之禮不可也正君臣之禮而以凶
服見尤不可也位異則勢異勢異則禮異雖周公在亦必易吉
而從事矣靈人顧氏彌縫其闕以爲狄設黼屨以下記明年正
月上日即位之前有脫簡說書者即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
下致生後儒之論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王麻冕黼裳是踰
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耐今日諸侯出廟門侯是已耐之後
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
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言殯禮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尙
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明有闕文可知也余又以爲不然

經咫

九

廣雅書局

其所以不及殯禮者篇名顧命此篇專紀遺命之傳受非統記
遭喪之事則殯禮可略也其所以稱王者未入翼室之前稱子
釗是全乎子也恤宅宗之後則稱王正其爲君也前後異稱大
義已昭然矣其云廟門者鄭元云凡宮有鬼神曰廟士喪禮巫
止於廟門外君出門廟中哭皆謂殯宮非附廟之廟也其云東
方諸侯西方諸侯者周召分陝判爲東西一二臣衛苟有在者
皆可稱東方西方何必同軌畢至哉成王崩在四月若即位於
明年正月上日中隔八月有餘稽延末命祕而不宣上無以慰
新陟王靈爽於在天下無以副臣庶旦夕懸懸之望義不安勢
不可也脫簡之說其不然矣或曰舜格於文祖以正月上日嗣
王祇見厥祖以元祀十有二月春秋書公即位皆以正月有以

知康王即位必於明年正月矣答曰舜攝位已久太甲有伊尹
爲之相春秋所書侯國異勢其即位皆可遲遲以待歲首今君
臨萬國旁無阿衡之佐素非與天下相習也新故之際乘閒抵
隙一日二日有不可知者又可遲遲以待歲首乎是故聖人剛
書錄顧命篇爲家天下者傳代之則柩前即位萬世不易儒者
不達時變從而議之又從而彌縫穿鑿之言似可聽終不可施
之實事者也要之君天下者之制不與家國同卽如父子至親
當啟手足之際豈有子不在側者而子釗至王崩之後始迎於
南門之外而延入翼室料非本在正寢潛出而顯然以入令人
共覩也亦將以不侍疾不奉君終議之乎至於三代以下之變
禮則又有說矣漢文帝遺詔云以下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經咫

十

廣雅書局

織七日釋服應劭謂之以日易月顏師古謂此文帝自以意非
有取於周禮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日之文禮
又無七月也今世動云以日易月始於漢文蓋習而不察耳且
此從以下後計日以下者下棺也未葬以前殿中當臨者旦夕
各十五舉音漢文七日而葬通前後持服凡四十三日豈以日
易月乎又案文出臨三日卽釋服者天下吏民也下棺後二
十六日而釋者殿中當臨之人也不言嗣君蓋未嘗禁嗣君終
喪也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
諒陰以居心喪終制借諒陰之古禮爲不服喪之口實荒經叛
道巧言亂德莫甚於此矣

韓詩外傳載子夏讀詩已畢見夫子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燦乎如星辰之錯行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夫子曰窺其門未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且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聖人之不易視詩也如此退而觀朱子詩傳則又與韓氏所稱迥異謂詩之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詩言善惡雜見在讀者知所勸懲故於近似情慾

經咫

十一

廣雅書局

之語一切指為邪淫而無害也然又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惟言之善者可以當之若其惡者又當作何解乎與於詩注云其為言易知其感人易入夫詩有易有難亦難中有易易中有難苟專以為易而無難凡言在彼而意形此辭相類而義各別者概不深求可也詳見後條夫子何以有見表見裏之分高岸深谷之比乎重可疑也

穿鑿附會康成箋詩之病也淺俗癡直紫陽注詩之病也紫陽易義靈略無繁謂添一解譬如燈籠添一骨子障一分光其於注詩也亦然自謂學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下二故字一也字一必字義便極明而不自知其變風雅為村腔口號穿鑿附會之病雖去而蘊藉深厚之美全失一切託言反言遠言若有意無

意而言者靡不抹撥辭近閨思即以為淫邪辭近宴樂即以為讌享通用辭近海美即以為盛世之作篇章相次即以為後答前篇難於作解即以為不取義之興或興而直以為賦則樂長楚之無室家憂有狐之無裳帶黃鳥亦思教誨將車便是行役不覺令人笑來執着詩無美刺之成見人言皆以為自道桑中溱洧若自供罪狀者桑中三姓女期送一處溱洧男女合辭歌唱非情理所有也小序所列世次指為某時某事之作其間即有附會時代差近師傳猶當十得七八朱子除詩有明文者概置不用固是其謹慎處亦是其師心自用處

經咫

十二

廣雅書局

人物多有實迹可按又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自朱傳出而詩道為之中變矣
衛詩分屬邶鄘若以為采詩所得之地民俗歌謠則可宮壺之作如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柏舟為而或繫邶或繫鄘乎衛女嫁於諸侯之作曷為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河廣在衛乎又何為莊姜諸詩在邶頌人閔莊姜又在衛而宣姜淫亂諸詩專在衛乎求之不得其解不若依季札觀樂工歌總謂之邶鄘衛也同是詠宣王功伐六月采芑在小雅江漢常武在大雅毛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何分於大小乎賓筵

抑皆衛武公刺時之詩序以爲賓筵屬幽王抑屬厲王此亦可分政之大小而一在小雅一在大雅乎惟周頌之體與風雅全別但有賦無比興且間有無韻者

刪詩之說自漢儒我以為逸則有之刪則否也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自定之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若出於現成公共行世已久者然鄭漁仲專以聲論詩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深斥以義理說詩之非如其說則詩即是樂聖人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作兩段說而教小子學詩全屬義理乎可見其持論之偏矣二雅詠宣王中興事蹟甚偉國語偏載敗績姜戎喪師南國子晉述先王貪天禍者厲宣幽平同稱何也意者宣王勤始而怠

經咫

三 廣雅書局印

終庭燎三章美而箴之其進銳者其退速詩人先見其微故以下至我行其野皆屬刺詩

情實不足益張大於文辭故文辭壯盛正功烈之卑末也魯僖公從齊桓伐戎伐徐伐楚皆因人爲牛從耳齊桓甫沒卽商向奉楚懲荆之義安在又魯之僭禮至僖公始著禘太廟致夫人四卜郊不從猶三望詩所謂令妻卽會齊侯於陽穀於卞之姜氏也所謂壽母卽僭號小君之成風也皆極其頌美鏗鏘炳耀盪人耳目回視周頌之廣淵商頌之簡肅其氣體懸絕何如哉文章夸飾防於魯頌闕宮上從姜嫄說起開裝頭帽子之格

春秋

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夫揭其綱要大義幾條足以持世立教而已其餘則杜元凱云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豈必言言有褒貶予奪游夏不能贊一詞乎傳家自起凡例而援經以合吾之例例有不合則又謂之變例故言不勝其多韓文公稱盧仝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實是曠代卓識但公羊穀梁可束置左氏傳不可事備於左傳非左傳則後之視經文也茫如經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經因左而惑者十亦二三如經書許世子弑君而左氏以爲不嘗藥經不書楚子麇鄭伯髡頑齊侯陽生之被弑而左氏以爲實弑若信傳而疑經則聖人書法其不厭於人心也實甚不當

經咫

西 廣雅書局印

藥而書弑雖酷吏舞文不至此以疾赴卽不書弑是黨庇亂賊而何足以懼亂賊如此類惟有信經不信傳差爲可通耳左氏於隱公初年特標不書之義或以不告不書或以不爲災不書或以公弗臨改葬故不書他邦會葬者以不見公故不書如此類不知是左氏曾見魯史舊文皆書而孔子削而不書耶抑舊史本不書左氏別有所據以知之耶不告不書之例後儒多援以說春秋大事如天王崩莊僖頃皆不書魯史所無而夫子仍之以著慢也王室三遭母弟之難首缺子頹晉重耳勤王殺太叔大事也不見於經不告不書之說似信矣然所書又有不似從告者如鄭棄其師豈鄭之告文乎梁既亡矣誰告梁亡者乎陳既亡矣誰告陳災者乎謂書法皆從告文日則日月則

月名則名字則字侯伯則侯伯子男則子男人則人一從舊史
之文聖人無黜陟去取焉持此見以省支離破碎之煩則得矣
但不免乎直鈔魯史之疑元吳淵穎祖朱子之論謂詩無美刺
春秋無褒貶是說也盡脫從前白窠詩無美刺朱子既用以作
詩傳矣至於春秋無褒貶據實直書而善惡自見大義自明此
則固然然亦有不可一概而論者如晉文實召王而經以自狩
爲文襄二十七年會於宋昭元年會於鴟楚實先晉而經書晉
先楚魯夫人成風敬嬴定妣齊歸其實妾也而書法止據當時
稱崇之實爲內諱而君不書弒致明堂位篇有君臣未嘗相弒
之訛此所謂婉而成章曲而有直體者也若一概據實直書良
史氏亦能之蔑以見聖作之權衡矣

經咫

五

廣雅書局

史家記事體止書春正月而已增一王字而大一統改正朔之
義昭然此必特筆也天子稱王因吳楚徐僭王故加天子以臨
之此必特筆也薨魯君而遍卒他邦之君或云諸侯謙降以卒
赴魯史從其赴未必然也如楚之汰侈寧肯謙退者若來赴以
薨魯史必不敢降而書卒此必特筆也魯不會其葬則不書葬
公雖在楚而不書葬楚某蓋書公則楚無公稱書王則名義不
順其辭窮聖人內斷於心而削之也謂聖人隨處有筆削則不
勝其擾謂聖人全無筆削亦貪安靜而懶用心之計於經義不
免當面錯過但不宜求之太過耳

魯女之見於經者十二人莫賢於宋伯姬莫可憫於紀叔姬女
繫號於所適之國無所繫者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許嫁

也妾繫於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繫於子僖公成風是也桓三四
五六七八九年正月不書王十年一書王正月十一年至十七
年又無王十八年公薨又一書王胡傳主討篡弒而曲爲之說
聖人既繫正於王以定一尊忽以一諸侯之故而旋黜之旋復
之旋又黜之有同兒戲必無是理不若周不頒麻之說爲平允
治春秋者尊聖人太過索聖人之意太深至於苛密煩擾彼之
義例自相乖刺而經旨愈益茫昧羸舉一二如開卷元年春王
正月魯史奉周正朔紀事之常規有何深義而謂春秋謹五始
之要董子治公羊以正次王王次春爲對策論端假使冠王於
春上雖初學亦知其不順也後來夏時冠周月改正不改時之
辨益紛紛矣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上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經咫

六

廣雅書局

故不復著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於邾去莊二十四
年夫人姜氏入己曠隔矣不得不著姜氏說者謂殺夫罪重故
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僖二年書冬十月不雨三
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逐月分書此必不雨者
竟月踰月非全無雨也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
月必中間絕不曾雨故總書之也此亦措辭之常說者遂有僖
公勤雨而文不憂雨之別矣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
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假使倒易其文爲隕五石於宋或云
宋隕五石鷁退飛過宋都六便不穩順聖人之筆亦明簡而已
矣非有意參差其辭以寓義也說者巧爲先敷後數目治目治
之別贊歎爲聖人性命之文果其然乎孔穎達譏劉焯釋尚書

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蓋是治經之通病而春秋家尤甚凡若此類但可資爲談助以爲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弟爲兄後異姓亂宗二者皆見於春秋傳其說皆未必然也成十五年三月仲嬰齊卒左無傳公羊謂嬰齊爲兄歸父後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以不稱公孫曰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嬰齊既後兄而爲之子則仲遂是其王父故氏仲也據此則嬰齊稱其兄而祖其父亂昭穆之倫甚矣不如穀梁之義爲長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蓋嬰齊自後仲遂而稱仲耳又按同時有叔盼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既書爲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烏得不異其文公羊援孫以王父字爲氏之例啟後來以弟爲子之失非事實也襄六年莒人滅鄆左傳云鄆恃賂也

經咫

廣雅書局

謂恃有貢賦之賂在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案鄆近魯境襄四年公請於晉而屬鄆是年邾莒伐鄆魯救之敗於狐駘既而以屬鄆爲不利仍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及鄆滅而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鄆事之本末章章如是公穀兩家忽爲新說公曰莒女爲鄆夫人立舅出以後鄆也穀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蒞宗祀滅亡之道也與前後事跡全不相蒙此可知其臆說也或曰夫有所受之矣如鄆是真滅焉爲昭四年魯又取鄆答曰魯莒之故多矣莒滅之爲邑魯又取之於莒春秋不與莒之有鄆也故但書曰取鄆而不曰取之於莒取亦何礙於滅哉

高赤皆受春秋於子夏高遽傳至五世孫壽當漢景帝時與弟子胡母子都始著其義於竹帛爲公羊傳先尙未有書也公羊

先立學官穀梁後興公爲齊學穀爲魯學互有同異宣帝會諸儒平決之鄭氏六藝論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案公羊顯於景帝時未有識緯之書識乃何休注所附會康成信緯書真是先聖之作故云爾也論者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公羊傳如母以子貴其弟爲同母弟子同生爲病公姜氏入爲與公有約季姬使鄆子來朝請已單伯淫於子叔姬之類皆初於時俗鄰於委巷之傳聞而大失經義者也母以子貴與庶子爲父後厭降其母服之禮正相違反范甯注穀梁已糾正之然而公羊說古今遵用焉以其弟爲同母弟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一父之子而輒分厚薄稍識大義者皆謂不可聖人顧以此教人乎文

經咫

廣雅書局

姜歸魯四年矣中間未嘗適齊何病公之有其餘不足深辨卽位之一年稱元年亦史文之常公羊以爲重事唯天子乃得稱於是有黜周王魯之說蘇老泉遂謂天子以天子之權予魯董仲舒治公羊學者也故其對策云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以下以改元爲大事皆自公羊啟之矣天王出居於鄭案本傳是時惠后已亡而公羊以爲不能乎母注云明母得而廢之此倒據呂雉廢少帝霍光奏太后廢昌邑王事以解經也季世母后顯朝外戚擅廢立之柄豈非此等議論階之厲乎穀梁傳義長於公羊范注亦多所匡救不若何注專附益傳失然其中有紕繆者襄八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而卒左氏云實弒而以疾赴據赴書卒已屬可議穀乃謂鄭君會

中國諸侯而其臣欲從楚故弑之春秋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書卒何其迂謬而難通也漢雋不疑斷為衛太子事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朝曠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此用穀梁說也豈合春秋之旨歟漢代重經學然多舍經而從傳傳各異說則視時主所向為取舍而說經者亦不免迎合之病如此者非一端矣讀者詳之

吾於春秋得列女二人焉紀叔姬身為姪娣待年而往國遭齊禍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齊四年伯姬卒紀侯大去叔姬於十二年方歸於鄒中間安所託乎若來歸魯春秋宜書不書是未嘗歸也意者從君於寓公迨君歿而去依其叔耳居鄒十七年而卒魯人往會其葬視伯姬葬於仇讎之齊差得

經咫

九

廣雅書局

所焉春秋曰是吾女之最不幸者也故備書之其一為宋伯姬伯姬素有賢聲故衛晉齊三國來媵他女所無也成公九年歸宋至襄三十年卒於災以二十而嫁計之伯姬當六十餘歲矣共公前歿已三十四年以三十四年稱未亡人尚云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左氏少之曰女而不婦穀梁隱之曰婦道盡矣其葬也稱共姬未知為從夫之諡歟抑特諡歟春秋曰是真共矣故異於他女而以諡易字也

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云禮也杜注云雨而成事若汲汲乎欲葬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故以汲汲欲葬為嫌待次日雨霽而葬乃得必誠必信之道穀梁之義反是云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後世拘忌陰陽豈唯日不可移時刻亦不可誤穀梁之說通行杜義無人道之矣然其義終勝

禘本前代夏祭之名周改為五年一舉之大祭謂之追享據大傳以考春秋之書禘其故難通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禘魯以后稷配後代無祖所自出可當帝嚳者故禘禮猝舉難行若魯以文王為所自出而周公配之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是固然矣及觀春秋所書之禘又不類此一吉禘於莊公一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一禘於僖公於莊於僖又當誰配若無配位而但祭於其廟則與時祭何別而名追享之禘乎以意推索必禘祭儀文特異他祭不在於有配位即成王賜魯但云祀以天子之禮樂未嘗追配文王也唯儀文之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盛不同時享故移而用之他廟俱可必泥所自出之配以求之則闕矣一說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而祭之以審諦昭穆故名曰禘此與春秋所書之禘為近而與不王不禘之制全別豈禘有二如冬至迎長日之郊與夏正孟春祈穀之郊名同而實異者乎

家語載孔子適季孫正其宰謁魯君假馬之稱謂君於臣言取不言假春秋書天王來求金求賻求車假且不可為訓求更卑矣何以不為之諱蓋對季孫言見人臣不當私擅所有可以正四分公室之罪史文紀實見王者不當額外徵求書在諸侯之策不可掩也至於晉實召王而以王自狩為文則又所以立天下之大防義不一概游夏之所不能贊者殆此類歟

書城十有八倍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襄二年合於戚城虎牢昭
三十二年列國之大夫城成周此外城書法也莊三十一年城
小穀左氏以爲管仲城卽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之穀倍二年
城楚丘舊說皆云將以遷衛胡氏又鑿生不書齊桓不與諸侯
專封之解外城而同於內城之直言城書法疑不應爾或云曲
阜城西北自有小穀魯自有楚丘在曹州東南五十里皆內城
也地名之相同者多矣難於泥斷

經咫

三

廣雅書局印

禮

世俗有非禮之禮三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
父後不爲父後之分非必爲人後者謂之爲後也西漢詔令尙
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之文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
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嫡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宗法廢士
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爲後不爲後之分既已無重可傳而漫於
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曰是禮也禮果然乎
哉古之爲人後者亦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
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貲財入宗子之家所以入宗子家者宗
子祭無後者故也今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
立其近屬以奉祭不得泥古禮專後大宗然風俗澆薄無貲財
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摩肩而入曰繼絕之
禮然也不念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可
辱者也古之葬貴賤各有常期或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
除自期以至於緇之親除服而收藏以俟送葬改葬者總不可
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
守未葬不除之禮除服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
事其親也喪事卽遠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
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謂
弔辭乃使口致命苦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
此後世祭文之濫也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

經咫

三

廣雅書局印

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親
恩之厚薄爲去之遲速有此五等至於朋友已屬四累之上相
趨謂本不相識但問姓名而來會趨喪者相揖謂曾會他處而
相揖者二者最爲疏外亦在來弔會葬之中則人數自當衆多
矣兩漢親喪致容亦務誇多項梁主辦吳中喪事至與大徭役
同則吳中喪事之靡文由來久矣今之人素無交與而弔弔其
喪者豈亦猶行古者相趨相揖之禮歟

曾子問篇云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停婚既葬致
命女氏曰有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勿敢嫁也既免喪
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內則云女
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謂父母之喪也有喪緩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嫁止得三年則專據本人自有父母喪而言也參攷雜記云父
大功之末始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始可以娶婦是男女之不
得嫁娶又礙於其父之有喪服且大功小功皆從禁止不特父
母之喪矣夫子答曾子問所以既葬致命者不可曠年廢人婚
禮也若雜記之說則妨廢實多即不論期功假使兩家迭罹父
母及祖父母之喪便可有二十四年不得婚嫁者豈止於內則
之有故僅緩三年乎禮文乖異不可枚舉此尤其當致詳者矣
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至比於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服問云君
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案國君之庶子君既歿得服其母大
功大夫之庶子父既歿爲其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

亦三是不承後者義得伸也一承父後皆厭降而爲總夫承後
則子貴矣子貴而其母之服益輕非輕其母所以尊先君也而
公羊傳云母以子貴何其違反乃爾蓋春秋時厭降之制已不
行矣至明初定制生母一體斬衰三年適與庶亦不復辨矣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子曰君子以禮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
不亦虛乎康成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弔弔也雜
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
往功衰既練之服也服其服者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所當
服也今三年喪不能不出弔所弔者若於我無服推服其服之
義則當暫釋已服服弔服以致奠送庶合於明微別嫌之意耳
歷攷禮文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庶人喪不貳事王制文也三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年之喪祥而從政祥謂大祥雜記文也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致事者致還君國之事曾子問也古者臣有大
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也曾子問又云三年之喪卒哭金
革之事無避唯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以上數條其
義悉合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
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唯金革之事無避禮運
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
反然則喪中未嘗不從政君未嘗不使之注家因禮文互異謂
王制三年不從政指庶人明非庶人不免從政以曲合於大記
又謂大記之服王事爲兵革之事見與三年不從政原不相謬
然金革之事不恆有豈得據以爲常彼此遷就終難彌縫禮文

之異由前數條必三年予寧乃合不奪人喪之誼由後之說則
大臣丁憂或期月而起復亦似禮之所許後之君子不必攘袂
變色而爭起復之失但有說焉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身不
離乎己之國與家也侯服王事越月踰時則反大夫士弁經帶
而從公事不出乎父母之國期而奉使亦不若後世繫官於朝
出典州郡一去無還期曾不得更盡其心於丘墓丞嘗也然則
雖有禮文可以藉口奪人之喪與見奪於上者其能兩安而無
歉乎哉

經咫

二五

廣雅書局印

妾服議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後加隆於前如父在為母期禮也唐父在
亦三年明又升為斬衰嫂叔無服禮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
舅總麻唐改舅為小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明制則斬衰
三年士為庶母總明制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儀
禮云貴妾總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後代
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勢權之有難安者四焉明以
奉妾母之服一如正適子於其母既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
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
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忽然於其母之喪
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
之繼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為君斬衰三年君為妾乃各三月之
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為妻故矯枉不嫌於
過正與要不若古禮之為當矣

經咫

二五

廣雅書局印

斂用喪服議

甲親喪未及期年而歿遺命以喪服殮時人疑焉陳子曰於禮無明文可許其深合禮意也禮襲殮之服有常稱矣祭服不倒親戚之襚不陳非列采不入無寒暑一也然而達識之士殮以時服史書載之為美談今在喪而以喪服殮比於時服不亦可乎匪特此也人子事親之心靡有窮已如生未終喪死即易之是生為人子歿而非復人子也死者有知懼不可見先人於地下或曰服制由近而遠漸有變除以至即吉奈何以小祥已前之服長附於往而不返之骸骨乎答曰先王之為終制凡皆以人道治之也曾子反席而歿子路結纓而死就此須臾之頃如是為宜則一瞑而萬世不可視矣又焉計其他或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又曰如生人之心有不安何答曰死者之心安即生者之心安也此與屈到命薦芟魏武子命殉葬異成先人之志而不以殮服奪喪服固孝子不死其親之道也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或問曰甲之長子乙乙之長子丙甲夫婦前死乙既喪之矣未葬也而乙沒及其葬長孫丙為承重否乎答曰古者國無二統家無二適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沒族人為服齊衰三月是以父是適子則為長子三年以其正體於上將以傳重也而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祖之於孫也有適子者無適孫皆服大功而已適子沒乃服其適孫期為其傳重也祖既以傳重故加於大功一等而為之期則孫亦以承重故加於庶孫之期一等而為祖服三年此承重之義也父沒祖尚在而喪其祖母如子之於母父在則屈而期也若祖既沒則為祖母齊衰三年與父不在而為母也同此小記所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假令祖沒時父尚存己未嘗承重及父亡而後祖母沒宜何如晉劉智曰己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己期己固不得不為祖母三年也亦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凡此皆適孫為其祖父母承重之說也雖然此喪服之制而非所論於葬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為葬而承重之服後世既除喪而後葬者十居八九將竟以無服送至親乎不仁而不可為也如其即吉已久一旦斬焉衰經若新喪者然亦非喪事即遠與稱情以立文之道進退俱不可總失之乎慢葬而已且所謂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為之

經咫

三

廣雅書局

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喪今也必承重之名以葬無疑也若並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與夫祖父母不得沒於子之手而已以適孫承統系者同稱是直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噫古禮之不行於今者不可勝舉矣或名實兩亡或有其名而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也先復宗法宗法立故宗廟嚴宗廟嚴故族不換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天下眾著於重之實而後承重之服庶幾名副其實矣

經咫

无

廣雅書局印

讀昏禮述

古禮廢久矣惟昏禮十仍八九案儀禮納采問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謂采擇也既行納采之禮即進而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謙不敢必其是主人親女也卜於廟得吉兆乃納吉繼而納徵徵者成也元纁束帛儷皮為禮至是昏禮始成女子許嫁笄而稱字矣卜得昏期使使請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謂恐猝有死喪齊衰期服踰年廢禮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婿往婦家再拜奠雁婦從之出主人拜迎而不送婿御婦車姆辭之自乘其車歸俟於門外婦至揖入寢門及室即席婿東面婦西面共牢而食合昏而醕禮畢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媵御餽之婦從者為媵婿從者為御

經咫

廣雅書局印

從者為御讀婿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布婿席御布婦席媵餽婿之餘御餽婦之餘事事交錯以致相親之意婿入親脫婦纁非幼時之纁是許嫁所著纁以明燭出媵侍於戶外厥明贊纁有繫屬五采為之其制注云未聞見於舅姑見舅用棗栗取其早自敬謹見姑用服修取其斷斷自修舅姑醴婦以脯醢舅姑入室婦盥饋餽姑之餘不餽舅之餘同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歸婦俎於婦氏人饗送者酬以束錦婦入三月始助祭於廟若舅姑既歿三月乃廟見奠菜拜扱地猶男子家老醴婦婿饗婦之送者如舅姑禮若不親迎則婿亦三月往見婦之父母而奠贊焉醴以一獻猶舅姑之於婦也此其大略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雁惟納徵不用者有幣帛可執也雁取順

陰陽往來之義謂取從一不再更者俗說也女家受禮及醴女
授文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故重之婿父命迎反無告廟之
文白虎通曰示不必安也豫慮其不必安而姑勿爲一成而不
可變之局與所謂幣必誠辭無不腆者何其旨之相岐歟左傳
楚子圍迎婦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忽先配而後祖鍼子譏爲
誣其祖可見此制不概於人心古亦未嘗遵用又未廟見而歿
者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止觀止已三月矣尙未成
婦必廟見始成婦而往迎時不先告廟以爲萬一不克成婦之
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適於人者不亦難乎宜此禮之不行於後
也男女有別在平時纖悉嚴明獨初昏男御女媵交錯供事不
以遠嫌爲禮所謂禮時爲大惟其宜稱而已士乘墨車以迎鄭

經咫

廣雅書局

注以爲攝盛俗下假用先世儀章以爲觀美濫觴於此吳俗家
貧省費婿往婦家成昏即歸謂之捲帳轉有似於親迎之意居
近者三日即往婦家不待三月其二月前後夫婦偕往俗謂之
展母疑是左傳反馬之訛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以
爲雙雙而至譏乘行匹至也左氏無譏焉質明贊見三月廟見
獨新來婦婿不與今則夫婦必偕今似合宜矣餘大抵從同抑
予讀昏禮而益明易卦之漸也漸之象曰女歸吉自納采至親
迎不著中間相去時日要之極其從容而不迫若歸妹以兌少
女從震長男悅而動進不以漸爲六禮未備奔則爲妾之象漸
六爻皆取象於鴻昏禮用雁安知不取義於斯乎請爲解經者
備一說焉

學仕解

人生不出學仕兩途古之學仕循年躡級無可捷速無可僥倖
何則中人多上智少顏淵子奇不可以爲例也案禮記年二十
外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謂專自勤學不敢教人存畜所學於內
而不表見於外如是者有年過三十博學無方前之博學也有
方恐年少志未堅定或雜而不醇故必示之向方至此則志氣
堅定矣無方可也學記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在斯時歟此爲學之節候
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未四十無望仕也未
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
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

經咫

廣雅書局

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
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
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
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嗚呼人壽幾
何二十而冠始成人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四十以前皆爲學之
日四十以後或躍自試之時至五十乃致身矣至七十復乞身
焉天假之年從容漸次何其樂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
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唯曰予仕從事科目者
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閒有自
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寧有不教不出者乎凡

學官先事士先志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十以外猶遜友
視志今學士之志其可問乎仕則人人期於躡躅顯要惟智盡
能索中路差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
仕卽去畱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而引年
予告之義難言矣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
既仕也若沈若浮若寐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一朝溘盡
身與名同翳如悲夫

經咫

三

廣雅書局印

祭物論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非食味之道此一義也然禮又云時爲大稱次之宜次之祭
之日思其所嗜周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可見鼎俎豆籩之實
雖有常物未必一倣禮文無稍更移也善乎唐崔沔宗廟加籩
豆議曰銅俎籩豆簠簋尊壘之實皆周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
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血毛元酒同薦於先晉郎中盧諶近
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物不復盡用禮之舊文
然則當時飲食不可缺於祠祭明矣此論甚得隨時宜稱之道
若必一一泥古則祭先立尸坐必席地牲必親殺骨必辨貴賤
一切古器物古食味皆祖考生時所不曉靈魂當怪駭而吐之

經咫

三

廣雅書局印

豈所謂事亡如事存者乎

國語屈到嗜芟命祭必以芟屈建去之君子曰違而道柳子
厚非之柳義終長

論語

賢賢易色 竊謂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壘之辰彼碩女兮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為嫁德不嫁容在夫為好德非好色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且與色頗不相涉好德如好色可曰如不可曰易易者就情施於一人見一邊不見一邊之謂也

射不主皮 其文在儀禮鄉射篇其制則通指禮射禮射者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也大射用虎豹熊之皮飾侯側又各以其皮綴於中央曰鵠賓射之侯中側皆畫五采不用皮燕射獸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亦以布為質而不用皮鄉射同於賓

經思

廣雅書局

射畫布然則唯大射之侯是革餘則皆無革可貫而通曰不主皮者蓋當時別有主皮之射周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其三曰主皮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主之所謂勇力之取非揖讓之取也鄭注不主皮句謂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正義云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中不中又有在乎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髣髴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朱注云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就文通義不專尋求固便於經生家也

無所取材 古注云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

耳不改字而其義藉藉可思聖人言語當亦不遠人情師弟之間何必自作無聊空語旋又切責其輕信耶

甯武子章 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於向速是武子之父可見文公時武子尚未嗣位也晉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皆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所致成公立二年而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注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兩世實為未確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其君之昏明仁暴也觀夫子稱申人魚遼伯玉及南容可見

經思

廣雅書局

子見南子 孔叢子云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此說可參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有三訓一訓檢束自脩一訓束帛脩脯一訓十脰為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疏云童子之贄悉用束脩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越境疏云十段脯為束脩此朱注所據也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意朱注緣以上二字認為至薄者頗覺杜撰

泰伯章 太王遷岐或云在商王廩辛時或云武乙時或云小乙時大抵去克商時近猶百有餘年商道未衰古公方避狄遷居遼萌異志揆之時勢良為乖刺詩云實始翦商猶書云肇基王迹從既有天下後推太言之耳朱子著一志字便覺

大王與曹瞞司馬懿相似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未嘗
言所不順從者何事大約謂大王歿時泰伯出亡不在側故
不得立耳朱注以爲不從剪商之志是泰伯如新莽之子宇
也何以爲太王地乎因文王以服事稱至德遂謂泰伯亦必
以讓商稱至德影借詩與左傳之文爲左證以成其誣金仁
山歸震川皆詳辨之斷不必墨守朱注代爲護前矣

執圭 周禮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二就以朝觀宗遇會
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君所親執之命圭也又云瑑圭
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頤聘疏云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
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其長皆降於君一等如

經咫

圭

廣雅書局

上公圭九寸則聘圭八寸也古注甚明朱子混云諸侯命圭
命圭如後世官之有印一而已豈得令使臣持出耶

勃如戰色 邢疏云戰栗其顏色敬也如此自明上文兩云色
勃如也俱勃如二字成文此句依朱注戰而色懼之解則勃
字當斷如戰色當連矣文義不協他如戰戰兢兢使民戰栗
豈亦作戰陳解耶

雖疏食菜羹瓜祭 古注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引玉藻瓜
祭上環惟水漿不祭知此三者雖薄亦祭也其訓甚明何必
改字

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然字應連下爲句然者虛擬
之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事而豫揣故有此語氣耳早已

不得其死則無用此矣不如連下讀覺尙德之心分外明使
子路宿於石門 春秋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齊地也齊地近魯
故語晨門以孔氏彼即知之不知朱子何以不注所在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左傳昭公薨於乾侯晉史墨對趙孟曰
魯文公薨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前此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
矣杜注文子武子平子也魯君喪政四公矣注云宣成襄昭
也孔子立乎定公之時而言各增一世昭然可據論語集解
孔云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案武子卒於昭七年十一
月九年冬築郎囿左傳云季平子欲其速成十年平子伐莒
取郟悼子之立事不見經杜元凱不數之爲是朱子以季文

經咫

表

廣雅書局

子賢舍文而添桓以合四世之數不攷宣公失政去季武子
立尙隔三十餘年中閒政安歸乎仲遂之子歸父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以晉人去之時正文子在位也安
得舍久專政之文子而數未執政之悼子乎文武平桓爲四
世無疑矣

中庸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疏三年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
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
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卒叔
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若專主父母下
不必更云父母矣達者自下而通乎上然貴賤不盡一期喪
達大夫而大夫降三年喪達天子而天子降惟父母之三年
喪則不降故曰一也朱注未及詳悉

屋漏 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
東南隅謂之突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隱奧
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也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

經咫

禋

廣雅書局

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饌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
陽厭孔子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屋漏之非暗室
明矣詩所以云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
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宜云不愧於奧不當云
不愧屋漏也下文毋曰不顯莫予云觀箋謂改饌於西北隅
匪隱之處者以改饌之後佐食闔戶降則室內無人鄭注所
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因當時屋漏有神故勉其不愧非謂
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也在爾室者在宗廟中也朱子注詩
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不欺暗室云爾不但暗室非屋
漏解亦與下文神之格思義不相貫矣馮嗣宗詩經名物疏
辨之如此引詩斷章不必拘本義朱子以解詩解中庸尤無

足怪習其讀者若問本義必反駭而譁之然不可不知也

經咫

旱

廣雅書局

不日成之 詩傳云不與之相期限日自來成之其解為有味
朱子以為不終日不終日而成臺得毋形容太過且既已成
矣何必又戒以勿亟

為長者折枝 古注以折枝為按摩枝同肢體之肢今朱注以
為樹枝之枝雖虛言取譬不難之意尤為淺顯但於為長者
三字全無意義似宜從古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闈師職又云凡無職
者出夫布注謂即九賦中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朱子謂
載師所云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不毛不耕謂臺池苑囿之

經咫

望

廣雅書局

屬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閭師民無職者方
庶民故其出前重而後輕是皆曲說以彌縫周禮罅不可
施行之制周禮之疑偽正在此等至於孟子廛無夫里之布
必欲根據周禮則引夫布里布兩條足矣乃舍閭師之文專
據載師以夫家之征抵當夫字解用康成一夫百畝之稅之
說不刪去一家力役之征句是又添一稅也惜懂甚矣張橫
渠曰夫家之征疑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
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一人謂之家夫家當作是解
鄭注謂出一夫百畝之稅是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其說有
理大約夫布即後世之率口出錢里布即後世門攤之稅泉
布之布即錢也二項所取獨輕以懲惰游尚堪應給耳廛是

民廛所謂願受一廛而為氓者在國都內左祖右社之闈與
前朝後市之市廛不同上文市廛而不征之廛廛是稅名此
廛是居宅朱注混而為一戰國雖橫暴何至廛征夫里并集
一門而孟子又作兩條言之耶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古注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
急句讀文義似俱勝今注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甸 周禮王畿百里內為六鄉六鄉之地
去國五十里為近郊去國百里為遠郊所謂國中郊門之內
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為六遂遂人掌野造縣鄙形體
之法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是鄙在遂中而其地屬野也二百
里外至二百里為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為小都四百里至

經咫

望

廣雅書局

五百里為大都鄙近都遠中隔稍地焉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蓋自縣鄙至都家通六鄉以外之地言也都鄙固是野而遂
非國中鄙又不當別出遂外今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蓋治鄭康成相治之誤

丈夫之冠也四句 此是孟子約略分言之耳案冠禮無父命
之文賓則有二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
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之命辭不言可知父不自命而以其
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義也至於女子之嫁士昏禮
云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女之辭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

達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此則時文家妄云女子嫁父不命而母命之者謬說也

陳仲子 於陵屬濟南郡見國策鮑注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

陵仲子尚存乎鮑注謂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

年矣陳仲子宣王時趙威侯在王建時但云其為人率其民而出於無用者

又絕似孟子所稱恐不應更有一仲子如是者也

曹交 曹亡於魯哀公八年孟子時久已無曹矣注曹交爲曹

君之弟非也蓋以國爲氏者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

葬除之鄭氏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

經咫

聖

廣雅書局

此服不奪其恩也父卒始得服大功蓋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公子爲所厭降亦不敢服其母也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雖父已歿亦不得服其母大功而惟服總也此諸侯庶子之禮若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得伸至三年士之庶子雖父在爲母皆如眾人士卑無厭也厭之義屬於父不屬於適母若厭於適母則以上差等之制俱無所施矣朱子從趙岐注爲厭於適母殆不然也

是爲馮婦節 則之野則字接上欠妥不如士則之爲句野有眾逐虎爲句先則之後笑之正相照應

經咫

經咫

聖

廣雅書局

向
惕
齋
先
生

文
集

癸亥仲秋

吳士鑑署



序

惕齋先生越之躬行君子也居海濱越人以隱士目之然先生嘗應科舉試云越故多文士而妙談道學文與道裂其所謂文非吾所謂文也古之君子有以文入道未聞以文遺道其文與道兩至者宋之朱子明之王文成獨能之文成與朱子其文同而異其道異而同同而異者有朱子之文有文成之文異而同者文成之道何嘗不合於朱子之道斯亦無俟徐文貞學則程篁墩道一編爲之調停兩家議論也先生少好文成之學以求其致良知之說既有所得一歸實踐遂篤信朱子之學先生非始疑朱子也先立乎其大也非繼疑文成也非

向惕齋集序

知之艱行之惟艱也學之所進有異則其所師之人亦異而所師之人豈預闢門戶以招之進哉先生以粹然之理發爲古文辭澹如也其見於帖括者爲巨公所賞然召之輒不往其教人之緒胥有條理唯其積厚故其發之也光蓋能貫通乎朱子文成之道故能發揮乎朱子文成之文以視游談無根飄風過耳者固不能涉乎其郭卽越之素以文著者其醇疵虛實之相判何如也先生嗣君純夫能世其學哀其遺集而雕善本勝於陸釐刻其父劍南集矣督序於余亦先生遺志也余序先生文不勝車過腹痛之感云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仲夏下浣年家眷同學弟制魯

曾煜稽首拜撰

向惕齋集序

風行水上天地之文昭焉操觚之士則而象之以用其
精能激滌牢籠千彙萬狀而其可傳可久爲古人不朽
之盛業者則載道之文也自六經糟魄諸子煨燼而耿
耿菁光不可漸滅歷漢唐以訖有宋薪盡火傳蔚爲鉅
觀矣宋人爲文無清言之元無箋註之鑿涵詠聖涯咀
嚙道妙覲縷剖決以定至細之倪斷無拂乎古人之意
焉耳嗟嗟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辯
言騁詞連狝宥佚使一種煙槩自詡爲雪濺秋靈之墨
而繩以古人立言之旨慨乎未有聞也物態不齊隨時
遷變得水則爲鱗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得鬱棲
則爲烏足文士之筆亦若是已尤可嗟者繕於俗學滑

向惕齋集序

於俗思逞詭詭之才情作爲救之優孟剽掠前輩波蕩
後生以我冠博帶爲聖賢而目是所謂耳食者也如是
而欲求一言之合於古人蓋綦難哉惕齋一集平易近
人其心契而得力者時露真詮具能根柢於宋儒所爲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與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
氣也心氣正則文章亦正讀其書想見其人是與古人
之意不差累黍而至道所藉爲羽翼者也予故樂得而
序之乾隆庚午暢月同里梁國治拜譔

向惕齋先生集目錄

卷一
傳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書

卷六

題跋

卷七

記說贊銘文

卷八

雜著

向惕齋集目錄

傳

陸稼書先生傳

先生陸氏名隴其字稼書浙之平湖人性端重周旋翔步動中軌程蓋自其少時已卓然克自樹立若希聖之事人皆可學而至者居貧自力於學業凡窮理盡性之道脩己治人之方皆精思切究深造而自得之會遭鼎革隨其先贈公流離奔走篋瓢不給髮如也念伯父司李君闔門殉節輒痛傷之因蕭然有隱居教授之志年

向惕齋集一傳

一

二十七始為諸生連不得志於有司因慷慨嘆息謂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滄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為溫飽哉丙午舉孝廉庚戌成進士知江南嘉定縣視民如兒女子起羸厄而肥澤之豪強有犯者治以法而寬其自新諄諄以敦教化興仁讓為務民皆感泣政教大行會有推薦者將以七閩按察使遷矣然竟以不善事上官落職厥後薦者益力服闋後乃補靈壽令仁聲善教如在嘉定時其為民興利除弊常以身抗上官必伸己志而後已不以前事為戒而少依阿也政成擢監察御史靈邑民深為惜其去蓋先生罷職去嘉定時老人兒啼婦人巷哭盲者跛者皆匍匐追送於路至是以內擢去然

哭而送者猶數萬人其遺愛入人如此及為御史力陳時事直聲振一時而正官方扶名教兩疏則尤人之所不敢言者 朝廷方倚重之乃一年遽罷去初先生之

復職也以中丞魏蔚州之薦其內擢也總憲陳澤州薦之然先生與二公往來第以講道論學未嘗用舉主禮

造請其門而二公亦彌復嘆其賢云先生苦心力學設誠致行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致力於四書大全以為欲

闡聖道正人心去其邪而開其蔽莫若此書反覆抉擇凡六年始卒業焉其點定去取無一苟者復取明季及

本朝諸家之說剖析異同定其指歸名之曰困勉錄以補大全之不及蓋自有明中葉以來陽儒陰釋之徒

向惕齋集一傳

二

創為異說後先接踵鼓天下之眾而從之而聖學於是大晦先生悉從而闢之其言一以程朱為準以居敬窮理為功自考亭以溯源洙泗渾乎其訢合而無間也又言聖人之說心會之必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先生蓋實以道德之懿體諸身心終始不渝而體用具足故識者以為今日之子朱子非虛言也教人反覆詳盡尤拳拳於義利儒釋之辨以為此學之大綱也大綱既正然後可漸而入常於松陽講義中三致意焉其居家孝友執親之喪哭泣盡哀日夕喪次期年後猶席地而寢仲弟尙桓困於酒而墮河遂身自止酒以率之後弟歿終身不復飲焉壬戌之秋喪一子逾月長媳又歿先生

深自警惕謂生平積愆所致蓋遭變而恐兢兢乎畏天命而數咎殃此憂勤惕厲之心所由與君子存之者默相契與璿性迂才下亦常有志於斯而獨學無徒恨未識先生之而既乃讀其年譜及所著書乃粗敘梗概以志私淑之意其家世生卒本末皆不具云

韓先生傳

紹興山陰之三江有韓先生焉其行事類卓卓可紀爲人狷介自守不務名稱故名亦不著與家大人爲總角交幼同筆視歡相得也壯遊四方或聚或散今老矣復相追逐於閭里未嘗旬日閒故家大人知之最深家居數數道之其大節不可及者尤在事親撫姪二事先生

向惕齋集一傳

三

性至孝自幼卽多奇行父亦位翁爲山陰名諸生教授鄉里課督甚嚴先生抑抑循規矩無尺寸失翁晚得瘋疾臥牀第者數年先生藥必親調飲食必親視起居必親扶持以至膏糞割股極前古所希有難爲之事靡不身爲之然未嘗語人人亦不之知也後其親既亡至數十年久寢夢間猶喃喃呼父母不置此家大人嘗與之連牀共卧而得之耳聞者也先生終身不娶撫兒子爲己子人或有相訾警者有勸之娶者有嘆譽以爲奇者向瞻曰是皆於先生不得已之苦心未爲深知也先生家故貧自弱冠時卽出門爲童子師既而徧走齊魯燕趙間備歷艱苦願以持身嚴謹所如多不偶且嘗得危

疾幾死者數矣是其壯時勢固不得娶也後以敘勞銓部授廣東三水司巡檢巡檢薄宦也俸入無幾纔足以給衣食而其年已五十餘矣其伯兄早卒遺子四人皆貧不自存先生是時卽娶未必遂得子卽得子亦未必遂成立然先生一娶而兒子四人其存其亡不暇復顧矣况更望其室家完聚耶於是不娶之意遂決而以其清苦節儉之餘資爲其兒子次第婚娶更爲少置田宅及歸又擇其行三者爲己子蓋以爲如是則祖父之嗣不斬兄之嗣得衍而已亦無子而有子是一舉而三得也先生於此蓋籌之熟而慮之審矣不然先生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樂而好爲此矯情震俗之舉哉此先生

向惕齋集一傳

四

之苦心余所樂爲書之而不欲其泯沒者也其他行事固多可紀茲特紀其大者先生諱彥俊升其字也向瞻曰先生撫姪一事或以比之鄧伯道余謂其事略同而心則或異蓋伯道棄其子於已生而先生則無棄子之慘也伯道爲之於顛沛倉卒之際而先生則於從容暇豫審擇而處之也然先生之所以爲此要自其孝親一念推之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豈不信歟

覺頑子傳

余嘗從覺頑子遊目其貌耳其論說輒心壯之使其出爲世用必當有所建白卽不然使其不爲衣食困得優游歲月沉浸古人卷軸中亦當成一豪言有以自見於

當世乃竟鬱鬱不得志以窮愁困頓終其身嗚呼惜哉
覺頑子姓張名汝霖字又良山陰之三江人也自其曾
大父字侗先生以理學著遂世爲儒者君生而英敏容
貌魁岸奇傑舉止昂昂若自得讀書輒過目不忘貧無
從得書或假諸友人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訓詁視先
世儒賢無甚當其意者而特喜陳同甫之爲人氣味亦
雅與之近與人語議論風生壘壘不倦當其意氣勃發
時上下古今辨論當世得失瞪兩目聲如巨鐘叫呼跳
躍攘臂作指畫狀座客爲之驚愕失笑弗顧也中年嘗
染狂疾尋得愈復遭家難幾不自存活屢就童子試屢
見抑於有司偶試武生乃與焉然非其志也旋即棄去

向惕齋集一傳

五

因益自放浪傲睨儕輩不可一世人或對眾駢鞠或箕
踞長嘯見貴官富人往往疾趨避去意有不合卽掉頭
弗與語其爲文任意馳驟不阡不陌不得以古人繩之
每一篇成無不拍案叫絕人或指其瑕疵輒瞋目怒所
爲詩歌亦祇自寄其意工拙勿計也頗諳岐黃術雖人
不之信而自以爲獨得祕妙善治圃晚年家益貧或植
瓜蔬自給老屋數椽僅蔽風日衣粗食糲婦織子耕宛
然隱者風致間嘗與余談論或離或合至互異處輒相
持不下一日過余齋命童子具紙筆將錄近所爲文示
余未及書而客至乃擲筆仰天嘆曰一文之傳與否亦
有命耶余頗怪其語須臾別去不相見者旬餘而溘然

逝矣噫傷哉時年五十有七余既奇其才而悲其不遇
恐其遂泯沒而無傳也因爲之紀其略云

程魯望傳

魯望旣歿予欲作傳以紀其行事下筆者屢矣懼言之
不文不足以傳吾魯望今且將三年親知之請者益眾
恐愈久而就湮也因約略書之魯望姓程氏名登泰系
出伊川先生數遷而至山陰之三江遂家焉其世次具
載家乘魯望幼而端重類成人方十五六時卽知好學
予時與同志數輩講學里中魯望每隨先生長者後隅
坐俛聽終日無惰容退而忻忻若有得也自是時相過
從有疑輒就質鼓舞振發以聖人爲必可學居恆動作

向惕齋集一傳

六

一準諸古人鄉俗間見其規行矩步始而訕笑百出居
久之漸心服其所爲乃嘖嘖稱嘆曰此少年道學也未
幾以父任山東鹽運司經歷隨其母之父任所與予揮
淚而別且索書訓語以爲鵠旣去數數以書來問學親
友自北來者率縷縷爲予述其勤學狀後其父寢疾飲
食湯藥俱身親之晝夜不少輟及父卒哀毀骨立終喪
不飲酒食肉雖甚病強之弗變也其歸自山東也爲學
益力初至衰服來謁卽請予受爲弟子予辭不獲從予
遊者數年朝夕不去側每晨入學舍率羣弟子二十餘
輩北向雁行立三揖就坐展卷唸誦冠服嚴整肅如也
諸所問答退卽誌之久而成帙貌恭色溫雖頑童野老

皆知敬愛素強悍者遇之亦為斂容然自其父沒家遂
落或至餽粥不給亦終日危坐讀書不休事母至孝已
常有飢色而甘旨之奉不少虧又恐其母不堪憂苦時
為歡笑以悅之嘗出門為童子師遇供饌稍佳者輒遺
歸奉母或遠不能致即泪灑灑不下咽今其母每為人
語至奉養纖細處輒呼號哀慟不能止也先是魯望在
山東時以父病憂悴咯血閉弗語其後屢作屢止貧不
能具藥餌庚子歲遂復大作然猶力學不止友朋中或
勸其少間輒應曰壽夭命耳縱弗學庸遂免於死乎且
以勉學死不愈於靡靡而死者耶予謂之曰居敬之功
誠不容懈思學耗精力殊甚自宜少弛固養疾之道也

向惕齋集一傳

七

魯望頗以為然而其疾已不可起矣卒於是年六月二
十日年二十有七未娶將卒哭謂母曰兒不獲終事母
罪莫大焉兒即死棺取掩形葬用瘠土勿以過厚增兒
罪也囑諸弟孝友勤學勿墜祖父家聲時其兄學周遠
遊燕趙間以不得一見為憾氣垂盡猶喃喃呼其兄不
置也魯望資稟冲和涵養深邃篤學力行不遺餘力充
其所造殆未可量也竟以天卒悲夫所著有篤志錄一
卷

江郁子曰方子之志學也懼力不能勝而思求將伯之
助遲之數年於同里得黃君序言又數年得程生魯望
三人中魯望年最少質最醇力學亦最勤意其所造者

未易測而予之所資以為助者未有艾也不意竟先予
而夭天乎吾烏從而識其所謂耶夫以魯望之少而遂
止於是則子與序言之所以自力者其可不汲汲也乎
其可不汲汲也乎

張烈婦事略

烈婦吳氏山陰柯山張錫綸妻也初錫綸嘗粵西與某
地土官善厚贈之橐藥材以歸值千金家食數年資且
盡復往遂卒焉烈婦聞之哀慟不欲生既思其夫死數
千里外非親往柩終不得歸乃謀束裝行親族咸共勸
沮堅不可竟獨身往人或譏笑之弗顧也越州至粵西
遠絕險阻雖強壯男子不易至烈婦以一柔弱婦人扳

向惕齋集一傳

八

崖挂壁陟磴履危出入於蠻風瘴雨荒箐毒虺鼯鼯豺
虎之中而卒挾其夫柩以歸嗚呼是豈獨巾幗中所難
哉既歸為夫營葬某地並附己生壙於側事訖因大慟
曰前所以不即死者欲歸夫柩也今吾願畢矣且夫又
無子吾更何以生為遂不食親族百方勸之不應餓十
三日卒於是人無不賢烈婦者嗚呼婦之行事卓卓乃
如是使婦聞訃即死其烈已足矧況復備歷險遠歸夫
柩於崎嶇數千里之外而乃從容不食以死較之尋常
以死從夫者其賢不更萬萬哉予蓋聞之周君謙益而
祁君皇于又謂余烈婦雍容殉節方其餓未死時蓋怡
然無幾微艱苦狀也

江邨子曰嗚呼如烈婦者豈獨其節哉乃其才識亦過人遠矣余嘗拜邢忠敏公像於寓山舟過柯山輒徘徊於其岩壑之勝而不謂其遂與寓山竝高千古也噫

羅麻傳

三江有羅麻者不知其何名里人因其面麻呼羅麻居城之東門少以冶鑄爲業及長聞有以掘金致富者嘆曰治之爲技賤而且勞窮日之力所得不過百錢耳豈能藏鏹巨萬誇耀鄉里之小兒哉遂棄其業日以掘金爲事然自壯至老竟不得一金以死聞者莫不憫而笑之笑之者何笑其拙於計也憫之者何憫其溺於財也嗟乎富貴之權天實主之人實操之麻旣不得於天不

向惕齋集一傳

九

求於人而顧切切焉掘之於地其溺誠可憫而其拙誠可笑矣然吾謂世之笑羅麻憫羅麻者正未必非羅麻也熙熙而來何莫非拙於計者攘攘而往何莫非溺於財者而獨於麻笑之憫之其亦不公之甚矣且求富於地不過舉手之勞耳得則有所加也不得亦無所損也而求富於人則趨趨嚙嚙之態有所必至吮疽舐痔之事有所不辭無論得與不得而卑污亦已極矣曠觀天下可勝悼哉由是以言麻亦不幸而不得金耳使幸而得金則其致富之由固尙可以告人而不若求富於人者之不可以對妻妾也已則不如羅麻而反笑之憫之吾笑其但知笑人而憫其不知憫己也是爲傳

癡人傳

康熙之己丑歲余館於高氏之舍外人窺余所爲頗有訕笑者一日余問學者曰外論何如學者笑而不言固問之則曰外人咸以癡目先生余默然良久曰其然乎其然乎俯而思之事固有其因而名固有弗可辭者因戲作癡人傳以自況傳曰浙海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對問其年尙未三十觀其行大類癡者遂皆以癡人呼之云其癡若何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繩尺是拘當世所尙曰惟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值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迫

向惕齋集一傳

十

乎旣得不勝悅釋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復何求及與物接共相談論或雄其辨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答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尙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陋幾於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圓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鄒魯下師濂洛言稱古昔動法先王視人猶己彼此胥忘

惡稱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入肺腸此其大略他
難悉舉嗚呼天地有此癡氣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
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毋自棄

向惕齋集

一傳

七

向惕齋先生集卷一

向惕齋先生集卷二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序

送沈廣文赴新登序

余與沈君平山交十年矣君爽伉明達不徒事章句自
余館其從兄漁莊家與君相距不百武輒朝夕過從
議論瀾翻不竭而胸無城府以余之愚亦每樂為之盡
憶嘗與君言天下惟教養二事至為急切而泄其職者
莫重於縣令學博縣令固兼理士民然於一邑事無所
不當問既有農桑錢穀簿書獄訟之繁又有迎謁往來

向惕齋集二序

一

之不可缺是非絕人之材質不能復致意於學校而學
博則專司其任得一意教育非有他事相關端士習而
作人才非學博其誰問譬之一家縣令其父母也將以
統治家政而訓迪子弟則一屬於其師學博固士子師
也何可自輕以曠厥職君深以為然予又嘗謂士方為
諸生時多專精文藝欲其通知古今者蓋其獲第居
官者又或職守紛然不暇更事於學惟學博優游其間
得以沈浸典籍而熟講夫當世之故既以自治而即以
裁成士子備國家之用是宜為有志者所樂居君益聞
而是之蓋是時君方為諸生也今君登丙午孝廉年未
四十遽就教職授新登教諭於是可以知君之志矣其

行也請一言以贈夫君之能舉其職固無待余言而向
之為君言者又皆莫逆於心君行勉之耳君之邑先輩
魏文靖公嘗筮仕學博正身率士學舍生有夜讀者躬
攜茶粥慰勵之其去也諸生上書乞留後官尚書清德
重望為一時冠稱聲至今益著此君之所熟知者繼公
而起其不在君乎夫欲觀縣大夫之賢否入其境見其
百姓而知之矣欲觀學先生之賢否登其庭見其弟子
而知之矣他日者秋冬之交余將與君兄漁莊溯江而
上弔子陵之遺踪覽富春之紅樹而訪君於新登澤宮
見君門下士皆循循雅飭衣冠容止足以動人則知其
沐浴於先生之教者深而君亦自此遠矣爰為之敘以
贈其行

向惕齋集二序

二

贈馮帝賚序

余三十年來自武林外未嘗跬步他有所適故交游最
狹然於四方賢人君子一聞其名字輒用嚮慕恨不得
相親就已亥歲授徒蕭山沈漁莊家得交凌二如二如
慈湖人乃因二如訪知其邑之周因嚴高世士而因
嚴亦因二如知余先以書來神交數年始訪余於漁莊
齋舍余則又因因嚴獲交其邑二三人於是知慈湖故
多奇士又聞其地山水佳勝每思一往游之采其物序
人風而報謁前此諸君之枉顧者更相與徧求倘儻非
常之士而納交焉竟以事不果往今年夏漁莊歸自武

林爲余稱慈湖馮君帝賚且謂其將過訪問之則君亦
因因嚴以知余者也君工繪事兼能詩挾其技以游當
世士大夫爭欲致之而君願好與伏處草莽者交斯已
奇矣秋杪忽寄余稼書先生年譜余益奇之仲冬渡江
來晤則雅度翩然既相揖卽縷述余向所與因嚴書而
復以尙書離句朱子語類見贈夫余與君素未識而乃
數承君貺所遺書又皆聖賢經籍非如世之文士以詩
文相投贈者是其志之所存蓋與流俗異而其平日所
交往亦從可知矣宜其與因嚴善而漁莊稱之不置也
余因是且重有望於君子旣不能游走四方以接所謂
賢人君子而問有所聞或未得其真君足跡所至日益
廣又善別識人物色所得當不靳爲予告或并圖其巖
壑像貌以來余且無俟出門而坐交天下士矣然觀因
嚴贈君序謂將歡然攜手歸隱南山之南則余又殷然
思從其後也

贈陳宗洛序

江城居人不下三百戶無問老少賢愚兒童婦女羣相
推爲長者必曰宗洛先生某於先生父子間爲紀羣交
先是先生長君省三與余同筆硯歡相得也不幸天死
疾革時猶呼余至牀側牽手絮語揮淚而訣旣先生又
嘗延余訓其諸子蓋余之奉教於先生自束髮至今三
十年如一日也故知先生爲最深夫渾金璞玉見之而

向陽齋集二序

三

不知爲寶者無目者也先生性情沖淡表裏瑩徹不以
言貌加人而人與之接雖暴悍者亦不自覺其意消人
有片善卽後生小子遊其門者輒獎進之不啻口出尙
木傳君嘗稱之曰宗洛真人中之瑞也人爭傳其言以
爲信而余所尤心折於先生者蓋其天趣盎然流溢於
聲音笑貌之表不求異於人而人自以不可及今夫矯
矯自好立義聲致美譽於時者世豈乏人而以視先生
其相去何止尋丈計哉先生讀書授經之暇復精於醫
每用以活人不責報今年春夏間余家無長幼悉患病
余在漁莊不相聞戶外幾絕人跡唯先生以七十老人
日一至診脈視方遂以全活此於先生未足爲難而求
之於世則何少也嗟乎先生於某家豈獨金玉寶器哉
直穀粟耳夫穀粟固人之所以生活者也此吾之所尤
感激欲涕而不能已於言也因爲之敘以進之先生

贈桑煥章序

古之時其人皆誠朴質直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迨
其後風俗漸漓乃因禍福而猶不敢盡違乎義理降至
今日則但知福之是求禍之是避義理之在人心者幾
於蕩然無復存矣桑君煥章少警精於易課決人禍福
往往多奇中然此於世之術者亦輒能之不足爲桑君
異也獨嘗接其言論窺其志意深慨夫世之衰而人心
之不古思有以轉移之又自傷其瞽將無所用其力旣

向陽齋集二序

四

而自審曰當今之人莫不喜福而懼禍予之術幸不爲人所鄙棄倘因是而歆之以其所喜惕之以其所懼使其奮發乎義理之中此非轉移之一機歟南蒯之將叛也筮之得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夫蒯之得是占吉亦甚矣而伯乃本諸義理以折其邪心使蒯能從是言而以其去邪就正之思爲轉禍爲福之計則亦何至於叛而敗而卒奔於齊也哉桑君用斯術以救人心所言者禍福而所據者義理多方開曉聞其言而悔改者比比而是此雖與古之無所爲而爲者不可同日語然使人知義理之當求而不至蕩然無存其功豈淺鮮哉況由其言而篤志力行

向惕齋集二序

五

以求進於古者乎若桑君者誠得夫轉移救世之方而與世之術者不可等量而觀矣余故喜而爲序以遺之

送李魚君赴順天鄉試序

從來懷才抱道之士每思有以建白於天下故嘗急於用世而不欲稿頂黃馘終其身於繩樞甕牖之間此其所挾持者固甚大而非小丈夫之所能識也願天或東其身抑其遇使之不得選有所爲是豈故欲困苦之而顛倒之也哉少年英銳之子足以赴功而亦足以償事天之机我其殆將磨厲奮興以善成其遠大之志與李丈魚君當世豪傑士也其高明俊偉之才足以策名清時起衰振墜負用世之資而不爲世用以國學生屢試

北闈竟不售南歸一試又不售今年逾五十矣齒搖髮白將復治裝赴順天鄉試或有諷之者曰世不我知則亦已矣何必屑屑於是爲先生曰不然人各有志不可強也況今天子加意人才鄉舉里選廣開登進之途駸駸乎盛世之休明矣吾將藉是以伸吾之志使有所裨於當世而豈利祿之計之動於中耶或曰然則南闈可也何以北爲先生曰譬之奇珍異寶必置諸通邑大都之間以其售之者易也今京師爲天子之都天下才士之所會聚搜奇摘異者於是乎在而網羅之者亦復不少以余之鄙陋誠不敢比於世之懷瑾握瑜者而生平所學頗亦有可以自信其孰能韞櫝而藏終身淪沒而不一見耶某聞之慨然曰此先生之情深用世而非徒以科名自負急於求售也異日先生遠大之志天下將共見之余又何贅焉

向惕齋集二

六

送程魯望赴山東署省親序

同里有黃子序言程子魯望與余三人爲莫逆交二子年皆少於余而沈潛篤實非余所能及余故將賴二子以有成今年夏魯望將侍其尊人於山東官署乃與序言同至余齋且乞一言以爲別余亦何言哉凡余之所欲言者古昔聖賢已莫不言之矣尙何待於余哉無已則有一言焉古昔聖賢之所言者迹也後之人不徒求之於迹而當求之於心果能得之於心則其迹亦未有

不合者也蓋心者源也迹其流也心者本也迹其末也源本正則末流無不正者如徒求諸末流則所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已矣欲其流行不息而暢茂條達不亦難乎魯望其慎求之哉茲行也事親從兄何在非學賢師良友何地無人魯望能以聖賢之所言者而體之於心加以躬行實踐切而求之於家庭博而求之於師友毋恃虛見毋執己私自將日新又新充乎有得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魯望信道篤而自知明自必以余言爲然獨是魯望遠去而余與序言竟乏一良友之助是則余與序言之所不能不耿耿於心而亦魯望之所不能忽然者也雖然聚散亦何常之有惟既散而各不失其所求以至異日之聚不至仍如今日之故我則善矣魯望其亦慎以求之余與序言夫敢不竭蹶以從其後

向惕齋集二序

七

贈周彥登之山左序

周子彥登余友丹儀令子也質敏而氣豪少年卽富於學鄉先輩俱樂與之遊且豫卜其爲遠大器今年春以家計頗艱將辭其親以遠游齊魯丹儀請余一言爲之規余謂以彥登之才其於當世之務固宜所向無不如意第才高者每視人多不足而易至於驕驕則人多忌之而或不免於齟齬程伯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可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誠至言也驕之反爲謙謙則非特甚宜

於人而已亦受其益故聖人於易獨謙卦贊之最詳彥登平日得於庭訓者甚深甯不知此而余猶諄諄於是者正欲彥登深思而自得之也抑是行也甚非得已而尊大人所以期之者甚遠且大尤彥登之所默喻者更宜常存諸心而勿忘也余與丹儀爲莫逆交故不嫌過直而書此以規之

黃翊山先生文集序

天地之生才也不貴其能言而貴能用且非特能用之貴而尤貴其善藏彼世之齷齪者固無足論間有胸次磊落自負不凡者居平論說若無所不可一旦授之以事輒碌碌無所短長或少有建立又多顧戀名爵而不能見幾以去以及於敗者比比也若吾鄉先輩翊山黃公者勝朝時嘗以布衣爲童子師未嘗談及兵事人亦無知之者後赴山西北樓口李公幕敵兵大至糧盡援絕城且旦夕破當事者率惘惶震駭不能出一言公出奇計擊卻之而城賴以全於時監軍內臣方以大軍爲敵所敗而北樓以蕞爾孤城建奇勦摧大敵不勝忿忮思有以中傷之幸天子知其事嘉獎擢用其歷官所至屢擒劇盜定兵變不數年仕至湖廣掌印都指揮使公感知遇之恩方思得當以報而川寇適橫乃與撫臣謀所以禦之之策條畫甚悉而撫臣書生也不知兵與公齟齬公知勢不可爲卽伴狂罷歸歸未數旬而城陷

向惕齋集二序

八

夫公以布衣立戰功受知天子其遇可謂奇矣而一有不合輒奉身以退視功名如敝屣是豈特賢於尋常萬萬哉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見幾而作者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公其明哲保身者歟歲壬辰公孫序言手公集示予且屬之序予受而讀之其所論著明白洞達窮原竟委非淺人所能窺其萬一使出其深謀遠計足爲朝廷豎大功立大業建久安長治之規區區解圍克敵特其小試焉耳嗚呼古今來能言而不能用者何可勝道幸有一二非常特達之士又以遇非其時一振而遽止徒使後之人心服其善藏而不知其才之不獲盡用以致天下洶洶卒受危亡之禍也悲夫乃

向陽齋集二序

九

敬爲之序而歸之

篤志錄序

嗟乎不見魯望十年矣讀其語如見我魯望也魯望之志爲聖賢不獨自信之篤儕輩中亦無不信之而卒不竟其志以死也悲夫夫人之立身惟貧富貴賤生死爲易足以動人過此始可徐及乎精微之域魯望貧亦其矣吾嘗見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出門戶而其志嶄然彌厲不爲少挫且其危病幾死之時尤可念也奄奄牀第氣息僅微屬而孜孜向學之志未嘗一日怠今其錄中所載歷歷可按也嗚呼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吾垂老自廢每念其生平讀其語輒怛怛不自已而痛恨於

魯望之死也庚戌孟冬一日齋居闔寂盡然有懷取其錄序之嗟乎恍如對我魯望也

黃序言文集序

世嘗謂觀其文可以知其人豈盡然哉吾於序言文信之矣序言爲人真誠樸至胸中無崖岸粥粥自謹於人無少長皆謙下之而疾惡特嚴不肯假以辭色人或遇之肫然似絕無文藻者而序言則於文爲甚工夫世之所爲文者亦不一矣或伉壯蓬勃以自雄或爲淋漓慷慨之作以寫其湮鬱或雕鏤粉飾以務悅人之耳目或更爲滑稽怪僻誕妄不經之說以博後人之名稱此其文非不工也使吾序言之文如是卽何以見序言吾嘗受其集而讀之其於古人諸體幾無弗備駸駸乎極文家之變態而其間質直淳古之風固在也噫嘻此其爲序言之文與夫玉雖離乎璞而溫潤以栗之性自不可易金惟鍛鍊而愈益精純文章固不可無變化要以不離乎質者爲工吾讀序言文乃益知其人矣願嘗執是以觀人又往往不足盡據則何也序言誠有以知其然也因序其文而并以質之

向陽齋集二序

十

恒陽詩草敘

余友黃序言出游恒陽嘗以旅中所作詩數十首寄余余藏之篋中舊矣一日出而觀之低回唱歎若序言之揭其性情以示也詩以言情誰不知其然然聲詩滿天

下其格韻字句之工往往不乏人而不拂乎其情者何寥寥也夫詩之有格韻字句猶人之有衣冠儀容揖讓也今將舍而衣冠去而儀容揖讓儼然廁其身於士君子之列其有不鄙而棄之者乎若既秩乎其有容而彬彬乎其有禮矣而鄙而棄之者且益甚焉則何也蓋其本之不存也則甚矣詩之以情爲本也雖然古人訓情爲實夫人之作詩有不自謂本之情者乎然而非其實矣君家南雷先生曰今人詩非不出於性情以無性情之可出也嗟乎至於無性情可出則言言性情言非性情矣序言居數千里外詩不多作其思母懷人之詠抑何悽以切也他如琴操民謠諸雜作皆能契古人於

向惕齋集二序

十一

沈生遺詩序

嗚呼此沈生南金遺詩也南金年二十有四從余學者十年十年中晨夕必偕飲食必共吟誦講論必在側視疾調藥必身親之而一旦棄吾而死吾所爲手其詩而哭不能止也南金雅知愛吾詩文雖單句隻字無不藏弄之且謂他日將付梓人以傳久遠嗚呼孰謂今日而余乃爲之序其遺詩乎初南金遵祖父訓一意舉子業不敢輒言詩而私心特好之乙巳歲忽得咯血疾醫家

謂宜姑緩誦讀禁作文以完養心氣而南金乃問學爲詩出語輒爲先輩名人所稱許因益自鼓舞觸境言情每欣然有作牀第間亦往往吟哦不輟今所定僅若干首其所未出者蓋尙多也去年春其父漁莊先生入都未歸而其病大作幾死者數矣猶枕上口占北望詩數十首嘗謂余幸不卽死得起就几案當勉錄以求改定不謂侵尋歲暮而竟不起矣今索其稿無有也悲夫南金詩多俊爽其進未可涯淡慈湖周君某善爲詩觥觥不可一世人而獨稱南金詩老勁橫逸足爲後來之秀詎非然與惜乎其遽止於是也嗚呼南金已矣今其詩余得爲之論次而手序之而余亦既衰且病不久於人世者他日殘篇斷稿其將誰屬耶序既訖爲執筆漚然者久之

向惕齋集二序

十二

向惕齋先生集卷二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序

南樓日記序

古之聖賢未嘗有意立言也蓋其根柢深厚足以有爲於世而不獲用於是不得已而著之於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言一立而德與功並舉矣不然者著述雖多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耳曷足貴哉世之口耳剽竊譁世取寵者固齷齪不足道其或有所振起而務爲事

向惕齋集三 序

功之炫赫然不知本諸義理之當然而一切計較於區區成敗利鈍之間則未免汨沒於功利而不能出又或求理於幽深懸渺而高談性命揣摩影響以事業爲粗迹置民物於度外則又沉空蹈虛而於世無所用是二者之爲弊均也嗟乎孔孟尙矣後此千有餘年自周程張朱諸大儒外其書之傳於世者莫可勝計而求其獲免於二者之弊有幾人哉蓋由其蓄之無本而所發者薄固非可以勉強擬議而得也明州周君因嚴今世之偉丈夫也生平以立身行道守先待後爲己責其得於已而充乎內者亦既深醇而篤實矣余未嘗與識面而神交於數百里之內嘗以所著南樓日記寄示且命以

序余受而讀之大抵言事則根諸理言理則必實諸事而於性命之精微經傳之旨趣兵農禮樂之張弛措置無不會通而條貫之出可以被之當世而退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其與周程張朱諸大儒未敢謂無毫髮間要其言之不衷諸道者蓋亦寡矣然吾觀古人著書往往多在晚年伊川易傳最後始出考亭於四書集註修改不輟至易叢前數日始定是果何爲其然哉蓋恐其研窮弗至而論說或未周上有以獲罪於聖賢而下不免貽害於將來也今君之年方四十其所造已如是由是而進至於十年二十年年愈高則德愈劭而語之擇也必益精且詳吾惡知其後之所著不尤盛於今所云耶是則余之所期於君而不敢爲君量者也夫以予之孤陋不及君萬萬其何足以知君而君之書來趣序者屢矣因勉搆以應異日者天或假余以年不至老而無聞尙當讀君之書而更爲君序之也

向惕齋集三 序

鄭汝良詩序

康熙乙未余授徒里中時汝良年方成童耳私請於其父曰兒非向先生勿往學也其父從之遂率之來學視其氣宇絕無凡俗態資頗敏而好讀書余家與汝良居先後僅隔一帶水每雞聲喔喔猶聞其讀書不輟也未幾以貧不能卒業北入長安往往爲旗人延作館師而讀書益勤不怠嘗學爲詩稍稍傳播於外爲名公卿所

知而汝良不自足也繼復走遼陽歷河洛浮荆湘順流而歸其於天下之名山大川阨塞險要遊歷幾半而其羈窮愁困疾病無聊之狀亦既嘗之熟矣於是不見余者已七年其歸而來見也且拜且泣具道七年中事縷縷不能止次日復以文數冊詩一卷來求是正閱其文沉深雄健大非昔比而其詩則尙未暇觀是日適北溟李子來訪見其詩大爲驚賞曰此温飛卿之流亞也近日吾越中才俊固渺能及之也余因相與坐而觀之北溟每讀至佳處輒以手指畫嘆爲古人北溟固非輕許人者而今爲稱賞如此卽其詩可知矣雖然汝良童時之必欲從余遊者豈獨在於詩文而余之所期於汝良者亦豈僅在是耶然汝良以弱冠之年旅處孤踪而能汲汲於詩文如是則其進而益上也固將有舍其細規其大而肯以辭章之學自安於小成者矣爰書是於詩卷之端以爲他日券

黃氏族譜序

黃君序言與余家居相近數世交好而余與序言尤相親善故其家世流傳之概余畧能知之壬寅秋序言以其所修家譜見示且命序之而其序次之詳明用意之縝密已悉具其自序中余復何言哉無已姑卽余所知者以下其他日昌大之由可也蓋余向者嘗讀其祖先都督公集矣公以書生立戰功受知當亡歷登顯秩後

向惕齋集三序

三

不竟其志奉身以退其才猷之奇傑立身之剛正見幾之明決不愧古名世今其遺事鄉前輩猶能歷歷道之余耳熟焉至其考冠叟先生則又余所嘗身侍焉而親其色笑聞其議論者也先生與家大人爲總角交中間遊走四方相遇輒甚懼迨後歸息於家又數數相過從故予常得隨侍而今猶時時記憶之不忘蓋其胸藏甚富而外視若不足惟言及前代興革人物臧否山川之形勢阨塞則未嘗不慷慨激昂聲聲忘倦也然終歸之謹厚故余嘗以爲隆古氣象猶及見之而序言之爲人則大類其祖父恂恂儒雅未嘗以賢智先人自弱冠時卽補博士弟子而勤學好問尤篤志於爲己之功其所

向惕齋集三序

四

以承先裕後而益光大之者正未有艾是則黃氏自都督公而下其三世之淳風厚德繩繩靡間如此則其族之興也寧不可以預卜之乎黃氏先世素爲餘姚江鄉望族自其曾祖環山公始遷於三江乃爲三江黃氏其淵源所自詳譜系中余不具贅特就余之所知者而論其異日昌大之由俾其世世子孫知三江之黃所以得顯著於當時而傳之勿替者固自有在而因以知勉也爰爲之序

朱約傳六十壽序

吾越自文成倡爲良知之說天下之士莫不風靡影從爭相附和其聲氣之所鼓動幾與河汾洛閩並何其盛

也顧其學一宗象山而加恢廓焉大率與程朱相牴牾
當是時程朱之說方盛行人習其書而戶講其學然特
束於朝廷之功令而粗襲其說以獵取科名固未嘗精
求而身踐之也夫以鹵莽滅裂之學而復中之以喜新
厭故之習一旦驟聞文成良知之旨恍覺心目頓易其
相率而歸之也固宜迨其後病敗頗著是非漸明二三
有志之士遂不惜昌言以排之然其說浸漬已久不能
遽出其範圍雖以端文忠憲之巍然傑出者猶且或離
或合於其間而況其他乎是時爲其鄉之後人者惟戴
山最著而其篤實嚴正尤足以振起絕學轉移世道未
嘗不思起而持其弊然其慎獨之說標目雖若不同而

向惕齋集三

序

五

指歸亦不甚異甚矣聖道之難明而舊習之不易革也
白洋朱約傳先生文成之鄉爲戴山之曾孫瑁自少
嶽嶽負奇氣不屑與流俗伍居平於綱常倫紀辭受取
與間毅然一衷諸義雖志趣不與之侔者亦知其爲端
人正士某夙慕其爲人而不獲與之相接者十餘年康
熙己亥歲始得造訪於西展館舍觀其氣貌聆其言論
喜所聞之不謬而恨相見之已晚然猶心疑其學或出
自戴山因流溯源恐於文成之說亦未遽能脫然也及
以諸家學術叩之而其所確然尊信者則一以程朱爲
宗有明一代儒者自薛胡二先生而外不多許可且俱
能歷歷辨其得失而無毫髮之爽卽於戴山先生亦不

少狗也夫而後知先生學術之正而向之所以知先生
者爲甚淺乃先生方深自晦藏不欲以理學自見夫以
先生之真知實踐而猶不以理學自見此其所以爲不
可及歟雖然斯事所關甚大非一己之所得私吾終願
先生之力肩斯任以底於成使天下知吾越之學術日
進而趨於正也不亦善乎雍正二年之二月十日爲先
生六十之辰某以西渡錢江不獲登堂脩敬歸而述其
學術之大致以質之先生非敢云祝也若夫文士浮靡
之習世俗贊頌之常固知非先生之所樂聞而亦非某
之所能道也是爲序

王憲魏三十初度序

向惕齋集三

序

六

余與王君憲魏居同里學同師而生又同年故相知爲
最深特君智而余則愚君才而余則拙君爲人魁岸奇
特而余更拘牽執滯是則其不同者今年嘉平七日爲
君三十之辰去賤辰僅兩閱月余因館於外邨且胃疾
作不獲登堂奉觴心殊歉然旣而思曰今世士大夫類
以言相贈若余與君相知之深又已幸託肺腑誠不可
以無言乃敘吾兩人之同不同如此雖然其同者不必
言其不同者余固不敢自安而君抑豈遂止於是乎昔
夫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至於三十而立進而四
十五六十以至七十始得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其間
功候之淺深蓋有歷時以進而未嘗一日之意以息者

況於末學之士質已不逮聖賢尙堪坐消此歲月而
思所振起耶今余與君俱三十君之立與不立非余所
能知而余則僅有其志君其不以爲迂而同勉焉俾異
日者或得與君共進於聖賢之域矣乎然異日之同不
同固未可必而要於今之志卜之也余雖不敏敢不竭
蹶以從歸遂書此以贈

潘太君八十壽序

代

雍正己酉之至後一日爲婁母潘太君八十誕辰其子
壻沈君某張君某丁君某思所以爲太君壽者沈君之
兄漁莊余好友也爲徵余文以佐觴余詢之而知爲子
千翁配也夫何敢辭昔先贈君授經於婁氏最久余時

向惕齋集三

序

七

甫成童從先贈君讀書其家與翁諸子爲兄弟交而翁
與先贈君尤相厚善余嘗執子弟禮拜太君於堂上其
時已知太君事舅及繼姑皆能得其歡心因其時尙未
有子爲翁多置造室有逮下恩賢聲嘖嘖著鄉黨顧此
猶非世俗所甚難不足爲太君壽也余自獲第後讀書
中秘繼乃僑居武林不能周知鄉里間事而與婁氏尤
相闊遠道詢其近數十年狀而乃知太君之不可及也
方翁之謝世也遺側室所生一子年僅十餘歲太君愛
之如出腹子以養以教以授之室且其家故素封饒田
宅自徵租納稅吉凶慶弔歲時賓祭以暨米鹽零雜皆
太君一婦人指拮其間以俟其子之成立是翁之後幾

絕而復續者太君力也及其子思劬君旣長能持門戶
太君自謂可告無罪於翁矣而思劬又忽奄逝惟一孫
在襁褓中發婦孤孩其勢更岌岌危殆太君復謹凜如
前夙興夜寐無朝旦之暇今其孫已頭角嶄然能讀其
祖父之書行將娶婦矣是翁之後又幾絕而又復續者
太君力也然太君則惟以貞靜和順自守初未嘗自見
其才噫此太君之所以爲不可及與夫以一人殫數十
年之勤苦而爲一家盛衰剝復之所關其獲於天者當
必厚今而後康寧壽考子孫昌熾吾何能爲太君量矣
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其太君之謂乎沈君試以吾
言爲太君壽且告之曰是卽昔年家塾中讀書傳某也

向惕齋集三

序

八

今其髮亦種種白矣太君必將笑而領之

陳二畊七十壽序

前壬辰歲爲陳二畊先生六十之辰某嘗爲文以祝大
抵謂先生之德可以坊表鄉里不愧古之所謂鄉先生
者願以辭旨淺陋不足掄揚盛美先生不鄙輒加稱許
此可以見獎進後學之盛心用存諸心不敢忘今年六
月二十日復值先生七十壽辰某雖不文又烏能已於
言耶嘗考之古無以文爲壽者自元明來士大夫間始
多以文至於今益盛然類皆迹其生平之志行名位而
鋪張揚厲之連章累幅千萬一轍雖未嘗不爲庸俗人
之所喜而識者視之乃如飄風之過耳夫以庸俗之詞

諛人與夫好人之以庸俗之詞自諛者均之爲庸俗人而已矣先生生平固以古人自砥礪者也而某不自揣亦不欲自處於流俗則某之所以壽先生者何敢以庸俗相諛之詞誣先生而并以自誣哉蓋世之所艷者富貴而先生淡之世之所安者逸樂而先生惕之世之求工於詩文者矜巧爭奇而先生以淳古救之凡於一切沉酣戰鬪淋漓艷冶之場舉皆不足以動其心則其心之淡泊超遠爲何如耶夫淡泊超遠則神完而形固其於壽也固宜此先生之所以進於古人而無疆之慶可卽於此卜之也至其家道之日隆福履之日盛子若孫之賢且孝自有能頌之者先生亦旣耳熟之矣夫何容贅序旣成恐不獲當先生意因請於家大人家大人曰試以質之先生遂承命而書此以應

向惕齋集三序

九

臆見隨筆序

余之生也二十有五年矣少習舉子業心思知慮盡洩投於名利富貴之途私心自計以爲苟得取科第膺祿位志願足矣於聖賢之學槩乎其罔有聞也去年春讀孟子七篇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乃爽然自失曰噫去此幾希將不得爲人矣可畏哉因自愧自責者累日復取四子書及諸儒語錄讀之益信吾身自有天爵之可貴者不可暫舍而勿存妄不自料謂人能刻意勵行以求其所以爲人者雖古昔聖賢亦或可庶幾其

萬一顧以生質甚陋又前此之錮蔽已深憤發以來及今一載卒茫然無所得每一循省乃彌覺過惡之日滋耳卽之後知履之後難予茲藐然能冀倖其有成哉然而不敢不勉也茲集也凡有臆見或得諸辨論之餘或得諸探索之後或得諸誦讀之暇俱隨筆記之一可以驗功候之淺深一可持之以就正有道云

志學前錄序

聖賢人也我亦人也我何以不如聖賢非我之本不如聖賢也聖賢學而我不學也夫子曰學之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則聖賢之好學可知矣我亦學之而已矣而何不如之與有雖然我知學矣乃學之而或作或輟

向惕齋集三序

十

也忽進忽退也則如之何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是志之不可以不立也天下事有志之立矣而不知學者乎有志之立矣而猶恐其或作或輟忽進忽退者乎余自數年來亦知學乎聖賢之道乃德不加修業不加進過與年而俱積時已去而不留每一思之不覺其面赤汗浹而怵惕之不寧也是豈聖賢之誠不可以學而至乎抑亦志之弗立而已矣發憤自雄請自今始自暗室屋漏以至稠人廣眾之中自日用常行以至造次顛沛之際時地各殊而此志之銳以堅者確乎其弗可拔志無間斷而學亦庶無作輟進退之虞蓋聖賢之域將由是而幾焉矣雖然吾豈敢自謂能哉亦

云勉之已耳上之可以至於聖下之將不得比於人其介甚微其責甚鉅危乎艱哉如之何其覩然人面以自殞其生而莫之哀也是錄也凡有所見書而記之亦猶前此臆見隨筆之意云爾

志學後錄序

志學之有後錄因前錄而名之也前錄何以名以前錄所記多不同於後錄也記何以不同以所見有前後之異也予之志學自乙酉歲始時則有臆見隨筆之錄至丁亥歲又有志學之錄志學錄者與臆見隨筆同特以明吾之所志而非敢有所自是也自此而所錄止於辛卯何以止於辛卯以是時爲友人黃序言索閱遂輟筆

向惕齋集三序

士

焉是所謂前錄也後錄何自始癸巳之夏序言以錄歸我偶有見輒復書之而所見多與前異視前錄疵病百出意欲焚之既又以爲存之亦可以驗學力之淺深因分辛卯以前者爲前錄癸巳以後者爲後錄後錄豈皆無所謬歟非敢云也但據今日之所見者則似進於前日而後日之同不同吾固不得而預知也雖然吾之志已自此定矣後惟由是而加進焉而其指歸則不可得而易也然則前後錄之所見何以有異是則錄中所記已詳而學會邇言中亦嘗備述之茲不復云

輔仁會籍序

輔仁會者我江城講學之會也余創之於丙戌數月而

罷復舉於丁亥之秋未及兩年又罷壬辰春暮友人黃君序言甫踰弱冠質美而好學有意興復余嘉其志之篤而喜學會之可繼也雖然余竊有深慨焉今之習舉業者則有文會習詩賦者則有詩會獨講學之會寂焉無聞間一舉行則羣指爲怪訕笑百出志少不立必至沮喪退縮裹足而不敢入矣是果何說哉蓋詩文者名利之所從出也名利所在則雖禍患當前猶不知避而何有於訕笑志誠堅也若夫講學者心本視爲泛然故以悠忽遊移之意處之而又投之以訕笑其能卓然有立者幾何哉噫嘻名利者分外事也而重之若彼學問者分內事也而輕之若此其亦弗思之甚矣余既喜斯會之復興而又懼其難繼故爲序之如此序言以爲何如得無謂余之多言耶

向惕齋集三序

士

向惕齋先生集卷三

向惕齋先生集卷四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

與周因嚴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復書因嚴長兄足下某自己亥歲聞凌二如兄稱說長兄之賢即不勝欣仰嘆慕思一望見顏色而不可得然自是之後心神夢寐之間固時時有一周因嚴矣今歲凌二兄來忽辱教札並賜大作急展讀之真不啻百朋之獲夫以吾兄之才識學行磊落英奇光明正大求之古人中亦不概見某何人斯乃蒙封非之不遺而惠而教之耶愧甚幸甚某竊嘗思之天下事凡人之所不能自主者則當聽之於天而其所能自主者則當盡之於己氣運之汗隆天也道德之成否人也是以吾人今日之所常有事者惟此身心性命須與殫精竭力不可少緩而此中功候苟非小心謹慎近裏著已循序漸進日就月將終亦未能遽入惟勿狃於小成勿奪於欲速由其末以溯其本培其根以達其枝及其久也豁然沛然處而有以自樂出而可以應務居安資深無所往而不得矣然此豈易言之哉某自幼習舉子業二十歲外始志於學妄意聖賢之必可為奈姿陋習深羸弱善病讀書不能得古人之旨存心未獲窺德性之

向惕齋集四

書

十

原氣質之蔽發於不及持物誘之私乘於不及覺悠悠

歲月到今無成興言至此愧憤交集然此一念耿耿則

終不能自己故每聞四方有賢人君子輒不勝嚮往之

私急望有以提携之成就之而借之乎大道其如好賢

之心雖誠而趨謁之願莫遂書生舉動大率如斯今吾

兄不我鄙夷先賜教督其憐某之愚而思有以開之耶

抑以某之亦嘗從事於斯而思欲相與以有成耶夫獨

學無徒古人所嘆苟非聖聖特起之才則必藉有師友

之助以成其德某今自幸得所歸矣異日得與吾兄聚

首一堂出所學以相質因為正其是而去其非是則兄

之翼我以進也某於此更有厚望焉謹再拜

向惕齋集四

書

二

與周第二書

某頓首白因嚴道長兄足下七月中二如兄來辱賜手教并日記詩文已拜領訖不勝感慰推獎過當實所未安間嘗反覆諷誦玩索足下之所言而竊有以知尊意之所在也大抵見夫後世之學事理分而道術裂天德王道離而為二是以千百年來學術事功病敗百出而不獲觀一貫之效下無以繼孔孟之統上無以紹三代之傳至宋周程張朱諸夫子出然後足以繼往開來而無偏倚不中之弊然不數傳而其緒之微又復綿綿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焉及於今而益不可問矣以故足下奮然起而維之思有以振其衰而起其弊凡見之議

論著之詩文者莫不以是爲要歸而其剛毅豪邁之氣
光明磊落之心博學強記之姿萬物一體之量更足以
超前而軼後使其出而任大責重致君澤民洵乎其能
應之而有餘矣來論乃復以此責某之其勉而爲之噫
是豈某之迂拙淺陋者所能與哉嘗聞之明道先生曰
學者所見所聞不可不遠且大然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終恐敗事是以聖門教人必視其資之
所近力之所及而使之循序漸進日引月長以幾於上
達之域故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成已而後可以成物
非以民物爲外而置之勿顧也蓋本末先後自有次第
輕重厚薄自有分量不可妄意躐等一蹴而至也如某

向惕齋集四書

三

者反己自思其於性情心術之間日用行常之內足以
招尤而致悔者比比而是方且改過遷善懲忿窒慾之
不暇而乃欲侈談事功妄希經濟其不爲君子之所擯
斥者幾何哉量有漸進功有漸加幸得足下而與之交
則將來之所以請教而受益者正自此始矣然某於足
下之所以自處者亦不免畧有所疑而不敢不一言之
也足下於江西之頓悟永嘉之事功既知其倚於一偏
而非聖賢中正之道矣而於議論文字之間仍多汲汲
於濟世安民之畧皇皇於兵農禮樂之爲切切於阨塞
險要攻取治亂之事是雖足以見民胞物與之深心而
於反身切己平易淺近之中恐未能詳盡而精密也然

足下固云居敬窮理之功行之二十餘年矣夫力學之
要爲己之務孰有加於居敬窮理之大者乎惟願於此
益勉其所未至其居敬也謹於其大矣而尤不可忽於
其細持於其著矣而尤不可玩於其微其窮理也探於
其精矣而尤不可畧於其粗審於其難矣而尤不可遺
於其易致守乎下學立心之規而馴致乎篤恭至善之
妙則內外本末無乎不備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此在
足下固已知之深而行之熟無俟乎淺末之喋喋然某
之所獲聞於先生長者朝夕求焉而每覺其未至者則
止於是耳足下其以爲然乎否耶來論又謂往聖之言
最妙者無過乎論語儒者之言最精者莫妙乎伊川考

向惕齋集四書

四

亭誠哉是言也此非平日之深造自得者有素安能所
見卓然如是哉夫論語之書伊川考亭之訓語上而不
遺下語本而不遺末辭若淺近而理極深遠言皆和平
而意已切至誠能熟讀精思涵泳玩味而有得焉其於
身心人已之間自無過高失實顛倒缺畧之弊矣然足
下之於薛文清往往置不足於其間且謂其語錄不過
敷衍平實無味如小兒摸壁行者竊謂洛闕之後見之
眞而守之確者莫如文清雖其廣大自得不逮程朱而
正學之傳不可謂不在是也試看程朱以來數百年中
其名爲知學者不少率多放膽闊步以陷入於荆棘之
中求如文清之切實謹守者曾有幾人敬齋差足相埒

而一峯尙多未及足下乃從而優劣之何也二曲先生素聞其名而未得其實果如所言自不得以第二等人目之然問者嘗求其書而觀之見其學問論說不能免於心學之蔽則其本根之地似猶未豁然也更試詳之何如綱目一書所係於名教者甚大誠不宜緩或者之言殊所未聞但某以庸愚病困之身於凡經書之親切顯易處尙多未悉故於此雖亦嘗寓目焉而猶未能專心玩讀徹底究竟極承儆誨敢不恪遵抑某於此竊有感焉嘗觀士人之蔽或精於論事而忽於察理或明於觀人而闇於自識或過於高遠而無實或安於卑近而弗遷尙非得真切之友窺其微而箴其失則往往醇疵

向陽齋集四書

書

五

相雜瑕瑜不掩古人輒有俊偉豪舉之才小心謹慎之學而致留遺缺之憾受不韙之譏者未嘗不由於此蓋聞沉潛者剛克高明者柔克某自揣柔懦闇弱非得高明如足下者振之以剛大廓之以宏深而儆策提誨之恐終不免於悠忽自棄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而已故某之所望於足下者非淺願終教之幸甚幸甚若足下之才之學洵無愧於高明者已第以愚窺之似激切張皇之意多優柔平和之致少發用有餘而涵養未足更宜少濟之以沉潛然後極於中正而無弊也迂拙之見固知不足以助高明之萬一特有懷莫吐非所以待知己之道足下其亦諒其忱而察其意乎如鄙說未當乞

詳推極辨指其非而抉其謬某決不敢執一己之私見而置藥石之言於罔聞也詳觀南樓日記具見明體達用之實學其中微言奧義雖未盡悉然其大概已得之矣間有未合當俟他日面論非尺幅所能既也蒙屬作序煌煌大篇恐非愚昧所能測識然得附名卷末亦所深願何敢固辭第聞日記尙不止此則非徧閱不可且未知經說至言二種卽在日記之中耶抑別爲一書耶俱乞明示方可落筆不敢草草也某有拙錄本欲呈覽因未抄畢當俟後便再寄也而晤無期中懷耿耿惟願厚自完養以光道脉千萬之幸某再拜

與周第三書

向陽齋集四書

書

六

接手教詢以朱陸之辨此千古學術關頭古今不決疑案愚者何足以知之然有不容不辨者請爲足下約畧陳之夫朱子之學足下知之稔矣固無待於某之言也若象山先生其生平之所以自處者亦自不苟其質甚高其志甚大其進甚銳其立身行己甚有可觀其事功政教俱有實績可驗而朱子願必詆之爲禪且其攻之也甚力是果何爲其然也蓋吾儒之於釋氏只是本天本心之不同象山之學大抵本心之意多故其生平言性處多不分明而往往提本心以立教只要認得此心存得此心便可任心而行自無窒礙不知聖賢之學緊要只是一理字天也性也皆理也理具於心而不免爲

氣拘物蔽所以必須格物以窮理順理以應事而後不
至於差謬若只空空守一箇心惟以虛靈知覺者爲之
主而不知求乎天理之木然則幾何而不蹈師心自用
之弊哉足下謂觀象山語錄並其所與人書亦不外存
心致知亦時勸人讀書是固然也然苟細玩之其所謂
存心者只是存得箇鶻突的心所謂致知者只是致得
箇儻侗的知其教人讀書也亦只是就其意向之所近
者以爲去取而所謂循序而致精遜志而自得者殊不
相似也故其見之文章者初觀之未嘗不足以感發人
再四尋索則不免於支吾籠罩而乏沉潛縝密之致以
足下之高明固宜讀之不待終卷而自了然矣何待僕

向惕齋集四書

七

之言耶然其提醒緊切處不啻晨鐘暮鼓自足鍼吾輩
之膏肓分別觀之可耳歲初入城與朋輩晤談五六日
其間非無持身謹飭胸次高曠學問淹博者然往往好
爲高異之論不肯循循於前人規矩之中以此不滿人
意而反身自檢雖若見得稍爲端的又覺行之欠力悠
悠歲月終難出拔於塵俗之上如何如何某自去年來
覺得精神愈益衰耗兩目漸花鬢髮種種鬚亦有三數
莖白者而親老家貧復不免有生計之累此所以大懼
日力之不足而深憂學業之無成也足下不以某爲無
似而辱教之以策其所未至毋使其徬徨中路終於有
志而未逮焉則幸甚

與周第四書

六月中凌二兄來得接手教並詢知起居住勝殊慰鄙
懷今又相隔半年矣未識近功若何新得若何入冬來
眠衣何以每一念至未嘗不東向懸懸也某竊思今日
學者其馳心利祿而不知用力於身心者固無責焉若
夫志趣不凡亦既有意於爲己之學矣乃或偏執而不
化或怠緩而無成或寄心元妙而入於異端或用功博
雜而流於俗學或左籠右罩務爲廣大而中實無有或
鹵莽滅裂略見彷彿而未視本原種種病弊難以悉舉
卽此間諸友中求其真切篤實正大光明足以負繼往
開來之任者亦僅有其人而未卜其終竟何如也如吾

向惕齋集四書

八

兄者以程朱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以修己及人行道
濟時爲急所見既正而特立剛果復卓然其不可奪斯
道之任非兄而誰此真某之所朝夕願見而藉以爲師
資者也然自處既高則人之所以望之者愈大所任既
重則人之所以期之者愈不能已此某於去年書中嘗
不願忌諱而喋喋多陳吾兄雖不盡以爲然亦旣蒙有
印可者矣而猶有未盡者請復畧而言之某今者雖尙
未得望見顏色然詳讀大著往往不免有張大之情忿
疾之意此非特非潛修之所宜而其所以爲心術之害
者實不淺夫張大之情本由於慕道之深而忿疾之意
實生於愛人之切慕道與愛人本皆出於好惡之正而

何以反爲心術之害蓋其於道也慕之之深而見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不勝其精微博大之可喜而因以視夫世之所爲類多猥瑣齷齪不足以當吾之意斯張大之情形焉矣其於人也愛之之切而思有以轉移化導之易其惡而至於中及見其迷惑汨沒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能出斯忿嫉之意生焉矣一有張大之情則未免自視太高而視人太卑一有忿嫉之心則未免狹隘偏僻而與人無所容二者既據於中而爲之主則吾心天理之實反爲之隔塞而不得行若是者得不謂之心術之害也耶試觀夫子之於春秋孟子之於戰國其所處爲何等時所接爲何等人而其忠厚悱惻之心

向陽齋集四

九

與濟人利物之志固竝行而不悖也曷嘗見其矜高自喜作憤嫉之論而數數然與人爲難乎故學問之道首在於格物致知深察乎理之是非而至於誠意正心修身則惟於好惡加之意耳好惡不惟貴於正而尤貴於中節苟不中節而微有偏輕偏重於其間則雖自以爲正而無失而不知其弊正有不可勝言者矣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率由於此而吾之身心實先受其利病嗚呼可不慎哉故願吾兄於此密切檢點痛加克治則心地之間愈光明灑落中正和平而無偏私之蔽矣由是而取向來所著平心而觀之則其中得失不辨自明固有無待於鄙人之數數者如以某之所見爲柔靡畏

避而置之不屑聞是則非所望於吾兄者也蓋剛勁奮發特在於立身行己之間不流不倚而豈區區於語言文字中輕肆其激烈變罵以爲能乎某言至此亦太盡矣然於吾兄固不得不盡也某自揣庸陋無似不及吾兄之萬一而所望於切磋箴砭之益者甚切乃輒復云云不敢少隱正欲吾兄推此微忱而賜之以藥石之言耳寄去拙錄四本幸賜覽觀此某於平日讀書應事之餘隨手劄記以自驗其功力之淺深而從未嘗敢以播之於人者特以之就正於吾兄亦可以知其意矣其間隱微深錮之病自難逃於高明之洞照惟希痛指而直斥之俾得翻然改悔不至終於廢棄則受益多多矣剖

向陽齋集四

十

肝敷膽伏惟鑒察外南樓日記序文一首本意不欲草草須稍遲歲月爲之未晚而來教促之屢屢凌二兄亦謂姑試爲之後可徐俟改定也因勉就應命殊無足取蓋見道既未明而文字復非所長故未能言之切當耳嗟乎茫茫宇宙吾二人幸得生同時居相近而兩年以來惟以尺素往還思欲一晤而不可得日馳月驟不可追逐而某之疾病困頓尤覺衰瘁日深每一思之不勝心惶惟祈爲道自愛某再拜十一月初八日力疾書

與周第五書

自春初接讀教言又忽冬且盡矣一年中未知尊體安否闔宅俱無恙否今歲旱虐爲災聞貴鄉尤屬凶歉長

兄恐亦不能無累也每與凌二兄相對未嘗不時爲足下憂之所幸平日道味充足自能不爲所動耳某今歲雖小疾時所不免幸無大害且家父年幾八旬而康強善飯差堪自慰第治生素拙菽水常虧以是耿耿於中不能不痛自刻責也長兄其有以教我乎伏讀大教知長兄之於道可謂信之堅而守之確矣豈區區淺薄之論所能動搖雖然某之縷縷豈得已而不已哉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定分固不可爲世俗所轉移若夫語言文字之間亦安可不少爲抑斂而必欲憤懣怒罵以鳴其不平固亦傷於激矣孔孟程朱以激揚爲已任然此意未嘗不切切言之而大易一經尤三致意焉長兄胡

向惕齋集四書

十一

不一反覆之耶且長兄素熟於史其間盛衰消長人情事變諒亦知之悉矣卽尊集中亦類多及之而乃時有勃發而不可遏者是雖萬物一體之心所不能自己然亦安見和平豈弟者之遂與物隔乎夫好善篤者則嫉惡必嚴固也然嫉之不已至於譏刺譏刺不已至於痛哭痛哭不已至於媿罵噫嘻亦已甚矣仲尼不爲已甚者吾終願足下之深思而細繹之也然某之爲此言長兄必且目之爲善柔爲畏葸某亦何嘗不自知之但言各有當如治病然虛者宜補實者宜瀉在病實者不宜懲虛者之失而槩用補劑也君子處心貴得其平而與人宜不失其厚某之進此說者屢矣長兄輒不謂然而

猶不能已於云云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亦可以諒我之心矣至於論人謂學是一說行又是一說雖誠有之然行之未全終是學之未至如舍學而言行則將使人何所據依而所謂學者亦幾於無用矣大抵人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惟恃乎學以爲之扶植變化其間得力之分數又恆視乎其人之氣質以爲增減然則人之求進乎行者亦惟盡其力於學焉耳他更何說哉若夫以某爲少剛介遺事功來教云云皆切中某病敢不銘諸肺腑以加省克擴充之功但恐年日益衰病日益甚累日益重不能十分精進耳安得如長兄者而朝夕策勉之哉某自與長兄通問以

向惕齋集四書

十二

來每當功夫衰退時或疑思高卓之品槩或披讀日記等書未嘗不爲之振奮激昂也承有來歲見訪之意喜躍無似但恐不免爲歲歉所阻耳如何如何家禮大槩正當已令兒子輩錄而存之原本謹已奉去日記中尙有須抄錄者容俟明歲寄上也竊有疑者精確之論多在舊本而抄本中反多遺卻何也豈於學術事功之間不免有所輕重乎幸一致思焉小兒極承垂問今雖小愈但積弱之症終難完固此亦某之一累敝門人有一朱姓者亦頗有志然已於今歲六月中夭歿矣傷哉傷哉鄭義老四月間曾於省中一晤匆匆言別不及細談如相見乞爲致候不盡欲言臨池悵快

與周第六書

九月間陳初陽來云足下已同至曹江未渡疾作而返聞之不勝悵惘往來於心者十餘日不得定且不知返駕後尊體漸即平復否繼得初陽信云歸途幸遇鄭南老投之一棗而愈自此鄙懷稍釋近想益復安健矣又聞歲內尙有見訪之意爲延頸者至今願將來時益向寒歲更迫暮風塵之苦恐非所堪加以濱海荒涼愁苦之狀尤非仁者所忍觀聞不若俟明春風日和暢辱蒙下教於私心更爲安愜也以足下之賢某自當造謁受教獨以勢不得行故通問數年終不獲如願耿耿寸心長此抱憾耳抑聞近日氣體較前畧衰而窮經讀史日

向陽齋集四

圭

夕不輟長兄用力之勤進德之勇雖病餘猶復如此視某之奄奄不振老大無成者何如哉然聖賢學問固有優柔饜飫深造以期其自得者恐更宜留意也又聞每日必草帖數行讀杜詩數首遊藝之功雖不可廢恐此類終非吾人安身立命處病餘瘠弱似宜姑緩也如何義理無窮精神有限歲月易逝學問難成惟冀順時攝養以幾遠大不勝惓惓

與周第七書

十二月初六日某頓首因嚴長兄足下數年神交之友一旦辱蒙惠臨俾得親炙其光輝而上下其議論豈非生平一大幸事獨恨把臂未久遂賦遄歸然自別後每

一靜思則稜稜嶽嶽之槩洋洋灑灑之談未嘗不如日接於日日聆諸耳也不識足下之所以念鄙人者亦復有同心乎歸時途次不甚勞頓應酬雜沓之後心神不減耗否念之念之某於足下向來書尺往來固已粗知梗槩近復相對數日更得深悉底蘊足下大抵以豪傑之本領而希入於聖賢之闢域者也夫聖賢誠非豪傑不能爲然苟非脫盡豪傑意氣以深造乎純粹以精之地則聖賢亦終不能到某窺足下於天下事無不欲居絕頂如書必右軍詩必少陵文必漆園東坡功業必子房孔明學術必孔孟程朱具此心胸豈不足以超一世而凌千古然稟非生安之質而欲兼聖賢所不必兼之

向陽齋集四

西

事無論聰明睿知有所未及而其所以爲學者亦恐雜而弗純矣足下試思書卽不右軍詩卽不少陵文卽不漆園東坡其於孔孟程朱果有欠少乎又或信如右軍之書少陵之詩漆園東坡之文其於孔孟程朱有分毫增益乎然則足下胡爲而敝精神役役於此耶噫嘻此特好名一念爲之累耳今以足下爲好名足下必不肯受不知若不爲名復將何爲名心不去大本已失更學何事此某之所以喋喋而不能已於言也至於功業一節乃吾儒達用之學斷不可少願天下未有果明體而不適於用者未有有天德而不可以語王道者古來固無不完不備之孔孟程朱也惟專心致知於孔孟程

朱之道則子房孔明之事業自足以兼之如外孔孟程朱而欲別談功業則未免以求可求成之心而浸淫於功利權術之內此陳同甫之所以見譏於朱紫陽也足下本領甚正寧患有此特每談至魏武唐宗之間不免過於津津此恐便是雜霸種子此種不除如精金之中雜以鉛銅終覺其駁而不純矣此又某之所以喋喋而不能已於言也嗟乎某縱言至此似乎過直然當今之世求其磊落奇偉如足下者能復幾人若非徹底澄情期於至善而後已則所以擔荷斯道而振千古之絕業者將復何望乎吾輩相知自異凡俗語非切直則無以盡其血誠苟畧存顧忌之私便與世之齷齪者無異亦

向惕齋集四書

十五

何貴乎有此柔佞不直之友耶嗟乎某之所以望於足下者如此其重且大所以責備於足下者如此其周且詳足下其能默默於某而竟無以為報乎還望時加啟迪當深佩足下之教也日記尙未闕畢明春初陽歸奉上拙錄亦未抄完俟明春就王應氏書所檢付凌二兄附來是日正值雨雪霏霏呵凍書此字多草率幸鑒原之某頓首再拜

與周第八書

某窮居獨學不克自力以進於聖賢輒思良友砥礪之益刻不容緩幸而聚首又輒以空談泛論虛費時日迨於別後則又輒以為悔此某於足下枉駕之後至今悵

悵所不能去諸懷者也某衰困日甚恆惕惕以不克成立為懼只日用間一念慮一言動求其不愧於天不愧於心殊不易得雖極意省克而猶多忽不及持者倘畧一怠弛則不免於淪沒矣因此愈知聖人危微之旨直為千萬世人揭其肺肝信乎作聖作狂止在克念罔念幾微之介也足下近於此等處致力何似其中甘苦必有深知灼見而可以語人者幸不惜一一指示之日來霖滂蒸溼氣候不佳惟加意攝養為道自重紫陽大旨手眼頗細尚欲留此一觀某頓首

與周第九書

向惕齋集四書

十六

友人自貴邑來者皆云足下近日務藏鋒鏑加意涵養學問精勤日夕不懈敬服敬服棘人以蒲柳之姿未老先衰雖日事提省而究之祇成悠悠忽雖不廢探討而究之多涉浮虛要須聚精會神深入奧窔一切旁蹊小徑皆置不問方可問到家日期然而竟未能也如何如何足下此中境界甘苦已備嘗之望有以教我貴友馮君以素不識面之友而厚賜以生平所夢想之書絕無以報愧歉實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他日相見幸為道此意也鄭義兄聞患瘋疾已向愈矣晤時煩為致候更聞其近來舉動超卓老年進德大是難事王定兄近功益銳令郎文譽日起足下父子師弟之間過人遠矣匆匆走筆不盡欲言

向惕齋先生集卷四

向惕齋集四

書

七

向陽齋先生集卷五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

與朱約傳

前月趨候極蒙欵誨感仰之私至今猶不忘也伏讀格致傳纂本綜理精密發明條暢理明心定此其徵矣而所辨黃氏一條尤足正從來講解之謬且於此見讀書窮理大非易事雖以陸先生之大儒猶不免有錯誤處也某質魯學荒於聖賢之道未能窺見彷彿偶有所疑乃以求教非敢致辨也祈先生恕而教之幸甚詳具別

向陽齋集五

紙便遽草草不盡欲言

物字解宜移置聖經致知在格物下

不言窮理而言格物正以理虛而物實也陸說最好瞿說似不宜取

程子纔明彼即曉此一條朱子固發明之矣但朱子兩條後一條似更分明蓋物之理即吾心所具之理特以氣拘物蔽故有所不知不知而求其知非格物不可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也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即我之知知得一分那格的便是這知的格的雖似在外知的卻即在內只是這一箇理就物言則在外就知言則在內纔格便知所知即其所格此所以為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第二條說得極明其第一條卻以物理與我所以應物之理分彼此雖未為不是但應物之理即在事物之中格者正將格乎此也如事親是一事事親之理是孝格物者正是格其孝之理也孝之理非即所以應事親之事者乎如此則應物之理豈非即在事物之中乎若以此分彼此則於所謂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者猶未盡合也此非敢戾於朱子之說正欲求其一致耳

理在於物故必格之而後知心具乎理故一知之而即在此所謂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

若就應物上方見得合內外之道則內外似猶未免有

向陽齋集五

織縫未合處

格物固不止是格應物之理而應物之理正即在所格之中如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所謂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之類皆是指應物之理而言也朱子之言亦多類是總之一箇物字須認得分明章句曰物猶事也非單指外物而言知物字所該之廣則知所當格者之甚廣矣

細玩朱子此條只是就合內外上大槩說非就彼此二字屑屑分疏原無弊病自稼書先生以彼是指物言此是指我之所以處物言云云遂以此為程子一條確解

而汪武曹又從而發明之其實非也

看來陸汪之說斷非朱子之意蓋朱子不但說格致已說到行上去了其所謂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是說知所謂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卻是說行了緣此只是尋常問問答不是解書故如此寬講亦無礙若解書則必字字嚴謹矣觀章句或問便見然其第二條卻字字的確其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只此一句便確不可易試以此言去格陸汪兩條之論便見其不同了下面句句本此說下必如此說方與程子一條相脗合也程子所謂物我也彼此也內外也正朱子所云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之謂也程子所謂一理也纔明彼即

向陽齋集五

三

曉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正朱子所云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云云之謂也但將朱子此條與程子之言細細玩味本自明白似不必更用他說也

所論黃氏之說確是如此陸汪俱誤看

所謂蒙存二條最妙蒙引之說誠欠完足必如存疑所云始為無病也但存疑所謂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者卻未免有語病理雖具於心而物自在外格物正是在物上窮格其理如何說是格之於內但所窮之理即是吾心所具之理耳此正是合內外之道不必說是格之於內而後為合內外也存疑更有一條云求物之

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於心耳其病正與此同其意乃因認理為外者而設未嘗不是然須知認理為外者固非而指外為內者亦非外則還他是外內則還他是內而內與外本無不合何必宛轉以求其合乎但觀補傳之言自是平直明白初無許多周折也

心之具眾理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虛矣心之應萬事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靈矣此本虛玉溪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而言也然竊嘗疑其說之未當蓋虛靈二字本相連說俱兼體用而不可以體用分者也以虛為體而靈未始非體以靈為用而虛未始無用且朱子嘗謂靈底是心若如虛說則將以此靈字屬之體耶屬之用耶抑將謂此靈字非即虛靈之靈耶此亦可不辨而明矣

向陽齋集五

四

又按或問云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上則虛靈並舉下則獨言具眾理而不言應萬事亦可知此二字之不得分體用也

虛靈不昧自有虛靈不昧之體自有虛靈不昧之用不可分也且以虛靈二字分體用則不昧二字將屬之體耶屬之用耶屬之虛耶屬之靈耶此理至明特因前人既如此分說後人看熟遂相沿不覺其非耳

又按前陸汪二條之誤乃是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二句之意來解此處也不知彼是理義對舉而言故須如

此分說此處理字乃包處物之義在內不可例看也

與黃序言

十月十三日某頓首再拜序言五兄足下別後三得足下書慰誨殷勤恍若把晤足下之懷我至而惠我深矣日月匆遽竟未一答顧平日懶慢性成想在知己必能見諒近日未知眠食何似意興何似應務之暇亦能稍理舊業否胸中時有新得否他所欲問者甚多千里之外自能遙契不復縷縷也居常懸想之懷亦難遽述拙句數首寄意良深請爲足下誦之別時光景每一追思殊難爲懷故有去年九月別君時涕淚漣然欲語遲分首漸看人跡杳秋山寂寂水瀾瀾之句又每孤燈夜坐

向惕齋集五

書

五

熟思平生道義相契者序言而外寥寥幾人故有寒燈孤坐念交親解事如君復幾人不識風光千里外梅花何似故園春之句末二語所望於吾序言者不淺想能不至孤負也又嘗聞步溪山輒復恍然念及不能自己故有縹緲煙霞拂樹巖數聲啼鳥靜流泉依稀記與同游處獨立空山思惘然之句又嘗於吟誦之餘頽然倦睡恍惚與吾序言把臂談心覺而悵惘者久之故有病骨支離謝世緣一編吟罷曲肱眠歡然把臂羲皇上幾度鶯聲落樹邊之句及接來札讀所寄紀行諸詩則有時聽盟手讀新詩千里風光恍共之句後拜嘉惠不勝感愧則有君亦同爲漩渦佛如何欲救水中僧之句

二首未及成章聊述此以見意耳至於鄙人近狀尤不堪爲知己道況今歲值此異災固已分作溝中之瘠特八旬老親菽水頻缺此情此罪萬死猶輕故有憂貧詩一首云貧者故多憂我憂良獨切憂貧豈所宜其如不能決堂上白髮親菽水何堪缺兒病孫始孩喪殮難遽絕況復身爲儒所貴在廉潔一或不自持名義從茲裂聖道迴悠悠而可遭傾跌夜半起徬徨念之中心熱因思顏子淵千載光逾烈願言策駑鈍守此固窮節悲楚之音游子聞之恐不免潛然淚下也去年冬底生一孫故詩中及之足下聞此又應破涕爲笑矣周因兄於六年九月間已治行來訪及至曹江病作而返故悵然有

向惕齋集五

書

六

作云聞說周君卜日行扁舟西趁晚潮輕神交已及三年久覲面惟爭一夜程秋水蒼茫人不見碧空寥落雁孤鳴蕭然抱病中途返悵望徒教感倍生大約明春當復來所託不敢忘也尙木先生尙未歸今歲生一子矣亦足喜也奉贈序文稿底竟覓之不得亦不復記其云何矣某精神愈耗血氣愈衰鬚髮較前加白凡事過眼卽不復記憶往常與序言語生平所欲爲輒縱談古今慨然思有所樹立今盡索然矣每一思之彌用爲愧但耿耿一念尙不能忘惟思序言異日歸來或能助我一振起也把晤未卜何時臨楮神往如有便風幸時賜數語以慰故人之望某頓首書於洛思峯下

春間至省東陽寒溪俱未相值西湖快游三次最後直
至發光幽邃暢豁江湖在望數年夢想幸得一遂但每
到極樂時心中便覺隱隱有一黃序言把臂爲遙敗人
情與此意亦惟序言知之耳間及之

十三日方作寄五兄書而十五日周因兄自慈來訪剛
毅正直磊落光明洵當世奇男子也惜足下不及見之
耳然根底甚正而終不免頗涉龍川氣象已痛箴之亦
未嘗不以吾言爲是也且云數年往復書近觀乃覺句
句親切此見其功夫進處至於主敬之要儒釋之分與
之極論渠亦撫掌大快以爲破十餘年未釋之惑自此
當益加功於涵養也綱目竝無後集令先祖事實已托
之作傳矣明春可寄來也大抵此君事事俱欲占第一
等必欲與紫陽夫子並驅齊駕而又上之志大言大特
恐無他大力量做來反生弊病耳廿二日因兄別後復
作此報吾序言序言見之必又多一悵然也

答王東陽

惠書謂近日痛減他書專力於四書性理非足下進學
之精切安能爲是言又謂觀慈湖之書與朱子攻象山
之說則象山之學見矣甚善甚善向時友人中有致書
辨朱陸之學者謂象山陽明本與朱子同歸一致某答
之云居今日而欲論定前人分別學術當以程朱爲主
前乎程朱而生者則當觀程朱之所論程朱之所是者

向陽齋集五

書

七

則是之程朱之所非者則非之後乎程朱而生者則當
觀其人之所論其合於程朱者則是之其不合於程朱
者則非之此非有私於程朱也程朱之道卽孔孟之道
也今由程朱而觀之則朱子之於象山其見諸議論者
固未見其相合也而陽明之於朱子則亦自言其相抵
牾者也是故於朱子之所以論象山者則可以知象山
矣於陽明之所以論朱子者則可以知陽明矣雖然使
徒知其異而不究其所以異則見之猶未深守之猶未
確他日爲異說之所簧鼓安知其不樊然淆亂一折而
入於邪也此所以辨之不可以不精也足下其以爲然
乎否乎去年秋間因哭一前輩偶作短章數首後遂牽
連作數十首斯直衝口肆筆而出之未足以言詩也不
意爲足下所聞甚媿甚媿謹以數作錄呈惟斧正是幸
寄因嚴

向陽齋集五

書

八

不接音問者又數月矣興居何如精進何如可勝懸切
某近益衰落左臂痛不能舉間或涉畧書冊要止是玩
物適情不能稍著思慮也如何如何關中之學固嘗疑
之不謂遂如所云悠悠之口恐亦不足遽信也頃得胡
稚威札謂曾著古論數十首欲以奉寄而手弱不能寫
渠自位置在太伯龍川諸公間某答謂此非駐足之地
欲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但恐才具濶大者見老學究
語便閉目不欲觀耳握手無期臨風悵悵

與友人

某啟文孫唯一德字三君足下比日陽德方亨伏惟進德益純起居均慶今者之會某積忱已久極欲趨赴以聆大教奈自去秋染痢至今未愈末由躬與實深歉仄前讀唯一兄教札所謂年齡至此云云真足起柔立懦誨我深矣又謂舉會須以考課為先辨難次之論列先儒又次之此誠不易至論為學原在躬行多言何益然某竊以為考課固為躬行而辨論之功亦正為躬行地也苟辨之不明論之不精則雖或行之甚力而取舍向背之間或未免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朱子所謂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正此意也但不可徒務講說忘却躬行耳鄙意如此未知有當於高明否所欲請正者尙多因力疲心亂而止大畧黃君序言頗能述之幸因黃君寄示為望

與張佳木

日來風日酷熱可畏不獲時時過從鄙吝之萌無由洗濯真大悶事猶幸夜氣清明月色光霽每當音響靜默涼風奄至時默爾獨坐覺煩襟漸息清氣復生澄然湛然庶不異坐對高明也昨聞足下嘗與二三同志步月郭外徒倚橋邊嘯歌相答又嘗携一童子乘月至荷湖大橋夜分始歸此種清趣能不令人神往弟雖瘦弱尙足步趨足下尙有意乎當趁此晴光圖一佳會也

向惕齋集五

九

與潘義方

昨晤朱行宜語及足下居家禮法周詳律身嚴整足徵學問之進益也欣羨欣羨僕質魯學荒坐虛歲月負愧何如第近來見得聖賢之學只有居敬窮理是實下手處真是的當分明不可移易向來工夫都是扭捏造作恟恍懸虛不知何故安頓其中而不知返今幸覺破自此方好用功或不至終無所就也但恨疾病牽纏精神困敝於一切聖賢經書義理精蘊不能熟看深思細入理會耳極欲入城一會面相質證勢復不能大抵冬盡春初必與行宜造宅一譚也葉文老近功若何伏惟足下為道自愛

向惕齋集五

十

復高南星

令五弟子讓歸接讀足下兩札并詢近狀備悉起居佳勝少慰積懷僕近日毫無進益猶然故我而窮愁之況十倍於前在天者祇當靜俟在己者咎將焉諉念及此惟有愧悔交集而已六月間幸添一孫甫一月而長孫遂殤此正僕積譴所致故近有句云往譴祈天宥新功慎獨知但恐罪重難追而新功尙屬空言徒成自欺之蔽耳足下其有以教我乎心緒紛紛不能多及諸凡令五弟自能言之某頓首

答王憲魏

索處遠鄉末由時晤正切馳想忽蒙手札感慰何如工

夫斷續憚於作文在他人或有此病足下精勤奮往僕所素知寧復有是特近功新作自當繼以日新不容作輟會晤在邇想不吝教也僕懶散日甚自審於身心誦讀之間未見有實得處殊爲慙負前兩日一至寓園拜祁忠敏公像且於其盡節處低回良久因作小詩數首弔之惟此一事差快人意耳令祖母葬期間在前月初間想已畢事恨不獲一從執紼者之後也率此附報不盡欲言

與張中和

棘人自去年來疾病顛連不可言喻大槩已具前札中近覺從前罪愆甚多皆由用功不力所致中夜自思輒

向惕齋集五

十一

涔涔淚下殊恐年迫遲暮將來卒無成立以至死亡自今以往惟以畏天反躬爲切務一刻不畏天便成放肆一時不反躬便涉怨尤十二時中兢兢惕惕祇求對天無媿內省無慙而吾事畢矣其如鴛鴦委靡不能不爲私所勝習所奪而作輟間斷一日之中不知凡幾足下其亦有以爲我助者乎又思吾輩居平惟有讀書窮理謹言慎行存心養性爲分內當盡事固不可優游以坐消歲月而不切己之謀亦正所當禁絕也此棘人之所欲爲足下告者然乎否耶如往郵邑歸途可乘便一枉顧否

與胡稚威

僕少嘗有志古文未幾以爲技爾輒棄去轉盼三十年訖無一就祇媿不交耳垂老乃得好古如足下相與晨夕老與勃勃不自遏足下得無指爲見獵心喜耶一笑

與凌二如

張烈婦事畧聞周君頗有指摘此正僕之亟亟求者足下胡不出以相示耶文章好醜自有定評不隨人爲輕重其言之而得耶吾固樂聞之其未得耶亦復何所嫌忌且必人人而悅之是誠何心哉而足下顧匿不以觀其亦未爲知僕矣周君深於古必有以益我幸即見示爲望

寄示子宏運

向惕齋集五

十一

廿一日得信且駭且憂造次作字數行頃卽忘之不自知其作何語也既觀汝與張八叔札憂憤拉雜殊難爲懷然汝字暨宗洛先生來簡祇云舉家卧病輾轉傳染終不言某某病在何時某某或愈或否某某重某輕雖謂俱已轉頭又似云牽連未已宗洛先生又謂恐不能肩此重任則其勢似尙未艾也使人心中耿耿如孤舟漂蕩於顛風巨浪之中無所止泊如何如何汝字觀畢卽碎而置之籠中已不記其云何但其間似有懊恨語勃勃不能休此殊無謂也疾病災咎亦自有數要不可以倖免如謂親戚所累則彼親戚者又誰累耶昔寇萊公爲丁謂所陷家人輒切齒罵之不置及中途遇風舟幾

覆寇公曰此亦豈丁謂所致耶況天之所譴者未必非自作之孽方自咎自責之不暇而敢有憾乎吾自少頗知自奮不欲置身碌碌二三同志因遂以長者相推重然每竊尋省卽形踪灼灼在人耳目其不悖理傷道者蓋渺若夫心神寢夢之間槩可知矣故近日益務歛約晨夕檢點過誤人或或以理學二字相聞者便如萬槩攢身白汗交下蓋吾平日畧無善行而冒居此名令人謂理學不過爾爾逡巡不進是阻人向善之心者我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吾將安所逃罪乎吾嘗謂宇宙間如古聖賢人尙矣其次則正直義烈皎皎不欺者又其次則列身仕宦有利益於斯人者下之則山

向惕齋集五

書

澤田野敦龐樸樸之儔無罪無辜白衣自食已耳惟當世所爲士人者紆其衿闊其步塗飾顏貌拈弄筆墨語以義理則曰吾固已知之語以孝悌則曰吾童而習之侈意肆志求進不休少不得意輒幽憂怨憤謂天奈何困我至是也嗟乎獨不思天亦安得如許富貴福澤盡舉若輩虛浮不實之徒而挹注之乎天卽與以富貴福澤又將何以不負於天而靦然安受之乎怨尤覬覦祇自取咎故吾言雖似太激然意但欲汝自責自咎因以自勵非敢嫚罵世人也夫人惟常存敬畏則日自抑歛不敢怨天不敢尤人如是非謂遂足以避天之譴要以吾人處心分自應爾耳戒之勉之毋視吾言爲迂也昔

楊一水先生五十無子欲自疏生平罪狀告人曰吾不敢蒙長者名使人怠於爲善吾嘗有此意而未及爲今姑爲汝畧言之汝宜善體吾意吾近或嘗被人狎侮輒以自喜漸不爲人所指目既而思之又竊自傷也生平志願若何而乃頽廢至是耶宗洛先生情義篤切不易吾日常爲汝語此翁真長厚君子世所鮮有今果然也如此翁者正汝所當效法者矣我在十一二歸家送張八叔舟歸可先作一字寄我字付兒子運收藏辛亥五月初三日漁莊書屋寄

又

連日大雪憂念殊深修屋之舉愈覺非宜時細舉羸古人所誦此實自貽伊戚復何言哉初一之行可與子讓商之身體好自將護今冬完養深厚則來春或得無恙造化人事莫不皆然宜深體之

向惕齋集五

書

向惕齋先生集卷五

向陽齋先生集卷六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題跋

書歐陽公讀李翱文後

予讀歐陽公書李翱文三復慨然其於憂世憫俗之懷誠可悲夫而惜其未離乎文士之習也夫文士之論次古人也輒互有軒輊伸一人則必有所抑以鼓宕其勢此其常也不足深異顧其所抑之人必反之心而安衷之公論而當傳諸後世而無遺議然後可也歐公之於昌黎吾疑焉夫歐公不嘗謂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

向陽齋集六

題跋

一

尊乎夫韓氏果其為知道者則必不至徒羨光榮而貪一飽韓氏惟光榮一飽之是求則又何以為知道者比而觀之歐公之言必有一失於此矣且夫昌黎之持身立朝固不得而輕議也當憲宗之迎佛骨也舉朝無敢言者昌黎上表極諫以觸人主之怒及其使王庭湊也雖君命止之不顧直入賊營言論慷慨卒能奪庭湊之魄而出牛元翼於重圍之中嗚呼是其大節凜然豈夫貪榮狗祿者所能希其萬一哉然而歐公云云者非不知乎此也蓋特欲伸翱耳欲伸翱則不得不抑昌黎夫昌黎其可抑乎歐公即不惜天下之公論後世之人言而反之於心果以為何如耶此在他人固不足譏吾獨

惜夫歐公之賢而亦為此也

書震川張貞女記事後

嗟乎傷哉安亭張氏之死烈矣然當是時使非震川之大聲疾呼反復抗論即貞女幾不得白人心顛倒天理漸滅後世率多如是矣余讀其記事一首及前後諸文字不禁憤發皆裂為之屢嘆不置也嗚呼彼張副使邱評事夫獨非讀書知禮義者而乃蒙面喪心亡恥如是耶吾益以悲震川之不用也使其得為諫官立殿陛必不肯覲顏以變亂是非抑使秉筆為史官其為南史董狐無疑而世獨傾倒於其文章之足傳也悲夫

書王文成公語錄後

向陽齋集六

題跋

二

道學之傳自孔孟而後千百年間董王韓三子僅足以衍其緒而其精微廣大之蘊固猶未之窺也至宋周子出而始盡得其傳其太極圖說通書直與六經論孟相表裏昔人以為中興之聖洵不誣也是時又得程子兄弟以為之徒從而昌大之而橫渠康節諸大儒復比跡而起於是孔孟之道乃大明於天下數傳之後紫陽象山竝出鷲湖之會太極之辨大有異同而紛紛者且數百年然而大抵宗朱者為盛陸氏之傳浸以微矣迨有明間王文成公出以象山為孟氏之後一人而大聲疾呼倡良知之說於天下天下亦遂翕然宗之其門人因集其講學諸語為傳習錄以傳於世而百餘年來宗之

者固不乏人辨之者亦往往而有問嘗取而讀之始而心爲之喜且入於其中者數年津津然若有所得也繼而疑久而益疑尋之而未有實得忽乎其不可據之以爲安也夫文成之學其異於朱子者大抵在學一書朱子之生平其尤得力者大學也而文成之得力亦在大學朱子之得力於大學者格物致知也而文成之得力於大學亦在乎格物致知但朱子之解格致也則專屬之知文成之解格致也則知行合一朱子之於格致也合內外而爲一文成之於格致也離內外而爲二此其所以異也至於無善無惡之說視聽言動卽性之說尤其不同於朱子者而其徒又從而甚之故愈爲天

向陽齋集六 題跋

三

下後世所詬病夫以文成之功名氣節文章德行寧非一代之偉人而學術之間問有異同不得不辨者則以道之所在也昔文成之於朱子亦未嘗不極爲尊崇而至於論學則以爲不得已而與之牴牾焉耳竊嘗誦朱子語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噫此何事也而可以偏見臆說泥之勝心淨氣處之哉但有疑於心不得不姑以俟後日之論定凡以爲道而不欲爲口是心非之說以欺己而欺人也如謂執此以爭鳴於天下而妄分門戶毀議儒先則其得罪於名教也大矣敢乎哉敢乎哉

書張月三錄陸稼書策後

自論才者以權術爲尙而理學之儒遂無以自見於天下間有其人輒羣起而迂之曰是不足以應當世之務不知苟舍中正而言權術則雖伊周孔孟授以事而責之效亦惟有束手而退耳今以伊周孔孟爲無才而不足以應務是豈果不可以應務哉特用違其才耳當湖先生固當今理學之儒也兩任邑宰一試御史凡其著於政績形之章奏何一非本諸正心誠意之學者宜其與世相齟齬已然而小民愛之士夫敬之 天子信之後人思之卽是以觀誰謂儒者之無裨於用哉今讀其諸策無不光明正大鑿鑿可見之施行而獨自權術者視之則未免失之疎耳吾友張子月三見而悅之手錄

向陽齋集六 題跋

四

而口熟焉吾由是知其所存之正而所養之純豈彼權術之士所可同日語哉然吾更有以語月三者甚無以世之齟齬而輒自易其所守也爰書此於卷末而歸之

書手錄朱子文集後

璿白王辰後始知好朱子之書欲得其全集而讀之未能也凡獲其片言隻字莫不寶貴什襲踰年得朱子文集一編乃先輩唐荆川選本也書既非全集而於所選中又缺其二卷稽其目錄則爲呂伯恭張敬夫二先生問答書狀竊思朱子之與二先生蓋志同道合最稱莫逆者其所往來書狀必有微辭與旨他人不獲與聞而獨與之相參證者今皆缺焉無有是猶撫星宿而遺義

娥也能無耿耿於心哉又數年里中傳文尙木自都中歸生平篤好程朱之學於書無所不備因假其朱子文集大全讀之而於所與二先生問答書狀則盡錄焉其他荆川選本所未載者甚多亦間擇而錄之以附於後合二冊而觀之後生小子雖或不能讀朱子之全文亦庶可以得其梗槩矣

二冊謂荆川選本與余所手錄者也

書高忠憲公年譜

余初於孫徵君理學宗傳中獲讀公傳及公論學語數則爲嘆仰者久之恨不能知其詳也癸巳歲偶過府城書肆見此編急買之未及歸寓卽於肆旁鏡清寺中敬讀之讀不忍釋遂至於竟忘其日之將夕而腹之已飢

向惕齋集六

題跋

五

也自是之後日置几案反復尋味每遇志意倦怠精神懈散時敬誦是編卽竦然以懼奮然以起而皇皇然不敢以自放也蓋是編之開余昏瞶而策余精進也如此去歲丁酉爲友人沈君借去展轉相傳不知所在余聞之如失所恃耿耿於懷不能自釋至形之寢夢間謂不可復得矣今年夏沈君徧覓得之因復奉以歸誦尋繹如異寶之既失而復得也其可貴愛更何如哉然余雖知貴愛是書而於公之學問德業曾不能彷彿其萬一則亦徒爲虛願而已故書此以志喜復以志愧而尙冀以此自勉也

書高忠憲公像右

按公生於嘉靖之壬戌璿亦生於康熙之壬戌前後相去週兩甲子而公之德業彪炳宇宙雖死如弗死而璿則昏愚闇劣奄奄人世雖生猶弗生此所以往往讀公之年譜而不勝其愧以悲者也譜中有公小像請自今奉諸几上如事嚴師凡遇心志乖違言行舛謬一爲臨對卽以自懲抑公雖沒矣其神猶在天地間以璿之不肖而又企仰之誠如此公其或者默有以啟之俾得少有成立而不至於汨沒以自終乎惜乎璿生已晚不得與公同時請受業爲弟子以親被其德音也

書黃序言就正冊子後

愚以愚魯之質又乏居敬窮理之功所言恐多未合聖

向惕齋集六

題跋

六

賢之意但承下問之勤不敢輒虛來意且可因此以求教正故率爾奉答所願逐條細加詳審如有未是明白指出則不特聖賢之意可藉以發揮而愚者亦獲益無窮矣

題傅母節孝卷後

吾里傅母之節孝余聞之舊矣而未悉其詳一日余方病足杜門聞剝啄聲則傅君啟人手一卷衣冠再拜而請曰此先慈節孝卷也願得吾子一言以傳余再拜受而閱之則諸賢公卿士大夫之詩歌足以照耀人耳目者亦旣富且備矣因謝不敏而啟人請之固乃爲之敬跋其後曰夫死守節婦人分內事也而自古難之心竊

疑焉及觀士人讀書學古迹其生平所爲類多可議而
婦人女子未必親詩書知義理顧能毅然守死而不奪
不其難哉抑傅母尤有難者方其以十九歲之嫠婦挈
六月之孤兒而羈處於數千里之外夫柩不能舉舅姑
不及事此亦極荼毒之哀而事之萬難處者矣當此之
時雖才智男子猶束手無措而母顧崎嶇道路扶櫬而
歸績紡以養二人勤苦以育幼子送往事居仰事俯畜
莫不盡心竭志底於有成嗚呼此豈易及者哉余先王
母亦年三十而先王父見背時家大人生纔七十日耳
先王母抗志守節其事亦畧相類而又生同里居余故
讀母之節孝卷而愈揮涕不能止也啟人卽六月之孤

向惕齋集六

題跋

七

見而今能汲汲以傳其母亦可謂賢也矣

題周氏兩世合像

某與尙文爲兄弟交故獲拜其先大父母二濂公李孺
人暨父明暘先生母楊孺人像而且熟知其遺事蓋以
節孝世其家者也尙文嘗爲余述二濂公種學績文竟
以坎坷不遇死輒潛然欲淚又述李孺人抗節保九日
遺孤艱苦無不至則爲泣數行下又縷述明暘先生孝
養狀且言且泣嗚咽不能出聲者久之旣迺請曰願子
題數語於幀首以示吾子若孫某謂之曰竊觀節義廉
孝之事自古多有其揭日月而播人耳目者天固以其
名報之矣惟夫隱而未耀者則天必將厚其報遲之又

久而愈不可遏君家兩世賢善如此自二三親知外豈
有知其詳者今君昆弟子孫勢已駸駸日起繼自今其
進而光大也固不難操券致願惟不忘所自而益修厥
德庶瞻拜之下得無忝於先人而先人之澤亦愈以流
衍於後而靡所底則周氏之盛其可量乎尙文拭淚再
拜曰請卽以是書之以爲吾子若孫鶴某不敢辭遂端
肅再拜而書焉

寒香百咏跋

詩不易作梅花詩尤不易作夫詩清物也胸有纖塵未
盡卽未能工而梅又花之最清者願以俗腸率爾致咏
直汙之耳梅花有知得不喚爲辱已耶姚江蘇君畊餘

向惕齋集六

題跋

八

一日過訪余目其貌耳其言論蕭疎閑淡泠泠然如坐
我羅浮山中又如在西子湖頭孤山亭畔翛然相對都
非復塵世想者追讀其寒香百咏而君果個乎遠矣循
環觀誦雖未暇知其詩之何以工而清氣襲人句字之
間似有寒香數斛與爲披拂是殆與梅花同調者非耶
巡簷索笑之際吾將向梅花而問之

懷舊吟跋

余友沈子漁莊示余懷舊吟一編余往復數四輒爲之
歎歎悲歎不能自已曰何其寄意之深也竊因之有感
焉夫朋友一倫最足以驗人之性情況生死間隔遲之
十年數十年久近不一時者乎是非吾之性情與友之

性情契合而無間則雖工於摹畫而友之性情泯然已就澌滅安能言之縷縷恍惚若遇之紙上者漁莊懷舊諸吟纏綿沉痛聲情宛轉舉凡夙昔交好之窮達顯晦憂悲愉佚變幻奇詭千態萬狀以及所與酬酢往還離合聚散之致無不一一傳諸簡牘覺短章片語中直已起諸公已死之性情而更生之嗟乎是亦可見漁莊之用心矣余素不工詩何能知漁莊之詩獨生平於朋友之誼亦有不能釋諸懷者此向子期之隣家笛聲寥亮所爲追念昔游感音而嘆者也

題漁莊畫扇

三君香檮佛手木瓜也

築雨爲漁莊畫三君於扇似甚矜重者易曰同心之言

向惕齋集六

題跋

九

其臭如蘭築雨之意遠矣嘗考東漢時號三君者不一吾不知築雨所擬何在要其清芬流溢足相彷彿也築雨他日來越試爲余寫寒匏圖如能肖其性情斯又得味於鹹酸之外也已

題扇

初陽摹古法書夜思畫作欲一蹴問盡得其秘妙志亦銳矣然古來書家傳有墨池筆塚皆畢一生之力而後至非其姿性獨拙也天下事未有不從堅苦恆久而得者書特其一耳姑少需之雖然少年激發之氣正可藉以進取倘優游不振必至坐老無成如吾輩者頭童目眊猶然故我當以爲戒也閱所書扇爲題其後

書高子讓扇

今人問道學二字輒駭以爲奇是亦弗思而已矣夫人外無道道外無人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然人不能不離乎道則必由學以求之故曰生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者也自人之不察乎此於是推而遠之曰我不敢以道學自居也見人之從事乎此者則又笑而譏之曰彼蓋將以道學自鳴也非禮非義之爲羣焉趨之不以爲怪而脩身踐言之事羣焉棄之而指以爲迂嗚呼世風如此必將舉天下之人咸出於道學之外而後已豈不足以爲深憂而大懼乎當此之時而得一卓然有志者不計毀譽不顧非笑特立獨行以之自任者惟此以之訓人者惟此是亦世道人心之大幸也余嘗有感於此適子讓請余書其扇頭乃爲書以示之子讓其持是以往倘有見之而感發興起不以余言爲迂者卽以此爲清風之感人可也

書馮帝賚扇

昨晚與馮君相對幾二更語津津乎弗能止也君以筆墨游走四方而不困於流俗其識趣過人遠矣然君輒自傷不能讀書以周知古今恐卒無以自立夫天下讀書能文章者不啻億萬計其間剛方有道之士固不乏而齷齪不克自振者豈少也哉君何遠不及也且夫書

亦安可不讀君既無餘力何能復事乎此惟常與賢人
君子相往還日間所未聞則胸次益擴而植根亦彌固
矣昔李初平老不能讀書日聽濂溪先生語久之遂有
得夫賢人君子亦何可多觀且其人類落落難合非積
誠求之而以禮相接固未易欵洽也君其知之乎君苟
不謬斯言則尊賢取友獲益固不在咕嗶下也次早爲
書以遺之

向惕齋集六

題跋

十一

向惕齋先生集卷六

向愴齋先生集卷七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記說贊銘文

游航塢山記

己酉春分後一日在漁莊齋舍積雨新霽惠風交暢午餐既罷余與陳子初陽坦步郊原畦麥每每青葱彌目經二石橋至一古墓少愴墓傍老藤糾結樹上初陽攀藤欲舞有頃沈子平原禿頂著短衣立橋上左右望初陽從樹間呼之至則將乘輿為航塢游而其家傭人適以他事刺舟過遂乘之往未及山里許登岸舟竟去步

向愴齋集七記

至山麓一庵向庵僧索茶茶畢因憶往年與南金初陽游歷處尋舊徑行數百步樹木陰森蔚蒼山民十餘家夾溪居風景古樸可愛復緣溪入則山巒迴合氣象幽邃水潺潺聲振林谷蓋方雨後新漲驟落溪勢奔駛激越前此未之見也溪間石噴硯硯或立或蹲或轟或偃或壘而窪或缺而疊而水與之遇則直者曲者咽者噴者滯者漩者湍而奔者怪詭雜呈不可名狀兩崖松杉交蔭余以行頗倦側卧一巨石上頭垂石外半尺水漣漣傍耳鳴平原初陽各踞一石以手抉去其壅導水使流而其勢乃益怒張騰躍初陽脫帽跣足狂呼高詠余因回思曩者與南金偕來吟詩石上不禁灑然欲泪

初陽以諧語雜之則復強為歡笑未幾松風颯然樵者荷薪牧者驅牛羊絡繹道上而四顧煙嵐如畫矣平原急往前邨覓舟竟不得乃蹶躄行泥濘間余幾踏者屢賴初陽扶持之以歸是游也得詩四首以紀其畧並以傷南金之云亡也七絕二首五律二首別載詩集中

庚戌九月八日游記

九月八日晴光清迥與初陽師樓步門外登化龍橋平原攜稚子相隨呼笑遙望南山歷歷如畫水深碧見底藻荇參差可指而數時有小魚十餘頭條聚條散北顧航塢洛思諸峯如隔咫尺沿溪鴉相變紅者已十之二三橋下小艇鼓棹而歌忽不知所之立移時徘徊不能

向愴齋集七記

舍去傍溪邨舍中有數老媪指目之作挪揄狀遂一笑而歸甫及門而大雨瞬息清景不可復觀矣乃援筆記之

九日復游記

次日重陽天復晴將出登高初陽以一童子執費入學堂乃止午膳甫畢諸童子未集初陽曰盍暫出一游乎乃獨與初陽步至橋畔折而北瀕溪行桑畦間溪中蘋花爛熳與岸花相映發會有小舟採菱將招之渡不果復折而西漸與航塢諸峯相逼天光山色倒影入水中清碧可愛溪邊紅樹昨見彷彿今則歷歷在目嘉穀蔽野一望無涯際欣然有豐年之樂田間蚱蜢跳躍入衣

袖驅之不去更折而南隔涯芙蓉開方盛其一倚綠楊
下掩映綽約尤嫣然有致伫視久之因緩步從後門入
過初陽齋樓初陽邀之上曰可一登高也及登而平原
適在師樓亦後至矣憑檻西眺溪山田舍樹木都歸懷
抱心目更爲一豁遂復記之

八大山人畫記

八大山人畫余嘗見之亡友馮山公家而好之往來於
心者二十年矣後屢見於他處或真或贋竟無佳者然
每見山人畫輒念山公也庚戌九月寓武林一日買舟
觀芙蓉湖上返寓而閩林太史邀飲遂往赴之會有贈
以山人畫者閩林弗善也而筆意特佳余遂取而有之

向惕齋集七記

三

數十年夢想忽得之無意中亦快事也

沈生允敬小照記

沈生以小照索題隔歲矣余未有以應也今年二月生
渡江寓武林十餘日歸而復執圖以請曰銀頃與二三
友人乘籃輿徧游兩峯三竺間或騎馬走湖堤上夾堤
柳新綠下甃甃映澄波與桃花相參錯時復有殘梅數
點從籬落間出銀甚樂之因舉手指圖曰彷彿此中景
象也余謂生方英少正當乘此奮迅有爲不宜輒邀喫
山水以玩愒月日時生妹婿陳初陽在旁笑曰童冠詠
游之志胡爲者也余默然展視其圖則紅桃爛然柳絲
如織生戴涼笠服春服獨身騎驢背上目周覽若不暇

瞬一童子負卷而趨摩挲久之覺春風拂拂襲人衣袂
余亦爲之洒然因顧生曰子之樂初陽其知之矣遂書
其上而爲之記

沈子聽泉小照記

溪石磊磊溪聲潺潺坐而聽之其樂陶然此沈子平原
航塢聽泉小照也先是平原同余暨陳子初陽游航塢
嘗至其地樂其泉石之勝酣嬉淋漓竟日不倦余輒爲
之記他日馮子築雨來自慈湖平原出記屬寫小照築
雨日不可不一往觀也時雨數日方霽水奔觸石中盈
溢旬旬勢益奇壯築雨湖溪上歷抵巨石大喜狂叫歸
而揮毫立就水石崖谷鬚眉情態無不宛肖蓋其意與
神會如是夫天地間溪山何限其適然而遇者亦儻然
而置之矣不必爲己有也而此已若爲平原有也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平原其信有得於此耶

向惕齋集七記

四

徐文長先生畫像記

代

古人不可見見古人居室玩好圖書字畫如見古人焉
況其冠服鬚眉儼然在目耶余自少慕青藤先生之爲
人輒以不及見爲恨遇其筆墨玩好每多方購之後得
先生小像輒喜出望外懸之齋中蓋如對先生矣而紅
蘭主人自京師聞之三千里致書幣求索嘻天下固有
愛慕古人類余者耶余重違其意旣以遺之而令畫者
摹別幅藏諸家顧形體雖肖頗乏神采今年夏慈湖馮

子築雨來主余家爲寫此幅風韻蕭疎超出塵俗而老
樹蒼藤款款然下拂巾袖尤得象外遠致余嘗思別構
一室以奉先生像凡其筆墨玩好悉以貯之日夕相對
如親笑語顏之曰與青藤居其亦可以終老也夫獨念
紅蘭主人亦已化爲異物而向所遺像不復知其存否
矣因嘆息而並書之

沈生字說

古者二十而冠未冠則爲童子名而不字故夫字也者
所以施於成人者也成人者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
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於此四者有虧則與童稚等童
稚安所得字沈生錫年十有七矣其長者嘗爲之請字

向惕齋集七 說

五

余未有以應也一日錫自以扇索書且請字之夫準以
溫公十五以上可冠之說則字之也亦宜雖然溫公不
云乎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斯爲美矣錫試自
思果能通孝經論語乎果能粗知禮義之方乎若猶未
也則尙宜少待然古之教人固嘗有誘掖獎勵之以導
其成者則今之字之亦所以誘而進之使自力於成人
之道也其誰曰不宜因字之曰百朋詩曰既見君子錫
我百朋喜見賢也錫其勉之哉惟賢而後無忝斯義也
不然則爲枯落而已爾爲朽腐而已爾其於百朋之稱
能無愧乎錫其勉之哉慎毋以速成之心自越軼乎成
人之道而甘自廢棄也

友蘭說

物產之佳者世人羣知愛之然愛之名往往獨歸之一
人而是一人者固未嘗嗜就之留滯於中而不釋也夫
知者之於水初不必日溯其流仁者之於山初不必日
陟其巔而樂水樂山獨歸之知者仁者豈不以其性情
之融洽不在區區形迹間哉陶之菊林之梅周之蓮何
莫不如是故夫掠於其外而不入與溺乎其中而不出
者皆不足與於斯也蘭之爲物清幽淡遠悠然塵外余
獨愛之然無之未嘗強索有亦未嘗狎而玩之若遠若
近之間而神與之俱化此余不能喻之於蘭而蘭亦不
能喻之於余者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之交正
不在乎拍肩執袂而日促膝於一室也余之於蘭也亦
然因作友蘭說

向惕齋集七 說

六

高丈參九小影贊

長林獨坐把卷從容徘徊瞻仰維我高翁我拜翁像我
思翁德維翁持己質直好義維翁接物和易溫恭翁之
教子篤行力學翁之續緒竭蹶經營濟困扶危罔分物
我喜施樂善無間始終嗚呼如我翁者真足振起乎薄
俗而爲斯世風

傳幻僧行樂圖贊

嘻此其爲幻僧耶願君非僧也而其幻實甚吾嘗見其
篤孝友敦行誼以爲是名教中人也又嘗見其喜豪華

負意氣以爲是游俠中人也又嘗見其左圖右史啣杯賦詩以爲是風雅中人也而今乃見其坐磐石蔭叢林執卷不顧仰天徜徉幾不能名其爲何如人惟不能名其爲何如人此其所以幻也或曰是幻也非僧也胡然而以僧云也抑吾聞之浮屠氏善幻君其有托而逃焉者耶然則君非僧也而特幻也卽謂之幻僧也誰曰不然於是江邨子相視而笑曰吾今始識幻僧面

周丹儀行樂圖贊

卓哉茂叔尋孔顏樂靜虛動直無愧無忤君豈其裔而學公學傳公之心樂公之樂修竹參差茅亭寂寞人將謂此隱士之風流余則謂天德王道皆於斯乎寄托問之周君周君曰諾

高緘三笠屐圖贊

廓天宇之清虛胡頎然而獨眺空郊袖手旣不類采藥深山戴笠迎風復不似蘇門長嘯履朱屐繫絲繚方徜徉而自怡又何問乎林泉之與廊廟吾將與之把臂借遊而恐其不欲引爲同調嘻是爲妹丈緘三之小照

沈平三課兒圖贊

菽水乃養志之需有親具慶君子以爲福典冊乃傳世之珍有子可教君子以爲足由乎身所仰承推乎身所俯育貌是圖者蓋將譜天倫之嘉慶以爲慈孝之所穀者哉

書廚銘

樸而華質而朱中藏萬卷而外視蔑如彼人之無爲有虛爲盈者盍鑒斯廚

硯匣銘

刀有鞞劍有鞘矢有箛弓有彀惟此匣之爲用旣內全夫貞美亦外絕夫塵囂人咸覩其方正子兼賞其清高無事則圖書爲伍有事則筆墨相交其所以爲用也如此亦庶乎非繫而不食之匏

板刷銘

使無所積於我躬兮何所藉於爾庸惟清明之有累兮乃攘剔之多功君子謂克復之用蓋卽物而可通寧服御之是愛而忘茲塵垢之在胸

哭先師散樗張夫子文

嗚呼吾師而遂辭人世耶死生之際人所貪戀而不能釋於胸若吾師之生也本無求於分外故其死也亦遂視爲分中若是則瘞亦可以付之隨化而無事乎抱恨而長終然而氣有聚散理無滅息吾師雖逝其可留於天地之間者又烏得不述其梗槩傳諸無窮嗚呼吾師鍾靈特異正學是崇其行已也磊磊落落不爲俗緣所轉亦不故爲矯激殆庶幾乎和而不同其處境也甘於淡泊常泰然自得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而泊乎其無所營其接物也雍雍然坦坦然一以真率自處人或加以

非禮而亦無擾其性量之淵冲其教人也殷勤誘掖老而不倦爲術不一而要皆誠意之所通凡此固皆世俗之所難而人已莫不知之更有人不及知而璿獨知之者雖欲不言而奚容師嘗謂璿學問之道惟以靜虛爲本又嘗謂吾每靜坐覺胸中無少窒碍此吾師晚年所得人不及知而師亦未嘗舉以示人者真聖學之根柢而凡有志者之所宜宗觀吾師之所得若此殆死而無愧者矣而其不戀戀於生死之故乃益昭然其如發蒙璿不敏追隨函丈者有年幸不爲師所棄其真切更異於他人乃今忽失所依師固不戀戀於生死而璿安能不戚戚於厥衷且聞師寢疾時嘗有遺訓命璿作誌傳

向陽齋集七 文

九

則師之於璿更可知矣此璿所以呼號欲絕而不禁涕泗之無從獨恨璿不能深知吾師之蘊未能闡幽而微顯深有負乎遺命之申重嗚呼吾師其聞璿之言也耶其不聞璿之言也耶

哭王行九先生文

嗚呼先生當代之英學繩祖武文號宗盟闡幽抉微聖道以明胡天不弔遽奠兩楹如棟之折如梁之傾維彼後起盡爲蚩氓嗟予小子尙何師承臨風一慟爲之失聲

奠程魯望墓文

嗚呼魯望稟質純良年十五六立志非常入孝出弟行

表言坊從余講學理析毫芒居敬集義日就月將貧或不食兀坐端莊病不能支弗廢閑防僅餘一息執守愈強或相勸止終無怠遑倘遇程朱所造孰當余實不德無能俾臧謂當少進彼此助勦天不相佑人之云亡生必有死如子何傷我悲獨學能無涕滂有雞一隻有酒一觴致奠墓前神其式嘗

祭后土文 代

厥惟於越水澤之邦萬壑奔流注於三江惟水之歸唯氣之止惟地之靈惟神之祉厥土平曠先人是望仰微覆庇體魄其寧爰進酒漿爰薦牲牡來格來歆永保厥後

向陽齋集七 文

十

告 夫子廟文

山陰願學小子某敬告於

至聖先師前曰竊惟小子某被天地生成之恩居然七尺蒙父母教育之德倏已三旬少延師而問業念徒在於功名長勵志而省身行竟同乎禽獸爰自數年之間頗思易轍其如方寸之內愈覺沉迷意之所防而忽乘於不及察心之所向而忽放於不及持或明知而復行或既悔而輒犯每一念之不謹真萬死之莫償日月遷流居諸悠忽歲將有盡罪竟靡窮晝夜自思悲愴無極茲當一陽來復之日喜有衆陰漸退之機伏以 夫子道貫百王功垂萬世凡茲士民之衆俱在教化之中惟

小子某竭忱哀叩篤志誠求仰祈 夫子矜其愚蒙憫其改悔默啟以日新之路潛施以時雨之恩使得上達乎高明不至下同於木石敢曰聖賢之必至庶幾心性之無虧小子某不勝肫切懇禱之至

責躬文

有限居諸已頭顱之如許無窮學問曾毫髮之未知內省愆尤徒滋尤悔人欲愈除而愈熾天理日擴而日微負天地父母之恩死有餘責同魍魎之行生亦何爲是真夫子之所謂末如何孟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乃尙侈譚名理忘面目之慚羞猥廁儒林負背膺之芒刺悔將何及悲不自勝此後餘生斷須痛改從前罪孽

向惕齋集七

文

悉用消除人皆可爲我師毋忌醫而諱疾事必依乎前哲務篤志而力行天地鬼神臨之在上父兄師友質之在前如渝此盟禽獸視之三十一歲冬十一月二十九日書

向惕齋先生集卷八

山陰向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雜著

學會邇言

我江城之有學會由來久矣自明末以至

國朝數十年來人亡會息風俗頹壞幾不可救藥愚自
幼生長齊魯往來南北從師受業亦唯以記誦詞章為
事且受質最魯即舉業中亦僅僅粗知梗槩至戊寅歲
始隨家大人歸里觀其鄉土習俗常懷隱憂然亦未嘗
計及學會併亦不知學會為何事也越七年甲申而先

向惕齋集八

雜著

一

慈去世憂痛之餘間觀性理諸書時覺胸中隱隱若有
所不安者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猛然深省以為存此固為君子去此則為禽獸耳我即
不思為君子寧甘為禽獸乎因深自窮究痛加刻責方
知從前種種俱屬罪過如出沒於波濤顛沛之中思一
且離而去之然而資既庸下習染又深求一師友為之
提挈而不可得輾轉憂懼不能自寧如是者數月因得
納交於郡城王子行九行九蓋文成之後而學其學者
也余一聞其良知之旨明白痛快如寐得醒自是或一
月而一晤或一月而數晤往復論難不遺餘力王君大
加稱許而余亦竊自幸得有所聞乃聚江城同志十餘

人以為講會每月朔輒一會講是時人皆服膺程朱之

訓聞余所謂良知之學羣以為異而余益自信反覆辨
論聞者亦輒唯唯蓋亦未嘗深求之也自後或作或輟
不能常會而興起者亦絕希有越數年余比鄰有黃君
序言者生質粹美而年甚少余愛而慕之時時就與之
言雖若有所開發然以時方用志於辭章舉業不余信
也又數年忽大悟其前日之非而卓然自立每從余商
學問之旨余欣然以所得者告之而序言亦欣然受之
是時會之不舉者復數年矣序言慨然以為此會不可
廢也遂商諸余而興復焉自是之後其相與講習而討
論者舉不外乎良知也癸巳歲余忽於良知之旨若有

向惕齋集八

雜著

二

所疑已而益疑於是凡所誦讀凡所閱歷必窮其義蘊
究其底裏久之似與前之所見大別由是而讀程朱之
書覺處處澹冷讀陸王之書覺處處窒碍乃暫舍陸王
專一程朱探之愈細見之愈明後又得薛文清讀書錄
高忠憲年譜觀之而自信益篤且甚悔前日所學之謬
而所見之惑也而序言則但知故我之可信而反以今
我為可疑雖與之言而不能頓釋去年甲午其機始轉
至今年春而乃灼然有以信今我之是悟故我之非且
大聲疾呼於諸同志之中欲其共相深信勿疑而從事
於聖賢之道噫若序言者是豈苟同者哉蓋其考之詳
而辨之審矣特是同志諸君猶有疑信相參者余故不

揣固陋畧言其所以然雖未必盡當於理然因是而得與諸同志審思明辨參考互訂以求臻乎至當盡一之途則不特余一人之幸亦世道人心之幸也大抵聖賢之道皆分明切實廣大精微不倚於一偏不入於險僻不落於空虛不涉於恟恍而反是者卽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彼所謂道其與吾儒異者特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一或不慎遂竄入其中終身溺沒而不知返寧不足懼耶試舉其大端而論之天地間有理有氣雖非判然二物而要不可混而一之也彼則認氣爲理而於形而上下之分輒含糊而不能指其所以然是以驟聞其言雖若神妙高遠不可測識而細思之則實

向惕齋集八

雜著

三

拘於方所形象之間而與吾天秩天敘大中至正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理真毫髮之不似也心所以載性而性具於心固不可離心以求性而亦不可卽心以爲性也彼乃指夫虛靈知覺者爲性而於仁義禮智之實理茫然不知其所自來是亦由其認氣爲理而不知性之卽理心之爲氣也至於天下之物其理雖一而其分則萬殊而不同惟其理之一所以萬物同出於一原惟其分之殊所以一物各具夫一理彼則但知夫理之一而不知夫分之殊是故其所謂理一者亦卽指夫昭昭靈靈杳冥恍惚者而言之而於吾之所謂理固昧然而未之識也若此者豈其知之而故入乎此耶蓋由其見理

之未明而誤入其中不能出耳此吾儒之學所以必先格物以致其知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身可得而修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一以貫之皆萬全而無弊也彼惟不知格物以致知而以爲天下之理求之吾心而自足是以顛倒謬錯畔道誣正至於如斯耳不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凡物之理皆具於心唯於物理格之而無不至斯於吾心體之而無不全使外物理而談吾心則吾心不過爲空虛無用之物何以爲一身之主而萬事之綱哉然使不能居之以敬則又未免輕浮急遽鹵莽滅裂而於所謂理者或得其粗而遺其精得其淺而遺其深得乎此而遺乎彼知其當然而不知其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四

所以然也故必居敬以爲之本而後窮理以精之力行以至之由是而求至於聖賢之域不難矣此程朱之道所以繼往開來中正無弊而爲萬世不可移易之正學也大抵喜靜而惡動喜合而惡分喜內而惡外喜本而惡末喜高而惡卑喜深而惡淺喜精而惡粗喜圓而惡方喜簡而惡繁喜奇而惡平喜巧而惡拙喜自然而惡勉強喜空虛而惡切實皆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則動靜交養內外兼盡本末兼該由分而合由卑而高由淺而深由粗而精寧方毋圓寧繁毋簡寧平毋奇寧拙毋巧自勉強而馴至於自然務切實而不溺於空虛如斯而已矣凡此者皆余近年之所得而與序言反覆辨

論之者也敢舉而公諸同志諸君惟願諸君無以余之
所以爲非者而卽以爲非必深求其所以非者何在毋
以余之所以爲是者而卽以爲是必深求其所以是者
何在究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功勿爲浮慕勿爲苟同則
何患道之不明而德之不立哉第恐以游移之見而出
入於理欲之中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知居敬之爲
美而一舉動一步趨輒欠伸而怠肆知窮理之爲要而
一讀書一遇事每忽畧而粗疎知力行之爲貴而一出
入一言動皆因循而情慢若是則不特得罪於名教而
抑且不及夫庸愚不特得罪於聖賢而抑且見笑於異
學矣可不懼哉可不畏哉要之天下之人品雖甚不齊

向惕齋集八 雜著

五

大端不外乎三者庸愚也異端也聖賢也未入門者恐
其自安於庸愚故志不可不立也將入門者恐其誤入
於異端故學不可不審也誠能不安於庸愚不入於異
端而又能勉勉循循日就月將不奪於毀譽不廢於半
途何患其不至於聖賢哉愚以渺然之身昏暗柔弱負
罪實多空言嘵嘵何足取信於人但以己之沉溺不勝
其苦而因以思夫人之同病者不可不有以語之是以
忘分而述之諄諄如此昔以舜之大聖猶好察邇言凡
我同志或體大舜好察邇言之心不以人而廢言則亦
未必無小補焉

評點黃序言答程魯望書

良輔白弟平日工夫駁雜於今蓋兩變焉二十以前
溺於詞章之學承惕齋先生諄諄化誨授以陸王二
子之書一見心開目明如置身九天之上前年夏惕
齋先生讀薛文清讀書錄及高忠憲年譜遂自覺其

從前之悞盡棄舊學恪守程朱此後相見每以理氣
之分儒佛之辨理一分殊之說撥吾之盲吾退而求
程朱之說互相參究乃知陸王兩家之言甚是催侗
使讀者心神飄蕩無所依據不如程朱之精細而切
當也夫古昔聖人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而微言大
義全在六經六經之理固具於吾心然吾自有生以
來氣拘於先物蔽於后心之所知無非情慾嗜好之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六

私而此理終不能以自見故必致知格物考之於古
證之於今然後有以明其善而去其蔽是學問思辨
正以闡發此理之實固非索之於外也象山言言本
心歸管一路謂我治其大而治其小一正卽百正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蓋其資性甚高嗜慾又寡
器見大意而不復致察於義理之詳故斥聞見爲支
離指考索爲勞攘欲以槩之人人殊不知物雖萬殊
理無內外守內遺外則空虛寂滅無以盡乎此心之
量而日用之間且將蹈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不
自知安見其一正百正一明百明一是百是也哉總
之陸子之弊在於知吾之心備夫萬物而不知萬物

之理即吾之理故於吾心物理硬分內外於窮理居
敬強為低昂耳至於文成則又合居敬窮理而一之
謂就窮理專一處說為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為窮
理立論更超而吾竊謂其擇焉弗精語焉轉晦也程
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居敬是涵養此心乃
統體工夫也窮理是隨事致察乃零碎工夫也居敬
無分動靜而窮理必於動時著力大學或問所謂考
論之際是也故謂窮理中有涵養工夫則可而指窮
理專一處為居敬則事未至物未來之時不著空乎
謂涵養中有窮理工夫則可而指居敬精密處為窮

向陽齋集八 雜著

七

理則精密乃由存養之深玩索之久所致而窮理之
始必將由粗及精由疎及密詎易語此文成以居敬
精密處言之不幾錯認虛明之體以為推致之功乎
大抵文成之言類喜合而惡分不知天下之理有分
有合合者不必強為分分者不必強為合如耳目口
鼻合而為頭之形然不可遂以目為耳以鼻為口也
手足背腹合而為身之形然不可遂以腹為背以足
為手也故統言一身之主不過曰心而已矣而心則
有性情之分性又有仁義禮智之分情又有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分統言修身之道不過曰學而已矣
而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分致知又有學問思辨之分

力行又有自然勉然之分凡事凡物愈析愈微豈特
居敬窮理二者有界限而已哉前楊齋先生答足下
書謂居敬窮理二事是學者緊要工夫正是真實之
言不可疑也但足下讀傳習錄已久錄中有主一是
主一箇天理之說此亦似是而非夫天理云者即仁
義禮智之性與夫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也情之既發
尚可審於是非邪正之間而擇其所謂正與是者而
守之若情之未發天理有何形而欲於不睹不聞
之中生造一無聲無臭之理而以為主乎越超脫
越蒙混愚勸足下將此等語錄盡行闕起而專肆力
於程朱之書者為此故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向陽齋集八 雜著

八

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自無非僻之干而
其門人尹和靖亦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足下於此三說沉潛玩味則居敬用力之方可
知矣於或問四條流連反覆則窮理用力之方可知
矣朱子曰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
理工夫日益密足下誠能從事於斯二者則夫澄定
之中原不廢省觀體認尋究之下亦即是聚精會神
而其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自當了然矣楊齋先生去
冬患喉症死而復蘇今已全愈可以無慮足下天稟
既薄而近日所處之境復不甚安逸晨夕間尚祈自
愛長輔再拜只將序言之書細看再將愚之旁註細
看自當有覺然須濯去舊見平心觀之

不然恐復為所掩也 瘖寄言

甲午歲予曾與魯望東云近日惟見得從古聖賢之學只有居敬窮理為至緊至要不可頃刻少離若從此用功自然不至錯走路頭魯望是時方從事於陽明之學頗以予言為疑乃作書問之序言序言因答之云云而復以書示予予不自揣而更為之評點如右書未及發而魯望已歸矣學者以其與予之邇言相發明也故并錄之云 惕齋

輔仁會小引

竊聞之朱子曰朋友之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

向惕齋集八 雜著

九

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也嗚呼以是言而觀諸今之所謂朋友者果何如哉或以肝胆意氣相結納或以記誦詞章相問難或以詩酒清談相應和其甚者則至於相傾以勢相結以利相矜以藝相勝以名夫友所以勸善而今適以滋惡友所以規過而今適以遂非友貴於信而今不免於詐也友貴於敬而今不免於侮也淵明有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出門交友而所得乃止如是其何以收將伯之助而相與以有成也哉當此之時見有一二談道論學修身立行之士出於其間則共起而譁然嘲譏詆毀以為迂腐而不近人情此聖學之所以絕而不易續大道之所以晦而不復明也

今之為此會也與世異趣而一以輔仁為事竊願同志者共起而維持之每遇月朔則一會以前輩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端為例而復增之以三戒一曰勿尚浮華二曰勿談外事三曰勿矜智巧由此以行之雖不敢遽曰聖學可續大道可明亦庶幾知朋友之所係甚重所關至親所職甚大切切然相與勸規摩厲輔翼以有成而非復如前所云云也敢以質同志者

輔仁會條約

一會期定於每月初一日同集文昌閣上
一推一人年高有德者為講正更推一人有學行者副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十

之
一至期務須早到諸友既集即拜先聖賢講正北面中立副正稍降立餘皆依次而立司贊行四拜禮畢年高者西向上立餘皆北向自東而西以齒序立三揖然後就位散時復三揖而退
一位次先後悉序年齒毋得紊亂惟有遠方高賢初至者不得拘此
一坐定後司贊者一人高唱云毋失容毋閒談毋泛問毋使氣毋高聲
一擇會中年少者二人各歌詩一章
一開講從何處說起講正隨拈四書一章

一言詞必以切要大雅爲期不得浮泛鄙褻有佳妙者
記錄以存

一擇一人優於文學者爲司錄

一赴會之際必自考一月之內工夫何如過失何如質
諸講正講正畧爲開示副正爲之詳推極論

一會中有臨期不循規矩平日不做工夫虛妄驕惰不
孝不友逆倫犯分者或講正或副正飭戒之如戒之
不改則聽其出會

一與會者各書姓名於冊臨期務須撥冗一到如有不
得已之事必先期告之講正及值日者

一同會諸友凡有吉事則共相慶有凶事則共相弔有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十一

急難則共相扶助務盡交友之義

爲學要義七則

爲學先要致知若無所知則汨沒於庸鄙之中學從何

處下手然知體本虛懸空求之卻無著落必須在倫

常間勘驗經傳內印證師友中間辨纔有實工夫可

做故程子云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此爲學要義也

既有所知便須一立立定再不搖奪勿昏於氣勿牽於

習勿惑於異端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惟不可奪而後爲能立志此爲學要義也

志之所至氣卽至焉由是力行以求其至不可頃刻放

下不可絲毫錯過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達而有不

可止遏之勢斯真能力行者矣懈意一生便是自暴
自棄此爲學要義也

學未透宗所行難免有過過勿憚改復於無過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然須打起精神自家點檢虛著心懷向
人觀察如此則有過卽覺一覺卽改易所謂不遠復
也此爲學要義也

心之本體性於此具理由此出原是純粹至善第爲氣
拘物蔽以致本體昏昧而過遂日滋若認得本體隨
時察識無論動靜閒忙時時喚醒時時涵養則如太
陽一出而魍魎自消何過之有此爲學要義也

此心此理本之於天不假人爲自無虛妄必於此處觀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十一

面承當纔是歸根地步古來千聖相傳只此一脈舍

是更無住宅卽落旁蹊故曰聖希天又曰聖學本天

此爲學要義也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程子曰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一物相睽便成缺陷無物不

體方爲圓滿然必反身而誠莫以觀花鏡裏如能強

恕而行自至天下歸仁此爲學要義也

戒言十八則

戒慢 正衣冠尊瞻視人禽分敬與肆

戒紛 心之紛如亂絲何以理曰敬之

戒奢 廉之本在於儉咬菜根甘清淡

戒妄 一心有妄害最酷必死之誠斯復

戒懶 人一懶百事廢日孳孳至於斃

戒欺 毋自欺必自慊如惡臭如好色

戒戲 毋戲言毋戲動張子銘日三誦

戒忿 忿如火原可燎易有訓懲之要

戒慾 人之生咸有慾苟勿窒將自毒

戒隨 苟隨人必失已惟君子中不倚

戒躁 事胡敗由於躁故學者宜深造

戒奇 天下事常為貴隱怪者徒自悖

戒貪 古之人嚴一介毋苟得禮有戒

戒傲 謙則吉傲則凶戒之哉虛爾衷

戒佚 樂佚遊斯損矣勤為善雞鳴起

戒多言 放言易躬不逮且招尤更損氣

戒怨尤 勿怨天勿尤人坦蕩蕩滿地春

戒無恆 無恆者承之羞苟不占是吾憂

讀孟子

或問於子曰孟子之門人烏得謂之賢者哉咸且不知臣父之非萬章不辨人言之妄公孫盛稱管晏之功高子狃於追蠡之見樂正克雖為善人而常失身於子敖至於充虞桃應公都子屋廬連雖篤信好問然亦未聞孟子有所稱許身遊大賢之門而乃碌碌未有奇節徒藉先生以傳其姓氏是烏得謂之賢者哉子應之曰否

向陽齋集八 雜著

七

否不然是皆戰國之賢者也孟子之時處士橫議為為

我兼愛之說者則有楊朱墨翟為縱橫捭闔之說者則

有蘇秦張儀為攻城畧地之說者則有孫臏龐涓為拓

土開疆之說者則有商鞅李悝人信其說尸有其書議

論紛紛盡詭於正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久

已不明於天下矣數子心有所疑而為之反覆辨論焉

將以明道也將以解惑也夫豈背其師訓而沉溺於異

端之教哉向使數子不問則孟子不言吾知臣父之說

至今不以為非也外人之言至今不以為妄也管晏之

功至今不以為卑追蠡之見至今不以為謬也而聖賢

相承之道又何自而明哉由是觀之孟子之好辨固為

有功而數子之善問亦未為無益也且人非神聖孰能

無過顏子亞聖也而夫子以不貳過稱之則其不免於

過也明矣是以古來聖賢不以有過為患而以不改為

患曾好善如正子而子敖之從猶足為終身之累也哉

況孟子七篇不過撮其大畧而記之耳其平日之所言

者固不盡此七篇也安知記載之外不復有所稱許也

者而可以此定其品乎孟子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數子生於處士橫議之時獨能不為楊墨諸人

所惑而從學於稱仁道義之孟子斯所謂附驥尾而名

益彰也風塵憔悴而不以為勞車馬間關而不以為瘁

此其心之正為何如志之篤為何如而謂非聖人之徒

向陽齋集八 雜著

七

乎故曰數子皆戰國時之賢者也

感應篇辨

世所傳感應篇出自道藏以爲老聃所著學者爲之註疏因與四書五經並行於世自宋迄今殆家藏而戶有焉予曰爲善而圖冥報爲惡而懼天誅人情大抵然也感應之說亦未始無所補但謂老聃所著則有未可信者老聃生於商季爲西周柱下史其文樸而無華簡而不繁渾渾然有姚姒無涯之致道德二經不彰彰可考乎今按感應篇意則淺而未深辭則俚而不雅視彼五千言不啻珍珠之於瓦礫此固不待讀之已竟而始知其非也而況神仙之名起於秦漢商周之世未聞有天仙地仙之號也篇中言之再三其爲道家所托又何疑哉嗟乎聖之經賢之傳可以範身而淑世者不爲不多矣學者置之不顧而乃於方士假托之言奉之爲寶書是猶捨千金之璧而反惜其破釜也不亦大可歎哉

書感

天下有不戀戀於吾之所有者豈情也哉夫物亦孰是爲我有者我宮室也而他人得而居之我衣服也而他人得而御之不獨是也卽我身耳目口鼻手足形骸是固我之所以爲我者一旦神離氣索置諸荒邱蔓草之間而更不知何者之爲我矣夫我且不得而有之文烏乎其戀之然而人未死一日則一日不能舍棄其有未

死一息則一息不能舍棄其有及其死也而吾之所舍棄者人復據而有之而是人又不知其亦將溘然以死而轉爲他人所據也嗟乎鳥寄一枝方欣欣然視爲己有而忽焉飛去乃爲後來者所得蜂釀百花以爲蜜將以備其飢也而不知乃爲人所取矣人之戀戀於其所者將無類是且夫人之不能絕物而獨居於世也苟以爲一物非吾有而盡離而去之此至愚之不爲而聖賢豪傑之所不出也而以責乎人人是猶責立日中者之去其影而望行者之絕迹於地耳安得此荒誕不經之論哉曰是蓋有道焉以處之也處之如何其來也安之其去也任之未得無貪心已失無係念

向惕齋集八

雜著

去

向惕齋集跋

自宋儒安定設教以來吾浙卽有臨海二徐暨陳宗正羅提刑先得其傳而永嘉九子傳洛學兼傳關學迨甬上四先生黃巖趙然道諸公則直紹金谿之傳北山四先生臨海克齋括蒼艮齋諸公則遙繼紫陽之傳其授受源流載在遺篇煥然大備矣有明中葉姚江崛起魄力雄偉震靡一世傳其學者若緒山龍溪已畧分派迄乎戴山專主慎獨性命理氣透澈分明證人會中羣賢蔚起故明末吾鄉氣節之昌爲歷史所未有學術之關繫世道豈淺鮮哉我朝初年桐鄉張氏平湖陸氏踐履肫實篤守紫陽一脈顧皆著作流傳聲名鼎盛於時

向惕齋集跋

有山陰向惕齋先生獨伏處窮鄉授徒自給其學由姚江入後乃歸宿朱子方是時仁廟崇隆朱學升

附十哲風會所趨羣流躍赴聲氣求應先生獨閭修自得
不事表襮與世相忘世亦罕有知之者乾隆時其嗣君宏運始哀刻其遺集及志學後錄二種後錄皆躬行有得之言讀之足以檢束身心感發志氣長洲彭翰文司馬已序行之遺集則有梁文定及魯秋厓兩序書分八卷文筆靜淵沖然有道氣象二書版皆久佚今考集中各傳及與友人投贈書序諸篇皆一時高蹈之士以德以道行相切礪於蕭寥黯淡之中生今之世匪特其緒論無傳卽姓氏亦莫有能舉之者矣豈其人之傳否

固有數存乎其間耶抑亦諸君子之韜晦遠名甘蹈沉匿而不悔也爰重彙斯集旣以矜式來學而鄉先正之潛曜幽光亦藉延一線於橫流盪決之秋斯亦吾輩後起之責也夫癸亥孟冬吳興劉承幹跋

向惕齋集跋



宣統辛亥

陳一齋先生文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陳一齋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傳一

- 張楊園先生小傳
- 范蜀山先生小傳
- 那梅亭先生小傳
- 鄭耕餘傳
- 鄭泰濤傳
- 溧陽令張公傳
- 鈕膺若傳
- 徐天球小傳
- 潘漁莊小傳
- 姚螯菴先生小傳
- 吳克軒先生小傳
- 卜人木先生小傳
- 夏友梅傳
- 范波輿傳
- 朱聖言傳
- 沈嫺翁傳
- 謝敬修小傳
- 金藥畦小傳

陳一齋先生文集 目錄

張氏通圖叢書

張漢木小傳

先伯兄櫟夫先生家傳

卷之二 傳二

- 楊節婦朱孀人傳
- 貞烈張母徐碩人小傳
- 沈母周孀人傳
- 李孀人傳
-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 周貞婦王氏傳
- 嫂陸氏孀人家傳
- 貞烈楊氏女傳
- 周貞婦景氏傳
- 張母朱碩人傳
- 張母徐碩人傳
- 謝太君吳孀人傳
- 徐孀人傳
- 蔣節婦張孀人傳
- 徐貞女傳
- 金節婦吳氏傳
- 濮貞女傳
- 史氏三孝女傳

張節婦傳

元配姚氏小傳

謝孀人史氏傳

鈕烈婦傳

程節婦孟孀人傳

吳節婦張孀人傳

雙節傳

孀女劉有姑小傳

卷之三 書

- 與李魯培諱楷
- 與某
- 與鄭生
- 答范巨川諱時濟
- 答巨川
- 與王天章
- 與阮松巖諱林
- 與某
- 與從子煜字光四
- 與潘起濤
- 與金方行
- 與金南阜

陳一齋先生文集 目錄

張氏通圖叢書

與姚子宏

與子宏方行

與沈南谷

與松巖

與倫表

與分佩

與鄭博也

與張恕夫諱宏啟

答吳昂千

與孫玉輝

與吳昂千

與潘起濤

答張倫表書

答姚肆夏書

辭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卷之四 叙 論 跋 記

逾淮集叙

楊朗山詩叙

論殮以時服

范蜀山葬書跋

食肉編叙跋

跋顧密人先生尺牘後

壬子記游

澱湖設書記

卷之五 附錄一

諸先生遺言

亡友遺言

卷之六 附錄二

敦行錄

案四庫全書提要存目濮川詩鈔內有厲硤草客星零草俱陳梓撰
 又張叔未清儀閣題跋云餘姚陳古銘布衣梓字俯恭雍正舉孝廉
 方正辭不就私淑楊園先生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書法晉賢學高
 行古與北地李鐵君錯齊名吳子修 國朝名人小傳亦載之曹桐
 石硤川詩鈔紫硤文獻錄稱布衣出劉念臺先生之門學使雷翠庭

爲其受業弟子爲人坦直和易不苟言笑與張北湖許慕迂講論張
 楊園之業晚年居濮川依其壻以終至今人猶稱道勿衰零縑牘稿
 久爲世所珍祕致鮮傳刻茲由費景韓孝廉錄示此帙亟先校印以
 廣其傳後有所得再行續刊庶以表章先生之學藉慰士林仰歧之
 思云爾

宣統三年辛亥二月烏程張鈞衡謹識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傳一

張楊園先生小傳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諺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弗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江拜劉念菴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講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激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張氏通園叢書

壇坵西北干戈其亂于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緣傳習于是毅然乘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監蓋自此書出而閉關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游姿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製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適人既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歇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恒入于濁求道欲勇恒病于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髣髴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唯以嚴立籓籬深造堂與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于朱

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

齊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于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祀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歛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蚤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天配姚氏守節沒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監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于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淵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烏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人已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張氏通園叢書

雖然武夷九山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烏呼危哉

姚贊菴先生小傳

先生諱翔字攻玉號贊菴吳江布衣與弟璉師事楊園子楊園之門穎悟推張公佩蔥篤實無若先生先生之學以通書爲宗精思三十餘年借元會運世闢天地開闢之始畫爲六圖次第秩然使人知天命之大原而約之以誠敬山人合天以復其性其書號曰困學編自謂發前人所未發恨不及質之先師平生坦白真摯不事藻飾與人無欺早歲喪偶不娶教後生以氣節爲先而後入堂與每語及世道變革人心學術之所闕未嘗不流涕被面愷惻動人課授五十年薰其德者雖頑蠢靡不革心素不治生產晚歸遯野益貧困深衣幅巾日棲遲老梅下雖日昃不舉火恬如也以壽終于家弟璉字肆

夏纂錄楊園書守之弗隊子一志仁字希顏以義俠名

贊曰昔游楊受業程門而立說別自有得紫陽竊疑之先生親炙楊園亦既宗其統緒而復揭天地未開之境以啓後學母乃過高乎然終其身一心醇白可以質天地而盟鬼神視夫騰說口耳貽玷師門者霄壤矣

范蜀山先生小傳

先生諱鯤字北溟海昌人少事舉業爲諸生名噪庠序性剛正尙氣誼士黨倚爲重後忽翫易有得喟然歎曰天地閉賢人隱吾何爲哉遂棄青衿易古衣冠潛究洛閩諸書所造淵粹交吳江姚子螯菴第季得楊園遺稿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懇懇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明季亂世間修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人始知姚江語水之外固有洛閩正途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潑水吳子元復往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三

張氏適園叢書

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峰山水勝西冷先生挾琴書與朋好日游一作其

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蠶時采桑籬下風咏所

無一作題覺湖烟海月日盪吾胸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恒一遵古禮長子歿

爲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貴游子弟靡不惻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雲灰格

之法精密無遺憾峽川張子莘臯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爲親營葬泣血數升

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爲擇地于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

沒莘臯爲營窆步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先生卒于辛卯八月年五

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蚤瘡

贊曰自紫陽以後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惟楊園然

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烏呼偉哉少汨舉業

獨能翻然振起實學躬體力踐不爲空言非豪傑之士而能然乎

吳克軒先生小傳

先生諱晞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哀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安養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少回互則作色侃侃正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羸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績類案親黨開遂疆之處方活者日衆戶履常滿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癩酬應貧窶特甚弗惜也與螯菴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爲忘年交兩湖煙轡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游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遺民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仲弟子子重爲後輯兩世先集若干卷藏永思祠論曰潑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于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爲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潛思篤行以无忝厥祖考卽紫雲萬倉與有光焉烏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四

張氏適園叢書

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黯然矣悲哉

邢梅亭先生小傳

先生姓邢氏諱志南字復九號梅亭歸安邑諸生幼謹敕弱冠爲功過格自砥聞山陰人講獨不記功欲取以自證時螯菴姚子館菱溪先生晉謁請觀譜螯菴曰子欲求道有先師楊園遺書在先生奉歸讀之恍然曰名節者道之藩籬非棄舉子業不可遂謝試事由楊園溯之伊洛盡得其緼注小學爲四書章句其他經史皆一一考典制辨疑似括爲歌訣以便初學居恒嚴肅雖盛暑衣冠如泥塑人蠅集額間不手拂也夫人仲氏有淑惠晨起各整容爲禮或兩案相對鼓琴子孫旁侍凜然聞者莫不敬羨晚以姻戚飛語受汚益自刻厲集古人行事見謏流俗者以自白嘗謂余曰人特患不如古人多口何病哉卒年五十子二平生著述合數十卷若中學者多宗之

論曰世非無美材多汨沒舉業不克自拔若先生始紀功過何嘗不爲科舉地哉而一聞正論奮翻千仞學究淵微名流無窮不亦偉哉或溯其世類方之靜臺杜公夫母驢驘駢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勝奇人易曰有子考元咎先生有焉

卜人木先生小傳

公諱休字人木先世自河南徙嘉禾世有聞人公少孤生稟異質十歲能賦詩經史過目不忘既長高邁不屑仕進戚友彊之試補邑弟子員非其志也曹侍郎溶朱檢討彝尊見公詩文各賞歎願內交然公性孤介與世寡合東莊延課子弟議不合遂謝歸惟與吳江姚鰲菴海昌范愚邨武原吳克軒道義切礫不倦博極羣書雖稗官野紀及方外臧典靡不研究嘗手抄選前人集小楷端麗凡百家高與身等善談論與人辯古今治亂得失皆獨抒己見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五

張氏適園叢書

不少阿附聞者往往噴舌家極貧兩子相繼蚤世孤孫癸癸隆冬風雪酒窗擁敗絮從容展卷恬如也臥病時僉生光孝問疾公與說武侯出處大都神明不亂少選命具湯浴洒然而逝時年七十有五公爲詩入唐人室成輒毀藁歿後門人李元繡搜錄遺著若干卷

論曰公嘗館幽湖余方弱冠每相見論紫陽綱目一書於五代多失出殆及門纂錄學案綱目一書朱子自定只凡例一通除皆門人趙訥齋筆師淵非定論夫三代以下折衷於朱子公言豈有所激耶公事母孝居喪疏食三年然嘗誦般若經云以報罔極何其多諄書而惑未解也惜哉

鄭耕餘傳

公諱世元字亦亭號黛參雍正癸卯舉人與余家均自越遷禾遂家於幽湖公生有異質甲角能屬文試輒冠曹長益博學肆力爲詩宗少陵得其神髓

每出一篇藝林傳誦然嫉惡嚴與俗寡合意氣豪邁館若中與江子岷源韓子自爲及方外轉菴日嘯傲山水學淵進弟蘆邨官粵公度嶺作南征集後入燕爲王門師公卿爭引爲重作北征集公長余一紀與余偕和獨多作先吾集門人江相增鍾國相哀數十種合鏡之號耕餘居士詩公生平自處高峻而虛懷好善朋儕子弟以所著錄就質輒開譬之口說手披聲不倦然其所獨得世俗罕有解者嘗與余屏戶頰仰天地相對泣數行下兒曹竊窺笑之不自禁也丁未北歸明年冬病卒年五十八配潘氏子二象占豹變能世其業云

論曰余平生交遊造詣純篤者間不乏人而燭理若犀利處事如斷金者自公而外罕覩也嗚呼以公之才際隆盛時天下事必有可觀者而奔走窮悴以死豈非天哉其詩文枝葉垂於不朽非公之志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六

張氏適園叢書

夏友梅傳

公諱崧字友梅鹽官諸生居澈湖山中世業煮海至公獨好學就正于克軒吳先生之門先生詔以濂洛正宗公大悟徧市宋明以來理學諸集熟誦力行卓然有得遂延克軒於塾課厥子姪遵文公格法改葬先隴自祖禰而上六世又依山爲家祠規模弘敞心力勞悴不自惜也克軒嘗作改葬建祠二詩厲之克軒卒公與張子莘臯經理其事撫其孤人謂生死不媿云公所居鷹窠峰林壑幽美踞兩湖之勝太史許公焯聞其賢訪之每入山必登祠嘯咏終日然公卒以勞得疾嗣未及竣而歿士友傷之年三十有六子二論曰兩湖自許黃門吳忠節諸先達而後至克軒孤矣而踵生夏公不可謂湖山之無靈也槩葉甫萌而復蹶之抑何忍哉嗚呼大冬嚴雪而紫芝爛然雖蚤殞榮於羣卉矣

鄭秦濤傳

公諱挺字不羣號秦濤十歲能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丙子辛卯兩薦元不售遂不復試生平慷慨好義敦孝友為詩雄邁歷其儕輩自幽湖遷吳江之盛川前後宰吳江者聞公名必延訪民俗然公自處巖然非公事不調或關民生利害則侃侃陳說不辟嫌怨感其澤者或私以苞苴則正色揮之鄉里服其剛正嘗往來淮陽南北所至名公鉅卿虛左迎欸為詩文相倡酬無虛日歲癸巳弟蘆邨官廣甯公入粵佐理民事多所匡救頌聲大作及還浙民號泣携老幼送者數十里清遠令楊公業頹三山一作懷集令陳公嵩各延入署訪以治道公為與利除弊民戴之如廣甯公卒於戊申多年六十有二配宋氏姑病嘗割股以進子六溥淳沐洽源洛皆有逸才源余長壻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七

張氏適園叢書

論曰公嘗慨世之循吏民不被澤欲藉科舉一展所蘊而屢躓於有司鬱鬱以諸生老豈素願哉即其密陽清遠輔理承化亦足規其概矣噫天之生才良不易而坐委於溝壑是孰使之然乎

范波輿傳

公諱時濟字巨川號波輿順天人父官於杭家焉五歲入成均少穎悟長而好學醇謹所至爭延為弟子師嚮舍不能容年三十喪偶不復娶孀亞間有美而豐于奩者欲壻之公毅然曰吾有二子復何求哉歲癸巳館幽湖訪余於蓼莪堂贈之楊園遺書閱竟攝衣冠拜且泣曰吾生平為功過格今乃大悔學人第當訟過耳此書吾奉之終身矣携襆被過余論古人出處行誼經史疑難數夕不倦遂與予訂昏長子鼎余次壻也公博極羣書為文敏捷千言立就試輒薦五經不售其盟友及門下博科第登仕籍者繁繁公泊如也庚戌春故人官山右招之課兒余阻不獲別一載而計聞哀哉公生於康熙

辛酉卒於雍正辛亥正月配沈氏子二鼎履其詩文遺集藏於家

論曰公嘗述當湖所誦存心愛物一語謂它日得一令以當湖治嚮者治之公平生宅心醇摯持已峻潔是豈虛語哉而竟不售命也至以飢驅客死山右天之報施何如悲夫

溧陽令張公傳

公諱曾禔字洵安別號冷畦海昌人幼聰穎七歲從父百晦公秋夕侍客燕客談詩公口占二語云佳節一尊酒相逢得勝友座客驚異長益嗜學山成均登康熙戊午賢書凡七上公車檢討李公枏吏部郎中于公璉檢討毛公奇齡各賞公文以他故不售癸酉同邑許公汝霖毗學江南延公入幕衡文取裁丙子張公榕端繼任亦倚公為重從兄曾裕選臨胸宰復補新樂公兩入署佐理多所匡救癸未始授諸暨教諭初泄任值歲歉協賑濟事民沐其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八

張氏適園叢書

惠暨陽山谷幽曠多文人公日夕訓勵益最嚴儒雅先是廣文多曠職苞苴濫行公力矯其弊士論翕然故尊經閣後隙地數畝有金某假憲檄官地許民占稅欲擴其私居請諸令令意移公毅然曰閣後餘壤所以隆體制而崇觀瞻烏得以荒廢目之力爭不可事遂寢已亥令暨者為魏公與從子映丙戊同年也因與公契厚然公未嘗干以私或屬公請托峻拒之魏以是雅重公辛丑陞嚴府教授又值旱日走羣望為民祈雨且協賑粥崎嶇山谷間時公年七十餘雖勞憊弗惜也甲辰兼課文淵書院所以獎勵諸生者一如暨撫軍黃公叔琳下車公偶曾謁黃公迎謂曰老名士來耶命坐論文良久垂別復起送曰子真道氣充然矣旁觀謂與公有舊然公實未始謀一面也丁未陞溧陽縣令公以老固辭郡守張公芳愛公才不准辭職秋赴任溧故博產米每易一令吏胥輒借名較斛科民間錢一萬餘為質公未入境即大書

曉諭禁革陋例輿情感服治事數月訟庭可羅雀而公以是遂勞敝不支明年春以老病告休署令沈某意索厚賂爲出牒向之靈背風怨公清介羣媒孽之於是雷深者復二載庚戌夏四月始還里八月以病卒年七十有八遺詩文若干卷子二長思廷秀邑庠生蚤卒次之鎮邑庠生女二長適辛卯舉人曹璉次適太學生許惟松孫二斌傳吉

論曰自鄉舉里選之典廢士人讀書欲抒所抱負非蚤登第先繇致身臨民如公者七上公車薦輒不售坐廢文落落二十年始得一命而公亦已老矣不一載遂罷歸夫循吏之澤非久任不效至今暨嚴諸生頌公之德不衰則深陽之不幸也夫

朱聖言傳

朱謨字聖言濮川人其先出自紫陽始居王江溪祖玉亭公甲申後以避罪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九

張氏適園叢書

卜居濮川考天成公生三子長某季某仲即公也讀書穎敏年十五以疾少廢學善經濟家故貧與配張氏謀質釵珥懋遷供菽水遂以心計起家好施予慨然以利濟爲己任天性孝友兩居親喪哀毀逾禮事兄怡怡弟蚤歿撫綉子若已生置公曰若干畝贈親族課諸子極嚴以敦本植行爲先務更設義塾延師訓里中之貧而有志者至夏給帷冬具薑飲葺橋設亭創留嬰置集會旃幃諸好義事美不勝錄屬繼時語兒輩曰吾生平無他憾事唯祖妣陸太孺人苦節未及建坊獨耿耿耳整衣而逝年六十有三子五楠樸杞松柏孫六人廷瓚廷璋廷琰廷璉廷珪

外史氏曰薛敬軒有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朱公具經緯才不得權位徒屑屑行德於鄉隘矣然觀其存心校世俗擁厚費飽妻孥視親串若陌路者相去迥霄壤彼夫乘時顯貴澤不浹民而醜醜以終身者不大

可媿哉

鉅膺若傳

余嘗爲故交卜丈人木鄭子亦亭及亡友八九人作傳葭溪朱生燕方弱冠過遊野澗之心動慨然曰人生得此足矣別去遂病殤新溪鉅膺若述前語請爲立傳余諾之既而膺若客游龍城作逾淮集乞余爲叙不二載歸亦病歿傷哉君諱世楷字膺若號艸亭髫髻敏慧過目成誦弱冠補邑弟子員不屑屑舉子業嘗與友人江萬原共注竹垞詩稱典數爲詩題捷香一炷數十韻立就不加點爲古文方宋元名家與余交獨契余每過新溪偕余訪李君裳吉於葭溪乘燭酬唱漏三下不倦余酒後興發或哦五七古長篇閱且失稿君笑曰爲公作小史可乎取筆疾書不遺一字其彊識若此君嗜酒北遊時嘗醉題絕句寄同里諸公云漂母祠前春樹曉露筋廟口野流春秋來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十

張氏適園叢書

江北無相識輒欲低頭兩婦人聞者目爲狂生卒年三十四士林惋惜所著詩古文詩餘若干卷其族兒汝驥謂君遺孤曰此吾家不朽業也其什製之論曰君平生篤友誼嘗慨故交十人蚤歿作十雁圖并詩情詞慘惻聞者隕涕君自揣骨相當永年得肆力詩古文追古作者噫以君之英敏何業弗就而遽以酒疾蚤世與十雁接翅杳冥良可悲矣然年雖弗永其詩文亦足以壽世世無知言者即謂余阿好亦何惜哉

沈嬾翁傳

公諱大淳字紹黃始祖國瑞元末由雲間遷嘉興之長蕩自鄆復徙新塍考士弘字文度生三子季即公也兩兄嘗從文度公遠遊公成童即綜家政母張孺人久病乳公侍湯藥弗倦及屬纊大慟曰母獨不少留需父歸耶果蘇越明年文度公歸孺人乃卒人謂孝感所致事兩兄盡友愛仲兄患羸疾公

侍牀第四載從子甯菴幼患疾極危公撫視兩旬終夜不交睫文度公性嚴晚歲家居閨室中諄語輒閉閣不食公婉諭不聽即以頭觸牆而泣文度公食乃已及居喪哀毀逾禮既復喪偶張孺人終身不再取生平耿介不妄受一錢丰裁嚴整而接人復藹然春和好周恤宗黨少奉佛年三十卽茹素後十年復悟其非晚乃潛究性理書喜作詩工書法遺集藏於家子二人長渭士乙卯孝廉次莘十補邑弟子員孫四人

徐天球小傳

翁字天球峽川人性好施予嘗作客蘇松間遇飢凍者輒解衣推食或乞匄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十一

張氏適園叢書

僵臥道左必躬挈餅饘餉以羹粥俟其起乃已每歲市故布衲絮襖數百事分給貧人雖年耄目昏猶手自縫紉爲子婦倡云孫學韓弱冠爲諸生不屑舉業今從吾友張子莘臯講洛閩之學翁之遺澤也
論曰後世教養道失飢且凍者不可勝活翁乃欲奉土以質孟津亦何濟乎然薛敬軒有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稱翁之分率翁之性又非崇佛種福田者無所爲而爲豈易得哉

謝敬修小傳

君諱衡字敬修姚江人自南雷述良知宗旨餘焰未息君獨攘臂斥之以貧故習舉業補諸生意歛歛也與余交二十餘年終始無間歲乙巳游學虞山道幽湖爲信宿聚言頗某不脫金溪派余曰此東林學士也時亡兒孝羔生七月坐膝上掛客君撫其背曰此頭角非凡兒善培之君別去一月兒遂瘠

閱歲君慰書來爲愴惋癸丑予就館家山君喜躍每越旬月輒徒步十里坐臥雪軒縱論古今間述甬東蒼水公遺事刺刺不休且促余爲樂府傳之余門下或不率教必而叱令叩頭服罪其嚴正類如此君爲詩清挺不事描摹聲病所居四座茅屋三楹課童子十餘輩盜粟屢罄不以干人卒之日瘞爲之具殮妻汪氏先歿子三人其一跛季尙幼幾無以自存云

潘漁莊小傳

公諱瀚字起濤越人寓禾之梅涇娶陳氏生子三年三十餘以瘵卒時壬寅口月也公少聰俊工篆籀長嗜書嘗傾資市簡籍日夕流覽不輟又喜學琴每月夜坐高齋焚古鼎作箕子操望之飄飄若神仙也好客與余交獨厚每談論輒神契相視而笑旁觀莫測也篤信楊園語水之學儼居新構一樓爲家祠仿朱子禮立四龕將設主修祀會病資志以歿傷哉公吟咏不苟作其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十二

張氏適園叢書

存者不下數十篇皆卓卓可傳嘗手選誠齋詩叙之出入懷袖不置蓋昌歎之嗜故也俗傳潘郎有三癖曰書曰琴曰誠齋云
論曰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潘子有三癖乃獨以所嗜全其大真山谷所謂不俗人漁莊庶乎近之而不永其年何哉雖然其賢于世之嗜榮名齷齪而老而不死者遠矣

金藥畦小傳

君諱去疾字士吉號藥畦江南震澤人自少朗悟工詩文雍正癸卯孝廉平居杜門著述不問外事然性剛直負氣矜節鄉里有公舉輒引爲重公家近爛溪溪多盜邏卒借以誣良善羅織株累輒至破家民甚苦之乃協申有司勒碑碣杜患強君名爲冠自是邏卒不得逞陰積憾于君無山雪會巨盜適符君姓大索不獲邏卒遂誣君曰是立碑禁捕盜者非盜魁耶當事不察遺

遞入禁邏卒急賄吏斃君于獄年五十有五閱歲當事覺始大悔杖邏卒殺

之君之冤卒莫能白也

案當事李衛王益乃繁泥
大王武孝廉金三陶溪人

外史氏曰君幼嘗爲五人墓歌慷慨激烈聞者流涕當君捕逮時朋儕中得一二仗義士安見冤之不立白哉噫夫子稱公治非罪繫纆何足累君而南宮獨免刑戮加一等矣使君以布衣終名必不冠碑首君之爲孝廉君之不幸也夫然君平生行誼卓卓其詩文之彪彪人間者又豈以一死揜哉

張漢木小傳

君諱宿字漢木秀水人居零東鄉本姓徐父諸生君自襁褓繼張氏繼父蚤亡繼母撫之成立事母孝少貧不學忽從佛經識字始求四子書及五經編讀之天姿穎異過目成誦旁涉天文地理醫卜太乙六壬奇門諸書無不非井娶王氏生子女各一赤貧苦節糠粃不飽或絕糧數日則焚香默坐不屑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十三 張氏適園叢書

乞假鄰戚嘗謂予曰公好大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若寒不可得衣飢不可得食老漢頗不讓也君稟質厚膂力過人少習耕耨獨挽如飛一飲百觚或規之卽立誓三爲度終身不改中年自省非張氏子訪本生父拜泣曰兒不知爲大人遺體也父歿奔喪蔬食三年然與之卽弗受曰張氏無後沐撫育恩忍復姓乎予以莒人滅郢風之君不謂然也始訓蒙不給乃更歧黃活人甚衆遂少復故產立分稻法與佃均收兼創條例若干欲上當事通行兩浙不果乃爲鄉約正以孝弟化道閭里人畏敬之卒年六十有四己巳六月八日也遺命三日卽窆金井山向皆豫定云

論曰君迂不諧俗與余交獨契余每過遂野輒連牀劇談然性多執拗力主三教一源余去冬寄以永別詩云一生不合唯儒釋獨臥何曾愧枕衾此校之不好佛而踰閑蕩檢者奚啻什伯哉天與奇質使遜心受直言造詣何量

而剛復自是春秋之義不明不學無術良可悼矣

先伯兄樸夫先生家傳

公諱于上初名樂字夔一號樸夫秀水諸生而醇樸先君雅愛之故小字曰醇郎九歲能作文弱冠讀南陽講義慨然有志於正學於書賈得楊園訓子語篤信之既從錦邨訪若中諸前輩私謂諸公既親炙楊園不應工舉業博科第欲訪其高隱弟子不可得時贊菴姚子適來館幽湖公大喜挾刺不敢進盤旋於門者三日乃入謁與語大悅次日復命梓偕往姚子爲說太極及楊園遺事慷慨流涕公顧梓曰小子亦少悟耶時梓年十九自幸聞所未聞歸讀孟子陳代一章遂絕意進取公曰老母在盍稟諸因叩之先孺人孺人曰讀書本豈爲科名哉公意乃決不復命梓試公勤於鈔錄凡經史先儒書悉纂輯同異如紫陽金溪姚江白沙語水尤悉力辨難質之克軒梅亭蜀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

十四 張氏適園叢書

山三先生反復紬繹以會其歸然獨不喜著述曰所難者躬行耳口耳何爲哉亦喜作詩庚寅館故山水之趣始事吟咏然出語便自成家見者謂撚髭數十年不及也初娶張氏蚤夭繼徐氏甲午夏病歿秋一子又殤公鬱鬱不適初患疝一日晨起則誦近思錄午餐後疝忽劇夜遂不起急投藥無及矣時年四十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哀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傳二

楊節婦朱孺人傳 壬申

節婦朱孺人梅里人父敬堂母嚴氏天性孝嫗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崇禎三年春適楊君萬鍾爲繼室閱四載夫亡節婦年甫二十二生兒在襁褓前子纔數齡誓以身殉族黨曲諱曰忠臣託孤寄命徒以勿頸報國可乎節婦幼讀書識大義聞之憫然遂強起乳哺自是沐淚櫛涕撫二孤延師督課董內外家政接賓承祭舉先世窳窳辛勤紡績悉辦于十指族黨咸欽頌之康熙十年季冬卒年六十一郡守吳永芳采入郡志

古民曰節婦夫亡時當崇禎壬申東南文帖西北流氛交亂于世飢荒相仍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張氏適園叢書

赤子塗毒不十餘年而國亡朝中婦人改妝再適者紛然成羣而孺人以少寡經亂離撫孤成立營先世事鞠躬盡瘁歷三十九年如一日謂非板蕩之忠臣勝詩文名世之男子委蛇喪節者不萬萬哉吾生也晚惜不令中西諸公揜袂含涕一誦孺人傳也悲夫

張母朱碩人傳

張母朱碩人雲津公繼配也德性溫粹事尊嫜盡歡相夫子有禮撫前子朝鼎勤懇若已出朝鼎自長逮沒齒怡怡堂下自忘爲前母子也從子陟三蛋孤碩人撫誨之及昏而天碩人哭之慟碩人生一子朝晉虛嗣不廣復爲公納側室顧氏恩遇優篤顧每與人言輒感激流涕雲津公歿時朝晉甫髫齡碩人教之不少寬假處家節儉賓祭特豐拮据通負而延師督課歲不少懈朝鼎績學有成朝晉遂棄舉子業肆力程朱之書立身揚名可謂善承母志

矣碩人懿訓淑行方古鍾郝美不勝書詳見蜀山墓志及家傳云

贊曰世人讀履霜操觀蘆衣及臥冰事輒歎前子多賢而後母多虐噫豈盡然哉碩人百行淑慎率性而行非故厚前子以辟嫌要譽者然卽一端概之可爲百世母範矣昔伊川先生述母侯夫人嚴訓卒成大儒今碩人有子從事濂洛之學篤志喪祭爲宗黨師非慈訓有素曷克臻此余於此益歎雲津公之德足刑家澤流後嗣良有以也

貞烈張母徐碩人小傳

烈婦徐碩人歸張公秉鈞公疾碩人奉湯藥不倦疾革時謂碩人曰我殆不起君奈何碩人曰惟一死耳曰奈諸孤何曰有伯姒在何慮公卒碩人卽百計求死家人密護之不得遂逾兩月漸輟哭言兒如常守者少懈一夕伺戚屬子女輩先就寢獨遶巡樓下緝鍼補綴次晨家人起失碩人所在驚覓不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張氏適園叢書

得爛廡下井中在焉急起之氣絕越宿矣衣裳百結聯綴不可解遂以殮三日顏色如生遠近聞之歎息泣下時康熙癸丑二月十九日也

贊曰夫婦之義等子君臣存孤不易殉節亦難碩人有諸子可不死特以面許夫子不忍食言乃從容以遂其慷慨之志可謂勇而信矣視世之逡巡畏死藉口撫孤以自便其私者不霄壤耶而格于年例不獲旌錫良可悼也夫一言既矢金石不渝貞烈之性又安可沒哉

張母徐碩人傳

碩人徐氏海昌庠生贈遠公女歸吾友橫山張子莘事姑以孝聞張子蚤棄諸生從事洛閩之學碩人每左右之性耐勤苦躬率婢媵日夕紡績五十餘年如一日有餘資不入私橐佐夫子構祠屋營尊嫜葬兆概無吝色嘗訓兒輩曰安費則一文猶奢中節雖千金仍儉也自兄公喪後諸從子婦相繼

病厄碩人爲醫療具賓客飲饌積歲月不倦平生自奉淡泊而好施予然獨不佞佛後戶枕西山麓未嘗一拈香登覽也生四子皆補博士弟子員長及季早夭女二長適進士徐藩次適國學許惟槐卒年七十二

論曰兩海間稱碩人儉勤佐家業夫子營葬不得已至廢產逋負碩人竭女紅悉償復之洵不虛矣雖然抑末也夫行莫大于事親碩人相夫爲孝子業莫隆于希聖碩人相夫爲儒者此其大端乎五柳夫耕于前妻鋤于後賢矣猶曰室無萊婦以是知服勞爲易同德彌難也若碩人者吾何閒然哉

沈母周孺人傳

孺人周氏歸峨山沈公家故貧業儒孺人紡績以佐薪水姑年衰病孺人斷兒乳姑疾以瘳歲癸未二月里中訛言兵至幽湖比戶奔竄時峨山公館于外惟孺人侍舅舅謂曰吾老死無怨汝盍携兒辟他所孺人泣對曰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三

張氏通國叢書

舅在新婦焉往閨戶燃燭侍立達旦峨山公初歿子孔健三十未娶外氏請昏孺人曰吾兒幸父死得妻是悔父死不蚤也固卻之孺人兩弟早世母姚夫人携孤孫焚燬無依孺人遂迎養于家拮据奉甘脆姚夫人歿孺人哀慕號慟不勝喪而卒時年六十有八

外史氏曰古稱唐夫人乳祖姑及盧氏盜至侍姑不去後世傳爲美談方之孺人非異世而齊軌乎禮五十唯衰麻在身孺人年七十而哭母至殞可謂賢者過之然本之至性非市名也頌之曰孝不亦允乎

謝太君吳孺人傳

吳孺人諱媿父天容公母謝氏幼端重年二十歸四門謝公天愚兩世重慶體舅姑以事舅姑咸得其歡心天愚公爲吾姚詩文宗匠履滿戶外從遊甚衆故家政一委孺人時食指百餘淵縫三黨內外無閒言天愚公篤于友愛

第五弟蚤歿遺子無母孺人撫如己出季弟負通孺人復憇慮產以償其課子秀嵐極嚴幼乳不敷長多病艱辛撫鞠天愚公或以獨子寬之孺人課書史及出入交遊不少假也秀嵐少曠達有大志往往土苴科名孺人每誠

曰負高而不副以實學非不朽業也平居自奉儉約而豐于賓祭余嘗偕汪子津夫信宿蕉雨軒孺人躬視茶鐺酒鼎不倦既別歎曰吾雖非杜黃裳母然聞二公緒論吾兒有古交宜不瑣瑣爲今人矣孺人歿今十餘載秀嵐益肆力古學崇風節不辱其光凡以體孺人教也孺人生康熙乙巳卒乾隆丁巳年七十三子一秀嵐女二

論曰嗟乎闡教之衰也以庸懦爲德以刻吝爲才求其共順而多能儉而識大體者幾人哉若孺人來殯五十餘年孝婦令妻嚴母一一無忝宗黨稱頌不亦宜乎以不朽課厥子他日顯揚豈在靦靨科第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四

張氏通國叢書

李孺人傳

人子不幸少失母既卽角就傅嬉戲從羣兒及冠有室戀妻若子其賢者則工帖括弋富貴且號于人曰吾以揚名顯親而已吾友鈕子膺若六歲失母李孺人哀慕二十年從親舊訪母遺事據其略請余作傳噫膺若之孝若此卽母夫人之賢可知矣孺人姓李氏幼端凝長涉書史祖狀青公鍾愛之爲擇佳婿得鈕公靜蘭贊于家孺人性至孝撫異母弟極愛敬迎養姑曲具甘脆至典釵珥弗以聞中幫則胸不以屬婢姊姒雖遠隔歲時饋遺不倦教子極嚴而馭下以寬子世楷生四歲僕偶提抱失隊幾斃王父南吉公盛怒將杖之孺人解慰曰此粗人初犯可有世楷五歲就傅小不率教則嚴督不少假也孺人生平不好佞佛雅善烹宰南吉公每宴客使孺人典庖職切肉必方斷葱寸戚黨中傳語以爲迂闊而孺人稟性嚴正事率類此卒年三十

四距結縲纒十年耳易簪時摩世楷頂曰吾不見汝讀書成人矣世楷奉母遺命讀書砥行今補弟子員他日所以揚名顯親者豈區區以簪笄塞乃責哉烏呼是亦足以徵孺人之教矣

外史氏曰士君子矯飾外貌或不幸而壽晚節潰裂不可問況女子乎若孺人之賢使享大年淑德闡行矜式薄俗可勝紀哉而不永其年命也然有賢子表母之賢以壽于後孺人不死矣雖不幸而不壽亦何憾哉亦何憾哉

徐孺人傳

徐孺人張氏吾友莘阜長女也幼端淑喜誦書年及笄簪鏡事女紅丙夜始寐火延牀幃及屋婢媼驚起挈之走辟孺人曰火自我發不息殉耳率弟士傑力撲滅之事親至孝父遭喪哀毀每涕泣勸慰母染疾數載抑搔扶掖不遺餘力年十九歸徐子方辰奉孀有禮方辰苦學得疾奉湯藥寒暑靡間教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五

張氏適園叢書

子女極嚴衣食纔足溫飽嘗曰古人教子弟學未成不聽食肉可法也甲辰舅命析產歲荒食指幾三百孺人刻苦操作十年之間猶益市川七十餘畝云其歿也年甫三十九莘阜哭之哀屬書其畧如此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碩人峽川人吳公諱某字甫申女歸徐君詢周諱宗事舅姑得其歡心詢周蚤歿碩人年三十三哭過哀患目眚子楹甫六齡楨二齡耳家故貧辛亥壬子值荒歉竭女紅供甘旨乙卯舅卒碩人亦病兩目遂失明自是紡績薪水暗中摸索供喪祭教兩孤哺哺訓以身體實踐不徒事章句語皆閤合先儒之旨壬戌三月卒年四十六以不協例未及旌云

古民曰西河哭子喪明為溺愛碩人以夫與舅喪明巾幗過于昔賢矣桐鄉程巽隱先生贊朱節婦云非唯失節之婦憫然世有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

不絕先王之法言而為移座客者聞節婦之風亦可知媿矣余于徐碩人亦云然而碩人之遇與操彌苦矣余非盲于心者而立憲不如巽隱何以不朽我節婦哉噫

蔣節婦張孺人傳

節婦張氏年十九歸蔣君蘭芳閱兩載蘭芳病卒節婦痛不欲生家人苦諭之乃起撫周歲女繼從子純斯越數載復天無後庚申姑亡癸亥拮据葬姑及夫遵灰隔法今五十一節婦弟學川及女皆從余學學川嘗以姊食貧不得題旌為恨節婦慨然曰夫死不嫁天經地義婦人常事若圖旌獎是為利也吾見富家貴緣得之苟不稱實雷震石坊徒為辱鬼耳學川為之歎服古民曰余壬子秋坐靜愉齋池上納涼節婦猶子擔斯謂余曰兩間恨事楊園為紫陽後一人而不得列兩廡何也余笑曰彼張璉効忘宋事元應黜者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六

張氏適園叢書

何人哉非楊園或反以從祀玷果為楊園不以不從祀悔也大哉節婦之言乎與鄙見適符矣來兩月明起擔斯于九原當為拊掌也

周貞婦王氏傳

王氏女蘇州人父廷松誕女之夕夢叢桂芬烈遂名曰桂年十六許字周之冕閱歲之冕孀女聞計慘戚易色服茹素默以死自誓父憐之其舅商蘇勿郵也父卒舅亦歿乃歸周立猶子存仁為夫後既而遵父遺命携姑守貞于家依其兄承熙以老歲時竭紡績饋其姑弗懈云

外史氏曰貞女生于蘇不為俗囿節雖過難矣其初計聞隱隱自誓不欲矜已之節而堅如金石其處死為尤難也使舅果欲奪之則一匕首從夫地下久矣既立後而守貞於家豈得已乎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步非虛兆哉

徐貞女傳

女秀水人先世自蘭溪遷幽湖父晨山公自幼訓以詩禮敏慧宛孀長能詩許字沈氏父疾篤女撒環瑣以奉湯藥既歿哀毀不欲生閱半載夫病夭女聞訃欲就翁家執喪家人百計沮之女潛然曰我知有父命耳女子許嫁纓示有所屬也若懷二心他日何以見父地下遂服嫁衣歸沈氏翁姑重其節拜之既易衰不哭終日不食夫殮後乃徐進糜飲夫叔母某氏故守志喜曰此吾同心人也遂聯榻寢處誓終身焉時年十八女初來時取舊所作詩草悉焚棄或傳其立夏日哭父句云不知地下逢今日也有青梅佐酒無此外無存者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七

張氏通國叢書

嫂陸氏孺人家傳

節婦陸氏先從兄中礎公妻也公諱天柱徐本作柱今以字中礎之改蚤卒節婦時年三十二撫孤熙未昏而孀繼異姓子熹子婦甚孝遂不忍更立同姓畢生勤苦一無疵玷姑蚤卒事舅山盡婦道年七十四卒

金節婦吳氏傳

節婦吳氏吳江人親疾嘗禱天求代年二十四歸金公汝璧結褵甫四載汝璧業儒攻苦病瘵節婦經營藥石卒不起誓身殉或強之食飲勉以撫孤逾年孤復殤痛不欲生夫同祖弟版義爲立後置膳田佐以紡績事姑朱太君竭甘脆姑歿拮据營葬并舅及夫耐穴祖塋平居茹素淡泊終身其訓族屬

子姓諄諄以孝弟爲先務故合族咸敬禮之號爲白髮女師卒年九十一

外史氏曰吾見甲申後諸公初矢志不屈或不幸而壽遂爲失節婦議者反以永年惜之烏呼幸其速死以全節卽幾幾不自保矣志苟貫金石期頤何病焉若金節婦者豈特一族之女師哉雖呼爲須眉老臣完節九十翁可也

貞烈楊氏女傳

烈女父諱汝雯嘉興梅里人幼宛淑通詩書事親至孝字同里陳生學澍未昏而學澍夭女聞訃悲慟擬奔喪兄懃不可阻之居二載勸之嫁烈女絕粒七日遣婢迎其姑至奉歸聘物并告割父所屬隘田屬姑爲他日立夫後計遂吞鉛而卒時年二十四詳具郡志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八

張氏通國叢書

乎然末世俗薄同牢而更節者視夫家若傳舍然若烈女者乃以死殉未嫁之夫廉頑立懦砥柱頹風厥功豈小哉

濮貞女傳

貞女濮氏名蘭濮川人父行先州別駕幼從陳師謹堂授四子書毛詩通大義年十四許字陳生家采補邑弟子員未昏而夭訃聞母周孺人闕弗使女知既半載侍婢竊告貞女遂屏華飾託奉佛清淨母亦弗覺也歲戊午有媒氏問名孺人未之許侍婢遽以告貞女遂絕食數日舅氏周緩菴至諭之曰未昏守節賢者之過非先王中道貞女微誦曰中庸不可能也白刃可蹈也舅喜曰能如是乎母固樂成汝志不更字也但守可死不可死則陷母不義貞女首領之卽命進糜飲舅又曰夫家倘備禮以迎若何貞女曰亦唯母命陳氏聞之舉家感激涕洟擇日迎歸爲立後時年二十一

論曰余往來吳越十年間所聞未昏守貞得四五人焉然皆當喪而赴或一時意氣所激未有默矢厥志六年不言如濮闈者及夫家備禮始入門稱未亡人稅服三年可謂處禮之變而不失其正幼佩師訓終身以之古云酷似其舅非是母不生是子者蘭之謂乎

周貞婦景氏傳

周貞婦景氏餘姚人父伯雲八歲許字周尙賢十九尙賢歿女聞訃慟絕母慰之命歸周守志周乃具禮迎歸廟見成服及尙賢葬畢投繯以殉舅姑救之蘇遂請立夫後汝泗躬紡績以給爲汝泗取黃氏生孫偉林未幾汝泗天偉林甫三齡亦殤貞女哭之目遂盲年五十五矣

外史氏曰女字而守貞未成乎婦也節雖過志彌苦矣或垂莫子孫森森食苦節之報聊自慰耳貞婦立夫後蚤歿幸得孫復殞與媳焚焚以老天乎何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九

張氏適園叢書

心厄之若是其酷也在貞婦固無悔矣何以獎厲中材俾勉爲義乎噫噓悲哉

史氏三孝女傳

史氏三孝女姚江人長橋姑次樾姑次蛾姑母邵氏監產厄生孝女橋命勿育鄰媪收之及長孝女聞默自痛恨欲立奇節自拔女流事二親至孝兩妹化之共誓終身不字以養父母庚戌秋母卒三女號慟不食誓以身殉兄節亨沮之不可父聞痛哭不止孝女乃強起食飲葬後奉几筵內寢朝夕奠越二載父病革屬孝女曰我過愛汝慎選婿致悞汝汝三人不死母必死父矣然庶弟甫四齡其母必去誰衣食之汝能保弟乃孝之大者孝女泣受遺命然猶七日不食兄責以父命乃復強食及葬合奉几筵祀于寢未幾庶母去撫弟復夭孝女大慟曰爲吾弟不得從二人地下今安得死所哉遂告兄

居蓬室自製以奉几筵橋尤聰慧工女紅書算兄家事必咨以行飭身極嚴

雖兄至隔幃語不輕入室唯族父公貽公孝女素欽服偶一見談古遺事衡斷皆合大義族父亦雅重之父斐章公精兒醫爲人樸懋病家點或函礫投之不與校他日招復往久之俱感媿悅服其生三孝女其稟受固有自也

論曰唐時五女不字稱宋若莘姊妹彤史榮之然不以孝聞也又俱召入禁中呼學士膺封誥遇雖隆爲名所累亦不幸矣若史氏三孝女深閨嚼如常畏人知始欲以死殉父母不遂奉木主寢室泣奠終身其志良苦矣夫以孝作忠使三女及時各遺嫁或不幸喪所天必爲節烈婦無疑又使三女爲三丈夫生祥興後抱茲苦節非仁山白雲則臯羽一流人也其肯爲草廬爲孟類自贖其父母之身哉雖曰不字滅倫毀幾滅性賢者之過非中庸然亦足以挽頹風而振汚俗矣烏呼難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十

張氏適園叢書

張節婦傳

節婦居庸人夫農家生三子夫病籍草臥池側暴背婦旁績夫忽起跪婦前曰吾病必死死後三兒亦必死願吾妻養吾老母葬後乃嫁吾目瞑矣婦驚起泣諾之既而夫果死死後三子皆成童相繼死老姑憐其年少遣之嫁婦不從姑怒辱詈之婦終不從一日夜半姑忽驚仆床下大呼婦急入扶之姑曰頃有黑人持兩蕉扇扇我膽落矣自此與婦同衾臥不敢復言嫁遂養姑終身壽九十婦亦壽八十而卒

古民曰三子之死夫非有先兆也迫于孝母之一念特危詞以堅婦志耳農家婦人安知節義而激于夫之一跪一言既諾百折不回烏呼有夫之孝有婦之節而竟奪其三子天道安在哉或曰不如是不足以成婦之節殺子以玉成其母至仁莫如天至忍亦莫如天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元配姚氏小傳

姚氏武林人父玉馭太學生母楊氏玉馭公治家嚴密適西子湖未嘗令女輩一游天竺壬午春歸我性醇樸事姑及冢婦一以宛順冢婦不坐不敢坐也生二女長適鄧炎庠生次適范鼎生一子然痘殤以哀痛成瘵疾癸巳五月卒年三十三生辛酉九月二十日

謝孺人史氏傳

謝君左訪諱秀岷漁子從兄也配史氏孺人初歸時夫語之曰吾家赤貧吾繼母諸性極嚴女能堪之乎對曰勤操家順事上天下豈真有難事哉果得姑歡心以孝聞甲辰夫以賦役貽累辟之河南依外舅轉而游燕思寄籍博科名辛亥遂以病客死孺人自夫遠行後家食指幾七八十無寸田悉仰女紅以給每食必具甘脆於嚴姑姑歿拮据以殮而夫訃至誓不欲生絕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十一

張氏適國遺書

兩弟節中節和勸之撫孤乃繼起茹荼嚙藥今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也

論曰王炎午生祭丞相可謂不知已或曰以宿感耳夫蓋棺論定志士所以自砥若孺人者入門一諾已足規其晚節矣孺人有兩小叔撫之成長求異居嫂彌困然叔亦困嫂更周郵之不倦以婦人而勉為薛包豈易得哉

鈕烈婦傳

烈婦沈氏新溪人歸鈕生禹聲吾故友膺若子也婦季父俠菴亦與余交契己巳九月歸自邦江聞烈婦殉節事為悲悼作傳云禹聲少孤食貧不得已去而為賈俠菴憐之妻以兄之孤女丁卯之臘成嘉禮婦事姑孝事夫子有禮己巳春夫忽患疾閱兩月不起烈婦豫紉其衣裙夫之辰刻屬續烈婦遂扇戶自經絕于午年十九時三月十五日也余始交膺若為其母夫人李立傳膺若之歿也于其詩文亦叙而壽之余無子不立後膺若子天而有烈婦

復為之述其顛末余之老病垂死與鈕氏三世相為終始亦可悲矣

論曰孔子云守死善道為篤信好學者言之拘墟之士動以之律婦人迂矣烈婦從一而終義以身殉亦可謂得死所矣必曰烈婦死大違姑方厥待姑之蘇立孤終養為孝此旁觀坐論耳趙江漢聖人之徒不死姚樞始俘時而壽終大極書院所謂山也不得其死自居善道可乎由是觀之殺身成仁非處世之難而守死之難也烏呼如烈婦者江漢濯之何玷焉

程節婦孟孺人傳

孟孺人程君起鸞字五配也康熙丙辰歸君閱一載君病卒孺人年甫二十無子女母黨諷之嫁哭誓之姑聞告長子起龍字天時孺弟已析箸起龍慨然曰弟婦守志吾家慶也吾雖貧不贖之終身者神明殛之節婦遂拈香家祠立誓自此茹素坐臥一樓雖至戚不一面起龍以第四子銘後之世世又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十二

張氏適國遺書

繼以第五子鎬癸酉節婦葬君子祖塋辛卯六月以疾卒年五十四

論曰少寡無子諷以嫁痛誓之可謂無所為而為矣卽伯氏不設誓贖之終身甯慮其有他志哉然天憐苦節必有玉成之者非偶然也吾見守節之士初志甚堅而曲說搖之始焉痛誓終則宛從者不少矣而况婦人哉有兄弟然後有夫婦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豈其然乎

吳節婦張孺人傳

節婦年二十歸吳君天機故明吏部郎甲戌進士諱本泰姪孫也天機蚤世節婦年三十子女尙幼家酷貧乃勤紡績撫之及長昏配長鑿頑次啓龍為商相繼客死又撫孤孫至成立壽八十四生順治十三年卒乾隆四年論曰烏呼甲申以後明進士改節再適者可勝數哉夫猶君也節婦三十夫亡至八十四二子客死又撫孤孫遇彌艱矣而始終完節本泰公九原可起

得不自慶閨閣有文山巒山哉或曰拘于年例必更之曰二十九而寡則非信史矣

雙節傳

金孺人諸生張君諱宏道配也年二十六夫亡守志事舅姑以孝聞既而舅姑及祖姑夫弟遠恂姊沈氏李氏俱相繼歿以一孤嫠歎歲支吾七喪人以爲難且竭紡績營葬費至丙申春冬遵家禮灰隔法葬祖姑及舅姑及夫以下凡十一喪立猶子行冲爲夫嗣年六十七而卒 李孺人卽宏道弟宏進配也十六而嫁二十寡惟一女苦節十九年如一日事舅姑孝教女嚴里黨奉爲闈則年三十八而卒淵留女請遺訓曰女憶五叔母沈孺人乎卒時以已產十畝爲祖墓公祭田吾田倍之亦以半入公祭可不及其他 古民曰橫山張氏多節婦或以咎青烏家子謂不然忠孝節烈都由先世德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十三

張氏適園叢書

澤多多益善不然庸夫婦世慶齊眉甚且遺玷前人何足艷哉習俗慢葬偉然丈夫有數世驕厝宮觀然人世者金孺人以十指營十一喪于四載之間九泉永固立嗣承祧其所見者遠矣

孀女劉有姑小傳

吾友劉子讓木三子俱從予學而孀一女有姑聰慧解書史許字鍾子未昏夭女聞不言而神傷父察之婉諭以在家從父吾無兒女卽兒也當事吾終身閱半載許字方而女旋病病且革謂母曰病死勝尋死母弗悲母試舉一字令兒測遲速母指案曰碗女歎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宛其死矣當在今夕是夕果歿

古民曰未亡人三代下患其不好名女未嫁而夫死又患其太好名若有姑者當父曲諱時慷慨言志可博貞名矣而懼傷父心隱忍從命及更字卒以

憂死寓貞于孝而不居貞孝之名以默遂其初志可謂善處變矣三讓之心卽叩馬之心而晦迹于采藥孔子闡其微卽小可以喻大然則有姑之曲衷非古民孰表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

十四

張氏適園叢書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餘姚陳粹古民著

書 丙申 丁酉 戊戌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與李魯培 詳林

復姓一說懷之已久未敢卒陳今思及兄之身不復後世能保有賢子孫耶念外氏之恩不忍遽復者情也重宗祧之系不敢苟混者義也自有祖宗有此姓一旦自外本宗而冒他姓其責有歸幸有讀書識義理者出焉明知其當復而因循不果其罪更無所逃數世以後安知不以李為異姓而通昏媾耶即萬幸無此事而祖宗之不可絕姓氏之不可混理本昭昭也若患一向叫孰外人不及徧曉凡遇簡札書復幾世姓李某久久自然改口即使不改人自宋我自李于祖宗可告無罪也唯力行之無怠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張氏通國叢書

與阮松巖 詳林

尊瑩大費經營幸而告成外間紛紛都云不利長房令弟大不安云寧我死敢累兄耶遂急謀遷地足下斷弗搖惑堪輿家言人人殊如醫者入病家檢點前方不詆涼則詆熱只是奪生意耳何足憑然此猶有脈證可據若來龍結穴山頭水口穿鑿傳會何所不通令此時有十兄弟利長不利次利次不利三三个怕死房房要好雖一歲九遷其棺終无十全之地因循耽閣家道漸消不肖輩出成陽一炬而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得享其子一坏之封妄信邪說播遷勞攘罪何所逃父子兄弟本一氣利則俱利害則俱害決無伯盛仲衰之理即貧富不均貴賤殊等或由氣數或人事豈區區尋丈之地所能操其柄哉執思之

附與口口 庚寅年

聞欲遷葬豈惑于形家之說耶人子葬親必擇土厚水深之地只為保全遺骸不使五患及之非以朽骨為求富貴之具也兄若以水泉蟻蟻之故不得已而為此舉猶可言也若以科名不遂財賄不充而妄聽邪說輒思變更今日既昇之東明日復移之西震驚其神魄搖亂其骸骼以求不可必得之富貴即使郭璞復生某科某甲某公某侯豪髮不爽孝子必不忍為雖祖父之靈亦寧使子孫貧賤不願受此勞攘也况萬萬無此理萬萬無此技乎充類至義之盡設有堪輿偶為妖說謂必火化乃速發必水葬乃大貴亦將欣然從之乎或得吉地而其親壽考不及待其死以膺其子孫則將當其食飲拂其心志以速其衰而致之斃乎且即以利害論或原葬之地本可以富貴而繫遷而繫下擇地求福乃更得禍將若之何兄之仁孝必無過庶弟習見人子之葬親者徒為一己之榮悴而不顧遺體之安危堪輿之擇地者但思銀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張氏通國叢書

錢之飽囊而不念物力之艱難故激而言之惟恕其狂愚而垂察焉

與某

不利長房之說本不足信足下愛兄之誠乃云甯我死不忍害兄令兄亦云我弟苟利吾何足惜即此一念可以格天雖不利利矣况其言出之堪輿相傾相軋全無憑據付之一笑可爾斷不宜輕舉妄動致遺後悔即二陰夾一陽之說亦不可惑夫居中妻居左右尊卑秩然不容亂也尊大人樞垂朽芝時幸無恙豈堪再震驚耶世道陵夷求如足下兄弟爭死者何可多得向見一友酷信風水而不睦其兄日求不利長房之地而遷之一歲蓋屢易也最後兄以疾故適當遷後之七日人雖禽獸目之未始不以風水為神不知弟欲弑兄是何等事而地乃助之耶天地間氣雖雜揉畢竟拘理不過為善不蒙福為惡不得凶或一時之變究其歸惠迪從逆自不可誣氣不常伸理不

常屈天理地理豈有二邪願足下兄弟充此一念力敦孝友終始無間揆之常理自當獲福盡我本分非希冀功效而不求自至者亦是不爽紛紛邪說何足信哉

與鄭生

去歲聞足下有意外事即欲下一鍼砭自媿相處一載迄無寸效豈口頰所能感動每下筆輒手顫不成一字尊公厚德乃有此兒天道安在然物極必反一生轉關未必不得力在此只看自家廉恥何如耳大抵一時悔悟專靠不得須常以此事自勵戰戰兢兢持之以恒庶幾少蓋前誓不然乘間竊發按捺不下安保其不復蹈耶努力努力

與從子煜字光四

尊老年高客瘴癘中可危聞女今往代職甚善但四五千使老人崎嶇獨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三

張氏適園叢書

歸雖有健僕人子之心安乎扶持抵家秋間復往方是正理事勢所迫不得已遠游已失子道况可急于取利置乃父風波鞍馬中不一顧耶昨得來字切切以飢寒爲憂此吾妹自取不縱酒不打牌今日且擁數千金作富家翁矣何至使白髮爺僕僕閩粵以糊其口哉往不可追慎之將來而已貧賤憂戚玉汝以成處此境界正是磨鍊筋骨處徒然怨尤未有不窮而濫者勉之

答范巨川諱時濟

左書本文人好奇之習弟方悔之兄乃強爲效仿愈形其拙耳况要藏拙一念亦是人欲處今世特患不拙拙何必藏耶詩頗佳但不稱其人未免失口凡下語須有分寸關象山陽明而接濂溪繼楊園此是何等事而以且文當之卽王令徒時藝纒履一簣耳而兄卽以九似許之師弟朋友兩失之矣春初芬兄創一詩會會詩一文二弟專以詩應附時藝恨遠隔不及速正也

與潘起濤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此是正理卽以利害論此輩那得好質性嫡庶則必不能和睦尊嫂一時意氣需人操作偶從史耳他日未必不大悔卽兄亦未必不大悔也各有子女爭長競短或數世受其累余所見者多矣况養身之道所係不小諺云錢在手頭能自主耶辱兄愛厚他時謂夷簡不言何以謝知已若乏人役使媼婢可覓天下事那得許多便宜定一舉兩得耶熟思之何如

答巨川

前藏拙之說尙未盡此閒理欲分界只看朱子任意則疏取妍則惑二句便見程子只此是學不外一敬字知其拙而藏之猶取妍以悅人也此種心術不可不蚤辨昨偶于舍親席間值三友痛詈吾兄誤人不淺弟力辨不可得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四

張氏適園叢書

所謂不善者惡愈見身分庸何傷然古人能使狡僞獻誠暴慢致恭是何等學問不可不自反也偶作時藝外閒紛紛強令就試雖表亦然可發一嘆

答馮大詩附正

與金方行

不哭孩兒誰不會抱家庭齟齬處正是長學問處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語須著實體會於父母不是處見得無不是於自家極是處見得都不是方能盡子道大約世間父母不是皆子之不是致之子苟是父母未有不是者所謂喻親于道也今人未論喻親于道只求他尋常在父母前一副和樂歡喜的面孔尙不可得遂欲瞋其親而舜其居兄之孝必不至此然吾儕學問不到氣質變化地位尙保不得也色難溫氏母訓最好試孰玩之

與王天章諱應秋

作時文取科第已是騙局跳不出這圈子就中要做個正路上人不過看得書理明發揮得聖賢意思出可以羽翼經傳亦是不愧至于應試不過據題直書而得失置之度外如此方稍稍立得些身分若專靠爛時文盈千累百塞破肚皮東勦西襲欲以多篇取勝此又騙中之騙不但文品日低只成無頭學問即人品亦不可知矣况目下已不作此騙局而足下猶勞勞五經開可謂不善詭遇倖而獲禽終非已有也辱尊師見託不敢不竭其愚非以慙直而怒之

與金南阜

人只爲營營衣食易得頹喪志氣讀書亦無趣味所以錄錄一生然此亦是中人以下姿質故爲境遇所困若吾輩立志正要從此磨鍊到得日午不炊而歌聲出金石淡然忘之乃見力量吾兄負郭且數頃精廬幾間坐矮桑叢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五

張氏適園叢書

竹中春禽滿枝秋菊盈圃雙親鑿米鹽瑣屑官稅私通絕無與吾事處此境界正宜潛心經史力敦孝友以答彼蒼厚我之意昨讀來文頗草率似不甚下工夫者春初奉訪聞出外戲牌弟已疑之意新歲俗例偶爾漸染拙句而規決當悔悟今以尊作證之恐尙未斷絕也君子居安思危久樂不淫誠以盛衰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憂勤惕厲懼其狃安富而驕侈生忘禍亂而繫擊萌也兄之謹厚必無他虞特恐因循悠忽玩日愒時讀書不勇猛識趣不高明未免隨俗習非不克振拔耳試思古來覆褐不蔽體藜藿不充腹大著眼孔豎起脊骨欲作千載事業者何人哉幸而食飽衣煖具爲善之姿而妄自菲薄對此須眉必有愾然奮發而不能自己者矣 梓非好爲大言以兄本質近儒少英氣聊以廣心胸正趨向耳其未當處幸不吝往復

與姚子宏

人立品須在窮時於此處打得出纔是豪傑此天下第一難事魯培嘗言窮

字從穴從身從弓大有意義人身在穴中如弓之曲豈不怨悶於此擡得頭起立得脚住豈不是個好漢說雖穿鑿大足猛省兄行醫亦是爲貧無可如何然心術却壞不得一病到手見得未的甯可力辭弗以人命爲兒戲明知自家醫不來却算計明日蚤飯無米且發一劑先得四五分藥資再處或度其家不貧微幸得痊決有甜頭如何舍得放過或自解自慰天下那有真明醫擺了藥箱只爲行道若箇箇回頭豈不壞了名聲胡亂地醫去未必不中不中亦渠命也凡茲皆所謂壞心術也既作此業須下一番苦工平時孰看方書臨證仔細體認有疑則質諸明者斷不可強不知以爲知如去年包治痔漏徒使人作話柄也至于親友緩急亦情之常然不當竭忠盡歡求全責備楊園所謂麥舟之贈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不可以是爲心也此語當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六

張氏適園叢書

熟玩向曾見尊齋壁間書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十字具見家學淵源只從此鞭策人品決可觀努力自愛

與子宏方行

兩兄詩多激烈初學先須理會古人氣象大抵溫柔敦厚是詩之本旨放言高論輕世肆志雖激于時勢畢竟只是客氣一味叫號絕無含蓄所養可知僕亦每犯此病分佩曾見規終不能改以此知涵養本元功夫最是切要不涵養氣質何緣變化况儉德辟難今日尤不可不謹兩兄未免漸染僕之習氣自悞悞人真可懼也

與沈南谷

古人詩沈雄悲壯自有含蓄不似今人一味嫚罵叫跳如外淨出場鑼鼓喧闐只博兒童贊歎也然反此求之又一味衰頹沒氣魄或粗淺無味或煽頭

側頸卑靡不堪程子所謂扶醉漢真無可如何也大抵此事只是支流要從源頭上下工夫讀書多見得道理透集義久養得正氣足自然由中達外出語沈著極平淡中極精深極激昂處極渾厚也僕詩雖不卑靡而豪氣未除終是源頭上欠工夫此正是受病處足下勿誤學也如足下地位且不必學詩只將小學四書孰讀俟有得力處然後商量何如

與松巖

填詞不特壞詩格且壞人品須眉丈夫乃效兒女子閨閣中語不大可羞耶宋人詞非不佳然皆靡曼之音金元之禍未必非諸文人兆之也僕少時亦嘗溺其中至今悔悟無及若當時不作此等閑工夫專力經學培植根本今日豈荒謬至此耶談虎色變深不願足下效之其長調悲壯之音或不妨暫寫憤懣然力量不到亦未易摹仿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七

張氏通園叢書

與倫表

來詩非兄本意只是無可如何故作轉語正是極痛切處善讀者仍是一欄一掌血也然過高之弊亦不可不辨子張論交注中補出大故當絕損友當遠二意道理方完密未到孔子地位只想見南子豈不可笑來喻恐人道我窄狹故示寬大處末俗患不窄狹耳窄狹雖君子不由尚是謹嚴一邊人若一放鬆其流之極不知何所底止名爲寬大實則驕樂佚游宴樂而已比六三之象聖人垂戒用一傷字可玩也

與分佩

所說鍾字本去聲入宥韻平聲上入虞韻十一尤並無此字人多誤用洪兄沈靜兄既歎服宜自體察收歛昨席間與載兄尙多謔語恐非所以訓諸徒也立方器度頗不易得敬學相長其益無窮若自家渣滓未曾消融氣象粗

躁師表二字何以承當梓自省平日病痛只坐浮淺二字涵養不深克治不勇對張氏諸昆且有媿色然不敢以己所不能自恕恕人唯共勉之何如

與鄭博也

蚤間遣人走問聞往觀劇有此閒工夫何不靜坐看一章四書讀幾段正經文字耶此中意味深長比之緩歌低唱天壤懸隔也若謂學已充足不妨玩物適興僕誠迂談然溫故知新義理無窮縱使自信得過奈何遽生滿假年已三十時藝尙未精熟三兒遠膝儼成翁矣而童心未去何以自慰况處境甚迫朝薪莫米上累嚴親下慙妻子正激厲奮發之時而從容暇豫若此達人胸襟真不可及也

與張恕夫

昌黎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然則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八

張氏通園叢書

吾兄處境特患不窮即窮亦患不極不足激發志氣錘鍊筋骨爲傳世文爲傳世人耳兄乃以先業墮廢常自鬱鬱何所見之不廣也盛衰循環本屬恒理且非自我致之於先人可告無罪即使不善會計有此挫折亦正是自家天姿樸懋可與入道處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豈虛語哉鐵筆一項雖文人事充類言之亦玩物喪志之一端移此工夫着力方寸開析理如利錐去私如快刃切礪琢磨金錫圭璧其所成就表見豈特區區秦章漢篆山橋雪漁而已哉爲兄善後之策唯有刻苦奮勵讀書砥行百凡節儉以給衣食不憂貧困而恥富貴不狙末技而期大成抱昌黎之學不上宰相三書負子厚之才不入叔文一黨則窮之大效也兄自字恕夫兼號懶翁寓意不淺然恕以接物則可恕以處己則不可懶于應酬則可懶于問學則不可若徒悠悠忽忽欲以文人名士終其身卒之名者不名而文者不文豈弟之所望于兄乎交

淺言深幸貨愚妄

答吳昂千

承教具戢厚意僕固非善書者亦不願以書人自命但鄙性不喜柔媚姿態見思白字輒兩目隱隱刺痛子昂丰骨稍勝而俗過之且薄其爲人每閱一兩行不覺掉頭擗面獨于魯公書反復不倦如見明道先生泥塑端坐又復接人溫然使人愛敬不能去然腕拙力弱極意摹仿僅得貌似若草書則皮毛亦不類也去秋與亦亭戲作左筆以左之生澁化而入右頗得古人斂股漏痕之遺意而草法遂稍稍進初不知其爲懷素體也今年春豁上人來云近得懷素千文帖與公筆意相類僕雖唯亦不期其同明日上人袖之來展卷良久相視莫逆若千里外逢故人問家鄉事不禁握手大笑於是外間紛紛遂居然懷素我矣僕非有意學素而偶與素值則不素可素亦可兄乃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九

張氏通園叢書

謂素書不可學學之恐潦草不工夫潦草之弊不善學者自致之與素本無罪若僕執筆頗兢兢不敢放縱乍看雖似奇怪草率而結構又極平易樸鈍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自叙作文源流具有苦心僕之於草書亦然但思學力未到不能造神化之境固不患其潦草也且素之書與顛旭並馳魯公亦自言得張長史遺法則素與顏本是一家非顏正而素怪顏可摹素亦可仿也若以不宜于衆而求免于流俗之譏謗是必爲鮠之佞朝之美而後可僕何敢出此况兄於魯公既不惜使僕爲蜀之日獨於懷素又不欲僕爲粵之雪何哉夫有意駭俗好異立新固學人之大病氣骨不立取媚時目人品更不可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特立獨行不諧於俗與索隱行怪取惡于世者其間大有分別朱子之學整齊嚴肅而書法瀟灑不拘初何病於心術處世南書未嘗不端楷而貽吳千古蓋自有所以爲分別者不係乎區區技數之

末也兄意中大抵橫著雅俗共賞四字故見旭素等書未免驚詫不知此四字作成低則時髦高則鄉原名爲醇正不過馮道之謹厚胡廣之中庸而已其爲心術之病可勝言哉至于左書僕去冬卽已深悔得兄愷切詳示益自悚惕歐公謂石推官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兄今首發難矣事無巨細必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誠不可不慎也總之吾人根本學問須自努力從低平切實處作到高遠精微地位書之工與不工固不足論特恐支流混濁反能搖動本元亦不容不辨唯不立異於世不苟同于俗不以末技妨正學不作無益害有益如是而已矣迂談無當勿訝其愚而可否之幸甚

與孫玉輝

久不得書忽聞久甥之殤令我慘怛致病何緣豈太聰明早事穿鑿耶淮陽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十

張氏通園叢書

風俗澆淫真不可居也未昏守節雖非中道叔世實不易得然一時意氣終保不定要以速死爲幸不速死正須著意保護使之白首完璧亦一大事也里中一少年暴卒其妻大慟自縊家人救之蘇今雖無他故未知向後若何僕嘗謂凡遇此等事只以不救爲是此不仁之語正所以爲仁也何如

與吳昂千

同祖兄弟實與胞兄弟無異蓋以父視之猶子卽子也以祖視之庶孫猶嫡孫也卽使橫逆見施猶當體祖父之心自反自責勿與較量况隙自我開斃由利作形之紙筆鳴諸官府設祖父在忍見之乎昨偶見庭中新竹向陽者發榮滋長自遂其天初無驕色其近牆一枝頗覺偃蹇然亦無妒容黃葉瘦枝挺然不阿轉有佳致生本同根或盛或衰安于所遇而並行不悖靜觀物理欣然有得食芹暴背不敢自私分餉吾兄唯笑而納之

與潘起濤

屢時苦次足下戚容可掬令僕亦不敢縱談孝思感人可敬可敬處末世那能事事盡禮只要根本不壞如不酒不肉不御三語是大要也三者不御為難古喪有疾許暫酒肉而此事則無可假借然亦不是好名須自家本心上過得去若一概信心則又不可先王制禮賢者類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自有一定之範圍不得踰越不然使婢丸藥者何以坎珂終身哉里中一友遭母喪其妻十年不娠而生一女一子或戲之曰君居憂真合古禮小祥者女子之祥也大祥者男子之祥也滿座絕倒此公儼列衣冠初心豈不欲欺人特以意有所恃遂肆行無忌不知造化小兒忒殺忠厚偏欲奪其恃而章其孝也總之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哀親之念誠而勿替其他者欲不待強制一切消弭不然朝奠夕臨夫號婦踊祇以應故事了門面耳大庭閣室能一致乎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十一

張氏適園叢書

未虞既練能克終乎外衰麻而內錦綺口妣考而心妻孀為鬼為蜮乃獸乃禽亦何所不至哉惟足下敬之勉之

答張倫表書

來書懇懇責僕以朋友之道大則負慙于南谷小則抱歎于起濤僕雖鴛劣敢不受教起濤之事僕知過矣若南谷一案則僕可告無罪而諸兄之于友道恐未盡也友也者長其善而救其失也南谷質美而未學不幸遭父喪家貧無以殮二三同學或助其力或教之盡禮省佛事之費以厚衣食却昏娶之說以全大倫此友朋之責也分佩乃以執柯之故幾陷之于禽獸亦亭從而為之詞其意主于省費而外託于行權權之不可遁而入于守禮吾子欲為推波助瀾之計而無其詞又遁而入于養母以母敵父則假公可以濟私以貧養母則緣情可以通禮如此則南谷有以藉口而類恭無詞以辯矣噫

是何其急于為友而立心之不直立說之太巧愈趨而愈下一至于此也夫志欲得妻何患無嗣哀不在父何有於母世未有不孝于父而能事其母者如吾子之說吾見南谷斬焉衰經率其新婦嚶嚶母前始也託于承歡隱遂其閨房之好繼也耽于燕暱漸忘其溫清之誠不幸而婦德不嫻一言不脛反唇而稽矣幸而提甕共職練冠未易含飴而弄孫矣斯時也南谷無論已吾二三知己不知何以謝南谷力主喪娶如吾子者何以告無罪于南谷也禮父在為母期母為父斬衰三年南谷母賢母也前日議喪娶時不聞以母命壓其子以從俗必能自約于禮以率其子亦何忍使南谷以養母故獲罪于父使新婦以養姑故失禮于舅說况南谷不娶非不足養母也兩弟已冠一妹及笄足以供使令佐烹飪南谷館不遠一二里朝出暮歸可以奉甘旨如以為貧則不娶貧娶亦貧也素貧賤行乎貧賤江革行備供母便身之物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十二

張氏適園叢書

莫不畢給王延色養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彼二子之貧何如哉天下後世聞其風者莫不感涕媿悚歎其孝之不可及不聞其以有子無婦咎當日二子之朋友不為畫一善策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孔子曰歡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以孔子為子路謀豈患無良策而所籌不過如此蓋苟得以娛親雖三牲之厚祇為不孝安分以養母即菽水之薄不為虧體僕于南谷固迂而無策然無策之策策之善也吾子之策不過使南谷因父死而得妻耳得妻之後南谷貧如故而又添一妻子之累以累其母不知吾子何以策之也即憐其貧而慨然周之不過輕財好施之俠夫耳而陷人子不孝之罪已萬不可贖矣父死不當娶此語本直截痛快何必牽東扯西拖枝帶葉宛轉說合為公私兩全之計哉此吾子所自認為天理而不知其為人欲之尤者也自謂過意得去而不知其私意橫流如水之決于防而不可塞也

故就此事而論分佩之陷南谷也其事顯而易辨亦亭倫表之陷南谷也其迹隱而難問不特爲南谷開無數方便法門且爲天下後世之爲南谷者得許多便捷徑路不曰守禮即曰行權不曰遵父即曰養母將使拖親一事可以著爲令而通爲例有王者起不知何以斷二子之獄也烏呼諸君與僕交且十年矣所望于諸君者爲其能明道以維世也而詖淫邪遁層見疊出以至于此則僕之所以切礎砥礪于諸君者何在于朋友之道能無媿乎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梓拜白

答姚肆夏書

癸巳奉書自懲往失語傷激烈先生不諒鄙衷頗疑託風遂以梓爲輕視窮理蹈姚江之流弊縷縷千言教我切矣即欲奉復恐先生盛氣之餘徒長紛競私心自冀識力稍進或面質門下以決所疑亦以觀先生之晚蓋所謂年

彌高而德彌邵者果何如也五年以來遠近見聞大不厭輿望竊疑先生既爲楊園高弟寬袍大口談仁說義使行如其言名副其實聞風觀德方且心醉神攝何敢吹毛索瘢瑕瑜全璧雖小人不樂成人之美曾茲多口未必非君子之不矜細行有以召侮而納謗也前侍大先生時嘗謂梓曰舍弟講論甚博惟義利一關打不過未免書自書自我耳邢先生曰大先生可謂誠意二先生可謂致知合之完人也范先生曰肆夏先生不必論其爲人其纂輯遺書嘉惠後學固楊園之功臣也合三先生言而參之先生所以自考者可知矣夫學術之邪正天下後世自有定評不可以私意揜飾亦不容以口舌爭勝如蜀山所造極正謂其氣質未化涵養未純則可若來書所謂疏淺固陋全事作用染姚江習氣而不自知者則蜀山非其人也先生得無怒甲而移于乙乎斯道之門庭階級尊教所示可謂詳矣然聖賢之學博文約禮

叙有先後功無偏廢未有五年博文而後五年約禮者亦未有終身博文而不必約禮者且明道所以進德知之既真行之必果亦未有不能約禮而自謂己能博文者也朱子論窮理之方曰或攻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今先生自問楊園既背以後平日一言一動所以發諸念慮者何如也而徒以文字講論爲窮理得母近于博物治聞誇多門靡者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良知之學充塞宇宙生心害事不知胡底先生承楊園之緒餘慨然以關陽明爲己任其志則大而其義則嚴矣然朱子有云上策莫如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晚邨之關陽明可謂大聲疾呼而沾沾以時文講學徒爲後世干進利祿之資其賈利市名已不足以服姚江而先生之關陽明又舍實行而取空言忽踐履而談致知辟時文之陋而居學究之實逃異端之目而蒙僞爲之名凌先生所謂恐

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及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梓窮鄉末學辱大先生提誨自思拔于流俗而立志未堅修己不力憂患頻仍挫折頹廢方懼侈言格致躬行不逮流爲口耳之學內媿寸心外負師友而來書過慮獨諄諄以姚江爲戒梓雖惜味熟聞儒釋之辨此中界限頗可自信先生之藥母乃發不中病而失之以水濟水乎竊恐先生平日孜孜矻矻工夫但以關陽明三字爲極大題目舉足動念即與對壘擊楊園之鼓樹窮理之幟期無敵于天下意見稍有不合或與自家病痛有礙即推而納之姚江之中自謂有功于學術無忝于師門而不知其剛復自用師心自是身關陽明而身中陽明之毒者也老成凋喪殆盡純正渾厚如吳先生既不肯言狂愚如梓又不敢明目張膽爲先生痛陳之則楊園九京之下未必不撫膺頓足爲先生惜也唯恕其慳直而垂察焉死

罪死罪

辭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丙辰 翁名元

不才濫蒙虛獎去秋即擬趨謝緣館曠刻期東渡未遂登龍昨始擬謁復承而諭將偕炳也舍表姪扁舟遂野山曉敦勸以新天子孝廉方正之舉在老師好賢若渴梓雖愚駑敢不策勵以副盛懷第思過情不可以冒居幽獨不容以自誑蓋非特前書所云荒疏病廢已也夫宏博一科僅屬詞章梓猶憚憚不勝矧茲巨典迺躬行實踐之目而敢覲顏自任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仰不愧俯不怍斯之謂孝非義弗道千駟弗顧一介不取斯之謂廉居仁由義言坊行表可刑家亦可範俗斯之謂方正其道甚庸其實難副也梓年十二先嚴見背無一日之養弱冠雖棄舉業涉獵洛閩諸書提空名以向道實抱忝于所生承奉先慈不克盡菽水之歡不數年遽丁大故附身附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十五

張氏通園

棺苟簡寒賁兄嫂入土不恪遵家禮灰隔兒姪輩稟弱又惜費失乳以致蚤殤至今嗣息杳然兩間不孝之罪殆無逾于梓矣昔吳康齋受門人贊贊藏篋中他日不肖則璧之梓授徒三十餘年尸素糜館穀不計賢否概納不辭衰安雪中僵臥不以干人梓家貧連遭歲歉不免逋負親友其為廉也幾何其迹類于方正者特以賦性迂拙不肯詭隨流俗如喪不崇老佛弔不贈紙錢詩不喜頌揚文不學駢麗諸經經小節世遂以匡岸目之歟其實謂之惡聞則可方則未也謂有志剛邪則可正則未也如以生平無大過慙稍稍鄉黨自好即不妨直應此選則當茲太平盛世幾幾比戶可封也可推轂者豈獨不肖一人哉卑之無甚高論即以利害計之梓研田外尚有荒產三十畝僻處深邨日與老農灌瓜栽竹長沐聖朝雨露南簷簪日北牖薰風所獲多矣若不自揣謬膺重典則自始舉以及各衙門以及部費當營辦四五百金

勢必舍館廢產不足則干案交成廢所不至是因孝廉而反流於大不廉也

亦何異于走馬京師應不求聞達科者哉夫今之舉人即古之孝廉恩詔特于科第之外復設是日者將由八股七藝而進之三物六行所以待非常之士也一縣無其人則一縣不必舉一郡無其人則一郡不必舉在有司固不敢以冒濫累知人之明在士人亦宜反躬體察量其稱否豈可抱慙幽獨竊過情之譽而恬不知恥乎尊論云上有堯舜下必有巢由疑梓託疾不就自鳴高尚耶梓何敢然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梓果自省淑已有餘幸際明良景運得效一職使澤沛一方則顯親揚名固學人分內事終南捷徑志士不由然潔身廢倫亦聖門不取所以逡巡卻顧決不回者祇以洪恩浩蕩榮名易竊寸心無媿千古所難與其襲深源之失望不如守漆雕之未信耳惟執事諒其愚而垂察焉梓再拜徐本下有丙辰元夕書于遂野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

十六

張氏通園

之歲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叙

逾淮集叙

昔查子皆六歸自淮南聲山幕中出示詩草題曰慎逾用自警也甲寅冬鉏子膺若亦自淮寄詩題曰逾淮屬余叙之追念舊游竊有感焉查子爲白沙之學其詩清剛因保其不橋而根也鉏子年方壯爲衣食累違老親別妻子僕僕千里外勢若處于不橋不根之間良可畏也王子文育曰聞膺若近擬習刑名翼博豐毅根乎橋乎清夜自思其視查子之惕惕自危者何如哉朋友相觀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鉏子之詩豪華蒼勁吾無間然矣獨愛其詩之淮而不淮者竊懼其人之逾而竟逾也鉏子慎之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四

張氏適園叢書

楊朗山詩叙

能詩必請叙于能文之顯達者使已之詩藉其文以傳此詩人之通弊也夫以顯達而謂之能文其文可知卽其文可觀而或以顯達損其名彼且不能自傳而何以傳人之詩夫吾之詩果可傳何待乎叙使顯達者爭欲爲之叙而不得而其人必擇夫不屑顯達而能文者以道其意中之所欲言則其詩不問而可壽之千古矣斯說也或以爲持論太高聞而頷之者昔有耕餘今則害漁而已吾鄉之能詩而客吳門自吾友宋子魯培而後爲吾表姪孫楊朗山朗山嘗以詩質之顯達者擊節歎賞戊辰正月遂扁舟定泉請叙于予予爲之賦甚夫惟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足以傳子之詩而乃以屬之山樵郵牧岌岌垂死之病夫子計左矣朗山固以請遂携之廣陵閱三月復馳書促適選姚江逸詩鄉先輩有詩人楊珂者每負篋入四明納雲格封以歸

邀知已坐齋閣鍼破楮放雲出孔達梁棟櫛屨以爲笑樂然則朗山之工詩

安知非玩雲者之苗裔不然何以氤氳陸離有斯佳構哉雪漁評予草書夏雲多奇峰朗山之屬叙于予或不以其文之爲揚子雲而徒以書之近于蕭子雲也庶不見嗤于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乎

論

論殮以時服

此吳季氏羈旅待弟子之禮故夫子許之若人子事親雖三伏必以絲殮不拘時也乙卯六月外舅歿甥姚子宏襄喪以時服殮非禮也殮者所以收束其形體使之充實於棺而無罅隙也故古法用衣九十稱五十稱士庶之家衣不足補以絲絲不足補以燈心此古今不易之制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骨肉未寒而忍於薄殮緇分縈其以風爾獨何心能不悲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四

張氏適園叢書

跋

范蜀山葬書跋 壬戌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崇質也後世徒侈金玉及券臺墓表壯觀而已附身附棺必誠必信之道無聞焉至紫陽子創灰隔護棺庶免木朽蟻水諸患于子職靡歎矣紫雲又補烏樟搜灰鎔瀝鋼柩諸巧思高陽續其緒而加詳焉然未有成書仁人孝子無所攷據臨事遲疑何絲自盡乎蜀山先生服膺楊園棄書衿從事洛閩之學居喪盡禮於葬法尤執講而力行之遂於苦山之餘彙輯各家定有此帙以詔來者有志之士梓而播之以廣其傳化天下之暴露而速歸於窀穸且化天下之輒墮而竭誠於灰隔疇無父母叨先生錫類之恩其不感且泣者非人子矣

食肉編叙跋 壬申與徐顯瞻

此查伊璜先生真跡也先生當七十知交贈詩文過譽自愧因集孔子及曾思孟成訓爲篇次以韻又采先輩之至是年而不忘所學者以自厲是編今亡而叙徒存余齒適丁七十吳越門人各爲叙甚至以顏孟見比其愧有甚於東山者東山有子二昌昇而余榮獎獨東山有鐵句報恩而余垂老無酬功之猶子其遇之衰不逮東山遠矣爲此跋寄我鄴瞻君子愛人以德改頌爲規使倖存殘喘晚愆可蓋受賜靡窮矣

跋顧寧人先生尺牘後

顧寧人先生尺牘真跡數十年徧覓不得以爲恨事癸酉新夏過梅里李君釋初出示其曾祖秋錦公同好往還尺牘自先生而外如閩古古屈道援竹垞鈍翁聲山次耕亦皆出語雋永而書法秀勁洵大觀也嗟乎百年以來山河如故而遺老無存龍尾龍頭均歸朽壤而敗鱗殘甲猶什襲於故宗世族

後之論世者瞻其流風而品騫之非吾生之幸事哉夫翰墨流傳何代無之而名節獨峙千古有志之士所以承先而啓後者不可奮然而興起乎釋初勉諸

記

壬子記游

壬子秋余適患癱疾枯坐紫微山齋無以寫憂因過霞溪偕李子元繡裳吉鈕子世楷膺若朱子雋越千放權鶯脰湖縱觀秋濤用拓胸界遂問醫吳江徐君大椿靈胎復移權同里訪周君日藻旭之各出詩文相質歸途登平波臺相與分題吟咏不知沈疴之去體也浮生鼎鼎百年如駛惟山水友朋之樂不多得不可以不書是日爲題糕佳節

澱湖讀書記

澱湖爲浙西武原勝地楊園先生品之謂雅靜西子湖舊爲吳中丞忠節許黃門諸公讀書處最後何子商隱構湖天海月樓一時東南遺老遠近輻輳徙倚吟嘯于其間爲中原生色讀何求老人東將詩可得其概余生也晚不獲目擊其盛然猶從蜀山克軒游兩先生幅巾深衣徘徊兩隄間今則草蕪木落風流歇絕不可問矣戊午夏從故山反權訪錢子坤一于鴛湖坤一爲商隱先生裔孫出示澱湖讀書圖屬爲之記因拭几展卷指點舊游恍見紫雲萬蒼烟霞繚繞東將所謂仰天塢青山石壁今無恙耶商隱公十六詠所謂小橋流水古樹柴門前楹後圃今尙可攷耶夫有其人非其地非其書不可讀有其書有其地非其人亦不可讀然則坤一讀書之地吾稔知之而坤一所讀之書何書也昔商隱公書書數千卷屬之何求自謂得所而何求之後人不能讀也坤一能讀而無其書可乎夫帖括充几以弋科第非書也諸

經羣史內典道藏遐稽博覽而不矜名節非讀也坤一果有志紹述前人而光大其業非其書弗讀非其人弗交非其時弗出左編右帙踞坐湖海一樓以攬九十九峯之勝天蒼蒼而月茫茫巖光溪色竹影松濤日哦其間與古人爲徒雖閨戶枯坐而經天緯地之業具存矣讀書之暇白木長鏡有芝可斷青蓑綠簪有魚可餌余雖髮種種足蹒跚不前尙能策孤筇從吾坤一登鷹窠最高處撫掌大笑觀日月之合璧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四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餘姚陳梓古民錄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諸先生遺言

姚贊菴先生 諱璠字攻玉吳江人

辛巳秋初見先生即論太極圖蓋先生數十年來所自得之學也因出所著困學編首列六圖從無極而太極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化形化止發明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數語極明暢先生論畢謂梓曰令兄篤實時與先伯兄同侍老兄却聰明易領略然恐轉背便忘却了梓聞此訓面發赤汗浹背也次日再見極論前輩出處深以魯齋為可惜仰出楊園先生二論令熟玩梓歸適讀孟子陳代一章反復吟誦徹夜不寐次晨見先生曰梓志已決不復志在功名矣先生曰有尊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張氏適園叢書

慈在一時客氣恐貽他日之悔耳梓曰家兄昨已稟家慈家慈笑曰讀書本豈為科名哉兒輩肯學諸先生作正直人吾復何憾先生喜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遂再四勉勵斷非有始無終縱談竟日至更餘而別時館李氏膝窩

自堯舜以來孔子為集大成孔子以後朱子為集大成朱子以後元明諸儒議論不一至先師楊園先生為集大成

晚邨先生是个英雄他有偏霸手段却不遇時選時文刻先儒書不過是借徑耳

儀禮經傳通解新本錯誤極多此卻是晚邨不是當初開雕時或薦嚴穎生先生于晚邨曰此書當取舊本讎訂一過穎生該博不過費一年館穀勿吝也晚邨急于圖利遂草草付印大可惜

每論及出處必流涕不已自吟云普天率土忘中國頗帽寬袍贖幾人

何商隱先生灑酒淩淪安先生謹嚴沈石長先生精勤楊園兼三子而化之

當時推張凌何沈四先生後來之秀則佩蕙張子衷中吳子而已惜皆不

永其年若舍弟諱璠字則講貫極通只是好利行不逮言耳

朱子文集先師圖本極佳當時熟看凡十徧方下筆余嘗見凌先生案頭惟

置此書周而復始不厭倦也

舍弟雖是口耳之學然卻是先師功臣先師遺集非舍弟蒐輯今日范北溟

先生雖欲刻不可得矣

余初設帳時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句讀偶誤訪者四起從此刻苦誦習少有

知識然終是少年失學文藝粗疎兼有痰疾讀書纔數十行便氣涌所以

默坐沈思從未有天地之前落想纂此六圖發明斯道之大原或是發先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張氏適園叢書

儒所未發于初學不為無補也

晚邨道學可議氣節卻真

一日語先兄云公特南亭為養生之具大不是孰宜勞而力諸原孰宜逸而

享諸室畢竟以田為根本伯兄因取南亭之資買田三十畝以贍讀不十

年而南亭事敗深服先生之見幾也

邢子復九夫人仲氏極賢淑嘗對坐揮兩琴幾幾關雎之樂矣先室卻是个

愚婦人然無才為德向嘗館楊園先師贊云一簾之隔而終日不聞人聲

可謂賢矣

小兒質可造然落權術一派則董子苦存誤之也人一講事功便入霸道所

以造就人材極難

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二語日宜三復

余與張佩慈入舟便共臥談論極樂先師則不然一登舟便危坐前後以布
幃之雖四五十里未嘗見其傾側也張橫渠十五年不成若先師真不愧
恭而安矣

向嘗從何呂兩先生入澗湖山中雲相方巾束莊僧帽僕則冠布袍道上
人私謂此鄉人請一僧一道不知念甚經也相與一笑俯仰間今已爲陳
迹可慨也

向來尊禮師傅猶是明季遺風余館雙溪時一東至嫺親家餉以楊梅不食
問其故則曰余家西席未嘗也一日余室乏米遣徒致東翁東翁卽以一
斗饋且親來致罪曰此袖不堪供老師已開船入市糴冬春矣其誠如此
今則難言矣

今人動稱應試爲功名誤矣志于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宋之韓范富歐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三

張氏適園叢書

是也後世科第只可言富貴耳

梓斷並後續締媾金氏先生喜曰此舊家淑女余所稔知德門之報也且方

球美質君當造就之使書香不絕不是小事

儉德辟難二句連看使其聲名四馳可榮以祿卽非儉德矣

東家有喪守禮素食在西席則必餉以葷饌親不敵尊也乃或者假此以自
遂其鄙吝之私謔矣况所謂守禮者無其實乎

余自五歲隨先君赴館卽厭饌甘脆中年以後館漸薄主人閉餉以雞子
醃魚便不能下咽殆非肉不可及晚年則視雞子醃魚如肥甘矣又數年
家居兒輩艱苦供膳不給則視白飯如珍羞矣以此知口腹之養只是一
个習貫吾輩學問人尙如此况常人乎故教子弟自幼當令淡泊艱苦養
嬌不得

困學編余類年改削僅二三卷不知費紙幾大篋矣今日自謂停妥過宿則
又不是真無窮盡也

楊園先生完人也某等實不該稱先師某自反一無知識大不稱楊園弟子
也

沈石長先生館極盛當時一縣進生員四或一時同出門下故人爭趨之然
先生必令易衣冠方內拜故從先生游者無縫帽箭衣之習彬彬儒雅洵
可觀也梓曰小子不敢妄議然竊疑改衣冠而習舉業與不改者何異晚
邨氣節是尙而選時文病正類此先生首領之曰君所見尤高

晚邨云非時文不足明道先師戲曰我若爲相當廢八股復鄉舉里選之
法晚邨云先生雖廢我當叩閣復之

許子季覺初疑是英雄山今觀之不過武斷鄉曲一訟師耳而假陽明以欺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四

張氏適園叢書

人若山也不得其死然吾爲憂之一布衣而厚葬其親費千餘金壘家如

小山墓道石子鋪龍鳳文豈非大儻

范蜀山先生 諱 觀 字 北 溟 海 昌 人

余向時科名極熱每一學使者至取其所拔文七篇熟誦七千徧取冠軍如
拾芥耳後乃大悔有志于聖學因思諸書不足讀唯周易四聖人手定是
第一書遂肅衣冠每晨拈香拜書而後開卷數日讀至天地閉賢人隱一
節不覺心花頓開手舞足蹈遂棄衣衿易古衣冠聞楊園張先生之名因
訪姚君肆夏得遺集大快元明諸儒楊園集其成矣今已憇憇同志登諸
棗梨以惠來學亦一暢舉也

葬法自朱子後何商隱先生法尤完固商隱之法得許子季覺而更精密予
先人安窆季覺大有功此恩不敢忘也

甲申夏先生見訪余時館沈氏幅巾深衣幽湖人目爲深山道人今思之渺若曠世矣

一日謁先生于蜀山草堂時葛子向臯先在坐先生曰千秋高才一齋實學向臯色頗不平也

先生盛著衣冠不揮箠冬日梓嘗過草堂夜寒問曰需鱸否梓對曰不必先生曰康節冬不鱸夏不扇吾與君分之矣

世俗培墳家余卻不培封而培地地愈厚則葬愈深此良法也

葬法用烏樟杵法最要勻季覺葬親時余爲之董工自帶數千錢見工人少懈便振作之曰此一作若杵聲均一當賞錢若干衆役欣然聽命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

風水不足信張子莘臯擇地並不延地師伏獅一穴是僕爲之相度亦不見

不利也因言老兄初借吳先生訪莘臯僕深以爲輕身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此公知爲何等入便先施禮耶及莘臯喪母哀毀逾制以葬事就商至嘔血數升後卜兆伏獅必誠必信僕乃大喜乃知前此二公之枉駕非孟浪者今當始終成就之

徐仲車不忍令犬母子分離此勢所不能也末世俗薄同居共爨之風渺焉無聞子既長不得不分亦猶是耳然有志者豈甘爲徐氏犬乎

先慈病篤始治柏棺因飛權請先生董工已無及矣蓋一夕已屬幽湖俗工海昌良手來時粗坏已定無可改易先生悵然而返人子事親不可以凶事不豫不蚤備也

葬事商諸先生主用烏樟那先生云兩江道遠依家禮水澆未始不堅遂取附近灰沙草率了事遺悔無窮也 先生云平洋亦當開金井深四尺許

築三合土底然後置棺四圍以地爲牆方下灰沙築實乃固今乃培土以板夾築築後以浮土附之終是鬆浮非久遠之策

瀝青入地千年爲琥珀乃不朽之物且天熱能自融以補棺蓋之隙不可不用但何先生用火溶燒棺蓋則不忍且傷漆只須杵末覆之

一日登舟先生欲正賓主之位梓曰舟中不必拘先生曰造次必於是道理無一處離得

余弟蚤歿余宜以次子後之然弟婦守節當蚤慰其苦志故不待次子之生遽立長子亦權道也梓曰守節是理宜守不因有後無後也使先生止有一子將若何先生曰兄所執甚正然家庭曲折最難處也

余爲莘臯擇地伏獅山穿壙之後忽有大穴衝水直注壙中皆滿此時便當中止別擇佳兆爲是余不能勇決遂使工人以三和土塞穴令極充實因

升柩成封今思之山之蓄水力極猛區區沙土恐不足以禦之然此言勿使莘臯知之渠至孝恐悔之無及便一慟而絕也必誠必信四字非特人子爲然任事者亦當以彼人子之心爲心方免後悔然以理推之莘臯孝可格天亦斷無他患也

吳克軒先生 諱 字 元 復 海 鹽 人

梓每欲執贄于先生先生過謙不允作長札力辭其言懇切且激梓遂不敢復言

楊園先生盛德而無後此不可以常理論將來兩廡之下俎豆千秋未嘗無後也

先生尊堂年八十餘女適許子伯琴病卒先生不使太夫人知恐觸其痛也太夫人歿時猶喃喃問女兒消息云

先生每爲人治病無貧富貴賤惻然必欲生之其酬資之有無厚薄絕不介懷抱問也

夏友梅極勇因余一言指示遂往吳門書肆悉買理學諸書歸日夕手不釋卷改葬舊墓至高祖以上用三和土并建宗祠真不可及

邢梅亭先生 諱志甫字復九菱湖人

功夫入手總當從小學起 先生有小學註極詳

紫雲葬法雖佳然不便于貧士余則主用雙溪費氏水拌之法蓋卽朱子家禮灰隔一類有力者但灰沙加厚可耳

向以擇媳甚難其人故隨俗養媳例意謂可從俗訓化耳不意反以此得謗天下固有不可化之人唯在聯姻之始慎選家世及細訪女之性行而已養媳一法今當以爲戒蓋肯爲養媳者其家世必寒微得母氣必無良種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七

張氏通園叢書

也

余初棄諸生更古衣冠雖駭俗不顧後讀楊園先生臯比橫經十月之雷一語遂仍時服今思素位而行只有此法姚肆夏翁謂余曰子服堯之服子不言堯之言言字打頭畢竟以躬行爲先務卻不思服堯服言堯言而行不堯行爲何如人也

附亡友遺言

朱子惠疇與余會于蜀山草堂極論出處惠疇曰兄宗楊園弟惟以稼書先生爲師學術端人品正應試何害哉 辛卯

巨川將之山左與余盤桓良山門外握手爲別曰君勸余弗遠出然其勢不能家食奈何余近有怔忡疾未知此去得重歸相見否惟望故人捐棗枝葉從根本上下工夫作一千古必傳之人道理無窮盡幸非以小成自限

也閱一載遂得壽陽之訃悲哉故人期我厚何以副九原之望思之慙疚耳

鄭子不羣曰親友窘迫干請公力能周則周之不能則卻之若以己爲倡而強諸交戚使盡周之便是市恩欲怨便不是正道

程子載韓曰詩當以唐爲宗晚卹偏執拘謂宋詩絕頂余最不服

徐子學園曰兄前日有札述尊先公忌辰故不出城市此好名之弊也凡作事欲求人知便非學者余爲之媿服

陳子祖陶曰筆墨買禍不可不謹吾輩每動筆輒作一想當今當國大臣可看得否然後落稿方可免害否則稿雖成不可不付祝融收掌也

孫子帶封曰表弟出筆都可傳然未必有子相書輔骨插天有神仙之風子息卻艱况詩文可傳氣秀氣多則必有缺陷亦常理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八

張氏通園叢書

朱生倫表曰登峽石小山自覺置身天半俯視一切皆瑣瑣况天台雁宕耶宜先生之不屑應試也

潘子武侯曰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每讀斯語顏甲背泱然父命難違先生當諒我也 先生有一著大錯處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既內妾而不辭遠館何也

謝敬修曰吾友桑伊佐 元諱 作秀才時詩極可觀一登仕籍便都是應酬俗套一種感慨淋漓之致不知消歸何有此入世之所以當戒也 又云張

司馬 諱如 親筆詩文全集在甬上湯海錄處向曾見之此公無後今不知歸何所矣思之慨然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敦行錄

諸先生及亡友遺言予既有記載其存而壽考敦行不忘者唯吾張子
莘臯美不勝書雖訂交三十餘年自戊申以前帶水開之癸丑以後兩
江遼闊所聞所見恨不及詳然即五載聚處目擊而心慕者亦復不少
故山岑寂蕉窗夜寒爲一一記憶挑燈書之曰敦行錄以示諸生俾知
風頹波靡老成典刑猶可式也丁巳冬仲朔書于臥雪軒之南牖

張子諱朝晉字莘臯海鹽橫山人居海昌之峽石北關居母喪哀毀骨立三
年不飲酒食肉御內謀葬時扶病至海昌及大東門嘔血數升當道上遂
昇至蜀山草堂蜀山先生姓范名顯字北溪感其誠借往澗湖山中得伏獅山麓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六

張氏通國遺書

張子不信堪輿遂爲雲津公及兩碩人合窆焉蜀山先生志雲津公歿久柩
已毀張子欲易棺歛戚族執不可張子號慟願伏開棺大罪乃預築屋一
間于舊所葬穴上做陳幾亭先生法先置板二片如木梳式稱棺之長削
竹片數十如棺之闊有奇并製大衾及幅巾緜衣裳去棺蓋及兩旁腐木
加一薄板方單單戶將竹片橫插入棺底之上腐褥之下自首及足殆徧
以綿纒如編簾兩邊連絡次以梳板左右各從竹簾下襯合去薄板單去
骨上腐衣加被兩人昇梳板兩頭又橫一小板兩人旁扶置大衾上衆子弟舉衾
納于新棺次加幅巾襖袴衫被等如初歿大小歛被衾而畧殺之既滿棺
口歛衾加蓋生漆封口不用鐵釘以蘇木代釘作筍簫之初時戚屬怛怛不安及歛後封
蓋方流涕歎服謂凡遷葬者必如是而人子之心乃安也此可謂萬世不
得已人子改葬之法蓋世俗多用小匣拾骨使遺骸散而復合又緩大作

小失其本位大不安如張子法改歛改棺而不纖毫震動遺體可謂盡善
盡美無少遺憾矣先是楊園如夫人陸氏貧老張子製贈壽棺至是移用
改歛雲津公蓋倉卒患別製不及漆也葬後又爲陸擇木焉 葬時開金
井中有巨石子用百人升之乃築底忽山穴水衝金井皆滿大驚或曰狐
兔之窟亂石塞之可已張子曰亂石有罅隙不可用即用三和土如穴之
深築之令實竣事約費五百餘金云

叔父秉均公叔母貞烈徐孺人歿五十八年不葬張子力襄其役抱病親入
龍井山置烏樟董湖工灰沙堅築今峨然成家矣秉均公孫時中中甲午
科解元

諸從男婦凡數十棺皆捐費擇地葬之亦仿朱子灰隔不以卑幼簡畧也
外祖朱公象輔無後買山葬之屬諸子歲墓祭必及又郭公元臣即朱之婿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六

張氏通國遺書

張之外父而郭公夫人又張子從母也亦無後附葬朱公之旁

姪女嫁袁花查生甥孫國傳幼聯姻蔣氏年二十三貧不能昏張子贈十金
爲之擇吉成禮

同曾祖弟靜齋居武原一日來攸幸堂張子問弟近況及諸從子若何靜齋
語頗支吾窮之則曰家貧不得已女鬻于桐鄉朱字羽兒鬻于鴛湖潘矣

張子愀然遂賣已田得三十金就兩家贖歸預爲女覓婚家即夕成禮爲
從子覓生計送之虎林錢舖 初至桐鄉朱羽采夫人不允張子率宗人

跪門者三日其西席吳某感泣以去就爭力言于主母始得歸
楊園先生後人五棺不葬張子創議約周子且妻許子醇夫及諸同學鳩金

印先生集餘二十金灰沙附築并楊園主穴亦加灰沙于甌塹外誠義舉
也今先生集已付灰燼爲之三嘆中見聞言行錄張子所獨鐫也幸存攸

芋堂及永思樓火亦被燬矣

楊園無後繼族孫文明貧不能娶張子創會約同人爲之覓媿今尙存周子且憂處

慮族人貧者多川火葬乃委曲開譬捐山地數畝令衆葬焉其規則分屬子族代納

乙巳仿唐灑如葬會舉三十二人每會四星約七年畢事先生蓋虛坐十會以喪親友之葬不責其償也壬子復舉三十四人每人六星如前法中有極貧士則有力者坐百金爲權子母代之發會尤爲盡善余有詩紀其事歲時祠墓及諸忌祭必誠必信歲常費三十金許

曾王母莊孺人立節孝坊有司建祠武原張子爲飾窗垣及神座費二十餘金祠中凡十九主設祭公奠德惠各家後裔合置祭田期永久弗替云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六

三 張氏通園叢書

張子氣貌溫恭終身無忿厲之色初有田六百畝以喪祭昏葬及諸義舉僅存其半流俗目爲敗子怪魁然藝林儒黨無不嘖嘖歎羨許子與宗嘗稱曰此今之紫陽子也余外父金晨邨先生曰如莘翁者方不愧仁人孝子其爲時議推重如此

凡朋友間貧窘不待乞假嘗託事餽贈而不居其名如許石孟丘以賓諸人每來輒贈金曰某書煩公一鈔些微持往佐紙筆耳初不問其書之竣也范北溟先生嘗爲張子尊公擇地激湖襄葬數月先生歿貧不克葬張子措灰沙爲附于范氏祖塋之旁并助之

吳元復先生諱曉開初與余至峽訪張子訂交以來幾三十年均叨緩急張子命幼兒景曾從余遊甫半載病歸閱歲不起後數月張子持二金贈余曰小兒聞師母染疴屬纊時屬以此佐醫藥余揮涕受之戊申秋克軒患

痢篤張子覓高麗獲往候疾卒不起貧不克葬遂以十金約夏子友梅附穴于哀仲先生之側余有詩云大雪空山營窳窳二公高義薄雲天山今日交道言之此風何可多得哉

許子醇夫嘗謂余曰不意莘翁涵養何由到此余每見不覺矜情躁氣一時收攝雖欲多出一語不敢也

余初交張子時范先生笑曰此等關門吃飯人何濟事後數年復謂余曰不意此公如許誠篤果毅前言可謂輕量天下士

吳先生曰他人講學只是口頭好聽如莘臯者乃實從彝倫上躬行力踐此兩山靈氣所鍾非偶然也

庚戌夏過余齋中惻然曰令先兄大宗先生年近五十奈何不娶妾爲嗣續計弟已爲公鳩一會矣辛亥春余遂納一婢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六

四 張氏通園叢書

張子嘗謂余曰子弟初克已時極難余初學時遇欲念發必置經書几上恭掛肅然起敬則邪念自冰消凍釋矣此醜態不當述諸有道然卻是後生良劑也

老僕張隆及張子幼時乳媪許思椿夫婦各買地理之其規則命子孫代納蔣子擔斯嘗歎曰人各有命作了張老相公家人奶子也得入土幸哉

西山諸僧人親炙張子亦自悟火葬之非商諸張子張子曰葬火骨慘不如葬生骨因諭以覓漆舖中漆桶食漆透者置生骨其中以漆封蓋上下四圍以三和土築之成墳諸僧人皆感泣曰張相公真能用夏變夷也

立祭田若干畝與從兄錫韓益昆纂規約數十條余嘗爲之跋又置塾田以贈子弟之讀書于宗祠之內者余亦有跋

構永思樓祀其先人屬余爲記及甲寅九月朔之夕童炊若不戒于火燔焉

張子愀然謂余曰此祀事不虔天降之罰也子盍記之以志吾過余復作永思樓災記

一日閱余范波輿小傳曰凡筆墨當存厚道嫻姪間數語雖實有其事可刪也

又云余始謁蜀山時先生云學者當以四書爲律以我身爲罪人刻刻糾治庶乎鮮矣至今不敢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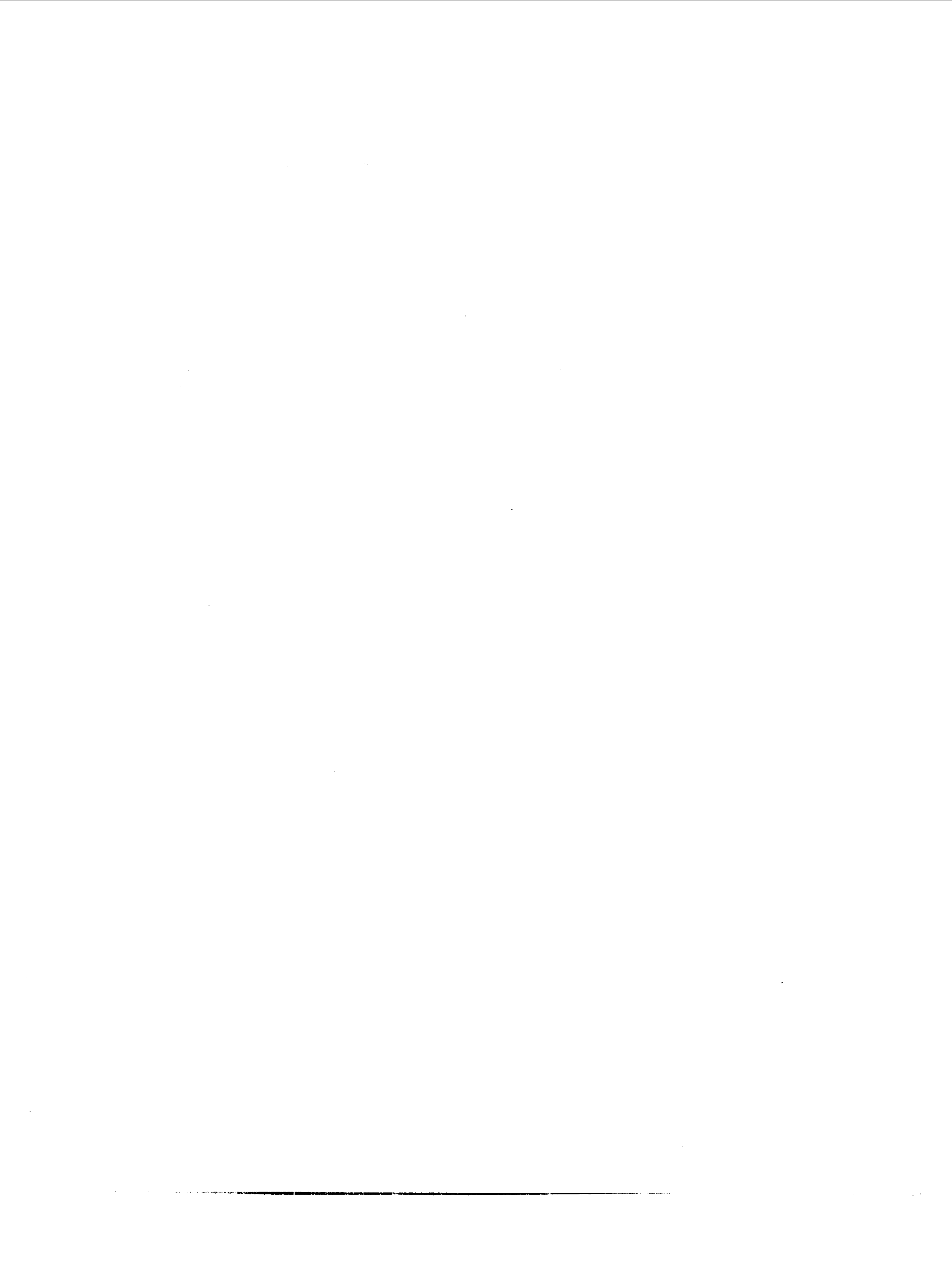
張子以始祖無考每寒食率子姪望祭之據梓見始祖便有考也祭不得況無考乎雖不失爲厚然却是不學無術也

張子素不食煙以寒疾破例然嘗謂梓曰見先生便不敢喫矣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陳一齋先生館破川許氏久撰厲硤草醇夫太史曾序而刊之又與客星草並輯入濮川詩鈔見四庫存目今其書已不概見曩在外舅張秋樵先生處得讀其先世所藏敦行錄原稿仲梧芸孫二兄亦藏先生真蹟零縑碎錦爲世所珍其卷帙最多者有曹氏東山樓傳鈔本一齋先生詩文集爲文十二卷四冊詩二十卷三冊經義六卷二冊史論雜誌劄記若干卷各一冊哀然鉅集惜被茗賈搜去無繇復睹往來於心者十八年矣去冬偶經沙濱朱師故廬檢破紙堆中得一齋詩稿審爲海鹽崔蒼雨先生手鈔蠹蝕無完頁幸堪循誦又鈔本一齋文集一冊有衍廬校本朱記攔歸重加編錄釐爲若干卷烏程張石銘觀察見而稱善允先校付手民以廣流傳誠盛舉也雖未得東山樓舊藏全藁然珠光劍氣潛久必彰此帙之得先披露不與廢紙俱燼非有呵護於其間耶他日延津合浦必有彙合之期此尤私願所馨香以祝者也

宣統三年孟春後學海甯費寅謹跋



青

溪

集

書	蔣	一
屋	氏	卯
校	慎	病
印	脩	月

青溪集總目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廷祚

卷一

論十四篇

卷二

論十一篇

卷三

論八篇

卷四

辨九篇

卷五

說七篇

議三篇

考四篇

卷六

序十四篇

卷七

雜著十篇

卷八

書後十二篇

碑記三篇

卷九

乙十

青溪總目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9182

9181

書十三篇

卷十

書九篇

卷十一

書十一篇

卷十二

尺牘十四首

行狀兩篇

誌銘一篇

墓表二篇

乙十

青溪總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677

序

竊往昔在京師聞建業有程綿莊先生今世經儒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講席則先生已沒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持先生文集見示余日夜讀之始知其心胸闊大氣魄雄毅直欲自立于漢唐宋明之後以上接孟子之傳讀之使人奮然而興信孟子所謂豪傑之士絕去後來甚遠然其學雖與伊川元晦有異而究當于聖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異交爭好立綱宗者也至周禮為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偽拙著中自喜以為勝漢以來數十家為能發前儒所未發而執意先生已先我而言之矣其他如解易詩所論毅然以儒宗自命不受康成叔重牢籠

乙十 青溪序一

金陵書局印

亦不震于退之永叔因文見道之業反復辨正必在道術貫穿微言昭著所撰大易擇言春秋識小錄二種已進于朝其餘撰著皆藏于家先生兩應徵車卒以不用而歸老于牖下殊令余悲也夫時嘉慶庚午嘉平月後學桐城姚鼐姬傳拜書

序

學者治經之失有二一曰信己之過一曰信人之過信人之失漢唐儒者為甚而宋元亦有之信己之失宋元儒者為甚而漢唐亦有之蓋聖人之道廣且大矣聖人之世其去今也遠矣廣且大則非可以區區之學識盡之遠則訓詁名物未易以近世之說通之今欲以一己之才力一家之議論窮聖人之經譬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即或時有所得而失者必多雖其辨說之雄聞見之博足以助其才力議論使天下後世之人莫之或非然其說愈巧而經之晦愈甚不亦謬哉昔者聖人之論學也曰博學之曰審問之明乎己之見不可憑而必旁考載籍就正師友以觀其會通也曰慎思之明辨之

乙十 青溪序二

金陵書局印

明乎人之說不可襲而必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以求其自得也以今驗古以意逆志審異以致同推類以盡變析之于毫釐之界約之于義理之歸不敢少有自誣而疑殆必闕之不敢少有輕信而優游以俟之用力既久然後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真是者出焉由是著之文章確然而不可易見之行事釐然而罔不當此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所由專于為己而與後世之鹵莽滅裂苟以夸世取名者異也若綿莊先生者則可謂善于治經者矣不敢信己而失之固不敢信人而失之狗進考之古退求之心而一以聖人之經為折中以期自得于己故其言曰非信于心安于理者不言也非確然有徵于古者不言也又曰經學為學者歸宿之地不離乎章句不

在乎章句融會貫通悠悠乎有心得必待之神志堅凝世務涉歷之後嗚呼盡之矣是故其于易也則以大傳為主而漢儒升降旁通爻辰納甲之學宋儒先天太極河圖洛書之說以及儒士相承以爻位分陰陽以上下往來為卦變以二五為君臣者皆無取焉其于書也反覆考究于漢隋二志而于晚出之書確然斷其來歷不明並知其出于永嘉之後非梅氏所上而後儒之斤斤區別于文詞體製間者姑畧焉其于詩也知風雅之無正變詩亡之非雅亡淫詩之皆刺詩孔子無刪詩之事周南非以周公而名周頌不皆周公所作其于禮也知五年再殷祭之謬而禘祫不為一祭媒氏之奔為禮不備姜嫄有宮無廟特性少牢饋食為兼祭祖禘儀禮雖即

乙十 青溪序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見道而不失為儀注載記雖雜而多發天人之奧禮樂之情不可目以義疏其于小學也知六書非文字之原其于宋儒也推其主敬存誠循理遏欲之有功于聖學者有裨于人紀而惜其自任太高取人太狹又以陸顏王李之學雖異于朱子而不妨于並存凡此落落大者數十條皆前人所未言而實有徵于古安于理信于心可以質聖人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者也雖其立論間有疏失然皆其見之偶偏考之未精不足為全書之累至其深識偉議則尤在惜後儒之以空言說經悼禮樂之廢墜慨然思有以復之至于行水力役種樹之利弊治民御史之機宜以及異端邪說之足為世患雖不當其任而言之扼切懇至不憚再三其所陳說又皆達于

事理親切有味鑿鑿可施用以此知先生之治經非夫空言性命侈談考核者所可及乃其生平之經濟未獲少見于世為可惜也先生所著大易擇言並春秋識小三書已進于朝入四庫經部其全集藏于家世罕得見余門下士金華楊令名兆璜者好古士也適先生裔孫國儀館于幕下將書請其校對并祈請序于余余讀之舟中三日卒業乃歸其書而記其所見如此時嘉慶乙亥秋杪後學山陽汪廷珍遜庵拜序

乙十 青溪序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程廷祚

易論一 剛柔易簡

夫道在天下其蘊豈不大哉三代以後老氏以長生爲道偏于樂也樂在不在釋氏以無生爲道偏于畏也畏有生之皆非所以爲道也準以文孔之義則傳之一言盡之生生之謂易是也夫易何以生生也乾于是乎知始焉坤于是乎作成焉知始者則乾以易知作成者則坤以簡能焉由是積而至于不可量則爲富有之大業推而至于不可窮則爲日新之盛德焉生生所以爲易而易爲道之至者此也彼二氏之學不知有剛柔易簡是所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乙十 青溪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程氏校印

易論二 用九用六

天主成象地主成形天數皆奇地數皆偶天數五地數五位不可闕而數有不盡用者陽取其極一三五七非象之全

也陰取其中二四八十非形之正也用九用六其陰陽之大

義乎夫陰陽之性陽必統陰陰必從陽乾不成九則有時不

能統陰而謂之偏陽坤不成六則有時不能從陽而謂之偏

陰是皆未可用也天地不以之爲道而聖人不以之爲學矣

乾至于九則凡坤之所爲無不有以始之而不自爲其始焉

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之于六則凡乾之所至無不有以

成之而不自爲其成焉故曰以大終也坤以大終也終爲是之

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用

九用六其義之大如此易之作以占筮聖人既作易而寓其

象于著策之間以詔萬世使知乾之恆易坤之恆簡即在于

是而斯須不可離也乃後之筮家惟用之于著策配以七八

而訣其占之動靜焉是豈知古聖人作易而用九六之微旨

哉

易論三 既濟未濟

乾坤之後繼以六坎乾坤有坎天地之險阻至矣聖人欲

以易簡之道濟天地之險阻故首以乾坤而終于既濟未濟

古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取諸此也六坎之爲卦也屯建

侯而施未光蒙養正而求志應需不可前訟不可終容民如

師而或以無功順從如此而猶多不甯斯其材皆足以有爲

而未濟于險者也夫天地之初坎之剛中雖足以救一時之

險而必待坎離之合一交再交然後險阻消而文明見則既

濟矣何以言其然也易之爲道有三際焉乾坤首際也以象

而

乙十 青溪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程氏校印

道之中正坎離中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既未濟者未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而達變化于無窮也故易位坎離于二篇之中學者以為上篇之末者謬矣說詳余著象夫坎離稟乾坤之中得易簡之正其剛中柔中成于再索之序易之貴爻無踰此者蓋二卦之往來于卦象者皆乾坤之盡變化以平險阻者也坎離之用力如此猶必收功于未際然則既濟之在天下豈一日之積累者哉

象刑論

刑者與世輕重在昔羲農之世嗜欲未開爭奪未起聖人制其相生相養之道使人各安其道所而有不帥于教者則以非履赭衣為刑而已足以齊其民矣古之所謂象刑者是也

乙十

青溪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後共工之強蚩尤之橫民化於惡遂作肉刑而堯舜不能廢或曰以堯舜之德不能廢肉刑其故何也曰子以羲農之治為恃象刑乎荀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使象刑用而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以至惠暴寬惡怨讎並興則聖人亦將毀其象刑而更張之矣當此之際百姓之遷善遠罪有甚于中古之士君子者而其恥非履赭衣有甚于畏刀鋸鑽笮者故象刑可用而肉刑可不制也共工蚩尤之後其民益頑故肉刑既制而有苗加以淫虐堯舜當其時雖廢肉刑何益若夫興道致治以措肉刑此堯舜之能事而所以比隆于羲農者也或曰堯舜既用肉刑而命士則曰象以典刑又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何也曰象刑之說

有二虞書所謂象刑者非畫衣冠異章服之謂也其時民之犯辜者鮮不立刑書而偶麗于罰則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一歸于臨事之裁訣象猶卦象之象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此言用刑之權衡而非為有是形也後世德薄不能使民無抵于罪則堯舜之象刑非所以立萬世之極也歟然其本猶有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故仁如堯舜則不廢肉刑而古之象刑亦無所用之至于禮衰教失獄訟繁興則雖如梁武帝每斷死刑必為流涕且無教于敗亡而況特嚴刑峻法以禁暴止姦如秦隋之世者乎嗚呼可以思矣按墨劓刑官辟呂刑之五刑也周官以刑為刑其名異漢書以刑為贖注云去膝頭骨也其實異苗民官曰椽墨曰

乙十

青溪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黥其所謂刑又不在五刑之內康誥有劓刑周官五刑之外有髡又有車轅國語五刑大而甲兵小而鞭朴皆在其數五刑之名古人無定說如此至唐虞之五刑以為非肉刑者學者之失考也孔穎達云漢除肉刑墨劓刑耳官刑猶在至隋開皇初始除之按刑法志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云黥劓刑也而張蒼馮敬之奏亦不言官刑孔氏之一言似若有據然考景帝元年之詔稱孝文有曰除官刑重絕人之世也然則刑法志必有闕文或官刑復于景帝以後史臣于志諱而削之而存元年之詔于本紀以彰孝文之仁耶自

洪範論上

夫在天地者莫大乎五行在君身者莫大乎五事在朝廷者莫大乎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在萬民者莫大乎庶政徵福極而九疇用無非備此洪範所以爲治世之大經也由堯舜以前莫不以洪範治天下矣而不聞有其書何也曰昔之王天下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動而爲道行而爲法夫豈暇于作範而敘疇哉是經之作蓋以後王德不逮古而仰希前聖之遺烈以大庇生民也首敘五行其禹貢之六府孔修乎次言五事其臯陶所謂慎厥身修思永乎堯之欽若敬授舜之咨岳詢收命九官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無不在其中矣故考諸典謨而九疇之爲九官功通說詳無可疑者堯舜不世出而不能舍九

乙十 齊溪一 五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以治天下則舍洪範而欲其治之幾于古其孰能信之哉問者曰洪範之不言禮樂何也曰禮樂天地之元精聖王之大用也爲治爲學舍此無由九疇雖無其目殆亦猶五行之不言用而無非用者是故五事之敬則禮樂之措于一身也皇極之建則禮樂之四達於天下也非禮樂何以爲正直剛柔之德非禮樂何以致康甯好德之福其在八政則祀與賓皆禮樂之地也而司徒所掌則在以禮樂教民中和鄉三物則以禮樂爲六藝之首洪範之用禮樂其盛如此而獨不列其目夫禮樂豈一疇一數之可比哉

洪範論下 尙書存而聖道賴以弗墜典謨貢範其至大者也典謨禹貢

作于唐虞之際洪範亦肇基于其時然則中庸以孔子爲祖述堯舜者蓋盡在于是矣又嘗考之周人一代之學大槩出于洪範是故明我俊民則周公言之於君與矣作聖作狂又言之於多方矣以成三德則穆王言之於呂刑矣肅又哲謀則雅詩見之于小旻矣論語之九思敬用五事之道也大學之絮矩無偏無黨之指也其他觀威儀以省禍福視傲惰而辯休咎者春秋之世何可勝數也由此觀之武王既得聞于箕子而大道爲公傳之其人貴游國子靡不肄習者蓋數百載矣問者曰洪範治世之典也其于儒者不猶緩乎曰是何言與夫學與治分此聖道之衰而後世之病所以至于不可救也自戰國以來儒者凡三變在二漢則託于訓詁箋解魏

乙十 齊溪一 六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晉而下則馳騫于詞章聲韻宋元則有名爲道學而以談性言天爲極則是三家者皆自學其學而試以天下之事多不效天下之事不付之于才能英俊則委諸傾邪武暴之徒由是學與治分德與才分文與武分而聖賢之德業生民之教化養育不可得而問矣豈不異哉夫學卽治也治卽學也分而二之此莊周內聖外王之誤也豈堯以欽明爲聖而不以欽明爲王哉是故休徵應而治道用明是五事非僅以自修也修己以敬而安百姓者也五福錫而庶民保極是建極非止以正君身也君正而天下莫不正也然則明九疇而敘彝倫者非後其學而先治也誠以古聖人之學異乎三代以後之學而合天人身世於一貫者也是故爲君爲臣而不知洪

範則以其位爲虛器爲士而不知洪範則以其身爲贅疣而所謂學與治者夫孰得而知之

詩論一序

三百篇之有序非古也何以明之二南雅頌出于有周之盛世者朝會祭祀宴享之樂用焉樂師矚眙得而言之其出于夷懿二王之下者亦庠序之所以教學士大夫皆得肄習而知之興于何事作于何人不賴詩之有序也孔子設教洙泗之間訓弟子以學詩之益降及戰國孟子最深于詩而其時詩亦無序是故成丘蒙執北山之辭而以爲天子可以臣父是北山無序也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是小弁無序也若孟子之前詩已有序則二子不敢率臆以言否則孟子亦當

乙一 詩溪一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令反求諸序而顧教之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孟子之論學詩如是而已矣漢初魯齊韓三家并興毛氏繼出當焚坑禁學之後去古漸遠諸儒虛詩教之失傳與夫作詩之故不可得而言也而爲之序各記相聞不能相一其非孔孟以前所固有審矣毛公之傳自謂出于子夏其書又載有孟仲子之言蓋孟氏之徒有從事于詩者毛公亦嘗得其遺緒聖經羣籍遠有師承而其所謂敘者獨無荒誕之說以故晚立而遂孤行非以源流之正視三家所得之多而能然乎殆不可以爲倖而致也自東漢以來宗毛氏者眾矣要之未有大失晚宋乃有王質鄭樵之徒以爲四家之詩惟毛獨存無以證其是非既有疑于毛氏遂并欲舍

序以言詩而晦庵朱子以爲然夫毛之能勝魯齊韓者不惟其傳亦以有此序也彼三家之序非皆泯滅也今觀書傳所存之一二其義之足以勝毛者安在耶故論者曰從三家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尙書周官左傳孟子無一不合今舍昭然可據之毛序而浮慕乎已亡已絕之三家去舟航以求津涉亦奚爲者鄒陽馬氏曰詩書皆有序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斯言蓋以風爲諷諭之體比興多而敘述少有其意全出于辭之外者孟子所謂不可以辭害意者此也宋元以後學者詆國風爲誨淫甚則攘臂而操遂經之戈而其事舉於廢序言之不可不慎爲何如者或曰子之說詩多取諸序亦有時

乙一 詩溪一

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否何也曰吾嘗求詩之義多有得之于序者固不敢以序爲可廢也若夫義有未安而強求其合與以爲必不然而力去之者其說失則均鑿于古人是則吾之爲吾而已若毛與朱之得失則馬氏之論備矣愚何以加矣馬氏論朱子舍序見通考

詩論二二南

二南分繫于周召先儒之解可謂詳矣而竊疑有未盡者夫自太王遷於岐山之下因其地以爲國號所謂周原庶庶是也文王作邑于豐始分岐陽之地爲周召二公采邑事在末年史記文王崩于豈二公至是始能宣力而文王之德化至是而後被子封內以及南國耶免置之公侯謂文王也麟趾之公子公姓謂文王之子孫也餘皆后妃之美也而以虛名

繫之周公奚取焉然則何義曰周非周公之采邑所得專此
文王之國號也以文王之國號加之于南而明其爲文王之
詩猶易之稱周易也義莫著于此矣其復有召南何也曰鄭
康成云周既世爲西伯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夫文
王不能身至南國而召公能至之被召公之化者卽被文王
之化而其詩亦莫非文王之詩矣序爲關雎麟趾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後之儒者皆
執此以爲說是三百篇首二公之詩而非首文王矣豈不誤
哉且二南之首三篇周人用以爲賓射燕飲之樂者也考其
爲樂則工歌周南于上笙奏召南于下西見禮記明尊卑也
猶之升歌清廟下管象清廟祭文王詩象父在上而子在下
乙十 青溪一 九 金陵 覆書 蔣氏校印

詩之有風惟自邶鄘以及檜曹十二國之詩得專其名若周
召二南則古以領風而未嘗直謂之風也故儀禮合鄉樂則
曰周南召南魯于季札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子謂伯魚曰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然則南非周之樂名而何哉南之爲樂
見于經者有三鼓鐘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晉鼓南左傳
之見舞象箭南籥者是也鄭氏註詩及禮皆釋南爲南夷之
樂夫王者固有時而舞四夷之樂所謂大德廣所及者然掌
之者執師旄人與鞀屨氏皆下士也其奏之則于門外見周禮
不在堂上堂下之列示賤之也以先王之正樂與四方之
夷樂同舞並奏以爲幽王之無道則可至王者教世子及學
士則身心耳目無往而不欲導之以正古先聖帝明王之樂
乙十 青溪一 九 金陵 覆書 蔣氏校印

之鼓南春秋傳之南籥皆言文王之舞也二南之南則文王之詩也序曰言化自北而南也舞生于詩曾詩之取義于南者如是而願探夷樂以配其舞者乎詩與舞合而爲文王之樂則其詩直謂之南而已而復曰此風之正者經師之誤也此說至南宋家泰之名大昌休甫人曾出而學者始聞其義其爲功于聖經亦匪細矣愚故發明其未盡之蘊于篇且使後之學詩者爽然于正變之說非經所固有而無所用其心也按風言正變則南之義遂滅而復無以處幽序云雅者正也雅既取義于正而又何以有變雅故毛詩不言正變而序之可疑亦見于此

詩論四 邶鄘衛

乙十

青溪一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按邶鄘衛地分二國而詩皆屬衛邶始于頃公當夷王之時邶始于僖侯則頃公之子也衛始于武公則僖侯之子也其世系先後之不素如此詩之統于衛也錄詩者蓋致意于此焉衛先諸國而爲國風之首何也曰商人之故都而康叔之封次于周公者也周公之詩入于幽矣魯有詩而升于頌矣二王之後宜先宋而宋無詩太公之功雖高而異姓也周之宗盟孰有先于衛者蓋自東遷以前衛風之序已不在諸國之後矣風說詳陳邶鄘無詩而冠其名于衛之上何也曰三國之始封雖不能詳要之其地則先爲祿父而後入于康叔衛不冠以邶鄘則其爲商之故都未可知也而衛遂爲諸國之首亦未可知也班孟堅云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曰在浚之

下邶曰在浚之郊邶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邶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是有三國之別而風土無別也衛之夫人莫賢于莊姜其始至之詩見于衛而遭亂之詩先見于邶莫不賢于宣姜其詩既見于邶又見于鄘衛亡而復興者文公也其詩見於鄘而存亡繼絕之美齊桓則見于衛風之末是專爲一人一事而其在邶在鄘在衛且無義例之可言也其自一而爲三豈遂有他故哉後儒以爲本于所采所得之有異者謬也魯爲吳札歌邶鄘衛而札知其獨爲衛風曰此康叔武公之德也然則以衛詩繫邶鄘之空名雖遠國之人亦知錄詩之大義無在于是者而不必置問焉矣善乎顧亭林之論曰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

乙十

青溪一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荆楚云爾又曰國風中惟衛詩之簡獨多分而三之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者此漢儒之誤理或然也故今竊取顧氏之意易其題首而分篇則仍毛公之舊云

詩論五 鄭

或曰鄭聲孔子之所放也而國風則錄鄭詩其義何與曰去古日遠儒者各以意爲說而不求其統紀之所在斯其義不可得而言矣夫詩也聲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蓋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虞詩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歌有歌而後有聲理之相因者也然詩有二聲亦有二有入樂之詩有不入樂之詩有有詩之聲亦有無詩之聲

何以明之周頌三十一篇祭祀之詩也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大雅文王之三宴享之詩也周召二南鄉樂與房中之樂也此皆入樂之詩也其餘皆不入樂之詩也鄭夾際曰古樂惟歌詩有詞此有詩之聲也又曰舜之韶舞周之武舞其八音之爲舞節者師工皆以譜奏相授而無詞此無詩之聲也不明乎聲詩之辨則樂豈可知而經豈可說哉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其言皆主于聲而未嘗舉其詩此足以明詩與聲之各有其用矣昔孔子之論有時而以詩繫于樂則曰雅頌各得其所時而不以詩繫于樂則三百篇無一與者如小子乎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又與則于

乙一 音溪一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成則于樂是也故以詩繫樂則詩爲朝廷邦國鄉黨之用不以詩繫樂則爲國子髦士肄習之書詩之道大于樂矣以其有其聲可廢而其詩不可廢者鄭衛是也若所謂鄭聲者莫著于子夏之論新樂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而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言其屈伸俯仰擊兆節奏絃匏金石無一得其倫理而有合于古樂此所謂鄭衛之音而君子不聽者也夫子惡鄭聲之亂雅樂此也而與詩何與哉樂則韶舞放鄭聲夫子自論樂耳若謂以漆洧之詩歌與虞廷之干戚羽旄衡量邪正以爲取舍不亦幾于失倫矣乎況自有鄭衛之詩吾未聞其用于樂也若夫二國之詩其存于今者則皆刺淫刺亂之篇而無淫亂者之所自作

是故鄭有淫聲而無淫詩其徵又有二焉春秋季札觀于廟樂爲之歌邠鄘衛矣爲之歌鄭矣馬端臨曰使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邪淫之詩也其論當矣襄公二十六年鄭伯如晉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韓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駘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夫自羔裘而外皆後儒所稱淫者之作也數子俱鄭之名臣交隣事大以失一色一言爲懼又安肯賦其國之淫詩以對盟主爲賓榮而自生恥辱乎由此觀之鄭之詩不淫矣或曰衛亦淫聲也與鄭同義非與曰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死于濮水靈公令師滑寫其非衛之所固有可知也是則桑間濮上之音至春秋之末而始傳于世與衛詩又奚與焉漢代經師不明于詩與聲之辨故訓淫聲亦有誤以詩爲說者也鄭康成解樂記云鄭詩說婦人者九篇是也至晦庵朱氏力攻古序其後元人王柏遂起而建議刪淫詩上自召南下逮秦陳凡介在疑似者共刪三十一篇而鄭風僅存其八將仲子邈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漆洧凡刪十三篇其妄如此近代山陽閻若璩載其說于尚書古文疏證而發明之以爲秦火之後漢儒得諸篇于里巷以足古詩之數夫韓起在春秋之世業以諸子所賦爲皆不出鄭志矣豈別有今所未

乙一 音溪一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靡之樂死于濮水靈公令師滑寫其非衛之所固有可知也是則桑間濮上之音至春秋之末而始傳于世與衛詩又奚與焉漢代經師不明于詩與聲之辨故訓淫聲亦有誤以詩爲說者也鄭康成解樂記云鄭詩說婦人者九篇是也至晦庵朱氏力攻古序其後元人王柏遂起而建議刪淫詩上自召南下逮秦陳凡介在疑似者共刪三十一篇而鄭風僅存其八將仲子邈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漆洧凡刪十三篇其妄如此近代山陽閻若璩載其說于尚書古文疏證而發明之以爲秦火之後漢儒得諸篇于里巷以足古詩之數夫韓起在春秋之世業以諸子所賦爲皆不出鄭志矣豈別有今所未

見者耶賈古序者證以左傳今復以左傳為不足據將若之何嗚呼此誠三百篇之厄會也夫晦庵以一時意見果于自用而猶有蹙然未安于心者豈知後人祖述之以禍聖經其烈遂至于此王柏之論學者辭而闕之如孟子之距楊墨可也

詩論六 刺詩之由

漢志云民性有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此皆論詩者之權衡也自鄆鄆以下國俗之美惡具于詩矣而其政事之得失君臣之賢否因有可得而言者夫淫風流行其原未有不自上起而後

乙十 青溪一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及下者也故刺淫之篇于衛多在宣公于齊多在襄公此二君者國亡身弑而陳之靈公蹈厥覆轍國風之中以女戎禍其國者蓋莫甚于此矣鄆俗之不美則由于昭厲之間兵革不息男女失時而非在上者有以倡之故鄆以淫聲見絕于聖人而與詩無涉亦其徵也以四國觀之豈非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與若夫詩之有刺非苟而已也蓋先王之遺澤尚存于人心而賢人君子弗忍置君國于度外故發為吟咏動有所關自鄆鄆以至曹檜無國無之可謂盛矣豈若後世之為詩者於朝廷則功德祥瑞于草野則月露風雲而甘出于無用者哉漢儒茫然不能發明刺詩之由紫陽出而擬諸謗訕然則上以風化下而下即以風刺上古之人何相

報之薄耶且謗訕之事漢唐中主所不能容刺詩之多而諸國中不聞以詩獲罪者其故安在或曰風雅中之有變也非以有刺詩之故耶曰風雅有變以民風君德而言可也民風君德變矣而有刺詩則變而不失其正葛屨之詩曰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然則詩人自不諱刺而詩之本教蓋在于是矣胡可以不察耶王魏唐秦四國無刺淫之篇魏與唐皆始之以儉尚其繼也魏亡于虐政晉亂于爭篡是儉尚之無害于

人國也秦有岐西獲周之遺民遺俗駟鐵小戎終南諸篇駁駁乎山風而升于頌矣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至其盛衰之本則君子于小戎無衣見秦之招八州而朝同列于黃鳥北林見秦之二世而亡詩可以觀誠哉聖人之言與

乙十 青溪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論七 幽詩

或曰幽居國風之末何也曰幽者詩也而非風也其次于是吾嘗求其說笑夫古人之為詩也將以用之于樂也樂所不用謂之徒詩若後世文人學士之自言其情者而已風自鄆鄆以迄檜曹凡百二十有八篇無一用于樂者則風之為徒詩也審矣若夫周召二南則為鄉樂為房中之樂當日不謂之風而謂之南周召既專南名則詩之為風者十二國而已至詩之名幽者惟以七月一篇鴟鴞以下附以周公之詩云爾七月之篇遠紀夏商幽為公劉至太王之國號其不得與彼十二國比倫明甚周禮籥章氏吹幽詩以逆暑迎寒吹幽雅以樂田峻吹幽頌以息老物曰詩而不曰風又兼得雅頌

之體則其不入于南不列于風又明甚況七月既爲周公所作鴟鴞東山亦然破斧諸篇皆出于一時賢卿大夫之手此其詩采之何國而可命爲國風乎季札觀樂先幽于秦彼徒見邶鄘魏國之例而以地相屬豈知其義之不可耶吾于此知魯樂官之妄也且昔在西周所采列國之詩其篇章次第不與今同吾前已言之矣東遷之後之風則十二國是也七月一篇尊之宜在二南以上然周公之作不可以先文王二南以下則無所以置此矣故別爲幽詩一卷置諸雅頌之前以明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此則孔子之所手定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所以幽風之兼有雅頌也後儒見其居檜曹之後而爲之說曰是將以正風之變者也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乙一

青溪一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論八

幽詩兼風雅頌之義

籥章之官何以設也曰聖人所以重民事而崇祖德也夫公劉之國于幽蓋亦微矣而能行堯舜后稷之所行以基周之王業斯豈後世子孫所得而忽然者哉籥章之設所掌者土鼓陶籥其器他樂所不用也所責成者以籥爲詩而用之春秋迎氣與夫農功祈報之際其職不與羣樂師相通也蓋以一官主一事而其意則深遠矣鄭司農云幽籥幽國之地竹後鄭不從其義昔軒轅制律必求嶰谷之竹志稱江南有慈姥山產竹中籥管之用代給樂府因名鼓吹山幽籥爲取諸幽地之竹其事相類竊疑擊土鼓吹籥歲時祈賽蓋幽國之舊俗而亦始于公劉者周公既爲七月之篇備述公劉之重

農桑愛民物因風俗以成禮教然後特設一官以幽竹爲籥而聲其詩以垂無窮則周公之心盡矣然則所謂幽風幽雅幽頌非七月無足以當之者康成箋詩以第二章爲幽風第六章爲幽雅第八篇爲幽頌其注周禮則首章亦爲幽風又爲幽雅于以首章與流火事爲類故又爲幽雅又言八章爲幽頌而第六章爲幽雅亦爲幽頌其說糾紛而難信朱子舍幽詩而求雅頌且曰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無論所云雅頌諸篇各得有專用且或作于周公以後則籥章能豫取而吹之耶以爲雅頌則誠然矣又何據而命之以幽也是豈得爲篤論乎愚嘗反復求之周官于逆暑迎寒則曰幽詩蓋取一篇之全而用之也其後推而用于祈年祭蜡乃以前五章言時令物候而繫以人事者爲幽詩六章言飲食七章言納禾稼者爲幽雅卒章言歲終政暇君臣燕樂者爲幽頌夫迎氣而言時令物候此所謂歌其類也飲食而有老少之別納稼而謀來歲之始此可以祈年而樂田峻矣雅之屬也時和年豐而神降之福君臣乃能燕樂則可以祭蜡而告成功矣頌之屬也如此則三分七月之篇而用各適其宜體各得其當彼之紛紛設議者其亦可以已哉

乙一

青溪一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青溪集卷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廷祚

詩論九 小雅

詩之有三百五篇也由孔子而來不外此數吾之所得而知也若夫風雅世次之先後與二雅什數之分并其合于孔子與否則不可得而知其故有二有舛誤于春秋之前者非大義所在孔子雖欲釐正之而未暇也有錯亂于戰國秦火之後者諸儒各以意爲說後之學者不能辨其是非從而附會之也乃若孔子之所嘗釐正者則有之矣工歌笙間之不過于小雅者諸侯燕射之樂也而其時有奏三夏以享鄰國之使臣者周南召南卿大夫飲射之正歌也而其時有奏肆夏

乙十 青溪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于庭歌雍詩以徹者孔子能沒然于此乎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特曰正樂而已未嘗言三百之無不得其所也以此求之漢以後之說其可盡信否乎魚麗殿鹿鳴之什未詳其所由來然毛氏之舊也退魚麗而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者晦庵也其言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爲此一詩之詩當使相屬又既以南陔足前什故遂以白華華黍爲次什之首其所據亦鄉飲酒與燕禮也然考儀禮皆先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以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由朱說推之則此三亡篇當次于鹿鳴等三詩之後而今不然何與蓋晦庵之意本欲進三亡篇于鹿鳴等

詩之後以出車杖杜與采芣相連欲強析之以入次什而義不可也然南陔諸亡篇處于杖杜之下而白華以空名冠次什其義安在耶且燕禮大射又嘗歌鹿鳴而管新宮矣於古不聞以爲一時之作而次新宮于鹿鳴之後者又何故耶夫古之編詩非以譜樂章也彼六詩已亡矣毛公之以見在爲數而置諸什外矣夫豈過哉康成謂毛公推改首什而以遂非孔子之舊吾不知康成所云孔子之舊者爲何如也

詩論十 大雅 小雅 入樂

或曰季札觀于周樂風雅與頌皆在焉以今考之風雅之爲樂用者少而不爲樂用者多其義何也曰夫樂者盛世和平之音也非聖人不能作周之樂皆于成王之世周公定之彼

乙十 青溪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王以前之詩在南雅者數十篇而止爾康昭以後雖有聖人出焉不敢作樂矣故二南以外之詩無入樂者宣王中興之詩亦無入樂者鄭康成於所謂變雅不言其用則所謂變風可知矣孔穎達謂二南雅變者亦播于樂或于無算之節用之此附會之說也蓋凡以詩名者莫不掌于樂官太師之教六詩與替矇之誦誦皆統入樂不入樂者而樂言之也不然則三百篇之多魯之樂工能爲季子盡歌之耶至考其入樂之詩則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鄉樂也小雅之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享之樂也 大雅之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 頌之清廟國君相饗之樂也 周公之以詩爲樂者如此而皆在二南雅頌

之首非述文王之事則歌文王之德者也公之意蓋欲周之子孫臣庶世世見文王于禮樂獻酬之際而已然自西周之衰下迨春秋僭亂相尋禮壞樂崩難以詳考鄭氏以頌與大雅爲天子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周南召南爲卿大夫之樂而禮盛者可以上取禮輕者可以下就雖于經未有明文而其義或亦近焉故鄉飲酒卿大夫之盛禮也燕其羣臣國君之輕禮也歌笙間合其樂皆同上取下就斯既矣若夫王者以九夏爲盛樂而儀禮大射公卽席與受爵燕記賓及庭皆奏夏國君出入用鼙夏卿大夫送客奏陔夏而鄉射奏騶虞其故皆不可得而言也康成又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今按此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加亡詩六篇

乙十 卷之二

三

金陵 蔣氏校印

其見于儀禮者凡十二篇入樂章又見于左傳者二篇淇露形弓也然則小雅入樂之多由其詩多出于文王之世而大雅不可考者則以王者之禮至東周而壞缺尤甚也又儀禮燕必以射小雅之燕歌多矣而未有及射者豈無事而燕則射有所爲而燕則已與抑其制興於後代而典籍散亡不可得而考與噫難言矣

詩論十一 小雅失次

漢儒以序言詩未爲所據之不當也而傳箋之說時復參差不一則其虛若實非後人之所能定而疑者起矣小雅本無厲王之詩而鄭氏以十月以下四篇爲毛公移其篇第此豈與人以可信之道哉或曰厲王之詩不錄于小雅而大雅錄

之何也曰雅之所以分不獨其事有大小其爲詩者亦有尊卑是故厲王之世爲詩者皆召公凡伯芮伯之徒也則既登之大雅矣其在小雅幽王之詩大抵出于大夫而下以及微臣暫御巷伯之儔或下國譚大夫之屬未有若召公凡伯芮伯者厲王惡謗故小臣不敢爲詩此小雅所以無厲王之詩也若夫小雅以什篇者七而已周初之盛除亡詩十有六篇爾宣王中興其詩十有四篇爾幽王在位日淺怨刺之詩至四十餘篇之多今按節南山至小明凡十七篇其于朝政之濁亂國勢之顛危靡不流涕陳詞冀君上之一悟非周先王教澤入人之深而能令仁賢接迹于天下如此耶西周之亂莫甚于幽王詩之多故其宜也而經師之說或未可以盡信

乙一 卷之二

四

金陵 蔣氏校印

于是晦庵朱氏起而言曰自楚茨至車鄰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諷刺之意以闕序之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論誠卓然突然所云似出一手者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瞻彼以下四篇似又出一手類弁車鄰二篇又出一手今詳考之所論尙有未盡愚嘗竊疑小雅非西周舊本其編次一亂于魯人之藏周樂孔子正之再亂于秦火以後而漢初經師不能正何以明之季札之聞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是也然則魯之樂工何以不歌正小雅曰彼以鹿鳴以下燕享之所常用而畧之也觀札聞大雅而歎曰其文王之德乎是小雅忘其首之篇章而大雅如故也然則服氏所云變小雅者其

幽王之詩耶曰非也觀札所歎尤淺而知其無與節南山諸詩應者此蓋宣王之詩也同爲宣王之詩乃舍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而歌沔水以後之刺詩非樂工之不能于其職卽編詩之有誤也審矣此一亂于魯人之藏周樂也孔子晚年蓋嘗正之而得還其舊矣遭遇暴秦之禍編次復亂宣王之詩多倒置于幽王之後者鼓鐘或以爲昭王然昭王南征不聞至淮幽王未嘗東游序說亦難徵信蓋所謂變雅之可疑尤在于楚茨以下則朱子之所議也竊疑自楚茨至鴛鴦八篇又魚藻采菽二篇皆當爲宣王之詩黍苗遙與崧高對峙其爲宣王不待言矣若類弁車鞀青蠅角弓莞柳白華絲蠻漸漸之石荇之華何草不黃十篇當仍爲幽王之詩餘四篇不

乙十 青溪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考都人士采芣附見小雅愚之所竊訂者如此未知朱子以爲何如凡此皆再亂于秦火之後者也或曰楚茨至鴛鴦八篇何以見其當爲宣王之詩也曰宣王之雅下至畜牧而無重農之篇則楚茨至大田四篇或爲前之所遺或作于不耕千畝之日均未可知瞻彼洛矣述東都朝會之事與車攻同義而裳裳者華以下三篇相屬俱爲天子諸侯相美之辭似亦同時之作魚藻采菽則王在鎬京而諸侯來朝之詩也亦無以決其必非宣王而樂云傷今思古爲刺幽王之篇疑此文亦非序之所固有也夫節南山以下諸詩其刺幽王爲何如者方歎昊天之不弔傷周宗之已滅而楚茨以下忽以文武成康之盛責難于僻王戾后周之君子不若是之迂也

不倫甚矣且詩固有以傷今思古爲本指者如鼓鐘篇之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永不忘是也今絕無端倪之可見而遽以此爲說不以爲經師之附會得乎集傳有功于詩惟在改易楚茨諸篇之序近代長洲朱氏鶴齡亦善其說而從之愚復爲推廣如此云爾

詩論十二大雅

詩之體四小雅與南先作大雅次之頌與風其最後乎何以言之周之詩始于文王小雅鹿鳴之什大抵皆文王之詩施于燕享征伐者也其作于初嗣侯服或既爲西伯俱未可知周南自關雎至采芣除兔置誤編凡七篇皆文王太姒之詩而與召南俱以南名則成于化行南國三分有二之日也既

乙十 青溪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天下爲頌以告成功風則采之列國而詩之道備矣或曰大雅何爲而作也曰大雅所述上自后稷封郃公劉遷豳太王王季居岐以至文武相繼以有天下其言之不亦詳乎夫夏商之興皆起于諸侯然相代于數百年之間惟周則積功累仁千有餘載而後受命大雅之不可不作一也周自太王以下賢聖繼作而文王之德之盛又二代之所未有大雅之不可不作二也七廟既立祖德聿彰非道揚咏歌無以爲作頌之本原大雅之不可不作三也後之論二雅者徒曰政有小大而己豈知大雅紀周之世德以根柢乎頌其用有大焉者乎是故自后稷之配天下迨太王文武之祭祀其義既取諸此若公劉大禘之所重王季廟制之所尊不見于頌而復

賴大雅以發明其與頌之相爲表裏如此豈不大哉其用于樂則如之何曰鄭氏以大雅頌爲天子之樂矣周室東遷禮壞樂崩不可得詳文王大明縣非叔孫豹言之亦不知其爲兩君相見之樂也三篇之外無聞焉愚又嘗疑之二南首三篇鄉樂也小雅首三篇燕享之樂也諸篇少者十二句多者二十句至二十四句而止鵲巢采蘋采蘋俱十二句關雎皇皇者華俱二十句鹿鳴二十四句文王三篇多至五十六句文王大明縣五十五句樂章以詩之短者爲宜若篇長句冗則歌者之聲將不能繼而操樂器者亦惟恐臥況此三篇使相續而奏則爲時甚久賓主皆綴其禮文愀然相對想樂之闕而不可得有是理乎古人或于每篇爲擇一二章歌之則可今

乙一 青溪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亦未敢定也更以書傳考之周禮王者之樂有九夏康成曰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當時以爲天子享元侯者呂叔玉謂肆夏即時邁樊遏卽執競渠卽思文此周頌可考之三夏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又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振羽注云由此觀之斯時天子諸侯之樂章固多取之于頌而大雅特爲周人之道揚祖德者與其次于小雅則以小雅之詩爲文王所自作大雅則後人之歌咏文王其命爲大雅則以小雅之時尙爲諸侯而大雅則升爲天子之後也

詩論十三 再論刺詩 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國風小雅爲刺者多大雅則美多

而刺少豈其本原固有不同者與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體故君上有令德令譽則臣下相與詩歌以美之非貢諛也實愛其君有是令德令譽而欣豫之情發于不容已也或于頌美之中時寓規諫忠愛之至也其流風遺韻結于士君子之心而形爲風俗故遇昏主亂政而欲救之則一託之于詩序曰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則刺詩之作亦何往而非忠愛之所流播乎是故非有愛君之心則天保既醉祇爲奉上之諛詞誠有愛君之心則雖國風之刺奔刺亂無所不刺亦猶人子執諫父母而涕泣隨之也嗚庵于刺詩尤惡小序之論國風以爲使人疑其輕躁險薄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此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也夫聖人以詩

乙一 青溪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教必曰三百則必惟二雅方可爲溫柔敦厚也以今考之嗚庵所爲嘻笑怨怒者小雅已多有之若民勞板蕩之篇瞻卬召旻之作其在大雅者有犯無隱初未遑問其君之可受也至列國風土厚薄緩急不齊其詩固不能無純駁然先王之澤未遠賢人君子莫不懷忠君愛國之心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其論不亦善乎而何輕躁險薄之可疑且於此猶有說夫天地之大猶人之一身一氣之周流也或滯而不行則爲癰爲疔古者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近臣進規昔史有獻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若是者豈盡欲聞吾之得失以布之政事哉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召穆公之所

以諫厲王也不如小決使道子產之所以不毀鄉校也後世不明此義故立誹謗之法重妖言之誅以至道路以目而卒無救于亡從晦庵之說以國風之刺詩斥爲訕上爲無禮于君世之好事者將援其說以及小雅而并累夫大雅其及小雅也則有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累大雅也其學詩者不知其稱世德以垂訓以頌美而進規而聖人以詩立教之旨於是乎隱矣愚爲此懼或曰子於前儒之論反復辨之而不憚煩何也曰生乎前者賴後人以救其失生乎後者賴前人以啟其端此相得而益彰相助而爲功者也况夫經義所在歸求其是而愚敢譏譏焉以爭勝乎哉

詩論十四周頌

乙十

青溪二

九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自商人始爲頌以祀其先祖周人踵而行之上自郊廟禘嘗藉田祈穀以及巡守柴望免喪朝廟諸侯助祭莫不述其事而歌之終以大武之樂章其篇第蓋定于太師與司樂之官戰國之後疑多錯亂加以序說訛誤相承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漢儒率謂頌作于周公又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竊嘗有疑于此夫以爲周公作頌則可以爲皆作于成王之世則不可以爲太平而後禮樂明備則可以爲太平而後制禮作樂則不可中庸曰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信斯言也彼金縢之三王何以稱焉是則武王已得天下卽追王三王而上祀先公以王禮矣其後周公特因而致其精詳已耳是故思文之配天維

天之命之告文考我將命之祀明堂維清之奏象舞此出于成王之世者也若夫清廟始祀文王列于周頌之首與雖之禘太祖天作之祀先王先公皆不可不以爲武王之詩何以言之禘禘之禮由來尙矣頌之興前有商矣受命之日事莫大于尊其祖考以告成功而謂可優游以俟成王乎而武王之達孝又安在耶諸侯之助祭也自古以爲重故尙書稱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商頌美我有嘉客來假祈祈周頌中若烈文臣工載見振鷲有客皆助祭之詩也烈文之于諸侯歸美隆重而後申其訓戒臣工不斥諸侯而命其臣與車右疑亦作于武王而非出于累世之後者學者審之可也執競祀武王之詩也而與我將時邁相屬則時邁非祀武王於廟卽明

乙十 青溪二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堂配享之樂歌也而僅曰告祭柴望可乎閔予小子成王朝于廟而歌以祭者訪落以下三篇因而附焉皆周公之所作也大抵頌以正祭爲重其非廟中所歌而事由祭出則例得附載孔氏所謂頌雖告神爲主然亦有不主祭祀者則凡助祭之詩與訪落等三篇之類是也其他烝嘗之報則有豐年冬春之薦魚則有潛有萐始合樂于祖廟也絲衣釋于祭之明日也而宗廟之事備矣以外祭言之蓋莫大于郊祀其次祈穀然惟昊天有成命爲正祭之樂章而噫嘻之詩與載芣良耜則皆作于祈報之外非正祭所歌而附焉者也大武爲有周一代大樂樂章存者五篇其四篇雖相屬而亦失其篇第經師之過也頌之大畧可論者如此至于序說之誤在于

但言後來之承用而不詳其所由起如我將則曰祀文王于明堂旻天有成命則曰郊祀天地此但言其承用者也由是清廟天作雝烈文臣工諸詩後世遂不知其作于武王而時邁之篇亦不知其爲武王而作亦有詳所由起而誤者如清廟以爲周公朝諸侯于洛邑載見之諸侯以爲始見武王廟有客以爲微子來見祖廟維清曰奏象舞武曰奏大武而不言奏象武而爲節若斯之屬于經無所發明徒生蔽障晦庵先生審定未確其說既多混頌于雅又欲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爲頌頌則頌之存者無幾矣其與序之若存若亡而無補于經者相去之遠近何如也

詩論十五

乙一 青溪二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之切於學者二義理也聲歌也而樂不與焉非樂可得而畧也有四代之禮必有四代之樂詩之爲樂特周人之樂耳詩之可以爲樂特二南二雅之首與周頌耳且樂與詩之相爲用者其一端樂與詩之不相爲用者其大體也孔子以詩教而不先樂非是故與然則孔子之以詩教也將何先曰義理而已矣鄭氏樵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歌而非用以說義也不幸腐儒齊魯韓毛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又云詩在于聲不在于義又云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漢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噫孟子有言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吾以爲鄭氏當之矣夫詩物之有聲韻者也有聲韻則可歌豈惟

三百篇者哉自皇古至今盈天地之間皆然也惟是三代以下儒者留心于聲律者鮮而獨傳于伶工賤技有心者追而復之今樂未始于古樂異也鄭氏或于聲律微有知識遂自私爲不傳之祕以爲古人之詩盡在聲歌而其義不必問矣豈不謬哉虞書論樂首曰詩言志推本于言志以此知自上世之說詩未有不先義理者也論語所載聖人之以詩爲教者無非治心治身事父事君之道曰不學于此則無以從政無以能言其猶而牆而立若是者豈聲歌之說乎抑義理之說乎鄭氏知樂之當歌詩耳若夫詩之重夫歌者則彼烏足以知之古者之于詩也有誦有歌誦可以盡人而學歌不可以盡人而能也故誦則曰誦詩三百歌則各有所宜師乙之

乙十 青溪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子貢是已歌者或歌風頌或歌二雅或歌商或歌齊準其性質之所宜擇于詩而執之以裁其過補其不及夫子所謂成于樂者其指蓋在于此此學詩之大用也故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其用之大如此而鄭氏謂晉史之徒例能歌詩遂足以盡之乎何所見之陋也且燕享祭祀之樂歌見于儀禮與羣書者由來尙矣豈自孔子始編詩以爲之以義理說詩者實莫盛于孔子而歸咎于齊魯韓毛設彼四家者不甘獨受腐儒之誚而反唇以相稽則鄭氏將置孔子于何地耶其無忌憚甚矣詩書禮樂古樂正之四術四教也今日詩在聲而不在義則詩入于樂而術與教惟有三矣興于詩成于樂者

夫子之所以教也今徒以詩爲樂之用則詩與樂皆失其本體將興與成之謂何歌詩必若師乙所稱在古猶難況其法久已失傳而今又以失傳說義謂無當曰聲歌既廢後之學者不聞一編之詩苟信其說則暴秦之禍不烈於此矣鄭氏樵以剛復之性逞謬妄之說爲禍於聖經甚大而其言足以惑高明之士故附論之於此云

春秋非賢隱公論

春秋之始于隱公也有不得不始焉者非以譏隱而始亦非以賢隱而始也若隱公之賢不賢則不能不見于此說經者莫能詳求其故而左氏之謬悠爲甚夫周室東遷至於惠隱之際王道之缺甚矣春秋明王道以立天下之大防莫大乎

乙十 青溪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辨是非辨是非莫先于著其實是故元年不書卽位是本不行卽位之禮此言隱之欲讓而先攝也隱以繼室之子其嗣立也固宜杜語本今日讓曰攝則必有所以讓且攝者而其本末非天王所及知宰咺之來贈惠公可矣而並及仲子是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與將授國于幼子者具見于告喪告攝之中也明矣則在誤此子未卒之前或在所告有舛或係內人在隱公爲揚父之惡在天王爲不知諸侯不再娶無二適之義法所重經之書此交譏也或曰安知惠公不立仲子爲夫人乎曰以仲子爲夫人以桓公爲太子左傳太子之語尤謬致後儒不知桓公之太子爲惠之所立爲隱之所立此隱公逆探先君之意則然而不得以爲事之實也不見經書考仲之

宮乎穀梁傳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莊子云妾之子也及於子祭於孫止喪服小記亦云妾母不世祭以是觀之隱公固顯然以仲子爲妾母也此條係兩事上下並重初非與六其用六倍也始觀初字知之說爲而謂惠公已夫人之可乎然則二年薨之子氏爲何人耶曰公羊傳以爲隱公之母者得之其不書葬或史有闕文說者爲不備禮又曰成公之意恐未盡然也夫聲子固妾母也禮庶子得君則母稱夫人成風敬嬴之屬皆是也公羊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

君也仲子必待桓卽位而後得稱夫人以本非夫人也公羊能明于此故于子氏得解而不惑于一切誣惠公之說解經遠勝左氏隱已爲君春秋紀其實故曰夫人子氏薨而奈何曰此仲子耶左傳已失于此復失之于君氏卒夫孟氏孟子不稱夫人不曰薨諱同姓也定姒之葬不曰小君哀公未卽位也聲子無二者之嫌舍夫人而曰君氏何哉其說以特庶子未爲君之而避之也前二傳皆作尹氏或亦可從若信爲君氏吾則曰此必仲子也按仲子卒于三年之四月至五年之九月正屆三年之期桓之服滿而當祔母于廟無廟可祔故築其宮此經文前後一貫者也兩書仲子一書君氏皆仲子非夫人之徵此春秋之特筆所以明隱公之讓爲無名也左氏及春秋之說以與攝例而復不能自持其說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然則二年之子氏必爲仲子矣然既曰薨則當祔于皇姑而

乙十 青溪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築宮以祭何也既稱夫人則當言葬而無葬文何也又曰不書姓是以聲子避仲子則春秋之兩書仲子何義也爲公故曰君氏蓋不知君之爲惠而反以之爲隱也其傳會踏駁如此吾知其所主者必未修之春秋矣彼未修之春秋而可與言是與非哉惠公之再娶于宋也雖或以手文之祥仲子得用夫人之禮有之而未嘗顯正其名則等之妾媵而已魯十二公未有以妾爲妻者使春秋以前即有其事何爲至哀公之末而宗人費夏猶得據禮以爭乎仲子既未得爲夫人則惠公即有舍隱立桓之意而未嘗宣播公羊之論隱桓曰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此所聞有自而善于立言者也左氏在在皆謬使仲尼筆削修正以垂大法之旨盡湮鬱而弗章

乙十

青溪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西漢之世二傳先後立于學官而儒者以邱明爲不傳春秋或亦有見乎此也若夫惠公挾不正之念以終身隱公不能居正以諱其過而發其隱私使受不義之名始則自居乎讓已而好名之心不勝其有國之心讓而不克君子于其在位之久而知其必有變矣賊鞏乘釁而動遂成弑逆吁伊誰之咎與穀梁子譏其廢天倫而亡君父是也穀梁子譏其廢天倫而亡君父是也以爲輕千乘之國則未也嗚呼春秋豈賢隱哉

周官論上

有天下者立六卿其由來尙矣六卿立而又有以統之于唐虞爲百揆三代爲冢宰冢宰與五卿分羣職以爲屬則見于周官或曰古有之乎曰未之有也周書收誓與立政舉三卿

而皆止于亞旅今周官之屬卿之下有中大夫下大夫有上士中士旅下士宰夫之八職四曰旅註旅則下士也又曰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所謂六官之屬者不待外取乎羣職也太宰八法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小宰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夫長非必六官之長而後謂之長也有長則必有屬六卿以下位有崇卑亦各長其長屬其屬而已若盡領于六卿則零雜瑣猥非所以立法制而明度數也蓋取周官之明文而思之乎小宰帥其屬而觀治象小司徒帥其屬而觀教象訓者皆曰此六十之屬也以及諸官盡然則正歲之日凡例在三百六十者雖斬冰之末員染草之淺職亦將與朝廷之尊官貴臣同其進退作止如國體何且吾

乙十

青溪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謂尤有可疑者冢宰居百官之長重其任則優其尊優其尊則五官皆有所屬亦當以所屬之寡殊冢宰而後可而今之所領冗至于膳飲內至于婦女下及于閭宦皆與焉而謂有是義乎蓋庖饗魚鼈之類領于膳夫者也婦女奄宦之流領于內宰者也以內宰膳夫繫之天官或則可也以內宰膳夫之所領而納諸冢宰以爲屬則未見其可也然則周制如之何曰百官分屬于下冢宰固無不統五官職亦相聯非必相屬而後相爲用也故其任之鉅位之尊有濟于小宰小司徒者亦有子然一職而自守其官者昔人要皆審其重輕先後而別錄于六官之外如後世百官志之體爾安有舉盈朝之職分隸六卿而不恤其編次失倫若是者哉此學者所當深

思而詳察焉周公有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此言明聖之君惟加意于二三大臣而治天下之道已畢也又云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求賢在己而不以己而豫任賢之事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是故求賢之本在于冢宰任賢之要在乎五卿六官之長具而天子有不暇問者大夫下至于士則遞擇之待命于上者也昔帝舜卽位所咨而命者二十有二人而不聞詢及其屬夏商以來官制加詳而三宅三俊之用其揆則一此周公立政以教周之後王者至深遠也使周公爲序官之書六卿而外當以諸要職爲先示慎簡之有道五篇所存要職不過數十而每官必以六十爲屬職事之煩簡賢才之眾寡莫之或計是所重者不在六官

乙十

青溪二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在六官之屬矣夫豈周公稱引先王之意乎或曰小宰之文非與曰彼亦大畧言之而牽帥之以各登于篇顛倒割裂不顧其安則皆元始之世通知逸經古記者之所爲也平見漢帝嗟乎已非周官之舊本矣而謂爲周公之書可乎哉東漢儒者好以漢法解周官故杜子春以漢太常之屬官訓周官之官屬而不思周公之意未嘗如是安能起杜氏而告以周官之有別錄也

周官論中

昔大禹辨九州之土壤定田賦之高下以濟海內其書曰蒸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由洪水既平克終厥緒亦以田疇稅歛有繫乎司空之職者也孟子曰民之爲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者以是設司徒官少皞名司徒曰祝鳩氏解者云祝鳩孝鳥舜之慎微五典契之敬敷五教皆司徒也司空主養司徒主教此上世以來建官之成法而莫之或易者也洪範八政先司空而後司徒王制亦云司空度地居民于前而司徒興學設教于後二官之相爲用如車輿之有輪輻焉若夫司空而掌管營造司徒而掌徒庶則見于古公遷岐之詩旁通其職以成邦國之務其始于夏殷之間乎周道傷于幽厲而百職廢東遷而後司徒之失其職也久矣左國所載皆司徒之掌徒役者也左傳宣十一襄九國語單子假道于陳未見言教民者也而月令有云孟夏之月命司徒循行縣鄙令農勉作毋休于都古之司空蓋至是而亦失其

乙十

青溪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職也周官晚出獨亡冬官冬官之亡非以暴秦之火與山巖屋壁之所損壞也當有其所以亡者矣大司徒有云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其上則司空之事也其下則司徒之事也使二官各守其職而截然不混如宗伯之典禮司馬之治兵者則成周之隆可以勿替而冬官雖至今存可也周官之書其孰能議之哉今則冬官缺其首而不可考矣然大司徒篇首以天下土地之圖云云與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其爲大司空之文未可知也遂人以下設官與五官體制相同而所屬至于旅下士亦同其爲冬官之篇首又未可知也他職守復多近于司空此數端者非後人編次之誤則必爲司徒之兼并司空矣然而教法猶有一二存者不可謂非地

官之幸也周人之制侯國以司徒爲上卿延及衰晚既無教法可掌惟主民人而足國之計復無過于食貨征斂者則越司空之職而代治之擅權之臣陰自封殖故苛政密法恆出于地官之篇蓋司徒兼并司空吾于月令見其幾而于周官視其畧其時因以羈國之弊政潤色王朝之舊典者又事所必至也而謂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可乎司空稱爲事典又曰事職而其事在於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夫有土則有財司空掌土地之政則太宰之九職與凡征稅之出于地者皆其任也王畿之中六鄉領于司徒而六遂則其所領也至山澤虞衡之類亦可格之以理而知其不他屬者自兼并以來司空之富國養民者既不得據以爲職而掌教之官忽移其守

乙十

青溪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于貨財賦斂是司空之篇與司空俱亡可知也而僅存者入于司徒則二官之名實並以淪胥矣後之建國立官所當考正者其孰大于斯

周官論下

或曰子以周官爲非周公之詩書然則誰氏之所作也曰其在東遷之初乎何以明之曰觀大司徒求地中以建王國之說則知所云非鎬京矣夫宅洛者武王之志營洛者周召之事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又召誥之文也地官所言豈曰無據然而西周之王者未嘗一日居于此也周公豈肯以成王之所未居而遂忘豐鎬哉且猶有可證者帝王之都唐虞偏于北周偏于西禹貢之五服言而不掩其偏也大司馬之

九畿言方此正言四方之中以明其爲洛而非鎬也由此觀知必非周公之書而作于東遷以後又何疑焉當此之時周之世家舊史猶有存者尙及見先王之典章文物相與攬撫遺亡存什一于千百不可謂無功也而終不免於後人之疑議者何哉夫先王之世鄉田同井教起五家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州長黨正以下皆能辨其所治之夫家眾寡與其六畜車輦之數以待師田行役之徵令如父兄之御子弟者由德之盛以盡其法之詳也後世德不逮于古而慕其立法之詳則適以厲民召亂故古今用周官者每每至于大敗德不如古而用其法且猶不可况今之周官固多晚周之弊法乎東遷未久周道日微降及春秋莊禧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乙十

青溪二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惡其害已增損典籍而周官漸非其舊故封建之制獨異于王制孟子鄉大夫之任野民以及六十有五而弗舍均人之力征至于旬故用三日而闕市之苛虞衡之察皆爲後代橫暴之政所託始而不知者猶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非刻舟捫燭之見而何若夫司寇之篇見王者之重民命也然五刑之條並皆五百則罪之麗于法輕者少而重者多矣束矢鈞金入于朝而後聽其獄則民之情有終于壘鬱者矣條狼氏之法晉大夫曰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小史曰墨則非所謂刑不上大夫矣又誓馭曰車輶車輶者戰國之淫刑苗民所未有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聖王之所謂罪人不孥者而皆見于此何耶傳曰盟詛不及三王而司盟之官又何

以設耶案秦漢始祀五帝周官有五帝解者以爲五行之神
要之無徵于詩書而稱號壇祀至比隆于昊天上帝與緯候
之言何異學者豈能無疑于此凡此蓋皆非其所固有也夫
周室之東斯何時也作周官者黯然採取舊聞編諸簡冊思
以西京之盛再興于東故首稱天地之合陰陽之和然後百
物阜安以美洛邑非有周公之心者而能爲之乎孟氏有言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遭時不幸橫被竄改而淺識者曲說傳
會于後千載以下蔑由覩其大全悲夫

禮樂論上

自唐虞下迨成周之盛其所以教天下者禮樂而已東遷以後王道寢微而詩書漸有成書學者始得據以為業春秋傳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是也此按孔子以前四術始見於其先後教孔門修而兼用之荀卿生於周末乃曰隆禮義而殺詩書又曰不道禮憲而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此非求異於孔子也蓋當是時禮樂崩壞而詩書徒為口耳之學矣卿其有所感而言之耶今夫禮樂之為物也不生於人而生於天孩提而知歌咏少長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

乙十 青溪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百骸生而用無不具故曲折以赴禮則一身之用行焉鼓琴瑟執射御則兩手之用行焉今也禮樂之教既亡人之與生而俱生者則力過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終日匡坐而誦讀無升降上下之節無屈伸俯仰之容則一身廢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習則兩手廢矣是天與人以形體而莫不壞於有生之後性命之理不順人道之紀不修詭實為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莫弊於今之教法幸而六經大備於孔子之後而學者又不明其所用徒以滋論說之糾紛賸疏之晦塞智能之士無所寄託則日浸淫於詞章綺麗之末馳騫於功利攘奪之場猖狂恣睢而不知反大本一失博害並生亦何所不至哉嗟乎使荀氏而在吾不知其歎息痛恨為何如也記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此言禮樂之急也禮樂有義有數義與數並立而同重其數則所設也其義則所以設也失其數而存其義以為今日之無可如何則已耳而非所語於教學之大成也且今日猶有難者魏晉以來佛氏之教興病道甚於莊老其法以遺棄外物獨見本性為高妙而玲瓏頓捷能爭效於立談之頃謂之真修實證於是失意于仕進之夫既多歸之于晚節末路而大儒之從事正學者雖曰惟日孜孜而聞佛氏之說亦未始不以其立法之徑捷為可愛而可慕也其講學之流弊亦槩可觀矣蓋佛氏之道與禮樂正相反禮樂欲人

乙十 青溪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有所守以入道者也佛氏欲人之棄所守以悖乎道者在昔大道之行先王陶冶天下而授以治心治躬之具使之深固而不可解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其數粲然無所不備而其義亦昭然共喻于人心故中道不能撥見異不能遷斯時雖有佛氏求置錫之地以自存得乎今也私淑于聖人一二遺言以善其身而所以範圍濬治之者絕無其具操徒手之博無耜之耕以立于天下佛氏乘其間而中之不亦易為力乎故聖人沒而詩書流于口耳佛氏出而禮樂廢為荒榛此天下之所以不可為也古者有禮樂無佛老博害而僅以治其天下今無禮樂有

佛老與博害而亦欲治其天下其相去之遠非可以道里計也然則願治之君與士君子之欲學爲聖賢者皆將危坐歛手而聽其然乎抑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可與三代比隆乎且禮樂之廢無形者也詩書之廢有形者也於是大易不足以明憂患春秋不足以正名分三禮不足以化民成俗舉聖人之嘉惠萬世者干祿釣名之徒或取而空之其存焉者寡矣聖經雖存而實亡其如禮樂何哉禮樂不可以驟復庶幾崇實行戒空言毋爲異學之所乘而以爲聖經之守衛也其可乎

禮樂論下

或曰六經之作孔子爲萬世計者蔑以加矣然則何傷乎禮

乙十 青溪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樂之廢也曰是何言與禮樂聖人所恃以教人者廢其所恃雖孔子不能以爲教也古者聖人垂衣裳作宮室與書契舟楫弧矢以爲天下利後世踵而行之日求其精未聞以廢之爲無傷者以天下之所悅所安有在干彼故也今廢禮樂而獨以爲無傷豈人之所悅所安惟在於身體事物而所憂所危迺在於性術德行乎亦異乎吾所聞矣孔子生於春秋之季無王者之權而其教人必以博文約禮雅言則詩書執禮論學則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與唐虞之教肖子成周之教萬民無二道焉吾見孔子之師法堯舜文武者如此其至而未見後人之所以師法乎孔子也今夫制禮作樂爲合敬同愛之道焉上自郊廟朝廷下及

鄉黨州閭莫不秩然以序藹然以和災害不生獄訟衰息驅一世之民而躋之仁壽之域此非聖君賢相一德同心不能致也周室既衰重以戰國暴秦之禍天地晦蒙西京賢士大夫發憤陳說終於寢而不用後之賢君慨然慕古營建太學養三老五更廣召生徒盛威儀而降稱美其他皆不暇及蓋四海之內庠序不聞雅頌之音郡邑不覩揖讓之容者二千年於茲矣嗚呼先王之大經大法至後世無不壞封建井田之壞以勢禮樂之壞以因循苟且然封建井田壞而不可復者以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也禮樂壞而不可不復者以政之平刑之措風俗教化之仁且美未有不由于此者也迺皆憚而不爲在上者則以禮樂惟當施于祭享朝會而非所以

乙一 青溪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教天下在下者則安于故常而謂禮樂之難復同乎封建井田嗚呼道之衰學之敝將悠悠以終古耶抑大力者出而猶有興廢繼絕之日也前漢陳留劉昆隱居教授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應劭亦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皆倣士禮即今行之樂縣笙磬篪俎皆如士制蓋漢代去古未遠遺法猶存而士類知禮樂之急能收其緒餘以自效使不更魏晉光氏之亂斯道其猶未至於泯絕乎噫自是以往不復聞矣周程諸子之興始以理學自命不求孔門之成法於是好高論務空談者靡然從之圖象之說日盛六藝之學日微雖其立心制行不謬於聖賢而實古今教學之一變也夫上智不世出設教始于中人中人

之入于善猶金之革必於治木之直必以繩也先王使之斯須不離於禮樂其斯以爲無敵之道與禮樂建中和之紀以立人道故直也寬也剛也簡也而治以詩歌聲律則性質之偏無不化矣六德也六行也而修之以六藝則內外之物無不正矣是故禮樂之不可以徒說也雖有仁義之心肅離之德肯進而聽命焉否則名從而實遠之者必多矣况俗士之學異端之教又日環伺於吾之側乎所見則是而所守則非殆未足以質之先聖而無疑也或曰傳有之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且如其放失何曰劉昆所爲應劭所述非古之所謂作禮樂也禮則士禮所載酌而行之是矣樂則琴瑟笙磬具存世有好古知音者餘皆可考而復焉未盡放失也向使諸

乙十 青溪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知禮樂之不可已而請于朝命以復古學使學者有所持循謂非千載之盛舉時君所樂聞乎惜智不足以及此後之議者必曰禮樂之廢雖大儒亦無如之何則不爲無害於禮樂矣乃退而三代與釋氏不亦大可哀耶三代禮樂見禮記禮記是矣史以正名分論
天有時而喪其權則以史救之教之無他正名分而已漢以後之史吾惑焉古有以天下讓其臣者曰堯舜有以臣伐其君者曰湯武萬世未有能非之者以其合於天經地義之正也三代以下庶幾湯武者其漢明二祖乎世非封建匹夫卽諸侯也光武之中興夏少康之比也唐高祖有順天應人之

乙十 青溪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資而行之以邪君子無取焉他若曹氏司馬氏劉裕氏二蕭氏陳氏楊氏趙氏之數公者遭時危亂攘竊神器而自託于禪讓是何誣堯舜者之多耶人以堯舜自誣而誣其君以欺天下苟非亂臣賊子之黨而預聞乎其情者孰從而與之然則三國以後之史其可以弗正乎夫人之爲亂臣賊子亦有幸有不幸也王莽不幸而有及身之誅董卓又不幸而先敗若曹氏司馬氏特莽卓之幸焉者爾莽與卓史家皆能明正其罪以垂戒後世乃于曹氏則太祖操于司馬氏則高祖懿且帝其二子師昭不幸者如彼幸者如此使弑君竊國之流不知有順逆而惟知有成敗甚非所以立萬世之防而維人紀也嗚呼此人亂勝天而亂臣賊子之所由接迹於後世與或曰春秋於隱公之弑子赤之死意如之逐君皆不書論者以爲諱國惡此非其例與曰非也春秋者一國之私今日之史天下之公也春秋雖諱內大惡而未嘗無微詞若當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皆自書其國之弑逆君子勉之彼一國之私史且然而況於天下之公乎且操終身事漢懿父子再世臣魏乃以其子孫篡弑之成而奪漢魏之臣子以爲魏晉開國之君其獎逆不已甚乎然則如何而可曰削魏晉之紀而立操之傳於後漢書立懿師昭之傳於魏志若不之黃初以前炎之泰始以前則皆書名至改元而後帝之歐陽修所謂不沒其實以著其惡者必如是而後可也或曰明之燕王不幸則亦吳王濞趙王倫爾待之何若曰以待丕與炎者待之

漢宋儒者異同論

昔宋史立傳以言經術者爲儒林言性理者爲道學論者非之爲其啟爭端也然究論其理則二者不容以無辨請以漢宋之儒者明之六經出於秦火之餘先漢諸儒抱殘守缺又能求其名物度數轉相訓釋使欲明經學者有所由入其功不可誣也然聖人之道以是存不以是盡宋儒有見於此蓋自孔子之沒千數百年而後眾喻於聖人之可學而至者濂洛諸君子之力也以漢若彼以宋若此安得謂無異哉以兩家之徒而論漢之中公董子嚴彭祖之儔尙矣若公孫宏曲學阿世以取卿相其後以舜禹頌新莽從亂賊如歸者皆時之大儒也史稱夏侯勝能守正然其勉諸生以明經不過曰

乙十 青溪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取青紫如拾地芥東漢桓榮身爲帝師退而以稽古之榮誇示生徒其鄙陋率如此蓋漢代人主懸利祿以誘進天下之通經學古而士之有志者亦惟以爲聖人之道盡於章句訓詁未嘗反之身心而自驗其是非離合也宋世諸子自謂得不傳之緒於遺經雖其所見未必一一合於聖人而皆能用心於內其所謂主敬存誠致知力行者大端與孔孟之旨相合近視漢儒之學苟以譁眾取寵相去遠矣故其徒多謹身寡過之士遭時多故至於擠斥死亡而不喪其所守者往往有之語其末流如楊雄劉歆之無恥者曾幾見其人乎而安得謂無異哉或曰學至宋儒亦人所難能而不可及者矣其猶不免於詭厲何也曰同異之見勝蔑人揚己而學者之尊

崇太過也夫古之立言者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或曰夫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由前之說則寬其途以來天下也山後之說則嚴其別以戒天下之盈滿也士苟以聖人爲師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不足矣又何暇以加於人而夷然自與乎今動曰千載無真儒其徒又曰吾師出而直接乎孔孟當時倡之後世和之設正於天下而命曰毋射得乎哉

六書原起論

古文篆籀分爲六品謂之六書載籍可考者始於漢書藝文志與鄭司農之註周官俱未詳其所自起而班孟堅以爲造字之本則謬悠之甚者也夫倉頡興於結繩之後見於鳥獸蹊迹之跡初造書契以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其草創簡畧至

乙一 青溪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而謂以六書爲本是庖犧始畫八卦而謂其本於互體卦變五行納甲之倫有是理乎其後許氏說文僅云六書出於周官而不言造字之本蓋亦知孟堅之說不可通矣吾觀漢志所列周有史籀十五篇秦時李斯作蒼頡趙高作爰歷胡毋敬作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氏亦云周末文字各異秦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是時又作隸書而古文由此絕矣千載以下羣籍並亡說文一書作於漢季雖云叙篆文而合古籀要不外嬴秦一代之制曾何足語蒼籀之源流且篆者秦書之專名以自名爲小篆而後以周史之書爲大篆也至斯等三家之作雖多取史籀而篆體頗異是不獨古文絕而周史之書

亦湮滅而無傳矣然則六書之品其為秦人之語復何疑哉
嗟乎秦之興也暴矣非田封建肇自遠古禮樂制度備於三
代莫不肆其芟夷絕其根本而文字之重大所以通神明紀
萬物者亦欲創制顯庸獨為萬世師法不亦謬乎或曰六書
斷為秦人之語願聞其詳曰書分爲六體所不該此要文字
之終而非所以原始者也斯蓋帝王以降羣聖代興典籍富
有乃能區分類別定爲六品雖周宣中興之世猶爲尙蚤而
謂非秦人之事得乎又六品之中名轉注者有展轉訓註之
義義近山新安說按西京諸儒解詁聖經無名注者其以注名事
更起於東漢此孟堅作漢志司農註周官之時也且許氏所
謂指事諧聲會意者班氏以爲象事象聲象意鄭氏又以指

乙一 青溪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爲處事稱名彼此交互而先後之序尤非畫一六書之序
象說象事象聲象形注假借鄭注象形會意轉注假借三
則書之有六或再起於爰禮秦近之徒平帝與王所曾修飾
潤色而僅以爲出於秦者猶未足以盡之也慨自班氏以一
語貽誤千秋而叔重不察其所由來特主六書以成解字後
之論轉注者復紛紛焉失其要領自執其是豈非秦人之愚
黔首於今爲烈耶或曰許氏著書之日古籀猶多存者而獨
採秦篆秦文以爲正經而畧於彼何也曰其故有三秦人之
書當世之所遵行卽爲王制一也古籀存者復被秦之省改
而淪入于秦不能深辨二也加之字體殊異如後代所得之
鼎彝不與六書相應而俗師且失其句讀三也限之以此三

者則惟墨守秦之小篆而已矣古之亡而秦之存豈非天哉
或曰保氏雖無指事象形諸目而有六書之名由子之論何
以處旃曰周官造於晚周而附益於漢人其可議者大有所
在若六書所自吾固知其不能起於周人審矣而安用以是
易吾說哉

騷賦論上

聲韻之文詩最先作至周而體分六義焉其二曰賦戰國之
季屈原作離騷傳稱爲賢人失志之賦班孟堅云賦者古詩
之流也然則詩也騷也賦也其名異也義豈同乎古之爲詩
也風行於邦國雅頌施于朝廷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用則
有賦與比興之分總其大要有陳情與志者焉有體事與物

乙一 青溪三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焉屈子之作稱堯舜之耿介譏桀紂之昌披以寓其規諷
誓九死而不悔嗟黃昏之改期以致其忠怨近于詩之陳情
與志者矣若夫體事與物風之馴鐵雅之車攻吉日敗獵之
祖也斯干靈臺宮殿苑囿之始也公劉之幽居允荒縣之至
于岐下京都之所由來也至于鳥獸草木之詠其流浸以廣
矣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既知詩與騷賦之所以同又當知
騷與賦之所以異詩之體大而該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
義而被管絃騷則長於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廟賦能
體萬物之情狀而比興之義缺焉蓋風雅頌之再變而後有
離騷騷之體流而成賦賦也者體類于騷而義取乎詩者也
故有謂離騷爲屈原之賦者彼非卽以賦命之也明其不得

爲詩云爾騷之出于詩猶王者之支庶封建爲列侯也賦之出於騷猶陳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國也騷之於詩遠而近賦之于騷近而遠騷主于幽深賦宜于瀾亮昔屈原以經物之才遭遇懷王昏惑流離放逐願進忠而不得哀悼惻怛發而爲文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于雲霧者焉有若金玉之雜于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礙而不得其性者焉此離騷之作其人與其時爲之也後之擬騷者王褒劉向無論矣以宋玉之親受業于屈原也其九辯能肖之乎何則非其人與時固不可得而強也若夫賦之立體造端則異是二十五篇之中遠遊橘頌似賦而實騷漢之長門自悼似騷而實賦門庭流品于是判矣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鄭康

乙十 青溪三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云賦者鋪也鋪陳今之政教美惡賦家之用自朝廷郊廟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據寫故作之者必若長卿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有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者故其難與詩與騷並或曰騷作于屈原矣賦何始乎曰宋玉

騷賦論中

荀卿禮智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搆賦名君子畧之宋玉以瑰偉之才崛起騷人之後奮其雄夸迺與雅頌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詞人之賦興焉漢藝文志稱其所著十六篇今雖不盡傳觀其高唐神女風賦等作可謂窮造化之精神盡萬類之變態瑰麗窮冥無可端倪其賦家之聖乎後之視此猶后夔之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輸之不能捐規矩而成方

9292

9291

固矣于是綴詞之士響應景從漢興陸賈導之於前賈誼振之于後文景以還則有淮南王安枚乘莊忌司馬相如吾工壽王嚴助枚皋並以文詞見知于時遭遇太平揚其鴻藻宣成之世則有劉向王褒楊雄之倫蓋賦之盛于斯爲極賈生以命世之器不竟其用故其見于文也聲多類騷有屈氏之遺風若其雄偉卓犖冠于一代矣長卿天縱綺麗質有其文心迹之論賦家之準繩也子虛上林總眾類而不厭其繁會羣采而不流于靡高文絕豔其宋玉之流亞乎其次則楊雄也王褒又其次也子雲之長楊羽獵家法乎上林而有迅發之氣甘泉深偉廟堂之鴻章也大抵漢人之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尙已東京作

乙一 青溪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體卑于昔賢而風弱于往代其時則有馮衍杜篤班彪班固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王延壽邊讓禰衡之流就而論之二班張王其最著乎平子宏富風度卓然二京之方兩京都猶青之于藍也賦至東京長卿子雲之風未泯雖神妙不足而雅贖有餘其猶有中古之遺音乎降及魏晉非其儔矣魏之王曹晉之潘陸左郭後先爭驅成爲一時之選然賦至是則規制分明而古人之行無轍迹者于是乎泯矣其氣不足以及發其神不足以藏而古人之崢嶸幽渺萬變不測者弗能爲之矣其賦道之衰乎然而猶賢于六朝若夫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尙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觝于椎擊左衽之場雖世俗喜其忘倦而君子鄙之揚子譏其類俳

今則信矣是故以賦譬之山水岳瀆其楚漢乎東京則山之
麗于岳水之附于瀆者也又其山之旁出水之支流則爲魏
晉至于指丘垤以爲山畫石泚以爲水者六朝之謂耳此其
升降之大凡也蓋自雅頌息而賦興盛于西京東漢以後始
有今五言之詩五言之詩大行于魏晉而賦亡此又其與詩
相代謝之故也唐以後無賦其所謂賦者非賦也君子于賦
祖楚而宗漢盡變于東京沿流于魏晉六朝以下無譏焉
騷賦論下

或曰賦與騷異則吾既得聞教矣然則賦不可以宗騷乎哉
曰不然也賦與騷雖異體而皆原於詩騷出于變風雅而兼
有賦比興之義故於詩也爲最近其聲宜于衰晚之世宜于

乙十

青溪三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寂寞之野宜於放臣棄子之願悟其君父者至于賦之爲用
固有大焉以其作于騷之後故體似之而義則又裁乎詩人
之一義也昔商周之作者以聖賢之才作爲篇詠盛則宣其
平和之響變則發其哀憤之音下起于閨門之私而上薦于
郊廟千古以來有能五四始而七六義者乎不能也騷由乎
是賦亦由乎是又何疑乎賦之不可以宗騷也且騷之近於
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故觀其述諛邪之害則庸主爲之動
色敘流離之苦則悼夫爲之改容傷公正之陵遲則義士莫
不于邑至於賦家則專于侈麗因循之詞不必裁以正道有
助于淫靡之思無益于勸戒之旨此其所短也善乎揚子雲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以理勝者雖則弗麗

以詞勝者雖麗弗則不則不麗作者不爲也長卿上林終以
頽墜填塹子雲甘泉稱屏玉女而却宓妃雖云曲終雅奏猶
有諷諫之遺意焉後之君子詳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
辨其邪正之歸上祖風雅中述離騷下盡乎宋玉相如揚雄
之美先以理而後以詞取其則而戒其淫則可以繼詩人之
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乙十

青溪三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程廷祚

禹貢南江辨

禹貢河有九而江有三九河莫能詳考以歲久湮塞三江並見於經可尋釋而知而羣言淆亂至今未一此愚之所不解也諸家主震澤言三江者不足辨初章昭庚仲他若班孟堅郭景純鄭道元三子皆知原本岷江取備三者殆亦各有所見而揆諸經指則所謂楚既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何以言之江之有三定名于經且同日入于海則必有其確然不易之故亦明甚矣夫不知所言三江之非者不可與言九江不知所言九江之非者不可與言南江自秦漢下及隋唐皆求九

乙一 青溪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于尋陽漢州府之尋陽縣在今湖北黃梅縣東以後起之洲渚為開闢之川流訛舛相承千有餘載而弗悟而後宋人起而正之按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縣今湖北黃梅縣東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海本山九江在禹貢既屢有明文而傳記復有可據則彼以為在尋陽者不亦妄乎或曰宋人以彭蠡為南江其信乎否曰說經者莫貴于以經解經此雖有康成之說吾請以經折之夫禹貢之命川也河之外不名河江之外不名江澤有澤之名而不命之以河以江義斷如也經之稱江者三岷山導江一也漢水東為北江二也九江三也若夫彭蠡則導滌之下固已正其名而曰澤矣澤也而又與其為川可乎揚州之首書以既滌既滌矣而又言其入海可

乎是說也宋代主者有蘇子瞻諸人近則胡氏肅明發揮不遺餘力此于經未有補也吾敢從而附會之哉然則南江何

水也曰今之洞庭是也洞庭非澤乎曰洞庭固澤也昔者大江東至于澧而與澧同會九水于此故禹命之曰九江猶漢水之入江而稱北江也其所會直中國之正南以是知其為南江非若彭蠡受江漢之過而為澤又在中國之偏東也禹之治水先其下流故揚先而荆次之三江既入江之入海可知也而江之所以三至荆而後見曰江曰漢曰九江以上流之分明下流之合而治之先後水之立名具見焉此聖經自然之條貫固有之義疏天造而地設之者也而何取於後儒之臆說耶當日揚土大抵澤水之為害也尤深故經西志

乙十 青溪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彭蠡而東志震澤於導滌時書彭蠡者以此澤當三江之衝過之使滌而後江流順軌震澤于江未入海亦防其有侵軼之虞故志之於最後也二澤於三江之為江夫何與焉又按經于九江若直命為南江則嫌于一川而無以明其實有九水若不命為九江而曰洞庭又有以澤為江之嫌觀吳之圖左洞庭右彭蠡為禹所知而終不命之以江則于義有不可故定三江之名位于荆先言江漢次言九江蓋謂南江合眾流以成名經無南江之名而當曰必有三江矣以視江漢微有貴賤之分也而於揚則平列之曰三江蓋以九江隨江漢之後亦能入海而究無崇卑之別也三江以中江為最尊故漢水洞庭皆蒙其號經之無所假借如此有北江則有

南江江漢既言入海而南江之入海附于中江而揚州則總
言之經于不必異同者其無所軒輊又如此禹之主名山川
無所苟而已矣昔人不能言南江者不知九江之即洞庭也
宋世諸儒既能辨尋陽之非又能以巴陵爲東陵夷陵一名巴陵

東陵得爲而南江偏主彭蠡是見黍稷而不知其可以療飢也

胡朏明精于辨正長于持論而卒惑于羣儒之說是能察見

秋毫而甘令人之掩其目也皆坐使經義荒蕪而無以斷千

古之疑豈不惜哉或曰漢曰東滙江曰會于滙于者非是

此非經之加意于彭蠡耶曰斯說尤謬悠之至者也東滙澤

爲彭蠡者經言漢水東下彭蠡不能溢出爲患而自滙以還

其澤也此即朱子御而北會爲滙言大江右挾九江左納漢

水而極其浩瀚也漢水南入大江北會三江於是乎具故特

言爲滙以顯其盛大卽朝宗與孔殷之意也不知滙之爲言

意義各別又不知東迤而北非轉而東南無由與彭蠡遇明

據立孔大其於文理地形兩失之矣吾如說經者何哉

古文尙書冤詞辨上

尙書孔傳顯於隋唐之際至宋而朱晦庵疑之元明以來議

者益眾近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博引極辨欲以

箝天下之口然余嘗平心求之孔書之罅漏瑕瑕實難磨滅

非疑議者之得已也夫尙書之禍一烈于秦火再烈于永嘉

由秦火故出于壁中者無一全由永嘉之亂故伏氏亡而孔

氏亦亡矣史籍可徵豈所得而誣也毛氏惟據隋之經籍志

乙十 青溪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不知隋志有可疑者三史記儒林傳言孔安國得逸書十

餘篇劉歆班固皆云得多十六篇藝文志有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又有經二十九卷孔穎達云二十九卷即伏生之今

文也安國之古文除小序一篇正合十六之數所謂古文經

二十六卷者合孔伏所得而爲言也內中一篇然則安國增

多伏生者裁十六篇耳而隋志忽云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說始于五可疑者一也漢書劉歆傳云魯恭王

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藝文志儒林傳皆同但言安國獻書不言曾

爲尙書作傳無其目亦隋志忽云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可

疑者二也晉十八家舊史載鄭冲以古文尙書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冲之前雖不知其所自然所授皆

尙書經也賾又安得安國之傳而並奏上之可疑者三也人

亦思古文顯晦之故乎後漢書云中興以後肅宗特好古文

尙書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之賈馬鄭氏諸大儒相繼作

爲訓解他若張楷門徒嘗百人楊倫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後人作僞但聞孔書在西京未立學官而不知其大

顯于後漢妄云其書多二十五篇夫劉歆之議譏諸儒曰以

尙書爲備伏生今文少十六篇故可謂之未備若少二十五

篇則竟闕其半矣豈得曰未備云爾哉安國誠爲尙書作傳

隋志云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矣豈不聞成帝之世

求能爲古文者此時安國之徒若上其傳必賢於張霸等而

乙一 青溪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然何也其在東京古學大行不惟諸儒不言有傳孔傳安國之後世子孫也且世傳古文尙書孔見後漢書傳亦不言有傳又何以兩漢所不得見之孔傳而梅賾獨得而上之于此而無可疑孰可疑者且不止安國無傳逸書無二十五篇也即十六篇之書亦古文家所畧先漢見者二人而已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史記載有湯征湯誥太誓武成諸篇劉歆校中秘書故三統麻載有伊訓武成畢命而王莽傳有引遺嘉禾篇語若東漢諸儒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皆此十六篇也使有他逸篇而諸儒不知豈得爲古學大行哉案大誓武成當時容有他偽書若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麻志所引伊訓亦與今不同此二十五篇非卽十六篇之確也又嘗

乙十 齊漢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考其實書雖有今古文之分而其傳者惟二十九篇故康成註解古文其篇數與歐陽夏侯三家並同孔穎達不知其故而反致歎于鄭注之亡逸今毛氏又疑鄭注之半爲後世尊今文者所黜所謂焦明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則十六篇今能言其在乎曰此隋志所謂遭亂而亡者也夫伏書出最早其後三家並立天下肆習之者垂四百年猶遭亂而亡況于安國之書乎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伏書既亡孔書不能獨存則安國多得之十六篇必亡于此時即志所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也隋志既知古文亡于永嘉又知賈馬鄭氏所傳唯二十九篇乃附會大序之言以貽誤于後亦可異

矣余不曉毛氏何以不察而信之之深也

古文尙書冤詞辨下

書之有序以爲孔子所作固不敢知然實與尙書同時出議者疑其出于魏晉非也與尙書同時出故司馬遷史記得而藏之且藝文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後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觀其立言之先後則可識矣然則序者孔伏所同具也再考藝文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孔安國得多十六篇此二者序皆不在內若伏書並序當得三十篇孔穎達云伏書二并序當得十七篇以序者二家所同故總置之而爲古文經四十六卷也不列序於今文者以古文多十六篇且出于孔

乙十 齊漢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壁也其理甚明毛氏不知今文有序而惟以史記載書序證今孔書之不僞不亦疏乎且此本末非一端可盡也能爲孔書地者莫甚于隋志然隋志雖長于附會而終不能掩其實不獨永嘉之亂孔伏並亡已有明徵卽梅賾所上之書亦非今本此術省其文理而可知者也何以言之彼既云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鄭之于孔經文義疏俱闕其半而何以能並講並行耶竊疑梅賾所上之孔書亦惟有二十九篇其二十五篇并孔傳雖不知作于何時必至隋代又始出而後備于是孔盛而鄭衰矣並志云行而鄭時甚微志蓋知之而未詳其所以然也孔穎達述孔氏尙書有東晉初梅賾之奏有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之獻

舜典有附開皇二年之購募遺典凡歷三節隋代又有劉光伯等好作偽書多才博覽其採摭潤色殆有樊並河內女子所未及者宜隋志不能察也客曰然則今本何本也曰漢之中古文與晉秘府所藏者已亡歐陽夏侯三家之今文同時亡杜林之漆書古文又亡賈馬之訓若傳又亡二十九篇之異同二十五篇與二十六篇之異同吾欲辨之其孰從而辨之陸德明孔穎達皆稱王肅之註類孔傳以爲肅必私見孔傳而秘之豈有兩漢諸儒皆不得見而肅獨見之之理或後人竊取王註而爲孔傳者也然則今本或卽肅本未可知也同按此亦惟與伏書要之孔壁所得既已散亡今之二十五篇雖最晚出授受不明然經傳之所引援網羅畢具使十六篇

乙十 青溪四
金陵書畫社印

而在或亦未能遠過輿廢繼絕之謂何而可輕議哉近代攷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惜其自掩厥目謂人不見有衛經之心而甘蹈于不知言之謾也
尙書古文疏證辨
山陽儒者潛丘閻氏有尙書古文疏證一書余曩爲晚書訂疑求之弗獲丙子季夏家載園始搆至金陵時余書已成四載矣讀之數日方竟歎其指抉痕瑕擗發幽隱能令作偽者駭服于既往而祖僞者雖欲爲之辭而不得快哉斯書使得見于前則訂疑之作可以已也雖然余之書雖多合於疏證而仍有未合者請試言之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游者其言不能核實雖多所假借而不能掩其本然也故晚書之可疑

莫大于來歷不明與多增竄書傳以飾其說惟明于事理者能熟思詳察而得其故焉晚書二十五篇自謂出於孔安國而安國之書實則亡于永嘉余與疏證合者此一言而已至晚書託始于鄭沖之授蘇愉及皇甫謐載入帝王世紀與見于晉宋以上之著作者余皆疑此爲後人之假託增竄而疏證直謂二十五篇出於魏與西晉是大不然當此之時漢魏石經竝峙于太學歐陽夏侯尙書未亡也而馬鄭之傳方盛安國十六篇雖無師說猶有存者斯時而忽造五百年人世所無之書義無所取其能造之者又必王肅何晏夏侯湛輩虞東哲之徒也無端而張天下之目以至於無所容諸公之不智未必至此設使有之則羣議沸騰事必彰于史策今何爲杳然乎疏證誤信隋志與正義不合一也梅賾獻書之事不見于晉書竊意梅氏卽有所獻亦非今五十八篇之書與其傳也余歷考史籍而斷其出於元嘉以後疏證則直謂立於元帝不過以苟崧傳有立古文尙書孔氏博士之語夫兩漢所謂孔氏古文者十六篇皆在外都尉朝所受與司馬遷所從問及賈馬鄭氏所訓解許氏叔重所纂輯無非與伏生所同之二十九篇也卽孔穎達亦云賈遠馬鄭所註尙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正同是也孔書古文以盛行于東漢故雖遭亂而不亡是江左之立博士以孔氏古文經耳同生篇數永嘉大亂之後十六篇既亡僞書可以造矣而其時儒林頓盡復無能造之者二十五篇非一時一手所能成梅

乙十 青溪四
金陵書畫社印

儒林頓盡復無能造之者二十五篇非一時一手所能成梅

氏立乎元明之間安所得此書而獻之哉蹟之所獻或即古文經或別造孔氏之偽傳則可非今五十八與五十八篇奚與哉撰晉書者蓋洞然於此故汲冢竹書詳述其本末而獻安國壁中之古文者反不得與不準齊名則所以發其謬妄于不言之際者至為深遠疏證其猶未之思耶不合二也安國得多十六篇為史漢之明文而張霸之偽書名為百兩不聞其有二十四篇也其說今獨見于穎達正義書下疏中斯有大故存焉夫晚書增多者二十五篇若大禹謨湯誥伊訓太甲說命太誓武成等篇類多古書可采掇不致純蹈空虛而來季長之誦疏證謂為避難就易最得其情原昔之造此者既窮搜古語制愛未能而畢以成書合之伏氏遂至五十

乙十 青溪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八篇之多退而思之與漢史安國增多之數不符是孔壁之書有二而安國亦有二矣誣罔昭著則其獄雖愚夫聽之可片言而決也故不得已借張霸之偽書為語而又歷延屢代之通儒達士左右提挈互相影射以刪十六篇之舊聞而植二十五篇之新得嗜其苦心彌縫可謂至矣若其增竄之迹則又可得而言也尙書五十八篇劉向別錄所云今不可考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分而言之二十九卷為伏書十六卷并序為孔書此無可疑議者也其下忽有班氏自註云為五十七篇顏師古註引安國偽註序以明之又引康成序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藝文志出于向歆父子而班固述之云爾果如所言漢書何不直云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八篇而待固之註也且劉歆校書時武成未亡焉可據省其一中秘之書既無由而亡豈因立于孝平之世而十六篇遂留民間耶是又不當云古文經有四十六卷矣語有過密而愈增其瑕者班固自註顯有可疑此豈師古輩之所知所察耶鄭氏之註書序吾聞之矣未聞其增二十四篇于伏書之外為五十八篇也使其有此二十四篇必更為他偽書無疑若謂出於張霸焉有康成去西漢未遠而不聞造百兩者知其說為疑兵詭道勿為所誤可也而疏證竟執此以為安國增多之真古文可怪甚矣不思漢書之四十六卷分載孔伏之書孔書所得者十六卷爾今忽有二十四則較之于伏篇多而卷少豈誠為張霸所造寂

乙十 青溪四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寥短簡者耶穎達曰篇即卷也夫篇曰即卷則卷亦可曰即篇又何以同序之篇或三或兩而共一卷乎觀其說之矛盾則誣可知矣至其誣康成以誤疏證又有不可不辨者彼其目有伊訓武成此安國之古文三統麻引之者而無畢命亦統何耶又有湯誥必司馬遷聞于安國者若湯征亦載于史記嘉禾篇王莽所引誠可信為安國之書者疏證以偽及引他書何以六篇若又自撰又皆百篇之序所列而何以皆不及耶分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其與伏生所傳之堯典皋陶謨未有增也然則安國之古文增多者十四篇而已惡在其為十六也無論損伏以益孔之不可而以十四為十六以二十二為二十四則漢志篇卷

之數無不從之而虛況武成之亡又有明徵而謂康成識不足以及此猶存其目于註書序之中於理無可信者漢書之五十八篇既不見于正文而正義所云又豈能令天下無疑哉考伏書篇數有二十九二十八三十一之別漢初伏生手授而有太誓一篇者為二十九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者是也去太誓為二十八孔臧所謂時人以比二十八宿是也若二十八加太誓三篇武成時又出太誓二篇多則為三十一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也較兩及侯多伏書篇數之異不外于此穎達謂伏書有三十三篇除太誓在外以二十八篇內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實則三家皆無此數伏書無有百篇之序又謂鄭註

乙十 青溪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于伏書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既謬於伏又與序違康成何故而為此是則穎達欲納偽書於鄭則以鄭為三十四欲附晚書于伏則又以伏為三十三顛倒任情以申其五十八篇之數而甘自蹈于惑世誣人甚哉穎達之悖也且正義既云鄭意師祖孔學而賤歐陽等又云庸生賈馬之倫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而鄭承其後故鄭與三家所註皆同夫康成所註既同于三家則其于十六篇蓋未嘗過而問之矣彼二十四篇之目誰實為之況康成所註既同于三家則非夏侯之二十九即歐陽之三十一而又何取于三十四篇之數由此以推則凡所增竄皆可不攻而自破矣此數端者吾能起閻氏而問之哉

或曰二十四篇之目誠出于偽造突而彼不據之以作書何耶曰閻氏以為避難就易者固已得之且此乃書成而謀證故其篇不能同也或又曰何不即以二十五篇之目竄入敘贊以即真也曰安國所增既不聞有此數今所造又無九共之除八篇以暗合于十六以此乞靈鄭氏庸有濟乎吾思向之為晚書謀者亦既工矣故分舜典分益稷此十六篇之所必無也而以此見張竊亦知有書序疏證云晚出書無一晚與書序相違確去書所已成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成有一德伊訓武成旅葵罔命九篇亦置其目于內以見安國之真古文所固有者且為張竊所竊聞而本之以撰偽書則吾書雖晚出其孰能疑之迄今千數百年猶令人想見其肺腸而不知安國

乙十 青溪四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真古文止于十六篇而無所謂二十四漢志之古文經四十六卷亦止于四十六篇而無所謂五十八此雖廣竄其說巧設其數而情見勢顯未足以欺識者不意好學深思長於辨駁之閻氏已墮其雲霧而無以自出也不合三也或曰疏證之病何在乎曰在不知晚書之善于設詐也余於其論爾雅註見之夫增竄豈惟晚書哉後漢書云或私行金貨定蘭臺奈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傳林中秘書尙爾左傳文十三年有其處者為劉氏一句解者明言漢儒插入以顯左氏之學僖十五年乃舍諸靈臺以上或妄增四十七字元凱作註時尚未有晉書云汲冢紀年起自夏代傳東不知何時乃上起有熊孔穎達亦云偽太誓伏生所無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

至盟津白魚入舟之事此後人所加增更可證者舜典之二十八字若輩不爲少諱于此見增竄一事爲錄板以前作偽者之積習長技不可不察也按漢魏馬鄭王爲古文之學者雖皆不註十六篇而能言十六篇之爲何書則斷如也乃三家之書俱亡於唐無以質後人之是非今獨據穎達妄竄之言移其所稱偽書者以爲真書而自謂得計此穎達之所竊笑也至若十六篇之數昭如日星其改爲二十四則在晚書既出以後至隋志直云安國得二十五篇而十六篇之語遂絕尋其潛移默奪之漸則刪史漢之明文始于二十四篇之說又確有可徵者茲乃茫然而不加察焉此又穎達之所竊幸也余雖固陋敢輒附和以獲罪于漢魏諸儒哉疏證既失

乙十 青溪四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於此而其他辨說猶有可議者謂古文當別有舜典大禹謨及益稷以爲帝舜之事尙多如孟子有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祇載見瞽瞍夔齊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厘與萬章所引諸語此別有舜典之證是固然矣論語末章有堯曰咨一節孟子有引放勳曰五句所關有大于舜之逸事者豈又當別有堯典乎太史公曰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而斤斤惟書之是求似非古人之所出也至禹之言在卑陶謨者已不爲少何待別有禹謨若分卑陶謨爲益稷名不稱實本屬序之多事今疏證又據揚雄之言言合稷契之謂忠謂當有稷契謨蓋皆二十四篇之偽說深入于胸中而無如之何也聞益稷一名棄稷益稷則二人棄稷則一

人而要與契無與法言雖可取證而趙岐之註孟子今莫由驗其虛實岐言古尙書一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吾恐二十四篇終不能執以爲安國之古文也斯論一出無裨聖經而徒滋學者之疑六合之內不乏阮逸豐坊者流使其聞風乘間而竊發亦奚以爲且夫執此爲偽書者欲以明篇之有五十八非無據也執此爲真書者言如是爲真則彼之僞立判也立意迴殊而其弊則近于陰爲之用豈不惜哉不若發其彌縫掩覆之情而彼曰僞書吾亦曰僞書之爲行所無事也嗚呼尙書之厄至矣隋唐以來乃使三卿田和之禍發于聖經猶謂天下有儒者乎閻氏發憤千載之下承臨川京山之遺烈攻擊不遺餘力誠曠世之豪傑也惟于

乙一 青溪四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晚書所出之時代誤信前籍不遑深考而晚書所憑之深險復不能察其幻妄之迹而伐其謀乃其書美中之不足者故辨之如此云
古人堂庭辨
古者天子之正室名曰路寢路寢之制與祖廟同皆有堂有庭路寢之堂所以行禮聽政也前爲路門一曰畢門庭者下堂而出于路門之所由也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皆言庭也自天子諸侯下及卿大夫士體制畧同考之禮經言庭者因堂以見故無特解惟斯干之詩疏云殖殖然平正者爲宮寢之前庭一語可見庭之名義近日毛大可乃謂庭者割堂之前半爲之中堂名堂上前庭名堂下定見所辨是

舍羣經與傳疏之言而自爲說矣毛氏不聞堂前之有東西階乎此堂與庭之限也禮之所謂升者上乎堂也所謂降者下堂而至庭也皆由乎階觀禮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名曰升升成拜乃出疏云從左堂途升自西階致命也聽事畢王勞之亦然燕禮公席阼階上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疏謂賓入門而由堂途北向郊特牲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疏云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是夷王之失禮而庭見諸侯可知也

乙十

青溪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庭而雍徹則曰三家之堂以徹俎爲堂上之事也今日割堂之前半爲庭則雖天子之庭不足以容堂下之樂矣不觀大射禮乎庭一曰中庭觀禮中庭西上奠幣疏曰中庭當庭南北之中也古有庭實左傳庭實旅百註云諸侯朝王陳華幣于庭故曰庭實疏云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于門外耳昏禮聘禮皆曰庭實則皆陳于庭也又有庭燎雅有庭燎之詩周禮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也庭燎註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于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以上皆燕禮旅酬之後背則世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爲大燭于門外按既樹大燭又設庭燎皆以堂下至于門外其地甚遠而使之益助爲光明也

內則洒掃室堂及庭此男女居室之常也郊特牲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饗定詔于堂此祭者求神之無不至也公羊傳註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三代親迎之禮由漸而親也士相見禮受贊于庭不受于堂聘禮賓私面于卿則受幣于楹間眾介面則受幣于中庭此又以堂爲重以庭爲輕之節也合而觀之俱未見割半之義且庭北限于堂前之階而南則以門爲界故觀禮之庭實既曰中庭昏禮納徹其庭實則曰參分庭一在南少牢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疏云庭南者于庭近南近門而盥是也苟不求庭之所止而猥欲縮庭于堂且使兩階漫滅而無可考則羣經所言其將何以通之尤有不可解者割堂之半使後爲寢前爲庭

乙十

青溪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兩楹之北僅存數椽幾于無堂矣所謂庭者爲地幾何殯大事也然則周人之殯其越所謂庭而殯于西階乎抑即殯于所謂庭乎檀弓云大斂于阼殯于客位也西階祖于庭說又何也且古者自寢廟庠序以及客館庭中莫不有碑主賓三揖至此註謂當碑一揖疏云碑是庭中之大節準以兩楹前爲庭則碑之設當于何所若聘禮歸饗牢鼎之盛既陳于碑之左右而醴醢百壽復夾碑而南所謂庭者恐其廣大不至于此也其說既皆不可得而通矣則疑宮懸列舞無在露地之理不思周官之有幕人乎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大喪共其帷幕幄霡綬之事而掌次與之聯職聘禮言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卽二官之任也古人固有所以豫此者矣曾何露

地之足虞世之震于毛氏者其可味經義而從之哉

練主遷廟與三年不祭辨

禮書散亡傳記訓詁樊然淆亂所可援以相正者義之當否而已矣吾于喪禮有疑者二一鄭康成之主練而遷廟也一王制之喪三年不祭也檀弓曰重主道也人之死也神與形離先王知孝子之哀其親無所不至故始死而為之重既葬而為之主皆教天下以安其親之神也後儒謂天子諸侯有主而以下無主其說始子儀禮之有脫文豈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古人之祔也將如之何曰作主之時日子禮不見考二傳並言虞主用桑何休之註公羊引士虞記桑主不文之語儀禮今脫此語左氏言祔而作主合之二傳先儒皆以為天子諸侯之

乙一 青溪四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制則虞已立主矣三虞之後卒哭而祔非以主行而何左傳云特祀于主杜氏註曰屍柩已遠孝子思慕乃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康成亦云凡祔已復于寢鄭氏惑于穀梁吉主于練練焉壞廟之說云練而後遷廟則非矣夫祔者欲親之依乎先祖而安也主者欲親之依乎我而安也義則同重事則並行古之孝子何謂而練而忍其親乎練至終喪日月尚多欲朝夕哭則無位其祥禫之祭未純于吉豈可行之于廟祝詞易哀子而稱孝子也近世萬充宗執喪禮有進無退之文以為主祔于廟一往不反而以復寢為非不知祔則親安于廟主則親安于寢于彼于此惟

求其親之有所歸而已重徹而主與桑改而栗作主豈往而不可反者且喪以寢為重練而遷廟吾猶以為不可由萬氏

之說古人之作主專以序廟中之昭穆而寢室之內無復有

安其神者哀親之謂何抑何言之謬與王制云喪三年不祭

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所言為天子之禮然越絀之

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其文有訛誤明

矣按三年不祭蓋即左氏特記于也越絀則言不祭新死者祭

社稷與所祭者不同然也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

行言社稷猶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既葬則皆祭

不以己之私喪廢社稷尊神之祀也夫既殯既葬則外祭不

廢而宗廟之祭不言此其義有甚于言者矣請再以曾子問

乙十 青溪四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明之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鄭氏云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明士亦有藏主于室之事也當羣主聚于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憂子孫之凶禍自不違于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情稍減羣主皆反後來者侍于其側而象其坐觀皇祖之餼此非新祔者之所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行在卒哭祔廟而後有斷如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夫卒哭之祭而曰吉祭以明日即祔新死者于祖廟也重卒哭而重祔也則烝嘗不自是而以漸復豈禮也哉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禮畢乃審禘昭穆而皆同于吉可謂善言禮矣若

古者耐禮之有異則股練而耐不忍神其親之速也周卒哭而耐欲其親之以祖爲歸且不忍廟祭之久曠也孔子嘗股以攝主而祭固無害于宗廟之事也然周人廟祭之初復也必以攝主而其禮文亦當有殺周官大宗伯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其禮文之有殺則曾子問既殯既葬之祭五祀皆可得而推也又觀士虞記之末于禫月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者謂四時之常祀也曰猶未配則祥禫以上之吉祭不配可知而其他禮文之殺可想見矣蓋在祖考亦有三年之哀戚不能遽復其常以是順其心焉而豈徒曰孝子猶若喪中哀未忘乎注二 或曰春秋之譏喪祭何也曰閔之吉禘文之大事皆股祭也喪未終而股祭于廟非禮也若夫不

乙十

青溪四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配之祭而又何譏焉夫練主遷廟則無親三年不祭則無祖皆禮之大可疑者也故不可以不辨

石鼓文辨

岐陽石鼓唐以前無有言者自少陵始見于詩而韋左司韓昌黎皆作歌二公蓋既困于難讀遂不復求其隱顯之故而惟務張皇世俗之所謂獵碣者故或以爲文王之鼓刻于宣王或以車攻馬同與小雅合而定以爲宣王皆誤也宋董道引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斷爲成王似若近之然亦未爲得其要領夫以美陽之小鼎漢世得之猶以爲宜薦見宗廟雖屈于張敞之議而當時之尊尙古器古物亦云至矣豈有陸周之重器不亟取而躋諸廟堂之上而聽其沈沒于草萊風雨

之中有是理耶然則石鼓作于何代曰此秦文公之物也本紀云秦之先世甚微至襄公始列爲諸侯而平王東徙賜以岐豐之地命之伐戎其時未能有岐也子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始自西陲營邑于汧渭之會十六年敗西戎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而秦始大矣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其風有車轆駟鐵小戎之篇言車馬田狩之事文公在位最久其破戎之後告成于王蓋又命爲方伯歸至岐陽而行蒐狩之禮石鼓之作當在此時故其文有形弓彤矢云云也唐人言石鼓初在陳倉野中陳倉于漢屬右扶風此文公得陳寶之地也且古之述功德者惟鐘與鼎而始皇巡行天下碣石之罘之

乙十

青溪四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屬靡不刻石自頌此于古無所本而法文公者也其蹤跡證佐較然明白而漢人絕無言者何也曰南國之人思召公則愛其樹秦之無道萬世所疾也而漢適相近其得免于斤斧之培擊亦幸矣安肯愛之哉然無道者秦之子孫也襄公以上世保西陲爲周人禦戎而秦仲以伐戎死其孫世父以國讓弟報王父之仇幽王之難襄公救周又以兵送平王此其人亦可云世篤忠孝者矣文公復能宏其先業其所爲之物正所謂百倍郟鼎者也而何不可貴之有故石鼓吾敢言其出于秦文公而竊笑漢人之隘皆事理之顯然者若謂作于成宣則皆未有據也且石鼓有曰公謂天子其爲諸侯之詞明矣他所敷陳不過我車我馬鹿麋鯉而已而所謂會同

之眾錫命之隆有一足應明王之盛節者安在耶韓韋既誤于前而董氏乃力據左氏之語以獨持異端不思石鼓之文字其近于大篆者以出于東周也曾成王之世而史籀已變古文爲大篆哉此與岐陽在鎬京之西而說者引車攻之祖東其誤一也羣言紛錯千有餘載余不得已考而辨之以俟好古之君子

鳳凰臺阮墓辨

鳳臺下有古墓焉郡志載明神宗時人于此掘地得斷碑云晉賢阮嗣宗之墓大梁周櫟園司農以爲然按籍陳留尉氏人地今在河南開封府卒于陳留三免景元四年籍始終魏人也又二年魏始禪晉又十五年爲太康元年晉始平吳前

乙十 青溪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者三國鼎峙大江以南爲孫氏有籍魏人能葬吳地乎况一統志記籍墓在尉氏縣東四十五里是籍已有墓矣斷碑之說必出于好事者傳會不足信阮孝緒生齊梁間以隱德爲名流所欽尙梁武帝天監中被徵不至嘗著高隱傳七錄諸書生平具載梁史實金陵人大同二年卒其門人諡曰文貞處士而墓未之見焉按籍字嗣宗而孝緒字士宗疑後人因嗣士音近而傳會之敗也殘壘不獲與謝墩江宅共傳而千載下得知其爲孝緒墓者不可謂斷碑無功也嗟乎古蹟傳謬何可勝數軒轅問道廣城海內凡有三處直隸順天府陝西平涼府河南汝州皆有喇哩秦宮漢寢茫昧莫辨况其他乎鳳臺自劉宋稱勝蹟近因居民市土傾圮已甚見者傷

之至斯墓則未有辨其是非者其可感何如也余既歎郡志之僞而思勒片石以表前賢因爲考證如此以待好古之君子云爾

樞星門辨

雍正間陽羨任鈞臺前輩與余同在通志館偶語及樞星門鈞臺曰吾于此有遺恨焉昔年少時吾鄉中有老儒者嘗呼我暨同學諸子問曰爾等欲聞樞星門之說乎眾翕然曰願聞老儒曰聞不若是易也徐曰方今環海以內唯我知此耳爾等欲聞其頓首于地者四眾恥頓首且疑其言之誕也遂不從老儒亦不復言吾今老矣終不得聞樞星之說世有動學好問者其尙以吾爲戒余聞之惕然今二十年矣考靈星

乙十 青溪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名始于漢初高祖令天下祠靈星是也後漢書云舊說靈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體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晉書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宋史禮志則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以短垣始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卽晉志以左角爲天門之意也故以天田爲天門可考莫如晉書以郊壇外垣之門爲靈星門可考莫如宋史其移用于聖廟則何昉乎曰亦始于宋景德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郊壇用之聖廟又用之何也曰此以尊天者尊聖人也其義至爲明晰所不可解者歷考載籍並作靈星毛詩序靈星之尸正義引

漢書郊祀志云云曰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爾惟元志以靈
作儒按明史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聖廟前大成門又前爲
靈星門是元史誤而明史未嘗誤也後人承而用之則未知
其意之所居矣夫義不可得而言者謬誤之事也或曰儒星
者取養先于教之義既知儒星之卽靈星而不疑其字之謬
已爲可笑或曰儒取義于疏通則但見其字爲窗櫺之櫺而
附會之并不知有靈星矣經書之多曲說其類此者可勝道
哉追思鈞臺之言彼陽羨之老儒豈不知晉宋諸書世所常
見而謂獨已知之者蓋卓然見靈星之不當作櫺星而欲出
一言以正之惜乎鈞臺不足以發其覆而使之存疑千古也
夫禮法之嚴莫重于聖廟而儼然以謬文僞字榜于其前數
百年之中不知者以爲當然其知者亦不過曰養先於教而
已余能無三歎于此夫

上元程廷祚

六宗與社稷五祀說

古者郊祀之禮首著于堯典自六宗之說失其傳而其旨遂晦或曰說六宗者十有餘家而謂無一當乎曰皆非也吾察之於經上帝位于上則馬融以為天地四時者不可用也山川羣神位于下則劉歆之六子山內有賈逵之三宗山內有海太不可用也鄭康成之採周官王肅之案祭法乃王肅之說者則司馬彪之駁也彪之他論雜而無準亦與鄭王同矣張髦以三昭三穆當之者不知廟之該于文祖也若歐陽夏侯無稽之談又何取焉
見以上諸家注中詳然則何謂六宗曰即蔡墨之

乙十 青溪五

金陵叢書 蔡氏校印

所謂社稷五祀也墨之言曰少皞氏有四叔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此金木及水之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火與土之二祀也又曰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五祀與田正合而為六堯典所謂六宗蓋在於此無以別乎曰堯典之六宗五行與稼穡之神也蔡墨所謂五官與稷則其配食焉者其所異如是而已唐虞以後不言六宗而言社稷五祀何也曰王者之制作沿革時有夏商之間廢柱而祀棄以為稷則句龍之祀亦有時而非其舊矣五行之德莫大于土生民之事稼穡是依自後代崇社稷之制而六宗之祀變矣四郊迎氣之禮行而六宗之名亦隱矣故蔡墨言社稷五祀而不知其

為六宗謂秦漢以下之人能言之乎夫洪範敘五行又曰土爰稼穡其數六也禹貢曰六府孔修卻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者生人之大用六宗者先王之鉅典傳曰古

之君使之則必報之凡祭皆然矧人所資以生死而斯須不可離如五行六府者乎六宗祀于上世其重次於堯郊堯典曰類于上帝祀郊也禮於六宗祀地也康成之註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曰此言祭地也斯鄭氏之一得矣成即本蔡墨而獨得祭地之義後漢書傳曰郊社之禮所以引虞喜說六宗亦主祭地然立論未確事上帝也言上帝則地在其中言社則五祀在其中不尤足與鄭氏相發明乎上古以六宗為祀地之正典者蓋以五行稼穡功成于地猶天之垂日星而布四時也後王以天在上

乙十 青溪五

金陵叢書 蔡氏校印

而有常尊地之廣厚萬物無往不食其德非別立為社不足以報之禮曰尊天而親地者此也社雖特立而五行之祀未嘗廢使廢五行之祀則魏獻子且不知有五官而何以發蔡墨之論乎商周之禮雖不可考而未大遠于堯典此六宗五祀之說所以得而通也夫神明之統立而後天地之功著太和可致而災沴札厲不作後之識郊者南北分合訖無定論民間則淫叢妖社祈賽紛紜以致六宗五行古聖人之精意以享者曠敷千載而惰焉莫舉亦何由祝帝王之盛治哉吁此儒者之罪也

周無姜嫄廟說

史記謂姜嫄為帝嚳元妃未可信案以後相稷上帝何之子則

位用然 鄭康成以為高辛氏之世妃子孫之世也若然則

后稷非天子之子乃諸侯之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無不

可以禰諸侯禹興于崇而王天下之後鯀配天則其為崇伯

也所祀必鯀假令稷為高辛之後世子孫則其封于有郃必

立先世始為諸侯者之廟建國之日祀之而禰姜嫄焉禮也

使稷信為高辛氏之子則既不可以禰高辛矣而欲祭姜嫄

其何以哉后稷之事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周人既有天下則

無不可祖天子之嫌而七廟始于后稷不聞祖魯而或云有

廟以祀姜嫄豈非禮之尤可疑者其說何防乎曰先儒所據

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之文耳又有守歲之毛公謂周有姜

嫄廟鄭氏云魯亦有姜嫄廟皆非也鄭氏何以言之夫禮有

所極制有所限者有天下者止于七廟非不欲加而無以為

加也故商之祖止于契周之祖止于稷至禘而後及魯蓋其

嚴也今列先妣之享于先祖之上吾未知先妣所配何人也

婦人之禮祔于姑以從其夫者也姑與夫皆不在又無尸禮古

喪祭男女婦共尸惟其何以廟此可格之以理而知其必不然

者然則始封之君既不能禰天子矣又不能築宮而祭其母

君般梁傳云庶子為於心無戚戚乎曰諸侯始封必立五廟于

始祖之廟中為壇以祭之可也難為記疏引之姜嫄云于廟中無

大凡無廟而祭案宮則不可以無所附也又云使梁公既子主其宮

若可以無廟而祭案宮則不可以無所附也又云使梁公既子主其宮

于親而云子不祭于已者恐非古禮是后稷尙未可以廟姜嫄

有信然者而况周天子乎然則周魯之詩皆言姜嫄而不及

其夫何也曰姜嫄之生后稷實有神異以開周室之祥故詩

以為言而其夫或無昭融之令德則可得而略也稷蓋出于

高辛而非即其子也乃若周人則有所以祀姜嫄者矣毛傳

之釋閔宮引孟仲子曰是禰宮也蓋周自后稷以下以其始

祖生于高禰之禋祀又欲祭姜嫄而由為之禮乃立以為禰

廟而時享焉有天下以後因之主其祭者蓋王后六宮之事

世莫得而言也周如姜嫄果不專廟之不應大司樂既晚出聞之

未審而著先妣之享于其篇毛鄭從而附會誤矣蓋亦思孟

仲子之言乎

周官媒氏說

媒氏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或疑其說

愚質之于孔氏穎達曰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

及十九皆為盛年可嫁娶若男三十女二十則為期盡疏見詩

夫樂其盛年而不樂其過期者聖王之用心也故言昏期之

不可過則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亦媒氏文王者既欲其及

時而又不欲其過無禮故禮不備謂之奔所以重夫婦之別

而防淫泆之漸也仲春則不惡其無禮乎曰非也築牆納稼

之後昏禮可時舉矣苟卿所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也且

古者昏禮率用鴈鴈九月始來正月則北向矣衛風曰雝雝

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然則古者自霜降以至

鴈北向皆嫁娶之期也謂始于仲春可乎若時屆仲春農功

將畢與苟責其備禮則必至於愆期盛年已過心生怨曠血

未定或相煽誘先王殆有深慮于此而權以制之謂之奔者與奔則為妾之義同在昔蓋不惟上之所禁而亦其時婦女之所羞稱也故昏期未至于三十二時令未至于仲春則媒氏不與知可也至此而後與知而後有所不禁則不禁猶禁也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女士義同於此周官此職其三代之通制乎康成以權計為說于本指未明而孔疏以奔為自相奔就此乃衰亂之世所未聞者以為王政有之何耶若以訓詁之謬誤而致疑于周官斯學者之惑也

古人廟寢說

去古逾遠廟寢之制散見于經傳者其畧可得而言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古人廟後又有寢寢

乙十 齊溪五

五

金匱要書 蔣氏校印

者生人之居自天子以下通稱之天子諸侯以路寢為正寢路寢之後為燕寢一日小寢天子諸侯大夫士正寢曰適寢一日適室又曰外寢燕寢一日下室玉藻云諸侯以日視朝于內朝內朝在退適路寢聽政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大夫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士喪禮死于適室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世婦以君之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是也燕寢之外又有側室內則所謂妻將生子居側室房室故又云三月見子夫入門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堂相立東面是也至于命士以上父子異官與夫東宮西宮南宮北宮之屬

亦謂之寢古者昏禮皆行于廟惟婿見婦之父當在適寢其內婿拜於門外可見主婦者妻之母也厥明婦俟見于舅姑寢門之外與舅姑之體婦皆當在于燕寢非外可客出入之門也若昏之初夕設三鼎于寢門外婦至主人揖入寢門則婿之私室也雜記云見諸父各就其寢皆宮中之私室也夫古之為居者堂必有東西階堂中必有室有房有戶牖室內必有奧與中廣狹當以貴賤為等差而制所宜有而不可相無者則上下同之鄭康成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廟寢庠序皆然凡經言三楹者以有當碑之一楹也然則廟與正寢之外其不能皆有碑也不從可知乎房之有東西也先儒謂天子諸侯為然大夫士則東房西室其說有可疑者考諸儀禮鄉飲酒之言薦脯出自左房也公食禮之言飲酒漿飲俟于東房與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也聘禮之言賓負右房而立也則不得不以為諸侯矣酒在公食大夫在東房若館飲之薦自東房少牢主婦薦自東房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其屬詞皆若相類則誠有如陳用之所云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而毅然決大夫士無西房者非漢儒之所疏耶然陳氏亦知其一端而已吾謂言西房者當求西房之用而經傳固無其文也特牲禮云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祭祀之末內賓宗婦獻

乙十 齊溪五

六

金匱要書 蔣氏校印

酬交錯其用莫要于東房矣東房一曰北堂經有明文注在北堂中半以東北開而孔疏以為北向無壁其下有階升大射禮

此階升吾詳釋其義而知西房亦北堂也而其下亦有階北通

于羣寢東達于東房南則有壁而無戶蓋祭祀之日以為內

賓宗婦之所憩息者必有取于此矣其在正寢而有冠昏喪

紀以及族食族食于房中亦如之此所謂西房之用古人未

言之秘也不此之察而言大夫士無右房者是違何義哉夾

室之得名以與正室相輔與室以此而前為東西堂其說當

以顧命明之時成王殯在西階上而康王居憂于東夾室兵

衛之設兩階為重若夾室之前堂與路寢之堂相通而直東

西序之端故以執劉執鉞者立于東西堂而執綬執盟者立

於垂垂即東西堂之盡處內與站平者也站與序相角而皆

統于兩階舍此則無適也側階蓋在東堂之南闌門之外記

門夫升于側階入自此而通乎路寢之後者故亦以一人守之再

觀觀禮凡俟于東廂前註云東廂待事之處聘禮記禮尊于東廂

公食禮公揖退于廂三禮皆行于廟顧命為路寢之事則言

東西堂而不及廂是爾雅所云廟寢之分乃天子諸侯之異

於大夫以下者也天子諸侯之廟則有夾有廂天子諸侯之

寢則有夾而無寢廂天子諸侯且以此為廟寢之隆殺則其

制為大夫士之所必無尙待言乎乃鄭氏之訓特性以西堂

東堂為西夾東夾無論其說為禮之所必無也知思堂庭之

有廣狹乎公食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以東夾之東

乙十 青溪五 七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猶有廂也東序之東有夾室夾室之東有廂則廟之東壁其

遠于阼為何如者知蓋廂不在外方為東壁在西亦如之或曰南則

退大夫之立當取節于廂而無降階之文亦矣何疑乎冠禮主人

元端爵擯立于階下直東序喪禮眾主人避君東壁南而東

序則直阼階東壁則在阼之東而庭盡矣此大夫士之居也

使大夫士有東夾則避君以盡敬者不可以止于公食大夫

之所立乎鄭氏固以南齊站以為東西堂下見士然則站之

北近於序東西者謂之東堂西堂其亦可矣而援天子諸侯

之制以晦古經抑獨何與夫廟與寢古人行禮之重地也尊

卑上下之分嚴亦至矣先儒之訓釋率此類非爾雅誤之耶

余見楊信齋萬充宗之圖而不能信其必然也故為之說

江南通志總圖說

江南之地廣輪數千里左臨大海旁界五省有禹貢九州之

三得唐人十道之二其名山川則有蔣茅八公天柱黃山塗梁

采石其大川則有黃河淮泗運河三江汝潁睢滌肥其藪則

有震澤巢湖洮湖其重險則有東關二峴清流關名都雄鎮

往往而在其形勢以江淮為統紀淮之北由潁毫徐邳盡于

海贛所以障淮也淮之南由廬壽滁和訖于揚通所以蔽江

也江之南首重金陵而安池太平峙其上游鎮常蘇松崇其

輔翼西南則嶺嶂相重俯羣山為兀案東北則眾水匯流以

滄海為池沼漕河一綫自南訖北蜿蜒其中輸將貢賦無慮

日太平磐石之安莫隆于此矣至其田賦當天下十之三漕

乙十 青溪五 八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粟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淮浙之鹽筴關津之征權財賦之重稱天下要區焉淮鳳以北地高宜穀粟而少塘堰所憂在旱淮鳳以東地下宜秬稻而多川澤所憂在澇若其風氣則淮水以西席用武之餘烈故多亢爽剛勁大江以東承浮靡之遺習故多優柔文弱雖水土之性固殊至于沐浴膏澤被服禮義則富教之效也

葬術說上

今之葬法非古也或曰請問今古之所以異曰道亡而後術興古之所重者道也今之所重者術也夫古者殯附身葬附棺必以誠信而勿之有悔之于邱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三命見又一安于其分而無所踰益則葬之以禮

乙十

青溪五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乃所謂道也記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又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皆所謂道也若夫吉凶禍福陰陽拘忌之說則術而已矣然則爲其說者聖人將無取乎曰凡事不可通于天下如仁義禮樂者聖人未嘗以垂世立教也聖人之立教必家之所可行人之所可法且吾嘗聞其說地有幹有枝而幹與枝有大有小地之大者或數百里而後結其次或數十里小者亦必數里然後龍穴真而沙水具如此則雖地之小者亦難求于一鄉一邑之中葬者之多其勢固有所不給矣而謂可通于天下乎且由其說必挾重貨擁厚勢者乃能得其所欲而貧賤之家不與焉不均不平如此于是孝子仁人或敢爭奪之端或抱無窮之恨或曠日淹

久而終于掩埋之無所則葬術將爲天下厲吾故曰非聖人之所以立教也或曰安知古不有其法惟天子諸侯得而用之而今不可考矣吾子以爲非古未爲篤論也曰古有其法天子諸侯以之自用而不及于齊民亦非太公之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又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蓋亦以昭穆爲次也其在春秋之世魯羣公之墓皆在闕晉卿大夫之墓皆在九京然則古之葬者雖有貴賤之別而其以族以昭穆則自天子以下無不同安在其不可考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葬有定期如此又安能

乙十

青溪五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葬術說下

遠者數十載近者亦數年而求所謂吉地乎山先王之道則天下無不以禮葬其親者雖有吉凶禍福之說無所用之其時無以其親微福之人而亦無曠日淹久不葬其親之患彼後世之術吾恐聖人復起斷有所不取也

青烏錦囊之說亦有所山來乎曰有古者審曲而勢以建都邑若公劉之居邠周公之營洛載於詩書漢志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而不及葬地今之葬法蓋濫觴于形家而晚出者也世之治此術者有二一曰巒頭一曰理氣所謂理氣者尤虛誕不足信若乃察山川之向背離合以求生氣辨沙水朝案之形似以定吉凶爲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之說以依于理數

則所謂辯頭者用意勤矣得其奧而用之往往巧發奇中不可斥其必無是理而非士君子之所取也然必精其術如管恪郭璞吳景鸞廖金精輩而後效管恪郭璞吳景鸞廖金精不世出而盲師賤士徧于天下則簧鼓其說以貽仁人孝子之憂者亦何所不至哉今天下言理言事與人品文章之類可以一語斷其是非析其同異或至於再三則亦鮮有不決者矣惟形家十人而十其說或一人而有前後之殊焉則其術之荒渺無稽而可信者百無一二亦豈待明者而後悟耶吉凶禍福之在天下惟以人事爲感應此古今不易之正理也今日用吾之地則諸福可致夫地從天者也人奉天者也天之勿問而能以地與人而能令地如己之意以爲福于人

乙十

青溪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謂侵天而誣地此不可訓之甚者也則又有微變其說曰天之降福于是人也必先與之以地未受地者福亦不至此亦可謂明於尊天者矣然陳完之于齊季友之于魯皆謂歷歷見于初生之占卜不聞其所受何地而後裔始昌也或曰吾見今之成與興者必有吉地焉敗與衰者必有凶地焉吾子謂其無稽其不可乎曰物未有非天而能爲禍福爲吉凶者地之有吉有凶則一聽命于天而與人之禍福俱至者也非至而後爲禍福也記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上天之命豈葬師所能所重哉且以富貴言之三代以上諸侯以世爵久者至數千載大夫之世祿常數百載若韓趙魏田之子孫既世祿矣而裂地稱王又十數

世後代未之有焉古者不言葬術而富貴若彼後人言葬術而富貴不及于古其故何也古者神聖之澤未衰天之所以酬其功德者固非今人之所敢望也是故君子觀于天人之故審于邪正之歸積德以承天休而無冀幸于未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斯之謂與或曰吾子言今之葬法亦不可盡謂其無理矣古人殆有所未知乎曰以爲今之異宜則可矣葬親之大而有遺知其得爲古人乎哉

聖廟從祀議

古者學中祀先聖先師而又有所謂先老樂祖者亦豫釋之末此後世以七十子及儒者從祀孔子所由始也夫從祀之典大矣漢唐至今歷年之久議禮者亦宜詳矣而何瀆祀之

乙十

青溪五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自堂至庶皆不能無遺議焉孔子弟子見于論語者二十九人餘頗載于家語史記而孟懿子南宮敬叔秦丕茲之屬左氏傳復有明文年代既遠典籍散亡論語而外如史記家語者所宜考其異同缺其疑誤而未可偏信之書也漢儒皆云林放魯人司馬遷云蘧瑗孔子之所嚴事也又於孔子弟子例不稱字而論語曰君子哉蘧伯玉則文翁圖之載二人不足據矣唐宋而下皆襲其誤至孟氏之門雖有高弟但宜祀于孟子之廟而議者亦及之何哉唐貞觀中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配享廟堂時謂代用其書垂于國胄殆亦由先老樂祖之意云爾後代遞相摹效而失其意遂使千載之聖廟爲一闕之市於是苟況揚雄韓愈進于宋之元豐歐陽修

進于明之嘉靖後復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范希文諸君子
考前代辟雍釋奠止配顏淵羣弟子之從祀則始於唐開元八年
是時議禮雖未詳密亦可知古人于嚴凝之地其不敢苟如
此也至貞觀二十一年之祀其尊師敬學雖有足尚而實開
宋神宗以後濫祀之端且彼所取于馬鄭王杜諸儒不過以
其章句訓故之功不可沒也試思孔子沒而微言絕大義乖
重以戰國暴秦之禍存六經于既亡者為馬鄭諸儒之力乎
抑別有自耶宋理宗淳祐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
熹五子者向往先聖之道不以章句訓故而止祀典舉之宜
也其後景定二年復進張栻呂祖謙祀漢晉諸儒而旁及于
立德立言之士祀有宋五子而廣被于其徒俎豆之爭榮日

乙十 青溪五 十三 金陵書畫 蕭氏校印

甚兩廡之為地無幾異日者將祧今日之所祀以祀後人乎
抑恢廓聖廟之制以至于無窮乎愚以為其事有所不必而
其勢亦有所不可也明人起而更張乃罷戴聖劉向鄭眾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十三人
而張栻呂祖謙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三人正統楊時弘治九年從祀
之祀則皆仍其故夫宋人之支流餘裔未必賢于馬鄭王杜
諸儒一進一退既無以相服則貞觀之祀與景定以後之祀
同無功于典禮而聖道益以不明何也章句訓故不足以為
學而空談性命亦不足以為道也然則貞觀重在章句故所
祀為馬鄭王杜景定以後重在空談故所祀為宋人之支流
餘裔以一時之人心風俗薦諸典禮而宮牆之中遂如奕者

之舉棋而不勝其偶方今聖明在上尊從先聖之典蔑以加
矣廟堂兩廡之祀宜及時釐正以增輝盛德為萬世模此議
禮之臣不得諉諸譚陋者也祀曰夫禮為可傳為可繼孔子
曰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祀典以四科十人為十哲程
伊川所謂世俗之論也始于唐開元宋代顏淵進而配享後
升子張以補其闕不亦誤乎案論語所載自顏曾以外有若
顏損冉耕冉雍仲由冉求端木賜公西華言偃卜商宓不齊
漆雕開公冶長南宮适樊遲原憲高柴顛孫師宰予顏無繇
曾點澹臺滅明司馬耕巫馬施琴牢申根陳亢凡二十七人
弟子言行以論語為斷則所宜首列從祀者也其次則家語
史記有年名者十二人公智哀商瞿公良孺秦商五即顏高

乙十 青溪五 十四 金陵書畫 蕭氏校印

梁鱣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叔仲會又其次則史記家
語皆有者三十三人冉季公祖句茲秦祖漆雕哆漆雕徒父
壤駟赤商澤石作蜀任不齊后處公夏首奚容蒧公堅定顏
祖句井疆罕父黑顏之僕榮旂縣成左人鄧燕伋秦非施之
常顏噲步乘原亢樂欬廉潔狄黑邾孔忠公西與如公西
蒧史記有者二人秦冉顏何家語史記疑者一人縣亶鄒單
作宜縣從家語其載于史記已罷而不必復者一人公伯僚其附
見于家語而宜增祀者一人孔璣其史記家語所載各異而
宜改從家語者一人鄭國宜為薛邦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二人則所宜從左氏傳而增祀者也顏曾思孟之配享定于
宋度宗或曰道之統然也夫道本無形而禮則眾著且禮與

道豈有二乎今親以聖人之孫與百年以後之私淑者而位
于及門之上揆諸思孟之動必以禮豈遂泰然而安之耶竊
恐未必然也且七十子比肩以事孔子今以顏曾十哲坐于
殿堂而餘子則與漢後諸儒并立兩廡將顏曾十哲亦遂泰
然而安之耶竊又恐未必然也頓路曾點之祀于啟聖祠也
明人有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獨不曰讓其子而避其師
乎學中祀于孔子與七十子道與禮所在也別家庭之嫌而
失師弟之序可以謂之禮與道乎且父子長幼人之大倫也
顏路曾點以讓其子為禮則思孟之升于十哲十哲之上於
餘子不愈彰其逆祀耶是僖公之躋不必書于春秋正名之
論不必發于衛輒矣愚以為宜去四配之誤號除十哲之陋

乙十 青溪五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稱改二賢之避讓統以七十子分列東西並坐堂上而子思
孟子處于其末則度宗之失與明人之誣皆可得而正矣夫
從祀而僅以傳註有功此貞觀之陋也昔者秦漢之際六經
不絕如綫使非有曠代大儒保殘守缺以俟將來則二鄭賈
馬何由施其箋疏關雎洛安所致其誦法也哉案漢書儒
林傳漢興傳經者易有田何書有伏生古文尚書則孔安國
案安國所傳古文尚書未知名也子詩有四家魯申公齊轅固
何時唐孔穎達作正義者非是也燕韓嬰趙人毛公禮則高堂生春秋傳左氏者則張蒼賈誼
公羊氏則胡毋生及董仲舒穀梁氏則瑕丘江公田何之易
受自商瞿毛公之詩出于子夏此十餘人者蓋皆得七十子
之緒餘而能獨立不懼以保守于羸秦滅學之後使六經不

亡而幸存雖所為訓故等書不必皆在而其功大于二鄭賈
馬諸儒遠矣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考伏勝高
堂生毛萸孔安國四人祀于貞觀元人復進董仲舒若論計
功之祀則非斷自田何始而下逮瑕丘江公不可又河間獻
王德傳周官詩禮左氏春秋之屬作樂記一篇即今樂記功
在聖經甚大不可以帝胃而遺其祀也賈生明于先王之道
為漢初儒者冠冕皆先漢所當祀者其自後漢而下有功傳
註之人則退而俎豆於其鄉如明嘉靖之制可矣此先河後
海之義也六經初出于漢代朝廷欲廣其傳置博士召生徒
以利祿誘天下而學者惟知慕稽古之榮崇章句之業事久
厭生一變而浮沈于莊老再變而汨溺于詞章記誦宋五子

乙十 青溪五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獨能超然進取求明善誠身之要為舉世之所不為豈非
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宋史別之於儒林淳祐登之于祀典
蓋皆有見于此而其支流餘裔則愚謂其可以勿祀者何也
昔孔子興于衰周之季道冠百王而其所以為學為教莫非
闡然自修之事不聞立一名號以自表其殊特閱千四百年
至宋人而乃有道學之稱蓋天下之爭端自此起矣若舉其
支流餘裔祀之不已則今由今以往其宜祀者未必悉入而
深衷厚貌之輩輯語錄擁臯比互相稱譽即皆有兩廡之望
又豈所以尊宋室之大儒而使立于不敗之地者哉故道學
之祀斷自五子而止可也要而論之漢初之儒者其功莫大
于存經故當抑傳註之功以申田何伏生賈誼河間之祀其

在今日儒者之事莫大于守先聖之遺矩而用力于躬行故當削除五子之徒以杜空談標榜之習堂上之祀正之若彼兩廡之祀正之如此則祀典定矣古者國必有學學各祭其先聖先師而不能相通自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七十子以及思孟實傳其道立學者尊之以爲先聖先師通于天下萬世罔有異議非猶夫虞庠瞽宗僅爲一時之制而已從祀大典也將以萬世之公論定爲萬世之制而或違于禮或戾于道豈所謂可傳可繼者哉又考開元禮國學祀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故明宋濂謂先聖通祀于天下而七十二子止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蓋謂國學禮記之制宜隆于鄉學七十二子之澤宜殺于至聖也此亦

乙十 青溪五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議禮者所當知也謹議

漢河間獻王宜從祀孔子議

崇德報功謂之祀典學校其尤重者也學中以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配享孔子自唐貞觀始後代或有增損而皆不及于漢之河間獻王豈以獻王生長帝室不宜與士子之窮經稽古者齒某竊以爲過矣漢興秦火方熄挾書之禁雖除而刑名黃老功利之說紛然雜出於其間賢如孝文才如孝武未聞其深知聖人之道而篤信之也獻王起藩邸乃能不惑于時君之好尚卓然表章六經講求禮樂于廢墜殘缺之餘史稱其身端行治道次必於儒者以一身振先漢之儒風而澤流後世其有功于聖門甚大考西漢之儒祀于貞觀者六

八伏勝高堂生毛萇孔安國戴聖劉向皆功在一經而獻王所傳則尚書周官詩禮及左氏春秋之屬彬彬焉又嘗作樂記今列戴聖之書毛公其博士也諸子功小以儒生得祀獻王功大以富貴見遺此非議禮者之過歟夫論久而後定者其事體大也所當拾遺補闕者前世之疏也昔三代之學所謂先聖先師大抵皆天子諸侯也今雖不同於古若獻王者而不獲祀於學則非所以崇德報功而光儒林矣方今聖學昌明孔廟祀典屢加釐正竊謂宜祀獻王以補往古之闕畧此亦論定之時乎

修一統志議

著書者以義爲體而例從之昔禹貢之書義在平天下故先

乙十 青溪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記治水次賦次貢禹貢以爲例職方氏義在周知四方故先記山川次地理次男女職方氏以爲例其後班孟堅采二書之緒餘以志地理爲文家所取法審此則義可知矣王者光有天下謂之一統則其爲書非徒以志郡縣之沿革廣狹也非徒以志名勝之有資于流連觀覽也非徒以志古蹟名宦人物之時代先後必將舉天下之大經大法以推明光天下之義而後得爲一統志之書而後獨見其爲一代之制作故正其義者所以正其名也義正名正則例可得而舉矣私謂其中有當明體國之義者有當明畫野分州之義者有當明以地承天之義者有當明經世之義者有當正文字詳略之義者何謂明體國之義其類四一曰土宜地有高下燥濕之

性而各興其利以養人聖王重之故禹貢則三壤周官職方別有十二州之樹宜則今之宜于五方之兼宜五穀者或偏宜黍稷偏宜秬稻者各著其要與其播種收斂之候樹藝之法其五方宜蠶綿者產藥物者與夫山澤所出可供材用者銅錫茶鹽膠漆竹箭之類亦皆核其實而志之以著王者養民之善政焉一日貢篚自下獻上之貢祭祀賓客服飾器用之需有國者不能無待于下萬物產於地以供人用故方獻其物以爲朝廷之用其義以明上下之交今志宜于五方充貢之物皆謹載焉其珍怪難致之物未嘗充貢者則皆芟之以明王者不貴異物之義夫五方所產其曰土宜以切于民也曰貢篚以供於上也而若鳥獸草木花果則別爲方物而已一日財賦

立國必有經費其用之也有地其取之也有道事之至重者也凡田土戶役茶鹽馬政之屬今志宜酌其時宜以志之夫正供有定式則輸者不宜緩也而國家取民有制之義亦見焉一日祀典由古以來山川之神帝王聖賢之陵墓與夫賢人君子之廟食者昭然著矣祀典荒而淫祠作淫祠作而人心日即于邪今志宜於朝廷之遺官往祭者守令之祭于其土者皆謹而載之其非聖無稽者削之何謂明畫野分州之義其類曰正域方輿之書昉於禹貢禹于九州非不知方計而里算也而濟河惟充海岱惟青九州之疆域辨以山川古之人畫野分州其義精矣夫濟河不改則充雖有沿革而可因濟河以求充海岱長存則青雖有沿革而可因海岱以求

青後之志方輿者不然故州郡一經變置而遂廢馬端臨言之詳矣今志宜於省會府縣之疆域各標所距之山川而後稽其道里遠近之數則庶非紙上之空言乎何謂明以地承天之義其類曰定極古人因列國以定分星今之幅輳不同于古之列國矣南野之說有二除宿主直隸北四省而三江至吳越二宿自湖廣直隸于南荒四川況災祥之在天道幽而且遠不可以爲教者也考五方去北極各有遠近中國自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萬有餘里以里差準極度斯爲以地承天察之機衡有不爽者覺唐一行兩戒之論尙未精審不足據依今本朝定歷推測各方北極高度窮極微渺用今之得正古之失則宜畧分野

而詳極度明矣况氣候有寒燠四時晝夜有短長咸準於極度而執書者得以考焉其帝王敬天授時之先務乎何謂明經世之義其類二一日形勢山川邱陵謂之地險終古不變古王者設險亦終古不異春秋以來天下或合或分代有經畧地之形勢悉矣其戰攻之宜防禦之術亦畧具矣天下無事則險阻爲康莊有事則門戶生荆棘故思患預防大易垂訓雖曰在德設險亦要焉今志於形勢徒勦陳言而圖說總論一無發明何不取史傳諸書而觀省之也一日風俗漢書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以此觀之風不變者也俗常變者也故西北厚重而自三代

以下不免於椎魯東南明秀而自晉宋以來日趨于浮薄此不繫於風而繫於俗王者審定風俗而後移易之以禮樂故曰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道成也然則風俗豈易言哉前書勦說備類取美聽聞不顧今昔之殊無補經世之畧而今志因之非也宜令士大夫準酌近今以列一方之風俗風俗定而吏治出于其中矣何謂正文字詳畧之義立言之體詳所當詳則不爲煩畧所當畧則不爲簡夫地之有山川也形勢具焉材用出焉陂渠防汛生民之利害關焉此所當詳也荒誕瑰麗之談不必詳也城池學校關梁其所在與所由建不可畧而文之煩者宜殺也廢州縣已見年表者則但志其所在樓臺亭閣之屬又可畧也其名宦人物非僅見于

乙十 青溪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方志者宜注云詳見某朝書本傳而流寓可畧也

鄉人物各有

其有遷徙即書其下統其不可畧者則兵制宜載可以觀

志非府縣可比故無流寓強弱戶口宜載可以觀盛衰文武之職守解署以及鄉舉與入學之多寡皆宜載也體製有分并結撰有重輕皆於文字之詳畧見之而可忽乎哉明景泰中詔修寰宇通志總裁東閣學士陳循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爲書侍郎葉盛曰此書直爲辭章家設耳豈可準之必欲爲昭代之盛宜取其闢軍國資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變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能用書成即明代一統志是也愚觀葉侍郎之言能見其大然猶有未盡者故從而議之如是云

伏生尙書原委考

余嘗疑伏生書止於二十八篇當有其故以爲壁中之幸存者非也或曰史漢並言漢興伏生求其藏書亡數十篇劉歆亦云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何與曰此皆不足徵信之語也夫始皇三十四年始有焚書禁學之令閱三年而始皇崩又三年而秦亡又五年而漢定天下伏氏求其藏書宜在此時計書之入壁纔十載爾何至朽折散絕亡其數十篇乎且夫後世亦但聞秦人之暴而不知先聖之澤之遠也史云高祖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蓋胡亥嗣位之初關東兵起儒者已勃然而修其業矣不以死生禍福櫻其心而憂學之不講其漸被於聖人之遺化者有由然也豈惟孔甲發憤于陳王哉當此之時詩與禮不

乙十 青溪五

二十二

金陵叢書

廢則尙書之業亦必不廢伏氏既亡其書齊魯之間豈遂無出其書以相質證者而坐視其以斷爛之餘爲教是何心哉余竊揣之蓋自孔孟既沒戰國大亂夏商之書以歷年久遠周書以簡冊繁重其時蓋已缺而不全儒者惴懼乃取其最關治道者典謨貢範與周人誓誥之文凡二十八篇以備四代之典籍而藏于家此于事理有可得而推者非伏氏亡其餘書而所存獨此也否則海內之大能默然而已乎又考漢之尙書有中古文有河間獻王之古文惟孔安國之古文增多十六篇耳他皆與伏書同數而不聞其殊異有則儒者必言之矣然則二十八篇之數謂肇自伏氏以前此非其明徵乎余故疑史言之不足信也馬班既附會于前而劉歆挾持

私見欲尊十六篇而抑伏書今觀伏書惟梓材一篇前後若不相屬而康誥之首章當入他書餘大體俱完善少所疑議朽折散絕獨在彼數十篇何耶至所謂十六篇者吾殊怪史之多異詞也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不言魯共王壞孔子宅與安國何時獻之于漢朝也余考安國早卒遠不逮巫蠱事而劉歆乃以獻書推至天漢以後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武見十三年也而藝文志乃以壞宅爲武帝之末至明顯者莫如年歲而其言之譎張如是他何問焉且自秦亡漢興古籍之出於山巖屋壁者何限使子襄字子襄時藏書壁中見漢書注信有藏書不發之于前而待七十餘年之後魯共王治宮室而方出

乙十

青溪五

二十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之壞壁則孔氏爲無人矣是說也與聞鐘磬琴瑟者皆近於誕其事取諸史記者當矣十六篇今不知爲何書其終于不傳雖有幸與不幸要于伏書無所加損而徒滋眾論之轉輾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言學者不可徇物而自喪其明睿之用也

賈生傳尙書考

漢書賈誼傳云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至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言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其後爲梁懷王傅懷王墜馬死在文帝十一年誼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誼之死應在文帝十二年逆推其生應在高祖七年加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至爲博士

之時應二十二又加文帝十二年內除一年元十二年同一年文帝死時正三十三也誼年十八當高后之四年案自漢除挾書之禁伏生方以尙書教于齊魯之間而誼以雒陽年少早能誦書獨得不傳之緒於秦火之餘豈非曠古一人者哉儒林傳云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乃遣鼂錯往受伏生所其時蓋在誼適居長沙之後今觀所陳治安疏中有引呂刑語是其誦書之證也然則漢初修尙書之業者誼與伏生同時誼在不得云天下亡有當時不以尙書問誼誼復不自言又誼曾爲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而尙書獨以讓濟南老儒其故皆不可得而知至孫嘉頗能言尙書見儒林傳則誼之有所傳可知也誼天年早終嘉之生遠在身後然既能傳其業則未有不能言其源流之所自者而史皆軼之不亦大可異乎案嘉以尙書知名不與山東諸儒同出而終不聞言其先世之傳與伏生有異同然則二十八篇之外漢世本無他書觀此而愈信矣

乙十

青溪五

二十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王制作者考

王制之作在漢文帝之世見史記封禪書後人以爲即今戴記所錄者然劉向七錄以爲有本制兵制服制諸篇則其書不侔矣夫王道陵夷自孔子不能言夏殷孟子欲聞周人頌爵之制而不詳而今王制之書掇拾煨燼之餘獨有以見先王致太平之精意而不雜以荒唐苟且如月令周官者非曠世之大儒而能之乎若封禪書所謂王制則其作者必公

孫臣亦文帝新垣平之流方士左道惑世之所為也其非是

篇審矣然則何以言作者於文帝之博士也夫文帝即位賈

生嘗為博士矣傳曰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

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奏之蓋

生通達國體學博而能識其大而孝文之初亦嘗有意於三

代之治故生作是篇以見大畧迨其後絳灌東陽之論與帝

不能奪生以謫去此篇遂隱而弗章而公孫臣之書出二書

之始末雖司馬遷未之詳也且公孫臣之書作于文帝十五

年而生卒於十二年梁懷王薨于十一年時文帝嚮道之心

已衰而漢朝之儒者已盡安有如遷言刺六經而作書者邪

則今之王制必作于賈生無疑也且此篇言封建尤悉蓋非

乙十 青溪五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復封建不可以復古而漢初之封建又以非古法而失之生

蓋有懷未發而著之于書於此又見生之作此必其為博士

之時無疑也夫戴記之得列于經以有王制等篇而王制之

所出學者不能深考而惑于史記之說以是少之然則先王

之大經大法舍是書將何以徵焉其亦弗思耳矣

洪範五行傳考

洪範五行傳漢代未有以為伏生之書者也五行志云漢興

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

儒者宗而陸孟諸人贊云孝武時推陰陽言災異者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夏侯勝傳則云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

傳說災異然則漢初之儒固以陰陽災異為學者而仲舒以

春秋倡之于前始昌以洪範繼之於後五行傳至始昌方顯

而謂為伏生所創其誤蓋自晉志始也晉五行志云伏生創

生之書伏或曰為此書者其始昌乎曰其書甚古非漢以後

所能為蓋周人之遺書而肄業者以備洪範之義疏者也始

昌得之而其後誤入於伏氏之書漢志云始昌善推五行傳

不言其所自來也至若伏生方壁藏其書以避暴秦之亂而

敢言休咎乎秦亡禁弛年已大耋又何暇為此故言陰陽災

異者漢初無之也然則何以知其為周人之遺書耶劉向傳

云成帝初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

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古今所言符瑞災異推

述行事著其占驗作洪範五行傳五行傳論五行傳論藝文

乙十 青溪五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夫人間之洪範何至不為向之所見中秘之洪範何以獨

異於人間向必至是而後有撰述何哉史謂箕子所陳非指

洪範本經正謂周人作五行傳而託之於箕子也然則向之

得見五行傳不由于始昌師弟而得之于領校中秘之日亦

甚明矣乃學者竟不之考且謂傳為向之所著豈不謬乎漢

史云劉氏洪範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雖于劉氏無益

美而傳之藏於中秘及其所自來與夏侯氏授受之恪慎五行

志云始昌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劉氏見傳之後晚蓋皆

未之詳也詳則能言之矣嗟乎良史如是而茫茫千載之後

又何論哉

五星法象編序

五星法象編者吾友劉子學稼之所撰也麻法自漢以來代有改正其最密者稱授時麻泰西晚出而又加密焉授時之於五星止有經度立成而無推步緯度之術泰西踵回回麻測及緯度矣然猶有可議者夫五星之距太陽或遠或近然必皆有本道而後經緯有根其斜交於黃道也又必皆有一定之宮及度而後立法有據今考泰西所為表數則惟合于上三星而金水之緯行雖有法原根率未實不過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而斜交之宮度張翥游移為勢不一法雖無害

乙一 青溪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一時之測驗而欲垂諸千載以為修明變通之準不可得矣宛陵梅勿菴先生研精麻學數十年有疑于此欲為考訂而未暇晚得學稼既受其生平之業以餘力訂訛發覆思之至而神通煥然于心借書于手始立金水二曜之本道及歲輪與定宮定度表立其根而根定其率使後之治麻者觀表而知根依法而可作先生見而奇之曰吾無憾矣其書成於康熙庚子之冬明年夏先生遂易簪鳴呼若有待已夫自洛下閤而後僧一行始立定朔郭太史始改麻元泰西始測五星緯度論者以為由疏而漸密是固然矣余又常考之自軒轅氏迎日推策帝學始序星辰帝堯始舉中星定四時既巽位復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時當麻法大明之後而始治

及五緯蓋五緯之難言雖前聖不能無待於後聖而聽其由疏而密有如此也然則梅公師弟之勞其有光于前烈豈不偉與學稼負過人之才於學能識其大其造微詣極無所不至即歷算一端可觀矣是書發明二曜之表原而於上三星有可旁通者故仍以五星名其編云

明儒講學考序

夫學之不講聖人憂之况其下乎然或馳騫於末流而昧本原吟域生於意見門戶起于黨伐往往出於儒者則今之講學又未必非聖人之所憂矣余弟南耕作明儒講學考叙次有法一代之學術釐然可觀而風俗升降人才優劣亦因類以見論者謂有史才其信然乎昔人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

乙一 青溪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子喪而大義乖唐以前所謂儒者大抵在章句訓詁間至濂洛諸先生始以道學著而象山晚出復有異同由是分爲兩派後之學者不歸于朱則歸于陸夫道果出於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日即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其詳已見是編崇禎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起于新安國朝康熙中有習齋顏先生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敦善行而不忘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闢性命之微而謂之極數學者鮮能得其途徑以入天之生上智不數矣故所著之書具存而至

今無問津者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于此以俟夫尙論者

江南通志沿革總表序

江淮之間上古號爲荒服文字簡略無得而稱焉然塗山乃今鳳陽府地大禹玉帛朝會之所也譙亳西接湯都邳海北連鄒魯商周之際以泰伯仲雍以天下讓託迹荆蠻而子游北學遂爲聖門高弟宜乎衣冠禮樂之盛與中土比隆不惟江山佳麗甲于寰區也昔皇帝畫野分州而九州冀堯諸名帝王世紀以爲顓頊所建書傳以來可考者自禹貢始按今江南一省有禹貢三州之域大抵長淮以南東薄於海爲揚其北爲徐淮以西得豫州之東境揚之爲言晉書有云江南

乙一 青溪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徐者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禹貢徐州之淮泗羽山揚州之三江震澤今皆在封域之內周官職方氏首列揚州入徐于青春秋時東南不下數十國而吳爲大壽夢以後遂與中國盟會西與楚界互爭巢及鍾離卽今廬鳳間也魯哀公十三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其遺跡爲今淮揚之運漕春秋之末地入于越戰國楚威王時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淮南子所謂楚地北繞穎泗東襄郟淮是也其後考烈王以困於秦東徙壽春命之曰郟秦并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江南得郟郡泗水及會稽九江亦兼有穎川薛碭之域漢興以秦郡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荆吳江都皆連跨數郡高帝改

泗水爲沛薛爲東海碭爲梁國武帝改郟爲丹陽又分置廬江臨淮廣陵汝南諸郡及楚國元封五年置部刺史分天下爲十三部曰揚曰徐曰豫爲今江南之境而其時以廣陵屬徐州則非禹貢之舊域矣後漢因之明帝改臨淮爲下邳章帝改楚國爲彭城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浙江以西爲吳郡其後三國鼎立孫氏發跡于吳徙治京口遷都建業分立吳興新都二郡又改無錫以西爲毘陵典農校尉時魏氏據有中原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而吳人臨江拒守以皖城牛渚濡須爲重鎮江北淮南並爲戰爭之區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焉晉室平吳以天下爲十九州其揚徐豫之號與二漢同武帝分丹陽立宣城毘陵二郡又

乙一 青溪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置臨淮改新都爲新安迨至永嘉之後綸行建鄴境宇殊狹江以南得揚州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又因遺民南渡倚置收司並非舊土所謂名號數易境土屢分千回百改巧厯不能算者也晉末宋初多從土斷于是京口有南徐之名廣陵得南兗之號豫州立于江西青冀治于東海下及梁陳地狹而州郡益多其興廢離合莫能詳焉東晉以下皆都建康京輦神臯望實隆重桑梓帝宅多出京口廣陵控接三齊故徐兗二州刺史常鎮于此他若合肥壽陽淮陰彭城漣口朐山鍾離並爲重鎮今鳳廬淮泗邳海徐州之境是也北朝則自劉石苻秦而後若齊若周相繼並起而爭以史考之淮北之地宋末多人後魏江北之地梁末悉陷北齊陳

宣帝暫復淮南旋沒于後周絲棼瓜剖朝設暮更迄于隋而後定隋初廢郡以州治民煬帝改州爲郡今江南得丹陽吳郡毘陵江都同安新安宣城廬江鍾離淮南東海下邳彭城譙郡歷陽汝陰兼有梁郡之地唐武德初改郡爲州太宗貞觀元年始于山河形便分爲十道八曰江南道界潤常蘇宣歙池諸州在焉名山爲茅山蔣山大川有太湖之澤七曰淮南道楊楚滁和壽廬舒諸州在焉名山有八公灣大別霍山塗山大川有滁肥之水又有巢湖二曰河南道徐泗濠宿海亳穎宋諸州在焉有汝穎之川沂泗之水開元二十一年又分江南道爲東西其名稱則高祖時俱爲州明皇時俱爲郡肅宗時復俱爲州而每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末年權

乙一 青溪六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歸藩鎮五季迭興楊行密據江都爲吳昇有江甯爲南唐而吳越亦得蘇州南唐之地自江以北者尋爲後周所有宋太祖平江南太宗朝吳越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皇祐三年又分淮南爲東西其州郡頗沿唐舊泰州則仍南唐置通州仍後周置改南唐雄遠軍爲太平州太祖增置眞州及高郵軍太宗增置安東州及廣德無爲淮陽諸軍按自二漢以秦郡太大稍加開置然今江南之地得其時之六七郡而猶儉晉室承吳人紛更于是丹陽分爲四吳郡下邳各分爲一東晉分析更多降及南北之際君子無譏焉隋代監前併省唐人因之惟宋當一統之世以二漢六七郡地建州設軍倍于隋唐夫地不加闢而建置滋多官煩

民弊而號令屢更其于疆理之道未爲得也宋人每以天子潛邸升州爲府以府名州郡自宋始高宗南渡以建康爲南都行都其長淮南北復爲戰爭之地得失靡常元平金滅宋置行中書省以統各路及府宋代州軍多入屬於諸路之中其在今江南者集慶平江常州鎮江甯國徽州太平池州廣德諸路及江陰州及分置松江一府隸江浙行省廬州安豐安慶及揚州淮安諸路及高郵府隸河南江北行省亦兼有行省汝甯歸德府地及濟甯路之地明代建都于應天府爲京師以府十三州四直隸焉永樂中北遷爲南京所隸如故應天府改元之集慶路也而更割揚州路之六合縣屬焉改平江路爲蘇州府其常州鎮江諸路悉改爲府以安豐路及

乙一 青溪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淮安汝甯歸德之地置鳳陽府降廣德路爲州高郵府爲屬州江陰州爲縣考古之爲州疆域最大漢晉因而置之以統諸郡隋唐以來曰郡曰州實則一也然自昔俱設倚郭縣至明代始盡省倚郭縣以入於州則州雖有所屬而實不過一縣之地矣此州之升降也國朝定鼎改明南京爲江南省置左右布政司於省城順治十八年以右布政司駐蘇州鎮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康熙五年以淮安揚州二府及徐州來屬明年復除左右使之名定爲江蘇安徽二布政司安徽布政司領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七府及滁和廣德三州仍駐省城緬惟江左晦于上世開于中古而大盛于永嘉南渡之後其廢興沿革可得而詳聖朝因前代

制度與民休息聖祖仁皇帝翠華頻幸以省方之典行補助之政仁恩翔洽澤及草木今上皇帝至仁天覆惠養元元御極以來蠲租歲不下數十萬加以仁義德教涵濡于百年之深人心向化風俗醇美此亦江南之極盛也故遠溯唐虞近迄昭代條其州郡沿革以備一省興廢之大凡其各府州縣則悉據皇輿表表之列於後云初鳳陽府領州縣凡十有八其淮揚廬州諸府各有屬州地當險要而蘇州財賦故通省三分之一雍正二年督臣查弼納疏請改鳳陽府之穎亳泗三州蘇州府之太倉州淮安府之邳海二州揚州府之通州廬州府之六安州爲直隸則郡守以地近而事簡控制有要而僅催科亦易矣詔曰可弼納復請分蘇松常三府屬邑之

乙十

青溪六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繁者凡十三州縣各分爲兩其後署督臣史貽直請以江甯府之溧陽改屬鎮江署督臣尹繼善請析淮安府之山陽揚州府之江都爲二縣又請升徐州爲府以直隸邳州屬之并分鳳陽府之壽州置一縣俱可行之詳見後表江南省領府十五直隸州十屬州五縣一百一十三

上元縣志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天者萬物之祖而道之大原也天人感召捷於影響故帝王之治莫先于欽若而百司庶尹亦咸有嚴恭寅畏之義焉列國分星肇於周禮然其說不可得而詳古之聖人豈不知陰陽之事非淺近所能測而人苟以天變爲不足畏則放僻邪侈

何所不至故說雖茫昧而甯存之使之朝夕乾惕以動無過舉也況象緯之昭然可驗者又所時有乎至于五方地有高下寒暑既殊晝夜亦異人知其本於日月之運行而不知其本於黃赤經緯之度與北極出地之高卑古者論極出地三十六度而止元郭守敬海內測景凡三十有七所而後知諸方各有不同因以設儀置象至明末泰西之學流入中土視授時爲加密聖朝廣大爰用西人圖繪方輿海隅出日咸知辰極照臨之遠近誠明時之要用古今所未有也上元爲南邦首邑天文星紀統于吳越極度高卑領于郡治其用各有攸施而俱不可以不論至於史家自漢以後咸志五行其原出于洪範庶徵而春秋之紀災紀異皆敬天之天者也茲故以類相次用備一家之言

乙十

青溪六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官
自封建廢而郡縣而守令之官獨曰親民是天子所與分此土而共治之者也按周禮司徒爲教官之長而首曰以天下土地之闢周知九州之地域辨其山川名物與其邦國都鄙之數而王制所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則司空之職也蓋先王之法土地之政其綱紀領于司徒而司空掌其經營創建之事然後百姓有安居之樂而教化可興夫地治之重如此治此地者不一其代左氏傳于城父之爲夷白羽之爲析必謹而書之志地理者紀沿革此其所昉也建置既有今昔之殊而地域之形勢山水之奇勝蓋有非書所能盡者是不可以無圖也至郊圻封守有保釐之寄金城湯池有防禦

之責而重門洞開爲治忽之所出豈以事在一邑而可略乎
廣谷大川天地所以節宣其氣諸侯山川在其境內者則祀
之班孟堅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
故謂之俗善治國者未有不因其風俗而裁成之者也金陵
自建安而後雄視東南規模式廓一方之所設施實瀾瀾乎
有大國之象焉非他縣邑所得而比絜也今運際聖明潤澤
豐美獨冠羣服疊邀鑾輅幸臨省方閭俗雲罕九旂光耀江
山千古未有之異數矣亦何幸與輿地

乙一 青溪六

金陵縣志
蔣氏校印

罷侯置守以來令蓋與守並重焉考漢室之制縣令之下既
有丞尉又十里一亭亭有長十里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
游徼三老主教化嗇夫收賦稅游徼巡盜賊謂之鄉官鄉官
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民事下之則雞犬桑麻之細有所必
察而小民不可得而欺上之則政治禁令之大靡不與聞而
長吏資其佐理此成周黨正閭胥之遺法也降及魏晉以後
斯制猶存隋文帝師心茂古悉廢鄉亭之職而所謂縣令者
乃以遠方騎旅孑然孤立于百姓之上夫今之邑即古之邑
古者置官如彼之多而僅以爲治今之邑令欲以一人勝任
而有餘此必無之理也且鄉官之廢令之可以寄耳目手足
者莫如胥吏加以後代縣邑之政日繁于古或地當省郡四
會五達徵令奔走罔或甯居日與市井無籍之徒鬪智而爭
巧各有濟乎雖然亦求其本而已董子云今之太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非清無以律己非敏無以成
務非明無以燭物非愛無以長民數端具而豈弟之譽歸之
其操之不自我耶我朝設官分職內外並重而尤加意于親
民之官故縣令既選授于吏部而臨軒之際復量之其才地
之宜稱有時宜易置緊要之區既由督撫考察題補而又重
以銓曹之核議以俟聖裁則邑令身任民牧設誠致行安見
治道之不朽若哉官守

乙一 青溪六

金陵縣志
蔣氏校印

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而民生厚焉國賦出焉其所由來尙矣
取民之法隨時因革不必相沿而百王之所不變者則損上
益下藏富於民之道也禹貢則三壤以成賦周官辨五物九
等以制天下之地征要不過什一而止而他所謂貢賦以待
祭祀賓客喪荒者皆有常式而未聞有衰世一切苟取之術
也井田廢而兼并起漢代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王莽苟
悅皆有徒資豪強之論夫自田得賣買天下之田遂多歸于
富者而遺乘滯穗鄉里賴之是富者亦有時而澤及窮民也
使二子之說行而有國者槩以輕徭薄賦爲無益于天下其
可乎大司徒之恤貧安富周公豈欺我哉唐之兩稅所以救
租庸調之弊也後世以其便於民相沿至今然兩稅之外復
賦丁徭則庸調倍增雜辦之征悉派田畝則稅歛日重蓋自
宋元之後皆不免焉上元爲明代創基之地立國之始嘗加
恩令民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天下初定雜征亦稱號稱樂
土其後大吏創議借勸借事日增而差日繁吏胥因緣爲奸

而詭寄花分之弊作一時無藝之徵皆責取于現年索之花戶於是有田之家莫不嗷嗷雖良有司如海公瑞汪公道亨者起而救之莫能盡絕沿及末流橫征暴斂日以益甚而國隨之矣我朝定鼎賦額一用萬厯初元之舊悉除加派列聖相承百有餘年以來休養生息視民如傷聖祖仁皇帝翠華頻幸勤求民瘼蠲租賜復史不勝書至于久道化成遂頒恩旨永除滋生口賦如天之仁豈三代以下所可及哉田賦

古先聖王建立學校其始未嘗有士與民之分也周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性之善出于天因而導之曰安習之偏成於人矯而馴之曰擾大成君財成輔相以致一世之隆平者其本在是而謂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學可乎故鄉黨州閭無地而非學也州長黨正無人而非師也師田行役飲射讀法無時無事而非教也漢書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吏胥平且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蓋先王設教其廣博周浹範圍天地之化有如是者降及二漢去古未遠鄉官之設猶能起教于閭里於時縣邑不設師儒之官其民之秀異者則長吏以告二千石二千石擇其可者與計偕于京師得詣太常補博士弟子亦古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之比也隋唐以還縣令而下無職司教化雖嘗置學設官而不以教民百姓不聞德義之訓久矣蓋士之與民至後世始分而膠庠之設僅爲取士之具亦至後世

乙十

青溪六

十一

金陵叢書
一萬氏校印

而始然也善乎馬端臨有言曰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我朝治教之盛比隆三代聖天子臨雍講道薄海向風直省大小庠序以及會城書院靡不經畫盡善垂範無窮世宗憲皇帝睿慮周詳欲補學校所未及乃頒萬言廣訓於天下命有司朔望宣講以化民成俗誠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與學校

祀者國之大事所以教民著誠盡敬而定人神之位者也故天子郊祀天子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祖幽有鬼神有禮樂而何末世淫祠黷祀之多也金陵之有祠祀自蔣子文始夫子文之沒近于祭法所謂以死勤事者而吳人祀之則以其死而靈異是爲知禮乎下逮宋齊之間遂加相國之號隆帝王之稱以求隆陰助君子觀于子文之祀而知六代之志荒矣明之祀祠山五顯廟于雞籠亦其類也古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若祈年祭蜡逆暑迎寒餼餉詩擊土鼓又皆所以導天地之和而壹民之心志耳目也當此之時豈有非禮之祀出于鄉國都鄙間哉今也不然百姓奉無稽之土木以爲福田春秋報賽奔走如狂酒食聚會破產傾家以相奉至有鬻其子女而巳者若乃先賢往哲或忠節著于天壤或功烈濟乎生民廟宇雖存徒爲風雨所漂搖颺颺所棲宿是國之所重民之所輕民之所趨國之所禁也豈非積習使然與佛老二家起于聖教之衰江

乙十

青溪六

十二

金陵叢書
一萬氏校印

左自吳大帝始爲康僧會置寺名建初又爲道者葛元立觀
方山流風相煽代加崇飾至於窮竭帑藏益以賣兒貼婦之
錢君子病之往志祠祀之後每附載寺觀欲以觀世變也方
今治教清明自日星河獄帝王聖賢而外不在祀典民心其
自是而端所趨向也與祠祀

夫興亡成敗之運相禪于古今而過此以往莫非陳迹其感
慨可勝道哉金陵自春秋以末肇有城邑吳晉以來建邦立
號聲稱遂大創置滋多亦頗出于軌物之外下迨梁陳宮室
園囿之盛遂至日新而月異當其縱情嗜欲極意荒淫自謂
爽鳩之樂永無涯既而壽陽兵至焚燎幾盡隋師渡江悉
皆蕩壑今日之斷隴荒畦乃昔之長陽平樂也今日之蔓草

乙一 青溪六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荒煙皆昔之繁華佳麗也豈其所意及哉至若東山有謝傅
之墅北山有次宗之館冶城卞公之抗節幕府王導之建牙
英賢遺迹往往而在後之賢人君子聞風興起誰無式閭表
墓之思焉明祖創基上繼周漢下邁唐宋而此邦實爲建極
之地煌煌乎典章文物非向之金陵所可同年而語矣其後
遷都北平終明之世宮闕不改臺省如故號爲陪京距今百
有餘載喪社既屋故老無存而仿佛猶有可言者則皆古蹟
之類也古語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之中未
施敬于民而民敬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且夫六代宮城皆在
水北故往蹟惟上元爲最多茲故採摭以備好古者省覽焉

古蹟

自唐虞下迨成周之盛其所以教天下者禮樂而已東遷以
後王道寢微而詩書漸有成書學者始得據以爲業春秋傳
所謂說禮樂而敬詩書是也按孔子以前四者並舉始見于
此王制以爲樂正四術似未考其爲教之先後孔門修而兼
用之荀卿生于周末乃曰隆禮義而殺詩書又曰不道禮憲
而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此非求異于孔子也蓋
當是時禮樂崩壞而詩書亦徒爲口耳之學矣卿其有所感
而言之耶今夫禮樂之爲物也不生于人而生于天孩提而
知歌詠少長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官百骸生而用無
不具故曲折以赴禮則一身之用行焉鼓琴瑟執射御則兩
手之用行焉今也禮樂之教既亡人之與生而俱生者則力

乙一 青溪六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遂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終日匡坐而誦讀無升降上下之節
無屈伸俯仰之容則一身廢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習則
兩手廢矣是天與人以形體而莫不壞于有生之後性命之
理不順人道之紀不修誰寔爲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莫弊
于今之教法幸而六經大備于孔子之後而學者又不明其
所用徒以滋論說之糾紛箋疏之晦塞智能之士無所寄託
則日浸淫于詞章綺麗之末馳騫于功利攘奪之場猖狂恣
睢而不知反大本一失博害並生亦何所不至哉嗟乎使苟
氏而在吾不知其歎息痛恨何如也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言禮

樂之愈也禮樂有義有數義與數並立而同重其數則所設也其義則所設也失其數而存其義以爲今日之無可如何則已耳而非所語于教學之大成也且今日猶有難者魏晉以來佛氏之教興病道甚于莊老其法以遺棄外物獨見本性爲高妙而玲瓏頓捷能爭效于立談之頃謂之真修寔證于是失意于仕進之夫既多歸之于晚節末路而大儒之從事正學者雖曰惟日孜孜而聞佛氏之說亦未始不以下闕文字原旨序

古者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是也三代以後典籍散亡其義僅見於周官籀斯之徒蓋莫不承而用之然自篆書變爲隸楷隸楷又變爲行草唐之元宗復以俗書盡改

乙一 音溪六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經典古文時移世降爭趨簡捷而六書亡矣夫古人之文字先其體而後其義故有日月之體而後得曰象形有上下之體而後得曰指事今以俗書寫日月上下而曰象形指事即此而在其爲郢書而燕說豈待言乎故張參唐玄度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雖能刊時俗之謬而以云復古則未也至於諧聲乃以所從者母而配之於音以成字則韻學存焉古之韻學今難詳考說文多有某字諧某聲而與今人所讀不類者自當有故然其時未有翻切而徐鉉乃取孫愐唐韻以附益之是無功於前而貽誤於後其害甚矣執此以談不謂六書之亡不可也六書有經有緯楊升菴云字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爲經以假借轉注爲緯善哉其言之也蓋自書契之

作以代結繩而文字孳生至眾非象形指事會意諧聲所爲而假借轉注爲之也六經以尙書爲最古而堯典臯陶謨禹貢爲之冠其中假借轉注之字十居其八九焉是六書同時而興不可以爲有先後也然後之言字學者於假借猶易明而多誤訓轉注假借之易明以說文之正解主之而可定也轉注之訓則自說文已誤至正譌而再誤使無蕭楚程端禮轉聲之說則六書未亡而轉注之亡必矣噫可歎哉余性本樸昧於字學未涉門庭而治經之餘求其文字與說文相出入者思以假借轉注二者勒爲一書以爲經學字學之一助日月逾邁尙未屬草而絳巖童君文字原旨之書已垂成矣君少承嚴命留心古學弱冠而外於古今字書徧加搜討慨然有志於撰述既領鄉薦司鐸潛邑作令晉邦課士理民之暇固不以是爲務夫自俗書間出古學寢微許氏之書闕焉弗講宋元以來雖屢有編纂而鄭病于奇戴病于雜不無貽誚君之爲此書也由用力之勤而洞與古會是故衡從圓方以辨其體也而無參差穿鑿之弊依形分類以明其義也而不失之於影響疑似至於援引經傳以爲箋訓雖無一語不本於前人而所以陶冶而貫通之者亦可謂約而能該詳而有要矣由此上闡汝南旁紹鄱陽豈非六書之舟楫經學之疑丞也哉里居之日與余嘗往復其議論余媿無所啟發惟是假借轉注之間則重賴君書之集其成而余獲免於遺憾焉是以序而論之

乙十 音溪六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易通自序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天之命也易之道也吉凶悔吝其端不可窮待其至而圖之則無及也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教天下以憂患而已矣以憂患生其心則天德為我用天德為我用則能知天下之險阻而自致於无咎之地是故極天下之隨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大指可一言而盡也知者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而天下無餘事矣愚者不能然則使以尊天敬神之意致謹於蓍策而不敢肆亦何在而非易之本教與春秋以前晦於卜筮孔子作傳深明觀象玩辭之法乃由秦漢以來異端曲學竄伏其中不可致詰箋疏之作日增月盛各自執其所是而易幾為天下裂廷祚生乎二

乙一 青溪六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千餘年之後觀羣言之淆亂始嘗泛濫求之而竊有疑焉以為三聖人之設卦繫辭當必有其故清夜思之不知涕之無從既有所見不能自己爰自乾隆丙辰迄於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千卷乃盡去舊說之未安者以求合於孔子之說以上溯乎包羲文王之意而冀其萬有一得嗚呼易之所以前民用者其指固可一言盡矣而可以儒者之說乃紛紛若是耶豈人情皆好怪而惡常苟以其說為可悅即涉於謬悠入於支離而不自知其害道耶廷祚不敏有志而未逮也若乃明易之本教以還繫辭精微之舊則俟諸後之君子云爾
大易擇言自序
六經皆明道立教之書而箋疏之多惟易為最其故可得而

言也夫典謨訓誥无剛柔九六之象風南雅頌无吉凶悔吝之文而易有之後之人不能以迂怪之說加之詩書而於易則無所不至蓋徒有見於體貌之不同而不知明道立教未嘗有二致也孔子作傳首明易簡曰像此而謂之象效此而謂之爻蓋虛易道之晦蝕於羣言而揭其本原以詔萬世者至矣而無補於一象一爻之用夫箋疏之作以明經也若舍其平易就其艱深周納其似是附著其本无論說之繁興適以蔽經而已矣學者所當慎思明辨者孰大於是國朝御纂周易折中使千古說易之家粹然一由於正日月出而天地昭矣第學者先入之言猶頗見於羣書若不稍加釐訂別其從違則見異而遷非所以防其未然也乾隆壬戌望溪方先

乙十 青溪六

十八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生南歸慨然欲以六條編纂五經集解嘉惠後學而首以易屬廷祚曰子之研精於易久矣夫廷祚豈知易者聞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為之閱十年而書成命曰大易擇言夫仰觀俯察極數定象者上古作易之事非今學者所及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辭以求其義得義而明其用非訓詁不為功六經之中惟大易有聖人之訓詁則後世說易或者口智強經異說多端不可致詰或繪圖立象自命畫前之秘以相授受者皆不可以不知所擇也已廷祚非知易者竊於是編之終而著其所見如此以俟夫有志者論定焉
象爻求是說自序

余著易通自丙辰始其後復纂大易擇言歲辛未以經學之
薦入都時擇言尙未成而易通已刊刻數載將攜以行心有
所疑乃于立春之日齋戒沐浴奉著策而待命于先聖焉二
五皆動遇坤之坎再拜而退曰異哉斯占其見先聖之不得
已乎夫易之爲書崇德廣業與民同患以至順之道而出天
下于至險者也易如是而說易者從可識乎左氏占例本卦
每與變卦參論今即舍坤而取坎其故亦有可得而推者焉
坎之二曰坎有險求小得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蓋惟聖
人設卦繫詞以其情與天下相見故求之无有不得道在持
吾心之平而已乃若昧于平康正直之塗而泛濫于穿鑿支
離之地非入于坎即實于叢棘曾以前民用之謂何且其象

乙下 齊溪六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詞有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尙然則從事于茲經者非以
剛中合乎至順未有能往而有功者守之則是悖之則非神
明之相告豈得已于此哉竊用是服膺而不敢置也余中歲
幽討得與斯文每懷若失忽忽居于遲暮昔紫陽以詩傳早
刻悔其誤人式于前哲爰以冬春之間取易通而重訂之梨
棗之上多所改補然挂一漏百愈增心之怵惕遂復作彖爻
求是說夫治經而趨險違順而猶以爲不昧其是非之心可
乎哉乃漢晉之所大惑也余固頗有論撰然不敢自信而求
是之心則三十年以來如一日也不知聖人之情何以見不
知學者之求何以得兢兢焉勉勉焉沒吾齒焉云爾茲書多
晚歲所新獲若易通擇言有可信者亦頗搜採以成全書筆

墨之暇因有感于前占而詳釋聖經之語以爲序至舊說辨
證出入者既散見於各彖爻之下而發凡起例又別爲易學
舉端數則以領其要於前云

晚書訂疑自序

尙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前宋無人言其
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
明郝仲輿著辨解焦弱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
夫二十五篇之書或謂其平正疏通無違於理道而其爲前
古書傳所引稱者觀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
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屈聱牙
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時其文載於左國者眾矣未

乙下 齊溪六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予則謂
晚書之可疑在於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
議論涉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尙書
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
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
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予曰民間之秦誓漢得之以充學
孟子本趙岐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
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
學不猶愈於民間之秦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
之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予聞其言亦近理
因并識之

禘祫辨誤自序

禘祫至大禮也自僭亂於衰周漫漶於經傳支離周章於漢宋諸儒之論議蓋難言矣其失在以禘祫為非時祭而五年再殷之語又自緯書竄入公羊學者莫能辨其是非有天下者採箋注之說以制典禮訛以承訛垂二千載豈細故哉先王父任之先生研精三禮數十年著有禮記敏求編辨析王鄭言喪祭者尤詳康熙甲子其稿燬於火先君子少承庭訓哀懼弗敢失墜憶廷祚八九歲時讀戴記私以小紙裝為書帙綴如掌大取經中可以類從者連率書之其下復有若論辨狀而不能成語先君子見而止之曰小子毋躁既成童乃漸以先王父之遺言緒論訓迪焉於是遂有留心禮學之志

乙一 齊溪六

一一一

金陵書局印

雍正改元鄉試後聞友人談禘義心未能安後得前輩四明萬充宗論禘祫者數篇繩愆糾謬多發疑滯為禮家所未有廷祚不揣荒陋復以所聞於先人者推尋久之因為禘祫辨誤二卷思隨萬氏之後塵以就正篤學君子并述淵源所自而不獲承其萬一者於末以識愧焉

論語說自序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於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為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為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為四教以詩書執禮為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為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

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於聖人之域而眾

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聲靈於五常百行之

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

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

而論語之一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

具在於禮樂求仁有方不離眾善三代而後無所無禮樂矣

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

用假他人之鋤耨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為之途盡善耶

且天以聖人為心以眾賢眾能為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

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

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如是

乙十 齊溪六

一一一

金陵書局印

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焉是書創始於乾隆

乙亥改訂於丁丑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

尚書通議自序

六經之中書缺不具書不具而道具焉願治之君好古之士

皆可得而考也漢初伏生以二十八篇教于齊魯之間書之

傳者惟此其後有孔壁之十六篇其後又有南朝之二十五

篇一則廢而不用一則用之歷有年所而儒者識其偽然則

二十八篇之傳天之有意於斯文至矣豈特記言紀事之所

托始而已哉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往矣當其時則為政所以

作君作師而建極於一世者也垂於後則為教所以祖述憲

章而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政與教無二事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二道而皆備於書是故其精旨與義不可以勿求而非求之積久未足以云獲也漢魏之傳注至唐而後先俱亡正義之作訓詁惟宗孔傳以偽亂真不知其謬宋元以來林薛朱呂金吳數十家雖頗以義理發揮而得其要領者鮮或疑經有脫誤則輕爲移置草廬尤甚此又前儒之所不敢出也廷祚智識淺味自幼嗜讀伏氏之書垂老而不知其說有憾於衷爰以戊寅之春覃思畢力私欲有所論著乃知上古之文學者一時雖若難明而詳玩皆有可通其詞艱而指顯也證佐無待於外求而篇中義或相備其文簡而法密也凡箋疏之支離與史傳之漏落往往能越章句之表而得之要以

乙十

青溪六

二十二

金陵書
蔣氏校印

不拂乎經之本然而契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以止廷祚有志而未逮也姑以目之所見筆之於書閱三載而成一編名曰尙書通議敢云宏闡政教而發明古聖人之精微乎後之君子或於愚者之一得而不無取焉爾

答郊問上

或曰禮莫重于郊祀郊之分南北也祀天以冬至而夏至祀地也或並設天地之席而祭于一壇也是皆謂之禮乎否耶於古何若竊願聞之曰唯唯否否是非可以一言盡也夫自戰國秦火以後先王之制作不可得聞矣其幸存於三禮者既為說不一而復贖亂于讖緯周章軼轍于訓詁之書廟堂之議禮者未嘗深思詳察而摭摭以為據依亦何怪其莽如亂絲而無以徵信于天下乎吾將取經傳之遺文墜語而一斷之于理然後郊祀之義庶幾可得而言也夫以郊社並稱

乙十 青溪七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禮家之恆言故曰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理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後儒以社為祀地者未為不然而社非地之正祭也何以明之他經固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謂諸侯之外祭自社始則可而可曰自地始乎或曰然則王者有祭地之禮矣不于北郊而于誰哉曰北郊之說始于孝經鈞命決經則無之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是郊惟一祭一名矣豈可以兆于南而遂謂北亦有兆耶且春秋屢書魯郊而不書其祀地是魯敢于僭南郊而不敢僭北郊也緯書之妄審矣然則王者果無祀地之文乎曰不然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謂地之無祀則吾豈敢以理揆之

古者天地其合祭乎吾所謂合祭者非一壇之上天地同席

祖妣並配如漢代所制也夫陰陽之氣合而後萬化興焉易

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此道之極至非聖人

不能見也而莫著于郊之祭又嘗考古之宗廟先王先公有

主而先妣無主其祭之時先王先公有尸而先妣無尸皆所

以重陰陽之合也宗廟郊祀其無二義者與周禮大宗伯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掌次王

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其言皆止于天而不及地何也

以郊之祭一主一尸地統于天而無可言也孔子曰嘗禘郊

社尊無二上亦此義也然又有祭法之說在祭法曰燔柴于

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此近于言天地之分祭而

乙一 青溪七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實非也泰折坎之在壇下者也壇之上既以牲玉升其醴而因瘞埋于坎中蓋郊之祭既深明天地之合而復微示其尊卑于禮成之後此聖人立制之精也而非祭法與郊特牲同文亦無由而知何也郊特牲之用駢犢專言郊也祭法上言燔柴瘞埋而下文亦惟曰用駢犢則其非言分祭天地而與吾論相發亦甚明矣後之解者乃猶泥于陽祀陰祀之辨疑其有誤豈足以議禮哉或曰祭法之說則吾既聞命矣周官大司樂之明文其可廢乎曰夫郊之為祭其地則兆于陽位是也其時則所謂近長日之至也其事則祀天而地在其中故曰一祭一名今大司樂有闕丘復有方澤則非一地矣以冬至復以夏至則非一時矣時地俱異則其事非一矣與鈞

命決之言若合符節而反刺謬于周禮之本經何則王服大裘以祀天冬至之事也夏日至之方澤而復大裘可乎大宗伯所掌諸外祀其壇兆不同其祭之日不同其牲幣鼎俎尊彝無一同者而曰園丘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方澤之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周禮無其說也自漢以下萃六合之神祇于郊壇甚于一閩之市者謂非此書之作而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郊之見于經者為說不一如此而非以理裁之則何以建中立極而定制作之原也或曰郊社非並重則古人不以並稱而今日社非地之正祭何耶曰地之道大而功博自天而下可以配天者惟地而已是其道之大也郊之祭主于報天地在其側而不能無屈聖人以地為天屈則無以章地之功故為社以報地于無窮而制禮之意始盡有天下者然後郊而社之祭則下逮于臣民又推立社之義至於四望山川八蜡百物無往而非神地之道也此之謂尊天而親地也嗚呼聖人之于地可謂盡心矣則郊社之並稱又奚疑焉

答郊問下

或曰周禮言祀天而不及地者固有之矣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于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地有配天之道而不以社祭于郊非所以親地也不以社祭于郊

乙一 青溪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獨為一郊以祀帝非所以尊天也有一于此聖人不為宗廟之祭見祖而不見妣而周人之詩曰烝畀祖妣郊之祭見夫而不見地而古之制曰天子祭天地儒者其未之思耶郊之有二吾烏知其非禮也然則大宗伯之黃琮典瑞之兩圭有邸其用于社者與夫先王之于地其報本反始蓋不一而足也大宗伯血祭狸沈醢辜之祭鄭康成以為此皆地祇不言祭地而祭地可知孔穎達謂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蓋皆不知地之正祭已見于上文之禋祀而地之分祭實自社始也大宗伯天神具三祀昊天上帝大祀也日月星辰次祀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小祀也地祇亦具三祀社稷大祀也五祀五嶽山林川澤次祀也四方百物小祀也

乙一 青溪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與社同山川之類同而用禮同是也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儒者謂次祀無禮神之玉而不知社稷本屬大祀宜其不明於黃琮與兩圭有邸之用矣且典瑞上言祀地下言祀山川以社稷而遺社稷何居豈可遷就周禮以成訓詁之誤哉郊特牲曰家主中霽而國主社示本也夫社者天下之大本也而可曰非大祀與吾于此尤見大司樂之不可信也使誠有所謂方澤者大宗伯不與昊天相對而序地祇願自社始乎或曰萬氏充宗謂古有兩社而大社在北郊所謂方丘大折皆在于此地祇之祭行焉而與郊對舉者也其說何如曰天子諸侯各有二祀二社其制惟見祭法他經未之有也舊說以大社為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

萬氏易其說以王社爲在庫門內右而大社在北郊亦何據而云然乎吾思祭法非謂古寔有二社也其言王爲羣姓立大社者蓋謂王者舉社之制乃欲報本反始之義達于上下猶內則言子事父母而稱后王降德于眾兆民云爾按亦郊云特與祭法異而即指右社若有王社或如先儒之說而要之其在庫門內右者必大社也所謂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焉而後出者此也所謂王大封先告后土者此也所謂出師則載其主于齋車者亦此也何以知其左在庫門內右也禮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曰祀社於國言國以明其不在郊也假令古有二社亦必以對峙宗廟者爲大若謂古者信有北郊之社以祭地則社必與稷連瘞埋之際將何以行

乙十 青溪七

五

金陵書畫社印

禮哉異哉萬氏之鑿空也左傳云間於兩社注謂或曰祭社也高氏亦誤引義云郊之祭主日而配月此何義也曰禮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何則禮有擯詔樂有相步之謂也天尊而無上聖人慮其誠不易達以日爲正陽之精而借日以爲明者月也故祭日及月以介紹于天庶幾天之鑒其誠而享之也慎之至也祭天之禮行于郊前何日不可考矣說者以燔柴祭日卽爲祭天豈介紹往還而主賓不復覲面亦得謂之禮乎萬氏復援覲禮禮月于北門外謂南郊主日北郊主月以質其北郊祀地之說不知覲禮先言拜日于東門之外明有君也繼言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明君臣之相答也彼自有其義豈

所以登郊祀者哉夫以禮書之雜而多端萬氏乃創生異義于周官戴記之外以惑後學其害鉅矣不可以不辨

原人

人生于天地之中天之于人其相近而不相遠固然也然僅以爲相近則遠矣形者天之所生也性者天之所賦也而吾之身日與天地相依附則相近之說不其然乎哉古之言人道者曰父天而母地曰事天如事親聖人所以垂世立教者其言不過如是而止而其實則有不盡然者火附于薪火滅而薪存則火與薪猶二物也子生于父父衰而子壯則子與父猶異體也若夫人之生也本于天地之一交天地自一交以後以精粕者成其形以精英者立其性而天地之所知所

乙十 青溪七

六

金陵書畫社印

能遂舉其全而界之于人且不但此也天地之知能自是遂退謝于無爲而世界任人之闢之民物任人之奠之鬼神任人之所以酬酢之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始成物而前則人在天地知始成物而後則天地在人而謂僅如薪火之相附父子之相屬也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古之善言人者無過于此矣夫知人爲天地之心則初無彼此也初無表裏也不止于呼吸之相通形影之相隨也幽獨之當慎者此也化育可贊而天地可參者此也福善禍淫捷于影響者亦此也而六經之指歸萬事之條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或曰人之生如此而智愚賢不肖之不齊其故安在曰此非天之所爲也夫人之生也有世運之污隆焉有水土之風氣焉有其

家世之盛衰焉有其父母之習尚嗜好焉人之未生而數者已具及其既生而習于正則正習于邪則邪此智愚賢不肖之所以不齊也非天之所爲也

原心

欲盡人之所以爲人當先知人之所以異于物欲知人之所以異于物當先觀天地之知能天地之知能何在乎謂其能覆能載也謂其能布四時而行日月也謂其能歷久而不毀也吾以爲皆不在是夫天地之知能莫大于能生人而尤莫大于能生人之心心者知之所載也氣之至清者也記曰凡生而有血氣之屬者必有知今夫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跋行喙息者植者頑者皆稟一氣以生成而惟血氣之屬得氣之

乙一 青溪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正而能有知焉惟人之血氣尤正而其知有獨異焉此昆蟲鳥獸所以不同于木石而人所以不同于昆蟲鳥獸者也天于人物既皆與以血氣而又異其心知者此天之有意與天之無意與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夫物生于天地之交未交以前無此中也惟于一交之中而人物乘之以生又惟一交之中其純粹而清明者獨鍾于人而不鍾于物嗚呼天所以生人之心者其慎重如此然則所謂中者是天地至清之氣也是天地之知能也未交以前天地無此知能既交以後天地亦無此知能其端惟在于人心而已矣天能生人而與以人之心此人之所以不如天地也生于天地而能全有天地之知能此天地之所以不如人也人惟有此心知故學天

而至于天學地而至于地以及天地所不知不能者而皆知之皆能之豈天故縱之以至此與至若有此心知而不知其爲天地之知能以徒守其血氣是夷其身于昆蟲鳥獸者也若乃有此心知而不敬其爲天地之知能而妄用其血氣以爲害于天地之間則罰惡之嚴又未有如天地者矣

原氣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羣然貴理而賤氣夫理貴之誠是矣抑思邃古之初元黃未判之際是理者果孰爲收藏之耶萬物化生以後是理者果孰爲執掌之而孰爲宣布之耶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羣然貴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乙一 青溪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氣安可賤乎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吾見夫天地之始也見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窮也見夫萬物之生死消長也無非氣者天地之始于一交氣之動也自一交以至于萬變氣之盛也由萬變以復歸于無有氣之盡也向使無此氣則乾坤何以奠日月何以明山何以峙水何以流萬物何以蕃辨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非造物之大端不過一氣之明驗乎然則所謂太極者亦可謂之氣乎曰太極亦氣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惟氣能生物而謂理能生兩儀可乎然則性亦可謂之氣乎曰天地之間所以成象成形者莫非氣之所爲而氣之精英則最靈而最秀今夫熱者火也熱而有光

者亦火也氣之有精英如火之有光也光不可以爲非火則性不可以爲非氣明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爲性則氣之外無性也又曰浩然之氣不曰理而曰氣則氣之外無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領道于陰陽則氣之外無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則氣其大始而理其後起者哉

原性

人乘天地之氣以生天地雖有不善之氣而生人之氣則無不善性也者其氣之至善者乎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蓋二氣相遇陽必求陰陰必求陽天地之性也即夫婦之性也相求相感之際其性既真其情自

乙十

齊溪七

九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密必有綢繆交搆于無間而不可以僞爲者夫綢繆交搆于無間此至善之氣也人乘此至善之氣以生而謂性有不善者豈情也哉夫性不可見而性之善則動而可見性之善之動而可見也以其始之動于善也天地善而後動故人性動而即善也然則性之義云何曰人所以生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性者天之所以生物即物之所以有生命者主之本也其體可得而聞乎曰性生于天者也天以無聲無臭之體主天下之大命而人之性亦如之曰後儒以性爲理者何也曰彼見其發揮于五常經緯于萬事故謂之理也然性者至善之氣也易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陰陽之氣之善即陰陽之性之善也然性之能不在

五常不在萬事而在于能知知在于能愛愛非獨愛其親愛其兄之謂也吾觀于能言之儒子無知之野夫其無所聞見則已耳其目所乍見耳所乍聞者則必求明其故于心而屬屬乎其若迫此其心必有不忍遺乎物不忍外乎物者則萬物一體之大原備于此矣不忍者仁也義以宜之禮以序之智以別之信以實之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性之成始而成終者也雖然性所以能愛之故吾得而知之而性所以知愛之故吾不得而知之其天乎其天乎

原道

困形以言心則不知心膠理以言性則不知性離天以言道則不知道道之爲天下裂也久矣昔者聖人因中材而設教是故多其節目寬其程途其爲法不一而足也今之爲道者曰道在于博文多識道在于心齋坐忘道在于理天下定國家各家各持其說而不能相下亦何怪于道之不明也乎夫誤于末者貴求其本迷于流者必尋其源道者何也道者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者也天地一交而生生不已至善之原由此開而物感之端亦由此啟其端則有三飲食也男女之欲也樂生而惡死也是三者名爲物感而亦發于至善之性惟其感物既深則漸流漸遠以及于陷溺而天下之禍烈矣聖人曰吾將奪而飲食禁而男女杜而樂生惡死之心毋論斷斷有所不能即能爲之亦必暫效于前而終敗于後是與于天下之禍者也不如因其所感而利導之以益明夫至善

乙十

齊溪七

十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之所在而道之大用行焉至善者天之命也天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人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之性道也者廣其愛而節其愛者也無以節之則飲食也衿兒之臂亦可也男女也樓東家之處子亦可也樂生惡死也凡可以得生者可無弗爲也有以廣之故一飲食也必至于民飢則由己飢一男女也必至于內無怨外無曠一樂生惡死也必至于無一夫不獲其所仁以居之義以宜之禮以序之樂以和之政以布之刑以齊之其要惟在正人心之所感以復于至善之性故曰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也此由堯舜以至孔孟所世守者也不然而曰我能博聞多識我能心齋坐忘我能理天下定國家噫吾安能知其所爲之善不善哉

乙十 青溪七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原教

古之教統于一今之教列爲三此非人之所爲也天也世之論者莫不尊吾儒而外釋老釋氏以明心見性爲宗老氏以修身煉性爲業道雖不同而同歸于心性之旨其所見固已有過人者至于或億萬分身而無礙或飛行天地之一氣而無垠其說不無流于誕幻迹其蟬蛻塵埃遠離煩惱獨翱翔于造化之際以視世之利欲薰心干犯道義沈溺而不返者其所由異乎否耶向使釋老而獲論定于聖人必且爲賢智之過而非愚不肖者之可同年而語也雖然人爲天地而生天地待人而立彼釋老者亦人耳而乃置天地民物于度外以獨善其身吾知聖人必大有不忍于此矣詩云維天之命

乙十 青溪七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穆不已夫開闢之初始于一交自一交以至萬變無時不交無地不交無時不變無地不變者此天之所以盡性而至命也聖人法之本一心之仁愛始于親親而下推之以仁民愛物上推之以事天饗帝旁推之以親九族睦臣鄰一若天地之無不交無不變也者此聖人之所以盡性而至命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以生生爲學今釋氏則曰無生老氏則曰長生然則開闢以前可以無此一交開闢而後可以止於一交天何爲而無不交無不變而有此不已之命生生之易哉嗚呼舉天地民物以歸於廢壞漸滅者必自二家之說始矣而謂聖人忍爲之哉且其道尤不可以謂之教教者聖人之事也率天下之人以盡性至命而位天地育萬物者也彼二家者極其能不過獨善其身而止而以天地萬物爲外謂之其學焉可也不可以爲教也

原鬼神

上天下地陰陽運行萬彙雜糅鬼神起滅皆人心之所爲也人之有是心也本一氣之精英自天地之交感摩盪而出未交未感窈窕冥冥無得而稱既交既感鍾于血氣發爲知識天地不能有也日月風雷不能有也山川草木不能有也以其爲天下至靈之物故天地日月風雷山川草木莫不待之以靈然則鬼神之說可知矣夫天地日月風雷山川草木氣能爲之不能自名也氣能爲之不得自言其生成變化之故也人乃出而名之一一言其生成變化之故此其勢已不容

于不靈矣而況上世以來聖人迭起以至誠之德同其好惡致其忠愛不啻父母事而呼吸通者是鬼神之靈而聖人有以聚之今之鬼神皆古先聖人之所聚也而謂其靈有或替者乎夫吾于鬼神皆能聚而靈之至于祖考之同氣尤無形骸之隔精意以享死者可生視乎子孫德之盛與不盛而已故天子立七廟而上及於無窮其次則五廟三廟以至於一廟者乃其德有淺深非以貴賤而隆殺其制也聖人在上鬼神協從祖考來格而疫癘不興諸福畢至不過正天下之人心以奉天命而已自聖人以下則人之有心不能一于正而無邪故或降于莘或馮于石淫祠妖社奔走愚民輪迴度滅恍惚變幻夫人畫動見于百爲夜靜形于夢寐皆一視乎其

乙十 青溪七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心之邪正而不可掩鬼神者以正聚之而靈以不正聚之而亦靈者也然則人心其可畏乎哉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之正而靈者精氣之屬也其不正而靈者游魂之類也明其邪正之故故曰知鬼神之情狀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則其反是者亦必依人而行也明矣故正心誠意者聖學之本也此禮樂之大原也

示家塾文

嵇山嘗與羣從言昔吾祖與吾父伯山居樂道時家中無登科第者無列仕版者然隆隆然自覺氣象可觀其在今日視前人爲發皇矣然氣象反若不及此言最爲可思夫廢興存乎其人安危在于所尙家國一理未始有二也吾由其所謂

可觀者思之其時之人必敦孝弟好讀書必喜交正人喜聞正論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由是和氣溢于家庭令聞播於鄉黨周官之興賢與能漢代鄉舉里選于是乎取之此不待車服之加而自有可貴者也至于通顯之後父兄服勞王事而或疏于治家子弟習于紛華靡麗而以儒業爲恥耳目之欲縱而不知節情媿之氣發而不自禁以老成方正爲可厭以羣居游談爲可樂長此不返以致墮壞家聲爲人賤惡必然之理也而求氣象無改于舊得乎吾之言此非謂嵇山之家有是事也嘉其不忘先烈而大遠乎流俗之見嵇山之賢于是乎不可及也爰識之以示家塾

乙十 青溪七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青溪集卷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廷祚

書鳳陽紀事後

族祖孝感司空公以文章氣節著稱先朝之季廷祚來京師
公孫少京兆赤浦出公所著鳳陽紀事一編拜而讀之有感
焉廷祚竊嘗未解于有明之亡也流寇以烏合之眾弄兵潢
池何至橫行中原陷城邑如摧枯朽而莫與爭鋒者以是編
觀之畧可視矣夫鳳陽于明為中都即漢祖之沛豐光武之
南陽也不然則江淮之屏障在焉豈有賊矢將及陵寢而留
守諸臣顧相視晏然等霏壽之警于秦越無怪乎過天星之
來窈然如入空谷明之諸臣議論未終相距僅三日而安危

乙一 青溪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頓異巢傾卵毀禍敗之酷如此之甚也尙謂國有人乎宜是
編之歎恨而不已與先是南京大司馬呂維祺上疏請飭淮
撫楊一鵬預備鳳陽防賊東犯方公請假南來行次徐州聞
固始被圍即知鳳陽之不守賊勢之日熾也其深識遠慮殆
與此同既而輔民部公竭慮孤城計安陵寢事雖未成君子
悲之若公之忠孝性成兼資文武豈下于孫傳庭盧象昇諸
公惜也當日者未得公以辦賊耳時事既不可為則舉家室
以委之卒之母妻同時遇害殉難最烈而終不以責非守土
懷怨尤之私嗚呼如公父子亦無負人國而可謂賢矣廷祚
深幸是編之存可以考鏡當日情事見公之本末噫當鳳陽
之陷何時也公以二親在挺身入不測之中如蹈水火語及

長陵抔土即引義不屈抗逆賊虎狼之威後之覽者猶將見
公之鬚眉于行墨間也

書易璇璣後

易璇璣二十七篇宋南渡時崇仁吳環漢沆作也其間多明
通之論專以卦象象爻求易所見出當時諸大儒上如謂重
卦始于伏羲而卦名定于文王及爻辭不可以為周公作亦
與苟同者有別若其論爻辭不可廢互體以六位為分陰陽
以九六之數為出于河圖不知貞凶貞吝之貞皆不訓正而
曰正有時而不可則以惑于舊說而未能反求之于心也然
方是時天子留心易學諸進易義者或被獎譽或授官爵而
沈獨以布衣終其身豈以卦象象爻直求易之說者固不若
矜奇立異穿鑿附會者足以動人而有餘耶余是以讀吳氏
之書而慨然三歎也

乙一 青溪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雲莊先生年譜後

雲莊先生明睿挺出在漢宋諸儒之上其學不為禪而其聞
道則自禪入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性天之蘊不可復聞天
下之學者既汨沒于陋儒之章句又黷亂于俗士之記誦詞
章與夫功令政事之束縛驅迫由來尙矣高明之士無所投
足釋氏起而張雲羅頓天網以收納之其往而不反者則為
南北二宗闢空幻寂滅之教其入而未深者則為明道橫渠
晦菴陽明退而修儒門之職事推其能洞窺儒釋之堂奧直
探造化之根柢以洩聖經之秘未有如雲莊之盛者也惜世

無孔子罔所取裁既不肯席釋氏偏安之餘業又不屑與羣
儒競逐於中原乃出其所得為極數之學以自名而託于
大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者其志豈不大哉雖然學有源教
有統古之立教者以堯舜為宗其他初立名號別門戶者皆
為失中而有乖性命之理故唐虞之欽明恭讓直寬剛簡成
周之六德六行孔子之四教孟子之仁義歷數千百年而同
一揆者何也是皆人性之所同然孩提所可與知而愚夫愚
婦所可與能故不能舍之而他由也若所謂極數者則非盡
乎仰觀俯察之能窮乎天地萬物之變不足以明道而明易
夫必如是而後可以明道可以明易是以庖犧氏責天下之
學道學易者矣未聞孔子有是說也雲莊雖能獨任奈天下

乙十 青溪八

三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何天下之學道與學易者卒無庖犧氏則雲莊之學與皇極
先天同歸于無用未見雲莊與諸儒之優劣也或稱宋儒之
言格物窮理者曰上自太極無極下至一草一木此非為雲
莊之學者也而何其似雲莊也則將何辭以謝之耶客曰何
以知其自禪入也曰世之觀物者所見有明暗偏全則其言
有淺深離合宋儒之論釋氏曰敬以直內則有之矣又曰彌
近理而大亂真其與雲莊之論果孰離而孰合哉惟其入禪
而造其深故迹不能無近似焉閱年譜者知之矣

書西域圖後

余友岳君水軒歸自安西手繪西域圖偶以示余龍沙葱嶺
宛在目中浩然動懷古之情者久之西域開自炎漢城國星

羅隋書云魏晉以後互相吞并不可得詳國名亦率多更易
如隋時車師改為焉耆焉耆昌降及宋史僅有于闐龜茲至元世祖
盡滅西域更以諸王駙馬為之君長名號週殊明史惟存于
闐而已若乃土地山川遠近夷險彼方既無紀載番人之語
加以重譯益滋訛舛無怪乎履其地而古不能言古籍雖存
而難以徵信也圖中所載諸部落合于明代者且不一二數
况以往乎古人謂之荒服殆以此與余覽圖而有可疑者一
可信者一漢都護治烏壘城輪臺在烏壘之東車師前王又
在輪臺之東武帝昭有云輪臺西至都護治所千餘里西城傳車
師治交河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餘里以理度之東去陽關千里而近其地在明為哈刺火州土魯
番明史哈刺火州土魯番為高昌國今以其在西之烏魯木齊為
漢車師前王地

乙十 青溪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輪臺則可以其又西五百里袂巴爾損為陽關則不可何
也玉門陽關史傳所言並在沙州漢唐志鄯州有玉門關沙州有玉
門關治龍勒故城西有再陽關西北有玉門關漢唐志鄯州有玉
門關沙州有玉門關境內相離不遠再陽關後漢書自敦煌西出玉門關關在沙州
善北通伊吾千餘里伊吾此益今之況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西域傳之明文確證又具在乎然則兩關能越
瓜沙之界而抵烏魯木齊之西者吾所不能信矣自用兵準
噶爾以來歷有年所罕能言其國于古為何地者一則味其
地理一則名稱有今昔之異故也頃者天威遠播克奏膚功
文武將吏往來有若戶庭之近則綜核古今可得而論列矣
考準夷本名厄魯特乃蒙古之別部自北而徙于西昔漢代
匈奴之西壤地相接者烏孫也故史稱與匈奴同俗而西域

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唐書西突厥傳云西突厥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而治之其地有河名伊列咄陸陸利失之所分界也界傳云後突厥始立國又自分為二國以伊列可汗河為恐後分支烏孫于北而因伊列後列乃國名在康居之北與此河無涉恐後分支烏孫于北而因伊列後列乃國名在康居之北與此河無涉注通鑑一稱伊麗烏質勒之所謂小牙也魯傳曰度唐伊麗水魯又大云賀魯既滅川為小牙又厥別地理志貞觀中其地西突厥諸部川大云賀魯既滅川為小牙又厥別地理志貞觀中其地西突厥諸部川河庭一州自帝庭州所屬通鑑弓注伊麗河即伊列河碎葉川或師所為河庭一州自帝庭州所屬通鑑弓注伊麗河即伊列河碎葉川或師所為也吹河今彼呼伊里蓋即伊麗之訛也改今奉旨在漢烏孫東至都護一千七百三十餘里求之于圖彷彿近似後漢書自敦煌西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千二百里自前部通車師後部五百里又西數百里當至焉耆唐書由焉

乙十 青溪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西北七日行得西突厥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按焉耆西去烏壘城亦數百里就二書約畧道里如是未能詳考則準夷之地于漢為烏孫于隋唐為西突厥又何疑焉後代言西域者必以兩漢為根柢蓋其時之經理也詳而史臣之紀錄者備故莫能或之先也前書有南北兩道之說後書有西域門戶之論其時都護置于烏壘城以道里揣之疑秧巴爾損當漢之烏壘城唐之安西都護屬西州交河縣即隋高昌明大州地非今之安西也後徙治龜茲陷于吐番戊己校尉設于車師前部長史設于柳中治明史柳中漢西去長州密七十里經一大川宜禾都尉設于伊吾廬按伊吾班史無其名本匈奴地後漢明帝始取以屯田故漢書論南道但言

從鄯善傍南山西行後漢書則言涉鄯善北通伊吾其取道捷于前也後漢郡國志敦煌不載伊吾唐志伊吾在伊州北大磧外然則今之哈密非古敦煌境內也或坐鎮以督察或屯田以足食其措置有方如此故能控制西垂威行萬里餘風遺烈迄今二千餘載猶可想見于圖史之間始知昔人之所為非偶然也明之中葉乃閉關絕貢棄敦煌以資戎落非所謂因噎廢食者與夫人事之遷變無常而地勢則終古未之有改討論遺法因時制宜不可勝用假令有負經世之才如水軒者詳考古跡潤澤斯圖為國家建長久之策追二漢之盛畧豈不美哉

書近刻尙書大傳後

乙十 青溪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漢藝文志載尙書傳四十一篇此後儒之所謂大傳者鄭康成以為出於伏生之門人張生歐陽生等而非其所手撰然其原本之失真則已久矣以余考之今之大傳蓋一偽于隋唐再偽于元明隋志不云乎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書并亡以三家之薄海傳習垂數百年至此且亡而大傳獨存經籍志為之著錄三傳志鄭康成注傳非愚所能解也史漢並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無說命武成微子之命諸書也今大傳與孔氏偽古文同其篇目而彼作偽者不聞援大傳以自重又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書序列其名而羣儒咸目之逸書今大傳若親見之此皆非余之所能解也若其書與註之訛誤則可略而言矣納于大籠之

麓曰山足者馬鄭之訓也曰錄者王肅之訓也二者固未可合而爲一且康成又何由知子邕之訓而合之耶六宗之義以爲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者孔穎達曰此三家之說應係伏生之舊至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始于馬融劉昭注後漢書乃以爲馬說出於伏氏今書因之豈非隋唐之間大傳固有二本而孔劉所見各異乎此註云馬氏以日月星辰山川河海爲六宗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商必有其書今大傳曰此吾說命之文也而以諒闇爲凶廬者曾見于康成之解喪服四制不知彼何以不引斯文是康成不見大傳也孔穎達爲疏亦不曰此說命之文是穎達亦不見大傳也乃宋邢昺解論語亦惟曰此無逸

乙十 青溪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篇語何耶又其武成篇末與帝王世紀同文孔疏引世紀而不引大傳康成不見大傳則大傳僞于隋唐之際可知穎達邢昺亦皆不見大傳則其再僞于宋元之後可知是故所謂大傳惟見于魏晉以前之書者爲真本此二漢之史與白而踏駁謬悠已非一端逸書無論高宗彤日金滕顯與經義違悖何言乎傳尙書高宗之文至今尙在金滕之文謂不成王葬周徵引復多闕如略說一篇頗取之諸子與記禮者之言蓋本書既亡後人攬摭遺文加以撰造再舉而愈失其真此不待智者而後能辨析也近日元和惠氏特取而表章之夫以惠氏之多聞博辨而謂其識不足以及此余何敢然而不聞出

一言以爲論定非意在欺人則以支離附會雜然而竝進者爲漢學是皆不可以不辨若洪範傳非伏生之書則余別有考矣

書春秋繁露後

西漢儒者著書惟董子仲舒爲多列傳云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見于藝文志春秋下者有治獄十六篇又有書列于儒家與傳同數而說春秋事者不見于志班固作漢書云撮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又云其所著皆傳于後世然東京以後遂無言者隋代始著錄經籍志而說春秋之書統名繁露與漢書不合至宋篇卷不一復多雜亂重

乙十 青溪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復儒者疑非本書或謂非仲舒作訖無定論余觀董子之文載于班史者寬博平正不爲峻削要眇之書而是書不能皆然且既以繁露名其書而自十八篇以後說春秋者寥寥其故何耶漢儒言五行者始于夏侯始昌在仲舒後仲舒他書不言五行觀五行志可見此書獨數數言之又何也其書蓋出于眾家而不得爲一人所作然其可疑則猶有大焉者夫仲舒與胡母子都並傳公羊氏之業至何休作解詁之時仲舒所作未亡也乃休之自序但云依胡母生條例不及董生而今繁露所言則頗與休說相混休說者何氏所自爲說而公羊初無是說者也是故傳以王者爲大一統謂周天子也而未嘗以隱公爲新王受命于魯傳以春秋爲有見有聞有

傳聞之異不過語其時之有遠近也而未嘗分十二公爲三等傳以魯郊爲非禮此言魯之僭郊于後也不見子家駒之對昭公者乎而曷嘗以爲成王之賜凡傳所本無而何氏所附會者繁露悉有之他若變周之文用殷之質質家爵三等文家爵五等與井田口分之制類此見于繁露者不可勝舉其即所謂胡毋氏之條例而董生以之載于其書者與抑後之作僞者以何氏之說竄于繁露而掩人之不見與是皆不可得而考也宋人疑之者凡數家皆未得其要領家秦之以爲文意淺薄又曰體致參差似爲近之而不知可疑不僅在是故爲論其大畧如此云余又嘗疑乎論郊之篇使出于董子則宜發明漢家不得郊祀之正今特以正月上辛爲言是

乙一 青溪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如匡衡谷永之當于時義也禮天子不卜郊魯僭郊而卜之今以郊爲當卜又經傳所未聞也是書之雜而僞也亦可見于斯矣列傳載董子對江都王語今本誤爲對膠西王後之編次考定者曾不以漢書爲證亦余所未解并識于此書儀禮析疑後

望溪方公曩爲儀禮析疑曾以古人宮室之制旁咨于余倉卒畧陳所見公未釋然今觀析疑之書所論多未明確乃知此一節關於儀禮者大深悔往日之畏難而不能相與推究以致其詳也夫論古人之宮室其方鄉次第當求之于顧命高卑廣狹當取之于尙書大傳他若考工記之文詞簡奧爾雅之散亂而無統紀皆未可偏據之書也析疑云中室之前

爲中堂左右房之前爲東西堂左右夾室之前爲東西廂按中堂於禮未聞聘禮受玉于中堂折若路寢之正堂則南自兩階北至房室東西序之內皆是也行禮者借言東西堂或有之而非制也果爾則禮何以言東楹西楹而席于阼者不云席于東堂殯于西階者不云殯于西堂何耶顧命之斧戾綴衣廂間南嚮室也其他設坐陳寶言東西房言東西序言夾室言兩階言左右塾皆儀禮所有而位次亦無不合以東西堂考之則惟夾室之前得專其名以在東西序之外也唯此

乙一 青溪八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地之所盡路寢之堂方輔之以夾室而焉所謂垂者以是知垂知必屬于夾室之堂又無疑也如舍堂而命以廂則更不可廂之得名說者謂形如廂簷屋之名定于形形同于堂則不可以謂之廂也諸儒有以夾室卽爲廂者此循後代之制不知有夾室而獨以廂名史記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是也誠如析疑所云以夾室前堂爲廂則公食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大夫之立不取節于廂而取節于廂後之夾此何爲者是由前之說而顧命不可通由後之說而儀禮亦不可通矣然則廂何在平夫公食禮之退于廂避聘賓也退于夾室則大遠退于堂則不足以避是廂在東堂夾室之東明矣公之退由東序之端徑東堂而至焉可也夾室之名唯見于顧命聘禮

公食大夫及戴記毀廟禮中皆天子諸侯之制也而廂又寢之所無故顧命不之及爾雅所云室有東西廂曰廟者亦足徵矣析疑又承舊說以爲大夫士皆有夾室歷稽冠昏喪祭諸篇並無其文推其致誤之由則在聘禮之歸饗餼聘賓所居見于曾子問者本有公館私館之異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未定其爲何館也下文所記謂以公館書饗餼陳設之法以私館書賓主進退之儀使彼此可以互見亦無不可而要之爲公館無可疑也故作記者補之以私館公所爲館固與諸侯廟寢同致若執廟門而遂歸之大夫士泥亦甚矣且禮法嚴重之地亦有非廟而謂之廟者明堂位之復廟未嘗指廟顧命之廟門謂非路寢之門可乎以爲天子諸侯

乙一 齊深八

一一

金陵書畫社印

之下有東西夾者不可以不正也先王制禮莫嚴于貴賤之分屋制之有無大略可視而廣狹之數他無可考漢人去古未遠惟言五架析疑有疑于此然五架本于儀禮未言其尺度也今據尙書大傳自天子之居降殺以兩凡四等而至於士其廣狹不同而大抵以多者爲堂以少者爲房室是故天子所居廣九雉而三分之以二爲內鄭康成註云雉長三則堂之廣十有八丈房室各得九丈也公侯七雉而三分之以二爲內則堂之廣十有四丈房室各得六丈也伯子男五雉而三分之以二爲內則堂之廣十丈而房室各得三丈也子伯不及子男而房室當與之同證諸戴記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皇天(一)册一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下之高如是則其上之高戴自天亦子九丈以下與廣舉率諸此而欲求其損益盈縮之法不可得矣至于諦觀經疏之說其可疑者不獨在五架也昏禮疏云凡士之廟五架爲之中脊爲棟棟北一楹下有室戶棟南一架爲前楣又前接簷爲殿按兩楹之設所以承乎棟也楣與殿雖次于棟而受榱桷以前交于簷則所以承之者亦不得次于楹矣有其物必有其名而皆不見于經何也豈非可疑之大者而孰敢逞其臆說哉經之北堂其文甚明而析疑謂隔取夾室之半爲之自古無言夾室通東房者今以北堂屬之則與直室東隅之文尤不相應且北堂在東房之後主婦之盥洗出入甚易若在夾北則勞于奔走而不足以使其

乙一 齊深八

一一

金陵書畫社印

事矣况夾室之制不聞下達而安用是說爲惟以大夫士爲有右房則方公之勝于前儒者耳或曰大夫士既無兩夾則其堂盡于東西序矣禮所謂阼階之東西階之西又何地也曰兩階即視序以爲盡而階下之去壁爲地尙遠何以言之古人簷深堂房之餘基必置步櫺欄楯之屬以衛垣墉而後爲東西壁之所取則也冠禮冠者適東壁見于母昏禮納徵受皮者逆退適東壁喪禮君視大斂眾主人避于東壁其間皆阼階以東之地也東壁蓋有門以北通于宮內之闈門故冠者見母稱北面云北見母無不序之有端古人留其地以攢堂隅之用惟序之南有之析疑謂仍有北端斯言未知所據阼階之位主人無不西向以答于賓者以賓不位于西階即

于戶牖之間也昏禮見婦姑席于房外南面舅席于阼階西
向可知析疑云廟見用生時始見之位舅東鄉誤也于時與舅
無不東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又疑君當南面亦誤古之
諸侯惟視朝南面若在路寢則君臣也而賓客矣

書唐韓仲良碑册後

隨園主人持唐初于志甯撰文僧書碑銘一册屬余考訂
爲何人居數日余報之曰此唐相韓瑗父仲良之碑也始余
初見此碑怪其全體未至漫漶而所損獨在姓名至其所稱
功績又無一節與佐命諸公相當如遊山者不得其途徑以
入幾于廢然欲返幸有祖褒顯于魏周云云得知其人之祖
爲韓褒後周書有傳而沿流以及于瑗乃得其詳史云武德

乙十 青溪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初仲良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
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維新時用其言終刑部尙書秦州都
督府長史穎川縣公按仲良于唐初出入風議用贊大猷無
赫然之功故史不爲立傳而特志其定律一事于瑗傳之首
嗚呼亦足以章其賢矣瑗相高宗三載以直諫獲罪貶振州
刺史憂憤而卒時許敬宗李義府誣以不道追削官爵籍其
家子孫謫廣州官奴其遭逢濁亂不幸至此今視碑之損處
有斧斤斲削之狀不類自然之剝蝕蓋與瑗之家門同罹慘
酷于身後者至是而義府等始快于心也嗟乎以仲良父子
之賢夫何傷于日月之明乎余是以述其梗概如此主人能
無助余之歎息也夫

宰相世系表周少保褒生紹字繼伯紹生仲良戶部尙書
穎川公生瑗相高宗戶字乃刑字之訛附識
書竹會寺先高祖墓圖後

先高祖用公公墓譜云在竹會寺梅家山乾隆二年冬十二
月廷祚以謀葬鮑太孺人還新安始得展拜竹會寺村名也
在歙縣西三十里去槐塘若干里梅姓世居於此而司其山
稅故山從其姓云墓距村一里而近隔溪碑字甚漫漶以紙
搨之可讀者先考諱丞奉及癸山丁向數字末行萬曆二十
四年六字僅存仿佛以下不可復識矣葬至今百四十有餘
歲而冢儼然若初封堂局周密朝案秀峯層疊令人覽而神
怡時友人劉子學稼與廷祚同寓叢睦汪宅歸而告之學稼

乙十 青溪八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是誠可愛惜所葬乃山之過峽處也歲丁卯武岡劉君凝
一至新安久之乃以書來言茲山結構大佳穴亦不誤惟當
年壞于葬師之手今茲山向適利宜修培以還舊觀耳從來
葬術持論多不一然劉君視學稼爲專家且更事多其言宜
可信蓋廷祚之蓄疑于心者十年而後釋然也其冬劉君門
人龍子御天繼至新安念廷祚倉卒未能還故里修墓竟輟
已事走梅家山鳩工運土石築壙補厝時值陰雨霖澗泥土
立山上六七日事竣北歸踏雪過翁嶺萬仞之高溪河無船
跣足以涉脛骨寒凍如割曾不自恤心存仁厚而篤於朋友
如是龍子其古之賢人哉先曾祖及先王父再世單傳子姓
微弱鼎革後僑居金陵自伯祖少谷先生沒伯祖之諱先紹生再

族從兄也所性剛守正不機于祖先宗故鄉虛無人始代訪先高祖墓者劉子學稼也繼則欽尹芮公重鐫碑字其後同年友汪君樸廬復戒飭守者最後劉君師弟審定修墓之宜而龍子復繪圖爲說以明地之所以然廷祚既以不獲奉先世巨墓爲憾十餘年來幸借友朋之助使晦者復明弱者復振七百里之外近于郊郭此皆先世之靈非小子所敢望若諸君子之高義古處我後人其敬識之丁卯十二月元孫廷祚謹書

書寶光寺高祖妣墓圖後

先高祖妣鮑太孺人以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權厝於欽邑東鳳凰山值家道零落徙居金陵百有餘年不能葬先君銜恨

乙十 青溪八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沒及廷祚不敢以太孺人與先高祖合葬梅家山之故語具墓誌中乾隆丁巳季冬與友人劉子學稼定計于新安奉太孺人靈柩北遷暫厝於花園村以俟葬金陵出南城由雨花臺左轉入山之深有寶光寺梵刹志云劉宋建天王寺于此其後遞有興廢明爲今寺地皆僧有也寺後傾圮萬曆十一年僧人謀改建請于禮部粥後山之地以佐費許之其地始出人間轉相授受至雍正初旗人趙姓購而葬之未幾有旨命趙姓盡室回京師並掘所葬以行而空其地又數年廷祚聞其欲售以價得之乾隆四年己未也初劉子學稼寓居報恩寺愛此地嘗引廷祚躡躅山阜間覽其形勢欲爲先君營窆窆詢之則在富室不可得乃展轉二十載而卒來歸因

以是歲之冬葬太孺人葬後七年而楚南劉君擬一與門人龍子御天至一見以爲絕倫既而曰惜哉誤葬于明堂矣法宜有水起視果驗因爲移上二丈有餘引繩立表審視既定適山有高松數株當前如屏幃不見外物令寺僧伐之則赤山端然自天表朝于所擬之穴左右不差毫髮觀者咸歎異劉君手折樹枝識穴處時天氣嚴寒至仲夏改葬開土則枯枝已婆娑生葉有欲活狀蓋二君精於地理非時流可及于茲見矣廷祚有感于太孺人克葬之難與得斯地之不易及不遇明師終于地吉而葬凶其故皆不可以不識也先是丁巳之歲學稼在新安見太孺人葬不可緩又恐廷祚不以時至將代爲擇地謀葬而歸事雖未行其高義誠有過人者因

乙十 青溪八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并記焉丙寅夏五月元孫廷祚謹書

書王家井先考妣墓圖後先是廷祚以先考妣未葬含痛于心雍正丁未歸自京師謀地愈急其明年之冬友人劉子學稼來金陵館于家旦夕計議又明年得地於太平門外王家井之倉山前代曾于此建倉故名始學稼既得山之形勢欲詳其穴再至皆遇大霧無所見已而得之則凝神結慮如有所失或跨驢獨往盤桓于山之上下左右竟日而反凡兩閱月而後爽然曰吾無疑矣學稼負過人之才與形家言所見雖高于時師而閱歷者鮮見茲山體大恐有疑穴不敢遽以自信而尤謹于先考妣之事所謂精誠之至而鬼神通焉者也其可感亦至矣乃以已

西孟夏舉葬其冬學稼將赴邗上以所摺方輿紀要一書爲人誣陷禍幾不測羈留江南十載而後得釋歲乙丑有安人登斯山以爲大凶聞者惑焉廷祚心知其不然而無以折羣議尋有武岡劉君凝一與門人龍子御天至急請往視曰此幹龍之閃結也結作奇古難爲俗人道以法按無不合學稼得之矣然有可議者二立向不正而致砂水朝案之皆偏一也高山不隆其壙而使冢受風二也擇日悉皆改正事之大者必合羣策而後就若此可以無憾乎學稼聞之當益慰于心矣既而龍子繪圖撰說較若指掌因備載其始末于後用相發明時有言廷祚溺于地理者夫古者雖不言葬術然葬必以下欲其吉也且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使天下

乙十 青溪八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吉地則已有之而不以奉吾親亦異乎孟子之指矣此廷祚之所以不敢苟也初穴前勢微傾瀉或勸疊土爲臺以收元辰之水從之二君亦以爲宜丙寅夏四月男廷祚謹書

書道甯堂秘閣天存帖後
曾王父虞卿公僑居武林日購得秘閣法帖一部珍藏之迄今二百餘年矣其上雖有宋元諸名家鈐印然未詳爲何本歲甲子鄰火弗戒家中故物蕩然此帖出於煨燼尙獲保全未大殘損若有呵護之者先府君因名之曰天存帖云觀其風骨清勁能得古人用筆遺意似較他本爲優也康熙末曾示山陰楊丈大瓢楊負能書名博覽古搨時人就質優劣見此以爲卽肅帖也余心不然其言忽忽數十載未加考定頃

始以肅本相較第一卷中自司馬道子書下至唐文皇已見數處筆迹參差者審其斷非一物既而思之酒泉之本上石于萬曆四十三年距此帖歸余家歲月在後甚遠楊君率爾評點聞者不敢致詰非所謂官大好吟詩耶宇宙間事類此者抑豈少哉又按歷代名臣法帖目下無第二兩字八卷但標法帖無第八兩字其下題右軍名作草書與餘例不同九卷取本與肅搨俱至哽字而止此帖哽下仍有塞字至末十八字皆異同之大者因并識之俾後有考焉乾隆辛巳五月三日廷祚書

重修江甯府學碑記

乙十 青溪八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青溪秦淮之水合流縈帶於前殿宇崇宏松栝陰蔚穆然百城之儀表也自康熙中重修迄今歷四十載雍正十一年大司馬劍水趙公持節來吏肅民安政教大行乃周覽宮牆見其傾圮漫漶有愴于懷弗謀于眾捐俸二千餘金修之凡三閱月而工訖壯麗觀昔有加焉公又以籩豆笙鏞之屬不古若則無以行禮乃自曲阜延名師修飭選士肄業儀物大備適當仲秋之丁遂以釋奠而琢詞碑石申言國家立學之意以告學子夫五方之民剛柔緩急風氣不齊而王者建國君民必先教學所以示民嚮方一道德同風俗也學中祀孔子配以先賢先儒由京師以至郡學皆然蓋欲天下之人非孔子之法言弗言非孔子之法行弗行也金陵古荒服地東漢

建武中中水侯李忠爲丹陽太守始起學校習禮容革其舊俗永嘉以還衣冠萃止而文明日盛傑士代生然六朝浮靡之餘習至於今未泯將何道而可以比隆鄒魯與士幸生聖明之代訓行近光沐浴于膏雨之化則相率以向仁慕義誦法孔子者固大有其人與我公對揚休命乃新夫子之堂修禮訂樂以復古始挽頽風與中水侯爭烈矣後之人瞻松栢撫几筵揖讓其間而徒侈其觀美則豈知公之功者哉是役也方伯樂亭李公觀察西川王公山左孔公實先相度而董其事則司馬廣川張公長白巴公因附記焉

鍾山書院碑記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年德洋恩普迺賜帑金勅各省會建書

乙一 青溪八

一九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院黜浮華崇實學興賢育才爾大臣以地得民其敦行之毋忽于時海內喁喁廢者興墜者舉樂事而勸功祇奉明詔粵稽金陵宋代雖有明道南軒諸書院而制度未宏徽音莫嗣雍正元年總制查公始營城中平曠地庀材鳩工爲門爲廳事爲講堂爲樓爲東西學舍規模大備五閱月而落成名曰鍾山書院明年御賜敦崇實學四字匾額江左之士于焉萃止其形勢遙枕雞籠近挹秦淮護龍河之水縈帶左右邑居環拱城郭紆徐結以崇構繚以周垣風氣綿密信金陵之勝地也總制卜吉而允臧天章光被而載錫予以作人敷化可謂盛矣然聖天子重有虛焉士之貴也先行誼而後文章教之興也上躬行以倡下勵志以率近者悅服遠者觀感此學

校之有益政治而化民成俗其用斯隆也自非然者上口校之有益下交驚于其名文雖工而行不篤教雖先而率不謹羣萃而州處相觀而未善則膠庠之制皆成虛設于書院又何取焉曩者江右撫臣白鹿院長之請聖主拒而不予其指深矣方今大化翔洽岳牧以下俱實心導率宇內蒸然向仁義書院之興以助政治奚可緩也詔下之日總制高公謂羣幕職司曰興賢育才理國之要黜浮崇實善世之經奉詔尊君臣子之職乃即查公舊建而新之以翦以除以塗以墜延師長召生徒肅肅雖以入于其中禮也已而今總制趙公至進諸生而訓之曰自古治道明學校興學校既興治化乃成唐虞敷教首敦親遜傳說陳學厥修乃來周官三物德行

乙一 青溪八

二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是先繼自今邁德自身由爾諸生時敏于學亦由爾諸生謹爾幽獨慎爾威儀言行之機以動天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我皇上譽髦斯士聿興盛典克廣德心乃其永孚於休諸生肅然再拜而退爰記諸石昭示無窮

金陵普濟育嬰二堂碑記

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昔在三代以上治世之經則有六府三事而司烜之設凌人之官醫師之職又皆所以導迎善氣消弭災沴其有天民之窮者則與以常餼而發政施仁恆必先之故聖人在上而下無窮民非無其具也今上以至仁覆育萬物雍正二年制詔天下咸取則京師建普濟育嬰二堂乃金陵地當省會久而未舉癸

丑冬總制趙公下車伊始有懷惻然乃度地誅茆得佟氏之
故園于聚寶門外公自捐俸三千五百金購良田四口餘畝
置瓦屋若干間不日而二堂落成復歲捐百金以爲常藩道
以下俱歲捐有差而屬其事于紳士考其成於有司於是油
幢阜蓋而絡繹者羣僚之監視也運斤荷甬百堵皆作者眾
匠之勸功也輦載襁負而闐溢者老幼之至止也朝煙霏而
夕戶闔所司各盡其職者執事之無隕越也衣食有節乳哺
咸宜者老幼各得其所也麥禾棲于隴首而倉箱彌望者田
有秋也藥物則採製有方棺槨則緩急有備者養生送死可
以無憾也鄉人聚而言曰夫朝廷之澤必有爲之承流宣化
者而後達于天下晚近以來非無愛民之政而奉行未善惠

乙一 青溪八

二十一

金陵遊冊
蔣氏校印

澤鮮究流弊滋多則雖置福田之院建安濟之坊而欲民之
無失其所蓋亦難矣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豈不賴有賢
大臣哉今二堂舉矣而規模可以垂後章程可以持久使後
之人繼公之志踵事以增其美俾惇獨無于野之劬勞孩提
無載路之呱泣含哺鼓腹以優游于至化則二堂不朽公之
心亦不朽乃書而鐫之石

上宮保某公書

某聞之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先聖之明訓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交際之通義也以閣下之貴盛天下之士思一見以為榮而不可得若是者則唯閣下之命可矣然大足為離羣絕俗者道也古之君子或耕田灌園而不以為困或飯牛牧豕而不以為辱或聞安車束帛之將至而色不加喜何則道足於身非外物之所能加損也道之所在上有王侯下有布衣顏淵孟子周室之布衣也今有人于此通於性命之原古今之變非道非義一介不以取與而生平

乙十

青溪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志又皆三代以上宰相得君者之所為天下之治亂視乎其出處焉布衣之權有時而與王侯相輕重此孟子之所以不可召也閣下曰不聞召之役則往役乎曰是殆不然昔者封建尚存諸侯裂河山而世守則挾其富貴以驕于士者有之矣秦漢以來封建既廢四海之內比肩以事一人蓬蒿之下且而升矣廊廟之上夕而黜矣公卿岳牧皆布衣之所能致又安得以且夕之富貴而驕天下之士乎故召之役則往役為當日言之也儲子得之平陸為今日言之也孔子之見陽貨士之于大夫也猶今屬吏之于上官也今某于閣下分則非屬吏也以為貴貴則非士之所守若云尊賢則賢者又未可以呼而見也雖然此非閣下之過蓋士之不以道自重

也久矣昔徐昭法隱于靈巖山巡撫湯公屏騎從再訪之而不得見湯公之賢昭法之高天下莫不聞然則以方面之尊造處士之盛士之不可驕不獨于古為然也明矣某今者講從昭法之後其可乎伏惟裁察不宣

南歸留上海甯陳相國書

廷祚江鄉下士懵然無知前承閣下屈元老之尊崇枉于旌於陋巷誠近世所稀聞而士林之所興感者也貴門人鍾君勵暇來傳尊命廷祚久欲奉教大賢之側奈都門既不應留而炎暑日迫擬附便舟且夕南還鄙懷已屬鍾君奉達左右幸垂鑒焉伏惟閣下方駕富韓變理元化歷任中外五十餘年海內孰不瞻仰嘉謨嘉猷所以襄袞職而轉鴻猷者固非

乙十

青溪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庸愚所能仰窺萬一茲廷祚謬有芻蕘之見敬獻執事冀蒙採擇夫理國以賢才為本與賢舉能聖主與賢宰相共之者也而宰相之責尤重何也擇相在君而薦賢在相自古而然相若不以為薦賢為務則上下睽隔雖家稷契而人皐陶欲自致于大君之前無由也方今廟堂之上誠可謂濟濟踰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兩闕之外時有薦舉徵召則聖主求賢之心固已揭日月于中天矣若夫詞科經學之設則尤有隆焉者何以言之詞科六十年而再舉經學百年而一舉者也昔聖祖仁皇帝肇開鴻博之科被薦者七十餘人而錄用者五十餘人年代漸深而再舉被薦者二百餘人而錄用者纔十餘人經學之科皇上肇開于重熙累洽之後天下所舉僅

四十人而實被擢用者纔兩人爾我朝列聖相承詩書禮義之澤漸被八荒宜乎人材蔚起遠軼漢唐就之而拔其尤猶挹水于河而取火於燧也今以二科所取之數合并以觀是歷年愈久而人才愈不逮于往日國體所關曾未有大于是者乎即使今日之才誠有不逮而大科已開其人已列名而上則國家之漸仁摩義可思也聖主之崇儒重道可念也豈不宜加重顧恤而畀以光華我皇上齊聖廣淵睿慮周詳而朝端不聞一言之建白能令天下釋然于其故乎尙書立政之篇有云古人之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又曰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此言禹湯當國家大盛之時而求賢不已至居位者已得其人而時復

乙一 青溪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求賢以待用然則古之盛王亦志於得賢而已而易嘗以少爲貴乎竊見詔旨有云無拘人數蓋欲大臣之嚴惟丕式而無濫與遺也以古所無者而私測聖明豈理也哉廷祚抑猶有說人才之盛衰存乎士氣士氣之奮發墮鬱則視乎君相之所爲昔宋真宗時有以能日賦萬言詩薦於朝者試之失實羣臣請加譴責朝廷不許特受正字以勸天下之學其時所見之大如此當詞科之再舉也宇內之士欣欣然動其好學稽古之心已而見其如彼則士氣爲之一不振矣經學之舉蓋自炎漢始起其端而唐人以爲取士之常制無足重其特立爲科者聞無聞焉聖主穆然深念創興于數千載之間假令伊且申甫之儔在下而成其美又何患士氣之不振而

風俗之不馴致於隆古乎詎意薄海之瞻望方殷不崇朝而其寂寞較詞科而尤甚也廷祚伏處蒿萊至微極賤何敢攬議大政以取罪戾寔以忝附盛典之末復有感于閣下之一顧念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濱行以此言進于台端誠慮他日復有關於國體與人才士氣者望閣下其難其慎而宣聖朝之德意垂休聞于無窮也曷勝悚惶待罪之至

與荆溪任丈鈞臺論易圖書

蒙示易傳首卷臚列諸圖發揮陰陽消息之理非于天根月窟探尋者不能有此序中首揭易之作不爲卜筮尤爲撥開雲霧醒羣蒙也抑某竊有請者宋儒發明河圖先天以爲作易之本原自有所見然繫辭傳稱包犧氏仰觀俯察近取遠

乙十 青溪九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取始作八卦不言其以河圖爲本原也雖傳中偶有聖人則之一語然何嘗不曰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皆則而效之乎亦未嘗專主于河洛也洛書惟見于大傳河圖則書之顧命與天球并陳元人俞琰以爲當如玉石之類至于龜龍之說出自織緯或謂圖屬易書屬範或謂圖有九篇書有六篇然自漢迄唐未有言親見河圖洛書爲何物者宋陳希夷始出河洛之圖而朱晦翁宗之至希夷之所自出晦翁亦未之詰也夫由六十四卦而推之八卦由八卦而推之一奇一偶此已爲象數之至理道之極而宋儒又加先天後天方圖圓圖于其上此于大易果有攸關不可少否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孔子嘗明言之矣而未嘗言二聖人有此

數圖也今則公然曰此伏羲之圖此文王之圖其載于何書傳于何人果有以見其爲羲文所手授否先天後天之名果有以見其爲羲文所自訂否鄭漁仲謂先天之學出于麻衣道人希夷傳之以授康節然則麻衣之前其孰爲傳之而孰爲授之耶果授受有自信爲作易之本原則朱子他日答王子合書何以又有康節說伏羲卦位近于穿黎附會之語乎至若太極一圖後儒皆言濂溪得不傳之祕而晦翁復極力表章以爲學宗或亦謂出于陳搏而道藏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則已載之謂之太極先天之圖與濂溪所傳無異同也然則希夷一人之學乃宋儒之學之本原而謂爲作易之本原其足以取信于後世否耶要之聖人已往道在六經經之

乙十

青溪九

五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所有不可削經之所無不可增某愚昧無能仰窺萬一然有所疑不敢不質于康成公彥之前幸有以教之
與陳東臯論書院書
足下賦性冲澹卓然塵擻之表可以廉頑而立懦前聞應聘主教皖江大愜士林之願僕睽違日久通候不敢循俗寒溫而妄有論列惟冀足下鑒之而已竊謂天之生才猶地之生五穀人所以生人才國所與立孟子曰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五穀之不熟有是數者若人才之成就敗壞則在教之一端非有他也今日之所謂教者何如哉天生才而君用之用之則必取之取之則必教之勢之相因者然也方今用與取之法不可謂不詳矣而所謂教者惟各省之書院

在書院之外學政巍然于上終日扁扉而坐通省之士莫能見其面況服習其教乎歲科兩試期至乘傳而行州郡竣事而退來往蹣蹣然若將浼焉以此行之雖其人皆董仲舒韓愈未必能收造士之益故學政之設以取士則可也非所以云教也其下則學博一官位卑而不能自奮士益輕之督撫下迨守令以刑名錢穀爲大又不敢越俎而言教學之事我世宗皇帝知其然雍正十一年特諭直省興建書院教思無窮澤至渥也夫國家之于人才不教而欲其成猶農之不種而冀其穫也良農得嘉種不知其播種之法則必請于老農不如是者謂之棄穀今有書院而不求所以教人之法不且爲棄人乎哉何以言之制舉之文古無是體以之試士相沿

乙十

青溪九

六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既久昔人固已有所學非所用之歎矣然較其優劣黜陟者主司與學政之事也今乃必先考制舉業然後得入書院而書院之中所以辨賢否者又惟制舉業是問則其本已大可議矣夫人童而習之之業彼既有志于利祿孰肯不專心致志哉况優劣黜陟又嘗設官以司之矣而復沾沾若是山長之愛憎未必合于學政學政之愛憎未必合于主司徒使人終歲勤動疲精敝神以事無益之學甚無謂也至若嘉禾與稂莠并植世宗皇帝明詔所謂賢否混淆知愚雜處流弊將至于藏垢納污如釋道之聚處寺廟者不又見于今日乎山長之選限于資格非翰林甲科不能與而多不得志于仕進之人寄情詩酒以和光同塵爲稱職以因陋就簡爲能事遂

使一代之曠典天下以爲無足重輕豈不惜哉豈不惜哉足下擁盛譽膺重任所以籌此必有道矣然不知到院以來能如安定之設教蘇湖否如晦翁之在白鹿洞否兩公科條俱在曾酌定采用否能以古聖賢修身致用之學教多士孜孜勿倦否能一切課以經史實學不似他人沾沾用制舉業否以足下之度越流俗于此必有可觀而僕之不能無慮者誠以人才所關至大而朝廷之書院不可一日而虛設也若曰國家既以制舉業取士則教人者不宜舍此是大不然夫制舉之文士之所當自謀非國家之所當代謀也干祿者之所

乙十

青溪九

七

一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則其上也即不然而語其次言語者學與行之枝葉苟其人悅學而修善行則其制舉之文必有過于人者又何待于吾之督責也今皆不能然猥取人干祿之具而代謀之使人欲日熾天理日微以大遠于聖賢立教之本統則豈聖朝興建書院之意乎故竊謂今之書院患在教法之不立教法不立雖操切之若卒伍防閑之若婦女何補于事養生論所謂不知灌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先王之時無地不學無人不教而賢才輩出今自通邑大都以及幽遐阻絕之區莫不有學可謂盛矣而未聞其所以教書院之興于郡縣諸學爲特隆有心于人才世道者可不加之意乎僕辱契有素不敢以世俗之所爲望足下而輒進其款款之愚幸垂鑒諒焉

與劉學稼書

前接手示滾滾數千言志趣甚高議論甚大所望于弟甚殷以隆吾黨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時人之所及知即此一書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幾何人哉久欲奉復無從下筆以意緒甚多今欲約畧一答但恐未盡耳自古言學問者必以性命爲先性命見于倫物知性命之說而不能措之倫物非知性命者也故佛老之學君子未嘗無取焉而弗用也然是亦難言矣弟自邇年以來始深知學問之難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輕議後來茫茫亦未敢輕議惟覺縱橫萬里之內可以當得人字者未之樂見其故安在我輩居平誦詩讀書孰不言希聖言希賢然一遇小利害小得失無不喪其所

乙一

青溪九

八

一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守所謂尊食豆羹見于色者比比然也由其中本無真得而義理之心不勝其嗜欲之心故高談三古浮慕聖賢而無少補于實德實行也此可以謂之人哉元明以來學者稍知有貞觀註疏者即無不極詆宋儒然以弟觀之可以當得人字者究竟宋儒爲多何則彼固嘗致力於存誠遏欲而以寔德寔行爲事者也至若解經之得失乃其末節其主張太極先天不能直標易簡以爲學宗固皆不能無過而要其所得不在漢唐諸儒之後弟子程朱經學多所異同而卒不能昧其本心議及于宋儒之所得者良有由耳我輩存誠遏欲不逮宋儒遠甚而遽自謂有得其于性命之說請反而思之措之倫物者爲何事見之德行者爲何功而敢自誣乎其或披拾

宋儒之唾餘而以當己之躬行者一時非不可以炫俗然所謂見他人之食不足以爲飽者也亦何益哉願自今以往惟各求真得而已甚苦索居無緣與足下相見而來書言欲卜築湖南決意入山聞之益加悵悵便中幸時惠手教勿似從前落落仍有他語當相告者以紙短不復及

上一齋晏公書

春間閱邸抄見閣下有開府山左之命君子苟有志于民物豈計官之崇卑小大哉然位卑者受制多任小者施澤隘今日者閣下志已遂而道可大行矣抑廷祚竊有請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以閣下學道有年而優入于古聖賢人之域其不以三公之貴而易一日之養

乙十

前漢九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明矣太夫人不能間關數千里而就養則閣下不能一日自安于吏民之上又明矣竊料閣下聞命之日感聖主之知而念太夫人之不可頃刻離必愀然以悲傷然以思而曰君能資于羣力親所倚者子而已子職而不供誰復代之且人臣之不可諉者急難也今天下安于泰山而吾親之年適瀕于衰暮二者孰緩孰急身膺召伯分陝之權而心銜曾子嚮指之痛又豈所以靖共爾位乎然則去就之間久矣哉閣下內斷于心而不待再計決矣斯時雖有以不俟駕之說進于左右者豈足以移閣下愛日之誠陳情之志哉廷祚素蒙閣下助以古人之道又念此事在閣下爲千載之一時而不可忽者緣不敢默冒瀆尊嚴不勝惶悚

上李穆堂先生論書院書

先生以古學倡導天下蔚然爲世儒宗廷祚欲奉杖履有年矣秋間適還敝鄉未遂所願茲敢以所欲言者布之執事幸垂教焉竊見上諭有云士子務志于爲己爲聖賢之徒毋志于科名爲世俗之陋大哉聖人之言先生試士首先舉之所以闡揚謨訓而示多士以當務之急者其至矣乎夫以選賢與能之典而出于科舉蓋千百年于茲矣然自詩賦而論策自論策而經義其用若由漸而上自園棘而糊名自糊名而易書其法亦由漸而嚴然其用愈上其法愈嚴而士日益輕則何也論者曰自周官三物賓興以及漢代之孝廉方正莫不先行誼而後文學乃自隋唐以來法雖屢變而所以試士

乙一

前漢九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皆不外乎記誦詞章而隱然示以不必問其生平之意則上之所望于士者固不爲厚而又何怪于士自待之薄耶論者又曰人之行誼固不易知吾欲求之鄉舉里選而眾多之毀譽不足憑吾欲求之九品中正而一人之雌黃又未可定豈若略其行而觀其文之爲得且可以息浮競乎若然則取士之制果未有善于隋唐以來者矣廷祚竊謂王者不能舍法而立政而法不可徒恃故凡事必求其本何則取士以教士爲本也今之所謂教者何如乎國學有司成聚天下之士教之以科舉之文而已各省有學政聚一省之士教之以科舉之文而已世宗皇帝之興建書院澤至渥意甚盛也而今之山長亦惟教士以科舉之文夫科舉之文士之有志于榮

進者習焉非所謂學也彼既知教者之意惟此之是問又孰肯舍其所甚急以從事于爲己之學而毋志于科名乎科舉既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而學校之中又聽人之自爲賢不賢自爲學不學竊疑其異于古所云矣朱子有云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今之太學但爲聲利之場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求于其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掌其教事者既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寔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嗚呼朱子此言豈止當日一時之弊哉竊謂今之教法雖不能驟進于古宜于天下之書院慎選其掌教事者而做蘇

乙一

青溪九

二一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湖鹿洞之遺意以爲教入其中者必先行誼而治經治史務使各盡其材以核其實而勿責以科舉之文則不思其學之不成矣其考試之法參稽于督撫藩司其取之之法不必入于鄉舉畧做唐人進士宏詞之制九載而後有司歲拔其尤者數人貢于太學視舉人太學又拔其尤者視貢士以待天子之廷試而與以出身如此則人皆勉于寔行勸于實學而朝廷收得人之效矣以此與科舉之法相輔而行似爲有益廷祚草茅賤士何敢妄談治教因先生遵奉明詔之意而推廣之遂及于此幸惟有其狂瞽

上望溪先生書

昨讀先生集中誌銘墓表大概主於敘交遊感舊故蓋所以

矯末俗之夫而防溢美意甚盛也而揆之古人之體則未盡合意有所疑不敢不以質諸左右古之作誌銘者以韓歐爲準退之于王宏中屬吏也孟東野柳子厚交之最善者也諸誌銘皆直敘其人之生平而作者之交情不一及之間有自道則每在于文之首尾而語亦無多且恆自舉其姓名爵里焉此蓋正體也若殿中少監馬君惟述交情太學博士李君惟陳服藥之弊斯類自當以變體論永叔亦然二公之意蓋以顯微闡幽乃天下之公而朋友之情與其聚散離合之跡雖不忘于心而不能不舍是而爲言也今集中諸作悉用少監博士之變體有節去生卒數語幾可與序記雜文齊觀者至若漳浦江陰一代名公卿也其行事不可殫直述矣若更

乙十

青溪九

一一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與作者夾敘以充事寔則未見其義之所起是皆韓歐之所無也伏思先生文成法立模範于千古有必然者第恐世之學者操刻舟之見而議其後承下詢不揣愚陋妄陳胸臆伏冀垂教是荷

上望溪先生論儀禮書

前侍尊側聞以特牲少牢爲大夫士合祭祖禴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某茫然莫知所對退而尋檢漢唐註疏並繹思其所以然而後知先生之有疑于此未爲過也此二篇康成固以爲祭祖禴賈公彥從而推明其說謂大夫而下適士官師無問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夫同日而祭此祫祭也曾子問王制所言祫

祭止於天子諸侯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
及其高祖由此觀之則祫祭者乃天子諸侯之重禮聚昭穆
于一堂以明其流澤之遠繼序之盛等而上之則惟有追始
祖所自出以及毀廟未毀廟之主而謂之不王不禘矣故先
絕祫于大夫士以杜其上僭之萌雖或得請于其君而猶謂
之干也孰謂儀禮而有是禮乎然則虞禮何以言哀薦祫事
曰祫者合食之名假借言之云爾以廟制論諸侯之士惟有
一廟法以王制之廟不可信以祭其祖而已禘則祫焉天下之
大士始立廟而先王不與其祭禘而與其祭祖何也祖者人
所自出祖得祭而後羣祫者有所歸祖必有廟而後可以藏
曾祖之主祫以昭穆曾祖者考之所祫者也卒哭之詞曰隤

乙一

青溪九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禘爾于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此孝子之曾祖也當
遷者謂之適新祫者謂之隤方升者亦謂之隤有所遷而後
有所隤也三年喪畢新祫者之考升為祖故特性命筮之詞
亦如之謂皇祖則孝子之祖也特牲不諷日以除喪之日不曰
歲事不言妃以其為祧遷之祭也而鄭氏疑為禘月之吉祭
不亦謬乎夫祫者附也以禘之重而禮一則曰禘再則曰祫
其義之顯而毀也如此則立尸之故亦可由是而推矣記曰
周旅酬六尸此三昭三穆有廟者也祖所自出無尸毀廟之
主亦無尸則大禘之與時祫皆不過七尸以是知古人之一
廟一尸乃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矧士之微也祖之是祭
而為禘立尸有是禮哉或曰先王之制不疑于教天下以重

祖而輕禘乎曰始立廟者其制有不得不然也使為士者積
勩累勞以上列于卿大夫則廟可得而三矣即不然而考終
之後子復為士則今日之祫食者又升而為正祭之主矣祧
遷之義上下所同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廟制之與宗法亦無
以異也先王之仁甯有未盡心于此者而何病焉學者所疑
當在禮經不言設主之法士之異於庶人者得以禘祫食于
廟祭之日考之主必與祖同設而他主不與焉大夫立三廟
而曾祖之祭仍不得設高祖之主士向疑為大夫有之大事
則祫為近士故有時踰制而干祫然雖得請而終不敢立尸否
則君臣之相去一間耳然此必無之事也公彥雖漫為之說
而惟以筮一日為斷蓋有見于廟無二尸之理矣或曰少牢

乙一

青溪九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非士禮矣而其所祭同于特牲又何也曰此士初為大夫而
未立三廟之時也然則昏禮之受于禘廟非祖禘異廟乎曰
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禘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
舅姑為先也曾子問父歿而冠則掃地而祭于禮亦是類也
蓋常禮而行于廟者多稱禘以明莫親于禘也祭則曰祖以
明尊無二上也祖禘可以互稱而王者不與聞焉謂士有二
廟者其諸始于此與他若虞禮因禘其考而以女子孫婦類
記於後載記又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祫食夫既曰祫食則未
有不祭者而禮文不具豈于饋食之他日為壇以祭之于別
所與不可得而考矣竊觀先生剖抉註疏之訛謬不遺餘力
而饋食二篇似于賈氏之說殆有感焉故不敢不畧陳所見

并及一二疑義仰希教益擗管惶悚

與家魚門書

秦漢以來後學者所務實繁有徒不可以不知所擇誠有如足下之所慮者竊謂儒者之業以希聖希賢爲本欲求進于是惟窮經近之此經學所以爲眾學之本也史者致用之器也經于用無不備而必繼之以史者欲究古今之事變以補經所未逮也下此則記誦詞章之學末矣然古之工于詞章者其本不在詞章觀韓柳諸公之論文則知之矣且賈董諸葛之文高絕百代而不聞其學爲文也無名氏之十九首垂範無窮而不聞其學爲詩非以其品之高學之正有存乎詩若文之先者耶賦本風雅之附庸遂爲敵國孟堅以爲古詩

乙十 青溪九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流文體之最鉅者也魏晉以下文人才弱遂不能爲至今乃成絕學騷體更古近代惟明人虛次梗能爲之此二體未可與詩餘四六同譏若唐人之賦則直謂之爲有韻之四六耳非賦也駢體最病于文詩餘最病于詩欲爲古人之詩文者當爲淫聲美色以遠之可也詩餘能如太白樂天則無病于詩儷體能如孔璋子建則無害于文然豈易言哉文選一書乃詞章之津梁未能忘情於詞章流覽足矣非中年以後所當專力者也中年所急惟在經學經學者學者所歸宿之地也其事不離乎章句不在乎章句所貴融會通貫淵淵乎有心得故不能望之弱冠之前而必待神志堅凝世務涉歷之後方可與言而人之能與乎此者亦必於斯時決之矣足

下負超世之姿方今可與議千秋之盛業者舍君誰歸屢舉不利退而厭薄天之所用未可知也承孜孜下問輒據鄙見以聞惟高明採擇

與江甯袁簡齋明府書

明府下車三月吏畏民安金陵大治一時莫不多之然使明府惟知揣摩今日之風氣俛首下心以循資格致高位則雖惠政嘉績與古循吏相頡頏猶非某之所心悅而誠服者也夫古之君子所以成名於天下後世者存乎氣氣有未充雖負過人之才高世之行而或不能自立猶挾萬石之舟而無水以濟之也前側聞餘論引義慷慨不肯殺人以媚人此其氣已塞乎天地之間矣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而一意孤行其

乙一 青溪九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孰能之哉此古所謂豪傑之士者與乃某總總然猶有慮自同流合污舉世成風以來莫不以氣節爲狂怪以中正爲迂疏當此之時而或以利害之說進于左右者望明府察其爲小人而斥遠之勿納其言而已夫古人所遭之利害有較今日爲尤大者其可畏有較今日爲尤甚者而何以古人不以動于中古人有是氣而終始一節明府有是氣而某慮其轉移于小人之言某未爲知明府者也然願明府察之臨楮惶悚

附袁明府復札

枚頓首再拜綿莊同年足下讀手書意勤懇懇何相愛之深也僕性懶散于官無所宜尤不宜縣令既已無可奈

何則拳講鞠隨行而趨譬夫深山之鶴養之甚馴其意未嘗忘煙霄也一旦得閒輒自引去比年積得書史若干卷古物數枚欲得間以自快恨江南大吏多君子偏能相容今因一節事與長官抵牾古人所爲以去就爭之者正在此時縱使權貴在前災患在後方將抽去手板以遂初志而况威不過二千石利不過五斗米而所爭乃在出生入死其所得甚重而所失甚輕僕雖不肖其必知所審擇也明矣足下抱高世之才年未半百召試後能絕意科舉事氣槩當在何許讀近稿數頁粹然成一家言愈知文章傳道不仗史筆也雜誦既畢附上左右枚再拜

與戴樗園論筮法書

乙十 青溪九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蒙示尊著論揲著之法有服者二有不敢違服者一其服者則大衍之數五十定有五之爲脫文也策數之當斷于過揲而不當斷于掛也其不敢違服者則謂後二變不掛夫自春秋而後占法失傳即左國所謂未可盡信若揲法則經有明文矣非占法之可比也以經考之一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有再劫言之有序而不雜如是分以象兩掛以象三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再劫以象再閏言之欲各當其物而不可闕又如是則亦可以免于紛紛之論矣乃張橫渠郭忠孝諸儒獨以爲後二變不掛奚怪朱子之出而辨之哉向閱啟蒙一書見其論占法頗多臆說意竊怪之至其所論揲法則未嘗誤也且經以分掛揲歸爲四營言一變以例十

有八變又言再劫後掛以起第二變之端聖人之意炳然甚明若謂第二第三揲不掛則十八變中掛一者僅六不掛一者十有二聖人當日不宜統謂之十有八變矣而又皆曰四營而成易其故何耶郭氏譏孔穎達之說爲自相抵牾按正義云初揲之餘歸之合于掛劫之一處再揲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劫而總掛之是再劫而後掛也夫掛者一也劫者奇也其事雖二而在四揲之餘則掛與劫必合于一處而後象閏其言未爲大失若總掛之說乃爲混劫于掛而不見掛與劫之所由分以致經之後掛其義亦無由而見則可謂疏矣以此爲譏穎達固無所辭若譏其以左右手揲爲再劫此在經有明文而謂爲穎達之私言可乎且郭氏曰繫辭以兩劫

乙十 青溪九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三歲一閏之象按經文自其用四十有九之下始于分二終于再劫所言明係十有八變之一變如郭氏之說則經文爲言三變矣郭氏徒知以三變應三歲爲明于象閏之義其于啓蒙所譏考之經文爲六劫而後掛而後兩變又止于三營者將何以應之耶蓋郭氏不自知其致誤之由在以一爲奇而以歸奇爲歸掛一于劫夫以奇爲所掛之一此虞氏翻之誤也一者兩之用奇者四之餘其物異矣掛一本以象三歸奇本以象閏其義又異矣虞氏起而混之使象三象閏不復有別而掛一歸奇又不成爲兩營朱子以爲名實俱亂其言當矣泮水趙氏曰奇對耦而言爲奇耦之奇對成數而言爲奇餘之奇歸奇者奇餘之奇也豈

可與一混乎尊著云一本居揲四之外故以爲奇而掛之此郭氏承虞氏之誤而以後二變爲不掛之由不可不察也欲知一之非奇當明一所以當掛之故夫道以兩爲體以一爲用一者兩之合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未分以前則無物也未掛以前則物自物也二分而物之體見一掛而物之用行象兩之後不可無象三蓋道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爲也今揲法後二變不能無兩不能無兩而無一則爲有天地而無人其合于道否乎一之爲物其重如此明于其故則知四營之不可以闕一而以一爲奇者其誤審矣至郭氏謂第一揲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即九而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僅知掛一爲

乙十 青溪九

十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生變之一端其所得固已淺矣况其說亦有未盡乎啟蒙謂三變皆掛則爲老陽十二爲老陰四爲少陽二十爲少陰二十八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若後二變不掛則爲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由朱子之言而排策以求之則後二變不掛者得九甚易得六甚難然則得爻成掛不掛與皆掛者不能無異矣安得以俱有四八之變而遂毅然必欲執其成說哉僕嘗以左傳考之其間一爻動者凡十畢萬遇屯之比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叔孫莊叔遇明夷之謙孔成子遇屯之比得九者四陳侯遇觀之否魯桓公遇大有之乾晉獻公遇歸妹之睽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南蒯遇坤之比趙鞅遇

泰之需得六者六得九未見其易得六未見其難然則三變皆掛其爲古法無疑而啟蒙之所云確于張郭從可識矣足下研精易學多所發明又承以僕爲可語故輒陳其所見不敢自蹈阿順以虧麗澤之義幸惟教之

乙十 青溪九

二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與家魚門書

憶紀元之歲扁舟兩過淮陰得祝英妙中心藏之若嗜寶者之獲火齊木難也然其時不過知足下好古博雅焉耳昨敏軒具道足下沈酣六義騰踔百家期與近代之名公鉅卿子爭長黃池此人人之所聞而震聳者豈待愚哉而又豈愚之淺識所能逆料于數載之前乎夫詩之爲道難言矣一代之中必有不朽者數人彼皆負過人之才高世之志而有不得已之故借詩以發在昔如太白之浮雲富貴子美之許身稷契其發于詩者固足以俯視百代即不然而發于他物亦未

乙十

青溪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嘗失其所以不朽也世之無故而徒求工於吟詠者烏足以知之而又豈可爲足下道哉抑愚且有進夫人如李杜而僅名于詩雖謂以詩掩可也君子之所惜也足下春秋鼎盛亦負過人之才高世之志而好獨在詩將來何患不至李杜即至李杜而天下謂足下以詩掩足下固弗恤而愚獨爲足下惜之非謂詩至李杜猶有所未足也以天所以生足下者未竟于此也伏願以太白之浮雲富貴子美之許身稷契者而大肆力于古人之學夫六經者日月之光山海之藏窺之不能盡用之不能竭千古之德業未有不基于是者也基於是則內可以聖外可以王其取效也宏其收名也遠視斗酒百篇與撚斷數莖其所造之大小輕重當必有能辨之者膠杼

一得獻之座右

寄家魚門書

前自淮陰南還以及渡江凡知與不知必爲道吾足下之賢曰當今可語真儒之業者斯人也足下自不近名吾能不以延譽爲己任乎且好善乃愚之天性非有所強而然也仲夏之月觀察李公自蕪湖來攝藩篆聞人道愚凡三造敝廬晤言盡日以性命經學爲汲汲求諸今日與今日之從政者其人蓋亦罕矣既得足下又得李公竊幸今茲吾於友朋之緣何其盛也學莫先于經學經學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爲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然求聖人之道于六經其勢不能舍章句所講在此而所求在彼雖聖人之教人不過如是也夫王

乙一

青溪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廢而管商作聖學微而釋老興釋老之不廢于天下者以其稍知性命之端倪而吾儒不能勝也宋代諸君子出而思有以勝之然于大易剛柔易簡之理全不能明而顧取陳希夷之太極邵康節之先天及劉牧之河圖洛書諸怪妄之說以自矜微妙此猶漢家之王霸雜用而以爲自有制度也豈足以勝佛老哉故欲從事於性命者不可以不學易足下天資高朗能用心於內又好學易過人誠遠矣然學欲其專好惡其雜大易之外凡聖經皆不可忽也他若詩之爲道性情寄焉古文之爲道事物之要用存焉是皆所宜學也若詞賦駢儷之文雖未必盡害于道然其用亦小矣以玩物喪志爲戒者有弗役志者焉足下既有志于古聖賢人之業愚何敢

率意阿附以自誣以欺足下使足下他日翻然而曰某于直道未之能盡也愚自視爲何如人哉幸賜垂鑒寄來儀禮句讀二册及春秋辨義一部餘俟續寄

與家魚門論古文書

讀手示知邇日留意古文愚前已微窺語在嘉平望日札中夫三代以來聖賢經傳皆文也其別稱古文自近日始一則對科場應試之文而言一則由唐宋諸子自謂能復秦漢以前之文而言後代言文者率以唐宋爲依歸而日趨于時以日趨于時之文而自命爲古文明者之所哂也夫古未有言爲文者漢以下乃言某善屬文某工於文某言語妙天下自時厥後文乃不逮于古有志者其何適之從乎間嘗考諸經

乙十 齊溪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傳大易曰言有序曰言有物曰修詞立其誠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曲禮曰安定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皆古先聖賢之論文者也大要以立誠爲本有物卽誠也言之中節則曰有序如是則容體必安定氣象必清明遠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於是而止故曰辭達而已矣故爲文之道本之以誠施之以序終之以達以此發揮道德則董仲舒楊雄不足道也以此敷陳政事則賈誼鼂錯不能過也前可以考諸先王後可以俟諸百世尙何規摹他人之有是故貴求其本足下所見固與吾略同矣愚其何以告足下哉若古文之敝則始于宋當時之識者已譏其不尙實而以浮論

虛詞靡敝學者之精神可不知戒與由宋以後作者愈不逮宋矣非愚所敢吁衡而論定者也古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足下亦慎其所取法者而已

答家魚門論何彼穠矣書

來札有云經解同異平心察之得失自見又云說經不妨多有辨難必揆之于理俾無毫髮遺恨乃爲定論足下天資高朗加以深造自得迺能有此切至之語素忝同志其可不竭愚衷以就正左右哉何彼穠矣一詩辨論雖多大要不過二端以爲三百皆孔門之舊者則平王齊侯當有別解而必爲召南之詩也以爲平王即宜白齊侯之子即襄與桓則必作於東遷以後而非召南之詩也按古序序詩皆有世次然細

乙一 齊溪十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察之多未可據今國風自邶鄘以下可見也若論二南昭然爲周初之詩而此篇乃有平王齊侯則謂作于東遷以後者無怪其十人而九矣其說亦有二而皆難于盡信一則曰誦習者失之而誤入也一則曰他國之風得二南之遺音而附于此也請試言其難以盡信夫詩失其先後者固多矣二南爲全詩之冠孔子教子以爲先乃學者日所肄習也縱經秦火不應篇第之錯誤至此若必實以春秋之王姬則襄與桓皆身爲諸侯而稱爲侯之子似非立言所宜當別有平王之孫下嫁齊侯之子者方無疑義而未敢信其爲襄與桓魯詩說近代偽書其竊前人之論切指齊襄不足辨又有謂附此詩於二南以美齊桓者夫桓之霸功可美也內治不必美也

况詩詞明美王姬而焉取此瑟說爲其可疑者如此故漢儒
甯守其平正齊一之解而不援春秋非獨以二南無東周之
詩也觀鄭康成不以南陔等詩不在什內爲非孔子之舊又
謂十月以下四篇爲刺厲王之類抗顏與毛氏異議則豈不
能言此詩篇第之誤乎彼蓋有所疑而不敢發耳且此詩首
章本王姬始嫁而言其有肅雝之德後二章乃更取其族類
之貴反復稱之亦覺無謂而似當有別義者梅莊謝氏乃爲
伉儷均敵之訓欲以上一字微讀之以取義其句法彷彿所
謂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者若曰平乎王之孫者則侯子也齊
乎侯之子者則王孫也其說固未即確然觀平正齊一之解
差爲近理要而論之此篇以美王姬能執婦道爲詩之正指

乙十

商溪十

五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平王齊侯本無關於訓戒誠不可考則亦當從闕疑之例眾
說紛紜不若考亭不指定何王之世而謂文王太妣之教久
而不衰者其言允當而有餘味矣愚又嘗考之二南皆作于
文王之時若召公爲伯則在周有天下以後然則甘棠一詩
亦後來附入而非召南之所固有矣豈惟何彼穠矣乎足下
以爲何如

上督學翠庭雷公論宋儒書

伏惟閣下道望峻隆海內所共瞻仰廷祚識淺而聞寡欲求
開發敢以區區之見陳于左右竊見自史記立儒林傳歷代
相因未之有改至宋史始分爲道學論者多以爲非廷祚蓋
嘗反復于此而知元之史臣有所不得已也夫聖人之道廣

大精微學之有始終造之有先後而要于人之設誠致行不
以空言爲實行也所必然矣自孟子沒而道不傳漢武宣以
後皆重儒術五經置博士及弟子員公卿登用儒者然上之
所以誘其下者利祿也下之自奮于學者章句訓詁也本已
淺矣故其時以儒術顯榮者多曲學阿世之行新莽竊位稱
符命爲國師者皆大儒也卽其先如申公轅固董仲舒之儔
秉正守直足有可稱而語其下學上達得聞聖人之奧者則
未見其人焉自時厥後凡史所謂儒林大抵以待解說經義
著有成書者而其人之邪正學之純駁率置弗問嗚呼儒所
由名其盡於是而已耶亦異乎孔孟所謂道所謂學矣宋室
之興濂溪明道諸先生相繼竝出其所講求超然異于前代

乙十

商溪十

六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於是儒者之門戶始擴而大之以上躋乎孔孟之堂當此之
時史家欲不爲立道學之傳可乎故曰有所不得已也廷祚
又嘗思之孔孟既往道在經書乃有章句訓詁之事昔之儒
者託業于此豈曰非宜而以爲本務卽此而在則過矣何也
古之命是儒也蓋將教之以仁義道德由是而之乎賢由是
而之乎聖非欲其徒以詮解聖人之遺經爲名高也審乎此
則兩漢以後之儒與宋儒之得失較然矣而後人所以尊宋
儒者亦可得而識其輕重矣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嚴義利
公私之介專務于存誠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以聖人爲必
可學而至者此誠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經之是非離
合則宋儒之末節也舉本末而混同之不可執其本以蓋其

末亦不可也宋史道學傳之序曰諸子之學大抵以致知格
物爲先明善誠身爲要而又曰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
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
皆煥然而大明然而各得其所斯言也本末幾于混同矣當
日史臣所見不過如是既失其特立一傳之旨而不自知又
啟五百年以來舍經從註之弊惜哉其不明于尊宋儒之道
也且使宋儒必以解經爲重則明道無解經之書無損于明
道也伊川朱子之所尊崇乃朱子于伊川易傳攻辯不遺餘
力以解易而誤亦無損于伊川也蓋有宋大儒爲學自有本
末而其自知之明有非史臣所能及者然則朱子設有解經
之誤後人援伊川易傳之例豈所以獲罪于朱子哉而乃有

乙十

青溪十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語之非亦爲之諱一字之訛亦爲之說則于義未有處也
若曰朱子所書施于伊川者非後之學者所可遵用其言宜
若有理然記有之事師無犯無隱今于無可非議之處而有
意訾警則過于犯矣若已見其可議而曲爲之覆則近于隱
矣皆非事師之道也且孝經曰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君臣主
義父子主恩皆不能無爭曾是學問之地而容阿附乎朱子
有知當亦無取于此故曰于義未有處也考朱子詩傳刻于
最先本義又未修改後來議論多所異同晚年有平生注經
不免誤已誤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聞然則朱子紹聖
學之真傳者自有在矣似不可不察也執經義以商酌是非
離合此格物致知之急務先賢殆所樂聞而不能無望於後

人者鄙見如是曩曾以質之望溪先生先生曰然倘閣下進
而教之又厚幸矣

再上雷公論宋儒書

前敬陳鄙言蒙閣下略勢分而重問學惠降手示適有未盡
之言敢再布之執事幸垂教焉夫六經者聖人教人學爲聖
賢之書也德行事業胥于是出今欲使天下治六經者皆能
反之身心而學爲聖賢其勢不能然有國者以之設科取士
而不廢者儒碩士以之沒身其中而不舍者何也舍是則異
端曲學與夫詞章眾技之駸雜無與于進德修業之事故也
且經之精義不外于章句相與誦習而流傳之可以冀學者
之一旦而憬然悟也故自炎漢以來賴經學之不墜以待真

乙一

青溪十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儒崛起於千數百載之後此二鄭賈馬擁不世之功而天下
或未之知也然則當務之急孰有逾於此哉若夫經學之敝
在于專門漢代治春秋者持穀梁則非公羊守二家則輕左
氏詩之齊魯韓毛終不聞其相通迨三家皆衰而毛氏始立
學官夫聖人之經如日月然不可以牖中所窺而自謂盡其
全體今欲以一師之言而箝天下之口是何異于指一目所
見而以爲周天之徑也哉葉秀發謂後學敢于叛聖人之經
而不敢違先儒之說良可歎也宋人說經以義理勝漢儒而
時有過當至於指事徵寔尤多疏落天生諸子以紹鄒魯之
傳若以經學方之漢人謂之互有短長可也或以紹真傳爲
當尊而過信其說經或以說經爲未當而訾議之無所不至

二者非兩則妄皆君子所未敢出也前書論之詳矣六經之中易經最爲難言以封綱之者非一日之積也康節邵子人品最高若其學則雖與焦京邪正不同而寔不免于術數先天諸圖昔人謂其設爲衍數之用而託于周易以自重爾非作易之本指也其援引繫辭說卦數章察之未有明文二程子蓋重其人而不欲傳其學見于伯溫所記朱子與王子台書亦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穿鑿附會之疑不知厥後作本義啟蒙而何以直云邵子之說即伏羲之說也然則以本義爲朱子未嘗修改者信矣太極一圖論者以爲出于希夷而不當取夫苟爲學問所不可須臾離者雖出于希夷孔子猶將取之不遑也其是非不在于是何以言之夫曰性曰中

乙二 齊溪十

九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天命曰天道天理古聖人示天下以理之極至者固已盡矣至大傳始一標太極之名蓋言作易之序而非以爲明道教人之端也易之示人自兩儀始兩儀即書之奇耦二畫也生之云者易之書由此生也書既由此以生則其先必有所自來故不得不推言太極太極者何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斯言也蓋即易與天地準之指云爾再觀大傳屢稱易簡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孔子所重尤在易簡矣尤在易簡則非以太極爲明道教人之端可不謂有明徵乎且太極既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不可得而圖即使不可不圖而闡明之無復餘蘊又甯有外于性也中也之數言乎廷祚殆不能無疑於此矣竊嘗思之自有天地垂世立教必以聖人爲

極則猶賦欽之法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苟以私意輕重於其間則孟子有桀紂之喻矣粵稽尙書虞史稱帝堯之德曰欽明恭謹帝舜之教胄子曰直溫剛簡臯陶亦云九德其他言誠言敬者比比皆是已開孔孟之先而孔孟所祖述于前而垂範于後世者未聞稍異唐虞之家法此所以爲萬古之大中至正也有宋諸先生得不傳之緒于遺經成已成物堯舜以來之家法可循也孔孟之垂世立教者不可勝用也豈得別有增益彼先天孔子無其名也太極之圖亦孔子所未有也斯二圖者何補于經訓聖學而見爲日用之不可少徒令學者馳神幽渺論說滋多葦障愈密安得以其出于諸先生而遂謂無遺議耶竊謂當日者諸先生不以先天談易不

乙十 齊溪十

十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太極論學而惟恪守先聖相傳之遺矩則大中至正允有攸歸矣乃自元明以下知尊宋儒而不得其道未能息心靜氣求諸經義以會通其說失與漢代之守專門無異經學所以尙多晦塞聖學亦多影響皮府之見不能直揭底蘊以與天下共游于康莊皆職是故甚可惜也廷祚至愚極陋輒敢妄議重大罪無所道惟閣下垂憐而指示之幸甚

復家魚門論古文書

簡齋南還蒙惠手教文章一道自古難言誠有如足下所論者抑恐竊有見夫天地雕刻眾形而成出于無心文之至者體道而出根心而生不煩繩削而自合六經孔孟之書尙矣自聖經不復作而左丘明以華整之才易古人之高渾簡質

文人之文於是焉始歧趨別出其變無窮亦有世運之升降焉非盡人之所為也漢代人品清雜文反近古如賈生董子羅錯司馬遷相如匡衡劉向之徒意不在文而文隨之東京稍若不逮而著作不謬于經術下及魏晉漸尚詞華雄偉不足然其傑出如王曹潘陸者猶不失厚重之意亦非後世所易及也未流至乎南朝之季有不足道者矣韓退之崛起數千載之後屬文章靡敝憑陵矍鑠首唱古文而能範圍後來之作者誠可謂文人之雄也已然其自負太過後之尊崇亦太過此不可以不論開皇之世李諤上書論文體深斥齊梁之弊謂宜屏黜輕浮遏止華偽唐之中葉柳冕與杜黃裳書言文雅不振當察經術舉文士以正人心而美風俗以時考

乙十 青溪十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乃狂瀾之欲頹百川將入于滄溟矣退之安得自矜一人之力其所乘之時然也且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于沈浸醞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夏夏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抑末矣以此與八代爭短長縱使已所言皆在于仁義道德彼所言皆在于月露風雲而究無以相服莊生云其于亡羊均也又安得而起其衰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言道充而文見也非強道以生文也以丘明之才而使經降為傳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有記誦詞章豈不重可歎息哉豈其故果在世運哉宋之師法退之而能名其家者不過數人未有及退之者也繼之元

明以來又未有及數家者也由退之而前吾見退之之任之山退之而後將不任乎何文之愈降而愈衰也葉水心之言曰本朝歐王曾蘇雖文詞為盛然往往不過記序銘論浮說闕語而著寔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寔終于斷喪而已斯言也其得曰無所見乎孔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以誠為本以達為用蓋聖人之論文盡于是矣因文以見道非誠也有意而為之非達也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于是體製繁興篇章盈溢徒做覽者之精神而無補于寔用亦奚以為此由後學見退之輕蔑往古自為尊大成欲效尤致使然耳承孜孜以後人不及退之為何足下蓋大有疑于文之升降而欲求其故救其衰也愚何

乙十 青溪十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斯文之雄如退之輒敢萌蚍蜉撼大樹之見而加以雌黃愚固有說以處此夫文之衰至今極矣有志者起而振之若曰舍唐宋人則無所問津愚雖陋劣未敢以為然也古之有至德卓行者多不以文自見不得已而欲自見于文其取精用宏固自有術而要之以進德修業為本原以崇寔黜浮為標準以有關係發明為體要理充者華采不為累氣盛者偶儻不為病陳言不足去新語不足撰非格式所能拘非世運所能限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則庶幾乎由秦而前聖賢人之文矣若退之之張皇號叫永叔之纏綿悲慨皆內不足而求工好于文豈古人所有哉此言非足下無與發如曰不然伏願有以教我

附尺牘

字句之修飾篇章之安頓雖聖人爲文不能不從事於此左氏所以爲文人之文者以修飾安頓處有痕迹而聖人無痕迹也左氏不獨修飾安頓有痕迹且有腔調鏗逕于三代之文特爲近時漢人于此卻不屑講究故渾古朴茂之風轉勝左氏使三代以下無西漢久已自魏晉而趨于六朝矣昌黎謂左氏浮夸蓋亦有見于此韓雖師古寔則別成一派今欲學其篇章字句徒爲畫虎其勝人處卻在無腔調鏗逕歐蘇以下力量不足則有腔調鏗逕一學而能面目令人可憎尤不足法今欲專力于古文惟沈潛于六籍以植其根本閱歷于古今以達其事變寢食于先漢

乙十 青溪十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家省徐書

以取其氣味不患文之不日進于高古字句篇章不可全學漢人須加以修飾安頓此則世運使然無可如何善會者自知之耳此語不足入前書故識之別簡求正若葉水心之言最爲切中尤所當三復也

鐘鼓飲食宴會之間而一旦變生肘腋身陷重圍則盡失其故步此其人之量尙足道耶古來豪傑類能自鎖于非常之地至于衽席牀第則荏苒而不可持此溺于情之故也不知以志帥氣以禮正情其道在我而已夫人之生死吉凶非我所能爲即平生至所親暱亦但能盡其道以維持之而無致其死與凶者止矣其死與凶則其人之數也吾安可舉吾所至貴至重者而徇之哉昔宛平王相國年踰三十始生一子甫二周歲乳母攜之門外誤落車限奔車過而斃之乳母號泣于公前請死公取白金十兩授之命曰速行夫人聞之爾無生矣度乳母行遠然後入告其夫人此處凶變而不失其至貴至重者也愚豈敢比王公哉往者納妾袁氏幾二十年而始孕內外同以爲喜屆期遭產難一時母子並殞丙寅八月之十九日也先是有友人索遠方尺牘數函諾之矣行李已戒不可緩是日愚屬所親治送終具而竟日揮翰不休若無事者無他聞之莊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今足下家中忽嬰此變慘則慘矣痛則痛矣然與愚之所遇似無二轍第其所以死者不同耳足下平日若有致其凶與死之道不能無悔然已無及矣若憐之則當有已時矣計發書之時距死雖未久然已閱四十日而哀悼猶若始死者然愚竊以爲過矣斯變既作則老親豈能不分憂于上閭內豈能不含愧于下而總以足下哀悼之不已則分憂者必愈增其憂慮含愧者必益加其參商足下獨處于荆棘叢生之內豈惟

乙十 青溪十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所告訴且恐轉生他毀將若之何斯時而云長齋繡佛天下有此煩惱嗔癡之佛法乎所謂冰融雪化天下豈有用之以生煩惱嗔癡者乎愚故曰過也今見來示倘以寬譬之言進或相助為悲傷可憐之語則為以水濟水義所不可出也况愚之處凶變者則異是既非忠恕之道將視足下為何如人乎猶有不待愚之極力言者足下試自思之家貧親老無弟若兄而後嗣未立至親骨肉待食者眾斯三者足下不任而誰諉乎加以鄉國之事分所當為者復不止一端有足下之志與才而富于春秋苟曰不任其孰克任言念及此惟願足下哀過則忘汲汲嘔精淬神以國士自期許而深副愚從前之所屬望則幸甚矣極知此言與來書之指大相刺謬而

乙一 齊溪十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以不敢苟同者何也足下非恆人也偶溺于情而至是凡吾所言皆足下之所知也使且夕憬然覺悟必曰吾過矣方今當以正道相規勉者唯某而某脂韋若是其以庸眾視我也密矣轉而議愚之薄則愚將何辭以對是以不敢幸鑒察焉

與袁簡齋論慎思書

昨以拙著二種呈教蒙手翰加與又因論禘祫而通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執事之明悟殆不止于聞一以知二矣抑某竊有進嘗觀中庸之論學有所謂慎思者夫人久于學則古人之問與我心之疑交鬪而巳而思慮其間慎思之道奈何虛其中而無越畔是也思之不慎則所得之間未即

中其要會而其究至于無之而非疑將使戈戟荆榛橫塞于胸臆而無以為問辨之地故學問之道以慎為要此中庸不傳之秘旨也以堯典言之帝之咨四岳而命之也非細故巽位之大事也計當日天下惟舜足以當之非獨在廷以為然帝亦早以為然者也然前乎此上不問下不言者何也時未至也岳讓師錫而帝亦曰予聞矣復使在廷稱其孝行以播告天下所以彰公論也前曰有繆而後曰觀刑文之相生如天造地設者然何以知時之至也篇末曰舜生三十徵庸凡人道明德立大槩于此時孔子之三十而立是也前者上不問而下不言故于篇末總序以明之首尾循環無突無漏文之至者非聖人不能為也而史臣云乎哉此堯典之不必疑

乙十 齊溪十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也又以孟子言之孟子書中如誅一夫紂及臣視君如寇讎之類立言雖若過甚而揆之天命人心之正無少睽離可謂萬世法鑒其他類然今日孔子為不遷之祖孟氏則猶可祧夫孟氏即可祧亦文武世室也視他毀廟與去壇墀而為鬼者不可同日語矣孟子之道明則天下之人皆能自見其心學孔子而流于偽者有之學孟子而偽者未之有也故孟子之書亦可以不疑前時曾語此二事而未竟其說茲因慎思之論及之并質高明伏祈垂教

覆袁簡齋書

捧讀來翰言人所不能言茲敢條復請教諒必更有以益我也語具左方虞書稽古之詰順考山道賈馬王肅之舊解也今三家訓詁不傳而見於魏志高貴鄉公語中蔡仲默以為史臣考古義雖可通然未嘗深思而詳究之也夫自開闢以來迄于唐虞作者眾矣諸子百家所記載不足信觀易大傳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間不知更幾多帝王有幾多制作豈心犧惟畫八卦作網罟神農惟教耕立市乎又自刻木為舟土易以書契其文雖順

乙十一

青溪十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延祚

序于後亦未嘗以諸事皆始于黃帝堯舜也孔子猶約略言之耳再觀虞書一典一謨禮樂刑政道德教學名物度數無一不具堯舜若前無所因一時不能創造至此即能創造何能一時令天下之人皆曉然于其所謂而舉之若素習乎來教謂虞書無則古稱先之語皋陶謨中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此一語可以概其餘矣至謂虞夏之書為史官所作亦誤典謨蓋成于禹益稷契之手禹貢則禹所自作也所論孟子數事滕文公其大者也聖賢為人謀不在必其行與不行效與不效而其所確然不易者則在衷于天理民彝而可為萬世法故孔子諷衛輒以正名勸哀公以討陳恆不為迂闊夫當戰國之時以區區之滕介于兩大不行仁亡行仁政亦亡此

不待孟子而後知也孔明有言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賊故舍為善無可以告滕文者此自然之正理也至古有以七十

里百里而王天下者有湯文之聖則可有湯文之聖而際其時則無不可也然滕文自奉教于孟子而千載獲賢君之名豈可謂賢者無益于人國哉其告以遷國似亦未可以迂闊議之當日中原無論若淮泗以東長江南北尚有隙地人所不爭惜滕文無太王之才與其民耳設漫然一遷而無以自立反為人笑故孟子終以效死之說進之不欲強以所難聖賢之慎也若前明之亡則以用後一說而誤者矣桃應一章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以立人道之準則也其言初不為一人一時一事而發士師執法惟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雖

乙十一

青溪十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延祚

天子必有父則惟知有父而不知有南面之樂是皆天之經而地之義也執法如皋陶則萬古無以私滅公而使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者愛親如舜則萬古之君臣父子無有以爭國爭天下而禍人倫宇宙者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其道皆在于是至于事勢之并格常理之有難仲君子蓋有不暇論者矣舜不告而娶孟子不辯事之有無而直伸其義者因之以立教且恐天下以舜為口實也象曰思君孟子亦不辨者以其事尤不足辨而聖人之盡倫盡性則不可以不正告天下也孟子書中如此類者蓋不鮮矣孔子所以畏大人者自有其義孟子之藐大人則謂戰國之強諸侯遊士所欲降志辱身而出其珠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也論語之大人若

與此同則小人又安敢狎之哉孟子稱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爲百世之師尊之至矣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此所以明願學孔子之意也非他術論人品之可比也東漢經師門人多至千餘人或數百人孟子後車從者之多蓋皆當時慕說相從者而孟子不能謝去之猶昭烈所謂人歸吾何忍舍去云爾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亦自云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則隨時隨地皆有從學者歸之可見豈孟子而侈與從之盛哉未可以奢儉論也且論語鄉黨篇所記孔子衣服飲食儉乎否耶然則孟子於諸國之餽遺有辭則受亦可即此而推矣

又復袁簡齋書

乙十 齊溪十一

三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昨承以論孟子勸滕文公遷國一事而有取于鄙言復令廣徵載籍區分地理以寔其說此固辨難中所當有也者微聞尊命走亦將濡翰而請益也按戰國齊楚二國之界皆止於泗水黃歇謂齊南以泗爲竟楚世家爲越滅吳東侵廣地至泗上是也至淮北之地則終戰國未有所專屬越世家謂勾踐以淮上地與楚蘇秦云齊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正義泗水也東國謂下相僅在今鳳陽府界即今懷王三十年齊欲留楚質以求楚之淮北楚見世家即東地五百里者至襄王十五年與秦三晉燕共代齊取淮北豈先是楚人不與而齊遂自取之與史記諸侯表序云楚介江淮所謂江江之西也又曰江南正義以爲洪饒等州是也非江今所若江以東淮以南則

于春秋爲吳吳亡爲越非楚之有也世家云楚威王滅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時周顯王四十八年年表六國表懷王十年城廣陵其東境開闢皆在越之既亡然雖廣其疆圍而未聞所以治之也以此考之戰國齊楚所爭惟在淮泗迄于末年泗上猶存小國十二襄王四十八年射者所泗上之小國可存則淮水而南以及大江南北豈遂無隙地數百里今自春秋以下無地名見于書傳者大抵皆楚之東鄙當時所不爭者也孟子至滕或云在報王初年時日見浸削不能自振方以西北爲虞未遑東顧滕可以遷當在此時至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請封于江東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蓋見國事之不可爲而欲自植于無侵無害之地如公孫瓚易京之比

乙十 齊溪十一

四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未幾楚亦東徙壽春而國隨之其事皆在周報王既卒海內無天子之時是時已久前距滕文在位又歷四五十載至而此而謂滕無可遷則誠然矣古籍湮闕莫由詳考然使此言若不出于孟氏則百世而下不笑其迂闊則置之不論不議又孰肯再三推究而必求其故耶願以告天下之有心者餘不一

與家魚門論經學書

接三月廿日書於愚前札之言明辨以哲當吾世而有足下可使有志者無獨立之懼矣夫正學乃學之至者有志之士惟直趨孔孟之門庭終身由之勉勉焉以俟其自得而已至于羣儒之長短得失與夫爭論攻擊之端有不可以不辨者

衡以孔孟之中正則皆可以知其所由來如燭照而數計矣
六經之作聖人之耳提而面命乎我也經學止於口耳則爲
侮聖人之言故願其得乎心以正吾之趨向補輔吾之德業
不如是者則與詞章記誦同歸于玩物喪志君子恥之他若
解經之書更不易作蓋孔子不爲詩書作傳而于易作之者
可以見聖人之不得已也後之解經者未必出于不得已苟
以誇聞見之博而開異同之門其不足重經者適爲宇宙間
之贅物甚者反以賊經而害道由漢以來吾見亦眾矣豈暇
與足下縷陳耶夫解經而當雖一人言之不害其可從也未
當雖千百人言之不可不察也足下天資高朗絕世于諸經
義反求之於心而得其所所以然所見豈遽出羣儒下哉愚於

乙十

青溪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學向頗疏闊近因舍姪居憂偶檢喪禮乃悟三禮之學當
博之以戴記約之以儀禮而通之以周官其序如此宋人乃
謂儀禮爲經而戴記爲傳不知儀禮雖即物見道而終不失
爲古人行禮之儀注戴記雖雜而多發天人之奧禮樂之情
有一二語足該儀禮之全書者豈得以有燕射冠婚諸義而
僅以義疏目之哉竊歎今世爲禮學者寥寥遠不如古分裂
如南北之季儒者多精于禮其議禮之言見于晉志及五代
志者可考而知宋何承天集禮論至三百卷他經無是也夫
禮爲生人之要用安危所關治忽係焉惜愚老矣恐不能竟
學天下如有留心于此者猶願與之往復討論焉詩書而外
經學莫急于禮高明所見自應略同積懷種種紙筆總未能

略不一

與滁陽葛淦川書

僕衰病日臻學殖荒落俯仰多媿客冬承文駕見過以治心
檢身之學孜孜下問深幸謀道之有人相與扶持而先後之
使僕之微末不至顛越于晚節末路何其幸也夫聖如文王
猶曰望道而未之見況在中人以下而易言乎故學者莫先
于立志無定向則見異而遷無定力則中道而輟遷則奪于
外誘輟則棄其前功終身擾擾于物感之紛紜而無湛然甯
謐之一日矣安望其達天見性乎至若性天之學又豈枯坐
安禪之輩以可得而假託者哉天之與人以性蓋將使之代
天工而被于倫物也中庸之言盡性由盡己性以至于參贊

乙一

青溪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化育其事至大而其理至近也故異端離事離物以求性而
吾儒即事即物以見性以學者言之大而事親從兄小而起
居動靜何往而非性天之流行宣布者乎日用而不知者凡
民也存養而弗失者君子也盡性至命而與天地合德者聖
人也其端皆在于日用則一而已知求其端于日用則以靜
正立其體以擴充達其機以戒慎恐懼持其隙修此三者而
聖賢之道其庶幾乎僕於斯道斯學生平未涉籓籬多杪獲
接華翰推獎過情深懷慙悚然念方今之世有志如足下好
問如足下不敢終于緘默輒誦曠昔所聞于經傳者以對非
敢自謂有得于其中之萬一也幸垂鑒焉
與毘陵許方亨書

接望後手教甚慰兼蒙以家雲莊先生年譜及論孝書見示
 僕曾見此公著作始末甚長未獲面悉茲畧及之憶僕成童
 讀易壯歲以來始求其說而茫然乃廣覽漢宋以來之註疏
 傳義而愈不得且所最不解者卦爻之詞作于文王十翼作
 于孔子故書名周易今乃冠以河圖先天諸圖謂為作易之
 本原若一奇一偶與六十四卦猶非道之至者則何也退而
 自歎天假以緣我生于羣經或猶有窺見籒籀之日而易則
 已矣然心未服也厥後借多士赴鴻詞之徵入都寓居郊南
 之東嶽廟其地人迹罕至偶思離卦覺舊解不安于心因畫
 其卦而懸之壁間出入思維夜分忽夢有人服如古王者授
 以玩索之法驚寤挑燈錄之翼日覆示則無卦不當用其法

乙十 青溪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紀元之歲八月初旬事也語具易通隨記中僕之註易始
 此自是而先儒之書盡束高閣矣夫六經惟易說多門然不
 越二端以易道廣大則竄伏而假借之以易道精微則穿鑿
 而附會之竄伏假借若占候修鍊推算之類是也穿鑿附會
 若馬鄭荀虞之象數是也二千餘年之間是二端者縱橫百
 出于足庖犧之畫文王之詞永入蠶叢霧窟而日誦孔子之
 十翼者亦莫不觀面失之嗟乎可勝歎哉自魏迄宋惟王輔
 嗣與家伊川所見稍為近正又以不得要領所得不償所失
 餘俱不足論也雲莊先生僕兒時即知其論孝書一四二三參
 食湘潭會館與馬授疇數晨夕始見其論孝書一四二三參
 兩諸說汪洋歎息莫由測其高深要其明睿挺出三代以下

一人而矣至其注易之書授疇終未示我後于淮陰得其易
 說二册乾坤文言及泛談易理處為多然語未足以盡雲莊
 之蘊或出于門徒之所纂錄非手撰也此本今已失之或辛
 未在都門為授疇所留皆不復記憶矣來教謂與拙著多所
 符契豈足下曾見其易解全書耶竊觀雲莊之于易學直參
 造化所見在畫前之易所得在意象之表舉以論易之大體
 全象則近于所謂範圍天地之化彌綸天地之道者矣若施
 之章句以釋一卦一爻之詞尙未見其義之所安而用之所
 當也夫易之為功于萬世者以卦有卦之義爻有爻之用也
 大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故用心于繫辭
 以後則中人以下皆可以參與知與能之事用心于設卦以

乙一 青溪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前則雖上智大賢未足以幾窮神知化之妙然則大體全象
 之說殆非所以為教也為雲莊之學者有雲莊之力與智則
 可也曾見杏壇之上以一四二三教七十子乎僕茲者尤竊
 有疑焉今有祖父之田廬生產為異姓所侵奪孝子慈孫起
 而復之治其荒蕪修其廢墜理之當然也乃吾祖父世守之
 家法不幸更張于異姓者反從之而不變吾豈能知其義所
 出哉送終不以棺槨及令其子弟與門人服緇年譜不為之
 諱雲莊之門可謂無人矣豈不惜哉宋儒謂文王有文王之
 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僕亦謂雲莊有雲莊之易懷此已非一
 日既不敢與授疇言他人又無可語者因與吾兄私論之幸
 垂教焉至僕不揣樸昧所著多出管窺其廓清大指具于部

論首要論二卷精義一卷間有藍本雲莊者亦頗融會未嘗
直用其說統祈惠賜訂正爲幸餘不悉

與家魚門書

毘陵許方亨愚三十年舊友也近走札索拙著易通觀之謂
與雲莊先生之言多所符契渠蓋疑愚之易學出于雲莊而
不知其否也茲錄復札稿并書雲莊年譜之作呈閱以足下
爲愚易學知己之最故耳古有三易連山歸藏不繫夏殷而
周易獨繫之周者以彖爻之辭出于文王也大傳屢言繫辭
之重以通志斷疑前民之用惟在于辭故也至于仰觀俯察
近取遠取與極數倚數諸語乃推八卦之所以畫以見庖犧
氏之功若後之學者有庖犧氏出焉能再畫八卦亦孔子所

乙十 青溪十一

九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不禁而孔子之意寔未嘗欲天下之學者置繫辭于不問日
取八卦而思其所由畫也趙宋說易之家有河圖太極先天
諸圖即使義蘊宏深果不謬于庖犧畫卦之指而要與周易
無涉不足以解一卦一爻之義則皆贅疣塗附也且不甯唯
是試思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宮都是春此非參同悟真之旨而何八卦之作以通天地而
類萬物豈僅言道家之作用乎以此借言道家之作用猶可
而遂稱爲伏羲之易則斷斷乎其不可也雲莊之學優于邵
氏而欲天下之學者殫精斂神以求畫卦之原寔非孔子之
意吾恐雲莊本有所自得而託於大易之極數以爲牆壁則
其用心仍與邵氏無異要之學之不可施于日用而與天下

共由者非聖人之學也姑以俟天下之篤論者論定焉附候
不一

與岳水軒論西域地理書

前承示西域圖不揣固陋輒誌其末綴奉手教虛衷商訂敬
服之至言西域者最詳于漢其次莫如唐漢自孝武時張騫
始開西域之跡宣帝時鄭吉并護南北道其時漢使相望于
道而外國使亦更來更去故漢書云自宣元之後其土地山
川道里遠近詳實矣唐人之盛于西突厥地及西域內屬十
六國俱置都督領州縣以隸于北庭安西而裴矩許敬宗賈
耽之倫考方域道里之數各有論著今畧見于新舊唐書省
覽二代之遺籍非若元明以來圖史之荒率也有志者誠能

乙一 青溪十一

十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參互考訂因其可知可名者以推其不可知不可名者猶能
得其什之六七焉如此則古今貫穿而經畧之道出其中矣
漢之西域東西六千餘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故史云于西域爲中都護治焉圖之木壘城猶偏于東似未
可以爲烏壘也烏魯木齊之爲輪臺譯者既有同辭于理宜
可信要之烏壘不定則西域之要領不可得也古今無能寔
指其爲何地者而尤莫妄于宋白以伊吾廬爲烏壘杜佑曰
輪臺渠犁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按唐之交河北
庭即西庭二州皆貞觀中滅高昌置此卽漢之車師故地明
之火州土魯番也漢武帝謂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鄭吉謂
車師去渠犁千餘里西域傳又云烏壘南三百十里至渠犁

然則輪臺渠犁與烏墨皆當在火州西千餘里弟向疑秧已爾損當漢之都護治者此也然以圖考之則又未符史云烏墨在車師西南今反在西北而鄯善亦不應直其南史云鄭吉先護鄯善以西南道近漢也後護車師以西北道近匈奴也鄯善最在東垂近漢也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其地當直伊吾之西南所謂當白龍堆者是也白龍堆蓋即禹貢之流沙史又謂之鹽水漢書註今敦煌西北惡磧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識今在何處情形猶然否漢戍已校尉設于車師前庭後漢柳中相去七十里長史屯于此今謂大川沙磧

乙一 齊溪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水草馬牛過輒死云云似與當日情形未合何也至以沙州衛之命頭爲輪臺者尤不足據蓋西漢敦煌廣至縣有崑侖障曾爲宜禾都尉治故後人誤以爲輪臺耳大凡古蹟載在志乘者雖耳目之前舉足可至尙多失實而况于要荒之外乎故以古存古則易以古證今則難此傳聞多識之士所爲動色而却步也弟學淺識疏于考證之事未能窺見一二敢略陳愚見以塞明問幸惟教之不一

答家魚門問承重書

承問承重之說古者行宗法之時以適子承重其義有二一爲喪主喪中凡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鉅細儀節皆適子主之庶子則爲眾主人不過同其哭踊衰絰而已一爲祭主

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禮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重者此之謂也適子死則立適孫適孫以適子所傳者承而行之所承者重則服爲之加隆故服與子同自宗法既廢而傳重之義隱矣世之論者但以服之重爲承重亦何怪其然與喪服篇爲人後者次于父爲長子之後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重即承重也古者惟宗子不可以絕故必爲之立後而支子則可以立可以無立今宗法既不行立後無論適庶復不能行喪主之事而徒服重服以居有古禮之遺意焉承問設本無子或有子而夭而竟立孫以嗣者何如是殆不

乙一 齊溪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夫人必有子而後有孫必有孫而後有曾元豈得援諸侯之繼國統者爲說乎昔之人有議此者近日關西屈翁生平未嘗有子而晚年立其族人爲曾孫此不講于禮之過也豈足爲訓愚于禮學甚淺此二事猶敢率臆以對幸惟教之與家魚門論禘祫書

古禮至難明者莫如郊禘愚於郊向有論若辨誤之作則原本于萬氏充宗而旁引曲證以會通經傳之說屢易其稿至于逞私武斷而拂乎理之所安則非愚之所敢出也慨自去古日遠訓詁舛雜學者狃于前聞莫由見其是非以康成之刺謬往籍有篤信而不疑者今足下乃肯于愚力爲討論之後進而咨詢其志量之深遠爲何如耶夫窮經之學始患于

不能疑繼則患疑之過當竊嘗考之小戴兼言禘祫左傳言禘而不言祫公羊穀梁言祫而不言禘周禮不言禘亦不言祫其異同如此至不王不禘之義縣之日月而五年再殷之語又學者所尤震矜此豈一朝而遽能講若畫一者乎然理有至當事有必然在研窮之有道耳請畧爲足下陳之禮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又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上治祖禰旁治昆弟寔無二道王者之祭歲有三祫祫之制通于諸侯及大夫士而禘獨專于天子然推其故皆本于合祭則禘禮至隆而與諸侯大夫士之祫無以異也致孝乎鬼神而與生人之族食亦無異也故孔穎達曰禘即祫也取其審諦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以此知禘祫之無二義也

乙一 青溪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古以來無曠歲一行之祭經之以禘嘗并稱者屢矣未聞嘗之舉以三年或五年也經又嘗以郊社與禘嘗并稱矣未聞有三年或五年之郊社也以此知五年再殷決爲緯書之邪說而公羊今本必爲漢人之所增竄也經既以禘嘗并稱則其行于每歲時祫之中可知而萬氏以爲當在仲夏禴祭者亦自有說明堂位云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雜記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祭統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雜記之七月即夏正五月而魯夏祭名禴亦見于明堂位凡記禮之書多出于魯之儒者不可以爲無徵矣在昔周人四時之祭春禴而餘三時皆祫吾家伊川亦云祫即禴祠蒸嘗之祭夫春則禴矣餘三時則祫矣而

春秋之大事公羊氏謂之大祫者即禘也誠如雜記祭統所言大祫不行于仲夏之禴祭而何此其義尤著於周禮之不以禘祫爲祭名也蓋四時之祭非禘則祫取諸合羣祖序昭穆上及於無窮以展仁孝之思先王制祭之精意莫重於此析而出之既不見禴祀蒸嘗之所以設而增二名于時祭之外于義無取而適以惑人夫周頌自有雝詩以禘太祖而小雅則惟曰禴祠蒸嘗商頌自有長發以行大禘而其詩亦惟曰顧予蒸嘗詩與周禮俱不以禘祫爲祭名其故不可以思而得乎漢儒茫然于此求其說於周禮而不得則強爲頓置故既以肆獻裸饋食爲禘祫又欲以追享朝享爲禘祫愚則謂大宗伯言外祭皆先舉祭祀之禮而後言所祀周宗廟之

乙一 青溪十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享各有其名故先舉肆獻裸與饋食之禮于上而後舉祭名其立言之法同也若以肆獻裸與饋食別爲禘祫二享則下文四享爲空有祭名而上文二享又爲徒有祭禮文義亦決裂而難通矣若追享朝享則康成已不從司農之舊解蓋知其不可也孔疏引酒正大祭中祭之文以申之彼註大祭者指爲天地宗廟宗廟乃兼四時之祭而言則禘祫當在其中間祀以爲請禱之追享與受政之朝享其義又非不確今日此禘禮也夫間祀之與正祭猶間色之于正色也焉有四時之祭爲正而反以禘爲間者乎誠以此爲禘則當曰一歲之間祀或如後儒之言曰五年之間祀而指言四時且列乎四時之下則其不得大于祠禴嘗蒸明矣且禘一爾曰追享又

曰朝享其分合果何義與以此爲說吾恐追享朝享未必卽爲大禘而且使請禱受政之禮忽被刊削于千載之下而無以自存也其若之何按禘之法興于有虞有禘卽當有禘二者爲祭中之精意原非職司所及其事則時禘合六廟之主于太祖大禘追始祖所自出而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祖又在官者之所共知周禮固可以畧而不書也然而已統于所謂大祭祀與享先王之中矣觀大司樂述祭之川樂甚詳亦但言享先妣享先祖而止他若小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及大祝之肆享蓋皆指大禘而言而不以禘禘爲祭名則周禮之書有斷如也降及春秋之世僭王禮者皆師其行于夏月故王制祭統並以禘爲夏祭而遂失夏祭之本名豈所以

乙十

青溪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周禮哉今謂考古者宜先周禮而後王制祭統其論固當然書缺有間矣安可以周禮之所不言者而盡廢羣籍也又安可以一言之失而遂謂羣籍爲不足據也且先王宗廟之祀無一不大五官所職載記所述略可視矣而何止于禘禘之所以大者在追所自出而升毀廟之主爲異于時禘耳然毀廟有主無尸而昭穆各共一牢其禮樂之盛雖同而鼎俎饔豆之數所增亦無幾也疑其大者豈別有所見乎來示疑禘之爲祭必有大異乎常祭者不可謂僅行于午月因證以爾雅論語所云吾固知足下之所疑在于此也夫禘大于春祠之特祭又大于烝嘗之時禘古今未有以禘爲非大祭者爾雅之云不亦宜乎若夫子之答或人自有深意而如示諸

掌之語中庸則合郊社禘嘗而並言之斯又何也既灌而往灌爲祭之首節所謂朱干玉戚以武大舞八佾以舞大夏禮文甚多皆在其後故夫子以不欲觀示譏其僭禮也而于禘之大何與焉至謂禘當行于夏祭既歷有明徵如前所云然非卽以禘爲禘也謂其名則禘而其事則禘也亦猶秋冬之名爲嘗烝而其事則禘也蓋禘本時禘視祠已大今復從而大之夫豈曰略變時祭之文而卽以爲禘如來示之所疑乎禘禘一事沈晦已久載在典籍所可考定者不過如是茲承明問故仍以辨誤之書撮掇其大要奉復舍此而更欲侈言之則必相攜而仍歸于五年再殷之妄說與大禘終王之浮論而後已非愚所敢聞命也然聖人之教所重闕疑或稍存

乙十

青溪十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以俟後來亦無害於經學是否仍冀誨正與袁簡齋論初獻六羽書時以春秋非贊前承以諸侯不再娶無二適之說下詢所自倉卒直據左氏註疏以對既而思諸侯一聘九女與不再娶公羊傳莊十九年已有明文其後白虎通與他作註疏者皆本焉僕學荒于齒衰可媿也言春秋者必資事實于左傳勢無如何然左氏頗滅裂于筆削之指隱公五年以前已見大槩學者當求諸二傳而精思其是非則游夏莫贊之指趣稍有所得而無負于春秋之所以作矣且左之事實亦未可以盡信如隱元記改葬惠公公弗臨與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之類自屬舊史之文然無義理若初獻六羽則公羊氏之說甚長後儒據左傳

及穀梁所載尸子之言謂魯至此降用六佾前乎此既用八佾于周公廟而羣公之廟亦皆用之此未深考之故夫閔宮之詩夸大既極然于伯禽受封成王之賜亦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使誠有天子之禮樂如祭統明堂位所云者而魯頌反諛言之有是理耶且魯即有文王之廟而祭之亦當以侯禮從事若用八佾則祭從生者之謂何也况周公及羣公之廟乎子家駒當昭公之末斥魯公君之僭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斯時而猶謂之曰僭則必不始于隱公以上可知矣初者始事之詞當與初稅畝一例不可云稅畝在什一之前而今日復行稅畝也其他言作丘甲者始以丘爲甲也作三軍者以前無三軍也用田賦者由前不用田

乙一

青溪十一

十七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賦也以此參考則初獻六羽爲譏其僭明矣公羊傳曰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又曰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說同詳味前此之言是魯祀周公以上公之禮樂已乖于祭從生者之義而謂之僭而於此用於妾母之宮猶爲犯禮之大者經義顯然豈自八佾而降用六佾所得言哉又考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則五等之外無敢于佾舞之重事者而左氏以爲大夫士亦皆有佾此經傳之無文者也豈非其人生於春秋之末見僭禮者之未有紀極而附會其說以至此耶後世但知重其文采而晦蝕聖經皆所不問則如之何其可也敢

并論之以求台誨

與家魚門論萬充宗儀周二禮說書

別後音書杳然知有蘇臺之行此日自應旋棹可於筆楮間復聞勞歎矣萬氏儀周二書以得見之難錄存其副故奉還甚遲也儀禮商主論註疏之失周禮則直辨本經周禮故多可疑而萬氏詆爲煩刑重斂之書不無近于太過就其所論如大司徒以土圭爲地中鄉遂都鄙九夫十夫之別春官諸侯見天子有朝宗覲遇四名五等所執子男不以圭而以璧天子祀上帝及羣神冕服各異郊天乘玉路不乘木路大行人九服來朝與其貢物俱於理有未協凡此皆有執羣經以與之辨是非辨明習可謂度越前儒矣惟不信尙書古文之

乙十

青溪十一

十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僞而動引爲據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此僞書竊司勳之太常反以爲周官本于僞書其尤可笑者漢書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始改爲太常而萬氏直以太常爲周之官名豈不誤乎大抵浙儒多特識而喜自用往往失之於粗非獨西河爲然後起者從而去取之可也古今訓釋儀禮者多不明于廟寢之制夫後古人數千載而欲求其棟宇堂階次第廣狹聞者鮮不以爲未務而不知禮家在所當先萬氏有見於此誠識卓矣第其所爲之圖猶未能遠過楊信齋愚近日屢有論說然不敢自謂其然聞里中戴東園素留心經義足下早與往復望走札問以大夫士寢廟有西房有夾室否東西堂屬何地廂在何所以與萬說愚說相發不無裨益

切 穿 切

乙 十

青 溪 十 一

十 九

新 金 陵 校 叢 印 書

上元程廷祚

覆望溪先生

春秋文字三傳互有異同坊間所行蓋胡康侯氏所酌定也聞朱子刻於臨漳者以左氏爲正然公穀雖有異同無關義理若左傳以尹氏爲君氏之類則于義理大有差池卽此一節左氏亦難盡据今臨漳本既不可見或卽用胡本其三家之異同且存而弗論可也比事一書義例極多言至蹟而不可惡無庸贊一詞矣惟天王狩于河陽乃春秋筆削之大者似宜于魯君會盟內別出九條始于首止之會次洮次葵丘次河陽次翟泉次柯陵次雞澤次平丘次召陵自爲一類曰

乙一 青溪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室會盟以特著之未識可否他若事以類立各從其重經文之牽連以書而不憚煩者亦宜稍爲裁減如首篇所重在天王使凡伯來聘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此處可省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可省也公如京師夏五月以下可省也如此則眉目之間以較清爽原本不敢擅加筆墨伏侯尊示

上望溪先生

文之有評起于晚近非注非箋有贊美而無發明蓋陋制也大集以載道之文不朽之業一時承學之士競欲連綴數語于篇末以抒向慕傾倒之私而忘其體之非古以爲宜有文之至者初不待此則疣贅塗附也以爲可以傳其人又未聞

附松栢者卽不爲萬與女蘿也兼收既涉標榜偏取又階嫌怨其貽累作者豈寥寥也哉竊謂盡宜刪削以復古入之體製

再上望溪先生

易解昨領到者安溪之通論觀象四冊錢易猶未見宋元以後儒者談易不患無名理然按以易之宗旨則皆不免強經以就我而不能舍我以從經廷祚曩治易惟奉持反復于二篇十翼之正文儒先箋疏一切束而不觀職是故也安溪識解視羣儒稍優然亦有不得已而降格者今先生嘉惠後學欲集羣書之大成如不獲已亦惟以降格之法從事焉平生所已訂正之大全經解及他書可供採擇者伏冀悉送廷祚

乙一 青溪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處卽可逐卦次第爲之不必於本書更費丹黃也至六條修書之例子今恐亦不能盡用月半間廷祚來城南過寺面請教益可也林節婦欲作誌銘仍祈將行略付閱其先世及子息俱不復記憶矣并候近安不一

與家風沂掌科

德水舟中獲接芝顏蒙一見如故情致遙深克遂生平之願且幸家門之有偉人以羽儀盛世也愚放舟南下月杪方至淮陰途中已聞江南苦旱秧苗未插米價昂貴及抵此地乃知凶饉之方不一而足江甯米石三金吾徽米石四金且漸至無米小民皆食犬斃之食上下江他郡可推近日浙省復來江南採買按上年東南秋成未爲歉薄今年又無致荒之

由推問其故達于事情者皆謂起于開洋如往時故事故猝然一旦至此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爲痛心切齒目今各處倉廩空虛無濟平糶有司亦多束手坐視爲今計惟有楚蜀之米方舟東下始足救半壁之嗷嗷然猶緩則無益愚趙北歸來復聞此事心緒甚亂足下素懷已飢已溺之心而居得言得行之位伏望訪求確實達之天聽作何拯救之法功德豈有量耶敢爲越俎之談實有剝膚之懼幸恕瑣瀆外附運河拙議一篇並希照入臨楮瞻企

與方行之 庚辰十月

大易以象數爲門庭以義理爲堂奧天下未有不由門庭而至于堂奧者二端又各有是非真僞苟不求其至當則其所

乙十 青溪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由入與至所欲至皆妄焉而已某於漢宋諸家反復之而無一愜于中者職是故也孔子終身以詩書教人而於易獨否且自爲之訓傳意可識矣考亭乃謂孔子之說不可以爲文王之說誠所未解某何人斯敢自謂有得于易而一字一義不敢立異於十翼之外則數十年來所自矢者有在於是昨承孜孜下問鄙意亦欲就正高明緣舊刻二種板片俱存邇來無力刷印茲特檢擇言原稿並易學要論二冊送上

與家魚門

接來札滔滔數百言恍如冰燈促席而相與共議爲學之途徑也何快如之足下志趣高朗兼長眾藝而獨以經學爲歸所造誠未易量惟是經學一道不在遠有著述亦不在遠有

議論蓋議論生於有所見有所見生于有所疑而有所疑在於能求古人之問學者之於經傳終其身而无所不得者不能求其間以生其疑者也聞前輩善讀書者始熟讀而明其章句繼融會而究其義蘊積之又久則其可疑者不覺破空而出然後加以深湛之思使無所見則已有所見則雖與昔人相齟齬而適協于人心之同然其于著述也庶幾矣不由是道而有作者則剿說雷同之類也不然則強探力索之爲也足下於此間先後之序固已洞若觀火而愚猶以是爲言者以申足下不欲遠有著述之意而深信將來之可以著述也

與家魚門

乙十 青溪十二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今日忽得其間者夫今日忽得其間不可不謂之幸而謂其間之自我而盡未可必也此當與千古以下共之今但能使千古以上之聚訟者皆有定論則于經義亦思過半矣足下誠有志於此當隨時劄記以待考訂久之積而成編此日新之益也伏惟留意不一

復家魚門

昨聞足下有感於亭林先生所服膺六七公以不得聞其生平爲恨其中愚有知者有不知者茲錄于別簡夫草野之士非有憑藉固難以見知於後昌黎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章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者也江右有遺民吳舫翁名雲者聞其少時嘗獨走闕里抱聖像而哭像亦流涕或云跪殿上讀論

語愚童卅之年曾侍先君子瞻其風采衣巾如黃冠者流時年已八十餘矣善知人鑒物識泰安相國趙公于章布許其必至公輔趙公知己之感蓋終身不忘也然沒未滿五十年前偶閱西江志絕無其名恨修書者不能網羅遺逸而吳先生之遜世無悶不求人知亦於此可見矣夫賢人君子者天地之精英如靈芝美玉任其委於泥沙棄于糞壤豈曰細故亦獲罪天地之一端也足下留心耆宿訪其論著至於清夜榜徨潛也出涕此乃古賢良相之用心求之方今未見倫比捧覽來翰不覺俯首至地深慙聞見淺短不能效仗助千萬一也

與家省徐

乙一 清溪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春以來音問頗覺闕疏昨四月中拜先芳孫公於裴公渡自先君來此至今六十二年矣此地距新安不足四百里時有往來其間者據人云轉達書信甚便未知確否裴公渡宗人與愚共七世祖上府後派此為最親當年猶有從事詩書者邇來則自耕作貿易之外他無所知誠屬可恨有五十四世名致中字位才者稍知大義見事明快往時偕柳父子與之交好此為鐵中錚錚愚昨時舉足下之度越恆流者以告之渠亦欣然神往若以事來里中相訪當毋忽視之也竊念自十世祖馬童公而下皆屬本支專承馬童公猶與鳳凰共之若貴榮公文禮公芳孫公則愚與裴公渡龍頭場共若舜民公則惟龍頭場與愚共其關係之重如此而至今丁口寥

落氣象萎蕪顯揚之謂何且冢墓相距遠者展拜維艱修葺更復不易子孫之職曠廢已極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乃知古人以奉烝嘗守墳墓為先務而不肯輕去其故鄉者其食德之厚不可及也里中事多未及辦念之或至不能安寢足下其何以教我耶今李公回署之便附此申候不既與王令挺

節奉手教神情既整以暇整則無懈可乘暇則無幽不燭格墨之間已覘美政之方駕昔賢矣復聞教養兼舉頑秀向方以矩儒治小邑充然有餘如此恐宣尼入境亦將顧之而色喜也儒者仁心為質豈弟慈祥常患於太過故蒞官之初一見用杖至擁便面以自蔽其後手滑心堅或有不聞肉吹而

乙十 清溪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愀然不樂者非人性有先後之異積漸之勢然也向見一友人如是聞吾兄在彼亦頗參用申韓傳言猶有不足信者兄於此必有所不得已弟獨知至將來馴至于刑措則眾人亦知之矣姑述所聞以備參考

上循齋梅公

昨以拙著詩說論小星篇者呈教獲奉手示言毛鄭之誤以為不可附會自媿淺闇又感閣下之愛人無已也自古訓詁家多昧于天官即如毛傳此篇既以三星為心綢繆又以三星為參不知參之體大而星多其謂柳為五者蓋以曲下之三星微近暗小而不知察也然非其實矣且猶有說藉使柳竟止於五而與心非一時所可并見亦難與參昂相配而為

言古詩有云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此製用詩之三五以言星稀而不信毛氏三心五噶之說者也閣下謂兩月所見不得約之于詩誠千載之篤論矣至某欲分二章爲一來一歸者以前章言三五在東有似于初昏後章言維參與昴更有似于將旦若不分爲一昏一旦則亦有約兩日于一詩之嫌其所指之星則不過大槩言之初非按其宮度切以地平若歷家之細密也然則三五以朱傳爲正而參昴實指在西不必更推見星之月似仍無害于一來一歸之說倘閣下以爲然則謹以此訂入拙著

覆袁簡齋

龔有寶慶司馬何華峰者勤學好問君子也歲己未相晤于

乙十

青溪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白門上下古今數十日臨別某贈以言曰理見一層更有一層心細一分還有一分何拜謝而去相距十七年而于執事共論孟子之書遇之昔桃應舉天下至難處之事以窮孟子而孟子舉天下至不易之理以答之而其他俱勿論此古今之奇文至文也使桃應之明睿如執事能再以臯陶不執法爲問則可無煩二千載以下之詰難矣昨接來教謂臯陶即不執法舜亦當竊負而逃自獲此語于理方無遺蘊于心方無遺憾何也舜爲天子而猶使瞽瞍得以殺人此即不能諱親于道而舜之孝有未盡舜之孝有未盡則有愧于堯之付託勢必己不爲天子父不爲天子之父而後可以謝天下斯語也桃應不能問而足下發之聞者但驚其廣長之舌無礙

之辨而不知發揮聖賢之書直窮到底如此千古所未有也敬服之至餘俟再悉

與袁簡齋

接手翰正苦齒痛心緒爲之紛然是以遲于奉復前次札尾云云不過欲爲鑽研之助要之不在章句而實不外于章句也就儀禮論之義有與望溪宗伯一書所言數事可以見其大槩執事有銳入之心思而加以神明鎮靜擴而充之亦不可勝用矣至拙著隨條劄記者有之未遽能成書也嫁母有服在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繼母且服而况母乎外親之服皆總也禮有明文而外祖父母與從母皆小功此因有祖與母之名而加之者也女子在室惟姊妹爲最親治故有母名而加其服此孝子體親之心喪制之精微者也舅氏豈得同于從母乎并復

乙一

青溪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安州陳公行狀

公諱德榮字廷彥一字密山其先浙江秀水人始祖諱某明永樂間遷居直隸安州以農爲業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皆以文學起家祖諱某父諱某相繼舉於鄉有盛德卓行見重於時公有兄早殤父禱于神而生公幼能屬文總角補博士弟子年二十四成進士留京師觀政時海內承平久天子篤意右文特隆校書之選有詔命取壬辰科進士充纂修得入武英殿公性正直以謙謹自持賢卿大夫多樂與之游謂可大用已而期滿歸家歲壬寅選授湖廣枝江縣令枝江固

鄧劇邑俗剽悍不知禮讓公先除積弊數端豪右斂手不敢
爲非邑有百里洲隄障久壞極力修復民田得免於水歲用
豐穰地當入蜀衝要上距松滋下至宜都皆數十里而近俱
設驛站惟枝江無每解餉者至例易民夫於此吏胥緣以爲
奸百姓苦之公始除其害鄰省大吏聞其名薦于朝授貴州
黔西牧政修苗化以父憂去官歲戊申釋服世宗皇帝特召
入見頒賜御物命往雲南以牧守用公抵貴陽故相國制府
鄂公見而器之令攝郡威甯明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公移
駐焉俄烏蒙土酋作亂東川鎮雄附之大府以威甯爲夷獯
出入咽喉設有不備則賊勢益橫守禦惟公可屬急命公往
時民心兇懼相攜入城避難者日以數千計而城之西偏傾

乙十

青溪十二

九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圯將及於地公取人民間米桶載石屑累而上以扞其外徐
加繕治城復完當是時威甯兵力微甚賊頗易之焚燒村落
於二三十里外火光燭天城中皆震恐公晝夜防守不懈又
念大定無人可虞遣威甯陳牧嘉會往守垂涕慷慨與別曰
君勉之吾死于此分也會官兵敗賊于得勝城城得不破事
平奏上加級三攝糧道事癸丑母鹿太夫人終于家歸治喪
甲寅以江右撫臣薦命往江右尋攝饒九道事除潯陽大姑
兩關之弊商旅德之樂平生員吳澹弟池鬻米婺源爲人所
殺吏以游訴爲誣與無辜七人皆當坐公覺其冤檢案得實
盡與平反百姓頌其仁明爲立生祠乾隆元年貴州臬司缺
經畧張公以公薦是時西南用兵因之獄訟煩興所司非其

人則讞決不平故經略有是薦詔報可公去黔凡三載而復
至於黔時古州姑盧朱洪文諸案皆大逆株連者甚眾公之
官精心以決抵其情罪重者於法悉縱遣其餘其他輕重有
權訖稱平允民歡呼于道戊午春入覲天子聞其能於官嘉
之賜御饌及日知蒼說歸署後條司獄官處分以奏復稱上
意加級一明年春攝黔省藩司公爲政主于愛民而行之以
勤慎體之以誠實用能獲上信友所居稱治黔於版圖爲荒
遠山險崎嶇民事缺然公乃興溝渠泄泄之利貴筑有郝家
堡貴陽有定紀寨開州有羊場壩威甯有稻田壩慶餘有正
官堰施乘有瓦壩河未及數年烏鹵境均皆成衍沃報墾者
計三萬六千餘畝令民種桑遠招蠶師教日養蠶繅絲遂開

乙一

青溪十二

一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野蠶山場數百餘所民間機杼相聞於吳越修學舍定禮
樂日以正學勸誘生徒又爲廣設義學使僻壤皆知詩書以
變椎髻文身之俗黔中百廢俱興至他賑災卹患苟有利於
民者必盡心焉蓋公官於黔最久其歷任臬藩又值軍興之
後以仁恩德化與民更始功績之著於是爲盛離黔日軍民
追送者千里不絕丙寅四月調安徽藩司其治一如在黔時
方一載而卒于官年五十九歲公孝友淳篤內外無閒言與
人交久而彌厚推財不吝生平所賜卹不可勝數其居官多
代人償累初無德色夫人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之女誥
封夫人孝慈恭儉克助家政子男四人長策乾隆丙辰科進
士江蘇宜興縣知縣次筠雍正乙卯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

次筌乾隆甲子科舉人次藩女四人長適拔貢生金作謨次
適庠生王永齡庠生高質仁幼未字孫四人長步壇府庠生
次步遠步蟾志伊孫女二人俱幼惟公勞著於國行成於家
聲名溢于公卿大夫之林皆可書以爲後世法謹撰次歷官
行事如右備太史採擇謹狀

先考祇齋府君行狀

府君諱京尊字章華金陵上元人也一字祇齋世籍新安祖
虞卿公有隱德以明季遷于金陵父任之公錢塘諸生好學
力行聞于當時國變後不仕母謝太孺人生子二府君其仲
也府君爲兒時卽英偉有器識諸長老愛而畏之時姻婭中
有尊屬以財雄江南羣兒入其臥室內皆搜金錢以出府君

乙十

青溪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獨一無所取與之亦不輕受天姿穎悟絕倫任之公親授詩
書規其能承家學特鍾愛焉自少體親志絕意進取湛深古
學爲詩文俱度越流輩而兼長于書法稍長設教里中以佐
菽水年二十有五任之公沒居喪以孝稱時謝太孺人衰老
冢婦及諸孫皆異居府君左右就養者二十餘年服勤不少
解館于他所每且必備甘旨然後出不然卽當盛饌食不下
咽常言窮約其身者得爲良士窮約其親者不得爲孝子當
是時天下初定士大夫折節下士聞府君名爭欲延致幣帛
交于戶庭或謀薦之於朝府君皆再三辭以不能離膝下不
就喪母時年近五十至性猶若孺子三年內未嘗舉筆爲詩
若文謝太孺人以中秋日亡家中爲廢是節不孝猶憶幼時

見府君是日涕泣不識其故後乃知爲吾王母之忌日也府
君剛方而豁達胸次落落然無纖芥邪穢粹顏秀貌望而知
爲賢人君子與人言議論風生縱橫曲折一準于道義而旁
極於人情世故雖談諧戲謔之中亦寓至理聞者莫不傾倒
無智愚貴賤皆以肺腑相示昭然可揭日月而明鬼神也未
弱冠卽以方正見信于鄉黨諸少年中有從遊者其父兄聞
之心喜擇交甚嚴而一善必錄德之大者一善不棄鯁直少
容不憚面斥人過常自謂生平失人之病少失言之病多見
年少有以岐黃之學行世者輒戒之曰醫者天下之大命也
故而殺人者所必無過而殺人者所時有誠能于診視之時
致其詳慎不以傲心臨之退而焚香虔禱冥坐以思其理將

乙十

青溪十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學問之所不至必有鬼神幽贊于其側不期效而自效矣
若乃慢遊宴樂視同兒戲則其殺人也謂之故矣而豈過乎
好施與常言人生於世不論或顯或隱爲上爲下苟無益于
人者皆贅物也故一念惻隱必思所以酬其意而爲德必卒
有某者偶與府君相識家本貧窶復燬于火冬月曳葛屨而
行府君遺諸塗而憐之乃給以米時人重府君書多欲購者
因月書數幅使鬻之以供餽粥凡二年如一日某賴以存活
他類此者甚眾又諸生某家甚貧而有智計口辯遇鄉里有
爭訟輒攘臂騰說於其間以取利府君謂曰士所重者行義
也豈可因境而移其心乎儒者以治生爲急當自有道因曲
爲之指畫而佐以己力之所能爲者某無家室累聲名遂立

及府君卒某號哭失聲曰吾非先生幾不得爲端人矣府君
心懷利濟而樂與人爲善如此凡急朋友之難愈於身受不
避艱險越中有王某者長於養生之術徧遊宇內凡數困于
白下俱賴府君爲力營救於有力者得脫王某退而聞其故
歎曰卻貧賤之交以結歡富貴者吾見其人矣噫富貴之交
以左右貧賤者吾未見其人也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
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遣興潑墨爲畫任人攜取人亦
不知貴山人老矣常憂凍餒府君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
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箋索畫於山人且貽以金令懸壁閒箋
云士有代耕之道而後可以安其身公畫超羣軼倫真不朽
之物也是可以代耕矣江右之人見而大譁由是爭以重貲

乙十 青溪十二

十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購其畫造廬者踵相接山人頓爲饒裕甚德府君山人名滿
海內自得交府君始府君天性恬淡愛山水或獨往或攜友
朋以適興爲樂當王母在日若以事之他郡雖遠至期必反
王母沒始爲江漢之遊登黃鶴眺晴川俯仰江山流連久之
近地如滌陽之醉翁豐樂宛陵之敬亭山亦多題詠率常往
來廣陵以賣字爲業筆墨之暇則與一時名流觴詠於紅橋
平山間瀟灑夷猶不知其爲鑄山煮海之國也已而不孝等
馴至毀齒府君欲自課之乃自康熙丁丑冬歸金陵遂不復
出遊歸五載而吾母徐孺人即世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祠
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
不忍忘知己爲不娶者二十六年後迫于王母之命始娶徐

孺人孺人有勤儉婉順之德而明于大體與府君黽勉以營
家務先意承志如左右手府君甚倚重之及遭此變爲神傷
者不已用是益無意於人世時年已六十矣自是家道遂廢
內無任使之入外鮮中表之戚躬操井臼執灑掃蚤夜無甯
晷府君所處于斯爲困極然能引義命以自安不失其坦然
之度常舉大易心亨之義曰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夫困自
外至而亨由中存失其亨是心爲形役而喪其心者也豈惟
不可以處困雖三事之貴萬鍾之富不可以須與處也其教
不孝等則以聖賢之學貴乎兼備體用俗儒之徒事詞章與
腐儒之空談性命均無當也又曰人生天地間不過瞬息之
頃耳使蕩然無所聞于後世卽位極人臣亦與草木之過時

乙十 青溪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而萎者無異古人所謂三不朽者其可不留意乎又曰人生
不學則已學則當使如布帛菽粟彼錦綺珍錯雖亦有時而
用以教飢寒則未也又曰富與貴可欲也而不可致貧與賤
可惡也而不可去若夫力所可爲而天不能限者惟德行與
學問耳府君讀書不爲章句而卓絕之識超邁今古至有得
于古訓則必據以治心治事恥爲空言而發于言辭論說無
非實踐故所以教不孝者語不勝書皆人所服之終身而不
能盡者方十餘歲時任之公遠出謝太孺人之女家留一老
婢居守府君讀書甚樂每食不過薇蕨而顏色豐麗若饜飴
芻豢者見者問之以實告多怪而不信中年後屢遷城隅隘
巷居破屋數間經袍疏食之外輒自謂天空海闊雅厭世俗

酬應尤不樂結交顯者晚節愈自韜晦足不踰戶限者凡三
閱寒暑先是管理織造事棟亭曹公主持風雅四方之士多
歸之求見府君府君聞其疏于禮貌不往又嘗遣所親謂府
君曰誠能爲我假託董華亭墨蹟吾當任其終歲之計府君
答以平生不能作偽曹公聞而憚之及公轉鹽務于兩淮金
陵之士從而渡江者十八九惟府君不可強致曹公嘗語人
曰諸君自以爲高如真高者當不造吾門也矣意蓋有所謂
也歲戊寅江右吳舫翁先生遊金陵以人日訪府君時大風
雪府君置酒飲宴相與談治論學達晝夜至曉乃去寫商山
圖以贈見不孝等侍側亦加賞識賦小友行他日告人曰古
之所謂隱者非無用之謂有可用而善藏者也吾徧遊天下

乙十

青溪十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見山林之士亦多矣至於程子乃真隱者也觀其一庭雍
睦戶牖几案闢皆楚楚然頓置得宜此國僑范蠡之流以之
治天下有餘矣先生名雲嘗仕于先朝後易黃冠而遜素負
知人之譽識故相泰安趙公於諸生中許以公輔之器趙公
後貴梓先生所著五倫教一書自稱後學云府君少慕戰國
二人魯仲連排難解紛而不有其功樂毅建功立事而進退
裕如以爲俱有大人之度聖賢之流亞也尤愛其文詞常舉
諸口於近代人士獨心折于王文成公言其文章功業乃一
代之巨擘人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天下之學無加於此
者徒以提唱良知使羣好事之徒相挾爲奇貨至誠以陽儒
陰釋良可痛傷不崇信釋氏亦不隨聲爲閑關之論謂其空

幻寂滅乃富貴熱中者對證之劑若吾輩用之則以寒益寒
其危可立而待矣論治天下之道莫先于命官守令親民質
爲百官之本若能選天下賢能散之郡縣久任以重其權則
吏與民習無異於家人父子而胥吏無所容其奸耕田鑿井
之暇教以孝弟課以書詩將風俗可淳禮樂可興此三代封
建遺意久安長治之術也其名言黨論聞者多退而誦述常
言聖賢之學莫大乎仁義仁貴於熟義貴于精仁而不熟孔
門諸子之日月至焉是也義而不精冉子爲子華母請粟原
思辭爲宰之俸是也又言人之所以經緯天地者才也故古
之學者必思爲有用之才爲有用之才又須相時而用可用
則用不可用則不宜強用此君子出處之大端也或問府君

乙十

青溪十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度其才何官可爲答曰六官之屬隸軍國之重務者吾不
敢以自任也使吾得一下邑而治之無往來迎送之勞少征
求供應之苦則必盡力于農桑勸勤懲惰富而後教循良之
吏庶幾猶可爲也不然者其諫臣言官乎爲天子拾遺左右
則直言極諫而無所隱糾察百官則是非邪正必覈其情而
不以風聞亂政體吾之所能或又在于是若乃染翰賦詩從
容于承明金馬間此學者之餘事耳而何裨于天下者哉嘗
選金陵祀典議云國有淫祠而弗禁與古先聖賢當祀而廢
勿舉者均失禮也邇年以來吾見民間所禱祠報賽者未必
皆正其或當祀之神而廟宇眾多一方以數十計則黷祀也
黷祀雖正而亦淫也淫與黷交爭則當祀而勿克舉者孰謂

其無哉以謂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江海會流禹跡所至泰伯
窳居荆蠻爲開天立極之君此邦亦在封內七十子衍聖人
之傳者惟子游爲吳人古志載上元縣東有子游里二聖一
賢宜於會城崇其廟宇重其禮祀以補數千載之闕失持論
宏當識者躋之語詳縣志府君蘊德懷才而惟以書法見重
於世操金帛而前者得其片楮隻字莫不視爲卞玉隋珠府
君因用以自食其力致誠盡敬以從事舍是則非道非義蓋
未嘗一介取也處事雖細必謹常言孔明王佐之才不過以
謹慎自許况他人乎不樂紛更飲食起居皆有常度不失尺
寸惟疾惡太過見不善之事如瓦礫糞壤在目去之而後快
以此寡諧於俗屢致譏毀而一時之公論則初無異議焉幼

乙酉 青溪十二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始終如一表裏無二八字自勵卒踐其言府君生于順治
乙酉正月二十三日康熙乙未十一月三十日無疾而終卒
春秋七十有一既卒之七年而長沙滄洲陳公來總河務預
爲表墓之文略曰山林一途古稱仕宦捷徑彼外盜虛聲內
營實利騁高談於青雲負慚愧于幽獨者何可勝道當君盛
壯時海宇昇平士咸奮迅以自見獨能蟬蛻羈埃之中暨中
歲以後遭際坎壈鮮生人之歡假令斯時少有動搖晉勢位
安樂而遷焉豈非人情而卒能保清白以成其名然則謂君
無過人之操吾不信也見者以爲篤論又八年至雍正己酉
而後與徐孺人合葬于太平門外之倉山孺人行實有府君
自撰墓志二子長即不孝廷祚上元縣諸生乾隆丙辰召試

博學宏辭辛未舉經學再召次弟嗣章太學生子婦皆陶氏
湖廣巴陵人初府君楚游與陶甄夫先生相友善其後因以
二女妻不孝兄弟語在外舅行狀中孫曾孫以下不具書嗚
呼自吾母喪背府君獨挈不孝等于一室相倚爲命每他出
則扃戶以杜外內總角以後不知巷術東西既冠且婚猶不
令出門交接或疑曰古者已冠內而不出所以一心志而防
其見異也府君教育不孝而成其爲人者恩勤如此不孝等
材質凡庸不能仰紹志事而復無一日之養以承歡以是爲
子痛哉尙何言乎茲年迫衰暮日夜思念府君嘉言懿行大
懼歲月滋多漸就荒落則負罪之深靡所底止故敢追憶前
聞錄其梗概以待國史之傳逸民言篤行者有考焉不孝廷

乙酉 青溪十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祚百拜泣狀

姻姪甯鄉陶士僕填諱

高祖妣鮑太宜人墓誌銘

先考諱華公沒十有五年先妣徐孺人沒二十有八年雍正
歲己酉不孝廷祚等始克卜葬於鍾阜之陰曰倉山已而大
慟曰葬不以時舉不孝之罪也雖然吾高祖妣未克葬則先
考妣之靈則不得一日安吾祖以上之靈皆不得一日安是
則罪之大者又九載爲乾隆二年丁巳季冬廷祚自新安遷
鮑太孺人之櫬于金陵越兩載以己未十一月初六日葬於
城南雨花臺寶光寺之後山蓋太孺人之浮厝于新安者一
百四十年矣謹案家牒太孺人諱某世家歙邑之鮑潭生
明嘉靖己亥九月初六日卒于萬厯辛丑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高祖疾亟剝股以療甘貧撫孤先高祖諱某生曾王父諱某公會王父生王父諱某公閱兩世而單傳不絕如綫養育教訓俾不墜其禋祀太孺人之力也曾王父暨王父轉遷武林白下間植明季多難奔走無甯歲先考衣食於筆墨獨養先王母數十年繼以老病不能出戶故皆欲葬太孺人而不能嗚呼豈無故哉先考生不孝兄弟也晚每言及此輒嗚咽不能出聲而重命不孝以成其志不孝之至新安也展先高祖墓于竹會寺始欲合葬既見兆域堅好如新遂不敢發而力又不能致他地因定計北遷曾王父以下皆葬于金陵郊南之花園村今太孺人葬所相距不數里而近去故鄉而依子若孫其太孺人之志乎嗚呼繼自今我祖父可以無憾于

乙十

青溪十二

一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地下也矣初友人江夏劉湘煙亟稱此地曰吉壤時地有所屬不可得後屢易其主而卒歸于我天固愛此山以授太孺人者也太孺人曾孫二一先伯父諱某一先考諱某元孫以下十餘人銘曰

雨花之阜鬱以葱兮去故園新奠幽宮兮惟山靈之是祐長發其祥以庇吾宗兮

少京兆余公墓表

始余出侯官鄭公門鄭公嘗從容語余其鄉有以氣節稱者余公田生其人也余未與余公交雍正丙午應京兆試公時領外闈事遙望見之面稜稜有霜氣鄭公之言其信望溪方先生爲余述公生平曰吾已志其墓子能文辭其表焉公諱

甸田生其字閩之福清人也康熙丙戌成進士累官至少京兆以廉直不改其操所至輒見齟齬然聲譽亦隨之賢人君子聞其風無知不知多願爲之後先者其自吏部罷歸也旋遭父喪三年後猶廬墓側不歸無仕進心會長沙陳公鵬年督河首薦之起分巡竟甯陳公素不識公公亦不謝公爲縣令有惠政及居部曹清名愈大用是山左士民爭以曲直赴公當是時幾不知有巡撫及司臬公聽之大者申請小者立斷民大慰陳公沒代者以工事劾公幾攜其民懼以聞世宗皇帝立召見大喜謂宰相曰吾之直臣也即令陳泉山左治如前公爲政主於愛民民亦愛公若守正不阿即生死度外置之去就得喪勿論故雖驕悍上官如年羹堯不能使公畏

乙十

青溪十二

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初令江津時羹堯爲巡撫值用兵西藏征賦溢額外數倍檄下縣令靡然從風公獨不應最征巡撫迫之甚公怒欲杖其使吏民恐禍且劇喪慈父母環泣救者千餘人良久乃解羹堯惡之然不敢害乃僞以公之賢言于朝行取官吏部至郎中主選二年與長官議多不合遂力求去將行猶條上吏胥奸弊十數事必欲上聞然後退其不可屈類如是官京兆未幾有發其在山左時不拒鹽商歲饋者非其罪竟罷官旋又中蜚語入獄遂卒時論惜之公未獲大用然名滿天下其行事宜上于太史氏後世當與漢汲黯宋唐介比擬以梗概刻諸隧石俾里人有考焉

諸封太夫人故河道總督陳公繼配謝太君墓表

太君姓謝氏湘潭人明副使諱肇元之孫貢生諱昌之女而故河道總督恪勤陳公之繼室也太君子公之世累封夫人以子樹萱增封太夫人皆一品乾隆八年六月十四日終于閩省子樹著官舍春秋七十有四初恪勤公負才不世釋褐受任慨然以民生休戚爲己責屢失意于上官履虎尾蹈不測之險未竟所欲爲懷抱恆若鬱鬱及遭遇聖明鑒察特蒙全宥又常感泣五夜徬徨冀圖報稱數十年間蓋未嘗一問生計之有無贏絀也太君率內職唯謹細務不以嬰公之心或事有大者則必體公之志設誠而力行之公善事繼母曹太君以羈旅日多稀得奉養太君服勤于家能得其歡心中遭變故自所治扶昇遷鄉舟車數千里時引義命相慰藉卒獲康甯公之再起守吳郡也太君適來視公聞公所以居官狀曰難將復作矣如老親何遂急告歸奉曹太君未幾公被劾甚嚴告變者至太君神色自若徐曰我公不欺其志聖主鑒之神靈祐之不必憂也其識慮之精深如此他若處娣媼訓子孫馭婢僕皆有道法合于古人之教有婦職者則而傲之得其一節足以自淑而太君之過人者終不可學而能者也恪勤公既沒子樹萱官京師而樹芝樹著相繼宦于粵閩地去楚近太君就而養焉樹芝初爲揭陽令欲求速治政務嚴急太君聞之爲不食者竟日樹芝悔懼請改之爲寬和平恕之政太君爲加餐樹芝去揭陽而民懷其德其在閩所以教樹著者亦然曰爾能法我先公則所以養我者至矣豈

乙十

青溪十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錦衣鼎食爲哉恪勤公生男女眾不一母太君撫之若一男七樹芝樹萱樹著樹葵樹榮樹葵樹萃多已貴樹芝至郡守樹萱少司農樹著觀察副使樹榮倉監凡太君出者四樹芝樹著樹葵樹萃樹葵後其叔父與樹芝樹榮樹葵皆先卒女亦七俱適宦族孫男女以下如千人太君既卒之明年將合葬于恪勤公之封而地師謂公于法宜改葬故以某月某日附其先姑之兆于某山某原而請余文以表隧道嗚呼太君作配哲人又多產賢才以爲之子若孫其得于天者厚矣由楚以南令妻壽母懿德淑行光耀前後未有及太君者也後之術女史者尙其鏡諸江南上元程廷祚謹述

乙一

青溪十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原跋

先伯祖綿莊徵士著有青溪文集稿藏於家先君子昔欲付梓緣家寒未果晚年屢諭兆恆弟兄當勉成之兆恆自愧飢驅歷碌數十年每念此事輒以先人之命未克仰副為憾比年伯仲兩兒大均子厚幸皆列庠序與姪國儀先後就聘瀾西館穀所入力為籌措不得不汲汲編次繕錄開雕越十月而工竣夫世有好古之士每于市肆中獲古人一二遺編不惜捐貲重刊公諸同好矧為子孫者於先世之著述藏稿竟聽其塵封蠹蝕久而漸即于散佚其安乎先伯祖乾隆丙辰辛未兩應召試後不圖仕進杜門謝客日以著書自娛稿本不下十數種如易通大易擇言禘祫辨誤春秋識小錄皆已

乙十 青溪原跋

一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鐸板行世其大易擇言春秋識小錄並蒙收入四庫全書經部此外稿本存者如彖爻求是說尙書通議尙書通議補晚書訂疑青溪詩經說論語說青溪詩賦存稿均未付諸剞劂茲先梓文集及晚書訂疑論語說餘俟陸續籌刊兆恆年雖老不敢不勉焉道光丁酉年嘉平月姪孫兆恆謹識

跋

右青溪集十二卷亦綿莊先生著鐵梅丈所藏舊鈔也前有上元唐大沛禮泉校末有姪孫兆恆跋兆恆曾授嗣氏今亦罕見傳本先生之文抉經心執聖權不為鄉壁虛造亦不支離穿鑿務拾孤文僻義以求勝於前哲其於諸經之大義微言及其一名一物之繫於天人之故者必析之毫釐之際酌之義理之歸於望溪隨園皆有糾正不苟異亦不苟同信乎其為豪傑之士矣姬傳姚氏謂其心胸闊大氣魄雄毅直欲自立於漢唐宋明之後以上接孟子之傳知言哉知言哉兆恆跋云先生所著尙有易通大易擇言禘祫辨誤春秋識小錄彖爻求是說尙書通議尙書通議補晚書訂疑詩經說論語說青溪詩賦存稿諸書今翁丈所藏國榜印以傳世只四書其他竟覓不得先生之學百晦一顯雋校既竟輒為憮然鄉後學蔣國榜跋

乙十 青溪跋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